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55/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六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夢村集四卷

〔清〕王萃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胡德琳刻本

.....一

雪鴻堂文集二卷

〔清〕李鍾莪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七年刻雪鴻堂全集本

.....四三

王石和文集九卷

〔清〕王瑋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江西重刻本

.....九三

十峰集五卷

〔清〕徐基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二一五

蓬莊詩集十卷

〔清〕沈虹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至乾隆刻本

.....二八八

雄雉齋選集六卷

〔清〕顧圖河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本

.....三七二

青溪詩偶存十卷

〔清〕蔣錫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四三五

退谷文集十五卷詩集七卷附行述一卷（一）

〔清〕黃越撰 行述 黃自麟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雍正五年光裕堂刻本

蓼村集四卷

〔清〕王萃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胡德

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蓼村集四

卷》提要

蓼村甲乙集序

歷下秋史王先生以詩見稱於漁洋而德州田公山菴尤見賞獎海內風雅之士至濟南必問王黃葉故居安在其二十四泉草堂詩已有刻之以行世者獨其古文世罕知之且草堂今已不可復問蠶簡飄零如同落葉尤足慨矣歲壬辰

朝廷有收採遺書之役余從事編校得蓼村文集四冊於周子書昌因卒讀焉蓋芝蘭臭味稱其詩者也竊謂歷下邊李二公以詩名雄視一代幾於唐之李杜宋之蘇黃獨其文頗爲藝林口實如先生之兼擅其美蓋憂

序

哉乎難之可聽其泯滅不傳耶時余方刻請菴集即以蓼村文刪訂付梓原本分爲二集自癸亥至庚子三十四年之作各自編年惟辛丑以後之文無存今仍其舊曰蓼村甲乙集共四卷乙居四之一焉惟書序記傳自從其類注支干於本目之下使後人有所考云先生本籍越之臨山衛年十四當康熙壬子隨父鉞至濟南遂家焉其世系詳田公山菴所作王將軍墓誌中乾隆三十八年春三月桂林胡德琳序

夢村集目錄

桂林胡德琳書巢編定 益都李文藻素伯同較

秀水盛百二秦川叅訂 歷下周永年書昌

卷一 甲集

上座主長白徐公啟

與香坡

與子靜

示葉生

周桐村詩序

藍尾山房集序

目錄

西山紀遊詩序

壬午科名表序

天津南倉孟氏世譜序

蓼谷成亥藥序

嘉興施氏族譜序

華容孫氏家乘序

歙縣嚴鎮右坊題名考序

曹浚原永言錄序

南浮後集序

袖海集序

曹希文雅放集序

卷二 甲集

書東林點將錄卷首

書先君序齒錄後

題西山遊覽集卷尾

書萊根堂詩卷後

題江寧高樹嘉畫卷

題閩百詩四書釋地卷首 缺

題壯悔堂集

張氏產芝記

目錄

王氏南園記

今雨書屋記

二十四泉草堂圖記

從姑金孺人畫像記

靈雨亭記

冶源紀遊

再遊冶源題名

卷三 甲集

吳徵君傳

趙東籬小傳

明安平知縣孔公傳

周烈婦傳

孔節婦傳

徵濟南雙忠祠詩文啟

家慈八十乞言啟

徵曲阜孔文學聘室李貞女詩文啟

修建都城正東方薛家灣關公廟碑

故叔父將仕公墓表

曲阜文學孔君墓碣

冢婦趙氏孺人墓誌銘

目錄

雪塢禪師塔銘

卷四 乙集

上德州公書

上王新城書

香泉詩序

梅芬遠螺龕詞序

薛再生詩序

李董集鈔序

書張鹿牀先生濟南詩畧後

壽李鄰有序

田括蒼戶部壽序

蕭母程孺人八十序

侯戶部傳

徵趙孺人貞節詩文啟

附錄田公王將軍墓誌銘

目錄

四

藝村集卷一

歷城王萃 秋史

上座王長白徐公政

戊戌

萃啟老師閣下昔昌黎韓子之代張籍上書李浙東也以籍之目盲不忍其無用於世欲浙東極其疾周其貧濟其醫藥賜之以既盲之視而其集中有贈張十八助教詩云嘉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遊則其籍之盲竟愈也雖其既盲之視未識由於浙東與否而昌黎之不忍其無用於世至今賢之南豐曾氏之在福州上書執政也以其年六十其母年八十有八冀得改郡就

集 卷一

一

養其時宰執富歐諸賢印從其請改判太常遷史館修撰使得就養而其書廣引四牡北山鴉羽歸之詩發明賜挖動八於千載之下然則今之人有疾近籍有母類萃雖不必其八之有用於世要亦今之昌黎富歐所必動心者也萃生不辰幼即孤露賴母苦節撫之成立迺屯軾軻商髮未哀耳早病癯年四十四始領顯片王午鄉薦出大賢之門下嗣是貧病侵尋內成得第後會詔許進上改官教授伏念萃嫡母生母年皆大耋萃復苦耳重行且無用於世懼虛朝廷甲科教授學官也職不至於廢事祿可以之養母

於是謁選人改官教授得登州之成山衛意衛距臚城千四百里在窮海之濱道途險遠勢不敢奉母以往其地斥鹵生徒事樵漁以活不知文墨經年俸錢僅足給萃一身一僕一馬之資無以寄供甘旨又不忍自戀僧粥受事未幾投牒乞養是萃之小草一出冀得茲福自效而無從盡其講學之職冀得俸錢養母而不克遂其祿養之私得請至今祇增悵悵而老親篤老仍無以爲養生母見背且無以爲葬家貧彌甚耳聾彌甚膏肓沉淪不得比於人數將自此甘以病廢乃胸中少有知識不能自棄於

集 卷一

二

盛世自負乎知已故艱難險阻讀書不輟時有譏造其辛苦無異諸生之日者六七年矣私謂有昌黎富歐在於今日有以具悉萃狀縱未必信萃有用於世亦或有以念萃高年之母也伏惟閣下學足以闢孔孟之微言道足以肩伊呂之鉅任才足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德足以致斯世于夔龍之日聖主眷注朝野依賴萃幸以鎖廳一日之知忝竊門牆而不以母之失養身之痛苦區區之腹心布告於左右則是自棄堯舜之世自負特達之知而不以昌黎之於籍富歐之於鞏望之恩門也其可乎獲落孤踪罔敢冒

味謹上書一通并獻舊所爲詩一十二卷馬東伯讀求之先呈鈞席待命而後敢進謁於左右焉華再拜

與香坡 丁卯

郡城風景依依正自不惡况僕性耽閒寂豈肯一日相離徒以此中自一二素心外其餘流俗所稱知名之士皆視僕如大黃巴豆實不能容故不得已遠依知己暫作避秦之計

與子靜

別來垂二十日念我兄竹香亭中斷壑書牖意况良苦而半規柳色一榻泉聲此中消受又如食諫果回味自

卷一

三

甘矣僕來廣川無一善狀雖老槐鏗火儘足勾留二三學子可與晤對奈心情騷屑與會躊躇思昔人五十之年久踰其半之語爲之淚下家居既不諧俗遠出又復幽憂舊學銷亡今吾安在足下其何以爲我謀邪

示葉生

涉世不如讀書求友不如靜坐好飾不如安貧得名不如寡過

周桐村詩序 庚午

丙寅之春余以詩謁觀察陸公於濟南官閣因於座上識桐村長身玉立儀觀偉然心儀其爲通儒長德相與

訂交蓋桐村之知余以詩而余亦久知桐村之能詩而惜其未之見也嗣是桐村隨觀察視學夢西余則衰邁病廢連蹇不遇思與桐村官閣相遇之期已如隔世矣涼秋九月下第園居桐村叩門疾呼時余感桐村之爲學於朋友而桐村亦驚余之尙在爲可幸而以其吟卷示余凡桂材象郡之登臨瘴雨蠻烟之行役實從流連朋好酬答以及桐村之憂悲愉佚無不於是卷盡之余向之久知其能詩而惜其未見者今始見之矣至其詩之風格規仿義山夫義山以奇傑不羣之士生唐中葉姓名不挂朝籍白首幕府不得已出其香艷之才爲

卷一

四

春蠶蠟淚之句以發舒其感憤桐村奇傑詎減義山而顧短衣塵垢寂寂筆硯之間固托於玉溪生以自見歟是在讀其詩者自辨之耳而余自與桐村訂交以來中間聚散祇五六年觀察則報政里居桐村則著書等身而余則英華消歇髮見二毛不能復馳騁文字以副觀察桐村之屬望累慚積憤私恨無窮對茲吟卷不自知其感慨太息至於泣下也已

藍尾山房集序 丙子

陶隱居本草注云芍藥一名藍尾吾郡山南有芍藥溝連岡被壩二十里皆芍藥也去年家居花時入山手攬

數本植泉上今年來京洛依括蒼農部春雨空庭輟思
泉上敷紫抽芽依依風景嶺出而偏仄旅人徒藉爲詩
自遣累百餘篇則又心竊傷之也寒食之夕農部出酒
飲余且言都下豐臺芍藥無異郡中行携子詩咏諸紅
香村落庶幾永嘉諸人望洛之義乎余感其意遂以藍
尾名集而書共言於卷首以爲集序康熙三十五年春
三月望日

西山紀遊詩序 辛巳

康熙辛巳余在京師秋半瓦翰林字尹偕遊西山往還
廿有一日游之爲湖者一爲泉者三爲厓爲谷者各一

卷一

爲寺者十有六而山之西南諸勝亦畧盡矣得詩三十
七篇紀遊一卷蓋余自甲戌來游上都中間四入國門
望西山山色高與天際輒有褰裳拄頰之想今以字尹
招携憑衿蠟屐取暢山情惜余詩淺陋不足搜剔巖壑
又值中年意思零落之會未能免務觀才分有窮之感
也余家濟南湖山清嘉如西山之勝者不遠千里微昔
人荆楚歲時洛陽伽藍諸記著山水錄而未有走來
暇以爲顧以西山之游排成是卷回首舊山水未明憾
固無辭以謝家雞野鷺之語矣

壬午科名表序 癸未

康熙壬午秋九月四日余年四十又四始以曲臺禮舉
順天鄉試第十六榜下購諸省題名得十四紙益欲編
一書以備異時觀覽今年試禮部不第還泉上時已
入夏園竹初成忍冬作花離離黃白杜門課處料檢行
笈殘書見所購諸題名合以順天試錄仍史氏例作科
名表一卷故事同舉者爲同年有公譙以一日進身之
同締終身通門之雅嗣是卽出處迴絕下逮孫曾必世
講之而余以歸省不獲與其盛矣及計偕詣國門譙集
天下同舉之士曰大同年會乃余詢諸同試先輩皆謂
十科以來已無此舉余鄉同舉京兆者七人榜後則相

卷一

六

繼東歸公車則聚散不一亦未嘗銜杯酒接殷勤僅於
二月下旬爲同門之會會者十餘人而已余因歎人生
朋好正自不易卽一譙會細故亦有數存於其間不可
強也表中今年成進士者順天十三人山東三人餘諸
省以無試錄故不知其得第者幾人而余困於舉場二
十年甫博一第又復出門而驟雖繼此不可知而馬上
春風愈愁遲暮五十少進士唐人有味乎其言之然究
亦何所至耶姑存此卷他日衣食粗足奉母家居指數
生平升沉在念間一緡帙見其所載籍里姓氏以較其
人盛衰先後孰得孰失音塵間阻孰遠孰邇足以知顯

附

熙癸未夏四月十七日水枝軒書

乙酉

孟氏世譜以明永樂初遷居天津南倉譚秀者爲始祖

卷一

七

復變引惟以始遷爲斷分本支別大小宗無所滋僞善

筆爲乘筆之先所謂強言之也曷足貴哉曷足貴哉

卷一

人

藝谷成亥彙序 丁亥

子讀黃彥升之文謂其遇雖困而文章未衰世之觀余

詩者又將因詩之近俗而知余所遇之困矣橐中古體詩少於今體余見世士競尚是體而於昔賢音節尺度符合者鮮余復幽憂不聊無從充其問學固未敢用余所短逐其所長矣北歸遍除漫題卷首庶異時檢閱思才分之窮而感所遭之爲戊亥也康熙丁亥小除夕水枝軒書

嘉興施氏族譜序 戊子

宗法之廢久矣古者五宗之法散軼莫考而其畧見於禮之大傳者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蓋先王之治天下也爲之授井分廬以奠厥攸居爲之

集

卷一

九

遂正閭師以平治風諭爲之類族辨物以使同井之人各知得姓所自一姓之衆皆知原於一人聚族而居合廟而祀尊老慈幼以相親睦此王道之隆以宗法明也宗法廢而俗益衰貪鄙詐戾者雜出其間禮義之不知任恤之不講陵長加大常棣小宛之不思而化爲吳越如明儒歸熙甫之記譜而太息者殆有過之矣於序宗法不明王道寢遠而本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義以存大宗小宗之法則族譜尙已譜也者本統系別昭穆分支派別親疎繪之以圖誌之以牒俾觀者孝弟之志可油然而生而風俗之薄或不至於日甚也嘉興施策奉

其尊君處士所作族譜屬萃爲序萃咏其譜則以策祖司理公始遷嘉興爲始祖策父處士公兄弟爲三支至策之嗣子爲四世而復謹列司理公本姓常熟陳氏列常熟始祖諱嘉仕唐爲陵州判官至司理凡廿五世始遷於禾冒姓爲施以遭家多難也夫避難而至於去其鄉避地而至於冒其姓司理公之不得已也而處士公作譜大書特書其避地之由易姓之故以昭示子孫蓋本司理公之不得已以爲己之不得已也豈司理於嘉興可遷而處士於常熟獨不可返與豈司理之可易氏爲施而處士獨不可復氏爲陳與豈司理以家之多難

集

卷一

十

避地易姓而距處士今日已七十二年何桑梓之不敢復問而宗祊之不敢復承與揆處士公之志旣不欲墜常熟之緒而又不忍沒易姓之由故兩存之使嘉興之子姓知世系之自來使常熟之族屬知司理之自出意微辭直委曲詳盡而後知司理當日爲不得已也爲施氏後人者循覽家乘追話先德穆然愴然以無忘其爲有虞氏之苗裔親睦任恤庶幾常棣小宛之詩人而不失先王敬宗收族之義則亦處士公之不得已也重策之請爲之發明作譜之旨使歸以質之處士公云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戌序於皇華坊小南街之忍香精舍

華容孫氏小乘序 戊子

吾邑明府孫公手其從父靖江君所輯世譜屬萃爲序以發明作者之旨萃受而鄭重諦觀譜凡十卷列世系聯宗派牒傳記無溢美也無遺善也始作譜而具良史之才者夫譜牒之興存宗法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所自始而昭穆分焉雖五宗之制散軼莫考而見於記之大傳者則別子爲大宗繼禰爲小宗其辨之也未嘗不詳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十一族條分葉布而宗法已概見於此若班氏所言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聚族而居食於室以無忘乎得姓所自而收

卷一

卷一

卷一

族之道以寓蓋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自宗法廢而譜牒興譜牒所以維宗法之窮也然而援据荒遠因依門閥言不雅馴者多矣其信而足徵者則摯虞之族姓昭穆記賈執之姓氏英賢譜劉子元之家史柳芳之宗正譜孫秘之尊祖論世錄裴松之之家記令狐德芬之家傳典而該嚴而有體後世之言譜牒者歸之今觀靖江君之作譜也列世系則斷以柳塘公初遷華容爲始祖而其先之官南康徙進賢名實無攷者闕焉聯宗派則本職方公兄弟爲三支三支之世名以支分列焉牒紀載則自柳塘公以來錫命之辭碑志傳

狀哀誄之文自職方公沅西集而後凡表章家集之序

引題識贈答之篇皆載焉作者之志既不失乎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而其爲體復不謬於摯賈劉柳孫裴令狐之書後之讀是譜者祖系明同異昭先德著久遠接可以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識文章之體要德功之不朽太息奮勉以動其弓冶堂構之感者寧有窮期也萃抱愚守約辱公道義之知而公牧吾邑慈良易直無一不本乎七世相承之家訓故民和而政理俗以大治公語萃曰吾家譜牒文辭多出名世鉅公如信陽雲杜臨川瑯琊尙矣近新城尙書復爲先君誌墓以譜序屬子

卷一

卷一

卷一

猶此志也萃自維固陋晚失學於公家譜牒無能揚圻盛事遐冀竊附其層層之言於先正之後乎伏深慚悚重違公意輒敢序之如右而於靖江君作譜之旨固知其未有當也康熙四十七年十月癸亥歷城王萃謹序

歙縣巖鎮右坊題名考序 戊子

有其廢之從而舉之之謂因有其舉之無或委之之謂任因者難於始任者難於終而事之奏功者反是歙之巖鎮左右坊於路曰鄉舉甲科賢良節孝同年曹君浚原鎮人也壬午領薦歸鎮之人題其名於左坊與坊所

載百三十人者後先輝映鄉閭衆觀符榮曹君君顧遐
睇右坊喟然太息曰是右者非鄉先生與左同建者耶
非一以其實一以其名耶左之雙闕巋然赤白增飾固
以其名而右之飄搖風雨姓氏漫滅其何恃以表實耶
將名者易積而實者難繼耶亦崇實者少矜名者衆耶
吾欲因而新之君於是告三老倡同志以爲己任得百
數十緝葺之終始無難以潰於成坊之列名者百
七十六人徵邑乘詢耆舊復益以二十二人視左者之
名則實勝之矣君復慮其實雖著其事不詳援據訪求
輯爲右坊題名考君之志固欲昭其實永其事以爲巖
鎮鋪張風節之美揚厲貞介之操而即以諷勉激勸鎮
之後起者意深遠矣世稱歛之山川勝地寓中有嶽鎮
之所不逮者峰回林密風氣淳固其人敦至性不見外
事以安耕漁之分其長材秀民則篤華負氣節讀書樂
道無紛華流俗之見擾於胸懷懷故古之碩儒名世實生
其間巖鎮歛之一隅而其以賢良節孝著者纍纍如是
自今以始鎮之人經行巷術朝夕於斯仰瞻右坊烏頭
綽楔高揭於山重水複之區歛其題名遺蹟是考涵濡
漸漬磨探遷革以幾於古篤行之所爲而與巖壑同其
流峙松栢比其磊砢則皆於君是考基之也已康熙四

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歷城王萃謹序

曹浚原永言錄序 戊子

永言錄者歛縣曹君浚原葺其先墓既成而作也歛在
萬山中多大姓聚族至數千人其散處他州邑者則又
以其遷者爲始祖而推其自出於歛嚴統系別昭穆世
之言宗法者歸之浚原之族世居歛之巖鎮其散處石
門崑山太倉江都湘湖間者亦蕃衍爲著族而推其自
出必歛之文質公康熙壬午浚原領鄉薦後歸省先墓
慨然於松栢蔽虧垣表平夸不葺將至於湮往告大宗
博謀於衆與族之散處者得貲如千躬爲經理自其始
祖文質公十五世紹一公以下墓之在夏家山白楊塢
東萊園百丈源礪石上渡橋富饒園者以次葺治始丙
戌迄丁亥以潰於成浚原大會族屬合修春祀歛之巨
室聚觀感歎咸於浚原此舉識曹氏之有人也記曰歛
手足形縣棺而封之又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
蓋爲方葬其親者言之也若夫等而上之至於始祖封
之樹之以重其窀穸則尤誠信之所必逮者浚原此舉
歸本仁孝爲謀久遠不辭難不避勞蒙犯霜露跋涉江
湖均其美不專其名以號召同姓披荆陟嶽日與家人
石工經營於荒山野水之間俾千百年先墓如堂如斧

出蓬蘽而巋然獨存他日散處者歸歛上冢以爲是桓碑深刻宰木蒼然因浚原倡之吾徒實與有力相與諷勉世世子孫葺治勿替是則南陔白華之用心而於記之所云固無異也已錄也兆域必詳墓碣必錄工值必列輪貨錄兩必謹而書之而於先墓所在必據譜以信墓而不執墓以疑譜如堅老端禮士亨三世先墓傳聞異辭者寧任其無攷焉浚原來京師於余之歸濟南也以錄屬序余歸而題其卷首如此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歷城王萃謹序於二十四泉草堂

南浮後集序 辛卯

卷一

五

此余康熙庚寅九月南行所作詩也通除抵家手自排續得如干首爲南浮後集蓋距余甲戌南行十七年矣旅瑣單隻窮冬雨雪踰河涉江往還四千餘里所至輒阻中間祇入吳謁閣學徐公於崑山里第賦詩四章爲不負余之跋涉自餘則愁憂病苦一切坎壈拂亂之舉皆余夙昔所時有者遂不復有詩而對江都之寒流覽南徐之盛槩與其地仁賢遊處興會偶及又輒寓諸篇什其語淺其指近聊以紀一時之行邁而已甲戌之役余在諸生從曲阜顏檢討學山眎學兩浙會萃其時之作爲南浮集今茲之遇視讀卷益左計程於兩浙爲近

若夫得詩則駭駭乎倍之矣故次爲後集云

袖海集序 癸巳

去成山三十里而近白沙碧海橫岡巨嶺有島曰青嶠是生文石雲霞竹樹山川宮室人物器車鳥獸魚龍之狀皆髣髴石上淺深濃淡不啻畫家設色然自島有文石鮮識之者或曰識之始萊陽人董樵流傳遠近取者以衆厓傾峯頽夸爲大壑石之巨者佳者不復可得間有耕夫漁子持石易脫粟率大不逾一錢其色瑩然如畫則與土人數十年之前爲董樵所識者無異昔蘇子瞻守登州得彈子渦石賦詩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

卷一

五

海余淪落海曲病苦侵尋俯仰身世時托之詩以寫其憂愁無聊之隱章句漸多因竊取子瞻詩意以名曰袖海集蓋余嘗一至登州登蓬萊閣望暨無間尋彈子渦之石頗與青嶠相類而藉子瞻之詩以傳然則余詩雖陋且將恃青嶠之石以存之固不獨他日持歸泉上與茲石出諸袖中以自矜余之所有已也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子濟南王萃序

曹希文雅放集序 乙未

余交曹子希文始康熙丙子九月既望是時長洲顧翰林俠君在諸生常熟蔣官詹揚孫在公車相與集海內

文章之士四十餘人爲詩送徐孝廉學人南歸而河北之士與者祇三四人而已余因於諸君間識希文之風流自賞相與執手如平生歡未幾別去垂十三年戊子遇於京師希文與會標舉與訂交之初無小異余晚晚蹉跎不知其落莫悠忽視昔又何如也而希文顧不示余以其詩閱七年甲午再遇希文於俞同年穎園邸第相見相勞苦相看皆華顛矣而希文顧出其雅放集屬序余携歸者經年秋冬之際發帙讀之指中以遠語奇以雋其挽懷託興激昂詆蕩變騷乎杜韓之間然後知希文昔之不以詩示余而今乃示余以詩蓋自知其詩

宋

卷一

七

之以年進也夫杜之旅食京華立登要路韓之北極羈羽南溟沉鱗皆其開寶貞和間少年之作未若北征秋興八哀夔州以後諸詩南山秋懷石鼓月蝕元和聖德諸篇之沉鬱頓挫排冢妥帖之獨絕於千古也然則希文之詩自知者審矣其步趨韓杜者久矣亦奚庸余序卽序亦奚以加於此也雖然余自交希文元元已二十餘年中間升沉聚散惟希文畧與余同其時之四十餘人登大科官清華出入承明著作之庭者過半矣其他道里遼遠音塵阻絕其若存若歿若顯若晦皆不能知其若希文與余之遭者又不知其亦如希文與余之

今日否也讀是集竟流連太息漫書卷首以俟異日更遇希文與穎園編修細論之

宋

卷一

大

麥村集卷二

歷城 王 萃 秋史

書東林點將錄卷首 辛未

於庠此閣黨爲之以惡晉東林諸君子者也距今垂百餘年清流姓氏反賴此錄得覩大凡不減元祐黨碑矣錄中如高魏楊左諸公凜凜大節炳如日星卽其間之不甚著名者尚數十公亦覺至今有生氣焉固知莫善乎與君子同禍而莫樂乎爲小人所仇也芝泉藏此其亦同是意乎乃就原本鈔出獨惜爲是錄者出自才筆不能無恨云辛未十月九日書

卷二

二里書先君序齒錄後 癸酉

右順治戊子科浙江鄉試序齒錄一卷先子中式論策一卷鈔成共爲一冊於是小子萃謹拜手敬書其後記小子萃年十六時先子手檢中式論策命萃鈔出而自毀其舊稿因得觀所爲序齒錄者先子復手掣去不令觀曰吾年少不得已事此不願孺子見之也家世爲儒勿復以武見孺子勉之萃拜而識之不敢忘今二十年矣省試報罷料檢故籍見所謂二卷者鱗魚剝蝕篇章殘闕更番久之淚漬紙不能收自維不肖在苒歲華流離河北德業無聞旣不能嗣先子之業而光大之而思

卷二

二

博一第以無忝所生亦儒者之常乃四試鎮廳絕無知遇求如先子之姓氏歸然載諸齒錄卒不可得爲可慟也有唐舉子感歸燕之無棲噉髮毛之如雪視進士題名之籍爲千佛名經以萃今日之淪落追憶先子之墜言其於此卷殆不啻過之矣錄載先人同舉者凡五十人其中如梁公事祥蔣公仲明朱公籍千張公清鼎丁公瑞鳴皆萃少時在江寧所及見者每數公造門先子必呼萃出拜此數公者儀觀偉然談諧間作見萃之長與書案等咸喜謂先人有子梁公官舍去先子銜署不二里以時過從先子酒闌鐙炮聞萃讀書聲輒喜而泣下公固無子蓋自傷也朱公爲儀真衛守凡有事行省必主於先子一夕被酒見萃連跳跳號爲童子戲怒而扑之至萃衣裾裂乃已二公鬚眉聲歎萃猶顯顯心目間距今二十二年矣此數十公者惟張公清鼎尚載仕版餘則或存或歿或有子或無子或有子而能自樹立與式微不振皆不能知卽萃所及見之五六公其生存家世亦不可知徒追維其音旨於彷彿間而先子見背已十有六年矣苟於今日而見諸父執則進退問對之間義重乎先子存日與萃少時矣故敬錄如右庶幾柳子厚石表先友之意而附以先子中式論策憶是時秋

也山齋寥閤燈火青熒撫金蘭之遺編對先資之卷牘
念昔先子遭家不造不得已而以武自見也夫豈易乎

書萊根堂詩卷後 甲申

右吾邑應山明府趙鶴山先生萊根堂詩集四卷其仲
子磐友於先生卒後二十三年始克哀集遺稿乞新城
大司寇公選定批點爲序而版行之先生於吾邑爲寓
公順治初侍其尊君隱居峭山湖上父子兄弟一門稱
詩時與邑中葉進士奕繩王秀才京也爲文酒之會倡
酬間作嗣音邊李今五十餘年矣邑人爲詩日以益衆
至詢以先生之詩鮮能舉其章句對青崖之翠發聽水

卷二

三

洞之如輪風流未墜來者爲誰余師德州田公論詩絕
句有云吾鄉邊李號前民鈞爰泉頭墨蹟新眼底漁洋
蠶尾外詩人空作濟南人蓋有慨乎其言之余妄意學
詩垂三十年茫無究竟然少讀先生尊君迂也亭詩卽
知嚮往長而與先生之嗣子及諸羣從游因知 國朝
吾邑五十餘年之詩乃權輿于先生而上接邊李之緒
言實藉茲集磐友能於備經奉母拮据况瘁之餘節縮
衣食力謀付梓是集一出不獨於先生爲收子且于邑
之爲詩者爲功臣矣至於先生大節載諸銘傳其詩則
新城公論之已詳余固無庸趣舉而獨謂吾邑五十餘

年之詩實權輿於先生亦欲邑之攻詩者先河後海毋
忘所自而更欲與之共勉斯道磨礱揀選革暴練緝織以
追踪邊李庶幾人人有集勿徒空作濟南人如田公詩
所云也康熙甲申春正月丁卯王萃謹書卷尾

題江寧高樹嘉畫卷 丙戌

康熙初江寧繪事皆推八氏其指歸師承不謬于古筆
墨蒼潤江山助之亦有齊梁風味八氏中尤以二高君
康生蔚生爲職志二高攻詩妙畫通靈卽其佳句融結
一抹一皴風流具足蓋世際承平二三遺老得以其清
暇胸懷寄諸六法今兀兀四十餘年甲戌重過江寧而

卷二

四

舊畫矣今年余歸自京師偶過種莎書屋得讀樹嘉
此卷盡理入細心喜曲曲青溪從此大有人在樹嘉爲
蔚生哲嗣名父之子必復其始勝房杜身後無人主持
門戶者多矣丙戌立秋後四日

題壯悔堂集 戊子

朝宗集二本康熙癸酉二月編修田公鹿關贈余者王
申在德州公語余朝宗文固佳但一讀卽可以已終不
及震川百讀不厭何也因許贈余至是公以事入都見
訪景上不值留集去集失未報丁丑京師客李比部家
往借吾師戶侍公藏本補鈔公云朝宗文學史漢變化

處少戊寅攜至新城裝成距今年而集自癸酉歸
余已十六年矣且戶侍編修歿於甲申北都歿於乙酉
卷帙依然師友零落歲月兀兀那可把玩戊子十月廿
日竹窗偃曝檢誦一過益信師門之論文題矣又裝是
集時老僕實左右裝成亦於乙酉疫死一書曰爲余所
有而多今昔之感如此

張氏產芝記 己巳

凡物不樂其異也天下之物莫不從同而此獨異則物
皆背之而況以獨異之物產於從同之口不惟不背之
且群而異之而尚謂其異之可樂耶比鄰張翁少讀書

卷二

五

起家諸生後以年老脫籍學宮人固不之異也居家老
屋三間其子謹愿力田足供朝夕翁雅嗜種植一門以
內花藥鬱然於吾友黃子靜齋居爲比舍余每過子靜
講習從籬落窺之見于懸一老頽然方塘竹石間心竊
異之因語子靜吾輩營碌碌畢力制科視翁何如安
得有地一區若翁之水竹妍雅以灌園奉母讀書其中
終老不出乎子靜亦爲慨然而與余交異夫翁也丁卯
六月暑雨蕭瑟翁之竹下忽產芝菌數莖於是郡之貴
富宴賤相與異之爭至其家諦觀無虛日郡之能文者
更爭爲詩賦以異之余時遘疾不能往視不識翁之當

卷二

六

日亦自以爲異否也未幾而翁病病未幾而翁歿而余
適病起乃與子靜從翁之子求觀其芝則乾若槁木而
翁與芝俱盡矣嗟乎翁之可異者初不以芝也而異翁
者止余一人及芝產翁庭而因芝異翁者遂徧郡之
人何以異翁者止余一人而翁反得優游其身於方
塘竹石間而異翁者徧郡之人竟不能使翁爲茹芝之
老以終爲衆之所異也豈異翁者少翁得自蘊其異而
異翁者衆遂足爲翁累也則信乎物不樂其異也而余
生長舉業腐爛之日矣思鏃礪學行以求異乎流俗而
世故牽率信道不篤浮湛病廢虛存此志會不若摘裂
時文之徒猶得以其剽賊擬議之工見異於鄉里則此
求異之志之爲子累更何減於產芝之異之爲累於翁
也故作張氏產芝記以示子靜且以自砭云

王氏南園記 壬申

王氏南園者明殷相國士儋之通樂園也在釣叟泉西
卽齊乘所載之萬竹園望水登州二泉在其內明亡鬻
之姚秀才秀才墾爲菜園未幾轉鬻于王氏垂三十年
矣王氏無子祇一老孀婦賴是園以活余年十九移家
園側距今十五年而老孀婦于今年春忽鬻于邢上舍
猶言王氏南園者從余之始知是園名之也當園之屬

相國也相傳相國構川上精舍集生徒講學論文服其教者咸得第去至其齋閣之觀深烟水之蒼茫泉石竹樹幽遐瑰詭之觀已無復能言之者矣其屬秀才則日率老圃從事畚鍤無所傳說其屬王氏光景風物之在三十年前者余亦不及知而自余移家以來此十五年中昔人所謂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者已備歷之矣亦不知是園之光景風物其在三十年前與在秀才相國之時視此當何如也今一旦而忽屬上舍夫是園之在相國以前者歲久城沒無從知其誰氏即齊乘之云

卷二

七

萬竹亦第因二泉而知其在元有是名耳而自相國之後不百餘年而是園頽四易主上舍得之其亦感人事之無常物理之莫測廓而新之以上繼相國不然而溝塍桔槔以無失王氏之舊皆無不可而余今年三十有四每念移家于此已十五年其所成就無加于昔聽比舍之泉聲對隣園之樹色方重自愧而園又易主則夫十五年間天下事之興廢變遷數易其主者不獨王氏南園也而人生歲月不堪把玩即余移家園側之初其時亦何可再得乎於序余之有感於是園者多矣因書之以爲記壬申四月二十三日

今雨書屋記 癸酉

丁巳秋八月先君卜居泉上居爲屋十二楹質之以四十金先君居七月而卒距今十七年矣屋主人及其長子皆歿郡俗質屋類無爲脩者而余復貧不能脩十年以來摧殘頽歇所謂十二楹者僅存其半壬申歲暮屋主人之幼子乞增直以歸余余從其請而於今年春命工葺治得屋十楹屋與工之值皆取給脩脯無助予者其二楹故余讀書處廢圯畧盡力不能重構乃於庖湢之舍分其一楹爲絃誦地既成而樹之楣曰今雨書屋蓋取少陵與人書云門前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

卷二

八

意也思余處破屋中每歲霖雨上漏下濕侘傺非所輒思棄去固無人過而問之矣及秋冬之際落葉滿門泉聲在側紙窓土鏤一鏗熒熒洛誦之聲每於屋隙達諸林表不啻子瞻之時於此間得少佳趣者固已無人知之矣亦或見諸詩歌求助於人以圖葺治而漠然之親串永嘆之良朋終無有分邱成之宅而貽錄事之貲者遲之又久始藉束脩半以供壻室之用則求助於人不如自食其力觀於屋之葺否而人信不可恃也已然余性褊急不能與時委蛇病廢以後益不比於人數有棄予之嗟少朋來之慶舊雨之客不知當屬何人庶幾今

雨不來而一室之內偃仰嘯歌無殊於昔以守先人之
敝廬而勉於自立若少陵之刺譏車馬怨及朋友則非
余名屋之志矣故記其卜居之顛委其治之不易以及
有取於今雨之義既以自惕且示兒洞使其知所樹立
於人無求以上承祖宗堂構而勿失余意也夫癸酉夏
四月丁巳太原王萃謹記

二十四泉草堂圖記 乙亥

元千欽齊乘載金源人七十二泉碑云歷下名泉有曰
趵突曰金線曰皇華曰柳絮曰卧牛曰東高曰漱玉曰
無憂曰石灣曰酒泉曰湛露曰滿井曰北煮糠曰北珍

卷二

九

珠曰散水曰溪亭曰濯纓曰灰泉曰知魚曰朱砂曰劉
氏曰雲樓曰登州曰望水余居望水之上二十年因取
金碑所列水之次第以名吾堂爲二十四泉草堂焉于
欽釋碑謂望水在萬竹園內歷城志謂明殷文莊公通
樂園卽元之萬竹而土人至今謂余所居之地爲殷家
亭于則余居所臨之泉其爲望水信然矣園自文莊公
後數易其主廢爲菜圃已六七十年而泉流如故潯噴
珠躍金霏碧駛以環周于短垣茅屋之外余穴牖西壁
以收其勝泉上老樹巨石離奇映帶水聲禽語幽幽應
和凡與吾耳目謀者皆如子厚所記鉅鍾石渠之勝焉

壬戌之夏山水暴漲吾堂以圯其後再築再圯而不
能復築者十餘年而園忽爲富人所有平溝塍斬喬木
埋山石耕之以爲田而泉亦竭矣豈昔之勝也以余故
而今之竭以富人歟豈有其勝則必有其竭歟何二十
年之內篤蓄膏澤一旦而龜坼沮洳如此歟余於茲泉
流連既久不忍其光景之漸滅去年客江寧乃述其大
槩屬吾宗安節爲圖圖成而裝潢之將乞當世立言之
士作爲詩歌以傳之使世之人知余於二十四泉之上
頽垣破屋搖膝苦吟以追維茲泉之風物是則余作圖
之志也若堂之脩復何時則非余所得逆計矣昔于欽

東村集

卷二

十

譚會波樓記謂濟南泉甲天下蓋他郡有泉一二數此
獨以百計在邑者滿市之半在郭者環城之三基布星
流韻琴筑而味肪醴不殫品狀者歲久湮沒陵谷變遷
求如金碑所載之數已不可盡得况欽之所謂以百計
者邪而其他名泉之在邑在郭者不幸而爲富人俗子
所有不毀棄之以滅其蹟則斃斲之以喪其真以望水
之出於無用之地尚不能自保其荒寒寂寞以全其天
而欲諸名泉之在邑在郭者不爲人之毀棄斃斲也難
矣夫望水之泉雖不遇於富人俗子乃遇余而繪爲圖
畫形爲詩歌視諸泉之在邑在郭者未必不爲差勝他

日涓涓然冷然以復其黛蓄膏渟之舊而吾堂或成則余之記是圖也爲不虛矣遂書之圖末以俟之太原王萃記

從姑金孺人畫像記 戊子

於序是爲萃從姑金孺人畫像其仲子懋庠客京師命工追肖其貌而祀之者也孺人廿六從叔祖新止公女適金遠水先生相夫持家著有儀法子二懋禮懋庠享年五十有九生前明崇禎十四年辛巳八月二十九日以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卒淮安城東村舍葬三里塘距今十年矣孺人歿時姑夫居襄陽幕府二子遠

麥村集

卷二

士

錦服賈於外家人惶惑不知命工畫像孺人遂無遺照懋庠悼蒸嘗之何依緬音容之在念風停樹靜過時而悲鄭重追憶以示畫者凡數易稿始就茲像裝成歸藏家廟而屬萃記之禮曰母歿而棺園不能飲又曰如將見之蓋古之君子不忍一日而歿其親也履霜露存口澤輒聞悽悽見是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懋庠有之矣維我王氏系出太原世居臨安自隸臨山戎籍三百年與金氏姻好故兩世皆我之自出金之先多通儒長德官世祿會鼎革兩氏子姓流寓江淮而萃祖母太恭人母家在濟南諸父乃相依而北從祖新止公博聞高行

有名於時自公卽世而我王氏無能以讀書著聞者已三十餘年矣萃既受懋庠之請爲記孺人畫像緣起復牽連書之使異日吾兩氏子孫淮陰濟南往還相存瞻傳像知先德動凱風寒泉之思而切繼承堂構之志康熙四十七年夏四月朔日丁未萃謹記

靈雨亭記 丙申

御史大夫海虞蔣公鎮撫東州之七年海嶽之間五穀穰熟曰暘曰雨公必以

天子子養億兆人庶至意祇告於神神協從如響適於甲午之春作亭濟南五龍潭龍祠之旁旣成名以靈雨

麥村集

卷二

士

公蓋取衛詩靈雨旣零之義也按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申公話訓謂僖公城楚邱太史克美之賦楚宮左傳是年齊桓公封衛於楚邱故定之方中小序云美衛文公也宋陸佃雅謂衛詩靈雨旣零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公撫東州旣久因俗成化海邦清宴以副

天子之命公保釐雖以定之方中之詩詠公之作亭宜也而公之靈雨名亭其亦以雨之潤下降而應物泰禾麥救有不自禁其用登者則其爲瑞且將以之廣承平之膏澤俾東州之人優渥涵煦於無窮詎祇如圖之云

瑞已乎按于欽齊乘謂水經注灤水北爲蓮子湖水成
淨池池上有客亭池近名五龍潭潭上五龍廟潭側有
亭廢矣豈池亭遺蹟耶欽彼命蔡輯援據該博可信今
潭在釣突之泉北於注灤北有合欽蓋得之而靈雨之
亭公適作於潭側左右楸梧水明木瑟於鄴道元之所
注曾無小異夫淨池客亭不知始于何時潭側之亭欽
時已廢而自道元至今千有餘年自欽至今日亦三四
百年而初無能續客亭之於潭側者公以大壘百源作
亭志瑞而適於淨池之上非偶然也萃既樂公之政成
既久靈雨之瑞宜詠以定之方中而復異公茲亭之作

麥村集

卷二

三

適有乎客亭之勝遂自忘其學之不殖請爲記茲亭之
權輿於公者如是貽後之觀遊者康熙五十有五年秋
七月甲子歷城王萃記

冶源紀遊

乙未

冶源在臨朐西南二十五里水經注之惠治泉也客胸
往探其勝出南郭橫峯側嶺遠抱城闔渡具水行十許
里人家村落老樹麥田坡陀犂确與蒲州中條山行經
萬固寺入巢雲阿無異馬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又數
里許至冶源村村口市併餽獨輪車往來蓋取道穆陵
關者村中折而西山脚細竹空渠相間又南則海浮山

大壘清流水上皆竹竹巨而密策馬上石厓卽馮氏治
源別業主人俟于門者四揖客入南壁皆山剝削類馬
道畫法石罅樹皆五六人始合抱北瞰皆泉渟膏蓄黛
深可數尺泉上浮珠者璣者玉者雪者近吾郡之爆流
百脉盈盈數畝故注云東有一湖也徐行數十武竹愈
大石愈峭樹愈奇古有屋翼然爲憑矜亭主人導客北
行竹中如函道笋多礙屐齒抵亭下北望樹高竹深沙
寬波淺互爲掩映一樹卧水上去岸數步幹亦合抱主
人曰蘋柳或檉之訛矣復導客南折而東北登江左亭
址在水中畧約通之凝望水北較憑矜小異由亭址南

麥村集

卷二

古

入山逕運多松竹更蔽虧不見曦景山脊枯子松二株
下橫石床勾留久之行松篁中石磴高下隨步成趣一
石閣東南山椒登之如覆盎可銷夏更上有石軒頽矣
老木壽藤根外出如數間屋循磴下還憑矜亭竹粉山
氣爭入座隅遂出問泉所自發主人導余至來時大壘
上西去有厓泐鑄劍池三字大書深刻復草書數行崩
離殆盡惟海浮山人四字可辨厓有祠額曰冶官像設
最古泉出祠左注云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祠目之爲
冶泉祠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而齊乘亦云相
傳歐冶子鑄劍之地矣是歲康熙乙未月辛巳日癸酉

再遊冶源題名 乙未

康熙乙未秋八月四日齊州王革楚州杜兆之閭孝綽
吳詹金真士來游時積雨初晴秋風冷冷泉聲聞之由
竹中登江左亭湖波渺然葭露猶滴入松磴經樓雲閣
址望海浮山致如初弦之月枯栢垂垂二三樵人從磻
底拾松子矣循緣垣逶迤東去里許秋荷一池板橋激
水門庭高迥或是馮文敏清漪亭舊地倚徙久之從者
折蓮房蓮葉而出抵憑衿亭小憩主人以酒盞至蓋海
浮山人五世孫也茶話有頃別去夕陽滿山蕭寥人境
勞蓮房食蓮子以蓮葉注酒作碧筒飲不減吾州使君

夢村集

卷二

五

林風景文敏遊記謂冶源竹以萬計樹以千計湖內外
泉以億萬計鳥飛鳴於山水竹間者不可得而計今竹
樹蔽虧泉流猶昔勾留竟日不見一水禽山鳥只寒蟬
秋蛩高下互答不同文敏之記矣是歲首夏見左使君
偕余臨眺竟日此中回首清和旱久泉涸又兀兀五月
酒盡興盡題名壁間以識來游歲月而去

夢村集卷三

吳徵君傳 丙戌

歷城 王 革 秋史

徵君姓吳氏諱愛字天章其先遼陽人曾祖三仕官雲
南都司僉書祖光國父允升舉順治乙酉順天鄉試署
山西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而卒遂籍蒲州子四人徵
君其長也幼明慧善屬文年十五補諸生第一旋食餼
益發憤讀書搜覽羣籍能得其用於詩筆之間一再試
有司不見收詣京師謁父執榮工部開梁御史熙劉刑
部體仁汪戶部琬皆識賞世固已知有徵君一日題詩

夢村集

卷三

十

榮工部客位今刑部尚書新城王公士正時官禮部見
而嘆異奇絕乃繕寫歌詩上謁新城得詩因與談藝有
合爲之延譽崇獎而徵君之詩名益大凡士之博雅者
皆援君自重所至造謁贈答無虛日四十年來布衣詩
名之盛傾動四方如徵君者未之有也會

詔求鴻博徵君在舉中臨胸知其名一日以扇索詩徵
君奮筆大書絕句與之卒以不遇亦不悔還所居中條
山奉母人之出游梁宋詩益工徵君以貧故數困人遠
遊歷燕趙齊魯吳越秦楚之區抵天津有知其貧者假
千金鬻財里中徵君拙營殖值大饑失千金其人官布

政致之幕下十年以償稱貸而不知者謂其負若晚訪
舊京師老矣歸未幾母歿以毀卒卒時語弟霞曰對華
山埋吾骨東乞新城銘吾藏定吾詩盈吾志矣霞如其
言自新城著漁洋前續諸集世之爲詩者爭效其體徵
君之詩興會所至與新城持論自合故新城誌墓有釋
迦鷲子馮山寂子之喻詩刻者累數百篇未刻者尚千
餘篇新城刪定爲如干卷子二人江蘭崇厚皆前卒孫
逢源尚幼天下號曰徵君

王萃曰余已未歲暮始於蒲州識徵君鬚髯噉然飲
酒不數升輒醉醉輒左手持樽右持冷炙吟詩不輟
夢村集 卷三 二

過其家屋破日光穿漏土鏤上一卷數寸許紙敝墨渝
如市肆籍書皆顏柳戈磔則其近詩今二十餘年矣徵
君好仙佛淡榮利晚有鄭谷之竹四畝欲作堂歸老不
獲悲夫

趙東籬小傳 戊子

生姓趙氏名維藩字价人先世山陰人居京師補順天
諸生旋食餼以例貢於禮部需次爲學官生狀貌嶽奇
胸無城府居嘗悠悠忽忽與人交意合小夫豎子生可
出肺腑相示否則鉅公碩儒未嘗相下嗜飲不數升輒
醉醉輒大言操越音恠恍支離灑灑不能自休人皆怪

而聽之生以性嗜酒遂慕晉陶潛之爲人自號東籬而
京師之知東籬者則以其徵詩云生不能詩嗜人贈以
詩聞能詩者必徵不得不惜再三至不則以酒錢賂閹
人排闥促迫必得乃已顧能詩者不知其嗜贈詩閹莽
以應且屬客爲之雜以嘲詆生不察持質其相識語之
則大怒畀諸火沽飲至醉謾罵嘲詆者詰朝徵詩如故
而劉編修巖獨心喜生序其徵詩謂世士長篇雜言諛
頌顯貴人乃不肯爲生贈詩耶自是生徵詩必持序往
不得則執序中指斥者謾罵人畏之卽鹵莽倩爲以應
生以質其相識或不佳不復自畀火醉罵過市痛飲酒

夢村集

卷三

三

造門袒衣大呼役夫若名士若諛貴者流烏知乃公裂
詩投泥淖中憤憤握拳罵不絕其人出謝更爲以進乃
已生入秦登華山入越觀潮錢塘入吳徵詩於朱檢討
奚尊蔡徵士方炳生得詩不復質人佳否以皆舊舊也
生入秦始徵詩至今幾千餘首出入必持遇飲必醉醉
卽出諸懷袖誇其座人而尤自負者則以得新城大司
寇王公士正贈詩生故未識新城丐劉翰林青藜爲請
者或曰得新城一詩足矣彙彙者奚爲而生持序且持
新城詩徵詩如故生貧傭經人家數嗜飲徵詩不至學
舍延生者積曠日以減月俸生大怒曰牧豬奴留汝升

斗自活卽去寒餓不悔嗜飲徵詩如故

王萃曰生越人也越自故相朱廢於明神宗時引戚里爲朝官掾今百餘年越之材峻爭出其間而生顧爲諸生異矣生落拓有心計無夕不醉而慕陶潛雖然陶之於酒遠矣生則奚取焉

明安平知縣孔公傳 乙未

公名聞俊字秀若姓孔氏克州之曲阜人先聖六十二世孫也性敏給剛果事親孝好讀書負經濟大畧善書入草聖善射能左右手當明之季吏治剝敝民生蹙耗慨然自奮有東漢名士澄清之志甫冠補諸生會明懷

夢村集

卷三

四

宗幸學優錄四氏子孫公得授直隸密雲教諭署寶坻有聲擢知安平縣安平城卑土惡頽且盡公至令民過宜扶者輸石輸甕自贖不數月城成明末兵興三輔震驚薄安平三日夜公纂嚴城守指畫方畧提兜鑿屬囊韃獨當城北門彎弓左右射射所向辟易董澤之蒲盡矣忽蜚矢集公面毒發公射止令貌類公者於烽火中服公衣甲彎弓左右如舍矢狀而自製劊部署如故城賴以完公受劊深鏃次骨力拔之欲絕鏃始出始逃事聞懷宗遣醫視疾疾愈將以公備兵天津未上疾發遂卒年四十有四詔贈公尚寶司卿蔭一子爲河南汝寧府

通判立廟安平祀之公長身修髯聲如洪鐘儀觀甚偉遇事斧劈理解安平戒嚴每出民有訟者卽道旁聽之以數語決曲直獄無冤云

王萃曰公會孫衍楠於萃爲同年生嘗語萃公少退食自塾必射射已入塾師詰其遲不言師怒欲扑公始告師令射十發十中師奇之泊守安平卒以射聞記曰射之爲言釋也止也故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公之勤事全城其以身爲臣鵠釋而止之者乎

周烈婦傳 癸巳

成山周烈婦蔡氏年十七適周世瑛爲婦成山瀕海地

夢村集

卷三

五

不受人人多遠賈世瑛牽車牛賈京師未幾病歸烈婦侍湯藥食寢無怠久之子女相繼歿世瑛病益篤會其父諸生熠召之烈婦晨來暮去語父曰婿之疾革矣兒茲去與父訣康熙戊子九日世瑛病且死目視烈婦臥內若有不舍然者烈婦已膏沐飭衣以待世瑛目始瞑烈婦哭拜舅姑乞此身殉地下婦哭舅姑皆哭入夕遂殉經於世瑛柩左烈婦是時年二十三其適世瑛七年矣

王萃曰余來成山抵近郊固有唐烈婦劉貞女碣焉烈婦家土相望何地多貞烈如是烈婦從父燦謂烈婦幼

而慙天性質實人也於孀婦非慙烏能烈哉

每愛震川集王烈婦傳字無泛下妄意規仿振衿肘見可笑不自量矣癸巳五月十二日自記

孔節婦傳

孔節婦胡氏曲阜胡惟中之第三女也年二十適先聖六十六世孫諸生與裕性端淑孝事舅姑謹事夫子門內外皆賢節婦久之與裕病噎不食節婦泣亦不食與裕疾革節婦益堅不食蓋欲不食以殉而子毓洵生與裕間語節婦吾有父有母今復有子皆以累若若死吾真死矣與裕歿節婦哭踊不食一夕重違與裕言乃食

蓼村集

卷三

六

奉舅姑撫弱息盡鸞其尺寸田宅壅與裕其撫毓洵節婦嘗甕無粟衣無絮采茶以飽采薪以煖問以女紅得錢購木棉乘月紡織供舅姑甘旨餘哺幼子自毓洵提抱以逮成人如一日舅姑卽世營墓事節婦尚竭力盡哀盡禮形家者每言與裕壅非所至是節婦拮据卒瘡遷其藏於舅姑之兆毓洵年漸長知讀書節婦督責甚嚴顧家貧無從受書節婦因長跼與裕伯兄異教其子伏地哭伯兄毓洵皆哭毓洵始入世父塾忍飢泣血奉教惟謹苦志誦習倍塾中學子不數年補諸生有聲闕里間康熙甲申

詔舉節孝旌表如例里中以節婦苦節合令甲將上請節婦慨然自謂未亾人不死非幸也兩月之子以有今日幸也烏頭雙闕

國典自在吾知爲未亾人而已敢濫與乎事遂寢丁亥節婦忽左手足不仁卧疾六年過問者語毓洵若母三十餘年苦餓苦寒以成其苦節今老矣復苦病奈何節婦毓洵更相對泣下壬辰節婦卒年六十有八

王萃曰余癸巳秋遇節婦之子毓洵汶泗間哀經泣述母苦節屬立家傳且謂母節苦其述不足以盡於孀節婦其德在易恒之六五其節在易節之上六矣然余聞

蓼村集

卷三

七

毓洵遠祖某某神明之冑桓圭衮冕固上公也一傳再傳至毓洵無以自存遂恃節婦采野蕨以育之若是毓洵念母節能文章將以功名自見夫恒之婦人吉節之悔亾固於節婦知毓洵矣

徵濟南雙忠祠詩文啓

丙戌

海抱岱迴秀澤盡金輿之野齊頭魯尾清瑤流玉乳之膏左右楸梧大有稟公之社俯仰魚鳥偏多石相之祠然而秋饗春筵非關風烈崇臺綽楔無足低徊若夫祀修今日事屬前塵出俎豆於苔纏蝸遊之餘人心未泯隆棟宇於木瑟水明之際臣節爲昭卽非揚挖已欽嶽

時而淵渟得藉篇章用備迎神而和會維茲雙忠祠者
祀前明崇禎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長洲用晦宋公及
歷城縣知縣蒲州長卿韓公者也兩公運丁末造忠矢
同心一則偉望碩儒鍾南戒江山之秀一則清標循吏
稟西極河岳之靈視孤城以爲存亡吸噓神鬼捐此身
以圖捍禦號召風雷橫槩愴呼痛疆圉之多故登陴悲
咤冒矢石以如飴洎乎奮起

天戈巖城瓦裂竭茲臣力辱旅土崩茂苑之血碧成樓
寒蕪剪紙蒲坂之燐青兩道怪雨啼烏斯固貫金石以
不磨垂天壤而莫極矣抑有感焉尤其難者蓋

蓼村集

卷三

八

大兵築圍齊州正宋公理輪湑水守土之責不逮皂囊
分藩之憂無庸鐵面即使逡巡馳馬誰得議其翱翔縱
或委蛇繡衣無從訾其觀望而公竄圍而入擐甲星馳
櫻城以殉枕戈雨泣告哀臨於都亭水剩山殘誓衆盟
於池館地老荒七百里兵即是楚西子弟半千士卒
何殊海島軍人告急七疏廟謨既凋蟬蟬沸總監一旅
東向復秦越瘠肥公于是灑熱血以告親藩張空拳以
衛重地理河捧土請朱邸之金錢奮臂撫膺激孤軍之
忠義蟻蝨生於介冑望絕援而鋒鏑集於兜鍪人餘固
志食盡而鳥飛不下鼓篋而泉咽無聲乘墉則百萬熊

熊憑陵天上揚盾則經旬老弱蹙耗行間一夕不支危
城遂破而公抱提馬躍仍有短兵狹巷之心鬚磔目張
未摧徒手先登之氣驅市人使戰督家僮以從西南一
角依稀委蛇之區鏃印兩存髣髴騎箕之處椒漿有酌
馬革無歸身殞名垂共仙郎而駭列宿城殉節著八
昭代以炳中天

國史特書發幽潛於不朽崇階進

錫肯堂構以皆賢八座孤卿超軼遠巡之子弟文章政
事繼承忠孝之門風碩實顯融隆名光大公與韓公毅
魄嶢嶢靈風浩蕩行與日月照臨天地終始已而乃既

蓼村集

卷三

九

皆哲嗣咸有文孫宋公之孫持節而臨畏壘爵是參藩
韓公之孫露冕而守桐鄉官爲典郡兩家才智共說通
門隔代忠貞奉揚舊德言尋聽訟猶看一樹寒棠遠顧
空營惟得數行衰柳溯湖波而臨高蓋短牆喬木惟先
公俎豆其間新廟貌而勒桓碑擊磬雅吹在羣賢詞詠
其事某等氓編紫海籍隸青方景孝綽之高曾綱維宇
宙觀本初之嗣續氣象山河懷尺璧於蓮子湖邊爭趨
是役賦大招於青蘿館後欲矢其音伏願金閨鉅公石
渠大手或屈或宋筆芳而餐菊紉蘭以雅以南北潔而
凌霜凝雪則詞於斯在奏東坡之龍騎雲白於韓江神

無不之聽昌黎之鶴飛蕉黃於柳廟矣

家慈八十乞言啟 乙未

濟南王萃拜手頓首謹啟 萃嫡母

誥封恭人生母孺人皆以明年丙申壽八十恭人以正月廿二日孺人以九月十八日爲設悅之辰恭人姓朱氏上虞名家子幼侍外大父流寓淮南僂我先公時先公督大河衛漕運大母劉太恭人在堂恭人起居敬事前裙廁踰無不躬親先公宦歷南北雅好交游座客常滿恭人理家秉識大體克勤儉庀酒漿雜佩無或後時取辦十指不以責群婢縫人僮夫康熙丁未先公註吏

蓼村集

卷三

十

議流滯江寧六年每先公對薄恭人輒屏營終日壬子先公事白東歸遭家多故里居六年卽世恭人上奉大母滄澗下給一家食指薄田老屋僅足自存內憂外禦心力交瘁生長南中質弱性敏通女誠論語工女紅精繪事至是屏去不復近躬紡績衣鶉結甘麤糲課農事一年強半村居幾於手胼足胝而教革獨嚴先公舉子最晚大母復憐愛萃恭人不少姑息七歲入小學不容一刻嬉於家否則于大杖萃年二十先公見背恭人不令涉家事謂吾爲若治薄田若爲良田使吾食報乎若其立人品慎交游矜名節記云寡者之子非有兄焉不

與爲友若宜思之萃是以不敢頽墮竭其疲駑礪學

行而所遭坎壈先公卽世六年始補諸生又八年始以高等分學官廩米又五年始以年資充貢入太學是年恭人六十歡然語萃若從此倖得爲學博矣若父宦海風波不願若復蹈之又六年始舉京兆又四年始成進士皆恭人之教也生母孺人姓顧氏節孝儉勤亦如恭人而鎮靜有卓識遇事斧勞理解恭人倚之如左右手萃恃賴慈蔭年踰五十不知家人生產不敢專行一事猥以攻詩爲前輩許與因得浮稱遠近每勝流造門恭人帷而聽客輒爲開顏乙酉公車恭人方病起執萃手

蓼村集

卷三

士

曰若幸以知讀書獲與當世仁賢遊處吾兩老人明年七十得有道能文章者爲引年之辭若歸謁於吾側不愈於長筵旨酒乎萃拜而識之不敢忘今又十年矣自維不肖荏苒歲年無一末之廿以佐饗殮無一事之成以副教諭豐年而瓶罄壘耻佳日而行嘆坐愁悠悠落莫衰遲連塞於日斜歲暮之時僅而得第泊秦新詔卽事改官欲慰恭人期待而小草一出海天千里輕軒版輿頓違初志以急養往以乞養歸食我舊貧奉親大孝祇以益賤子之賸貶奚以博老人之燕喜然而緬維公車受命之辰則乞仁賢有道文章鉅公爲引年之

辭以登堂介福固恭人志也謹視縷如右上請鴻製伏
惟俯鑒鄙誠錫以篇章張諸水明木瑟之區彌切岱東
斗北之望則卓爾大雅如列長筵誦茲清芬如飲旨酒
矣濟南王萃拜手頓首謹啟

徵曲阜孔文學聘室李貞女詩文啟

齊臨虎女坤柔乃順於長河魯分奎婁節苦自甘於關
里著琉璃瓊瑣之訓適詩書禮樂之門則夫納采而問
名無異出身而事主三星在戶百兩未將變值焚芝驚
聞折玉凜未亡之操堅不字之貞雪虐霜嚴行芳如是
天荒地老志潔無窮海若同清會何庸於揚扈岱宗共

麥村集

卷三

三

示實有藉于篇章維茲曲阜故文學孔君肇中聘室孝
節李貞女者德州刑部右侍郎李公紫瀾之季女翰林
五經博士孔公宏輿之子婦也四德含章五緯連曜溫
恭得性愛敬自天美筆懼失意於諸兄剪髮畏傷心於
王母歲朝則春椒製頌九日則秋鞠工銘洛誦孝經熟
聞女誠言告師氏蔚爲禮宗夜月機絲和雞聲之咿嚶
寒衣刀尺對燈火之青熒手雲漢以分天章躬鹽梅以
湘蘋藻口德曰容令儀令範斯則得歸妹之幾望比鵲
巢之宜家者矣侍郎才望八座當官早以句宣雙牙西
粵貞女輕軒婉婉官閣雍容從父而水復山重納吉而

蒨紅格碧語族望爲神明之胄計里居爲洙泗之閒孔
李自其淵源珠玉相爲輝映而乃朱絲未挹黃鵠頓悲
貞女矢殉一身絕粒七日生我鞠我閔予嗟予截髮毀
容易服懷刃鍵雙扉以獨處歷八年而不渝媒灼無得
以陳詞婢媼未見其露齒斯則其伯之婦誓詠栢舟黔
婁之妻知正布被所未聞者矣既而於火識玉於寒識
松詣平原而脂牽以迎望花源而相攸往送貞女始謂
入聖域賢關之地差不得罪於聖賢經禮耕義種之區
幸不自愆於禮義事人之君姑君舅而焉得而忽諸對
我之父兮母兮庶幾其無忝矣於是自筮安節宛在初

麥村集

卷三

三

心聽金絲於壁閒泣鶴鴻於琴上授巾沃盥斷織停機
定省謹事尊嫜教誨恩勤嗣子母儀斯稱婦德攸昭諸
族承和中閨以睦衣斷流雲之錦釵除却月之梁起居
必恭滄澹以滑博二老之歡顏依厥姑以爲命察色知
疾嘗藥驚心彌留而益竿簪天卽世而銜哀中禮婦也
而子母也而師血淚竭於羶鄉程督踰於砥礪以女子
而存宇宙之元氣以孤操而爲閨閣之大儒斯則子政
所圖但有不逮蔚宗所列方之蔑如者矣蓋以孝治獨
隆於
聖朝陰教懋著於

盛世普天漢廣率土江沱貞女遘會昌期區明志尚
國家培養之厚益以有徵承平風化之隆于是焉在某
等地偏紫海籍隸青方近聖人之居悉貞女之行謹臚
事畧用佐表章伏冀玉殿碩儒石渠上客特書垂以彤
管清製積以縹囊發揚幽光歸美

昭代百吟百讀以雅以南溯彼清芬固俎豆乎言游子
夏景其指趣自步武乎永叔習之謹啟

修建都城正東坊薛家灣關公廟碑

乙酉代

廟距正陽門東不二里創自錦衣袁通進士曹敕作記
時蓋有明成化丙申迄今二百餘年條葺廢殿瓦漏

麥村集

卷三

十四

穿旁風上雨無以揭虔妥靈康熙丙戌大興郝君芳喆
矢願修造門高其制殿悉改爲殿之左右配宇更舊觀
新像設朱丹爛然上視錦衣初建蓋有過之矣君周覽
新廟後有隙地復圖創始構傑閣三楹丹房六楹左右
寮各一楹是皆君所式廓者廟成之後都人士春秋報
賽肅將祀事和會廟下歌詠太平頌祝

天子三廟祝亦得庇其院宇以習其神仙之說夫孰
非君之吉祥善事耶君之子之英從余游以君修廟之
勤語余余喜君之樂於爲善遂爲之記而系以詩俾饗
祀歌之以侑壯繆於在上也其辭曰

巍百雉今崇墉帶河流兮城東環衛太微今惟神所宮
翼翼新兮廟貌靈旗颺兮四照神之來兮燔燎蒞藻潔
今豆登玉京通兮上升神之歆兮式馮騎箕尾兮寒芒
壯山河兮

帝鄉福此下民兮其道大光

故叔父將仕公墓表

癸酉

叔父將仕公諱世盛字宗衡以康熙十七年戊午七月
初六日卒於濟南越五日藁葬於城西五里溝劉戶部
先塋之東北數十步距今十六年矣冢土崩圯復無封
識馬暨夏畦之墓偪處其旁自今不圖所以永之者後

麥村集

卷三

十五

將至於湮乃先府君墓碑未樹未敢遽謀勒石而小子
方學爲古文謹託於柳子厚爲故叔父誌墓之義排續
遺事以俟異時揭於其墓之原王氏之先世爲仁和著
姓後以明初湯東甌和募民防海始爲臨山衛人繼又
徙家於杭公少孤貧與先君竭力奉大母晨昏脩灑無
缺蓋公尚有兩兄皆遠賈於外艱難險阻獨與先君俱
先君就祿江淮卽迎先大母及公以來公復隨先君如
京師試於吏部得官爲山西興縣縣尉在縣數年娶叔
母何孺人於藍又數年而罷思母兄皆在南方乃携家
依先大母先君於江寧居三年而先君被誣落職公復

攜家去壽春先君以誼誤留江寧五年將奉先大母返浙而大母以濟南爲其桑梓之地欲東歸先君遂奉以來而吾伯父久家其間伯父爲公仲兄卽所謂遠賈於外者此其一也未二年公復攜家至濟南依先大母先君伯父以居嗚呼公三十年來馳驅南北以依母兄及是而母子兄弟獲聚家庭視少時之伶躋孤露中年之天各一隅真有閒矣故宜飲食衍衍笑言啞啞以享生人天倫之樂而孰知家事不齊所不忍言者卽始此邪公卒之歲在戊午先君於是歲二月卽世公時在京師得惡疾聞先君大故疾馳歸歸未四月而卒卒之日以

蓼村集

卷三

去

先大母在堂遺命以素衣冠歛噫可哀也已昔柳子厚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乃集焉其所以誌其故叔父者以此千載之下小子實與子厚同此罔極之痛矣公脩潔自好工書法褚河南所居焚香埽地從容臨池陶陶終日自恨勿經喪亂未嘗讀書每誡小子力學爲人謹愿孝於親恭於兄篤摯於朋友坦中樸貌溫溫乎君子也而生則浮湛於卑官歿則未躋乎中壽嗣續無人故鄉永棄松楸淺土以羈魂魄於二千里之外春秋霜露卽欲得未亡人飲泣相弔亦不可得噫可哀也已公

生於前明天啟五年乙丑十月初六日距其卒時得年五十有四曾祖處士公諱勲祖文林公諱仕考處士公諱應第贈明威將軍母祁氏贈恭人生母劉氏封恭人娶何氏無子養子一人公歿未幾有奪何孺人志者遣之并其養子以去蓋公歿而小子以分卑於公喪葬不得專行一事今爲公表墓特書及此而其故不可得而書也痛乎有餘慟焉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十月辛未朔十有五日乙酉從子萃表一本首無諱某以下六字其後云諱某字某生於前明某年某月日於處士公諱勲孫人允氏之室爲會孫文林郎考授知縣諱仕孺人許氏之室爲孫人明威將軍江南上元後衛掌印守備諱應第追贈恭人祁氏封太恭人劉氏之室爲第四子

蓼村集

卷三

七

曲阜文學孔君墓碣

己亥

君姓孔氏諱貞復字敦季兗州之曲阜人先聖六十三世孫祖諱某父諱聞諱中前明天啟壬戌文震孟榜進士由行人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會閩人魏忠賢亂政阨於其黨出爲河西憲副以經術治行聞生三子君其季也少補諸生偶儻負遠畧氣節自許不屑脂韋媿阿從俗頽抑一時介特經奇之士多與之遊曹縣王文學樂天宗人亮公茂才尤投契同邑顏吏部光敏君識之於少口曰是國器也以女字之君夙好言論踴厲風發不飾邊幅順治末邑有大獄遂爲怨家所中牽連及君

君脫身走吳楚次漢上疾篤不食已數日得癸卯山東
試錄展卷見吏部名笑曰吾卽不免于難吾妻孥有託
矣爲加餐焉久之獄解乃歸抵濟寧以康熙年月日卒
於逆旅距其生前明崇禎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一吏部
成丁未進士官考功郎中感君言存恤君家者備至君
配孺人朱氏君歿苦節四十餘年年八十有二卒副室
張氏子三人尚連朱孺人出尚璦尚琛張出女一人孫
七人君既葬四十餘年戊戌余於歲暮薄遊汶泗尚璦
述君事行丐余爲文以銘君墓余惟人生孤行一意獨
成其是未嘗有鄙夸流俗之意而世輒與之齟齬而齟

麥村集

卷三

大

訖之是豈其人之好卽於艱難險阻不思所趨避要亦
其天性適然或有數存於其間也不然若君之激昂磊
落明兄知人而動與禍會如此則夫世之扼腕蠟言舟
旋聲折以竊附于素履之無咎者君不幾智出其下耶
尚璦於君遭禍其述之也隱而不詳故其事不可得而
書也其斯以揭於公之墓而已銘曰

有鬱者陵有封如堂是爲闕里狂僇之士於此焉藏枕
洙泗之洋洋蔭松檜之蒼蒼旣安旣固以永依乎素王

家婦趙氏孺人墓誌銘

辛卯

家婦孺人姓趙氏其先順天大興人曾祖

皇贈文林郎湖廣應山縣知縣諱士通徙家於濟南歷
城故今爲歷城人祖諱吉徵順天甲午舉人湖廣應山
縣知縣父諱于蘭歷城縣歲貢生例選儒學教諭母氏
耿新城名閼孺人內外家皆良族幼卽巋然自異知讓
知戒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年十五母耿卽世父
學博君客京師侍大母入京就養踰二年癸未余在公
車學博君許以孺人字余長子河又七年己丑還濟南
適河爲余家婦德克於容行踐於言恭柔專勤余嫡母
恭人母孺人咸以爲賢孺人早喪母學博君絕憐愛之
凡食飲起居服飾器玩惟恐或違其意以慰藉孤女洎

麥村集

卷三

元

歸余家承事操作晨昏饋祀皆應儀矩余家舊貧比登
第益困吾母以節儉措拄日食麤糲孺人甘之婉孌祖
姑之側若忘其爲女時之順適也其暇則手書卷尋硯
削余母孺人止之謂新婦贏質勿事此孺人遂不復讀
書并力女紅巧慧特異凡事絲續文繡不類世所爲者
康熙四十有九年十月初八日己巳旣乳得腹疾亟醫
不能已彌留之頃話言哀懇潔服飾容而終距其來歸
固未二載距其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廿一日得年始
二十有四女一人孺人囑呼曰小姑託於乳媪於孺可
悲也已河以十一月十一日辛丑奉母恭人命俾葬於

赤霞山下吾亡妻張之墓左在先府君兆域東南十餘步以婦耐姑禮也余家上世幽堂皆不先女母恭人故俾葬于是當孺人之歿也余客江淮學博君客京師學博之歸去孺人之歿十日余歸則去孺人之墓一月哭未臨帷窆未臨穴惟與吾母相對飲泣悼淑惠之無祿嘆門祚之衰薄而孺人甄甄孤女爲婦未幾遽罹摧折母兮鞠我黃泉可及父兮生我間關不至藐茲弱息匍匐襁褓寄諸婦人之手哀哉故爲作銘稱孺人從家規也屬學博君丹書元碑命河座諸墓所銘曰誰德之不如而不永年惟家婦之賢我銘其阡

麥村集

卷三

三

雪塢禪師塢銘 壬辰

辛卯之冬余以急母養改官海上入境蕭寥喧厖潮汐聞首生平嗒然如夢壬辰七月有自京師來者言雪塢禪師順世於崇效退院出其嗣法弟子行約等請銘書辭具狀蓋奉師遺言也按狀師諱德曠號雪塢大興劉氏子父瑞枝母賀夢偉丈夫于懸素服至其庭曰我爲法聞來耳次日師生父卽以法聞名師年十二依崇效鼎寶師脫白受具於憫忠仰月律師受賢者傳衣於某法法師師博綜教海鉤貫外典登座開演吐音琅琅如倒瓶瀉水講法華於北城淨業寺講楞嚴於西山遺光

寺講金剛於昌平白浮寺講涅槃盤於房山福田寺一時法席無出其右丁卯病中自念生死須是自己了當一旦眼光落地三藏五車亦復何益于是輟席詣盤山叅拙菴朴禪師依座下五載勝不至席大事既徹朴每勸衆下語卽契辛巳九月朔日遂承付授傳曹洞宗三十一世師以老病侵尋己丑葺崇效西院於禪師塔院庚寅自製發願文泐石願以崇效祖庭改爲常住延同門普慧玉公領衆退居西院者二年辛卯嘉平二日示疾手書訣別云耳順年逾又五平生眼空佛祖者回掉轉船頭不打舊日笛鼓咄釣得華鯨意便休收竿不向蘆

麥村集

卷三

三

花舞擲筆微笑而逝師生於順治四年丁亥六月初二日順世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二月初二日世壽六十有五僧夏二十得法弟子行約某某塔在寺左如干步蓋其弟子之狀師者如此師長身修髯神清於鶴語言文字都無凡諦所居蘭若建自唐天寶間樹葉千株寂寞人外花時朝士勝流多訪師賦詩二十餘年竟成崇效故事如澤州陳公說巖新城王公阮亭德州田公蒙齋更於師有支許之契休沐往還篇章贈答各載其所著集中十笏之區有榜曰無塵別境爲前明楊忠烈避書入其室者若椀鑪熏軍持漉囊無不以爲有六朝諸

道人風味也余從田公遊得讀師吟卷甲申中秋始訪
師寺居秋草滿庭槐花開落不遇而返嗣是每入國門
必過寺茶話間舉德州舊事相太息辛卯訪師退院老
矣力疾請余爲其本師銘塔後余改官東歸殷勤言別
亦謂剎那彈指即可合并何圖一歲之中風流頓盡方
銘拙公旋銘師藏縱竺乾之學斷絕情識而零落生存
誰能遣此哉師道風遐暢四衆皈依其中豈無可以銘
師者而顧於坐脫之頃不鄙蹉跎淪落之大鄭重譴諉
則師之跡余何如也謹據狀特書而復益以得之見聞
者以銘師塔銘曰

蓼村集

卷三

三

住唐寺叅盤谷五十年尊雙足石門禪六朝僧祇這是
續一鐙由教入桶匠脫吸西江酥遇酪惟常住存祖庭
發願文泐山銘礪水流野芳發無礙香無縫塔巋然者
東花間我銘斯對海天

蓼村集卷四

上德州公書 丙寅

歷城 王萃 秋史

帝里鶯花憑陵春事玉河煙柳蘊藉詩痕挹爽氣于看
山朝來拄笏對良宵而得句竹下燒鐙趨朝視事之餘
詞場磨壘自公退食之暇文譙張軍庭鮮雜賓門多名
士絢綵竹於臨風身遶馬帳憶俊厨於傾蓋心繞龍門
弟子萃昔以沉淪謬膺振拔問推猷於賈島能容一辦
之香僂雲龍於孟郊謹拜三長之誨鞭絲帽影年年雷
馬頻之花書笈衣塵歲歲過竹竿之巷山薑屋裡曾許

蓼村集

卷四

一

追隨尊水園中儘堪延佇無何楚江擁傳歌驪明瑟之
亭至使秋日緘書極目瀟湘之雁豈期
帝命返才于於外臣且值公歸省慈闈於里第固宜褻
糧客路來看壇杏之紅拜手師門再叩草元之白况夫
飄零黃卷等陸氏之荒莊冷落青山愧歐門之高足張
文昌有亂心之具那堪一飽無時孫明復鮮養母之資
更是數椽不蔽思告哀於函丈行待拯於鉅公而乃匏
繫備經濡遲秣蹇以至傳先生之教重爲小阮關懷鑒
弟子之忱惟賴二蘇入郡負牆莫及辟軒無從北望春
風何能以已用是藉彼赫蹏上陳絳帳侯巴雖遠如親

音音於追隨王粲無依不異周旋於仗履開緘絕倒狂
奴之故態依然循詠周環小子之窮途乃爾更垂善誘
曲賜提携念馬上傳詩之日襟袖中懷句之時分餘論
之榮足援渡落費一朝之饗即免飢寒則誦讀詩書當
謹循乎至教做法仁義庶不負乎宮牆發墨瞻馳舍毫
延佇

上王新城書 丙寅

恭惟閣下才重南金望崇北斗文章司命十五國之庾
新鮑逸爭奉典型風雅千城三百年之李遠邊微獨持
壇坫金闥造賦傳六官才子之名玉案裁詩受一人

麥村集

卷四

二

國士之口茲膺保傳行掌絲綸惜以素冠紆其好爵錦
秋湖上行吟陟岵之章長白山前時抱悲雲之感元亭
寂寞總帳淒涼歷下寒儒泉頭賤子消磨白日年年
祭岐路之詩激昂青雲歲歲擬高軒之過昔遇蓮洋於
雷首久識宗風近師德水於鬲津從知公法不圖後進
辦香私奉南豐謹溯先河一綫遙承北尚幸值饑驅之
葉令爲上小言何期善誘之鉅公頗如崇獎謂孺子之
可教足脩參苓念大道之無私不遺瓦礫用敢仰承嘯
植思荷裁成伏願壯其志不究其愚激之前毋抑之後
示漢唐之正軌啟我蓬心錫燕許之鴻篇果茲榜腹則

身非子厚將浣露以讀昌黎才愧東坡且披雲而瞻永
叔所祈垂鑒曷勝皈依

香泉詩序 丁丑

陳君子文今日望郎昔年名士標六朝之裙屐獨秀江
東添幾卷之篇章盛傳京洛卜隣識面遇用晦於丁卯
橋邊謁扇酒旗得牧之於杜韋曲畔冷詩思鳳髓鸞
膠歷歷墨痕龍跳虎卧固已百僚誦其佳句羣公飲以
香名矣及夫牽絲大邑握竿民曹自號香泉詩續閒居
姚合知聲畫省人如蔣柳韋維煙接雲垂據案作壁窠
之字鏤金錯采放朝爲擊盞之吟較轆十才睥睨二妙

麥村集

卷四

三

清辭麗句用心苦學陰何前輩餘波方駕宜攀屈宋于
茲春日投我瑤華硬語雷硯柳暗慕容之壁雅詞雲委
花明太乙之巖旣手板以看山復肩輿而過寺苔青蔓
紫開元漫剔殘碑鴉黑霞紅漳沱閒尋野渡筇音何在
易水猶寒村路勸農垂西隣之木蜜河橋送客剩南浦
之春駒舉入留連都歸才思觸余往事倦彼勝流十子
都官盡磊落欽敬之彥一時豪舉皆飛揚跋扈之才抗
論則目短嘉隆品題則力追開寶而乃晨風零雨大有
升沉花事酒盃頻成今昔披蘭成之一卷徒有激昂序
太冲之三都用先揚挖勉旃正字勗矣後山燕市如新

詞場未冷堂堂磨墨重排翡翠之編落落張軍再續珊
瑚之集

梅芬遠螺龜詞序 辛未

若夫澹煙令序芳原飄寒食之煙莽易長河舊水渡花
朝之雨二十四番風信番番促迫開情一百五日春期
日日勾留幽討況夫鵲山院裏草絲綿草聽水橋邊花
紅匝匝暗湖何處徒搖燕麥於東風名士焉如誰耐椒
漿於菰土櫓聲櫓影生憎去國之懷石氣柳絲偏佐言
愁之具而乃空齋閉置感興無窮破硯經營推敲不少
題滿兔園冊後無非硬語蘊鹽吟成車廐風前總是荒

麥村集

卷四

四

儉吐屬但知跌宕人談白俗元輕却避癡肥自分孟寒
賈瘦何能鬱鬱長刺促於四韻七言之間對此茫茫將
放浪於賦字偷聲之下無如性匪風流舌原本強空欣
幕府蠟淚春蠶竊愧屯田曉風殘月此倚聲一技矢擅
場於他生而協律無能甘退舍於今日也有宛陵之才
子貽詩緝之新詞倘理生香隴麝凝韻屬予元晏用綴
青箱苟謝不文曷云永好姑藉前賢之題品聊爲賤子
之鋪揚語風格則白石梅溪矜才調則眉山蘇下亭來
芳草不減離騷詠得艷詞有加山谷迎陵往矣猶香存
此淵源竹垞巋然家數從斯究竟烏絲寫出爭傳柳七

之風華紈扇書來群詡漫郎之婉麗貯以琉璃之匣堪
續花間陳諸翡翠之床用儷蘭畹莫同顧曲江上之
青衫是在賞音識枝頭之紅杏君其諦聽僕更狂言客
并齊州生同吳會幼卽懷鄉壯而苦旅身非庾信無端
河北流離人豈陸雲迺爾江南契濶江山錦繡君匪棄
之如遺花草綺羅僕實思之未見不如歸去何事羈縻
半塘煙月久待詞人三竺雲山每縈客夢底幾柳浪鶯
流之日君其度彼新聲則於酒旌歌扇之旁僕亦悔其
少作奉蘇辛之俎豆臣尚如人望姜史之門庭卿須憐
我何事風沙滿目吟易安於玉帶河邊自勝荆棘釣衣

麥村集

卷四

五

話稼軒於鐵牛山上紛吾共勉勿昧斯言

薛再生詩序 癸酉

順治初西泠張秦亭詩老以北地信陽之學訓後輩一
時才峻皆出其門學成游於四方人見其行卷皆知其
爲秦亭之學錢唐薛子再生爲其館甥奉秦亭之教既
久而其爲詩則規撫王孟授其教而不宗其學蓋亦善
用師說者已然苦家貧數因人遠遊歐陽閩海沔漢吳
會燕齊之區間一再至至則與其仁賢游處必有詩如
千篇今年客濟南編成一卷屬余序夫今世之爲詩者
好自行胸臆不顧古人之尺度但得四聲不舛卽自命

爲詩人而其賢者則奉一先生之言仰其師說深溝高壘與人樹敵實則一知半解亦無當於古人二者交譏再生爲秦亭弟子而其嚮往顧在右丞襄陽之間秦亭初不以爲異已也讀其哭秦亭之詩可以知再生意念深矣况其詩之真曠坦逸固非今人可能者乎而余將何以序之姑舉所聞於吾師德州田公曰爲詩如作史必兼才學識三者而後工公深於詩且望重不異北地信陽再生之詩於公之言有隱與合者再生試釋其言其與秦亭當時論詩宗旨其亦有合乎德州公稱詩以杜韓蘇黃陸爲宗而佐以中唐元白諸家余學詩於公

夢村集

卷四

六

者十年竭其才力不能無忝於其教至神明變化之說益不敢出再生奉秦亭之教而不從其北地信陽之學而嚮往王孟斯其才力固有什伯於余者矣而余序再生之詩必本師承之言者亦以驗前脩論議符合與否而非敢似其師說與人樹敵也

李董集鈔序

丙申。此首原本無今補附於此

樂安李象先遺文二百四十七篇手鈔其十四篇與董樵遺詩二十四篇排成一卷曰李董集鈔象先之文書論多於各體識解畧類蘇氏少時聞其文學河東今集中無有近子厚者何也其得名始於櫟園賴古堂選載

其文十許篇出五十餘年矣樵詩清雖絕塵家數則小顧爲新城所賞感舊集載其詩江東云江東行殿已荆榛碧瓦苔深有暮燐南渡從官矜上第西清封事主分鄰春風嗚咽鳴珂地寒雨悲涼散蠟辰慚媿子皮終磊落功成甘作布衣人同安江上云三月同安道桃花夾岸明春風公瑾墓細雨呂蒙城歸雁書難寄浮鷗意自平可知寒食近布穀已催耕二詩風味迥與樵異或新城爲之與樵詩不逮象先之文而知樵者衆知象先者希豈櫟園已遠新城卽世未久尚以鉅公之識賞流傳也新城著書繫繫於樵指陳疊出於象先祇載其知前

夢村集

卷四

七

生事一語昔諸城劉子羽語予生平未一見漁洋山人予謂新城有懷君詩子羽泣下後在京師酒間偶誦其千里名山客子魂句新城曰此吾老友夫新城之於名士如此而象先乃不能得其一顧或曰象先固有由然也康熙丙申秋七月

書張鹿床先生濟南詩畧後

癸亥

鹿牀先生榮榮投組遂初服於煙蘿詩卷出游收巨觀於川陸青山成睨白雪吟傳乃者布帆無恙乘江上之長風匹練遙看吟湖干之短晷百花洲上仲蔚叢蒿四照樓旁季鷹斲鱸則有李郎貧士王子書生載酒問奇

投詩永好風酸竹夢花嶼尋幽泥滑城陰板橋買醉于
是沉淪共惜離別殊難悵鶴返於雲間江雲江樹任煙
青手歷下山暮山朝歇明履端塞裳載過雪花飛絮凍
合山容泉氣枯天光浮眉暈春卮正熱情話偏長用歌
餞歲之章含情風雅并檢迎年之什結想巖廊對佳句
而茫茫羨遙情之落落實獲我心匪阿所好

是年余始學爲儷體故不能諧暢乃竟辱德州公見
賞至今逢人猶擊節泉氣枯天數語爲聰明絕世故
存之以志余遭遇知己之所自也癸酉仲冬望日記

壽李隣有序 壬申

蓼村集

卷四

八

白雪樓空誰爲才子黃桑院冷更乏文人傷香祀竈之
辰釀熟辭年之會紙窗破屋雲凍如綿枯柳寒泉風餐
似弩溪流演漾詠宛在之素心竹徑檀園緬斐然之同
學此日吾賢厥惟隣有譜其姓氏則瞻紫閣前迹彼紛
榆則射書城畔煙籠畫戟岩巖開府之門火散沙堤赫
奕公卿之後而乃性狀輕肥心耽圖籍處魯尼齊頭之
地庭鮮雜賓在水明木瑟之區時多好事藥欄曲折春
來種滿白楊井路紆回秋到徧栽黃菊盎魚盆樹具足
風流鑪影茶煙都饒妍雅柿葉書殘十屋帷鐙剔盡三
更褚柳歐虞託深心于豪素王唐瞿薛用簡練以揣摩

紙貴人間墨香座外况復聰明冰雪意氣雲霞識貧士

於蘆中結詞人於江上嚴城銷夏酒浸青衫湖岸聽秋
詩題紅樹高會亂峯之裡盛筵獨樹之旁清歌長嘯響
絕壑之寒音射覆藏鈞於經霜之鉞幹航籌絡繹毋陣
縱橫不獨風月關懷殆爲湖山吐氣矣此者宛陵已去
任城添換酒之人剡溪猶存歷下剩衝寒之棹偶於暇
日過從閒話我曹近事謂茲嘉平之月值君攬撥之期
隻雞近局續幽討於徵君斗酒爲歡屬祝辭於賤子聊
謀今醉爰述昔游更有狂言君其諦聽德非百戶志在
金閨事正可爲君年方盛雞聞午夜休令豎子成名繡

蓼村集

卷四

九

棄關門乃是吾徒作達縱潛見之有時即寂寥其無負
著書歲月閉戶偏多落紙雲煙揮毫可得高標名山之
座長揖于鱗微吟舊水之濱抗行魯直如斯鄙願廼爾
相期似祝絳人之甲子走也爲進一觴冀同莊叟之春
秋君今酌茲三爵

田括蒼戶部壽序 乙亥

地過胥亢渾河流莽蕩之音車到桑乾疊嶂落青冥之
色瓦橋關下百王壘剩寒雲毛萁祠旁一帶城荒衰草
花前雁後正當梅鬚柳眼之天趙北燕南更爲帽影鞭
絲之路關懷往事交集殘年頓憶吾賢又臨佳日聊述

論交之顛末用爲介壽之鋪揚則有慧業文人風標公
子族高京兆居近廣川書戟煙籠赫奕崔盧門第沙堤
火繞岩巖鎮陸家風綺歲通華開口成鳳凰之詠韶齡
淹雅肇窠摹嶠嶠之碑加以性厭輕肥心耽圖籍閉門
種學帷前忘董相之園兀坐鉏經門外記杜郎之樹冥
搜汲冢逃覽皇墳刪後無詩補黍華而嗣響畫前有易
叩寂寞以求音十載薛牆都著太冲之賦一房柿葉惟
藏高密之書顏延之錯采縷金師其標格謝靈運芙蓉
初日宵彼風流以及兩宋篇章三唐聲律靡不游厥門
庭探其笑奧然而羞言能事藏弄篋中懼染時名留若

夢村集

卷四

十

囊底江湖夜雨推蓬多卽事之篇叩筆春煙立馬有緣
情之作大江南北山川助其清華變道東西洞壑資其
瑰異滕王閣序凌鏢子安黃鶴樓詩齊量崔灝夫固不
須敬禮能定思王何待桓譚始知揚子者矣况夫經營
慘淡帖括尤工秋實春華編摩盡善青瑩鎔火殘鐘和
苦志之吟寥間齋居破硯磨壯夫之日祗欲集賢院裏
紹述門風但思丁佛經前續承家學何以不逢歐九偏
作劉蕡宛若孤寒頓制榜前之淚誰云桃李還開舊處
之花席帽年年共鄙人而感遇青袍歲歲呼賤子以悲
秋 日顧余吾其語女宮開碣石人思奮跡雲衢閣敞

平津衆願策名天府紛吾大臣之子曾沾恩澤於旂常
何與寒畯之流徒競短長於鎖院爰乃擇茲縫掖着彼
冠紳吟官閣之梅花金閨貴客論清時之鹽鐵畫省望
郎狄光嗣爲地官洵梁公之有後范純仁鎮西夏真文
正之克家爲政心閒更肆力於詞章之圃同官休暇復
策勛於翰墨之林但與諸大夫文譙張軍勉成高會庶
幾十才子詞場磨礱得此嗣音愧我不才託君末契師
門高厚身同陸氏之荒莊客子支離狀類庾公之逆旅
誰憐髮短頗多知己之言自顧精銷每抱賞音之感暮
年蕭瑟沉淪烏帽之儔此日蹉跎辜負青雲之日時維

夢村集

卷四

十一

歲首口在穀晨盤頌椒花門看采勝思君初度駕我短
轅路出燕山重過療衣菱舍行來淀水仍投沽酒漁莊
入雨後之春城玉溝草綠瞻雲中之帝闕杜曲花紅遠
道如歸所幸當時置驛長筵方列正逢文舉開尊燕赴
謝堂舊巢還依廣厦雀來楊館一枝敢寄青箱漫携半
紙之新詞僂指兩人之昔夢酌彼大斗占星方聚于上
都佑以南山歌風敢陳乎下里謹序

蕭母程孺人八十壽序

夫人出則事其君入則養其親宜若歲時之旦暮寒暑
並行不悖然乃自古及今求其兩全無有者何也詩所

載先王體下之禮詳已然其遣使臣也有不遑將母之言使臣之受命而行也又往往長吟太息念其父母如陟岵北山之所詠者何其婉約而悲愁也後世去古愈遠體下之禮愈失迨宋始聽人乞便郡養親其意幾於古矣然至今讀曾子固福州上執政書以爲白首母子縣絕萬里不能無歎倘或還之闕下引之近畿得以諸就養而慰老母則爲德于士類甚廣其言委曲深痛若異一日之養而不可必得者夫六經論孝至於養不足言矣孔子之告子游則斥爲今之孝而曾子之語公明儀亦謂參能直養不能孝蓋以養者人子之所易而三

蓼村集

卷四

七

代以後之賢者顧難之殆有不可解者然吾嘗讀禮而歎古人養之之難也其寢興有時其蚤晏有事其衣裳衿纓綦履有常飾其進盥授巾奉席舉几有常候其升降出入揖遊以及欠伸啜洩有常席其五日請浴三日具沐有常節其飯飲有常御其酸苦辛鹹至於羔豚鴈鱸饋饌鮮羽之類按四時而敬進之有常膳而又懼其未也必下氣怡聲問其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蓋其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手足之所拮据心思日夜之所經營無不在于親者然後謂之能養今試循是禮而責之居官在位之人則力有所

不給而勢有所不暇矣况乎母子異處如曾子固所云者乎由是而言論孝於三代以下求如古之能養者亦不可得也余又嘗讀史自司馬遷班固范氏後例有孝義孝友傳考其爲人率多閭里布衣束脩自好之士而達官大人無稱焉以此知事君養親之難兼而古今世教風俗升降乃如此爲可感也德州蕭侍讀韓坡以少年名進士官翰林出典江西鄉試再轉爲畿輔督學皆有能名在畿輔廉節尤著士大夫頌之不容口蓋駸駸將大用矣顧念其父封君母孺人之乏於養也遽上疏以終養請得

蓼村集

卷四

三

詔制報可于是韓坡歸里養親者十七年年尚四十餘而母孺人今已八十矣蓋韓坡以少年書生驟躋清貴既有所樹立而後退而養其親如此此詩人之所詠歎昔賢之委曲深痛以求之而恐不得者也吾於是謂韓坡能養矣其起居飲食左右就食之節不知與古禮何如然吾聞孺人神明口強眎聽無缺與五六十者無異以其母之壽卜其子之養吾亦謂韓坡幾於知禮焉以彼持祿忘親白首役役於仕宦之途而不知返者視韓坡爲何如也雖然韓坡亦知其所自乎國家稽古爲治體下之禮度越前代在位臣工無不各遂其情而曲爲

爲之所故韓坡得以

朝廷強仕之身優悠私養於孺人者十七年士君子遭逢盛世承藉光寵當宜何如報稱也會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韓坡之里居似無事君治官之責然

今天子方崇養

兩官率先孝治如韓坡者必有異數褒用以風曉天下韓坡既能盡乎古之養必求進乎古之孝其尚以事君治官之道勉之哉歲十二月孺人設輓之辰韓坡走書求介壽之詞余既雅重韓坡風義不媿於古而又喜孺

夢村集

卷四

南

人之享壽景福稱慶里門以爲國家太平盛事故爲極論古今世教風俗之所以升降而推其自於朝廷以勗韓坡之將來蓋庶幾於詩人之古而前後皆稱美韓坡以壽孺人者所謂雖有文母之德必歸美於子其亦古之禮也夫

侯戶部傳丁丑

侯戶部公杼懷字爾謨號古渠河南之襄城人也始祖自晉遷汴自汴遷襄城累傳至公父奠邦舉丈夫子二人長杼曄次即公公性謹愿孝友而篤志於學十二能文章藻思空洞金春玉應每下筆不能自休比長讀書

續言視流俗摹擬剽賊以爲深耻中順治乙酉副榜選

拔充國子生舉戊子順天鄉試壬辰乙未成進士故事進士謁選人率得大令以去公請就學博穿穴經史搜討掌故以資吏事乃授河南府教授河南自兵燹後學校鞠爲茂草公至新學宮闢講堂日與生徒研究二程之學考滿以卓異第一陞山東濰縣知縣瀕行諸生孟長安劉兆慶等勒石紀之濰劇縣桑深土沃民以殷富公行次白浪河顧左右曰吾爲吏當與此水同其清矣至濰洗手受事治行清苦絕脂膏分毫之潤時令甲嚴窩東奸民因以爲利構僞東陷人公廉得其狀窮百道

夢村集

卷四

十五

以治之邑賴以寧大賈郭甲爲怨家所訟薦紳爲其請者以十數公閉閣不與通迨對簿事卒得白郭以千金餽公於家公峻拒焉同年爲萊州守遺書徵責於公公若不喻其旨爲書以復守意沮欲中傷公會巡撫劉公芳燭悉公廉幹特牘薦於朝始得與行取擢戶部主事初公以卓異遷濰人士皆爲扼腕公謂數年之學正於此見及治濰諸政績煥煥炳炳原本儒術蓋自河洛講學時基之也公廉質在濰以勞致疾入郎署益甚踰年卒于官貧無以歛公之諸同年官京師者醵金賻之得歸葬令武山下公少好讀書明末流寇燹中原重以饑

僅千里無誦絃聲公擁書如故家貧常躬耕卽又挂書牛角上且耕且讀人笑其迂獨其師田先生起龍奇之壬辰會試田亦與公同榜中式云

論曰戶部公幼孤受學于兄桴桴事之甚謹令維日桴桴語公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東視若矣故戶部公歷著廉卓兄之教也桴桴以學行爲大師晚年居柏泉山著采山效會十三願諸書學者號爲柏泉先生戶部以循吏顯柏泉以文學傳是門監者之後固多賢者哉

徵趙孺人貞節詩文啟 乙亥

麥村集

卷四

七

平陵鬱鬱翟義公之樹色猶青歷下蒼蒼韓王孫之軍容尚紫苦侵石闕人知相國門庭草沒雕牆衆識尚書甲第而况烏頭高蠹永操與表宅之榮彤管流徽天語重旌門之典卽無揚扈已共山高而水長得藉篇章益令頑廉而懦立茲啟趙母楊太孺人者甲午孝廉哲公先生之淑配而吾友豐原孝廉之賢母也孺人姓望宏農門宗上谷髫齡婉婉詠飛絮于冬中早歲柔嘉賦落英于秋序及歸名彥不愆淑慎之儀委佩偉人克懋珩璫之訓燒鐙佐讀用成夫子之名高洗手羹湯時博老人之色喜時則哲公先生行同厠顧友盡膺滂庭鮮雜

賓來往者汝南之車騎門多好事贈投者天下之文章

孺人黽勉有無經營問報斗酒待不時之需難佩解中閨之飾于是西京名士爭推鴻案之多才東觀羣賢盡識魚軒之厚德矣洎乎世際滄桑移家海嶽運當鴻朗作客江湖先生則一船書畫棹殘橘柚之煙滿目雲山裝就雪水之集棕鞋桐帽放浪於楚尾吳頭謔翳酒旗跌宕於長干木末無何而洲過白鷺識庾信之難歸帆落青溪痛長卿之荷疾江南蕭瑟翻爲化鶴之鄉河北迢遙竟作啼鵲之路返銘旌於建業歸廣柳于齊州孺人慟欲頽城思將化石淒風垂絰悲殘貞女之花苦雨

麥村集

卷四

七

長號淚染湘君之竹撫雙孤於膝下弱息誰憐奉二老於堂前高年奚託春風秋月茫茫無補恨之期碧落黃泉渺渺悉銜悲之所旣躊躇以飲泣復慷慨以旌心待舅姑於垂盡之年女中閨損存髣髴於未亡之手閨內程嬰教兒讀易無忘乃父之辛勤課子敦詩勿墜爾家之堂構功堪壽後德足貽謀斷後機絲還織葡萄之錦畫殘餘荻仍生翡翠之花長公旣嶽峙而淵渟仲君亦龍文而虎脊如金丹桂分蟾魄之一枝似草青袍獻蓬萊之三賦輟隨軾武遷續談書彌徵閭德之隆聿著孺人之教是以父老子弟列淑範以上聞御史大夫協輿

情而入告頌來官錕感從前之集蓼茹荼臣力亦云竭
矣荷得恩綸思令子之鸞翔鵲起所天不更慰乎今夫
委巷貞姬非無苦節單門嫠婦亦有佳兒然而遇匪歐
陽不食傳書之報官非作督誰知截髮之賢即使譽若
鳳毛才如犀角而年年漂麥難膺稽古之榮歲歲燃薪
莫慰顯親之願欲望葦門綽楔將同夸父之移山思邀
鳳閣綵綸更似幽禽之填海而孺人則門旌止水石伐
函山雙闕崑崙掩映冰綃之館一坊巖業平臨漱玉之
泉斯誠賢因兒奮福與節俱者已某等與豐原兄分擬
荀陳情叨孔李共茅容之飯久知賢母高風塾郭泰之
蓼村集 卷四 太

巾具悉德門盛事值茲

國典可後揚休伏願蘭臺才士虎觀文人勿吝彩毫還
披玉版瓊瑤廣輯匪同風雲月露之娛珠貝成編直爲
世道人心之慶

附王將軍墓誌銘

見田山舊先
生古歡堂集

余嘗讀晉陶侃傳最其生平蓋多武功焉史言其少時
孤貧曾爲縣吏復以呂岳之嫌爲郡小中正人生遇合
不誠難乎以侃之才而世倘不見用則亦終老廬江之
許已耳東方生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良可歎也
雖然士之負異才者官無論崇卑脫穎自見無不亟展
其所長如曰大用而後爲之是乘田委吏不屑道而需
次於八州督也余所以有感於王將軍而於功名遇合
之際人才消長之間不能不撫膺太息也王將軍諱鉞
字德衡浙之仁和人明洪武初信國公湯和募民防海
蓼村集 卷四 尤

遠祖興隸籍中遂爲臨山衛人五世祖仕隆慶中自海
上徙家於杭故復爲仁和人凡數世按蓼村集叔父墓
表則諱仕者即應
第之父也此
處恐有誤公父應第以公官贈明威將軍娶祁氏浙
東方雅族封恭人側室劉氏生子三公其仲也年十九
而孤家日貧依劉讀書見孫武子十三篇又得陳皞梅
聖俞之註而悅之遂精其學中順治戊子科武舉公之
志提桴鼓立軍門橫金躍馬策勳旂常吹長笛於長江
草露布於盾鼻渠不甚壯顧以數奇授江南大河衛千
戶時江南漕政行月糧改折困民運官抵通運糧一石
責償倍之公私交蠹督漕者條奏其事格於部議而止

夢村集

卷四

子

公以領運入都毅然具本折均平一疏剴切上聞得俞旨運出以蘇嗚呼漕政之敝自明季然矣全書所載行月簡美諸費原以優恤運卒厥後置而不講勢必病運悞公而不可掄司漕計者喁喁者也選輒觀望偏指不參蟬蟬僞偕而不敢言卽言之究無當於痛癢相聞之故公一微末戎弁耳慷慨譏論效杜牧之罪言利害不顧而卒以除漕政之大病譬諸以人搔背者時中時否有適有不適至於我自爬搔皆舉手皆中無所不適公之有裨於國計民生爲何如也蘓松巡按御史秦世植廉公賢能薦於朝擢定州衛守備繕堞濬壕百廢具舉日與衛人士講學日藉諸生文承消我豪氣也未幾以裁缺改上元後衛衛爲前孝陵龍江英武三衛故地荒廢既久積逋五千金有奇公申請蠲除歷八年凡有請於上官不從請之益力輒昂首竦身髯鬚戟張如螳毛磔議論益涌偏袒大呼不已上官樂軟媚善事已者早避而前斌趨而言以公兀冪唧之遂罷官公奉劉恭人命重離故鄉因僑寓濟南卜築佛巖酌笑泉之側事母教子以終老倪舍人璠詳紀其事今天下無用之學莫甚於腐儒平日束書不觀何從曉知治體又輒自矜胃臆好持高節夸毗乘時數斂釣譽一旦膺家國艱

夢村集

卷四

三

鉅之任若畫餅之不濟於饑餒騶之不適於途鮮有不償轅喪氣者不然則徒手仰屋退縮不前付之無可誰何是無用之腐儒也所當求之高閣者也其不得以武人目公也可知矣公初娶朱恭人總兵宋紀女先二十五年卒繼配朱恭人處士朱崇道女側室顧氏子萃歷城學生海內文章之士羣目爲秋史者是也著二十四泉草堂詩集余與漁洋豹崑兩先生序之女一人適太學生高昭孫男二人孫女一人以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十九日卒後二年庚申渴塋於濟南城西三里之赤霞山下萃涕泣丐銘余爲之銘曰

國之楨幹世之楷模長戟大劍乃有真儒五尺之茅尋丈之壘其光熊熊頑懦斯起令子孝思酸風如輪腹憤軋軋胷奇陳陳二十年前風流凋謝我存謚辭丁丑之夏

蓼村集四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王萃撰萃字秋史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其詩
爲王士禎田雯所稱而文不甚顯乾隆癸巳桂林
胡德琳得其本於歷城周氏爲刪訂付梓德琳爲
之序稱原本分甲乙二集自癸亥至庚子三十四
年之作各自編年惟辛丑以後之文無存今仍其
舊編爲四卷乙居四之一惟書記記傳注干支於
本目之下使後人有所考焉

雪鴻堂文集二卷

〔清〕李鍾義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七年刻雪

鴻堂全集中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鴻堂文

集二卷》提要

序

崇溪梁錦代產名卿慈嶺蟠龍世生才子樓傳碧玉
葛公籌筆之鄉亭賜紫微陳堯叟讀書之地
染翰跋扈風雲戶習操觚繪彤月露況乎眉山父子
稱著作之宗孝綽弟昂並擅詞華之府湖藏編於鄰架
氣稟星精仰蛟望於膺門支分仙派者哉芝翁李老先
生麒麟爲目噪夙慧於髫年鸚鵡成篇識驚才於羈貫
固已瀾翻墨浪巴峽三流霞綺文光蜀箋五色爾乃偏
遭多難亦遭此離當先生弱冠之年正 贈公去官之
歲直而見黜誰明柳下之非辜清矣憂說孰辨許揚之
負屈先生則肩攜襁被艱險從行身歷窮途晨昏隨侍
凡渤海秦臺之沆瀣迄榆關灤驛之崎嶇靡不奉杖周
旋素饘轉播既而波恬返里羅張方進之廬事定還家
草裏淵明之徑孤踪落落曾無俯仰之資末俗滔滔疇
重解推之誼先生則躬耕稼穡橫經於負耒之餘間致
肥鮮養志於承顏之下螢牕雪案惟伯仲之相師藜火
芸函總天人之悉究激昂奮發勵磨針穿硯之工慷慨
從容鼓鑿整凌霄之概於是隋珠雷劍光燭千層桂籍
瓊林名成三捷桐因焦而元音倍叶根以盤而利器彌
彰遙羽金闕共喜貞臣之有子懷鉛玉局羣誇介弟之
難兄然而性嬾趨時道非狗俗一官寄傲門少貴遊十
載羈棲室無長物晶鹽麥飯仍同曼倩之饑博帶衰衣

還似鄭虔之冷朝回花底祇留寒之賓日下軀稜慣
對呻吟之客素琴濁酒聊弄義羊茗椀熏爐差供跌宕
於時支願獨笑抱膝微吟握英律以抒情展刺藤而寓
興或承恩應制寫閨苑之鶯花或即景留題攬帝都之
煙月或臨岐判袂歌折柳於河梁或揚鞭彈冠慶遷鶯
於喬木或追維舊雨感搖落之晨星或瞻念故居望迢
遙之棧道馬太史之車轍憑吊關河王右軍之蘭亭愴
言今昔不須規仿大約以古鬱稱奇自足興觀豈僅以
沉雄入妙若夫纏綿至性悽惻人倫庭集慈烏瞻萱幃
於堂北池生春草夢荆樹於川西悲故劍而為除服之
章痛遺簪而撰悼亡之作但存真意無非自展其殷勤

雲漢堂文集卷下 雜著

二

直舉天懷寧至或傷於怨悵張正見詩名蓋世五律尤
工左太冲賦手離倫三都盡善文原載道此為能達之
辭言以宣聲斯得無邪之旨誠哉羽儀六籍彪炳千秋
者矣茲奉

簡書之官閭微垣分牛女文章織就星河地轄海山靈
秀鑿開庠序冰壺朗映香生橄欖之洲玉尺高懸先徹
枕柳之嶺行看化雨悉湧文濤鍾以庸材辱加隆聘長
貧偃蹇伏莽煙簑浪之邨少賤沉淪從漁釣犁鋤之侶
不意雀來楊館謬托雕梁笛購柯亭誤憐椽竹快承鑽
仰敬志揄揚數卷先傳定貴連城之價全緘嗣訂姑窺
半豹之斑註正則之離騷聊為唐勒學揚雄之奇字竊

比侯芭戊戌清和月既望雪川後學車景鉅謹序

雲漢堂文集卷下 雜著

雜著

三

雪鴻堂文集目錄

通江李鍾我芝麓著

卷一

賦

黃鐘賦

瑞雪賦

露賦

雨賦

日賦

東風解凍賦

律呂賦

水仙花賦

大樹銀花賦

屯田賦

郊祀賦

治河賦

禮制賦

曆法賦

貢舉賦

貢舉賦其二

官制賦

理學賦

貯糴賦

天賦

河圖洛書賦

經史賦

宜春花滿不飛香賦

海棠溪夜遊賦

頌

擬湯泉頌 并序

卷二

古體詩

秋雨過字水飲顧尉署

夏日經內城呈家兄鹿嵐並御簡先生

紀夢

別家蘭晚四兄

離合詩

曾貞女

送宋王賓之嘉祥

吳伯宗詩

對酒

伏枕和家兄行路難呈屈仙才先生

丙子仲夏

美人讀書圖

仁懷道中

示姪夏

保定張光祿歌

題寒江垂釣圖

近體詩

壬戌暮春偕邵格非沈翎先計公隨家兄鹿嵐內

兄雷念茲登銅山絕頂二首

憶母

夢弟又庾

上已後寄園雅集見杏樹一花獨艷限韻四首

驟雨同家兄鹿嵐弟又庾作八首

燕山八景八首

壽恭陵彭年伯兼送石源年兄給假迎娶二首

送人令梓潼 代

題許時菴大宗伯讀書秋樹根圖

送龍雨蒼還蜀步韻 懷家兄鹿嵐時客都門

涇陽旅邸次壁間韻 詠雪步家兄鹿嵐韻並呈

陳御簡中翰

奉懷陳御簡中翰

再至蓉城留別劉遜膚二首

酬羅西溪先生韻二首

除日過鄴城 遊義眉山

葛守戎招飲春郊 登韻

送向修野田仲昭胡章錫還蜀

送岳少伯任荔波 壽閩中黃敦復先生九十

送潘特書年兄歸養 壽潘年伯母

上已前答王雪菴 送春坊王拙菴先生校士

全川 壽黃母

送陳震軒任黔中 壽河間馬年伯雙壽

寄寶雞馬孟伯 壽閩中陳琢成

和吟香樓韻三首 早朝

送齊河王靜菴文宗 寄南江岳玉干任懷集

寄潯州太守毛晉偕 送人作解州牧代

輓王貞靖先生 送周儀圃年兄給假回潮

陽 對雪限韻

步胡章錫韻 步施博公韻

再用前韻 和寧波表時謙孝廉詠雪

韻 送醫其祥二首

步鄒念尊送春韻 步鄒念尊上巳同人雅集

韻迴文 寄壽光令白乃素

寄嘉祥令宋王賓 上山左侯任菴藩臺

送仙菴宗兄還里和元韻二首

送學院陳乾齋先生撫西粵二首

壽安溪李厚菴閣師代

壽韓母 和彭石源僦居韻

癸巳仲夏初旬冒雨赴朝因近賤辰遂留宿內城

閱日經堆雲積翠橋園寓

賦得宜春花滿不飛香同魚門用晦作

言懷 壽太倉相公

賦得細草偏承迴輦處

賦得風迴巖岫雨中移

禱雨 送陳昭遠任建平步原韻

賦得午枕微風送烏聲

春日漫興 賦得江城五月落梅花

擬賦人喜菊花香應制

步龍雨蒼韻賦得柳色微茫遠岸村

甘忠果公祠

欽賜周易折中恭紀 仲春陪高章之王疇五鄭

魚門侍直 暢春園賦七長句

桂花 桂花

喜雨 喜雨

送趙子烈年兄還里 送陶善長年兄還里

送總憲吳容大年伯予告

送潘特書歸養

奉題少宗伯王瑁湖夫子 御賜雉魚圖

奉寄家兄鹿巖時令平南

奉送海鹽大宗伯許時菴太夫子予告旋里

新秋步同年鄭魚門韻

冬至 露

元旦早朝 擬米兒口行園應制

新柳 春燕

賦得首夏猶清和 水仙花

梅花 雪

笛 送閣學彭老師

壽南樂魏筠園年伯 玉河春柳

梧桐 恭祝 萬壽詩并序

畫馬六絕句 漁

黃牛舖遇雪二首 平溪憶亡友向金岑四首

阻雨 飛龍圖

題陳太府騎牛圖 和趙子琳柳接桃枝韻二

首 營山王廷颺于聖泉謁選

都門先買妾京邸漫成四絕句

疊前韻送張方曉年兄之進賢

題王氏柳陰訓子圖 盆梅同疇五和查潤木韻

五首

雪鴻堂文集卷一

通江李鍾我芝麓甫著

賦

黃鐘賦 以審音協律先定元聲為韻

昔黃帝體天德之崇隆握乾符而祇懍覽變化於三才
付權輿於萬品惟一理之區分為萬妙之共稟向嶸谷
而旁求命伶倫而諦審會陰陽而成調錯雖雄而如錦
驗黃鐘之始萌位元枵之初朕爾廼和風載協陽氣初
臨撫葭灰而流眄擇秬黍而沉吟規九分而求廣積九
寸而為深每分三而損益類隔八而相尋攷宮懸於七
始和正變於八音格靈祇而陟降感魚鳥于飛沉乃其
平成既奠泰交以接煥明良之經綸昭位育之調燮奏
雲門而陳音歌大夏而按牒宣金玉之鏗鉤舞羽旄之
狎獵咨后夔以効職進神瞽而肄業由功德之兼隆故
情文之祇協也于是列管候氣按方布律內卑外高繫
塗縵密繁和猛之是驗雖強弱而俱悉授時撫璣衡之
微測天異管窺之術粵若短長攸定分寸是研統清濁
而範圍區貴賤以陶甄別規模之濶狹度道里之絲延
雖九服之異尚恒五度之是先慙彼懸衡無差嘉量咸
應權其重而鈞石以生準其概而釜庾斯定縱億萬而
弗爽即錙銖而悉稱緬虞周之遐邇暨漢魏之囂喧器
與音而漸失道與法其奚存憑禽尺而異制設通準以

多門或改度以生律乃逆流而溯源謬即身而為度猶
捺抄而遺根雖遷向之學富即濂洛之道尊深悉乎禮
樂之本神解乎音律之元探和繆之遺則釋變半之微
言欲音諧而歌求象繫扣而燭捫是宜推新書之精核
獨破夫舊說之墮藩者矣洪惟制作端俟

聖明符義黃之渾噩婉唐虞之昇平祇乾旋而坤轉自
海晏而河清置聲靈之赫濯洵政教之晶瑩躬懿德之
美善擅駿業之崇闕洞明述之原本摠聖作之性情咨
后夔以審定命神瞽以經營宣和平之古樂振淡雅之
元聲同覆載之廣大來儀舞之縱橫鳥慮車書之不同
風而同律之不相生乎

瑞雪賦 以庭列瑞階林
提變樹為韵

惟四時之應律屬九服之來庭值顓頊之司令進滕六
而効靈布同雲以發黴洒微霰以飄零集鶴羽以添粉
慘松葉而留青漸浮浮而有色靜綏綏而無聲飛玉花
之璀璨羅瑤樹之瓊玲其始也散漫輕盈紛綸曲折忽
整忽斜漸融漸結光悠揚以晃朗花爛熳以影撒肖大
小以分形界高低而成列舞粉翼之低昂墜霜毛之鮮
潔寒光慘澹念此夕以長吟白影模糊更誰家而遠別
其繼也彌長空以飛灑歷永夜之迢迢或漫岡而被谷
或積葉而封條或連斷而為續或自墮而成搖象風毛
之散亂類飛絮之輕飄滋來牟之翠葉葆蘭蕙之芳苗

幻兒童之獅馬易破缺以瓊瑤其時則有重茵布席層
閣臨街招金貂以滿座茁蘭桂以盈階酌湘吳之醇酎
舞燕趙之嬌娃任玉塵之山積委飛麴以雲埋恐年華
之易逝惟晏安之是懷欣太平之有日樂吾生之無涯
其或情遺軒冕性適山林任滄桑之自易歷寒暑而莫
侵誦南華而流眄詠秋水以行吟瞻玉宇而飛魄嚼梅
蕊而清心素凝神以脩煉每赤脚以登臨惟歸具而返
璞故揭淺而厲深別有閒氣靈鍾傲骨天挺忘四壁之
蕭條蹈千秋之高迥發歌聲之琅琅露神光之炯炯奉
詩書以為程期賢豪而相等羞于謁之為勞寧僵臥而
不肯是猶鋤基之未試田疇而鹽梅之莫逢羹鼎也若

富貴堂三集卷一 瑞雪

三

夫八垓清晏六合昇平向花磚而委珮入蘭署而蜚英
睹陽舒而陰慘玩時行而物生兆六出而呈瑞萃五穀
而凝精睇萬井而同縞矚千峯而若瓊蟠玉龍以蜿蜒
峙銀象之崢嶸觀天民於閭闔揖勝友於蓬瀛知輝光
之自潔悟變化之由清况復郊外瓊田庭前玉樹或標
緲而飛花或磅礴而積素翻縞帶於車塵逐銀杯于馬
路方豐稔之可期將國家之共裕矢冰雪之幽懷欽神
仙之雅度擬融雪以烹茶聊援筆而作賦

露賦 以流甘委素
潤水鮮為韻

野水明兮似鏡寥天碧兮如紙注晨光而零濃結陰液
而填委沾豐草而滾滾被長隄之瀾瀾宵征肅肅睽厭

范而躊躇夜飲厭厭慶明良而喜起是故神靈著美仁
端流甘當天地之新合際清寧而廣覃軒轅之精既積
天乳之英是含滋松栢之鬱鬱垂竹葦之髮髮爾其重
文則沉尚武則布綠荷凝膏玉盤積素蜜房下結珠琲
上聚在彼杞棘凋傷楓樹挹三危之迢遙酌五色之參
互至其清姿綽約顯氣繁鮮綴柳梢而的瀝潤蛛網而
連娟助兼葭之蒼莽濯蓼蕭而蕙羊懷伊人兮在沚望
水光兮接天撼渺渺之夙抱賦湛湛於新篇吸神漿以
遐舉酌天酒以延年蓋聞世值昇平時當大順丹丘呈
堯零陵紀舜雲氣升騰寶光朗潤洵希世之積祥為上
聖之符信粵若高掌冲漢修莖蠹秋軼塵堪之渾濁承

雲表之清流

注瓊爵而可飲

玉屑而為羞

惟清虛之

是索云神仙之可求若乃崑崙之墟勒畢之曲仙丘之
產揭霄之屬絳色晶瑩朱華繁縟菊蕊含黃松英結綠
味甘於飴膏潤於玉伊榮光之舒羃羃澄澈而含冰惟
和風之鼓鑄實仁澤之薰蒸應太平之敷布孚聖治而
和凝倚與帝化之翔洽允矣輯休而上承

雨賦以程校遺川

津

雲淒淒以駢黠雷冥冥而悠邈挹四溟之清潤浣九圉
之渾濁初颺灑以散漫漸滂沱而沾漉翳青山而氛氲
走紫電之卓犖沛神漿乎原隰訖天澤乎南朔草何葉
而弗潤樹何枝而未濯迺有禾名合穎木號連枝托根

上苑敷秀良時燦名薦之馥郁垂嘉實之離披灼驕陽
而將稿拂溫風而可危迨茲陰陽之和渥以天地之施
滋甘霖而慈鬱沐化雨而咸霑爾其餘澤浸淫洪波鼓
盪衆谷迅奔諸流遙往滙巨澤兮千尋起驚濤兮萬丈
涵島嶼兮汎濞幻魚龍兮決潏豈揭厲之能涉無涯涘
之可想望洋而嘆始知舟楫之神奇臨流而返殊畏風
波之渺茫若夫洎高下而為霖彙豁谷而成川既稱瑞
於清時亦仰膏於皇天或洗兵於海寓或留客於林泉
香依微而送遠珠陸離而來前羗從雲以屑落時垂空
以迴旋固人世之希有而有亦物理之或然而然至其
恒賜渥暑終風揚塵揮汗如水卷舌無津騰密雲之發

雲表之清流

注瓊爵而可飲

玉屑而為羞

惟清虛之

是聞殷雷之隱蟬在垓之鵲既鳴封穴之蟻已陳謂浩
澤之覃被定甘雷之普均何霖霖之未匝遽渙散而膏
屯及乎月恒離畢日莫逢庚嗟穎粟之在野憎龜鼃之
當極甫野霧之低集條傾盆之時行淖經塗之活活響
橫潦之洶洶每連宵而累日咸殞穗而摧莖思婦悲涼
莫定征夫之適高人偃蹇彌殷故里之情然而敬天之
辟憂國之俊計畫深長宅衷祇愼期雨暘之時若惟愆
伏之是訊察風舞於燕起識雲流於礎潤固位育之德
隆亦昭格之功駿元冥謹稟而修職屏翳竦息而効順
觀夫羣羊象呈三豸兆協的瀝霏林霏微布葉普遐通
以洪施慶泰交之相接兆大有之豐年成太平之盛業

猶復矜縲綬之囚稽圍圖之牒恐一夫之或舍寃而二氣之未調燮也

日賦

原夫本積陽而成象恒旋運於層霄懸紅鏡以赫赫曜金門以迢迢驚天雞而唱曉披靈鳥而上超臨曾泉而旦食曙蒙谷而為宵經細柳而云暮出扶桑而復朝比探湯而似近若盤盂而疑遙現五色以徵瑞祇十輝以辨妖襍送黃綿疇曝暄於蔀屋盤捧頽玉羣仰照於次溲爾其循黃道兮一度譬騏驎兮千里行中陸兮停勻隨坤輿兮移徙鳥三趾兮晝踐萃天精兮不毀於陽德兮為母代上帝兮作使時揚光以象君每懸象以著

雲漢文集卷二 垂雲亭

六

理道鞠陵而覽轡歷常陽而節珥茲三辰之特先亦七政所必紀至若縹緲似白煌煌似黃非一色之可名照四極而為光美流珠之璀璨仰連壁之輝煌當亭午而歛赫值晨熹而滄涼符王字於識緯播重光於詩章馭羲和而陟降駕六龍以騰驟太平太蒙出入于焉不爽南至北至寒暑由之有常假月以光非龍山含燭之能擬隨天而運豈夸父曳杖之可方乃若夜漫漫而將闌鼓鼙戢而欲曙瞻雲漢而猶橫睇斜月而未去爭散彩以炫晃競騰輝以昭著遙海映而血凝長空煥以霞速迨朱明之東昇遂群光之畢除披幽林之宿靄飛遼山之輕絮泛金波以洋溢碾碧落而容與凌嶢萃之高峰

煦彌漫之廣與滄乎玄冥司令顓頊持權霜凜凜而氣列雪皚皚而色鮮顧萬象之蕭條巡短落以盤旋倚南牕以踣踞值離象之在天太和溢而氤氲景物觸而眩妍傾葵藿以婉轉飄旗常而褊褊非長繩之可繫詎揮戈之能遷就之彌明史已方乎唐帝毀而難踰經更比乎文宣若夫遲遲詠于臨風淒淒歌於宵雅移淑景兮舒長睞百卉兮蕭灑彼驕陽兮酷烈則畏多而愛寡若糾糾之悠揚雖在高而趨下景代明兮昭融晷著天兮難假悵牛羊兮下來欣金盤兮出冶惟朝暾之始升與冬日之難捨未與天兮作眼行光明兮王者

東風解凍賦 以朝陽祥和平天

雲漢文集卷二 垂雲亭

七

當隆冬之將謝屬淑氣之猶遲凝園池而似壁迥野水而成橋垂霜縷而難汲呵凍而不消歲畦間之黃甲封隴上之青苗增曠野之蕭瑟助長空之沈寥非睍陽之可釋詎吹律之能調爾乃土膏欲啟木德稍王景遲遲以微和風習習而初暢喚鳴鳥於晨枝飄暗香於曉帳送春色之韶秀迫遊情以蕩漾向東臯以縱目陟南樓以遐望聯翩金勒銜前之泥淖方新縹緲虹橋隄下之晴波暗漲初冷冷以入耳漸飄飄以吹裳或名消曉東風日以應律亦號谷而呈祥輕裊而楊園綻綠暗動而柳徑滋黃魚吹浪而沫緩蜂赴午而飛忙罨蛛絲之裊裊浴鳧翼之雙雙流御溝之漲膩吹別墅之笙簧於

是宣通幽滯鼓動休和或負臍而相慰或擊壤而與歌
或抱別於水曲或命駕于巖阿或持杯而流覽或搦管
而吟哦閑閑之錢鋪停閑閑之機梭玩韶華之流轉
惜歲月之蹉跎是知惟地之凍遍於原田惟風之煦扇
自遙天彼凝滯之既久此飄拂之是先偃草而輕塵茂
爾渙澤而生意悠然落簷前之積溜漸澗底之寒泉現
粼粼之白石散漠漠之青烟潰平湖以淡蕩茁嫩草以
芊緜獨是春融融其漸至冬杳杳其何之雖倚伏之無
定良聚散之有時何冷然之甫被遽渙然其相隨緣積
陰之已盛亦極寒之難支物太過而必返功乘時而易
施故以微渺之質遂成變化之奇然則往來之運屈伸

雲陽堂文集卷一 樂書

八

之理勢難常盛道無終否青郊之宿卉將苞綠波之驚
鷗欲起失路而危如履薄則茫乎若迷遶源而渙若裂
縞則茫然而喜是惟聖帝握符明王區彙審四序之時
宜因八方之風氣位左个於青陽稽東陸於象緯爰順
時以發生乃造物之所貴

律呂賦

以吹律審音先
定律元為韻

伊上世之至人播絕德於天宣契翕闢於鴻鈞導陰陽
之大竅躋六合於清寧居萬有之盛滿向崑崙而採竹
截嶢谷而為管聽音響之雌雄區同律之長短諧變半
以離雖徵和繆之坦坦爾迺咨神瞽召樂師倡正音于
太始象大化以無為定九寸而為體區三分以作基隔

雲陽堂文集卷一 樂書

九

八位而生子合五音而異宜陰與陽而為間律與呂而
互吹上生下生十二宮於焉備矣益一去一六十律由
斯成之獨是雅俗殊名聖凡異稟凡樂理之所難莫元
聲之為甚苟徑圖之未定斯清濁之難審雖人事之所
營有天則之當凜何以應和猛而異氣何以錯宮商而
多品是故惟元聲之既得非他律之能侵候氣而寒暑
莫外制度而修短可尋準概而多寡以測衡翕而輕重
是任造五則之並建實百度之所欽助禮文之郁郁寓
兵法之森森生萬事而為本感衆有而流音爰經緯乎
天地播和樂乎古今於是八能是資三統攸定黃鐘準
萌以統函大呂紐牙以相孕太簇引達而並轡夾鍾冒
節而相應姑洗振美而辜潔仲呂已盛而溫蒸蕤賓弔
布而開導林鍾昧夢而爭勝夷則甲堅而當傷南呂留
軌而少賸無射畢入而將剝應鍾該闕而未聲順地支
以推移奉天時以延亘然而古音寢息雅樂無傳或據
尺製五音之笛或立通設四器之絃或埋輪扇而自應
或即食器以相宣或採銅臬之所定或用太府之所懸
或累黍而殊橫縱或空徑而爭方圓或溯流於謠命或
旁証於刀臬或作譜以垂後或立準以居先或即帝指
以為度或惟一宮之是專衍京房象三百六十之日本
呂覽泥三寸九分之偏徒使任職者如治絲之紛若攷
古者如聚訟之囂然是知氣運遷流典章散失官鮮聖

哲之傳世異熙皞之日羊頭之黍既大小以殊形鳳鳴之簡亦厚薄而異質見雖特達苦無微而弗從論若新奇每徒華而不實雖有不世之神解即挾非常之密率於焉吹管候氣于焉審音協律恐未易神祇咸格而韶武相匹也惟

聖王之制作握音律之根源道實侔于蒼昊化且並乎黃軒炳文彩者隱南山之豹搏風雲者起北溟之鯁命州鳩以審定付后夔以討論探六樂之本正七始之元夫安有不被至治于民物播太和于乾坤者哉

水仙花賦

以是有琴高者陵
其去水仙為韻

伊層萼之翩跹每皎潔而連娟歷嚴寒而沃若出羣

雲漢文集卷一

無雲亭

十

而脩然疊銀臺以璀璨擎金盞以澄鮮列曲臺

入華屋而益妍媿神彩於姑射擬皓質於洛川恒

於冬日遂著名曰水仙聊懸冰兮似玉望遙碧兮如紙

風凜凜兮吹衣霜皚皚兮薦履念虬枝兮在澗憶暗香

兮橫水悵繁華兮何往慨搖落兮如彼波痕杆之翠葉

逗玲瓏之素蕊向晚節而流芳待歲寒而著美爾乃映

冷光於書幌寫幽致于鳴琴惟水石之是契非霜雪之

能侵吐異香之酸醖發綠葉之森森挹爽氣於朝黛起

遙思於碧潯若夫同雲密布朔吹晨起飛輕絮兮盈空

積玉塵兮在是對瑤砌之菁蔥映綺牕而旖旎貼錦繡

於詞人報瓊瑤於知己其或禁城烟曉海月輪高透珠

簾而生形璵玉宇而飛濤歡結同心香泛流蘇之帳榮

誇獨步花迎宮錦之袍樂丰姿之瀟灑洗穢積之頹

亦有別浦艤舟長亭繫馬懷日邊之遊子望天涯之遠

者睹弱質之扶疎玩清姿之澹雅牽柔情以疾首揮珠

泪以盈把或則萍踪似寄邸舍如僧吟餘黃絹夢冷紅

綾嶺上尋梅怯霜威之凜冽簷前曝日憎風勢之憑陵

闔門牕而靜對愛花萼之清澄逮夫和煦將來寒威漸

去燈市光繁綵樓輝著樽罍駢連笙歌雜處用增闌闌

之輝不減芝蘭之助稽森漫於巨浸想浩蕩於長河度

丹丘而弭轡駕綠水而凌波揖洪崖之真侶會蔡府之

仙娥纖絳綃於潯室綴明珠于陽阿穢塵寰之溷濁耽

雲漢文集卷一

無雲亭

十一

洞府之烟蘿方茲花之高迥伊神肖其實多乃有黃卷

青燈蒼顏皓首叨滋培之已多愧樹立之無有讓桃李

以先榮異松栢之彫後惟垂芳之足珍庶遲暮以相守

火樹銀花賦

以民物熙恬遠
通同樂為韻

屈上元而首節值豐稔之攸同月腫腫而張碧燈灼灼

以搖紅輝九衢以燦爛布萬井以昭融隨曲直而煥彩

任高下以臨風入望玲瓏盡列珊瑚之架迎眸爛爛渾

羅錦繡之叢爾迺垂耀無窮分輝可樂攢寶炬以軒昂

騰珠光以煒燁幻峰巒之截業映波濤之橫廓四靈緯

其炳蔚百昌紛以磊落素華的歷遍開野水芙蓉紅焰

煌煌盡綻朱欄為藥至若瑤花散亂瓊樹參差輝能照

庶光若懸明屏間之翡翠列堂上之玻璃映朱門而
的的綴畫閣以纍纍紛紛杳杳振振照照煙氣氤而相
接輝爛燦其無涯且有東海求仙西天學佛鶴髮連鬚
龍眉奇崛閑曳蒲萄之杖靜持櫻爛之拂狀指石之離
奇貌拈花之髣髴各炫彩以揚輝期肖形而類物迨人
聲之既沸離烟火以齊陳奪清輝於海月欽繁耀於星
辰火燐燐而成樹花綢繡而飛銀馬如龍以繹繹車似
水以飄飄玩奇巧於萬變共娛樂於四民於是選類呼
朋聚彼其此往來離乎魚龍歌吹沸乎遠邇騰光赫絕
綴星影於天桃放蕊聯翩綻玉英於穠李或在再以螢
流條縹緲以霞起時則有明眸皎皎慧質纖纖結明月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以為珮垂水晶以為簾愛長空之玉魄玩碧落之銀塘
撫良宵而流盼咸心靜而神恬異矣哉道以陰而贊陽
光自近以及遠集羣照以為明播清輝而未晚惟貞明
之難蔽故衆望之莫損作下里之觀瞻動幽人之縫緼
開宵晦於重闌燭幽微於深閨可以思明哲保身之規
識

聖人御世之本

屯田賦以地利之博可
舒民勞為額

稽上古之兵戎寓車徒於井地入隴畝而服勤赴疆場
而趨義即鄉遂之官師為軍旅之將帥惟足兵之有方
故屯田之不事自秦法之日變屬周鼎之將移廢疆場

之翼翼開阡陌之纍纍增養兵之纍纍無裕餉之良規
兵長從而不散餉日需而無涯迨漢室之文武倣周官
之典儀初募耕於塞下漸墾田于車師通渠黎而治矣
兼輪臺而理之力茲稼穡之務用張撻伐之奇非屯政
所由基乎其宜則烏孫金城之區鄯善伊循之落伊吾
湟中之迤邐振武雲中之廣博武當南陽之經理芍陂
吳塘之推擴渭濱之遺跡未泯壽春之良謀如昨導雷
陂以灌漑引易水以疏濬桑麻雞犬邊亭無冲突之虞
豪蛤莞蒲什伍有熙恬之樂凡此則地皆可屯之大略
也其制則歷昭宣而不易洎晉魏而是遵閱唐宋而益
盛迄元明而相循時資力於軍士亦招墾乎農民雖偏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安而不廢縱積弱而復振惟良法之是式固前史之所
陳凡此則代有立屯之經綸也其績則延壽薄伐以示
威充國持重而用智侯霸七部以俱列馬援三營以並
置虞詡浚渠之疏襄祗積雪之議武侯休士以勸農宣
王通渠以規利仲卿營朔州以富庶子儀率河中以種
植李必之安戍卒杜祐之裕經費巧牛賜帛殷脩致儲
膾之盈策馬行郊全義愛麥蘭之懿河北限夫戎馬雄
州載其稱穗堯叟採陳鄧之遺踪歐陽師唐漢之餘意
咨五將以兼綜引十說以推暨宋訥區畫乎邊陲葉盛
修舉乎廢墜凡此則人各因善屯以相次也其盛也則
庖邊實塞充用豐儲綏汎防之羈旅省轉運於比閭披

堅而習戰陣釋甲而荷犁鋤惟斥堠之務遠亦疆理之無疎於以消敵人之勁悍於以樂沃土之新畝井里之生是遂廟堂之慮用紆每推堅而樹績亦歷久而垂譽利固不勝書矣其衰也邊臣刻深守將偷惰非催科之失人即隱占之任我際水旱之頻仍兼賦役之猥瑣思急公而不能欲力田而未可雖兵籍之徒存良軍實之久墮弊則亦甚夥也思設屯以為衛本以逸而待勞實行間之倉廩壯閫外之旌旄捐舟車之遲重省往來之驛驛習風土之柔勁諧形勢之卑高操必勝以遐舉立不敗以相慶是宜資牛種于貧乏清兼并於強豪薄征科以鼓勵殿殿最以鈞陶鑒成敗以因革索利弊以爬

雲陽文集卷一

十四

搔甚望于上下之一德正待乎明良之相遭

郊祀賦以感通神明昭格祖考為韻

參人神而冥搜彙幽明而曠覽凡三才之攸殊惟一誠之所感瞻壇壝之尊嚴撫霜露而悽慘君蒿悽愴固王者之所欽承戲豫馳驅雖聖人有所不敢稽登庸於虞舜迺受終於唐堯祀帝天之冥邈望山川之迢遙禋六宗而致告協百神以燔蕭致中天之盛治垂萬古而為昭惟斯禮之隆重至成周而精核南以營乎園丘北且建乎方澤按二至以致齋比禮樂以習射駕玉路之煌煌服藻冕之奕奕是薦黃琮用陳蒼璧陶匏之血蒲莖之席圖鐘函鐘之陳鼉鼓靈鼓之摘雲和空桑之是奏

雲門咸池之是繹六變而天神以降八變而地祇來格至如卯元辰而祈穀預孟冬而祈豐用大雩於真五享明堂於秋終四郊迎而氣易五帝祀以時崇巡狩而告於上帝災眚而旅於蒼穹於歲祀常舉之外明王者昭事之要更有以社以方之誠敬大禘大蜡之感通行反必奠於其內征伐必禱於其宮固類禡之非一亦祈禳之莫窮觀夕月之皎潔寅朝日之矍矍分幽雩之爽塏設坎壇之崇隆向泰昭以展敬迂靈星以祗躬或司中而司命或好雨而好風或山澤之廣大或嶽瀆之崇鴻有禋祀之惟恪有血祭之惟充有實柴燠燎之各異有狸沉驅辜之不同凡以成一代之典則事羣神而昭融

雲陽文集卷一

左

者也然而事既隆於敬天道尤重乎尊祖追七世以立廟合萬國而承簋昭穆盈而為祧祧祫臨而奉主宗伯掌其大綱太宰鑒以成矩潔牲牲以趨蹌奉羹尊而饌俎豆邊則案盛以登鑒燧則水火是取王袞冕以肅將后副禱而是輔祠禱於春夏斯行嘗烝於秋冬是腊有裸獻之主贊有制祭之錡釜有朝踐之詳慎有饋食之覲饗朝獻訖以雍容九獻畢而擊拊更加爵於嗣王爰旅酬於儔伍迨徹饌於太祝遂歌雍於有瞽厥明而繹更迎尸於西堂廟側而祓復求神於外戶展四時之萃思覲列祖之神宇裕以三歲合食於始祖之庭禘則五年推崇乎始祖之父是以大返始而配以祖后稷而東

向以居歆大慶成而配以福文王祀明堂而受祐此又棲在天之魂魄陳在廟之黍稷者也後世魯非王而禘作秦自帝而時成循沛禱粉榆之社入閭增黑帝之牲祠五時而並建郊三歲而一行紫壇八觚之麗駢駒鸞路之精雖迭建而迭毀實非明而非誠若乃羣神畢祀兩郊並營爲八陛之複脊增重壇之崇宏隆宗祀於祖廟廣賜資於羣英啓規模於東漢殊典禮於西京嗣是或僅一郊是值或乃六天並迎或五帝隨園丘俱列或羣祀與皇祇相并薦靈威仰之玉帛萃玄元廟之几楹至如南郊合天地之享介弟分裸獻之觥禮數年而始舉歲七祀以爲名非對越之欲簡憚賜予之非輕南郊

平定集卷三 垂雲序

七

北郊以各建分祭合祭以相爭昧僖祖之自出而不禘議景靈之先謁而未更皆隨時以臆作非鑒古以立程每因循乎歷代宜考正於有明已罷荒淫不經之祀猶隆地天並享之情若乃嶽瀆風雷擬乾坤之正氣帝王師相垂功德之永貞始崇祀以俎豆得妥侑于雕甍攷祀典於勝國多折衷於儒生者也若有事于宗廟類取法乎豐鎬良更革之頻頻多規模之草草廣侯封之侍祠築庫南之複道陳衣冠以出遊置園寢以祭掃追春陵之受享屬雒城之再造然後洽世祖于明堂掃高皇乎蒼昊也若夫即魏廟而奉先靈鑿石室而寧胡考唐有三帝同配之支離宋有四祖迭配之顛倒武德南郊

之配張齊賢爭之而始明乾德東向之尊趙汝愚主之而後保有如定五享以殷勤脩七廟以精好天子皮弁以親臨諸王戎服以環抱凡史冊之登載資吾人之探討者也惟仁人之格帝與孝子之饗親本父母乎天地每陟降乎鬼神欲不疏而不數期有脊而有倫非淫祀之攸尚繫典禮之是遵沐叢祠之麗雜黜議禮之紛綸不端賴清時之

聖主與盛世之名臣也乎

治河賦 以當參錄策可
稽元記爲韻

理經濱淵靈源後都實前張騫探星宿越崑崙見百泓而東出歷九度而西奔尚清淺而可涉無衝決之可言

平定集卷三 垂雲序

七

合納憐而漸濁會乞里而益渾經湟中而過積石遶朔方而出龍門勢局促而逼抑氣鬱勃而煩冤度成臯之陘隘入大梁之平原由支河以分灑滙大海以歸元此夏德之無間乃禹功之莫謾當夫懷襄方危巢窟未妥念九載兮無成躬四乘兮在我彼其咨兮何忍苟已溺兮奚可力瘡下流之壅遂已洪水之禍惟以海而爲壑若徙薪而止火爾其殷都雖其屢徙禹跡尚然可稽及南流乎磧礫漸東潰乎金隄慨故道之寢失嘆明德之難躋詎天災之巨測蓋人力之弗齊若夫決瓠子以瀾漫注鉅野而蕩漾沉梁楚之沃壤連淮泗之巨浪天子沉璧以致虔羣臣負薪以爲唱捷取淇園之間宮禁宣

房其上復二渠之舊跡紹三王之碩並示後世以可師
質古人而奚讓至於分屯氏而過遊潰靈鳴而遠軍倭
底柱之是鑿並駕馬之將貪按直渠其可攷訪竹落以
相參伊汴渠之攸莫惟王景之獨詣賜山經以廣覽錫
禹貢以遐探眺滎陽之駭浪俯千乘之洪潭因水性之
緩急審地勢之北南用密長干之隄障是阜下里之農
蠶若乃赤河既離遙隄虛費東瀕彭城之區北濱橫隴
之地穿六塔以邀功修二股以規利開北流以貽害鑿
大伾以自累未諳治水之宜輒於回河之議雖屢塞而
易決直有害而無備歷金源而未艾迄元室而益肆蒲
口之狂瀾未靜白茅之驚波堪悸卓哉賈魯之識陳其

金源志卷三

大

隱而無欺忠矣脫脫之心任其難而不避與非常之大
工僅數月而竣事爰勒河平之碑還紀河防之記至如
衝陽武而旁溢惟洪武其適當寢南經乎穎上且東至
於鎮陽河全注於淮水波汜濫乎吳疆始發議於張信
卒建功於蘭芳編木固以加埽礮石脚而成防分洪流
以去害遵故道而安常蓋嘗採載籍之名言彙古今之
良策氣之導而為川水之鍾而為澤惟濁河之橫流為
齊民之大厄賈讓之意三策非欲兼行王橫之言九河
竟將另開或欲禁河渭之灌漑或欲空平原而棄擲或
課榆柳以為防或沉艦埽以抵隙三便五利之宜九堰
八閘之迹智固各有淺深時恐殊其順逆矧今河漕相

為表裏黃淮方為主客幸惟利輓輸於修渠迴奔濤於
故宅足以慶安瀾而稱碩畫也

禮制賦以安上治民崇
禮為善為頌

自鴻蒙之既分闢權輿而初創列三才以並隆遂五禮
之是尚定倫類之尊卑嚴名分之下上別嫌疑於近似
明異同之殊狀既齊莊而和樂復森嚴而遜讓統貴賤
以節文會文質而酌量美周旋之容儀東筋骸之縱放
若夫黼黻始於包羲蠶祭肇于伊耆戰涿鹿而軍容以
肅倡九牧而賓禮攸基唐虞秩宗之命夏商忠質之垂
迨二代之並監與六典以偕施咨太宰以掌教命宗伯
而司儀郁郁見作述之美優優著經曲之宜皆天則之

皇朝志卷三

七

所著非人力之所為大小凜以為則賢愚奉以為規爾
乃祖龍煥煥綿綿茲斯啓懲擊柱之習化勳臣以禮踵亡
秦之制度昧成周之根柢賈誼所請阻于絳灌之無文
曹參所成寢於黼黻之深詆周官王制之精微儀禮戴
記之肯綮賴應氏之潛心存漢官之大體至於三國文
物六朝衣冠咨王粲以草創命華廙以詳看令王儉以
參定委沈約以遐觀期裁成於美善終抱守乎缺殘斯
末世之所就非大雅之所安乃若洎唐啟疆革隋成治
貞觀制於元齡顯慶成於無忌仲丘開元之書彥威曲
臺之類魏徵類禮之作王崑刪禮之議著新儀以誌變
襲二陵以紀事新羅巧以典型渤海景其政治輕乎本

而重夫末略于道而詳其器增章彩之紛華非制作之明備迨乎後周既墟炎宋方隆開寶損益以適用太常因革以中葉詔勅以編次參經史以會通召生徒以肄業酌時勢以折衷或藉之於書府或播之於學宮或設官於內院或開局於宸極雖古初之未復每名宿之是崇至如中興以紀盛美天書以稱功縱援古以立說實欲使而非忠攷歷代之所作惟家禮為獨善昔明祖之受符亦文公之是踐郊社耕藉之繁宮室服飾之變禮文之議頻仍法制之書浩衍夏言欲引詩書以參稽丘濬欲益唐宋而探撰倘著述之有成洵朝野之所便思體國以經野重安上與治民禮者防也防墮則不

金華先生集 卷五 禮書序

三

可以禦水禮者體也體缺則不足於為人假圭幣以將敬和酒醴以展親著千秋之物則敦五品之人倫能裒多而益寡恒去偽以存真既與刑為表裏亦諧樂以陶甌格神人而贊化育配天地而貫星辰洵經世之極則誠濟物之深仁思修明乎典禮蓋仰待乎

聖神

曆法賦 以推日以置閏則
志而辰從為觀

天穹隆而莫測曆變化而難知每假仄而候氣亦應節而成時分寒暑以殊候歷古今而異宜運兩儀以旋轉行七政以參差判朔望之分秒定薄蝕之毫釐示生民以作息布王政之綱維粵若區卦氣於羲皇紀農功於

炎帝溯黃頊之本紀考唐虞之世系總六術以裁成參八卦以節制簡賢臣以今任挾神策以相劑配支干而作節正今至以成歲義創甲以居先黃垂調以相繼首探元以資始初立宗以起倒胥氣協而風調咸辰從而時惠若夫夏商周之錄遞墟天地人之統相推符天行之廣遠著王業之崔嵬說末胄之微弱起列國之煙埃襍祥難繁而難紀正朔尚凜而未墮嘒曆學之餘緒入秦火而成灰兩其漢祚既興秦朔是肄四帝漫以相沿百年豈而不議經還遂之討論閎閎平之推暨覺顓頊之疎遠見太初之深邃革亥正之乖謬行夏時以光被惟以律而起曆亦資易而取義劉歆三統之書李梵四

金華先生集 卷五 曆書序

無字序

主

分之置即乾象以立名推星紀以區類覈躔度之精粗論曆法之至次凡漢制之有五較太初其無二厥後三國分裂六代紛綸蜀仍四分是述吳惟乾象相循韓翊黃初之造楊偉景初所陳姜岌之三紀馬顯之景寅杜預承天之哲祖桓劉焯之倫多寫子而模母率實舊而名新南則元嘉甲子以為用北則靈憲皇極之是遵或榮寵之是異且諛佞以相親縱施行於疇昔終貽誚于先民迨夫高祖受圖昭宣嬰豐曆經八改之煩道惟一行之竣本著策以參稽合卦爻而旁訊恒倚數以立法始積餘而成閏獨鏡深而燭隱能導窾而遊刃雖仍九執之法盡去諸家之疾淳風之考驗未克比其精深邊

國之乘除詎能方其詳慎爾乃至周而王朴既出訖元而守敬是逢名欽天以守憲號授時以重農總日經以審度詳儀表以測蹤審二曜以無失參五緯以協從法加密而堪守世宜久而可庸何以照雖明而輒暗流稍遠而隨墜他若五代之紛紜兩宋之終始或踵崇元之成規或襲欽天之遺軌或建國而輒云或改元而即以徒更改之多方昧推測之至理至如咨監正於元統授太史於劉基製星盤以立則著分野以修辭改憲授時載堦之疏請良正登臺測影華湘之陳奏非欺詎人為之率爾殆天道之遠而是故賁有察變之文革乃明時之術寒暑之不爽者惟天交食之可驗者惟日易有大

金鑑卷之五

五言

五

衍之策樂有鼓尺之律惟刻漏之務詳亦臬表之是質遴疇人以商酌俾尚家以窮詰晰理若楊雄之精布算如隸首之密隨天行以求合會衆術而歸一是固欽若所由形中和所自出也

貢舉賦以卿舉里選用
升賢才為韻

凡帝治之隆盛與王業之光昌由明君之經理賴賢士以贊襄徵棟梁於草莽倚股肱於膠庠考行必徵其素論秀必於其鄉今職任之輕重區才力之短長期同符於交泰爰著美於明良爾其秉正絕俗離羣擇侶抱碩畫於臬轡負偉望於伊呂或耽泉石或困羈旅或置然而自得或倚然而遠舉或天矯若遊龍或謹飭若處女

苟道義之未協遺軒冕而非處斯誠川嶽奇秀之所毓宗社靈爽之所憑誠知明之必舉亦論秀而後升伊進退之所係即治忽之相乘宜因材而善使俾効職以呈能錯彩色而錦美得大木而室弘屏藩列於岳牧馮翼寄於凝丞有如雨暘弗協平成未底蒿日時艱勞心國是方咨微之日切且憂患之頻起推素履於彼殊委重寄於之子倏天清而地寧若淵停而嶽峙豐功忽建于廊廟令問早昭於閭里是故司徒之所登進司馬之所陶甄本文武之締造與周召之昭宣其盛也左右皆師濟之彥其衰也韋布老洙泗之賢豈修廢之由人抑行止之在天若委寄之弗當曷良法之有焉厥後漢四科

金鑑卷之五

五言

五

以今途魏九品而異選因詩賦以拜獻尚闕閱以貴顯每資格之是先惟詞章之務善隋唐科目之途明宋糊名之典先敷奏以披陳徐明試其龜勉莫不乘時足以濟物異代未嘗借才利用同乎舟楫調燮等於鹽梅彰文彩於黼黻象響應於風雷秉公明以選擇咸和一以相推科場得純修之士薦舉有梁棟之材由氣運之將盛故俊乂之偕來其或典制徒存紀綱日縱踵故事以相沿鮮精意以相統用重典以防奸刊石經以息訟略行誼而不闕僅駢麗之是重三途六學或止佐其浮夸五甲四場亦徒勞其錯綜要非利目不足以取真才良由設聞未嘗可實用也

貢舉賦以慶道業

稽成周之貢舉良寓美于井田既培養之有素尤教化之已先恒漸摩以三物選考校於三年閭胥歲時之讀法族師月吉以持權黨正四孟之糾戒州長歲首而傳宣合鄉遂而大比惟才德之廣延或卓犖而為杰或紆餘而為妍命司徒以論秀咨司馬以登賢辟靡所升位王朝而拜獻類官所貢合侯服以陶甄是皆周旋合禮樂之度抱負挾文武之全者也粵若二世失鹿高皇除暴甫得國之初沛求賢之誥得豪俊之歡心扼帝王之要道孝廉賢良之稱茂才明經之號立四科以時舉訖兩漢以永昭維文網之稍稀惟搜羅之務到每修省乎

全唐文卷之五

五

災異輟旁求夫德操孝廉必舉立嚴法以繩欺甲乙分科刊石經以禁諛非隆替之有時故賢否之異報乎遠乎陳羣區品以為選華歆試經而後升祇道義之為尚非年齒之可繩置州郡之中正拔巖穴之才能斯曹魏之立法歷南北而相仍矣若乃詔賢良以對問序門第而後登列九品以入教復五策以相徵每膏梁之見用嗟寒素之何曾在宋有習武習經之議周郎於梁有郡崇鄉豪之增憫沉淪之或廣謂搜薦之宜弘是則後魏世胄之崇徒名秀孝北齊朝堂之試恐未清澄惟詩賦之是取曷行檢之可憑乎然而周武廣遺逸之選隋煬置進士之稱雖京德之所臆定實英主之所欽承也洎

全唐文卷之五

五

乎六學備興二館偕開凡三途之並建遍九州而旁索明經童子之帖調秀才進士之試策詢經史三傳之大義更箴論表贊之成額固經濟之攸資乃文辭之是覈既立法之多途寧致用之一格武舉奚重子儀有廓清之功任子為輕德裕堪調劑之責至於禮列開元之目學有崇元之適昧王道之蕩平貽吾黨之指摘矣嗣是三舍同置兩科並庸維宋既墮猶唐是從定條法之藥藻增覆試之重重標百篇之沓沓兮三甲以顛顛爰糊名以考最間再試以求容或賜詩以示寵或互試以防壅十科聲於仁廟四場更於神宗諉明公以秉鑑追隆盛以齊蹤建新科以立幟指偽學以懸量嗟彼鈞衡之已壞是豈靈秀之所鍾者哉有如弘開國之規模隆有才之典制倣遺意於周官得有明之高帝固並用夫三途每特優于甲第衡淺深於經書較工拙於文藝置明經於延攬增副榜以鼓勵量南北以甄拔分文武以砥礪滋培豐其餼廩懲勸詳其條例法固沿乎古昔制獨彰其詳細雖科目之攸崇非資格之是滯苟誦讀之有憑皆簪紱之所履是以

聖朝每折衷於其典而英奇思奮跡乎其際也

官制賦以設官今職用

邇混沌之甫開伊氏物之方蒙鮮室廬之可庇且艱鮮之未充思咸熙乎庶績賴允釐于百工或命名於水火

或建號以雲龍或司天而司地或宅西而宅東莫洪濤之澤洞驅猛獸之梟雄開六府以殷阜敷五教以磨礱四輔列以翊戴九官翕其和衷寄屏藩於四岳隆師保于三公經列聖之潤色闢隆古之鴻濛粵若夏后命官商王分職惟百惟倍有典有則列卿士於殿陛布方伯于侯國咸懋官而懋賞務尊賢而有德惟周室之締造昇姬公以究研爰立爵以守土乃分職以承天每用才而如器實位事之惟賢資公孤以坐論合賢親以陶甄森八法以爲憲垂六典以成編冢宰爲百司之統司徒惟五典是崇宗伯繁禮文之目司馬參征伐之權司空掌工役之事司寇詰奸暴之愆俾六卿以分任倡九牧

書經卷之六

三

而居先洵洪纖之備舉若指臂之相連無燁庖之敢略縱府史其必全由聖德之有秩故王道之無偏自秦漢以迄唐邇明元而迄宋鑒歷代之因革衡累朝之輕重本曩制以取則因時勢以適用略纖細而弗詳得梗概於大共若夫公侯區以異等卿士設以多員爵秩紛而遞殺等級辨而攸分曰真曰比曰中別服勞之久暫爲守爲行爲試勵任職以精勤建元改其班爵太初更其酬勳內外峙以相制文武輯以偕欣誠爲兩漢之令辟稱七制之英君矣其弊也移重權于近習隆相國以虛文顧命授于司馬政權寄夫將軍啟僉王之覬覦滋奸慝之紛紜緣董猶之莫辨致玉石之俱焚此其得失昭

于漢史鑑戒著於前聞者也至於六省九寺之名三臺五監之設衛與府兮相錯公與師兮並列三館儲經國之英六部襄宏職之缺置都議以折衝尊方鎮以擁節品正從而漸差爵尊卑而有別蓋枝幹之相維繫綱領之互挈矣其弊也職守徒煩委任不切始墨勅之淆亂漸金紫之輕襲斯唐季之冗雜踵隋室之覆轍者也爾乃考炎宋之舊綬跡有明之衣冠雖近仍夫唐典實遠法乎周官立兩府于台鉉設三列于朝端二十四司與監寺省曹而經理一十三省設院司道府以糾彈安石曾覈其名實橫州議省其冗煩其盛也率天工而人亮其衰也蓋名存而實利詎立法之未善良盡職之爲難

書經卷之六

三

斯帝王之所區畫非賢達之宜鑒觀者耶陸萬國之參差觀九州之遐曠資生成于地天仰調燮於君相時清晏之可懷圖治安之爲尚恃上下之和同藉大小之寅亮或股肱以相倚或心膂以相向期肖形於化工總程材於大匠斯固泰交之協符仰惟 聖明之獨當

理學賦以先王開後學爲贊

昔神靈之篤生亶聰明而作后歷五德以代壇谷一中以相受粵唐虞之開統乃平成之初素精一實名理之歸危微示爲學之候禹之祗台湯之敬懋文之緝熙武之肯構見知承之於前聞知紹乎其後雖君明而臣良恒月將而日就道莫隆於洙泗德莫盛於文宣既轍環

乎列國通刪訂乎彙編述詩書以啓牖正禮樂以陶甄
作春秋以經世翼周易以明天從心之學本不厭而不
倦時雨之化夫孰後而孰先庶乎惟顏氏之子非與悟
端木之賢曾默契乎一貫孟善養其浩然理溥博而無
外學中正而無偏泊王跡之漸微遂異端之雜出始倡
臆於楊墨繼鼓黃於老佛竊仁義而亂其修幻妄而無
實妖淫附會如猛火之燎原經傳荒蕪類陰霍之障日
俗學拘淺陋而不移偽學索奇衰以相述至訓詁之既
繁俾本源之益失子雲擇焉而未精仲淹語之而未悉
擬經而德非其倫續經而道難與匹考唐紀乎德憲生
退之於南陽掃陳言之杳杳覓墜緒之茫茫師恂恂於

李善集卷一

樂府

天

鄉黨規渾渾于虞唐剪百家之榛穢扶五品之倫常
衆望於山斗示吾徒以津梁陳佛骨之汗挺龍德而不
拔牽廷湊之氣履虎尾而不傷延將絕之統系起積衰
之文章力較難於孟子功不減於夏王越三唐之浮華
歷五代之紛濁雖炎宋之方興屬正氣之欲剝茂叔之
靜穆伯淳之渾璞伊川之嚴毅橫渠之端慤關太極之
圖得不傳之學洞千聖之淵微扼六經之把握爲聖域
之功臣洵天民之先覺雖履潛而處困恒反經而守卓
以扈中之澄徹啓考亭之卓犖則尤道高乎宇宙而德
光於海嶽也何大道之甫著遽曲說之叢來金谿負絕
人之智姚江懷濟物之才假致良知以自異舉尊德性

以相推竄虛無以託足撫經史以爲媒多委婉以求合
快疑似以相猜將至明而爲晦焚寶玉而爲灰故多門
以麗離陟仄徑以紆迴譬同室之人敵而揖盜致國
門之禦攘有以矜財河津誠中流之砥東陵亦啟蟄之
雷然理足以包攝而力難以驅排是豈草野之人所能
息其訛道苟非日月之照何以破其霧埃也哉

貯糴賦

以萬物不週三歲而致故聖人
早知天地之反爲預備爲顧

宇內之州凡九天下之民惟萬方五教之未敷已三農
之宜勸渙日用之俱寬乃王章之永憲五穀既熟豐稔
爲先四鬴咸瞻凶荒是遠則大有爲天子所最樂而賑
乏固生民所甚願也請稽成敗於方策鑒損益於文獻

李善集卷一

樂府

天

可乎若夫旅師掌四野之入倉人辨九穀之物委積則
今斷以儲官府之費必稽匪頒則因時而昇緩急之需
不屈酌三十年而國用何虞行八百載而人心無拂曼
哉邈乎誠聖王之懿軌已至如官山府海務農守粟藏
經裕國豐儲阜俗小則以霸誠哉宜然大則以王孰云
其不此管仲之告桓公者也又如夫椒被衄會稽將破
幸出重險敬求良佐陳夫天運凡廿載而始飢揆彼太
陰每三年而一過宜乘時以儲穀務備災而救饑治牧
七年之間收利十倍之大此計倪之告勾踐者也又如
衡百勝之救粟計一夫之丁男隨地力以冬盡舉天時
以相參糴甚貴而不可糴甚賤而難堪爲哀多而益寡

亦戒吝而除貪倘收四而餘四僅舍一而糴三分上下
熟以定額區大小飢以指南創富國之術望平糴之談
此李惺之告魏文侯者也又如急於聚粟輒思加稅忘
君民之一體昧有無之相係明邦本以悟主陳國備以
防歲此蕪疑之告魏嗣君者也別有贖罪以粟受爵計
資靜邊序之烽燧豐郡國以京坻士民恬其安堵戎馬
寂其遠而此晁錯之募民輸粟也又有逢彼豐穰留心
治忽出君財之所餘補民用之有缺增時價以多收待
邦急而即發弗貴弗賤不溢不竭此耿壽昌之常平倉
也又有遐邇有年疆場無故增日中之場市實官家之
倉庫成法以遐覽更新名以廣布此顯宗之常滿倉

常平倉
三

也又有衛洛並營陝華相映轉以灌注倚為性命期濟
時艱詎曰予聖此隋文帝之漕運四倉也又有拯厄周
急歸厚還醇強宗威而扶弱富室轉而為仁隨所餘之
粟麥賑待哺之軍民即當社為窖貯之所命社司為簡
校之人分三等以自効期四民之相親此長孫平之義
倉也他若稅畝視鄉之寬狹藏穀區地之濕燥九等征
及于商賈二升兼收夫粟稻又若置場增糴於四門立
倉分貯於諸道一斗之收務足用資種食以通融三年
之糴誠稽即充糧廩以顛倒皆荒歉之未罹恩賑貸之
宜早此唐宋國初之常平義倉也又若雨雪令申其狀
有無各悉其私方凶荒之未逮乃救助之已施絕二害

之危敗挾三勝以撫綏事良由於豫立道幾昨乎前知
此劉晏之常平倉也又若儲蓄一因乎地豐歉第審乎
天或加估以為勸或折稅以從權禁抑配之相擾省鞭
撻之相煎此陸贄白居易之和籩也又若存籍沒之私
田取絕入之官地給公家之牛種募農人以耕植食有
疾之羈孤養無告之老稚此韓琦之廣惠倉也又若慮
陳積之易朽憫艱食之無資薄其息以預借隨天稅以
偕追嗟任人之不當慨俵散之失宜本以愛民之意竟
受誤國之咎舊積之儲謬言裕賦而貸矣新增之息終
以病民而竭之此王安石之變常平廣惠而為青苗也
又若屈乾道而值飢借常平以為本夏量人以為賑冬

常平倉
三

出息以相反留遺惠以不窮償原貸而無損此朱文公
之社倉也至於痼疾時切災沴是咨命運鈔以易粟俾
建倉以及時雖登籍於官府却守視以鄉耆蓋賑給之
良便非粉飾於文為此洪武之預備倉也嗣是水旱靡
常流離可慮官平糴以維新民樂輸之已預咸來受俸
省運而並充其中各往輸倉立場而直詣其處何逋負
之可虞信倉卒之足據此周忱之廣濟倉也彙貯糴以
流覽蓋得失之俱備無奇策之可矜惟賢才之是視或
近民而為社或急公而為義洵備荒之良規誠安民之
至意非積聚之為難惟施濟之未易遘清強以司職簡
廉明以在位恒思深而慮遠能轉害而為利毋阻撓於

有力毋變更於異議夫然後朝廷恃為訐謨草野沐其
厚賜矣

天賦

溯鴻濛之既判體輕清而儀分羗漠澤而無為紛膠葛
而無垠繞北極而左旋騰縉霄而氤氲包坤輿之磅礴
章日星以為文六氣錯以雜操十端蔚其績紛惟乾元
之資始誠大哉而為君其體則太清真真高而難即一
浮陽之運旋實渾元而無極晦明代壇以闔闢陰陽乘
除以消息過浮雲而莫掩撥氛霧而可識或聞鳴皋之
響或展垂雲之翼昭昭者豈云貞觀蒼蒼者猶非正色
其用則高明無外渾淪浩汗陰如張蓋圓若彈丸或覆

雲漢書卷二 集序

三

查以抑水譬轉轂之無端本無心而成運乃積氣之所
攢倚二極以作樞立圓丘以為壇恒行健而不息故營
度之為難至若閭闔初啓玉臺巍煥赫赫在上曰明日
旦虎豹守闕穹窿燦爛升焉匪階登之無岍彼夢飛而
折翼沮邪思於陶侃非無息之至誠疇化育之能贊爾
其不言成化時行物生彌淪久覆於穆流行惟好生而
不已亦輔德而惡盈雖恢恢而不漏仍蕩蕩而難名惟
天皇之無上羗含元而舒精居紫宮與金闕每居重以
馭輕至夫南陽北陰黃道赤道陰晴寒燠悒悒不冒春
秋異躔日星殊號固宣夜之所難窮亦周髀之有未造
論之若已晰於微芒測之猶未窺其閭奧斯誠管窺之

夫皓首而難精以惟授時之聖欽明而獨到者也若迺
索蓋黃旗聖皇是隨萃群陽而為象升水土而現奇為
兩間之大父覆萬國而無私九野納於太和七政齊而
不倚應之而興兆姓之歸如水繼之而治多方之向如
葵然則做詩人之弱謂蓋高而彌潔如復效女媧之
補徒勞苦而奚為况乎立儀步緯觀文察變雖冥漠而
匪遙固無親而善善憫鄒衍則嚴霜夏飛應陳實則德
星夜見寄視聽於齊民固毫髮之莫眩凜四知而不疚
參三才而合撰故翼翼之心昭事而聿懷亦致中之學
位焉而永莫

河圖洛書賦

以題為韻

雲漢書卷二 集序

三

玩易象而遐想撫洪範而高歌稽六爻之自始憶四乘
之攸過龜委蛇而出洛馬騰躍而浮河負文章之璀璨
者形象之遮那感羲皇而締想經夏后以摩抄微九天
而廣覽兼八極以包羅洞陰陽之要渺據覆載之冲和
爰布畫以分象亦陳疇而殊科若夫一六二七而相配
三八四九以相需五在中而居正十分位以相扶或為
朋而炳赫烈或共宗而事需濡或同道而主生發或為
友而利凋枯或相守以鎮靜各依類以昭蘊本在天之
於穆迺於馬而呈圖觸聖心而冥會著經世之訐謨區
奇偶之對待索陰陽之卷舒合義文之著述與周孔之
勤劬固千古所不廢誠九有之敬須厥後灑沉懷襄功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成疏論曰有靈物負文於洛率以奇而統偶偏逆行而右却三左七右區東西以相臨一後九前分南北以錯落二四位弱充依伏義八卦圖之維六八居艮震之絡維五數之居中為皇極之所託五行五事之精微八政五紀之權度三德稽疑以審慎庶徵福極以橐籥經明王之叙次與賢臣之揚權洩太極之靈奇開混沌而推鑿總之象分呈於河洛道該備於圖書參三才以輔相合二氣以乘除陽過盛而將返陰就極而漸舒始緣一以生萬終有盈而必虛左旋則順而相育右折則逆以相鋤既表裏而參錯亦經緯而紆餘偶隨奇以相統生與成其互儲彼孤陽之無取雖獨陰其何居類相得以強盛胥互根以勇與苟緣端以竟委若水到而成渠是以義於河而圖迹禹在洛而書遇遂畫卦以垂型爰序疇以明度凡仰觀而俯察實形存而道寓八卦乃素有之精深九疇實自然之理數偶觸緒於芸生遂駕輕於熟路義見圖而易成禹賂書而疇布雖三同而二異咸中五以參互縱方圓之殊形非體用之異趣且推闡以成厝兼畫井而作賦皆一理之所裁成非萬類之能低悟者也

經史賦以經傳發明天地微妙史書詳載古今陳迹為韻

文獻徵於冊府禮樂備於朝廷稽帝王以立則攷賢聖以垂型爰編年以成史迺吐辭而為經別理欲於黑白判賢奸於渭涇名有十三萬古之淵源有赫朝分廿一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六

千秋之典故留青是皆比流峙於河嶽並輝光於日星者也一畫蘊造化之奇三才備陰陽之變書信屈而渾穆易簡潔而奧衍禮森嚴而條暢詩和平而婉嫵春秋見筆削之精爾雅肇訓詁之善六樂正於聲徵兩論著於遊倦述仁義乎七篇明褒譏于三傳足緯地而經天等擊雷而鞭電蓋嘗觀文象之紛賾察名理之縱橫歸藏自坤而起象連山首艮而殊名周文之所推演姬旦之所經營惟義皇之本旨由素王以發明編三絕而不厭撰十翼以相成歷坑焚而莫損借卜筮以流行繼西河之卜氏有溜水之田生採本原於東魯垂端緒于西京焦贛之占驗費直之研精鼎三足以未峙河九派以洞濛若夫略三墳之瓌奇首二典之瞻核列謨訓之堂皇載誓命之鬱嶺著二帝之鴻猷昭三王之偉伐古今之文各異真贋之旨相越伏勝之所傳授劉向之所窮攷歐陽於焉開揚鄭冲於焉洗發迺若省方既遍觀風是先賦比興維其託矣風雅頌由是成焉二南歌王化之美盛七月述祖德之縣延公卿所諷詠里巷所流連妥侑乎神保燕樂乎賓筵細則陳於閨闈大則格乎帝天初披陳於太史終刪定於文宣厥後齊之轅固魯之章賢韓嬰之傳浮丘之編毛鄭曾疏其義歐蘓欲鈎其元皆名賢之緒論固時俗所爭傳嘒風詩之既微屬道統之將墜即魯史之成文存周官之遺意紀正月以定

曆書天王以正位嚴會盟以明禮謹侵伐以申義扶萬古之倫紀加一字之褒刺欲明道以匡時任罪我而弗避理靜深而如淵義博厚而象地丘明詳其本末公穀宣其義類齊有子都梁有賈誼繁露玉杯之篇膏肓墨守之議凡以晰五始之本末明三傳之同異爾其用之邦國達於郊畿祭享見於朝廟吉凶備乎宮闈周官繁其節目儀禮辨其等威經曲華而有則官骸順而莫違咸恩明而分肅胥別嫌而明微會古今文而一致合大小戴而同歸更作篇章唐魏徵有所論定重加序次宋臨川有其發揮乃若舞蹈之節奏同律之範圍制氏世其官而不能言其義蘊劉向著其錄而未嘗指其是非

是故學必講而後明德以修而彌邵濂洛爲狂瀾之砥闢閩關層宵之照契歷聖之心傳洞六經之微妙集解擇中正之歸立說握精一之要秉經德而不回實踐形而惟肖瑞爲麟鳳之靈彩煥主璋之耀是宜親炙者歎巨浸之汪洋私淑者驚喬嶽之聳峭矣蓋載道莫詳于經而紀事莫備于史三綱之所由持五常之所必紀稽星辰之順逆誌郡國之終始載治忽於微茫別邪正于疑似存制度之精粗書風俗之惡美要使既往者常呈形於明鏡將來者若鑑容於秋水雖有是而有非夫誰譽而誰毀是以責事詳而辭約欲法密而氣疎識足服乎今古才足任其卷舒丘明之紀繁冗子長之叙古初

廬陵五代之史繁陽綱目之書倘良史而有作舍斯人其誰歟嗣龍門而秉筆追扶風而未改紀澤中之靈竒寫馬上之丰采歌大風而慨然操長劍而弼乃美文景之升恒傷衣平之危殆十志以爲搜羅八表于焉記載燦燦鼎之古模煥鸞鳳之儀彩粵若東都建國西蜀啓疆或奄有乎九域或偏安乎一方惟炎精之未歇乃漢德之重光范曄之書彷彿乎醇而後肆陳壽之志庶幾乎闡然以章何人物之臧否未允而統緒之正閏未詳若夫兩晉之駢麗六朝之纂組或受裁於御撰或撫拾乎塵腐或馳聘而無律或脫誤而難補或貪穢而多私或浮夸而無取競靡麗以趨時尚繁縟而非古貽尚論

以口實失前修之高矩有若合南與北而爲史歷父與子而潛心刪穰辭以見直稱嘉史以賞音悵書志之未師乎昔憾典制之或闕乎今洎隋書之自出實觀徵之所任資頗孔以商確偕于李以酌斟庶綱紀之略備病誕妄以相尋竊嘗彙唐宋以遐稽訖金元而詳覈或文省而不備或辭繁而無益或彼此之相迂或去取之未適或逮害而引嫌或反主而爲客美固稱於藝林瑕亦昭於簡冊是惟兼三長以探討廣五志以擔撫表志洞天人之微紀傳悉朝野之跡乃可名爲信史而奉若金冊也幸置身於藝苑謬列於詞臣每出入乎閭閻時侍直于楓宸將學古以致用恒憂道而忘貧值典章之

明備睹名物之燦陳稽史籍之浩瀚究經義之深淳思
登高之有自懼濟川之無津可無師攷亭之純粹而漫
信衆說之紛綸也乎

宜春花滿不飛香賦

唐有名賢著錦句而哄傳向蓮菜而委珎趨閭闔以朝
天燎火有輝甫入鵝班之序雪花初集早來瑤圃之前
觀夫灑曲榭以分行堆遙闕而互對燦爛乎微之側
輝映乎金鑒之內墜粉萼之繽紛積瓊英之細碎載飛
載集皎潔於樓觀之巔無臭無聲晶瑩於墀廡之背于
是推古揚今句酌字斟玩白雪之元唱含紫頰以長吟
謂凝神於貝闕之間花光皎皎謂尋芳于瓊枝之上寒

雲漢集卷一

三

彩沉沉第縹緲以悠揚徒霏微而蕩漾揮帚睹玉塵之
形粘樹悟曇花之象清光迴旋下鶴羽於雲中淨色聯
翩拾瓊枝于海上美景素之離披攢冷蕊之清奇縱橫
旁灑扶疎下垂依稀而柳絮叢集勢髴而蘆花亂披集
衣遂羨為殊祥盈尺即占為大有鮮妍之色徒爾芬芳
之求則否沿沿汙凝培塿滋萌甲榮枯朽蓄清芬之氣
畀夫芝蘭洗天冶之容陋彼桃柳夫是以飛翰凌霄布
葉封條萃天宇而千祥共繞煥帝閭而萬象為昭其香
難覓其容可覩似天女之所經營倘仙宮之所閱歷詠
宜春之句兮固律手之勁敵

海棠溪夜遊賦

枕誰堆而遙遞面天目之崔嵬挽江濤而左轉裂地軸
而中開傍南樓之高敞繞閨苑而紆迴經錦屏而斜渡
迎淑玉而徐來聚圓潭而浮鏡通曲渚以流杯瀉珠泉
之聲沸湛文綺之藻潤爾其條風載啓淑氣漸舒名葩
乍茁嘉木芳初腴隄遍王孫之草路牽楊柳之絢攢
肯翠於林薄錯紅綠於平蕪風何時而不馥鳥何林而
不雛萬壑千巖遙天列以步障百盤九澳匝地設以錦
帛若乃徐氏奇林賈家仙葢貌憶沉香之亭芳來蜀昌
之里稱名友于端伯擬聘梅於黎舉林深露浥似卯酒
而春幄日暖風輕若晨粧之乍起美金辦之重含驚瓊
華之遍啓嬌逾紅杏人來碎錦之坊朱越天桃舟入武
陵之渚當夫滴瀝夜灑離合晨吹日華盪漾林靄全披
襯朱霞於天畔聞紅瓊於水湄捎波紋而蕩漾隱泉石
而蔽虧鶯喚醒而似醉風扶起而仍垂期門豪俠步青
鞋而選勝澤宮年少載綠蟻而傳卮其或錦囊詩人彩
毫名宿命舊侶於芳洲聚良朋於金谷趁午日之融和
愛薰風之淺熨數恨事於花前擬巢飲于水曲比佳句
於蕙揚擲琳琅而成軸懼暝色之起愁亦言旋而言復
泊乎娟娟素月寂寂良宵鯨鐘乍歇鼙鼓頻敲鬢亂釵
橫知欲眠而未穩唇紅臉暈似被酒而彌驕美鮮妍於
水澳委艷麗於林臯歎孤芳之岑寂悵永夜之迢遙慨
遊履之何往悔娛樂于花朝豈知紫微垣側靈和殿旁

雲漢集卷一

三

名著金閨身居玉堂醉葡萄之醖醲飽太液之瓊漿披
烟雲於腕底唾珠玉於奚囊傲秉燭于前賢比毓秀於
春皇幸托根而得地婉蕙葦於朝陽豈鷦鷯之將鳴而
憂百草之不芳也哉

頌

擬湯泉頌序

臣聞乾旋坤轉品物于以咸亨暑往寒來節候由之通
壇爰分四序夏煥而冬涼既列五行火炎而水潤誠大
道之自然兩儀之恆執也若乃莫浚成形有渚著質戴
珠璣于池內湧酒醴于地中幻三疊以示其奇名五色
以彰其異挹之則甘苦迥別酌之則貪廉頓分是猶山

雲字全卷二 垂雲亭

早

下之常未渝清涼之性者矣至於不假火而熱不藉日
而溫騰彼暄波瀉其暖溜有蕩邪之妙用具除疾之鴻
功斯一奇也而或間以險阻僻在蠻荒悵遐邇於羊腸
歎崎嶇於鳥道則下邑之偉觀非上都之巨麗無得而
稱焉湯泉者輔車天邑襟帶神臯巨浸汪洋盪其胃崇
山萃律良其背翠華遙駐蓬瀛之仙侶偕來黃幄
方臨海嶽之神祇拱護加以八垠同軌四海無波茹毛
飲血之儔織皮卉服之子莫不梯山航海稽首而來王
度索尋糧重趺而請吏馬騰士飽驅虎輶其武功禮中
樂和鸞鷟崇其文德

皇帝萬幾之暇六龍時飛注靈液而神怡挹溫濤而思

爽一塵不染彌被濯以惟勤

萬壽無疆恆調攝之為重命仍舊址稍葺行宮工
雲集以程材民于來而畢事虹橋偃水掛碧落之遊龍
綺閣臨風翳晴空之威鳳蒸朝雲以發靈瑞氣圍于湖
泉趁膜色以氤氲祥烟萃乎神井龍為煖水蟲且疑冰
濯日月而匪遙遊藥石而何有蓋由薰風廣被納大
地于融和麗日高懸移嚴冬以春藹且將普滌塵盛
迺沃恩波壯都邑之遊觀開規模之遠大是銘盤湯
室尚欲遜以精勤擊坑堦而猶未方茲豫樂者也臣班
廁清華學慙庸末解衣推食冬日之戀良殷頌德歌功
清風之辭多愧敢竭愚陋獻頌八章頌曰

雲字全卷二 垂雲亭

四

巖巖天府茫茫帝畿靈臺咸遂華裔同歸嘉禾紀瑞
朱草含輝太和洋溢聖德巍巍一化本無為年惟大
有鳳巢于閣麟遊于藪比治比安曰悠曰久省斂省耕
欽哉我后二桑乾之游督亢之間上谷之域軍都之
墟豁然有谷迺矣成渠澄清下土環衛皇居三其六
飛遙臨百神擁護兩師灑塵風伯清路颺起雲屯星移
川注瑞色鬱慈祥煙布護其潏潏流泉在京之郊風雨
所會陰陽之交溫不晞日煖不焚茅清濤浴日靈穴潛
蛟其厥流混混不舍晝夜白礬下伏丹砂上射滂邪匪
虛除疾堪訝功逾藥石力回造化六其功伊何匪芳斯
馨其力伊何匪殆斯寧華清駐老靈波澤形爰新行

殿覆此清冷其助我
皇仁寒谷布煖沛我帝澤笑獨均
淪卯於萬斯年保茲盛滿其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鍾我芝麓甫著

古體詩

秋雨過字水飲顧尉署

大塊已秋聲炎方氣猶熾揮汗走平梁驟雨夜中至
如兩軍交含枚趨萬騎曉來雲四塞新涼爽人意有頃
來阜衣折簡投篋筭慰我脫網羅交談欲下淚引我坐
東樓高筵已滌器世態任炎涼而我何軒輊東望長白
山巉峭多烽燧

天子作六師勦撫勞元帥願當于此時充以單車使
之朝闕下鋒鏑不復試但以咫尺書畫為長久利奇

材伏下僚逸足羈短轡每食亦無餘安能出論事豈無
激烈懷空存壯士志罷飲還惆悵山色空青翠林遠暮
雲橫雨微斜風刺狂波打東城岸圯心驚悸歸來賦短
篇聊以寄所思

夏日經內城呈家兄鹿巖並御簡先生

翹首長安街依微五色露鬱紆遠山嵐參差上林樹青
翠映紅牆欣然欲琢句光景倏變幻投足易訛誤朱門
紛縱橫寶馬競馳驚羈鷹向西郊載酒長堤路冠服奇
且鮮聯鑣如飛渡更有珂娜姿脂膚齒如瓠結伴坐安
車天然饒韻趣明眸而善睐一笑春為住富貴恣行樂
安能窮其故嗟予不量鑒正拙多慙忤淹滯京華下幸

與名賢聚妙論窮天人冥搜挹墳素十日三五會燕集
寬禮數自今久沉淪而逢伯樂顧嗟彼開熱場匪我思
所寓祇合儔水石何知偶駕臨前日讀君詩翻若抱疾
痼世無黃石公誰當呼納履偉此七尺軀其中寧無具
願言安義命勞逸皆天賦

紀夢

昨夜夢子女負其弟岌冠駸駸立田畔風急衣裳單覺
來四鼓餘輾轉發長嘆前月夢吾母持手涕漫漫晨起
問龍策云吉憂轉攢憶昔先君子艱虞實萬端文章與
德行煌煌若鳳鸞而以直見忤不能給壺算命我親詩
書寒暑常更闢恩勤徒劬勞念之摧心肝今予惟老母

雲漢集卷三

二

無物可承歡蕭蕭一葉身飄泊來桑乾行役竟何爲白
髮欲成團迢迢五千里悲哉行路難

別家蘭晚四兄

江水西北來南遠復向東下有萬頃波上有雙飛鴻鴻
飛雲際呼清響徹蒼穹良朋如手足彷彿絲與桐相資
忽相離妙曲與誰同低徊裁尺書反復情難通悲哉秋
色深陰雨來淒風濕雲埋大壑紅菊開簾櫳我行如逝
波君屋入空濛日令景物殊何以慰幽衷

離合詩

妙手理絲桐有女去文園粉膩未及施今離羞王孫既
成連理數良人復不存棍形哀憤鼻安敢傍諸昆荷鋤

理荒畦除草餘其根似有封禪書未許向人言粹白長
忍飢無米亦朝昏穢蕪駟馬橋嘉禾何日繁

曾貞女

九九閨中松色若青琅玕霜晨與雪夜修幹矗雲端上
有風雨鳴下有蛟龍蟠靈根與衆異後彫耐歲寒描城
曾氏女世系本綺紈婉婉媚內則幽閑性所安締好在
名族六禮猶未完嘉客忽乘箕念此摧心肝升堂禮舅
姑甘心奉匱盤髮髻撒不施哀如孤棲鸞極知由世德
苦節良爲難後人歎懿矩直作徂徠看

送宋王賓之嘉祥

名鳥來幽谷脩然振羽翰長鳴謝其侶遠濶任盤桓又

雲漢集卷三

三

如逝者波千里無停瀾赴壑先濤洄奔騰瀉急灘而我
實同志夙好契金蘭契濶動經時良晤信云難昨歲促
裝至射策聚長安昔日青青髮今欵白成團相違還相
悵把酒一再歎願言束圖史援琴試一官一官向何許
武城僅彈九決湍注溟渤奮翮翔雲端左掖黃金闕西
臺白玉欄循良明聖眷努力願加餐

吳伯宗詩

伯宗山西絳州稷山縣民初伯宗兩弟俱幼被
略賣莫知所往伯宗歷年月閱間關踪跡數萬
里卒還兩弟今相國澤州陳公安溪李公暨閭
學宜興潘公皆著詩文傳其事鍾我展讀之餘

輒復有感用成俚句

中陵常棣華輝輝其根允矣庭幃內所重在弟昆既
俱傾蓮豆餘樂匪思存嗟惟我同氣緩急共朝昏閨牆
猶禦侮良朋難俱論稷山吳伯宗早歲背椿萱兩弟頗
冲稚友于性素敦被星耕綠野荷月出柴門供他梨與
栗吹此荒與頃何知人無良略李潛飛奔歸來推五內
哽咽羹傷魂販負倘可為徒業辭家園祇驚節序改徒
見日車翻天空海復瀾惆悵難攀援季去仲旋失輾轉
氣煩寃生離在骨肉此恨塞乾坤揮手別妻孥逝若鳥
孤鶩去去越都邑絲絲歷寒暄便須窮地角何論探河
原皇皇京邑中貴族多華軒季也諫為奴為言受主恩

香樹堂詩集卷三 蕭雲亭

四

厚恩良不薄高義人咸尊期爾仲氏來偕季返南轅仲
氏在何許迤北薄崑崙遙遙寧古塔重裘尚匪溫冰天
雲色慘雪窖路無痕邊關嚴出入匝地有艱屯卓哉此
義士制行實瑛璫隻身度沙漠易若踰籬樊冒死白將
軍立談昭覆盆栗烈無駭瘡羶飽風殄還聚蓬單下
灑淚各潺湲別來艱萬狀會晤竟何言天性豈云薄苦
節實難捫猗歟

聖化溥六合慶調元至令畔鑒侶敦倫立其跟是宜燕
許貴折簡來源源高文輝綺繡妙句燦瑤琨芳名榮已
極那羨北溟鯤陟崗念予季揮涕自云云

對酒

將進酒心傍惶年華脫兔去茫茫君不見賈生二十八
咸陽伏闕獻策驚君王又不見馬卿四壁無一物盡賣
車騎辭故鄉自來奇士無貧厄會與風雲終翱翔我也
總角時志欲捫寧蒼駿駿三十年提襟露肘無完裳百
歲如駒隙徒生真可傷嗚呼噫嘻君莫樂樂極生悲興
蕭索我聞男兒生不封侯目不瞑行年八十欲從軍古
人意氣何峻嶒

伏枕和家兄行路難呈屈仙才先生 先子借宿東隣為隣

所侮仙才命家兄作詩

龍山龍從一萬里揚聲鼓鬣形蜿蜒石鷹怒擊勢西下
崩崖接以散花巔每逢隆冬天欲雪狂風呼號聲喧闐

香樹堂詩集卷三 蕭雲亭

五

其或烈日當長夏揮汗疾走無甘泉旁則風埏與虎穴
氣象凶怪復萬千遊子初來聞其名鮮不股栗而心懸
豈無居人慮其側戶局不許人息肩有時躊躇但假寐
有時排闥無炊烟有時刺刺語不休塵之弗去招弟前
伊余冲雪叩其門投以片葦兮一椽陰房地濕寒氣深
發我痼疾腰中酸出門還為鄉黨笑謂子行跡真堪憐
往時邑中諸先達僕馬冠蓋來翩翩夾道供給曾不睜
黠者幸得為執鞭物理盛衰何乃爾謝以不敏惟連遭
俗論卑污未足理獨性長者亦云然物惟適用為世珍
而我于世奚裨焉古云知足則不辱况渠此際方持權
嗟乎行路難如此乃為灑墨製新篇浩如滔滔萬頃波

瑩如玉碗走珠圓勁如短兵巷接戰爽如俊鷗擊霜天
讀罷霍然病欲已憂患常思聖與賢

丙子仲夏

昨日簫中一升米添水煮粥清可洗今晨曉冷蟻蟻行
開門呼童頻不放况復連綿雨經旬長夏陰風翻白蘋
我惟攤書忍枵腹幼女長號妻復嗔年年此日曾如是
耳根習慣爲常爾偶欲焚筆把犁鋤比見負橐稱貸皆
農子只合閉口莫言飢無事咄咄亦爾爲飽看南山北
山色靜坐蒼苔學賦詩

美人讀書圖

渝水風光照眼新丹青特妙生春好手偏能寫麗人

金瓶梅詞話卷三

六

蛾眉淡掃細腰身華容窈窕骨肉勻豆綠衫子拴紅巾
素手揜揜秀絕倫珠鞋羅襪不動塵焚香靜坐遠凝神
細翻細帙古爲隣恍如宓妃臨洛津又疑玉女下青旻
一笑傾國傾城真令我心目空紛紛比開至尊西幸
秦屏絕珠色廣陶甄懷美人兮渭之濱不妨白屋戴未
輪但求之子侍 戴宸信知美德世所珍何不繪圖揚
聖仁

仁懷道中

夜郎之山險無匹懸崖百仞未云畢百仞百層始見天
橫峯黑簪難窮詰仰看鳥道紫岩巒荔枝樹抄行人出
驚濤怪吼萬壑雷盤盤怒激深成窟豈無飛艇疾于鳥

頃刻乘波衆峯失哀猿此際聞清畫綠樹紅花皆蕭瑟
憶昔東遊泰與魯巖巖泰華真萃嶺去天咫尺未爲多
下有周行可置駟如何此山半無名峯嶺崎嶇狀非一
安得力士持長鎚掀轉欹峯填水屋普天大地皆坦遠
具瞻方岳睇紅日

示姪夏

吾姪夏也負質殊七歲抱書請爲徒日記千言未爲少
下筆便解調之無曾喜年纔十三四早遊泮水謁師儒
比來長成性反蠢不耽誦讀耽博博憶昔先君嘗念汝
珍重真同掌上珠命余善視終如始斯語未敢忘須臾
蒼皇攜爾來遠地古云夜郎非此乎廣文之齋由來冷

金瓶梅詞話卷三

七

我來况味同蓼荼爾能勤學而精進天涯相伴良歡娛
即今如此女奚樂昔如騏驎今如愚昨夜明明夢爾父
倉皇來視形容癯問女學業近何似我口欲應心躊躇
憂乎憂乎愛女軀吾父爾父情與俱從茲努力爲丈夫

保定張光祿歌

諱原芳字仲英
明末閩門殉難

我聞明季坤輿圻千里萬里無安宅直令羣盜滿中原
朝過東城暮南陌南陌東城聲鼓悲孤城矢日守者誰
昔時光祿今已矣張公仲美好男兒先世由來居保定
將軍忠勇傳家乘驟騎封衛未云早未殲流寇目不瞑
生子皆貪讀異書文武科第實雲如忠肝義胆渾相似
以身報國不躊躇當時醫國無良者龍爲魚兮鹿爲馬

賊勢東行如破竹傳檄通見名城下元美仲美伯兄名
上仲美氣如虹手持長劍腰大弓登陴誓眾衆為死構
虛批抗樹奇功李弟武進士挽強年最少貫虱穿楊更
神妙持刀突入萬人中左擊右刺渾難料可憐夜夜聞
鬼哭竹見忠魂生氣覺神京已失為誰守況有奸臣毒
似蛟獻城媚賊城乃破狗彘不如人共唾從容就義者
何多二十三忠名問大人一門二十三知公節義是傳家
閨門貞烈世爭誇我獨不知當時何以培士氣乃得忠
臣義士貞女節婦相望滿天涯

題寒江垂釣圖

畫出江天潤復昏蘆葦參差洲渚橫雪花散亂大於掌
旋空飛舞蛟龍驚縹緲鐘聲聞遠寺寥寥萬里無人去
問君垂餌向何方五湖七澤非其處只合端坐面中流
天空海濶風颺颺一曲歌闌山水綠茫茫九有如浮漚
天公付與持竿手烟蓑而外更何有浮沉得喪不須論
安用虛名重山斗自喜生平只直鉤穹霄為笠地為舟
但得錦鱗可盈尺竟投林壑吾歸休

近體詩

壬戌暮春偕邵格非沈翎先計公隨家兄鹿巖

內兄雷念茲登銅山絕頂二首在南陽

銅山稱勝地陟巘洵奇觀磴道依山曲長風透體寒飛
梁留瀑布絕澗長幽蘭竭力登臨處千峯几席看

俯矚層巒際參差翠疊封身隨雲氣迴與雜鳥聲濃絕
頂聞天籟危崖羨古松浮槎原有意何計嗣仙蹤頂有仙人

憶母

慈母原多病衰年倍拮据可憐經歲別只喜數行書
養何曾得名心未肯除晨昏惟季子為我慰倚閭

夢弟又庾

弟也何時見翕然聚一堂即今初入夢知予永相望月
夜書牕靜霜天客思長行行云歲暮兒女賴扶將

上已後寄園雅集見杏樹一花獨斃限韻四首

彤雲剛一點低出最深枝不放春光去非闌花信遲半

九

醺醺傳粉新冰澹勻脂性頗耽幽寂遊人總未知

自是仙家植曾于帝苑栽燕仍倚綠放人又踏青來纖

質饒詩思微香泛酒盃欲探春信息即此是良媒

映日安原媚籠烟韻更多可開花嘆息惟見客經過綠

雪飛清沼紅瓊單綠羅就中有好鳥覓曉亦能歌

候暖紅偏瘦枝肥碧暗添對時情脉脉望處影纖纖翳

鬱扶花辨霏微露葉尖高筵遶律手四韻喜同拈

驟雨同家兄鹿巖弟又庾作八首

懸泉瀉瓦甕暑氣出疎櫺草木霑天澤風雷降靈平

晴曉更綠遠岫望尤青頓覺煩囂淨倚牕坐亦寧

濃雲注水甕雨脚逼前櫺舒慘知乾道生成感地靈雷

鳴驚電紫霧散愛天青莫是洗兵馬迴方獲永寧

貯米響空甕如珠落淺橋吾人稱帝德俗子語仙靈

水任魚龍化山隨草木青秋成知大有萬國頌攸寧

乘高孰建瓴落落鼎房橋晴雨原無種行施信有靈袂

如苔面綠山象佛頭青滿瀝宜高枕今宵夢始寧

橫流若倒甕忽沫過虛橋河海方含垢鯨鯢正顯靈濕

增鳥嘴黑浴見鳴頭青酷暑歸何所新涼意頗寧

整驟落庭甕涼風入空橋離星詩有識暈日諺常靈懸

瀑岩若白飛巖面面青試看時雨化萬象已清寧

高屋水傾甕陰雲暗紙橋大田雲有淦楚室雨惟靈野

露穿林白炊烟出戶青星言誰風駕百室定盈寧

淙淙注甕甕細屑復穿橋湛潭具為瑞嘉祥咸讓靈

喜雨賦蘇軾風漫云頭上黑玚見眼中青淖骨露神液歡

自輕而蘇軾靈心慶泰寧

燕山八景

瓊島春雲

瑤興春光滿晴雲次第飛乘風尤縹緲映日轉霏微製

服天姬羨微祥聖主祈六龍時出入觸石即相依

太液晴波

淡汴含天象齋淪浹地維平看春意潤斜驗月痕低遠

渚鷗飛急輕連風到遲就中魚在藻頰首樂咸宜

玉泉垂虹

素練垂清漢晴霓遠碧虛淵澄終若海汪濊已成渠宛

轉經天關學環遶帝居流行皆化育靈氣日容與

薊門煙樹

薊北多霜雪陰成詎十年如雲晴靄靄似霧雨絲絲合

沓中林地撐開四壁天煙雲饒古意收載米家船

居庸積翠

秀色橫天半巋然壯帝京羣山皆拱伏高岫獨崢嶸

淺黛描朝爽深藍潑晚晴鑾輿勤省歲端竦欲來迎

西山霽雪

北闕天光淨西山寒氣深平臨皆玉案環列實瓊林潔

可精詩思清堪矢素心未須嫌徹骨松柏喜相尋

金臺夕照

承恩趨玉署休暇慙金臺世杳遺踪在天空夕照來遠

鴻遵渚去殘雨抱村迴俯仰交情重遙憐羊角哀

蘆溝曉月

烟浦鷄聲亂雲衢桂魄東露華浮水白曙影漾波紅澄

澈星河欽晶瑩天地空重輪今一照今古許相同

壽茶陵彭年伯兼送石源年兄給假迎娶二首

詩酒才原富烟霞嗜獨偏靜惟松作友閑有鶴為緣岳

近青臨臚湖平綠溢田連瀛何異此築室即名僊

況有金閨彥神皋給假回身方辭帝闕路早入天台

六禮今初諧三多昔已推咸云公輔望車騎幾時來

送人令梓潼代

西入巴山路長天一線青飛猿出樹見歌鳥隔林聽
郁羅花譜嶙峋列畫屏公餘無別事洗硯熟蘭亭

題許時菴大宗伯讀書秋樹根圖

危坐俯清湍秋濤入耳寒高踪疑鳳翥靜息象龍蟠
石幽情適詩書素性安功名青史載刪述自盤桓

送龍雨蒼還蜀步韻

八年京洛別花月半生愁勞我心千里逢君序九秋
來踪青靄合歸興白雲浮以需次稍遲暫歸省早晚黃牛峽彈冠賦壯遊

懷家兄鹿巖時客都門

金萬全書卷之二 垂雲亭

三

淡黃梅子落庭輝兀坐頻驚淑景移一自消餘山後雪
便宜寄有雁來詩獻書知不同蘇軾賣賦何能重左思
未是無成羞故里思君勞我作然疑

傳聞夏口有烽煙音信何妨寄錦官莫似羊公種玉去
須當交甫弄珠還占時細檢京房易望遠高吟蜀道難
思君令人顏色老夢回中夜起長嘆

涇陽旅邸次辟間韻

豪氣橫空孰與京茶杯詩卷日相迎少堪與語書千遍
到不能平缺一鳴大有年華隨水去都無素髮帶愁生
翺遊何日方停轡直上扶搖幾萬程

詠雪步家兄鹿巖韻並呈陳御簡中翰時館于宋谷懷

家莊師

翩翩素質來何暮如絮如鹽總未真也作花開時有艷
縱教風舞亦無塵祇因潔白難宜俗纔露光芒便射人
偏得好山名玉壘年年收拾不嫌頻

冷况原于眼界親聰明瓦白景彌新程門雪積那知久
衰戶歇聞不似貧題詠自須尋雅士戲授端的讓時人
只思攜手同歸好策馬中原倍爽神

奉懷陳御簡中翰步前韻

同甫由來屬盛名幸叨年譜實吾兄字如東晉稱龍躍
詩若中唐只雁行丹禁絲綸權出納青藜編簡久研
精何時風雨挑燈坐頻扣重聆大小鳴

金萬全書卷之二 垂雲亭

三

再至蓉城留別劉遜庸二首

十年前此對琴書驟背重來向草廬別塢尚然花滿徑
秋田仍復水平渠閑心玩物今渾淡壯志凌雲總未除
風物不殊情頓別人生會合那堪疎

憶同聽雨論文夜如在同堂請業時遜庸受業于先君白髮父
交那復見青緇稚子亦能為遜庸時已慣為湖海煙霞
侶憶詠風花雪月詩他日視今今視昔定誰強健作然

疑

酬羅西溪先生韻二首

遍經甜澁與悲歡老臥煙霞一枕安白氈中應違繡柱
烏皮几不羨雕鞍世情諳練渾宜懶詩律精嚴未許寬

意到筆隨何所似言泉風思為飛翰

經年書卷自成歡限韻題詩下字共羨有名推玉海
奚慚無物買銀鞍偏于舊好情懷重終是高人禮數寬
自此與公頻對面金沙箋細寫華翰

陰日過鄴城

四野時聞爆竹聲村村誼擣似團營尚餘此夕年非舊
倘憶明朝路盡生京輦遙看紅日近家園背指白雲橫
鄴城却是春來早柳弄輕黃已待鶯

遊峨眉山

突起三峰罩佛曇朝來面面潑深藍昇仙羊去餘丹竈
解法龍飛剩碧潭星斗平臨渾可摘煙霞環列未遑探

雲漢集卷三

古

無邊風月誰為主整理青鞋試竹擔

葛守戎招飲春郊

早春晴日午風柔招飲山頭樂事幽匝地尋芳學鬪州
分曹賭勝試藏鈞已忘引滿過三爵頻訝援手樹四簾
只待東郊人影亂歸鴉聲裡聽鳴鶯

登韻

輕裘叔子自溫柔綠野揚兵事更幽儘有殊能稱沒羽
豈無絕力解舒鈞裁詩縱筆渾成律醺酒留賓始挾鏃
堪笑冷齋人一派也乘羸馬傍行驂

送向修野田仲昭胡章錫還蜀

從來懶步離別今日臨岐覺蹀然驪背好吟雲出岫

船頭靜驗水磨天高詞原不輸黃絹廣屋行須坐細研
君若倦遊耽綠野相期洛浦佩珠還

送岳少伯任荔波

詞賦凌雲舊有名新攜墨綬粵西行袍浸柳汁迎眸綠
縣是花封入眼青駐馬雲山添好句隨車甘雨播休聲
柏臺端的需君久早辦垂紳翊聖明

壽閨中黃敦復先生九十

山斗鴻名宇內驚林泉幽況日相迎半枰勝負旁觀熟
幾變桑田過眼成真見池邊棲鷺鷥何知海外有蓬瀛
傳來添線逢皇覽萬石同趨為執觥

送潘特書年兄歸養

雲漢集卷三

五

君今將母返江潭泉石風華應獨語出入自當緣竹徑
往來大抵近山嵐鴻名久羨人宗北絕學曾聞吾道南
非是冥鴻歸羽翰轉令分袂意難堪

壽潘年伯母

申國儀型昔所欽和熊待讀望原深金芝匝地能三秀
玉樹參天可萬尋仙訣不須王母授繡幃真見壽星臨
堂前初試斑衣舞發輟鴻名振藝林

上已前答王雪菴

踏青人每恨春遲應待風和日麗時翠帶千條拖柳線
紅雲萬朵上花枝鋪排樂事宜攜酒辦攜閑情好賦詩
我獨鄉思豪興減勝遊難與素心期

送春坊王拙菴先生校士全川

詞賦聲華徹 帝京西風街 命擁紅旌馬 尋綠水青
山去人趁霜天曉月行世掌絲綸依 鳳闕時裁苑李
向蓉城明珠白鵠差堪凝應有新篇次第成

壽黃母

黃簡齋總戎元配原
鎮江西子後尹于是

徽音閩海屬華簪懿胄叩鱣著藝林昔見將軍能運甓
今看令子善鳴琴營留細柳規模壯花發河陽雨露新
想見豫章歌壽母登堂稱兒盡傾心

送陳霞軒任黔中

松青雪白歲寒時忽賦驪歌欲遠離剛道夜郎繁客緒
却云日域繫人思浪聞蘭署慙爰處信有花封喜載馳

雲漢集卷三 壽母

十六

况復元龍聲價重西垣虛左早相期

壽河間馬年伯雙壽

白眉丰度遠風塵衛水躬耕學子真柳徑自堪題晉士
桃源何必羨秦人靜張琴瑟歌偕老穩臥煙霞那計春
最愛胡麻當雞黍清風明月不知頻

寄寶雞馬孟伯

於今屈指十年餘尚記連鑣渡洛敷絳帳風流知己別
白眉事業竟何如人云蘭署初鳴珮君到花封久曳裾
春雁北飛春再北等閑可見雁成書

壽閩中陳琢成

金鰲峯影揮雲孤春到螺江勝畫圖但羨幽情傳水石

却令遊子憶尊鱸從戎妙策傳人未振鐸行踪入夢無
筵設介眉占聚德纔知至樂屬吾徒

和吟香樓韻三首

丰裁久已重南州疊韻成詩解寫憂樂片閑雲不在眼
一輪皎日恰當頭清辭秋水瑩無滓麗句春山翠欲流
聞道東來占紫氣叩關何日駕青牛

日暮遠山煙靄生幽情未許俗塵侵作如是想難投足
只恁麼休即養心此外風雲皆妄念當前花月且閑吟
伊誰聽角開筵後膜色生愁自不禁

四十餘年俱是客五千里外却為家人情半若波心月
宦味全如鏡裡花郭外不營千本橋門前那種幾般瓜
由來抱甕迂成癖閉戶高吟不怨嗟

早朝

鐘漏沉沉曙景開鬱蔥瑞色霽蓬萊玉鈎霜月橫清漢
銀磔踈星列上台 丹禁高閑仙樂道 紫宮遙覲
聖皇來鵷班拜舞歸青瑣香惹爐煙滿袖迴

送齊河王靜菴文宗

烏衣世澤行三齊街 詔衙文向蜀西高燭煌煌騰火
井長蚪天橋躍靈溪清操錦水澄華月雅望巴山曳綵
霓登眺詩成渾得意綠波青嶂聽黃鸝

寄南江岳玉千任懷集

憑高縱目幾千里兀坐懷人十二時洲道繁龍形委宛

山云齊嶽景迷離垂簾調鶴開清響面水援琴寄遠思
勾漏丹砂熟已久華顛日望白雲陬

寄海州太守毛晉偕

東川久已奉神明又結銀章西粵行聽去賢聲傳
極沛來浩澤瀉滄瀛珠還合浦名同潔虎渡弘農政比
清到處青山環綠水輪君琴鶴足怡情

送人作解州牧代

西行步步遠紅塵愛與青山作比隣高嶽眼前秋倚玉
長河頭上曉橫銀雙旌搖曳登臨迥五馬傳呼出入頻
此去輕車仍就熟朝朝露冕看遊人

魏王貞靖先生

雲南書畫卷之三 畫堂

文

逸致高辭松壑風修文一去絳帷空牕前蓮浦秋還綠
檻外桃林春自紅樊處桐花疑吐鳳萬竿竹影似蟠龍
哲孫聲價齊揚馬振起鴻名未有窮

送周儀園年兄給假回潮陽

飛塵陣陣落桑乾白草寒山雪影攢迴望晴雲凝紫極
平看野鶴入青巒風霜作客詩應少水石為儔禮自寬
衣錦故鄉誰不指九經庫上老登壇

對雪限韻

粘草逢枝盡作花平封林麓急棲鴉月如皓質渾無色
梅似清光未有瑕高美松英藏玉屑遠餘鴻影落銀沙
座中嘉客時來往滌器頻煎雪水茶

步胡章錫韻

敗鱗殘甲舞風狂粉飾從前烟柳塘映入縹緲寒閃爍
歌成金石韻琳琅千村皎潔清塵塋半榻虛明起夜光
玉蕊瓊花爭羨此拈來到鼻却無香

步施博公韻

曾聞盈尺表豐年酷似風毛縱獵天漫道履霜成大智
敢云嚼雪即神仙銀鋪原照溝塍合玉起樓臺觀闕連
羔袖往來閒指點雲霄鶴羽許同妍

再用前韻

即今樹樹放瓊花黑子星星遶暮鴉世界為銀休覓冶
乾坤是玉莫求瑕飄飄到處輕如絮旋舞遙空散似沙

雲南書畫卷之三 畫堂

无

未信党家真恁俗羊羔酒罷不須茶

和寧波表時謙孝廉詠雪韻

能將白雪賦新詩畫出同雲卷四垂玉屑但教飛彩翰
明珠早已綴青髭水懷遠浦藏冰鑑柳望長堤想素絲
吟詠佳篇忘久坐辟寒那復覓金卮

送醫其祥二首

聞君仙術授長桑湖海烟霞任徜徉刮目正須療肉眼
換心端許索奸腸久疑鶴在蓬瀛島共道春生游俠場
五藥三芝知富有更求醫俗立神方

雞壇近亦半寒盟乘馬乘車各縱橫萬疊峯巒爭隱伏
一春花柳自鮮明誰攻滕理炎涼態難覓膏肓冷煖情

我但苦貧無別樣可留妙劑使人驚

步鄒念尊送春韻

暮雨輕虹遠渚收青郊春色倩誰留也知不到經年別
無奈能生頃刻愁幾點殘紅飄野墅許多深綠漾溪流
舉盃獨酌還相憶何日真同汗漫遊

步鄒念尊上已同人雅集韻 迴文

香風遠送綠垂條轉鳥開時馬度橋張樂妙音諧雅調
集朋高會趁晴朝陽坡開草芳郊遍曲水流觴飛葉飄
先日曉擎雲澹澹塘橫小飲偶同招

寄寄光令白乃素

海國無風也自涼高槐深柳陰琴堂疎簾不掩遠山翠

寄寄光令白乃素

示

曲遲時聞新雨香幾處書聲清夜月半天鶴唳響幽篁
飄然束帶東遊客永日相望在一方

寄嘉祥令宋王賓

勞君憶我數飛翰每得餘閑便取觀分袂有時猶似近
談心無處始知難焚香坐月琴堂靜攜酒行春花徑寬
爭道澹臺山色古情誰畫寄一圖看

上山左侯任菴落臺

海國屏藩倚世臣雙旌旖旎擁朱輪庭前加禮三千客
門下聞詩七十人舊德西川思撫育新猷東魯化陶甄
清時節鉞需變契另有 龍章賁紫宸

送仙菴宗兄還里和元韻

當時荷葉小於錢宮外垂楊翠似烟初睹清班皆玉笋

早知道骨屬青蓮唱酬頻有高人集來往都無俗事牽
忽理班衣榮畫錦冥鴻先我整歸鞭

六年委珥駐皇都朝帽依然是素儒書癖每從閑著得
俸錢盡向酒家沽多君由此翔而集笑我于今步亦趨
且喜溪山今有主登臨處處鳥相呼

送掌院陳乾齋先生撫西粵二首

碩德鴻才振玉京暫持節鉞事南征群峯雪迤松千尺
野水雲汀鶴一聲薇省絲綸留著作槐庭棟宇費經營
人云瀛島皆仙侶曉唱驪歌總動情

錢塘詩史粵西行富有經綸不自矜高爽曉升青岫日

寄寄光令白乃素

示

寄寄光令白乃素

主

晶瑩寒澈玉壺冰名山好句題棠閣才子多情訪漢城
南服不煩勞 聖慮千江無浪碧澄澄

壽安溪李厚庵閣師代

間氣靈鍾降嶽神由來世德重龍津文章聲價齊揚馬
理學淵源繼洛閩筆挾琳琅鑒古韻氣同星日照高旻
等閑整頓乾坤了綠水青山處處春

蒨桂含花老更香雁來三五各成行蓬瀛水遠神仙迥
河漢秋深新月涼調燮多年勞稷契平章今日並虞唐
覽揆六合欣稱兕頊比岡陵翊 聖皇

壽韓母

爽氣橫空湧碧波畫堂瑞靄更如何青山幾疊雲當戶

黃葉半林月渡河園竹亭亭霜色古澗松巖雪痕多
就中仙藥聞王母青鳥叩書下群雛

和彭石源僦居韻

慣於閒散處安身十載羈維入世塵但訝我無好夢
誰知沆澣有幽人經年郭濶裁書少盡日吟哦得句頻
讀後渾如對秋月清光瀟灑足忘貧
容膝纔須屋半間何論活佛與神仙官情高潔恰如鶴
世事推移儘似船異日聲華誰最好如今著作已爭傳
安排手筆齊燕許待掌絲綸日月邊

癸巳仲夏初旬冒雨赴朝因近賤辰遂留宿內
城閱日經堆雲積翠橋回寓

書齋詩集卷三

主

淡句酷暑真難耐半夜傾盆雨來略似啣枚趨萬騎
多應翻雪捲千堆纔知筦簟涼堪寢未有蚊蚋曉便催
夢覺黎明房閣靜異童鼻息正如雷

凌晨匆遽捉朝衣赴闕肩輿去若飛入眼九遠流活
活穿簾四面雨霏霏胥徒寂靜依簷宇冠冕參差出瑣
闥最愛御街平似砥但防蹉跌踏泥歸

生來貧不要人知藜藿聊充恥道饒馬齒縱增新歲月
虎頭猶是舊鬚眉怕當軒冕臨門日恰際風雷駭目時
自笑竟成牛馬走雨中京洛望迷離

衣裳盡濕備更換斗室容身可暫居
深沈鐘漏落前除擁衾臥雨思陳迹閉目排愁背舊書

忽憶山農當此日平明糾笠荷犁鋤
十年宦跡若萍流肘後金章未可求
勢想朱輪餘馬鬣名鈔青史只蠅頭
遠山朝爽青于玉湖水晴光碧似秋
路遠蓬瀛開卓馬鬱葱佳氣帝王洲

賦得宜春花滿不飛香同魚門用晦作

凌晨素舞金鸞飛過爐煙落片乾
望去鮮妍同繪繡嗅來清冷異芝蘭
花逢瑤圃尋還易香問瓊枝覓便難
帝闕定應天女散仙芳安得俗人攤
繞闌瓊花向曉拋整斜飛灑下雲梢
飄飄臺榭神相肖焚熱沉檀氣不交
皎潔但隨綠隄楸芬芳未許襲衡茅
上林春色人間早珍秘天香被雪教

言懷

書齋詩集卷三

主

每覺臨冬夜漏長起燒銀燭待晨光
繞經眼處書讀將到身邊事再商
安穩似從閑裏得酸甜已向靜中嘗
盈虛消長誰先覺順理平情是妙方
漫把西江一口吞還須逐次覓真源
閑隨湖海雲爲侶靜愛山林石有根
鏡裏樓臺難作準夢中花月總無裛
於今要識養生主黑白雌雄未敢論

壽太倉相公

平江世德重庭槐人日欣逢壽域開
濟物恩膏深雨露經邦事業捷風雷
九苞威鳳天邊現三秀靈芝海上來
山阜盡呈新氣象公卿爭奉紫霞杯

聖朝變理本難名，稷契鴻猷次第成。甄拔驪黃開有驥，登清邊徼海無鯨。八垠喜覩祥雲爛，六合同依瑞日明。壽世經綸羣仰止，千春長慶泰階平。

賦得細草偏承迴輦處

玉輦閑從綺陌過，春風早已到寒莎。初迎黃幄青猶少，剛轉丹輪綠更多。生意芊芊連紫塞，柔姿惹惹倩晴波。都緣帝澤洪無外，花盡芬芳鳥亦歌。

賦得風迴巖岫雨中移

下下高高翠作堆，春遊髣髴入蓮萊。參差洞壑隨雲見，迤邐峰巒趁輦來。風遠旌旗千騎出，雨催花木四圍開。山靈有意邀宸翰，變幻烟嵐候睿裁。

禱雨

萬方常是樂豐年，春杪神皋澤偶愆。秧出水田青隱見，麥鋪隴畝綠芊綿。晴鳩絮語臨村急，野鶴長鳴向埵偏。此日鑾輿勤省歲，令排夙駕視桑田。

宸衷日夜待為霖，特沛丹綸百職欽。冉冉海雲飛玉葉，祁祁甘雨沛桑林。芳郊野色凌晨綠，遠岫嵐光向夕深。或恐遠方猶未渥，務求霑足慰皇心。

節逢萬壽正春明，頌禱同殷海嶽情。第令三農安作息，便諧九域奏昇平。繁釐早並岡陵積，浩澤終隨雷雨盈。自是皇猷規久遠，八垠時若共澄清。

紫陌紅橋春正長，半空霖雨沛天闔。風牽湖衍迎眸綠，

水映宮牆倒影黃。太液魚龍潛變化，上林花草益清香。要知靈不殊麟鳳，保定無疆樂聖皇。

送陳昭遠任建平步原韻

公餘日日坐迴廊，書卷茶杯到處宜。官舍熟梅黃歷落，郵亭過雨綠參差。家聲昔著荀翁為，友宦蹟今從范作師。文正昔為江上清，風山畔月與君琴鶴靜相隨。

詩名想已藉江東，茂宰襟懷迥莫同。望若雲騰行作雨，化符草偃德為風。驚人彩筆知無敵，濟世鴻才定不窮。剛道是仙潭未覺，朝朝鳬影訝王公。

賦得千枕微風送鳥聲

客舍閑愁詩興減，午窓靜坐睡魔多。剛驚殘夢飛蝴蝶，驚見微風裊薜蘿。宛轉正從林外聽，清和恰在耳邊歌。可因出谷殷求友，喚起離情奈爾何。

春日漫興

春光曾否遍園亭，興淺何嘗目一經。雲滿巖巒看盡白，鳥歸林麓望徒青。留名可異倉中米，託跡何妨水上萍。聞道生稗渾未信，懶尋枯樹逐郊禽。

賦得江城五月落梅花

笛聲高徹翠雲頭，五月寒生江上樓。韻冷乍臨深澗雪，音清偏引異鄉愁。欲穿霄漢翔仙鶴，幾作波濤起素蚪。解慍薰風渾帝德，落梅誰信滿南州。

擬賦人喜菊花香應制

深秋黃菊綻籬東
澹清香迥不同
一兩朵皆邀帝
眷百千叢並拱
宸楓恰當雁去
隨時令每候霜
來報
歲功須識
聖明無隱逸
幽芳解化萬年紅
步龍雨蒼韻賦
得柳色微茫遠
岸村
遙見輕鷗三兩
點細看深柳幾
多叢晴光淡蕩
青帘外
秀色飄飄碧浪
中山碓自春田
上屋水禽羣磨
岸頭風
此間端有幽人
住靖節墻邊徑
已通

甘忠果公祠

巍巍廟貌峙滇城
曾是當年竹馬迎
惠澤正同洱水濶
高標直並點蒼清
忠魂那許留余闕
傲骨誰能識爾衡
熱血一腔千古恨
夜深悲熱鶻驚聲

雲南詩集卷之五

庚

五色褒綸下絳霄
昆明猶近聖恩遙
逢春秋鼓送青山
雨伏臘幢搖碧海
潮大節千年垂竹
帛殊榮奕世席金
貂執牘重有章
卓在六詔卿雲
蔭笏橋

欽賜周易折中恭紀

陰陽倚伏義難明
四聖經綸易始成
象數通傳更漢魏
津梁獨得自朱程
六爻深探天人秘
十翼冥搜今古情
直向名山留盛業
另排笙管奏韶箴

重道崇儒待聖朝
折中垂教被恩遙
民財已阜風同舜
帝力情忘治比堯
絕學千秋金作鑑
微言萬古日為昭
小臣未悉章編秘
錦軸牙籤許共徵

仲春陪高章之王
疇五鄭魚門侍直
暢春園

賦七長句

風輕雲過影徐徐
兀坐垂簾讀易書
剝啄乍聞傳片子
即當還命覓柴車
敝裘適體塵沙慣
倦客逢人禮節疎
剛得數椽同托足
儒生酸味未全除
神京景物異尋常
二月郊行花正芳
金勒影遲泥尚滑
朱輪聲遠麝猶香
草抽嫩葉茸茸碧
柳綻新條淺淺黃
燕子未知春已半
舊巢冷落背斜陽

更衣楚楚雁行新
對送門單籍貫真
花木參差殊有艷
臺池清雅杳無塵
披簾仍奉昇平揖
入直初逢錦繡春
暝色欲來人始退
羣鴉歸叫暮雲頻
鷄鳴珥筆候晨鐘
久立宮門春氣融
鸞愛雀翎弓似月

雲南詩集卷之五

壬

嘶懷豹尾馬猶龍
青衣暗漬花梢露
翠幃輕搖柳下風
只俟內廷先輩至
樞衣趨赴御池東
名株處處履新莎
淺綠深紅夾御河
雲氣氤氳閭闔近
香風清冷蕙蘭多
頻年飽飫天厨味
極力難裁聖德歌
隣有書倉儲往跡
清談萬象總包羅

乍到中宵被覺單
曉來泥濕露霏霏
及時霖霖能成潤
匝地霑濡未信難
草木縱然忘帝力
新畬早已戒農官
遙思紫陌紅橋外
烟浦漁簑不道寒

塗鴉強效愧潛生
覆載包含仰聖明
鄉夢勞人歸不得
詩情惱我詠難平
並無事業泮同涸
那許名聞玉比清
歸路曉烟浮綠野
村村紅雨待春耕

桂

菊老蓮稀玉露秋香飄金粟出層樓堪為竊窬仙人室
可和芳鮮帶子羞枝折月宮非素客詩吟天竺是名流
休言結實真難得拋讓吳剛拾未休

桂花

黃如新栗潤如珠翠葉森森韻致殊折便離塵仙府有
開常依月世間無孔鸞棲過枝恒淨蘭麝朋來氣更腴
聞到秋深能結子殷勤收拾囑吾徒

細雨

秋色盈江滸雲痕掛野籬乍聞風浙澁便見雨離迷漬
瓦光嫌淡穿簷響覺遲入池渾不覺到竹未全知頻落

雲雲詩集卷三 雲雲亭

天

難成水層陰易作泥最能牽客緒偏解惱幽棲誰度淋
鈴曲我吟濡執詩鳥鳴形愈惡蚤躍景尤悲處處妨遊
屐年年老鬢絲短篇情不極兀坐竟何爲

喜雨

朱明應節序碧落煥雲霞秀麥含新穎嘉禾茁淺芽薰
風纔扇物澍雨即隨車自是天心順還因帝德遐雷
聲殷巨礮電影掣長蛇瓊液霑新籜珠泉散晚花經塗
行潦滿赴壑亂流斜河渚採灘樹汀洲刷岸沙神機添
嫩綠上苑發奇葩一任魚龍化終令黍稷華三農謀餉
饒萬井樂桑麻天澤真無外參贊屬皇家

送趙子烈年兄還里

綠柳長隄密晴霞天半賒神臯初蝶馬天漢早逢槎妙
質雲中鶴新裁錦上花搏風飛羽翰映日幻龍蛇香折
月宮桂光今日域華文章今報國孝友早傳家烏帽從
人羨斑衣祇自挈促裝歸故里分袂自天涯灑灑離聲
靜依依翠影遐談心時契濶會面日遙奢去路烟嵐護
歸踪雲水遮不堪分袂後兀坐聽鳴笳

送陶善長年兄還里

燕山來委宛蜀道去微茫遠岫煙嵐重長途花草香束
裝隨馬首伏劔渡羊腸去去依田舍行行出帝鄉宵
明螢火細晚濕嶺雲長村酒頻傾把孤檠莫漫傷窮通
雖有數得失亦何常已漾宮袍綠曾替桂棠黃生徒猶

雲雲詩集卷三 雲雲亭

无

整肅傳舍任荒涼附驥今云忝登龍昔已嘗錦城聯几
席渝水共舟航豪爽真能擅窮愁實共當君來無僕馬
我出缺餼糧方擬形隨影何期參離商經書具事業湖
海大文章亭榭恣遊眺山川任倚伴染毫攤古帖選句
納奚囊偉抱終難測鴻名豈易量林泉雖自適簪紱肯
相忘聖世無遺逸徵書出上方

送總憲吳容大年伯予告

槐署名原重烏臺望風崇西園推大匠南國仰宗工染
翰雲烟似修詞金錫同端方齊杜密博雅類揚雄袍色
渾紆綵花光高綴紅綵綸頻視草簪紱盡趨風偉業
天家重鴻儒聖眷隆垂紳歸畫省晉笏赴東宮講

席披陳細鵠聯奏對宏精勤昭 睿鑒仁孝 錫榮封
松栢蔭成幄芝蘭香滿蕙揚謙能受益敦良善居功共
羨貽謀盛威推蓄德豐位爭擬保傳 帝實倚鑾龍請
假山林去揚帆江水中錦衣誠顯灼寶帶復玲瓏繼武
仙班重紹庭鸞序榮此時青玉案他日黑頭公景福知
無極鴻床永不窮余云勳望重未許臥江東

送潘特書歸養

秋色金臺早韶華玉署遲庭槐黃滿院幽菊紫盈籬雲
路鴻歸日天涯鳥倦時致 君學本裕將毋思常危華
服從人羨斑衣祇自宜顯揚寧易測光裕已無涯泛舸
迴望渚楊旌渡澧湄 國書開領略家法早修齊閭洛
源堪湖臯慶業可師他年知利見此日悵臨岐情萬心
千里沽難酒一危麓門如眺望可有寄來詩

奉題少宗伯王珣湖夫子 御賜雉魚圖

神京迢北去峻削揀芙蓉路出千峯豁川臨百谷衝飛
翔厚健翼游泳有潛踪 翠輦祥烟合 華舟瑞靄封
鳴鑾趨六駁縱權設鴻量素鬣浮江獲原禽觸矢逢人
爭方漆沮 帝雅念夔龍 御膳頒宣惠 天厨疊授
褒錦衣文爛燦玉膾味鮮醲 寵眷喧都邑光榮逮祖
宗詠歌昭 聖澤圖畫著臣恭物象傳名繪元音振大
鏞雄山凝泄泄喋水欲喁喁錦臆生機萃銀鱗樂趣重
揚馨幾縱壑奮翮可當鋒獨待調羹手 皇恩湛露濃

奉寄家兄鹿嵐時令平南

七年渾濁別萬里少音書地是炎蒸處人仍草昧初
山高入畫紫水豁成渠庭靜希開析江清不羨魚綠蘿
行拂蓋青草坐侵裾植柏當迎牖栽花自遶廬舊聞猶
整理新作更贏餘令問推遺愛嘉猷更樹譽芝蘭森幾
許桃李竟何如俗見原無據人言信有諸倦遊情冷落
抱恙意躊躇勞我憂徒結知君意自舒西臺期引珮
北闕待鳴珪璫蘊負差能展經綸庶不虛他鄉雖樂土故
園實靈墟何日來京輦同時向里閭

奉送海鹽大宗伯許時菴太夫子予告旋里

盛世倚元良鴻名播八荒溯源過月旦問族是高陽宅
近橫山右居隣漱浦旁鳳麟占氣象海嶽煥文章廉介
擬公範溫恭比季長懸輝留倒景奮足躡奔洋腰笥真
能爾心齋實已嘗學惟宗閭洛才却邁王楊柳汁依依
綠宮花冉冉黃尊嚴瞻袞冕整肅見冠裳寢食圖書府
翔遊翰墨場制麻含雨露史筆挾風霜秋水澄無滓晨
星照有芒放辭霞爛熳琢句玉丁璫寶軸頒 宸藻金
雲挹桂漿 紫宮頻伏謁 丹禁屢趨踰飭已恒謙抑
持躬祇直剛羣皆推茂振 帝獨識君房西蜀綬旋旆
東吳早促裝艮義緣鳥道淮泗引牙樯蕭鼓喧臨渚旌
旗靜陟岡前麾迎祭戟後隊接舳艫草木恣吟咏山川
任徜徉搜羅窮藪澤培植遍膠庠朗鑒誠超俗清操果

異常盡人懷杖杜到處想甘棠桃李舒嘉蔭珠璣藻素
 光令猷彰黼座偉望重嚴廊遲日雲方曙隆冬夜未央
 鳴珂經瑣闕曳珮入鵷行啟沃資明主賡歌翊聖
 皇典墳由校閱財賦賴勦帑藏還充裕閭閻俾樂康
 邊城輸駱馬下國萃琳琅九府流刀布千箱貯稻梁版
 曹輕稅歛民計富桑利器宜蠲錯諸艱藉棟梁深泉
 探地喙巨浸指天吭鹽鉄何須論河渠更可商霑濡滋
 畝澮蓄洩繫堤防灌漑京畿內潔涸日域傍幾年勞瘁
 塞萬姓慶豐穰雨笠耕泥淖烟蓑棹渺茫再煩釐成計
 仍命理神倉籌畫調盈縮張弛握紀綱晉階升畫省
 養望躋離堂北闕傳開晏南郊趣奉璋委蛇陳幣帛獨
 深薦鏘鏘揖讓規邦化中和卜運昌禮采虔執費升服
 縑來王忠信孚遐邇聲靈布氏羌君威原赫赫臣節
 幸煌煌鍾鼎功初就尊鱸思不忘聖賢明出處豪傑慎
 行藏芳躅稱都邑逸情適故鄉門墻森檜栢後嗣起鸞
 鳳野艇浮于漢遙峰劃彼蒼四圍謂好鳥三運響幽篁
 杖策尋松菊扶筇閱井疆香山應似此菲祿永難量
 新秋步同年鄭魚門韻
 霖雨驅炎暑涼颺起帝臺跨空虹艷艷射壁日皦皦
 躋遙飛電軒軸遠聽雷往來今四序倚伏悟三才符引
 縹緗帶荷翻錦繡堆吟蟬何處樹醉柳舊時盃腐草螢
 爲母繁霜露已胎未知天氣肅稍驗歲華催鶴晴嵐

合浮萍翠麓開鷹看冲漢去雁想逐蘆來松菊思千疊
 尊鱸夢幾回清暉都在目無復翳纖埃
 冬至
 乾象南行日招搖北近時權輿生有兆橐籥化無私朔
 會臨星紀臘輪駐吳維黃鐘吹似鳳蒼壁薦如規表驗
 年常稔衡懸炭暗移踐長思獻履賀節欲裁詩添線欣
 來復書雲識整宜陳根含甲細晴旭布輝遲雪意連朝
 作霜威傍晚知短簷暄共負密室氣潛窺樂導仙靈護
 鞭揚僂虎隨試看迎至返萬瑞已昭垂
 露
 晨暉初逗景零露正生涼野草滋彌茂園花泥更香露
 濡蟬腹小嘹唳鶴聲長陰液承高掌神精萃蜜房垂絲
 旂歷落綴葉玉低昂尚武雖殊象求仙實好方肆筵歌
 湛湛嘉晏詠漾漾表瑞昭仁澤微祥煥寶光幾能盛滿
 瓊誰解採盈囊天酒從教酌靈膏一任嘗吉雲非杳邈
 勒畢鉅荒唐大化當祈合呈休待聖皇
 元旦早朝
 爆竹聲方密明星影尚繁趨蹌依玉署冠服侍金門
 鼓鳴天闕鯨鐘接帝閣出看燎火導還見羽林翻
 宮漏移時報晨雞到處喧皇仁隆四始玉曆重三元
 殘雪瑩仙仗和音悅至尊履端瞻曙色復旦上朝暾
 表賀山河壯官繁禮樂存右旋惟拱極東注盡宗源律

轉風初嫩春回氣始溫舉頭瞻氣象佳氣滿乾坤

擬米兒口行園應制

選徒咨上將差馬彙纖驪雲罕虹霓護龍旂日月隨蜚
廉清道日滕六灑塵時靜看車徒出遙聞管籥吹前旌
屯絕塞後隊列通遠布網疎何礙從圍樂不支力能拉
虎豹威早懾熊羆俊鵲凌霄迥蒼鷹掠草低蔽空毛散
亂積野類離奇士卒猶餘勇天王動遠思仁將俾覆
載道直並黃義試看鑒輿人條風起異維

新柳

露稀抽碧玉晴縷綻黃金暖日眠烟浦和風舞水潯纖
桃紅作錦映李翠成林入苑春偏早臨流色始深扶疎
資化雨慈舊護幽岑忍向征人折閑於隱士尋長堤綠
壤壤永巷翠森森蔭好花前看愁堪醉後吟柔情欺嫩
草青意妬遙岑搖曳牽閑思紆迴繫客心惟知生意勃
未覺歲華便有鳥辭幽谷遷飛自不禁

春燕

秋後何方住社前及早歸撲簾頻盼盼入院便依依影
落雲痕疾聲諠風力微差池看不定下上聽還稀梁幕
嬰塵暗灘泥茁草肥來宜辭紫陌去可到黃扉呼侶今
仍急管居昔莫違幾能翔殿陛多只在郊畿斜翼翻芳
甸輕姿弄曉暉慧心雖解語纖質那知幾葭律移新管
園株長舊園似憐經歲別低傍主人飛

賦得首夏猶清和

朱明方變律靈雨沃郊垓靜蟻封穴簷喧燕賀巢月
墻行蜥蜴風網落蠅蛸潦水流三峽奇峰矗二嶠殘花
紅隱葉深柳綠垂梢嫩筱冲霄直新藤抱屋交樹陰圓
似蓋泥色膩如膠早讀書全忘遲歸夢未拋日和翻晉
帖信遠卜羲文座少居人到門惟素友敲吾心愁覆瓿
人世笑懸匏不計升沉事無心作解嘲

水仙花

清潔看如水輕盈望似仙迎霜偏耀若對雪更飄然瑤
草幾同秀瓊英許共妍葉分蒼檜色花並古梅鮮默玩
消塵想閑吟謝俗緣銀臺光燦燦金盞韻翩翩映月懷
良友凌波憶昔賢榮纔陳禁苑品早異林泉曾動龍
顏喜兼霑帝澤全名雖遺禹貢地已近堯天海屋怡
神日蓬萊注籍年幽香浮瑣闥盡布歲寒前

梅花

梅本羅浮植移將上苑栽影仍橫水瘦藥愛逗霜開古
樹蟠成篆南枝玉作堆遠宜烟靄護晴好潤松陪擬桂
香微暗如蘭氣早催清光渾似月蒼幹半疑苔索笑循
簷可尋芳踏雪該詩傳官閣興賦著廣平才斜整溪全
映參差春漸回遙看驛使去瞥見故人來甘遜羣英後
應為衆卉推調羹期有用帝德久滋培

雪

調元勳 聖主寒燠歲成宜始見同雲布俄看瑞雪隨
瓊華天際落粉翼幻中奇飛灑風毛舞飄飄軟絮披迎
眸空片片撲面靜綏綏蓬島何須覓瀛洲應在茲幽蘭
滋嫩甲秀麥孕新穠盡是澄清意都成豐豫時結爲銀
爛燦堆作玉參差試茗烹來可尋梅踏去宜霏霏浮
紫極竊竊燦丹堦盈尺尋常事唐虞不用祈

笛

笛本傳丘仲辭原著馬融龍鬚繞半剪鳳膺却微豐暢
忘悲愉共通靈今古同能令魚跳浪會教鶴翔空縹緲
高樓外悠揚老樹中橫吹淒淒夜月獨奏咽江風裂石奔
清澗穿雲曳彩虹落梅愁嶺北折柳悵城東暮靄聞焦
逕孤燈響釣蓬聲低汀雁黑調起海霞紅喻陟林泉興
桓伊豪俠衷倚牀檝紫玉幽韻自無窮

送閻學彭老師

豫峯青未了淮水碧無涯華國覩龍見經邦矚鳳儀青
箱餘舊德黃絹懋新辭振藻雲霞萃含毫星斗移蜺煙
同櫛黻古模等宗彙日域休聲播神州輿論推講筵資
啟沃坊局仰猷爲分校遊寒峻持衡拔瑰奇殊才俱入
鼓杰士盡蒙知學探千秋秘文傳一世師閻閻思旦爽
廊廟倚軀雙忽起東山與歌驪動遠思

壽南樂魏筠圃年伯

繁水先生耽習隱栽槐築屋傍金隄閑雲飛向野雞掛

好鳥來於幽樹啼漫興千言皆渾脫精思萬卷各端倪
夫人氏系郝鍾並令嗣才名庾鮑齊四德宜家溫若玉
一經紹業貴如珪也聞宰相山中住曾好神仙樓上棲
曲沼青蒲藏翡翠芳園紅杏隱黃鸝朱顏早構安期棗
瓊液頻分王母梨介壽祥烟紫錦帳生申瑞氣靄虹霓
百年景福知偕老七袞榮華今共躋花引薰風常馥郁
草凝湛露已迷離三多惟有公能擅佇看 綸封降紫
泥

玉河春柳

融融清潌來銀漢嫋嫋柔條拂禁墻枝盡萬年依曲沼
河迴九折列垂楊嫩烟照水添深翠過雨搖風漾淺黃
輕絮遠飛遠太液豐林環拱向明光冒聞張緒神堪擬
也讀蒙莊鑑可當晴樹何啻妨繫舸碧波原不碍流觴
懸知落葉通瓊島試聽鳴鶯達上方白映樓臺增氣象
綠圍宮闕煥文章如絲細線盈堤密似帶春流遶樹長
遠渚依稀聞玉珮高柯彷彿惹爐香遶源挹注懷先正
成陰滋培自 聖皇雨露潤自宜先日域托根早已近朝
陽

梧桐

嘉木孤生自太冥栽我百尺始敷榮多年盤屈雪霜古
頃刻晦冥神鬼驚密葉垂陰翳綺閣輕條吐秀出華楹
排雲突兀森天宇含露氤氲拱玉京生傍朝陽春鬱勃

樹于楚室勢崢嶸素琴伐就諧聲靜仁鳥來時振彩宏
鳳羽九苞光奕奕龍吟十弄響琤琤絳綵脩齡真無兩
卓犖孫枝更有名金井匝圍皆燭燦銀床飄拂總晶瑩
凌霄欲作虬螭舞冲漢疑將風雨鳴題詠頗曾勞聖哲
游歌端的見昇平

恭祝

萬壽詩序

臣聞三多之祝願首肇於封人五福之陳疇實
衍於箕子稽長年於帝牒自大電繞樞以來攷
求命於王編暨流星貫昴而後祥凝殿陛鴻床
慶於無疆瑞霽宮廷純嘏歌夫有秩或德本神

聖壽聖壽集卷三 壽堂

天

聖明可並於升恒或功則平成能可贊乎化育
或宵旰而熙庶績或儉素而撫皇圖頌以純熙
則天淵比盛介以眉壽則松柏競休要惟氣運
值夫昌隆遂乃第祿徵其悠遠欽惟我

皇上符地以貞合乾之健冲齡登大寶善繼善述繼緒
而長發呈祥碩畫靖多方乃武乃文垂統而永
清著績 天戈遙指四海浪靜波恬 玉輦時
巡萬國風清月朗河流永奠隄防無衝決之區
水利肇興墳殖盡膏腴之壤怙父恃母賦畝之
賤咸得親耨座以言情就日瞻雲山林之逸靡
不向康衢而隳首家給人足抵京之積良豐政

簡刑清象魏之文徒設蠲租逾萬萬恩膏洋溢
黃童白叟交欣廣額復頻頻甄別精詳春試秋
闈疊舉而且 典隆闕里大道與河漢同流配
進攷亭正學偕日星並著加以心勤乙夜更博
典墳躬親萬幾兼綜技藝 宸章璀璨鏗鏘聲
若琳琅寶翰聯翩舞形如龍鳳大而博學執
謂成名之無 聖又多能夫何常師之有道全
德備紹虞夏商周而集其成雨順風調萃南北
東西而會於極普天俱登衽席家室和平薄海
同在陶鈞民物安阜惟勲德之並懋宜福祿之
來同適者序屬三春日過上巳紅霞縹緲香飛

聖壽聖壽集卷三 壽堂

天

上洞之桃碧浪瀾漫煙霽平疇之麥睇堯衢而
似繡鳥語花香瞻禹甸以如雲風和日麗走金
貂於紫陌寶馬嘶楊度翠輿於虹橋朱輪漾日
頻年豐稔人生沕穆之天匝地殷盈民在熙皞
之世 聖人臨乎九有較昔大衍之用已幾三
籌 君子實惟萬年喜今花甲之週政當六表
旌旗旖旎虹蜺繞而天宇高車馬縱橫雲錦鋪
而 皇居壯濟濟皆垂紳委珮鷺序趨踰桓桓
盡韜甲偃戈虎臣稽拜敦詩說禮辟靡之鐘鼓
皤然望杏瞻蒲阡陌之桑麻沃若別有雕題鑿
齒窮髮奇肱習俗各殊胥叩關而輸貢語言重

譯咸向 闕以來王甘屬隣國之附庸竊慕中華之文教歡聲騰沸恍迴萬疊之潮香篆細縑頓霽層霄之霧仰南山之偉萃猶莫仿其崇隆指東海之汪洋尚難方其廣遠在 聖皇垂裳之治謙讓未遑於臣庶稱觥之心歡欣何極貢藝獻雉方物不限於梯航肆雅歌風頌禱堪勒於金石有能畢獻子來之願良殷無美不呈媚茲之情甚篤農工商賈萃域內之珍奇傑侏甕離貢遠方之音樂九州同豫而奉堯樽六合偕來而觀韶舞莫丕基於有永曰安曰富曰尊曰榮景福冠乎古今膺 定命於無窮為位為祿

雲雲詩集卷三

四

為名為壽純禧昭於天壤祥呈南極何須方朔之桃德注東華奚貴安期之棗 一人有慶萬福攸宜臣飲河有素擊壤無稱誦習遺經私幸服官已久景行曩哲深愧知非未能縱稱五而述三猶掛一而漏萬擬天保之致告但賦罄且效楚茨以陳言惟歌攸酢謹拜手稽首而獻詩

曰我

皇至德超隆古福欽箕疇寶祚昌天際結成雲有霽海心飛上日當陽運惟履泰三辰順世遇恆豐百度彰升殿垂裳敷政教碧霄舒藻煥文章四時草木俱呈瑞八表山河悉効祥郡邑道原均遠邇蠻荒貢弗限梯航

曾聞英英開前殿屢產嘉禾報職方下國熙恬忘作息深宮靜穆肅珩璜閑調玉勒收還縱細按朱紘卸復張睿算含弘天浩浩 皇仁汪濊露瀼瀼氏羌振古為邊圉岳牧於今是棟梁簞捲輕颺歸浩渺冰迎朝旭散淋漓迅雷振後春偏麗澍雨晴餘草倍芳保介第聞修錢鐔有司真欲措桁楊豐功於鑠昭霄漢雅化霑濡暨井疆崇儉規模倅泰壹還醇風俗等陶唐 東巡闕里觀車服西閱岐周憶鳳凰往哲盡皆馨俎豆真儒

雲雲詩集卷三

五

度木施成室尚恐遺珠未入囊那惜位高優廩祿奚論地迫隔巖廊八垠耆定防尤密六合咸寧慮益詳蠲賑殊恩浮億萬搜羅曠典邁尋常典墳博洽時探討才藝多能日就將 御筆揮題皆琬琰 宸章寵錫各琳琅德容粹美昭金錫政治精詳振紀綱問視寢門情罔極慇懃揀蕞意難量恭逢 六袞千秋節恰值三春百卉香冉冉桃華紅爛熳灼灼麥浪碧低昂兩班簪綬隨臚序九域共球列雁行貴若王公度俯仰遠於象譯恪趨瞻旌旗飄曳虹霓影車馬駢羅錦繡光野色正濃新雨綠山容輕染曉煙黃笙簫合沓頻堪聽樓觀參差遠可望薪樵自然儲械樸畢罷久矣萃駕鸞胥歌厚載生成

大共慶高明怙冒長衆福罄宜 仁者壽敬陳無逸佑霞觴

畫馬六絕句

皇人歎玉驄日飽天家粟魚藻詠那居長閑千里足
原自青海來京洛嬰塵土拂拭自今朝龍鱗差可數
並驅涉層瀾纔如履平地默助應有神而我聊遊戲
骨相真神駿桃花耀日明站時常在水踏石恐人驚
每憶龍鱗侶深慚葵養恩低徊思故國翹首望崑崙
曾聞騷裏姿曲折知人意託足向清流引轡今相試

漁

日日垂竿學釣魚淡黃潑刺上雙絲山村有客堪閑話

好繫孤艇覓一卮

黃牛舖遇雪二首

風毛散亂落山深路跡模糊不可尋到處玉山堪對面
只疑身已入瓊林

北風淒緊暮寒催遊子疲驢雪裡來却憶故園梅信早
此時正傍短簷開

平溪憶亡友向金岑四首

清江宛轉抱山流夾道依然竹木稠嘆息向平今已往
迷離煙水起人愁
琴書零亂無人整三徑荒涼長蒺藜曾記圍爐當雪夜
分箋追和子瞻詩

駕央城在平漢北上駕央去憑吊淒然有所思空剩一釣山
上月清光繚繞不勝悲

憶同策馬去還來遠近梅花照水開今折一枝何所寄
暗香曾不到泉臺

阻雨

幽居近只在林間人阻河干夢屢還風雨淒然煙霧滿
從今最厭米家山

飛龍圖

健質潛淵已不侔凌空夭矯孰能儔攜來靈雨三千尺
雷灑須臾遍九州

題陳太府騎牛圖

漢書一卷足生涯蒲羈逍遙玩物華遠勝當年江吏部
無芻踏石亦成花

州留岐角若擔牙衛犢曾聞與虎讐鉅鹿清風無所戀
等閑漫認作青牛

和趙子珊柳接桃枝韻二首賈時趙妾

露浥烟凝翠色新頓開鮮艷最怡人等閒莫解黃其實
更向隋堤別遇春

連理枝成別樣新即今配合自何人朱華翠葉幽時認
可似章臺舊日春

營山王廷賜于聖泉謁選都門先買妾京邸漫
成四絕句

小院吟哦夜讀時幽情繚繞不勝思何時得意春風裡
先買長安花一枝

縞衣祇合老荆釵痴望 皇都信幾回為報為郎還未
得小星昨夜抱衾來

徜徉泉石自今稀民社關心是也非早伴卿卿甘一夢
異時風月任依違

花縣何花不許栽思量護惜費安排誰知錦幄花能語
種自三生石上來

疊前韻送張方曉年兄之進賢

雪意冲寒歲暮時錦衣先動故鄉思向來壁積情誰解
試展瑤箋和竹枝

香齋詩集卷三

無雲亭

署

借別應為理鳳釵經年可有夢曾回錦江春水平于寧
彩鷁真如天上來

琴堂清肅事應稀招我由房那便非鄭字賈名風未遠
新硯肯與素心違

定知雙柏手能栽 黻座書名取次排但約倦遊歸錦
里草堂懸榻待君來

題王氏柳陰訓子圖

湖山幽處百花香詩卷茶杯清畫長寫罷黃庭何所事
青箱舊業訓諸郎

雙鷺晚曉喚新晴柳色青青花正明試傍仲宣樓下過
好風時送讀書聲

盆梅同疇五和查潤木韻

本是靈山紫葉根移來康瓠老冰魂傳云化杏休輕信
衫藥瓊枝更絕倫

清香幾朵逗春開冷影蕭疎絕點埃試對冰盆聊索笑
深山風雪故人來

撮土栽來諳雪霜疎疎淡淡藥成行分明退向羣芳後
開在春前先有香

盡放盆間南北枝暗香繚繞起離思天涯兄弟青山外
茅屋疎籬寄倩誰

何遜當年也二毛每來東閣興偏高三生石上青禽去
月落參橫夢幾遭

香齋詩集卷二

無雲亭

署

跋

通江李夫子視吾閩學歲試拔重醵贈公太夫子雪鴻堂全集既校訂成帙方彙刻賦頌詩三種共二卷仍名曰雪鴻堂文集明紹述也不以小子評固陋命校字焉評捧誦之下莫能贊一辭然忝沐一日知己奚可無數言以識簡末耶竊惟文以載道期於有用而已三百篇詩祖也垂為經離騷賦祖也亦以抒忠悃見推下此歷世雖殊明道則一譬子孫之於宗祖一脈相承未可忘所自始者是以唐世用詩取士即於其中覘經濟實學一代名公卿事業卓卓可紀能不悖於古自說者有詩思別腸之論務纖巧尖酸美詞章詡詡以風雅自負失

雪鴻堂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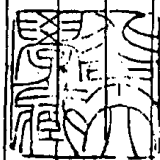
一

其旨矣夫子夙負經濟大猷為斯文宗匠不屑于時俗澆薄齷齪而有凌雲之氣明天道則賦天風日露瑞雪考天時則賦曆法闡禮樂則賦禮制郊祀黃鐘律呂至於理學河洛經史與官制貢舉治河屯田貯糴等篇皆明道經世鴻章豈徒成一家言已哉其於詩也如憶母夢弟示姪之什皆孝友至性所流露祝萬壽早朝及湯泉頌悉本忠愛之誠他若寫景賦物諸體莫不有裨於倫教是真得三百篇之韻與神骨者矣行見聖眷攸隆寄以銓衡重任夫子展其包括宇宙總覽人物之心驗諸寔用已可於是集卜之也且文可傳世如程子所云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又不可

於是集信之歟若夫子與鹿巖師伯先生克世贈公太夫子家學一門文章堪媲美蘇氏海內既無不深羨視閩學公明勤慎以培植士類道路童叟俱能詳之評不復贅昔康熙己亥春三月候官受業門人朱評百拜謹識

雪鴻堂文集序

二



雪鴻堂文集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鍾我撰鍾我號芝麓通江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集乃其督學福建時所編凡賦頌一卷詩一卷多館課及應酬之作案鍾我父著有雪鴻堂集其兄鍾璧集襲用其名鍾我父襲用其名殊不可解如以爲家乘之總名則又各爲卷第例亦難通也

王石和文集九卷

〔清〕王璠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江西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石和文集無卷數》提要



天下有先讀其文而繼見其人者見其人益重其文也有既見其人而復讀其文者讀其文益思其人也予少為科舉之學常搜閱前代作者及

黃序

本朝諸名人之文以為舉業科律已乃得太史山西王韞輝先生四書文稿讀之清新俊逸獨出心裁是能不受前人牢籠而卓然自成一家言者因多抄口

諸生從不忘顧一晤其人为慰而
山川阻無緣得見繼又聞先
生賦遂初退居林下冥鴻高
舉瞻望天末遂以為生平嚮
慕之表將終自以於私誅之

黃序二

儒也雍正十三年秋予有山西
巡察之役甫入境聞先生掌教
會城書院至則喜而亟謁親
其道範朗然如明月之鑒懷也
冷然如清風之滌煩暑也爰進

諸生於堂下高誦予所夙識
先生文開明切示如諸生得師
度當是時數十年積慕之
表一旦見之而私心大慰且信
向之所重而習者真有道之言

黃序三

也先生官京師時恥奔競鍵
戶讀書同僚咸敬憚之以告歸
益砥礪實學以醇朴範鄉邦
與人言恂恂如不出諸口予別去
益心儀弗能置乾隆六年予

方家居時坊人必先時文久
膾炙於海內而古文集僅傳
播北地乃於先生季弟瀘溪
令署中覓得先生文集欲
重梓之以以四方介友屬予為

黃序四

序予展而讀之其議論上
下千古論事必持其要論人
必當其衡合泰之四書文而
用大倫顧予向所見先生之
人如不出諸口者至是覺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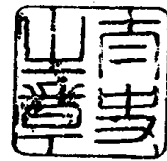
言正論固所深一區談是非成
敗之理若決江河而下則又嘆
賢者固不可測而予向之所
重先生者為尚未盡其底蘊
也見其人而重其文讀其文

黃序五

而思其人予於先生中心藏
之矣先生字韞輝石如其別
號先生自有說見集中

乾隆六年仲夏江西新城後學

黃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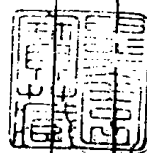
黃序六

評非出一人手故不注姓氏不敢問
世故不求序不問世曷爲梓欲問後
世耳問世且不敢況後世欲與後人
語也豈必後世之是之哉後世是吾
文則吾得與後人語後世非吾文吾
亦得與後人語後人可語今人不可
語乎夫今之人固已語之矣求序是
王右和文引

欲今人是之也吾文無是者又何求
若世之君子有不深謬其文而惠之
序者則吾亦不敢知已雍正己酉四
月上旬王璉題

王石和文目錄

晉陽三立書院受業諸子參編



卷二

微子抱器歸周辨

有子避席辨

壽說

降服說

石和說

王石和文

目錄

貧解

文情

文氣

兵問

生民之欲

福善

卷二

王荆公論

楊子論

嚴子陵論

郭巨論

燕丹論

漂母論

何信論

鴻門論

鴻溝論

王景略論

鄧伯道論

王石和文

目錄

郭汾陽王論

蓋寓論

文信公論

湯武論

卷三

魏不受衛鞅

漢昭烈不取荊州

淮陰取趙

鼂錯居守

直不疑償金

北漢主報宋太祖

岳武穆班師

丙吉問牛喘

宋勢

卷四

讀出師表書後

讀王荊公周公論書後

讀老泉書論書後

王石和文

目錄

讀韓非說難書後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讀曾子固書魏鄭公傳書後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書後

讀古史疑

讀古史疑二

卷五

靜觀

山河日月喻

泰伯三讓

遊術

智昏原

君子之報

申君子報

施杏樹戈地文

卷六

關帝廟碑記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王石和文

目錄

周湯吉節錄補聞

書田子方廟壁

重修雲閣舞樓記

培風室記

遊六師嶂記

遊芝角山記

藏山石床記

蓑池怪松記

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卷七

釋諱

趙受韓上黨

蘭相如完璧

蜀漢戰守之形

從衛

關壯穆絕吳

唐肅宗

辨桐葉封弟

王石和文

目錄

三多族譜記

紫柏歸根記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新建文明閣碑記

修孟城碑記

重修孟東關城碑記

宋東京考序

石樓縣志序

培風山堂之始園記

壽馮母賈孺人文

祭許茹其文

卷八

論繼母之服

讀王荊公伯夷論

象入舜宮疑

惜分齋說

書院文是序

自宋九家古文序

王石和文

目錄

關帝廟記

昭文樓碑記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彥明王先生墓表

董貞女序

張碩儒墓表

讀家語疑

卷九

增修芝角山

用兵

臧哀伯諫郕鼎

箕殺齋墓表

謁獄廟神像疑

名論

王氏族譜序

王氏族譜後序

家祠碑記

八蜡廟

王石和文

目錄

七

王石和文卷之一

晉陽三立書院受業諸子參編

微子抱器歸周辨

甲辰八月二十六日

王璠

孔子謂殷有三仁魯論首著其人曰微子去之去殷耳非歸周也使其歸周則微子之仁豈得謂爲殷有哉微子之去詳於書書之言曰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詔之去殷耳亦未嘗言歸周也世乃謂微子抱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是微子不但無懷於商而商之亡竟自微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一

子速之豈不甚矣哉商道嚴肅駿厲故商人之心信而好義迄今讀多士多方皆惕惕乎慮有商之人不厭而謀所以安撫之若甚難者亦可見商先王之德澤在人而人心之不忘於商如此乎深且至也微子爲帝乙之子乃不念二十八世之宗社漠然棄之先天下臣民而附於周仁者固如此乎彼器之定於成湯而藏諸太廟六七賢聖君世守之以至於紂六百年矣一旦抱之奔周何少無故國之思也後世安祿山移唐祚奏樂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悲憤擲器於地微子之賢豈遂不若一海清甘以殷先王重器

精義錄
昔

高岸

惟周封爵是求乎。夫武王克商大封帝王之後，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薊，堯後視舜，舜後視禹，後祀微子以勝國之裔，其獨應不獲一胙土，是周自封微子並非微子之有求於周也。且微子之封在成王之二年，先是三仁中箕子則釋其囚，比干則封其墓，顧無一事及微子，可知微子自遜於荒。武王欲加之恩而弗可得也，迨武庚以殷叛乃求微子而封之，則微子之入周固自此始。詩曰：有客有客，亦自其馬。夫微子既就封，周人猶賓之而不敢臣，況當周之未興殷之未亡而遽奔周，何以爲微子？左傳逢伯之對楚王石和文卷之二

子言武王入商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親釋縛受璧而祓之，夫既謂歸周矣，何又見固皆知其說之誣也。

深醇贍切，議扶綱常，不但於古賢有勳。

文章事上
游法

往過履

有子避席辨

王璣

史記稱孔子沒有若貌類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及窮以宿罪不兩商瞿生子之事，有若絀於辨乃撤其座異哉。所言必好事者爲之，不可以信彼弟子之欲事有若也，豈不以爲賢乎？果賢也必不自忘所造，妄尸乎聖人之座。若果妄尸聖人之座而居之弗疑，開口論說儼然爲諸賢解惑授業，自尊大於七十子之上，則其不自量而心昧於聖人之道不賢亦甚矣。又何待後之窮於所問而始信其不足事哉？且所問之二事固未足以定師道矣，聖人無不知。

王石和文卷之一

三

知此二事固宜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在此。今弟子既師事有若，則當求詳於聖人之道，所以至問仁問知問政禮樂不當專以此虛無幽幻之事占來察往者，讀讀而嘗試之也。今有若誠知乎此，豈遂足爲孔子當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之科，不乏知聖之深者，豈尙不知有若之不足爲孔子至此而後知之有若，豈尙不知己之非孔子至此而後知其不足乎？吾知諸賢固不輕以是推有若，有若之賢亦斷斷不肯然也。昔孟子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曾子大賢。

趣甚

也。曾子既不可。則子夏子游子張當亦隨知其不可。故其事遂不復行。謂行之者好事者之妄耳。不然。今日立之師。明日撤之座。吾見一堂之上。斷斷然幾何不以師道為戲乎。或曰。弟子思孔子而不得見。故師其貌之類孔子者。道之淺深。德之至與不至。無論也。余曰。如是則有若撤座之後貌。豈遂不類孔子。

絕倒事得快辨解。願自令四座絕倒。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四

壽說 丙申

王璠

天地間孰能壽於人。而人之生於天地間者。又孰能壽於今日之人。蓋鳥獸草木之物。蠢然無知。不可以壽言。則所貴乎人之壽者。不過謂其耳可聽。目可視。手足可持。行口可言。事理當否。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家國天下之大。皆可以求盡其所當為。而下逮日用飲食之細樂也。可歌悲也可泣。凡山巔水涯。亦皆可以隨其身之所處而求遂其意之所欲致。非是則前之千古。非壽後之萬年。非壽也。何者。自有天地以來。其年不知凡幾。而腐漸滅息。與鳥獸草木同盡於不知凡幾之年者。其人又不知凡幾。即魁梧奇傑。富貴豪華之子。亦隨眾人生死於其中。而我獨能以無往不可之身。隨所處而求盡其所當為。與意之所欲致。則甚矣。古之人皆天而我至壽也。彭祖至今猶以壽稱。是遵何說哉。何謂壽。有斯壽何謂天。無則天有者何。可見可聞是也。無者何。莫知莫覺是也。古之人有悟於見聞之不常。而知覺之不可再也。故往往托之不朽。以傳於後。俾後世讀其書。慨然想見其人。亦巧以不壽為壽之一術也。然今日我知有古人。古人已不復知有我矣。况

後人之渺茫不可指數者其於今又何知嗟乎古人不能
有知也後人未及有知也乃於古人既往後人未生之日
幸而適然有我且適然有我之今日則莫久於今而前後
為至暫莫久於今之一刻而千古萬年為至速也蘇子曰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夫物安能不變
其觀者自不變即觀者亦安能不變以其有不及觀之時
而當其及觀固不變不變而觀物之不變不變也不變而
以觀物之變亦不變也變與不變不變於觀而觀者之為
壽大矣斯壽也何壽也是堯舜之不能留孔孟之不能待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六

蘇秦張儀之不能以詐取而秦皇項籍之不能以勢奪也
其易得也哉得之不易則承之亦非輕輕以承之而不求
無負於所生則生為虛虛生與不壽同

涉筆恣肆如鴻濛雲將汗漫九霄

降服說

丁未十一月初七

王塢

聖人緣人情而制禮情有時屈於義則不得不奪情以就
義而又不使人之絕其情故情重於所生而義重於所後
自漢以來論為人後之禮者無不求詳於情義特為後者
事有不同則因事立議遂或畸於情或畸於義而不能得
其畫一之理歐陽子之論深為宋人所非歐陽子固未嘗
滅義而獨解為其父母報有失儀禮之旨彼謂服可降父
母之名不可改夫其父母云者乃儀禮推原之詞非以為
後者遂據而父母之也故疏曰報之為言使同本疎往來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七

相報之法若既親於所後之父母復親於所生之父母是
兩父也果親於所生之父母而報以降服之期則父母無
期服之禮是薄於所親也故以謂父母之名不可改則服
亦必不可降服既可降則亦不得而仍父母之名矣使謂
禮不沒其父者便如其稱則禮固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
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夫所後者父也固不得
以禮沒其文遂不父母之而但稱之為所後也且為後者
於所後之親屬若子則於所生之親屬不得若子也不若
子則不若父也蓋聖人不諱人之所後故重之以三年亦

峭刻

齊語

不諱人之所生。故報之以降服。禮大宗得收族。自期及總。麻總麻之外。而為後者。固有矣。然不以本服之輕。而有減。亦不以本服之重。而有增。明乎降服。自為其父母報。並非期大功小功。總麻總麻之外。所得而增減之也。斯報之盡也。若又無改於父母。何以別其為人。後孔子曰。各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父母其所期。而期於所父母。各與寔違。不可為事。甚矣宋人之持義甚嚴。歐陽子欲慎重乎情。故借禮文以自伸其說。夫欲自伸其說。而因事輕重其議。猶不失一時之權。若曲解禮文。俾禮之本旨不明於天下。而天下後世。偃偃焉無所依以定情義之準。則歐陽子之失言也。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八

刻覈明切羽翼經傳

石和說 月二十三 日 王 璠

石何以和。石不石。觀也不石。觀何以言石。石之為言。不可易。而加以和。石其姓。和其名也。予既借和之名。以和石。遂借石以石。予即借石之和。以石和予。予以石為名。石以予為姓也。石於天地間。為性最介。芝山之麓。大石蹲出。蟠結深固。其為介也。甚矣。然束數路之衝。往來行人。至則坐卧石上。雜踏狎玩。磨之塋然如鑑。日射之光。可耀數里。雖欲不名之。以和其可得乎。夫石之性。從無取於和。而茲獨命以和。則石為不同。即和之情。從無取於石。而茲獨繫諸石。則和亦為不同。不同故有取也。使石非和。吾惡取於石。和非石之和。吾又惡取於和。石與和。不相謀而適相合。合之適足勵予。予行欲端。鑑石之性。予言戒戾。鑑石之情。不端而戾。則對石未嘗不發。愧而羞其見故我也。昔柳子厚之愚其溪也。溪以子厚重。故溪之名。從子厚。予不足以重石。而有學於石。故予之名。從石。溪與石。彼此取重之義。不類其有所愛而名之。則一矣。獨是予愛之石。常在。而愛石之予。不常在。則石之見愛於予者。又將轉而見愛於人。欲如子厚之名。從已發。而俾天下後世之莫與爭其溪也。能乎。

九

雖然石之名自予和之則石自予專之予之外固不復有石也不復有石石不石觀矣石不石觀者予不石觀也則予安知予之非石而石又安知石之非予乎予在則石予去則石石後之人有愛石者即所以愛予倘有愛予者石寧不當之怡然呼而欲應也哉

人與石竟說得合同無間栩栩然若莊生之夢胡蝶道理實自君子和不流行來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

貧解 丁巳刪舊樂解題

王 璣

夫人樂莫樂於為天所厚憂莫憂於為天所薄富貴貧賤極人生厚薄不同之致而天非有厚薄於人也天之於富貴貧賤無心也人物未判無有誰何適然而物則物之適然而人則人之適然而富貴貧賤則富貴貧賤之而已陶人凝泥為器何嘗厚薄於泥適為罇則罇貴適為甕則甕賤其始固貴之未始不可賤而賤之未始不可貴也天之於富貴貧賤亦若是焉耳豈其有心厚薄之哉迨富貴貧賤之局既定而厚薄遂不能一也由厚通推之以至於至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一

薄由薄逆推之以至於至厚其數幾不可以億計維天亦不能自掩其不同之數而使天下之人謂吾一無所厚薄於此也不得以憂樂平之俾富貴者患難未嘗不懼疾病未嘗不痛死亡未嘗不哀其憂一無減於貧賤而貧賤者之所以為樂亦逐一無減於富貴夫人之貪富貴而厭貧賤不過以可樂可憂之在是耳誠憂樂之情無異則雖富貴之而非遂厚之貧賤之而非遂薄之也然以富貴貧賤異其境而以憂樂同其情則有餘者終在富貴不足者終在貧賤富貴貧賤適足以變天下之憂樂而憂樂之

以情之同
平其厚薄

不能不厚
薄

天無心厚
薄

以詩之不
同其原

人富無失
其情

過出理字
更進

情又無以自平於是仍平之以憂樂使富貴之樂不可以
或過貧賤之樂不可以不及富貴者惴惴焉有或失富貴
之慮而貧賤者絕無有不得貧賤之憂如是則雖以憂樂
平天下之富貴貧賤而樂常客於富貴而憂常寬於貧賤
天固曰惟如是始足以平天下之憂樂而富貴之而果非
厚之貧賤之而果非薄之也然則天之厚薄於人誠不可
以尋常測也厚心爲上而身厚非厚薄心爲大而身薄非
薄人惟體天所以厚我之意而無自失其情則富貴而樂
貧賤而樂雖當憂而亦無害其爲樂不然則無往而不得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一

其憂也富貴者之淫於樂君子直以爲憂何論貧賤蓋樂
生於情而情主於理理得而情適無關富貴貧賤也故君
子之樂在富貴貧賤之外然吾以樂歸貧賤爲厭貧賤者
言之也夫人厭貧之心更甚於厭賤故又專名之爲貧解
霞蔚雲蒸毫端萬態

文情 丙申

王璠

喜怒哀樂之情一動則不自知其所至是非成敗富貴貧
賤老少死生之故鬱乎中而達於文若歌若泣若狂夫之
呼號若細語一一與喜怒哀樂之情相發無情之人未有
能工於文也若當喜樂之時而爲哀怒之文當哀怒之時
而爲喜樂之文則不能肖雖同屬喜怒哀樂之情而此時
之所爲文易一時而復爲之則亦不能肖夫一人之情一
人之文其心之所能思而口之所能言非遂相什伯也而
不當其時遂不可以強而肖况欲借古人之言以舒今人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三

之情豈非並欲借古人之情乎古人之情不可借也縱極
語言藻續之妙亦止道古人之情之所有于已乎何與且
自有文以來其情之有而人所欲言者亦概見于古人矣
後之人窮思徹慮偶自喜其言之不同及觀古人已先我
而言之而我之所言乃其餘也于是恨其生之晚不能與
古人同時當古人未發言即參一義以自鳴胸中之奇又
恨古人言之太盡不肯稍留餘地以待後人今後人復出
一詞頡而抗之遂使後人無往不出古人下也恨此不暇
而又襲之以自陋哉秦漢而後能文之士不絕于世有相

周流跌宕
無復端緒

學而無相襲彼其所學者。在神來氣往之際。至喜怒哀樂之情。則剋刻不能告之。馬班馬班不能告之。韓柳歐蘇。雖其情不無過中失正。而能自言其情之所得。故其言皆可。以不朽。非如後之所號。剽竊家。冥頑而不情。為可陋也。文中子之著述。擬諸論語。其理非不粹。後人讀之。若不敢以為文中子之文也。彼所以動乎其情。微有間焉。爾理範于同。而情生于獨。獨之所生。固未可強而同也。世有工畫者。寫一人鬚眉神態。固不畢肖。好事者竊而摸之。復持以贈一人。則彼一人者。見之固不知其為己寫也。遂不以為工。之甚也與。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四

思議雋妙處。處愜人心脾。中幅極纏綿。沉澀則又情生于文矣。

與探月窟

文氣

王璠

山水草木之生。皆可通諸文。尤愛松之挺然。鬱然動而為韻。則笙簧交作。鼗鼓鐘磬之喧於空中。而聽者不測其聲之所際也。神乎韻乎。挺然之質。老於雪霜。鬱然之色。沃於雨露。韻獨動於風。風無形而有聲。而文之韻。又動於氣。氣並無聲而有力。雖極天下之重。無不舉。極天下之堅。無不透。故能發於文之先。充於文之中。溢於文之外。或振之而高。或幽之與。以曲或縱之。而放乎不可遏。抑或節制之。則訕然以止。其為氣也。不同而養之。皆必有道矣。孟子之氣。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五

養於理。戰國策之氣。養於世。故莊列之氣。養於虛史遷之氣。養於憂患。及名山大川。唐宋以來之氣。多養於讀書入之深。則心有定。心有定。則氣盛。氣盛。則能直達其意之所。欲言油然而沛。然隨其言之所。至曲折赴之。而靡不宜也。孟子曰。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今誠不敢望是。然獨不曰志壹則動氣乎。今之學者。志不足以帥氣。嗜欲昏於中。取舍亂於外。其觀古人之書。是非喜怒。泊然一無所動。則其心渺不與古人相淡。吾未見古人之氣。可猝然借之為我。有也。昔庖丁解牛。心悚然為戒。慎乎其養氣也。推之百家。

過來人語

衆技造其精莫不由於養氣而況於文乎文者心之聲也五色辨諸目五味悅諸口而五聲之動起於人心入人最深彼其所以感人亦有運乎聲之中者矣運乎聲者氣也以無聲聲則人莫窮其聲之所自來而莫定其聲之所自往來之所以入於環中環轉者無窮故文章之氣通諸松而極於樂

智周今古思入微芒向來論文家從無此透闢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六

兵間丙午

王璠

問之爲道以淺乘深十間而十敗以深乘深十間而五敗其半之勝敗不可知以深乘淺十間而五勝其半之勝敗不可知故間有初義之所及不待智者而疑也則舍其初而用其再愚者信之智者疑焉則舍其再而用其三雖智者不能疑也如是者十用之而五勝合以勝敗不可知之半則可以勝者擦其七也曲逆魏武古之所稱善間者矣然今觀其間項羽韓遂也皆出於義之再非必勝無敗之道幸而無敗則項羽韓遂之淺其深不在曲逆魏武也曲

王石和文 卷之一

十七

逆之間項羽也羽使至以太牢進及見佯驚之曰以爲范增使耳遂易草具進不知曲逆何恃謂此一事足以走范增也兩國交兵一使之至動關軍機安有授之館餐而不知爲誰使者既不知則區區進食之人又安敢意爲輕重而以太牢草具立變於俄頃哉是明示增之有私於漢而惟恐羽使之不知之也夫增誠有私於漢則漢方秘之不暇其肯以帷幄重事輕洩於進食之人而又轉洩於羽之使是其爲間亦已淺矣羽但少能察則向之疑增者至是反可以無疑或佯受其間而逐增陰用其計漢君臣之所

深微可
補諸略
所未詳

畏者增耳。增去則其謀之施於羽者必輕。漢以施於羽之謀而羽實應以增之計。吾恐漢之以間乘羽者必且為羽所乘。魏武之間韓遂也。軍前交語移時不及軍事。及遺書故點竄其字句。此其為間尤易明。雖韓遂亦未必不知之。使能不待馬超之疑。即時召超言其事。兩人陽背而陰合。之則魏武之以間乘遂者必且為遂所乘。惜不能出此卒致敗亡。以成曲逆魏武之智。故曰項羽韓遂之淺也。夫間之取效最神。然一為人乘得禍之大且速。往往甚於攻戰。孫子五間而不實言其事。誠難之也。自非知己知彼發於王石和文。卷之一。大

無形而中乎無聲。則其術不可得而輕試矣。知彼之間無淺非深。曲逆魏武。惟知彼之淺。故深也。以深乘淺。無往弗勝。而但以為五勝者。誠恐機或洩於臨事。而情勢變於所備之外。則勝敗之相參其半。不可知。惟取半之不可知。而亦早籌於意中。則無至於大敗。故善用間者有五必勝。七可勝。而無三大敗。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斯。

於勝敗之多寡。明用間之淺深。而以中二事証之。熟於情勢。故往往復辨論無不得其機要。

一轉不測
洵駭聽手

思羅造化

海潮魚
而求

生民之欲。戊申十二月。王珣。生民無欲。則不可以治聖人。導之以欲。使天下羣趨於是。而為之各遂其求。所求既遂。則趨之者益甚。而其情遂肆。出於天下。雖聖人無以禁其後。衣食人之大欲也。使必織而後衣。耕而後食。則人之不耕不織者。倚所賴。天下又不。可無不耕不織之人。乃人有求於耕織。而耕織無求於人。則欲不能相通。而天下何以治。聖人於是有權以通之。而以金銀珠玉為之易。其衣易其食。使天下之人知金銀珠玉之可用。甚於菽粟。而金銀珠玉之權始重於天下。夫金王石和文。卷之一。十九

銀珠玉始非可重也。重之自聖人始。使聖人不重金銀珠玉。則金銀珠玉與石無異。使石為聖人之所重。則亦未嘗不金銀珠玉也。然而石之必不可重者。以其多也。聖人導天下必擇物之少者而用之。然後人知所私。私故重。重之而惟恐不得。於是相逐相爭。以至於相盜而卒無有所止。斯時雖執天下之人而理喻之曰。金銀必不可欲。珠玉必不可欲。彼肯從吾言而易其逐之爭之盜之之情耶。天下將有逐之爭之盜之。而必不可易者。無怪也。以欲導之。而以理勝之。理固不可得。而勝也有術焉。仍勝之以欲。使金

銀珠玉一無所用而惟以菽粟爲用則天下之欲固將羣趨於菽粟天下羣趨於菽粟則逐之爭之盜之之情未必不復施於菽粟然菽粟積之不能久藏之不能多不多不久則不甚私不甚私則人之趨之者必不如金銀珠玉也果其至如金銀珠玉而後復以金銀珠玉通之則亦聖人疏節天下之人情使其欲有所間歇不至於流而無極也大氣斡旋意到筆隨開合頓挫無從覓其段落之痕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二十

談理如源
泉湧出

福善論 丙午

王璠

人之品有三而天誘人爲善戒人爲不善之權伸於一而窮於兩善者曰天但能禍福我豈能善惡我不善者又曰天既不能善惡我豈能禍福我此天之權所以兩窮也惟中人之冀福而爲善避禍而不敢爲不善天遂得以此鼓舞天下之人而使天下之人皇皇焉冀善之福而避不善之禍故其權獨伸於一然天下之中人最衆則天之權其得行於天下之人者亦最衆今必奪天之權而爲之言曰爲善必不福爾將善者倦且曰必不福爾而禍爾固未嘗不懼也嗟乎天之鼓舞天下者獨有禍福而禍福之權獨得行於中人使中人皆以作善爲懼則天之權一無所伸天之權一無所伸而善類幾何不絕也吾以爲禍福之理原並行於天地或以聽善不善之自值則有矣而其善之得福固終多於不善也特以古今來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千萬人之不善而得福者數人天下不計其千萬人而但以數人爲多數人之善而得福者一二天下不計其數人而但以一二二人爲少伯夷叔齊古之善人也積行而餓死世謂天之不福善人矣然夷齊死近三千年其死

於兵燹饑荒之餘者不可指數而至今不聞復有夷齊則知不可指數者之不得其死非必以善也知不得其死者非必以善則爲善者之非必不得其死也蓋善而得福乃理之常天者理而已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解之者曰易平地也險則危而平則安吾未見遊康莊之險而蹈水火者之必無恙也何必天之有心記檢之哉天但概無記檢則爲善者已可不懼况作善降祥天固未嘗不一注心乎豈惟無懼又將恃焉大凡人之堅於有爲者莫不有所恃雖小人之爲不善亦有所恃也假令早奪其不善之恃

王石和文 卷之一

世一

而深知爲善之必福則小人亦未必不勉強於善以爲倖福之具况君子乎吾故以禍福之權歸天誠欲使爲善者之有所恃也然則爲天者豈徒較量於一言一行之善朝爲而夕報之此類今人小丈夫之所以報施天何其淺君子斷不以此責報於天而使天下之人謂天之權有所不勝也

閩中肆外道理處處滿足唐宋人當分一座

王荆公論 丁未

王荆公論 丁未

王璠

小人而君子矣不謂之君子不可得也始非君子也君子而小人矣謂之君子不可得也未始非君子也吾嘗以人之爲君子小人有幸不幸此雖不足盡君子小人之論而其間成敗毀譽之所遭或幸而激之爲君子亦或不幸而激之爲小人如宋之王荆公可惜也荆公恥其君不爲堯舜可謂有君子之志其上仁宗皇帝書高而辨根柢六經之言可謂有君子之才矣而竟不爲君子則以學君子未盡其道不幸衆人激之遂於道爲畔也蓋未盡其道則泥古病今已不能不自撓於事之難行而又激於人之多言則情益憤而持之愈不平夫荆公之法不盡可行而言之者遂以爲盡不可行其不可行者荆公亦未必不自改言之者又不及待其改荆公遂激而一出於不改此荆公不能容當時士大夫當時士大夫亦不能容荆公過不獨在荆公也不然司馬溫公亦嘗作相矣欲改顧役爲差役蘇軾范純仁連爭之不受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媚公取容何如少年蚤附安石以速富貴溫公深謝之然卒不

淵光若色

百折不能
愈老愈橫

易具議夫顧役荆公之法也。今既不可改則昔亦非不可。行而溫公又必欲改之如此。此可知宰相立法而欲天下之從已亦人情之常。溫公未嘗不同荆公但溫公能謝蘇范言而荆公遂悻悻自恃其才此其所以不能無撓於事而徒激於人之多言以自取敗也。夫徒激於人之言而卒以敗天下事誠亦不可謂君子獨惜其非有所以激之固未始非君子也。嗟乎士患無君子之志而荆公不幸以志成其拘有志則患無才而荆公不幸以君子之才遂其矯有志與才已患不得用而荆公不幸以大用敗君子之志。

王石和文 卷之二

與才夫古之真君子無不幸彼其所以為君子非幸也。然天下之幸而為君子者固有矣而荆公獨不幸不得為君子其可惜也哉其可不慎也哉。

唐之榜子厚劉夢得亦類是文欲為君子者知所謹非徒為不為君子者恕也。

楊子雲論 甲辰七月二十二日

王璠

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後之儒者理不足千萬世而其言乃使一世不可知。楊子著法言太元而太元尤極意故其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吾謂其薄當時而厚於後之人也。後世亦世之積耳知文者無擇於時未必不在當世。一世無知亦難信後世之必有知也。子雲沒四十載而法言大行於世。太元至今罕有傳者亦安在後世之必好之哉。唐時始得一韓子韓子固以子雲自負矣。然韓子之才亦非千百年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三

所可待也。千百年有韓子亦或千百年不能有韓子。設世終無韓子又誰知子雲之文之足好者。即宋之程子亦以其書為無益。朱子又謂支離不成物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程朱非其人與。程朱不以為好不知子雲之書其於世安用也。子雲之書一擬之易。今其方州部家為隱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而六十四卦之文固未若八十一首之晦澁而不可讀也。子雲方欲以發明易理為事而不可讀乃過於易其又何取。况易之為書精於理而輿於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寓焉。子雲當新莽之亂不能去於幾

先乃以劉棻之問奇字投天祿閣幾斃已則不閱而欲使後世之士奉其書以爲修悖趨避之道恐愚者不敢爲信矣然則韓子之所取於太元毋亦惟其文之好而非謂其理數之足與易上下也夫子雲之書不及易而其言必使一世不可讀如易者直當終天地無讀可也然後之學者讀易而不及子雲之書何哉子雲之書非不高也顧易之爲易至矣不容後之聖人復有作也子雲非聖人而欲奮一己之心思囊括羣聖人之奧故其言高而不可讀然不可讀者聖人不以爲高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王石和文卷之二四

之而不能盡者也
宕而逸抑揚婉中司馬子長之風

嚴子陵論 王寅

王璠

嚴子陵可謂高士矣雖然光武不與子陵必不隱子陵之所學非隱也子陵既與光武同學意其建謀發策必足發光武所未至而有可施於當世之務子陵而果於隱光武亦不與之友矣光武既與固子陵可以有爲之日也而顧矯之曰士各有志則奈何志與學之相違若是吾嘗以是求子陵之心而竊意其有未大也蓋子陵之視光武不過忘年友耳其年長於光武而所學又過於光武以素所重已而已不甚重之人一旦貴爲天子統萬國而臣妾奔走之子陵亦王臣安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懷蹇之懷遂不能爲光武下也觀足加帝腹之事可見矣夫人卽善傲亦何必放誕至於此極哉彼其心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見天子之不足貴而鳴已不臣天子之節故由今憶昔隱隱有一故人天子在不能自遣於是挾之自傲而不覺其頽然放也乃或者不察而曰光武召之不以道也又曰度光武不足大有爲而懼言計之不行也夫物色旁求非不知子陵者子陵學無其具則可有其具遇此明信中興之主尙不肯相與有成其將何待而可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士生三代後。輒謂非堯舜之君。必不可與共治。此亦學無足適於用。而徒見其論之高。為不可近也。故即今光武言聽計。從以大盡子陵之學。迹其偃蹇之態。所學或不出黃老家。亦未必遠有伊周之業。興治扶化。度越漢廷諸臣。十百倍也。其又安知光武之負子陵。彼子陵之被徵。年已六十餘矣。計其所生。當在元成之代。歷哀平不隱。新莽不隱。而獨披裘釣澤。變姓名於光武之世。是光武之世不及哀平。新莽也。蓋子陵有軼天下之才。而無容天下之量。則天下遂不可以容其身。一激而入於隱也。隱豈其本心哉。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六

雖然高矣

光武大子陵高許高不許大而高士之身分益顯

郭巨論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

王璠

郭巨埋子。養母。載孝義。今庸大儒子。皆能言其事。以為孝。至尾於大舜。閔子諸人。嗟乎。如郭巨者。固當治以殺子之罪也。惡得為孝哉。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孔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若郭巨之故殺其子。而絕先祖祀。其所毀傷。豈但身體髮膚之不謹而已乎。孝子之事親。其事隨分可盡。郭巨有母而不能養。已則不孝。豈一子之為累。而顧不能聽其自為。饑寒如途人。肥瘠之不相關。而必計致之死。而後快子。即死其母。未必遂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七

甘旨也。且甘旨又何足以養母。巨其以母為賢耶。不賢耶。不賢徒以重其慘刻之過。賢則呼號悲切。傷骨肉之相殘。而食不下咽也。何養之能為。古之君子。寧以善養。不以祿養。取非其有。以奉二人。猶謂之不孝。况殺其子者乎。孝慈一理也。不孝必不慈。未有不慈而孝者也。郭巨忍於殺其子。必忍於棄其母。而猶曰孝之孝之云者。亦偽而已矣。世乃謂掘地得金。天所以賜孝子。其誣天尤甚。天雖仁愛。斷不加愛於殺子之人。其得金也。安知非郭巨自藏之。而自掘之乎。蓋其時以孝舉人。故欲殺子以成孝名。又託得金

諫刺

流風

以成孝可格天之名使埋子即可以得金則天下之埋子者益眾埋子者眾則天下之孝子皆不能有其子郭巨之父母豈欲以孝名豈復有郭巨哉五倫一人情也自古矯情干名者多出於詭異奇譎之士至愚者慕其事而不得遂逞其心之不仁不難絕性以欺世而世之愚者不察又轉相稱譽以是為當然致生人之類竟不幸而為人子而天地好生之心絕矣此五倫之賊也抑吾又思巨既得金則子固可以不埋金果巨自藏則巨固意子之不即埋也而世反傳其埋子以為孝吾故不論金之得不得而深論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八

其埋子之罪使知矯情絕性之事必不可以欺後世而後世之稱其孝者適所以與於不孝而徒見其識之愚為可笑也

愚人好名至滅天理而不顧患中世道矣逐層辨擊義挾風霜

燕丹論 戊申十一月十八

王璉

嘗讀燕世家未嘗不悲太子丹之義而燕君臣不自強奮忍殺所愛以媚秦為苟延之計可恨也秦之為暴烈矣諸國之待亡不可旦夕億使丹之謀得遂則非徒燕國安諸國賴之俱安今觀其舉動固燕之人所不能為雖齊楚韓趙魏之人亦盡不敢為至韓亡數年始見一張子房耳丹之謀與子房合子房幸而不死丹不幸而死後人多以此壯子房而罪丹之輕謀取禍則狃於成敗之見也不知天下之敗謀善乘之每足以成功彼秦人之自視制天下如僕妾一旦幾斃匹夫之手即天下視秦質子割邑奔命之弗遑尚有人焉探虎狼之穴而欲制其命雖無成實秦之所心慄而天下之人心所大奮也使燕知其終為秦滅而以國授丹一聽丹之所為則丹必能得燕人之死力燕人知戰亦亡不戰亦亡必出死力以抗秦隨遣一介以利害切動諸國則齊楚魏必幸燕之首先効死合力以與秦從事而韓趙之已滅者如張子房輩必能收合餘燼為燕甘死於秦此一役也燕可以造觀子房擊秦不中後陳勝吳廣皆得乘之起事而謂諸國獨無意哉燕不知出此而殺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九

丹以謝秦。夫秦欲得燕耳。豈徒丹死之是快。丹死而燕卒滅於秦。齊楚韓趙魏無丹之謀而亦未嘗不滅於秦。可知足以存燕者。丹之謀。謀不遂而燕滅。非丹之罪也。丹與子房之謀。同出無聊耳。爲兩人者。其所得施於秦固惟有此而已矣。豈料其萬全也哉。然子房之不死。其勢可以死也。擊不中。宜死。擊中亦宜死。非若丹有可乘之勢。丹惟知慮於行刺之先。而未慮及於刺不能行之後。此其智之所以不如子房。使子房處丹之時。則亦可以不死。獨是丹不死於秦而死於燕。固尤丹之所深恨也。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

溫公以燕亡罪丹。謀不知燕之亡形已成。不係丹謀也。讀此覺昔賢之論未稱盡允。

漂母論 丙午

王璣

漂母其聞道乎。其諷淮陰之言。何有合於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處世也。報人而不望報。於人。竊焉挾望報之心。而自喜其德之甚望之。愈奢則報之愈難。報之愈難則人將忍而出於無報。不報則怨。怨斯讎。兩讎相尋而德尙安在哉。故君子之不望報。非徒以忠厚之道待人。亦欲自留其德。而予人以可報之道。則人終不能忘。雖忘亦不讎。彼淮陰者。固終其身未忘報也。吾觀子房之盡忠於韓。也不望韓報。其立功於漢。也不望漢報。故能成天下之大事。而有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一

以自全其身。說者謂圯上老人教之以忍。不知惟忍。故不望報。當其受書圯上時。已盡挫其英銳之氣。而寵之不加。喜辱之不加。怒寵辱之不驚。於報何有。故其成大事者。忍爲之。而善全於成事之後者。則惟此不望報之心。子房所默受諸老人。而自得於忍之餘者也。漂母之告淮陰。言尤顯於老人。而淮陰不用也。淮陰遇食於漂母。曰必重報母。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母之心。未必如老人深思遠慮。而其言切中淮陰。想亦見淮陰怏怏不自戢之狀。而故爲是言。以折其氣。使子房聞之。必有所以用其言而

神氣盈
如在膝
經營之後

淮陰不能為可惜也。淮陰之初將也。高祖則設壇拜。請假王。則以全齊界之高祖。豈真有愛於淮陰。而不自惜其名器之甚誠。以淮陰之望報。非此無以厭其心也。迨淮陰之功益大。而高祖報之者已盡。淮陰望報之心不休。高祖其何以厭之。觀其語蒯生曰。漢王遇我甚厚。不忍負。推是言也。使其非厚。則負之矣。可知淮陰望報之心始終未絕。而高祖之不能無疑且懼者。惟此厥後淮陰非有叛於漢。而卒以叛獲罪。實此望報之心致之也。夫人固有無足重輕之言。善受之足為終身之用。故君子不敢輕其言。使淮陰能用漂母之言。則亦可以免。不用其言。而徒以千金為報。不得謂淮陰不負漂母也。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三

望報自是淮陰一生病根。却借漂母之言發出。又借老人之教子房形來。遂使文情錯綜。逃離。

何信論 己亥

王珩

漢高帝戰爭之臣。韓信為第一。帝非信。漢室之天下未可知也。功成而身死。論者咸恨呂后之慘。而惜漢之不能保有功臣為不義。然吾以為信之死。非呂后殺之。而高帝殺之。亦非高帝殺之。而蕭何殺之也。何非殺信。以何當救信也。其當救信。奈何以信非反也。信反。何不救。則信死於法。信非反。而何不救。則信死於何。何固心知信之非果反也。使信果欲反。當齊軍之見奪。信可以反。而不反。及雲夢之遊。信又可以反。而又不反。迨降為淮陰。而勢固已蹙矣。安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三

有陳稀方受君之恩。邂逅相遇。遽以反情相告。告之。而又不赴約。徒觀望遲回。以自貽戚。耶。夫信素知兵處危疑之際。慮患又深知。兵必明於乘機。慮患深必不輕洩。以敗事。此舍人之告變。當何與后所文致事之不必有者也。或謂信雖未反。慮其終當反。夫慮其終反。不過削其職。幽之耳。何至於殺。即殺。亦止其身可耳。何至於族。假令信如黥布。陳稀。發數萬之兵。傳檄叛漢。漢將以何法加之。蓋信無叛漢之形。而高帝不忘殺信之心。而不欲居殺信之名。呂后深知之高帝。呂后有殺信之心。何又深知之。亦不欲居與

萬派筆臣

陳助

知殺信之名故一以其事委呂后彼呂后者性既敢殺又未親見信之戰功遂忍於相負不惜以殺信之名自予也其實殺不專自呂后呂后雖悍不過一婦人以高帝之英略生殺之柄豈遂不能自主以何之得君當高帝征稀時后每事必相議此事豈不與聞聞之而豈不與謀觀高帝還聞信死且憐且喜則帝之情可見觀何給信入賀則何之情亦可見矣然則何有忌於信乎非也考古志信死門客抱未歲子詣何何仰面大哭密送南粵王何既悲信之死豈其忌信之生其不救信何之自爲計也高帝之不悅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四

有深文入何處有原情出何處其出何處正入何使無可逃最得文家擒縱之法

鴻門論 辛丑

王璠

知天之不可爲而猶欲以人爭之斯真能有爲者矣其卒不可爲天也沛公入咸陽范增疑沛公有天子氣鴻門之役數目羽殺沛公羽不果後之論者咸病增謂沛公既有天子氣天子安可殺且增于羽之諸暴不諫而獨勸殺沛公故不能佐羽成王業卒亡垓下甚矣其論之陋也使羽早聽增殺沛公安有垓下之亡哉其亡于垓下固增旣去時也所謂天之不可爲者也當楚漢之爭勢不兩立羽不殺沛公沛公必殺羽增旣委身事羽則必望羽之取天下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十五

望羽之取天下則不得不殺沛公使逆意沛公之爲天子而不敢謀加刃焉則是爲人臣懷二心而耳以王之天下默授于人也豈事君之義哉况羽之攻入關也其心未嘗須臾忘沛公鴻門一會楚漢得失之機如反掌增早夜焦思而幸得此機此機一失大事遂去增方自恨其人謀之未遂而乃以增之不能順天爲非是乎且君子之欲盡人以爭天也亦以所謂天者原在揣度疑似之間非如人事之確然而可據者也故增之疑沛公有天子氣亦在揣度疑似之間耳彼沛公素嘗以天子自疑良喻諸臣亦何嘗

統本
披如
抽繭

不以此疑沛公如是則鴻門之會豈不可恃以無恐而一時君臣相顧失措幾不自保夫增之識沛公爲天子亦未必過于沛公之自識與張良之識沛公也以沛公之自識而畏羽之殺以良之識沛公而畏沛公之見殺則是羽竟可以殺沛公而增之謀殺沛公固未嘗爲不可也夫即使沛公果不可殺在增爲臣之心亦所不顧況其在揣度疑似之間哉至于羽之諸暴不諫吾亦不能無憾于增然增朝夕親羽亦未必不諫或諫之而不聽亦未可知如鴻門之勸殺沛公而羽不聽是也蓋不可爲者天增之所盡者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夫

人也厥後鴻溝之約良勸沛公負約擊楚羽乃凶戾下嗟乎觀沛公之不肯釋羽愈知羽釋沛公之疎也故范增之謀與良同良幸而增不幸耳

知天不可爲而欲以人爭之道破于古英雄本色歸結到幸不幸使亞父無冤九泉

鴻溝論 庚子十二月十二

王瑋

楚漢既割鴻溝以盟已而漢負約擊楚楚卒以亡後儒乃責漢之不義而以子房教之擊者爲非是噫過矣君子之論人也必揆之于時度之以勢兼究其人初心之所存與夫德之能至與否不得以迂濶難行者概論而刻繩之也漢高乘廣勝之變以泗上亭長呼衆起事苦于戰者七八年其初心不過欲得天下以圖富貴非真有憫于秦政之暴痛生民之塗炭如商湯周武之師爲不得已而興者也一旦時與心逢天授我以可得之機而又曰姑舍勿取將以鳴信義於諸侯則其違情失時與宋襄公之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何以異哉夫楚漢之不兩立不待智者而知漢之不能與楚敵又漢高自知之也彼自興兵以來得與楚相持不下者僅見有此爾以漢之勢至能與楚相持不下其勢卽終能下楚故目前之安雖漢之所貪而將來之勢漢之所必爭也豈欲引還未幾必自悔悔必乘間復出關以有事于楚然至復有事于楚而勝敗之勢又不可知矣况漢卽無事于楚楚必有事于漢其與漢盟楚之不得已也當是時成臯失利兵罷食盡姑許盟以爲息肩之計

不旋踵必且選精簡銳悉甲以來而啗啞叱咤之師度漢
能當之乎不然義帝嘗有約矣先入定關中者王及漢高
入咸陽羽怒提兵攻函谷關一舉而拔鴻門之後漢高僅
以身免彼既不顧義帝之約又何恤于漢高之約既不難
以銳師拔函谷又何難以全師逼鴻溝豈以子房之智不
能早見及此而肯舍之勿擊以自遺患哉昔武王東征至
孟津諸侯會者八百僉曰紂可伐矣武王復歸此聖人養
晦順天之意若使當牧野之夜壁壘相對商王忽下割地
之詔恐武王聞之亦疑且懼未必肯俯首聽命甘退處故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六

國也漢高之于武王其德為何如楚置太公祖上漢遺之
書曰若其烹分我一杯羹是豈徹鼙天下竊負而逃之義
乎以武王之未必行者而責于分羹之主欲其顧名思義
一切成敗利鈍置之不問固已難矣

奕奕熊熊是致堂管見東萊博議中文字

王景畧論 丁未四月初九 王瑋

秦王景畧之終也屬秦勿以晉為圖後人以景畧始終為
晉列於張子房之不忘韓秋懷英之不忘唐過論也夫景
畧之心不同於兩人而景畧之勢亦不同於兩人彼韓非
漢之敵故在漢得以為韓唐亦未嘗與周為敵故在周得
以為唐也若秦晉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儼然一大敵國
矣景畧身在秦尚安得而為晉使其果為晉景畧亦不忠
景畧於晉非有必不可逃之義也子房韓之世臣忠漢而
非寔仕於漢懷英雖仕周而猶當唐祚未絕之時寔唐之

王石和文 卷之三 九

舊臣也景畧則晉人而未仕晉固非晉臣也未仕晉而仕
秦固秦臣也人之為義其重孰與於臣官人之官祿人之
祿而乃身秦心晉陰為圖存之計則為人臣有携心是子
房懷英之所羞道也且苻堅之遇景畧不為不厚矣諫行
言聽極後代人君用賢之道而景畧經營國中輔君成富
強之業固亦非不賢而能之也厚則君有不可忘之義而
賢則不敢忘君意君以利敵中士之所不屑而謂賢者
為之也哉使景畧之心誠在於晉宜必不仕秦當桓溫之
伐秦也景畧披褐談世務溫已署為軍中祭酒彼溫雖販

深穩不
可據

遂快

扈非遂王敦之比會稽王尚能義沮武昌之移况以景畧之才而得左右其間俾之竭力王室復晉中原故所失地未必非溫之能不然即舍溫歸晉制溫覬覦之謀亦未必非景畧之能乃不從溫南旋則知其心亦非以晉為必當事既而事秦則其心非以秦為必不當事亦可知也景畧蓋功名經濟之士思得一君而事之以自吐其胸中之奇晉則晉秦則秦非真有得於聖賢出處之道必擇而後進者也及晉不知而秦知士為知己者用景畧之心如是而已觀晉之伐燕景畧勸秦救燕破晉師於譙此得謂之為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審勢推情一歸於理卓然論世之文

無不笑偉

鄧伯道論 已亥九月初七

王璠

晉沒於石勒僕射鄧伯道輩子侄以行恐遇賊不能兩全乃棄子留侄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鄧伯道無兒天道無知嗟乎此天之所以有知也伯道之棄子於理為不安於情為不順逆理而違情雖欲不謂之欺天不可得也夫父子之恩天性也已之於父子弟之於其子亦父子全弟父子之倫而戕已父子之性伯道信以為人之親其子果不當如其姪乎即自揣其愛姪之切果勝於愛其子乎吾不知棄子時子若何戀戀於伯道而伯道此時竟何

王石和文 卷之二

王

以為情也今設有兩途人呼號望救於我其望生之情均其可死之勢亦均而我必殺一人以生一人仁者固有所不為伯道之視其子其視途人為何如而忍為之乎况伯道當日原非處必不兩全之勢也使處必不兩全之勢賊手及而脅之曰殺爾子則存侄殺爾侄則存子伯道念已身之尚在痛亡弟之一息不得已而捨其子亦強義者之所為然君子猶謂其情之難也乃初與賊遇時已掠其牛馬而去則此後不復遇賊亦未可知遇賊而賊不害其子亦未可知安有預懸一或然之想而曰度不能兩全遂棄

之以去哉。則賊之殺子猶未定。而伯道之殺子早已決也。且當日之賊未有定所。伯道雖棄其子。安知棄子之後不復遇賊。遇賊而安知賊不復害其侄。是侄之存亡並不繫乎子之棄與不棄。欲存一未必生之侄。而先棄一不必死之子。蓋徒以全存侄之名。爾而又自言曰。幸而能存我後。當有子嗟乎。伯道既以棄子之事。矯人復欲以存侄之事。邀天乎。使天早語伯道曰。爾後當無子。則伯道之棄子。或未必若是忍且決也。古人云。爲善無近名。夫求名於人。且不可。况責報於天乎。今果冥冥之中有定伯道之案者。其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三

從全侄之例乎。其從殺子之例乎。不知何以引斷也。昔第五倫於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於子病不一省視。而竟夕不眠。彼雖自謂有私。然第五倫之私。在人情之中。伯道之公。在人情之外。所謂非人情不可近者也。易牙之意。子啖君。與此事清濁雖異。而其心之忍則一也。使天下慕伯道之所爲。吾恐刻薄之夫。皆矯情干名。欲以僥倖於天。而父子天性之愛。幾何不絕於人世哉。吁。天道其知之矣。覲定忍心邀名立言。雄辨層出。伯道無從置喙。讀之令人慈愛之念油然而生。洵有關世道人心文字。

郭汾陽王論

甲辰

王璠

大臣之得固於君也。不以術用術。則自疑而疑君。疑君則君亦疑用之不善。則君之疑立。形用之善則無可疑之隙。而有不信之心。疑固待時而動也。史稱郭子儀窮奢極欲。方正學以爲子儀徇衆人之爲。而使君知已不足疑。保身之智也。余曰。非也。賢者固有所不足。此子儀之不足。爾不得以爲智。以此爲智。則子儀亦不善用其術矣。君子之事君也。必其心一於君。而又使君之能知其心。故上下之交不疑。子儀之心。果一於君矣。不宜又徇衆人耳目之欲。以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三

自開其可疑之端也。天下之可疑者。孰有大於欲臣之所望於君與君之所惟恐不能厭其望者。皆是物耳。安有裨將牙官森列堂下。服食器用之好。一擬諸天子。而欲使人主之不疑。謂情也哉。而不疑者。則以唐太宗保全功臣。絕於往代。數傳之後。遺意猶存。僕固懷恩之叛。則全其母。李懷光之叛。則念其子。況子儀之功。倍蓰此兩人者乎。而子儀又能不以利害芥於曾詔書一至。卽日就道。當時之君有深亮其心者矣。非亮窮奢極欲也。觀相州之敗。則讒留京師。以李光弼代。盜發于儀父塚。入朝之日。上下洵洵然。

一路摘錄
收放極靈
妙

是當日之疑于儀者固有也。曷嘗盡以窮奢極欲免哉。厥後楊綰作相。于儀減去聲色五之四。可知于儀之心亦自知靡麗非蓋臣所宜。特以大節無愧小小者無事矯飾。姑狃於性之所好而不能自克。非果求免於窮奢極欲也。使其功成身退。日隨二三羸僕。蕭然山水間。無復耽樂富貴之見。豈遂不能自免。豈必窮奢極欲而後足。明其心之無可疑耶。如此而使入主不疑者幸矣。非于儀心一於君而又能使君之知其心何以全之。昔王翦將秦兵六十萬伐楚。臨行請美田宅。翦之意以爲空國之兵在已。恐君疑之。王石和文。卷之二。王

議論委折周達有似紫陽序論波態

欲立海

惟成
如指掌

蓋寓論乙巳

王珣

李晉王克用既滅王行瑜。請乘勝取李茂正。朝議不可。將入朝。蓋寓止之。胡致堂曰。蓋寓於此有失策焉。不早請誅茂正。乃致朱全忠先手以移唐祚。嗟乎。唐祚之移。豈係茂正之誅不誅哉。而蓋寓此言可謂知大體矣。其爲克用慮至深遠也。蓋克用心忠於國。而才近跋扈。自沙陀入衛以來。乃僅得聞斯語也。當是之時。強藩鎮各擅數州之地。以自尊。大召不來。揮不去。乘輿則請入朝。危及乘輿。天下堂出走。宮闕宗廟之大爲之灰燼。百姓流離。或數歲不得寧居。爲禍最烈。使克用一旦不奉天子召。徒以請誅茂正之故。強自入朝。驚駭朝野。天下聞之。洶洶然將跋扈之迹。與此輩何以異。蓋寓甚爲克用不欲也。且克用卽入朝。茂正亦不得誅。當朝議之不許取茂正。非果欲全茂正也。蓋其心之畏克用甚於畏茂正。故欲留茂正以角克用。今雖欲入朝。朝議必力止之。止之不獲。羣小必擁天子西走茂正。茂正旣挾天子以拒克用。則茂正爲有名天子在內。而克用攻之於外。朱全忠必假援天子之名以討克用。則全忠亦有名挾天子之賊。拒於西。援天子之賊討於東。克用

如說說說
不作

文信公論 乙巳

王璠

小人之害君子不可謂不知。君子留慶炎知文信公矣。知文信公奈何以其勸元殺信公也。勸元殺信公何為知信公。知信公之能叛元也。元不殺信公。信公必叛元。必叛元而殺之。何為不知信公。夫有一必叛人之志而又挾必可以叛人之才。尚欲留人之國而冀人之無加害於己。蓋亦難矣。故數年之不殺於元幸耳。及其見殺。信公固曰知我也。然則黃冠歸故里。方外備顧問之言偽乎。曰奚為不偽。信公尚不欲以徒死。豈其欲以苟生。方其提潁州烏合之

王石和文 卷之二

衆奮然仗戈。先天下勤王者而作之氣。是其志固不在生。誠欲有為也。及元兵壓城下。猶議背城一戰。冀州之脫。間關走閩海。是豈知其不可為而遂不為之者歟。其志又不死也。當是時以張世傑之忠焉而死。以陸秀夫之賢焉而死。乃入萬死一生之地。留其身以有待者。獨有一信公在元亦不能不以此畏信公。黃冠歸里之言。聊以謝元世祖不殺之意。其實果得歸里數年之後。遇有水旱盜賊。信公肯坐失其機。守黃冠之故約而耳與元之君若臣。視然面目其生於天地之間哉。夫以信公之賢而當宋之新亡。

名論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三

一時逸民義士未盡泯沒以死。一有可乘。鼓之遂起。正不待土崩瓦解。解如元之季世。始然也。使信公不早計及此。而但欲以黃冠之身終老牖下。則與舉兵入援之日前後何遲庭哉。蓋信公一日不死。則宋祚一日可復。故當其生也。無偷生之心。而於其死也。亦絕不肯有苟死之意。迨至不得已而死。則信公之不幸。然吾謂信公亦幸而死耳。考元自世祖混一後。數十年之間。無大失政。信公即不死。亦無機可乘。無可乘。則不如死死。故里則不如元。而其所以得死。寔留慶炎能知信公使然。嗟乎。留慶炎徒知害信公耳。豈知所以成信公也哉。

黃冠一語。從未有闢發及之者。得此而信公心事益與日月爭光。

湯武論己亥九月
初八日

王璠

堯舜之聖幸而揖讓湯武之聖不幸而征誅湯武心非利天下不得已而出於征誅而後之言征誅者必自湯武始以是嘆湯武之所遇為不幸論者不察徒求諸古人揚厲之詞曰纘禹舊服曰于湯有光遂以為聖人之仁至義盡者於是乎在嗟乎聖人即不以此損盛德奈何指其所不幸而以為美哉此如周公之誅管蔡孟子論為過之宜若遂指此為公之德之盛則固公之痛心疾首而不敢自安也蓋人倫之所遭有常有變聖人人倫之至良以聖人能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其

盡其道謂人倫必不變於聖人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故以湯武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君臣以周公之聖而不能得之於兄弟皆極天時人事之慘聖人亦受顛倒於氣數之內而其心幾無以自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不幸也孔子刪書雖無非於南巢牧野之事而魯論一書常若有微詞故朱子曰文王泰伯同以至德稱之其言微矣微之者何以其稱讓為至德則不讓者之非至德可知稱服事為至德則不服事者之德之非至又可知若徒稱文王泰伯而美為德之至固不可言微也至其論才則又曰唐虞之際於

側論

斯為盛此雖聖人盛周之才而周才之所以不及唐虞亦概可想矣蓋際者揖讓之會也周非揖讓不得為殷周之際而又安從借才於異代乎向使十亂得與武王從小翼翼之聖偕殷三仁比肩事主都喻吁咈於一堂之上縱其才不盡如五人而以二三人當一人其優絀正不敢臆斷而聖人之所以論定者又不知其何如乃不獲有此而卒以燹伐大商成太自懸旂之績聖人才難之嘆倘未必不寓此乎記者會聖人之意而先之曰治曰亂戡亂之才其不可與致治同年而語豈顧問哉昔成湯放桀而有慙

王石和文

卷之二

其

德曰予恐來世以吾為口實吁聖人之慮來世亦至矣使成湯生於來世親見放伐之事正恐憂切於中而食不下咽也豈但虛懸此心而慮得失於萬一也乎至武王行之而不慚成湯先之也武王以成湯為先而天下後世遂以湯武王為先夫求揖讓於三代之後堯舜未必能行則征誅固天運之不得不然以不得不然者而湯武先之先之者不幸也蘇子曰武王非聖人其論為過余謂武王特聖人之不幸者爾而文王深遠矣

湯武之聖而猶以所遇為不幸可知君臣大義一毫不

得寬假愈見古聖人胸中真是纖芥難容本孔子之言
爲宗而堯舜泰伯文王周公主賓錯綜變幻入妙

王石和文

卷之二

三

王石和文卷之三

魏不受衛鞅戊申十月三十日

王璠

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也。而亦可以存人國。用於
既強之國。則亡用於將亡之國。則存。秦孝公用衛鞅而秦
強。秦之亡。卽亡於恃強。故曰。用於既強之國。則亡。秦強而
六國亡。使六國用之。則亦強。彼其所以致強之道。不過刑
名法術而已。終亦必亡。然必不亡於初強之時。故用於將
亡之國。則存。鞅初在魏。公叔座勸魏用之。不果。卒走秦。夫
不用鞅。未爲魏失也。彼鞅者。誠不可用。而獨縱之入秦。則
魏之亡形兆矣。後秦東向。制諸侯。魏之受患。最先。魏自貽
戚耳。孝公死。秦人怨鞅。將殺之。鞅亡入魏。於此。不用則魏
之大失也。何者。秦固鞅之所必報也。小人心。安樂則暴
而憂患則深。鞅以得罪幸脫之身。求全於魏。則將悉力自
効。其所經營於魏者。當不同於用秦之日。更不同於公叔
座初欲用魏之日。必且憤發雄勇。大作魏人之氣。而深合
五國之交。併力爲秦患。非但若合從之士。鼓簧於口舌。徒
幸無事而不旋踵以取敗也。蓋從謀之敗。以無可恃。果有
魏以爲諸國之恃。則不敗矣。觀田文合韓魏之兵。攻秦。直

紀節變勢
操縱隨心

王石和文

卷之三

一

入函谷關以文之怨在秦也幸而鞅怨在秦則魏不得復仇鞅昔管仲齊桓公之仇也用之以霸鞅之才誠不及管仲獨不可與文章比論乎魏不師桓公而反納之秦以幸秦旦夕之無侵大秦之侵魏徒有鞅在耳秦知用鞅以侵魏魏不知用鞅以穢秦則奈何暗於利害之機哉雖然鞅之暴大矣魏用鞅則鞅不殺於秦以鞅之暴而得其死豈天之所以報小人吾今而知小人之可以亡人國即能自亡也

不遊掠於營外直入堅陣變化詭譎英銳莫當國策秘

王石和文

卷之三

鑰有是此固得之

風聲

漢昭烈不取荊州

甲辰

王瑋

天下有大勢惟勇者能據之乘天下之勢有大機惟智者能得之機之所關間不容髮其機一失後雖百其謀力以追之而智者無所用其謀勇者無所施其力若昭烈之不取荊州可謂失機矣荊州天下之大勢也扼南北之喉得之可以制吳魏故壯穆因之北向而魏人不敢當其鋒然當南北之衝為吳魏之所必爭故壯穆方北向而吳人遂已襲其後則荊州之得之重而守之難亦概可見矣余嘗論荊州之守非壯穆所難守所借之荊州是以難耳三國

王石和文

卷之三

三

時吳魏皆有憑藉蜀君臣無尺土之階以白手定大業則蜀之人才固過于吳魏劉表不能以荊州再世信非昭烈之輩孰能長據而有哉使乘表之讓獲有荊州魏雖強必不能臨江橫槊而吳人亦絕不敢以非分之想萌覬覦于荊州也乃姑息猶豫坐失此機既失已而始百謀力以取之取之于魏而又各借之于吳物之固有于己者人非甚強不敢奪而物之偶借于人者人雖甚弱不忍棄荊州之借吳之所不忍棄也吳之不忍棄則昭烈之所不能奪也蓋借則于勢不安借而不還則于理不宜以不安之勢重

之以不直之理。故雖壯穆之智且勇。不能以此折吳人之
心。而吳君臣早作夜思。得之則榮。失之則辱。不能一刻甘
心于荊州者。亦職由此也。彼曹操者。知荊州之不可復得。
遂舍之爲餌。以構兩國之釁。而兩國六七年間。往來爭辨。
使不絕于道。曉曉然今日議分。明日議還。卒之仇怨相尋。
至于毀敗荊州之公實。公于不取荊州之日也。孟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此言聖人心理之極。非
所語于干戈擾攘之際也。成一時之小諒。失天下之大計。
鄉黨自好之士。爲之豈取天下者所宜出哉。況不取荊州。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四
而取益州。武侯蓋逆知荊州之借。未可久安。故不得已復
事于西。以爲自安之計。其實早取荊州。以坐觀益州之變。
則益州終可取。而致其取之。亦必有道矣。可不至如當日
之急遽而無序也。或曰。表甚私其後妻之子琰。未必實以
荊州讓昭烈。夫表非曹敵也。當操舉兵。壓境表實不能無
懼。心況其將死。而孱弱之劉琰。豈足支大顛表。誠知與其
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委之昭烈。而今其子有所依。以自全
也。則爲昭烈者。與其以荊州棄之。操何如取之。已而今表
之子有所依。以自全也。取其地而全其子。固亦義之可通。

者矣。比益州之取。不猶愈乎。故昭烈之不取荊州。于是乎
失機。

於當時情勢。洞若觀火。故曲折透快。言之遂爲千古定
論。若行文之飛揚出沒。不可蹤迹。眉山而後。孰與抗行。

淮陰侯取趙

甲辰

王璠

用兵之道。入險難。弗大勝。則大敗。險而能以實行之。故不險。嘗至井陘道。憑吊淮陰。所以取趙處。何其險也。及觀背水之陣。則又險。夫淮陰號知兵。奈何出入萬死一生之險。以徼倖成功。豈不亦不慎矣哉。及詳制勝之由。然後嘆淮陰用兵之神。而知彼知己。其行之險者。皆實也。兵莫神於奇。莫速於劫。莫秘於間。三者皆用兵之所難。而淮陰兼之。尚於險乎。何有井陘。趙之所倚。爲一大險也。不入井陘。則無以探趙之咽喉。當是時。趙若以重兵阻關。則井陘必不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六

能入。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以兵阻關也。淮陰能料趙。不能料左車子。趙若聽左車子之言。必以重兵阻關。或曰。淮陰料趙之智。必不能聽左車子也。旣入。不速奪趙壁。則井陘必不可久駐。或曰。淮陰背水之陣。能得士卒之死力。故趙可速勝。其告諸將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是也。皆不然。人之智慮。變於俄頃。趙雖不聽左車子。設左車子再三爭之。安必不聽。設趙之親信。有是左車子之言者。以其言再三爭於趙。趙安必不聽。淮陰雖善料。恐料不及此。況井陘之地。旣難於入。尤難於出。當日趙陳高阜。望井陘若

特補
三篇

王石和文

卷之三

七

實也。後宋高祖伐南燕。一踵淮陰取趙事。料燕之智。必不能守大峴。旣過。喜形於色。蓋喜已之得脫於險。則知入大峴時。未免有試心也。其較淮陰之成功。固已幸矣。蜀之馬謖。亦所稱知兵者。街亭之役。卒以死地取敗。又孰謂死地可盡生。

以行之險者。皆實爲主識。議卓絕。淮陰逆趙。文逆淮陰。井陘一戰。歷歷如在目前。

鼂錯居守 戊申

王璠

蘇子曰錯使天子自將而居守欲為自全之計乃所以自禍夫謂為自禍是也而以為自全非也錯非欲自全者也錯之謀即如冠準澶淵之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其心不能不忌有天子錯使天子自將以中七國之所忌則彼師為無名而三軍之氣奪矣錯欲以此速已天下之亂不幸計沮身滅初非因欲自全而然也自全之說蘇子特因袁盎之讒而究其弊於居守其實錯之心有斷斷不至是者也錯之所以得死者有三而不在欲自全當文帝時賈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八

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尚遲回不肯用錯乃謀制七國無故發不世之難固已險矣當是時方捍患之不暇猶暇借是傾袁盎則適足發盎之讒鋒而自將之議又犯天子之不順何也七國之削非獨錯謀實景帝之深欲也削之而反則帝之所不料也反出於帝之不料則已不能無悔於錯謀而又重之以所不順雖使從錯之議率六軍之眾親冒矢石獲成功而還為居守者將何以堪之彼澶淵之役冠準身與行間王欽若猶有孤主之讒直崇卒以此疎冠準况錯之居守者乎夫人臣為國家發不世之難

深銘

王石和文 卷之三

九

遺天子以情之所不順而先施啓奸讒之口如是者無一不可危則錯之濱於死數矣而特不意死之若彼速也蓋人好為欲速之謀者其取禍亦速而險於謀天下之事往往自中其身錯惟銳於削國而算弗先定一旦變出非常其急切之心遂不能少待使少待而以一二大將奉天子之命出兵制吳楚則吳楚亦必敗觀錯誅而吳楚不退卒成功周亞夫固知無待於天子之將也惟天子自將則試險而成功速吾觀錯之謀漢與其所以自敗始終無出險與速蓋識有餘而氣不足不能自養其鋒驟用之以至於

敗故其父謂錯曰劉氏安鼂氏危惟不知自全之道使然耳不自全卒亦無濟於天下之事此天下之所為惜也蘇子固曰天下惜錯之以忠而受禍使果欲自全則不忠而可誅矣又何惜

錯本自不能無失不必復以欲自全故示深文通篇出入操縱俱極酣暢淋漓之致

深刺

語妙千古

反覆誅意

直不疑償金

甲辰六月

王璠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世稱為長者蘇子獨謂之求名有以哉或曰不疑償金弗令人知也何名之求余曰此不疑之所以求此不求名之名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若漢以來士之好名者與孟子之時又遠矣能讓簞食豆羹千乘之國或未必然也不疑償金是直簞食豆羹之義耳其以金償同舍固以名自償也彼謂金可以得名而所謂盜金者即終可以得不盜金之名並可以得不辭盜金之名故不辨之而償償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

之而復不辨若隱隱以償金之名寄之同舍待同舍之悞持金者告歸而必返返而必不昧其金然後情暴事彰而其名遂取之如左券也孰謂其果以盜金自污哉盜金者小人之事而償金君子中之盜也君子之處世也不敢邀君子之名亦不敢邀小人之名無故而甘居小人之名則其情必有甚貪而於名將重有所不能忘古之人為君受過為親受過有時冒天下之不韙而不必自明其心彼其心誠有不得已視不疑之償金其大小為何如豈不簞食豆羹之不若乎且不疑亦烏能充其償金之心設使所亡

之金多而至於力之不能辦不疑將何以償或同舍者貪不疑之償易一時而再以亡金告不疑將何以償夫人必有不視千駟萬鍾之識而後能平情於一介若不疑之區區於薄物細故其不平也甚矣安能充之以至於大而無往行之不得已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不疑償金難為受金者地矣不疑而非君子不疑而君子也能不恥哉看破邀名伎倆層層抉發如剝蕉心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一

北漢主報宋太祖

乙巳

王珣

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吾於北漢王鈞。所以報宋太祖知之也。北漢偏據太原。地非廣於蜀唐。兵甲之強。且利亦未必過於吳楚。荆南諸大鎮也。乃終鈞之世。晏然無事。閱十餘年。無一矢加遺。豈不以其辭哉。史謂宋祖哀鈞之辭。而不忍加兵。非也。宋祖誠服之矣。徒哀之云爾。乎。北漢世承漢業。於曆數爲正統。使當隱帝遇害時。若天命之有歸。傳檄天下。伸大義以混一海內。則名正言順。固未見其當絀於宋也。宋乃欲假桓文之故。智饒漢來降。曰。爾何困此一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二

方民。其詞浮而驕。鈞之報宋。則曰。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大哉言乎。心之不欺。氣之不侮。力之足以奮發而有爲。俱於是乎。在亾國之君。未聞有此言也。誠念高皇帝如綫之祚。傳於身。身既負荷先業於宋。非臣非叛。尺寸之地。義不當于人。宋即貪漢之土地。人民欲與無名之師。北踰太行。向能死社稷之君。以決勝負。問鼎於城下。吾知不欺。必能結民不侮。必能馭衆奮發。有爲必能得士卒之力。將背城一戰。出死力以抗宋師。宋能必其有濟乎。故宋祖知無濟而不爲。非果有哀於漢也。不然。

南唐之滅。李煜一門。臣妾請成。其可哀視漢爲何如。乃宋

祖則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何不忍於漢而獨忍於唐。且李繼勳之攻漢。在鈞死之未踰月。獨不念漢氏之不血食乎。以此知宋祖之非真有哀於漢也。宋祖嘗雪夜至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深阻之。而又張其詞曰。諸國旣平。彈丸安逃。蓋一時君臣當大業甫定之餘。欲侈服遠之譽。不肯以言示人弱。概如此也。其實太原之不能驟取。宋祖與普固已相喻於無言矣。其不能驟取者。以有鈞之辭在耳。觀鈞死之後。繼勳帥師攻漢。竟不能克。至太宗之四年。乃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三

下益知生前所以爲此辭。實有自固之算。其知彼知已。非出于倉猝也。太祖之服。豈徒以辭而已乎。然則鈞固非但能辭也。

宋非哀漢。史家從未參及。明眼看破婉曲中。復極雨驟風馳。

岳武穆班師 壬寅

王璠

學者不設身處古人之地而談可否於事外則甚易况執事後之成敗以定可否無怪其言之多中也岳武穆朱仙之役功垂成而班師卒去天下事說者曰公當違詔以進待其成功然後以身請罪則身亦可免嗟乎公之所處固萬無可進之勢也即進亦無成功之理為此說者徒見其易於事外之談而亦不中於事後之見其弗思已耳宋之和議非但秦檜所深持亦高宗之所便也金牌之詔一日十二公安能抗不奉命哉兵法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四

此言偶爾攻守之事非所語於公之所處也當檜以和議沮公公之得與檜格者獨有戰功乃和之苟安已形而戰之成功未見以金之強豈得銳師壓之果遂如與諸將之約歟黃龍府可計日而待哉夫公之成功檜之大忌也忌功之成者刻不容待而公之成功尚必需之時日則此時日之內檜必百計中公越一日不歸再必變法以詔越數日不歸必數變其法以詔不但如金牌十二已矣甚或責以阻悞國是之罪奪之職而收其兵符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又或遣一臣親宣天子之意曰舉朝甚憂將軍跋

代為戰國
家每用此

扈天子獨嘉乃忠謂將軍其必還以執朝臣之口用昭天子用人不貳之德不然即請血使臣頸以明將軍之果不臣也當是時猶能抗不奉命乎使不奉命則真叛矣如是以求成功則功固不可成用兵之道作氣為先身負叛名三軍之士咸有進退維谷之懼師未動而氣先沮喪矣以沮喪之師深入重地聲援不至金且以重兵襲其後孤軍久老於外焉有不敗乎小敗則檜得以喪師按公罪大敗則以公假手於金夫人臣欲忠於國而徒抗天子之明詔奮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僥倖成功固已舛矣况功之無能測識也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五

成卒悞國家事而亦無以自明其心跡公之智勇其何取於此蓋公之班師經也以公之班師為失計欲公之行權也然無功不可以為權公之心固非一二事外者之見所能測識也

設身處事方有此論後儒紛紛言權徒援古人

丙吉問牛喘

王璠

丙吉爲相。出見羣關殺人橫道。不問曰。京兆之事。見牛喘。下車問之。曰。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謂其知大體。甚哉。丙吉之好爲大言也。然其細已甚。彼以宰相之體。安在哉。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理萬民。俾百姓安樂。壽考靡有不得其所。是則體之大者矣。若區區一牛之喘。不過物類氣息之偶然。未必有關陰陽之事。且陰陽之在牛。與在人孰重。百姓不親而後物失其性。不推其本。於人而遽於物。是問吾未見陰陽之大。果一牛所能轉移而調劑之也。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六

京兆任百姓而宰相反任一牛。則京兆之職固大於宰相矣。夫宰相百官之率也。農禮樂錢穀刑罰之務。不必身任其勞。而無不心籌其成。若一切謝之。非已事。則天下事莫不有官。官莫不有司。各任其事。於所司而宰相其何事哉。周官之制。自冢宰以至司獸。皆有事。殺人則曰京兆之事。牛喘獨不可曰司獸之事。若必以牛爲陰陽所兆。則天地間固不獨一牛。草之黃木之枯。風之鳴條。雨之破塊。莫非陰陽之所兆。而欲執是以理陰陽。雖聖人不能。況丙吉乎。吾恐牛卽有陰陽之理。亦非不問關殺之丙吉所能。

劉攽

問也。昔文帝問錢穀刑獄之數於周勃。勃不能對。問陳平。平以宰相調陰陽。非其職。吾謂平實不知。故欲以此塞其責。非實知之而以爲不當言也。然亦未至如丙吉之混輕重而失序。若此之甚也。蓋丙吉者。是不問錢穀而問耗鼠。不問刑獄而問關蟻。曰。將以調陰陽也。不亦細乎。古之君子。仁民而後愛物。其愛之也。亦必實有所及。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識其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然固已及之矣。吾不知丙吉問牛之後。其思之及於牛者。又安在。竟有何術焉。可以已牛喘也。嗟乎。彼固以陰陽之事。非人所能推詰也哉。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七

丙吉之賢。固不以此一事掩。若賢此一事。反足掩丙吉。璠蚤歲曾有是作。後讀司馬溫公所論。多同。遂毀之。然事終不能已於心。故復論及。自記。

宋勢二 壬寅

王珣

嘗觀宋之亡於和而速亡於不和。皆不可謂知勢強弱之勢。兩則不能合。三則合弱。合弱則成強。合強則愈弱。而兩弱俱亡。吳越之人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非吳越之相愛也。勢之所值。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不得不然者也。金本宋敵。而有元則為宋黨。元起自沙漠。蠶食盡諸國。滅夏侵金。而不及於宋者。金為之隔耳。故宋之有金。猶六國之有韓魏也。秦不能越韓魏以取齊楚燕趙。元亦不能越金以取宋。為宋之計。但益修前好。使金無南顧之憂。得以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六

一意向元。然後內修國政。繕軍實。靜觀二國之成敗。金勝則以重兵襲其後。有元金必不敢專肆。力於宋不勝則乘倣取金併金之地。亦足以抗元。勝負均無彼交爭之不暇。其誰我爭。則金一日不亡。固宋不亡之一日也。宋不知禍之即已。而欲和元以遲。大元之不可和非。但如昔日之金也。金雖日侵宋。而歷宋之金帛者有年。亦未必遽有吞宋之心。若元之設謀定慮。非金帛是問。宋即欲和元。其心與乎不與。終必背宋。况未及元背。而又趨兵於元。則元之取宋為有名。而宋自貽戚也。會勿與之宋而結難信之元。失

宋金之衆而恃孤。宋以與元從事。嗟乎。其未有以滅虢取虞之事。告之者。徒速之禍。以取敗而已矣。使其用於高宗之代也。則可以張彼其時。內則有若李綱趙鼎。外則有若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諸人。為之運籌決勝。不可以和也。而和寧宗以降。不可以不和也。而懲和之覆轍。欲奮螳螂之背。洩數世之冤。遂致一敗塗地。不可復振。豈非同一法而倒施之者歟。蓋宋無日不以圖金為事。前既失於不果。取既遂至於不能取。而終又失於取金。取而宋隨以亡。然則宋之取金。乃其所以自滅也哉。

王石和文 卷之三

十九

籌畫宋勢情類國策用筆則眉山

王石和文卷之四

讀出師表書後

王璘

君子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人不可學非言之不可學其所以不得已者不可學也蓋其不得已之言初非有學於人也三代已後之文章莫盛於兩漢而出師表冠絕彼其忠愛悱惻皆出於心之不得已雖董賈未之到也何論後世能文之士蘇子稱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可謂知言矣然今論兩漢之士其鑽經研傳博極古人之書者或不屈指武侯武侯固未嘗以書爲事也豈獨武侯卽伊尹傳說王石和文

卷之四

當時無多可讀之書亦未嘗以書爲事也使三人者屑屑焉日以書爲事而勞於誦讀如後世操觚家求工聲音句調之間以自鳴其能文而已焉雖其言未必不勝於後人然欲如是之卓然千載而與日月爭光不可得也蓋言者所以徵理而發事也當其理明事切得之心而注之手並不自知其非古人也又何知有古人之書凡知有古人之書而爲言則皆得已得已則言皆可學而至而非其言之至也自武侯以來宇宙之書不啻倍於古讀書爲文之士宜亦倍於古而古之作者反不概見非其才不及與功之

沉靜

議論總類

未加也蓋其書既煩擇而不精於書之深者概遇以淺而其淺者咀之而易竭閱之而難解學之者不識其易而徒驚於所難字梳句櫛數卷之書窮歲而莫盡其盡彼則無餘而我亦無所得故其耳目昏耗而文章之不逮於古職是之由學者蓋不知也古人云書智者之作耳智者不讀也夫吾謂不讀書則無以開其智惟智者始可以讀書智者之讀書能無書也武侯嘯吟隆中時於書想無不讀當流涕入告不過自抒其不得已之言豈復有所謂古人之書在其意中哉史稱武侯讀書略觀大意夫大意得矣尙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何略然則武侯之略卽武侯之所以能深也夫

讀書能無書武侯確贊尤足開後人讀書行文之三昧

讀王荊公周公論書後

王璠

周公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此荀子載周公之言也。王荊公曰。甚哉。荀子之好安也。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余謂見士固宰相之事。縱其事未必有其道。非不可行。不得以爲安。且周公之見士。不必其一日也。使一日而見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勢誠不可給。若合終身而計之。十人。三十人。固少。而百千餘人。固未爲多也。公將於不賢之中。而取其賢於賢之中。而又取其大賢。安有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三

南海北海之士。人各一才。才各一具。渺然不一識其面。而風聞懸度。遂謂苟取一二人而已足耶。且士之見公。何爲也哉。公方制禮作樂。凡周官三百六十之選。所在皆需人。汲汲然求當世之士。如不及故。士以此得見於公。非如戰國諸公子竊養士之名。欲以士之言語權詐。傾動諸侯。王而行若毛。遂候羸之徒。固無由一至公門。望公之接引。而禮遇之也。不得以孟嘗春申比。至謂周公但宜立學校之法。而不必勞其身。以見天下之士者。其言尤不備學校之設。莫詳於周矣。考周之太學。王世子王子羣后之世子卿

學茂遷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四

大夫元士之適子。民之俊秀。皆與焉。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而後。可知類通達亦已遲矣。若使待教行化。洽舉公輔庶司之器。無不取給於學校。則非遲之數十年不能也。將數十年之前。何所取以爲治。夫天下之才。原不能盡於學校也。當日者。呂散天括之才。幸皆用於文武之世。設使其未用。此數人者。能必盡歸之學校乎。不盡歸之學校。而周公遇之。能無執贊以見乎。後荊公當國。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周張程邵。非出於荊公之學校。然則學校之立。原以養天下之才。而未必能盡天下之才。欲以此廢彼。固不可爲訓矣。荊公乃謂荀子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而惑於亂世之俗。夫見士豈亂世哉。蓋亦徂於先王學校之法。謂可以易天下而不知見賢立學之義。聖人固並行而不悖也。周公非小而荊公小之。荀子於是乎不妄。

思議宏通如霞綢目有關經濟之文非徒翻案也

疑聞海水
汨沒

神行一片
既落都化
為烟雲

讀老泉書論後書

丙午

王珣

窮者變之基也。變之窮每至無所復入。萬物之情不能安於無入也。於是復起而變之。以求通於所入而脫然自出於窮之外。不窮則不變。寒之不窮則不炎。炎之不窮則不寒。使當夏之初而思入於秋冬之半而思入於春。雖天地之大無所用其變。故窮者變之基。而天地聖人所以乘也。聖人雖有善變之才而不適值夫窮則亦囿於變之中。任天下之所變而卒不可以變。天下蘇子謂忠賢可變而為文。文不能復變而為忠。賢以周之制不容為其後者計也。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五

嗟乎。豈知不容為後計者。正後之所容。以計哉。食之太牢矣。不可復茹其菽。豈其習於夏之炎矣。不可復入於秋之爽乎。極乎夏固秋之所乘。而太牢之厭固即菽之所以乘也。故忠之後可變為質。質之後可變為文。文之後復可變而為忠。質秦人乘可變之勢而不善用其變。嚴刑暴斂以困天下。所謂以炎夏之窮一變而入於冬也。漢乘秦之敝而亦未得聖人以為之變。故不純不備。終不足以語於先王之道。夫先王之道豈遂絕於天下後世哉。帝可變而王。王可變而霸。其勢易也。霸變而為王。其勢難而非理之必。

不可者也。人之變。變於運。運之變。亦變於人。人有為而運無為。雖一日之間可觀矣。初盛擬諸早極盛之時。擬於午過則昃。昃之不可變而為午固也。然有時氣朗風清固不啻午也。夏商之季昏暴淫虐。豈非狂風暴雨之發作於日中乎。故一日之時先後不變而氣之陰陽無不可變。古今之運先後不變而政之盛衰無不可變。變者所以救其窮也。古先王立制原無不窮之理。後之變者乘其窮而矯之。太過則不久亦窮。窮復變故其變速若變而折乎大正久之始窮。窮而後變故其變遲。此善變者但變於所窮而無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六

盡失乎彼。先王立制之意。其所以立制之時原未至於窮也。窮而後不得不待變於聖人。聖人者能乘變之窮者也。惟聖人能乘變之窮。自是千古定論深雄奇幻擒縱莫可端倪。

書韓非說難後

甲辰七月二十六

王璠

史稱韓非著說難甚且而悲其以說卒死於秦嗟乎豈其知之而不能行哉惟其行之是以不免於死非之死固即死於著說難也君子之說君也合則留不合則止兩言決耳其又何難焉彼非者慮難之端無不至則用說之術亦無不至蓋必欲其君之從而後已也今夫濟川者無必於濟測津梁之淺深審風波之險夷可斯濟否則已焉有老於操舟之子挾必濟之心而巧施其無不濟之術未有不覆者也非之著說難可謂老於操舟矣且所以用其說者王石和文卷之四七亦不過戰國狙詐之謀以利害傾動人主東迫之使無不然耳不必其說之能用以正而有得於古大臣事君之道也事君之道太上格心其次格行心與行正然後上下之交固一合而不可離若徒以非道之言而嘗試於所交疏將悅於利利之既得而終疑悚於害害之既去而終畏吾未見權謀狙詐之朝疑畏日積而上下能相與有成也若是者說雖行而必危又何論其不行夫說者以言進於人固必問其人爲何如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苟不可雖一言已過豈待多端謀之求合耶秦政之亂賢人

氣歌神舞

君子避之若浼非以韓國諸公子入使於秦不能爲韓計而又以計求合於秦其擇主之智已謬區區慮說之難不亦未乎彼非之慮亦少疎矣人主之心必有所信李斯者秦之所尊信而姚賈又秦之所親信也非羈旅之臣未因於所信欲肆百中之口立談間回人主意而奪其所親信則尊信者聞之安得不忌兩信交謀而非安得不死非之說秦其揣情料勢當亦靡所不至而乃獨昧於此乎由是言之非之著說難亦容有未具也

卽就說難發議以矛刺盾不攻自破韓非于千載孤憤

王石和文卷之四

八

見此亦當爽然若失

讀蘇東坡范增論書後

王璠

蘇子范增論文詞宏逸甚可愛獨惜其責增者太過而不能使增之心折於地下也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恨其不早耳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時也嗟乎獨不思增之初心為何如而謂肯去於此時哉增少好奇計留心當世成敗之務其欲有所攀附以就功名者已非一日行年七十而後遇羽增固恨其遇之晚也廣勝之畢可以代秦天下者惟劉與項而項強於劉增初未遇劉而先遇項原未嘗以項為非其主也即勸項梁立義帝亦不過為項氏計彼卿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九

子冠軍義帝偶用之人趙之役實庸而驕羽殺之救趙敵秦諸侯震懼不敢仰視霸天下之業從此定矣增知佐羽定天下何惜一卿子冠軍增之於項氏當歸梁時已有君臣之分至羽既誅卿子冠軍而君臣之分遂定入關後始識沛公有人子氣豈能舍項羽而中道事之乎當時從龍之士雲附沛公其自項歸劉者有矣而增獨能事羽不變增固有人臣之義也蓋增之於項成則俱成敗則俱敗雖明識羽之不足謀大事而猶欲竭已之才以濟羽之強庶成東西中分之業迨陳平間行羽疑增不能用不得已去

至彭城疽發背死則知增之初心未遂而其戀戀於羽者固未有已矣若於殺卿子冠軍時便去之以明進退之義則增徒沒沒老耳後世安知有增易曰知幾其神乎此聖賢之所以難進而易退也豈可以律豪傑功名之士然增不去禍終及已故不得已而去之以全其身亦不可謂不知幾也增去羽遂亡則增之去就係羽者固甚大而謂可輕也哉

亞父功不遂志抱憾九泉矣何堪後人復責之脩也惟此原心立論往復頓挫逸氣欲飛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十

讀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王璠

魏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曾子固以此嘆鄭公之賢書於傳後一篇之中反覆嗟惜甚有味乎言之也雖然鄭公誠賢矣其所以觀理之識於此得毋有未至乎人臣之事君也善則稱君故使天下知君之善不必復知吾之善也若曰某政善以吾諫之而行某政不善以吾諫之而止是掩君之善而以善自予也不然是欲與君並其善也自予則私並則不讓雖在朋儕之中猶不能無惡於意而况君也哉曾子固乃謂不如此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七

將使後之君臣謂往代無諫諍之事或啟其怠且忌矣夫
人臣幸遇納諫之主則當導其機無塞其流皇皇焉致吾
君於堯舜之不暇舍此不計而徒為後世之為君為臣者
計乎若鄭公以此逢君之怒而後亦不敢深有論說可謂
自塞其流矣且使後世聞之咸曰納諫如太宗敢諫如鄭
公猶不能保始終之無間將諫者誰不懼而自怠哉子固
又曰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存之於書未嘗
掩焉固也然伊尹周公之所以諫亦其史官自為書非必
伊尹周公之自付之也且其書刪於聖人其所言者皆祈

名臣論

魏公亦應

俯首折服

天○命○之○道○若○鄭○公○之○逐○日○而○言○逐○事○而○言○其○言○未○必○盡○
可○見○於○後○世○宜○太○宗○之○聞○之○而○怒○也○與○成○王○之○命○君○陳○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
斯○猷○惟○我○后○之○德○天○成○王○不○忘○此○於○臣○下○而○謂○太○宗○獨○無○
望○於○鄭○公○乎○或○曰○納○諫○非○不○美○世○固○以○此○傳○太○宗○之○賢○矣○
余○曰○里○人○有○暮○夜○之○慝○吾○言○之○而○彼○改○之○則○其○改○過○之○名○
非○不○美○然○使○自○吾○告○於○人○曰○彼○方○作○慝○賴○吾○言○止○則○其○人○
聞○之○固○未○有○不○怒○者○也○故○諫○諍○之○事○自○天○下○傳○之○則○可○太○
宗○自○付○之○史○官○則○可○自○鄭○公○付○之○則○大○不○可○也○夫○以○鄭○公○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七

之賢絕非欲沽直於後世也不過以遭時遇主其一時相
得之雅知無不言言無不受為往代君臣所未有庶垂之
青汗播於無窮使天下後世知吾君有納諫之美且使太
宗知人君之一言一動不能泯於天下後世益謹小慎微
以求至乎其治之至也詎料以此失始終之義哉以此而
失固鄭公自取之也厥後遼東之敗太宗猶恨鄭公不在
則知太宗之心終未嘗不亮鄭公而鄭公平日之所以敢
諫其君由太宗納諫使然耳賢不獨在鄭公也嗟乎太宗
誠賢矣哉

有評

南豐書傳王歸美鄭公文或順其語闡發或就其語翻
駁旁通曲暢要本之中正和平洵推當代鉅手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三

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

甲辰七月十七日

王晦

余讀韓子與馮宿論文書而竊謂文章之係於所知重也。嗟乎文章之知難矣。爲文而爲世所知則文未必至。若世盡不知又何取於文之至哉。韓子非不欲世之知也。無能知韓子故與馮宿有激乎言之也。使其果有知韓子者。不至如當日之大慚。大好大怪。韓子豈樂俟後世之知。韓子之俟知於後世。韓子之不得已也。顧韓子之文誠不易知。不謂當日之士何竟出今之士之識之下也。今韓子之所謂慚者。誠不可尋。讀其得傳於世爲士之心慕手追。王石和文。卷之四。十四。而不敢必其有至者。固必韓子之深思極慮大稱意而自以爲好者也。乃今讀之亦但覺其好而不以爲可怪。何哉。雖然使今之士生韓子之時驟讀其文之淵然蒼然而惶惑萬狀者亦未必不以爲可怪。而怪韓子者得生今時從容讀韓子之文亦必以爲好而翕然稱之無異詞也。士固疑於目而信於耳。何必唐之人爲然。此韓子之所以無慚於不知而一意望知於後世。非果不欲當世之知之也。况非韓子者直當以不知爲慚耳。韓子之文不易得好。非韓子之文亦不易得怪。非韓子而得怪則安知怪之者非適

出知文之人而已之所好乃足慚也此不得以韓子之不
慚不知爲解矣且韓子之文亦非世盡無知也其不知者
人人之爲見至若孟郊張籍李翱數子皆高明深識而篤
皆於韓子不可謂不知韓子之文也使並無數子之知將
其文湮沒佚散不必留於後而亦難望後世之必有知矣
後世之知韓子以數子爲之發端也然則韓子之文尙不
能不託知於當世而士敢謂世人之不必有知乎但不必
人人之知耳人人知之固必有深知者焉以爲不足知若
求人人之知則又人人之所爲不足知也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十五

作者知者相得而益彰無限感慨冀望文情之妙在若
遠若近間

明
卷之四
龍門氣味

讀古史疑 戊申

王璵

三皇氏世系年紀遠矣荒略難信故學者獨詳五帝以來
事其所傳聞異詞亦往往不能無疑史記顓頊才于八愷
帝譽才于八元至舜皆得用而虞書不列其人安知非四
岳九官十二牧諸人而異名耶然以年考之則八愷不當
用於舜世而索隱以八愷主后土爲禹八元敷五教爲契
禹明爲鯀之子夏紀鯀爲顓頊子以禹列愷不可爲據甚
矣獨孔安國傳書以皋陶名庭堅曹大家註列女傳以伯
益爲皋陶子庭堅八愷之一則益顓頊孫也素紀又以益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十六

爲大業子豈大業即皋陶然推大業爲女修子女修爲顓
頊之裔孫又何以稱且皋陶雖少亦當生於顓頊之末年
越帝譽在位七十年帝堯在位七十二年至帝舜在位六
十年讓位禹時皋陶猶以邁種聞則皋陶不下二百餘歲
鯀殛於舜當亦不下二百歲自黃帝來人率百歲而兩人
之壽獨久如是哉乃顓頊紀又云駱明生鯀駱明顓頊子
也漢書律曆志又以鯀爲顓頊五代孫由前說則皋陶鯀
當與帝譽同爲黃帝曾孫而帝譽之子堯與禹益爲四從
兄弟由後說則禹爲堯之姪或曾孫而益又加遠也一人

而祖孫之互易其代將何所據而是或謂古之一姓不避名臯陶之庭堅非卽八愷如少昊名摯帝摯之子亦名摯然固不敢臆矣帝摯四妃生稷堯契摯則稷契爲兄弟契之十四世孫爲湯稷之十五世孫爲文王後儒又疑湯文不當隔六百年爲叔姪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之言也蔡氏亦以太甲繼仲壬後而大紀論湯伊尹無舍嫡立弟之理然考商世固多立弟太甲弗明厥德伊尹敢放於後獨不可奪於前但湯崩丁未太甲卽位戊申則又無外丙仲壬曆數凡此者其果足信乎夫有所信則不能不王石和文 卷之四 十七

有所疑守其所信則疑者固可棄也而未知棄者之果不足信也以信棄疑不若以疑存信故寧疑

奇情錄筆

讀古史疑二戊申

王璠

女媧氏之治天下煉石補天甚誕而羿射十日事何爲猶附堯紀孔子刪書弗載固不可信獨元鳥生民詩至今學者稱焉以爲聖人之瑞不知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耳能聰目能明心思能睿哲天之所以生聖人亦不過以聰明睿哲足爲天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人倫之極而已矣豈必弗出於人而後貴哉蓋天地之性人爲貴爲其形生神發能得天地之正氣而聖人尤人中之最貴者果如二詩所云則聖人之生亦不正而怪甚矣事之怪者

王石和文 卷之四 十八

鮮不爲不祥今若以人而育物世必共指爲不祥況育於物乎奈之何又不育於物也維天篤生聖人其安所取於此禘祭之義應推始祖所自出若仍祀自出之祖則非其父爲責若儼尸一元鳥巨人跡而駿奔俎豆之被之詩歌揚厲無窮之功德頌之乎侮也後秦之於大業亦神其瑞於元鳥蓋慕商周事而附會之也夫始皇得天下出自呂姓則元鳥之瑞固不能及於始皇凡若此者直可見於齊諧鄒衍之書不當列於正史以滋天下萬世之惑也或曰元鳥巨人跡朱子固以之註詩矣余曰此朱子因史記之

言而未及改正者也。然史記之言出於列子。列子好奇之士。其言豈足爲典乎。其與補天射日何以異也。有謂補天爲贊天之所不足。以元鳥始至之日。祠高媒祈子爲元鳥降生。從帝高辛行爲履帝武其說近之。

蘇明允鑿如論晁雋辨得此互相發明。足開商周兩朝聖人蒙霧。

王石和文

卷之四

九

王石和文卷之五

靜觀 戊申十二月十五日

王璠

靜居一室之中。將旦。悠然會天地古今之形聲。而形聲無有也。無形。故形無聲。故聲聲使人於形聲之中。其爲形聲也。幾何。登山者不可謂見山。涉海者不可謂見海。遠而望之。則見。然見其所望而不見其所不望。惟以心望之。則無不見矣。天下事入乎中者。必不能見其外。閉離婁於戶中。問以戶外之事。與瞽者無異。好惡之情。炎於心而成敗利害。攻取之事。接於目。雖智者處之。不能以無失。况愚乎。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一

然愚者立乎外而觀之。亦未嘗無所見也。今夫以我觀人。其耳目口鼻鬚眉之神態。無不見以我觀我。則不見以人觀我。則又無不見。無他人處我之外。我處人之外也。處乎外者。無我也。苟無我。則我亦爲人。故亦可以觀我。我遊心於千古。則千古之上。千古之下。無不有我。我遊心於六合。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無不有我。千古六合有我而今之所有。固非我也。我以觀千古。六合者。觀我而觀我者。固非我也。非我故能觀我。能觀我則無不觀。觀不以我。則仍一無所觀。一無所觀者。靜也。善乎蘇子之言曰。事有必至理。

眼前道理
析絕

與想

靜觀圖
靜然亦只
是靜之理

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見知爲智者之事。不言智而言靜。以智者亦有時而不靜也。平旦之時。固無不靜。善觀者能常守此靜而不失。雖謂人人之皆智也。可。

靜悟之後所見固自不同。是儒是子。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二

每遇折處
不可捉摸
洵異操筆
力

山河日月喻

戊申十二月十七日

王璠

山河天下之奇觀也。取石於山。取水於河。以作山河於都邑之內。蠡之成峯。缺之成岷。匯之而池。衍之而流。磯激之而湍。瀾然固不如山河之大且深也。主人自奇而觀者羨焉。遙而竊於畫爲峯爲岷爲池爲流爲激湍。一一與山河相肖。然又不如山河之可登而涉也。而觀者聚而嘆美。主人益自奇。嗟乎。彼之所爲山河。固皆象天下之所有。非天下之所無。使果所無。則又不足奇也。乃不奇其有之真。而反挾所象之假者。以爲貴。何哉。蓋真者天下之所公。不得。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三

私而有也。惟假則可私。愈私則愈貴。甚矣人情之好私也。道德天下之公理。而或假之以炫世。文章發道德之蘊。亦天下之公器。而或假之以傲物。然當其炫之傲之。固知其非道德文章也。道德文章無可炫與傲也。炫而傲之者。私之也。日月照天下。夜光之珠。照不及尋丈。世或千萬金易之。而不可得。夫世有愛而欲易之千萬金者。吾不問而知其非日月也。日月非愛之者所得私也。故天下之好私者。每不愛日月山河。而愛珠愛畫。愛所作之水石。彼所作之水石與畫與珠。皆一無適於用。挾而私之。不過炫與傲耳。

而不謂從而美之者。豈其未見日月山河哉。然不有美之者。則彼亦何從而私之。爲炫與傲也。惟私故小。吾於無私而見日月山河之大。於日月之經天山河之鎮地。而見道德文章之大。士之慕道德文章者。亦衆矣。其無若珠若畫若水石之作而爲也。

不事雕飾而疎橫之氣。溢於行間。惟老故橫東坡晚年文字往往如是。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四

泰伯三讓 已亥

王璠

本地風光所據最確

或問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爲至德。讓周乎。讓商乎。曰。讓商何以知其爲讓商。曰。卽於孔子之稱至德知之也。魯論稱至德者二。曰泰伯。曰文王。朱子曰。孔子論武王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蓋文王讓商者也。同文王於泰伯。則泰伯亦讓商者也。但使讓周孔子未必以至德稱之矣。卽稱之而曷謂其旨之微哉。微之者何。但言讓之爲至。而不言不讓之非至也。以成湯之聖而不能讓於前。武王之聖而不能讓於後。成湯武王之德。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五

非有議於天下。無議於天下。則不得竟指其德之非至。而但稱泰伯文王爲德之至。則聖人之意之所重固獨有在於讓也。夫君臣之際。前後聖人所至慎也。生民以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義大於兄弟。泰伯力行夫義之大。而不敢自明其心。故後人不知讓之何屬。然聖人之稱至德。固必於其至大者稱之矣。或謂泰伯果讓商。則當留其身。以自靖。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也。彼太王實始翦商。欲以天下及文王。其不得遽及者。徒有泰伯在耳。伯去而翦商之謀遂成。後武王克商有天下。未嘗不始於泰伯。

曰此文王不能得之於武王者也。而謂泰伯能得之於太王乎。且太王之心。非有利於天下也。天之祚明德久矣。虞之後有夏。夏之後有商。商之後不能不有周。故周之代商。雖泰伯亦知其不得不然也。事有可以爲。又不得不爲。而特不自我爲之。庶其心之對天地而無愧。質鬼神而不慚也。泰伯之心如是。則已矣。故太王武王可以取而取也。泰伯文王可以取而不取也。取之行天下之大權。不取守天下之大經。君臣天地之經也。聖人於太王武王而外。固不欲天下後世之行權矣。乃權又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不行。王石和文 卷之五 六

聖人亦知天下後世之不能不行。而獨贊泰伯文王之不行者。以立君臣之義。若曰權固無累於德。而德之至者。卒在此而不在彼也。信乎泰伯之讓。非商無以爲德之至。孔子稱泰伯之讓。非商無以見其旨之微。而朱子之所以闡幽發隱。合泰伯文王而一之者。意在斯乎。或者不推其義之無大於此。而徒以爲兄弟之讓小矣。夫伯夷叔齊兄弟之讓者也。孔子但曰古之賢人而不稱。以至德何哉。讓商讓周千秋聚訟得此可正其紛

遊術 癸卯

王璠

有學作通篇一錄

吾友孔貫原爲余言某園天下之幽麗處也。奇花瑤草曲流怪石軒榭之勝都極人世罕有一方士大夫稱遊觀之美者。於是爲最。主人既貴顯。日出入黃閣紫扉之中。無因至其地。某歲暫歸居園者一日。親朋故舊之謁無虛晷。其所爲幽麗者。卒不得而寓目焉。吾嘗攜壺至園中。十日而返。園之勝盡有於目中矣。今猶彷彿能一一言之也。余曰。有是哉。子得遊之術矣。主人承閭閻之舊。輦石引澗。積數世而後成。子有之於十日。何易以數世之勞。而居者一日。王石和文 卷之五 七

子反有十日之樂。何久則安。知子之非主人而一日居者之非逆旅客耶。蓋人之求適己者。非以已適也。適物之接乎己者也。陳奇淫玩好之物。於市聚而觀者。靡不稱快。觀者快耳。不問其人也。推之人有錦繡可以悅吾之目。人有管絃可以悅吾之耳。何必據而有哉。苟其悅之。又何必非有也。然則吾之所有者。固大矣。彼園之花。孰與大塊之文章。園之水。孰與江河之大。且深。園之山。孰與武夷會稽泰華。此乾父坤母遺之爲我。不鬻之產。極天下之有財者。莫能藏有力者。莫能奪。而惟知其樂者。能有之。吾樂天地之

有彼人之所樂不過分天地之有則亦不過分吾之有彼
分吾之有則彼固無有也而吾又欲彼之有則吾亦無有
也吾非無有無於有人之有吾無人之有故有有則有
不有吾並無吾之有故無不有則以爲吾有之可也以爲
人有之亦可也以爲人與吾同有之可也以爲人與吾同
無有可也同有而人不有有故吾獨有同無有而人有有
故吾獨無不有無不有故無不遊吾之遊也以心吾於
子得遊之術矣

所見甚達刷中言下有智珠流走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八

論
學
古

智昏原 甲辰八月
初四日

王 埤

天以書開天下之智李斯焚書天之厭智也上世之人智
於書後世之人昏於書天厭智天亦厭昏厭昏者天心之
常而厭智則天之變也蓋智與智不相治有高於人之智
而人感受治焉故治一國者必一國無復同其智治天下
者必天下無復同其智使天下之人各逞其智而大智照
如神小智察如鬼胥天下之人皆鬼神而天下何以治倉
頡造字鬼爲夜哭畏天下之趨於智也鬼猶畏之而況於
人乎流至戰國人心之智險而無所復入矣彼李斯者一
舉書而火之天下之人昏昏如也漢興除挾書之律天下
漸多智然固不如書未焚時自是著作愈紛邪妄庸靡之
書皆行於世而人之智又不如書既焚時夫書非能昏人
其書本自不智古人之書如源泉探之而深推之而廣後
人之書行潦也擾之斯濁其理不足發天人之奧情不足
狀事物之精學者久於其中而神氣汨矣幾何不爲倉頡
之鬼所笑乎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書之善者何
時蔑有惡夫邪妄庸靡之亂真也有能別其真偽而審擇
禁毀之固人心由昏而智之一大機也昔書焚於秦而六

王石和文 卷之五

九

念於愈際
若江河之
決

經獨不滅。可知天亦甚護理之正者。今其所亡百家之書。不可考想其理固不如六經而後世之邪妄庸靡想又不。如所亡之書而天之厭昏又甚於厭智則其書固不待如。書契之興至秦時之久當必有人焉審擇而禁毀之也然。非大聖人莫能任其事天厭智必假手於大惡之人及其。厭昏必假手於大聖之人非聖人而爲之則又昏矣。書以導智而不別其真偽則書反足以昏人固知讀書。不可無識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十

名論不虛

探得本心

君子之報 王寅

王璠

天之於真君子必報於真小人必報其可善可惡混處於。君子小人之中者則每聽其自爲富貴自爲貧賤於其間。此如草木同生偶值時地之異則榮枯自爲不同而非必。天之有心位置之也天之所用心蓋在真君子與真小人。矣乃嘗求諸古君子之報而竊嘆天之用心有所不可知。何哉或君子不得君子之報或君子而得小人之報甚或。不如小人之報此懷忠履潔之士每欲翹首問天而天高。無言不知天固有以報之矣今夫富貴安樂爲天所愛不。王石和文 卷之五 十一

輕予人才德顯者尤爲天所愛尤不輕予人彼既得大之。厚能自拔非常有以顯當時而傳後世則華於身與華於。心孰榮榮於一時與榮於萬年孰久其得報之輕重大小。豈可以尋常計哉而猶必欲天之富貴而安樂之稱謂其。望於天亦過也且夫盡古今之君子而悉幽之富貴安樂。雖天亦有時而窮何也人之爲君子者或近乎仁或近乎。義其所取原自不同也近仁者渾然而溫如春夏之能生。近義者毅然而肅如秋冬之能殺秋冬之際意肅氣寒卽。以天所甚愛之物而欲暢茂滋榮以助其生恐造物之才

從宋學
道出

固有所止矣。語云：太剛必折，夫折不折，君子無懼，然其理不可易也。故吾謂古今之為君子者，不獨所遭有幸不幸，而所稟亦有幸不幸焉。君子而近仁，君子之幸者也。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夫愷悌仁之謂也，人而愷悌，則和平之福有不操券而至者乎？君子知其然，故持己謙，接人恕，其養德也如春。

說到不報而報，則君子無憾；說到報皆自取，則君子無尤於天人感應之理，真是通達周至。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十二

申君子報 王黃

王璠

刻切

人知天之惡偽君子也，甚於惡小人乎？偽君子猶得君子之半也，惡君子之半，豈其恕小人之全然自天視之固全小人也，而又得君子之半，則更險於小人。小人不知有善，偽君子不忘有惡，偽君子與小人同一惡而多一偽，偽非惡乎？是惡之中又倍其惡也，倍惡不惡，天亦不聰且小，人固無待於天之惡，偽君子則非天不能惡之也。彼小人者，鄉邦非之行路，謗之其於不善之報亦略相當矣。偽君子獨儼然於身世之間，居之不疑，人既不知，而又不欲天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十三

胸有古今
天心人事
並揭世

之知，豈天之昭昭在上而肯受其欺罔乎？蓋名者天之所恃以償君子也，人世便益巧利之事，天亦不能助君子之人，使出其才以與小人爭，而獨留身後之名以待古今來孤忠苦孝強仁慕義者之所為，若並此而亦竊之，其何以償君子？嘗論域中之權有三，曰利曰勢曰名，而名之權大。天方操此權以待君子，而偽君子乃竊之以自予，則天之權去矣。孔子曰：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小人盜財，偽君子盜名，盜財者盜於人，盜名者盜乎天，既盜之矣，猶欲主人不知，反奉以廉讓之名，而酬其德，豈情也哉？然

則天下之爲君子者。豈必皆安而行之。而勉強於善者。非乎。曰。僞者。反乎真。而爲言。非反乎安。而爲言。君子之僞。卽小人之真也。卽吾所謂小人者。亦不過指庸劣貪鄙者言之。非有寬於天下之巨奸大慝。若巨奸大慝。則天之惡之也。固甚於僞君子。

以天惡僞君子。思議處處沁心透骨。

學君子不實。毋滋斯弊。余未能學君子也。亦不敢不以

自警。自記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古

古今滿心頭

施杏樹戈地文。壬寅

王璉

余家杏樹戈地。稱沃大人。受自祖先。以授於璉。璉業之以爲重。非徒地之謂。謂是先世之遺澤所存也。祖若宗之問。晴課雨而親履其畝者也。衣之食之。數世於茲矣。村之巽隅。新建文昌帝君閣。成。余奉大人意。獻之作香火計。或曰。此地子之所重也。當令世守之。不如以他地易。余曰。此正余之所以重此地也。念閣經始於家大人。與族之諸父兄。余輩奔走之以襄其事。鄉人士之所敬而祀也。今思所以獻於神。必擇物之素重而又可以垂諸久遠者。爲稱夫人。

王石和文

卷之五

十五

心有所敬。不得不假於物。假於物而不將其所重。與心有。所重之物。而謀所以位置之處。不將於所敬二者皆失也。吾敬神。豈敢有愛於地。吾重地。固不敢有靳於神矣。靳於神。而徒委之農夫野老。歲計升斗之獲。守也與棄等。且亦安知後世子孫之必能長有此地乎。人世盈虛消息之數。是惟無來來則必去。故一切靡麗之物。罔不隨時俱盡。惟地之縱橫於西嶠南畝者。歷古今莫之變。然地雖不變。而不能不變其主。地之人。則以主地之人視地。雖謂地亦有時而去可也。余嘗行田野。詢耆劬之父老。或曰。某地已易。

主也。或曰：某地易主而又易也。問有數十年不變者乎？十無四五矣。歷百年而不變，蓋十無一二也。用是慨然太息。思彼祖先世朝拮据辛苦，遺子孫當鐵毫不肯施捨，而子孫承之，僅如萍水轉轉相驚，數世之後，欲弔為誰氏之有？而查不可識，甚無謂哉。茲地祖父相承二三百年，以至於余而不變，誠恐余一旦先地而去，而將來地之存亡又不可知。則人與地俱盡，其視世之轉相驚而不識為誰之有者，何異嗟夫余悲世人之重地而反輕也。故以是羞諸神神在則地不去，地在則人亦不去。後之人易其畝，邇厥王石和文。卷之五。十六。

綿繆篤輦讀之不知是情是文

王石和文卷之六

關帝廟碑記

王璠

神之祀遍天下，與尼山梓潼比。祀尼山以德，祀梓潼以福。神兼以威，宜祀神者尤眾。惟神之德，以自手佐昭烈成帝業，君臣之義，始終無間。鎮撫荆襄，上下倚之。其福利於國家甚大。一時吳魏之人，懾其威，惴惴不敢仰視，使身不即死，必能席卷許昌，指顧復漢。皇帝大統漢業之興，不止三分而已也。每讀史至樊之戰，未嘗不嘆呂蒙之失計，智出魯肅下也。肅初以荊州假借，其忘荊哉，亦以荆非蜀則不能據之，以抗魏。蓋三國並爭，吳蜀之所患皆在於魏。魏之所患，則不在吳而在蜀。而蜀之最足為魏患者，尤在神。吳不知合蜀以為外固，而反計襲荆，襲而吳亦不振。徒禍蜀而資魏之遠，魏既張，兩國遂不可為卒，乃致後之滅蜀。平吳為司馬氏階者，以此。此神之所死不暇日也。忠漢之心不遂，而充塞於萬世，故大義於今為烈。談蜀君臣事者，猶凜凜有生氣。上自王公夫人，以及窮鄉荒壤之牧豎走卒，商賈負販之流，慕其德，慨然而憑弔，冀福者雖疾痛未嘗不呼神。佑至亂臣賊子，過廟泚顏，或後巡越起於

門之外而畏不敢入拜也。其威亦靈矣哉。夫天下之人情。不過爲慕爲冀爲畏。而三者並得施於神。故通天下無不祀神。固巷孟郊外之僻里也。舊有關帝君廟。且壤里人奮輸財力修之。聿新三情。固不忘於僻里哉。亦因是多里人之好義。

光明俊偉文境擬兩漢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二

藏山趙文子廟碑記

王璠

事之忠且苦者。不報於身。必報於子。若孫否。則精魂英魄之無所洩。往往鬱而爲神。趙氏世忠於晉。下宮之變。何其苦也。况公孫程兩侯。以他孤出。文子於難。先後繼以死。其忠苦之載在史者。令人不可卒讀。及趙後。稱雄列國。雖始封之燕齊魯衛。莫與較。大可不謂忠苦之報與。然兩侯之裔。竟未大顯於世。何哉。且韓魏未有斯苦。而亦與趙裂土。君國。則知趙自爲神明之後。此未必天之所以報下宮也。故數人之忠苦鬱而未伸。團結於一時。而光怪於異代。遂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三

憑奇岩峭石絕壑之間。發之爲風。雲蒸之爲雨。露搏盪之。爲雷。走電掣以感動乎人。而廟食於土。理無足怪。獨是神之靈滿宇宙。而式憑之者。顧獨親於孟。以孟故。爲藏孤處。十五年。匿山中。其精神胥萃於山。與孟生死相狎。而依者二千年於茲矣。故孟人之敬神。尤切。神曰。欲黍稷之薦而膏澤之以酬下民之勤。如響應。神固猶是。人情其靈之團結光怪。而必不容掩遏者。固有然也。己亥秋八月。山水暴作。廟幾圯。璠懼忠苦者之不祀也。倡謀於邑侯孔君。擇董事者六人。且遍告鄉人士。咸鼓舞從事。輸財力。以後至

爲恥。工作之勞。閱三四歲。罔當是時。四方以歉告。哀鴻之聲。延數百里。孟歲獨無恙。落成日。殿榭墀階。大易厥規。棟梁榱桷之飾。完以華歲。益大熟。父老走相。譁以爲是。神之靈。爭入山奉馨香。無絕嗟乎。茲役也。顯慰斯人。求澤之願。而隱存忠苦者。血食之報。其關於農桑人心風俗之故。非細。豈盡人力哉。倘有神焉。陰相之。

將神所以得爲神處。說得極平。實將神所以感動人處。說得極親切。高論贊幽明。與名山同不朽。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四

絕代寫生
手足合風
雲色變

周遇吉節錄補聞 壬寅

王璠

明總兵周遇吉守寧武關。死甚烈。雜見書傳中。世多能言其事。然與余所聞頗不類。余得之太原馬守備馬故公。兵丁也。言公死事始末最詳。當率自成將寇太原。公時在代州。旦夕巡城上。忽一騎飛報。母舅至郊。廳附公耳語。左右不知語何。但聞公厲聲云。何來尋死舅。爲明副總兵已降於賊。蓋賊遣之說公也。騎飛馳去。移時復來。附公耳語。公厲聲云。將頭取來。遂遣健卒數人去。舅勇甚。兩卒出不意。抱之伸身。卒皆仆地。廳壁亦催旁一卒恐速刃其脅。須臾。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五

持頭血淋漓。至公哭命棺葬之。後數日。聞賊攻太原。公提兵往援。至忻州地。頗逡巡。余又聞之楊故老。當賊之攻太原也。巡撫蔡懋德曾飛文檄公與大同總兵姜瓖。公至忻州。待姜不至。此與馬遂巡之說相合。當是時。公欲援未及。賊之前鋒已至。公戰大捷。賊勢益集。遂退代州。出奇兵奮擊。復大捷。會食盡。公恐寧武有失。於是移守寧武關。賊至。公開門連戰。皆捷。賊怯欲引之去。有僞書生教之。復戰。公復欲戰。王兵脩。可令土塞其門。公曰。如此是爲死城矣。賊累日夜攻城。益急。城上不能支。將陷。賊揚言曰。獻周遇。

應前塞門
以驗公言
帶補兵條
死節

吉一城無死。公謂左右曰。遇吉生不能報國家。今豈惜一死。以累眾。可獻我兵。民環泣不肯。公曰。死耳。無泣。可速獻。眾遂以純繫公。下公時。將巾布衣。有兩賊掖之去。公既下馬。等隨報公夫人某氏曰。公且降。可無虞。氏曰。安有降賊將軍哉。必死矣。言未訖。賊紛攀衙牆上。氏命馬等射之。退。又命人運草馬等會意趨出。甫出。火大起。呼號之聲。慘不可聞。氏與家屬盡死於火中。賊既陷寧武。恨其久不下屠殺。一盡血流成波。有聲以數門。土塞不可走。故也。兵條亦自殺。公見賊罵倒懸演武廳磔之。公死後三日。有壯士伏王石和文。

卷之六

六

公屍哭訖。觸石死。壯士失姓名。嘗盜公馬。公壯其人。釋之。給馬。故來為公死。至今寧武演武廳。天陰則石有血痕。壯士血耶。公血耶。

王珣曰。公死無愧。張睢陽矣。然睢陽死後三日而救兵至。故十日賊亡。公死誰至者。蓋僅一壯士耳。卒之身死國亦滅。於以悲公之不幸。雖然。公死則明為有臣。至今父老皆能言公事。何為不幸哉。

按史李自成將犯山西。公請濟師於朝。朝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公。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尙智已遣

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公。怒立斬之。不言是公舅。豈史偶未詳。抑馬當時聽之悞耶。然馬又言公哭則似有戚誼者。姑據所聞。俟為史者之覈採焉。璠記

墓繪逸事。聲情俱現。筆意自段太尉狀張中丞傳得來。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七

書田子方廟壁

戊申

王璠

介之仙臺有所謂野妨廟。土人俎豆之維虔。每歲五六月交。禾垂有作。父老紛走廟下。奉黍稷以告。哀籲之聲相聞於道。如是環十數村而遙。卒不為災。其亦靈矣。余偶經其地。有紳士語曰。此田子方廟也。異哉。奚為乎天下有名實之相違如此者乎。遍索碑記。則近人所為。無復言子方事。惟門額有三賢字。其字跡斷落。僅可尋汾。乘載子方與卜子夏段干木號三賢。想昔之好義者。建祠於茲。後人不嚴。徒以子方與野妨音相合。而又冠以田。遂置子夏干木。王石和文。卷之六。八。不道而子方之名獨以訛顯。今廟象尚三。其加冕而旒。則後人附會而新之也。嘻。果野妨奪子方之位耶。抑子方竊野妨之祀耶。我人不敢知。獨念野妨臚諸祀族。次先穡矣。亦何地不可居歟。而實逼處此。以與後之君子爭有數椽。也不已陵乎。而子方者。義至高。生不苟合。當世豈其千百年後。忽改行易德。區區一祀之愛。取非其有。而腹是果。常士猶將恥焉。敢謂子方其不吐乎。然今之享祀者。伊誰哉。其又誰為福民而利賴之也。蓋古之聖賢。生有殊功德。死則以風雲雨露之澤庇廕庶民。子方賢人不辜下民之請。

矯折

為之捍災禦患。俾弗嫉於靈。應用克有年。亦理之可信而特不能自言其非野妨也。民日受捍災禦患之德。以時舉祀。勿敢墜。亦遂不知其為子方也。夫吾謂子方之得祀於土宜矣。其祀宜在士大夫。乃士大夫不祀。而獨祀於農夫野老。農夫野老祀之。又不知為子方。而士大夫又不為之辨。其非將跪而祝之曰。野妨坐而受之。則子方也。穀士女而降之康者。子方也。頌神功而矯舉之。則又曰。野妨名與實違。人祀之非實。神享之非名。非名則冒。非實則濫。濫與冒也。弗光祀典。為告鄉人曰。先生姓田名子方。魏文侯時。王石和文。卷之六。九。人文侯下焉。與卜子夏段干木著於春秋之季。祀不可闕也。名不可假也。解流俗之惑。還先賢之祀。義躋文炳。

重修雲閣之舞樓記

丙午

王璠

鳥川之大觀在雲閣插漢凌霄之狀環境數百里未有也
居人李友梅募衆修舞樓於閣之前走余求記因錄古碣
文以示按萬曆十一年記唐勅遣尉遲敬德復造則知唐
以上閣有年又云自漢以後漸圯則知漢以上閣有年嗟
乎考閣之由來其使人懷古之情深也余惟秦周之際列
國日以干戈相尋絳宇紫廬之盛罕有聞者意其在兩漢
時年豐物阜都人士安樂壽考而鳥川沃壤數十里止
之所鍾毓必有縉紳大夫卓識之士出其間遂相羣山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十

透翠左右二水之潑流蜿蜒噴激胥極於茲地故建閣東
其隘以寓扶偏起勝之意此有心者所經營豈偶然耶魏
晉而降應亦興廢相間無絕以是至唐猶有遺址唐既受
命有天下推老子爲姓所自出崇祀躋上帝故今其閣奉
三教鳥川徑可通塞外地敬德生朔漠初事劉武周歸唐
想其生平橫戈立戰功其往來攻襲之地或多經於是因
不忘也哉吾因更有感矣敬德於貞觀間得圖形凌煙閣
後數年至高宗時遣官復圖者七人而敬德已不與
千年後雖欲過凌煙焉弔往事於斷碑殘碣之中竟

氏而杳不可得不謂茲閣猶留之也獨是碑既述漢唐而
漢唐舊文未見豈土人徒得之傳聞抑歲久爲風雨所剝
蝕余向偶經其地亦未及考他日有好義者廣厥貲力完
茲閣益新余將遍索古碑摩讀之以識顛末並賦雲物山
水之美則舞樓之修其小焉者也或又曰馬氏曾於西南
隅重修漢壯穆廟今復環之方丈數楹以增茲閣之勝若
是亦宜牽連得記

低徊唱嘆無限弔古之情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十一

培風室記

甲辰九月二十二日

王璠

余作室於松山之半名曰培風室其地多風故取諸風然不培則風之積不厚而無以行遠莊子曰而後乃今培風言風之可以行遠也蓋物之能入微而行遠者無過風與水水障之則絕風則動於呼吸之間放乎無極舒之非有卷之非無孰障之而孰絕之無可絕故行遠管偃臥室中以聽山之風聲搖山巔韻動林內一旋繞於室之左右始聽以耳而噫如而噓如小者颯颯大者颼颼既聽以心若詞章之鼓吹爲文風若抱德者之實大而聲宏爲道風若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七

坐明堂出令若大將之號萬軍若忠臣義士感時憂事呻吟而寫怨也爲治風而古人得之以培蓋天地間無非是氣氣之所積莫不有風風皆可培培於天則爲溫爲肅培於人則有文章道德政治堯舜培之其風也動孔孟培之其風也流荀楊培道義之風而未醇程朱培之漢唐以後諸名臣各培事業之風左史韓柳歐蘇之徒培諸文章培之厚故行之遠大哉風乎播於六合之外被乎百世之下而實藏之於一心之中今而知心之可以生風也與天地通矣吾以天地之風聽古人而以古人之風聽天地心不

能生風也而未嘗不心乎風心無風但以風名室無風而心乎風遂以風名室而曷之培

於風聽出如許道理故培字俱從心上做工夫說鵬說鯢尙多曠語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七

遊六師嶂記

王璠

六師嶂最奇勝。名與藏山埒。甲戌夏。同志者偕遊。余後至。不甚悉。然其勝彷彿於意中。歷三四年。未嘗忘也。既張碩儒約余讀書山中。意在藏山。六嶂兩境。云於是先尋六嶂。嶂出衆山之上。崖削如屏。故遊客名爲碧屏山。而土人則仍謂之六師嶂也。傳有六羽士化於山之洞內。今其洞極遠。好事者束燎照之入。或一二里。不能窮。往往燎滅而返。有廟構於嶂之腰。頗壯麗。非六師也。門從裂石而入。廟後倚深巖。巖內池水幽黑。深不可測。以小石激之。碧光閃動。王石和文

卷之六

若有龍神之出。沒悚然不敢逼視。出巖斷橋橫木而南。得茅屋數間。即可休息。讀書處也。一白髮山人作柏屑香。卽之言弗顧。坐移時將歸。乃曰。有徑至藏山三里許。一路景不減。是行焉。果得奇堪。數狀皆可繪。北折踰嶺而東。已述藏山故徑矣。行及數里。林木漸茂。有斧斤之餘蘗。置路蓋樵夫所僅至也。余若有駭。欲返。碩儒曰。樵夫至之。奚不可。疾行數里。山益高。林益密。有斧斤之大木當徑。蓋伐木者所僅至也。兩人均駭。碩儒欲返。余念已至此。返艱。因曰。伐木者至之。奚不可。行之益疾。越數嶺。迥非人徑。蒙雜蔽空。

情景如畫

鳥鵲亂喧。嘗聞山中人言。鵲喧必有虎。駭甚。又越數嶺。日將沉。林中暮色蒼然。而來蕭颯之聲四起。茫然不知所出。欲陟嶺以待。日至則萬山叢峙。不辨南北東西之向。而隱隱風送對山樵歌大聲呼之。不應。而山下別有應聲。急就之。惡林如櫛。尺寸不能視。忽山斷石分。下絕萬仞。緣之而行。上下壁立。中不能旋足。此時亦不知應者之果在否也。良久乃下。其人已陟對山之半。遙揖而問曰。此非藏山道所由乎。曰。此去藏山絕遠。久號虎穴。以手遙指其路。復疾行至劉氏庄。昏黑久矣。急向一門扣之。主人閉弗納。連扣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不已。方肅之入。問曰。何來。余曰。逃藏山而來也。主人曰。嘻。來何暮。此非藏山道。久號虎穴。樵夫牧豎莫敢至者。來幸矣。余兩人且喜。且駭。越宿乃行。後二日。囊書復至藏山。不夾議論處。處寫生從史記得來。

遊芝角山記 癸卯

王璠

山○之○生○於○天○地○有○幸○不○幸○焉○或○幸○而○名○擅○古○今○之○勝○或○不○幸○而○歷○古○今○無○聞○知○彼○其○實○非○甚○相○讓○也○而○名○之○顯○晦○極○異○豈○非○所○遇○不○同○輕○重○之○惟○人○使○然○哉○余○少○讀○柳○子○永○州○山○水○記○私○怪○造○物○之○秀○豈○其○獨○鍾○於○是○州○及○讀○歐○陽○永○叔○記○除○州○者○乃○知○永○之○外○固○復○有○除○往○歲○至○除○尋○醉○翁○豐○樂○二○亭○遺○跡○求○當○年○諸○峯○林○壑○之○美○未○見○獨○跨○吾○芝○山○也○又○訪○於○永○來○人○親○見○穹○谷○巖○巖○之○狀○或○不○如○子○厚○所○記○云○倘○見○者○雖○遇○其○勝○而○未○及○搜○耶○然○則○山○之○有○勝○而○未○經○人○搜○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夫

固○不○乏○也○吾○負○遊○山○之○癖○每○携○朋○入○芝○山○松○之○大○者○十○霄○小○者○櫛○密○林○外○得○夷○石○如○几○可○環○坐○飲○有○泉○盈○流○石○徑○作○細○大○鳴○與○松○韵○相○間○引○觴○滿○酌○頽○然○成○醉○不○知○永○除○之○足○樂○視○此○爲○何○如○獨○惜○吾○山○不○得○生○於○永○除○以○邀○二○公○之○遊○又○嘆○二○公○獨○不○謫○吾○鄉○得○前○後○遊○是○山○爲○之○窮○奇○而○扶○秀○也○故○山○雖○具○有○永○除○之○勝○而○見○是○山○者○猶○獨○羨○永○除○此○山○之○所○以○不○遇○也○雖然○永○除○之○山○自○開○闢○至○唐○宋○千○萬○年○而○始○遇○二○公○當○未○遇○之○時○荒○寂○何○遠○不○若○吾○山○則○吾○山○千○萬○年○後○安○知○不○有○二○公○其○人○者○發○之○俾○赫○然○擅○名○宇○內○如○永○

元場不
可方物

於折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十七

除○也○未○可○終○以○爲○不○遇○矣○獨○是○開○闢○至○今○千○萬○年○既○無○有○一○知○之○者○則○後○世○雖○更○歷○千○萬○年○之○久○何○不○可○終○無○一○知○之○者○又○未○可○以○爲○必○遇○也○嗟○乎○山○與○天○地○無○窮○極○其○知○不○知○無○所○謂○後○世○也○自○吾○不○及○見○山○之○知○遂○不○得○不○俟○知○於○後○世○後○世○知○之○而○吾○不○見○吾○憾○吾○不○見○而○後○世○或○終○不○能○知○憾○更○甚○天○下○之○山○之○美○者○衆○矣○如○永○除○之○見○知○者○有○幾○豈○獨○吾○山○也○哉○吾○以○山○推○之○抑○又○不○獨○山○也○遇○之○顯○晦○顛○倒○無○數○英○雄○天○平○人○乎○今○古○有○同○慨○也○

藏山石床記 癸卯

王璠

世有蟻

絕低微

攀磴至藏山之中嶂路折而南忽復西入小石門崖石突出當徑旁高於徑三四尺土雜積猥麤獨相石之隅殊廉度其下必夷因與張碩儒余弟荆潤書童道人道童併力剪闢五六日乃盡果得平石如床日光得熏灼午仄壁陰下陳簾憩之甚溫床頭橫石半尺許長短與床齊可枕尋其旁隱有斧鑿之痕知前人曾有樂乎此者其愛石之情想與余同也書課暇則携壺石上玩雲嵐烟壁晨夕旋佳之態以極此石之樂今歷二十四年余復來坐此石回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六

憶當時併力之人碩儒道人已逝兩童不知處獨余與荆潤在耳顧余冉冉將老也若倍二十四年保能復坐此石乎若再倍二十四年固斷斷無之也後人之坐此石者又誰哉其亦如余之徘徊眷戀於石否也嗟乎今古之感其使人不忘矣彼前人之斧鑿而愛斯石者不知閱幾百年而後發於余余今日欲問其人而已杳不可得後之漸而積踏者又不知幾百年其有愛而發之同余情者又不知幾百年欲問余今日之爲誰而又必不可得也夫幾百年則已遠年之幾百與幾百相積而遠遂不可窮人於無窮

之內前不能待於後後不及望乎前獨石以不欣不感質逆旅古今人而閱其死生往來之變人爲萬物之靈不能與萬物爭天壽類如此石可歎也今日者徘徊眷戀於石之上醉而歌歌而悲以泣怪造物者胡不竟石余而俾無今古之感其不足樂乎然余果石而又安知石也也余其如此石何也

設想都在前後際千古萬年茫然遙集

王石和文

卷之六

十九

葦池怪松記 癸卯

王璠

桂之焚漆之割松栢梗楠之伐皆以材哉有不材者腐漸
岩阿往往爲世所薪則亦戕葦池西落趙文子行祠內植
耆松二株右者倚徙飛挿如鳳舞其左類龍形皆松之弗
戕於材者也而類龍者最古身臃曲不五六尺兩幹交紐
爲一橫拖南北觀之莫測首尾其粗倍於身有半旁數枝
旣舒復迴亦紐幹成環皮骨悉入幹內無迹故其幹乍細
乍粗屈突天矯如老龍之橫偃舒放於空中雖不爲世所
材而其材固已奇矣非果如世之不材者株守而自腐也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二十

夫材戕於人之所貴松不材故人不知貴不材戕於人之
所賤松非真不材故人不取賤伸之縮之縱之橫之無往
不得其爲松矣忽有好事者嫌其長枝碍簷爲之削其杪
其果以材戕乎不得而知也其果以不材戕乎亦不得而
知也然則削之者自陋耳爾松何過焉雖然松亦有自取
者矣爾旣偃蹇於世不爲匠石之睨則當厚爲斂戢不得
恃其無用疎蕩自任而伸之縮之縱之橫之不復顧流俗
中亦有好惡爲也瓦礫當徑行者擲焉惡其無用也非惡
瓦礫之無用惡其無用而碍人之用也彼流俗者旣以爲

弗材又病其有碍一旦好惡出於心從而戕之若擲瓦礫
又何怪乎雖於松無甚傷而好惡之情則可懼矣大抵物
之在世有用則險無用則腐而自恃其無用則肆險與腐
定自天肆成於人爾松無患於天矣慎無自肆焉以爲當
世之所侮也

蒼秀如老樹着花意爲貧賤肆志者痛下一砭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三

考妣王府君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王璠

先考府君王姓諱繼先字接武山西太原府今隸平定州孟縣北鄉永寧都芝角人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一級生明崇正丙子享年九十三歲其卒雍正六年正月十六日也後先妣李氏五十日先妣爲明四川遵義府知府諱應龍孫女邑庠生諱廷薦女勅封孺人生明崇正戊寅卒於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歲今以三月二十二日合葬於祖塋之次不孝璠泣而誌之誌與史相表裏史館之徵實者三取諸墓誌銘以故世之子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世一

孫欲揚其親者必求當代顯官大人之言爲榮而顯官大人重其子孫之請遂不惜浮據美善以張厥生平又溢美及子孫此於作誌之道無取夫譽非其實則與誌他人無異而美及子孫固非所以誌其親也昔人重一字之褒奈何以浮且溢者掩親之實行爲人子者懼焉按太原王姓世系載於史甚遠自十二世祖諱仁美來茲土以耕讀世其業越數世入無不橫經後族漸繁始間有易儒而業者然青衿之士益衆取科名宦遊者相望曾祖太原郡庠生諱汲用少孤力學卓然不苟一介士林推爲古君子生祖

待贈公諱烈尤謹飭於物無失色蓋自曾祖祖歷府君三世無雙字入公門云祖生子二長伯父太原郡庠生諱繹

先次即府君府君幼穎悟甫爲文即能屈其儕輩從祖丙戌經魁懷負才少許可見府君文未有不擊節以蚤失祖妣太孺人史氏遂輟帖括不治然居常益自憤因爲兒輩延師督課至父爲之講貫兒輩誦聲不歇府君從不寐至康熙乙酉璠始倖鄉薦丙戌成進士兄弟子姪登賢書者連六七科無虛榜一門頗得側於文事而極固陋如璠文亦過邀士大夫口謬爲海內操觚家所傳誦不知其源多

王石和文 卷之六

世三

出於府君而不逮府君遠也府君未試於位無赫赫之績然靜而有識論古今事輒中退讓不敢以氣加人自言橫逆之來忍於未發則易待既發之後恐彼此難收允研倚伏之理常訓子孫曰盛衰相環與其過衰寧弗盛吾不願子孫富貴但世世爲讀書人足矣若時富貴來逼當存不富貴之心故終其身約於自奉甘粗垢弗厭惟營兒輩筆墨之費則殫厥心罔惜吾家稍席前世之豐妣孺人出巨門益不習貧中年因鞠育之計日典簪珥佐府君教子力業惟恐兒輩以貧故墮進取迨兒輩次第叨科名才劣不

克致通顯以養父母致終甘旨弗充此不孝璠所椎心
自訟而莫容也。璠人之附身極菲切囑勿易之華。附府君
身尤非甚。府君顧感然以爲過。有慰之曰。是於封君之分
固歉。府君曰。情分二字須明。非謂過分窮子之情竭矣。嗟
乎。兄輩既以窮累父母。乃父母獨甘窮。憐兒輩至死弗
能已。今檢箚篋所遺藏一器一物。靡不敝垢。不孝璠有深
痛焉。然則兒輩之不肖。其負我父母之德固多矣。惟府君
之德謙而能忍。孺人則順而好義。府君之終自捫其胸曰。
吾生平無一昧心事。倘閭前小貿易。保無有一二銅錢之

王石和文

卷之六

甚

不如值者。嗟乎。卽此固未必有。府君檢點至此。此古人之
所以謹屋漏。玆識其言。用告後世子孫之不知省察者。
府君長孺人二歲。孺人以十七歲歸府君。齊眉七十三
生男五。長甲午科舉人。揀選知縣璣。生丁酉科舉人。揀選
知縣錫信。庠生錫穀。次待封文林郎。生辛卯科舉人。揀
選知縣錫譽。錫章。錫冕。三現生。錫繁。四乙酉科舉人。丙戌
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任翰林院檢討。加一級。三
朝國史館纂修官。璠生甲午科舉人。四川敘州府隆昌縣
知縣。錫光。葆光。幼五戊子科副榜。癸巳科舉人。揀選知縣

璠生錫榮。幼女三。皆適名族。諸子孫所娶及孫女之適人
者。省文不載。念璠嘗溫卒史局。追陪諸君子之後。府君又
嘗顧璠於長安。得接一時名公卿及四方文學之士。故今
之望人亦多知府君。今非不能邀一言之華。哀特以府君
積行惟恐人知。不敢以是違風志而不孝。璠撮述遺行。亦
不敢片詞假借。使後世疑其文。而反有不能得於府君。則
不孝之罪於焉滋大。執筆荒述中寧野且略也。銘曰。

惟我府君。謙和守常。孺人相之。恭順而良。天眷乃德。俾壽
且康。雖康而壽。壽弗山長。有原山腹。不騫不傷。室廬未遠。

王石和文

卷之六

甚

生死相望。歷千秋而百代。仰古槐耆松之鬱然者。知吾父
吾母之歲。

語質而摯

王石和文卷之七

釋諱 庚子 丁巳 刪

王璠

天下惟事之常者不必諱而至常莫如死惟人甚惡死故其諱死也爲獨甚偶言之則以爲不祥聞之者亦以爲不祥嗟乎彼固以死爲重事耶重則愈不可忘於言古之人當樂而悲每痛心於死生之大誠有以達乎其理矣蓋死者人品事業學問之一大課程也謂生平之程至是焉始定過此以往雖上智無所用力矣此古今來聖賢君子所爲朝乾夕惕畢力以爭此一刻求其死之無憾而後即安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一

而不敢有諱其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知不死而已者且慮乎其不可以死也豈其諱之而以爲非已事哉且諱之亦何嘗免於死富貴貧賤人生有經有不經惟死則無不經無不經者常乎變乎經之反以爲常而言之反以爲變可笑也晝必死於夜朔必死於晦春必死於冬天地不能以此爲諱而況人乎人得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生必有死而不能如天地之健故一死而不復生焉則已矣雖諱之曰不死奚益嗟夫余亦甚悲人之死而不復生也而不必諱也人必知

聖賢爭流
激濁濤深

有死之悲而後知有生之樂據爐飲醇醪不自知其樂也啓戶見同雲密雪裂人肌膚方知不寒者之爲足樂也當勞方知逸之樂當病方知無病之樂然勞可以知逸有病可以知無病死則不可以知生故不若於逸時念勞無病時念有病生時念死然後知未至於此者之足樂也天下事當其未至而謀之則不至於有悔適百里者方晨知暮之終及而急於行至哺知暮之將近而愈急於行彼諱言暮者未及行而忽暮諱言死者未及盡生之當爲而忽死可不謂大哀乎故不諱言死欲重用其生也人能重用其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

生而無驚於死則一切可喜可怖之境俱不足動其心乃可以臨大事而不亂斯亦養氣之一助也

生必有死惟生順則死寧見人當生時一刻不可放過

張明痛切言之如青天白日

趙受韓上黨 王

王 璉

秦昭襄四十七年攻韓上黨郡守馮亭以上黨十七城都
市入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敗論者咸以受罪平原君夫
吾謂趙之所以失者在當受之時不知所懼而但以得地
爲喜既受之後不知自保而徒以貪地爲能其失不盡在
受也秦之蠶食諸侯久矣趙爲秦之勁敵秦何嘗一日忘
趙自趙成侯高安戰後於肅侯則戰於武靈王則戰於孝
惠王則戰於孝成王則戰豈其以受上黨哉夫秦之與趙
越韓千里而干戈相尋如是况拔上黨而實逼處此則固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
朝發而夕至也趙何以待之故其取上黨滅韓之兆也滅
韓亡趙之漸也馮亭以地入趙非真有忘於韓實欲親趙
以抗秦使趙之君臣得地而懼早作夜思生聚訓練以固
其內設險置戍以防其外增十七城之賦役合韓西向秦
則秦趙勝敗之形未可知也此一役也趙可以強戰國之
時兵連禍結誰非土地人民是利其誰肯得地而舍之轉
以滋大國也豈必定料其有長平之敗哉且長平之敗固
成於趙括何者秦即因上黨之故而伐趙豈能必勝趙趙
即因上黨之故而敗於秦豈必敗之至於此極乎假使當

後
趙

日者秦間不行廉頗尚將彼白起雖知兵安所施其能哉
以趙括之劣遇白起之勇雖無上黨之受其敗當復如是
也不然秦趙前後經數戰勝負率相當而四十餘萬之命
胡爲獨盡於趙括獨是括之驕誕無實鄰國知之朝臣知
之其母亦知之而不知者獨一趙君耳吾不知趙君以括
代頗之時平原君安在哉不能於此時痛哭爭其事縱不
受上黨奚益趙豹曰聖人禍無故之利蓋言利之不可幸
也趙之君臣有幸心矣幸目前之利而忘自強愛讎國之
間而以庸妄代老成此雖以秦之強不能逞志於趙况趙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四
之於秦乎故趙受上黨亡不受上黨亦亡不受則安於弱
而禍遲受則禍速而尚可以強趙惟不能自強而徒速其
禍則雖謂趙之亡兆於上黨之受可也而其實失不盡在
受上黨也

斷制屹如山岳高文老識

蘭相如完璧

王璿

王璿

秦趙戰爭之國也。相抗以勢。勢之所在。不得示人以弱。示弱則人得乘間求逞於我。而我愈不可以振。蘭相如之完璧歸趙也。其事甚壯。奮單使之威。折虎狼之秦。用是不辱其國。此豈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哉。楊龜山謂相如不當輕身以重璧。區區一璧與之可也。嗟乎。璧之在趙。璧耳。挾之入秦。則國勢之所爲重輕也。苟爲國勢重輕之所係。雖瓦缶不當以讓秦。六國時韓魏數賂於秦。而趙獨否。至長平敗後。始欲割六城爲媾。而虞卿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大欲。王石和文。卷之七。五。於趙與趙之所深患於秦。而惟恐不能以自保者。皆不係乎賂也。蓋秦之視韓魏。若弄掌耳。有所求則伐。得所求則舍。擒縱之惟意而趙不如是也。譬如兩虎相捋。爪牙威力皆足以相角。稍退則反爲所噬。彼秦愛趙璧而必以十五城爲易。秦固不敢以韓魏視趙也。故趙雖畏秦之強。而許其璧猶必欲得十五城之易。以爲名。若城與璧兩失。則徒爲笑於天下。而趙其不競且夫。無故貪人之寶。而欲取爲己。有此其情。已不遜。雖以十五城爲約。實要以不得不從之勢。安知非借是窺趙而欲試其侵侮之端。其意不專在。

一氣奔
放乎
行不得

璧也。況璧入而又自悔其約。此市井反覆之爲。雖匹夫尚當以愛給爲恥。而謂趙甘之乎。夫趙果畏秦而不敢愛其璧。則當與於求璧之初。今既申明二國之約。而選國之不得。徒拱手奉之於秦。則趙君臣之任相如何。意而相如復何面目以歸於趙。故於此時爲相如計。惟有與璧存亡而已矣。蓋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與。曲在趙。入璧而秦不與城。曲在秦。雖恐璧之壞。而按圖示復。與既先欺趙。則曲亦終不在趙。況秦終必不與城。此相如所以決意使之懷歸而王石和文。卷之七。六。無疑也。璧既歸趙。則相如之事已畢。死之生之。惟秦是聽。而尙何懼哉。然秦既不得璧。必不殺相如。如此又相如之所能料。秦於十九者也。後澠池之會。相如從趙王入秦。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以劫秦王於五步之內。信如龜山言。則鼓瑟之細。雖趙王獨爲之以媚大國。何害乃相如尙不肯以此伸秦屈趙。而況璧乎。當曰情勢實不得不如是。非相如之勇。却不能如是。揆情度勢。透闕無遺。

蜀漢戰守之形 壬子

王 璣

知戰而不知守不可以語將之智。然欲守無可守之地。雖智者無所施。蘇子曰。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知其無能爲。蓋以西蜀之不可戰也。夫孔明之取西蜀。非遂棄荊州。迨荊州既失。孔明之猶足有爲者。幸有西蜀在耳。何者。用兵之道。戰與守不可偏用也。而守固先於戰。戰必於平原曠野。戎馬四出之地。而守非長關絕塞。則無以拒敵人之長驅。而自固其國。北燕西秦。可戰可守之地也。洛陽汴泗。可戰之地也。西蜀之地。則僅可以守。荆襄不連西蜀。亦僅可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七

戰而不可守。孔明之智。豈不知劍門峽江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顧其意欲合荆蜀爲戰守之計。厥後荊州失利。則孔明之所不料也。假使當日者。龐士元尚在。孔明專任荊州。以西蜀爲庭堂。而荊州爲門戶。則吳魏之強。直可鞭篥使之矣。若使不得西蜀。則吳魏必且先手苟其地。一先爲吳魏所據。而孤守荊州之旅。前後牽制。亦坐而待困之道也。雖欲偏安一隅。其可得乎。故蜀之繼世。將無關張趙馬而昭烈之賢。遠非後主所及。姜維之才。又遠不逮孔明。然得綿國祚四十餘年。守蜀之效。然也大抵古之大

錯綜實
主五花
八門

迴環接映
文思大發

有爲者莫不固可守之形。以爲戰。李密勸楊元感。經城勿攻。直入咸陽。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元感亡。柴孝和勸李密留翟讓。舉東都。自以兵入關中。欲以守爲戰。不從而密又

亡。惟唐高祖則約謝密。使東綴王世充之兵。而徑搗長安。用成帝王之業。此一舉也。直與漢之高祖爭烈矣。司馬溫公乃謂項羽不能修德。雖聽韓生之言。留關中。終亦必敗。此自論其德耳。不知韓生之所論者。勢也使猶是漢高項羽之德。而互易其東西之勢。則鴻溝定約之後。楚之天下。何遽至於亡哉。漢惟得可戰可守之地。故興楚。惟居可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八

戰不可守之地。故亡。宋太祖入洛陽。謂遷洛不已。終當遷陝。當時羣臣不能從。宋祖之言。百年後。天下卒以多事。孔明思關陝而不可得。不得已思其次。則其入蜀之意。謂與漢唐兩高先後同揆可也。故爲孔明之計者。得荊州則爲漢高。爲唐高。失荊州則爲宋祖。後世之慮。但荊州之失。實天不祚漢。而出於孔明之不幸。非其始謀之果有未至也。大凡英雄之謀人國也。必策萬全。而後已。不爲萬全之策。而貪利爭捷。固不足得志於天下。夫貪利爭捷者。一時僥倖進取之計。非立國久大之謀也。蘇子之言。或從事後成

敗以爲之論天下事論成敗於事後則古人之失固多矣
西蜀攻守之形洞然於心了然於口將漢唐宋錯綜
寫入鎔若一事是何等力量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九

從術 王子

王 璦

欲集天下之勢必使衆知所恃有所恃故弱者得以自立
而合衆之弱可以成強不然則羣弱各懷利害而趨避之
弗遑以至於散亡不可收周末縱橫之說兩持天下之勢
以歆動人主秦卒用橫併天下橫易而縱難也張儀之才
非能過於蘇秦而幸居其勢之易蘇秦始亦用橫不合於
秦不得已東歸成縱及齊敗約乃挾秦燕之姻喝齊歸燕
十城則蘇秦已不能不自雜於縱橫之間故曰縱之難蓋
縱橫之術莫不有所恃而橫之所恃者秦也秦之心一而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

六國之心六秦非橫別無以自利故其謀用之不變六國
則瞻利顧害一有不利而已不能以自保其謀矣後之策
縱者曰六國無賂秦曰四國當助韓魏攻秦吾以爲六國
非不知賂秦之失而迫於不得不賂四國亦非不知助韓
魏攻秦之得而困於不敢攻何者秦人虎噬而一國安危
之機懸於旦夕彼五國者誰肯姑舍其安以急一國之危
而此一國又安能孤守其危以待五國之救而不懼秦之
旦夕亡已也故不得不折而附於秦附秦而救至又不得
不助秦以攻敵當此之時尙欲堅明約束俾相救如左右

筆勢雄奇
天矯

筆墨淋漓
滴

手雖尾生不能以成其信。夫尾生之信固可一人爲之。而非可合衆人以爲之也。今有搏虎者必更相訂約。併力無散。及虎一震怒咆哮。則奔走自顧。之不限。且惟恐不能移害於人。而冀已須臾之無害及也。惟得強有力之人奮不顧利害。挺然獨捍於前。則衆有所恃。各逞其長戟勁弩。交加於虎。而虎爲立斃。嗟呼六國之時。獨無有一人焉。肯任其搏虎之事者。其背盟散約。日以土地人民爭啖虎狼之秦。無怪也。然此一人者。必其國可以自強。而深明天下之大計。不以始終易其志。此必不在燕與齊。燕齊緩不與秦爲難。又必不在韓與楚。韓弱無足恃。楚足恃而遠不及援。惟趙魏之國。差可自強。魏適當秦之衝。而信陵君又深明天下之計。觀不助秦伐韓。竊符救趙。亦可謂不易其志者也。故能率五國之兵。大攻秦人於河內。使魏終用信陵。則生聚訓練。以自強其國。秦伐韓則救。伐趙則救。伐楚燕齊則救。諸國得我之勢。有所恃。以自完其國。其誰不奮而協以從我。夫然後議不賂秦。議助韓魏攻秦。無所施而不可。縱有敗盟之國。而有所恃。則不敗者固多。至於皆敗而比當日之亡。亦已後矣。蘇秦非有積忠於六國。鼓口舌之能。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一

以成從約。秦人不取。窺函谷關十五年。況信陵之賢乎。嗟乎。人才國之勢也。不能用人以作衆之恃。而徒曰攻秦無賂秦。是則誠然矣。其誰能然也哉。

蘇氏父子六國論千古絕唱。此更翻進一層。其談成敗處。真令風雲色變。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二

關壯穆絕吳 壬子十一月

王璠

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言天下固可不得也。若人臣佐主取天下則義主於必得而並非有可得可不得之義。然其心又不忍以不義取則當其不行不義時而其必取天下之計已大定於心矣。壯穆義絕吳婚卒失利於吳說者謂公激於一時之意氣不屑與吳國通好雖終不得天下亦有所不顧。故心與事不及相謀此實不足以知公義之至也。漢吳之勢何嘗一日忘於公心。公之心固不以天下全歸之漢不已者也。欲以天下歸漢則不得不取。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三

吳其不遽取者以有魏在耳。若滅魏之後不吳是取而焉。取哉。公固曰吾方籍爾之土地人民滅此而後朝食而與爾爲婚媾乎。許之而終不取則以兒女之私緣忘國家之大計許之而終取則包藏禍心以圖人之國反覆危險非公之所以爲心。蓋漢吳終不能和公與吳人皆知之。公即與吳爲婚吳亦終負公而公必不能負吳。然公又終不能不取吳。故與其失信於後毋寧絕之於始也。昔下邳之變公嘗羈旅於曹而未嘗自諱其歸劉之意。此公之不欺曹也。公之不許吳婚亦公之不欺吳也。曹吳公之讎奚爲。

趙手提明
始字一路
隱伏至此
方露大結
始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四

而世之所稱尤富貴者其樂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且吾與富貴同其樂而樂亦不同。彼富貴者志滿意適求罔不遂聊借是以逞豪華未必其心專一於是而實有味乎枕石漱流之趣也。吾惟無所得於彼故專樂於此。蓋其枯槁沉抑無與當世之寵榮惟窮而思息以深究其清幽淡泊之味誠非如古之君子實有是樂於中而適然遇諸山水花木之間也。然是數者富貴人得之以爲華吾幸得之而又能深究其味則亦未嘗不樂樂而後知吾之果未嘗不富貴也。嗟乎造物之富貴原非有靳於人也。人誠明乎富貴之義則何地無園。誠明乎園之義則何時無富貴。吾向者惟知富貴之園而不知園之富貴故富貴者日得挾所有以傲吾園吾園亦遂黯淡無色。甘爲庸夫孺子之所共棄是吾以憂貧賤而失園之富貴久矣。園而有知當笑我之無知也。而後乃今知之則吾之有園固自今日始。雖謂吾之有富貴自今日始可也。因名其園曰始園。所見亦達亦實。

唐肅宗論 戊申

王璿

理用之於常而勢用之於變苟爲勢所不得然而有可以濟於天下勢得理亦未嘗不得也世皆言唐肅宗之卽位於靈武爲逼不子而元宗傳寶於肅宗爲縱不父信斯言也是使唐之天下不至於亡而固不足以快其論理之心也夫理之至莫不通乎勢勢之所在失之則不及爲撓之則爲適足以生變彼其論肅宗也既有以失天下之大勢而其論元宗也又撓以勢之所必不能行守一時之諒而甘以父之天下讓於賊姑置其所以討賊者而與吾子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五

校當立不當立之義是豈勢之可通者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推聖人仁孝之極其實瞽瞍果羅於法舜亦未必肯棄堯所受之天下况肅宗棄天下則實害於孝而不卽位則天下又萬不可得何者當時之天下已不知唐有天子矣雖明告以天子在蜀而賊見據長安乃徒遙舉一傳聞不可知之天子則天下之心不固又安知奸諛之臣不窺伺兩宮而各懷向背於父子也如是則唐之天下亂不獨在賊矣故爲此時之元宗肅宗計皆當以天下爲心元宗心天下不必天下之自己取肅宗心天下

委折奔
放勢
至此
至手傳
抄誤不
供

不必天下不自已取之也此雖元宗無命猶當行天下之大權以繫中外之望况軍駐馬嵬時元宗固曾以天下授之肅宗其卽位靈武猶是遵馬嵬之命也卽位而元宗復命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不知馬嵬之命已行也知之而卽傳寶於靈武猶是行馬嵬之命也吾見父子之間心安理得惡有所謂逼與縱哉或者曰肅宗請之而後卽位則無失嗟乎是乃與於失之甚者也古今來安有自請爲天子者乎請之而從則是肅宗非復奉馬嵬之命元宗不能不疑肅宗請之而不從則是元宗自悔其馬嵬之命肅宗不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六

能不疑元宗父子相疑而天下之大勢去矣其失孰大於是然則肅宗一無失乎曰有之肅宗之失在平賊之後而不在卽位之初今有人奪父之物必拱手讓父之取而已不敢先於父與旣取之而以爲是取於人非取於父而遂欲據之爲己有二者皆失也故爲肅宗者但當退居儲位固迎上皇率天下臣民而上之璽一而不獲至再再而不獲至三必求元宗之受而後已使元宗必不受不得已而居之則亦無憾矣惜乎元宗之所以辭與肅宗之所以請今皆不知其心何如然其事固可無惡於天下夫事之無

惡於天下者雖聖人不絕也

道理光大議論闊通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七

辨桐葉封弟

辛亥

王璠

成王以桐葉戲小弱弟曰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遂封於唐柳子曰如此是教王遂過也必非周公之所為余則謂王之弟當封者也當封而封之非過其何遂武王克商大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小弱以天子之弟而不獲一昨土其於親親之道實闕此雖成王無戲公猶當以時入告於王況王言及之故公因而成之非果以事之不可行者但執天子無戲之義而勉強迫束俾無自食其言而已也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六

凡人君之言當論其是非是不當問其戲與非戲果非是雖朝出而夕更之不為過即如柳子所云設王不幸以桐葉戲婦寺公亦將舉而從之乎果是則惟是之行是則不得謂之為戲也在王出之為戲在周公聽之為正夫人臣之事君能因事納誨獎順其君之美使戲者亦無不歸於正斯其用意深矣若必沾沾曰是戲也必不可行待其戲既寢而又曰是必不可不行則凡事之行止前後惟臣意之所變而天子不得自行其意此徒足重君心之難而事之得相與有成者不亦寡乎夫持責難之義危言讜論

高簡淵

破的

而不以戲淪開君心之漸此三代以後正色立朝者之所爲大聖人之轉移君心者正不必如是且戲原非天子之所宜遇事之當爲者而勸其無戲則王知己之動出爲令雖一頓笑之不可苟而謹小慎微以自善其後是適足以杜王之過而非所以爲遂也周公之意豈不然乎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夫成之曰史佚與非史佚今不得而知而共事要非周公之所必不可爲也况公方負展治天下無鉅細取決於己乃以封國之大興聽諸史佚而已不與亦未必然矣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十九

柳州之辨本自留間乘間攻入探情抉理簡切之中神韻無窮

三多族譜記

辛亥十一月十四日

王璉

余畏友端木氏髯叟其族之人咸挺身而髯多壽多男而又多君子上世分司五行之職宣令於東方而天下順之禹受命有天下以勳進爲春官長而封諸國中得與勾龍氏之位相次越商周千餘年無顯者至秦始皇帝東封泰山叟家爲東道主人賜爵大夫由此遂以大夫世其族蔓延於天下然其家抗直孤厲不屑中風塵之物色故多隱於深岩大谷之中余邑僻在萬山傍山而家者數十族皆大夫苗裔其家於北山之麓者爲衆宗派蕃衍多男子大夫長蒼然眉壽世之祝年者雖公卿大人未嘗不具書禮請大夫彼武陵武功之族世所稱著氏然時輒靡謝獨大夫家節勁心堅卓然有君子之風自秦以來通籍者率在春官裏行後代良材輩出懷奇利用之士亦往往出入冬官門下惟族於茲者雖銜大夫之號而抱樸如處士其或老其材以待用或以無用爲有用大夫家進退有義余不得而識也余嘗載酒爲大夫長壽至則萬石君之胄未嘗不在余時抗坐不爲讓至大夫家之環而侍者雖諸幼輩亦不敢俯視其家風喜絲竹每奏之冷然而善聞則慷慨

逸情

奮發如驚濤駭濶。淒風寒雨之驟。至余悚然不敢為聽辭。去數十武音猶在耳。一日邀余賦詩。偕官子文同往。子文脫冕謝問。故曰吾毛屬於大夫。凡吾之縱橫藝林者。皆大夫之餘香。顧余粗操翰墨。亦有通家之誼。遂與往來不絕。無一二日不相見。故其族之祖孫父子昆弟。無不與余善。因丐余譜其族。余惟自大夫長而下為子。為孫。為耳孫。為雲孫。蓋數十世於茲矣。而大夫長猶得摺愛之。如同室。豈不盛哉。爰為之次。乃家世俾後之覽者。無忘大夫典型。且知多壽多男多君子。如大夫家而獨肯引余為同調。固亦王石和文。

卷之七

王

余之幸也

寓意最正亦奇亦確寫得陸離光怪

倚案鼻祖

紫栢歸根記 辛亥

王璠

達幽明之理。識鬼神之情狀者。無怪雖怪亦常也。芝角山有龍神祠。世傳為紫栢樹。能作雲雨。以潤於民。鄉人至今俎豆焉。而語之則猶疑以為怪。雖然。祭法固言之矣。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曰神。神固不必盡古之人為也。其於紫栢何疑之與。有但事信於目而疑於耳。九州六合之內。外不乏幻杳奇譎之事。以至誕妄不可詰而文人筆之異錄。無慮千億數。後之君子讀其書。終以為疑。紫栢雖非其理之無。而世遠年湮。未得於目之所親見。則王石和文。

卷之七

王

事之有無。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丙申夏。禱雨龍廟。掘得栢根於院中。絳色虬形。刺之得液。如生紫栢之說。於是焉可信。時里人士或議毀以龍。非栢。或議藏以栢。即龍先君子持之曰。藏是栢。非龍也。而或為龍之所憑。憑之久則亦龍矣。石言於魏榆。晉侯問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龍之為靈。出沒不可方。物往往憑於幽岩絕谷。古木而呈其煙霧變化之狀。其與栢固將合同而化。何必是龍而栢之非且龍必有死而神則不死。其神安知不在栢也。龍祠始於封禪書三代弗秩之典。而栢之得樹東社則已久矣。鄭

精理其
言觸手
紛來

早有事於桑山。斬木遂不雨。董仲舒謂春旱。令民以水日
禱。社稷山澤無伐。山木是雲雨之作。未嘗不通其理於木。
鄉人但見作雲雨而不能指為何神。遂概謂之龍。其實神
之所以靈。未必鱗甲鬚爪而行空者也。今像神於廟而栢
是毀木之與泥奚擇焉。夫天之生物莫靈於人。古聖賢盡
性至命。以極經天緯地。既歿則歸魂於天而彌綸於宇宙
之內。不在纍然衣冠之藏也。然過墟者罔不敬矣。栢雖植
物。既歿下民之饗。倘亦有其竟之所彌綸而根其故。我彼
河圖洛書之理。何與龜馬設世有得遺骨於河洛之間者。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五

典確閱遂縱橫自如

揣合數
千年事
如照月
前情文
相生雲
垂波篇

右一筆
乘勢陡
接開後
無限波
瀾

藏山新建韓獻子祠碑記 壬子 王璉

太史公謂韓獻子紹趙氏孤。以成公孫程兩人之義。為天
下之陰德。宜與趙魏終為諸侯。嗟乎周衰。同異姓諸國殘
滅。十無一二。韓以侯國之卿。崛起有疆宇。得與趙魏同君
國。子民合土地兵甲之強。半天下。守其緒至十餘世。其為
明德之報遠矣。而遡祖先父功德。乃權輿紹趙孤一事哉。
亦可知此事之造福於趙甚大。而自叔帶以下。血食皆拜
獻子之賜。蓋趙自成子從文公定伯業。世有勳於晉。及下
宮難作。獻子義沮屠岸。賈弗獲。告趙趙亡。趙莊子義弗肯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五

外而敢必趙祀之爲不絕也。則趙孤頭角未露之日固獻子所早夜以籌而幸龜策有告遂乘之以立。故史遷曰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武韓厥知之也。觀趙氏被害時獻子稱疾不出則趙氏始終之計已大定於胸中而或者不察以爲獻子至是始功於趙淺矣。夫人固有發策定謀濟天下難成之事而不必使人識其心者。獻子身爲晉卿使人得識其爲趙之心則晉君臣必疑而將不利於趙。故公孫以存趙之孤而死於前程以趙孤之存而死於後。獻子則不死而委曲全趙孤於前後之際此三人者迹不必同。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五

而其心皆可以對天地而不愧質鬼神而無慙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今孟山故趙地以得藏文子故而秩成信侯忠智侯祀乃獨獻子是遺則其典實有闕揆諸文子之崇德報功爲不稱。每故捐貲構祠命僧寂玉營地於中嶂之絕壁下像祀韓獻子適麗牲之石弗具有金代舊碣魯鼓其陰遂附鑄紀事而又顏於祠曰不絕人祀以見獻子晉賢大夫行業多可書其得祀於藏山趙文子廟者獨有取諸此也。且每嘗過梁山故老言山之九卽峯有藏趙氏孤處倘其時索孤未已必不敢十五年株處一山而或旋移

之以爲避。然詩傳謂梁山韓之鎮其地固爲獻子采卽是亦可推獻子之與知藏孤事而與諸公同廟食於茲山宜哉。

聞幽發微情事曲暢當令兩名卿怡然地下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六

新建文明閣碑記 辛丑

王璉

聖人以善教人而天下之好善惡不善者定乃天下之人不能無冀於福而爲善無懼於禍而不爲不善好惡之情遂不足以勝其爲不爲之念而聖人教人爲善之道且窮夫聖人之教原非使天下自悻其福而徒驅於禍之中也其善不善共行乎禍福之途福雖不必與善爲緣而亦未嘗故與善相避如是則爲善之心亦可以定矣而聖人之教固可信於天下然人之所冀於福又不但如是而其教人爲善之道遂不得不窮蓋小人以不善悻福君子以善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十七

者彼誠無所冀而懼也人惟冀與懼之念交於中而一意之萌惕然如不可以對鬼神此原與世之堅僻盜名者異力而行之亦聖門之所謂強恕而行也惡害於道哉一念強之強而至念念人無不善之念此其人爲何如一人強之至人人皆強世無不善之人此其世爲何如世念與念相積入與人相化久之但知善之可樂不善之可恥則亦無所用其冀與懼矣雖聖人教人爲善之初心又何以加諸此也歲壬午八月二十九日族中諸父兄以士子攻舉業者屢躋場屋感堪與之理議建閣於村之吳隅迨乙酉歲六月二十四日告成璉適以是歲登鄉薦後歷數科無虛榜今誠不敢謂獲焉者果能善然愛慕青雲之士或因是罔肯玩愒奮發自勵於文行亦不可謂非帝君誘人爲善之權之所寄而堪與家所謂與隅振文明固有徵而未敢深恃也不然何地無與各祠一神而事之豈必皆有利焉後生勉哉果能砥行學文以力於爲善是乃所以事帝君也其將福汝若果能力於爲善而並不惟福是求則其能事帝君也益大帝君之福人又豈必區區專於富貴利達哉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十六

竝謀利計功亦納入正誼明道中方是聖人礪世磨鈍

本旨其論圓而正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二十九

修孟城碑記 庚戌

王 珪

今上御極之七年海內登上理鴻網織日之張舉者弗可億數一時親民賢吏遂各相山川風土所宜恪恭興事成久安長治無疆之業我孟則於是以修城告孟城四阻於山而小然從未罹於兵國初土寇薄城下幾危卒殲其醜於城之西門外至今問其遺事而父老尙有言之色動者則以城雖小其完有可恃以爲存也後因循不葺漸卽頽圯往來如履坦官民熟睺以爲常蓋天下太平久矣富庶安樂室家婦子相歡聚身不經干戈戎馬之擾其望烽警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

燧或至白首不聞其事因不思設險自固而然也顧吏柄境之興革惟境大事是講城盛也所以滋豐保大值時和民豫之年而障隍罔飭司土者於政實有闕非徒爲寇之出入與非常聊以固吾圉焉而已也而有備無患之道未嘗不於是乎在邑侯閻公煊甫蒞任卽心營其事期年政洽民孚乃以意喻諸人而邑之紳衿黎庶爭輸財力者旦夕雲集城下環垣而理其長五百五十八丈五尺爲高三丈或稍稍崇則減之尺者二爲闊八尺或址稍隘則增之尺者二而女牆飾以睥則修堞臺所憑以爲禦則修西門

視三門獨弗堅則修數十年來孟邑之工蓋未有煩且大於此者乃問所費則不過一千七百緡問其時則起於己酉三月三日迄七月之晦不過五閱月用力少而成功多侯何幸得此於民則以聖天子過化存神速於風雷而各大寮爲之勤宣德意侯用是承厥風旨凡有施爲動合機宜愛民力故民不辭勞惜民財故民不知費其鼓舞從事而奔走之恐後者洵有自來非偶然也茲役也侯亦嘗自愧其乏不能廣施以爲民先然使侯果有囊可解雖不惜千萬金以成此功將多財好施者類能之而考風者實嘉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十一

敘事議論相輔間出絕類歐會風味

重修孟東關城碑記 庚戌

王璉

春秋城築不絕書重病民也閭侯既理內城而竣復踵事於東關途之人以爲難謂民之財力幸用於前矣不可以復嘻是而其未知前之役夫前之財固未嘗費而力固未嘗勞也雖數興之何病且承以爲利蓋東關之與城勢爲輔車居民煙火萬家冠蓋之族如雲慶邸市肆交錯於內幣帛財賄米粟之所積商賈往來者之所輻輳治內繁華之區於是稱最倘俾堞之弗完好先者日何焉或有不逞大懼爲我居民病侯於是比初籍而校酌之俾財焉勿淫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十一

汰其浮之一二工焉勿濫汰其浮之二三心畫悉定然後屬之紳士民以董疇亮陶事埏人是察疇諸石事施人是糾疇格灰事煨人是課各虔乃事惟懼稍不緻堅致有隕越於邑大造事訖計費與侯始之所畫一一相符於時窮鄉僻野之民羣來走視城下相告語以爲吾侯何術之施而成之無難也若是夫吾以爲事之難易何嘗惟視舉事之人茲關成於明嘉靖中日久頽廢當事者非槩無厯於心奈工費多寡之弗省轍轢不言其事間有銳事者甫興作而費耗紛然四出亦遂畏之中止以故官民蒿目因循

文情攝
謀

敘大備
古

百七。八十年卒。無有人焉敢起而任之者。無怪途之人以爲難也。若侯今日之舉。則固無難矣。蓋今日之所費。不過官俸之餘。與紳士民之所樂輸。其役不過公費之所雇。財力既無。與於民其誰謂我難。不然。城之役大矣。有司不善設法。而閭閻是問。雖其道終主於佚民。而難與圖始者。且執非常莫殫之慮。以撓我有司。有司遽能有喻焉。故於修城。見侯之功。而於不勞民。見侯之德。且於寡費。見侯立法之善。孟人感侯之功德。而又良其法。爲紀諸石。曰關西因內城爲垣。東南北遺之。如制其長。蓋六百丈。高三丈。闊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

七尺。間增減之。近是禦敵之臺。六門於東者。二。南北各一新。建崇樓於東門之上。工頗不減於內城。而約費僅得五百一十四緡。有奇。量材程工。計傭存之。於籍悉可法。後之有事於城者。其如侯法從事。慎無畏其難。且無病我民也。侯諱煊。字言揚。直隸南宮人。以庚子科鄉薦。任孟縣事。克勤於民。多惠政云。

清腴典奧左國之遺

感慨懷深
清行無際

低迴俯仰
神采飛溢

宋東京考序

辛亥六月

土 琦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絕無足異。惟後之人。憑弔往事。往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園苑之觀。美及渠洫。關梁之營。置以至一閭一墓。無關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遺蹟。慨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歌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書得悞字。爲快。夫人情何快於悞。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干戈相尋。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顯庸之志。遂一切因陋就簡。以至於宋。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謨。繼世因之。海內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踵事增華。靡不窮極其盛。盛極而衰。蕩然無存。什一於千百。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宋近在數百年內。其賢君相之德業。學士大夫之文章。悉於今爲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磨滅至求其故墟。而不可得。豈不惜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決。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爲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絕塞之可憑。故名區輿境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

中而烽燧之餘蹂躪燼毀問其故老而杳無復有存者斯
東京之徵信爲倍難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
豈非地勢之遭不同所致而然哉夫政治載於史風俗載
於志其繁簡質文之爛然青簡不變也不變者無庸考惟
是境遇之遷移或蹟是而名非或名在而蹟去非實有得
於見聞之餘則名與蹟相謬與謬相傳非但如魚魯帝
席之訛可以心揣而得也後雖有博古之君子其何從而
正之周子維宗客大梁數載隨境討搜凡書之所有必求
信於目目無可信則訪之耆舊以求信於耳至耳目無可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十五

信則仍叅之稗官野史以證其見聞之所得俾城郭宮室
園苑渠洫關梁閭墓及他蹟之非一而足無不纖悉臚列
而東京一百七十年間遂炯然若目前事雖間及於前不
過遡其沿革之原或偶及於後亦不過推其沿革之委其
意總求覈乎宋之東京而止故曰宋東京考也誠得其沿
革之故以想其時之盛衰而政治風俗之大亦未嘗不略
見於此矣且吾則更有感也宋祖欲留都洛陽晉王諫止
之謂國家之固在德不在險夫其始之興也固以德而其
後之亡也則以無險之可恃有國者觀前之所以興與後

之所以亡修德而無忽於險則雖以此書爲得失之林可
也

昌明瞻博渾灝流轉南豐得意之筆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十六

石樓縣志序 辛亥十月

王璉

吾友袁子梅谷纂修石樓志既成繕爲八帙都諸志而三其藝文志獨居五甚矣袁子之湛於文而嗜也夫志猶諸史無亦惟是詳搜核討求得往昔遺事闡賢入君子之幽俾信而可傳以不沒於後世則亦已矣豈其掇藻撫績而文是爲將天下寵其文而究何得於古之人與事也雖然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彼其所言之事不能按真肖曲而其人之始終本末適掩於固陋昨散之詞後世安所據而信之古之所稱良史獨司馬子長絕冠惟其以曠代之才縱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七

橫上下古今之林每傳一人吞吐騁頓曲寫乎事之所難明假令移其人與事而屬班范以下爲之其同不同固未可知故當時之人物事蹟得託於子長之文不可謂非遭逢之幸文亦何累於道哉且其所謂文原非徒競於詞而以掇藻撫績爲足以當之也禹貢一書不遺壤植墳墟以至篠簜箇簠龜螭齒革羽毛之屬罔弗悉具而周官職方所載其瑣羅織列往往近是此皆無意於文而爲天下後世能文之士所莫及子長惟有得於此故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蔚宗乃自謂體大思精誠雄其文之甚然似著書

自爲文者之言非所創於左右史之記言動其於禹貢周職方之意爲間矣知此意者可與論志史之文也袁子以名進士起家文章擅海內來令石樓起殘敝循政次第舉而獨於文教之興三致意焉誠念石邑僻在萬山曩數被於兵不沐以詩書之化民將野健而逞悍然弗率長上之教故立學課藝之暇復有事於志之役今閱所志星野津梁戶口鄉村風俗之最瑣細者亦莫不燦然有文可誦而藝文所載則又不過表揚忠孝節義爲百姓疾苦請命期無失悅安強教之意而已焉而未嘗徒以文自鳴則吾

王石和文

卷之七

三八

所取於袁子之文者固在此也昔文翁治蜀導其俗從事於文而蜀士習爲之大振今石士之興起者豈不駸駸漸澤於雅乎遲之數十年後行且家絃戶誦有文章命世之英接踵繼出炳焉得儕於兩漢之選者知必自袁子今日始然則學不通於治信不足爲文故吏如袁子可與言治士如袁子可與言文夫志之文猶諸史也吾請以茲志之序質諸袁子而繼今與之言史

往復和平卷舒自如

培風山堂之始園記 辛亥

王璉

昔未有而今有之。則始園有於昔。何爲始。不知則弗有也。既有何以不知。以園固富貴者之所有。吾以貧賤辱園。不園觀。故不知園之有也。今非富貴何以知。蓋歷觀富貴之園。而竊喜吾之不貧賤也。富貴者厭於甘食美衣崇榭。不足馴繼之。輦石引澗而爲園。故能爲園者。率稱富貴之尤。然當其爲之也。窮工極巧。不惜繪天下山川雲物。以求克肖。一有不肖。則引爲憾。及退觀吾園。適爲彼之繪。本彼求肖。吾園不求肖彼也。園出芝山之麓。西背松嶺。結室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壬

於上有澗從嶺之絕谷而來。雨集則奔流委匯於室之前。林木上下蔭翳。環池掩映。厥樹楸檀榆柳白楊。厥果梨棗杏桃。李山花之不培。而榮鳥之飛鳴。而啼陰噪晴者。不可品識。其負戴馳驅喧踏於林之外者。爲行人。迤素曳翠。隱現變幻於林之間者。爲遠山。與川霧每攜觴坐石。遙極萬類。風自東來。則園林唱而嶺松和。如波濤西來。則嶺松唱而園林和。如琴瑟於時得之耳。成聲得之目。成色得之心。則聲色俱入於化。舉人世之窮工極巧。靡費數千萬金。求彷彿泉石之奧。而不可得。吾獨得之。雖不美於衮食軒榭。

不欺。蓋公忠漢之心。根極於天性。光天地而昭日月。雖讎敵之前。無所容其隱忍之詞。夫忠於漢。類守義者所能。不欺曹吳。以忠漢非義之至者。不能公固以絕吳之言。決其取吳之志。所謂得天下而不行不義者也。其終不得天下。乃天耳。非公之所悔。不然。吳國之大。亦何辱於公公之智。勇豈不念及於天下之事。而徒悍然出之於口者哉。闡壯穆之心。光明洞達。堪與日月同輝。

王石和文 卷之七

罕

慈母尚餘
香半日

壽馮兆公母賈孺人乙卯七月

王璠

詩三百篇中詠婦人女子之事蓋詳采蘋卷耳桃夭雞鳴
皆見風謠而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後世法然未聞著爲母
儀也且其所詠率化行俗美宜室宜家士女相警戒之詞
而無一言及於壽卽言壽者終雅頌之什累牘矣而壽母
僅見於魯頌閟宮豈造物之錫壽易於男子而難於婦人
婦人之賢者宜於爲婦而不宜於爲母與蓋婦人無非無
儀亦唯是主中饋佐夫子以事舅姑至稱之爲母則固以
其子而母之也子不賢人何以賢其母子不賢而無以彰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四一
母之壽人何由得壽其母也彼截髮窺遊之事彤史爲烈
向非陶王二子其事業功名足垂之竹帛後世安知二母
之賢故二母之賢賢於其子獨其壽不壽固未可知也馮
子兆公慧於文業工詩賦古文詞書畫素問公卿大夫多
引致之爲重而一時求字問疾者紛集於戶無虛晷人既
爭重兆公因益重兆公之母制錦稱祝以申錫純介嘏之
意是陶王二子之所難而三百篇中絕無而僅有者兆公
何幸得此於母哉古之議婚必擇婦婦之關於門戶甚大
吾聞馮之先世有隱德天將大馮氏之門因篤生明經公

績學砥行卽以孺人作之配益講明於修身敦家之道故
兆公之文學多得於幼儀而孺人遂以賢母稱其八秩悅
辰在明年之正月乙卯秋同人以余適寓會城預爲請序
或曰大比在即當待兆公之貴也余曰兆公成進士孺人
不過爲進士之母官翰林不過爲翰林之母其賢而壽有
以加乎且世之富貴而不能壽其母者何限兆公遂以貧
賤歎耶始余得兆公於三立書院在乙巳丙午之交把手
論文兩人青以純方十餘年而兆公僅得慈侍余雖欲着
斑斕之衣承歡菽水豈可得哉蓋余同兆公之貧賤而以
王石和文 卷之七 四二
不肖不能及時娛親重有羨於兆公也今推猶親之誼稱
觴數百里外兆公跪進余觴孺人其霽顏加一匕箸也當
是時兆公之樂何如

姿以宕而愈流

祭許茹其文丁巳四月

王琦

嗚呼士惟文字性命之交歷久而難忘雖不相見而相思之至於風雨晦明溯洄無從又每恨於不相見况乎駒走梭擲石火電燐其幽明之睽阻者不徒天之南地之北而竟成今古之茫茫則低徊往事感念夙誼安能不臨風悵望而涕泗之交滂壬辰之歲迪來先生來自江西晤余帝鄉腹咏口誦唯津津乎公之道德與文章余之願交於公實於是焉心藏後余解組訪公金陵杯酒論文氣沉神揚而益信迪來之告我非荒唐迪來作吏石樓把袂太原

王石和文卷之七

四三

兩人靡言不及公而續滿遷處道公之里其與公敘襟而談心者想亦念余而傍徨三人踪跡參商從未聚于一堂而晤此則思彼晤彼則思此異跡而同思者蓋越二十餘年而如常前歲公致余書言隨往處州又冀余偶以他事南下或邂逅處州之署而意若幾幾乎不敢望孰意言猶在耳溘焉長逝遂修文地下而為郎嗟呼公之品行遵濂與閩公之翰藻學歐與韓展其底蘊固足彌黻廟廊否則折一枝之桂亦何難決勝於科場顧乃白首衡門羈旅異境而遊魂於處山之巖巖釣水之汪汪有心者求其故不

說本文章
傳書簡末
使功名上
景鐘

得欲向高高而問彼蒼嗟呼一時之屈後世之光公之著

述久膾炙於人口所選房行闕牘咸不脛而走四方且有今子克嗣縹緲世之顯而達者非一以此較其所得未知孰短而孰長雖然公於此誠可以無憾而朋友之私故舊之情不能無痛於公之不第而為下荆山之淚者數行念余文之固陋望作者而未遑獨公與迪來之不棄手自鉛黃而加詳天下有不深謬余文者或不河漢公許余獨何心能無讀遺言而斷腸顧余之謏劣不能發公於萬一今所得致於公者七百字之哀言塗荒紙而一張誠有愧乎

王石和文卷之七

四四

迪來之交全終始而棺槨衾衾之附於公者固有不滅嗟乎自古迄今靡不有死富貴貧賤同歸於盡何問乎為彭與為殤公今先逝我豈終強所爭唯先後遲速之間而又何傷吾所傷者于公半世蘭情僅識一面而一朝千古如薤之露而草之霜可知人生知己不但聚會為難雖求常為一世之士而不可得則奈何以非金非石之質乞人壽之無幾勞勞焉安遂乎先迅與鳥怛嗟呼公則已矣余與迪來異地同聲哭公於數千里之外以為是昔所稱同調之士也而今則云凶尚變

藹而摯悽然可悲

我奇人間
雪滿頭
天所以悲
也

讀王荆公伯夷論

丁巳七月
二十一

王堉

事有出於諸子百家。苟其理不可信。不得已。參攷賢之。意以爲斷。若非不可信。而聖賢意又無明指。必欲強釋之。以就已意。則徒足掩他書。而自失其事之所據。斯尙論之者。過也。史記稱武王伐紂。伯夷恥食周粟。王荆公非之。以謂紂至不仁。武王至仁。伯夷必不避武王而不事。至引孔子不念舊惡。求仁得仁。餓於首陽之下。孟子不立惡人之朝。非其君不事。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爲證。吾謂此數書者。固未足證伯夷之必不恥食周粟也。彼荆公之所謂不念。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以爲不念紂。則紂惡未嘗舊與惡不仁之意。悼以爲不念武王。則武王非惡也。是其言已自齟齬矣。且伯夷固不立惡人之朝。豈遂欲立武王之朝。殷之三仁。何嘗無惡於紂。今讀書所載其痛心於宗社之亡者。最至伯夷。誼誠不同。三仁亦何至竟欲滅商之祀。而翹首待武王哉。夫伯夷所待於天下之清。原不在周。紂或悛心而改過。武庚或繼紂而中興。庶冀得其君而事之。以延有商六百祀之基。非其君不事。伯夷固當以武王爲非其君也。荆公又謂伯夷大公爲天下大老。春秋已高。或欲歸而死於北海。抑來而

起伯夷于
九原應當
首肯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四

死於道。抑至文王之都。而不及武王之世。以死。太公相。王而或之。二人之心。豈有異耶。是又不然。二人同爲天下大老。太公可及武王。而相伯夷獨不可及武王。而餓乎安知非欲歸而文王已死。不果歸。或至文王之都。而武王已立。遂避之。而不屑就也。蓋伯夷太公同思文王。一則行天下之權。一則守天下之經。各行其所是。而已伯夷之所是。乃天下人之所不共是。惟不共以爲是。獨能守之。至死不變。其是乃在萬世。亘天地而不滅也。武王伐紂。來會者八百國。若伯夷而亦宗周。是八百國人人之見耳。何以爲伯夷。

夷太王欲翦商。而泰伯不從。文王服事殷。而武王伐之。彼祖孫父子之間。已不能不各有所是。伯夷之與太公。又何必同觀於始。居北海而終。餓首陽。此必爲恥食周粟。而然若以遜國之故而至。餓以死。則亦憤而怨矣。孔子何爲乎。賢孔子之賢伯夷。蓋指遜國一事。而孟子謂聖之清則統始終而言之也。夫以武王之聖。而伯夷不能容。非清之至者。孰與於斯。善乎呂東萊曰。武王得無君之罪。天下獲有君之幸。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可謂知伯夷之心矣。由是而言。史記稱伯夷恥食周粟。而餓於首陽。非不可信也。有焉。

反復攻辨痛快淋漓足令恥食周粟心事昭然若揭
公雖初當亦無從置喙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五

象入舜宮疑

甲辰六月十九日
丁巳八月初九日

王璠

孟子之書有經門人問其有無而辨其無者如百里奚食
牛伊尹割烹要湯是也有門人未及問其有無而但就事
論理者如象入舜宮而欲使二嫂治棲是也然則象入舜
宮之事無乎曰未必有也何以知其無有曰吾必之於象
必之於堯必之於舜而皆知其無有也象雖傲敢傲於兄
必不敢傲於天子二嫂固天子之女也象何敢使治棲且
象傲耳非逢恩也觀其有殺兄之謀而必假父母以爲名
豈能無懼於天子當堯之妻舜也九男事之百官牛羊倉
廩備其愛惜而隆禮之如此以天子之所愛惜而隆禮者
一旦致之死而處其室謂不懼百官之譏於下九男之從
而發其事哉夫抑思堯之時何時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固天下大治之時也使舜果死而象入舜宮而有舜之所
有異曰者堯進四岳而咨之問其所以試舜者曰已死矣
問二女曰適他人矣九男百官各皆走散矣此何如之世
也雖大亂者不至此堯何以君天下堯之爲君必不容象
有此事故象亦斷斷不敢爲此也況四岳之薦舜也曰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於

發明必之
於堯

發明必之
於象

斷案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六

發明必之
於外

是釐降二女於媯汭。是舜之升聞。固以其能孝親而不格。姦也。完廩浚井之謀。縱有之。亦當在二女未降之先。若既降而復有此事。不格姦者。如是乎。所稱克諧以孝。又何也。孟子曰。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夫底豫。卽書所謂克諧而不格姦之時也。當是時。天下既已化。而有弟不克悛心。竟同異類者之所爲。則傷風敗俗。自家始矣。何化之有。當必不然。然則孟子何以不辨其非。曰。孟子就事論理。以明聖人待弟之心。其事之有無不暇辨也。戰國好事之流。敢爲異說者。固多。何可盡信。故吾發其私心之疑。如此若帖括家。

王石和文 卷之八

應舉業者。則一以孟子之書爲斷可矣。

文說孟子就事論理。便非翻孟子之案。又說制舉業者。一以書爲斷。並非翻萬章之案。不過自發其心之疑也。而推究情理。斷制如山匪直。破疑團兼足維風教。洵有關世道之論。

惜分齋說

王璠

陶士行曰。大禹聖人。嘗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嗟乎。是何言分之易惜。分之說不當爲衆人言也。蓋分之爲義。大矣。禹惟惜分而至寸。非惜寸而遺分也。自有天地以來。一分之細積。之可成萬年。而萬年之遠析。之不外一分。日月以之而盈虧。山河以之而陵谷。城郭人民以之而古今。其間賢愚貴賤之相錯。成敗興亡治亂之相通。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相周旋。恩怨之相尋。喜怒哀愉愛惡取舍。至紛然不可紀極。而當境之實而受用者。無過於分人。王石和文 卷之八

欲無虛此當境其實而可以致力者。亦無過於分。若越此分而至彼分。至彼分而留此分。雖天地聖人亦有所不能。是以堯舜之執中。湯之敬。躋文武之緝熙。執競孔孟之不厭不倦。操存舍亡。子思之慎獨。所爭皆分也。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不爲不久。然自既載壺口。以迄四海會同。無非歷分而成。故天地間惟分爲至重。人知百年之有用。而不知呼吸爲至久也。莫過於呼吸。當呼並不可爲吸。當吸已不能爲呼。是惟呼吸之時。乃爲有用。而呼吸之前呼吸之後。皆虛而不可致力者也。嗟乎。微乎自非大聖人安能惜之。

論只說分
處此處方
入本題當
繼之義

蒙

至於此極乎。聖人惟期之遠。故所惜愈近。衆人惟近於近。故所惜反遠。惜尺之陰。則虛寸惜丈之陰。則虛尺。惜百年則虛一生。至一生皆虛。而歷百年不啻無一分也。惜分之說。豈可望於衆人哉。雖然。謂衆人不惜。則可謂衆人無分。則不可謂衆人有分。而可不惜。尤不可。蓋衆人之才固萬不逮聖人也。衆人惜之百不足當聖人惜之一。聖人不惜。不得爲聖人。衆人不惜。並不得爲人矣。彼士行之言分雖易。而其望衆人也不已至乎。我衆人也。幸天不置我於分之外。卽未嘗不與聖人同在。可惜之中。因顧而自警。曰。分中主石和文。卷之八。九。人分中人惡可以不惜。遂書之而額於齋。道德周流無間。分陰所關最大。是從子在川上。章悟來。



書院文是序

乙卯

王珣

見方切玉
諸書刻述

論不刊

古今之文章。惟其是是非非者。天下之公心。而韓昌黎獨謂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之徒。不爲當時所憚。必無後世之傳。此不過以文自樹立之通。教劉正夫其言數千在。當日未必人盡怪而非之也。卽昌黎之文。亦未必當日人盡怪而非之也。其怪而非之者。固皆不知文之人。文章之是非。必問於知文者。而不知文者何論。不知文者謬以是爲非。猶知文者不以非爲是。彼此各自爲是非。而卒之是非。天下之公心。其是而是之者。固常且衆也。惟楊子雲以好奇。頗不理於時。乃後世自昌黎而外。卽程子朱子蘇氏父子。未聞有是詞焉。恐亦不可謂爲後世之傳矣。然則求文章之是。豈必定如子雲彼昌黎三試禮部而不中。歐陽永叔知貢舉。大爲時所謗。時承六朝五代是非汨亂之後。雖不必人人非。而偶爲越雪之驚。猶宜若當今文明化成。之世。聖天子光軒熙堯丕正文體。文章之是非。如揭日月於中天。士生今日。但患其文之不是。不患其有司之誣非之也。夫所謂文之是者。原非但不謬於理。必意刻詞警而氣足以相輔。古之號能文者。惟有得於此。故其文不必

盡中聖人之理。靡不卓然自立。而爲法於天下。後世況帖括代聖賢語。其理原無容岐。果能立意詞隨。詞出氣行。則其理自無不顯。而天下翕然稱之。無所容其異同之尤。無惑也。山石密邇。神機冰著。義極樸之化。又得諸賢。傳鼓舞振作。而宗匠者爲之督學。使故操觚之家。駸駸日澤於雅。余因得於書院課業中。擇其合者。付諸剞劂。以爲是之嚆矢。而未敢信其果是也。蓋求是有道。雖意氣詞互用。而氣爲難然。舍詞意又別。無用氣之法。誠寢食沐浴於古人之詞。而深得其命意之所在。俾我之喜怒哀樂。與古人決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十

其體高潔。岩處流姿。

議論
奇

接
此
義
論
奇
早
矣
出

果
出
亦
奇
爲
宗

唐宋九家古文序

王

王 梅

六經爲文字之祖。而操觚家不敢以爲文。孟子生當晚周。異學爭鳴。能依六經之旨。以爲言。歷秦漢迄唐宋。惟孟子文章最盛。故唐宋諸君子。莫不祖六經。而宗孟氏。後世學者。轉相效法。亦途非唐宋之文。不道也。夫唐宋以上。非文章。自韓昌黎。起八代。而諸君子先後倡和。率變先秦兩漢之體貌。而未嘗不挾其精。人情欣於所適。宜其學。唐宋者。尤衆明之中葉。才續學。間軼唐宋。而步秦漢。然未見其能秦漢也。或則踴焉有遜志唐宋者。則據足曾王之門矣。有志者嚮往。向友之。而不敢奉以爲宗。此唐宋之文。所以膾炙人口。而互千古莫之變也。可謂盛矣。自古文章之盛變。而不變。不變則蹈常襲故。附會雷同。而不可以爲文。變則詭譎交離。此之所見。問之彼。而不以爲可。一二人之所可。質之天下人。而相入。如是。又安取以文爲也。文以明道。而道非一人之所獨。故古之文。其理不過愚夫愚婦之所知。能苟爲愚夫愚婦之所知。能固天下人。人意中之所欲出也。然欲望出於天下之人。人則固能。今夫日用飲食。山川草木之顯而易見。莫不有釋人。

一筆一意
一轉一勝
如入九幽
鬼神

一筆一意
一轉一勝
如入九幽
鬼神

對孟子

皆可知其故或遂執途人而授之筆往往不能造一語
能文者為之探奧鉤元縱橫變化靡不如其意之所欲
彼實有得於中非強而言之亦明矣蓋文與道相表裏道
足者文自至不然亦志於道而知足以及之者也韓歐之
文因文見道朱文公體道為文其他柳蘇曾王所見雖不
必同要其筆之所至皆足以發難顯之情苟於道有所見
皆能親切言之而曲盡其所以然不如是則無以成一家
言而名後世是九家之所以不變也何必九家是乃秦漢
以來諸子之所不能變質之孟子而一原者也故尚論九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三

家之文可合為一家夫九家非有意於一而違其是不能
不一學者誠欲造其是惟會其所以能一之故則執筆為
文亦不過自寫其意之所欲出雖九家不必有一家而
後九家可學也然非深於讀九家之書不能九家非靜熟於
人情物理出入諸子百家之書不能九家非曉乎學
者至能讀九家之文不能九家非深於讀九家之書不能
宗孟子也

醇意高文如明霞紅晴空

集作骨

義氣之

關帝廟碑記 已未四月作十
二月初一

王瑋

天地何為而覆載日月何為而照臨山川何為而流峙
為之也非氣則不能無絕續於今古晦朔陵谷變遷之際
而天地日月山川不可以終古况人稟天地之理而肖形
於日月山川之內非氣愈無以為生故生莫非氣氣必有
理而得乎義之理者其氣為最盛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
以生可以死生則為聖為賢而死則為神孟子曰是集義
所生誠有以探乎氣之本也然集義者聖賢存養省察之
事若神之義又非有待于集而後能蓋其本乎天而成于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四

性不徒求合于事事隨其所遇以行其心之所安遂莫非
全體之流露而自極盛大流行之趣雖神亦不自知其氣
之何以來而何以往人又烏從而知之不可知故神世之
論者不測神義之所以至而徒曰扶炎漢義也忠不忘昭
烈桓侯義也信封魏武之金義也節此固未始非義然皆
忠臣義士分內之事有不必待神而能者矣且使神之義
可以一二指數則有至有不至未必能充塞宇宙決洽人
心而天下後世尊之以至于今凜凜有生氣如是也惟其
如是故非義之至者不

聖為義之至

婦一節皆可見天地之心况大聖大賢之所為乎伯夷
聖之清柳下惠為聖之和良以清和之能造其至耳惟神
固義之造其至也豈不謂聖之義者乎義至乎聖則其義
無以加而浩然之氣亦遂不能有所絕續于生死之際此
神之所以參天兩地炳日月鎮山川血食于天下後世而
令天下後世尊之至今如是源源有生氣無疑也彼施民
勸事定國樂擇忠之祀各秩于典而神之所以為神尚
不必區區創諸此矣何也氣為之也陽曲大孟鎮嘗有關
帝廟肇于萬曆二十八年越康熙十年而脩之者有榮君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五

某某今越數十年又得榮君某踵而修之然則榮氏之慕
義者亦多矣
從孟子養氣章推求將所以為神處寫得彌綸布濩

昭文樓碑記 己未八月

王璠

國家以文章爵人仍不大難古仁義忠信之意抑亦三代
以後其法不得不出於此也故文章之事每與世運隆污
而為天心所甚重陰以司其錄者統天下之文人學士而
為之甲乙進退于其間此士之以文章進者莫不競言天
而有志者或俱焉以為文章人心所自出徒諉於天將能
文之士何恃然竊思人同此心而能文者何以不樂生於
世生之而又或有顯有不顯何哉蓋兩間文明之氣必有
所鍾在行發於名山大川而英偉奇傑之士遂得應氣而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夫

生以顯燦於當世其山川之高下向背或不無古今變遷
有心者所為相厥地勢施補偏救敝之功固亦非其理之
不可信也晉舊文獻大邦古聖帝名王之所產而陽邑首
隸會城文章事業之汗青簡名代不乏人厥後科名漸減
於往代癸丑春閩邑之紳士民增修文昌閣於巽隅因福
建進士流公一葵令陽時與孝廉劉君璋所建舊閣而巍
各其樓祀奎星於樓之絕上近賜遠瞻萬類畢現一方文
明之氣於焉大會乙卯夏落成李君琦適以是歲登賢書
後鄉會獲雋者相繼一時翹首青雲之士幾莫定其功之

離奇大略
本讀者眼
光所照

所歸將歸於人。彼其人。率生於數十年之前。顧必有所。而後發。則不得不歸於地。而地豈能爲功於無垠之人。仍不得不歸於天。然天實陰察天下文人之高下。而甲進退之寬。非有所私於人也。蓋天之爲文。甚矣。歸功於天。天心之所不樂也。故善承天者。不恃天。人事盡而天之命。屬地之氣。凝天地人相得益彰。而人之權爲重。維神固曰高。高在上。以鑒此邦士之所修於人事。何如也。多士勉哉。是役也。上鉅而人和。當其爲之。以後爲羞。及工成。勒名以先。爲耶。吾見彼此交相讓。而不樂以功自與也。故文王石和文。

卷之八

內俱不載姓氏。而紀於碑之陰。

或言天或言人或言地。而主意仍歸於人。出沒縱橫。變化不可端倪。

也。點神飛

跋唐宋八家山曉閣選

己未七月十六日

王珩

嗟乎。甚矣舊事之難忘也。雖山川草木。道途旅舍。及徵逐遊戲笑語之處。一再經過。往往流連不忍去。況生平講習之書。而又爲良友所手贈。如之何其使人無感於心也。余少與故友張碩儒連窓事筆硯。碩儒案頭有山曉閣唐宋八家選。余借觀之一夕。碩儒窺余燈下。知余頗有味乎其書也。曰子愛讀是書。請以爲贈。願無負贈者之意。當是時。余陋處窮鄉。不獲聞當世大人先生之緒論。竊意世所稱高才能時文者。其構思取氣。想亦無能出於八家。因逐日程誦。不敢稍後於時文。然不過移聲襲調。借爲時文之助。絕非專心致志。而於古人之精神義理。有深相浹洽者也。後成進士官翰林。歸家作汗漫遊。東西南北。經涉萬里。未嘗不以自隨。其得開卷而讀者。究時無十一於千百也。前既徒讀而不能專。後雖得專而又不能讀。此余所以有負良友之贈。而常抱歉於斯書也。今余老矣。其得致力於是書者。愈無幾時。偶檢敝篋。如舊當年寒燈風雨之况。而良友夜分持贈丁寧告語之。猶如在目前。不覺掩卷神傷而涕爲之潛然下也。嗟乎。碩儒既不得見。是書余幸得。

見之而又不能終讀。同念書之與余相習已五十年。今裝
快其本不知得相習者又幾年。若善藏之其得後余而存
者或不下百年也。夫八家之精神義理存於世無終極余
徒寄思本頭而計存亡於百年之後不亦淺乎。雖然余誠
不能與此書共存亡。本存則余之思存而得托之以百年
本亡而余之思未嘗不存。所托又不止百年。夫人生固罕
得百年者。口勞勞於富貴貧賤之途。炎於中而動於外。幾
不自知其壽之所終。迨忽焉以盡。而雲飛煙散乃不能與
一紙爭壽。一紙之可懷豈不勝於富貴貧賤然則此書之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九

發余舊懷深矣。撫今追昔余固不知舊之為書也。果何心
也哉。

筆仰情深低徊欲絕讀之煙雨迷離

彥明王先生墓表

己未十一月十五日

王璠

先生王姓諱煒字彥明邑庠增廣生為處士諱希尹之仲
子於族為瑋祖輩以帖括教授里中三十年族子弟之業
儒者盡出先生門下間有他姓縉紳慕而致之西席族子
弟往往負笈以從故族之頗復振於文事也。自先生始吾
族在順治中青衿之士甚眾罕得自奮於青雲後歲仍饑
饉人困於衣食之計益廢舉子業不治而文章是非利病
講究之法絕口十數年訖後生無聞先生孤寒士獨奮發
詩書於眾所棄置不為之時召收族之雋而有志者為之

王石和文

卷之八

四

肄業講貫數年之後採芹者接踵相繼最後明經鄉會兩
科及官遊之人益眾非先生之門人即門人之子弟與其
弟子也。而先生獨不幸窮以死矣。其死在瑋登賢書歲之
冬。凡後瑋而進取者先生皆未之見也。先生立身有法度
取予不苟一介而色溫氣下於童叟一無所忤故族之為
士者重先生之文而為民者重先生之行。歷先生之生迄
死後三十餘年凡後生之見先生與未及見先生者每言
及先生未嘗不知先生之為善人而能文也。嗟乎天道福
善而善人必有後先生文可式靡而獨艱於一第行足範

欲下墓門
之涕

神風雨

鳴咽

俗而反不能自貽其子孫凡經先生之口授講說與其所私淑食稽古之報光門戶者比相望而先生竟無尺土片瓦之存豈天之福善人者果遲而有待抑福善禍淫之理雖古之君子不能無失什一於千百固有如此也先生不過古之君子耳又何怪雖然吾不能不憶先生之生平而悲先生長子汝霖博學能文早餽於庠前先生卒次子汝梅後卒有諸遺生亦卒次生曾孫甲成先是占者謂其墓地不善宗門人議改之而未果今門人之不存者過半而孫又不能為主其事或遂已晦大懼先生之文行久而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三

愈湮故立石凡識其處而又爲之敘述始末將刻諸碣以景先生之風而志小子之思焉

叙大夾之議論悲憤出以和平文章中國風也

董貞女序

已未七月二十日

王

忻州貞女李嵩之妻曰董氏既爲嵩也妻胡女以其尚未妻故女之也女已胡妻妻之以見終爲嵩妻也女在胡其父國學生董某許字嵩將屆婚而嵩亡女自矢靡他意白母其父走聞嵩母王氏王氏悲喜諾蓋王氏年二十已故其夫嵩之父克顯撫孤嵩一十三載以節著於里女既入門拜夫於柩拜姑於堂晨夕執婦道鄉人士義之爭贈詩歌孝廉張子安世錄聞於四方之友太史王珣曰嗚呼貞女董氏之所爲可謂難矣風詩之詠婦事者最詳而節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三

婦自共姜以外無聞說者謂婦女之節而在下或不工詠歌不盡達於輶軒若是宜莫詳列女傳乃劉向之書不過著有國家興亡法戒之大義至范史脩采野聞之秀而列於傳者僅十有七人此十七人者曹大姑傳其學蔡文姬傳其才其他傳賢傳孝而不必盡以節傳則信乎節之難也雖其節或死或不死君子第論其事之難易而死生固非所論昔程嬰公孫杵臼脫趙孤於晉宮公孫問曰立孤與死孰難程曰立孤難死易自常情論之鮮不謂其難難易之分乃公孫甘釋其易而以難遺程程亦慨然自任其

張碩儒墓表已未八月

王璠

難而不以生愧公孫厥後十五年匿山中險阻脩營而後得復趙氏於故始信二公之言絕不自欺以欺人也今董氏痛舅之亡傷姑之無子自入寒帷代夫事其母謀立後以延李祀其事之大小誠不可與程公孫較而其心之不自欺以盡於所難則一也夫天下事有不可不爲人不盡爲而已獨爲之則難有可以爲人盡不爲而已獨爲之則尤難以氏未結其襦夫亡別賦于歸其事亦可無諠於世乃氏獨深痛於心而有不能自已者假使氏處共姜以下諸人之地以死以生必能不愧於諸人若諸人與氏易地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三

而處正不知能爲氏之所爲否故氏之所爲爲尤難且吾於是更有爲氏難者禮夫死稱未亡人其意蓋皇皇以待亡也今氏之所待或十數年或數十年以至百年身死而節完其待固已久矣氏卽不自以爲難而吾能不爲氏難乎雖然不難不節不極難不傳氏勉哉

守節難女子守節尤難故篇中只從難字發論文致疏

古與衍

乾隆四年秋故友張碩儒之仲子請表其父於墓夫余實陋於文不足發吾死友之懿顧念獲交於公最久深知公之言行意氣文章公之知余亦最深以知己之人而又爲已所知之人徒以陋斲於詞俾轉求能文而不相知者爲焉其何以慰吾思友之心而死友之目恐亦不瞑於地下也公性果敢有爲羞一切齷齪之行平居議論風生若決江河而下往往以論屈其座人雖間不無過中失正而心坦直可原其有於理者固寡故人亦不能復其詞以相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三

抗使其遭時得志居喉舌之位必能亢直喜事敢道當世之所難言而惜其未達死矣死而無傳於人也公家饒於貲好蓄古今書樂交一時翰墨之士遇急難輒恤雖處遠鄉而邑中士大夫莫不知重公其爲文與切頗與意氣類而不喜藻績粉飾至累躓於場屋故雖知重公者亦不知重公文而余固知之也公之祖庠生諱懷端飭有守余初爲之表於墓後公考諸父之歿也余又爲之表今又表公嗟乎余年長公二歲而公家若祖若父若孫皆得見余文文無足論而余之衰且老何以堪也憶余與公意氣相

泊舟三峽
夜聽猿聲
樓絕

皆未弱冠。風雨連宵。誦讀及夕無間。誦讀之外。有得未。不勸失。未嘗不規規之。而未嘗不惕然。省怡然。無忤於心。時携酒。登臨。與深則論古今成敗。及當世文章之得失。非有不合者。雖劇言恣辨。卒未嘗不歸於一。可謂一時意氣之隆。而忽焉長逝。杳成今昔之不相及。然則人之於世。幸而耳聞目見。得開口論說。自吐胸中之所有。於知己之前。為時幾何也。生哭其死。死又哭其生。死生之相距。又幾何時。顧役焉。散精痺神。較錙銖。未於人世而忘其身之寄世。為有盡欲何為也。公諱彥字頌齋。太原府庠生。生王石和文。卷之八。子二。長雲翔。國學生。次雲翺。庠生。享年若干。距余今之表也。又若干年。生死聚散之感。如有哀絃急管。奏於絃上。

原非全疑
疑語

讀家語疑
十六日

王瑋

世疑家語非孔氏之書。夫家語明載孔子言行。與羣弟子之問答。何自而知其非。且其書見於禮記。見於左氏春秋。又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亦有合者。何自而知其非。但其記事間涉隱怪。則疑為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如少正卯兩觀之事。久疑於心。及讀朱子舜典象刑說所疑益不禁疑之發也。夫孔子之以周道治魯也。非即堯舜之道乎。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今為政七日。他務未遑。不言而殺一大夫。如刈草芥。揆諸聖人。欽恤之心。其

王石和文
卷之八

美

用刑恐不若是之輕也。古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必使死者知罪。生者知警。今少正卯之誅。果誰與乎。國君不知朝臣不知國之人。亦不知雖少正卯亦不自知其罪之何以至此。極也。徒以子貢之問而後知其有五大惡。是當時之人固但知其誅魯之聞人。而不知其誅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也。其何以信天下。將使後世之當國柄者。威福自擅。以莫須有之事。皆得借之為口實也。豈小忠哉。恐聖人。不若是之隱也。或謂魯國君弱臣強。孔子欲借少正卯以威三家。是又不然。

盛時錄
唐宋之興

昔宰我對社而孔子非其說。朱子謂是時三家僭亂。惟禮可以已之。少正卯既爲魯大夫。必爲三家之所素用。不告而殺其所用。則三家之心必疑。且懼而謀。所以去聖人。不終日也。尙何魯國之爲。且權不施於三家。而反誅他人。以示意。則其意何以對少正卯。而使少正卯之無負冤於地。下乎彼其工驪堯之罪。雖不及誅。而堯之惡共工也。曰靜言庸違。象恭禹曰。何憂乎驪堯。是二人者。當時固明知之。而明言之矣。非若少正卯之不言。而誅誅而復不言。而絕無知於人也。彼子貢尙不知何况他人。朱子曰。少正卯之

王石和文

卷之八

主

事。予嘗竊疑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由是言之。則家語爲孔氏之書。而或雜以後儒之附會。不可盡信。若以少正卯之誅爲可信。必其所載子貢之問當贅也。

翻論確有主理上關經傳下關世道

王石和文卷之九

增修芝角山廟記

王璉

廟之經修也。匪一率以補救卒事。自己丑歲始置常住。而宏厥規。越今近二十載。又以重修告。蓋踵事而增之。華也。廟面山而通背。廟北營山門。依門環之垣。垣外濶基二丈。餘東西長倍以半。從基廉俯視。斗削成崖。於垣內依東岩。構室引濶水。暗度室中。潛行外基。地北出。噴薄於崖之半。雨後觀之。懸瀑飛流。激射可愛。又穿比院室。前後其戶。以寘溫爽。與東室配。先是。鼓泉當東室基。甃之平爲井。淳然於閩右。井之袤南爲西岩。岩洞頗邃。洞泉黝而寒。冽群碑於洞口。盛夏泉水盈瀉。潺湲鳴。碑際自洞透而北。不十數武。石壁峭立。聳峙有泉。涵壁趾益激。而甘躡泉起。樓臨壁。上曰聽松樓。每風動松巔。鼓吹雲間。登樓聽之。栩栩立塵外。茲役也。工不侈而致幽。董事者。蓋於此乎有匠心也。按芝角村北枕山。山爲村主嶂。歷修多同韓氏。豈韓之先曾。有寓居於此者。今弗可考。但前既與韓氏同修。後之修者。何必外韓氏。况祀神公典也。我子姓用不敢私。匪徒使人謂我能修睦於他氏。誠恐稱松漸盛。後世子亦有專而利。

之者其若山靈何。是以不義貽後人也。故莫若互察而守。俾永無壞後之子孫。非事於廟其誰敢問山木之值以避先德而取怨。惻於神明也。

叙次疏古詳悉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合修八蜡藏山文子廟碑記 庚申 王璠

近治城百數十武。絕河而西。八蜡文子廟相比建。然其廟各垣而環以故。祭祀各以時。舉廟之興廢亦各從鄉人士之向背。以為盛衰。而蜡廟乃漸即於頽。不治蓋蜡神之祀。通宇宙而藏山。舊為文子藏跡處。故孟人俎豆文子尤虔。要其規制卑隘。皆不足以展儀牲之陳。周趨踰之節。且廟門俯瞰於河。河水齧其趾。甚急不修。且壞。乾隆某歲紳士民群協於謀。復有事文子廟。敝厥地基。易腐增缺。壯麗輝煌。一俟前觀井修。蜡廟如制。遂毀垣而合之。以祀於通院。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合之何義乎。曰。是皆加惠於民。而有利社稷者也。按社土神祀配勾龍。稷穀神祀配后稷。八蜡肇伊耆氏其祀先。耆以下及坊庸咸與。耆主稼穡。義通乎稷坊隄也。庸溝也。義通乎社。故曰蜡祭仁之至義之盡也。若文子以賢大夫生定社稷沒而能作風雲雨露以廟食於茲土。固宜與先耆諸祀前後相配矣。古之論祀法者。皆有功烈於民及民所瞻仰與財用所自出。非此族不在祀典。八蜡與文子其族從合而祀之。誰曰不可。况八蜡次社稷。通立國里有司蒞土者。例得從事廟下。其敬率在官。而文子膏雨境內鄉人。

之望歲者里尸戶祝童叟皆以為靈敬率在民今合之而
祀則同祀罔異官民修則同修亦無偏修偏廢之舉以取
怨悵於神明也用是協神道而宜人情俾時和年豐百穀
順成其造休於神人同大工訖孝廉石君士瑯求記余惟
廟之修屢矣紀於碑林立而合之自今始春秋書始事故
余之作記也獨於合修三致意善始也

疏明典雅氣韻澤於劉中壘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四

用兵 疑傳議

壬戌三月二十四日

王璠

呂東萊言君子之用兵無所不用其誠蓋惜宋襄陳餘用
誠之無多而徒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夫謂兵專於誠既
未足盡兵之道而以宋襄陳餘為一日之能誠尤未足盡
誠之道宋襄陳餘皆未能實用其詐者也惡足以言誠哉
誠以言乎其無不實也其理雖盡於君子而用未嘗不通
於小人君子用之以行其忠小人用之以行其詐故誠意
傳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可
知誠之為道原不專屬乎仁義忠信云爾也若施之於用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兵則固有道矣兵雖非小人之事而用之則不得盡施以
君子之心故凡度之已而實有可守度之人而實有可攻
奇正進退變化無窮而一心之中莫不有確然可據之勢
將遇敵之愚者可以大勝而智亦不至於大敗是則所謂
用兵之誠也諸葛武侯本此義以用兵故生平不試於險
而後世之談兵者要求以武侯為非君子也若仁義忠信
殷湯周武之所以施於三代安可概責之宋襄陳餘哉蓋
兵詭道也君子亦不能不用其詐用詐之深而至於不可
破乃誠何則其所自立者實也宋襄陳餘惟不能實用其

臧哀伯諫郕
王成四月十八日

詐其至於顛倒覆敗固宜而向以是矜一日杯水之誠不亦誣乎宋襄欲以義聲傾動諸侯徒竊乎誠之名陳餘暗於入探出險之道以義師自許並未得誠之用假令宋襄早知有傷股之殘必繫楚師於未濟陳餘早知有拔幟易幟之亂豈肯不聽左車子之言以重兵絕淮陰之後今以二公之事問二公之心一心先不能自信天下其孰從而信之吾不謂仁義忠信之師乃如斯而已也夫東萊之所謂誠固仁義忠信也以此為誠無論非二公所得假且其道究不可施於兵蘇子之論兵曰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四

夫信誠之謂也與詐相反蘇子合而言之斯深得乎兵家言誠之旨矣若陳餘宋襄之誠一用而即敗而東萊猶惜其不能無所不用嗟乎吾恐多用則愈多敗也

東萊言用兵貴誠而以宋襄陳餘為一日之誠恐後世談兵者過信其言為害匪細故於此不能不致一疑非敢乘前賢之間自記

臧哀伯諫郕
王成四月十八日

王璠

君子之事君也擇而後事非事而後擇既事矣而猶心逆之曰是當與言以成其善是當不與言以長其惡日導之縱欲敗度以至於陷溺死亡而後已此雖庸劣之鄙夫惡不設是心也顧反責賢智者以為之且深責其不能為以為非是無以全臣子之節而不知已滅臣子之義夫無義又安得有節臧哀伯世仕於魯羽父弑隱公而立桓公則羽父桓公皆哀伯不同天之仇也春秋之義臣弑君子弑父在官者得殺無赦哀伯為魯之世臣既不能討又不能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五

逃而有覲面目甘心立於仇人之朝哀伯之失節固難以自謝矣然君子之罪哀伯也在弑隱之初而不在事桓之後相弑隱則桓為哀伯之仇哀伯事桓則桓為哀伯之君哀伯以郕鼎諫其君而呂東萊不之是也曰所言者是所與言者非謂不當發忠言以補亂人之闕夫君之有臣所以已亂也况哀伯為魯之世臣而隱桓皆惠公之子哀伯既奉桓而君之則當盡其為臣之義昭德塞違納君於無過之地用保厥宗社俾十二公之血食無委於草莽是亦為世臣之道而可告無愧於惠公者也而必曰是仇也仇

其高明果毅之氣同儕交讓爲不可及擬其必捷乃於辛酉六月廿六日忽以父病召歸星馳未及家三十里於鄉人得孝廉函信痛墮馬下入門一哭卽絕絕復甦閱三日死既死而兩日視家人多端撫祝如故叔君聘爲取族子立嗣乃嗔然每至夜分大聲呼苦於院家人與之語不應止復呼蓋孝廉主與氏宗祀所生止毅齋而又無子自恨其所負未能於世一抒其顯親揚名之意俾孝廉之宗祀得所托以傳於後世故目雖瞑而心未瞑憂慮憤懣之氣不得伸於人間至營爲苦痛大發於厥聲有悽絕也余嘗疑人死之無知謂傳載苟假以不復嗣事於齊卒不瞑爲奇今觀毅齋事其奇同而竟悲聲顯聞於人如生爲奇絕可知古今來有心人深慮家國之事至死不變有如是也至是乃不敢不以人死之知爲有嗟乎毅齋之友愛以及氣誼經濟文章余知於生前而篤孝乃得於死後然惟其孝之篤益信其友愛非誣而氣誼經濟文章皆有所根非徒矯情飾貌博浮名於世好而已也君聘歸讀余文於墓復爲余告毅齋之靈曰子之文章何難取一第天靳不得用而徒抱其氣誼經濟以死然天能死子而不能死子之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九

孝子死於孝而子之文章固自在也其氣誼經濟亦得托之以不沒於人口毅齋其無恨毅齋又喜音律善琴工真草書其體素大草有得在孟時嘗爲余寫芝角山廟碑記端情可愛而未鐫毅齋名余方別磨碑以待毅齋書而毅齋竟亡

昔事悽愴聲淚交集不知是情是文夜臺有知毅齋可無憾於九泉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九

足開萬
之蒙

謁嶽廟神像疑

王璵

形神俱也。形在斯神在天。形高明故其神無不覆地之。形廣厚故其神無不載嶽廟之形。巍然浩浩蕩蕩。故其神無不鎮而淵人鍾嶽廟之氣而成形於天地之間。得為萬物之靈。其寔人固弗靈於嶽廟也。使嶽廟反借靈於人。而屑屑焉欲變其形。而惟人之是肖。則亦小之乎為嶽廟。而罔以成其鎮物。潤物之功。洪荒以前無祀法。孔子刪書而堯典尚闕其文。至舜受命始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望者望其地以祭。未嘗有廟也。後世禮儀漸備。祭法所載。天。王石和文。卷之九。地社稷山川皆有祭。然園邱方澤壇壝之制。至今著為令。亦未嘗有廟也。故韓魏公北嶽廟記云。廟而祭非古也。廟祭已非古。況從而人之乎。古之秩山川者。五嶽視三公。四寶視諸侯。三公諸侯。視之者視其爵。以差犧牲玉帛之數。非遂從而人之也。人已則必有祖宗。子孫居里。姓氏今嶽之祖宗。子孫為誰。而居里又安在也。其姓氏果屬於何族。而命自何代哉。或曰。紀於封神傳。夫封神傳不經之書。豈足為典。且封之為義。不過使之配食社。以句龍配稷。以后稷配句龍。后稷原非社稷也。今若舉社稷而人之為。

金石可
卓論不磨

句龍。后稷。社稷之所不受矣。吾不知今之人而祀者。果為嶽乎。抑為配嶽者乎。大抵封告山川之事。出於中古。以後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山川生於天地。則人未生而嶽之為嶽。固已久矣。此亦何待於人。而像其形。以耳。非嶽也。何以得神之所在。吾故以為天地山川之祀。皆當神之以位。而不必像之。以人。蓋祀典之舉。於官者。沿革皆有自。或沿或未及革。若愚庶無知。遂任意繪飾。罔有忌憚。竟若不知天地山川之非人者。往往冕旒上帝而冠之。王石和文。卷之九。以姓夫上帝。主守兩儀。即無極太極之理。而徒曰人也哉。精理發聲。名言警聾。是關係宇宙綱常文字。

名論庚申十二月二十日

王璠

富貴不能
無借於名
從人者
磨

無名之富
貴非天所
報從天心
看出愈深

德人所自立也。而天之報德者。有富有貴。有名。乃人之慕。名。每不如其慕富貴。而得富貴之難。又未至難於得名。則天之所以報人者。名固重於富貴。且富貴亦不能無借於名也。極富貴者之所衣。不過滿體。所食。不過滿腹。此亦無以甚異於人。然而富貴之異於人者。以人之爭榮乎富貴也。假令埋金玉於深谷。匿公卿於荒野。人無可以知富貴。富貴又何榮。况吾所謂名。又非苟榮於富貴者之所能必得也。彼世之富而不仁。貴而不義者。固有矣。乘富貴之勢。王石和文卷之九

以逞其恣睢暴戾。穢行在一時。而惡聲留後世。如是之富貴。往往與名相反。縱欲名之。是借而又烏可得哉。雖然。反乎名者。非天之所以為報也。報者。報其人之所應得。賊仁害義之徒。憑機任運。以僥倖於不可必得之數。此並非出於天之所予。而又何報之有。使如斯以為報。天固不應以穢行惡聲為仁愛斯人之具也。然則天之所以報人。無論富貴貧賤。罔不惟德是視。德修於已。而名施於世。貧賤則獨善其身。富貴則兼善天下。富貴出於天。而得名與貧賤同。與貧賤同者。出於天。而實不徒恃乎天。不徒恃天者。正

天之所深欲報也。蓋人之生於天也。原有清濁厚薄之異。因所稟之異。而名而富貴之以成其厚。名而貧賤之以成其清。惟厚與清皆天之所以篤愛有德。故報罔不惟德是視。而富貴之報。亦統歸於名。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并疾無名。疾無德也。

字不肯苟下。是古人鍊心鍊氣之文。

王石和文卷之九

王

王氏族譜序

辛酉八月十五日

王瑋

譜系不明則將有親疎罔辨近遠無別休戚不相關慶弔不相通以一父母之生而漸淪於秦越人之漠不識其誰何無怪焉是大可痛也昔人謂宗法立斯譜系明然自卿大夫不世其官而宗法不得行於世苟譜系之克明則人知念一父母之生而宗誼固未嘗不宛然在抱也魏晉及唐雅重於姓顧公卿大夫以門閥相高也意不在叙宗故考所自出率帝王公侯之後夫天下之生民衆矣九州四海之大豈盡帝王公侯數族數族而外豈盡無所生以留王石和文卷之九

於後而留於後者豈盡無貴而顯為公卿大夫者也是未敢以為然也漢初之功而侯者卒能與國相終始四五世則絕絕則散為黎庶迄唐之代雖其後裔欲迴厥始封而往往不可得彼唐虞三代年世益遠繩秦氏之暴焚書坑儒文獻之微漸滅殆盡而尙欲叙次如章正康昭穆之無謬罔亦難矣乃世之有譜者猶多堂室之不思問疑考信動引帝王公侯為遠祖夫誰使然哉帝王公侯而傳聞疑信之間亦甚不可為據况源流一失而巳斷無續移乙注甲奈之何不譏前人以誣後人也故誣而失亂則有孫

族譜序
以不啓
梁公也

其祖祖淵為孫之謂誣而失偽則有謂他人父誅他人祖之嫌以水源木本之誼而徒為矯誣誇世之具適足增有家之羞而已復何謂哉吾家系出太原太原之王自周秦以來為右姓今太原土著已莫識正庶昭穆之次而吾遷祖從太原歷常山而來蓋並不識遷祖所自出又安問自出已上之祖故吾之譜吾族也自遷祖始遷祖至余纔十二世閱二三世單傳共祖厥後宗支繁衍四出聚族而居者蓋十無七八也其間或流落異地而無所稽則難稽或義養隨母而有所碍則難書茲譜之緒惟謹吾正祖所自出於四世但記祖之兄弟而不及兄弟之子五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而不及其孫六世則記兄弟與兄弟之子若孫而不及孫之子至吾太高祖以下始詳而盡書焉是非譜之有畧於族也紛然者既不可易為書惟以兄弟子孫發其派俾承其派者各自為叙親則易知簡則易核諸派清而一源可溯萃而觀之固完譜也嗟乎譜之為義重矣上以敬祖而下以睦族非導之睦何以致敬非敬之善何以敦睦而善之教也即寓乎譜之作蓋列於譜者其初共一父母其後固共一父母之所生也善則族之人共以

爲榮而惡則共以爲辱誠知榮辱之於族是關也而冥冥焉以不克齒於族爲懼將樸者耕秀者讀其有貴而顯無矜己以傲族亦勿護族以虐人是乃族人士之所共榮也而其於宗也可亢故宗以明譜之法而譜以廣宗之義醇厚淵涵仁孝之言藹然可思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六

辛酉八月
不作為譜
而法海陸

王氏族譜後序

辛酉八月二十日

王璠

作譜之病莫大於失真余前序已言之而又爲之申其義曰譜之作也適於史不知者無妄紀知者無遺錄如是而已矣然史明書善惡以寓懲勸而天下後世讀之動其爲善去惡之心譜則不能然也不過別其世序第其昭穆使人明收族之義而親者無失其爲親善惡固非所及是與史不同爾故史以昭天下之大法而譜以屬天下之情情視乎親服盡則親盡親盡而猶不能不用吾情斷不至相視途人若也假執途人而祖宗奉之雖愚者亦以爲情之不順而世之混譜者何其不情也其風始於魏尚衣冠之族以盧崔鄭及太原之王四姓下司用吏部勿充異官治至唐命儒臣纂姓氏錄一時譜牒所上唐虞夏商周之裔姓且遍天下獨不思古天子命姓諸侯命氏兩時林林總總之衆不爲所命者今果安在哉且姓氏之紛而入於淆非一日矣姓別爲望望別爲房或一姓而數望或一望而數房房望多而姓益亂欲合天下之姓而支分派析雖遷史其以爲難遷約世本以作世家嚴姓氏所由來而要未若後之詳且盡也後之作者吾不知何所考信取

驗而能詳盡若是眉山蘇氏族譜遠及高陽而斷始於蘇
 味道乃其譜則以高祖止非徒謂親盡高祖彼以高祖而
 上不可知不可知者固無所致吾情也寧闕其疑今吾之
 爲譜也直而過之不極其遠但始於遷祖橫而推之不極
 其廣但詳於太高祖高祖以上行實概從省文自吾曾祖
 諱汲用懷芳履正士林推爲古君子得於吾之所親聞吾
 祖諱烈言信行謹終身未曾一覲官吏得於吾之所親見
 吾父諱潛先誠朴而慧思守忍字爲家法娶吾母李氏賢
 有器識佐吾父教諸子子孫之登鄉會榜者雖多人而才
 王石和文 卷之九 六
 思器識固未有以逮之也節其梗概附見譜序中而不敢
 詳及以失序譜之體夫譜爲吾族而作乃族名多未具然
 善讀之則端委可尋而法戒可推譜及祖之兄弟則兄弟
 之子孫有所考而感譜及兄弟之子孫則兄弟子孫之子
 孫有所考而感而太高祖以下子孫無不有所感夫今日
 之子孫固又異日之祖宗也世以傳世前望某某某祖
 爲人若何而某某爲之子孫某某子孫爲人若何而某某
 爲之祖上思不愧於祖宗而下亦不貽子孫之羞讀斯譜
 也得無悚然爲戒而油然而興乎苟能戒且興也則懲勸

之道未始不於是在雖謂與史通可也

申發前序前借宗立言此借史立言無不透切愷摯

王石和文

卷之九

九

家祠碑記 壬戌六月九日

王璠

繼別大宗法不得樂議於下卽五世之小宗亦歷千百年
罕行者非理不當行勢不可也勢不可而強行之適足長
繼而於理爲病故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多緣分立家廟而
家廟之制於今爲昭王制祭法廟制頗異要自大夫迄官
師皆有廟惟庶士庶人無廟而寢薦官師國周諸侯之中
下士以此知有職者宜廟廟無隆降而廟數有隆降大夫
三適士二不及曾高官師一不及祖乃程子則曰今人不
祭高祖甚非朱子本周禮而酌乎時宜以定爲四親廟與
王石和文 卷之九
程子意同皆溢於古大夫之數何也朱子固嘗云廟規制
甚大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蓋廟有庑夾有序墻有寢
爲唐爲陳爲枋甚具一室則諸不擬於廟制而高祖在五
服內獨靳乃情而俾不得伸非先王孝治天下之意卽如
今世之祠堂往往合族之先後尊卑而混祀一室之中雖
不可爲典亦未嘗以溢乎其數爲僭也況古大夫之數實
合祖廟而三大夫不得祖諸侯初爲大夫者別立爲祖廟
而四親廟內無祖廟故得通於上下祖始也若後世非始
遷始封及始爲官者廟弗稱祖余家自始遷以來宗族繁

衍其分衍於吾支者至吾考勅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公
於制爲可今立廟而仍合祀高曾祖於內迨親盡遷則
吾考常祀自吾以後所出恐勢難拘四親數如世俗之
祠堂而小變其義已附罔遷惟不混於附凡廟中告祝主
祭不問長幼論爵之有無有爵則序貴賤爵同仍序長幼
雖青衿亦與而白衣則隨祭執事而不主祭歿亦不得附
倘子得聖祭而父方隨祭則父代然非有職及科甲之父
未封而終應封者雖代祭弗附夫祀事之設所以教孝弟
也不議親而議貴謂孝弟何弟念孝弟非讀書明理不可
王石和文 卷之九
概於衆人之中而問孝弟誰爲不孝弟故不得已取諸讀
書概於讀書之中而問明理誰爲不明理故不得已取諸
得誠以有爵之人或從讀書明理來而立身行道光前裕
後之事庶幾其終有望焉若使衣冠其身而禽獸其心處
不齒於鄉論出有玷乎官箴雖侍主廟祀而問心內慚正
恐賴訛之欲下也既無以對祖又何以服同宗無爵者
之心然則膺是任者豈不難而慎也哉余不自揆稽之
於古以禮祀其祖宗而慮之於後以義迪其子孫禮有常
儀義無定法守其儀而變通其法爲余家私祀之權禮非

敢以是爲通禮也。若通禮則有紫陽之家制在焉。

醇明靜穆其古在品

王石和文集

卷之九

主

王石和文集

無卷數 山西
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瑋撰瑋字石和又字韞輝孟縣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集中多議論之文筆意亦頗縱橫其記周遇吉死節事謂賊兵攻城急城將陷賊募獻遇吉者遇吉謂左右曰豈惜一死以累衆可獻我兵民環泣衆遂以繩繫公下有兩賊掖之去公見賊罵倒懸演武廳磔之云云與明史本傳不合又以野妨廟爲田子方廟與朱彝尊碑不合其最異者如文昌閣碑記謂孔子不得帝君之教天下將有悖心反道肆然於日用倫常之際而不復以天地日月爲可忌者尤不可爲訓也

十峰集五卷

〔清〕徐基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峰集五

卷》提要

序



夏四月遊雲間間

有十峰先生者能

因子瞻之文化為

十峰集

四五十之序

讀詞曲無不標奇

領異而其同里語

子皆一時名流接

武而起相与積累
其業久而益多分
體析類合成二集
以行於世因得其
本觀之蓋乍觀而
驚覆探之而有味
細究之而津津乎
其旨趣之深以遠

也夫夏口以東漢
陽以西三國時要
地也百萬之師空
於一饒而子瞻於
千載之下悲今懷
古其有慨於中者
皆託於前後二遊
以形容之抑無端

而及道人一夢空
靈超悟是誠文中
之仙今十峯復剪
截其文而運化之
以自達其所欲之
自然神妙出奇於
古人之外是豈非
仙於文者耶昔周

常侍集千字文妙
顯一時流布至今
乃其數固千地而
今之所集不越四
百十有五字耳
然則遊心運思古
今人鉅不相及哉
十峯聞其途而羣

賢起於後躡跡不
馳不相上下是二
集者將雙行於宇
宙之間五色之石
不足現其雲霞也
十影之乘不足超
其塵土也四照之
花不足速其卉葉

也八目之濤不足
注其煙波也異哉
文苑而有是乎十
宰起東海為太師
文貞公一宗方以
舉業世其學而大
其門今唯以明經
得廣文施教於遠

縣或疑未足大顯
其中藏然而其地
有大方之山興雲
之洞在焉山川奇
勝皆無異於所之
水波不興山高月
小者而十峯極遲
其間豈惟七月一

遊十月一遊而足
乎則其筵中所積
痛詎知不有更多
於是者耶黃子若
木末海寧淑鄙之
序其端為書數行
歸之深愧無以測
十峯與諸子心思

之所至也

康熙丙戌十月海

寧陳元龍廣陵氏

集聖教序帖中字

集聖教序

十

并書於南院子舍

余讀宗頊徐子集前赤壁字之詩而歎其識高而才卓也夫集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之理集於二儀四時之氣集於一元大成之詣集於一聖則集固未易言也學者上下古今縱橫百家而獨出其心思以發揚才藻不欲取象雷同不屑寄人籬下僅取前人一篇之文限以二百餘字形諸詩章或長篇或短吟隨題拈合無不吐奇選勝斯亦難矣余謂徐子曰今日能詩之家或以集唐見長無不子握隋珠人懷荆璧韻有成韻句有成句如出自然亦足集腋爲裘噴噴人口間今子獨取一賦者何居徐子曰是亦偶耳庚辰首春偶檢趙松雪是賦法書因集爲聯以置座右嗣後歌詠聊託焉集之起緣如是是亦偶耳蓋惟不工於詩而借古人之字以成詩以獨成一家言使天下寧嗤我之拙或恕我之短豈敢與集唐者競勝一時乎哉昔蜀人張南本與孫位同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勝去而畫火遂爲千古獨絕徐子其猶此志也即其意言而爲序卒已夏月同學弟吳三省題

楊妃園曰聚如潮之仙字詮猶龍之真諦胸羅萬象舌吐千蓮上竊冥漠下闢神區非名著丹臺慧鍾金闕豈能源源本本德其所德道其所道乃爾至玉屑霏霏直可自成一子命曰專家使玉局老人而在必將顧而笑曰仙乎仙乎惟我與爾可共駕赤鯉而控蒼虬乎秦陽弟楊際亨

吳綏者曰徐子宗頊既取赤壁二賦中字別爲二賦矣乃奇思疊出復著道德篇言玄同之意覽者或驚而異之予以爲無異也太史公論刑名諸子

以爲皆原於道德未有能名其者歸者坡公作論始暢發之是契道德者莫坡公若也兩賦中風月之藏無盡飛鳴之夢忽來孰非苦縣隱君子微肯人特未能會心耳徐子掩關靜悟得於清淨者深隨手所拈合同水乳况兩家本無二致者耶吾欲以此匹君家中論焉弟吳昌祺

集前示摩

清和之月徐子詩戊皆酌取赤壁賦以問予夫子何知亦止於賦中取之以審其意知其餘乎夫詩如少陵浩然樂天其人皆能飛翥天地爲千秋生色誦其詩如侶其人而終莫能方其音響者何也詩蓋有獨絕也今徐子樂爲詩章與懷彼美惟取蘇子一賦縱橫上下皆出其中其變化有如此惟其變化是以不竭吾曹不禁有徐陵之目也然而星不如月之明江不如海之浩今人何如前人世人又不樂成人之美觀人所爲詩往往非笑之今徐子獨取此賦爲用嘗曰山川風月與人之襟抱相生而不自知我惟自適焉如以爲破人之非笑安知非笑者之不更甚也子曰不然子能爲人所不爲是舉世所絕少方且爲之生美既能駕御前人何止與今之詩賦者流相爲上下乎且我子何可獨適我將共子而爲適此固適之適也內弟張李定拜手撰

荆山之所藏滄海之所出麋鹿魚蝦間莫能物色也而光明終露於山川詩章之於人也光屬牛斗

爲世之稀有者亦然我友南州徐子懷美人而未
得幽蘭託於空山咲歌自樂少有其侶間嘗寄其
能於一賦中縱橫變化方駕前人其清音可美也
則仙客簫聲天風吹下乎其飄渺在望也則凌波
徐來桂旗窈窕乎其長駕無方也則武夫出辟舞
樂飛登旌旗變色乎其一往莫禦也則水順風雄
瞬目千里舳艫蔽江而下乎吾曹縱觀造化哀須
史之曠遊慕潛德之幽光亦嘗泛扁舟凌絕壁上
友千秋蜉蝣一世無何海上之山空羨羽人之侶

十峯集序

集前未序

四

安知惟藉詩酒以適懷抱焉耳然止取成賦酌爲
歌詩未有不坐困者也獨徐子徘徊風月下上其
音虛白襟懷將在於是雖然徐子何爲獨取是賦
也徐子曰舉世挾其江海之望獨我也漁樵爲侶
無須人知方且一枕清風酌醪飲水興來而成歌
鳥知其出賦中如日風之擊水水自成章我則安
能予曰以子之長固將飛聲鵲觀非止遨遊東山
以一羽之光爲獨絕耳如以爲盡於是將泝江海
以一葦安能盡之哉今夫人窮荆山滄海之美縱

得少焉自生色於天地爲光於席上況其間又取
無禁而用不窮也風清月白桂蘭盈坐誦我徐子
之詩將有飛仙之目而光屬牛斗者與辛巳蒲月
同學弟朱應麟書於六橋幻境

予不知賦亦未能詩夫天下之知能亦烏有窮盡
哉有不知而以爲知不能而以爲能者有知而下
於不知能而下於不能者如予則一無所知一無
所能而又不自安於不知不能之中夫不自安於
不知不能則將寄其知能於何地間嘗慕蘇子赤
壁前賦一洗月露遺音出以空明清響且其爲人
一生風流籍甚而流風籍籍人口於今人盡知之
人盡不能之予安得而不慕之慕之則誦之且爲
之長歌以屬和之如悲逝如寄託如登山臨水興
之所之賦在目前酌取適用非此賦則不知非此
賦則不能蓋亦蜉蝣倚於壁下飛止往來甚自得
也不知有山川洞壑又何知其爲天之蒼蒼地之
茫茫也乎如以爲如是而詩旣爲章賦又可歌也
將世上漁郎盡泛武陵之棹而山間樵子皆成空

十峯集序

集前未序

五

洞之仙鳥有是哉客有問予者曰賦有相如詩有子美世皆取則今子以賦爲詩又以賦爲賦是於萬而取一得此則遺彼何也予曰盡取則吾不能用盡用則吾不能化況乎取少則苟且可以自安取盈雖成章亦共人笑予惟抱一而獨歌是亦秋風一葉萬山一壑千牛一毫耳何有知能哉如曰滄海一粟一粟亦能藏世長江一葦一葦亦曾凌波不亦繆之甚焉者乎如月哉生明南州徐子取之前賦中以自白懷焉

十峯集序

集前示序

本

星里之南東海在望曾觀海而以爲觀止如登山則未能盡登今則誦詩而知誦之更莫可窮焉蓋以爲此賦者千賦之一而用此賦者一賦爲千苟非有得於千賦安能變化一賦一賦且各出而不竭千賦將何盡而何終今夫一縷之水出乎川流雖萬夫酌焉千牛飲焉虛者皆盈而水不爲竭也況乎其爲千山所抱萬壑所藏如海水之茫茫者乎星於蘇賦間嘗適懷而浩歌今誦賦中之詩皆屬耳所未得之聲目所未遇之色是望海而不能

駕海登山而未得窮山也雖東海之東星少長於斯取婦亦於斯徐東海郡而不知爲山爲海東海之能變化一賦有如此中星亦且爲賦中之人而不自知也子壻沈中星百拜識

天地間之物各有藏所哉斗牛藏於渺茫也明月藏於西方也清風藏於秋白露藏於幽蘭葦葉也浩浩乎水波藏於滄海鬱鬱乎蒼桂藏於空山也崑崙川逝魚蝦藏而漁人藏也壁立陵接狼藏麋鹿藏而樵夫亦藏也蟬蛩藏生侶如寄也烏鵲藏

十峯集序

集前示序

七

羽喜有托也蠶藏者校以適口也匏樽杯盞醴且飲焉爲藏酒也舳艫之與扁舟順下千里一瞬萬頃爲藏棹槳也旌旗蔽天長槩相危雄藏武卒也美人吹兮窈窕洞簫所以藏音也羨仙子兮馮凌造化所以藏樂也蓋萬物唯有藏者則有取者有取者則有用者不禁其取不竭其用將目遇之而爲色者又有色色者耳得之而成聲者又有聲聲者人之於詩歌也亦然其爲怨焉慕焉嫺嫺焉嗚焉如嫠婦無卽哀泣荆枕而無可訴焉愀焉悲

焉如彼孤客飄流困於江渚徘徊獨泝相知甚稀
 倚舷而扣擊焉其幽況也如吾曹遊遊登臨周章
 觀望而喜笑焉其和樂也如人德夏正坐南風以
 吹襟焉其昌明也如星光繆天洗出爲章焉其縱
 橫也如潛蛟飛舞遺響破壁焉其驟也如泛駕之
 莫御其飄也如秋毫之莫挾焉其興長也如縷其
 音餘也如栗焉斯爲詩歌之色與聲而詩歌不自
 以爲色色蘇子赤壁賦之色不自以爲聲聲蘇子
 赤壁賦之聲斯爲詩歌之色色與聲聲夫色無盡
 乎色色者無盡乎聲莫窮乎聲聲者莫窮乎此爲
 者不知也觀者知之知曾知夫天地天地自然有
 爲而無爲固能藏物而物須更變化夫變其所變
 化其所化而消而更長虛而更盈物無盡天地亦
 無盡物莫窮天地亦莫窮唯天地爲藏物所而物
 之變化如是然則赤壁賦爲藏詩所而詩人之變
 化又將安止乎吾東海自少能詩不下徐陵亦可
 上友七子而造其席壬戌秋孟以所生屬予爲婦
 今婦雖既終而我於虛白中虛白齋名往來不絕懷抱共

十卷集序

集前序

九

露誦其詩非泛然取赤壁賦以爲用者蓋曰一主
 一客藏詩之賦主也取賦用賦之詩客也將來之
 取是詩而用者又爲詩中主詩中客也則以是詩
 之聲色與萬物共藏於世且舉以問世以上皆前賦中
字無一添換遺

子壻路徐來百拜識

十卷集序

集前序

卷四

九

一東坡先生曾集歸去來詞字爲詩十首集字爲詩。昉此乎。又嘗和陶詩。謂古人有擬古之作。無追和古人者。追和自吾始。予謂集字亦然。茲倣其步趨。誠不自量也。

一前赤壁賦除重見外。止二百八十二字。因

聖駕南巡。託之夏諒。復集爲長短歌章。豈能愜意。至通之後。賦又得一百三十三字。頗覺離井陘之險。得康莊之樂。

一賦包天地。凡花鳥昆蟲。烟雲竹樹。觸手成文。如

亦辭二賦。賦體之變而澹者。予既仰止。蒼山自應含濃取澹。

一道德上下經。別寓元同微旨。縱虛心實腹。勘破良難。茲妄下註腳。但可比之蛙鳴蟬噪。至釋氏語錄。聊充三教之數。滴水淵源。本屬茫茫也。

一迴文各式。悉依古本。惟五七言迴文。用平仄無收者。五字化爲十五音。此古體所無。師其意。勿泥其式也。

一重疊金即菩薩蠻末二句。第四字應先平後反。

因礙迴文。稍爲變通。更倣爲詞餘。豈曰聲諧宮羽。惟用韻不複安排良苦耳。

一用字從古不從俗。如須即鬚。麋即眉。涓適即謫。嫡敵御。即圍。禦馭。迓莫即幕。幙瘼漠寞之類。此從古也。如戎不作。戎等。此不從俗也。又如徊不作回。迴。因徘徊本作徘徊。回與迴同。非從俗也。至於是即氏士。即事等。皆出古典。以非常見。不敢輕用。更如呼即戲。戲不通。呼後即后。后不通。後似屬可假。亦不溷用。

一用字從今不從古。如天地日月等字。照字彙列音。則每字各有三四聲。恐過求險僻。止用正音。一滄海作浮海。盈虛作羸虛。共適作共食。狀如作狀似。皆見蘇帖集中。從未取用。趙文敏帖中。枕藉作枕席。又餘一寓字。間嘗用及。蓋本諸此。一興會不齊。各因所觸。或遇古人成句。即據爲己有。若律以敲金戛玉之音。則筆底行間。拘束多矣。甚望同志。賜和以光梨棗。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七夕。徐基自識於恬拙齋。

十峯集

卷之一 前後兩賦共計四十五字

小赤壁賦

春日遊小赤壁賦

道德篇

十峯集

目錄

卷一

集赤壁

雲間徐基宗頊氏

小赤壁賦

天縱蘇子嘯歌雪堂赤壁二賦山高水長余里之
西橫山蒼蒼亦有赤壁小立一方歲月如流星霜
何久壁旣非前賦更有後彼在荆江此橫谷口俯
視凌虛仰觀絕斗東海是其東顧兮望山共其南
望臨安踞乎上流兮渺蘇州而蒼茫龍洞出於巉
巖兮見而潛光虬鱗倚其鬱盤兮繆而成行於時

十峯集

集赤壁

卷一

徐子俛絕壑抱孤松臨清露坐和風懷夫日下之
鳴鶴如遇斯山之士龍乃憑桂觀更步蘭宮人日
而少長樂歲上巳俗作巳鄭玄學孔子告之曰起
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而詩酒攜
從登斯壁也如見夫龍飛而波湧虎嘯而風生望
水天兮一色空明聽松風兮萬壑和鳴赤松黃石
今翩躚步登小小盈盈兮窈窕徐行樂矣窮巖何
須舞狀歌聲棲乎盤谷可以潛姓藏名白日東興
今夢斷西清縞月西橫兮嘯寤東陵四月惟夏赤
烏方駕樂天盡慕清和破鬱良需子夜於斯時也

沂派而知斷岬。薄暮而出東臯。侶枕石之流風中。
泛槩從羽衣之屬。夜半吹簫。桂葉蘭陵千杯且少。
蒙山顧渚。七琰能消。虛舟露坐。乾酌山肴。懷開而
清言落落。襟脫而仙御飄飄。雖斯須而浩渺。何獨
處之寂寥。來斯僻焉。更見夫高觀時開。赤羽之旗。
巨川長泛。黃龍之舳。出舞者魚蛟。來遊者麋鹿。披
茸茸兮細草。攀鬱鬱兮萬木。滄海之黃鶴來巢。南
山之赤豹出谷。既而夷則鳴秋。露肅天幽。登高可
賦。駕我扁舟。哀草木之黃落。驚夢影之去留。寄秋
十集示辭 一卷 二
毫於天地。笑江渚之曹周。如接斗牛。如託蜉蝣。雄
風安在。而何藉乎人謀。於焉小山桂。松江鱸。携斗
酒。慕潛夫。方將漁於秋山。今羨不在魚。又將樵於
秋水。今一葦焉需。知鹿洞之有高人。今無藉海陵
餘粟。如龍山而可放歌。今何須羽蓋前呼。疇爲行
酒之白衣。今不如歸去。亦有相如之四壁。今莫賦
子虛。望長安而何自。今昔遊渺渺。步武夷而獨往
今。今且徐徐。止見夫嫋嫋秋風。今壁上過。秋日行
天。今壁下無。秋鵲橫。秋。今秋空盤擊。遊子悲秋。今

秋怨何如。賦得秋聲。今吹將飄之秋葉。詩成秋興
今。悄臨去之秋波。如其歲餘幽况。就盈月良。
盈數。巢成鵲喜。日南景章。星稀於夜。今龍吹而凌人
曰藏。竭龍藏於委羽之山。呼爲夏吹。爲冬出淮南子。水歸於壑。今魚潛而天子來
嘗地白千里。今知盈尺之可喜。松高千歲。今飄不
周而亦昌。懷安道而空往反。今適流風之徊。迴雪
時壬戌而望順成。今。許慎曰。漢以冬至後壬戌日爲正臘。是日舉蜡祭。以祈來年順成。見木蘭
之凌霜。何葉不脫。今何草不黃。何物不潛。今何履
不將。替者十月。蘇仙舉核。今我來斯。蘇仙焉適。蘇
仙乃天上之躋星。我惟藉餘光於東壁。亦復
高不千尺。露洗霜披。未嘗變赤。何以歲歲來登。壁
人人皆過客。後之視今。正如今之視昔。可獨而亦
可共者。見在之耳。聲目色。能不與客遊遨。卒歲而
杯盤狼籍。歌曰。洞風吹兮音鳴鳴。坂泥露兮石道
孤。飄予襟兮接予步。登危一望海天歌。縱予懷兮
寄予慕。安知非今日之小蘇。又歌曰。日往月來。今
四時惟有西飛。適興言歸。今一壁未可携。棲。羨風
物以噫嘻。今共造化以徘徊。

春日遊小赤壁賦

方夫夏正時和，天山雪盡，赤鳥在虛，今地中出震，蒼龍既駕，今日長人困於焉，慕管蘇仙，舉漿叩舷，名山巨川，今盡在吾前，清風明月，今順其自然，一巖雖渺，今小有洞天，道書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第一望巉巖之長阪，今狼顧而虎踞，見鬱鬱之曾，古詩鱗鱗今豹變而蚪盤，昨草蒙茸，今披薜蘿，美谷風和，樂今來，薜可喜，蘭皋飲露，芳橫壁如洗，遊人接武，今望壁共履，木臨流而動影，石憑波以生衣，葉凌風而舞日，鳥子夜以驚飛，松生戶，今倚蓋阪，待月，今星披聽，樵歌，今桂巖上下，觀漁樂，今華渚東西，四顧皆山，今蒼茫莫識，叩諸山人，今何知在，答，疇憑黃耳之音，問，疇賦石魚於往籍，干山有石刻雙鯉，宋許尚賦之，相傳風雨化去疇為復，全舟之上人抱子，華亭尉，應向有折桂，宋李曼生，今銅於此疇慕鱸魚而自得，疇遺高士放言，三高士係楊，華亭疇造東山白石，余山之東，白石山址，其時居仁，後微君，理山有別業莫不聲寂而影消，空仰流風於後日，徘徊良久，今在彼中陵，目窮千里，今處處更登，如縱如橫，今元黃

之色何盈，為高為下，玄南東之岬何明，衣牛衣，萬人共來，萬頃履，草履今而疇盡望西成，前車而行，白鹿今德風吹草以飄，卿如太守行，春常有雨，白鹿夾衣而行中谷而鳴，黃羽今歌聲在木而可聽，元鶴踰蹊於松下，今翔掠而戛然以鳴，鳥鵲喜起於巢中，今子和而自呼其名，無竭川，今魚蝦樂生，禁然山，今麋鹿無驚，又來上方，今脫然世網，且揖開士，今空諸色相，上清仙洞，今美輪可仰，步虛羽客，今海天焉往，美山中之化日，何侶少而知稀，歎壁下之草堂，已物是而人非，橫雲堂，唐元唐涿州故后陶宗儀有詩子不見夫鵬，託瓜瓞，今更高其棲，蛟潛巨壑，今又藏乎泥，與時行樂，今亦在知幾，正月月望，今喜放夜以縱遊，清明明日，今藏肴核以泛舟，出水渚，今人坐而杯流，羨飛仙，今客去而名留，將一往而十日，今可一歲而幾周，且景小而觀巨，今雖獨酌以無休，況乃我松之山，得此而成十，明錢鶴灘，福同諸縉紳，齊東橫山之秋，為十峰有詩，與序為記江黃之壁，登彼而見小，華文敏過齊安，登赤壁，高僅數仞，廣容兩耳，耳上有石而如斗，今仰叩成歡，壁上有石，鼓如半擊，則響應下有洞而如劃，今俯視

幽渺

僻盡趣則然一辨如虎

扁石可坐兮坐石而蒼山如

抱細流可枕兮枕流而白波如縞

僻下有扁石可以踞坐下瞰小淵

人醺酒兮天然自造

僻上有仙人洗酒石

小山懷友兮知音不

少

僻之麓有小山招隱處元孫稷所居

雪堂何主兮

於斯歌笑

橫雲亦有雪堂係前朝部郎李

逢申廢圃今更地名

蘇子曾遊兮空餘幽草

小赤壁向有仙雲館旋翠軒為東坡遺實處今無迹

顧而樂之東僻可以嘗來觀乎止矣谷水何不言

歸又安羨夫行如御風一瞬而窮山海夢託遊仙

周天而飄羽蓋也哉乃歌曰風聲起兮嫋嫋乎山

可樂兮水無波鶴夢清兮客懷孤須我友兮和我

十卷集

集赤辭

十卷

歌晨時義景兮驟將過中藏落落兮何有何無卒

章曰橫山中斷兮復起倚天之石壁壁立山後兮

乃有正南之赤德

東西兩橫山中間水僻在山之後面北

清音更和以下里

兮

全

山之復遊

是則上下千秋兮皆有無盡之

聲色昔時之詩賦歌章兮何一不可取攜而自適

苟雲亭父母曰勝境古蹟敷陳殆盡而感慨係

之其傲睨山處不特形似而且神似真作手也

甘泉凌雲拭目俟之矣

楊芑園先生曰巧擷着山之秀重摘赤壁之辭

特為賦家另開生面至若襲翠為裘類天衣之

無縫采花釀蜜等仙液之盈樽字字團香言言

琢玉固宜入文園之室矣豈徒登玉局之堂哉

得此新樣文章允躋十峰班秩擬集蘇書以鐫

帖尤表東海之大觀

朱黃輿曰賦有選賦有宋賦斯作兼而有之用

字重複正如蘇子前賦中凡江天風月詩酒山

水等字愈用愈靈讀者如入武夷九曲窈然以

深怡曠何盡

十卷集

集赤辭

十卷

十

道德篇

昔有空谷高人問於滄江處士曰未有天地道於何起天地既成德於何寄予也谷絕人稀山空僻蔽惟子時泛千江日窮萬里何去何從疇非疇是爲我盡言莫遺巨細滄江處士曰唯唯不予亦行乎地之中而不履地如坐乎天之上而未登天道德二者更屬茫然子以爲山不如水我以爲谷美於川如不得已而道其所不能道德其將託之於仙如彼化人來周穆王時化人來自西極又如黃安止黃安止此龜背

十卷末
集未序
一季

龜三千年一出頭矣如彼禁虎且擊蛟趙炳龍以氣禁虎不動又如化風更步水符堅將執孟欽飲化風萬孝先步水赴子胥之酌如彼飛車嘗飛魚魏文帝時曰騰生羽翼黃

平此石起
如彼洞仙驚一夢雲房黃梁炊未熟洞賓一夢到華胥又如東海呼千歲安期生賣藥東海甚久人呼之爲千歲翁如彼月下共吹簫蕭史弄弄吹簫月

夫婦
成仙又如波中獨用履葛稚川往來南海太守鮑靚處以雙履爲履斯皆和而不派中而不倚既非如來化世空言四生十地又非豪士虛聲不知是一是二者也時有日觀漁郎飲於龍宮樵子方且樽開而樂盡人天殘舉而聲盈

歌吹山川遇乎目音響來乎耳既已盡知處士所言更復細視高人所以仰天而笑長揖而出惟時樵子攀衣留止以爲子生於水而託諸山予長於山而寄諸水今者子既未能盡網千熾予亦何能竭樵四海海物不盈山肴安在然而客中之客固可留客中之主良自喜道德在彼亦可在此何以將泛匏樽翩翩高逝惟彼漁郎莫顧其視乃憑日月以爲輪御蜉蝣以爲羽驟涌巉巖於半天劃成日觀於絕處飄然而來披襟獨踞坐則徐徐言則

十卷末
集未序
一季

縷縷顧二子而愀然曰嗚呼噫嘻道德高美如取如携天生地成無盡無遺如二子之答問蓋將惟仙之爲是而非仙之盡非不知夫出世者爲仙其得乎道德也幾希用世者爲人其去乎道德也亦幾希渺茫之仙烏能盡舉目前之人固可共知生今自能視管觀往可以知來彼夫道德降而歌誦風已凌夷歌誦降而縱橫世更可悲其所以變而復變者非彼一時而此又一時亦非道德之日非而言道言德者之日非也今將言人之所不言非

意下經本

人之所不非不言人之所言不非人之所非非有
 得於人也自得而已非有適於人也自適而已如
 不自得而得彼不自適而適人是得彼之得而不
 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烏
 乎可以為道又烏乎可以為德余今將為天下後
 世正其道明其德是曰是非曰非何止為高人處
 士言之二子其亦可以莫聽之而休識之昔者天
 地未開渺渺莫莫天元地黃物物則則無聲出聲
 無色生色千變萬化皆與道一然道待人而行人
 待道而立道無前後人有今替人皆去道以為道
 道乃如有而如無時絕而時得自道絕而德起德
 出而道寂然則道固高矣美矣非德所可幾矣盡
 人言道而道常不明舉世皆道而道常不行蓋以
 道高莫登從從衡衡道美無憑窈窕清清不用為
 用無視無聽非有而有無動無聲行如山立影將
 自正坐如石盤震出何驚水派下順風來上凌光
 乎日月接乎斗星道無可道名非常名德藏於道
 道獨成名萬言之半今替莫更取之不竭與之不

真示身

下

十

喜開尹名

盈望之如在就之未曾高所為谷幽谷為陵得時
 則駕一舉飛鳴為閭不用視履生荆四時更變惟
 道日興萬物消長皆道生成盈天皆有蔽地亦應
 怨夫與知幾婦與能凌虛無而遊造化惟不自生
 乃可以長生方其夢日落懷派星飛口取木以為
 姓仙盤昌後能聽以為名知音希有時共白石飲
 天酒白石先生煮石為飲飲露為酒又與道陵言南斗老子升玉局與張道陵演說南斗經今玉局觀
 枕中其叩老子有枕中經乃出露壑亦遊名山巖甘千霜之
 草谷飄萬日之蘭明光下然夫牛渚明光宮名牛渚然渚以照水渚元
 波曾古唐湧乎龍川懷之已盈七十二歲用之何翹
 世萬秋千桂觀清虛仙客紫桂觀即仙都紫府赤宮道德天尊
 太清為大赤天宮道德天尊居之即混元老君更慕其狀何一非良麋即眉白而耳
 長音響而目方八萬歲則瞳子皆方千歲則一目有時而方豹變霍立鵲起蛟
 藏襟清止水懷肅明霜赤輪西逝宮中夜光縞月
 東興坐即座上流黃舉步履已足文履已出口天章無為而
 化正席飄裳降生之時龍見於堂駕牛而出喜遇
 周行十步而下步武之者名曰地仙道德是藉如

真示身

下

十

此言御風之術

此言御風之術

此言御風之術

此言御風之術

此言御風之術

御風於白日亦飲露於子夜自無而有樂天行自

有而無觀物化言乎攀鱗則未盡從後宮從黃帝升遐者七十人餘皆攀

言乎過海亦莫能駕始皇於海中駕石橋出三十里而橋陷同僎登岸從者皆溺又有

取一粟以藏世去千葉而復歸孤渚蘭風坐久而

不知中山桂酒飲少亦如泥視之不見可為夷聽

之無聲可為希天長地久日往月來無知無能如

赤子正人正己樂幽棲遺世而寂處處乎寂而世

共徘徊絕物以攝生攝吾生而物在襟懷有不知

其所以然而然亦莫之為而為是以中道而立天

下莫能之望道未見須臾不可遺下而託名道士

繆曰仙侶前赤羽而後元武東蒼虬而西白虎不

謀斗粟不成尺縷藉口凌波空懷仙露名動一時

聲震萬戶虛前席而不處造洞宮而盡與將以為

步斗可以高舉赤章可以飛御吹呼可以上訴黃

白可以驟取烏知夫遺萬有而莫顧縱一毫而不

予且夫七尺雖細亦一小天十方雖巨可在目前

成抱之木秋臺生焉周天之步出戶起焉久之又

久落落仙仙白雲元和陰真人鍊成白雲黃芽之丹洞壑

安閒即閑赤松黃石道侶翩躚寂無可寂元之又元

良以可道非道上德不德天山渺焉一葦巨壑如

橫一葉日南而草鬱木昌長夏而霜元雪赤曾見

窮巖波萬頃更觀海水不盈尺有如斯之變化亦

焉往而不自得然而為我之見不可用為安世立

人之則臨御之方何可問諸谷飲陵栖之客所以

黃裳安適應不兼無縷之天衣旌蓋前呼又何需

泛水之桂旗黃流在中仙酒不須携清音在御天

樂亦如斯獨不見夫羨飛仙而出海一去幾何時

用方士而罔古網罕後加系言日久且生悲也哉是以尊德

樂道之主用人而不為人用順人而人為我順以

下之目視則明無不盡以天下之耳聽則聲無

不震如駕安車而行未嘗攝履而千里莫問泛扁

舟而往不知泝游而滄波不困者也且人有行而

恐動其影步而怨舉其武者橫行而影從縱步而

武侶將以為行驟斯絕步徐而露也竭盡其方終

不能去不知夫潛幽以休影安坐以藏武其無識

也蓋亦甚矣人之各自是其是且各自是其非共

非人之非且共非人之是不知夫自之是非人之是也自之非非人之非也不如是耶子言如是如是予又烏知如是之是耶非耶况乎言者不知知者不言飛不能藏海潛不能掠天動則喜於成物止惟慕乎懷安各適其適自然而然亦不可爲白黃何可爲元德薄恐從風而皆薄道尊雖日用而獨尊如道而可以言取何不取諸前人道而可以言與何不與之後起所以惟危惟一能盡天道人道而不能與之於子喜哉起哉共羨爲明爲良亦止於各成其是而已且夫人我之間去取之處可以取亦可以無取可以去亦可以不去既未能前知又烏得自主木之良者適人用是斷是尺則爲所去者莫得而前知也水之清者供^{與共}人飲盈杯盈琖則爲所取者莫得而自主也一水一木且然而况乎我之去取夫人與人之去取乎我也哉今夫魚不見水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道不見得日在天之下而莫飲其和時處地之上而不知其德人之於道未嘗非二何曾不一如天地之相去而自

得其得亦得彼之得上下之相反而自適其適亦適人之適者也予何言哉予何言哉苟以予爲不然予亦將去危山之鹿鹿順安流而休休駕木蘭之棹槳登松桂之方舟且反龍宮而長樂挾樵子以遨遊東海海爲酒休言去留南山山託杯豪飲千秋何須於德而正其繆於道而更爲謀人以爲高人可託山中相我方歎空谷何時出幽人以爲處士將爲月中客我又恐滄江日就下流悄人世之不知止憑造物之是與不^{天在西而不盈地}在東而未周且嘯東泉亦步西疇踞虎豹而安盤谷沂星海以接斗牛惟與逝波而沉沉瞬目而游行乎十有二州一聽夫高山流水之士懷德而莫竭其藏適道而不知其狀者視茫茫而景^{古影字焉仙翁始加}滄滄中夢夢而色行行就不可俯攀不可仰^影響莫窮前後休望上下四維皆不出我之網而後浩然長往也哉斯時滄江處士空谷高人驚而羨樂而從自歎夫長泛滄江未嘗接水下潛龍又何知仙山樵客縱飲蛟宮且怨夫窮栖空谷不曾見

東望孤松

靈巖寺有摩頂松元裴西行後枝頭向西及是年歸枝望東出大唐西域記

又何知武陵

漁者久託空洞

音同淮南子曰天地鴻洞空洞作空同廣成子所居

爲谷亦爲目

自道知其雄乃爲物所物不得空諸空從今共望

漁郎於日觀各餘喜色又生恭

與共

不禁起舞而步

爲道藏之歌曰道之不明兮四顧蒙茸道其不行

予在西笑東

道如替才望長安安在西笑而東故然

道岍未登予既悲夫

窮道之斯行兮又不知其所以終而今而後兮視

天非夢

音夢非夢非夢

得未曾有兮震落開蒙盈虛

方之明月兮往復如寄清風道德何高何美兮乃

不出乎赤壁二賦之中

曹子經曰繩規尺矩之中具有筆歌墨舞之樂

道德南華家絃戶誦其能騁婦然可斷章成篇

斯作變幻靈動處皆以起伏呼應出之所以神

理融成一片非面壁十年者不能

嚴懲又曰寓言質言洞洞屬屬莫可端倪玉局

所云落筆縱橫盤走乘文境文心庶幾似之

范笏溪曰管神通善書二人以金壺汁佐老子

著道德經垂十萬言更除繁素存五千言於世

我友徐子十峯以坡仙赤壁二賦爲四百十有

五字集爲詩賦已成弓軸一

詩集之琪草

瑤峯今復集字著道德篇示我託小苞大議論

不窮有類乎淮南之原道參同契之法象諸篇

則是坡仙二賦即徐子之神通善書也

朱黃輿曰隨機引喻則逼真南華一意卷舒則

酷似鴻烈問答則七發七啓之源派也聲調則

三都兩京之典核也重道不重德正與柱史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禮者忠信之薄等語相

吻合非讀破萬卷豈能道隻字

物合非讀破萬卷豈能道隻字

十峯集

卷之二 前赤壁賦共計二百八十二字



送友北上

偶寄

元旦

靈隱山前

漁父詞

獨樂歌

寓言

曠括前赤壁賦

赤壁寄懷

鏡湖吟

題赤壁

客有吹洞簫者

懷友

征婦吟

十峯集

目錄

卷二

題扇

悼內

鴈字

品茶

悼內

儀九內兄遷居

感懷

小飲吟

汪鈞笙六十雙壽

賦得赤壁皆秋

貧婦詞

題桃源

赤壁篇

偶成

萬蘿榭二首

壽楊杞園二首

又賀儀九遷居

周忌悼內

怨歌行

蒼蒼者桂四章

贈儀兄

回文秋興二首

周忌悼內

遊呂仙祠

十峯集

目錄

卷二

集前赤辟

雲間徐基宗頊氏

送友北上

縱橫七章中。目能一世空。觀光酌桂酒。登籍駕仙
風。州里惟生羨。襟懷自不窮。長安盈舉子。子又萬
人雄。

偶寄

不羨千夫長。安能一世雄。南州懷世德。東里樂清
風。海濱舟曾泛。天空典不窮。此生何所慕。山色有

集前赤辟

二

無中。

元旦

星飛雖未盡。夏正樂方來。共酌東風酒。徐樽長者
杯。屠蘇酒先飲少
者後飲長者

靈隱山前

遺下仙人洞。飛來海上山。水聲流不盡。樂矣在此
間。賦二前

漁父詞

光武飛登惟將將。子陵長往亦仙仙。世間不少漁

人侶。何用星光上屬天。

獨樂歌 賦止五韻

鵲飛在我上。魚潛在我下。枕月羨清秋。杯水消長
夏。世慕蓋無窮。予懷惟有且。可以與人樂。亦為獨
樂者。變更在目前。悲笑何須也。

寓言 賦止四韻

寄懷懷其倚。不飲飲天和。知音今未遇。漁樵共一
歌。潛蛟今未化。魚蝦共一波。樂天惟有白。籍也泣
窮阿。

集前赤辟

集前赤辟

二

樂集前赤辟賦

南州有桂獨凌秋。露白橫天望更幽。萬物盈虛隨
造化。一生懷抱託蜉蝣。清風來坐 座本知無盡。明月
臨江空自流。逝者如斯今莫問。蒼茫赤辟笑曹周。

赤辟寄懷

遇目縱觀惟自得。予懷鬱固且無窮。孤舟獨泛千
江月。斗酒長歌萬里風。桂在秋山人共羨。蘭生幽
渚色皆空。安危不寄漁樵客。枕上仙遊一瞬中。

鏡湖吟

西子今安在。惟餘響水流。波飄千頃月。杯泛一篇舟。
過目成聲色。登山凌絕壁。問天而鳴鳴。笑歌止自適。
前者白樂天亦長造此川。何以遨遊侶。舉世誦蘇仙。
蘇前既有白。皆屬觀魚客。託賦在詩章。於今且籍籍。
籍甚餘光喜。縱遊悲哉瞬。目是千秋月。明盈我枕風。
清吹我襟。清風明月我。上下共登臨。人生如寄亦如露。
遇此不樂將焉慕。我將慕夫樵。莫往莫來與可消。
亦嘗飛舞憑陵出洞壑。挾抱何曾有一毫。我將慕夫漁。
非我非魚樂自如。不須絕蒼東海海波更茫茫。山海蒼茫皆浩渺。
遊子悲懷亦不少。

題赤壁

月光如水水如天。水月光天月在川。東風不與周郎用。
江水何能物盡然。九國志吳淞陽十二年冬十月淞東塘之楊林江水中山火可以然物。

客有吹洞簫者

歌得秋山風月清。簫聲一一和歌聲。風吹萬葉飄餘響。
月倚孤舟出更明。發婦有懷悲其訴。怨夫無

侶歎空生。鳴鳴如託幽蘭賦。縱少知音耳亦盈。

懷友

樵海漁山惟自適。樂天襟抱不虛藏。相知皆可來千里。
懷友無如各一方。長夏臨風悲寄客。中秋得月羨清光。
詩成且盡樽前酒。消長何須問上蒼。

征婦吟

郎山正郎襟。郎成其能禁。千山有何侶。萬里將何遇。
郎往興方雄。於今音問空。長夏天皆赤。中秋露又白。
舉舉今舞橫。斗擊今更明。風悲兮聲清。枕孤

集前赤壁

今泣盈。望夫夫望兮望且竭。望江望海兮望明月。

題扇

波光萬頃駕扁舟。絕壁橫天挾客遊。詩酒笑歌今且在。一如江月共千秋。

悼內十韻

是月觀音生。哀哉卒吾婦。長歎接滄江。悲風和泣露。
如彼各飛鳥。孤飄絕其侶。如彼不瞬魚。萬頃橫波拆。
舉止未茫然。色笑將焉屬。物化固千秋。蜉蝣寄一羽。
困窮雖自安。所如又其遇。餘響在遺章。懷

之成鬱鬱。聞大天蒼蒼。憑虛無可訴。逝者曰仙遊。
子荆空託賦。

鴈字

露白秋清羽更雄。哀聲下上月明中。縱橫變化皆
成。夫戍天山音獨空。

品茶

挾取清風七段來。水聲魚目共徘徊。相如縱有盈
樽酒。更喜仙盤露一杯。

悼內

十卷集

集前示華

集

孟光如友且安窮。能武幽間即開字古有何驟終。孤

間無開字

枕自虛來夏月。盈襟莫訴怨秋風。悲歌不出詩章
上。懷慕長於山水中。縱舉匏杯無喜色。一生萬有
盡成空。

儀九內兄遷居和十蒸韻

棹舞舟飛江海凌。幽蘭蒼桂適相憑。千山樵客來
仙洞。一葉漁郎泛武陵。羨子有詩且有酒。笑予何
德亦何能。光流西壁如星斗。安世遺風今更興。

感慨

西山樵侶憑消長。東海漁人樂縱橫。棹槳擊流知
客駕。桂蘭歌和得詩成。江天浩渺匏樽泛。月露滄
茫洞壑清。懷抱能無悲既往。遨遊惟有羨長生。

小飲吟

我飲不在酒。我歌長窈然。飲水亦破鬱。歌幽自樂
天。清風焉用來盈坐。明月何曾獨在川。終南上客
人皆慕。一往孤懷安羨仙。

賀汪鈞笙六十雙壽

秋月秋風人共適。風前月下來仙客。仙客人間各

十卷集

集前示華

集

十

一周。桂月風飄桂子秋。襟懷千頃藏明德。郎星接

武盡風流。接武清光唐汪漬如山斗。寄籍於今得未

字清光

有。能詩能酒白樂天。無慕無懷孟浩然。周南窈窕

流餘響。長枕和風則友焉。立德遺安子所獨。魚蛟

變化在瞬目。瞬目秋山山正清。萬川派海海不盈。

南山。酒海千杯舉。東海仙山一葉橫。東海南山皆

可誦。仙山酒海曾相共。適今蘭桂正秋風。嫋嫋簫

聲秋月中。樽前秋色長。歌舞千秋舉。酌更何雄。

賦得赤壁皆秋賦止十一韻

秋風興。秋月明。秋月臨枕。荆說文云作枕用金荆秋風飄旗旌。

中秋秋孟。今秋正。秋江秋泛。樂秋成。秋桂秋蘭。秋

葉盈。秋渚秋山。秋露橫。秋水懷秋。秋興清。秋賦悲

秋。秋怨生。千秋秋色與秋聲。秋波一瞬。秋光更。

貧婦詞

立窮坐困是徐吾。空羨餘光壁盡無。月上海天如一色。虛能生白在須臾。

題桃源

空明一洞天。空明洞天在趙州治廡內更是有山川。爲問今何世。

十事集

集前示筆

二卷

七

挾槩亦登山。

赤壁篇

何山不有壁。何壁不有色。壁則亦是壁。此壁獨成。

赤我何取乎。赤白可造乎。赤亦不更爲白。蒼烏間。

色不如赤。我何慕夫。壁人盡樂乎。適遇壁如有得。

山陵洞壑。無如壁遺。藉藏壁中。樂聲出在壁子虛。

烏有壁立。成秋聲託賦。聲盈壁我亦惟知。賦中壁。

我亦止賦。壁中歌。壁間色赤。今須問上窮千世更。

風波周郎臨壁。御曹雄然盡舳舻。又然壁赤羽赤。

旌空壁來飛。赤飄舟舟共擊。何須舞槳。赤成派止。

此東風可憑。籍壁危風順。赤方然。赤風飛壁壁變。

色赤窮成。卒吹爲魚。赤將赤中懷孟德。孟德目曾。

空一世。赤江將羨烏江客。赤無遺縱。獨縱曹縱出。

赤來亦莫適。東西怨望。赤盈前。赤人露枕悲狼籍。

哀哉。赤子萬餘千。須臾盡化波中。赤縱能更赤。變。

江山壁上。赤光洗不白。客遊望赤。誦武成。江東倚。

壁人安席於今。壁既赤。千秋赤在物中。皆可核赤。

夏生。萬有赤德正。南方赤仙。凌赤水。赤烏飛赤光。

十事集

集前示筆

七

赤爲空盡今。

說文云空盡無物曰赤

赤地千里不可絕。赤爲無。

物。今赤波萬頃不可竭。赤也。鳴歌繆且長。壁山橫。

赤接天。章千山。壁蔽千江。屬壁枕江流。赤渺茫我。

今未能破壁。飛東壁星光光。又稀藉此稀光遊壁。

下烏知赤白是和非。

偶成

蘭渚幽人寄。孤山怨客登。清空露未下。窈窕月將。

盈。逝水千江泛。虛舟一葉橫。予懷渺無盡。歌舞自。

相生。

萬籬樹賦

挾客露坐辭蒼蔽天天生羽蓋蓋我地仙其色則
一其縷盈千色能清目縷皆上盤方之匏葉有餘
美焉間以星明赤光自然抱下凌上以危爲安寄
生之屬惟此可觀如泛波中如舞風前歌笑於斯
月出橫川

其二

孤生不長有倚斯昌凌空上出相繆爲章地得空
明天爲渺茫星星間赤飄飄可望縷盈不絕盤周

集前亦屬

而藏其用幽潛其色東方風泛秋波月破清光露

立獨造露飲共嘗樂寄其下何人不將天然羽蓋

鬱乎蒼蒼誦曰蒼耳如盤蒼耳即卷耳
叢生如盤夫須爲席席本
字大

須即南山有臺之
臺可爲簑笠與席物各有長我無一得子安寄生我何

憑藉子以橫行我窮莫適子能侶萬我惟抱一子

露赤中我懷未白於是樂其美觀既而哀其變色

又爲之歌曰秋露清兮秋月明方且喜子之獨成

慕子之長生秋水盡兮秋葉稀亦將如絕羽之不

飛逝水之不西瞬目盈虛皆有盡人何耳順不知

非

壽楊圮園太叔翁七十

東山人望望山東公居泰望
山之東更出蒼生望不窮長美

襟懷如海月惟知世美在清風飛旌露羽凌江上

桂地名桂酒匏樽蘭渚中喜遇千秋歌下里德星接

武盡詩雄

其二

南斗長生稀有之盈盈喜色既如斯虛中自有仙

人侶世德惟懷子我知蒼桂幽蘭清望是歌風舞

月樂天爲友共恭盡屬東山抱如和蕭聲各賦詩

又和儀兄遷居

蘭舟一葉泛滄茫潛德幽人無盡藏西望長安懷

世友東來徐辟美餘光仙風獨抱如扁鵲客坐座

盈樽是孟嘗流水知音非絕響予歌下里正周郎

悼內周忌

人間盡物更長夏幽坐座何曾酌一匏羽化不須

共粟水天風爲酒露爲肴

怨歌行

月盈惟在望。水逝未曾西。鳥生子今可倚。獨絕侶

今焉悲。獨猿屬食猿而無假獨伴聲。魚有目兮不瞬。蛟無羽兮能飛。

牛何飲上不飲下。鵲非知往且知來。出淮。鹿得七星

為仙客。唐明皇於芙蓉苑中得一白鹿。有銀牌口。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為仙客。又漢明帝時。荊州鹿角有七星符。狼能

徊。同。望更前知。狼喜還顧。又草木子云。狼下能知孤虛。蜉蝣不上山而自樂。

蜉蝣戴盆不能上山。出易林。蝦目止寄水而何危。能能獨立中皆固。

能能。鴈。鴈中皆堅實。足似鹿。善立。馬馬古燕秋飛往又徊。同。正非希

有長飲羽。正。即鷗鳥。小而疾飛。極難射。故書於布侯中。為的。出禽經。麋希有。昆侖山鳥。名南。向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

為鹿屬自如之。蓋潛可縱千江。以上游亦飛將橫

萬里而南為。羨造物之無盡。哀吾生之如遺。登絕

壁兮安所得酒。臨清流兮未能賦詩。天蒼蒼而莫

問。世浩浩而知稀。雖彼懷而此慕。皆人是而我非。

黃兄為予作序賦以答之

蒼蒼者桂。其葉盈兮。我懷之子。來歌清兮。來歌清

兮。是以有德星兮。蒼蒼者桂。其葉昌兮。我遇之

子。惟其有章兮。惟其有章兮。是以有光兮。蒼蒼

者桂。在彼中陵。我樂之子。七章縱橫。七章縱橫。一

舉飛登。生之生之。之子明之。成之成之。之子能

之。維其能之。是以憑之。

蒼蒼者桂。四章。章六句。

贈儀兄遷居

之子于東。臨流自適。里曰安昌。安昌。里屬。秦陽縣界。秋空月得

飲人以酒。懷人以德。彼往此來。坐中盈客。如蘭

斯幽。如桂斯飄。適彼樂所。舞羽吹簫。既酌以酒。更

將以肴。有客有客。與子遊遨。鵲飛于天。魚潛于

渚。襟藏明德。託歌且賦。在水一方。蒼華白露。既遇

之子。我懷則慕。

之子三章。章八句。

迴文秋興

仙懷獨寄得風清。白水秋江泛月明。千縷波盈光

沙渺。前川在望酒飄旌。

其二

遊邀共適自清幽。月上江盈渚水流。牛斗橫天飄

露白。舟孤泛壑萬山秋。

周忌悼內賦。此四韻。

色笑音聲如在望。遺風空寄一旌飄。仙盤不藉人

間露月桂常共天上。攜間絕幽明。悲擊枕。飛登夫。
婦美吹簫。星臨亦既周。牛斗夏往秋來。鬱未消。

遊呂仙祠

風派人物寄山川。聲色皆空自浩然。盈竭止憑江。
上月飛潛各得海中天。千秋歌舞今焉在。斯世生。
成。遇目前。樂地懷安如中酒。吹簫能不羨登仙。

十峯集

卷之三

元宵

鶴

集唐二首

鄉居巢燕

席間觀舞

春郊和友

夏日納涼

鄉園客過

上張大文宗

還上人和韻三首

宋明府和韻

吳子滄雪徵蘭

吳子滄雪行樂圖

咏妓二首

秋夜

集詞名

高子查客遊西湖

縱筆二十韵

壽郁子覺開二首

賀楊岷園鄉飲

集古字從今字六首

倣怨詩行

自題小影

題王子調元小照

題鈕子式園小照

題朱子靜廬小照

識鴻洲公卷末

小山招隱

蹄秩十峯

扁舟

乘虹亭

題十峯圖

無題

冬夜

禽言五首

學韵詩二首

五側詩

字謎

一韻疊字詩

閨情

和陶止酒

九言詩

登釣臺

題睡仙圖

春雪回文二首

一韻回文

虛飄飄三首

風月聯珠

酒色財氣四首

鶴嘆

過舊居二首

壽楊璞園

壽葉外舅

自題小影

家孟都諫新第

做山藏卦名詩

集蘇詩五首

追輓張外舅

薄薄酒

集赤驛

雲間徐基宗項氏

元宵

東風吹得笑歌聲。此夜烏知不禁更。舞出蛟龍和月白。行來鶴鹿共星明。凌虛曾有遊天子。葉靖天師駕虹橋於殿上同帝至廣陵觀燈後廣陵守泰是夜天仙現空託興能無賦美成。周美成有元宵詞千縷

鶴

松間嘗露立。萬里自翩躚。月羽從來白。霜衣可變

玄怨聲驚絕壑。舞影見長川。滄海曾橫翔。歸時歲已千。

集唐

山行落日下絕壁。人攀明月不可得。華岫漁歌月泛江。江月去人止幾尺。

又

秋露清風歲月過。何時携酒聽高歌。漁人相見不相問。登山臨水復如何。

予鄉居巢燕十年不來矣。今春復歸故巢喜

西陵志

壽昔落泥處。巢空今復歸。棲時共黃口。舞去動烏衣。堂寂和音細。風高掠水稀。踟躕良可樂。能不羨于飛。

席間觀舞

共樂杯盤舞。衣羽復歌官。踟躕驚立鶴。俯仰見遊龍。泛泛波中影。飄飄席上風。來觀時已暮。縱飲與方雄。

春郊和友得又字

景美時亦良。登臨惟恐後。岍草半生黃。渚蘭飄露久。羽歌聲出谷。聽之酌斗酒。雪消日正和。耳目變萬有。松風吹我襟。山川周以繆。高高復下下。四望何須驟。昔者武陵洞。樂哉子與婦。何以網魚人。獨得來洞口。薄遊生長嘯。嘯其懷去就。此間俯且仰。將爲往反又。

夏日納涼

萬木蒼蒼赤日臨。草堂一枕更開襟。雪山盈尺知何處。魚見鳥棲樂不禁。

鄉園客過

蘭友來空谷。時良景更和。攀巢觀日落。枕石聽漁歌。風細千松葉。月流萬頃波。惟知泥飲樂。莫問夜如何。

上張大文宗

西安人望惟安母。七葉流長葉葉昌。萬壑千壘能得木。十間與閣一顧莫留良。南宮桂籍登壬戌。谷水雲風挾雪霜。名下無虛今網盡。蛟飛鵲起仰龍光。

鄧尉山還霽上鑑和韻三首附刻

風飄落葉響秋驚。興起幽懷徐子名。客夢黃泥山月渺。鄧尉山有黃泥頗類詩歌赤壁夜。先生南州美木高。天望東海潛鱗破網行。目斷踟躕日下雀。長空時仰一飛鳴。

星飛鳥鵲影翩翩。此夜秋風仰道玄。叢桂小山詩赤壁。半輪明月宦長天。懷人在管曾攀斗。歸客空餘歎逝川。一自披毫無盡藏。扁舟何日草堂前。徐陵此地管來遊。留時赤夏去時秋。今者清秋共言管。酒興詩懷潛與白。知音自不從時變。赤壁遺

響舉由義開道與導夢影喜天龍無色無相更無空

東望有山山有虎

本寺開山始祖道義虎今有義虎諸臺

校正須藉周郎

顧琰琰光明高曾曾

同

相輪風動聽憑登鶴放一

舉可千里

鎮中有鳴鶴橋二陸放雀處

斗壁四周亦千歲况有開堂

日月長波凌仙子木蒼蒼良友相得托彼造嘯歌

倚和應不少臨流洗石復開臺松雪星章未盡消

遊方履破泥黃色曹洞諸巖雪夜立

予始自癸亥冬月參訪鄧付夫叔以

及浙中諸名勝

坐草歸兮懷小山

因有書經之願前歲夏間始歸

仙宮叢桂不須

攀陞驚葉落飄時暮天半飛來白雪賦南州高士

之清風誦聲響接幽明用

古猶字

宋明府

弘業

次韻之作

附刻

有客友麋鹿高風接斗牛放懷凌上下託興在清

絲天地空杯酒山川寄葉舟何須臨赤壁良夜縱

遨遊

吳子滄雪

江濤

徵蘭大喜依韻奉和

賦止四韻

鵲起光前德留餘後自安高山今共仰周樂管曾

觀行且攀宮柱懷我賦夢蘭日長惟願復喜色舞

杯杳

盤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

題吳子滄雪行樂園

賦止五韻

披襟踞坐飲天和洞壑清閒日日過石上龍飛風

動影山間霍舞葉生波高懷寄處馮詩酒幽興來

時託歡歌良友共知麋鹿侶無須驚顧問如何

咏妓二首

何時歸樂籍一顧盡風流絕壁歌聲斷行車舞影

留渙郎來洞口西子泛扁舟言笑皆生叢晴悲黃

落秋

笑出歌風起行時舞雪徊

與通

驚於攀月桂道是步

天能

即台字

不藉周郎顧常從安石來望仙宮在目

飲夜光杯

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置器也

秋夜

集詞名

西江月出千秋歲子夜歌成十二時歸去來兮一

葉落秋風高寄獨留詩

和高子查客遊西湖

高適詩襟遇景開余從谷口羨飛來放生魚薄遊

人舛

即何

飄過客梧水色能空山俯仰風光

且與月徘徊七言賦就何豪縱鶴步松間亦樂哉

縱筆二十韻

千秋觀美留車蓋。長樂宮虛寂羽旗。別作虛非。詩云。升彼虛矣。仰

視俯臨皆可託。登高履薄未嘗危。二南流變起蘇

武。詩學淵源圖云。三百篇之後。蘇武創為五言體。諸子雄豪後拾遺。盤谷寤言只

止。即自得。閒堂悄立少人知。翩翩裳舞凌波動。窈窕

蕭聲待月吹。几幾上萬草止道德。坐間巨斗乃希

夷。山川良與漁樵侶。看核須從幕即席攜。江州步

幾回今夜景。星光曾是昔來時。桂蠹餘粟天然供。

蘭渚流杯友共醺。嫠婦亦尊名下士。樂人能誦枕

中詩。岩廊即迴雲浮。詳李本。子手蹟。霜露小肆橫風寄水

滑。即慶詩云。居河之廣。山處盈虛。泥浩渺。行藏夢影莫與悲。岸

茸虎耳。芳草有八種。虎耳居其一。嘯驚顧。松見龍鱗適典披。赤羽車

前黃放鶴。元明洞口。茅山南洞有玄明觀。張元始造。白遊塵。東成烏鵲

相呼。和網舉鱸魚。應笑嘻。焉用有名復有姓。喜於

無遇。又無為。幽哉不識惟長嘯。窮也非哀休賦嘯。

造化蒼蒼而已矣。蜉蝣揖揖。音其。會聚也。詩云。盡如斯。

滄茫仙御歸何處。寂莫孤舟任即所之。維石巉巖

亦縱步。終懷落落且開眉。

壽郁子覺關二首

自昔應徐疇。可步東臯寄嘯仰。風派登高託賦懷。

何浩遇物能名典。更幽豹在山中。藏七日鶴鳴天

上樂。千秋久嘗松子成。方目應義雄襟橫斗牛。

籍甚南宮清。白聲後人鵠起待飛鳴。光于秋月藏

皆見。坐在和風化自成。元鹿遊時能久視。赤龍駕

去得長生寥天共。上如陵頌喜過堂前。蘭桂盈

乙酉歲圜楊先重鄉飲禮成集古字六章

奉和

渚諶川疎觀。緒知。懋觀。更詭。熾。希。題。拜。禁。岳。驂。麟。

親牧充衛。與固。昂。的。眉。

峯。鳴。敗。飢。誰。允。猜。七。長。發。及。夏。載。茹。念。運。明。朔。題。

肝。谷。珍。圓。籍。稽。繼。謝。肅。

登。歌。用。趙。嗽。嚶。合。禮。降。車。齒。藹。亞。麟。劍。吳。麟。鸞。

龍。嶺。宮。肅。得。到。亞。委。甸。街。

渾。卑。燭。餘。蝶。蝶。縷。遠。取。殺。棚。菱。稜。臺。高。曾。明。息。食。

如。全。誰。吝。莫。初。圖。足。虎。

吞。關。奚。自。似。蕪。戲。死。棄。柎。裹。臥。肩。齋。

尊歎駘迕匪旣番局淡希特格謫空

帛隄口並的懽奄刃當邇城愁麻船若昂昂同

盾仰亞慈德或崩殖壯

從今

清望從來羨四知流風更託草元時友于甚樂藏

名姓不道橫宮舉白眉

仲元郡司馬瑋園時年八十七歲齒長於公十有三年林下已久于姓恐煩登

降堅辭

南雄久已寄高旌

曾任南雄府別駕

少長於今復識荆

公自註云介實

皆舊時同學喜動明堂觀聽者江東籍籍震休聲

登歌用昔鹿鳴章

工歌第一章用鹿鳴

揖降東西四坐光州里

尊爲

天子客肅將元酒問周行

清白畱餘葉葉昌歸將肴核供松堂高曾明德今

如在鵲起光前日正長

公自註云先大父曹廉實禮先大夫年近八十尚未舉行

桂蘭遇目侶樵漁天海襟懷縱所如

萬歲臨江方就問西清有待駕安車

出處方之白樂天又嘗過我和蘇仙巖巖山斗人

皆仰谷水興歌自十千

做怨詩行集魏文帝陳思王樂府成句并引

按怨詩行即七哀起自子建爲獨棲之思婦而作

予仰思王因成句未足又取諸子桓焉

秋蘭被長阪

被即披

清風飄我衣寥寥高堂上

此句魏文帝

遊子久不歸

解一

俯仰歲將暮出亦無所之中夜起

長歎悲鳴夫何爲

解二

我獨困於今不能歌德聲去

去莫復道行行將復行

解三

行行日將暮卒遇回日

起不知江海流

解四

之子在萬里虎嘯谷風涌口林

不能開

兩句魏文帝

元豹游其下悲歎有餘哀

何高茫茫非所識

出戶步東西

六流光正徘徊落葉何翩翩人生處一世光景不

可攀

解七

自題小影

去世爲人影在生曰行樂影藉後人藏樂從何處

託蒼天放我閒杯水消寂莫步月草堂前長鳴和

孤鶴笑問影中人此間樂不樂

題王子調元小照

兩世工書有義獻之目

高松巨石露坐徘徊觀者美曰之生之哉

題鈕子式園小照

盤石安妥清風嫋嫋小影中藏翩翩美少白雪幽
蘭寄其懷抱黃鶴蒼松供其歌嘯巨壑藏蛟南山
變豹踞坐披襟天高海浩

題朱子靜廬小照

景補琴
劬書卷

流水高山和鳴在御飛景倚天長嘯起舞反鵲游
龍歌詩屬賦俯仰浩然江東獨步

我宗名賢輩出至理學大儒首推比部崇祀

鄉賢鴻洲公著述極富內有信古餘論及

庸齋日記各八卷尊崇晦翁羽翼經傳因

有本道傳者少得從家並心在處展讀

敬藏卷末

遺籍藏良久開章危坐披後天方動處萬物未生
時周子風何渺正蒙道在斯千秋皆仰望步武自
如之憲副厚源公又為理學名臣躬修實行著
餘齋言二卷明善堂詩箋不以示世

小山招隱

在小赤壁之麓
元源授所居

絕壁既登歌小海虛堂回望見諸山休言空谷人
幽寂萬壑千巖懷抱間

躋秩十峰

天地化生皆成於十我松之山獨少其一仰望東
橫既高且赤四友攜從時來遊躋鶴灘定翁鶴坡緩齋四
先生躋小赤壁之秩為
十俯視諸巖如星拱拱即共立美名斯起鬱蒼在昔
山縱有知未嘗為德谷口誦聲於今籍籍

扁舟

凌風飛破波漂月薄岬携來網得魚往反未窮千
里目尊前景物盡馮虛

垂虹亭

十峰集

集示巋

三奉

士

蘇詩序云與秦太虛參寥子名道潛字參寥會於松江而

關彥長徐安中適至置酒垂虹亭上賦風宇詩按

垂虹橋今屬吳江縣松汭府名創自元太祖十五

年先生遊時尚名平江軍然小赤壁及普照寺皆

有先生蹟像第不可以吳松江謠為松江府耳

少游開士盡名流蘇子來松昔共遊前世徐安中

可是和歌風月亦千秋

題十峰圖

蘇子西陵

黃州漢
口西陵

士龍東橫山不在高有人則名

無題

處士孤行安寐莫。高懷自放寄滄茫。南山豹變潛幽谷。東海龍歸抱夜光。蛟自石間開洞戶。鶴於松下步迴廊。水波動處魚蝦樂。天酒飄時蘭草昌。千歲山川造化日。十洲即巖渚飲元霜。白秋舉網鱸鱗白。黃葉臨臯桂粟黃。坐上相携皆道侶。枕中獨得是仙方。風吹賦就清風頌。月出詩成明月章。喜遇杯盤盈八即席。俯觀星斗在衣裳。縱然為相須謀婦。莫道終窮不過郎。斷岬橫江流泛泛。層陵

集示辭

集示辭

集示辭

蔽木鬱蒼蒼。半輪飛影驚鳥鵲。萬里從征正成用。白狼惟託餘音和。窈窕休將浩歎怨。昂仰與仰藏此。消彼長疇能主興。盡悲來亦乃常已。聽和鳴響絕。窹更憑閒夢。睡虛堂。雄豪雖笑襟懷薄。寥落應知况味即長。

冬夜

西陵夜半鶴長鳴。葉脫風悲夢亦驚。千里蒼山松下影。一川白水月中聲。高人以飲為能事。浮見蘇世非詩莫問名。波美清虛如小有。雪舟過去詎聞行。

禽言五首

得過且過。黃鶴不如我。翅非車輪。秋風起舞。駕非仙人。亦有子和我。有裳衣。美矣獨步長。天未曾掠。滄海鳥用過。日南羽破。何須悲呼巢中。休出戶。出戶恐霜露得過。且過。黃雀不如我。

田婦苦旱

行不得也歌。歌行不得也歌。歌黃草夏衣赤。日過少婦車水車輪斷。魚蝦露出水無波。人道有蝦虎。又道是松鱸。取盡在須臾。惟我空空且託歌。管有

集示辭

集示辭

集示辭

披風今已破。昔有扁方今亦無。小子鳴鳴在地。仰天長歎莫問夫。去歲時嘗十月白。其如今歲盤空脫粟何。我也不望千石共萬斗。我也不詣海白與龍須。與須止消龍宮千尺水。獨獨飄在後地上。出木耳生落蘇。

田夫喜雨

泥鵝鵝。泥鵝鵝。前川細流流將絕。薄暮震響起何方。毫光幾道烏風攝。天波立降水天接。東岬涌來西岬葉。開口笑嘻嘻。二賦何悲竭。酒既造。歲將卒。

十石粟。謀一物。莫如更取。同少小美婦人。日日枕秋波。夜夜抱明月。

貧女

得過且過。處子獨處。困窮疇訴。正襟縷破。荆綯曾賦。鱗衣斗裳。楚辭云。與鱗衣而白。蛇裳。曹植與陳琳書云。戴北斗以為裳。成之藉我。東壁可顧。炎餘日暮。巨萬盈千。秋毫何慕。木蘭能成。夷光能舞。一無所長。倚月危坐。何不出戶。行恐飄露。

征夫

不如歸去。萬水千山。無一遇。望者高堂。怨者婦歸。

去可歌。亦可舞。十空詩。烏有賦。何日觀光。天上車。曉。巖舟風波。世人反復。同甚狼虎。何如披草衣。攝草履。一縷一毫。休取與。時良景。美方開。戶桂月。蘭風。凭吾主。子不見。東里西疇。睡夢。郎日高。千尺不驚寤。

遊辟做疊韻詩二首

叩婦有斗酒。秋遊周流舟。揖客適赤壁。疇謀留休。

川前仙翩翩。宮東松蒙茸。層同曾陵應能登。龍風雄。

空中。

做梅聖俞五側詩

月出斷岵口。鶴立絕壁下。不得與客飲。獨坐亦半夜。

字謎

不言之諷。二十七人。山橫霜相。明去日輪。

做一韻疊字詩

聽更盈明星。行旌登曾。與會同陵名興生能成。聲清鳴應驚。

集亦屏

閨情

戶半開時。月半光。半山半水。半閒堂。半言不露秋。將半。半是懷郎。半怨郎。

東坡有和陶詩一百九篇。和原韻也。今余讀

淵明止酒之章。因賦中韻。少惟出止字。未

能做坡仙百中之一。聊寄尚想云爾。

處士止有潛。乃余所仰止。知止樂其天。止於杯中

寄。止酒歌一章。章章止喜此。何止衡。即橫斗石。攀之

斯止耳。止有二江州。一止一不起。檀道濟與王弘先後為江州刺史。檀往候陶。偃

臥處去。主欲誠陶。具酒半道。同出。邀飲。陶止行共。竟無所。攜核止山肴。揖客止破履舉。止。古趾。宋周伯溫曰。止造酒。為彭澤令時。有公田三頃。皆令種秫造酒。賦詩觀止矣。東皋止霜黃。終南止甘桂。安止臨清派。止義中山。去來行止正。行止高千世。

赤壁無盡藏做楊升庵九言體

小壁虛危牛斗星光起。賦藏六家正如一粟中藏天地水。雪堂曾寄歡笑高千秋。龍洞不見飛潛可萬歲。來往客皆上杳有巢人。知識子為今日無懷子。在咎立言白麋。與著同誦莫窮。遊歌酌取二賦而已矣。

登釣臺謁嚴先生祠

石道巉巖千尺松。予今危步揖高風。子陵如在安昌里。光武曾無長樂宮。坐處可觀秋水白。飲時更喜夜山空。客星終與漢人侶。應笑從龍出海東。

按先生本傳曰。會稽餘姚人也。後乃耕於富春山。又按南陽人物志曰。新野人有古碣可考。世傳餘姚。恐誤。安昌里屬南陽府。東陽縣界有光武故宅。先生與同游學。

題睡仙圖

可以飛天何就地。不須用土惟安睡。一夢如泥木石間。今替幾人知此未。古無味字。後人增未為協洽。一名因加只。另為滋味之末。

春雪回文二首 并序

東坡老夢作回文雪詩。起而續成二絕。中一句云。夢驚松雪落空巖。恰與賦字合。甲申正月二十七日。及如月二十四日。大雪盈尺。雖遇東風未消。且予平生無夢。近於夢中亦曾得句。因就蘇詩續貂二首。正如夢囈。但知夢中詩。雪中夢。不知詩中韻。賦中詩矣。

如月雪光飛半天。夢驚松雪落空巖。徐歌步賦蘇堂雪。餘雪風飄波泛川。巖字係原韻。不敢更改。賦中止有曉巖兩韻。因借一先。

十集亦摩

光生夜飲雪山空。雪下橫蘭幽谷中。良夢得詩回雪賦。霜明雪月正雄風。

一韻回文詩 并引

蘇長公既作夢迴文雪詩。復作夢雪一首。蓋一事兩記也。予慕雪堂雪天落成。更慕蘇仙步自雪堂。因以天仙二韻為一句起結。復作回文亦聊以步夢雪一章云爾。

天雪落成堂步仙。草蒼無色影翩翩。千巖白處迴風舞。川涌舟橫鷁炸前。

蘇夫子有虛飄飄三首聊步其一

虛飄飄。喜子橫開網。爾雅曰：蟻蚺長螭，註云：飛鳥留覆巢。

空舟漂。與飄同。薄海落葉未臨臯。天笑星派瞬目過露

披雪舞立時消。虛飄飄各般與飄同。景狀是吾曹。

蕭看豪三韻賦中共十四字，即蘇學士虛飄

飄樂府稍變通之得十六韻，蛇足之謂烏

能免乎。

虛飄飄。閒消消。登高飲危巢。波漂水泛袍。步東臯

聽簫酌天曹。仙肴與蛟海江何寂寥。漢樵山川共

遊遨。虛飄飄。閒消消。我得秋臺亦自豪。

再用前韻戲為三字遊仙詩，雖音調復變仍

不出虛飄飄之意云。

黃雀巢仙風飄。捐星曹。馭虎蛟。山海經曰：馭過之山，浪木。

人簫。傳子曰：馬先生。桂宮樵。吳赤松。赤松袍。五經要義曰：笠謂之袍。

白石肴。董威登。洞觀高。有五城十二樓，元始以。唐雪毫。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化龍遊。費長房得仙術，所與竹枝。下江臯。千霜消

青案。齊東野語曰：萬古。元波漂。晉庚蘭遊仙詩曰：南海。亦可豪。

食錢山一施，難不得仙，亦可以豪，何寂寥。

風月聯珠賦共二十一韻，制一狼字，內用。

飄風能偏月能方。風偏，出續世說。明月，聊隨屋角。左蘇詩。風月開襟小草

堂。月色盈盈風細細。風聲嫋嫋月蒼蒼。千江月出

風中涌。萬頃風來月下藏。虎踞龍盤風月久。天高

地浩月風長。月虛有影如風影。風動無光藉月光。

月辟風熾需俯仰。風蘭月桂變星霜。悲風泣月休

呼婦。斑鳩時則呼婦，雨更逐婦。待月臨風莫怨郎。長月懷風風正起。

秋風抱月月應望。奈風華月月風寄。好月巢風風

月良。風月四時為我友。月風一瞬可憑相。風吹月

蓋。建日月以。翩反景。月聽風詩窈窕章。月羽凌風

衣泛白。風輪輪名。得月酸流黃。川橫月半楊名，形似月，成。

風造。匠名。日薄風烏梅竿。就月滄。月客月波歌月賦。

風人風洞誦風行。風洞在登縣山後石門，碎清風，襲人。李白有北風行，張潮有江風行。相風前

道遺風駕。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主月須從夢月昌。后妃主月。

和風嘗御風取月風驚坐。李后主，金堂，後以。酌匏觥月

舞。上皇遊月歸。露月夜過風寂寂。雪風暮降月茫茫。

適今明月清風在。嚙不山風海月將。行也詩云：何人不將。

蘇子瞻集中有舉網驚呼得巨魚之句。借為起韻。作酒色財氣詩四者溺與遠是今賢愚率意漫成。比於續滿城風雨近重陽之作耳。

舉網驚呼得巨魚。有肴有酒可歌鳴。風高月出松舟泛。木落波興桂客需。不用常杯何止籍。諸既皆能飲宗人共

集以巨蟹盛酒。因坐大酌。不用常杯。樂觀人飲亦如蘇。中山一斗泥千日。時復中之疇禁乎。

魏太祖禁酒。徐邈私飲至醉。問以曹事。則曰中聖。人由是得罪。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集亦屏

舉網驚呼得巨魚。樂我歌舞步南徐。詩成宮怨良無是。賦就美人亦屬虛。西子子夫皆媚媚。夜來夢自如。如東山挾客遨遊久。般樂非為色可漁。舉網驚呼得巨魚。孟嘗客且歎無車。秋毫既竭惟言少。萬石天然獨羨餘。龍斷不知衡取與。牛衣何以酌盈虛。子荆苟羨風千世。空洞此中也自如。舉網驚呼得巨魚。周行天地亦須臾。何人出處高夷望。有客縱橫過孟烏。光接日星疇可主。浩如江海止憑吾。一生夢鹿無時已。蓋世雄風安在乎。

鶴歎蘇詩也。予喜而和之。

鶴立堂前窺夢孤。幽懷子宦和時呼。翔破裳飄怨視子。蘇仙化託人言乎。昔曾掠海亦登車。更棲松石侶樵漁。今日惟供耳目需。名曰放焉禁有餘。我聽鳴長見步徐。脫粟相將又細魚。踟躕而去疇顧諸。羽成千里止須臾。道士駕之凌空虛。飛天驚人我不如。

過舊居二首 并序

甲申清明日過舊居謁嬖母盛恭人年八十一歲

矣。一堂兄弟歡聚。恭人命煮茶。且曰。浦以東節氣稍遲。往年此時。簾龍未見。今春雪初霽。柳葉如簪。笋亦出地。予敬聽言笑。隨吟一絕。以志勿謾。

喜嬖母之壽而且康復和前韻以當嵩祝。時將上巳雪方消。時三月初一日清明。省葉風飄影鵲巢。更喜龍生今出地。清明客過可供肴。

壬歲南宮名不消。嫡叔寅畏公。謙六公同登壬辰進士。鹿車曾共樂成巢。

長生無藉如何木。如何木。即火棗。又名四味木。子婦能供江水肴。姜詩妻

夫婦至孝。母飲。喜江水肴。嗜魚鱉。遠汲力作以供。

壽楊太翁郡司馬璞園

時年八十五歲

坐轍黃堂名不虛

曾署臨江府事一載

歸兮詩酒寄徐奐德留

世美今皆羨清恐人知後莫如蘭谷歲時遊宦鹿

桂熾風月侶樵漁千秋久屬蒼生望行見宮中駕

小車

昭帝以田千秋年老得駕小車入宮因號車千秋

壽外舅葉翁

時年八十八歲

昔時聲望飛鳴起

試必領案

今日鬚眉白復烏就問携來

天鹿羹

王制九十者天子欲有所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穆天子賜人以黃金之鹿

登臨何待化龍

扶同

東川寓目皆蘭桂

羅結一百七歲猶奕不衰詔賜東川為居業

谷水興懷

卡集

集亦聲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寄酒鍾子未能如樂道

李晉卿有言長配王集道

曾元四出樂

相呼

自題小影

落落乎不識不知乎于乎何有何無乎飄飄乎

如夢如露乎鹿鹿乎亦樵亦漁乎人見斯影一望

能呼我觀斯狀疇道是吾蓋將希泥飲草堂之白

扁舟赤壁之蘇

家孟雲門都諫東郊新第

清宮下問屬南徐雪白霜明世莫如從駕時觀飄

小蓋

陰興字君陵陰事黃門每從車常操小蓋障蔽風雨卒无除道

回天喜見馭高車西堂

夢處詩方就東壁星臨光有餘臯月尊開風景美

元成接武望非虛

做張正見賦得山藏卦名詩

賦止八卦

谷響采風震蒙茸草色披臨派知斗絕履石望虛

危鶴放良需酒麋遊復和詩千岳登不困觀止張

何時

集蘇文忠公詩五首

安流去如飛今來牛渚口清音盈我襟顧影一杯

卡集

集亦聲

三

三

三

三

三

酒坐客皆可人樂我十日留

蘇詩雖有餘今此

何獨久披衣起視夜破壁見星斗浩然天地間虛

名非我有

西望千山赤東泛萬頃白窈然雷清詩嘯歌方自

得俯仰霜葉黃虛明中有色臨派吹洞簫時時出

木石不識長者車主人亦是客

仰空慕高飛俯見月在衣露草不可藉得酒未舉

杯石壁高千尺臨派亦賦詩清絕正如此常恐來

無時幽人方獨夜此地乃有之我生行樂耳將去

復徘徊。

高巖下赤日絕谷來悲風中有獨樂者清山石岸
東我來叩石戶鬱鬱蒙霜松以彼無盡景落我酒
杯中翻與友通然賦趨去自笑四壁空此樂清且放安
知歲將窮。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空洞更無物來上東西
山臨風莫長嘯坐待月流天天枯飲清露我適物
自閒俯仰可卒歲已矣復何歎。

追輓外舅張翁

十集

集

三

曾悲荆婦逝日觀影滄滄日觀有明人峰德藏千頃高懷

規二方元方學方也今謂方伯浙江公諱明正高聲已丑科貳車能復

中已卯甲午兩登副榜皆准貢七葉更生光樂酒長安肆清言有幾

堂開毫臨道子縱步武知章蘭託幽人谷通何

處士蒙東臯時過從出戶笑相將思歸笑迎門兒女霍駕

應登籍龍川何可望無從見山斗渺矣幾星霜空

洞吾安仰茅君內傳曰岱宗山之洞周圍三十餘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天蒼共海茫

薄薄酒東冬共十四韻不遺一字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曰薄

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
東坡居士推而廣之作樂府二章予今倣顰其一
焉。

薄薄酒泛杯中盈盈月涌海東携酒得月客可供

月西酒盡興莫窮在昔縱橫皆英雄憑望山陵無

一松登臨般樂夜遊官於今惟見草茸茸嚼識幽

蘭蒼桂歲觀二十四時風亦且縞衣荆屨高枕潛

聽子夜用古鑪寄生為蒙蒙草名即女蘿又小蟲名相如賦曰蒙蒙踴躍休道登龍

鶴舞魚遊皆有終荆州記曰衡山紫蓋峰時有白雀翔舞其上甘始嘗以五寸繩與投沸湯中雀足數蹶浮沉自

若園問蘇文舞白雀於今為氏隨觀因俱生納之舞中金中與許見張綱傳塵泥狼藉我安從藥草

成泥泥草與其名留日後千秋萬世也屬夢夢何如

豪飲生前一斗一石巨曰空空巨豈也漢書曰公巨能入乎



十峯集

卷之四

秋日重遊小赤壁

賀友鄉薦

贈黃子若木

做滕王閣詩句

張子房

漁樵問答

陶淵明

白樂天

蘇子瞻

范少伯

上方伯劉公

呈華亭苟邑尊

送朱子路子秋試

壽儀九七十四首

十峯集

目錄

卷四

遊鋒集詩經五章

高山流水客二章

六言詩二首

遊仙

六如偈

步虛聲

壬午九日登小赤壁三首

做蓼莪之什八章

與友同舟報綈

服闋示兩兒

泖湖秋泛

寶雲寺

友人徵蘭集詩經

壽慧曉內兄二首

謝宋次璜

壬午中秋

張退園和韻二首

遊鋒用虛字

黃若木寄贈

姓名詩

節孝鄒夫人

莖妻二首

疊字誄詞

擬墓銘

楊用予像讚

楊文豫遺像

皋月招友

端午

登浮舟渡月樓

草名詩

四時回文四首

十四字詩二首

楊別駕和韻

贈還上人二首

明心寺八景

十峯集

目錄

卷四

普照寺

四面蓮

壽松菴禪師

贈牧公上人

送張覺菴告歸

野花

偶寄二首

擬李太白登科

放言四首

秋日重遊小赤壁

地以人魯興增美渺焉各一方荊州固可賦谷水亦
爲良辟是天然赤草從秋後黃樵風應下上漁影
自滄茫且往觀龍洞行將步雪堂山清休洗露葉
脫復披霜醺酒巖生色留詩石有光徘徊寄所樂
登降共成章孤鶴如江夏鱸魚非武昌幽蘭空莫
莫行華鬱蒼蒼今日遊麋鹿替時踞虎狼不須悲
孟德安用笑周郎消長幾千變飛潛無盡藏月明
歸棹處豪興與川長

十峯集

賀友鄉薦

車韻止十四字

卷甲

露白高秋日與龍樂變更四方應屬自萬里驟知
名挾抱飄風浩襟懷止水清堂前草不去席上雪
長明賦物千言就歌詩七步成斗光能夜識石破
自天驚在昔望平聲蛟起於今聽鹿鳴南宮將託籍
東觀又飛聲杯琖從來往車輪見縱橫與會同良
可仰巨壑未嘗盈星海松舟沂仙山桂客行披霜
履道里過阪動旗旌舉世羨遊月何人空泣荆如
子豪飲者觀化寄吾生

贈黃子若木

昔日黃山谷樂與蘇爲友餘風今更見景仰何前
後抱道而自適獨步江東久縱橫尺籍間雪月憑
所取音披剗破霜毫細斯是與不虎嘯共龍飛變
化得萬有草元寄清虛名流皆過叩相接安以和
如飲中山酒悲予惟寂寞烏知去兮就須白不爲
卽半生已無婦與懷蒙顧時渺矣望將復遺以下
里音良能正其繆松舟縱未駕蘭言往反又驚喜
從天降何超出諸口莫邪雖藏地光明動牛斗凌
空千里行交空王馬名周遊焉用驟

十峯集

集示聲

四

仿滕王閣詩體成句

前賦中宇

凌虛仙觀臨江渚橫槩吹簫縱歌舞樂舉舟飛南
海波葦滄壁立西山露風光水色正周遊物變星
稀一葉秋觀中仙客今何在寓目長江空自流

張子房

爲虎爲龍十二州天生廼主遇諸留屬車縱擊時
知影少海從清獨劃謀問道曾將黃石履成名羨
託赤松遊狀如仙子凌波去何用夸光共泛舟

漁樵問答

樵子未歸山出月漁舟將泛水生風二客相遇且
共坐披襟長嘯在天空樵者問漁何所道答言曾
駕武陵棹羽仙海上共遊遊山中往往來虎豹此
子飄然亦託歌世間安步有樵蘇惟見蛟龍出舞
處馬夷日日起滄波樂哉各樂其所樂疇能知其
所寄託一藏水一藏山水月山風何寂寞

陶淵明

東臯秋色自幽哉更喜霜黃秋後開斗粟烏能言

十峯集

集亦辭

四卷

三

去就孤松良可賦歸來終南縱步疇為友半道攜
肴共舉杯處士無懷成獨往江山更姓莫與哀

白樂天

我懷白樂天世世仰詩仙宜宗有詩云之曰上能步子

美何須羨浩然七月識之無詩章盈十千既成問

里婦無有不知焉携之見顧况驚羨在長安顧况詩

推可白上長安攜詩獨有不喜者開視恐如蘭樂天不為

進謁驚歎斯文得人每寄詩文賦之一篋劉夢得請開

提李曰恐見詞則迴吾素心矣生長履道里清幽樂小山

方州聽自取定宗以白貧聽自擇官請以高危從不攀揚

卿為姻家而善李宗白松陵與天目旌飛亦閒閒松陵江陽

惡絲簾人升乃移病免坐數千人石徘徊十景間浩歌起長歎清

為兩地刺史音託放言有表微歌口誦出漁樵如泥日泛尊自說醉

有車且安步有舟可叩舳舨赤鱗共白羽盡在草堂

前草堂捐仙客白須韻本字在皆飄然香山暮景懷開

士色空如是觀我今希上友舉動何翩翩樂哉

七十餘白七十而致飲露得仙盤笑彼不知止寂莫室

草元高山良可仰月落在萬川

蘇子瞻

十峯集

集亦辭

四卷

如

在管一蘇仙化鶴託人言能與虎豹侶蛟龍可共

盤蘇仙成仙後有白鶴數十集於城樓其一以口畫字瞬目千餘歲

天道又何元與蘇長子姓名起四川草木皆

無色詩歌何翅千知友黃山谷亦美為蘇仙山谷有

派文物高風世共仰後更光於前章成縱且橫出處

聽自然可以相天下仁宗覽賦輒制策書曰落其無怨焉

曾為木天士時亦出東安吳黃武五年置東十里波中

岸千巖水上觀孤山問小小鶴放自蹁躚風流何

所步步彼白樂天困窮能自固海南寄孤蘭更有

臨泉樂挾客何翩翩浩歌在雪堂明月長叩舷松
下可踞坐赤壁泛袍尊於今壁星太壁賦在人間
下士將屬和高哉不可攀萬中無一得松江懷小
山

范少伯

舳艫潛出蔽江流

越以水師襲吳

不洗樓巖怨不休地震天

驚須有日蛟藏虎踞幾何秋主方得歲謀安樂人

待成名識去留風月東南如在簪可曾西子泛扁

舟列傳不載西子扁舟事故用疑詞

集亦集

上方伯劉公

時和喜起樂明良清德遺來後更光網禁羨餘歲

萬石戶成歌誦日千章如川出海人人酌惟月從

星物物昌正遇鹿鳴能造士應知名世屬襟藏

呈華亭荀邑尊

曾攀秋桂出爲郎明德襟懷無盡藏鶴舞應知清

是水烏棲共美肅於霜和風在坐人人樂縞月行

天處處光名震江東千萬戶長安不日下龍章

寄懷王閣學

能即台星共即拱御自餘光蘭雪名堂言懷已十霜東觀
攀鱗留日影西清前席接天章臨川正藉松舟用
夜飲時將仙露嘗視草德音來鶴禁前是即後特賜視草二字一
堂喜起誦明良

送黃輿朱子舒馭路子秋試

萬里飛鳴此日長天開黃道接爲章蘭風喜得如

蘭友桂月將觀攀桂郎滄海無遺良可羨荆山有

美自餘光夜來更夢東江客龍虎名登又一行

壽儀九內兄七十

集亦集

暮子無懷歲可千今方七十頌盈前時臨行草如

松雪間出詩歌是樂天往籍不遺能上友清言何

盡更藏元高風曾羨希夸者長夏虛堂託睡仙

其二前贈

甚羨襟藏有萬千不將歌頌上車前高人來往無

虛日半子攀留有洞天渚水盈盈方泛白草堂寂

寂又成元適今七十長如少喜見東舉一地仙

其三前贈

如陵如海誦言千蒼桂幽蘭盡在前破石亦蛟潛

巨壑凌風黃鶴掠長天道中見道何非道元處藏
元又有元化日清歌良自得更能爲我和蘇仙

其四 前韻

下里歌成和者千也應自和客樽前縱觀鶴舞風
生坐喜聽簫聲月在天草木嘗來名盡識海山窮
處景非元幽棲已是南宮侶何用飛輪復羨仙

遊辟集詩經五章

駕言山遊飄風自南順彼長道維石巖巖于時處
處于時言言有扁斯石生于道周既往既來良

十集

集亦辨

四本

卷

士休休高山仰止以遊以遊有美一人在彼空

谷不識不知有物有則出言有章日以喜樂蟬

蛸之羽其爲飄風酌之用飽黃流在中來遊來歌

何與

天龍與龍

幽幽南山有夸之行是顧是復

月出之光歸哉歸哉何用不臧

即古藏字通用漢書加草以別之

懷高山流水客二章集詩經

終南何有有客有客往來行言予懷明德可以履
霜如臨于谷景行行止四方爲則魚潛于渚在
水一方彼其之子出言有章德音不已日就月將

于以用之爲龍爲光

六言詩二首

樵侶窮巖落日漁舟止水生波適來龍洞長嘯時
飲雪堂絕歌爲問茸中黃耳何知江上赤烏
橫山谷水遊客桂月蘭風主人不羨從龍化鶴且
觀飛羽潛鱗雄豪鹿鹿成夢窮放閒閒莫禁

遊仙

西山凌絕壁高高不可適上有二仙客非坐亦非
立與我一方石臺堯成萬色携之未終日中懷良

十集

集亦辨

四本

卷

自得亦既登仙籍何須問黃白宋曹舉肴核嘗之
未能識

擬爲六如偈

行成雪山道派中夏化無不化無有高下坐湧千
葉光明不夜

如夢

如見草藏鹿驟馬人化魚千秋皆一瞬疇道是子
虛噫不曾擊破遊仙枕萬狀烏知一物無

如幻

東來一葦西歸一履色空空色有何憑觀音變相
爲此耳

如泡

從水中來從水中去化化生生飄歸何處

如影

萬物皆有侶獨行也不窮時暮應悲寂我西子不
東

如露

仙盤可就酌彼天酒無上正登得未曾有

如電

震驚風浩臺光一道人視天夢夢天見人懷抱

步虛聲

道家所唱備言
縹緲輕舉之美

縱望終南秋露清天風吹下步虛聲斯須就枕知
成誦司馬承禎方就枕額上有小日如錢腦
中出頃經聲文靖天師聽而歎美之十里仙山月正明

壬午九日登小赤壁

秋盡挾霜臺小山遊以遨波生魚出渚露下鶴鳴

皋縱飲懷何盡清言與更豪荆江如在目良友共
登高

男諸
和

盈虛止一毫此地寄遊遨木落巖飄葉川橫月泛
皐風霜驚客夢歌嘯託詩豪暮管扁舟樂龍山興
更高

男諸
和

相從攜月臺閒寂寄遊遨酒望長飄谷漁歌何處
皐黃州曾託興江夏有餘豪風景此間遇登臨不
用高

做夢菰之什八章

十集

十集

十集

十集

翩翩者鶴飛鳴自樂有懷二人歸於洞壑山有
虬松其下蒙茸有懷二人栗水焉供同如月十

日四方來客仰止高風以誦有德南山舉杯白麋
全共適顧我復我喜生於色皐月十二予堂降

生主婦莫莫和順清明何有何無衣編橫荆顧予

夜誦問月觀星四方有羨無幾相見四之日生

悲予母先三年卒
時二月初一一日又變十一月初二
予次閑忘哀哀二人問視

已斷二十星霜惟有浩歎相月望前予託生焉
不能成立空誦遺言望我二子苟亦無然哀我人

斯然慕終天 南山寂寂飄風鬱鬱人仰高堂我
獨不卒 南山可主飄風可御歲時歸來音響如
遇

與友同舟執紼

逝者茫茫安寄哉幽藏一望一徘徊悲歌能和凌
波棹竭飲馬消飛羽杯水抱山盤龍見處風清月
白雀歸來千秋今既如陵固爲賦登仙莫賦哀

兩兒服闋因書以示

月過二十七悲逝非一日色笑徐以去遺風莫可

集未錄

職哀哀縱呼天順時亦有卒顧復良無且能不
明德望子以成名惟其窮往籍從此得觀光應如
彼桂客獨子嘗顧影徘徊自飲泣風吹萬川泛月
落千山寂景物盡幽然在今已非管蘭生人共羨
也須知自立天道甚茫茫不知安所適

御湖秋泛

松江諸水何者清惟有千頃止水水草橫四顧小
山知幾處安深震動棹歌聲東海東江自相接渙
郎舉網從不絕薄暮落落斗牛光七層泛影見明

月馮夷起舞正秋空孤渚湧出滄茫中游龍茸桂

蔽尺地更造南海水月觀音宮一葉之舟木蘭槳

叩舷高駕驚波上東西去岬十里餘虛襟浩渺來

幽響我今適興哀行休魚蝦寂莫不知秋盤龍白

鶴亦二水何如此水可邀遊洞壑與波葉已脫與

客放言疇和答彼美人兮未嘗懷鱸魚且酌盃中

物行葦蒼蒼天一方高松鬱鬱木千章渺寄蜉蝣

於造化窈窕登臨何盡藏露蕭霜清歲將逝遺世

飛凌羨仙子一日無過十二時閒消半日乃良士

集未錄

枕流洗耳潛姓名周章掠美歎無成惟友秋水秋

山與秋月呼友長嘯天風生

遊亭林寶雲寺

上方清寂地獨羨顧希馮孤坐松聲震虛堂月色

空星霜千歲變里落一州雄懷管風派士遊觀興

不窮

友人徵蘭之喜戲集毛詩以贈

維鵲有巢肅肅其羽之子于歸德音不已 之子

于歸其從如水見此良人既曰得止往來行言亦

既抱子 美目清兮小子有造雖無予之顧我則

笑日就月將行彼周道 四方有美且佳觀而彼

其之子其嘯也歌懷哉懷哉其樂如何

慧曉舅兄春秋七十有四集赤璧賦字以壽

不自知其布鼓雷門也

降生人日地行仙風雲山中孟浩然安去自能安

化世樂天良可樂光天詩成七步名高矣賦得千

章美盡焉德望於今疇是侶時和歲歲誦尊前

其二

集赤璧

人日歌詩寄草堂兼今七十四星霜遺風應待飛

車駕遺風千里馬名奇斷水能留落月光越王采金成八劍

之劃水開即不合三曰返鏡賦物立成方就坐張純張儼年少多

以之指月猶兔為之倒轉清言徐聽是周行名派共仰為山斗如

答翩翩美少郎

拙刻呈正宋明府次璜繆承賦詩許可集字

以謝

玄言驚四坐之問得攀留白雪天山降雄風谷水

流音清良可樂興適自能幽何日携尊酒更從璧

下遊

壬午中秋後三日退園張治中載酒顧氏園

出近作有和楊別駕別駕圉夢中得句為計

閨望驚秋韻因集字奉和

歲餘餘夏月月望驟驚秋嫋嫋風將起飄飄露未

幽東山寄杯盞顧渚羨遨遊四美良非夢霜毫光

斗牛

張治中退園 次韻之作 附刻

久羨徐陵望相攀樂桂秋放歌凌浩渺懷抱自清

集赤璧

幽携酒來明月扁舟託夢遊徘徊挾仙侶所見目

無牛

其二

主客東西處有懷白露秋道從人共適興與地生

幽行樂須知已開襟復夜遊霜皋一起舞日落見

歸牛

小赤璧懷古戲用虛字

今者遊焉况不孤璧子雖小樂于斯之西與山

川耳而亦能知水月乎縱曰時哉應有幾如何影

也且為無松耶歌處曾非昔可是雄風已矣夫

文學黃若木北森寄贈二十韻附刺賦止二十二韻餘雖推二字

東海雄今日南州高一時幽襟如放鶴潛德共遊

麋簪歲從良侶扁舟相問遺星堂曾過揖露酒亦

留醺前同舒取西荆縞方歸太山川復間之惟憑吾

友往得新美人知頃反松江棹携來赤辟詩舒先以

言哀也賦噫斷章攀以乃所以乃莊子細縷劃之而

出色皆飛舞流音半笑嘻蒼茫驚座客

寥悄泣窮發起草成蘭雪開毫盡桂夷歌餘秋變

化誦久夜何其歎慕空生義徘徊鬱自悲正聲嘗

寂莫此道恐孤危牛耳將安屬龍鱗藉子披有光

能動斗甚武且登旗黃石雖無識徐陵喜在斯月

明西望處應託順風吹

姓名詩

蘇章後漢徐則隋時日休皮日休高適盛唐清江中唐時道

玄盛唐萬里一姓楊一姓江千秋姓車山郭恭俱名在晉夷

吾晉書名晉仲名又子美唐杜甫字美姓非前周觀魏人周處

能安漢人何武前漢何曾晉人不樂天中唐人無可中唐人

羨之劉宋人且藏用前漢人姓莫黃山谷宋人下赤松仙神農

節孝鄒夫人二十韻賦止二十一韻借用

吹簫簪侶斷甚歎我來章節孝為文學抱獨如高適

千歸友孟光巢成知順德輪御羨仙郎牛耳詩名

震鹿車婦道良和鳴相夫子問視接尊章今作桂長

固應久蘭生乃未昌呼天已莫應絕立更何望

渺矣流波逝悲哉去日長清明凜雪月怨慕識風

霜寄託從今巨孤危此後嘗山川今作寂景物

盡茫茫非同石亦非席縞衣復縞裳玄宮安羽化

赤地起幽藏中正斯為則襟懷各有行袍杯盈上

客旌扁俗作出東方聲動明星里名歌登世美堂名

餘哀焉藉白共喜遇飛黃舉止人皆仰誦言疇不

將留夷千歲鬱谷水四時滄子姓魚龍變無須叩

彼蒼

葬妻舊阡即事二律賦止六韻

一從去去皆成今壬歲蚪盤應在壬壬午臘盡日啓蟠蟻

頭皆北向碑雅云蛇盤向壬信不誣也歸藏何知武露降臨安日適逢甘露降春

物註曰甘露降其
國布散者九武
飛星又遇谷風臨
是日立春天上諸星各飛坐位又值東風山披細

草蒼蒼色壑震高松嫋嫋
音四德無遺良可誦

其二賦止六韻
餘一幾字

荆婦藏幽我曰歸憑虛來夢是耶非清波昔草天

然得
山北四周之水獨清水中荷藻陸冬亦盛化日和風去所稀人坐行舟驚

岍動月臨流水歎星飛明堂枕藉悲歌飲
時寢處晏會於明堂

中脫盡今生如雪衣

墨字誄詞

一集
集亦集

山盤盤盤草昔昔昔
聲上逝水滄滄悲歌洞洞渺渺

生前色色可風
撫風切詩云務如清風協諠履困安妥竭而不空臨

震蘇蘇肅而無恐婦德婦言言中行中美非掠美

用不自用歸山歸天長夜長夢前呼後邪為尊為

從
作用切音仲尊卑皆用力也鬱人方相方良盡縱
周禮春官鬱人及葬共其裸器方相氏及墓入

擴以戈擊四隅方良註
云方良即周兩縱去也昔者聽變止道不動
夫子與老子助葬於黨巷及恒日有

食之止振就道右止哭以聽變鄭
註曰恒道也變謂異禮也出禮記今遇良時天酒出共
張華註神異經曰天

酒甘
蒼蚪赤蚪見而復從才從切音化日景星何
同天

之龍
同哀子哀哀行行泣涕遺響遺風可悲可誦

擬墓銘

仙御茫茫長夜寐寂無成有終於焉是適細行細

名洞今洞昔二子哀哀有懷不卒藉以安焉玄宮

七尺無不之也
夫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苦魄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出檀弓憑乎四德良

人之言亦可劃石

楊用于文學像贊
繪僧伽像

山耶鹿友水耶渙郎詩耶子美酒耶知章望之蒼

蒼就之堂堂視履中正物我和光去道是上人之

色相余以為高士之行藏

十集
集亦集

題文學楊裕文遺像

虎觀木天清德世接武聲名屬在之子空谷蘭

飄驟焉長逝今仰遺風翩翩良士天與休明虛彼

盈此自後日昌固應如是

臯月二日儀九內兄招友小飲予亦半東適

以他冗不與明晚始見即席賦詩聯句諸

作始知座客為相子桐陽瀛愷昆季趙子

有章朱子黃與不覺見獵心喜因依韵集

字率成

自問詩非曾子固註淵材嘗恨曾子固不能詩鳥能更上東方斜錦袍

光賜東方軒後之問詩更愈遂奪付宋長安名動將千里下相人懷幾十秋

斗酒開襟皆道侶仙宮寄嘯識荊州相子向居相家橋作客長安已三十餘年

近南歸里暫寓歸明寺小山西席相歌和天水成章樂未休

端午

皋蘭生阪草蒙茸色縷飄颻興自雄夜半歌詩月

未半天中飲酒日方中黃龍舳泛盤蚪渚即湖漢渚陸希聲自詩曰

盤蚪小穴出欽空赤羽旗開長樂宮飛白星章出禁御須

知德美動清風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各賜卿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

十筆集

集亦聲

四事

十

登浮舟渡月樓

落星吾不取黃鶴飛僊落星黃鶴皆樓名臨下幾無地登

高如在天四時皆可樂一望自幽然夜月虛舟客

飲巢也叩船

草名詩

洞有仙人草夜光洞有仙人草茅君種之句曲山中虎須臾目中虎須草可為燈

石衣憑水白海濱海濱及苔俱名龍御羨天雄黃精草名龍內五

鳥鬱能長樂鳥鬱即菰蔞草希夷可攝空芝草一名希夷人食

立足不履地車前蒼耳子二草流舞自蒙茸蓬為流草舞草人歌則葉自動

四時迴文十字詩

波生水美景風和飲客歌

松高出谷起清風夏木茸

秋江一鶴舞前舟小水流

明霜白雪夜稀星歲酒清歲星即福德星歲酒春醴夏成秋藏冬發

十四字詩二首

武陵魚網得盈車樂有餘肴共供客飲

柱巖樵客喜吹簫怨寂寥天來鶴和

圯園楊別駕和韻之作附列

十筆集

集亦聲

四事

南州聲望震江東美盡章相與莫窮捐客時開安

石酒歌詩可武少陵風柱巖鬱鬱蘭堂後白雪飄

飄赤壁中喜遇虬龍飛舞處前人雖起未能雄

贈還公上人

一輩東遊波不驚高人高寄莫知名斷言亦可開

輪藏空相無須樂化生臨水清音龍出聽窮山獨

步希從行予懷仰止如天上何日玄風得叩鳴

其二

西堂開視與示日翩翩松雪閒嘗武道玄牛困泥中

登彼岸觀照月下掠長天未來何用言千葉過去
應如逝萬川海藏龍宮披劃盡時寫藏經七能十誦
可光前

己酉歲讀書明心寺荷池山房今不復遊者

三十五年漫憶寺中八景恍然如昨云原名

華嚴院梁開平年間建
至宋治平二年賜今額

蘭宮美景皆曾遊於今幾幾四十秋鹿鹿襟懷非

時昔行見須臾同韻將盡白惟有山間景不變夢得

須臾寤且羨觀音藏石見蒼龍衣裳色相中皆空

十卷集

集赤璧

中書

注

唐開年間青龍鎮地上生光發得
石函內藏脫少大士像今供寺中

開堂開士如席是人非

虎名應顧法堂後為義虎講臺治平間有奇最法師
於此開堂講經經深要而愛之號曰義席倚天危巖

起七曾與層仰觀可望不可登寺有華嚴寶塔
殿寶塔翻翻鳴鶴放萬

里一去來歸亦千歲寺前有鳴雀橋相傳
為文道林故有處二木成行日

月長亂盤蛟舞鬱蒼蒼古樟二本元豐間
所植至今存焉上方四辟輪扁

造縱橫為章斯少松雪喜之披狼毫露洗霜飄

影不消正殿四壁壁縫各成花紋不失毫末西壁
外面有松雪手書為風雨所侵猶存字影水宮仙子赤

白色出泥窈窕波波立荷花一名
水宮仙子長者知可少月山時寺
中最高

長者號知可最
少者號月山萬我見地未能攀棲客携尊時薄暮遇

目歌詩更託賦木魚流響夜半風誦聲在耳又聽
木魚字象形如鐘後
人借為施用之用

普照寺為習儀朝賀之所相傳係陸士衡園

亭舊志力辨其妄然八角井黃耳塚皆在

傍乃斷以寺非其地恐未盡然因感而賦

之

甘地蘭宮予半過惟斯歲歲聽山呼長安音問凭

黃耳谷水聲名自赤烏海月中堂海涌月景蘇西

觀景遊蘇寺有海月堂西廡
祀東坡額曰景蘇士衡即橫起舞登歌處影響

十卷集

集赤璧

四卷

注

於今可有無

四面蓮

千葉蒙甘更四出水宮仙子自何來風吹月蓋凌

波立露洗鱗盤就日開獨坐高歌如遇友披襟小

飲藉為杯泥積流草清光見影動魚驚去復回

壽松菴禪師師曾手書格言二
藏基建石橋五座

在簪孟秋望如來是日降尊者共與供十方坐草從

斯放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託生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五十年
中黃四月初八日生目蓮尊者於中元日供孟蘭盆經言眾僧自四

月初八日坐草中名曰結夏至
月十五日止各散名曰解夏吾里松上人託生武古尊自

少脫母網十歲誦天音正登得無上一空諸有相
虛白昶光明昌言盈二藏造舟皆駕石斷岬復行
車木杯無可用匏葉更安需於今歲七十往來聲
籍籍德行更日高獨自成知識

贈牧公上人 賦止四韻
起借一東

天言顧問自行宮開士翩翩一輩從攝履窮山降虎

豹流杯涌水寂與龍客臨得坐觀蘇木星落虛堂

就鬱松

敕賜禪定寺西有得坐軒蘇木戶
檻雙松堂落星石皆宋時遺蹟

回道人來章葉變

寺西呂公樟宋時回道人手植後數年復來問章公無恙
耶時已枯道人取臥中藥瘞根下乃復榮葉有歌痕

歸空不二化

十筆集

集亦聲

四卷

蒙茸

吾郡本一禪院與瑞應教院俗呼大北菴小北

菴實則並蒂之蓮一元之燈也志載宋元古蹟

皆在本一而不及瑞應然兩院基址相連難分

是一是二今瑞應教院

聖天子賜額禪定寺牧公上人悟三空超十地鴈堂

鹿苑皆可阜錫區區筌筏遺景有不在雞園鷺

嶺中者乎因詩已成聊附數語以自文其疎繆

云耳 自註

送別郡博張覺菴告歸

正蒙並美接千秋立雪應如觀海遊望屬蒼生需

顧問化成諸子駕名流懷風 首當草一
名懷風

何待供肴核

攜石方知泛斗牛歸去桂蘭正寓目攀輪江岬叢

仙舟

野花 賦止五韻

四時開放影翩反處處蒙茸蔽洞山攜在後官觀

不盡為生江岸見如閒既無高士披毫賦更少行

舟泊 通德經用薄
字皆從泊

棹攀蒼桂密蘭雖世羨披風飲露

十筆集

集亦聲

由米

共入間

偶寄二首

半杯亦且消盈萬一石能無盡十千白雪高歌音

嫋嫋清風寓目影翩翩泥行顧岬從牛後羽蓋遊

宮駕鶴前過客疇曾天上步何人得遇洞中仙

日出旌旗何變動月明宮觀似

狀如松江之鱸
蘇軾作狀似

凌虛披

襟長歡千巖上縱目清光萬里餘盤谷幽閒懷木

石前川往反友樵漁詩窮酒放人無兼舞羽吹簫

我自如

擬李太白登科應制

獨往人觀海上客呼來自道酒中仙
旌旗色動開宮禁日月光臨出御前
賦就萬言登虎觀詩成七步飲龍川
盈盈有喜蒙知遇浩浩無名止頌天

放言四首

盡日觀魚臨水坐有時從鹿上山行
周遊石道松千尺夜聽寥天鶴一聲
暮雪未知東坼白秋波曾見巨川清
堂高嘯笑江風寂枕倚希夷海月明
應懷化日能安世莫泛滄江歎逝川
洞觀曾無十峯集

集亦辟

四卷

其

歲客草堂也有四時天渙郎所侶惟樵子詩放何知是酒仙
孤枕寤歌睡未就小山後賦景非前
夢時留詩枕上徐行不出酒旗前水從絕壑歸
滄海山倚虛堂高半天蘭渚相携皆石友桂宮獨步是飛仙
明知變化我無矣縱遇風流亦悄然
樽前遊客江天夢席上美人子夜歌
谷響驚聽風落木听浮蘇帖作浮海驟見雪凌波蛟龍泛水扁舟
過虎豹盈山步月過自託放言終未出師出世更如何

同書

十峯別集

卷之五

齊東諺

擬大田

萬民宴

擬大閱

擬江上大閱

易經成句六章

書經成句七章

早朝詩經二章

墨字詩

做紗扇銘

做紫霄宮詩

做槃鑑心

借字回文三首

做槃鑑圖

做宋庠回文二首

望江南詩餘

菩薩蠻回文

望江南

已上集前赤辭賦字

一葉落

望江怨

望江東

漁家傲

怨東風

減字木蘭花二首

水調歌頭

念奴嬌

疎簾淡月

又念奴嬌二首

彩雲歸

一剪梅二首

梅花引

行香子

思佳客酬和各一首

法駕道引

集詞名

瀟湘神

集詞名

昭君怨

集詞名

法駕道引

集詞名

重疊金回文

重疊金

集蘇

南鄉子七首

大意詞餘

正文

隲括赤壁賦

漁樵問答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時藝

十峯別集

目錄

卷五

做釋氏語錄

十峯小像并跋

集前赤壁

齊東謔

草莽臣徐基

天子萬世駕臨萬方少長歌舞州里生光

天章自南鵲喜魚樂造化生成德周洞壑 羨餘禁

止人望既周惟正不取又在來秋 既懷西夏更

御東南臨流明德水止魚潛 風不興波星海可

沂長駕登臨山川託賦 旌旗山立舳舻水雄星

臨露坐於變南風 和色觀風清光蔽地來遊來

其前赤壁

王

歌耳目不寄 人之懷德如水順下山海誦盈皆

來接

駕 萬人舞叩萬口成詩天長地固於萬如斯

擬大田

駕御南州用絕盤遊飛旗露立舞梁星流 海天懷

德飛潛順適雄武如之何非中不得 山有幽昌

五方神鳥北曰幽
昌中央曰鳳凰 洞有蛟藏

天子所取白鰐白狼 能上者上能下者下在目前

者取用是藉 窈窕飛旌來往無聲嘗祭物既登

御用不盈

擬萬民宴 賦止三韻

蘭陵美酒酌千曹上共何曾有一毫東海得魚山
擊鹿相將風月共遊遨

其二 賦止三韻

斗酒歌天酌用匏將窮海物駕山肴上尚方禁絕
非長通共止取魚蝦不取蛟漢昭帝時釣於桂臺得一白蛟甚甘美

擬大閱

上將與中郎皆爲

天子用正美各懷雄

御前曾取中變化有千方往來能七縱喜遇

一人知樂將萬方共武德在風聲能不登歌誦

又擬江上大閱 集赤辭

充天之下共一主羽蓋飄飄臨江渚盡水窮山皆
駕御縱橫成行樂斯舉狼將人人各爲侶正卒美
卒安其所不惟舉樂復飲羽方彼詩人美如破蛟
龍潛藏馮夷舞從行虎豹何甚武擊則盡擊驟相

遇止則盡止如安坐旌旗山立雄視處於樂哉

天子所予須臾空辭各歸去亦有舳艫上流沔於時

酌酒飲天露如川之長如山固千曹誦美相屬和

下里何知爲此賦

集易經成句六章

飛龍在天智周萬物道有變化乃見天則 龍德

正中其道光明得其所歸水深而不盈 日往月

來化成天下順而止之下觀而化 前言往行未

嘗不知美在其中樂則行之 中以行正萬物化

十卷別集

集赤辭

五卷

生立天之道時行則行 久于其道天地相遇風

行地上各得其所

集書經成句七章

正月上日望于山川明明在下惟德動天 言以

道接惟德其物惟時惟幾惟和惟一 光于四方

十有二州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惟聽用德月之

從星方行天下往哉生生 主名山川用人惟已

可以觀德一日二日萬幾 在予一人天休震動

乃亦有秋以萬方惟正之共 予視天下中夜以

早朝集詩經成句二章

夜如何其可以履霜高高在上爲龍爲光行彼周
道則維其常自天子所亦各有行 月出之光西
南其戶東方明矣不留不處言觀其旗方將萬舞
萬有千歲天子之所

十峯別集

卷一

四

集赤璧

倣古疊字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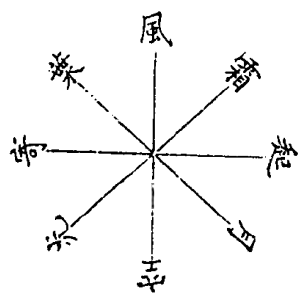
十峯吟客徐基

賦賦鹿鹿鳴。鳴時時震震驚。驚攀攀桂桂容。容名
名從從不不識。識得得觀觀光。光處處士士爲。爲
章章聲聲涌涌起。起雄雄谷谷水。水時時景景幽。
幽樂樂處處美。美周周遊。遊駕駕水水波。波興興
歌歌響響應應渙。渙漁漁樵樵侶。侶如如寄。寄飲飲酒
酒且且自自適。適玳玳盃盃皆。皆共共得。得縷縷
飄飄盈盈秋秋色。色可可遊遊山山水。水一一瞬
瞬目。目茫茫歸歸去。去來來休休鹿鹿。

樂亦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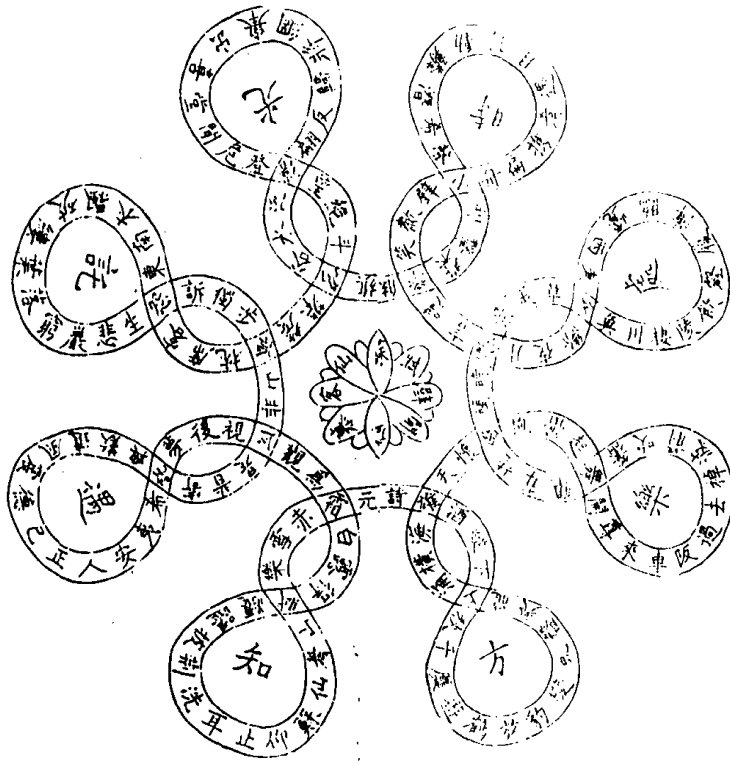
五、

倣梁簡文
帝紗扇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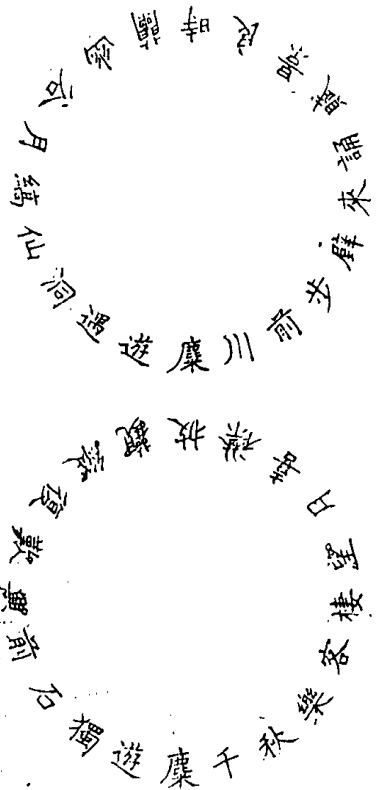


微古聲鑑圖

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
讀之四字為句通相為韻



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右旋讀之自詩字起至元字止當
就寒仙韻左旋讀之自元字起至詩字止當就支微韻



康字藏米雙呼三嘆
五七成章左右通貫

其二稍變原式七言迴文各借
上句兩字內五字平仄兼收

集前赤壁

望江南

六塘野人徐基

江南樂寓目盡如仙月上江光接斗秋來江水
水盈天能不慕江南江南樂人物各風流藏壑
漁郎蛟出舞登山樵侶鹿來遊何不泛扁舟

迴文秋閨調寄菩薩蠻

月明山上歌聲竭鬱懷悲困秋飛葉清怨訴長更
旌飄酒望盈 薜蒼黃露白客泛來江適天上盡

十卷別集

集前赤壁

五卷

八

成仙焉知我不然

周忌悼內調寄望江南

懷荆婦物化託遊仙魚水興悲悲絕地渚麋

居河之樂請 飲泣泣終天星斗一周焉 懷荆婦驛遊

間幽明扁鵲於今何可得如來空誦莫能生怨望
泣長更

集赤壁

一葉落

六塘野人徐基

一葉落將焉託此時方有扁舟樂清秋月影中江
東橫孤鶴橫孤鶴露下西風薄

望江怨

歌聲悄目斷滄江悲更愀音未往皆知道日長人
困人來少空渺渺高枕夢郎來時在郎懷抱

望江東

十卷別集

集赤壁

五卷

九

江水西流斷江渚望不見江東戎徘徊止有夢中
遇休放我空歸去 盈樽未飲悲將訴更不道人
何處待留明月臨幽戶孤枕長驚顧

漁家傲

洞壑藏舟生細草漁郎渚口橫孤棹婦子嘻嘻擊
窈窕歌且笑披襟脫盡方開抱 舉網得來魚不
少波凌一葉江山浩枕倚清風吹夢渺天地小滄
茫不羨長安道

烟節悼內調寄怨東風

一望清明臨歲歲山間飲仙遊何獨不歸來甚甚
甚爲訴泥人更謀木主有無音問 薄暮天光盡
小睡長驚震鬱成悲怨幾時消困困惟有西飛
半輪明月驟臨孤枕

詠雪

起句限江山風月承句限漁樵
詩酒韻限空中駕下白色清明

調寄減字木蘭花

江臯雪下浩渺漁舟橫水駕落雪山中樵子巉巖
莫步空 風高雪白酒望飄飄如縞色雪月餘清
夜半詩成萬壑明

其二

其亦聲

五奉

江天飄下岬白漁郎何處駕高士山中樵者行如
鶴步空 長風飛白携酒登臨皆一色月落光清
子夜歌詩幽谷明

水調歌頭

天樂幾時遇獨酌問蒼天不知天上虛渺裳舞是
何仙我喜憑空一聽又恐月中秋桂高處不能攀
夜半休悲寂官羽在人間 棹歌起漁歌答共鳴
川響窮音變高山流水寄樽前舉世聲雄下里子

獨幽蘭白雪吾亦扣吾舷長嘯風波湧歸去更茫
然

念奴嬌

歌聲在耳更生來仙子凌波如攝造化東風吹客
夢瞬目變成霜雪坐上飛杯樽前舞羽此況何曾
竭堂空郎去縱然言笑無答 盡道薄暮東臯行
人長見夜夜遊明月鬱抱滄江派不斷今又千山
相接待得郎歸知音復遇行動飄黃葉自應驚問
昔時少小人物

十奉別集

其亦聲

五奉

悲秋調寄疎簾淡月

登高縱目正洞壑藏幽霜露將肅望斷天空月小
窮巖孤木臨風長嘯秋江上泛清波蘭舟往復棹
歌聲動酒旗甚處渚盈艫舳 歎自昔毫 豪雄有
屬悲逝者如斯襟抱成獨彼美興懷渺矣海中之
粟鱸魚託興人何在就時光葉飄陵谷於今憑望
龍山休顧且遊麋鹿

小赤壁懷古

調寄念奴嬌

雄豪天放自生成落落蘇仙人物挾客吹簫何怨
訴前後行歌不絕谷水登高黃泥過阪各就堂名
雪鱸魚斗酒千秋歸興相接 盡道斷岬波間巉
巖幽處不少睂山色既得士龍聲已震更有士衡
即橫藉藉日下飛鳴扁舟託夢孤雀從來適僻留人
去清風明月如昔

其二

海天一望問疇是獨步江東人物巉石蒼松來客
夢如過荊州赤壁谷水懷歸雄襟蓋在鶴怨何曾
十峯別集 集赤巖 五卷 七
雪蘇仙遊處也憑觀望能核 應羨秋日鱸魚邀
遊舉酌露白飄黃葉千古風流悲逝水藉有知音
不絕長嘯吹簫翩翩去就世網從今脫扁舟寄與
滄波共適明月

彩雲歸 魏文

夜來星落見派光歎人間處士幽藏正桂秋露白
霜清日飄霍駕空慕衣裳莫能聽洞簫吹出遺音
嫋嫋長有子興悲風木上影茫茫 諸郎翩翩接
武義將來世德方昌木天虎觀登籍地下亦降龍

章一瞬中仙山遊夢何用泣盡千行酒行處可識
生時色笑如常

秋興調寄一剪梅二首

赤松黃石少秋天山也幽然水也悠然巨舟凌水
過千川不是飛仙疇是飛仙 桂蠹叢處又觀蘭
更羨山間雀舞蹁躚草堂風月客尊前正喜清言
復託玄言

酒懷清况屬吾曹莫道雄豪莫笑詩豪子陵安石
寄遊遨何處為高閒處為高 海山天放託漁樵
十峯別集 集赤巖 五卷 十

霜也飄飄露也颼颼正襟危坐聽吹簫共酌山肴
共步東臯

夜行調寄梅花引

夜星稀夜霜披夜月橫天薄客衣夜瑟悲夜鳥飛
飛出蒼山長江小岬西 歌聲呼起歸人履車聲
驚寤幽人睡影如夷影幾危危道巉巖前川望酒
旗

贈隱者調寄行香子

莫道盤飴且應呼牛不風派處也風流露壑霜岩

雪夜孤舟更侶漢樵友麋鹿寄蜉蝣 萬里雄謀
四海行休問何如水月藏幽主人高睡有客來遊
是酒知章詩山谷夢蒙周

寄懷榆谿宋子調寄思佳客

木落波興斷岸前尊光上客自東川詩餘可少黃
山谷七絕應如白樂天 歌浩浩聽玄玄窮山問
水地行仙悲秋在簪曾留賦懷友於今寄放言

榆谿宋子私集酬和之作附刻

籍籍聲名震一方東臬寂寞寄松江山川行樂馮

十筆別集

集亦錄

五卷

五

懷抱詩賦興言無盡藏 携斗酒就高堂是日移酌於張儀九

先生坡曾留小子泝流光高人舉世能空目獨喜爲

子和樂章

法駕導引集詩餘調名

漁歌子天仙子共駕一江風明月棹孤舟泛泛高
山流水望江東處處夜遊宮

客思調寄瀟湘神集詩餘調名

望江南夢江南鳥能見如此江山一葉落時望江
怨夜飛鵲亦月中仙

昭君怨集詞名

如此江山前去霜葉飛飄何處白雪應天長月中
行 懷長州千秋歲歸去來如魚水子夜夢江南

月中仙

法駕導引集詞名

南歌子風流子共道降黃龍秋夜月盈天下樂寄
生草託望仙宮何用怨東風

秋江夜泛調寄重疊金迴文一首

清風起舞歌明月秋山壁赤黃飛葉霜白影披星

十筆別集

集亦錄

五卷

五

稀光夜藉行 江長流水順舟涌驚波震無懷寄

洞仙遊客步前川

川前步客遊仙洞寄懷無震波驚涌舟順水流長

江行藉夜光 稀星披影白霜葉飛黃赤壁山秋

月明歌舞起風清

集東坡先生詩餘調寄重疊金

須將暮山席爲天地歌前起舞尊前睡人與此堂
高臨流吹洞簫 虛名非我有更盡杯中酒江海

寄餘生無人與目成

南鄉子三首 并序

甲申孟秋望後五日東坡先生遊於十洲三島予
得追隨杖履親承色笑不知身在華胥也須臾聞
讀書聲惟見殘燈明滅皓月半窗回憶仙遊恍惚
莫據止有一聲長嘯海山秋之句能全誦焉因復
挑燈孤坐倣先生集句體續成南鄉子詞一闕亦
以見嚮往之誠可免生不同時之恨耳

歌舞樂時休 武平 何曾得見此風流 李 山絕地維消

虎踞 李 扁舟仙鶴徘徊天上遊 虛點 出處不我

十集 集亦 集亦 集亦

謀 東 一聲長嘯海山秋 洞 客夢有時生 沈 枕上

周仙籍人間不久留 吳元 橫按南鄉子 謝 夢得成句此

首不從 諸從蘇

其二 并引

天台勝遊豈能更度因想山青月白對我成三人

苟自適何處非瓊宮閬苑也乃更賦前調

高枕道天台 清 長嘯一聲幽抱開 許 寂寞空餘歌

舞地 王 悲哉且樂生前酒一桮 李 紳台 白露共徘徊

徇 李 水望 一作 東源更不回 韓 薄暮渙樵人盡去 東

休懷萬水千山得得來 休

其三集東坡先生成句

千歲有餘哀時見幽人獨往來絕谷水流終夜響
興懷杯酒今應一笑開 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
黃葉飛我視去來如夢耳噫嘻一洗人間萬事非
事與士同詩
云弗士行故

其四 并引

東坡先生南鄉子詞共十六首內集句者三子既
和前調遇有古句僅一兩字不符者用賦中字代

十集 集亦 集亦 集亦

之亦聊寫予懷不得律以集句之體也

人在木蘭舟 馬 細草閒飄小洞幽 韓 此地東風吹

客夢 韓 蟬蛸世上蒼生望不休 東 泛復西源

露下南宮星斗秋 推 造物應須時幾變 東 何謀

十里松巖獨自遊 休

其五

天地一扁舟 李 萬里山川半昔遊 許 何人更似蘇

夫子 東 飛蚪更有仙人洞壑幽 宋 危石倚滄洲

隱事往曾將水共流 羅 歸來虛白堂中夢 白 空留

已得奈江岸上秋

陸龜蒙似字本蘇州即州事即士微齋名虛白因喜巧台建詩填人

其六亦係舊句未免點金成鐵不敢註列姓

名

風景似相留霍駕凌虛出月遊滄海仙山無一里

飛舟二頃何知爲鶴謀來往自風流木巨安需

回萬牛白日西飛東逝水無休露洗荷裳已是秋

其七

山月半輪秋萬里風波一葉舟盡道仙郎歌白雪

聲幽洞壑携從十日遊爲客恐長休听斷興悲

十峯別集

集亦屏

五卷

本

水獨流共酌清尊開口笑潛蚪出相須歸與婦謀

集亦屏

閒閒道人徐基

大意

西江月赤嶺巉巖託賦荆江泛泛興波睂山出處

問如何聽取洞簫吹破盡道明良未遇焉知今

復高歌千秋物望莫如蘇此後風流疇步

正文

賦中共七十八韻不遺一字不重一字按先生遊赤嶺時年四十七歲生於丙子十二月十九卯時

臨江仙豪放襟懷天賦子孤漂寄與樵漁危言危

行自子于黃州非樂地只喜得二客日相於按元豐二年十二月

十峯別集

集亦屏

五卷

本

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生時年四十四歲只即止

仙呂點絳脣景羨風和四時行樂人皆可困窮如

我何曾禁嘯月觀荷遠城觀荷登峴山亭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先生四十四歲時事荷即何

二郎神況於今清江露橫飄戶葦蒼黃葉舞止望見陵

谷滄茫臨水埠扁舟渺渺憑風千頃凌波舫叩餘

音窈窕過何怨慕加聽哀聲泣訴是悲秋賦更過得周

郎顧人間歌者從無堆即步

仙呂賞花時可正是舉網江間得巨鱸携核山中

水蘇歡此時無酒待如何桂蠹薄暮巢飲養潛夫

林鷺歸而斗酒謀諸婦復登絕壁高呼應鳴鶴

和耳鳴鳴望稀星又悄南飛鳥笑昔旌旗舳舻一

昨日東風燃破歎方今不知龍與虎空留下一石吾曹

遊坐甘露寺有張石孔明坐此與孫仲謀論曹公先生甘露寺詩

五煞我將從赤松自樂供黃石履我方將慕元霜安得不

蘭宮少望仙喜共飛仙馭道潛託夢須知也與可

名言時識諸也曾得千里來江渚臨臯驥遇其樂只

且仙鶴飛仙事為麻姑飛昇處係黃州古蹟先生居黃夢道時後

四煞管時雪月少游與今日人龍安石吁潛虬不

是懷蛟侶夜郎白也詩無敵壁立相如賦子虛港

渺憑高舉歎無鱗羽也休養脫鵲驚魚先生醉臥臨皋亭作

定一兩字耳客携原稿至汴安石立索從月下

三煞雪堂成不巨泥阪過斯須休道是白狼寄客黃

牛戌臨川共擊空明槳就道何需四望車夢得雖

窮為地主層陵未武莫賦歸與先生黃牛廟詩曰江邊石壁

黃州故人馬正卿字夢得於郡請改營地造雪堂以處先生者先生文

序云僕長夢得八日是歲生者無當貴即吾兩人又推夢得為窮之首

二煞薄海波如縷蜉蝣羽似余耳聲目色天然寓

清虛堂上時相接風水洞前去獨徐自生來品棲壑

飲良成癩萬頃人謀將變泊半風天笑莫遊鱗題

虛堂年月無考但按先生三十六歲詩敘云任監官告院時與孫巨源等相

聚數月後於興龍節侍宴前一日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言昔日

與孫巨源同過定國堂中存現生歎各賦一詩則知題清虛堂在先生三十

六歲之前無疑遊風水洞在三十六歲之正月時先生俸杭州推官李必先行

三日留風水洞以待荆公講水利欲酒樂山泊為萬頃田但無貯水處元坐

獨據劉城大聲曰甚易公亟問曰另穿一泊足矣泊畢介甫入朝氣鬱憤

上帝顧之而笑王禹玉戲為詩曰摩遊湧者同淮南子

相顧曾經御覽似字本蘇軾酒即固曰天地勝洞

睡驚道士踰躑狀夢託仙遊影響如未往終成去

秋毫莫取萬化須臾

賺尾江長可徘徊回月波晃仰俯七十里山川相繆

十峯別集

集赤辟

乎就是松江小赤壁也曾共知已遊歌詩窮如我更安

需只消得薄薄之酒醺樽屬塵飄飄去不須扶其言

日斜川無處士應知昔時庶洞有東坡風月主人疇

道孤江長漢郡隋以後為附郭縣月波樓黃州古蹟江漢間赤壁凡五處

至武昌計程七十二里從然風臺亦歸至嘉興縣治計程七十里賦中東西

望處自明先生於甲寅九月與劉孝叔等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

上又詩敘云與泰太虛參寥子會於松江而關子長徐安中適至小赤壁有

仙雲館擬翠軒為先生遊賞處時年三十九歲薄薄酒詩作於四十一歲虛

飄飄年月無考陶淵明樂遊斜川先生作擬斜川序云雪堂南挹四望亭之

後立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歎曰此亦斜川之遊也因作江城子詞白鹿洞

在忠州白樂天徙忠州刺史種花東坡先生取以自號乃樂天之遺意也按

先生詩序云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庶庶

幾焉詩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老較前輩便隨洛社

休官去猶月間居二十年清江以即夫斜即耶坡通故

驪嵇赤壁賦

南呂宜春令歲壬戌時孟秋喜風光飄然放舟攜
樽呼友清風一棹吹江口共歌來窈窕音繆正相
與閒行未久少焉月光托起在東山後
太師引望寥天橫星斗葦蒼茫是東岸西疇蕩蕩
頃波光相繆安放我泛月凌秋馮虛去登仙飲酒
我樂甚惟將舷叩歌可有蘭舟桂舟空懷望美人
今夜出來不

集別集

集示辭

五

三

徐非驪嫺嫺幽幽更如答如叩嗚嗚往復舞潛蛟
餘音良久縱遊驚聽少婦在孤舟爲何泣下如縷
三段子天空露流月輪高稀星半留襟抱夜幽笑
驚鳥飛飛未休彼處是昔時孟德雄風留旌旗壁
立波中驟橫槊成詩臨江釀酒

東甌令不道是江東將人姓周此日能憑黃蓋謀
行成反間將艦繆斷不落諸曹後自南徐江夏接
荊州千里各盤蚪

三換頭更喜是西川客謀共相成就東風一起來

焚各舟波興風驟赤羽旗開瞬目見在在舳艫鳥
有將士波中覆滄江幾斷流赤赤光光將半壁江
山空成影子留謀音某
覆即復

劉潑帽而今望烏巢赤壁橫江流泛長江風和景
幽二堆可也今知不休道曹周且俯仰山前後兵

赤壁在漢陽府名烏巢
與黃州赤壁隔江相望

大勝樂正不如水渚清幽鹿相從蝦是友樵車漁

網能將就如朱石寄蜉蝣且去攜匏江上江爲酒

抱月懷中月共遊目前是不又道甚天長地久造

十集別集

集示辭

五

十

化人謀

解三醒我止羨巨川中風回谷口我止羨小山前

月涌江流我止羨清音莫過松間久渺一粟自千

秋聽憑我耳聲目色天然取醖洗杯飛不少休時

光驟又何知東方既白枕藉扁舟

取音走

節節高時方過立秋又中秋肅然霜降窮秋後從

良友十月遊如前又雪堂小步臨臯口黃泥阪去

蒼嶽就此月色如霜影空明止見飄飄落葉霜黃

久

前腔行歌望斗牛客相留黃州曾見鱸魚不松江
有喜此州魚來就細鱗巨口良非繆夜來網得須
共友顧看有杯空嘆如何更喜得蘭陵斗酒藏諸
婦

三學士攜核盤中又挾酒星言復駕前舟江山不
識曾行處水石安知今更幽我且攝履悄登巖洞
口笑二客疇能一一遊

大迂鼓攀危望四周劃然長嘯動鸛鷺蚪禁不起
山鳴水湧風何驟終須下虬龍虎豹賦歸休夜色

蒼茫何物如輪影掠舟
十集別集 集示聲 五卷 詩

前腔止望見凌空鶴舞幽東來西去影往聲留不

知是翩跹道士艇前叩又不知是裳衣鶴駕枕間
遊睡夢須更如在臨臯揖羽流

撲燈蛾登臨赤壁遊問我懷開不疇昔未知名

姓何曾出口也徘徊俯就止相與噫嘻一笑而休

應是夜來時飛鳴仙友戶開後虛無飄渺狀如留

尾聲夢中風景何曾久止樂得日泛滄波壁下遊

更休將酒興詩懷落在蘇子後

漁樵問答 和黃子 徐基

仙呂八聲甘州 漁江萬頃歎樵夫不識一葉須

登我獨羨流風回雪桂旗蔽月波凌時響響窮聲斷

江徐應又幸見露白川橫危壁星何曾有蚪盤豹變

狼行

前腔 樵風泛影笑漁郎未見反道何曾我獨羨窮

巖坐石仙人落子縱橫時時動黃山谷和蘇詩興夜夜

懷赤壁高流飲幾更常言道飄江出海休行 鄭公采薪
有從者來與與之問弘所欲弘若耶溪我新不易領胡南風慕北
風後果如言因名樵風溼王質樵山還兩仙奕戲棋爛柯常即棠

不是路 我出處明明處則七里龍前仰子陵成履

行出從東海岸上後車行水飛星白衣天蓋滄茫影

網舉江皋婦子更方秋孟長安客起鱸魚興共藏

名姓共藏名姓 七里灘又名七里龍其上
爲子陵釣臺白衣雲名

前腔 樵我下上山陵嘯出東臯和鶴鳴聲相應蒙

茸掠盡草常盈四時生一見我懷音白下波千頃月

洞安棲抱小星時光更葉稀露出樵蘇景順其物

生順其物生 黃憲傳汪江千頃波與波同音悲生即
性字周禮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

解三醒 我恐子虎狼聲山鳴谷應我恐子蛟龍起洞

破層陵方良木客時生影鵲巢鹿夢驚何如我樵

漁天與皆無姓海上詩仙白也名言非橫幾曾見草

衣桂栗俯仰謀生層即曾方良即題樵青漁童明皇賜張志和奴婢名李白詩仙自稱海上釣鱖客

前腔我恐于半江風馮夷舞影我恐于覆舟山日夜

虛驚盈車網得休高興于道是飄飽葉沂牛星何如我

松堂石戶皆仙景在天能日武陵可相正幾曾見

龍宮海藏俯視空明覆即復能即台正印証

白魚巨幾千里漁之乃成名樵客不知道從我水

中行白樵一秋幾千歲萬牛動莫能諸子言非繆謂莊子杜

子何須山上登漁樵共白嗚呼噫嘻不道木巨乃如魚得

見自然驚更不道魚更巨於木視聽且何曾

煞尾漁樵合唱我和子從今日起各應更變漁樵樂此生

更閒將水景風光高岸為谷滄海生荆共造一山

歌子細歌與世人聽

按譜內有句字不拘者一十四章煞尾其一也

仙呂調中可用煞尾此予桂月初九日所作遙

與石城諸子共弄毛錐豈能效衢歌興誦黼黻

清時亦聊以博漁樵一笑并記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四書文

立道有自然之應化不可幾也蓋為人上者疇不

立之道之乎而斯立斯行者少也非夫子之化烏

能如是且夫吾人之共尊一人者固以其德也而

又以其化化之莫可名者上焉派於天下焉派於

地以安其生以興其行人之化一天之化也不待

久之而無不應固可誦昔人之言而如遇之不有

立者乎立者雖未能行而已無所倚於物焉此人

之安其生也何道而能然哉昔者明主之御世去

其鬱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取乎茲之也不觀和

風之吹萬物乎是天之立之也乃俯仰之間粟則

餘於粟而無悲乎適口也衣則餘於衣而無歎乎

卒歲也甚而斗酒歌呼共遊於化日之長何其婦

子之皆安也方其立之未嘗曰人其皆已能立而

不知其然而然吾知立之化周於四海而草木亦

有以自樂固不需時也吾將言夫子之化之立而

昔人已言之者也自非虎與歌以來吾道幾窮

而有不窮者一以為斯立也有然不有行者乎行

者不止於立而自不窮於所往焉此人之興其行也何道而能然哉咎者明主之御世開其蒙而無一物之不順其則取乎道之也不觀清露之變萬物乎是天之道之也乃日用之間耳目無所縱於已而幽獨之主有常也聲色無所震於物而舉動之則自安也甚而杯盤和樂共適於光天之下何其少長之自得也方其道之未嘗曰人其皆已能行而不知其然而然吾知行之化周於方州而飛鳴各有以自適亦不待時也吾將言夫子之化之

丁亥別集

集示辭

五

末

行而昔人已言之者也自彼婦興歌以後吾道幾困而有不困者一以爲斯行也又然嘻非夫子生知安行之德何以如是而況不止是也

朱黃輿曰亦復遊戲至此耶才人學人固無所不可

做釋氏語錄

東海徐子自名鶴放上人於未歲長生日霍鳴天上高坐仰觀適有天目開士從西方來如如不動色色可人顧鶴放而問曰鶴過長空影迹逝水水能留影鶴可歸來何不道破答曰岸霜千里雪江水一天秋又問如何是色譬虎踞堂應得月石牛睡草不知風如何是空一毫半縷來烏有萬頃千間去盡無如何是色桂粟何時開復落木魚甚處酌言當如何色是空懷得虛風藏水洞拾將

一

集示辭

五

末

飄影供天堂如何非色非空飛潛變化狀無窮在元黃天地中鳥鵲夜鳴棲叢木赤蛟巖起化成龍一雀那飛過滄海歸來千歲也棲柰天目時時開西方在立地我今適開放與子叩問已無影亦無聲鶴放放久矣木上座何在桂枝飛去擊一下還上人曰大似雲門古禪自有紙衣道者記錄張東潭曰唐設三教珠英科以待通徹三教者然而其人不樂見今鶴放上人游戲筆墨豈非具有夙報者耶

樓白詩流知章道士故其衣
衣何彼何此 弟應請題



而狀不雄而遇皆窮而生夢夢而
空空而托南州之後少長東海之東
不識前言徃行落落光天化日之中
何以獨立於世何以洞開其蒙亦惟
慕蘓子扁舟赤壁雪堂明月清風

十峰自題



非漁非樵飄然獨立蘇子
復生飛仙更出飲酒賦詩
風流藉之望義人兮長天
水接客問何人笑而不答
我知子夫仰見明月 奉題

十峰先生笠履圖

秦陽吳楊際亨



十峰集五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徐基撰基字宗頊華亭人出貢生官訓導是集
自詩賦文及填詞皆集前後赤壁賦中字錯綜盡
變極有巧思若其中遊小赤壁賦春日遊小赤壁
賦及道德篇諸作皆洋洋數千言而伸之縮之不
出四百餘字之外雖才人狡獪不足以語大雅而
專門之技別開奧變亦詞苑中之奇作亘古所未
有者也末卷倣梁簡文蘇蕙蘭古璽鑑圖及宋庠
寄范仲淹諸迴文皆有思致卷首有康熙丙戌陳
元龍序序集聖教序中字亦如自己出以弁此集
可云勁敵然元龍特偶一爲之尙無不可基則弊
一生之精神成此一集可謂宋人之楮葉矣

蓬莊詩集十卷

〔清〕沈虹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至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蓬莊詩集

六卷》提要

蓬莊詩集卷一

長洲沈

虹渭梁

康熙丁亥三月兄曾純之官於柳之永興館而南行
由浙至楚蓋余之伊始出門也於是歷錢塘西江之
勝前仰縱觀覺胸臆為之稍開矣江山動人難列增
感每發之於詩以寄其懷明年夏歸應省試復沿湘
流浮洞庭從大江而東下夫長沙武昌內之名區
地各陽黃鶴天下之奇觀也皆古人流連賦詠之地
更得據樓憑弔誠其間見古蹟也皆古人流連賦詠之地
亦多幸矣詩迄戊子六月共存八十二首

出門行

天環空地積阻山巒岼水涌溇亦知行路難况復別離
苦饑來驅人不自主含悲強為別慈母淚如雨癡兒怪
夢求問我通何所刺促離思慘無緒離思不可支暗復

蓬莊詩集卷一

一

數歸期歸期難預數遠行方自茲飄飄浮雲疾提提歸
鳥遲依依日以暮霽霽月微輝主人開樽促飲讌同行
慷慨還相勸君不見班生投筆伸壯懷龍門歷覽雄文
翰念此一散愁酒闌當夜半

自吳江至嘉興道中雜詩

竹枝款款乃盡情歌五夜催人喚奈何楊柳曉風凝望處
高高西北畫樓多古詩有西北
有高樓篇

紅妝緩緩踏青行陌上花開笑語迎底事撩人倍惆悵
斷魂時節是清明

垂虹風景春如畫鶯脰湖光水似藍處處竹林新發筴

村村桑葉又宜蠶

畫眉橋畔住蘭舟聞說前山聲最稠更有行人聽不得

鷓鴣啼與斷猿愁

孤舟昨夜月微明今夜愁添風雨生野曠天空看日落

海雲如墨正崢嶸

飛閣誰家曲抱江臨流玉女自窺牕靈光殿賦玉女檀

槽聲細波平閣掠入紅襟燕一隻

兩岸桃花遠釣磯一羣魚翠弄晴衣南湖舊有鴛鴦字

不見雙雙貼水飛輿地紀勝云湖多鴛鴦故以名之

青青一帶宜桑土廬敷陌上逢人語懷中絲子眠未成

送辛辛

渡關此日憐辛苦盤子必暖之懷中始生絲子見樂府

岳墳

武穆遺形仰肅清英靈儼若恨難平十年血戰冤三字

五國塵蒙痛九京矢報此身寧惜死中興遺事竟誰成

空聞九蠟書驚寄慟哭中原萬里城山谷詩百不一試理九京又成

南渡湖山久喪亡南枝墓木尚蒼蒼鐵人半截雷霆怒

碧血千秋日月光盡瘁死悲殊蜀相成功生恨異汾陽

黃龍未抵金牌至搔首長吟泣數行

于墳

我認岳墓來後此山至憑弔二歎息肅肅凜大義後

先功業豈相師人生各盡男兒事成敗由天未易論寬

沈二字更何因按公被禍法司以意欲二字成獄見谷應泰紀事本末金牌淚血

同餘恨公被誣以金牌迎立外藩牧齋詩金牌終古事參差少保丹青共不泯公亦

官少君不見西湖之旁雙表式萬古綱常賴扶植

伍相祠

江上空懷伍相才恩讐吳楚劇堪哀亡身難效鄰庭哭

扶眼羞看敵國來麋鹿竟遊西子苑鷓鴣亦上越王臺

未須終古長畱恨金鑄鷓鴣夷也作灰

往事愁看越絕書興亡憑弔一秋歔猶聞蓬下埋文種

不獨江干祠子胥山閱古今名共著潮分前後怨常餘

送辛辛

也知炯炯精靈在故國還憐幾廢墟

江月

一片空明漾影遲酒醒衣冷欲眠時江頭此夜淒清月

始信人間怨別離

浙江

江勢遙連海氣陰天風震盪水龍吟潮來早暮聞吳會

吳東為會稽見水經注地判東西亘古今驅石猛威猶

遠渡射濤強弩自雄心還憐形勝登高望多恐錢塘弱

不任江潮通岸可畏

七里瀨

短篷相逐等浮萍
聒耳灘聲不可聽
忽喜翠禽迎客棹

却看紋石滿沙汀
溪迴似帶流逾綠
山峽如屏疊更青

我欲停舟訪高隱
嚴陵瀨畔雨冥冥
水經注自桐廬至潛凡十有六瀨

第二是嚴陵瀨帶山

食江魚

富春江水闊漁市集
平沙偶喜初開網
因之一繫植削

鱗揮素刃鮑參 鮑註
釋米數桃花桃花米出新安見梁書任昉傳時甫過新

安江忽復慈闈念
翻令入饌嗟

望金華山

金華石室舊曾聞
峰岫重重護白雲
待訪蘇仙直牛法

蓮華寺卷一

他時還禮牧羊君
蘇耽 柳縣人 事見桂陽列仙傳

有鳥行

有鳥有鳥巢洲上
哺雛覓食時來往
身離子幼或取將

驚看一叫一斷腸
我心感此淚不止
離別無如母與子

急為嗔索還其雛
巢中悲喜聲嗚嗚

登蘭陰山

煙雨纔消霽景新
野花添媚草成茵
石泉急處常侵路

山鳥飛時忽近人
峰帶晚霞紅似錦
江涵溪漲浪如銀

長歌徐下月初起
寂照孤蓬敲水濱
按志蘭陰山下即敲水水經注永康

溪定陽溪吳寧溪皆入穀水

宿衢州

家隔千山外
舟眠半月餘
每憐江月照
真似洞房虛

舟虛小餬口嗟爲客
無才愧上書
時鑒與蘇杭只將牢落

意何處問相如
鄭相如有前知街爲信安尉見新唐書鄭虔傳

常山道中

宿雲初消草溥露
山翠欲流紅日妬
金銀花發遍郊原

清香凝結風徐度
空山無人鳥啁啾
千百成羣散還聚

最憐一路鷓鴣啼
啼聲聲喚徹行人
竹脈脈兼愁虎豹蹤

凝眸一縷煙生處
澗邊艷冶誰家女
驀地相逢驚避去

客子無端思不禁
竹兜低度楓香樹

蓮華寺卷一

山寺

山寺荆榛塞禪心
靜自深松風獨來
往清磬出寒林

小憩

小憩幽松根
枯枝啄山雀
底事忽驚飛
松花紛紛落

舟子

浮泛三江更五湖
生涯落落伴鷗鳬
聚來渡口移時穩

散入波心片影孤
雨暝浪高迎急櫓
月殘霧起傍寒灘

輸君領略風煙景
幅幅倪黃好畫圖

發舟玉山

解維懷玉驛
初霽晚風柔
五兩看似動
輕刀自邇游

船曰刀于詩鄉情尚東灑溪水却西流水經注餘水東出餘汗縣
慘淡斜陽裏淒淒倚柁樓

即事

舟中寂無爲閒讀水經注時問舟人行行是何處

過貴溪與大維兄談嚴嵩害夏間事

鈴山十載竟何如奸相何曾不讀書只博青詞能進幸
可知心術已乖疎

南昌發家書

別家已一月別淚盈千行相思無停時髮愁如霜伊
余平居日意氣殊飛揚四方丈夫事遠遊謂其常及茲

遠遊集卷一

六

出行役離思自茫茫慈母未暫違念子無時忘如何從
此別道路阻且長定省悲已曠忍復重親傷遙憐深閨
婦晨昏侍姑嫜臨行珍重語歡顏奉羹湯應知感此意
咽淚暗悽惶嗟余四兄弟日夕相頤頤中夜尚談笑燭
炮情未央風雨天涯念其如各一方更有兩男子巾角
頭雙雙一日不見面歸來喜如狂阿冬持我衣阿讓牽
我裳幼女尚提攜循行始扶牀見我索維樹要我馳東
廂漢書滕公傳面雍樹馳廂師古注雍樹抱小兒也休言小兒女未解憶他鄉自
從出門來百感攪我腸況茲久陰雨兀兀坐蓬窗子規
啼北向鷓鴣飛南翔見禽經心愁夢亦頻夢覺空傍徨行

行日以遠今已及南昌附書報平安何時達高堂遙遙
家中信安得雙鯉將含情默無語煙雨障空江

渡贛江

贛水源長自番禺名因章貢實疎迂見水經注十川匯合波

濤壯一棹掀浮身世孤彭澤帆歸風迅疾楚天路渺雨

模糊客心無限生愁思何處停橈問酒壚

豐城縣

聞道雙龍劍曾經此屈蟠如何出匣裏旋復入波湍神

物精靈在風塵賞識難宵來自紫氣空射斗牛寒

過永新諸灘

遠遊集卷一

七

冥冥萬重霧漠漠千巖雨水響知灘高舟人雜呼語前
行路已迷孤篷渺何所

茶陵州山行

晨興戒徒御山行險難量結旅向前去此去非周行亂
山若波濤起伏紛一望低昂入其中屈曲排榛芒虎跡
猶載塗有氣不敢揚狐狸穴草間奔竄多驚皇山風况
颯颯陰氣霾天光藤蘿澗壑喧猿鳥林木藏盡日不見
人矧得療饑腸空山何處僧忽喜來何方急爲問投宿
笑指前山旁迷離遠林末一縷炊煙長

五日

五日今年客邸逢常年五日一家同玉蒲奉母浮杯裏
艾虎妝兒鬧室中髮欲從此夜白榴花恍對故園紅
未知鄉信何時達節序憂心思自通

寄家中諸兄弟兼示衛晉玉

楚徵蠻荒地飄零此滯禹山長連嶺嶠水經注嶺縣有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二嶠也瘴合嶼江流畏虎常虞夜聽猿況及秋應知衛叔寶爲我益添愁

把酒尋雲榭顛狂興不窮一泓涼水碧數朵渚蓮紅颯颯風生竹紛紛月入櫳銷魂客萬里獨立步櫳中上林賦李

送天維兄之郴州

孝養蘇耽里曾聞羽化還仙踪真可慕雀駕恐難攀好飲千秋水言尋萬歲山携將靈壽木得共奉慈顏水經注千上悉生靈壽木

義帝塚在郴州

吾觀鴻門宴項王非忍人殺讐尚不決何以弑逆稱危哉廣武間太公粗上陳父子恩且絕君臣義寧論漢高多詭譎楚罪知非負時無董狐筆直道誰其伸

寄懷惠二仲儒

紅豆君家樹秋來正及時獨憐南國秀寄我一相思

書李秀才宗德卷

楚南富山水遊覽怡心神昔賢每棲託笑傲離風塵我來多逸興君亦澹蕩人何當浮瀟湘禮南真九千餘丈聳地靈七十二峰紛嶙峋長沙記衡山軒用聳拔九千餘丈中有仙人之石室不死之福庭醴泉丹水流其根水經注客峰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遊往往聞攀絕域今探赜誦之音又云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攀絕域今探洞壑巖頭幅練凌空落塵襟煩想還疏濯水經注云山上有飛泉下注望之若乘輿振策五峰巔共發長吟震山岳俯觀日月出沒之洪濤水經注云湖水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仰視雲天翔舞之白鶴荆州記紫蓋峰每見有雙白鶴迴翔其上

樓望

亦知空一望忽忽欲登樓已隔千山路况經三楚秋獨看飛鳥去更續瘴雲流無那鄉心切憑欄詠四愁

晚步

城南山色好向晚一相過新雨行人少空山落葉多夕鳥翻夕照寒月下寒蘿忽復暮樵出淒清發楚歌

客子

客子日多感天涯淚落稠九秋常恨別五字細吟愁定看山月李義山詩定住天涯依依下楚樓隔鄰聞喜笑偏唱大刀頭

唧唧

唧唧聲何處王孫咽草根楚人謂蟋蟀為王孫欲眠還起坐風雨又黃昏

遊城西口號

萬疊雲峰喚奈何且開涓滴醉還歌秋深紅葉江流見霜老青山野燒多故舊傳書悲却聞年華作客感蹉跎憑軒北望情無那又聽南來吹雁過

客散金鞍日又催獨依山閣重徘徊雲來桂嶺都成瘴

水會黃溪却似雷水經注黃水又北流注于赤水一縣蕭條城角動四

山寂歷猿猿哀不辭縱飲還愁絕擬就程鄉覓酒醅水經注

十

遊雞公山注雞公山程鄉溪郡置酒官

遊雞公山

出郭已知塵事遠登山况復露未晞朝陽夕陽散雨氣

兩雅山東曰朝紅練白練迎人飛垂樹飲猿忽驚嘯蒼

翎馴鶴時相依蕭然景物恣幽賞令我忘世兼忘歸

飄泊

飄泊誰憐瘴癘憂故園消息杳難求岑岑病久常行藥

漢書許皇后紀吐咄書頻獨倚樓不倦楚猿啼暮雨亂

飛楓葉下深秋愁看直北三湘隔悔煞征南萬里遊

漫賦

郴山似劍列屏開昌黎郴州詩山來水如湯下郭隈水注來水又北過便縣朝瘴瘴深晴亦雨地炎殷殷臘猶之西永興古便縣

寄許二弟天中九日後

書劍南征情已五年來祇覺髮生絲蠻煙瘴雨紛愁緒酒盞歌聲醒客思松菊故園頻入夢鶯花異地總成悲可憐夜夜明明月惆悵空庭獨立時

答鄭大季雅

湖湘歷歲月風土已能諳澤國多魚米園林半橘柑江

楓幽思結香草賦心耽為報年來意新詩積楚南

寄內

至後連朝風雪繁寒閨憐汝黯消魂誰能刺繡更增線

祇是重添翠袖痕

簞冷燈殘漏箭遲霜寒月落雁聲悲閨中若問新消息

只憶題詩遠寄時

答人

憔悴心情藥物宜誰憐楚舞關腰肢憑將一語江南寄

銷盡閒情是別離

憶女

酒恨難平千古同
欹榭歸首陽山越在元和世載稽

唐史書歷歷符元誌元微之有何由來陽郭荒墳尚孤

寄遺靴語不經流傳益訛異錢牧齋云近代有為宋四

白酒賦死為驚端所漂青蓮謫仙人亦有誇此事

誰為好古者搜訪析疑義

合江亭杜道過訪

訪古意何極紅亭引興長紅亭仍朝暎麗棟宇夜雨漲

烝湘巖列韓詩在仙應洞府藏夢夢來陵後洞昔傳聊

題四十字記余過衡陽

開雲寺

衡山山高雲作冥修忽萬狀難為省老僧珍重說開雲

為賀晴明露峰頂

望岳

今朝望南岳極目一逡巡合沓摩天宇橫空亘地垠五

峰難遂即九面許相親寄語山頭鶴他年遲故人

長沙競渡歌

茫茫高天蒼蒼色蛾眉遭妬賢遭嫉千秋公道在後人

嗟哉競渡猶招屈我來長沙當五日觀湘門外人紛憂

船裝露橈如翼張後漢書吳興傳喧車金鼓聲騰沸迎濤

逆浪性命輕迴斡招呼往來疾湘山兮龍從湘水兮浩

呼洵靈兮何處成幽宮魂招何在還相同角黍休纏五

色縷靈兮力能排風驟雨驅蛟龍生雖鬱鬱死則雄古

來賢士多湮沒可憐處處招何窮吾聞競渡始勾踐樂

府解附會招胥理亦通君不見龍舟之勝誇吳中奔走

士女成土風迴首闔閭城畔路彩旗輝映玉簾櫳

賈太傅故宅

漢文古賢主為治殊英明一朝感譴佞尚復遠忠貞慟

哭固年少朝廷誰老成長沙厄賢傳宣室忘蒼生悲哉

弔汨羅此恨誠難平荒祠傳故宅汲薦寒泉清井傳太

湖湘間見播遷之眾感而作此

湖南好風景蝦菜洞庭船尚有三登稻水經注便縣有

數十頃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溫泉水左右田

明年三月穀熟溫水所溉年可三登猶聞再熟年吳都賦國

之稻火耕初闢地水耨已治田歲歉征輸苦居民有

和遷時報墾之令甚急又值歲歉民多逃徙

湘陰守風

洞庭一夕風轉急湘江片帆愁尚停三十六灣月黯黯

九十九廟波冥冥洞庭君廟在湖

登岳陽樓

十年夢想此樓間孟杜詩篇未可攀識得岳陽真面目

洞庭中峙一君山

登黃鶴樓

我登黃鶴樓懷古情何限
崔顥自題詩黃鶴曾歸未白
雲悠悠去來得黃鶴歸人不識鸚鵡何年謝世塵也
隨仙去無消息江中

江風阻行作歌遣意

南紀斯遊亦壯哉歲月淹滯歸心摧
喜從前月下長沙
瀟湘洞庭破浪來漢陽易舟託估客擬即掛席窮高桅
一風七日不得發長江震蕩如奔雷故鄉尚隔二千里
明月計圓十六回那堪對月還聞笛夜夜江城怨落梅

小孤山

蓬莊詩集卷一

去

山形螺髻似孤峙百尋餘大地洪濤闊擎天翠壁虛神
工開繡殿雲氣護靈居石蘚猶蒼古長疑玉篆書

西梁山

天門古寨暮帆收乘興還登最上頭紅日遠沉浮海氣
青山對峙鎖江流澄澗水急湍如雨絕壁風高冷似秋
今夜月明微有暈荻蘆聲起長年愁

采石磯太白祠

風流傳太白低首謝宣城異代空相慕青山今古情

蓬莊詩集卷一

蓬莊詩集卷二

長洲沈 虹渭梁

戊子夏抄歸自楚南試既不售至臘月而終遭本情
之傷已出以後奉母家居旋轉最苦每累白頭與
低何提抱還憐黃口紛時禍日而寄淚或
寓以傷懷詩迄庚寅之秋共存九十九首

秦淮雜詩

桃葉渡頭秋雨收秦淮河上月光浮紅欄西閣珠簾捲
忽憶當年十四樓

淡粉輕煙俱樣名貯莫愁傳聞往事足風流空憐才子佳

人地一水盈盈問故邱板橋雜記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

最是傷心永樂初勾欄妓院忍經過可知養士基三百

蓬莊詩集卷二

一

思出高皇聖母多明特士之制皆太祖馬后親定立教坊以供遊學永樂初遣入死難眷屬

冠蓋當年著兩京前明官制兩京俱設六部繁華原是舊都城三山

街市雲霞蔚十里淮流燈火明

國破家亡漫莫論宮中行樂日梨園相傳更有堪疑事

故劍沉埋龍種冤

梅花零落怨難勝紅豆相思淚染臍梅村故齋未死白頭江

令在可憐彩筆賦金陵

青溪明月板橋陰南院清歌北院吟紅粉佳人傳馬鄭

馬湘蘭 鄭安娘 白頭遺老憶丁林丁林古渡

六代繁華枉勝形舊時金粉總飄零新來傳得周郎句

不獨賦詩有阮亭

周漁璣開學有金陵懷古詩曰首世盛傳

王氣潛消冷石城
劫灰忍復問昆明
鍾山山色如龍臥
鳴咽淮流漾影清

何人為弄桓伊笛
是處愁聞子晉笙
長說阮郎新樂府
不殊玉樹隔江聲

勝朝文獻散寒叢
半入梨園小部中
猶有秣陵春一曲
等閒波灑唱當風

柳村林陵春傳奇傷昔盛也

桃葉桃根古渡西
水流一曲是青溪
無端往事猶成夢
枉把秦淮舊日題

韓漢書儒林傳書此

漢書儒林傳書此

二

六經聲遠古刪述自夫子
周公著爾雅詁訓之所始
秦時縱一炬其亡竟有幾
賢藥卜筮書存者翻銷燬
說本通考
乃知天地寶圖書
珍秘啓日月共天行
江湖成地紀
炎漢首尊經
踰伏諸儒起
表章大義與
闡發微言旨
申公伏生輩
講授登筵几
著令厲學官
專經立博士
師承有家法
傳習明源委
石渠故事垂
論辨良有以
前漢書宜帝詔諸儒
宗會諸儒於白虎觀
講議同異如石渠故事
兩漢盛儒林
孔門遠紹擬馬鄭
皆功臣服何允從祀
通經古所難
函莽寧幾此上而極
天文下亦盡地理
大則備聖王細不遺
方技童年事
孳孳白首不獲已
所以古名儒專

經是尚耳自多百家言分爭穿穴喜真成繡
盤悅不獨

為華美

後漢書儒林傳論引楊桓法言語註謂喻學者文繁卒也

詁訓失其真章句

日益鄙淵源久不激反覆失所指嗚呼漢以後其學寢

微矣六朝嗜黃姤

六朝人呼黃姤為黃姤

相尚逾浮靡涉獵為文章

修詞瀾若綺唐宗崇註疏漢賢力追企正義維純疵亦

堪矜洗髓宋儒談理學著書汰糠粃羽翼經傳文程朱

自莫比沿為筮仕媒擬拾聊爾爾甚或求高閣惘然不

一視吁嗟繼自今修明果誰恃考校惠不精集說惠不

孰黃童無點竄末學慎議皆六經非凡書未可等兒戲

斯文在我 皇光華余古被煌煌重經學開館開蒙否

漢書儒林傳書此

三

庶幾老尊宿作述有根柢永為來哲貽千秋用昌偉

枯桐

枯桐既已焦中郎斲為琴當其燔爨時不異於束薪聞
聲獨見賞作合真有神飾之以朱絲徽之以黃金手揮
發五弄拂拭時相親良材豈自獻直由知已伸向非蔡
中郎吞聲委灰塵賞音世固希湮沒安可論

古樹

亭亭千尋壁直指何帶霓

端使結切霓五結切見西京賦

上有古樹生

托根亦奇絕扶疎自為榮芳藂自為悅鸞鳳此游息螭

蟻不為齧雖招烈烈風根深寔盤結亦有樵採人孤高

免攀折歎彼柏與松僅與凡卉別置身人世間空能傲
霜相雪

錦帆曲

吳王霸吳忽縱欲色荒處處離宮屬青龍之舟錦作帆
盤遊滿試春風足春風無力倦西施嬌態倚遍紅欄時
閨閣城旁看仙子一水留香望漸移姑蘇宴罷館娃樂
採香泛月相尋作梧楸未省一時愁新胆誰開此日謀
春宵宮中長夜飲酒鍾千石侈逾甚青龍還似徒餘皇
敵國軍容跨衣錦

讀外姑清滑集感成

外姑陳川顯氏名望歸蜀湖
蘇氏為姑舅雖隔光生之

卷一

四

惻惻重看憶女吟病餘弱息思難任也因嫁與黔婁婦
宛轉猶憐是阿琳

少日塗鴉百不知每懷憐取教填詞年來淚盡東牀客
豈獨涼州絕調悲

集中涼州聲慢
一闕乃絕筆也

戊子除夕悼亡

去年除夕萬里客今年除夕歸鄉國不如去年作客時
相思猶有相見日生別輾轉常惻惻死別吞聲淚何極

悼亡

噩夢誰圖竟作魔九年一日不爭多
己卯臘月三日來
歸戊子臘月二日
世痛心最是呼兒女問道蘆花可奈何

小別猶憐信息疎黃泉永隔恨何如憑他畫簾塵封滿
忍見衡陽寄汝書

絕句唐人卷尚存深閨曾與關關翻而今半已成忘却
幾度重吟聲自吞

玉環曾約玉纖纖環破人亡冷鏡空此物誰得
舉頭圓月映疎簾

交頸鴛鴦翼未伸並頭齒齒粉猶新彩絨零落誰能續
腸斷當年倦繡人

紅杏花繁此尚開當年親遣侍兒栽記曾手向枝頭摘
拋擲輕黃告子來

卷一

五

薄寒輕怯勸裝綿小坐黃昏澹不眠今夜風來花弄影
月明誰倚畫簾前

秋氣初深曉乍涼簾衣風颭獨傍徨更無人坐妝梳地
零落堦前是海棠

君來我夢復何時我夢尋君更不疑最是傷心今夜雨
又聞滴瀝到階墀

寒衾孤枕與空幃薄醉橫眠未解衣五夜夢回驚坐起
朔風吹雪打牕扉

酒闌

強作樽前笑誰憐醉裏身無家仍客似多病更愁頻寒

餓悲孩稚辛勤累老親酒闌當伏枕掩涕獨傷神

過東田別業懷學士叔

一載歸來山閣巔雙靴絕迹五花檀公拜侍讀學士有雙靴竟踏五花檀
之夢回冀北愁何極公詩有夢夢集曲奏江南淚共懸集有江南
好六十開浙瀝竹林來小阮離披荷葉晒東田難忘最是憐猶子索得新詩與共傳

九日

颯颯西風撲面來含情扶病強登臺平天鴻雁憐孤影
委地芙蓉感半開九日風光空憶昔十年心事總成灰
長歌當泣何人會佳節那能更舉杯

遊靜詩集卷二

六

夜步明月寺

妙香微有聞月浪空中泛高閣出經聲塵心避清梵

山人隱居

結宇青山曲脩然高士椽深林遮不盡樹杪出炊煙

遊天平山莊

范參議長倩公園林中有翻經臺宛轉橋十二樓等處

翻經夜月清歌歇宛轉溪流碧草侵誰識舊時行樂地
可知陵谷易消沉

峰翠依然似黛螺朱樓虛憶鎖青蛾拋殘法曲誰收得
剩有山禽睨曉歌明晚用朱傳

遊天平石室

天平諸山尊聳秀朝斗極千巖列翠屏一徑壁青壁峰
深人欲迷磴絕股復栗層石何巉巖乳竇皆滴瀝古木
陰崖巔蒼苔染石色幽花燦可悅山鳥名難識盤紆石
室見靈境更奇聞神工界分成知有仙人集杳靄護白
雲天闢接呵吸雲中雙白鹿來住豈可測我將求丹砂
於此鍊飛術

支硎法螺庵作

尋山值杪秋巖壑逾幽妙霜苔染絕壁水痕掛乳竅古
澗落葉填危石枯藤繞翠柏際空青丹楓明晚照日落
嵐氣陰潭影清霞曜行行訪招提山徑何窈窕入門寂

遊靜詩集卷二

七

無人林遠歸鳥叫殿閣隱層阿環立千峰峭我來無支
公誰可永談笑孤吟步月明時聞山鬼嘯

落紅亭作

我行靈巖麓獨上落紅亭返照積松影幽光起石屏樵
歌聲隱隱泉澗響泠泠有僧類行脚一瓢復一鉢捐予
石上坐清談語沉豁平生本忘機悠然覺禪悅驚塵條
奔竄歸鳥飛已滅僧起投夜宿我還弄明月

友人招集小飲座中有妓善度曲彈琵琶索贈賦
此

少日風光感逝波年來哀悼淚痕多閒情暗與消磨盡

那忍重聽子夜歌

昔年曾記泊潯陽商婦琵琶感斷腸今日况聞淒切調
絃聲絕處淚千行

猿嘯不盡三更月悲嘯無端萬木風記得湘江孤泊夜
數聲哀怨隔舟中

病中答人乞大梅

金粟如來骨似麻語言文字絕紛拏一從天女新辭去
更有何人爲散花

讀爾雅釋荷偶成

一從爲藕便牽絲花到成房子亦隨須信見蓮還見藕

過蘇門答臘

八

苦心的的阿誰知

繡被

繡被陳寒具開籠色尚殷裝綿離合在宿麝有無間枕
畔秋聲急牀頭燈影閑誰憐錯彩處添有淚痕斑

片雲

片雲愁夜色細雨雜秋聲萬象皆歸幻人生最有情暗
蟲綠戶入饑鼠上牀鳴欲寐偏無寐中宵病轉嬰

對竹偶成

我來竹室坐虛白足幽情憶訪拈花袖曾經積翠行
積翠俱在竹深山色暗寺林梵聲明隱隱西林裏娟娟

寒月生

憶山中梅花

一曲橫吹斷續聽梅花落漢樓吹曲空山風雪正冥冥真憐一
夜飄零盡坐忍寒宵向膽瓶

探梅二首

堰東堰西月色微招攜徐步渾忘歸梅花千樹淡千雪
宿鳥一雙驚更飛

酒氣初醒夢亦醒花光月色兩冥冥披衣獨坐清吟賞
子夜誰家歌未停

宿徐氏山樓

過蘇門答臘

九

山樓夜色淨埃塵對酒高歌興絕倫四面好峰青似黛
一庭寒月白於銀暮禽咭聒歸林晚香雪繽紛撲座頻

我醉欲眠還倚檻瓊姿應許夢相親

即事

積陰生溪煙朝來沒平楚獨立古原邊山禽樹中語

湖上

湖上方看春水生粼粼風動夜波明沙叢鶴起歸何處
月照平田渡影橫

望天平山

茲山挺奇秀綠翠莫可匹石笋如削成杉松亦森密素

朝嵐氣消山頂明紅日胡然雨欲來諸峰雲互出一僧
山半行冥冥忽相失

雨霽尋白雲泉

朝來迴驚殿林雨滴清響陰雲四散飛山光忽蕭爽石
路無纖埃興來還獨往泉聲聞琤琤悠然愜心賞懸流
破山翠數縷明遠歸飛泉濕我屨水沫沾我衣碧林流
逸韻巖石汎清微心神獨怡悅坐此真忘機我欲候明
月清宵發長嘯舉杯醉山靈空山獨相弔何當置幽棲
長與白雲約寥寥誰賞音白范我同調

白雲寺

白雲寺

十

白雲泉邊白雲寺寺門深閉雲常遮一聲清磬出林外
幾曲短籬隨澗斜石竇有泉下竹葉堦墀似雨飄松花
老僧短衲起揖客自吹活火烹新茶

寄懷鄭大季雅

別君常惻惻別夢頻相親牢落常爲客飄零復滯閭鄉
園虛橋熟客况荔枝新莫漫矜才調憐君得幾人
苦憶漿陽子栖栖劍浦海那看明月夜清聽斷猿吟暮
府千山合鄉心五字深昨過窮巷悄門掩碧苔侵

懷李四龍友

養疾憶李子清臞亦可憐晝閒常鍊藥夜靜好談玄室

滿竹枝影爐餘松子煙思君不可見夢遶玉山前

閒步天宮寺

幽蘭薄戶發修竹傍簷遮樹鳥風翻落離花雨壓斜我
閒看貝葉僧爲說蓮華瘡坐忘歸去鐘聲起暮鴉

坐生公石

昔日吳王墓今爲祇樹林新園發澤深劍氣久消沉池
冷月常浸松寒風自吟不須聽說法始得悟禪心

虞山劍門

山勢崢嶸甚真思劍閣雄棧雲兼龍樹渺渺路盤空

破龍澗

破龍澗

工

屈曲高以長陰森畫欲夜緬懷四高僧獨坐忘朱夏驚
看暴雨來澗水如龍下

三峰

昔有漢月師天童稱逆子五教與七闡辨論不肯已當
仁自不讓夫子亦云耳于此開道場弘宣象教旨弟子
十二人彌天散法雨乃知精進力自可成佛祖

拂水山莊

拂水山莊

老去尚書莊尚有柳絲玉藥共招魂樓頭風好傳花信
依舊年年廿四番

同心共命慰憂居才子佳人信有餘悟到色空空色處

也應悔煞老尚書

再懷錢尚書

恨餘枚卜金甌日公曾以枚卜去官夢斷觀棋玉局身集中有觀棋詩

曠代逸才堪作史不知佳傳屬誰論

楞嚴頂禮漫逃禪續得新編尚紀年初學集終甲申試

問維摩不二法語言文字豈真詮

簡申惇復

昨日過君齋幽蘭散芳馥徘徊寂無人彷彿在空谷
猗復揚揚露泣若膏霖挹之解渴飢清涼沁心腹歸來
整襟袖餘香尚紛郁臨風思結佩庶用慰幽獨

通雅集卷三

三

坐暑申惇復齋中

共坐閒齋散暑愁話濃兼喜境多幽簷垂桐葉頻翻影
簾護蘭香不上鈎塵尾斬憑團扇代龍鬚穩藉隱囊留
肯教午夢消清晝甌茗頻傾興自稠

田家喜雨詞

殷雷忽聞聲急看陣雲起奇峰紛峻嶒未雨先作喜
風急水生浪橫衝港口船遙看兩脚白已遍山南田
苗枯色槁槁苗潤光油油歌聲出丹田雨淋車不休
連宵雨不止屋漏無乾處曉起披綠蓑放水田中去
坎頭水活活坎下波灩灩不獨稻苗滋還看麥莢長

外河通內水水長魚育育坐兩向茅簷破網重結目

牯牛日料水水竭力亦窮朝來閑作苦乳犢臥欄中

夜來燈火坐織屨已新成雨積岸泥滑還穿舊屨行

去年臘雪多多收十斛麥今年雨水勻粒米看狼藉

高田已沾足低田又平水還去穰田神以寧我婦子

石湖泛月

水滿春橋花滿堤串珠歌曲画船齊越來溪畔調雙漿
剛到橫塘月已西

自竹塢至寧邦塢

幽澹平生好閒行趣轉佳山空泉響澗石滑鮮侵鞋野

通雅集卷三

三

寺圍深竹孤僧坐晚齋開花何處發香氣入吾懷

當路孤峰礙行行一徑斜水邊看浴鳥石隙認奇花斷

澗橫危竹幽林散晚霞欲尋高士語踪跡杳塵塵

行人日暮少形影怯孤單黃塚啼烏弔青松飢鼠餐蕭

蕭幽谷靜漠漠渚花寒忽聽疎鐘起餘聲滿碧巒

歸路遙相識山村望已黯晚煙迷百鳥夜色冷千巖野

曠一燈見峰高孤月銜柴門敲未應清影漾松杉

茅蓬僧

無復莊嚴勝道場銷金古佛供茅堂山泉煮給行人飲
鉢米餘爲野鼠糧拂石焚香翻貝葉破牕關月臥繩牀

偶來茶話漫索取何處木樨花正香

山谷木樨花參案見傳燈錄

讀詩伐檀流書此

是非別美惡好惡分取舍耳目苟足憑需之論定者所

檀不諦得緊迷緊迷尚可待駁馬

二語詩疏

風塵賞識

既失貞却憐翻說真成假此事悠悠自古今且須酌酒

陳叔華

讀老子書此

世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于人嘯歌歎自喜驟

而不終日飄風不終朝天地任自然我心何搖搖君平

昔在蜀百錢聊賣卜至人守其要知止與知足開簾閣

讀詩集卷三

古

數人下簾即討論玄中通易理至妙實無垠

題採藥圖

長饒白木柄採藥獨尋不知山路遠只是亂峰深峰

前老松樹根下生伏靈坐此若有通仰憩青青陰

題画兔

綠莎軟於綿皓月光如瀉閑臥月明中舉頭望平野想

以管窺難因懷擣藥者

王明君

奉詔傳來翠輦春殿前驚見玉顏新始知當日君王意

不屬宮中買幸人

聽盡琵琶總怨彈朔風吹臉淚成痕祝君珍重憐顏色

親按圖中仔細看

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世說昭君自彈並無所考

歌舞前臨琵琶間新歡也強破愁顏誰憐待詔深宮者

不憶昭陽憶玉關

漢書應劭註曰郡國獻女未見命于掖庭曰待詔

一曲明君千古悲寧肯漢史至今垂蛾眉不惜黃金盡

借問承恩有幾時

題霍小玉傳

一見空憐骨已枯黃衫無那力全辜十郎此際知何似

鐵石心腸動也無

讀詩集卷三

古

兒女情癡極可憐生生死死恨難填人間勝業坊中事

說著黃衫一惘然

玉釵往事自酸淒玉茗清詞豈漫題解得情根俱夢幻

斷腸深處是菩提

蓬莊詩集卷二

蓬莊詩集卷三

長洲沈 虹渭梁

庚寅秋兄曾純移官沅陵再促余往大楚南之地東
為相西為沅而中匯洞庭余既退遊湘中營營里居
遂然然謂九章涉江之篇五十年後事南征蒼江
飄泊黃口同有胡雪雁寒風驟浪望天南之無極
致辛歲以淹留人孰無情時能遣此辛卯春正始連
沅署署後有飛霞山讀書其上者凡五閱月又以試
事北歸歸六日而病瘧轉相尋百有餘日而身且
不免矣壬辰癸巳之間門戶讀書詩亦甚少應酬諸
作悉非性情並事矣除全
彙成一卷共存七十九首

登金山江天閣

傑閣登臨趁晚晴憑高目極正潮生江聲直撼金陵郭
帆影羣歸鐵甕城山似絕根隨浪動水疑無際接天明

蓬莊詩集卷三

明朝丹楫南征去愁聽金鈴塔上鳴東坡金山寺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

日顛風
當斷渡

舟曉

無眠倚枕倦猶頤待曉推蓬霧漸披僧啓半關燃落葉
鳥拳一足立霜枝遠山紅映朝暎靜野岸青來客帆遲
寒日江村人晏起酒鑑初煖未標旗

燕子磯

石城如虎踞燕子竟飛來莫問前朝事磯流日暮哀磯所

由名不知何據此
咏劉誠意語識

太子磯

太子誰名氏危磯獨擅稱江留墨一點浪裏雪千層

望九華

何處九華是江行望猶遐白雲如玉盤托出青蓮華

宿彭澤

風雪孤舟夜江天逼歲除愁瞻小姑廟誰寄大雷書

水程

水程難預定夜泊竟無涯月照千巖雪風吹萬里沙江

寬看四野天迴只孤植客子愁何極前行路正賒

黃鶴樓

夜發青山嘴晨登黃鶴樓江飛爭渡燕漢口渡船城下名雙飛燕

蓬莊詩集卷三

弄晴鷗波淨紅霞映天空紫氣浮神仙如可接好與話

丹邱

鐘州曉發

吹角傳寒戍清鐘送曉風星稀沙漸白日出水先紅失

侶悲孤雁離根嘆轉蓬又隨征帆遠湘沅極鴻濛

荆口

脈脈舟中臥傳云近岳州江來岷蜀水湖湧沅湘流勢

合濤爭壯波分天共浮水經注湖水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起來

乘興坐放眼亦消愁

重登岳陽樓

眼底波瀾闊乾坤獨此樓氣雄基址震風猛棟梁愁飄
泊三年客重維萬里舟戊子夏過此樓新落成登臨感傾圯惻惻
我生憂

岳陽守齋

岳陽風土嘆遐荒守歲維舟夜正長與弟同眠言陟屺
時天采有兒參語怨離鄉千櫓爆竹喧如故三老盡觴
樂未央擬向神君乞如願洞庭此夕思茫茫

岳陽元日

九日題詩倦客舟思親懷土一登樓三苗風壤寧爲美
五渚波濤只攪愁青草碧連萬頃色赤沙紅截半湖流

岳陽集卷三

三

青草湖赤沙湖皆與洞庭相連還依北望陳遙祝徙倚軒欄爲少留

洞庭風雪歌

洞庭黯黯波瀾滿舟行盡日無涯涘黃雲蔽天風欲狂
朔雪紛飛片如紙濤聲徹空帆轉急淺沙忽阻驚舟子
拍天四顧一孤篷東西南北誰能指舟人號呼齊著力
禱祝祈求竟徒爾手疲鞍瘵冰裂瘡舌凍詰屈語戰齒
一時相對各沾衣行路艱難嘆如此破篷遮掩坐黃昏
擁被迎寒無處徙猝聞舵轉動有聲起看星月澄波裏
造物變幻不可測憂虞翻怪神驅使曉來天氣倍精明
天氣精明見漢書陳湯傳飽趁風帆似鏡平青岑碧樹寒原外雪淨

沙明畫裏行

龍陽縣

楚縣多蕭索龍陽景自稀况經飽風雪忽此觀春暉水
市漁梁滿畦蔬菜甲肥木奴猶可植歲絹得無饑

武陵西郭

武陵西郭俗塵遠隔岸江村景物稀風動篠簹宿露落
浪衝鷗鷺背人飛桃花水色明流駛螺子山容倒影微
小憩漁磯竟移日柳條掩映蕩春暉

木瓜山

行行渺前望云是木瓜山李白題詩處西風慘客顏

桃源歌

四

桃源歌

山盤盤水云云舟人忽報桃花源爲言此是秦人洞洞
中別有廬舍桑麻田一自漁郎迷往路空憐雞犬亦成
仙時復擎舟經過此春來看遍桃花然有耶無耶杳莫
知但見綠波不吐煙芊綿淵明文章妙絕倫洞口真教
想煞人仙原有路應容識塵世無心肯問津長嘯一聲
山應許猶認拾子洞中語

天維兄築室于沅署飛霞山之麓初成而余適至

喜呈短律

地與漏天逼山城風雨盈我來喜暑濕新築喜春成別

緒三年曲愁懷一夕傾庭枝正蕭瑟恰聽對牀聲東坡子由

兄弟往來詩多用韋左司風雨對牀之句見王直方詩話

結宇飛霞麗官閒幽意賒耽書翻素帙養疾事丹砂好

鳥時聽訟遊蜂任放衙興來還命酒共慰客天涯

春縣花明錦奇姿異域逢芳蘭字鵲巢小而圓紅藥花亦如蕙

號芙蓉庭砌商童種瓷甌珍重供忽思便縣裏花發紫

荆濃前在永興署中有數本花開極盛

懷雲亭子上最憶好林泉竹笋應離籜池荷欲疊錢閑

花紅滿地古樹碧參天誰復開金錢春來倍惘然

兒輩服除日書此

蓮華詩集卷五

五

半生榮落嘆沉淪多愧飄飄託此身怨別三年常負痛

饑驅萬里更隨人伶仃兒女關心切寂寞音容祇夢親

說與旁人渾未得風前無語獨傷神

鶴鳴澗上

鶴鳴山澗綠陰垂小築誰家傍水湄最愛短籬扶姊妹

召坐聽花底語相思鳥名

即事

青山頂上紅霞映綠樹叢中碧水流一曲楚歌雲不動

數聲羌笛月當頭

同崑山徐廉夫溧陽彭基士錢塘伊震遠弟天采

姪雲昭坤一宴集辰州宋蕭碧司馬署中黎雲

精舍時庭中薔薇盛開

他鄉正值暮春天撫景誰能惜酒錢花到欲殘偏爛熳

酒因微醉倍流連朱絃促柱難為別白髮高歌劇可憐

謂徐廉夫司馬風流尚京國新詩吟就倩誰傳

牆東次友韻

牆東芳樹綻春葩樹底深深見浣紗紅袖每隨金粉蝶

綠雲濃綴碧桃花沙輕蓮印依裙亂風軟腰肢妬柳斜

溪水一灣門外遠依稀風景類如耶苦耶一名如耶見前漢書

寂寂次友韻

蓮華詩集卷六

六

寂寂傷春夢雨天金堂人隔影空憐庭花零落臘脂冷

簷燕翩翾翠袖妍未忍釘心拋棘刺釘心見晉書顧愷之傳可能

輪面擲金錢輪面金錢見孟十西子章疏雕籠忽報紅鸚鵡是否憑

將消息傳

無題次友韻

東風漠漠日遲遲梁燕營巢共語時紅豆有花初結子

春蠶作繭正抽絲宵長那禁膏融淚月小誰憐魄滅規

荏苒韶光容易老濃華愁盡綠陰垂

撩亂閒情自不禁東西溝水蹙波深長卿故有求風曲

弄玉寧無引鳳心楊柳春深愁黛減芙蓉秋老怨霜侵

三年鐵網勤收取莫放珊瑚爛海濤

珊瑚三年不取則爛見神農本草

屈戌光明玳瑁霏綺寮掩映蠟燈微香凝文錦鴛鴦被

夢繞流蘇翡翠圍五夜露濃花氣細一庭風靜月波輝

青天碧海情難訴舊恨新愁淚並揮

含情脈脈思盈盈暗把柔腸宛轉繫反舌亂鳴心自付

一眉交語夢重驚柳枝曾負濺裙約

見義山集桃葉還愁理

檝迎底事偶教棋局近中心惆悵獨難平

麻姑

望斷蓬萊路莫尋海波隔絕碧沉沉麻姑應為人難到

特地頻頻側淺深

王母

七

王母

王母青鸞駕暫停阿環再拜極娉婷密香來往離容侍

看殺牕中是歲星

送春曲

落紅紛紛亂飛絮東風慙慙勸春去春風與春亦何嫌

催歸不管人心碎春今春今若羈旅我亦將歸差後秋

惜春苦死欲暫留可奈春光不自主搔首青天天天不語

獨憐春去來有期歎我飄飄無定處今年與春別辰州

明年春色知何所此心耿耿忽不樂把酒臨風倚山閣

辰州曲六解

清浪水如沸甕洞聲若雷

清浪甕洞皆地名

郎今下灘疾歸定

莫船回

郎去舟若飛郎歸馬如驚愁煞辰龍關路險不得渡

有懶魚可羹有筐蔬可飽

俗以懶取魚

出門險處多不

如在家好

三春勤放蠟秋晚收桐子桐子常離離蠟生亦累累

郎今莫渡江水中精怪是郎所見聞吞象如鱗介

江中

傳有黑魚精曾有象渡江沒水不復出

丹砂可駐顏砂牀新禁採郎今好尋覓莫惜錢來買

贈彭二基士長歌并送其北行

我聞太史公遊歷遍名區文章有奇氣下筆驚羣儒乃

知十年讀書如蠹魚不如窮奇覽勝恣所娛可以佐我

胸中書惟君浮長江臨鄂渚過岳陽涉南楚揖乘鶴之

仙人懷望雲之帝子憑屈賈之遺墟訪仙佛之故址

漢

馳仙人唐無量壽佛皆湘人日月出沒洞庭之波樓浦清照湘江之

水樹中記湘川清照五岳岳連綿雲陣奇嶺嶠氣氤

瘴煙起紛薜荔與杜蘅雜靡蕪兮蘭芷擴聞見于一朝

拓心思于萬里更從二酉探秘文不避五溪淫毒親乘

舸船今上沅辰灘高水險石嶙峋雷洄清浪

俱難

人喜君相逢在此地紀遊得罄新詩句况君所遊皆我

人喜君相逢在此地紀遊得罄新詩句况君所遊皆我

曾歷處讀之親切愈有味短篇奇古逸氣繞歌行奔放
風格老更出當年燕趙詩悲歌慷慨傷懷抱花前月下
縱談論金壺玉盞齊傾倒有時携手登山坐翠微同聽
泉聲與猿鳥樵徑無人日暮陰共嘯劃然崖谷杳歸來
對榻不知疲話濃五夜還疑早君今復何往跨驢上荆
襄上荆襄度大梁從之入帝鄉君才自足孫廟廊絲綸
世掌傳鳳皇承明金馬增輝煌余亦東歸別意長還憑
著作勤寄將

遊明月巖

壺頭綿延三百里伏波自昔藏軍處兩岸童山峭插空

遊明月巖

九

中間毒水奔流注我行愁卧正轉側眼光忽豁幽巖露
翠屏青壁疊煙鬟古木蒼藤亂雲素深沈絕澗下無垠
側足飛梁橫斷渡玄猿怪鳥相向鳴我亦長吟聲共赴
仙人忽泛沉香船載得銀壺美酒泉沉香船銀壺手持
綠玉杖縱步來層巔捐子石上坐洗酌同流連謂子骨
相頗清異祇因福薄多塵緣辰州丹井久已填朱砂牀
在無人穿子來撒手空茫茫然洞庭浩渺江連天風波翻
易誰爲憐好隨赤松子採藥穹窿便赤松子採藥
蠅頭蝸角不足羨躡踪二老長千年

自明月池歷三石澗綠蘿山

乍過明月池又歷三石澗鼎峙如削成轉瞬不可盼但
聞綠蘿中漁歌景清晏

洞庭阻風歌伯明

洞庭五月南風號掀空白浪如山高一吹三日聲轉急
欲渡不得心煩焦朝來風力稍衰發舟人不戒凌颶龍
帆開十幅眼乍瞥波騰四面天爲滔日光溟濛霾暈氣
風色慘淡揚餘颺心驚默禱寂無語枕師篙工暗不驕
船欹帆側卧貼席顛簸萬斛同于瓢此時鴻毛輕一擲
豈期修墮山之坳滿船相慶生歡喜剪紙酬神酌桂椒
山形矗起只培塿湖心點碧堪遊遨狂風吹水水欲立

遊明月巖

十

駭浪觸山山若搖銀牆萬堵紛起伏白馬千乘齊奔跑
雷轟電閃頭目暈峰頭忽舉盤空鵬翻飛健翮不肯下
怒濤一掣落九霄吁嗟爾力何足恃海中爰居猶避逃
風波無常亦有命安穩片刻隨所遭且復開樽滑濁酒
聊爲歌呼興一豪醉聽乾坤震輪軸狂吟日月浴波濤

渡洞庭

今朝風勢緩敢渡洞庭西水闊乾坤小波濤日月低浮
生還自歎物理已能齊翻喜神鷗舞時來檣上棲

早發

波濤喧枕畔五夜早開行心動眠難穩舟輕坐不成江

山同炫轉星漢浩縱橫隱隱聞墟落雞聲次第生

甘將軍廟

將軍號神武英氣橫乾坤自喜結束異常懷知已恩懷
慨酌銀碗軍中重一言想當揮指日曹瞞直可吞吾聞
關侯灘昔對將軍壘真傳咳唾聲不渡萊蕪水

見水經注

江雨

雨氣積西嶺山風吹復之岸迷波更闊帆濕渡逾遲得
意江豚舞羣飛水鶴嬉漁舟亦泛泛蓑笠不知疲

不寐

不寐獨輾轉孤燈暖虛焰推蓬一相窺京月鋪江面船

蓬舊集卷三

士

尾忽跳魚波光破澄練

空閨

岑寂空閨裏三年淚暗垂春來花自晚秋好月虛窺雨
雪人行處關山腸斷詞更誰閒討論款款証離思

苦癰行

江湖多風波寒暑侵人骨我生逐斷蓬飄飄常作客去
年出門冒風雪今年歸來常毒熱楚南况是瘴癘鄉五
溪淹滯愁煎迫還家六日不得寧苦瘧相纏卧牀席寒
如冬月當灌汲復如裸體投冰凌温牀厚覆猶戰兢
冬月灌汲温牀厚覆見
三國志華佗傳熱如烈焰圍束焚又如受縛就鼎烹

清涼甘露無由登深山窮谷近寒固陰炎天赤日鑠石

流金吾曾飽歷猶難任沉綿輾轉已百日形骸槁瘦空

皮侵置書不觀東閣神農本草憑經索枉將方術覓

倉公始信中醫不服藥

見漢書藝文志

吾聞瘵癘讀杜詩瘵鬼

年來亦古殊誠知此事公成戲一鬼三年不自驅近得

却疾方直窮大化理同此一摧殘循環少促耳造物山

來鯨弄人達觀已擬齊生死任他寒熱逼人來不使炎

涼著心裏瘵令瘵今亦徒爾

浩歌行二首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龍行在天不可攀馬行在地

蓬舊集卷三

士

愁九野安得神龜為我卜世上還憐無日者

史記有日者列傳

山川不能言肺腑不能語地師醫師樂且舞吁嗟得食

無安所天公惱怒將擊汝

和吳右皇依綠園雜詠

迴廊修竹

千箇琅玕竦八雲朝朝拂拭費辛勤相親曾記東坡句

更語廊邊抱節君

東坡詩云寄語蒼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即相親

空庭野鶴

獨立翛然整羽衣空庭晡曉散餘暉雲消月出不成夢

忽喚一聲天際飛

緣堤垂柳

肯向離亭作送迎
緣堤自舞伴啼鶯
不知何處妝樓望
又逐春風惹恨生

隔岸天桃

桃葉桃根手自栽
隔溪婀娜滿林開
濃酣暈頰臨風笑
疑是凌波欲渡來

曉林鳥韻

露凝春曉百花明
宿鳥嚶嚶弄早晴
中有一雙啼更婉
金籠添得画眉聲

幽壑松濤

蓮華寺集

主

喬松百尺礙層霄
出谷山風響泐寥
忽憶江湖行路日
孤舟野泊聽寒潮

林畔孤亭

林高接葉製茅亭
翹首童童一蓋青
想見吟詩當靜夜
月光林影兩冥冥

香簾垂釣

溪迴小閣波鄰鄰
游魚戲水浮香蘋
閑來倚檻坐垂釣
潑刺一聲脫錦鱗

山坡石塔

石塔由來偶擅名
梅檀誰與致精誠
那知石笋凌空出

便是浮圖幻相成
浮圖見洞微志

愛雪觀梅

香雪成團映小樓
明燈玉盞珀光浮
誰能夢橫題詩句
一為梅花破寂幽

哭天維兄

春草池塘感舊題
澧蘭沅芷共招攜
人從火瘴蠻中別
路入仙源洞口迷

肯信萋萋樓天南
淚灑情何極
每為招魂向五溪

雞鳴高樹顛

雞鳴高樹顛
物色殊鄉里
不省出門行
莫笑遼東豕

蓮華寺集

古

鰕鰂篇

鰕鰂遊潢潦
寧知天地寬
所嗟賦命小
拳曲自能安

題陸維能把釣圖

画師點綴小閒身
舊是侯門出入賓
拋去玉驄甘理釣
白頭應悔老風塵

嚴瀨臺荒夢雨天
孤蓬記否共流連
輸君尚負桐君約
鹿麋塵寰又五年

再題把釣圖

沅江波泛桃花色
湘水流含杜若香
清絕湖南舊遊地
君將何處著漁梁

昔歲同遊楚幸

山幽石積水潺湲楊柳桃花夾岸繁忽憶問津前渡日
夢魂重繞武陵源

採蓮曲

荷花滿湖水亦香荷風吹動羅衣裳纖纖蕩槳花深處
欲折不折愁紅妝紅妝盈盈泣秋水絲飛宛轉纏玉指
花紅似妾奈花何妾比花心思更多

將進酒

將進酒歌一曲爲君具壺觴毋爲苦刺促知止者不殆
知足者不辱語見老子人生百年若電流就中得意無時足
東野竹弓鳴可射南山霧雨豹可澤金易鏤骨易銷山

蓬莊詩集卷三

五

難挾海難超將進酒歌且謠

休洗紅

休洗紅不洗紅猶淡憶昨嫁時衣開籠色黯黯故衣可
染尚不鮮紅顏對鏡長自憐

望夫石

望夫石自何年至今突兀臨江邊江流無情日浩浩行
人擔擱青春老終古難教少別離深閨望苦夫不知江
頭留與行人看滄桑更石不爛

行行且遊獵篇

獵馬怕寒情不驕霜鷹耐冷意獨豪健兒妝束有殊態

屈襟短後窄袖袍草叢雉起兔逸電左手放鷹右拔箭
俯身飛鞚縱馳突耳後風生鼻火出語見樂書聲作霹靂弓
弦鳴中或疊雙百不失山空野曠捲白沙檀房毳帳儲
爲家烹羊飽食就中宿夜半餓虎帳前伏樂此不疲矜
得意連朝風雪歸來未

移船

春風吹船船欲開春波縐綠綠可裁岸花促客傍船去
村犬吠人沽酒來

隔岸

隔岸依依楊柳津臨流初試曉妝新等閒狂客多喧笑

蓬莊詩集卷三

六

驚去樓頭獨倚人

白鶴山人歌

山人少年誇俠骨豪盡青春今白髮酒酣故態猶向人
鎗吐梨花劍渾脫一生好事學長生燒偏丹鉛悵未成
往時飄泊同江海猶爲尋方煮玉英心懷八公不死藥
手捧五岳真圖形丹經反覆誦不輟深夜琅琅神鬼驚
此汞不是凡間汞丹經牟詵玄奧爲君恐年來至道誰
傳得何處藏真鍊精魄

蓬莊詩集卷三

蓬莊詩集卷四

長洲沈 虹渭梁

甲午春余時北遊京華行有日矣入以德化旅殿賜
明府之約遂使而南轉蓬莊無以與之自德化旅殿賜
往來區區忽忽三載幸遇賢主人流連歲日然而道
花漏刻調張時深望數風人低徊欲絕矣詩述兩申
之冬共存
八十一首

題彭二基士滌硯圖

鸚鵡晶瑩碧眼重洗來香淨墨花浴硯黃素得臨池法
春蚓秋蛇態轉濃

鶴鳴山澗飛霞麓曾共揮毫坐翠微添我未妨同入画
芷香春雨思依依

同彭基士天采天協弟看花虎邱

同心偶約話綢繆閨闔門西覓小舟花市雨餘供眼醉

酒帘風穩帶人留遠山坐對晴雲出野水浮將浴鷺流

尋勝更教誇足力玉蘭香露一林幽虎邱有玉蘭
一樹最著名

息廬

栩栩蝶夢一軒渠雲度無心影亦徐紅藥露芽新雨後

白鳩刷羽晚晴初供花聊寫斜枝韻画紙閒臨楷字書

小坐鈎簾待明月喜教偃仰息吾廬

懊惱曲

明月何虧仄與日偏殊魄嫦娥空擣不靈藥四時誰平

分疆半不似春太皞疑為天公嗔天上人間會如此有
情終作無情死造化寧皆夢夢然故意惱人腸斷爾不
然銀河亦應清淺流黃姑織女無離愁

有懷

漁洋山接洞庭青莫問靈光舊典型留得一編傳世上
精華錄在見遺形王阮亭先生精
華錄具小像

宏詞入名彙才奇竹垞風流舉世師十五年前曾識面
白蓮禪榻訂詩

怨情

庭前桃李花灼灼東風吹開復吹落對花常為怨東風

蓬莊詩集卷四

對鏡還憐歡不終入門相見情漠漠出門笑語多諧謔

一心誓許各無移咫尺其如形影離妾意正濃郎意改

郎心幸意知誰在含羞問郎郎不言褰帷偷自挹曉痕

人情得新即忘故那得教人不嫉妬願身化作相思煙

夢華汝愚

夢華汝愚名慧珠無錫人余內弟也來從余遊苦
志力學年二十而卒著有隨州詩集

夢裏常牽念汝思嘔心只似病難支依然舊日挑燈夜

寄意

五年孤枕夢初殘舊素新嫌取次看為報九泉兒女念

不愁他日獨嘯寒

將之九江賦別

白鷗萬里竟誰馴已悔飄飄託此身
偶爾潯陽潮有信喜爲惠遠社中人
雙姑翠黛應重覩五老巔眉許再親
山水情緣真不淺祇憐小別又沾巾

江夜

今夜江光斂纖纖映一鈎疎星點
水淨清漢疊紋宿鷺底驚渡戲魚
殊自由微吟會有適塞曲忽鄰舟

風雨

風雨來西岫雲遮已半山江波忽
改色客子慘無顏白

江邊詩集卷四

三

浪驚三尺青林喜一灣無人舟獨繫
飛瀑下巖間

戲題江干竹上

愛此江干竹題詩倚夕陽殷勤謝
剪伐留作女兒箱樂府

江邊黃竹詩
堪作女兒箱

夜發

一望潯陽路轉修客行觸熱只淹留
江騰暑氣蒸干火夜趁涼颼爽似秋
帆影穩依風力軟波光細帶月痕流
長年三老吾憐汝白晝攤錢不弄舟

余忠宣墓

大龍山色晚城隈丘壟森森峯嶂開
歎惜孤臣廟貌在

幾曾學士履聲來謂危素闔門俎豆陳終古清水滄桑任

劫灰清永塘已涸廢落日荒原重憑弔江流汨汨尚餘哀

卧冰亭

相傳此卧冰冰破魚躍起猶聞竹竿生
真嗟仁孝里蒼言念古人所悲缺甘旨
而我獨何爲哀哀淚不止

東林寺壁王文成題詩尚存張明府近
光恐其久而剝落爲手摹勒石以存先
賢遺跡感其好古

之意詩以贈之即次原韻

遠公蓮社成荒草東林豈復曩時好
十八高賢何處尋

癡僧雲問五老虎嘯猿啼溪壑哀千年
猶此法堂開

蓮社詩集卷四

四

癡流好古張公子政暇空山訪舊來
遺壁文成詩一首

慨然憑弔澆杯酒爲感山靈久護持
還愁剝落終歸朽

手摹刻石耀山庭幾易豐碑棄澗汀
殷殷此意堪千古

過客摩挲共眼青

東林懷古

名社千年久寂寥白蓮池畔草蕭蕭
長懷宿昔開堂日

松柏于今說六朝

持公自別東林去古樹曾驚不壞身
偶向定中金磬覺

祇今何處又棲真

西林近接東林寺惠永何殊惠遠師
閒道飄飄披短袖

道人風度更清奇

宿東林

自是炎蒸離上方，頓令心地覺清涼。
分聲佛號山中課，朵朵蓮花世外香。
一室照來溪月淡，萬峰環鎖谷風颺。
竹關禪榻無塵夢，睡足還疑漏獨長。

聰明泉

玉甃聰明水，文殊座下生。
息喧絕塵觸湛止，涵源清淨業通三。
味靈臺鑑一泓，參乘有妙理會得此泉名。

廬山道中

一入廬山路，天然遠俗氛。
芙蓉映澗碧，錦繡疊峰紋。
雲

廬山詩集卷四

五

樹常倚薄風，泉雜聽聞何當此學道長事越廬君

雲峰老僧歌

路入雲峰已半山，老僧款款開竹關。
雲峰高出白雲上，尚有雲截峰腰間。
徑危磴險行踖踖，策杖攀躋汗如液。
時時喘息抱長松，往往欹身倒磐石。
來此連傾數碗茶，忽覺精神抖擻加。
山風爽人來四面，林鳥怪客頻一譁。
老僧自云力猶健，入山住山足吾願。
饑來餐有纓絡粥，山中獨盡以米少許。
雜草煮食謂纓絡粥，常時劇得黃精飯。
洗鉢烹泉擬玉漿，翻經拂石即禪牀。
麈尾有意閒投迹，花草無名睡覺香。
一龕古佛時相伴，百顆輪珠持不斷。
咒力能將猛虎

降心清不怕山魃，見有來歲月任如梭。
那問寒暄人世何，雪積斷巖知臘近。
樹榮幽谷識春多，潺潺碧澗流相續。
嫵嫵青岑看不足，但鏡衰顏自減紅。
還梳白髮欣微綠，芒鞋時復踏層臺。
若笠常教拂翠堆，瀑布巖前聽水去。
石梁橋畔訪仙來，此身自喜無拘礙。
坐卧住行多自在，客來茶話亦悠然。
正欲登臨觀變轡，言罷翻身徑入雲。
亂峰深處渺無聞，相從欲作遨遊侶。
鸞鶴飄飄豈得羣

上廬山歌

盤盤鳥道松恍疑，臨天路不然何飄飄。
足下生紫霧長

廬山詩集卷四

六

歌廬山高復恐驚，九霄句奇自詰屈。
力盡還咀嚙何人，大書絕壁上令我快讀心神壯。
東巖西巖悄相向，青冥一氣垂萬丈。
中有雲嵐翻若浪

廬山絕頂

喬松夾道三千尺，石磴凌空一萬層。
到得廬山最高處，驚看下界白雲騰。
天池寺王文成題

舉頭呼吸接天關，放眼乾坤尺幅間。
偶向文殊臺上坐，此身忘却尚塵寰

宿天池

天池摩青蒼衆峰，罕儔列置風吹無垠。
殿角瓦皆鐵星

辰似可捫寒暑忽異節我來當朱夏揮汗乘險絕陡覺
山氣涼嚴冷骨欲徹陰崖凝層冰太古留積雪曾聞有
聖燈往往夜明揭無緣一見之雲海空漫滅山僧言下
界恐有雷電掣

錦澗橋

天台有石梁我昔夢遊處忽此錦澗橋彷彿意中路四
山環其間一水遠奔注徑欲躡其踪延緣斷前渡但聞
潺湲流遠若經聲聚

別家

合少離多灑淚頻歸餘一月倍情親不知此別愁何似

蓮華詩集卷四

七

那更秋風失意人

宿揚子江懷申惠吉廣陵

昨向江天裏重登估客舟因憐揚子水爲憶廣陵秋坐
覺暗潮上遠兼寒月流離情正無那浩蕩挂帆愁

江行

秋江風剪秋蘆平欹側蒲帆傍岸行試望前途渺何處
浪花遠際白雲橫

阻風

行人自上九江船愁水愁風倍黯然無那秋江一夜雨
荻花漁火伴孤眠

家書

倚閨愁白髮灑淚念昏晨恃爾閨中婦娛茲堂上親旨
甘佐餽力寒煥問衣頻但愧丁寧切徒將婦職論

蘆花

江上驚風起蘆花亂眼繁只疑朔雪漫不似初綿溫落
木時兼下寒鬼且共翻悽然感飄泊獨立憶鄉園

江城

江城寒逼亂驚颼漠漠同雲雪欲飄野燒燭天光微曉
清聲震地響連宵雄心矢嘯悲鳴劍傲骨禁寒戀敝貂
奔走十年成底事不堪華髮漸蕭蕭

蓮華詩集卷四

八

寒夜

街鼓襲襲報不齊更深擊柝罷城西雁吟咽雪吞聲度
雞宿驚寒失候曉長夜正嫌逢小至羈心無那况孤棲
隔鄰同是天涯客怪煞昏昏睡似泥

寄彭二基士

君看太華三峰去我識匡廬五老新雲錦屏風耀南斗
翠虛樓閣照西秦洪河雷動源星海瀑布虹飛落漢潭
山水遨遊兩奇絕何時樽酒縱談論

紅梅感聞友人集飲即席賦此室中清供兼有蠟
梅木瓜詩并及之

東閣花開香氣多何郎倚醉漫婆娑尚能艷句翻新曲

難得佳人按板歌用李後主賞紅梅事

檀心磬口別丰標恰似勻黃色態饒唐婦女閨妝以檀色勻面醉客

莫教頻嗅取怕他著煖蠟融消

痛飲狂歌莫漫嗟客中只合醉看花壽陽自是傾城艷

尚有仙人萼綠華時錄華將效

芭苴誰解此投將取次摩娑透體香戲語酒狂休搯破

也知他是木爲腸木腸見晉書

蓬萊詩集卷四

九

江邊野鶴歌

吁嗟乎爾鶴奚爲江水渚煙波渺渺將何之羽毛摧落不自振誰識翻飛蓬閣姿瑤池不得飲芝田不得啄孤影笑然任飄泊愁思故里望雲天空憶乘風向寥廓狎鷺鷥而爲羣偕鷗鷺而爲侶奈彼之各自有其儔兮相

與和鳴而集處吁嗟乎爾鶴顧曾不如其悠悠而得所江風揚威行路艱寒濤震湧噴雪山翻鐵母爲泛其間吾觀爾鶴終不凡形貌悴神安閒有時曳翅如輪旋猶能長鳴引吭聲驚天吁嗟乎爾鶴世無浮邱子晉誰能憐

寄懷申惠吉

一自揚州別空憐歲又除匡雲時帳結江樹遠愁予無敵清新句通神瘦硬書平生資切琢寂寞悔離居

再寄閑讀漢書將上計矣

嗜古心情愧不如丹黃甲乙積居諸知今上計春明去

蓬萊詩集卷四

十

馬上懷君讀漢書馬上讀漢書見李義山集

平生最愛孟堅書造次吟殘悔厥初惆悵年來又離索

一編挂角獨匡廬

陶白祠

陶公有道者冲澹亦天性白公自曠達厄遇不爲困陶公白公皆可師雲中五老常見之

能仁寺

能仁古寺唐時創訪舊空門禮梵王市遠盡聞蓮漏永春深花發麝囊香袈裟經卷消塵慮幡幢琉璃醒客忙昏黑諸天歸路杳肅瞻層塔隱空蒼

岳母祠

常懷背上字恍親慈母顏傷心岳少保徒步入廬山

碧甃朱欄曲

元李文忠公
舖死節處

九江城中路旁井孤臣節義心炯炯君不見朱欄碧甃

圍井邊參差鼓吹猶喧填九歌吟參差兮誰
思往云洞篇也千秋死忠

只此足歌作迎神送神曲

宿圓通寺

彷彿似曾經過此不知是夢是前生候溪橋畔潺湲水

日暮無人遶澗行

白髮高僧海鶴姿謂吳
菴師閒窮祖印論參持不知今夜事

蓮華詩集卷
五

士

前月爭似當年夜話時

寺有歐陽文
忠公夜話亭

西林寺

東林到西林只隔數武遠延緣石路平杖策易往返笑

蒼紅遠溪松杉翠流巖一塔獨高標雙扉或輕歎山僧

無邊迎真率情宛宛茶煙颺微風幡自仰偃登臨上

佛閣經卷可寓眼時聞東林鐘坐覺西林晚

琵琶亭

亭外寒江水亭邊送客風無人殘落日深樹半林紅

庾樓

只此弔古意偶然登庾樓江風盪秋氣吹雨度磯頭

寄內

寒月天邊雙照孤相思歸夢奈模糊愁心却更憐君夢
能識潯陽路也無

湘南客况攪離愁寒夜題詩寄淚流最是年來不忍讀

斷腸此夕又江州

前在永興有
寄先內子詩

張殿賜明府集飲賞雪漫賦

匡山漠漠盡寒雲散布江城雪正紛飄壓竹梢聲漸細

舞來牕上點時聞庭枝妝作瓊花樣簷溜消成玉筍文

多謝匡君能置酒不辭酩酊到宵分

玉局風流緬已遙聚星堂雪即今朝也無翠袖橫斜點

蓮華詩集卷
五

士

翠袖點橫斜却有紅梅意態饒煖飲捲簾看撲舞微醺

仰面著融消座中詩思誰清健白戰猶懷舊禁條

蘇詩
持寸鐵

匡廬積雪歌

朔風團雲作雪狀半夜打牕聲若浪曉起失却青芙蓉

玉山突兀森排向撐空耀眼寒射人裝點高低隨沓嶂

雙劍光芒驚出鏑五老偃強露殊相香爐孤峰息紫煙

屏風九疊開素障白龍應僵玉匣中

蘇詩
開青玉
匣飛出
兩白龍
彩

虹凍屈銀河上瓊臺琳宇三百六冷氣寒光一萬丈列

山丹邱不可尋應真嚴窟能無恙九江化作水晶宮南

天湧現光明藏澗壑常餘六月寒彭湖會見三春漲安
得置身最高頭俯臨下界重一望

雪後懷杲菴禪師

天寒千澗寂雪積萬山封饑禽盡宿乳虎夜無蹤遙
憐山僧凍粥罷燃枯松

投宿甘露菴

山行盡口倦相侵投宿禪關暮色深畏說寺門多虎跡
喜依佛閣聽鯨音遠山野燒明松洲新月微芒印竹林
茶話老僧同破寂頓因方外謝塵心

喚渡亭

蓮華詩集卷四

三

堤邊綠柳已抽芽籬落紅梅盡著花喚渡亭前人喚渡
晚風吹月下寒砂

徐高士

思賢舊有亭千秋緬芳躅陳榻亦空懸其人固如玉

梅尉

梅尉偶吏隱相傳即仙去愜然對西山長懷鍊藥處

登滕王閣

少日曾吟滕閣序今朝放眼倚晴欄不知無限登臨客
才調何人似子安

岳陽曾繫洞庭船黃鶴常懷玉笛仙潦倒十年猶作客

却登滕閣忽愴然

重登

城外春帆逐曉風城邊旭日麗晴空西山舊識峰巒迴
滕閣新看氣象雄下亥過此閣毀于火歌舞只今懷帝子賓朋尚

復憶閣公登臨徙倚偏饒興欲盡清樽誰與同

側側輕寒倚檻前客中登覽倍留連山凝霽雪明千岫

江湧洪波會十川水經注潁水總納十川同濤一潰俱注于彭蠡鈴鷁獨遊何

得意渚鳧對浴劇堪憐無端觸緒添吟事日極長天思

悄然

夜過山下渡

蓮華詩集卷四

十四

山月淡如霧江風夜逾寒移舟絕壁下潭雨飛驚滿萬
師疾呼叫行子悲路難漁燈渺前渡炯碎映波瀾

自通遠至東林

匡山雲積萬重迷澗壑風泉似鼓鼙白雨驟過看遠近
翠峰徐出雜高低尋僧向晚辭僧寺畏虎深宵渡虎溪
又到東林投宿去蒼茫古月下巖西

重題三笑堂

舊與東林結勝因雁門師遠更誰親頻來莫笑風塵客
身是蓮花社裏人

採桑

女桑陌上抽芽早景淑風和春正好提籠採葉淚潛揮
夫婿言歸尚未歸去年懸織愁衣薄迎寒欲寄曾裁作
裁作還收典質箱空閨誰與訴中腸新絲方績舊絲出
憶否青春辛苦日蠶成豈學錦機工願得郎歸為剪縫

廣陵趙幼清以庭中四花詩屬和因次其韻

跨鳳仙人久絕踪芳名誰與記花叢綠如秦女宮中種

曾染吹簫玉指紅鳳仙種上聲

錦帳魂銷淚血殘空餘舞態尚嫋嫋江東子弟多輕薄

休認閑花野草看虞美人

惜前綠葉自繁榮未覺憂忘轉似憺盡日對花常憶母

蝶夢香

十五

況聞人說是宜男萱花宜男見韓詩外傳

紅榴似火艷無倫客舍心驚節序新遙憶故園花發處

玉蒲釀酒遞歸人石榴花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洞庭之南五溪之濱目極渺渺愁無垠中
心輾轉猶車輪憶昔天涯偶結鄰美人二八如花新嬌
愁繡榻欹身坐窈窕文牕對面親日射紅妝光冶艷風
寒翠幙影逡巡朝眠鸚鵡傳言緩夜刺鴛鴦放剪頻美
人兮美人昔爲咫尺今參辰五年不見空沾巾接歡深
負良媒約賦別難將密意伸碧澗門前新漲雨紫藤花

底暮時春斷腸苦恨同萍梗芳信無緣覓錦鱗昨日江
邊路人傳消息真知君猶未字坐失艷陽晨東家莫愁
亦早嫁十六生兒掌上珍美人娟娟獨寂寞空山誰與
致殷勤憐君此夜淒清月照到牀前色似銀

石鐘山歌

大江從南來彭蠡復東會江湖此合流激浪驚澎湃大
姑似欲凌波渡五老騰空躡紫霧石鐘之山在其側怪
石峻峭忽披露水痕枯落出千尋嵌空穿穴者以深濶
于生涯罾網集懸崖挂壁紛歌吟石鐘之名自誰始鄴
阮所考良有以愚人至今尚敲擊賴有坡公會其旨須

鐘聲集

其

信山當風水衝山根穴窟本瓊瓏江湖疏鑿成萬古洪
波鼓鑄由神工物空則鳴理自顯叩以大小應不窮江
虛夜靜萬籟寂噌吰鏜鏘聲涵空我來適逢良夜泊長
歌激越響微作又曾清晝空潭眠以石拋擲還鏗然乃
知李渤得其膚坡公得其要風耶水耶杳莫知但聞一
搏一拊皆成妙更爲山名廣其說坡公應亦掀髯笑
過蘆蓆夾
潮迴滄海浪夾東大江流風日孤帆暮蘆蒲兩岸秋
蓬莊詩集卷四

蓬莊詩集卷五

長洲沈 虹渭梁

白浪千層每海孤踪認紅塵十丈思生面重開
易南天為北江更東余而西抹立商歌燕市絕少知
音而文戰龍門重嗟點額得而又失年也如何死矣
復甦病將何及託良朋而共泣推累金與歷殘臘以
歸來典衣買藥開城畔市幸生還單利江邊那辨
再渡樓船姑渡之地不石相依猶似水之問歲華
遞嬗龍即隱嗟肥遁之可憐不存幾行藏之
莫問況夫雅琴忽喪鄰笛街哀少兵之淚堪枯洗馬
之愁何極能無因序詩而悼念爰添翰而寫
心也哉詩起丁酉迄己亥共存七十八首

招鶴歌

有鶴有鶴遊芝田雪衣丹頂何翩翩翔翔馴養矜安全
忽然翻身上九天上九天不回頭乘長風躡雲路鶴兮

蓬莊詩集卷五

鶴兮爾今逝此不得息九天風高愁爾力

邦溝行

揚子風生浪花蹴片帆飛渡邦溝曲潮來溝水正盈盈
岸頭楊柳搖波綠楊柳搖波牽惹愁忽聞歌吹傍鄰舟
低徊一水分明見綽約明妝倚舵樓春蔥玉笋携紈扇
縐縐輕羅點珠汗別有幽閒雅淡情不矜濃艷光華燦
樽前喧笑促佳人旗旂爭憐入座親紅酥玉潤三分酒
粉膩香粘一段春徵歌羞澀聲猶懶輕拍紅牙按銀管
年少猖狂不自禁目成心許情滿滿就中有容鬢婆娑
醉唱江湖行路歌歌憐蕩子愁嬌婦聲作吳音淒楚多

自言飄泊傷懷抱愁教名利牽人老酒闌夢斷念家山

何心更戀閒花草可憐客邸足歡娛那識深閨已淚枯

腸迴錦上還依字石化山頭尚望夫言罷飲歡重嘆息

舉座慘淡無顏色翠蛾深坐亦含顰似有心情啼不得

徹席明燈耀輝煌煌迴船南北兩分張我亦十年江海客

青天碧月思茫茫

贈運使張采臣先生

揚州富庶天下無東南財賦稱名都豪商大賈居比櫛

熙熙攘攘人爭趨公來膺命治鹽筴人人為公皆雀

躍公心道義樂吾真屹然不動如山岳剔弊釐奸儼若

蓬莊詩集卷五

神清氣直節堪激濁九重寧負主知隆四海咸思澤

流渥吳興門下著通儒係出先伯雅有弟親承侍起居

誠知學養平生足展布宏猷自有餘香清政暇開文譙

花放官閒祇讀書春風樂志襟期合秋月澄懷纖翳除

俯仰天人獨有得無慚董子體安舒相傳署即董仲舒宅

淮安城

淮安城民居地中水上行河水漫漫日以侵河堤日加

高過城吁嗟乎河堤之高不可量黃河西來自天上

漂母祠

英雄起困窮處順非天厚人情真可嗟軒輊分前後市

上惡少年閨中辱食婦如何古與今所在皆其耦區區
一飯足千秋直使英雄共淚流

征程

僕夫愁溽暑夜半促征程月落山村暗星流野岸明瓜
時呼守望棗徑怯經行不覺涼侵骨翻嫌絺綌輕

泰安州

昔謁岫嶠峻今瞻泰岱尊十年一身世兩岳半乾坤瘴
癘東南極塵沙西北繁正思探玉策訪道問真源

趙北口

趙北燕南舊擅名真堪避世絕繁榮見後漢五行志
獻帝初童謠也

蓬莊詩集卷三

三

知佳麗由來重水色山光別有情

渺渺平湖波不生輕舸打槳行交橫一雙小鳥斜衝去
遙向叢荷蓋上擎

旅情倦似浮波燕詩思枯如欲暮蟬堤外白蓮堤畔柳
喚人歸箇賣魚船

堤上人家煙翠痕柳枝拂水水當門酒帘斜趁魚蝦市
便是江南畚畫村

自笑

鮑肆塵飛怕軟紅侯門手炙畏炎風錢米解呼盧雉
意錢見後漢躍馬無能拓臂弓不柰性成涓滴飲況聞
書梁統傳

羣喚嘯嘯翁唐寶華謠言
人稱嘯嘯翁長安道上人如蟻自笑區區
百不同

貧交行

在山無平坡在水無平波貧賤多艱苦富貴奈君何相
逢何敢迎君馬君今高視誰能下

寄示坤一姪

沅湘一望尚沾巾見後漢五行志取憶林遊闊獨親良治勿忘
先世業著鞭休讓後來人藥須大返丹方就劍到能飛
術也神莫向西風愁葛帳任家諸子自凡塵

聞中憶母

蓬莊詩集卷三

四

兄弟分南北求名各異方爭思探月窟誰與慰萱堂風
露侵衰鬢梅檀禮妙香團圓難共遂北望自神傷

丁酉中秋書堂徐太史偕客安主人留村玩月作

詩見不依韻和之

客中不惜醉還醒佳辰風日晴賓主正憐無俗韻
林園猶羨足幽情秋歸閑院知逾爽月到空山應倍清
縱酒尚容隨意步未須踟躕避嚴更是後余寄
出金吾之禁也

主人招過留村仍次原韻

留村地僻遠驚聲目極西山萬岫晴負郭園蔬偏涉趣
異鄉賓主倍多情易教人世風塵汨難得身閒心迹清

楓赤菊斑秋正好不辭酒琰遞相更

贈僧

十丈紅塵欲接天街達車馬雜喧闐就中會得真乘出
始信空山枉坐禪

漫吟

春衣典盡復寒衣衣盡寒生悔計非愁絕隔鄰砧乍歇
庭西林葉晚風飛

憶遠曲

憶昔郎在家同心恣歡樂不願長賤貧願郎得高爵郎
心亦欣然腰懸劍流鏑分手向前行兩情空漠漠只道

運詩集卷五

五

功名事等閒那知離別成擔閣合歡衾眠難著相思枕
悔初作苦憶龍沙卷復堆忍看庭樹開還落纖錦空餘
腸斷愁擣衣誰寄淚難收流沙河畔天邊月烏鼠山頭
塞外秋郎君總有封侯相素妾紅顏不久留

妾薄命

去年書今年慶萬里思中天鏡郎自多情妾薄命烈士
沙場勵壯心將軍幕下嚴新令兩字功名誤盡人一身
生死猶難定郎今爲國寧顧家敢因離別多咨嗟

車遙遙

送天采弟
南歸作

車遙遙情惻惻有弟南歸獨留北天涯骨月倍纏綿失

意分飛更可憐同來不得同歸去愁煞寒雲斷雁天我

有難伸烏鳥情思量日夕淚沾襟青雲已負男兒志白
髮空悲望子心耿耿孤燈向誰語西風一夜催簷雨

相逢行

相逢在狹路誰家年少郎翩翩盛衰馬意氣獨昂藏路
旁有相識云是青雲客雜還擁賓朋甲第朱門赫駟
策寒歸置酒長太息旅食凋華顏寒牕度駒隙富貴難
致身軀軻多苦辛古今同一慨天道終難論况復悠悠
世賞識隨風塵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我欲竟此曲
此曲難具陳樽前有白髮感余涕沾巾

運詩集卷五

六

古調琴

聽天潢四
公琴而作

霜凋木落隨風偃榮枯頓易悲秋晚幽愁一段苦難言
露坐中庭看月轉四公爲彈古調琴歷落斷續聲抑沉
七絃婉轉導和氣十指次第流元音息心聽之深理趣
微妙自覺殊哇淫寒蛩無聲暗虛壁浮雲度影搖輕陰
一彈再彈暇以整令我神閒氣亦靜始嘆古音不易聞
未經潛玩難爲領今人古人各異尚此調空憐成逸響
亦知舉世少知音公乎公乎苦懷曩上獨抱孤芳自相
賞吁嗟公今勿復彈翻令感我摧心肝

客心

客心愁永夜每藉枕支頤篝火餘明處征鴻聽斷時羞
顏長缺虧灑淚白絲詩棧馬霜風急嘶聲亦共悲

苦寒行

北方苦寒寒驟迫九月雪飛深一尺有客無言面黎黑
憐君衣單心惻惻我典裘身亦冷日沽酒同酩酊吁嗟
寒士滿長安出門所向誰為省健兒擊鷹來向東狐裘
大帽僕從雄揚鞭縱馬眼一瞥馬蹏蹴雪塵濛濛

少年場

玉勒金羈馬上郎偶同徵逐少年場天涯塞曲偏滋淚
客路濃花自斷腸莫笑一寒窮不濫未須多酌醒猶狂

蓬萊詩集卷七

七

北宮愁悴西門達

見列子

空向人前論慨慷

讀徐電發太史本事詩

憔悴東陽病不支生牽別恨死牽悲無端月落燈清夜
觸撥人間本事詩

珊瑚吟

莫言淮南橘踰北化為枳莫言京洛塵素衣易為滓良
由所稟質未純非直區區地所使君不聞珊瑚一枝東
海生愈老愈赤光精瑩沉之鐵網今始出朝來照耀扶
桑日

有客行

有客有客貂七葉不事讀書但遊俠鬪雞場內論英雄
躍馬園中示趨捷笑余儒生百不知識字多招自苦為
不如燒却架上書功名富貴寧事茲徵歌命酒呼博奕
意氣橫出盈几席

出都

十年江海嘆淹留一上長安更倦遊東郭履穿常自笑
蘇生裘弊只含羞服車怕說塵途困鍛翮真懷病體憂
時以久病手足皆痺風雪歲寒行旅客不堪前望路殊修

催行

頗怪催行早應因病起遲登車還障面擁絮獨支頤人

蓬萊詩集卷八

八

冷然無語聽寒嘶正悲疎林尚殘月霜雪共迷離

趙北口

寒氣騰如霧朝來看漸披茅茨人起晚野店火生遲冰
合開漁父簷喧聚雀兒堤邊曾繫馬忽憶綠陰時

高郵曉發

時以河凍復登陸

河冰聲已寂風緩力猶爭曉月覺逾白寒星分外明道
愁歌即事力疾赴歸程却笑勞舟楫曾經百里行

歸家志喜

頓覺愁消疴直教喜上眉正逢殘臘後方與倦程辭病
劇憐形瘁途窮語數奇老親相對慰藉翻有淚如絲

泊舟垂虹橋偶吟

江城名勝在垂虹極目無端思不窮自昔饑驅愧題柱
不知身世尚飄蓬

平生本有煙波興入世兼多憂患情已分此身漁釣侶
三江風景阿誰爭

寒江蹴浪如鷗白遠樹含霞似錦紅漁艇雜投鳬鴨亂
倩誰妙筆寫垂虹

徐電發太史爲丁既亭先生寫垂虹秋色圖偶懷及之

日暮漁人收網回銀鱗出水市成堆渡頭歌唱聲喧雜
誰與殷勤載酒來

西湖曲

達莊詩集卷五

九

西湖妙絕世無比我昔結想復至此青山四合翠微中
波光一片空明裏縹緲中流歌吹喧氤氳塘上香塵起
西湖尤物古來稱奔走世人猶尚爾十景參差樂不厭
六橋宛轉共流連也知真賞遺世俗妙處有在誰能傳
我欲遍尋湖上寺幽巖絕壑探奇異更訪高僧隱逸儒
形骸放浪同高寄素朝曳履看雲橫良夜乘舟泛月明
紅浮綠艷春容媚嵐淺波輕秋氣清湖名西子真堪屬
絕代佳人看不足宜喜宜嗔自婉孌時濃時淡隨妝束
雨暝雪霽遠幽情煙抹霞飛激滌痕將軍金碧陳粉本
顛米雲山駭墨翻圖畫天成自今古倏忽變態難爲數

此意何人是賞音孤山處士曾領取

江干

江干獨立暮生風怒捲濤聲徹空愁絕客心吟望裏
明朝西渡水濛濛

阻風遊六和塔院

行歌向山寺奔峭與逾豪古塔苔侵廢金魚迹已消
東坡僧房參玉版江檻閱銀濤澹坐不知暝風聲猶怒號

登嚴山懷古

絕壁凌空路入雲不辭攀陟揖高岑水經壇下彌清激
顧野王輿地志山邊有石上平
可坐十人臨水名爲嚴陵釣壇山向瀧中亦出羣齊澤

達莊詩集卷五

十

竟誰物色在後漢書傳云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春江終古逸民

聞後漢書載緬懷往迹情何極獨立沉吟吟漢史文

同遊同學久相嫻出處誰能只等閒祇爲真人與白水

遂甘釣客老青山熊羆早絕磻溪夢按本傳光武即位始物色訪之兔

狗長悲淮水開眠眠此情成獨往未妨深論一追攀

蘭溪晚泊

孤城向晚一登臨更上高樓夢雨侵忽憶故鄉揮涕望
亂山合沓亂雲深

即事

款乃聲中棹若飛綠溪深處見人稀岸花岸柳夕陽晚

白鷺遙驚上釣磯

春歸日漫吟

春盡流連惜物華客中幽賞興猶餘
山禽聚語爭桑椹野蝶尋香撲棟花
簾外小紅榴破夢猶前新綠笋抽芽
獨憐鄉國風光似腸斷飄飄祇自嗟

姑蔑城邊歸夢遙坐愁日日煎彈銷地炎知近南中瘴
灘響疑來江上潮遠岫抹煙迷復見斷雲兼雨住還飄
無端又聽刀環曲更乏心情逐酒瓢

柳絮

春晚東風作絮成正逢惜別舞輕盈絲欲綰嫌無力

蓬華詩集卷五

士

點點相隨最有情水面共憐貪活計世說楊花入泥塗

何處息征程用飛絮泥語閨中拾得腸應斷知伴紅綿浥淚

橫古詞云拾得楊花浥淚沾臆崔國輔詩紅綿粉絮色妝啼

新篁

娟娟碧玉吐新尖掩映腮几翠黛添春雨驟過驚破籜
晚風斜趣喜垂簾摩挲未忍鐫題損拂拭猶憐汗澤黏
開徑蔣翁還好事儘教侵路不須嫌

松柏行

百卉彫在前松柏彫在後新葉承舊葉朱子詩傳舊葉凋落新葉已生
新枝亦榮茂生小由來氣質殊不獨龍鱗老幹能自守

亭亭挺秀森玉立凜凜孤芳懷勁直異日直堪梁棟材
即今驚露文章質歲寒冰雪獨昂藏斤斧相尋實可傷
塵埋霧掩路旁惜葉盡枝枯骨節香君不見百卉柔媚
人所憐誰能放爾長參天

衢州道中

越水經行客思長衢州春晚足風光雙雙沙鷗翔煙渚
點點雲山澹夕陽新漲一篙灘失險好風十里橋初香
打魚艤子勞相傍潑刺銀鱗為勸觴

藤花

古樹藤花正榮華臨溪水映空明偶然飄落浮波面

蓬華詩集卷五

士

沙際鷗鷺亦定睛

送黃蘭蓀歸省

他鄉相聚倍相親叔度風規亦絕倫破盡俗情人似古
只餘真意味如醇憐君扇枕歸心切感我瞻雲別淚新
從此羈愁逾悵結南陔重補共誰論

思歸歎

飄飄之行雲不復戀故里我生亦有家安得常如此上有白髮之慈親下有赤頭之稚子稚子牽衣夢遶膝高堂那不嗟行役庭前益母花萱草中有送子嘯春風

訪隱者

絕域路咸夸蒙龍蔽榛莽長松夾長路飛花雜飛雨徑曲雙崖開蓬居構巖鳩竹葉覆侵曉聲幽入戶中有忘機人玄談骨心古我欲叩仙訣授以黃庭語飛丹謂難成神仙亦誰覩虛閑學道人白日能輕舉言訖自跣趺朗然鳴天鼓龍書以叩齒為鳴天鼓乃知長生術會心宜自取

樂府詩集卷之五

五

凝眸眺前山斷處雲時補

日夕

日夕氣蕭瑟徘徊臨寒江四野紛暮煙千山凝夜紫涼月下竹林清風水鱗起微吟破寂寥遠梵流我耳

秋山雨霽

白雲生峰腰晴光轉俄頃秋清山更幽雨洗容逾靚石髮潤如梳霜苔聚成錦巖巖懸飛瀑紛磴瀉清泉冷琮琤澗壑聲香霽林木景楓丹耀陰崖松翠積平嶺徐看霞散綺况乃月流影娥娥玉鏡升悄悄煙鬟整擬續良夜遊領此秋氣靜

秋夜吟

丈夫無事不皺眉秋夜讀書方自怡偶然起步庭除下一片淒清攪客思輕雲吐月還籠月獨鳥依枝忽易枝霜深柿葉紅爭落露冷芙蓉弱不支曠望迷離情若夢怨吟幽咽氣如絲別離容易相思苦直到相思悔別離

閑行

石路淨如拭秋苔滿目斑雨餘山橋綻兩雅梨山橋風定寒蘿閒乳竇下滴瀝好禽鳴間關閑行雜坐起日暮商歌還

過建德江

樂府詩集卷之五

五

水曲隱還見山深斷亦連秋林澹風色落日慘寒煙有客閒乘艇無人獨叩舷但看明鏡裏楓葉滿前川

戲為山鳥歌

春山一片紛紛紅碧山鳥飛飛一雙白朝遊相命出林間暮影聯翩舞煙幕一飛一顧意殊親作匹成儔若自矜對浴每看多護惜和歌還似各呈能有時勾引花叢入或共雛雛沙際立飲啄無求得晏安幽閒不復虞拘執撩人物色有如斯可以人而鳥不如相彼作歌聊寄興蜜蜂蝴蝶亦蓬蓬

真境

天陰淨巖翠山晚釀花紅帆度青溪曲灘流綠篠中苦
吟愁肺氣寬句耐頭風真境翻成画人遊在短筇

曉步

熟睡不覺曉起來後自慵疎林尚殘月遠谷發清鐘江
市花光亂春鳥跡重健人資爽氣健步得從容

七里瀧晚泊

瀧中驟雨歇幽窗晚相尋水自回流曲山從亂處深孤
猿坐白石羣鳥下青林我亦忘機客悠然獨賞心

龍游郭外

丹楓環縣郭綠橘出人家春紙溪流急雨餘聲更譁

建寧詩集卷五

十一

言尋雞鳴寺偶向橋東渡一逕引長川千山積橫素
灘高水愈疾竹筏下如梭秋來收早稻水碓亦增多

臨平石鼓

臨平有石鼓叩之寂不鳴一遇蜀中桐宏聲忽共驚異
物得奇耦吳蜀竟合併張華不世出感此愴我情

哭黃彥卓

讀書無益舊同歎得第徒然淚可乾我病感君猶共載

丁酉冬病痢君自京載余同歸君亡恨我未憑棺九泉莫問縱橫術四
海終憐邦誼難傳語西華當世態西風葛帔滿長安

自檢詩篇漫題

落拓浮生喚奈何不堪觸境復成磨義山哀悼情常結
子美飄零感最多得意長吟偏下淚無人簇拍忽高歌
誠知性僻渾閒事却悔年華任擲梭

江山有約舊成緣書卷無多每自憐俯仰古今聞見在
推敲字句歲華遷釣絃柱指章成矣流水高山意渺然
醉酒心神笑徒爾辦香何處問真傳

再題

命知自昔生來薄窮到而今格外奇泰客有詩悲抗讎

魯生甘分嘆驅也泰客魯生見後尋仙脈望長依字食

禁春盤只吐絲惻惻正愁年易邁青雲誰與計聲施

建寧詩集卷五

十六

短句長歌盡慨慷自吟自解自思量簪有韻風何與
菡萏非花骨也香但願詩神長不去古憐窮鬼送無方
幽懷尚有難伸處愁絕南陔事補亡

建寧詩集卷五

蓬莊詩集卷六

長洲沈虹渭梁

自庚子夏北上旅京忽忽四載慈親遠望
子之心款水關承歡之少所調傷多候身也
雍正甲辰三月失意南歸七月復渡淮而北舟泊宿
遷忽心動登岸北夜沒伴覆篋以身免散失既多玉
為哀集凡存
詩八十五首

別母吟

子別母不敢悲強歡顏入庭幃只言玉京路非遠青雲
志在男兒願母言兒行須努力我年雖老猶強健吁嗟
母老猶強健不覺吞聲淚欲搵

渡河歎

黃河陡落波怒狂雷轟電掣何雄強我來意氣殊飛揚
臨河擊楫歌慨慷急欲乘風達帝鄉忽然屬目憂思
長蘆葦如峽束兩傍奔流衝突相抵當危乎險哉不可
量吾聞神人可驅山女媧能鍊石胡不塞此河終古不
為厄若為天公有意作人害隄防晝夜無貼席吁嗟河
流倘一決百萬生靈化魚鼈安得天生神禹匹疏濬濬
導施奇策永保淮揚得安宅

曳船行

運河北上聞研哥一聞盤來一聞行船行到聞如雁序
一聞開開聲縱橫大船載重小船輕將伯呼約代更

如何大船過不復還相迎小船憐力薄獨自嗟支撐人
心不平有如此物我誰能等夷視

昨日

昨日一樽酒故人從此別今朝河梁上沙渺煙波滅故
人不復來此意憑誰說搔首向長空孤雲正流瞥

停驂

長日何漫漫炎風蕩鬱燠驅車杏平原彌望心煩感道
傍有古井綆汲施輓軸我馬亦踟躕停驂喜童僕況有
衆樹林三五成蔭覆聊為此憩息頓愜心與目人不厭
塗窮安知止與足

曉行

曉行將日出東望光熹微野水如白練朝雲若絳衣
晉志千畦新麥綻一道熱塵飛前路知何極輟駒已減
肥

即目

雨歇徐行度古原忽成野趣一停轅圓荷葉淨承珠點
新竹梢長帶粉痕天末健翎如鏡渺林端潤碧欲流溫
此情可待容留戀多悔征塵意轉煩

望徂徠山

徂徠何深深松色積蒼古竹溪六逸翁猶懷孔巢父

悲哉行

有繩算作縵有木莫作輪汲便常隨輓轆運車輪日與塵沙親職命由來任旋轉那計高低與深淺窮泉之水不可竭羊腸之坂難為越可憐一臂一拖折長繩斷汲始歇輪轆散跡亦絕

君不見

君不見梁間燕定巢生子多留戀君不見雲端鴻飛鳴却顧愁何窮同是天涯客悲歡各不同吁嗟燕兮勿太喜吁嗟鴻兮慎所止此身幸免入籠樊不道人間苦中苦

雜詩

天地有至理陰凶陽則吉陽光一以收便至百怪出聖賢行大道青天與白日不用力擠排魑魅潛竄匿蕩蕩復平平斯為帝王則

三陽開泰階萬物從此造假無春風吹大塊殊草草商秋肅以殺倏忽成枯槁玄冬更閉塞生意全不保貞下復起元循環流妙道我欲躡其根冥冥仰蒼昊

治國如治身賴此精氣融筋骨欲其固血脈欲其通草鬱則為黃樹鬱則為蟲民病國之鬱國之憂自費聖王決塵蔽民病將何容

語本
呂子

太素文自足太璞神自溫至味莫如淡元音不在喧吾嘗觀遺妙其理未易論咸感以無心允說以無言

說本
經疏

偶來

偶來川上坐愛此碧溪流古木深如谷遙山淡似秋一泓聊可濯萬境共澄幽彷彿涼梁楚悠然物外遊

制義

制義本析理理精義自純讀書貴適用學術分疵醇易稱蒙養正設教宜循循義方率之謹經史浸之馴文章即至道詮發微伸緬惟嘉隆咸正始典則陳樂有賢

皇朝詩集卷六

四

父兄子弟知所遵如何蒙訓初反以戕其具末學師小智狂瞽颺風輪雕鵠與機巧嗚呼遂迷津聖王敷大化意在風俗淳幼學乃如此壯行難具論曷哉儲國器慎勿隨風塵

讀黃庭經

神仙不可學白日難昇天世人徒爾爾大藥由師傳五石可鍊形六芝可延年得之實非易性命寧久全吾嘗讀黃庭鍊藥只在身內外丹本合固此精氣神導養可致壽衰白豈無因所以道德經首以欲字論一身備大道人自喪其真

焦山瘞鶴銘歌

康熙壬辰冬游洲陳先生遊焦山值江水大涸銘石露沙土中募工徒置高處湊合布列較前好古思

王送谷先生為補圖更作必考焉

焦山之山神仙府昔傳瘞鶴銘江許雷轟石撲火秘之

舊物重驚耀千古吾聞神物類海亦有數山靈默默加

呵護滄洲遇此宜偶然龍宮水伯不敢相爭怒發平提

出沙土中筆畫搜矯新磨礪真若原土間奇觀與壇勢

掩光玲瓏

退谷考厥土與壇勢掩光字皆昔人所未見者昔世古碑計字無二

百人間俯身椎搨慳所得殘璋斷缺矜什襲詎知銘石

所存字搜刮還餘七十七

按圖所得凡七十七字眼明對此真面

目世俗廣本何足迷退谷居士嗜古深重為立圖考索

焦山瘞鶴銘歌

五

綜古今猶愁此石此銘久久歸湮沉吾見此銘驚且喜

獨緬懷乎當年之真侶真侶逝今不復還銘鶴之石猶

人間晉耶唐耶杳莫論好為千秋萬世留此形摹攀

東城北

北城雜朝市車馬猶難數如何水蔚藍便覺同洲浦況

乃荷花鮮清芬正欲吐今日天氣佳風光淨塵土渺焉

望西山山容亦嫵嫵

送蔣子範之官辰州

辰陽風土舊曾遊魚米江鄉橘柚州君去葯房初試浴

可知為政足風流

煙嵐山瘴已多除溪峒民人尚古初更有公餘清晏事

任君探讀百山書

鴈字次述四座若韻

時方報罷

斷續回文忽映空秋容蕭颯點蒼穹都應繫帛傳情切

學得臨風寫恨工意緒不堪聊爾爾草書無暇為恩息

却憐失侶孤飛影愁盡吞聲減字中

渺渺雲藍尺幅寬

雲藍紙名

江南塞北思無端青冥有約聯

吟苦碧宇無情賦恨難一字九迴愁銀鬪寸心千里託

濡翰

濡翰見文賦

知應識得人間少寫向天公仔細看

懷徐靈堂太史楚中

焦山瘞鶴銘歌

六

三年無復信音傳萍泛孤踪共黯黯往事淒涼魂欲斷

新愁潦倒淚還懸燕歌惜別憐庾信楚客登樓感仲宣

南望江湘舊遊地朔風吹雁正聯翩

前輩風流歎罕存斯文大雅共誰論迂疎自分為人棄

拙澀何堪觸世宜多悔滯塵帶京洛每憐秋水憶湘沅

歸來黃鶴知何日擬事還丹道侶敦

即事

今夜露華冷醉眠微透衣仙山不可到夢到忽仍疑

校獵曲

內駁擊來響玉鈴蘆花白與海東青

俱虞名

晚看飛騎傳

鮮進風過猶聞帶血腥

羽插雙鵬八石弓秋高調馬古原中番人驚怕遙偷覷
爭說將軍氣象雄

憶母

坐對春光憶故園滿懷心事向誰言人間離別憐母子
客邸開情只弟昆往日一堂同定省祇今兩地異晨昏
採蘭愁負平生志目極東南淚暗吞詩夢然望東
南採蘭起幽金

石氏館中雨後坐海棠花下作

雨過輕陰護海棠石家金谷闌芳材浮碧潤如新沐
花褪紅酥似晚妝粉翅蝶來邀共舞白頭翁鳥名到為尋

香我家南土君西蜀慚愧相依在異鄉

再吟

玉潤容顏帶酒酡輕寒須護軟紅羅宵來試把銀缸照
恰似佳人睡意多

題贈恪庭家太史感其意屬代作長歌贈之

我吳每多高隱倫邱君雅尚昔所親少年遠觀謝世網
有如鸞鶴離風塵僊僊氣骨何蕭灑丰儀真朗神閑雅
長康好手為寫真攜將酒壘更吟社忽忽經今四十年
披圖欲問為誰傳啞然一笑思如昨攬鏡相看祇自憐

已逾七十顏殊少幾回對影舒長嘯滿眼兒孫遠膝前
爭教認取當年貌豪興依然與昔同放懷肯信老成翁
紫芝曲奏商山侶常令衰顏倚酒紅

春日天街雜詠八首

北方風物異南中花市先春啟客封最愛衝寒舒豔色
煖融染出小桃濃

春入新年竟不知微陽一脈候偏遲怪他喧熱長安道
已自冰漿早賣時

消盡春冰水淡沱御河風過皺如羅橋邊楊柳先舒綠
畢竟恩波沾灑多

脈接霽影耀舒蛻

脈接霽影耀舒蛻舒蛻見
魏都賦山色灣環紫禁齊鷹鳥帶鈴

從內起盤空一瞥入雲迷

春風已向林吹花信傳來總後期偶喜天街閑探望

辛夷驚見一枝枝

日煖韶華拱帝京欣看萬彙應時榮一羣野鴿棲身

穩得意爭飛五鳳城

春城雨過淨無泥鹿鹿車聲共馬蹄一陣好風吹隨後

秋千笑語隔街西

雨雨風風花事餘天街日煖晚晴初丁香紫白芳菲處

小隊紅妝下錦車

作歌遺意

我生生長江之南疏理見趙瘠肌百不堪去家猶賴枸

杞食謂云去家十小疾每嘗牛乳甘謂云固知自遣隨

所遇那復憂疾常如快皮裏肉消顏色改對鏡華駭空

穆穆一椽托足聊適志有書堆案身相與研經論史性

所好長歌短謠興亦酣客來問字不須酒閒去朋情喜

盍簪有時掩關寂無事一龕趺坐同瞿曇

薄醉

薄醉不成眠偶坐臨階榻舉頭見歸飛低頭看夜合

愛月

愛此嬋娟月

侵尋到洞房庭中花影入添作畫屏張

九日

異地逢佳節思親泣坐隅萸囊佩自懶菊酒泛誰俱兄

弟鵲原隔關山雁影孤白頭人好在遙共祝歡娛

對菊

黃葉丹楓意惘然獨看秋菊立風前不矜人豔開偏晚

曾染霜華色倍鮮漠漠小寒宜飲日疎疎細雨倦吟天

故園知未荒無甚兄弟相思應我憐

即事

蟋蟀滿階砌吟寒不可聞愁心正無那哀雁亦求羣

送申衷一廣文之任天長

岡上芙蓉足嘯歌盤中苜蓿小調和也知人世真滋味

熱處無如冷處多

京華同學自青雲晨夕論心我共君君去我猶歸未得

西風黯黯惜離羣

食蝦

蝦居水族中為物最微細拳曲潢潦遊烹鮮所不棄世

人所見只如此豈知海中大者以丈計長鬚高於牆噴

沫波如沸能為小母目賦見江或出鮫人淚見事耳目所

及苦未廣莊生列子寧罕譬管窺測空笑人物類不

齊母小視

讀荆軻傳

白盡烏頭恨未平金臺多士枉虛名荆卿至竟將誰待

腸斷臨行變徵聲

讀項王傳

氣盡英雄歌慨慷帳中舞罷美人亡江東父老長垂泪

衣錦歸來說漢王項王傳云富貴不歸

題家仲澄小照

寶劍鞘光鐔氣寒雄心託寄賞音難樽前猶恐苔生澀

時一摩挲嘿嘿看

紫藤花歌

京師順城門外半截胡同有紫藤一本
其樹太史先生賦之其間花時蜂蝶如雲因以
其尊老之田先生一樹紫雲時不日數黃鳥
叶將來舊句索上詩林先生書之並敘餘
故亦先生同官之詩注於石以留以有事
長歌以志之

草玄亭前藤一枝花開滿架何紛紛
蟠天矯雲四出噴豔若沫光離奇重重
綰絡因風動柔朵明霞拂曙霏
含嬌學得丁香結吐蕊還同豆蔻肥
此花夙昔名不顯香山偏怪曾嗤點
後來好事多值之當風綽約殊堪遣
日下喧傳吏部應匏菴手植曜台星
更有海波寺旁藤亦古猶聞玉輦昔
曾經古藤書屋龔芝鹿尚書舊寓
世祖章皇帝曾臨幸風

紫藤花歌

土

流芝麓尚書第著書竹垞還相繼
竹垞朱先生著
日下舊聞於此名賢
因此爭賃居咿唔歡賞終琉璃獨此
韜光泥不聞青蓮往日常同憩
先是迴文李太史
澹居時共憩花下今來楊子益可人
招集同心掃氣賢李鴻才華自絕倫
蘭亭書法妙通神懸將官諭當年句
緬想風徽與共論故人留我不得住
策蹇郊遊宿蕭寺今朝黃鳥報風生
却憶紫雲應滿地

將進酒

人生天地間百年為最久上壽不可期
金丹豈易有君不見駒隙度光陰
行樂猶悲身速朽令名尊顯鮮克終
受用不如杯在手杯在手開笑口
身後名君知否

征婦怨

秋夕

良人從征去同伴有喪歸傳餘髮一縷
哭然向天西
颯颯西風已報寒客心無那欲歸難
愁多酒力醺嫌薄砧響衣裳忽覺單
折聖讀書書處磨砧聲見管子註繞
牀覓夢夢難安捲簾更向欄邊倚
明月婆娑影獨看
悵庭叔生有幼弟賦詩索同人
賡和因次原韵奉呈以博一笑

參得維摩眷屬門善心成實裕諸昆
維摩經有菩薩問
諸眷屬維摩答問
善心成實男自行摩頂還名佛
長名佛壽
次名佛日人誤傳燈認

紫藤花歌

土

有孫只合破顏微作笑固應稱善亦無言
從今益信吾宗振且為登堂說報恩

壬寅元日

慈闈遙祝向南天
桂萼金臺又隔年
獻歲每懷椒作頌
朝正多羨馬連錢
飄來雪霰千家瑞
望斷雲山一抹煙
此日故園兄弟樂
聯翩堂上彩衣鮮

元日恪庭叔示冬日諸詩每一韵各數首即次原

韻奉呈二首

稠疊新吟積一冬
即情即事總春容
名流風格詩成癖
宦况蕭閒硯作農
思永味逾澆悶酒境真清似喚人鐘

却應補幅拈毫畫只寫看雲注遠松詩有斷雲一抹

逸情述性兩相交雅誦循環未忍拋摩詰詩中兼有畫

放翁書裏作安巢歲朝冷淡啖吟事客邸追陪藉韵敲

撫景忽思花索笑故園春正逗梅梢

讀水經注

禹貢隨山紀奠川桑欽續著水經篇一從往日鄭元注

陵谷經今幾變遷

讀李廣傳

將軍才氣天下無生不萬戶寧非辜憐才幸遇漢文主

尚使英雄枉歎吁數奇千古人爭惜負能敢戰何輕敵

建齋集卷六

主

公孫灑淚泣殿前感我廢書長太息

讀留侯傳

黃石何如倉海公報韓心事竟成功可知圯上從容步

多悔輕生博浪中

長蘆僧舍

日日愁看軍馬并今朝心迹喜雙青春冰初泮流猶咽

臘雪潛消岫始明草綠未勻隨意遠柳青欲吐帶陰輕

可憐野外閒風景好坐僧房細論評

支機石

燕石嗤宋寶和璞難楚爭天孫感此意為語問君平

送彭基士之任江油

岷嶺曾探神禹文蓮華識得巨靈分要君更一雄奇賞

巫峽濤流棧閣雲基士昔游夔南再遊陝右故云

為政風流在此間登臨正喜得優閒况從太白臺前望

自有匡山與華山江油有大匡山相傳李白詩其上又有華山以相公得名

懷抱經大兄

池邊懷大謝春事又將闌小別三年易相思一面難雨

過紋石潤庭有紋石傳來自海外風動碧林寒想見抱經者栽花

事藥欄

陶然亭送春

建齋集卷六

古

此生何處不情牽客裡留春倍可憐紅藥受風翻宿雨

青林和日抹輕煙雲間孤鵲聞空唳野際羣鳥自在眠

偶離喧囂成小憇始知不飲亦陶然

癸卯四月報罷作

畫眉深淺竟何如零落殘妝對鏡餘唐朱慶餘詩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

時無入此意向人啼不得自憐形影一欷歔

欲休還似韋端已歸去誰憐沈亞之為報高堂莫惆悵

春風旋繞杏園枝癸卯正科移甲辰二月

發家書

萬重愁緒數行書浪迹長安三載餘最是傷心吟陟屺

應悲歸計又成虛

鬱久佳氣畫樓思得意春風走馬時吟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翻作斷腸詞

旅情

雨雨風風攪旅情春歸無那夏將迎
萱榮北戶懷慈母
麥薦西山憶弟兄鄉夢似絲憐易斷
愁心如草怕叢生
京華流蕩三年易多愧真成浪子名

猛虎行

猛虎在深山不聞入城市
城市駢闐人跡居安得磨才
肆吞噬雄風高踞嚇殺人行路畏之多遠行家家掩戶

愁惻惻白晝無聲伺人食

示陳漢登

誰云志在必騰騫班鬢秋風淚黯懸
壯歲有懷書十上
左驂無贈僕三年補亡東哲常多感
上計秦嘉抵自憐
我亦與君同此恨故園回首共茫然

寶劍篇

寶劍寶劍光騰掣夜夜冲霄氣不滅
呵護常應似有神
玉匣珍藏敢輕發
火金之精冰雪安龍章
星彩矜離奇
錯成七寶妝
來異價薄三鄉
貴不貲良工鼓鑄天所秘
作非偶然識宜易風胡毆治自通神
雷煥張華固不世

我欲仗此斬蛟蛇又欲佩此降魔祟不然臨敵摧三軍

破陣當鋒雄一試天生神物必有為
劍豈無心甘自棄
胡為韜光斂其英匣中繡澀戟苔生
腰懸惻惻行千里
壁掛時時聞一鳴
劍兮劍兮真可惜
每為摩挲增太息
華陰赤土鶚鵠寄拂拭瑩瑩神默默也知遇合任浮沉
舉世何人是有心悲他變化成龍隱大澤深淵不可尋

吾土

日日愁看滾滾埃每懷吾土首重回
村名竹塢兼梅舍
山號紫莊與米堆
朱橘黃橙果自熟
白魚紫蟹網常開
京華歲月蹉跎甚浪說陶潛歸去來

出門行

槐花紛紛滿地黃
今我不樂空徬徨
湘簾霏微風入戶
梁燕嫵婉泥落牀
何處勾留堪覓伴
出門茫茫塵撲面
錦衣公子何翩翩
東街走馬西街宴
香霧氤氳七寶車
紅妝笑入誰家院

君子行

人生與世逐識見日以鄙
貧賤能不移獨立惟君子藐
然念此身敢不求諸已
喜好隨人情安恬解吾詆忤人
豈所欲鄉愿亦所恥
閉門還讀書治心惟析理

想夫憐

君歌相府蓮妾唱想夫憐同心亦同調此曲任人傳樂府題相府蓮者王儉為南齊相時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儉字為蓮花謠後人訛語為想夫憐

雜詩

吾觀游俠徒樂哉事從禽翻身躍上馬縱轡入深林意在鳥獸盡馳騁不自禁嗟哉逐兔者豈無放麋心乃知適意為天性多戕侵

晤徐靈堂先生志喜

久別長相憶匆匆喜一逢故應多款曲相對且從容白髮官情淡黃山遊興濃先生始從黃山歸備述勝遊清談正娓娓有恨促征篷

張烈婦詩

烈婦戴氏湖州人歸於張夫以俠家致死遂絕食留詩衣帶中而卒

妾生侍吾姑妾死從吾夫中心輾轉今難兩全夫冤不伸今生枉然烏頭可白海可填願姑身康壽百年

歸家志喜

五年不得歸歸途逾艱仄及乎至里門遙望反却立偏怪相識多促步登堂亟老親見我歸歡喜淚欲浥慰我不得意欣無面黎黑瘦妻問我好翻若增報色兄弟知我歸衣冠忘炎逼嬌兒為脫帽嬉笑爭繞膝幼女不我識呼之不肯即問言知為誰偷語還塞父子天性真俄頃頓親暱回思出門時豈料歲月疾依然一故我哽

噓填胸臆二三同學者把臂殊相得如蠅步庭隅次第看手植寒梅老蒼苔小桃綴實實榴花日向紅稠疊如染汁齋中拭淨几架上翻舊帙幽閒得安居骨肉幸團集人生幾離別惘然悵何極

蓬莊詩集卷六

蓬莊詩集卷六

大

蓬莊詩集卷七

長洲沈虹渭梁

余在軒詩一奉無自序冠其端秘不出也魯
直追詩先注一見軒詩其端秘不出也魯
以爲詩之不知其何所愛而呼余友金才廉漢三
來於詩之未見也而尤爲書堂所賞因甲辰秋往
多也丙午列賢亭丁未下第以備奉挑選教職堂
召見余允歸侍慈幃候補戊申因東前六年之詩
付之索梨而余亦將服闋此矣詩共七十五首

公無渡河甲辰八月復作

吁嗟公今無渡河人聞尺水猶生波黃流滾滾那可越

壁巖一聲腸寸裂人言隔板是黃泉及泉不死寧非天

蓬莊詩集卷七

船歌柁折浪打急荒郊昏夜誰爲憐蛟龍之宮鬼伯國

磨牙舞爪伺人食天公示警似有意不然逝此將何及

公乎公乎早還家狂波怒濤渾無涯出門所至茫然興

嗟翻覆世路轟掣日車團圓骨肉好歲月難爲賒丈夫

脫蹤視妻子獨不念堂前將母寧靡鹽蠅頭蝸角何足

數課兒事詩書報業師農圃妾身奉姑能力作婦職辛

勤敢辭苦吁嗟公今無渡河歸來歸來安樂土

紫薇花歌

時因履舟寓畫堂先
生齋中索詩賦贈

紫薇紫薇花顆顆含風弄日枝婀娜天公留我賞此花

故遣陽侯重惱我芳菲爛熳正秋中前度來看怪未逢

仲夏過訪
花尚未開長歌快讀穆堂句示李穆堂先生過訪長歌愧我無詩事

不容今來主人先屬和細疏物理傷摧挫此

稍爲索新詩償宿道花前翻笑重相過此

花移種自天家紫茸金縷沾華露分將一樹伴幽居托

根安穩股動此

墨絲陳恣語此

春花事共嫣然李代桃殭亦可憐誰似此花能耐久俗

耐久零將白露色逾鮮姍姍丰韻枝柯古艷芳華骨

氣全美得幽閒娛歲月避他攀折謝塵緣憂虞雖覺心

猶悖歡賞還教典自牽正喜清吟對晨夕伊人秋水共

纏綿

題何義門先生書

義門學士書諱焯妙徹章與質始升顏柳堂繼入歐虞

室學書有程課垂老無間息楷法更精到點畫昭典則

端莊態橫生遒勁意麗密魯南徐太史畫堂書法亦奇

逸收藏學士書寸紙矜什輩持此重示予唏噓念膠漆

云昔武英殿共事書此幅開絨細端詳超然永興筆遠

追廟堂碑前後無作述神隨手腕運氣含鋒穎出五言

三杜律字垂百四十懸之一室中光華若可挹斯人今

則亡我意殊蕭瑟

為畫堂先生題竹趣圖

重巖嵒嶂園深谷中有千竿萬竿竹竹中何人著茅屋
清陰虛白偃仰足得非子猷癖無乃蔣翊蜀吾聞古有
竹溪逸此君胸臆寧同俗披圖愛此霜雪姿我亦長懷
思卜築竹孫豈必讓木奴歲晚猶可供饘粥

甲辰中秋泊滬兒庄感夢

此夜中秋月飄零五度看自庚子至今依然成梗泛多
幸出波濤憂患心猶悸思親淚獨彈清宵愁倚枕忽喜

夢園圖

聽王鶴峰琴共懷家恪庭學士

崔奉諱天慶
福之泉州人

夢園圖

三

濟上秋蕭颯開房清氣通東霜初見赤梨雨欲翻紅落
落琴聲永悽：別緒同知音懷大阮愁絕七絃中格庭
井善

哭石義山二首

義山名得禮正白旗人以世家子
河工偕之行余以事歸期以三月
比至濟上而義山已死因哭之

少小

先皇侍身親傍紫微擎鷹馳絕塞躍馬突重圍

警蹕常相從恩波自昔輝攀攀空慕切此自竟何歸
供奉辭前殿河邊作使星達生同仲統拚死作劉伶愁
掛千金劍空餘雙玉餅哭君殿門外洒淚想遺形

太白樓

濟上多古意斯樓猶擅名渺然一孤客獨對兩先生相
太白賀知章鵬曠代風流迥非常知遇榮臨風重懷慕
欲於此今並祠

太白樓望南池

傑構依城起南池接檻幽山川知未改李杜此曾遊懷
古人誰會高歌我獨愁一從二老沒詩酒不風流

九日獨登太白樓

濟上逢重九閒登太白樓人懷秋水遠菊憶故園幽風
帽吹誰正茱萸插自愁何時開笑口兄弟結歡遊

過王鶴峰寓居

遠莊詩集卷三

四

聖擁圖書一室間焚香淪茗侍雙鬟才人韻致寧同俗
名士風流不等閒時以揮毫副茶錄汪退谷贈蔡忠惠
為草每因得句啟荆關詩成常相
見示相親恰喜能相慰鄰
笛愁聽未忍還石義山與崔奉
同來河上已故

失群孤鴈歌寄家中兄弟

君不見雁行聯字排天空相呼相應何雖離又不見一
雁失群西復東羽毛憔悴傷途窮徘徊却顧情慘切終
日悲鳴傷沙澤明月蘆花照影孤朔風雪霰催形迫朝
飛忍餓向誰啼夜宿驚寒空歛翮嚴冬歲暮歸不得道
遠路難多阻隔同群豈不念孤羈不見天涯愁恨絕哀

音似欲訴穹蒼叫入寒雲聲哽咽

濟上迎春

一片蒼茫色春來何處迎寒深旭日沙平水
面魚相聚沙鷗獨行此身孤寄在柳花正含情

觀釣突泉

訪舊開行下城城南風物眼爭明山依雲岫偏多異
水到真源分外清鶴去只今空想像仙來誰復省逢迎
廿年欲覓蓬山境忽忽蓬山夢裡情昔年曾夢蓬山境
恍忽久之

飄飄：自笑一身孤又歷青齊都會區訪道有心探玉液

登古歷下亭

問津無路覓元珠珍珠泉今已廢在街署中參乘伏脉知綿遠濟水伏流
識得靈源任散殊坐覺道心生寐歷晚風吹月下庭隅

登古歷下亭

真箇蓬山興又生杜詩雲山已發興飄零心跡喜隻清五龍潭
峙亭猶古二水波濤渚自明小經注歷水與樂水合流於大明湖杜詩所謂交流
也北海風流空緬想南池詩思復含情時從濟上來何人重
此開芳宴惆悵蒼茫落日橫

登歷山

青齊門外歷山巔不惜登臨屐齒穿石上龍蛇盤木古
壁間垂鳥篆苔鮮平鋪麦浪疑流地峭插峰層欲接天

廟貌祇今虞帝祀傳疑猶說舊畊田

歷下亭重題

海右孤亭此再經大明湖畔雨冥冥波光瀲灩輕浮碧
山色潯環耀晚青隔岸小桃遙出水受風楊柳欲眠汀
濟南名士今誰是不覺臨風憶阮亭阮亭先生詩名軒頭碧溪天

章復園先生談同聲慎交兩社各樹旗幟往事賦

此復園諱鏡承字孝恭康熙癸酉孝廉歷官刑部員外郎

才名五虎盛詞場復園尊人五虎兄壇坫猶傳彭與章主

文者郡城彭雲客宋御之尤展成諸先生主作賦客今

同聲者章素聞先生兄弟及吾家韓偉公復園為章湘

瞻魯殿吟詩人舊問滄浪滄浪章氏子今稱齊舊矣

元黃文戰談方永青白風流思正長尤西堂哭章相卿詩當時漫說元黃

戰我輩終齊青白人朋黨未容公道在漫教剪燭論行藏豆尺牘

曾致書與檢村排解

題歷紅泉小照圖寫採芝蕙侍女史

曾夢天台訪道行千尋瀑布石梁橫披圖忽憶三芝秀

一片紅霞渡赤城

仙骨飄蕭物外身應知服食異時珍阿誰傳得餐芝法

信向靈山遇玉真

消寒卽事與言張書石敬思東瞻兄弟同賦

臘深雪霽日初長正喜消寒興欲狂詩就敢誇填字穩

時以詩
牌限字酒行真帶弄橙香敬思句指小旅情款語誰能
俶塞曲捺愁豈諸腔忽向樽前思舊侶更無消息黯迴
腸謂石眉山方伯義山司馬

感舊限字

感舊招朋侶新歡愛酒紅如何共明月萍泛各西東

對梅

幽閒有韻詩難稱貞靜無喧酒不宜我意欲描嫌色相
閉門十日對瓊姿

從步

閒來從步獨遲、雨後晴光暖更宜春日園林多得氣
通詩集卷七

家山風物極相思牡丹欲拆初含露竹笋新抽半吐枝

最有此時兄弟樂聯翩常與虎邱期

恪庭學士叔招同錢迥菴侍講王用舟待詔携樽

於楊農先太史寓齋紫藤花下兼為余餞別

嘉會不可常良辰不易得二三前輩老髭踈頭半黑年

年此花下舉觴興何極我昔賦歸與去年花發時今春

來又去花意亦參差開樽花下坐一枝低拂戶時有飄

風來恍疑紫雲度明燈艷若綺皓月淡如霧殷勤話別

濃依依同促步

舟過惠山

橫林夜半促歸程曉起推蓬望眼明一水白連平野濶
九峰青疊斷雲橫蒼蒼樹迷秦塢雲對清泉下石坪
是處酒家成小市甕香新醪擬徐傾

過山中訪中敦復

扁舟西指亂雲巖道侶追尋得共淹禪榻竹閣眠自穩
石泉松火興頻添山蔬小摘偏多味野笋初嘗分外甜
準擬明朝恣遊履宵來無那雨簾纖

坐雨黃氏園依竹亭

山岸景色絕塵氛花史園公意款殷茶話未妨同聽雨

竹枝喜歡看雲小桃得潤如凝笑幽鳥愁飛只喚羣

乘興好携青筇笠岩流千尺石邊聞寺名

鄰寺來鶴

山園鄰寺逼喜不礙山青竹筍穿墻角花香過戶庭杳
鳴知護果粥罷聽傳經最是晨鐘發能令俗夢醒

贈禹言上人

紅塵十丈競繁華滾、熬煎未有涯爭似空山禪定日

春風披拂錦袈裟上人少日馳騁長安中并妻于出家

自華山至千尺雪

山厨一粥晚猶寒鳥道千松曲更盤相送老僧珍重語

石頭路滑小參難石頭路滑見禪燈錄

千尺雪

瀑挂層巖洗綠苔淙淙招客到山隈旗壇香滿華嚴界
有衲音傳字母來

寒山

高士趙凡夫
隱居今為寺

山如高士襟期冷梅似虬龍古意多寂有老僧禪定力
十年持誦髮婆娑僧白蓮持誦寒暑不
輟積十年如一日

老僧道濟辟穀學道住天台三十年復歸吳中於

中峰見之真苦行僧也口占贈之

休糧絕粒道心堅迹似孤雲野鶴閒我亦前身瓢笠侶
偶然步足到塵寰

法螺巷

法螺巷集卷七

九

白雲淨掃四山碧蓮花一峯猶護持朝采獨上旋螺頂
趺坐長懷讀徹師明末高僧讀徹隱于中峯其題
旋螺頂跋云蓮花一峯獨障西

菩提樹

罡風忽隨到人區不昧前因初地棲栢樹庭前同證果
見禪燈錄菩提依舊是菩提

廢苑

夙昔青門客曾經此種瓜瓜熟天棘蔓路沒地丁花對
本齊難剪枯楊倒自斜薔薇散無賴亂入女桑芽

一泓

空明一泓水上下共澄鮮坎止無塵滓瓶盛有佛緣道
心只似此境象忽離詮風靜波平處閒看水底天

宿村寺

佛閣攀躋力不任病餘行藥強登臨亂雲慘歸村落
暮雨蕭蕭響樹陰僧凍早眠常輟課鳥寒薄晚已投林
欣依禪榻琉璃火趺坐彌清塵外心

小閨花韻

輕寒側：卷花時細雨初過弱不支暖氣乍融微馥郁
芳華爭吐漸紛披濃酣似解臨風語偏反如懷向日思
偶倚小闌供眼醉遊蜂舞蝶亦差池

沽酒

法螺巷集卷七

十

沽酒前村去維舟小泊濱花迎當路樹犬吠獨行人山
僻柴扉靜林深鳥性馴澗邊磐石坐野老得相親

一輪

海嶠一輪月半涵水氣升遙波驚不定夕帆次相承洋
際漁燈隱天涯客感增舟虛成不寐長向舵樓凭

贈徐徵齋太史

人物江東數二徐採芝仙客長離居謂書堂先生相親幸有
楓江叟坐挹風流書卷餘

石鼓傳疑論未休摩娑研跋研跋見石鼓文古也字細研求古心

古骨知誰似真匹韋韓與鄭歐著石賦

中山風土隔滄溟槎漢曾傳返使星肯似木華空作賦

已從海外續山經著石賦

紫霄玉署天邊客青簪紅蕖物外身是丹砂駐顏色

飄蕭服食一仙人

湖州雜詩兼示歸安石石民明府

青：山色繞城隈一碧湖光似鏡開忽憶秋雲木葉句

懷人先在讀書臺柳惲詩亭中木葉下臨首秋雲飛今讀書臺在府治

陰：桑柘綠成圍四野垂忙書掩扉却喜長官休牧日

殷勤時切念民依時明府切問四鄉委事

送薛季華

士

道場山上高僧住白雀巷前梵剎著打齋頭陀掛瓢笠

夾路溪橋引人去

苔溪雪溪水瀾瀾浮家泛澤煙波寂有箇漁翁上酒垆

手握銀鱗三尺許

施烈婦詩烈婦蘇州人為施于宣文學之婦而作詩以哀之

少讀柏舟詩風義風所師我生何不振遘此空涕瀕一

心堅匪石哀痛只自知豈無脂與粉膏沐為誰施亦有

簪珥飾絨封不復持庭中花照樹几上酒盈卮暖日耀

綺戶微風動素帷顧影自悲嘆逝光心不移生兒既不

育苟活將奚為所念惟舅姑迴腸慘前摧膝前嗣有子

孝養可無虧相從黃泉下庶免長相思願為華山鳥隻

隻不輟離願化青陵蝶飛飛常共隨

即事

湖渚秋清月影橫柁牙初轉一波明扣舷有客吟長句

昨夜酒歡今獨行

投宿

返照收山村相投意已亟我行日靡：僮僕少顏色車

殆馬亦煩倒卧不能食嘗聞蒙莊語疾走死絕力處陰

影以休處靜迹以息萬物欣托足我生苦南北嗟彼農

送薛季華

士

家流兒女情親匿款曲勸揮酒直率無所飾明月下庭

隅相顧神默默

途次即目

雨歇徐行度古原忽成野趣一倅轅圓荷葉淨承珠點

新竹梢長帶粉痕天末健翎徐入杏林端潤碧欲流溫

此情可待容留戀多悔征塵意轉煩

丙午志喜

家世雖云舊門閭已漸寒百年空仰企一日頓堪觀慈

母堂前喜嚴君泉下歡吾家利在丙先世以丙科中式者極多世譜有利

之說反覆涕洟瀾

丙午榜後感座主虞山相國舊事書此

童年識賞感吾師記桃花贈一枝更示新吟兼指法
孝廉船泊虎邱詩座主中庚辰已卯北閩曾以選武蒙
有不不是玉皇殿前與秋園長作論仙人之句極其沉痛
時余年甫弱冠一技封書前詩四章後跋云舟泊虎邱詩
便面寫趙侯赤衣洲顧使君少時不知寶惜并扇亡之
示毘陵趙侯赤衣洲顧使君少時不知寶惜并扇亡之
忽出師門下追憶及此感泣不勝

座主寶應劉師

座主當年國子師逢人說項感心知幾番贈賸猶憐惜
驚鴻名標歎遇奇師於揭曉時見虹名喜謂同僚曰此
咸為

咸為

房師衛鐵峰先生

師名昌績山西澤州府人以翰林改御史

千尋積鐵進門墻自昔風才重玉堂有客朝來稱賀我

不勞多事誦阿房徐鐵齋太史來云鐵峰先生館中前

內院傳經王子師廷時師內每過日日出遲遲握衣謁

見欣先說蓋榜生花得子時填榜時語

題同年姚十五範治撫琴圖

朱絲絃白玉軫十指泠泠暇以整想見神閒氣亦舒我
未聞聲心已領琵琶箏笛紛哇淫此中理趣誰能深乃
知靜者心多妙聲涵萬象通元與君今一為操元音我
亦從君學同調

除授教職

本以樺材棄還叨 恩意寬窮通分有定澹泊義能安
莫道嫌官冷方思盡職難所欣邀薄祿奉母得盤餐

贈黃崑圖先生

前輩風流絕比肩每依杖屨一周旋幽情避俗饒陶韻
長日談經補鄭箋時註周禮節訓齊物未妨隨世遇忌機久已
得真詮寓廬況有園林趣花藥親栽樂靜便

蕭疎旅況一書帷玉軸牙籤萬卷隨鄰院崔嵬依古樹
白宦閒庭花照傍清池論文客喜談方永問字人過酒
不辭素性逸情殊未減山林鐘鼎總相宜

黃崑圖先生著周禮節訓既成命為校讎卒業書

此

少時讀周禮記誦苦煩縟并田祿制等箋數紛在目世
人皆畏難致悞經旬腹先生惠來學討論事反覆採掇
百家言詰訓炳若燭刪繁舉其要可以供卒讀厥名曰
節訓諄為後生勗周公致太平運用天理熟朱子經
根抵在易簡理自足但宜參時變勿以拘迂束 朝廷
重儒臣古治酌所復用人須儲才庶幾先里塾
谷同年黃淵亭
窮惟自喜還餘骨懶任人嫌只伴書若問新來甘旨計

春深猶摘故園蔬

哭母

二十餘年事吾母歿距先大難忘慈母心殷勤追語笑

款曲話升沉國難興廢幾先一檢公官太守奉情深

寸草吟懷今思報養風樹懷餘音

痛絕子公後彌深母氏恩殷憂喪中婦補綴及諸孫奔

走緣衣食晨昏恃弟昆自今悲告反無復倚閭門

宿牧牛菴

一室瑠璃影微融香篆清山空風不靜夜永月初明多

病啼鳥怯孤眠噩夢驚披衣還起聖寂應不知更

蓮華集卷七

五

靈巖搗

一徑沿溪曲遙看竹木幽楓丹返照射山碧暮光流逐

牧尋墟落聽歌雜唱酬誰家雞犬放日夕不知求

靈巖望太湖

靈岩舊是館娃宮渺湖光入望中徑說採香惟月白

灣名消夏尚蓮紅興亡歷劫常如瞬梵唄沉聲自徹空

長此湖山天地古兵爭吳越竟誰雄

堯峰

西山聳奇秀堯峰獨蒼古石色雜苔黃選看踞如虎山

農義皇民衣冠皆朴魯引我上層巔努力開榛莽渺然

眺太湖諸峰歷可數梵刹上下分晨夕接鐘鼓寺分上堯峯下

峯僧人自樵炊丁丁滿岩鳴載訪詩人居誅茅半無補

緬懷對茲山著書日旁午謂鈍翁先生

姑蘇臺弔古

姑蘇臺前山嫵舊日吳宮此歌舞美人騎龍自君王

枉罪西施迄今古憶昔曾經讀吳語夫差少日稱英主

雄圖霸業冠春秋一旦昏迷竟至此我行臺畔步委遲

處藏軍洞穴施不怕兵戎來敵國忍教麋鹿証鴟夷

何代遊觀不苑囿幾家行樂選妃后閑睢窈窕淑女述

臺沼經營聖王構越來溪上漫吟哦胥口橋邊嘆逝波

蓮華集卷七

去

保邦制治圖終始豈必宮闈女禍多

題謝雲逸先生一角樓詩集

童稚曾親憶昔年老成風格在詩篇無端感觸渾如夢

細讀挑燈一惘然

一角樓頭已久空停雲亦失舊詩翁與文與也為詩友紛紛後

進矜才艷誰遡王韋古澹風先生詩

五更坐著

群動息深夜五更蟬獨鳴猶餘暑氣逼但覺露華清淡

月隨雲見涼風薄樹生曉光初動後又聽聚蚊聲

送人赴邊幕

送人赴邊幕

依依離故國香去長城馬度關山濶鴻飛沙草平一
身非成客萬古此羈情捻近還鄉約難禁出塞聲

懷徐書堂先生兼憶天潢容安主人

太史文章伯高才自罕憐獨憐披雅度綽有古風流翰
墨青鸞香琅玕朱鳳愁授經餘舊業夙昔事浮邱謂安先生

師友平生切知音感晁深人禁痛已矣鼓露思難任徐
幹辭多素劉安藝作林懷賢燕歎舊存殘一沾襟

易服日哭母

寸草三春此恨長年來不着菱荷裳傷心轉瞬三年易

蓬莊詩集卷七

七

從此音容更渺茫

蓬莊詩集卷七終

蓬莊詩集卷八

長洲沈 虹渭梁

世

余以庚戌秋服闋赴補在外委任金壇教諭旋奉
部文除授向容縣知事上公車報罷回任乙卯夏
秋之間節奉各上憲檄調才試鴻博力辭不得九
月初驚聞

今皇憲皇帝升遐恭遇
保和殿自懸荒落復至被難將以廣文終老因輯庚戌
迄庚申十坪之詩類多斷應絕少性靈可存者無
幾止錄一卷盛數奇之有定傷髮齒之已零而掩
卷西泣忽成大夢之初

覺矣詩凡七十七首

喜學周姪選席常

丰儀玉潤紫微郎袍步丹梯上玉堂中秘有書資黼黻

蓬莊詩集卷八

一

青年勵績紀旂常清華門第重增耀文獻家聲得再昌
愧我未能恢父業喜心倒極一沾裳

以第三子嗣亡弟肇千後哭而成此

垂死悲無後哀哉喚我聲不言心已會有子許相成論

序未應立誰憐無限情慘然為告廟淚血一時傾

汝死長已矣吾生何所庸猶憐子割愛却慰婦能從三

為繼室 詩禮家聲舊箕裘世德重他年幸成立庶以繼

而宗

卽事口占

不醉一千日如何消得愁西風吹敗柳散作滿庭秋

聞宿遷河決得徐畫堂書志喜

河流環縣郭矣決破城南大地成中海揚帆直上山百
年羅兀運萬姓慘愁顏泛濫 堯憂切彌深疾痛關
圭美堂無恙畫堂先生 居高人地安為言作字竟忽此
駭波湍水去封題寄書來輾轉看飢驅愁食盡搔首一
長嘆

閒居

落雲疎雨釀微寒盡日幽吟補藥欄小摘紫房荆婦喜
偶拋銀杏稚兒歡秋羅色媚真疑剪剪秋羅花名 月季花明
不厭看最有閒居多韻事未妨疏食一加餐

逢舊詩人

二

庚戌臘月之任金沙

宿昔良常慕曾傳仙道成欣依山己字金壇號 適喜鵬
嘉平薄祿携妻子寒曹愧友生所悲陟望切止有鵲鴒
情

簷外紅梅盛開偶成

拂：輕風軟巡簷香氣融家山千樹白荒署一枝紅抱
膝長吟客支頤獨笑翁老妻猶有韻茗枕得頻供

寄詩神

寄語詩神莫漫過清吟心苦奈神何也知詩瘦渾閒事
慣損腰圍姓沈多

將從金沙之句曲留別丹陽金閭客丹徒胡心言

兩同寅

年來寄興絕風塵疎懶襟懷笑此身偶向金沙問丹訣
又從句曲訪仙真宦情最好無如冷世味深嘗莫厭貧
正喜論話晨夕却成小別一沾巾

古柏

古柏十圍腰亭：一蓋標堅貞度霜雪孤傲出雲霄有
月篩庭影因風伴客譚朝來更有韻寒雀聚嘲噉

遣興

華陽稱福地多喜拂烟霞舊是隱居宅陶隱居學仙於此 今為

博士家官閒

三

有涯
博士家官閒兼學圃吟罷即裁花生意欣：盛吾生幸

桐城張十曙形贈長歌依韻答之

平生俯仰橫九空疎狂落拓朋儕中交游竊喜樹風骨
意氣直欲摧雲峰高吟不成白雪調幾度自憐還自笑
投詩爭訪孝廉船對花興發時開筵豪情自昔追千古
薄宦於今得一瓊欣依福地豁胸臆擬事茅君養真息
仙音欲覓步虛聲塵俗無緣聽鼓鏗正思龍洞探奇跡
忽向雞壇續舊盟相門才子玉笋生寧同紈綺飯香秬
君才逸氣空今古繼美相承足令名應知立振乘風翻

驚翻會作雲霄客莫怪相逢眼獨青多慙顧影顏增赤
感君投贈類瓊瑤余自寶同燕石如韓如杜格律真
長歌激越入青冥得君一詩即不朽蕪詞且覆床頭酒
時余余勉酬索和漫塗抹不暇一擲成死缶風流長憶
傳別詩
靈和柳

延壽菴小憩

維摩方丈室向火漫相從禪寂消塵慮心清減病容
香粥正熟錫輟菓餘供風土記餽以此此破臘檀心紫
時僧供祀龜桃菓
微薰煖欲融

黃崑圃先生北歸自維揚寄書句曲相別因奉懷

送黃崑圃先生

四

宿昔相親炙深情與古期北方稱學者南國重經師
樽酒白蓮社書堂蒼翠帷白蓮橋蒼翠亭
皆先生寓居處年來依夢寐書
到倍添思

桐城周筆峰澄江章慎風潤州周桐崗何滌齋招

飲秦淮漫成

清淮曲、水溶、河上人家晝盡中是處綠楊斜拂水
隔籬遙出海榴紅
飛閣凌空繞水湄朱欄碧檻影參差樽前開話前朝事
十二紅樓艷一時
碧漲含霞皺殼妍綠楊凝黛惹愁牽不知往事干懷恁

桃葉江頭一惘然

板橋清吹娛中夜西舫明燈耀兩涯依舊十年前渡景
斷腸風月在秦淮

燕子磯

天塹長江一望中危磯千古鎮江東潮迴鐵甕猶淘湧
山近金陵自鬱葱一片繁華迷六代幾番征戰數群雄
當年王氣知何似弔古登臨慨不窮

烏江項王廟

赤帝旋聞漢祚移烏江空酹憤王卮項羽稱憤一坏試
王見南史
問誰家玉樹何妨共此祠

五

樽前

樽前豪氣尚成虹誰可論心托素衷失馬漫看得馬客
熱書還是負書翁見韓非子屈伸有定難知己妍醜無常任
畫工傀儡胸中消不盡快聞風雨作聲雄

喜景瀾姪得庶常

家聲文獻舊綿長近溯高曾奕葉光七世已逾十進士
自景瀾上溯七葉三朝歷數五仙郎青城公諱世英順
治乙未翰林聖廟
共計十二進士矣
公諱世英順治乙未翰林聖廟
林學周名慰祖雍正庚戌翰林尚書名景瀾癸丑翰林
鳳池接武綸扉重棟華聯輝香案傍况復英、多玉簪
題知老眼喜難量

延壽菴僧曉輪留慈

禪喜尋蘭若欣逢開士招佛樓花氣上經席雨絲飄香
若徒能煮春蔬手自調早知幽興懷從此不須邀

贈觀微上人

老衲安禪久幽居清味深持躬守戒律念佛淨塵心妙
解華嚴義常奉字母音閒來覓茶話好向德雲尋德雲見華嚴

脩然

脩然物外一身閒曉鏡鬚眉日漸班蔬菜任從兒子開
木奴笑付先妻替神仙路近空傳述道士方多漫駐顏

渡黃河

我本飄飄鶴鹿侶每乘幽興歷層岩

渡黃河

洪澤東來蹴大瀾真嘆今古莫安難黃流怒湧平沙沒
青帆斜飛曲岬盤有客調高還擊楫無風聲振徹驚濤
水天一色同雲慘早又蕭蕭暮雨寒

房山縣曉行望西山

山向神京拱穹隆復蜿蜒空青明積雪界白似飛泉冷
氣衝霄迥孤雲絕塞懸驅車查前路極目轉蒼然

得李庶常含奇詩集因以哭之

庶常蘇之吳縣人年三十餘早卒其同年黃本史若木刻其詩并叙其遺事而臨封之占余所

親見若木先生時視學閩中未之知也因補及之

我曾論君詩君死十年不復知一編忽我寄知是良友
謀聲施開緘淚珠落重吟黃絹詞君筮得臨成進士八
月有凶心自悽玉堂快意職神仙却病一年死期至先
期有夢事尤奇告我為神永州治夢為永州府學士地有文牒促之偏
怪陰司亦重文何為年少又煩君楚南昔是人文數屈
宋賈傳皆為燕天問招魂并賦鵬鬱紆紆心曲靈
今不隔可親承為訴人間言註讀自古文章湮沒多縱
傳其奈後人何君今恃我二三友安保他年即不朽懽
然執卷三歎息塵世茫枉開口魂歸來兮路漫洞

度波綠江楓丹

七

度波綠江楓丹

蔣恆軒先生招飲相國座主賜第

賜第重新輪奐垂聲華繼美鳳皇池黑頭卿相看他日
時官侍讀學士白髮門生感舊知閭閻別情悲永訣座主以康廩庚辰座主在
籍廩召舟泊閩陸庄語識正多奇以孝廉歸里曾
門進謁遂成永訣陸庄語識正多奇以孝廉歸里曾
為虹書扇頭有懷涼陸氏荒庄在若箇門生為樽前
勸銘之句蓋哭西溪姜太夫子也似語識故云樽前
誰會懷惶意繞遍平泉淚暗滋是日涕通

丙辰待詔京師同周蘭坡錢伊人兩先生並近展
若王孫同屬太閼諸同入中秋宴集分得拍字

昨宵何淒淒風雨三更黑今夜忽以光長空萬里碧憂

樂本無常境象頓改易人生幾中秋况復作旅客如何
佳節過一半成虛擲所藉同心人相與共晨夕舉觴酌
明月興發酣飲適式歌且起舞更唱喧坐席我醉欲先
歸何人為簇拍

丙辰九月廿八三十兩日與試博學鴻詞在

保和殿恭紀八首

彤庭曙色影初分鶴舞橫空耀五雲

內殿宣傳多士入前驅先有羽林軍

羽林軍衛衛為
排筆硯等物

捧來題目貯琅函

御筆朱書尚未乾次第傳看彌肅穆粘毫祇覺韻難安

五十六

五十六天地之中合賦以散
授人時聖王所先為韻

乾坤五六位居中甲子輪旋數不窮參互錯綜能

事畢

漢志云十一而天
下之能事畢矣旁推妙合義元通

味六和五色六章
之類皆以五六合

黃鐘數起握乾初得一函三遍六虛

聖主當陽宣萬化鈞權協一事無餘

黃鐘為萬
事根本論

宴錫天厨日兩回

殿廷分列肆筵開書生何幸沾恩寵玉粒金羹飽饌來

九重魚鱗靜嚴更緩步依人出禁城

試時每人親一侍
衛試畢隨之而出

內殿特邀燃寶炬玉墀還喜露華明

聖人天直見聞殊記事胸藏有慧珠一一條分親問切

第二場問經
史各數十條空疎未許混賢愚

經、緯史最紛拏作述源流同異賒經有專家史

有學書生豈易逞才華

鴻博即授翰林因賦

此生只合伴漁樵人事天心莫漫焦夢入蓬萊原未易

儻來軒冕豈能要

見陳書
東臯薄宦欣傳釀彭澤歸田

怕折腰猶幸一官殊俗吏積書岩下且逍遙

惻惻

京華夢斷謝塵囂作賦長楊枉自豪宿昔雄心餘傀儡

九

新來詩句雜風騷勸通豈易花荒過脉望空尋仙宇勞

惻、此心無可說惟應千日醉香醪

浩歌為蔣恒軒少宰作

靈芝生無失所芳蘭榮勿後時功名富貴須及早不知

此柄誰操持君不見少年卿貳秉國政輔蔽宏才若素

定珠胎玉質本異種鳳雛族誰能競由來故國有世

臣名世天生勝大任忠貞篤業傳令聞不驕不侈訓行

正知人則哲主恩深學優而仕思日奮嗟余昔是老

門生郎君官貴寧無慶看築沙堤傍舊痕重開東閣延

英俊

丁巳夏徐激齋先生賦長歌送余回句因以答之
自笑蓬飛底又忙此生只合白雲鄉十年學道情能淡
萬事回頭味始長離鳳琅玕誠自得未詩云君家才多皆賦學謂尚書學也
齡禽芝術正難忘良常君果能來否未詩有詩我良常幾曲間之內
猶有陶家舊州堂

交遊

交遊自嘆寡儔倫秋雨秋風又浹旬老去故人時夢喜
年來知舊倍情親魯南愁絕音書斷畫堂先生前社空憐問
訊頻先生四海名流尚餘幾相思不禁一沾巾

作歌為畫堂先生壽

達莊詩集卷八

十

魯南靈光今獨存巍哉高峙誰與倫五年離索華陽館
目極停雲夢亦頻去年風雪鍾吾路時應名除夕驅
車已昏暮正是先生祝嘏辰惆悵臨河未能渡先生八
十養天和忽喜徵輪此日過齊眉相慶兒孫舞還取人
間福祿多京華有約旋相見過訪殷勤重會面耆儔交
情在率真後生末契空凌亂先生之學宗濂閩先生之
文源六經親承大賢師論議謂安溪洵堪聖世珍儀
型青藜重燃絳雲赤紫微光搖彩霞射欣看著作垂不
朽却笑迂疎成棄擲當年親炙感知音此日還憐霜髮
侵勞生多悔塵氛擾入世彌堅道念深先生校書留天

祿我作游仙歸句曲他時書札到山中為報神方共餐
玉

再贈二首

亭：泰山松青蒼摩碧漢質古成文章根深挺直幹閱
時無變態可仰不可玩因之感物情積何足算
斯文嘆在茲橋門有石鼓千秋僅見之三復愁莽園世
人共摩挲奈此文字古珍為模楷師足以震聾瞶

夢餘

夢餘身世漫相猜放浪長歌歸去來白壁敢言還楚璞
黃金多愧問燕臺孤堅莫割甘成棄見韓子蓬轉無垠尚

達莊詩集卷八

士

有茲從此逍遙閑歲月不教心作復然灰

學周勉封 祖父母喜而示之

松楸長望痛吾親忽喜勉封拜 紫宸念子成名悲屬
續先大夫臨訣時猶諄諄屬望有孫繩武上 恩綸日邊捧到金華
燦堂上迎來玉軸新記得當年生汝日阿兄奔告喜頻
頻學周生於先大夫亡後三日

懷肅州觀察寓舟姪蕙示申尚度

人生幾何鬢已蒼動輒十年離別長萬里音書隔故里
五涼風月舊悲涼憶昔遨遊共京國二三同學歌慨慷
君獨飛揚振毛羽置身却坐中書堂讀書識變達今古

喻赫聲華徹 帝旁官途通顯 主恩重屏藩倚托馳
咸陽是時軍雲正旁午君才肆應雄西方邊氛既息事
未理君以樞務移嚴疆昨忽傳聞羅憂患中心惻：殊
旁皇申生經以通中夜亘：天各情同傷余亦南歸多
失意夜來夢夢空茫茫何時得君脫羅網相與話舊舒
中腸

春夜

一片西飛一片東幾翻花信幾翻風華陽博士愁多少
爾許深情一夜中

年來

達齋集卷八

十二

年來常自問真吾六十平頭歲月但傀儡場中消氣魄
榮枯墜裡漫歌呼功名豈必奇男子仙佛寧為小丈夫
鍊性便為安命訣却因入世易模糊

搔首

不覺不啞不癡頑搔首長吟涕欲潛馬瘦提憐行步怯
鮑司隸歌馬
雖瘦行步工
豹藏空老霧毛斑元黃變幻知何底青白
風塵只等閒準擬松雲尋舊侶華嚴妙諦事禪關

示同志

豈必將輪棄常思作井堦懶隨儕俗輩獨守抱經身二
立空嗟晚
二立謂立德立功見張衡傳三長未易臻
有欲延入史館故云乾瓜

長此繫不食漫全真

戊午元旦偶病枕上口占

年華日逝感吾生萬象更新此夕情每以浮雲觀道妙
却因卧病喜心清高燒歲燭双花吐近報春雷五夜聲
不去朝正多反側明朝疎懶謝逢迎

題柳園圖

為金陵太守張公升崖作

條南柳園似深谷柳色千條萬條綠太守江南政務忙
十年不見成喬木携得生綃一幅圖閒來披寫舒心目
園中高下樓臺宛轉清溪繞來曲紫霞館松雪亭
北名遙憐處：陰森并東花柏逕香馥：凍泉秋水波冷

達齋集卷八

三

冷塤荒聚樂懷曩昔離合無常難再得西村松菊亦就
荒西村州堂公別業名未暇重將三徑葺偶因感舊倍情牽臨風
不覺增太息我聞公言成此詩人生寄也隨所之卧遊
可作達觀想何必堂開綠野時

江陰道中

秦望山前曲：流村村深竹遠來幽舟行如畫波如鏡
月上影高遙水浮
漁子船回拍棹歌一聲中斷隔煙波小橋忽轉水流駛
是處遠藏村塢多

南鄉查賑即事

微官冷澹一青稴目擊災黎敢息肩雨電自天空
似豆雪花鋪地却如綿朝過墟里多局戶夜宿山
村少無烟

聖主憂民宵旰切恩深早鑒繪圖先

宿柏周村草庵

南去山村號柏周暮尋古寺一相投繩床支穩老伸脚
茅草圍成半枕頭谷裡吼風知渡虎佛前殘夢悟浮鷗
病餘老衲多長嘆為說年飢僧更愁

山村

蓬門乍起一逡巡一片霜華染地勻亂葉出林同旅客

寒花入戶

古

寒花入戶匹佳人泥封屋漏營巢舊日映窓虛補衲新
昨夜西風太作意肩輿早出問斯民時因散賑

王武沂先生見示蠡湖詩卷書贈

相逢真恨晚一月喜聯床時共事江寧府署中舊業研經妙著有春秋
聯新詩引興長九峰思繾綣六代感蒼涼懷古兼懷土
添余一攪腸

金陵白上聞草書歌

白門佳士多奇逸白君草書妙難匹紙上縱橫態不羈
一片神行矜筆力二王行草運腕遲單微一脉君得之
瘦硬盤旋盡筋骨不作一團肥肉癡我聞懷素學藏獻

變態特出開生面自述異蹟希世珍華陽駱氏曾親玩
懷素自述真蹟在華陽駱氏今君書法侶懷公恰與二王真本同得
心應手有宿契知非徒事臨摹工白君白君心骨古豈
獨成名一藝取却憑草聖為君傳餘子塗鴉何足數
御製經籍頒發到學恭紀

宸宮念 金鏡珠囊自上方歡騰多士慶無疆泮宮每履

聖學還全經學昌揆合後先風紹遠義昭作述澤流長
治平經濟煌煌一在職忝師儒日頌揚

秋望

遠寄李太

五

又聽征鴻天畔過九秋其柰旅情何白雲常逐玄雲逸
紅葉怎如黃葉多思到纏綿常迸淚望窮飄渺一悲歌
荻花似絮汀洲舞是處曾經醉酒陀

題徐愚谷小照

自嘆田園歸已蕪竹孫得似木奴無他時倘亦開三徑
話舊還期兩不孤

周葆山示己未除夕詩即次原韻

忙中聊破俗枯坐對芸編吾學渾忘老人情類改年齋
心非佞佛安命不呼天除夕除何物先令煩惱痊
此夕竟何夕先生亦晏閒圖書深古趣風月足人間先生

門對書一腔風樂道還飲水開門喜見山明朝新氣象
月千古圖書

錢

太公圖法象乾坤王莽錢刀而秩尊一自青帝謁相後
至今不肯到寒門

有錢萬事提堪謀一語今將問魯褒若果通神能役鬼
鳥飛兔走應回頭

病後寄俞天池善岐

高隱知君卜築心卷河常欲一相尋孤雲野鶴栖沅澗

凍雪寒梅對遠岑雨後周顒自剪韭松間思話獨携琴

遠齋集卷八

十六

方傳許餌神仙術聞道於今更產復茅山近

哭徐畫堂先生

二十年來知契深余以康熙丁酉五月得交先生於京師至乾隆丁巳五月復於京師作別
成永臭蘭淡水思難任即今露白伊人渺再向蕭鼓何處尋昔有伊人私水共雙歸句

夢中死別兆幾先畫堂死之日有夢兆宿契應深文字緣珍重故人親手札鐘吾自此絕書傳畫堂來字已裝演成帖

答嘲

豈必陳絲竹何須坐絳紗得錢即沽酒對客且看花政事才誠拙詩書道足誇太平興教化各自贊王家

知足

知足兼知止曾何與世違風鳴任感觸雲度本無依慮
息情多淡神清悟入微只隨天地意逐物恐撓機

小摘

小摘園蔬猶作羹五禽聊戲飯餘程五禽戲見華佗傳老妻晒
藥憐子病稚子浣花遺我情髮禿翻憐搔獨快衣穿却
笑掣來頻婆娑此日容疎放直箇吾兼吏隱名

寄家中兄弟

十年薄祿戀微官青葉黃芽首宿盤荆樹空榮難共賞
竹林雖好不同歡清宵有夢歸猶香長日臨風淚獨彈

遠齋集卷八

十七

多愧舊堂巢旅燕年一一到一盤桓

示兒輩

面牆嚴聖訓作室繼貽謀學必兼三到人爭第一流經
綸宜素定詩字亦先籌尺寸從時效還須少日求

心地

心地清涼境絕譁山中常得伴煙霞斷巖有徑雲成鵝
野水無波風作花矢口漫吟隨吾會拖筇行脚類僧家
欲從樵叟尋歸路又戀松蔭引月華

蓬莊詩集卷八終

遂莊詩集卷九

長洲沈虹渭梁

余既讀刻甲辰以後之詩二卷矣今復集辛酉迄
今之詩大半皆難入古紙堆中應前詩集之內命
乃知世故日深則性情多汨矣或者曰君少負凌
雲志試讀此博得其得志則明堂清廟必於詩者
樂矣以潤色鴻業乃僅以廣文終老風花雪月不
過陶然天否或感時嘆舊亦所謂窮而歸乎平
淡也予曰否否夫盛衰之理我固知其如此窮有
命也我安之惟才自天生一老而日其自解有
物勝權而衡意惟形過影而照窳又何能自解
且夫平淡云者絢爛之進境也其質獨醇其氣
厚初非淺易之謂嘗竊力矯之而何敢謂焉嘆乎
吾衰已甚雖有詩歌亦聊以自娛豈堪問世然
時俗所尚大抵皆同錦裝花簇觸目欣欣依色
消旁觀太息安得不顧影而自憐乎詩合一卷共

九十一首乾隆
丙寅長至日書

古意

我有一端錦十年藏匣笥同心不相見搔首將誰遣今
朝一開看默默還成悲不悲錦空製但感我何癡海中
珊瑚猶易爛況此天孫雲錦綴我成稱意自穿著教與
人看任謝讚

自笑

開來風月足平章自笑營營底事忙東觀不逢開秘府
南山空守積書堂思經白日眠難遇見漢書閱覽通官
苦健忘見王只合無言觀道妙劫灰不復問秦皇

簡京華同學二首

不官不隱竟何如半讀儒書半道書寄語青雲同學侶
當年豪氣已消除
故人滾滾羨騰冲每望京華入夢中可憶華陽沈博士
十年不調老成翁

夢徐徵齋來訪惠天牧繼至時兩先生抱病在里

心竊憂之未幾而先後計聞因寄其異而哭之
曩時曾約訪仙庭徵齋贈詩有待我結伴同來夢杳冥
宿契知為學道侶魂遊先叩故人扃憂疑正擬營芝木
前後驚聞喪典型淚洒年來師友盡積書岩下結愁亭

再哭徐徵齋惠天牧

二老已云沒斯文喚奈何研經誰辨說天牧著有觀海
絕搜羅徵齋著有中紅豆相思子天牧家樹楓江嘆逝波徵
故人不可作默默淚潛沱

采石磯二首

愛此危磯峙江天萬象收青山詩酒地碧月古今秋短
笛吹良夜高吟上翠樓謫仙應我過同話舊風流
一帶青山色長依姑孰邊江聲束采石詩思接青蓮誰
續燃犀壯猶懷飛將傳相傳明常遇春飛當年曾渡客
復此重流連上破元兵於此

九里山

九里山前陣雲起劉季稱雄項王死早知天意屬炎劉
鴻溝何必分彼此天生豪傑非偶然重瞳暴興亦可憐
咸陽一炬太慘毒到處屠滅寧為賢嗟哉天心眷仁厚
羽實自亡莫可救不然子弟收殘兵一渡烏江可圖後
沛公長者人共知平治天下安瘡痍鴻門白登皆至陰
天心已定難為移成敗何常信以理暴似前驅為仁使
由來顛倒任天公冥冥數合非難擬每憑青史論英雄
莫怪紛紛事不同陣排九里矜奇策還是貪天作己功

閒寂

雲集卷九

三

閒寂何人送酒錢病餘多幸一身全久病幾危茶爐自扇嘗
來美花藥親裁分外妍課子誦哦渾不倦弄孫啼笑總
欣然杞糧菊糗供朝夕見東坡後官冷還甘少事牽

閒居

閒居常自笑講舍類茅庵得米即為足無錢何處貪菜
根原不厭葢莢近多甘知是吾生分猶懷奉職慚

月夜泛秦淮

花月春江漾小舟輕煙淡粉樓名繞紅樓不知今古秦淮
月銷盡人間幾許愁

天光雲影碧沉沉一片空明夜氣侵世事渾如水與月

誰從開處一泰尋

壬戌新正假歸學周得廣西學使亦告觀省聚話
志喜

兩年歸思豁於今半月淹留戀此心門戶喜看新氣象
庭除淚洒舊光陰白頭兄弟歡常少青髮兒郎感不任
時以少時事語子姪惆悵相親即相別情依不覺話更深

春夜書懷

講學客山側真嗟駒隙展春如新客至書是舊朋親每
伴梅花蕊常依松樹鱗摩詰云種松皆作老龍鱗十年窮博士猶愧
小儒臣

雲集卷九

四

乾元觀夜坐示道士許功純

乾元觀是舊仙宮山古亭孤入夜空擁月斷雲凝作紫
洒林清露漸舒紅欲成小隱留梧下見國策獨抱元微嘯
谷中學道有心棲住穩茅君應許往來通

近况

老去心情興已闌新來慣習坐蒲團翻經常向僧家借
學易頻將人事看傍硯揮花成小韻就窓烘日讓微寒
斷蓬有託終非故十載華陽戀一官

題王夢園無我相圖

本來無相亦無無妙手難將此意圖會得真如無字義

蓮花千億不模糊

先生無相不迷真我亦飄然物外身好共煙霞結伴侶
須知無著是天親

題敷淺原圖

塵世真如點爪痕悔余踪跡半乾坤渺然西入曾游處
認是尋陽敷淺原

斐姑虛憶妝梳靚五老空懷面目殊欲向誰君問消息
廿年前識故人無

燕子磯雨望

金陵此門戶磯東江流山勢雄天塹潮聲震石頭雨

遊莊詩集卷五

五

波兼浪湧帆影赴雲收鐵鎖銷清晏空餘今古愁

郊行二首

出郭因塵事凌晨興漫牽寒林聚群雀野水散諸田日
上池魚躍霜零樹果妍城西塘外路愛此小春天

此日郊原好風光倍往年豆苗得蒔舊麥隴已芊綿狼
戾農家穗淒迷墟落煙池塘欣更滿春水盡淪連

吳棠泉先生許借青雲樓暫住并投以詩即次原

韻奉答

樓閣青雲近真登百尺間相依欣駐足且得共開顏有
興風迴雪無心雲出山聯吟兼眺望呼吸接天關

北固山登眺

山勢峻峭俯碧潯江流浩浩一開襟正愁人事淹時日
時以事
滯京口且喜春光消怪林弔古有心何處問詠懷無那
漫長吟拂衣向山中住海闊天空意獨深

甘露寺登眺

潤州城外路遙遙甘露亭前望眼舒山接金陵雄北固
江環鐵甕鎮南徐旂幟似引帆檣近滿氣氛傳梵唄虛
珍重老僧茶話久劫灰猶說六朝餘

七夕

天上雙星隔年年此夕過亦知良會少但感客愁多靈

遊莊詩集卷六

六

鵲欣填渡明河淡不波誰家画樓望翻笑擲金梭

駱慎庵室中蘭花盛放招集周葆山余貢南徐愚

谷諸同人宴賞時逢花甲之週賦詩以贈即為

祝嘏

君家樹幽蘭妙得培養秘蔚為王者香天生清淑氣今
年花盛榮招集同心至氤氲吐奇葩馥郁凝芳卉主人
有道者對之品相類久坐一室中我亦忘所憇問言珍
藏法寒暑調非易常將甘露洒時以陽和被於茲悟其
由盎然積生意滋德如滋蘭君實感物瑞主人樂不
階前芝何復挺其異瑤草亦蓓蓓紛披同獻媚中靈芝

瑤州同芳芝英潤丹砂蘭蓀珍玉穗茂承理所宜後凋松柏翠持作介壽言親切有臭味

題周德山先生歸來圖二首并序

蘇山先生讀書秘省出宰華陽兩載居官六年滯影歷波濤於宦海抱冰雪之胸襟時與句邑知心作畫吟詩風花歎洽余亦天涯末契談經論史晨夕親依於焉松菊思存尊鱸念切爰揮毫而賦別出畫冊以索題人共牽情我尤魂斷從此當筵願曲無復周郎多病清吟空餘沈瘦雖相期以後會實結悵於臨岐拙句聊申大方貽笑

薄宦如君志已暮

七

薄宦如君志已暮十年零落一身孤少陵心事盈詩思摩詰閒情入畫圖前輩風流人罕匹經生學業古為徒折腰五斗原無謂泰取蒙莊守故吾

至後寒生暑漸長正憐松菊傲嚴霜孤鴻回首聲常咽偶而歸老鶴橫空氣尚昂故舊有詩多慷慨他鄉聞樂搥悲涼沈郎頭白猶留滯不覺樽前思攪腸

乙丑七月青雲樓集即席示同人

少日雄心喚奈何名場歷涉幾消磨塵中莫訝聲情淡悞染寒蟾冷氣多

妓院誰能繼頓揚當筵一曲惱人腸少年場事渾無賴

那識朱顏舊沈郎

老去心情百不同楞伽泡影悟來空歌聲舞態歡娛處傀儡升沉一笑中

秦淮風月真尤物一片繁華今古迷我欲臨風問蒼昊青雲樓閣絕丹梯

姑孰太守朱蓉溪於署中雙桂軒磊石作小山賦詩見示依韻和之

名都開郡日坐鎮大江雄嗜好淮南似游心山桂中庭幽新度雨香霄晚當風太守風流甚高懷掛謝公

乙丑秋重過慈母磯對岸即望夫山回憶舊遊忽

薄宦如君志已暮

八

忽三十年矣感江山之如故痛人事之已非身世迴環猶疑昨夢心情感觸非復曩懷向兩岸而凝眸忽中流而墮涕矢口長吟臨風哽咽

三十年來身世殊無端感觸一悲吁磯名猶痛稱慈母石古何人說望夫兩岸青山容黯澹中流有客淚模糊迴思往事真如夢腸斷重泉骨已枯

贈上元明府許諱達元時陞建寧司馬

相逢濟上日留連屈指經今二十年太白樓邊憶樽酒杜公池畔記詩篇政成多喜傳報穗老去應憐戀一瓊澤遠江南人去思居歷任江感余惜別更愴然

建寧景物最清奇豈獨仙山說武夷倒掛綠衣香吐細
相思碧艸篆生遲烟一名相思草旗槍錄在珍茶市圖譜陳來
艷荔枝為羨使君才品逸公餘堪玩並堪貽

漫成

風流博士淡生涯宦况家風儘足誇新焙芥茶凝綠壘
舊栽花藥長紅芽爐呼小婢添薪活筆趁嬌兒畫字斜
有客到門相見喜不談經史即桑麻

喜尚賓姪授御史寄示

先訓留餘屬望隆守公積額覲揚前邁慰而翁協弟
云御史亦是吾祖孫濟美難君匹自高祖以下六世進士三代翰林兄

弟分曹及爾躬

九

弟分曹及爾躬典學周同官年少上書規激切清時入
奏在和衷一從傳得君王命每憶京華有夢通

自愧明廷命不逢衰遲多負舊心胸文章報國吾家事

諫納專司爾職崇兩漢策陳先賈讓懷故及之三唐

書奏有宣公蘇子瞻進宣公奏議以資誦讀太平經濟匡時畧不在迂

疎末學中

喜學基得庶常學周再奉命示學雲南書呈大

兄兼示兩姪

天平松翠結虬龍祖望松樹當門結虬大如屋早卜吾家瑞氣鍾舊

德衍綿光燕翼新恩稠疊慶鸞封祖孫接席斯文主

先文嚴公曾為雲南學使昆季齊肩榮翰重世掌絲綸益振笑余
癡叔與添濃

滇南溫諭肅征行學周視學粵西特假命壯闕承

恩只阿兄華鄂玉堂光照灼詩萱珂里色敷榮抱經

有志慨前烈載德無慚宿後英記否弄孫啼

笑日于今先後得成名學基當祖父沒已週歲

寄楊學士農先

史筆鴻裁倚大儒明時纂修十年學士滯銀魚家聲下我

能重振叔母范太恭人學士外姑也太恭人宅相因君

亦慶餘二恩賜美酒鬱金香可憶陵酒餉余紫雲黃

鳥與何如學士寓中紫藤盛開將其尊人官諭一樹紫

先生書一對雲收不起數聲黃鳥叫將未舊句屬王籍林

歸與倘許同疎放先向蓬廬事掃除

亡弟肇于天性孝友督課猶子如已出體先人志

也悲其無子以沒十餘年來家聲振起俱未及

見知其望嗣子益深詩以當哭兼示兌中

門閭新看氣象隆知悲喜九泉同十年庭訓渾無那

一子傳經豈易工先俊個公詩個個傳汗漫歸思愁計

拙拙惶老淚洒途窮閒來心事將誰訴隔絕幽明語未

講學談經續舊盟公餘家課得嚴程堂前喜見塤篲契

室內恩憐母子情五夜夢回心事集三冬業望汝名成
承祧傳有先公在光烈還期先後榮先太守二懷公亦出繼故云

再寄學周

粵西瘴濕甫辭回又接滇南 恩旨開萬里使臣誨拜
命兩番典學倚掄才地傳風景三吳似雲南自前明風土人物猶有金陵之舊天錫人文六詔裁自是君親難兩顧高堂
頻望有書來

將歸志喜

荆樹芳榮棟草華清和風物最堪嘉鮎魚遠勝鱸魚美
何俟秋風始憶家

還舊集元

士

楊梅子熟枇杷黃綠筍朱櫻次第嘗更有虎邱兄弟樂
畫船絲竹渡山塘

虎邱三臺詞

按樂府三臺皆送酒行樂之詞蓋歌虎邱三臺詞亦即江南三臺之遺意嗟乎巴蜀竹枝昔多但即江南楊柳無復新聲雅俗舛靡溫解各別用做三臺之舊吟成六言之章似耳目之一新實體裁之非異也

吳儂家慣蘇州到處人稱虎邱遍賞奇花玩器時聞簫
管歌喉

古樹僧房玉蘭白雲天半遙看夜夜朝朝爭賞風風雨
雨愁殘

悟石軒頭雨過可中亭畔風來二月三月春色千紅萬

紫花開

過客居人坐滿山前山後茶園最好雨前新茗品題虎
阜三泉

梵刹浮圖竦峙琳宮別殿縈迴遊客且須歇宿僧家處
處樓臺

昨日送春歸去今朝消夏重來豈獨秋光醉月早從冬
鴈探梅

山上人遊如織塘邊菱市成堆長蕩湖中歌歌西山橋
畔船來

前渡水樨早發新來金粟齊芳人擠排門花市香濃七
里山塘

還舊集元

士

著處紅樓歌沸連宵画舫燈明斟酌橋邊客散半塘寺
裡鐘聲

名勝地稱極樂風光天似長春常說西湖尤物還輸此
處迷人

海湧峯無虎踞劍池月印禪心有客獨吟良夜何人是
个知音

昔日生公說法曾經石點頭來誰道千年陵谷於今竟
作三臺

過申家莊與二妹夜話懷敦復妹婿

衰年兄妹倍關情此日重來若夢驚池上無人同步月
燈前有淚話更深窓明野燒空堂今夜靜溪喧顧影清
人世死前彌恨別扁舟我亦計歸程

贈寶華山文海大師

師名福聚

寶華山上隆昌寺寺隱蓮房深溪深的的中間俱是佛
師師著意苦心尋

山古宗風留一脉澗流印月積千潭此中便是華嚴界
身坐蓮花結靜參

見公律虎具威儀昔兄月師住寶華法戒精嚴
玉林國師贈以律虎小印聞道禪

宗盛一時一自梵王開寶座彌天法雨又吾師雍正
年

修華集卷九

三

名師至京主戒
計放戒千餘人

大藏新頒山耀輝帑金重錫刹輩飛他時應入高僧傳
猶有袈裟賜紫衣雍正年間師賜紫袈裟乾隆
年間頒發大藏給帑重脩

謁明道先生祠

官閒事詩書輟業脚散步喜過先生祠展拜伸夙慕先
生抱道躬經術通世務上書陳國政議論作敷布沉抑
在下寮未遂平生志奕々王佐才所悲塞時遇卓哉義
命安樂道得深趣廓然虛中懷風期澹吾素緬想几席
間流連空遠溯

題余貢南畫竹卷

想菴伊何人畫此幅一尺三竿兩竿筆有神嗟哉知希
成棄擲余君得此寶若珍好事可傳真具癖裝潢卷軸
行常隨詩題滿日紛迷離自作長歌氣豪橫識君恨晚
殊風期吁嗟君不如我我癖自笑同老可謂濱千畝
在胸中饒口何辭齒酸墮君今索我一題詩腸枯竭
詩眉鎖春來飽啖擬向君不覺津動頤朵

水中鴈字次台怡菴先生見示原韻

雁陣橫空映碧紋筆花藻采兩氤氳却疑絕塞傳書帛
化作沉波織錦文鳥篆天生漾影合墨池粉本判誰分
紅闌好事添描繪繡入湘江六幅裙

修華集卷九

十四

群鴻倒影學游龍秋水長天一碧中寫照自成紋穀細
臨摹妙絕墨痕融郵筒書任沉浮去尺素魚驚波捺工
戲海通神原未易故應收入水精宮

再賦

迴波顧影一盤桓尺幅雲藍上下看草聖沙明猶迹象
書空境幻渺倪端天淵活潑還同趣飛躍機關總一般
不即不離空色相本無文字可參觀

訪秋次台怡菴先生見示原韻

星火初流候金風乍發颺微知秋有氣會見葉初飄蛩
已喧堦寐鴻應度塞遙詩人故有興延訪自今朝

與致來何暮迎秋喜作緣氣從風色辨信自樹聲傳目
極登高直情長望遠天誰知先客訪款款到庭前

風箏美人次台怡菴先
生見示原韻

飄飄仙子離凡塵一縷紅絲許倩人奔月有心矜捷足
臨風無那似懷春共虛共仰飛瓊跡掌舞爭憐趙后身
天若多情垂眷顧應從紙上喚真

再賦

風姨月姊搃天仙人世緣深好處牽誰分凌空舞長袖
欲憑私語奏鈞天雲中自度思凡曲霄際時傳別調絃
入夜露濃愁瘦損為憐丰骨本珊珊

身世時寓上元學署青
雲樓鐘山在望

十五

身世時寓上元學署青
雲樓鐘山在望

身世隨人擘鏡屏前署高淳
今署上元不官不隱幾多閒簷花索
笑當樓月晚色凝眸傍檻山萬卷日隨窮亦足一錢囊
澁老寧慳何時得似陳蒿伯好種柑橙學駐顏

青雲樓即目

青山傍高樓開軒几案遇欣然揖相親似與故人晤昨
夜雨冥冥朝來忽失顧誰為施幻術散作五里霧寂處
正愁侵扼塞心如痼颯然清風興次第岩巒露頓逢真
面目高吟仰天素從之永今夕相與結深趣

昨夢

昨夢禪堂香篆清千僧肅跪寂無聲一心自喜萬緣靜
回首西岩月正明

估客詞

朝從宛陵行暮向長干宿長干古多離別曲一夜愁心
睡不足曉來風色正掀然白浪銀濤滿拍船岸頭青草
無邊濶江上濃花極可憐作客經商悔計左流光躑躅
蠅頭鎖潮去潮來相送迎船住船行無定所春江花月
夢揚州白日青溪拜蔣侯傷心子夜琵琶語腸斷高樓
玉笛愁十年蕩子離鄉國少婦深閨慘顏色縱使腰纏
十萬回一生擔擱衰遲逼陶頓天成命可安生涯穩震

蓮華集卷九

六

且為歡囊空漂泊尋常事運舛風波呼救難君不見南
濠北濠百貨聚貿易泉生趨若鶩行商居賈各有業移
家欲向閩門住

答友人

閒中滋味詩書足冷處風光日月長却笑廣文開館後
高歌忍餓太郎當

青雲學侶羨仙蹤採術頻傳書素通為說華陽沈博士
還丹不就已龍鍾

題田荆圃望雲圖

樹欲靜風不停子欲養親不在當年讀過滑我口今日

翻思芒刺背感君示我望雲圖目極憐君淚眼枯一片
心情画不出雲山漠漠空糝糊與君相逢在異地同此
情腸結胸臆多君有画索題詩攪我天平松栢思在天

感舊

賭酒旗亭日吟詩結客場當年同畫壁今夕幾迴腸紅
豆新歌曲朱顏舊沈郎輸他年少子接席太顛狂

俛仰

俯仰人間慨不休興懷陳迹總難留百年幾日能青鬢
萬古傷心是白頭木以不材欣得壽舟因虛觸幸無尤

南華妙語真堪繹更作逍遙物外遊

長山道中小憩在丹徒

長山山勢鬱嵯峨曲曲流泉引出坡雨後看雲成小憩
南峯漸少北峯多

海棠葉潤碧如雲宿雨紅苞半吐芬白髮老僧多護惜
移床相對望翻經

一漚泉在茅山

石上一漚水天然非鑿成常盛渾不涸持滿亦無盈涵
有造化妙豈惟靈異呈小中能見大太上豈忘情

望茅山有懷

仙亭一帶白雲長芝朮叢生岩際芳仙度人來常易易
我尋仙去事茫茫洞天畢竟誰為主福地終憐是異鄉
幸有家山不用買自開藥圃自鋤荒

偶興

人事天公不齊枯鑿能絕端便身依長欽歌還求
氣入萬秋興不遠荷蓋香殘猶挺骨菊英乾死肯沾泥
一從長薄多搖落赤鷄茅簷獨穩棲

新秋陳組雲招席河亭

秦淮風月絕無倫河上秋來索句頻試問樽前同調侶
何人詩思最新清

老餘興在難辜月詩未成時奈此秋座上詞人盡年少

相憐猶有種瓜侯為高郵王五亭

壽江偉人六十

理學家聲昔罕倫詩書足繼未妨貧一生肝膽誰知己
十載襟期我獨親輕薄任人常共笑屈伸有道得全真
華陽耆舊還推重俯仰長留不愧身

家寓舟姪入召得白舊事旋授贛州刺史路過句

曲適余以事羈高淳廿年相別不獲一見寓舟

留詩因依韻和之

廿載華陽別欣君問道源何期滯採藥空此過高軒福

地洞天宅青山綠水村留詩信宿去繼緣意徒存

君還駕五馬嘆我老青槐政治期冀遂經生得伏虔著
五經明之官携石竊供客愧徒鯁恨別參商似挑燈讀
辨錄手編

枯坐懷周葆山王薛田

時聞鄰院雜春禽青草芊芊路又侵南圃罇空誰問字
西園客去少知音時王官永州丹鉛有約依茅氏桃李
無言在泮林我有愁心難托寄斷雲一片入遙岑

蓬莊詩集卷九

尤

蓬莊詩集卷之九終

蓬莊詩集卷十

長洲沈虹渭

自丁卯至今歸跡半為人所占歷四載矣中間老病纏綿竟至不起戊辰之冬病已而愈而力可愈也用是束書不載并謝筆墨作詩既少與至或口授兒輩迄庚午長至共成一卷嗟乎詩壇酒社故舊凋零秋月春花情懷頓減廿年乾繁同賈島於并州七十霜華愧葛翁之句竭而余亦將歸矣詩凡八十八首

四科

宇宙生才決四科帝王因革任揆羅周時德行書升宸戰國縱橫言語多兩漢政興典策問三唐文學尚詩歌聖門一語經綸定樂育洪鈞永不磨

學而首五章

蓬莊詩集卷十

一

開章第一學為宗畢竟誰先時習功務本行仁方得要存誠去偽貴爭崇有曾自是師傳在悅樂還根孝弟中聖德王功俱莫外身心家國理相通

以編纂示兒輩

吾是兩空手將何貽汝們書香承舊業心血幾多翻經史精華在均平道術存誰能繼其序從此大吾門

許道士留宿天心砦

四望鬱嵯峨雲中藏一阿天從心內見相傳是茅山中心泉喜客來過山中有泉名喜客拍手則沸上界爐烟合中宮紫氣多神仙

不可遇留宿意如何

賦得空水共澄鮮

限鮮字
應試

吾懷謝康樂幽思忽盈川
澹蕩襟期遠空明景色鮮
波平懸旭日江濶浸長天
點點白鷗淨依依水荇牽
雲流水六逝詩在人俱傳
渺然千載意欣賞共流連

有懷

魂夢常依笠澤間春風春雨洞庭灣
梨花一白湖千頃人在華陽尚未還

山村野店葦門斜榆蔭槐陰碧水涯
竹枝奚童覓茶話石龕雲塢看藤花

蓮華集卷一

二

散步池上喜同年鶴慶太守吳企美至

向晚池邊看敗荷自嗟自賞自婆娑
月波初動影先到露氣欲來涼已多
有客遠投欣舊雨無餽小摘具新蔬
忘形剪燭伸離緒相對憐余雙鬢疎

家傍

家傍仙庭丹井邊

晉西青元觀
有葛仙丹井

廿年面目故依然
山中

無復陶弘景道侶難逢葛稚川
但令隨時開笑口何妨對酒漫張拳
華陽本是靈山窟欲覓還丹誰與傳

自東壩歸偶作

一水淺含碧孤行此息梳暗偏無蠟
炬眠欲藉村醪舟

小因身側歌傳入夢遙
柳馬疑驚夜達旦不辭勞

山僧

山僧住山不出山結茅手自除榛莽
十年行脚掛單叅一旦休糧行恨苦
六時禪課起禽音時雜經聲出亭午
輪珠百八日夕持趺坐披衣納穿補
爐內常空供佛香餓來杖有樵雲斧
深夜誰敲月下門無風猶吼山中虎
曉光侵牖隙間窺松根猿坐巔聲古

賦得楓落吳江吟

先時感搖落春日賦江楓誰謂詩人意
猶憐騷客同三秋澄水碧一葉漾波紅
幾許傷心在吟成冷字中

蓮華集卷十

三

春寒

尚有餘寒在春城花未開今經二月節
猶探一庭梅官薄金無侶情殷玉有杯
如何消九九獨立且徘徊

咏後漢詩十首

達人先自保深備莫馳驅即人人亦即
豈獨虎負嵎因之悟易理即鹿豕無虞

野王二老

子平尚中和卦惟損益求貧賤既已安
死生理豈予所難斷家事五岳名山遊

向長

逢萌嘆三綱既已掛冠走哭市復何為
新乎枉開口嗟哉王君公牆東僮牛久

逢萌

高士不求名神龍不見首周黨矜晚節毀來固宜有太
原俗黨風儒仲豈其偶周黨王霸

故人同臥起勢位兩忘情帝著唐堯德還成巢父名豈
惟星象表日月共爭明嚴光

昔有井大春五經稱紛綸陰侯說欲致薄食更何因禁
乃駕人車斯言實快人升升

梁鴻有孟光偕隨得同趣舉案婦德傳賃春賢主遇作
歌餘制術嚶嚶結情素梁鴻

文通本名儒勸人先遜讓心名不求顯詐托堅所尚竟
以漁釣終置身青雲上高舉

高人臺孝威甘心隱巖阿穴居存其神采藥養其和一
言道苦樂使君意如何臺佟

韓康本逃名賣藥價不貳恥為女子知肯以元纁至飄
然身遁逃柴車并相棄韓康

偶成

老逢春色欠風流偏喜秋光獨淡幽統砌繽紛蘭若種
滿庭璀璨漢宮秋杖藜徒步從容賞載酒何人竊冥求

遣懷

盤餘首荷坐餘毡袍繫還同習靜禪陶令去官猶負約

仲長樂志豈能全蓬門未省何方立釣艇還依那水邊
到老生涯空嘆息飽經風雪自年年

蔣方槎部曹招飲新居觀飛雪泉賦贈
舊時稱相府定後居今日宅星郎鑿地逢泉湧嘉名

飛雪看自題源深才自永水活脉方長正喜招尋過流
連巖石旁

卓錫泉隨注人天應感微如何流已伏忽此雪仍飛藏
器皈清淨軍持乘時療渴飢主人多夙契參取是耶非

暫與七真別時從華陽假歸欣從三徑過難君返初服早歲拂
鳴珂令子東牀選清聲丹穴多他時微瑞應還作醴泉

歌

芳安臨池上潏潏俯碧端自從灑飛雪真覺氣如蘭名
畫永樽長滿風生暑欲殘新姻與舊好此日罄交歡

遣興

酒後風光醒覺新夢餘心性味多真嘯歌難向孫登抑
禮法寧能阮謝絕霜禿初添披短髮秋空自喜興長春

歸與

骨相非仙每自歎胸懷無物喜安舒虛依茅氏尋丹訣
好向靈威乞素書青史功名歸泛泊綠蓑煙雨羨樵漁

言旋不悔而今晚甲子週來總閨餘

哭周葆山四絕

宰官原是蓬瀛客先生以庶良吏今添召杜歌料得遊

魂依句曲猶聞數穗說周婆任向過早笑對百姓大哭

無官日夕一身閒談草亭傳周葆山去官後常與句邑

淚盡新針成逸響針名廣陵散已絕人間

溪頭刺綠君家住道說山陰我醉心留得長康圖畫本

千巖萬壑思難任先生常為余說山陰道上并

當時君別茅州去曾寫歸來一冊圖今日溪山常似此

尋君還有路來無臨行自寫一圖指示人曰他

己巳中秋暑中紅杏忽開桂花亦盛作詩記之

仙杏新栽月姊家上林春色桂宮誇嫦娥應是憐年少

早許同攀及第花

九日登高憶家中兄弟

老去登高力杖藜不尋僑侶強裁詩座中令節難知己

郭外仙山有所思多羨茅家同氣樂獨憐羈客一身悲

片雲天遠西風晚雁翼聯翩度影遲

對菊

漠漠情懷淡淡思不知嘆老不嗟卑無生震旦人誰會

齊物南華理不疑祇覺春光榮落易每憐秋色敗殘遲

菊英有意因寒到獨殿芳華故後期

山中見老梅盛開

老幹摧殘已半枯春來花發似重蘇何人着意閒評取

香比尋常勝也無

寄懷王夢園武宜

廣文官曹冷自古紛、年少若墻堵澹泊交情獨子殊

唱酬知契偏吾數談空說禪兩不羈掛冠散髮常相期

金剛慧劍決長往佛經云金剛慧劍能斷一切情慾無我相圖直視茲

我相圖逸情遠性返初服應知笑我歸何遲多愧雀

盲難問字可堪鳩杖作人師我留君去光陰速襟期誰

同老成獨一水漂波隔渺茫十年風雨紫心曲九龍山

青蓉江綠品泉理釣無不足我亦偏舟思洞庭他年訪

舊夢靈屋

南園桃花盛開獨步悲舊遊主人王薛田官七永

自笑桃花客又忙重遊我獨淚盈眶天涯昔此賓朋叙

人世原知傀儡場画裡玉山巖壑秀善画夢中芳草杜

蘅香子期思舊情何極况屆荷錢出水長

夢畫堂激齋兩先生作

吞聲死別每餘哀忽夢南州二老來還似舊時申漆契

曾無片語及泉臺驚回風雨兼長夜老罷金蘭數劫灰
喜得此身猶健在也知是寄不疑猜

家寓舟先刻成毛詩明辨錄詩序示

等身著述治先經鄭孔功臣經學小成有風詩聲其眼
教兒快讀老夫聽余著自國英小成教上信

君宦無方我在田難期竹合有何緣情知老去茫茫矣
灑淚題詩意惘然

蔬菜

昨宵甘雨滋蔬菜欣得氣此物何足珍嘗之有至味天
施地產生豐植無猜忌所以古至人家國務本治渺然

蓬齋集卷十

葛天民憺忘息機事

宿山家

偶向山家宿相親話語長寒炊供釀煖新粒煮粳香爐
具添松火床鋪疊驚秧老農偏曉事欸問行藏

曉起柴門外看雲度遠峰鄰翁多意厚少婦不妝濃經
雨鋤新麥因風颺宿春兒童狎雞犬風景羨何窮

喜金沙于傳巖至

輕薄交情不可聞正思風義嘆離羣山分兩宇常縈夢
茅山界分兩縣華陽形鳥化雙鳧忽渡雲傳巖曾豪氣今東莞

尚餘衰髮改諾金猶記故人云忠學士天牧常誦傳巖高義著書歲

月消磨盡近註周易數卷獨抱元經誰識君

與山僧茶話暮歸路上作

此身只合住僧寮佛火經聲萬慮消巖岫月生侵石路
薜蘿風起渡溪橋人歸蓮社心靜詩到寒山字字超
會得吾師禪味語一知半解也逍遙

雜詩

南陽千頭橘成都八百桑畢竟子孫賢方能得久長心
學十三經治法廿一史以此作貽謀流澤深遠矣

金陵

佳麗曾傳六代繁華猶說前朝滾滾江流不舍可憐王

蓬齋集卷十

氣潛消

臺城梁武帝餓死處

寶誌神僧日侍達摩震旦初來佛在眼前不識臺城餓
死堪哀

清涼山寺

昔日君王避暑陳後主避暑殿在焉至今猶辨清涼古寺週圍山

拱遙天一豁江長

秦淮

青溪九曲蕪沒紅樓十二煙消猶有秦淮水榭爭憐風

月江潮

莫愁湖

石城橋邊鼓吹莫愁湖上煙花觸撥風流八往翻令愁恨靡涯

明德堂

山書

取義成仁無愧脩身明德為先講堂天下第一下第一

遜國

惠帝從來柔懦諸臣亦失和衷謂練子寧齊奏黃子登單報道荆川

門隘可憐火起宮中

方景二公祠

花臺

在雨

十

木末亭邊廟貌雨花臺畔魂遊總有空王說法也知英氣常留

中山王寶座

安藩司署係舊府

聞道中山舊第猶留一榻憑依麟閣功勳長已蓬萊海水塵飛

莫公祠

祠在鈔庫街

昔日曾瞻余墓忠宣公墓在皖城大龍山下今朝肅拜莫公節烈兩家無異綱常千古原同

南都

聞說前朝鼎盛南都六部冠裳誰料偏安江左竟成小

却君王

宏光南渡日事演劇

六朝松

垣中吳靜山同年所居吳卒于京園盛茂矣

此地六朝松在幾多閱歷興衰惆悵主人別去更無消息重來

妄想

幻妄情何極營營安所求真面目偏悞用心思古語堪為佩人迷空自癡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口號

儒冠知己悞歲月苦難追入世都成夢歸休悔後期庸庸多厚福了了失便宜願棄人間事優游任可之

達莊集卷十

十

晚出步池上作

老去平情玩物華靜觀萬類任譔譁人間豈有忘憂草世上應無解語花杞子晚垂霜後藥菊英秋點雨前茶就中景色皆堪賞策杖還欣水一涯

參觀

俯仰閒身覺境寬每憑物理一參觀安常得免忘蹄易逆轉成丹養火難叙泣孤懸思速合棋爭一劫悔通盤因憐幾箇漁樵侶話出風塵戴笠冠

搔首

冥鴻畏矰繳野鶴獨翔翔已悔先機拙寧教初服忘甘

隨荷篠隱且學接輿狂搔首雲天末歌聲金石長

閉目

閉目真觀在冥心物理齊始知靈覺體直為見聞迷舊
事教兒記新詩任口題一從日力減早已忘登跡

小樓閒望

昨夜更闌風雨收今朝晴喜霽娥昨春雲出岫添閒興
山雪冲寒逼小樓得得一僧來有約飄飄隻鶴去何求
一枝梅綻前簷近正好烹泉茶話幽

聽紀雲駒說內養法

曾讀黃庭內外篇也知呼吸本丹田門扉壯籥重扇閉

蓬齋詩集卷十

十三

宮闈中人自保全適以息調常得壽鹿知伏氣可通仙
長生久視寧無術要妙終須口訣傳

南鄉

風土南鄉美山家質率同辛勤資婦女畜牧任兒童負
日茅簷老行歌村市翁山川淳樸處真有上皇風

喜友人書至

官冷敲門少家貧供客疎宴眠禪喜後行藥課工餘衰
老甘多棄寒暄任所如晚來乾雀噪欣得故人書

將從句曲告歸口占示諸同學

獻賦曾從紫禁遊一邇空戀洞雲幽百年事往渾如此

七十翁餘何所求舊鹿夢醒俱是幻眼花離即總難收
迷津不復茅君問歸路欣聞有棹謳

五六輪旋捷似環

五甲六子見漢志

廿年託寄渺追攀夢中說

夢空滋淚身外安身且破顏初服久懷尋道侶脫簪肯
復溫朝班他時故舊能相訪只傍靈威煙水間靈威大天隱林

九日句曲懷舊

笑口開誰共吾衰興亦微相看菊又放并愧髮金稀薄
祿終何補浮生悔已非歸依雜畔思廿載故山違

令勗成吾老年年客裡過所嗟人事異其奈菊花何酒

蓬齋詩集卷十

十五

侶晨星少交游宿艸多并州故鄉似搔首一悲歌

余年七十有三乞休計有日矣而兩目頓眊門牙

落處兒苗忽生喜而作歌示諸同志

吾生飄飄去鄉國蓬飛轉輾長惻惻忽從月殿下天風
吹墮華陽老仙窟華陽仙窟覓仙緣曾聽鈞天廣樂傳
賦獻王京閭闔閉丹還金鼎歲華遷駐顏方士空傳藥
雪髮蓬鬆不嬰鑠花看霧裡月朦朧兩眼昏昏苗亦落
齒落重生人共驚天公應念百無成不令精神重耗散
只教滋味養餘生自慚誤作書癡久荏苒光陰逾八九
從此逍遙陸地仙歸向田園樂事有

庚午七夕立秋

佳期隔歲慢云遙良會驚秋杳此宵說與相思添別恨
明年人日是春朝辛未歲人日立春

眠食

內學思多誤外丹寧易成忘機心得養止靜氣還盈負
日南榮喜高歌北調清且隨天地意眠食過餘生

即事

今朝七十四清明又見濃花插鬢盈且喜此身猶健在
昇平日月慶吾生

脫却

蓬齋集卷十

古

脫却朝衫搦却書箇中滋味只如如身同入定常歸窈
心類忘情任御虛物態艷生爭我眩風光本色耐人娛
寒山詩句多開悟字字真詮不用疏

遣悲

閒消白日歲華遷仙佛相依宿有緣一帶花看春又好
三分病事老來纏但知侯命甘居易豈有灰心肯復燃
幾箇霜巔徒侶在愁聽隣笛數聲傳時王上承來殞

病目因思楞嚴妙義而成此詩

生人具五官雙眼若流電是光緣在目明暗可隨願何
以日月燈無明即無見二相相陵奪習焉義多眩吾嘗

讀楞嚴闍黎若針砭覺明無青妄至理深而遠吾老眼
病昏一室常息宴真觀清淨觀道妙實以覘所憂育在
心有目徒空煽

居士

三生因在苦浮沉老去方知堅道心洞口桃花仙未遇
夢中蝴蝶化難尋爐經扇去常消焰石點頭來便是金
居士於今無眼界更何色相可相侵

身寄

身寄浮游意渺然知餘花甲幾多年蘭亭俛仰悲千古
玉局襟情賦兩篇流水行雲變態足清風明月取携便

蓬齋集卷十

五

自從春事闌珊後又喜霜林點染妍

親兄弟

補錄舊作

客行常山道路途徒旅羣肩任以為業鴈序何紛紛人
持木一竿隨行若瘤贅借問此何名答云親兄弟力盡
賴以扶身危得所倚兄弟苟不存他人空自為聞言心
惻然顧名傷其義人生骨肉天性親嗟哉何忍戕同氣
君不聞田家紫荆樹君不聞姜家長枕被嫌隙易開悔
莫追反覆思之可流涕我成此曲語世人此曲傳來莫
輕棄莫輕棄親兄弟

久雨

清明穀雨好時光偏怪經旬風雨狂
驚為濕衣藏葉底蝶憐褪粉宿花房
詩情每向愁中覓春事還驚去底茫
倦讀挑燈數簷溜夢回猶聽滴宵長

新晴

水積庭除半綠苔憑軒瞻眺獨徘徊
忽驚旭日穿窓見且喜殘雲帶雨迴
鳥弄晴光聲更媚花迎煖氣蕊齊開
故人祇為春泥滑先遣兒童報欲來
久雨新晴詩少時詩曾見賞於虞山相國座主者

蓬莊詩集卷十

十六

蓬莊詩集卷之十終

蓬莊詩集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虹撰虹字渭梁長洲人是集其所自編以作詩先後為次起康熙丁亥迄雍正甲辰古今體共五百四首每卷之前皆有小引紀其歲月及所閱厯遭逢

雄雉齋選集六卷

〔清〕顧圖河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雄雉齋選

集六卷》提要

方今制科取士專試時文士皆斤斤守章句習剽竊是則目爲外道而於詩尤甚曰旁及者必兩失非絕意進取山林窮僻之徒未有能專工者也吾友顧子書宣年少單寒方皇皇覓舉未嘗一日捨去時文而其爲詩乃不啻專爲之者之工則文與詩詎有二轍歟安在其爲之而兩失乎然顧子之試於有司屢矣尚不得一第又日與吾輩違時泥古之人傲然肆志以爲詩而不求人譽雖欲自解免於兩失之說其孰從而許之雖然所業具在不可以誣也顧子往時之詩妍辭秀色頗爲時之人所稱道久之自視爲不工焚棄惟恐不盡

自甲子迄今丁卯四年得詩三百六七十首非曩之時矣余爲刪定十汰其三顧子又痛自割削僅登百餘凡稍近乎曩所稱道無一存者大抵余與顧子所謂工非時之人所謂工也夫以顧子之才何難與世角逐出其妍辭秀色旦夕獵取名聲而獨存恢奇與衍盤礴不羈之詩以與吾輩一二人相賞顧子之用意蓋深且廣矣卽其所以不第非苟且爲文以求合者不待深言矣嗟乎如顧子者信亦難其人哉吾故序其詩而并及之如此

康熙丁卯臘日覺堂汪懋麟謹識

江都顧子書宣介薛生孝穆過余丘南出示所作詩三百餘篇余雅聞書宣年雖少所交多名公鉅儒下筆言語妙天下而於詩尤工讀之終卷見其在余宗人蛟門比部齋中所唱酬者及其振張文昌體祭蛟門者爲之掩卷喟然曰蛟門之視書宣其殆如韓昌黎之於孟東野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與昔韓之爲孟生詩也稱其有咸池之音繼又欲低頭下拜以雲自比以龍比東野異其追逐於四方上下間而歐陽稱聖俞亦然甚且推爲詩老而自以爲不能望其惓惓慕好如此故當其會合則以詩相贈言別則以詩相留至於間閭之既久則觸物感懷又莫不以詩相慰問迄今傳諸集中爲詩人所誦說若蛟門罷官以來鍵戶養疴之日多而宴集談笑之日寡其與於唱和者益加寡焉逮其與書宣言詩也相與講貫討論磨礱淬礪不淡造古人不止惜乎聚合無幾時而蛟門遂偃蹇失志以歿也今而後書宣年力益壯著作方富當有數倍於此卷者顧蛟門則不及見矣春之曰秋之夕書宣飲酒微吟欲唱而能和者誰與欲和而能唱者誰與得毋有感慨歎歎如所謂不復鼓琴者乎此吾所以歎也余自顧於詩學不專而往往好言詩嘗與蛟門上下其議論矣蛟門之序是集也稱

其恢奇與衍盤礴不羈而又以推知其用意之廣且廣遺言琅琅猶在識精而論公與韓歐陽之稱孟梅何以異書宣其可以自信矣余雖好言詩亦何能易一詞哉已巳八月望後一日老鈍汪琬序

吾鄉有顧君書宣者東南二三能文鉅公無不重其才而交之恐後矣君非以才術名者也君才實奇名且不能盡吾所畏而愛之者以爲君非今世海內之所有而何竟有於吾鄉鄉之人且有不有於吾又何能量測君之才而不震懾駭汗惡妬于其名之遠也如鄉人者誠不足怪吾亦嘗疑吾鄉初何能產君楊之爲郡雖四方會水土輕揚無山川奇麗形勝之壯觀以鬱積爲魁駿雄之士而君乃獨拔出其間然則君之才自積於右殆爲時代之出而吾謂非今海內有者實後世之爲證而何斤斤於鄉之見與君負異稟酷嗜古人於書無所不食手鈔口哦少寒暑晝夜之間家城東七十里外偶一入城停數日亦滿車載卷軸擁身自隨其學有根柢自古文辭俳體簡牘筆蹟時文無一不本於古絕出於今而尤殫心力於爲詩吾常笑謂君以君胸中書淹貫融液即目不見漢魏六朝唐宋以來詩一字但曉體製聲病操筆成詩亦當美妙猶絕何也非於詩中得詩而

於經史百家之言得詩也乃君講求詩學且於古今源
流正變格律音節句法韻書一一總集其成卽又於詩
之中得詩而撮其至精者也竊論讀君所撰詞必已出
而體不妄造細者入無間大者放平無何有極半龍萬
有之變而無雙字不矜慎具凌跨百代之力而不依傍
一門戶蓋盡得古人之師承而自立宗派於後者豈乎
君之詩至矣自非古來數大家超越其前後震耀一世
而僅僅塗澤揣摩爲光華婉麗之詩者俱不足以當君
也吾於詩之道實究心焉而未盡頻年多病廢學方欲
養生味道其不得讀書與日奔馳塵埃者無異把君集
輒愧歎竟日不覺其言之長也君性醇謹舉動模稜絕
不染纖靡佻巧便給惟與吾輩論文上下詞辯鋒起酒
酣雜以諧謔歡呼笑歎淋漓不自知其風流邁往者蓋
君之爲人且不可以今世求之矣今將負笈來都出其
學以應世之求當代名公卿不少憐才好士褒然負一
代文章之望者其必有以識君才成君名而許吾之言
爲不私於其鄉也夫壬申冬月同學史申義謹序

雄雉齋選集

銘座十章

江都 顧圖河



祛妄

樹當鏗惡木草當薙邪蒿邪蒿生無根惡木日夜高牙
藥苟勿翦斧柯將重勞拔本絕其蔓寸地勤鋤薙薙學
而種仁情贏非賢豪

惜陰

西日難爲繩東波難爲翦虛生與浪死志士懼不免鼎
鼎百年內一瞬不及轉誓言敦素業渴心慕先典孤生
幸有聞雖晚豈辭勉

省愆

勿謂一蟻缺無傷萬金鈎微瑕不揜瑜終爲白璧羞人
雖或汝赦我疾當急瘳時時自砭劑庶幾薄悔尤良朋
惠苦言告我不及謀

攝生

保國釋外懼攝生留小疾朽索馭羸馬徐行百無失中
疎固其術獲少靳其出割慾如守疆謹身如縛律不讀
黃老書淵水宜戰栗

力農

起家自杞菊。卜鄰亦桑梓。一邇米花邨。茆簷自楚楚。躬耕聖不諱。力田古有舉。暑雨驅役夫。飽食敢安處。壺漿慰作勞。余心良媿汝。

讀書

一日盡十紙。十日破百卷。譬如閱廣場。一過誰記面。故書舊交友。無辭數數見。奇書新募兵。既聚當日練。精甲不在多。三千故可戰。

任運

善走須得途。邪逕不可行。善博須得虛。不關人力成。達人期任運。世路誇趨營。百慮輸一忘。百巧輸一誠。不見

信天翁亦得全其生。

樂天

我笑阮嗣宗。作人屏可鄙。途窮合大笑。哭泣據何理。意行物無梗。外困中有恃。原田無怨草。江河非恨水。安往失吾懼。戚戚豈君子。

息交

君子如春風。可愛不可竭。小人如酒顏。但得暫時熱。急絃莫浪彈。一彈絃一絕。市交莫浪交。中路難團結。惟當同心人。可與論金鐵。

止酒

百觚聖無量。三爵禮有考。誰云飲狂藥。而可通大道。車幸無傷。不如安坐好。飲酒但飲和。玉山推不倒。莫造無功鄉。是中非可老。

汪蛟門比部招集十二研齋次宗丈梅岑韻

中春日在奎。既望月離畢。淫雲苦如翼。陰魄那照膝。月照因欲酒。爲年開對詩。過日轉覺增。頭風坐憂生。腹疾忽此枉。折簡霍然起。投筆况聞二仲聚。何惜雙屐出。曲引穿修廊。規方得斗室。吻燥嘗喬酒。手香破盧橘。天愁稍開霽。人歡失寒凜。銀絲鮮鯽美。碧縷嘉蔬茁。數行爵無算。一取醉爲率。酒料嚴有政。詩筆峻如律。偉觀驚

愚蒙。淺衷昧深沕。炎炎五字城。蕩蕩萬里漆。公誠霸壇坫。誰敢闢篇帙。門生妙春華。謂阮老友茂秋實。謂宗連枝更挺拔。二華並翠嶂。謂叔諸君互唱酬。賤子但傳述。神驥不易追。跛踈恐非匹。將詩乞砭鍼。如病待苓朮。束帶辱昌黎。探囊愧長吉。幸因禮數寬。頗叨往還密。宿醒苦未消。醉語恕野逸。

附汪詩。幽禽曉高翔。觸機遠羅畢。野雀落近沾。泥沒蹀躞。所以塵外人。樂此山中日。愛酒思無功。在吟念葉疾。通矣航機。余傳哉。澹蕩。如何數百。荒怪欲判。嶺嶺者神彩。張聽者毛髮。乘。軍聲。正。章句。鄒。嘉賓。自。謹。張。聽者毛髮。乘。軍聲。正。章敢犯詩。年。來。學。捐。書。近。且。志。焚。快。有。客。枉。尺。素。勸文契。莊。年。來。學。捐。書。近。且。志。焚。快。有。客。枉。尺。素。勸

我飲華實何味立培塿而乃仰卑澤不才甘浮沉下
列慕剛述庶幾陶謝輩敢與聖賢匹春剪一畦非秋
釀十畝林約已聯遠矣寡辭或為古景光相
畱連鍾植任稠密暑衙稱老在招隱答遺逸

再疊前韻呈蛟門

狡兔不投置駟虞反罌畢計國悲乃心還家審容膝易
課柔剛辰書分雙隻日文成半解朝客過常稱疾奈何
經國手更弄經生筆彼蒼詎無意斯人豈虛出精銳雖
處糞光茫劔離室孤類當門蘭貞非過淮橘側足機奔
危回頭心膽栗樹東亦已花草枯亦已苗大運有轉移
達觀恒坦率詞場建旗鼓韻語協鐘律整險開鴻蒙蘊
真含穆勿信矣唾成珠矧猶髮如漆杜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誤如

集卷之二十一

好當列旂常匪惟光卷帙譬彼梅有華終為鼎中寶
文章苟彪炳功德並宰律補天幹造化希聖續作述漫
云月露姿僅與齊梁匹學圃當採芝飲醇當餌朮守雌
即可師居謙動成吉金相粹而堅玉德縝以密護屈毋
嗟吁龍驤會超逸

奕旨

讀班固奕旨廣而韻之得二百字仍以命篇

楸枰地分井玉子天布宿會戲敞開軒膈膊敲清晝觀
面藏險艱凝坐選格鬪耽耽目未瞬兀兀手頻袖當敵
轉神速旁觀欲色授爭死肯饒先鼓行防躡後多貪輒
厚亾小棄恒大就笑圍賈拳勇奪角伺罅漏關眼權死

生邊腹競肥瘦湘東一目敗南塘屢劫富探珠睡龍領
得子猛虎實偏師務有擊近攻先遠逗設伏誘驕騎開
壁縱窮寇垂成忽中變一失或不救墮鹿幻有無塞馬
難諦究諱輸仇豈平徃捷忽益構爭道憤中休悔誤請
試又番圖悟機格覆局正紕繆苦戰忘飢疲熟視反眩
眎虧成一偶然收奩倒醉酌

洲農餉魚蓋鶴所得也感而作詩

三朝三暮畱田家菜羹麥飯多泥沙浪花捲作羊頭白
江鮮欲買無浮槎田叟得魚長尺半忽此持送相矜誇
纔脫波濤猶撥刺細看鬚鬣方杈枒問叟何從得此味

集卷之二十一

無乃撒網飛攢叉荅言江鶴汲水取離邊俯啄聲謹呀
驚人決起去不顧戀魚復至飛相遮我聞此物出獲奪
造次豈可汗齒牙鶴勞人逸已非義鶴飢人飽尤堪嗟
勸叟仍投付江鶴勿與禽鳥爭魚鰕我詞未竟叟大笑
瑣細何足分貞邪君不見堂上朝朝搥大鼓坐操刑柄
森排衙下民匍匐罄膏血一語不中仍鞭撻又不見豪
家虎視壓鄰里錙銖腴剝同梳爬馬肥菽粟妾衣帛怨
怒雖衆誰能加儒名跖行恣狠籍弱肉強食良紛拏取
非所有可勝計而此微物何疵瑕中廚斫鱸君勿吐前
村沽酒余能賒主賓大嚼茆屋底醉飽寧復知其他

狠石歌

石在北固山下如羊形相傳吳大帝引孔明共坐策破曹事

老苔繡沼皺皮紫凍雨流膠生石耳黃蒿綠葦沒齊腰
烏羊頭角蹲蹲埃江東獅子梟雄兒碧玉雙瞳照江水
當年曾此坐籌兵指揮馨欬依稀是八十萬眾貌如蟻
問胡不恐良有以伏龍耳語定大計髮上衝冠刀斫几
燒尸赤鼻三江渾字石曰狠誰云侈猛氣剛腸一旦銷
昔諱迎曹今不耻邢貞南下冊降王北面低頭同狗豕
孫劉交結輔依車吳蜀爭衡唇滅齒荊州爲餌誘饑涎
坐使英雄魂魄死帳前徐盛涕橫流地下周郎呼不起
狠石之名當已矣

琉球刀歌

海底推輪暈如血夜煮歡斯山骨熱椎山采鍊赤蛇精
躍冶通紅俄變雪浮雲一挾中分開鬼物撒振生疑猜
拔鞘睜眸視天地風沙不敢衝人來汪侯出此問誰獲
花瓊跪捧蠻君宅七條霜練一時飛東來頃刻滄海窄
汪梅齋太史出使所得國刀阿兄解一遺王覽赤手摩挲
凡七宴每宴必獻此刀露心膽說人高張烈士低何不買憤親耕犁

十二硯齋中飲日本酒歌

汪侯語我讀異書有不甚解勿輕棄
是夕所論如此須臾沃我
頗黎瓶幕首斜題阿每字我時欲讀籍在口謂君此復

須解否答言字書浩千萬三蒼九譯皆當剖此酒薰辛

猛百倍蜚口戟喉初不耐一飲不盡厄再進稍得味徐

徐三四酌陶然有餘醉復聞彼土好媚女盤雲髮垂垂

過耳禿襟花帽語侏儸能令唐賈忘鄉里初非相識久

相歡書酒與茲同一指我心有省口稱佳君昔三好今

殊乖蛟門吹蕭三好書明芽三勑非茅柴明芽真臘酒名何不妙選葱嶺以東

之女肆勑勒歌胡旋舞與君佐酒開胃懷君乃傾孟覆

斗更百罰使我茗芋遺形骸歸來還卒走滿街蹣跚歌

側憑推排安得日日從君讀書且飲酒判學劉伶死便

埋

題摹周昉妃子出浴圖

貴而美者故書稍病肥云

天下俊物少癡肥美人纖弱名駒瘦韓幹畫馬獨畫肉

自稱臣畫師天廐廐馬飽芻肥且健肉中畫骨神工就

昉以畫馬法畫人流傳好事千金購當時所貌皆貴游

貴而美者豐而秀華清宮中一肥婢江妃后太真爲肥婢滑肌膩

理酥香透豔豔肉芝新進士濯濯乳鷺纔脫殼淡粉染

紗薄如霧迴身一一紗中漏安得化作溫泉水樹上疑

脂摩澡豆肥處誰能一分減細腰長領翻嫌陋乃知詩

人論畫了不公東坡老眼徒朦朧

坡詩平生老眼省見

稀畫圖但覺周昉肥

亦如杜陵評幹馬，斥肥取瘦將無同。美人名馬各有態，瘦者易好肥難工。吾以此意通之書，古肥今瘦人人殊。纖濃合度腴不枯，不然醜濁成墨猪。嗚呼對此芳姿艷，質不知賞，忽漫評書真腐儒。

題唐寅畫吳彩鸞寫韻圖

彩鸞下嫁文儒，日寫詩。唐寅一木賣人間後。

與文儒跨虎踞峰巔去。唐寅中一女子執卷行讀虎擾其病。

於菟猛腦雄牙鬚，妥尾帖耳隨指呼。疑立者誰吳氏妹，便媚嬌弱須人扶。何術驅虎如驅奴，問之不對口含朱。香吻哦詩聲有無，雲裾霞珮天然殊。藕絲輕衫纔幾銖，可憐冰雪好肌膚。寒餓不惜借癯儒，右手成肌昨欲枯。

雜詩卷之七

人

十七萬字窮朝脯，何不賣酒身當墟。文生正可洗孟孟，腐毫疲腕徒區區。神仙不肯甘頑愚，瑩情自欲餐詩腴。麻姑指爪如鳥雛，雖好但充爬癢須。何勞一擲千明珠。

題家茂倫伯雪灘釣叟圖

西塞山邊張志和，漁童撥棹樵倩歌。一竿遠付天隨子，浮家泛宅楓江沱。楓江江闊烟水碧，繞城幾幅湘裙拖。蚶田蟹舍家家足，鰕鱸魚笱時時過。蘆刀樓切鱸白玉，菰飯香炊包綠荷。紅槽抑鮮備旨蓄，天寒壓酒顏常酡。柳綿淨盡蘆花過，北風鼓動千飛蛾。漁村盡掩斷行跡，一老獨出凌寒波。縱心皓然覽太素，水天萬里憑收羅。

從他物色嚴陵叟，風雪披裘奈我何。

題孫豹人徵君牧僕小像

頭顛虎毛鬚，戰張關隴大俠非尋常。身騎惡馬，急裝箭如餓鴟，叫枯桑。殺賊不成行負販，三致千金更三散。名滿人間家不飯，兩脚但作麻鞋檀。一朝踏看白玉墀，奏賦狡獪爲俳諧。鳳閣頭銜莫硬差，還我山陬綠水涯。綠水綠色綠千酒，飲牛喜不污牛口。短布單衣不蓋肘，郭椒丁櫟名真吾友。君不見陶華陽，畫兩牛一牛斂草散不收。一牛爲犧金絡頭，斂草者樂爲犧憂。

天麒麟引爲劉升如舉子賦

雜詩卷之七

上

犀錢疊累長命縷，繡襦擎珠飲香乳。電轉瞳樞百步威，三日於菟速如許。銅盤昨夜蓮心花，天麟飛轂碾青霞。玳牀嬌睡紅玉芽，嗶嗶呱泣驚鄰家。阿囡長成天廟器，外家快得何無忌。

村巫賽神曲

椎神鉦，搥神鼓，鉦助妖譌鼓助舞。披髮銜刀神降語，須晴即晴雨即雨。高原多黍下多稌，牛生兩犢抵羊乳。雞鷄將雛不可數，老翁跪領巫所傳。神之福我將無然，大肉硬餅堆滿盤。渾醅魯酒澆如泉，但願年年作秋社。村巫醉死神壇下。

傲劉誠意冬暖行二首

北冬建子月。京冥何不職。霜隕少嚴威。皇天太姑息。粉
榆松柏同青青。蜂喧蝶擾何時停。宿麥引根根尚短。老
翁莫喜朝暉煖。

北冬建子月。雜花何亂開。非時強自好。不肯少遲徊。早
曉嚴風動地起。可惜容顏憔悴死。汝雖暗裏偷天工。那
得朝朝爛熳紅。

早春

落落竟何就。向人難具陳。浮名非大志。未老豈閒身。驚
驥升沉判。雞蟲得失頻。青編吾所業。莫問紫姑神。

上元戲作俳諧體

任汝嬌兒女。驩譁不苦喧。破衣送窮子。白粥祀蠶神。箕
帚般般卜。花蛾色色新。添錢買燈看。消費一年春。

偶成

板扉初不掩。正復少人過。五畝竹居半。六時閒占多。糞
曾參法喜。憂最損天和。飽食徐行外。空爲咄諾歌。
百事淡如水。惟於睡味濃。新茶開午焙。軟飯熟冬春。愛
筍成高竹。噴蘿繞樛松。窗陰常失曙。鄰寺報齋鐘。

病起

弱質不自保。好懷良易虛。學荒如鷁退。心拙似鳩居。兀

兀加餐後。昏昏熟睡餘。莫嫌病渴甚。略已似相如。
何詎不爲福。善乎能自寬。夢魂旬日過。骨相此生寒。止
足方蠲憤。多營卽寡歡。彭殤非一致。達者亦齊觀。

牽牛

引蔓何縈繞。開花只暫時。無心壞籬落。敢望重軒墀。翠
盤新堪摘。銀筒曉易萎。質微充藥品。幸莫剪長絲。

決明

羅生隨蔓草。擢秀比叢麻。翠羽齊排葉。黃金小鑄花。春
鉞誇獨占。秋雨漫興嗟。賴汝略昏減。抄書盡日斜。

養疾

屏居身似客。枯坐味如僧。嬾恐人疑傲。眞遭俗屢憎。科
頭終日慣。病肺向來曾。山色供高臥。柴門叩不應。
江邨逢亥日。小市足魚蝦。濁酒多時別。香粳不待賒。花
明蜂識路。竹密鳥成家。卽此能蠲疾。吾生况有涯。
快晴蠶月雨。乍暖麥秋天。小徑時行藥。澆衣嬾脫絛。黃
楊偏有厄。綠柳故多眠。學得尊生術。唯參默照禪。
送姜蒼水還射陵

佳士世誰識。久要知素心。計因衡命拙。學爲忍貧深。道
返衝寒雪。將離費苦吟。一言君莫笑。末俗重黃金。

過建隆寺贈遠峰上人

豈知將廢寺能住最高僧黃剩前朝瓦寺為宋祖行幸處青存
古殿燈坐禪三品葉傳法一枝藤足傲南林剎終朝粥
鼓騰

昭陽朱德卿乞黃竹杖并乞詩

是翁方矍鑠拄杖復何須倚壁聊充玩登山或藉扶瘦
同黃子木動過赤龍巔樓拂柳瓢挂堪摹佚老圖

龔右周表兄庄宅得青字

門巷臨平野溝塍對廣庭蕎花隨地白圖岫越江青原
免遊敗得村雞穩臥聽躬畊儒者事吾願讀農經

初夜過右周天寧寓舍

君來城北寺興到偶相尋襖被寒房客香燈獨夜心疎

鐘僧罷課初月殿斜陰鎖鑰能遲下何辭話漏深來時意何似之句

荒村

荒村

荒村冬仲月晚日暴寒天凍雀蹲簷滿風鴉鼓陣圓老
鉢深注酒短褐厚裝棉傲煞幽燕道霜華犯馬羣

三家小聚落各已罷田功蜡鼓羣兒聚春歌比屋同麥

抽冬喜雪林響日號風詩去聲火藜羹足吾何患屢空

雪後對月一首

萬瓦白如洗一九誰繫空溶溶交永夜悄悄會寒風病

骨瘦難定新詩潔許同不方深佇立清絕此宵中

臘月十六夜赴東鄰酒會

鋼面酒初熟鄰翁邀暖寒萊經冬更美月過望仍完但
歲如弦急深盃抵海寬並村無一事莫惜罄餘歡

答杜茶村先輩見索火米火米出后山蔬菜

欲報平原帖中廚選稻芽爆同泉濺抄似雪堆花味
共茶香敵餐宜酒半加鳳飢能療否竹實未須誇茶村軒名

鳳飢

附茶村詩老斷百思想心神焦殺芽還將書乞米
戒喜粒如花酒徑充肴下餐兼飲水加屠門吾不
持向小兒談

詠新製布簾

茅茨南檻外桐布代湘簾官官藏幽室垂垂傷短簷
文雲四繞鈞勢月雙銜絲理憐工密針神念手纖砌花
依約見梁燕往來現靜閑供玄覽重遮化黑甜篆烟輕
欲結苔色近微沾乍可捐幘幄真宜護簡籤辟風朝寂
寂隱燭夜厭厭蠻帳溫難匹僧巾紫可兼東坡紙帳詩
紫茸冠蝦鬚衿藻飾鳥羽變寒炎似此徒誇侈何
如但養廉
文酒談偏秘煩霜拒每嚴嬾心披未許佳日卷無嫌應
勝君平肆頻開為客占

詠新製蒲簾

清簾須桃竹編蒲也自堪。笛材珍許並新匠巧猶慙。不
隱雙文起平鎖一水涵拂塵看玉淨比色借山藍薄可
隨筒信輕能疊硯函。香山簾詩卷作筒中信。秋水簾詩卷作筒中信。滑肌蠅
翅側小片蟻行切。胡剛參著文高風在孤蘆野意含最宜
施木榻兼亦稱荊奔與枕偕成偶將身配可三。歐公石
詩身與二耳坐深先自嬾睡美不嫌貪臂印蛇紋碎心隨
蝶夢酣未煩揮雪羽恐是織水絲長物藏何有傾家買
亦日故人誰卷送隸事敢誇談赫日愁當午涼殿喜自
南顏然敷臥具真欲傲羅壘

次韻題蛟門比部十二硯齋

夢中狂喜記當年石墨摩挲潤吐泉境幻何曾真得鹿
硯多無意更求田著書事業偏乖俗造物機關也妬賢
便真軒窗施几榻放開襟抱儘陶然
廟堂構厦亦紛紛。杜當今廟具小葺幽居水竹羣却
掃杜門真得計吹毛洗垢正深文住山歲月從頭數涉
世塵埃徹底分早起庭除無一事藥爐經卷策殊勤
不用高居數仞堂此中靜坐意差強門前剝啄從與怒
竹裏逡巡只退藏疊石栽花春日曉埋盆汲水午風涼
六安枕上支頭臥直送西窗下夕陽

舊有高臺跨碧虛先生習嬾怕樓居偶穿隔院寬閒地
更結西偏隱退廬機械不煩寧抱甕方輪難轉莫脂車
胸中檢點唯三好名酒嬌歌百卷書

畫圖雅好杏難分下酒澆書粉黛羣老去楊枝依白傅
病來司馬愛文君幽齋人寂風生幌後閣歌聞響切雲
可笑退之迂拙甚但誇文字薄紅裙

蠟紙燈籠伴夜吟寒蟬秋蛩答空林是非嬾挂論文口
歌哭難平讀史心未見異書餘幾卷不辭高價買千金
墨牀筆格烏皮几此樂誰曾着意尋

瘦田百畝林曾栽準備乘閒數舉杯獨夜但呼山月飲

車

有時亦召酒人來揪泥春筍嘗新供浮蟻冬缸取大

愛對海棠揩醉眼欄邊一本手親培

三間瓦屋對雙扉二陸鵠原接翅飛苦爲耦耕思去位

相從抱耒賦來歸紙窗漆几安棋局磐石疎林做釣磯

只有弟兄晨夕共從來門館雜賓稀

負郭田須拋舊業草堂資豈望時情半生謀此一丘臥

方寸怡然五岳平珍木危時知鳥倦風潮息處任舟橫

輪蹄冠蓋無還往不棄江村一腐生

兀坐荒莊學定僧野鷗威鳳豈同騰高人逕引求羊到

豪客樓容許記登時奉清歡傾藥玉便邀醉墨灑溪藤

索癡此日方多口。出示有人得未曾。

東橋修竹數竿新。疎翠能空桃李春。雨溼新泥抽暗笋。

風搖暖色聳長身。坡詩唯有長身六君頻移榻聽枝鳴

鳥尚卷簾看綠蔭。人粗識先生風節在此君。故遣其清

真。

蜀戲滑稽勝銀光。十二篇成細作行。自秘郵筒停發遣。

但遺詩老與平章。宋詩自注與新堂成往往偕深坐。酒

熟時時共當早晚。杭州遊屐返刺桐花下日相將。

次韻題汪叔定抱未堂

東坡空負不羈人。伯仲相誇早乞身。聽雨對牀偕笑語。

歸田抱耒偃經綸。坡詩時哉歸去岷峨西望終難返。嶺

海南遷祗速貧。何似君家兄弟好。耦耕江上雜齊民。

筋力何堪舉力田。晨耕辛苦廢高眠。可能畚鍤隨鄉土。

莫漫篝車祝歲年。曝麥應忘漂雨後。攜書定擬挂牛邊。

算君未辦扶犁手。但請農經注幾篇。

襤褸為衣笠當冠。縑車秧馬挂簷端。一方翠毯春苗短。

萬顆明珠夕露寒。相印為無田二頃。侯封差抵竹千竿。

農家富貴元應足。未信真能老不官。

數畝東橋世力農。作勤能使歲多豐。如君下問求田計。

待我誇談獲稻功。村舍盃槃浮大白。人家倉庾積陳紅。

肯營別墅為鄰並。伏臘追歡信土風。

期叔定過荒村不至。

江鄉僻處鱗魚賤。梅雨晴時大麥乾。長者會期過車轍。

腐儒準擬試盤餐。夜堂孤燭論詩杳。野路貧家到客難。

屋後數竿無限綠。尚須乘興一來看。

題安茶亭

折脚鑪邊焙揀芽。平頭奴子扇交加。巡簷寂坐響晨起。

掃葉旋煎烟。畫斜雪枕解醒開。北牖藜牀破睡注南

華。清泉白石非尤物。何事區區論毀茶。清泉白石倪高士茶名

寄題卜金校高橋堂

觸熱詣人吾所諱。葛巾毛扇據繩牀。未尋高橋夢先往。

想到碧陰心已涼。茆屋居然陶令宅。風枝不減我曹狂。

幾時裙屐來銷日。坐到梢頭無夕陽。

熱甚戲作

膠黏赤日推不去。焰焰火雲燒太空。得酒何須辨賢聖。

乘風不必問雌雄。科頭松下計差得。赤脚水間衝未工。

鞭起睡龍陰谷底。九州一洗陌塵紅。

答徐松之

蕪城判袂憶殘冬。重到郵書又幾封。貧賴偷兒還故物。

老依禪客共齋鐘。時寓居建隆布忘年舊忝交文舉。識

面初聞得李邕謂石正好騎驢訪江路濁醪野蕪對圖

哭魯桐門表兄

一盞風燈閃素帷幽魂泉下不勝悲子生三月未知父
母過七旬還哭兒路黑楓青迷永夜門寒客散感當時
故人嗚咽歌蒿里從此蒙莊失惠施

病起見菊花走筆戲七弟索酒

書籤付與積塵封瘦骨支牀百事慵病想菊花猶踴躍
韓詩踴躍屏如竹葉太龍鍾眼光乍出乘秋爽詩興旋
見菊花生共酒濃小弟倘能招飲客也拚倒地醉稱龍

夜集大韻

燭跋燒殘月漏明麗譙幾度轉嚴更狂浮大白幾無量
飽送香粳未厭精最晚菊英開滿把橫秋雁羽過聞聲
少文輸我通晨醉苦道歸途隔少城時梅岑先別去

陪舊尹劉友山遊城南僧院

雙舁肩輿與偶乘小花蠻榼繫烏藤稀星數點坐間客
老雀一軀城外僧用破苦心碁半局劇添豪氣酒三升
貪看暮景不歸去多恐途逢醉尉憎

書憤

五嶽填胸待語誰六州鑄錯已嫌遲出君胯下非無說

入我禪中欲爾爲不惠不夷稱上策半癡半點是中賢
五千言裏無多字雌黑能甘卽汝師

送荆慈衛南歸用韓體

爾文不博一錢直學稼難供八口飢終歲依人非得已
窮冬作客苦思歸若逢短棹顛風下布襪行纏急雪時
我較先生羸一着地爐安坐掩雙扉

喜晤宗崔問廣文

一見真能抵百書六年隔濶意何如可堪座客龜方缺
多恐先生榮久虛酒債從前猶剩欠詩狂到底不消除
豪歌秋浦盈千首借我傳抄畢歲餘

移竹贈友人

杜甫堂曾逢鳳種涪翁詩取遇辰栽杜東林竹影蕭蕭月更須栽山谷
集竹須辰日新及時較易抽筠箭養法仍須護笋胎山谷
雪蕭森高館暮琴書清閑小廊迴改年倘遣平安信乞
與蠻牋半幅裁

立春

如此頭顱羞彩勝更誰纖手送青絲幾年毛褐但仍舊
今日菜羹聊及時淡白小梅爭雪意未黃垂柳試風枝
眼前并作新春態且蘸狸毫白詠詩

守歲

忍將殘臘便勾除，堅坐深宵撥地爐。一寸燭光猶繾綣，十分酒盞漫支吾。消磨數卷非長策，會計千篇是宿逋。可笑故吾曾不改，幅巾無恙蓋頭顱。

刻先子輓章成寄諸父執

子雲手筆寧求薦，有道家風是所師。終老邦江稱釣者，一生直釣復誰知。宗君在問詩莫道雄文無薦者千秋大業許誰爭鄧君孝威詩朋儕師
高向邦江挂釣絲，先子晚號邦上釣者。
瘦將野鶴一般同，病裏稽求不廢功。天意茫茫賢者厄，千行血淚灑秋風。張君旦復詩還思病裏稽求切却憶平時簡練專范君汝受詩天不欲治平乃使賢者逝黃君仙裳詩那堪忽逢千行淚重過

春江舊草堂

書帷鳥雀呼雛下，墓道松杉著淚枯。宿草餘悲煩故舊，龍岡莫表慟遺孤。黃君雨相詩春江草堂花樹空餘黃君喧書帷劉君玉栗詩樂樂悲
許君力臣詩今看宿草猶餘淚屈
指交朋一惘然杜君千皇詩有子才堪承父志他年定見表龍岡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書宣

題湯石臣怡山堂同慈衛作以題

達士慕天游，神驥非人羈。繕性塵鞅寓，目心賞怡搆。石象高嶺蓬，山邇軒墀危。鬼工開岳傾，仙掌垂鱗斂。非一狀窪隆，各有安茂松。偃陰谷，靈藥彼陽陂。便房既窈窕，修廊亦逶迤。綠崖棲屢轉，胃洞藤倒披。屬耳得虛籟，暢心遺喧卑。夏哉秉微尚，偃息傲軒羲。霜晨試輕策，靈囿啓松關。蕭撤迅殿至，林樾紛已刪。鉏耰理溝畎，樵蘇撤榛菅。遊情發遐睎，翹佇挹前山。朝暉愜淨意，秋壑無頽顏。啁枝幽鳥噤，綴葉疎花慙。振衣初寒送，濯纓清渚環。潦涸見巉峭，潮來見淙潺。歡願方未畢，感慮得暫閒。逝將離垢氛，永念勤追攀。
曲宴永清晝，歡樂未渠央。華星燭暗渚，蘭炬耿宵光。主稱敬愛客，促坐逞飛觥。甘醴漬芳椒，珍膳膾遊魴。齊謳韻清瑟，秦聲奮鳴箏。踴躍陽阿舞，巾拂兩翺翔。激波潛鱗擲，警樹棲羽颺。爵行捐紀算，轄脫羈回箱。齊心同所樂，今德庶已昌。既醉譔聲詩，用志君子堂。
慈衛枉詩美余工，倣選體依韻奉答。
佳詩如遊雲，頃刻變千狀。惡詩如范土，屢出但依樣。顏

謝死已久。能者即輩行焉。肯為傭奴。殘餘常仰望。赤手
關地險。刮眼破天障。堂堂筆陣開。自以意為將。嗟我非
其人。志大苦不讓。剽盜固所耻。門戶亦羞傍。程詩做文
選。賸里終無當。與君高韻頌。笑過黃初上。杜詩用

梅西草堂詩為宗文作

種梅滿東阜。有屋處西偏。束葦為構榑。截竹以為椽。黃
茅苫覆之。索綯相連牽。矮窗東向開。梅花壓其巔。有如
大雪中。孤繁一釣船。忽聞雪生香。疑入小有天。傷從萬
玉妃。綺素羅翩翩。風吹粉澤氣。非復椒蘭烟。先生於此
時。早起夜晏眠。問誰相與娛。俗士不敢前。但與老毛公
握手梅花邊。其黨二三子。不召輒比肩。前村趙道士。滑
稽腹便便。時來佐清歡。顏熱增豪顛。梅花絕代姿。先生
不世賢。況此一輩人。共結區中緣。草堂四壁立。佳會非
偶然。安得好書手。圖與好事傳。

次韻答家天石見贈

吾生病鹵莽。自顧誠蠢才。語言無所擇。冗賤同蒿萊。君
獨何所聞。百里驅車來。君詩特秀發。天然具靈胎。芙蓉
濯清水。瑩淨離氛埃。好風拂我面。佳月墮我懷。連篇脫
相贈。揮灑矜新裁。方今名場士。徵逐爭轟壓。虛聲詫楊
馬。末契誇陳雷。輸心能幾人。大半多嫌猜。意氣苟不存。

結言安用哉。君來語。日和煦如春。臺是時海棠枝。猩
紅照苦階。芍藥方蓓蕾。火齊聲去含枯芳。春工不擇物。曠
蕩無邊涯。兔葵與燕麥。青青滿田垓。良格雖異稟。亦各
舒其材。奈何我與君。青雲坐無媒。張公兩龍劍。既合寧
久埋。酒闌肝膽露。歌發眉顏開。同姓古所敦。杜詩用均樂哀。

苦雨聯句

風噫作欠伸。河天愁散咳唾羅。羅繭絲微。查詞指指箭
鐵大排欄。挂水簾。河震瓦響雲磨。隙景列缺馳。詞潛踪
鬱儀過。示纓黥黥。河屏履履泥泥。蛇蠅饒引長涎。詞龜

三

怒有羣和。嚼按聚蠅。蠅餐。河痒肌飽蚤。餓嘔噦減食。畢。詞
撲緣廢書課。帖席惡膠黏。河壓階防跌踉。遙岑卷如遁。
高浪騰誰敵。方當戒舟杭。河况乃疲鞍馱。溝明潭齋。
腰。詞出騰淖沒髀。落衣安兩肩。河烟殼背一箇。栖畝占
來。詞分秧滯杭梗。青葱卓針立。河黃姜垂亾臥。造物
有暴殄。詞農功豈媮嬉。乾土盡翻沉。河漏天難補破。餘
飛遠或收。詞晚色晴微作。暑濕旋復蒸。河壯陰那肯挫。
走章牋碧翁。詞苦雨毋受賀。河

午日聯句

攝提直建杓。蕭蕤賓叶吹嶰。五莢茁仙萸。河三趾鄰巨

蟹包惡毒羽燭猛 膽靈廣肩解榮粘屈莫餘河 草辛昌
 蒼瀝艦畫裴君駛猛 草像荆莧掛刺舌會言利河 縣脰
 蟲書楷組紉嚇遊厲猛 丹墨走蒼豸渠芳瑩刮垢河 列
 崑崙爭夥綵縹緲戲嬰猛 婉孌倅妖如脂髻貌老趙河
 睽賜擾穉懈腰指魚須竹猛 掌掣龍文錯血鬼艱猶腥
河 靱妖曉無駭羣爵噪佳謹猛 一蛇逃晉憐沈硯賴女
河 高閭令兒矮鉅釘苦非奇猛 拘倖一以駭腐毫吮
河 輟翰榮而覲惡嚼倒欄岳猛 狂歌焦繆解枯萃
 脫天械河 閭瞬棄堯蹶飛光欵已邁猛 裏蹠劇難買幻
 身螳寄磨河 瞥眼鳩集枋楚巾火樞欵猛 筆繳風荷擺

柳漬延陸曉河 條逕求張鷹共寶榮陽瑛猛 任噲遼國
 孩疆韻是用既險語行當罷河

遲蕭席園飲辭以曠書作詩戲之

君性不勝飲妙解飲中味我飲輒遲君飲少得餘醉我
 懶罕讀書頗竊書外意聽君談古今低昂如有會今日
 風日佳朝爽出山翠不飲問何為執熱陳書屢聖與不
 傳死渣滓留往記善讀豈據書聊於此焉寄警猶醺熟
 時得酒糟可棄君苟欲曠書何必倒篋寄靈臺五千卷
 撐拄益腸胃不如酒澆之一洗陳編穢

白香山紫藤詩云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又如

妖婦人綢繆疊其夫似平斥之太甚特反其意成
 詩一首

古柳八九株紫藤千萬花藤蔓生有知依柳如一家柳
 枝輒援引繞身任盤挐煥然凌雲霄歲葉散天葩藤非
 附古柳含英委泥沙柳非絡藤蕊幹禿枝槎枒間間固
 窮子采芳而佩華托彼青雲士千載爭傳誇有如藤與
 柳枝葉常交加奈何香山翁指斥為妖邪

朱遜之曰菊以黃為正餘可鄙也余庭中供菊不
 多種色甚富爛然可觀豈必專尚黃哉

古人愛黃菊餘悉鄙且拊至欲呼霜風紫頰一掃淨今

我堂中花五色相輝映淺淡各有態絢縐未為病譬彼
 收人材詎以一格進白如雅素士澹泊有餘韻紫如才
 藻人風華具根性雜然皆我友豈必黃為正洗黼蒸霜
 蜚開瓶酌良醞一種沃一觴無為守迂論

歲盡反東坡詩三首用原韻原放歲晚相與餽問
為饒歲酒食相連呼

為別歲除夜達
 日不眠為守歲

反餽歲

我性寡所干卒歲豈望佐交親不我責知我少泉貨以
 此兩無營寥寥眼光大市聲競百物喧臨聒高臥問我
 竟何有千卷圍一座甌瓊幸不虛奴春婢供磨一飽得

坐享邀惠已太過、笑傲呼坡翁、汝唱予肯和、

反別歲

歲無戀人意、去去不肯遲、攀之請少留、千駟無由追、去者勿復追、來者未有涯、無爲徂歲傷、及此少壯時、野馬負毛骨、頗羞棧豆肥、縱橫萬餘里、何遠伏櫪悲、賓朋勸我酒、再拜敢重辭、丈夫屬有念、我非顏鬢衰、

反守歲

罹憂復遭疾、困如冬蟄蛇、又如墮叢棘、舉足遭周遮、甚欲離_去災年、斯守將奈何、投牀徑大鼾、兒女勿我譁、就啖覓梨栗、乃公當汝過、沉眠忽驚噩、夢寐行復斜、天運

有轉移、人豈久蹉跎、晨雞非惡聲、古語寧吾誇、

汪北阜覺堂史蕉飲見過荒村看桃花淹留信宿
宗丈梅岑亦至自東原同集者爲荆慈衛阮月樵
湯石臣限用禱韻

輪蹄錯奕衡門下、鄰媼村翁各驚詫、東家孺子彼非賢、長者何因枉高駕、呼奴掃地排窗扉、延客升堂攝衣謝、兩年尅約誠久要、百金信諾非虛詐、賦詩遠客千里滿至信士百金諾滿堆三韭、代饌饕餮燒四和、充蘭麝、松明當燭夜燃藥、煮灰壓酒春流醺、推鈞送盞勸不休、徵令飛籌興難罷、選徒排當各分曹、罰爵縱橫互乘罇、玉山不倒誰能推、白

波席卷初何怕、不嫌多酌次公狂、那有行觴灌夫罵、風吹酒氣香滿鄰、雨助歡聲喧達夜、鋪牀拂席聽未了、晴光晚色來何乍、借騎鞍馬繞村行、更挈幔亭隨地架、遠近緋桃爭入眼、歷亂頽霞儼相射、穿林連臂踏紅茵、隔溪搖艇呼黃帕、遨嬉真作武陵遊、譁啖竊恐秦人訝、晚樹啞啞栖已定、歸路信信行且叱、封家莫妬陶氏姝、明朝有興還乘暇、

珠湖夜泛

學使李公課士題

開帆振旆行珠湖、湖波拍天帆影孤、是時月出天、水白一丸散、作千明珠、濤吼雷聲恐魂魄、風吹霜氣寒肌膚、

北連淮、泗東際海、四顧一抹烟、模糊陰沙鬼火互明滅、恍惚靈怪遊天吳、中流往往聞夜哭、兩三舴艋飄如鳥、昨夜水高一丈五、咫尺不救生妻孥、饑蛟吐涎饒魚賀、汝曹飽死民何辜、可憐雞狗隨汨沒、但有鷺鴨歡相呼、千村萬落沉舟底、樹梢青出疑菰蒲、憶昔此鄉秋稼熟、黃雲萬頃皆平鋪、篝車折軸倉囤溢、滯穗不拾資田畝、亦有汗邪接淺渚、不種秔稻收彫胡、魚梁蟹棹散如織、菱歌連唱無時無、奈何天心縱河伯、不仁忍使操神符、黃河捧土那可塞、黃熊爲厲行當誅、魚游民舍民爲魚、九年涸洞堯嗟吁、縱有赤鯀吐明月、飢不得食寒無襦、

夜深光怪胡為乎扣舷悲嘯震寥闊。整整羣雁叫秋蘆。

題周臣蘭亭圖為慨堂賦

我欲傾家釀千斛。盡召四海能詩人。坐列山水最佳處。更對春色當芳辰。忽然披圖得此境。一見使我歡心神。繞亭幾曲光淡施。夾道百尺青嶙峋。樹梢參差裝淺碧。草芽平軟鋪長茵。浴流布席紛可數。四十二座誰主賓。行酒不勞賓監史。清波送盞飄如蘋。一沈一止一洄洑。則取而飲盃當脣。流觴酒令徒倚坐立各殊態。亦有絕倒欹冠巾。意匠經營到毛髮。不說面目開天真。誤疑龍眠古畫手。識年嘉靖題周臣。李伯時有此圖。上邈永和跨千歲。

和鉛銛墨圖猶新。儼然中堂少長集。側身好會盃觴親。不有襍帖照萬古。此事竊恐同飄塵。那得誠懸事裙襖。一一姓字無湮淪。標公權采輯蘭亭諸賢詩。我聞右軍昔誓墓去郡。不屑紆朝紳。窮山泛海得筆勢。跳龍臥虎誰能馴。當時運腕有神助。酒醒妙蹟追無因。巧偷豪奪到天子。幽宮儂抱連城珍。人間百本亂真面。衆口聚訟猶紛紛。丈夫豈必邀位遇。筆翰自足垂無垠。後之視今猶視昔。誰言俛仰跡已陳。嗟余生世無一技。坐見蕪沒隨枯榛。仰對古人空媿歎。卷圖急倒松醪春。

大雪酒後紀興用聚星堂體

歐公與客賦雪詩。禁體物語。序云玉月梨。

梅綽絮驚等事。皆請勿用。後東坡會飲聚星堂。輒舉前令。落句云。當時號令君。擧取白戰不計。持寸鐵。丁卯臘月十二日雪。

頑雲張天。天不醒。踏凍出門。鞞韞冷。初裘不掩。救死喪。反袂一慟。緯悲梗。是日。市朱氏從甥。酸風貫鼻。珠顆垂清淚。著鬚水塊。整退歸。瑟縮戰齒牙。就暖伸舒。運顛頭。旋傾沸酒。猛澆喉。乍似火攻。飛壓境。中堅已陷。肺腸奪。邊徼徐通。毛髮靖。此時眼眩大如箕。頃刻雪墮。麓於餅。浪拋平地。初不惜。亂擲虛空。何太遲。縈迴旋。聲轉態。已狂飛。揚跋扈。風尤猛。不辨。幻中平。似祇已見。凸處高。成嶺。乘酣只顧。勇登危。拔步那愁。深落。弄打面。細屑聲。沙。沙。照骨。浮光寒耿耿。九垓混沌。失天地。萬竈平。沉迷市井。絕憂生意。斷草木。實快。噍類除蝗。猛高流。僵對故衾。裂豪家。劇賞新妝。靚野人。自矜頗異趣。小圃雖荒。有奇景。鬼工費盡。飾階除。天葩無數。裝桃杏。栖雀羣鳴。仙唄亂。折竹一聲。軍柝警。頻搖弱柳。尚霑絲。獨拔孤松。偏露穎。漫漫四顧。誰可共。紛紛萬象。吾能領。徑須再續。卯時醉。不爾難支。冬夜永。渾舍解事。早為具。熟客叩門。寧待請。擎盃對客。典同王。把火照地。光交併。半生日酒。不闕百年。夜夜燭當秉。故人止飲。會早歿。朱氏甥。忽止酒。頗今我怪之。果不疎矣。不樂宜深省。已分逢時少。奸黠况乃賦性多。頑穢短劍。

已翦看誰翔。怒蹄屢蹶知難驍。但誇三白應農占穩圖。
一飽邀天幸。有年得免呼癸庚。夜寧論過乙丙少焉。
追賞已無及。牆東早射陽烏影。

與覺堂論書一百韻

奎星環曲當空懸。龜紋烏跡紛蟬聯。四目靈光徹霄壤。
中山老兔號秋天。古文一變爲篆籀。祖禰既往貽曾室。
汲冢魯壁誌典冊。禹碑周鼓稽遊畋。雲龍魚應各有象。
細蟲食葉倖雕鐫。芝英倒蕪狀糾結。鵠頭虎爪形拳拳。
三古何曾立名字。後代荒誕多相挺。年深蹟朽世莫考。
問得一二遺伯千。字體森嚴更結密。敦堯樽俎加豆蓬。

蘇軾書畫志卷之二

十

秦人棄古求赴俗。小篆特破觚爲圓。隸人佐書興碑舉。
囹圄十載窮寅緣。點畫波磔務苟就。古法盡廢無爾延。
奈何上谷老羽客。八分亦逐時所便。檻車自取幸逃匿。
毛翮摧落山之巔。史游急就愈神速。解散邊幅離拘牽。
章草未如狂草怪。德昇行體差便娟。飛白散隸實蛇足。
猶頭有贅拇有駢。古來六書并八體。用各取適寧誇妍。
嵩高之神降何許。口訣手授刊言詮。文傳鼻祖中郎是。
仲將得寶秘不宣。引刀穴胸忍坐視。無怪欽鐶穿遺阡。
茂猗老婦亦慳固。枕函私玩借金鈿。小兒盜竊書名掩。
交頤涕泗何漣漣。我欲盡伐峴首石。亦須涸彼九江淵。

蘇軾書畫志卷之二

十二

使二金鼎恒照世。萬古傳習開蒙顙。胡爲但標永字法。
不異免脫畱空筌。司徒雖傳十二意。失劍枉欲離船舷。
旁流鴿種欺鵲。瞽庸工俗學隨移遷。苦心搜訪成痼疾。
金鍼入手膏肓痊。雙鉤懸腕勢乃到。實指虛掌理則然。
讓左側右力不乏。緩前急後神斯全。衍極五篇備要妙。
撥鐙一敘披中堅。我常寶此自矜慎。細抄黑蟻仍丹鉛。
巾箱一帙同臥起。道路且復攜行纏。不知古人得筆說。
手摹肚畫窮華顛。被穿過表衣領皂。溷廁忽忽幾忘還。
憂悲窮窘倍發憤。現前萬象皆磨研。日觀劒器舞渾脫。
耳聽江水鳴潺湲。擔夫爭道草蛇闕。鼓吹激越聲聲聒。
偶然感觸有妙理。心目洞徹融中邊。筆禿千管墨萬鈺。
指觥出血右手肱。奚暇對衆浪談戲。况肯自廢甘食眠。
一日不書輒思澀。此語吾聞諸米癡。貞觀天子竅神武。
帳中襖帖隨戈鋌。華陽真逸證堯率。猶慕才鬼嫌頑仙。
嗟我庸人不修飾。援毫布牘徒迫遄。唐代設科取適美。
千祿書格羣因沿。雖云天真謝晉魏。應規入矩無繆愆。
近時士人恣惡札。塗抹不顧羞芸編。老鴉空大益醜濁。
凍蠅縱小難輕儼。駭慕踏水短可笑。死蛇掛樹長須憐。
猥言書家死一技。寧知壽世逾彭錢。代有數人人數帖。
誰其聖者誰爲賢。芝祖兄弟擅名譽。鍾王父子爭聯翩。

子敬肯甘逸少後。士季不媿元常先。褚虞薛魏稱並駕。
蔡蘇黃米亦比肩。有明四家迄未定。華亭一席能空前。
差與仲詔峙南北。黔蜀黃未許從執鞭。能自立家始
魁特。隨人作計勞周旋。當其獨運鬼神入。遑更臨摹兼
鈎填。或利如陳武庫戟。或勁如拓萬石弦。或如怒蛟鼓
澎湃。或如走虺驚羊綿。方嚴或如衝牙堅。側媚或如舞
帶偏。險或如石縋藤蔓妍。或如谷交蘭荃如索或朽逸
騏驎。如條或脫騰鷹鷂。或滅或沒如流電。或絕或續如
幽絃。或狂而豪如大俠。或枯以淡如老禪。或如宓妃如
漢女。凌波微步羅衣褰。賈胡異費雜山海。老將猛氣空
幽燕。神工自然非力到。用意追倣難摹摹。興來欲作
趁取一縱。卽似乘風船。評書信口說。京奧津津輔頰流。
饒誕學書所貴求。墨蹟有志欲購無囊錢。棗木傳刻失
真面。燕石豈可充璜璫。况乃翰墨少精好。對陣往往張
空拳。數錢但買雞毛筆。研煤却用支頭顱。臨池佳境
雖在眼。落紙惡態終難俊。驚馬焉能追絕足。枉自喘汗
沾鞍轡。有時風日值清美。映窗據几鋪青氍。自顧那知
計工拙。樂處不與他人傳。方今聖人萬機暇。驚回鳳
翥龍騰鷲。珠星照耀壁月爛。金花歷落銀鈎連。日午西
清黃敬撤。御屏十丈開澄鮮。鼠鬚綠管臥峭格。馬肝

紫玉陳玳筵。詔謂侍臣寫供御。聞君雙腕飛雲烟。至
尊領首丞相賀。集賢學士觀填咽。蠻裔行拜乞蕭令。貢
使題貨求公權。君於草隸乃餘事。時一弄筆非精專。文
章蓋代學貫古。波瀾壯若東奔川。神官夜授研十二。俾
揭日月旋坤乾。邇來急切自韜晦。小齋鍵戶塵隔秋。
歎差能了麴蘖。稻畦足可供梁餽。朱烟常作香穗結。綠
雪每調^{去聲}山泉煎。立時雙趺恒見跡。坐處一榻寧知穿。
連朝積雨苦天漏。破曉霽色明檐椽。正好晴窗讀書倦。
提毫掣袖揮麻箋。昨遣小奚致兩幅。四方遠慕羊羹糲。
因君索居太閭寂。故益長^{去聲}語加^{去聲}謠^{去聲}謠。中有古時白雲
法。且願君毋棄此篇。
書宣為人乞余筆。讀因共考評。書法蕭蕭本得精。
書宋齊梁陳文。詩一圖凡八十韻。書宣語余當爲論。
所作石韻又遇之。亦壯夫哉。覺室
集社十首有
結會方候子。美泣尋殺父。衣成百納浣。翁笑謂半山。
遊人云亦云。實我用法初。無隨脚根轉。之海何有
拾牙後。惡之嫌風萍。雨菊雖律切。而苦於無思。玉汝
金吾縱滑稽。而止堪失笑。苟寄托別有深情。則偷語
不爲鈍賊矣。
資拙江湖外。茅齋八九椽。喜無多屋宇。自有一山川。老

樹空庭得疎籬野蔓懸灌園會取適吾道卜終焉

酬韋韶州 秋日夔府書懷 草堂檢校收稻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莊 秦州雜詩 江村

同梓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

文章一小技心迹喜雙清議論有餘地波瀾獨老成虹霓就掌握冰雪淨聰明佳士欣相識驛驛願主鳴

贈華陽少府 屏迹 送魏少府之廣 敬贈鄭諫議 楊旗 送樊侍御赴漢中判官

晚秋長沙蔡侍御筵 奉送郭中丞

誰是長年者終朝有底忙功名不早立兒女忽成行同

調嗟誰惜安貧亦士常氣衝看劍匣每夜吐光芒

王華宮 寄邛州崔錄事 西閣 贈衛八處士 贈畢四曜 寄彭州高使君適虢州岑長史參

遺劍 蕃劍

詩是吾家事心從弱歲疲得無中夜舞少有人知野

與每難盡幽偏得自怡數篇吟可老步履過東籬

宗武生日 偶題 傷春 宿昔 登杜使君江樓 獨酌 寄張十二山人 重過何氏

羣書一萬卷短褐更無營似欲忘飢渴真堪托死生在

家常起早多病也身輕此意陶潛解幽居不用名

鄭典設自施州歸 太子張舍人遺綈成綬段 北征 房兵曹馬 吾宗 漫成 可憐 遺意

鹿門攜不遂吾道竟何之咍鑿安時論柴荆學土宜理

生那免俗遺興莫過詩牢落乾坤大悲歌識者誰

遺興 秦州雜詩 吾宗 偶題 孟舍曹遺酒 可憐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崔十三評事 補

簷影微微落江流泯泯清美花多映竹細雨更移橙詞

賦工無益漁樵寄此生草書何太苦墨淡字欹傾

遺意 漫成 陪鄭駙馬韋曲宴集 遺意後篇 何將軍山莊 村夜 贈張彪 同元使君春陵行

有客雖安命幾時懷抱寬人生半哀樂世事各艱難野

樹欹還倚明霞高可餐僕夫穿竹語每日報平安

贈韋濟 別董卿 崔少府高齋 宴王使君宅 九日 空囊 自閬州領妻子赴山行 夕烽

長日容杯酒浮生一病身田園須暫住龍虎未宜馴開

卷得佳句觀圖憶古人乾坤萬里眼滄海闊無津

江 奉贈十七舅下節桂 蕭別嚴贊二閣老 春 王侍御契 送高同直 和嚴中丞城西晚眺 上韋左相

寂寞書齋裏鉤簾獨未眠論文或不媿把酒意茫然鵲

鵲乘時去雲泥相望懸斯人獨顛顛一擬問高天

冬日懷李白 舟月 寄范十二員外吳十侍御 重過何氏 奉送郭中丞 送韋書記赴安西

夢李白 題鄭縣郭明府茅屋壁

集杜詩古之人有為之者王介甫集七言古為十八 扣文文山當顛沛奔迫之際集五言以見志君子

高介甫之才而悲文山之忠也若夫不立題目而 致深一往按之有故其惟此十首乎 村翁杜諸

此非杜甫之詩而顧子之詩也耳食者因其集杜 而杜之豈惟不知杜先不知我顧子矣 陶爾從

寓韓氏園

澹泊素所好羸疎實畏人孟錯時自勸燈火夜相親橘

蠹看成蝶楊花惜化蘋園官能解意菜把逐時新

乍到趣先慙。久居情更歡。無言花寂寂。隨意水漫漫。竹
密露常立。亭高霞易餐。誰云逐疎嬾。對石具衣冠。

吾愛徐昌穀。爲園樂事多。不圖千日醉。奈此一抔何。昌穀爲園實邑之北。或言對此不樂。余曰不然。對此正令人不得不樂耳。園近瀟湘。故云。艷曲從鄰
關。紅粧掠水過。平生一浩歎。年少久蹉跎。

集借樹樓次汪東川太史韻

蒼雲密際天。種植自何年。借樹爲園好。登樓得景偏。秋

清園客坐。午夜護僧眠。只少青山疊。林端響瀑泉。

獨悲樓一角。全攬寺東西。鈴語知風緊。簷飛覺鳥低。僧

難起。羯鼓圓。吳廚瓜。畦院後多叢。薄時時叫竹雞。

清吟秋葉墮

薄醉晚鐘聞。勝賞非一日。佳招惟五君。北

覺堂親儒。蕉飲及余。燭光穿樹色。人影入鴉羣。俯視城

更迭招。處處連日集。此闌裏勞勞逐世氛。

過雨雜塵稀。秋閒雙板扉。池波清似眼。雲葉白於衣。談

劇當鋒警。詩豪掣箭飛。追陪正歡洽。又駕隻輪歸。

蘭次太守招同張僧持元子集種字林分得十四

鹽

歸田居似舸。齊名草種字樹當檐。行酒亦爲政。多花不

損廉。乞詩文者先笋根剗勸。觥象齒。削詩籤。春日聯酣

會分題手自拈。

目疾

金鏡難掃霧。銀海苦蒸霞。對月俄生暈。觀空信有花。酒
盃情不展。書課願徒奢。詩罷從人寫。相逢一笑譁。

目疾幸愈燈下讀書喜而有作

兼旬疎卷帙。今夜狎燈檠。既缺月仍皎。新磨鏡轉明。棘
猴看瑣細。熾電閃光晶。鉛槧真吾業。何妨畢此生。

輓豹人徵君

立言當晚季。沒世妙知音。縱滿時人口。終非作者心。六
丁應下取。萬劫豈銷沉。華岳三峰下。精靈正苦吟。君嘗

歸之志故集名說堂

每恨交遊誤

深慙仕隱兼。一官題墓道。臨老挂頭銜。混

世心原苦。收名意本廉。無人知耿耿。聯寫表幽潛。

老去惟詩卷。當年解斫營。輕金圖死士。結陣擁書生。酒

後論刀槩。胷中滿甲兵。儒林與任俠。兩傳合書名。

氣猛君推讓。心虛我庶幾。君贈詩有氣猛心不才甘衆

棄。孤賞與時違。知已淚難盡。韓併出老成人已非。空懷

山水意。不敢撫金徽。

輓茶村先輩

斯人真健者。秃筆老飛揚。久壓諸公上。今悲大雅亡。杜

陵元有癖。楚國舊稱狂。地下孫焦穫。相從共拍張。

萬事蓋棺了。血心應未枯。哀歌徵變雅。老淚灑窮途。救死交親少。棲魂旅殯孤。我來澆濁酒。猶自想狂呼。

喜升如徐辰玉至卽席醉中各賦一詩

酒正熟時來好客。燈初試夜闌豪歌。醉語不妨無理解。鄰家奈我放狂何。眼花天旋魚龍沸。步側人扶巷陌過。春月此宵真喜極。頻年憂患被除多。

送許翰編未菴赴闕

神珮從容赴直廬。盤鵲宮錦製華裾。身通仙吏三臺籍。手校天家四庫書。筆削權當歸左馬。文章印已屬應徐。知君此去陪離輦。不用練緇載副車。

園居遣興八首

五畝之宮二頃田。村居不費買山錢。雨窗讀易青油幕。烟浦尋詩白版船。桐乳垂垂金秋葉底。芙蓉鋪翠暮潮邊。糟丘釀具家仍足。未要新衙署酒泉。

地偏熱客豈相尋。屋小曾無海暑侵。叢竹露多晴亦雨。喬林日薄晝常陰。勞機息處觀雙鳥。臥具閒時戲五禽。興到偶憑詩遣意。未經改罷已長吟。

白華中單疊雪輕。綠蘿小室受風清。差強破屋王川子。略似烏巾錦里生。購畫最先求逸品。畜桑元不好繁聲。江湖養拙吾何憾。焉用人間浪得名。

短牆稚土但齊肩。小港通潮不攬船。兩蝶戲飛苔漠漠。獨蛙清奏水涓涓。葵心傾日終難奪。苔蔓凌霄只善緣。可笑金門老飢殍。不知平地作儒仙。

竹中避客每逡巡。豈敢疎狂嬾是真。水簾臥看山出髻。風軒坐對水生鱗。多求古本學奇字。偶獵叢書識異人。莫訝屏居乖俗甚。白鷗野性舊難馴。

奴人版築晝登登。睡起烏簾几自憑。基恐爭心猶未免。釣緣貪意也須懲。護兒鴟噪巢邊落。呼婦鳩啼野外騰。傷午移牀竹林下。俯然瞑坐學枯僧。

放筋惟須食有魚。堆牀那用苦多書。舟因不繫任來往。雲爲無心得卷舒。象月文綾擎小扇。含風細葛製輕裾。莫嫌車轍門前少。孺子新來與世疎。

輪囷瘿木製樽罍。滄海烹葵晚酌開。籬下呼鄰旋得客。牆頭過酒更添盃。鷺黃嫩羽如新釀。鴨綠澄波似舊醅。百畝林田秋已穫。判教三萬六千回。

沙雁

沙嘴潮迴似殺流。江天風緊雁爭投。羣隨浴鷺飛鳧隊。叫徹蓼花紅葉秋。遠避雲羅辭朔漠。忽驚漁火亂空洲。稻梁謀急棲難穩。月曉霜嚴幾陣浮。

田鳥

畦東拾麥窺兼飛犢背犁轅不住啼老花白頭沾雪色
戲盤黑陣響風威即看嬌女鬢同閨曾乞詩人食救饑
最愛晚林千萬點半身紅帶夕陽歸

冬暖

昨効罕習賦冬暖臘月今年暖更加百舌非時發說口
小桃任意開狂花夜繁昏坐似中酒午窗饒睡頻點茶
不須勤買鴛鴦炭直立長身聊可誇
占磯作雨若流瀟融泥映日如蒸砂地軸暗移就南陸
天心實肯憐貧家敝裘不賸且無慮破衾暫洗何勞嗟
野人一事關心計不見雪花鋪麥芽

爲傳自遠明府題照

百尺琴材停老葉一拳山骨繡苔花有人箕股科頭坐
不擁黃紬放早衙

覺堂書南園記後云放翁心存尅復欲獎借倪胄
成此志耳余首肯斯語作絕句記之

觸迂會之緣國耻彌縫倪胄爲邊功從來錯怪南園記
四百餘年雪此翁

雄雉齋選集

江都顧國河

上吉水李公四章

序有

聞之綱截珊瑚疎而必錄芥黏琥珀腐則難收迥出
驪黃馬待方甄之善相立分黑白驚逢符朗以難欺
櫟已不材合棄捐於郢匠竿何可濫敢僥倖於齊門
未有采擷多方鑿揚盡力葑菲不遺於最下批糠糗
用以居前如河之辱知于夫子者也夫子仙李盤根
平泉注派通明香案曾侍虛皇廣內風鈴還爲仙吏
山龍炳炳掌中黼黻之絲銀艾纍纍肘後文章之印

珠胎吐瑞舊住湖頭玉尺量才車來江左鏡當陽而
坦露洞徹秋毫衡不倚而中懸無差銖黍搜窮陸海
盡出龍牙鳳尾諸奇裁滿鄧林詎止穠李天桃幾樹
河也強學文辭苦非天稟亂頭粗服僑野之氣不除
膏而點唇時世之粧難効聲牙硬語實少溫文鹵莽
龍才都無安貼縱藏篋多如束筍只飽紅暉即馳毫
迅若驚砂虛勞蒼兔然而劍花繡濕終思刮垢磨光
雖云鼓字潭埋亦未剝苔露角吾夫子畧其痕病嘯
以風雲薦送省闈拔居州望嗟乎馬經剪拂大可橫
行柏荷壅培何愁千丈而乃多生宿業難登千佛之

經屢劫塵埃又削九仙之籍悲哉孟東野情傷更劇
於刀已矣下陵陽泣盡繼之以血假如馮藻一生更
五舉此去無憑就令胡旦明年第二人再來不直棄
禿毫而埋塚不掩愁魂焚破帙以成灰猶爲恨士引
鏡自憎其面目逢人愁問以姓名甚慙拔十之知敢
負在三之義香留一瓣敬爲南豐雪清雙趺願依正
叔茲當檐帷過郡神珮趨朝北門一座久懸早膺副
相黃閣雙扉大啓卽日中台翠錦纈袍班資華貴彤
騶青扇地望尊崇吏則負弩前驅望塵海沸士也飛
桂站疑躡景星馳貌爾單寒是猶壞蟲而異黃鵠安

雜詩卷之三

七

希音自得寸莛之扣蒲牢然念切雲龍氣連沈
方諸抱潤月暈斯流圓燧抽光日華乃熾池邊頑鐵
尚踴躍於聞聲霜後枯鐘亦噲咤而應響况蟠木之
至非曰無因豈燕石之投猶疑自銜敢通名於典謁
願執禮於掃門倘匠石有心記溝中之斷琴師傾耳
聆嬰底之聲則千尺波濤奮纖鱗而直上九天珠玉
聆餘唾其猶榮用獻雕蟲以當捧雉

匡山天下壯高配五岳位矗起摩三辰兩州割蒼翠積
鳥盡靈胎草木或奇瑞仙人稟元精白鹿控飛轡企脚
紫雲端五峰踞其二齊州九點烟不了一微脉遂扶南

斗柄垂光燭平地帝座呼吸遞化樞反手易願噓膚寸
雲沾灑普天賜

野蘭如薺益婁絡蕭艾叢縷以蜀江水漂作蒲陶紅寒
機響夜半指直無停工盤龍鬱當十四周錯華蟲織成
不市鬻豈在銀絲籠美人秉刀尺裂幅遺深宮焉知野
蘭絲不被王后躬尚衣進輕綃艷若朝霞烘憎此花樣
古寧麟絳織功

鳳飛九千仞澤雉翔咫尺况乃剪其翎困辱藩籬窄日
與鷄鵲羣每受賜爲嚇側腦看烟霄遠心固難厄引吭
顧鳳鳴且願附六翮邀爾異雲泥相倍奚啻百鳳憐耿

雜詩卷之三

介姿毛羽肯相惜一朝棄故林萬里去無迹孤蘆有窮
士敢訴金閨客

白玉亦可磨素絲亦可緇沒齒不可諉乃在國士知買
絲繡平原美得奉光儀千載默相感酬恩况當時平生
少干請胡然抱渴飢豈伊結私慕文獻實在茲生不識
泰華焉知羣山卑雙手撥浮雲要觀景星垂音塵諒不
隔尺地可伸眉

祭汪比部用張籍祭
退之體

昔韓退之歿其友張文昌詩以祭之曰天使光齊唐於
戲我汪公生爲國禎祥何天之不弔而令遽殂喪大衍

屬已盡。定命不可更。梯屋叫臯某。渺渺無由聽。亦既有
醪。疏亦既有餼。餼有帛。實簪篸。有果充圓方。雲車與風
馬。惝恍如有逢。長跪奠此詩。公其鑒我誠。於戲我汪公。
從古迄于今。百才不一遇。遇不躋公卿。放廢及天閼。十
且八九同。賈傳死長沙。豈不遭聖明。三閼被讒謗。懷沙
死沅湘。生爲人所排。死乃揚芬芳。天能奪之。算不能沒。
盛名於戲我汪公。其才屈賈并。其遇乃似之。坎壈終其
身。公昔操刑柄。淵清而石平。凡公所慮囚。無有橫死傷。
把燭點丹筆。淚下猶浪浪。堆案積山丘。判決手不停。爰
書朝以入。獄具夕以詳。奏當夕以入。報可朝以行。古晉

蘇東坡集卷之三

大司寇。推引排天閼。墮蔽不上通。天高聽落公。公又良
史才。珥筆兼三長。秋曹攝館局。異數誇朝行。維時勝國
紀。啓禎最倉皇。任重不辭難。獨以健筆扛。隱切抵忌諱。
直質無迴遑。下及諸列傳。一一佞與忠。但肆霹靂手。不
顧見者驚。至今東萊在。戢戢溢篋囊。惜哉中道廢。坐失
遷固良。儒臣與法吏。遂使兩無成。公絕筆詩云。平生心
法吏。續定萬事已。念此不暫忘。公豈戀名位。臨化縈中
腸。所憂後世人。品目謬所當。觀公曠達意。一軌齊彭殤。
傲然委蛇去。如客營歸裝。黑雲潤古瓦。綠雪點嫩湯。摩
挲不釋手。魂清肌骨香。看茶喫墨汁。古人寄清狂。詎知

蘇東坡集卷之三

三

易簣頃。乃有此閒情。名根獨未斷。遺文檢巾箱。握卷三
歎息。語我與賢兄。責其在兩君。其爲我善藏。汰冗補罅
漏。如我手校量。余前受其書。其言浩無窮。狂搜穿溟津。
險覓追窮荒。鼓鞮元氣衰。瑋詞代天吮。有時小快意。一
瀉千湖江。排突百萬夫。不足櫻雄鉞。伊我下愚人。僅然
如面牆。金莖集沉瀝。渴夫那暇嘗。寶山衆光怪。目炫知
誰將。辱公重誣謗。面熱心慚惶。憶公會合初。鞭馬城東
莊。東莊何所有。但有萬修篁。草屋八九間。乃在竹中央。
野人畏車馬。逡巡將匿。隔籬大呼譟。樓雀齊驚。鷗村
手笑不休。迎坐排秋窗。沃公粥面醅。臥公藜根牀。馬亦
無青芻。奴亦無白梁。客亦無形骸。主亦無辦營。論詩三
日夕。遂與結平生。春明秋節爽。我或偶及城。僮奴迭追
召。芒鞋踏公堂。不暇文字飲。酒食如渴羗。昏酣闕險語。
兩部劇分張。維公最跳盪。我亦時披猖。犄角不相下。吟
聲撼房廊。倦僕觸屏風。雄雞叫鄰坊。鋪牀拂茵席。瓦溝
雨洶洶。天明視醉草。一笑慨以慷。往復三四年。酬倡每
更相。二月哉生明。點燈命壺觴。重邀作上元。前時雨雪
妨。可憐燈月句。意色何悲涼。二月三日同用東坡點燈
之句。豈知一卮酒。送了翰墨場。昨夜夢見公。笑語猶飛
揚。豈公平生魂。猶能念友朋。路黑楓林青。公來自何鄉。

牽裾請少留。奄忽從風翔。推枕坐驚呼。倒着衣與裳。四壁悄無聲。自起吹夜釭。案邊疊詩卷。是公手丹黃。披之不忍視。泫然淚盈眶。卷中孫徵士。禿筆加訂商。二公嗜好癖。褫取到癰瘡。我本疎拙性。背梗腰脊強。不能學磨折。如山鹿野麋。見人輒引退。跡不通鄉邦。重忝二公知。獎許過所望。去年徵士歿。詞壇無老蒼。公又舍我去。其誰砥膏肓。百年若燒燭。長短終滅光。四體若僦屋。期滿終見償。死者勿悲酸。生者徒奔忙。述哀倣張籍。投詩付巫陽。地下侶徵士。可同披此章。

陶穎儒殷彥來同李喈文厚文枉過疊彥來見贈

韻送穎儒入都

長晝移晷遲。孤居罷課久。裴回念三益。剝啄來四友。唐李嶠輩號文。是我舊朋徒。亦有新邂逅。過從喜差肩。相見不隔手。小軒正延庚。高會那忘酉。談諧迭往復。論難互可否。諸君接翅起。盛名不脛走。映清益羞濁。逐美倍增醜。所願藉扶植。亦未甘頽朽。結友不須多。講藝原非苟。斯道行且昌。我曹生豈偶。壯心本跳盪。爽氣急抖擻。吳市狂鸞歌。燕臺橫使酒。沙塵撲人面。雲霧翳馬首。男兒射天地。壯大辭隴畝。要當腹產松。豈肯肘生柳。羅網方大張。青紫本素有。賦詩代歌驪。投李期報玖。

同陸爾伸史蔚奇萬夫招穎儒彥來喈文厚文攜妓燕集郊園再疊前韻

吾聞酒徒云。糟肉更經久。紅塵是吾仇。白墮真我友。盤筵辦咄嗟。嬋娟得邂逅。拭汗借粉巾。傳盃煩素手。卜夜當甲乙。過日纔申酉。衆賓曰。起起我前日。否否酒兵方格鬪。軍法敢却走。百勝乃渠魁。一鼓獲羣醜。浮世死則已。古人骨且朽。逐臭笑蠅營。投骨耻狗苟。我黨天使合。佳會數非偶。歷塊雖顛蹶。剪翎更抖擻。方當傾寸心。何乃辭斗酒。幾曾腐至齋。不妨濡及首。身未縛圭組。志且樂田畝。酣歌叱阮嵇。醉墨灑顏柳。高朋無口無。狂態有

時有贈答富琳璆何必藉瑤玖

洗竹用香山韻

白集有洗竹詩即刪竹也

新筍大如拱。舊竿圍不足。莫嫌新間舊。可喜筍過竹。當門迸轉多。梗路行須曲。駢根亂無行。叢筍動成束。擁眾犯輕楹。侵疆越花木。鋤強尋利斧。薄伐領健僕。疎風乍穿林。清月已照屋。舉觴嘲此君。滿盛終遭辱。

雨後園中小酌

雨乾星吐芒。雲斷月窺鏡。泥清絕更流。風竹浩猶瀉。閣閣蛙亂人。輝輝螢照夜。樹黑情而深。葉響森可怕。餘點落簷花。滴瀝槽牀醉。衰燈走窗櫺。膈膈禽棲嚇。小詩寂

易成白酒清可下興到不須刪醉歸知免罵

二百四十本梅花歌爲喬石林侍讀賦

屋角梅龍大盈抱爪尾騰竿向人倒年來花眼被苔封
鳥啄蟲穿半身槁小林三尺如嬰兒養護未成猶稚穉
人間何處梅花國空阻褰裳被花惱安得幻爲倒挂子
兩翅翻翻撲晴昊亂雪堆邊活一生粉蕊沾翎香貫腦
瀛洲仙客姑射姿傾家買盡羅浮島千夫雷動連山移
開花如海粘天縞魂翻眼倒迷西東化作玉虹紛萬道
捲地風來香一城落英飄散家家掃先生拄杖入深叢
獨把幽情靜中討無心灑掃待麻姑哦詩要壓孤山老

蘇東坡集卷之三

此花骨性天下奇雪打風欺渠自好山礬水仙真妾媵
野杏溪桃只備保不嫌窮士攬詩材那許庸工摹畫稿
峭帆欲訪苦不早青子纍纍徒悔懊仍當借騎果下馬
繞林百匝穿芳草

讀曹實菴郡司馬朝天集却寄

畫旗雙引趨王程朱輪輕輓班騅鳴郵籤絡繹報期會
悲賦不斷哦詩聲一囊已滿乍檢發珠犀眩晃騰光晶
燕雲豁達盪胸臆朔雪曠快清神明冥搜欲發神鬼秘
拔筆直共山川爭廢原荒國弔前古雄關重鎮思豪英
興來放意一抒寫天風浩浩行間生誠齋兩集舊傳播

楊誠齋有先
後朝天集
老僮浪得千年名何如此帙足披誦金石

衝口鳴錚錚文章陪輦在指顧尚抱郡牒隨朝正吾聞
黔山大奇峭攢峰直上青天撐或者山靈乞真宰勅遣
快筆親題評聖燈僊掌競刻露丹臺玉几爭披呈兜羅
綿鋪皚海白芙蓉砂名映溫泉頰化城金碧嵌空構
周遊恍惚昇天行遙聞側聽不可到先生獨主茲山盟
郊垌小隊出公暇竹兜簾昇山裝輕高吟不妨猿鳥和
絕唱或與靈仙并拂苔灑墨字椀大入石三寸巖巒驚
編成一集急寄我渴心苦望餐金莖

銅尺歌爲孔東塘國博賦

銅肌蛙綠苔紋交靈砂點血塗金膏驗以禾蔚十馬毛
分刊刻劃窮纖毫空壕古塚誰相拋獾狐穴地牛羊跑
牧兒指取纏管茅孔侯拂拭重裹包蒲陶爛錦香絲稻
文檀列匣藏弄年不將襲用偕剪刀裁成鐘律宮商調
我曾上丁陪獻骨祝歌磬管笙鏞鞀排列兩廡伶人操
橋門觀聽千俊髦雅音一奏停謹歎鰕生蹈舞不自聊
俗耳乍醒同爬搔維侯審聲起敝凋考擊日夜煩傳教
荀尺定律聲苦高仲容不免叢譏嘲姑洗望臬強弱滑
始平發掘得準標鬼物搗呵歷劫遙天俾重器永不銷
助成績用諸謨詔

諸葛銅鼓有序

王勤中高士酒半出銅鼓索詩蓋武侯軍陣間物按
嶠南瑣記伏波將軍鑄銅鼓濠三尺許面徑三尺五
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稍弁其口如竹筴與
王君所藏正合此鼓似屬文淵不應屬諸葛考援傳
援善別名馬得越路銅鼓鑄爲馬式則文淵方銷鼓
爲馬未嘗鑄鼓明矣注云狸獠銅鼓面濶丈餘又甚
與此鼓不類嶠南瑣記之旨以伏波非也今粵中有
銅鼓山銅鼓潭銅鼓瀨皆諸葛埋鼓以服蠻獠處
武侯未築祁山壘先出偏師渡瀘水人言蓋獲不足擒

股掌翫之徒戲耳豈知北伐用南有正欲中原掃管
焚人竿馬供鞭驅羅鬼烏蠻皆効死至今銅鼓散山谷
崗戶流傳尚誇侈精銅其質革其音想見援袍兵四起
烏蛇龍虎倏離合戎機萬變人難擬曾傳八陣有遺蹟
更說旗臺餘故址此鼓千年尚宛存戰血消磨土花紫
君不聞定軍山下陰雨中山鳴雷動聲隆隆武侯葬定軍山至今
天陰尚聞鼓聲埋鼓鎮蠻功未畢反旗走敵恨無窮

與汪梅齋檢討論詩次日奉柬

一夕瓦雷翻江湖炎歆忽去如亡遁一語洞胷披窠竅
磊塊頓釋歸空無便便腹大腰圍蠶十年堆垛兩脚廚

譬如積水欠疏濬蓬於腐敗成泥塗三家村巷僻且狹
靦面樵老畊田夫精神寂寞賞音寡海山羣鳥吾師乎
山間一帙常在手虎氣騰上神龍趨鑄劍造化鑿混沌
杜陵朴拙昌黎愚頗疑雙腕力許大聚集百怪憑鞭驅
豈知撐腸拄腹五千卷提撮要妙才錙銖哀我昏蒙特
震發迅雷啓蟄頑麻蘇神光迸出照四隅忽然放筆膽
滿軀請公爲我回清盧乞人倘具衣中珠

吳遵王諸子夜集余最後至酒間感舊次殷兼山

韻遵王陳檢討其年甥也

乖龍不作乾初爻騎雲挂尾東南郊野田旱塊變膏液

決渠流瀉如流膠莫論霑足救飢餓且除蒸濕離煎炮
酒徒避人作鬼飲石延年蘇舜欽滅燈酣醉謂之鬼飲曛黑突入探其巢
憑陵一叱駭四座猛猊帶箭狂咆哮座中吳生酷似舅
陳髯今在寧相拋與髯毋戰兩不下昆陽鉅鹿軍聲
須臾髯北領百罰舢舨急注浮花泡更唱吳歎聲急碎
金鈴細撼犀簪敲升堂歷堦亂起舞蹒跚肯顧凸與凹
東海何須挹爲酒泰山不用拳爲有我生酒戶但升合
分與歡伯非深交今者無端舉十器豈復誚我名斗筲
脂韋曲謹百無益放狂不厭騰詼嘲引滿快讀滑稽傳
天假慧舌非人教可惜如陵不並世低墳三尺樓黃茅

六月望夜月下作

空天一色青無瑕。金盤擲出天之涯。纔高三丈忽破碎。
亂竹虧蔽枝交加。碾空徐行無轍迹。杲杲正曬南窗紗。
細蟲翳翳見翅股。蝙蝠飛撮如白鴉。斗牛注眼尚不辨。
何況小星紛撒沙。千年老槐布怪影。滿地散走龍虬蛇。
枝間乾鵲夜不睡。兩翼脰膊聲查查。時平村市撤更鼓。
麗譙若近當三過。何人吹笛起前浦。疑有水仙浮小艇。
活灰瓦罏蒸柏子。香氣撲鼻無烟斜。此時渴酒渴欲死。
沆瀣點滴誰其賒。急抽霜刀削碧玉。顏盤爛熳堆紅霞。
齒牙真冷甘且滑。冰液灌腦翻河車。倒身耐癢涼露下。
魂清直到姮娥家。琉璃百頃洞毛髮。清虛之府門微呀。
眼見中央古桂樹。落蕊蹴踏香滿華。綈裙素女四羅列。
骨輕衣薄容蓮花。顧我微微衆皓齒。不記童顏雙髻丫。
偷騎玉蚪弄雲霧。遊戲下捉金蝦蟆。胡然狡獪不返顧。
仙骨雖在真形差。試聽霓裳洗塵濁。此曲莫向人間誇。
明朝拔筆諱不得。但戒俗子毋臨諱。

草堂對梅樹作

詩興復不淺。梅花何太遲。由來孤賞意。不在滿開時。香
奪風霜出。春先草木知。極寒舒一瓣。何必向南枝。
月夜乘酒野步同葉徵卜

千村雞犬靜。夜色好誰看。雲變數峰坼。天凝一鏡完。有
人遊汗漫。仗酒壓清寒。偈不嘗終日。初知海宇寬。

題辰玉輟耕圖

千祿嗟何益。爲農計未非。時方輕我黨。心莫厭長饑。河
水清仍濁。山田薄勝肥。勸君親耒耜。吾道在荆扉。

小園遣意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爲韻

放浪寬閒地。生成嬾慢人。衣冠疎不御。水木澹相親。愛
酒何辭病。收書那計貧。浮名關骨相。汨沒敢求伸。
細路穿林僻。低簷翼瓦平。四圍深竹色。百種野禽聲。石
枕先晨覺。絺衣卓午清。東廂貯茶器。往往翠烟生。

魯鈍甘人後。棲遲遂我初。瘦藤行荷篠。嬾架臥觀書。不
恨居無竹。兼慙食有魚。眼前徒擾擾。吾意已恬如。

閒閒十畝間。眇眇予懷寄。露草炫星芒。風篁生雨意。炊
烟慰苦飢。茶響消殘醉。魚鳥亦交遊。何勞車馬至。

陰合樹交柯。移牀就慢坡。草除留藥品。花動露禽窠。事
爲無機簡。詩絲漫興多。池塘連雨後。稍稍見圓荷。

早生中夏得
雨纔長數葉

偶乘清興發。野步晚夷猶。木末新蛾偃。橋根細蘂流。蟬
吟無改調。魚樂有羣遊。身外非吾事。茫茫更百憂。

亦有馳驅願。其如頽惰何。把書成美睡。見客謝微疴。柳

瘦傾中聖。藤輪製養和。吟詩毋太苦。衝口卽長歌。

骯髒終誰告。飛騰頗自疑。憤須憑理遣。樂要及時爲。都邑行基似。年華覽鏡知。深盃如到手。上頓不須辭。

登金山浮圖望焦山

飛梯上天末。兩足寄虛無。衣袂連風響。欄楹就日孤。山形荷蓋偃。洲勢芙蓉鋪。散髮明朝去。扁舟逐釣徒。

遊焦山

初日一帆下。無風江湧波。漫山青不辨。浴水潔如何。松抱花宮轉。鷹盤翠頂過。山頂特多野鷹捨舟攜兩屐。隨意遶烟蘿。

羅

蘇軾詩集卷之三

衣冠松下整。先謁孝然祠。身隱名難沒。山高姓不移。鶴

書三度返。蜩螗半崖支。自覺塵容迥。精靈未敢欺。

林陰苔不老。壁削樹能肥。觸處交加翠。經行亂潑衣。草

花連蒂落。松鼠接枝飛。西面盤陀石。須留作釣磯。

賈勇飛騰上。貪奇復小停。雷分三丈石。天敗八行銘。力

倦典猶發。途危山更靈。攀躋殊未厭。最上有孤亭。

絕頂東南望。蒼茫接海門。水如奔馬急。山作怒猊蹲。高

岸何時坼。驚濤自古渾。乘桴吾有志。此意與誰論。

水晶菴龍子國枯木堂道人巢笋蕨非時供鐘魚每日

交齋低多梵石屋老但編茅汲水采薪外蕭然一切拋

蘇焦山詩采薪汲水僧兩三

胎禽埋骨久。木鑽得丹遲。仙路此中近。浮生安所之。芝

藟隨地長。乳竇許人窺。豈可牽妻子。塵埃不暫離。

攬勝足偏輕。迴舟眼更明。石門含日晚。山木到天平。潮

進風相送。江寬月早生。從今孤枕上。來往夢魂清。

元日

戊辰

高攢石炭點松肪。早攬棉裘整布裳。拜母敢羞身碌碌。引駒聊喜態昂昂。申椒小試迎春味。卯酒初開過臘香。非後非先傾一盞。不妨隨例答年光。

二日

蘇軾詩集卷之三

睡穩黃紬宿酒濃。晨光潑眼小窗紅。發春肯廢丹鉛課。

暇日寧裁飲博功。地僻軒車元罕到。交疎名紙不勞通。

故書百過諸深味。小草題詩附卷終。

三日

是日立春

掃空臘意換春陽。山送晴嵐屋減霜。麥葉試風搖短翠。

土膏烘日動浮光。隆隆耳畔村童鼓。冉冉衣裾野廟香。

翁媼遮前邀主戶。苦遭泥飲亦何傷。

四日

三晨晏起識吾過

識過並去聲

一夕不眠思此詩。雲重釀成

春雨色。風多吹徹早梅枝。衣篝借火生茶竈。石鼎分泉

注瓦池亦莫苦吟心力破淡中生活要誰知

五日

日日溫爐舉室圍家家軟飯隔年炊俗以除日蒸煮給開歲一旬之供土風樂似避秦處世事靜如隆古時村路斜曛扶醉叟鄰牆飛電響殘碁都無警句追陶令也賦開年五日詩

六日

策策牆東響屐聲斜風吹雨溼春晴鳴鳩百舌且深避菊本萱芽將怒生青幔小垂唯晏坐朱烟不去自回縈女奴早辦金花勝薄晚須占日脚明

七日

病身酸削良春寒破壁何曾屋漏乾未有不陰偏此日略無一笑與相看林鴉塌翅餓誰訴瓦雀穿簷宿未安顧謂牀邊雙酒榼非君何以發清歡

和北阜詠物三首序

北阜爲三詠物詩示余詠佛手香圓木瓜也敘云木瓜見於經香圓有橘柚之遺佛手命名未詳按爾雅郭注木瓜酢而可食酢音措酸漿也埤雅亦稱其性脆食之津潤今之木瓜非食品也豈卽見於衛風爾雅者耶香圓佛手所出攷之蘇頌圓經枸櫞如小瓜狀皮若橙肉白如蘆服而鬆虛雖味短而香芬大勝今呼爲

香櫞子是香圓名枸櫞矣李東璧云枸櫞狀如人手

有指又以佛手爲枸櫞也愚謂枸櫞乃鉤緣之誤晉

嵇含草木狀載鉤緣子形如爪其所狀香色皮肉與

蘇氏圖經語同獨象形爲爪迺指爪之爪非瓜瓠之

瓜也如爪者如指爪之拳曲也名鉤緣子者意其指

爪拳曲有鉤挂牽緣之義乎頌既謂鉤緣爲枸櫞又

謂香櫞宜矣獨不思肉如蘆服佛手則然香圓有瓢

及核何遽如蘆服乎又嵇含及東璧皆言離樓花鳥

蜜漬食之今軒切佛手作片誠有如花鳥者其爲鉤

緣子益信寫鉤從木而成枸寫緣加木而成櫞李氏

不考遂仍其誤枸名木蜜別是一物南山有枸著於

小雅益足證頌之謂櫞實名裊蒼似橘或卽今香圓

耳

費盡天工巧琢成天然一掌最分明不同漢殿藏鉤戲

偏學陳宮握印行陳後主兩手學佛握印而行今僧香合十指屈伸百態謂之拈手印

色好參黃面老肌膚略似皺皮生南方草木多珍怪會

記鉤緣譜令名

霜後香濃色未乾筠籠傾出走金盤星毬堅作人間供

月魄擎來掌上看西母定應慙玉果北人多恐誤黃圓

王甘陸吉頭銜貴。蘇子瞻戲傳王甘陸吉互爭名位謂黃柑綠橘也祇與神蒼作從官。

津津薄汗非常滑。淡淡嬌黃分外妍。欲鬪香魁應絕勝。便遭瓜戰也爭先。中宗朝有鬪香會勝者爲魁。錢氏兄弟鬪瓜較勝負號瓜戰。羅衣燕處無時歇。纖手搓來得我憐。縱報瓊瑤曾不直。莫將尤物據陳編。

春日戲題

起來行樂快新晴。初試春衫體乍輕。青柳朱櫻爲侍妾。紅桃白李當門生。野賓挂樹深相見。閑客穿籠巧送聲。池面青蘋風浩浩。羣鷗與我又尋盟。

戲效西崑體

八字交着鬧掃粧。研綾衣服薄羅裳。微偏髻朵堆雲重。小暈腮花拭粉香。酒態倚風驚蛺蝶。心情拍水野鴛鴦。曲中新數端端好。不記皐橋喚泰娘。
半弓殘月可憐宵。六曲屏山轉轉遙。私語未防鸚鵡學。靈心已被鳳凰挑。香焦金鴨灰猶熱。梗斷銀瓶渴未消。玉琢指環空付與人閒。羅什苦無聊。

寒食日乍晴午後獨步郭外

暖透晴郊已十分。冷烟輕靄尚氛氲。桃花濃似醉人頰。草色柔于嬌女裙。黃帽刺船迎野岸。青旗招客盪斜曛。

脫衣取醉惜不得。無數紙錢飄古墳。

題齋壁

不剪蓬蒿有徑通。蘆簾茅舍野烟中。偶遭田父話晴雨。更約鄰僧譚苦空。漢上豈堪機事擾。商丘願以不材終。布衣脫粟家風舊。莫悔逢時術未工。

再題

斷蓬爲戶逐江開。栽榿編籬曲曲迴。閣外數峰皆畫本。菴邊萬綠卽書材。恒憂逸竹妨花露。不惜清泉洗石苔。稚子應門偏解意。園翁溪友許頻來。

雨過

溼雲不散畫冥冥。草樹聲喧獨臥聽。雨過秋畦萌菜甲。日斜晚課遣園丁。水烟生處無邊白。山色開時不減青。手把一編閒便讀。若非酒頰卽茶經。

露坐

前除竹栢影交橫。燕几胡牀永夜清。雲過月邊濃有色。河流樹杪潤無聲。微微振羽蟲知候。往往巢枝鳥報更。露坐冷然衫袖溼。一番涼過已秋生。

登大觀樓同宋旣庭廣文家懷堂賦

滔滔百頃奔奔馳。直北樓開日霽時。城打白波三版浸。塔當孤島半天支。剪江舟楫飛騰疾。拜浪豚魚出沒奇。

我亦登高能賦者，女牆片碣好留詩。

宿金山慈雲閣

獨倚危闌望杳冥，晚雲過盡亂帆停。
江間月墜一九白，閣外山排幾疊青。
蜃結樓臺秋動影，龍歸窟宅夜聞腥。
佛燈禪榻清無寐，活活風潮徹曉聽。

郭景純墓

舊塚已逃新塚塌，松楸羊虎笑紛紜。
耕犁不到神仙窟，賈豎猶知太守墳。
水怪朝憑吹宿霧，江妃夜出駐行雲。
荒寒寂寞堪埋骨，葬術真須獨讓君。

詠史

劉項不讀書，焚書計空好。
不如唐文皇，賺得英雄老。
寧爲秦所坑，不爲漢所罵。
炎祚苟不長，又出公秦下。

題畫

瀑水無聲衝澗底，石梁有路入雲堆。
一頭衛子行雖飽，馱得看山人過來。

題雙松

我昔青天騎兩龍，波濤夜半響千峰。
幾時遁入崖邊石，幻作十尋雙古松。

雄雉齋選集

啖菹五十韻

江都 顧圖河

中國書局影印

病蔬如枯蕕，初芹抽弱線。
波稜霜雪底，敗甲餘殘片。
晨興食指動，飢涎默自嚥。
沙瓶煮凍糜，膏乳浮杯面。
食淡故自佳，更望鹽醯薦。
冬菹乍登槃，寸寸黃金鍊。
未試齒錚錚，先勞津旋旋。
根作貓頭肥，莖合鷹爪旋。
無筋笑僵王，滑肌詫飛燕。
淡極甘轉滋，嫩處酸微變。
已離烟火煩，詎有煎葷羨。
酥醃不可知，珍腴誰能先。
憶昨霜降初，行園視蔥蒨。
翻風翠羽張，着雨明珠炫。
葵葉半染蒼，菘莖

雄雉齋選集卷之四

輕帶茜石芥亦間生，味辛性苦下區實。
異筐籃不使亂平善，毛擇賴漁僮。
前洗煩樵倩，慘鹽白勝霜。
壓園藍於靛，小罌及大盎。
礪滿庭院，密將泥土封。
寒加糠火煨，非時不敢開。
蓄久奇乃現，今晨撥甕香。
童稚繞脚轉，妻孥次第嘗。
婢獲沾俱徧，口腹雖細故。
王道此中見，月令著簡編。
蓄菜教畿甸，但恐豪侈徒。
哆口笑寒儉，嗟彼坐食饕。
誇強鬪芳譙，圓方互羅列。
水陸窮烹煎，百命快一飭。
千錢供一膳，可憐碁机間。
待割神俱顫，鹿委血濺醢。
牟脂脂流弗大，且致猩豹細。
不遺蚶蜆，饕入集衆工。
廚娘亦佳媛，醢經秘不傳。
食譜抄成卷，爭誇餅映字。
互詡

湯注硯何曾放箸空。縱美脾先倦。世間無正味。適口斯
爲便。所以蘇易簡欲作水壺傳。書生例貧薄。果腹惟藜
藿。斷瓠鳴爛蒸。剝櫻魚簇饌。桑鷺與楮雞。一一佳名擅。
湛然關。高中清虛常貫穿。五味令口爽。五色令目眩。飲
食必有訟。乾餼易生譴。染羹鄰國亂。饋泊齊庭戰。鼎食
卽鼎烹。且賀且弔唁。何如守澹泊。一飽夢清宴。人生自
分定。何營更何戀。萬年百變盡。不必分貴賤。

磔鼠六十韻

吾塘堅且完。塗墍費泥土。有物憑其間。外完中則腐。呀
然開徑竇。穿鑿洞檐柱。瓶甌隱作聲。埃塈紛常吐。拾塊

龍集卷之四

二

試堪塞。有出且四五。無策議勦除。未若轉加撫。嗟余與
世乖。世亦莫余伍。偏爾肯因依。此意難攢拒。爾室復爾
宮。茲焉啓疆宇。於爾長子孫。於爾立門戶。詎爾包禍心。
盜乃反。憎主緣繁。斂筐篋。掀盆撼罌甌。恣縱百所爲。擢
髮不勝數。鄙夫少也鈍。吟誦抽心腑。魂庭最虛耗。睡息
纔一縷。輾轉曉甫交。清夢就栩栩。暴鬪響承塵。碎旬震
天鼓。嚶啓運車軸。呶啞轉鳴櫓。亦作數錢聲。見率率作
聲謂之鼠
似炫多財賈。拊牀空叱嚇。貓鳴信愚魯。梅詩癡兒作
貓鳴此計誠
拙。無夜挂衣。况有露果脯。天資偏狡獪。術攻而智取。
醫領固非憂。盜肉尚無迂。一事最癢心。摧戕到冊府。豈

解含英華。豈解味今古。酸醎我所諳。咀嚼爾何補。干誅
非一端。盡殺吾甚武。激水灌趙狐。薰隧燒燕鹵。酖牙調
毒藥。殲龐設機弩。急攻稍帖伏。巧脫仍跋扈。公然白晝
行。怒毛向我豎。意似啗我肉。疎鬪智遭賣。悔又若矜其豪。
揚揚自誇詡。探腦作睢盱。揚鬚故仰俯。輕趨逞孤奔。號
召復羣聚。往來動什伯。少長隨翁姥。佯驚接尾去。瞥轉
駢頭舞。烏圓忽一出。何啻羊委虎。已擒乃復縱。惜哉魚
漏罟。列觀助駭叫。淡計詐鷲鷯。待其已遠時。宣威力再
努。黃金光賸賜。雙針正懸午。拳腰卓兩耳。掉尾攢四股。
騰擲下高空。易如拾諸釜。良由彼罪稔。一殺不足杜。多

龍集卷之四

三

令受怖畏。盡意加敲拊。屠腸裂肝腦。骸骸并撐拄。顧我
獻俘馘。盤旋相媚嫵。爾豈蕭蕭良姊。我實崔祐甫。與彼舊
相仇。賴爾不同乳。瓜葛雖虎舅。位號當狸祖。此稱特余
之割
割。理分暖熱。買魚慰勞苦。他年倘議謚。名踵威獅樹。
生懷剛腸疾。惡甚蛇蠍。陌路遇奸兒。挺身思決賭。好還
本天道。司過有計簿。誰能造坑阱。不自膏鎖斧。彼蟲實
陰類。明誠了可睹。在昔聞尼山。寫聲入琴譜。

題自遠明府南樓

以南樓縱
目初爲韻

信乃落城市。野夫情不堪。豈知有豪客。結宇憑飛嵐。遠

心入歸鳥一眺大江南

江南千疊翠足可千日游。跼蹐欄楯間不直一目收。乃知古仙人霞栖原好樓。

鳥非籠可馴魚有壑可縱。先生腰膂強五斗米安用樂哉歸去來茶租當月俸。

手把種樹書養成無限綠。苦竹抽鳳尾高槐紛兔目。軟紅十丈飛不近幽人屋。

鬆几蕉葉梁盆池金鯽魚。乳魚樂可知罷琴聲有餘。今是昨未非何必賦遂初。

敬投堯峰汪翰編用昌黎薦士韻

龍虎齋集卷之四

四

清都直巍班玉局典真誥。幾時塵濁間勅遣騎雲到。至今殿頭銜尚帶仙蓬號。盪智浩淵海萬派日疏導。手持雲漢章口叶薰風操。混茫追正始卓犖振衰耗。冥搜破郭廓玄覽洞幽奧。晏然九臯鳴一洗衆禽噪。殘膏及賸馥或被羣兒盜。紛紛競騰踴不足當躡蹈。大雅寢已微勃興一何暴。譬彼十仞墻誰敢窺突竄。亦猶千里足莫與競雄鷺道高日益孤。俗遠自殊好或者昧狷介而謂多嫚弄。掬手挹東海曾不加涸。潦側聞講席開有叩無不報。天河灌百川陽燧給萬龜。豈惟豁聞見足可破瞶眊。渴心劇飛塵蓄久不勝躁。誰言生苦晚幸及公未耄。

笈囊千里負霜露兼程。胷下根至頑鄙野性實府傲。未能就招呼况青事請造恭惟大賢姿陶鑄等覆燾疾疢仰醫門庸非加矜悼素絲近朱監緝采成纖縞侵晨執掃門典謁會當告投章與束帶加禮容着帽幸不見擯拒庶以慰戀嫖學詩根柢疎蕪穢自櫛芻曹鄴喻鄙淺或僅比滕部滾慙鬻鼠璞豈曰銜圭璋結束整壁壘指揮聽旌纛一字華袞褒私心默相禱鵠雛在殼投魯雞易爲抱鷁首滯灘潭天風易爲漕覲面失師資空增後追懷願分全鼎潤稍出一櫛犒平生死文字辛苦用自勞

龍虎齋集卷之四

五

虎丘用清遠道士詩韻

寺門俯長河塔勢卓清漢闔廬塚已荒白虎久驚亂山溪石則佳與人充近玩終朝畫舫來十里春波漫櫛櫛過橫塘鱗鱗逗碕岸林花撲酒香谷鳥偕歌亂及井飛橋底支亭峭巘半潭幽鐵色淺魚戲銀刀散疎松浪卷秋迥殿鐘催旦踣碑遺古鐫剝苔見豪翰賞奇成屢遊感物興三歎雲壑有遐心山靈默相贊

濁俗聞真仙驚怖若河漢彼非甚異人遺世偶連寬飛行十岳回更駐一丘玩手痕至今留詩興故非漫想見援毫時傲然鳥噴岸崩騰風雨入揮霍虬蛇亂聞來問

遺踪時及秋過半。葉心未實垂。藤蔓碧花散。山木有衰榮。禽鳴自昏旦。虛懷鶴背翁。無由追羽翰。悠悠度世方。僕僕浮生歎。三復誦靈篇。一辭誰許贊。

遊馬鞍山登野豬峰絕頂

半生未了遊山債。入骨愛山人。每怪往來直。其後鳥爭興。到那爲風雨。敗開門。試看馬鞍山。董巨分明留一派。山比毫豬壯。以猱人如黃鵠輕。而快扶藹竹杖。勝僅奴接引。松蘿儼儼介。欹危古棧劣。容步卓犖奇。石森可拜。搜身只尺到。穹天雲雷可唾。風生噫。三道江流曉。景澄一泓海水秋。陽曦便擬招呼羨。門語煩渠指點蓬丘界。

遊馬鞍山登野豬峰絕頂

可憐羸政小兒愚。苦遭徐福狂人賣。子女如花五百雙。團坐樓船鼓溷。拜恨無羽翼。駕長空。眼中九點齊州隘。區區更說魏中梁。奚翅神倉着稗稗。山川佳景鎮常有。耳目何由堅不壞。百金未易買茲遊。飽聽松泉醒聾聵。瞋鴉陣陣解催人。搔首青山發長喙。

次韻答惠元龍徵士

惠君下筆攀軻雄。隻手可障江河東。高才貴仕古所少。二者未許兼魚熊。數間破屋葑溪口。一株紅豆搖隄風。虞卿著書頗愁絕。孟生正坐詩能窮。苦心月鍛復季鍊。金膏瑩淨非鎗銅。光茫屬天自韜晦。不驕不賣安而恭。

擾擾愚兒好誇逞。塗抹自謂朱鉛工。嫫施易於辨黑白。會不可誑乳下童。挾君所有強語彼。譬以冰雪投夏蟲。我下姑胥正秋老。丹楓黃葉迎攜節。詩篇自省不姿媚。只有頑礦無雕磨。時流兩眼混真濫。琳球但以燕石充。惟君於我結真契。矢心白水盟青松。豈比市交翻覆手。言笑未了旋交攻。炙燭空堂倒家釀。一杯相屬聽鳴蛩。所惜霜風促歸棹。匆匆社燕逢秋鴻。

次韻答陳鴻謙見贈

委巷人家幽且奧。橋跨清溝通一道。紅闌素壁好房櫳。客語纔傳鸚鵡教。一拳宣石頗明淨。數本秋花相照耀。旅人無意安囊裝。坐愛幽偏諧夙好。長鬣者誰聞戶人。天骨開張氣排界。勁松謾謾俯名山。重器英英出清廟。聲作鐘聲驚倒人。噴薄雲風吞海嶠。解衣脫幘坐上座。拊手掀髯作嘲笑。問我何來遽集此。巢鵲乃爲鳩所剽。余僦得毛氏壘。家前移裝。看君跌宕世所希。此我疎狂。鶴謔適至。卽其寓亭也。看君跌宕世所希。此我疎狂。正相向。人生傾蓋有交驩。邂逅無端成久要。荆公詩。今本韻。開心寫意兩無嫌。豈比市交徒以貌。方今四海競聲詩。人自爲師家異教。傳抄月露儼稱工。掇拾蟲魚愁闕料。繁風搏影互剽竊。別路分門各非誚。蚊聚成雷莽易驚。蛙鳴非鼓空聞鬧。一丁且復謬形聲。大雅何人。

講風調黃調三舌詎能宣家置一喙難爲告在國不在
轉被喧述疾盡述誰與較交君恨晚託君才披霧今方
識玄豹文采煥爛唾手成會不營思况摹效剽複殘膏
倘施人腕芥腸枯猶可療彈壓詞場健莫當餘子紛
紛敢踴躍如余短淺本無取語不能工纔意到片楮空
勞刻幾年堅孤何曾開一竅徒然眼大心轉雄以拙得
迂迂得傲三十無聞每自哀鬢鬢長顏非少君心如
日普光明幽厓隱谷無遺照千言譽我逞瑰奇乍讀一
過心屢掉却扇長歌足自豪呼酒同傾用相勞座上尊
空取次添簾前月出朦朧罩飄蓬斷梗偶然同越舸吳

雄雉歌卷之百

將分棹客懷不惡居停佳相對何妨且舒肅

次韻答穎儒見寄

五侯七貴生不諧賣漿屠狗頗可偕豈有神駿走千里
而肯屈首爭枯蘖飢須恣食玉山禾渴則快飲咸池漚
男兒失職事趨走權門踏破幾緇鞋浮名於我等蠅翼
遊談聒耳如鳴蛙所以啓期寧帶索不妨翁子親肩柴
豫章之材生拔地七年埋沒蓬蒿夢賤貧困跡有如此
露才揚已非吾儕陶生昔我未相識無端會合天所差
正平平生一文舉仲宣知己惟伯喈奇文刮眼破重翳
金鑑入手眇昏指置酒徵歌送北發美人扶上雙輪輦

卸裝京館時未幾便有尺鯉浮清淮謂我及鋒須早試
京我失利終沉埋用則爲虎舍則鼠如君所言亦復佳
豈知無鹽嫁不售胡顏膏沐隨金釵我聞北道惡風土
平地十丈烟沙鍾食玉炊桂忍羈旅茹荼蘼求梯階
遷隨仰面伺門幹偃臥徒步穿斜街三游不敢望豪猾
十等聊可希倡俳心兵卒地有戈戟語弁覲而能排排
幾曾推挽上分寸一落千丈愁巖巖瘦田可畔詩可把
何事安山華蟲齋河所居雄雉齋一名華蟲別館亦莫逃虛然白業亦
莫服食期洪厓職當白首誦姬孔束身封殖模與楷公
木故取義爲楷模字

雄雉歌卷之百

附陶寄詩 鍾生與世不諧結廬南鄉康鹿借金
組四背斷藥圓瓦錯折脚燒豆蕪一杯一曲志願
浮蹤誤落天之涯犯寒觸暑苦行役誰知我者雙
鞋第五泉邊與君別飛揚尚似培井蛙厭厭族病
存苦茲易卜久已厭人世俗鴻雁多哀吾窮病滿
惟似負詩文酬應短當差細思此事君能辦幾回
風雨間晴噴北轅胡適志息壤使我望眼空摩挲五
陵裘馬驚霄中有名士載迎導好醜雖然亂國
清濁要自分河海君才千百無十一明鏡豈久塵埃
雄雉雄雉頭几榻溪山當戶日夕佳石牀風清
素衾刺簾盡承檉折奴新句風風奏大雅白日迅
狂風震愛君標格尤峻絕筆端欲上愁無散如此
人何足下不來游長安街槐我知黑偏守白未
耐紅塵蹣跚文俗那更岐路歷歷幾思使星歸
銷聲劇跡欲商去就無可語願奉明訓爲模楷
酒後呈蕉飲庶常

前身合是荒山僧。見人木強如癡蠅。史君於我乃何取。曰此可愛非可憎。結伴相尋不辭遠。篋輿出郭當時曾。滿邨紅桃風敗盡。屋頭雨脚麤於繩。賭詩聽雨夜不睡。吟聲出屋更相磨。汪侯老筆健如虎。君更快若秋空鷹。死生貴賤誰料得。詩人丘墓高峻嶒。君披褐衣走別我。歸者宮錦高軒乘。文章有神豈不信。妬口敢罵天膏膏。嗟余只合安蹇劣。梯雲萬丈何由登。荒廢山田弄書史。顛躓窮餓吁可矜。世上幾人談故舊。貧交滿眼皆羞稱。看君意態迥流俗。與昔未達無虧增。胡然嘖嘖被譏謗。從來斥鴳欺鵷鵬。彼自藩籬誇觜距。君自雲海憑掀騰。

附史京卿寄答詩
誰能花雨尋名僧
誰能劍拔驍
蒼蠅實奇易敗俗
物意好妙反被么
庸僧眼前顧于

觀健兒相撲得二十韻

險脫忙於下夔峽。抽身已得尋丈寬。避死只爭分寸狹。
汗流如洗戰多時。肉磔成羶愁一霎。百人膽落蝟毛寒。
半晌心癡鬼眼眨。當場噉啖跳龍蛇。助叫喧闐亂驚鴨。
有人分外說兵機。我政從中悟書法。

補山谷演雅

雌蜺有身未爲小。蜉蝣有命未爲大。寒號得過且可過。
蜀鬼何辜哭不了。顛當自然門戶半。寄居不礙房舍少。
一生煖熱龜遊。談終日苦辛。蟲食蓼。蠕蠕穀狗米中活。
織織龜雞廚下遶。荒淫半翅戀紅裙。酣醉猩猩樂清醪。
壁鏡守錢太福儉。蝌蚪能書只紛擾。小稱廉介土龍蟠。

薄有光華螢火燐。驚股割剝苦無多。蝸角戰爭偏易挑。
蠍尾至毒人早覺。鼠口頗甘牛未曉。墨遮烏賊欲誰欺。
白遇青蠅難自表。蟾蜍擲穢自口出。鴝鵒逞兇由目眇。
魚鼈怒張森可怖。鶩頸長伸凝不掉。雁奴告警遭衆逐。
雉媒誘族常孤驚。羽沈周周終溺死。歷去蛩蛩爲餓殍。
頭蛄得蟹飢涎收。水母借蝦眸子瞭。自甘屈辱叩頭蟲。
不諱蒙羞批頰鳥。鷹雖化鳩仍所憎。蝗又生螻更相絡。
屋上卑通真可愛。水中郭索還思勑。不須計較可憐蟲。
吟成放筆秋天杳。

田家三首

高田彭彭打麥聲。低田漚漚水車鳴。老嫗執爨婦莖莖。
小奴活捉黃雞烹。烹雞未熟團頭坐。餅飢何妨比盤大。
前邨酒望高入雲。那討青銅三百箇。
樹下野雞雄挾雌。樹上老烏母哺兒。黃袍啄甚桑露枝。
練帶飛鳴笋出籬。蠶絲百箔邨邨有。邨女繰絲雙素手。
放牧兒郎新裹頭。布裙竹筴來迎婦。
淺水陂頭頗可漁。矮節簷下頗可居。一畦菜百餘。
醇風悶悶太古初。東家養雞黃口小。西家養犬黃耳老。
爾雞爾犬莫夜鳴。直放老翁眠失曉。

端居

與俗偏多迂。端居寡所親。桂薑元自辣。鵲鷺豈能馴。
失學甚寒餓。淺憂非賤貧。人嫌殊不與。吾自愛吾真。

山行

盤車山路轉一轉。一峰奇瘦棘纏蒼耳。溪松啼畫眉印。
溪知虎渴劫藏閑。猿飢伏弩黃茆下。行行仗獵師。
肩輿不可度。雙足踐重雲。嶺忽峰腰斷。溪還燕尾分。村。
春山響答樵徑野。芳聞土室柴門裏。安知無隱君。

過陳椒峰中翰畧圃用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小泊灣洞處幽尋。宛轉橋吳鄉園足水。宋代樹摩霄。園。
歇。地。 栖息何妨僻。追遊不待招。翳然林壑趣。坐覺萬。

重遙

一塵初不到。俛仰輒神清。萍藉能言鴨。花留並坐鶯。澆池鮮可餽。擷圃嫩宜羹。生客踟躕久。先煩鶴導行。

華碩通人過。潺湲選石支。全家占輞口。有路達仇池。香草名難辨。珍禽語可知。廣川帷不卷。難許俗流披。

沉沉閒院落。漠漠舞風花。燕鼎湯號蜺。書牆墨縮蛇。門闌無造請。坊曲有通賒。莫作逃名計。編摩正滿家。

聽雨窗仍閉。臨流閣暫開。藕塘翹白鳥。莎徑落青梅。奴飲魚租入。僧聞茗戰來。階除寧莫掃。或恐破蒼苔。

日課僮除地。時還手汲泉。衰紅從拂帽。濃綠任吹綿。槐

長雄雌。櫻榆飄子母。錢擬尋陶靖節。乘興過斜川。

木榻雙紋簟。銅匱一穗香。嗅能消酒渴。臥每逼衣涼。金石隨山榻。圖書論屋藏。未妨人作樂。何惜鬻毛蒼。

琴牀親拂拭。畫本妙裝池。寬博裁馳渴。蕭蕭兒接離。看長過。毋疏漸老生兒。東坡葉蕭生兒芥有孫未覺山庖闕。壺觴到處隨。

我有臨江屋。茆茨隔水雲。何方謀縮地。比屋就論文。喬樹陰能借。甘泉派許分。那堪限南北。離緒枉紛紛。

不羨城南杜。題詩壓鄭何。林亭如此少。觴詠及今多。驥馬來驚座。鱣堂屢和歌。謂許青與侍御劉震修廣文一尊知更滿。雙

展會頻過

所止園五首用重過何氏韻。園在慧山之麓。方伯胡公存人別業也。方伯勒韻屬題。

伯觀余前詩

釋政有餘暇。買山惟積書。園開今綠野。峰疊小匡廬。羊傳誇調鶴。朱公愛種魚。不緣甘勇退。那得遂幽居。

十里滄波漫。春風一棹移。柳條憐楚女。燕語學吳兒。樓迥平孤塔。山橫落半陂。居然陶令宅。松菊滿疎籬。

亭子方如斗。窗扉四闕時。美花宜照酒。巨竹好留詩。砌下魚吹浪。叢邊蝶習絲。會心曾不遠。濠濮想風期。

一櫟清冷水。歸來味較長。山瓢隨枕簟。蕢焙試旗槍。白

小登梓。鱸紅鮮落杵。梁飯餘高閣。晚欹枕傲軒皇。不礙山連郭。還將日抵年。樵蘇雜香草。浣濯盡甘泉。醇酒三家市。新秧百索田。課畊兼買醉。到處總翛然。

贈魏和公

見面偏能過所聞。虛聲處士浪紛紛。身同鶴瘦飄湖海。腕比龍拏挾雨雲。雙眼乍青驚老氣。三峰削翠並高文。

善伯水叔和公三魏集當年叔子吾先友。尚饒豐碑馬嶺墳。柳子厚記

壽官巢民鹿胎巾子木棉裳。兩頰猶丹白鬢長。久擅風騷建旗鼓。

略評身世有滄桑。薛公客滿貧能給。白傅情多老未忘。
自有後房雙畫手。星圖無用展高堂。

初到吳閶樂其風土偶記二首

長河甘潔酒清醇。九月香杭落杵新。朱實黃苞齊上市。
烏菱白芡不論斤。家家門巷船銜尾。處處盆池水養鱸。
真覺老僧來爲口。更求鹽豉薦秋葷。

吳語連朝聒耳繁。吳山山下美田園。茶租月入旗槍價。
桑本春培紈綺根。續續魚船皆唱櫓。喧喧鳥陣各知門。
儂家舊占銅岡籍。安得三椽卜水村。

贈梅翁尤太史

寬裁茶褐繫鄒條。質監歸來髮未凋。腹裏多藏如猗頓。
腕間絕快似安僚。整巾偶被時人學。賣酒無辭野徑邀。
身健眼明開八袞。幾多吟卷壓牛腰。

同宋射陵孫赤崖潘括蒼飲繆侍講雙泉草堂

待勞蠻牋信手題。怕談北海說南皮。孔泉砌下交流處。
麴米筲來滿泛時。必遇公榮方與飲。倘非謝客禁論詩。
霜花破新寒入。帶脫冠欹醉不辭。

耘圃二首爲玉峰宮允公賦

東華塵土撲朝衣。飲版相逢話息機。五畝縱曾營綠野。
一官苦望到黃扉。波翻宦海初何惜。草滿家山肯便歸。

勇退如公真達者。不將丘壑換輕肥。

門依積水屋依岳。位置林塘也不凡。座上祗談方外事。
人前不道殿頭銜。左花右石身相侶。春韭秋菘手自芟。
客至無勞炫車馬。但飛雙槳一蒲帆。

弔劉龍洲墓一首家伊人索賦

三尺荒丘宿草迷。殘碑踣地是耶非。中原戰伐虛長策。
南渡君臣媿布衣。俠骨豈同山色在。吟魂猶趁月明歸。
抱山處士柴門近。醉酒墳前涕暗揮。

開門

鹿麋野性得奇偏。樗櫟非材苟自全。畏客毋寧逢乳虎。

慎辭真欲比寒蟬。家惟抹月批風料。囊欠通神使鬼錢。
只合閉門甘種菜。秋毫難與世爭先。

烏糯酒熟對瓶中黃梅寄自遠叔定醉白三君

甕頭酒滿不時嘗。磨口花開異樣香。磨口香出范漸暖。
漸長天氣好。乍醒乍醉野人狂。嬾騎雙耳尋諸老。快遣。
長鬚致短章。蟲飲幾回詩幾首。莫辭詳細報江鄉。

折梅一枝自供賦詩賞之

淨洗銅觚澆注水。趁他香滿露乾時。向人要得橫斜意。
繞樹先求瘦硬枝。細檢花經偏有味。大書瓶史合稱奇。
更憑底事能相狎。苦茗徐斟詠小詩。

二月三日微雪同自遠叔定醉白攜酒至平山澆
覺堂居士墓感歎成詩并請三君屬和

宿草墳前冷未消風吹乾雨作花飄寒龍振龍行乾雨李咸用雪詩也

往時晚酌停燈待今日春泥着酒澆種樹豈知成墓道

山堂竹木皆公經營手植聽鐘曾與坐僧寮山河綿邈黃墟遠未必

吟魂即可招

家天石枉過東莊遂同看桃花繞村四五里間游

歷殆遍寒食風雨之後凋落大半矣歸飲草堂率

賦一律邀天石同作

薄雨輕雷昨夜聞踏花何意得同君君行倘更先三日

花色比今紅十分火急流光催逝水飄零踪跡比浮雲

一家兄弟平生好會合何辭酒易醺

王孚嘉楚士兄弟招集竹里分韻

巷醪時舉沃灰觴出醉鄉第二名泉酒乍嘗綠笋朱櫻

好時節飲湖北垞舊山莊垞卽宅字俗言茶非草肥毛仲千蹄牧

花敗徐妃半面粧小雨霏微歸路滑蹣跚真以醉爲鄉

寄薛孝穆

幾度陰晴過熟食忽時暄暖換生衣聽殘木杪千番轉

難禁風前萬點飛句尉春游虛蠟展江皋晚日掩園扉

故人一棹如乘興好趁桃花水正肥

極知奇氣胸中滿能使波瀾腕底生騰譽遂遭朋輩忌

賣文多被俗人輕拍肩吳市驚相識企脚江樓遠寄情

尊酒細論吾豈敢近來雙眼略能明

上巳

氣霽風恬引興長青鞵何惜繞陂塘野蜂聲動林吹雨

老薺花多路滿霜閒逐放鷺偕稚子偶逢挑菜見村莊

已知到處皆陳迹俛仰之間枉自傷

小寒食

年年風雨催寒食作雨天光暖倍加胡蝶成團飛院落

斑鳩逐對上梨花臘勝睡味消諸妄閑淡詩情自一家

傍晚排窗成野眺茆檐尚有濕烟斜

寒食

雖然里俗無烟禁要試山家熟食方鮮碧冷淘翻筋滑

嫩黃寒具蘸油香閒身天放終年假浮世人隨去日忙

一飽從容聊自許如余粗解惜流光

清明

街頭旋買雙芒屨也逐遊春隊裏行村店忽時騰酒價

蠻鴉幾處關歌聲燕如白打雙飛急花比紅粧一樣明

猛想那溝溝水活妓船嘶尾出層城

展上巳

春如佳客去仍留。續續東風未肯休。彈指桃花成昨夢。
齊腰麥壠異前遊。杯觴不具聊行藥。寒暖無時莫典裘。
縱是災年應不忌。祓除兩遍更何憂。

自遠以乳酒蠶蛭餉我各賦一截句

羶葷最惡羔兒酒。醲醑生憎姪子茶。都與兩般風味別。
嫩香淺白似梨花。梨花春酒名

竹筍陶盤供饌新。女兒蠶名美香芹。鮭肝號作西施乳。
此味何如妃子唇。

題蒲菴歲寒請益圖

飯鐘粥鼓開人天。四卷楞伽未了然。千偈翻翻如活水。

箇中消息待誰傳

拈起一枝木上座。有誰更舉話端來。老僧鉢袋憑君取。
卷裏松聲紙上梅。

楊妃病齒圖

一寸留心儘作嬌。側生多食左車搖。小都郎得安身地。
偷住楊家活玉巢。出清異錄

沈啓南畫幅

平沙成雪水成烟。校訂遮身翦帽偏。一幅練光誰搗麝。
好風來送櫂頭船。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書宣

渡太湖

刑牲燔楮泉。澆酒椎銅鉦。十夫挽桿索。呼風鼓其行。帆
腹如弓張。去勢翩以輕。我生抱剛氣。鬱怒無由平。吞空
白浪卷。始覺心開明。憑凌大呼嘯。一覽收八紘。混茫元
氣中。無復判濁清。礮車雲四湧。天黃慘光晶。怪物化蝦
蟾。盤旋若來迎。欵帆未及避。掣起千丈鯨。鱗間迸陰火。
鼻息砰訇鳴。俄頃卷雷雨。咫尺殊陰晴。穹龜訝羣浮。靈
鼉駭孤撐。魚龍頭戢戢。青脊橫長鯨。久行乃徐辨。一一

雄雉齋選集卷之三

山嶂入眼各離立。轉盼成合井。重沓亂百態。正側紛
千名。緬想洪荒初。三江怒東傾。震澤當其衝。滔天沸如
羹。神禹不窺家。遑恤呱呱嬰。殺湍斬罔象。力與龍伯爭。
至今有寶書。秘在西山坪。橘柚入包貢。蒲魚利編氓。鴛
梁連鷺渚。汗邪皆可耕。遠引足度世。幽竄長辟兵。金膏
假底壁。玉腦霜中橙。逢人戴笋笠。比戶收茶簾。長我子
若孫。不識府與城。伊誰之力歟。蠢爾安平。成我來屬中。
夏狂颶。送遐征。飛行三萬頃。快如遊玉京。作詩舉大凡。
瑣細安能評。

遊林屋洞

洞天以十數。次九曰林屋。天下把金鑰。鑿鑿蒼山腹。羣
真之所家。欲往先齋沐。高秋開霽霞。清曉遊孺壺。雙
卽勝友。拄杖抵健僕。表道十園杉。旅生千箇竹。暖雲若
粉水。平流布岡麓。丙洞即洞口。旁啓當門捍。奇木皮纏
左紐紋。花綴金鈴菊。蹲身試俯窺。駭怪羅萬族。山都挾
夔魎。辟邪趨天祿。蒼古綠齒牙。銓訝羣擇肉。上壓九崑
崙。囚鎖此踰伏。稍淡轉黝黑。勿達愈逼楚。頰首尻益高。
十進仍十縮。既以肱代脰。更以手代目。松炬小於螢。冷
光青煜煜。酸短吹不燃。復苦白蝙蝠。大炬入洞皆無光。蝙蝠撲火洞中。信
有凜如古。古葬防有棲魂哭。又如穴層城。咫尺愁壓覆。

蘇軾集卷之三

二

俄然得軒豁。布席可五六。其上行波濤。其下履平陸。
從乳管中清響滴。琴筑涵爲九醞漿。一窪淡可掬。石肺
森槎牙。石髓日凝蓄。杵臼擣霜餘。釜鬲煎香熟。仙人房
闔問塵容。自羞慙。左有青玉扉。雙閉頗清肅。抽簪欲叩
之。竊恐遭罰戮。玉札何由披。蕊書那許讀。焉得呼靈威。
重請秘文錄。金庭誰所宮。銀房誰所築。白芝果誰采。龍
盆又誰畜。巖中埋日月。與世異寒燠。靈區一炊頃。人境
千齡遠。逡巡小遲留。慮已換陵谷。

毛公壇

金花掃松屑。玉釜烹松膏。服松乃變形。蒙茸生碧毫。
劉根

得道體生緣。我來追仙踪。空見偃蓋高。破石走長根。
空鼓寒。濤方壇可半。畝蓬藿無人薈。尚餘洗藥溪。溪光
如古刀。蹴蹴流不歇。澈澈魚可撈。當年步虛處。猛虎不
敢嗥。丁甲走供役。庚申守長牢。檄雨青金簡。禮星赤霜
袍。麗輪朝紫皇。雙螭駕遊遨。後有周息元。行與白鹿遭。
真符既云得。死籍乃莫逃。三度換金骨。甫能蛻腥臊。念
彼霞上侶。嗟我塵中勞。何苦委筋骸。久與末俗縶。尺宅
已濁垢。寸田尚煎熬。墮落文字劫。未能謝朋曹。茲遊偶
然遂。山下風颺颺。林木有古蔭。雞犬非凡習。井鍊丹
井。當路隅。光怪不可韜。中埋七飛丹。綠淺無由淘。晚日

蘇軾集卷之三

三

迫高春。歸鳥聲豪嘈。三歎出山口。淺渡呼漁舸。

銷夏灣

山借林爲妝。林因水爲鏡。水得石益奇。四美難交併。
中適兼之。百態秀而覲。陰交煙樸古。翠染巾衫淨。虛巖
隱鹿迹。幽竇馴龍性。九莖仙草弱。五鬣虬枝硬。瑤琨哀
玉瀉的。饒涼珠迸。白鳥靜翹翹。白蓮香樹柄。蕭森三伏
時。不受炎官令。正晝日損威。當暑秋爲政。夫差昔王吳。
雄據誇豪橫。射鵰上高山。圍虎開溪。盤遊到處留。佚
樂於茲更。風亭倚欄斜。水殿當峰正。至今采菱歌。猶聞
溪女詠。山川歷幾劫。林廬更幾姓。倒指數千年。茫茫

幾衰盛惟有嶺頭雲無心亦無競

石公山

山形如覆斗四周盡刻削。峯船造其下。壁立儼城郭。廣以百雉算。袤以千版度。縱量以十尋。積高三倍弱。塊然堅且完。無罅施椎鑿。直東忽中開。有似巨刀斫。斬齊可引繩。左右勢相若。淡行摩兩肩。窘步劣容脚。仰窺失圓穹。青痕牽一索。半日出永巷。甫得上寥廓。舉頭卽孤雲。日月近可摸。語次響高空。帝座通唯諾。俯窺始所經。毛戴膽俱落。西偏特幽蒨。境象彼此各。崖棲抱子猿。林聚安巢鵲。臥松蟒。遺蛻躡石虎。就縛山雞鳴。一聲宛爾樵。

蘇軾詩集卷之五

四

金鐸佛屋高下開。苦龕接版閣。瘦僧類枯腊。驚人欲別却。長年飯蔬筍。無路致鹽酪。白犬舐客衣。盤旋屢欣躍。余久薄腥腐。頗思還澹泊。休糧未敢希。忍飢端不惡。船人汝徑歸。吾老此巖壑。

與呂山劉論詩兼寄金介山

呂集中有用東坡巖字韻凡六疊益奇亦

次其韻

作詩謔作人一真。千態滅。學詩卽學語。但以筆代舌。有懷不領吐。關高豈病噎。淹中氣自昌。外飾中有缺。其或語無倫。夢鑿雜狂熱。真詩苦不多。衆瓦一圭珉。厄言浩千萬。安得痛裁節。口接天河流。澆腸自澡雪。羞稱古人

比况與時賢。繫吾自師吾。心卽此不傳。訣高空埃盪。淨天質鉛華絕。亭亭孤雲中。沆漚或可啜。

名場亦多徒。擾擾互起滅。奈何百口吻。而但插一舌。欲唾則不敢。茹之誠懼噎。與爲瓦而全。寧爲玉而缺。簞燈誦君詩。清涼除熇熱。海底青珊瑚。琢磨成寶玦。山頭碧琅玕。堅峭聳霜節。他人盜虛聲。得君乃一雪。語我金介山。才力頗相繫。雖然共心印。亦各異手訣。雷同實所羞。抵死盤險絕。獨醒古亦有。糟醕那可啜。

送姜西溟先輩

蘇軾詩集卷之五

四

赤日揚其威。黃沙沒人骨。冉冉征途間。酷烈甚湯炭。莫釐好湖山水氣薄。涼館從容枕簟施。清風徐可喚。胡爲挽馬過。去意堅難絆。勇聞科詔下。觸熱不少儒。先生千載人。奚事爭一旦。羅胃燦星辰。振腕沛河漢。給札自上右。修書佐東觀。其言浩無涯。稱載牛馬汗。一第豈所榮。利鈍何足算。人生縛年命。墮地各已判。譬猶航巨海。誰不與登岸。浪舶或窮年。風帆只須暫。朝能識之無。夕能分句斷。及時取榮尊。豈必辨真濫。我曹辱泥塗。宿業結此案。抵掌觸藩籬。進退皆莫遑。先生更弋獲。何異明珠彈。儒官免朝參。清俸給炊爨。寶茲壽世業。投閒故無憾。聞言展頷首。顧我發悲惋。謂我言誠高。笑我識已暗。朝

家治制科積重勢莫撼。隋唐千年來牢固立根幹。仙籍
占青冥。通途插羽翰。頗用誇朝行。匪惟耀里閭。不由甲
乙進。眾以俳優翫。丈夫苟不達。溪山合通竄。一頃田自
畊。半畝園自灌。家貧牽世網。薄宦苦缺軫。時情銖兩較。
俗面低昂看。名成要有期。志在固難換。我前爲君壽。厄
酒飲未半。日斜可以起。去去不容緩。

壽玉峰尚書公六首

合生萬其族。孳乳日以繁。由萬及億祿。誰能窮化門。不
有聖達者。焉知元氣存。三辰降精爽。德配五嶽尊。至瑞
非鳳麟。至寶非璵璠。名世不世出。其出康黎元。

仲冬涖陰伏初陽漸司柄

仲冬涖陰伏初陽漸司柄。曩哉君子德天畀獨也正。耿
耿迴剛腸。敦敦抱真性。朱絲引方直。白水澄方淨。秉心
如兼金。百鍊中愈勁。來復信非遙。不容又奚病。
虎生而文炳。何嘗自雕繪。達人露瓊穎。中充非飾外。高
言抗皇墳。隱與軻雄會。圖冠躡句屨。千夫仰沾丐。經師
卽人師。區中無兩大。浩劫會有窮。斯文未云艾。

奉題尚書公四昆季像

少也狂言具三願。願破一生窮萬卷。願騰雙足徧五岳。
願及師門通半面。具區東湧莫釐山。招我來遊山館閒。
有時談經暢高議。亦或燕坐開歡顏。吳中團扇家家畫。

用陸務鴻臚禹君能畫者生綃十尺起風神。友于接席
肩相亞。方頤廣額偉且豐。執卷坐者尚書公。熊熊千尺
垂天虹。顧盼寒谷迴春風。官允脩然位其次。手弄鳩車
有遐寄。復誰覓鏡最魁雄。相國威稜照天地。少公雖少
骨相殊。捧手却立手把書。鼎科卿相自家事。一門殿上
曾三呼。我愛禹君爲此圖。何時爲我重臨摹。江邊草屋
長披對。絲繡平原心獨在。歷劫窮塵見典型。勝抱奇書
謁嵩岱。

題查夏重槐陰抱膝圖

丈夫墮地不早達。未免趨走低心顏。摩挲兩膝肯累汝。
無故輒向車塵彎。頗知查侯善自保。但用箕踞巖崖間。
不巾不襪意灑灑。一樹一石身閒閒。樹葉龍從張兔目。
石理剝落生虎斑。謂君有心習懶慢。昔遊乃直窮鳥蠻。
黃皮縛袴佐戎幕。軍中誰道書生孱。走章馳檄在俄頃。
屑鼻磨墨誅雄姦。象兵狼藉一洗盡。龍坑豬洞行多艱。
乞鳥嚶嚶學鬼哭。蠻花如血塗朱殷。指點吟鞭細收拾。
詩囊往往隨刀鐔。歸來依舊掩關臥。魁頭禿髻仍疎頑。
誰欺畫手亦解事。貌君秀削爭秋山。眼比神鷹利比鵠。
此豈可以樊籠關置之丘壑有濠意。未許流俗相牽扳。
放蛟溪淵養鱗鬣。亂風霆頃刻驚人寰。

七夕陪韓閣學飲仙掌樓

仙掌樓在江寧

太湖一勺渺何許。玻瓈盤捧雙翠螺。螺中乃更有天地。
飛樓迥閣爭鬼戔。其間最勝曰仙掌。直上便與青天摩。
湖心銀浪大於屋。俯視但數韓紋波。沙船泊泊亂驚鴨。
水村點點浮菱荷。當其眼力不到處。鴻蒙一氣相融和。
明公方寸頗所似。三十萬頃中包羅。滙爲詞源浩澎湃。
放意吐出成江河。粘天盪日蓄雲霧。亦有奇怪纏蛟鼉。
九土渴夫被沾溉。沃枯潤朽蘇沉痾。河也平生仰涓滴。
鼉鼠果腹會非多。負劍從公恣遊譙。登樓撫景開行窩。
於時孟秋月破七。筵排巧果煎酥陀。公司大巧覺盲俗。

癡牛騃女

出玉川詩。知誰何。娟娟初月不肯落。梧枝疎處懸。

銀梭。母乃姮娥妬。今夕故爭斌。媚描新蛾良宵勝。地有
如此人生不樂理。則那惟公豁達簡末禮。倒冠落珮無
譏訶。洪生雅爲觥錄事。指揮糾督紛條科。十觴之後雙
耳熱。手中五木頻梭抄。風吹野水助孟杓。酌乾震澤顏
無酖。池面么荷香歎座。采來玉蛹藏蜂窠。佳瓜碧李競
時節。滿嚼冰雪醒酒魔。默思此會那易得。古語從公難
重。去過座中禹生好畫手。曷不圖此吾爲歌。

食荔支

時監將軍航海通至

薔薇露凍水晶軟。腥血染囊紋剪剪。一顆接來耀手紅。

寫入金盤香不淺。五月翩然來海山。值得真妃一破顏。
龍睛楊馬乳不足數。何況滿樹櫻桃殷。故人分我茶花
蜜。每日華池漱寒液。朝來更得薦神漿。欲蛻凡骨乘風
翔。親到霞墩皂山下。攜手王家十八娘。十里郵亭五里
置。食罷不須談昔事。將軍跨海駕飛航。只博書生飽放
狂。

食夫人李

嘉興所產綠衣絲質特異於常李

阿母金桃遠難致。筠籠近採夫人李。莫是當年劉徹家。
傾國傾城元不死。碧綃一揭團紅玉。肌滑肉香濃露沐。
卸來樹底不多時。尚餘數葉交枝綠。定州古瓷傾井華。

半日浮沈水

去聲

齒牙渴羗酒酣且快意。甜雪入口清無

查徑須懷子三百顆。手種成林幾年大。鳧卵纍纍墜折
枝。綠蔭中間留待我。却笑於陵仲子迂。匍匐井上爭殘
餘。

余患不寐陳山農療以藥酒分其半餉夏重有詩

見謝次韻奉答

更聲統統應海嶼。湖風夜動鳴湖波。一身一影撥燈坐。
破衾堆疊團成窠。屋頭土梟呼不已。如擁百怪紛殺呵。
點鼠欺人弄伎倆。窓窳四壁生妖魔。幾回掣劍激壯氣。
浩歌狂舞寧知他。雙睫甫交落孤枕。四體不關叢百痾。

遊心蕩逸逐奔馬。幻身輾轉旋枯螺。沉沉微幃垂四角。
如筭困鳥籠。囚鷺明就陳翁急診視。天君失職須調和。
刀圭未覺寸田潤。瓢杓已遣衰顏酡。華胥有路不難到。
取徑合自糟丘過。曲肱漸入混沌譜。調息竟奏雙門歌。
且當化蝶舞寥廓。豈必得鹿藏山坡。黑甜軟飽兩不惡。
黃雞白日如吾何。查生就我分一斗。右提不聿左臣羅。
吟情飲興互觸撥。問君所得孰與多。待我日高丈五睡。
新足看君潑墨傾洪河。

和倒用前韻見送

靈胥古祠騎大河。落帆片片祠門多。回頭幸脫太湖浪。

雜詩

風霽四天垂碧羅。與君忽已判兩地。別酒未醒時幾何。
東山連延望不斷。武山橫亘千步坡。薊田牧牛晚叫笛。
沙市賣魚朝唱歌。巖花撲帽暮纂落。松屑灑面霏霏過。
橘奴風味秋半足。楓人顏色霜中酡。兩月偕君恣吟賞。
追飛接翅鳴相和。今晨送我麪杖口。浪頭倒捲千白鷺。
左欹右仄僅得渡。舲船絕小纔如螺。賴君詩語最壯激。
開滌滯悶除煩疴。江湖滌沍駭萬變。一氣幻出非由他。
被君驅遣入詩律。神力許大降諸魔。乘酣顛倒舞長梢。
百夫不足當撈呵。劃破垠崖穿溟滓。官自局縮循白窠。
伊人非遠。日云暮。水氣變赤烟生波。欲呼與語不可得。

架梁安得鞭龍鼉。

天平山

山遊窮日返。絕勝數天平。偉石皆人立。欹崖忽鳥驚。僧
龕雲共住。樵路虎兼行。耳畔猶虛響。淙淙落磴聲。

雞籠山

筠籃采藥翁。導我過雞籠。羣木暗如夜。孤鳴嘯有風。雨
留麋麇跡。香得蕙蘭叢。不落荒寒地。詩材孰與供。

靈巖山四首

宮井

銀牀久零落。玉甃豈堅完。一鏡窺天小。三更墜月寒。垣

雜詩

衣施翠帶石髮縮。花髮復有春遊女。明妝過井幹。

響屨廊

草長欲無路。蟲飛爭撲人。古釵行拾得。香屨見何因。魚
梵空山響。獅王寶樹春。一僧年八十。興廢不關身。

琴臺

山頭如劍卓。刻石記琴臺。鳥道行踪斷。湖天眼界開。翻
翻孤月動。杳杳七絃哀。環珮虛無裏。應知靜夜迴。

采香淫

靡無亦香草。茵茵卽佳人。側想吳宮艷。行吟野水濱。銜
花雙翠鳥。衝坼綫紅鱗。輸與投竿者。朝朝繫釣綸。

東山五首

天衣院

水窮人跡杳。不信有祇園。山響聽俱寂。林棲時一喧。戒香清鼻觀。涼磬醒心源。誰爲童吾髮。招收濁世魂。

翠峰寺

笑兀殿層層。涼宵試一登。翠峰欹戍削。白月轉觚稜。鐸怖棲簷鶴。鐘催退院僧。劇憐金丈六。終夜守昏燈。

雲石菴

一徑修蛇掛四山。盤翠虬。茶人分塢採。松子過霜收。寶地團瓢小。花龕古像幽。白龍泉不遠。且願試毫甌。

白龍泉

方池大如席。可以樂長飢。澹泊過於我。孤清是所師。頻來濯腥腐。真欲數鬚髭。誓此一瓢挂。山靈吾敢欺。

烹鶴樓

何人控玄鶴。飛駐此孤臺。松頂摩俱禿。雲衣近可裁。稽天湖勢盡。喝月海門迴。歲晚憑闌處。能無百感來。

包山雜題十首

石紅簫口渡。草店角頭邨。窄窄因山屋。低低映水門。論船量橋袖。布路畜雞豚。古有逃名者。於中長子孫。
以范少伯角里先生得各

磴道二三里。飛行逐嶺雲。松身何代始。泉脉幾家分。荷

擔疑仙隸。磨崖或隱文。靈區曾不遠。咫尺斷塵氛。

巉巖不容武。接引仗垂蘿。山刺留衣久。芒屨染露多。鳥

翻花綬帶。蝶亂錦圍窠。暖日苔坪上。紛紛炫眼過。

轉入轉瓊瓏。趺然響應空。水源無路近。山腹有天通。乳

管紛垂白。砂牀暗發紅。荆關如遣畫。粉墨恐難工。

窈窕靈威洞。逍遙墨佐君。白芝寧有種。丹術遂無聞。暗

樹梟呼鬼。高岡大吠雲。九丸松栢下。石馬伴秋墳。

果園家一畝。不厭客能嘗。乳鵲長竿逐。偷猿必葉藏。栗

房烘日爆。橘霧吸人香。昨夜湖風入。平林已著霜。

兩壩相距立一罅。仰天青積鐵堅誰削。衝風響不停翠

光知玉氣赤。脉有龍形箭。括車箱道。云何此便經。

一帶喬林好。徐行坐軟輿。丹砂秋果落。黃纈夜霜餘。細

澗調琴曲。枯藤學草書。夕陽山欲瞑。栖息借僧廬。

探奇翠岩底。取道黑潭中。水石聲相戰。蛟螭穴互攻。陰

房慄毛髮。虛隧洩雲風。百巧煩剜鑿。能無費鬼工。

蘆花亂撲頭。蘆葉響空洲。酒賤茅柴港。魚腥弱帽浮。
港弱帽浮

健螯真敵虎。巨口欲吞舟。落晚爭收網。何難

一醉謀

自贈

芸編至樂布衣尊。况有田家老瓦盆。醉膽大於姜伯約。閒身輕似李長源。人言窮有工詩分。天性迂爲學道根。與我周旋寧作我。箇中誰解着評論。

自答

豪氣不除良可羞。壯心未已渺難酬。早衰騎省年侵暮。苦戰輕車命壓頭。種種安營防鬼笑。冥冥成算枉人謀。稱詩學道非吾事。靜坐工夫或少優。

自嘲

身價何如五穀皮。技能不及兩錢錐。有誰相馬偏憐瘦。未必調鷹肯念飢。渭水苦清涇苦濁。曲鈞非義直非時。

出門合轍行須辦。借問方輪安所之。

自解

骨性生成不可磨。鶴長鳬短豈同科。詩書發冢吾焉敢。醉飽乞墦人謂何。鄭國不辭懷鼠朴。齊門容有好雲和。卽看短詠堅頑甚。那解人間宛轉歌。

集放翁詩次藺次太守歸湖韻

喜挂高帆浩蕩行。飄然雲水不論程。尚嫌塵境妨幽致。肯使秋毫有妄情。卽酒可除常痛飲。野人有舊得尋盟。扁舟來往無窮樂。夜夜湖中看月生。

舟行錢清柯橋間。贈過門道人。春寒。道室。縱遊歸泊湖橋。訪野老。冬晚。東閣。

兩扇荆扉數掩籬。並溪穿塢每歸遲。客憐小艇招垂釣。僧述分題就賦詩。豪竹哀絲真昨夢。晚菘早韭恰當時。紅塵朝暮何時了。此老醉眠初不知。

浴罷閒步門外而歸。閒遊。新製道衣示衣工。小園。秋興。蔬圃。出謁晚歸。道室試筆。

偶來徙倚草亭孤。孤到處皆成一畫圖。疊疊沙痕留浦岸。蕭蕭秋意滿菰蒲。意行舍北三叉路。踟躇門前萬頃湖。聊舉一盃生耳熱。醉中猶攬故人鬚。

江亭冬望。秋日雜詠。舟中作。小園納涼。舍北行飯。題北窗。夜坐。夢與劉韶美夜飲。

五百年前賀李真。天將閒處著閒身。吾曹自欲期千載。外物元知等一塵。錦雉白魚供野餉。黃雞綠酒聚鄰人。醉中卽是逃名地。本避浮名不避人。

秋日雜詠。閒居初冬作。夜讀了翁遺文。連興。東村晚歸。夏日。閒遊。題菴壁。

頻拈枯筆賦幽居。歸老林間計未疎。尚憶青衫陪衆雋。不論黃紙有除書。壯心耿耿人誰識。胎髮茸茸漆不如。閱盡輩流身獨健。敢辭老境落樵漁。

幽懷。南居述事。曝書偶見舊稿有感。書懷。彌年鎮驛舍小酌。郊行。夏初湖村雜興。立春後十二日命駕至郊外。

附吳詩。老愛幽棲出郭行。無多水涉與山程。人留鷗館非無意。天與菴湖若有情。黃鳥莫辭經日白。鷗鷺曾許舊時盟。青鞋布襪從今始。欲共閒雲過此生。黃花種得向東籬。較取淵明我覺遲。名有虛名空自誤。雪滿時不是。傷懷非感世。從來懷鶴是相知。水雲。

淡處未嫌欲寫鴉夷宅。一曲柳塘栽箇。春
間芽。屋簷。雨。且。教。女。子。歌。秋。水。不。向。君。王。乞。進。新。
一。葉。輕。舟。七。二。兩。耳。風。光。不。白。不。向。君。王。乞。進。新。
是。真。春。來。得。寒。梅。能。作。伴。將。未。敢。忘。前。牛。馬。生。堪。
逐。後。塵。足。得。寒。梅。能。作。伴。將。未。敢。忘。前。牛。馬。生。堪。
家。非。吾。意。眼。底。從。來。未。怕。熱。人。絕。似。牽。船。向。岸。莫。嗟。
籬。竹。屋。計。全。疎。中。莫。處。探。空。從。上。何。會。愛。破。書。
一。劍。誰。言。迎。陸。馬。千。金。隻。見。書。相。如。從。教。葉。生。無。人。
識。獨。向。黃。陂。號。老。漁。

次韻呈知已

身向林巒靜處安。芊衣藤杖笋皮冠。蚍蜉作力何關樹。
草棘叢生不礙蘭。去國遠謫差較易。立朝排黨故應難。
欲將胃次論空闊。干頃汪汪不起瀾。

瀾漫平湖百里餘。湖心縹緲結精廬。新從虎觀移青簡。

好喚龍威出素書。一詠一觴賓從滿。某丘某水釣遊初。
豈知天闕圖書府。正在家山水竹居。

送春

戲將卮酒餞東皇。草草相逢別去忙。鳥倦似聽佳話斷。
花殘如悼美人亡。儘多榆莢初何惜。不繫游絲幾許長。
欲買春光挽春住。亂山西畔又斜陽。

迎夏

單衣初試覆香篝。遊興闌珊睡味稠。整頓文枰虛閣裏。
安排摺扇矮牀頭。金丸釀雨梅成熟。翠浪翻風麥有秋。
斟酌子山曾有句。春深夏淺定誰優。二首同徐師魯作

出胥口

祈風醉酒胥王廟。打鼓發船胥口村。虎傅翼。飛帆比健。
雷。歇。蟄。起。浪。同。喧。越。山。青。接。吳。山。遠。日。氣。黃。通。水。氣。昏。
白。畫。攤。錢。三。老。慣。中。流。呼。笑。狎。魚。鼉。

再出胥口

五兩斜飛旗脚轉。亂帆如葉舞風開。荻花樓岸紛紛雪。
漁鼓喧晴隱隱雷。山態淺淡經雨活。浪花重疊抱船堆。
白蓮香處舟曾過。又逐秋風雁鷺來。

別韻

同唐實君呂山洲吳元朗諸君浮香堂夜話次山
當樓有景未全探。比屋難陪勝友談。一日因眠常過半。
十分在興略餘三。切雲山髻朝如沐。烘日天容晚帶酣。
裙靴過從曾不遠。浮香只在院西南。
堂前跬步即清波。酷愛波光偶一過。蓮墜粉紅輕似紙。
萍開鮮碧軟於羅。蕉衫葛帳游塵少。豆架蔬杆野意多。
况是諸君高詠在。不應咫尺遡山河。

再和書局閒坐

擔簦囊筆事窮探。湖畔居然稷下談。客似蜂房排一一。
園開花徑列三三。周益公贈楊誠齋詩書倉狼籍誰能
遍。酒庫支分各盡酣。忽爾登樓來遠思。片雲低處認淮

南

小樓一角響驚波。日日松風陣陣過。湖隔樹看如白氈。雲漫山起似兜羅。眼中佳境從來少。天下清流到此多。慙愧散材非述作。更無涓滴助江河。

諸君三疊前韻余亦繼作

奚囊挂壁幾曾探。競病生疎久不談。鄴下諸賢能者七。韓詩建安陽關一曲疊成三。觸機怒水流難竭見敵神兵戰自酣詩格比同曹鄴小。山谷我詩不堪持和雅兼南。

赤地如焚水沸波。巷南巷北斷經過。林陰掃石安茶鼎。

花乳浮甌出柘羅。午夢破時乘興好。晚涼生後得詩多。看看秋信來非遠。斗柄西斜轉絳河。

山居次尚書公韻

十旬彈指只樓居。歲月驚如走坂車。雲木交陰銷夏處。丹黃弄色隕霜初。豈無新蟹俱從酒。無客而飲苦累秋。蛩伴讀書擬裂儒冠衣。短後山邊射獵水邊漁。磴道盤迴歷幾重。虛空七十二芙蓉。片雲去作翻盆雨。偉石崩開合抱松。高望寥寥秋送雁。靜聽往往夜吟龍。住山已久登山嬾。初共林僧一倚筇。莫信言愁便欲愁。是中不少地埋憂。熟眠僧榻閒移日。

冷看人情澹似秋。恩怨何心責飄瓦。風波有意舞虛舟。綠橙香透山杯暖。喚起劉伶吾與遊。

奉陪尚書公過錢唐公北墅次錢唐韻

難分水北與花南。墅有亭名花南水北之亭窈窕藏未易探。亂石疊來都井井。廣庭開處覺潭潭。晴生秋爽添人健。靜引林香入酒酣。更勸三升知有意。謝公名理舊能談。無邊黃雪費天工。時嚴桂數百株盛開夜探黃雪作秋光謝無逸詠桂詩也百斛香傳十里同。繫艇不辭留永日。行廚政可就微風。文犀柄轉秋山響。暖玉杯闌晚照紅。一榻儻能容醉臥。掃花吾欲伴園公。

次韻夏重雪中泊鹿城見寄是時已再雪矣

蓬窗獨夜別寒燈。與若生蛟不可醫。飛動彩毫光照水。平鋪蠟紙淨於冰。風掀高浪迴帆泊。雪灑孤樓入夢登。天爲我曹成偉觀。湖山三白待同升。

題夏重放鴨圖

蒲葦短短柳斜斜。森森何從問汝家。宅是扁舟田是水。一羣花鴨是生涯。乍浮乍沒誰能數。相喚相呼各道名。水與鴨頭同一色。萍紋不動鏡奩平。

雁子鳬翁睡滿莎。忽驚結陣響春波。桃弓不用輕相射。

銅斗何妨拍作歌

詩人勸汝莫先鳴。且自階前學緩行。用杜詩縱是能言有誰識。襤褸偏著彈丸驚。

題查德尹戴笠圖

可怕斜風細雨中。笋皮編得敗天公。一雙不借還須買。好逐君家放鴨翁。

雙聳詩肩帶酒顏。了無長物一身閒。日中笠子平蒼戴。莫是相逢飯顆山。

雲間張銓侯工於疊石。暢春苑假山皆出其手。鈍翁以長歌卷贈之。更請余題四絕句。時方爲敬思。

窗前作數峰也

熟讀柳州山水記。纔能幻出此峰巒。旁人指點誇皴法。猶作尋常畫手看。

馬鞍山骨最瓌瓏。十仞磨天一線通。想到神工施手處。將無巧思與君同。

巉巖合是文章骨。瘦勁還同翰墨姿。大抵才人皆酷愛。米顛一揖未爲奇。

芭蕉葉擁碧油幢。正對疎明六扇窗。苔蘚滿身偏作勢。怒猊吻渴飲秋江。

雄雉齋選集

江都 顧圖河

二隱詩

張勳衛自怡

先生將家子。銳頭疎青鵠。一朝棄兜鍪。不肯道官閥。雙形走攝山。面垢脚不韞。破書八九束。土室三兩窟。四山猛虎嘯。一穗烟生突。蒲團五十年。支拄巉巖骨。口哦霞上篇。手葺遺經闕。石窪可杯飲。松風足晞髮。此外復何須。滿地拳新蕨。往往夜殘時。半山清嘯發。

徐隱君昭發

一馬兩兵吏。馬蹄聲得得。馬上大中丞。湯公潛菴走謁隱君宅。隱君門何有。布路塵禾跡。隱君家何有。空釜敝牀席。隱君何以娛。閉門工水石。興來山數堵。萬仞縮盈尺。千金不許購。或以醇酒易。避客如避仇。逃名似逃役。踰垣段干木。乞食陶彭澤。斯人邈難求。山高溪水碧。

又二隱詩

黃徵君太冲

披披瀾領裘。揭揭高屋幃。被服古衣冠。東海行可蹈。朱門偶逢君。台背已云耄。道廣來朋從。名高起羣噪。老謝鶴書徵。人以由光號。風塵不宛衣。睂睫皆談道。爲文耻。

按古鑿空能意造鈎章棘句中一一逞排弄况復家多
書搜奇伐幽與吾猶及老成懷哉敦宿好

錢道民飲光

磨澗被逮時一網盡鈎黨亡命奔南荒麻鞋破幾兩華
表鶴歸來城郭非疇曩裹糧入周京公卿盛延訪禿髮
犀顙堅長毫虎眉廣譏訶與唾笑滾滾走豪蕩詩篇信
手得文筆開莽蒼賔本一尺高劉覽令人爽茶癖比季
疵論斗日洗滌纖塵淨不甯素月留中朗

次韻北野詩

首存八

高樹八九株交柯紛上下小山疊平遠天然成醞藉山

蘇軾詩集卷之六

七

根即廣池十畝縱橫跨潛魚亦可鈎關鴨亦可射灤山
不可求此境或其亞便有五色芝爛熳生石罅日華服
清朝露蕊吸涼夜起賦遊仙詩長歌招綺夏

蘇山館

一室集虛白簾幕終朝垂盥手酌水甌清心聞玉蕤勾

回塵土夢養就山澤姿愛彼希夷叟令身同槁枝我醒

固非妄彼睡誠其宜非醒亦非睡定中兩得之世人心

惘惘爲問醒何時世人魂搖搖爲問安眠誰醒時有睡

理妙道乃在茲出門卽成礙人境非平夷

醒間

葛陂有老仙拄杖截青玉何年棄塢中生孫聚成族高

捎雲雨寒下染衣裾綠風來聽鏗敲籥解聞撲簌交枝

鸞鳳舞走鞭蛇虺伏編籬密過鄰掃葉勤呼僕春來煮
猫頭晚食饜龍肉留竿選笛材清吹裂岩谷

修篁塢

綠芹誰所種茸茸被春塘采芹洗澗水蘸破水月光有

時梅雨漲可舟亦可方鷗鳬眠不驚馴如媚梁鴛

出列

亂攀漢蓼花微聞菱荇香興來鼓枻去便擬醉村坊

芹澗

有亭纔十笏有陂可半畝有水如車輞有路當輞口有

人出行汲有瓮受一斗花藥苦晴乾枝上鳩呼婦大瓢

時典俱長鑱偕成耦抱瓮有師承園公授溪友抱瓮

青松采及根白芥收連子兩巢畦晚分三韭盤餐侈土

蘇軾詩集卷之六

七

酥淨如練玉延清似水食蕨心自甘蒸瓠貧不恥豆棚

親毛擇瓜區手鋤理波稜迨冬淡蕒蒿自春始一飽臥

藜牀日晏每忘起

蔬香園

高閣供香燈令人生喜悅落簾宛宛垂經案殊明潔况

已設團蒲不妨雙膝折生天與成佛兒戲等一瞥偶來

然半偈下語特陡絕胡當延老僧木魚聽迭迭

迷禪關

樓居遠卑濕芸香護書卷紙籤標百束油窗掛六扇一

編觸手開宛與黃農見鳴鳥曉窺簾落蕊春飄研鳥簾

嬾架橫臥養雙眸倦古本收叢殘厄言黜浮誕漁叟于

是中浩汗供驅遣

漁書樓

次王赤杼韻贈吳亭

美璞不輕剖，神驥不易相輝山。有孤光繭雲必殊狀，平生出門交什伯論輩行。怪君席貴遊，胡爲獨夷曠。愛君秉素風，居然成澹蕩。乃知賢達者，器大故難量。平生相素緣，肯落紈綺障。夜吟聞鶴警，曉課侵鷄唱。研經志謹嚴，癖左窮誣詎。不羞縫掖裝，不却鹽齏餉。冥心契真詮，汲古切微尚。於時丁九夏，風日最炎亢。終朝坐披卷，一靜百念忘。篇成手未停，意到口能暢。毫兼秋露垂，想入晴絲颺。片言披窳窳，萬喙悉冗冗。豈惟誇豎儒，足可壓宗匠。人生志業成，要及年力壯。譬猶起一簣，無難齊疊嶂。如余悔失學，情民天所放。對君豈不慙，揣已固甘讓。王郎一世豪，下筆走驚浪。朝餐共食單，夕寢聯衣桁。長篇脫贈君，山意翻新樣。欺我詩腸枯，知渠經笥脹。爾汝笑言真，歡如飲醇釀。京理析毫芒，清風掃埃垸。並遊英雋間，旗鼓真相抗。我亦追後塵，昧行知所向。蹇蹶苦不前，正藉扶顛杖。

相赤杼用前韻論詩一首
良醫施百毒妙繪窮殊
惟詩亦復爾變態須萬狀
有明數七千矯矯丈人
所恨規模同未信軼才膽
餘風成靡曼比戶隨波
顧余委闕步志大不自量
欲施鑿鑿手一洗藻綺
平生憎里中兒百和從一唱
能詩不關學此語毋乃
繁如將三軍大命在臠餠
量沙錘脫脫伴豚堂所
尚平生交游中剛子最矯
九論詩到夜分妙語今未
忘繫達生而開一使孤懷暢
君才更超絕俊鶻辭

窮高視所向望君相扶攜脫贈九節杖

士生寡朋友。俚俚瞽無相。其如人有心。不類甚容狀。苟或肺附交。親於兄弟行。王郎好習懷。朗若秋天曠。方嚴無褊狃。弘和不流蕩。鄙夫辱鍼砭。平聲每事待權量。把詩特其餘。均墮綺語障。茲事比俳優。十輩當筵唱。貢諛走朱門。脫口都成誑。猥將喋喋詞。用代芟芟餉。汗屏疥癩壁。覩面相誇尚。卷舌無復云。庶不損高亢。習嬾就推愚。舊學久已忘。逢君乃發覆。鬱積偶能暢。談淡肝膽露。與極精魂颺。一語足平生。千篇皆剩長。君詩出苦吟。經營勞意匠。寶山恣窮蒐。武庫陳威壯。險排二華峰。力闢五丁嶂。脫羶生馬馳。縱壑神魚放。何嘗自滿假。冲襟只推讓。靜者類沉冥。狂徒空孟浪。今晨齊景佳。翠鳥雙鳴柝。霞蒸爛錦紋。山偃修喬樣。毫甌漱滌浮。石鼎膨脝脹。况復近高流。能毋倒家釀。披豁外形骸。歌呼謝塵坱。請師欲拜丁。結友欣交抗。韓詩結友子讓抗請師我慙丁抗謂羊祐陸抗丁謂公孫丁尹公作我媿非醜明。君應過叔向。心期白首同。潘岳詩投分得石友白首

同所
共抱紅藤杖

以餘杭龍井茶餉朱寧遠并侑以詩

針筴微窳麥顆纖雀兒鬬語開柔尖紙囊發封青滿掬
未試已覺華池甜請君淨洗官字蓋細意烹煎靜中點
餐香別味不足言要看一泓秋照眼君家甌鉢飭修竹
往往翠烟橫淨綠銅瓶激火病蟬聲吹送耳邊睡新足
有時選客開寒廳水蘇甘菊調芳馨細研杏酪白如乳
鴨桃血赤驚梨青三危瑞露忽沾灑使我十年神骨醒
龍井之茶走千里武林林壑吾能記曾聞佳茗似佳人
况乃西湖比西子幾時君能攜手上湖船與君一試韜

光泉

斷硯歌西溟先輩索賦硯爲家梁汾舍人酒後擊碎

姜侯硯小纔如掌玉膩金清世無兩隋廢發采宣毫爽
酒半傳觀各誇賞舍人怒起奪之急慢罵何堪一錢直
奮捷不顧拳皮圻滿座失聲雷不得物之成毀有由然
舍人辨口方便便君不見姜侯醉作草聖狂而顛怒猊
跏趺龍蜿蜒又不見姜侯著書凡幾千上規穹昊下徹
泉抵突彪固追談遷脫手便行風雷纏廟堂頗復急此
賢諸公百寮壓其顛祿米不收飢窘看人富貴摩青
天焉用此石空鑽研羈窮白首默自憐嗚呼胡琴碎破

不復絃唾壺口缺那更全姜侯乃煎鱗角鳳背之膠重
綴聯玉蛛吐水調松烟摩挲自謂石可田石鄉可遊吾
老焉

壽周二安丈

七十者稀古所歎况乃韶顏老不換夜書細字禿千管
細載連車牛馬汗顛毛漆黑牙齒牢只有聞根嗟久斷
或言文高天所罰史腐左盲例難追或言天放作閒身
養壽凝神潛澤畔夫子方壯丁時危溪谷爲陵圻高岍
公才吏用當朝需自擲儒冠長不冠故人乘時秉鈞軸
深陽舊典先鈞致山林援里閭夫子若肯爲時出立登
中同硯席

要路升清貫掉頭一去不屑顧嶺海蠻荒劇通窺炎風
灼體鬱不開正氣填胃勃難按忽絕聲聞成放廢歸老
丘樊飽閒散牀頭甌石家無儲屋後畦蔬手親灌療飢
自采浚山芝省煩更却鄰人蒜從來天馬脫羈馭豈有
冥鴻遭弋彈祖臘寧隨王氏更天年竟免龔生難鋪糜
杖玉今其時自茲久久綿遐算獨存忠赤作還丹不用
辛勤持水鑽

酬允文中秋見懷兼柬孚嘉楚士斗南丹書方山
舉龍挾雨關不降雷火燒樹成空腔天風暮卷鱗甲遁
頤珠一顆遺秋江是日大漁市收燈歸唱佛屋罷課

聞敲柳攬衣獨往泛明鏡。纜船野岸枯槐椿。冑地白烟
靜。露華輕明被杭稻。香氣掩冉吹蘅芷。大魚時躍起。尋丈水鶴忽驚飛。一雙與盡歸來
骨。淒冷月色正白樓南窗。忽憶瑯琊開酒庫。中有燒春
醇滿缸。弟兄豪健盡高戶。笑我疲苶稱小邦。往時酒邊
各爭霸。似挾戈盾相春撞。醉來詩筆又趨捷。快馬注坡
船下龍六鈞之弓。左右射百斛之鼎。顛倒扛我嘗退縮。
守壁壘不敢角逐。爭麾幢。豈知清吟能念我。正擲斑管
挑明釭。聞君南下只朝夕。江頭定已租吳艤。

題弗郎單馬圖 弗郎一稱佛郎元人

相馬莫相黃與驪。畫馬莫畫肉與皮。閱盡厩馬四十萬
中有一馬真吾師。蘭筋瘦露雪毛繁。汗溝珠落紅林漣。
弄風跑地立不定。虎氣不受人銜羈。畫師熟視縮兩手。
粉墨飽蘸何由施。心通馬語墮馬腹。蹴蹋嘶頓無不爲。
偶然眼中真態現。伸紙急追愁失之。至今展圖愛毛骨。
徑欲呼鞍乘以馳。余吾之水隔萬里。造次那得來權奇。
得非曾駕穆天子。七匹老死一匹遺。不然貳師空國獻。
獨留孤種真龍兒。豈知神行電邁逞絕足。所向不許千
蹄追。手操長鞭鞭者誰。烏靴狼帽卑凡厩。此曹那知惜
騏驎。拘折項領求馴隨。枯萁三斗強飲秣。破屋一繩長

繁維。請看世上珠韉寶勒黃金聲。行隨天子飛龍旗。髯
剪三花身印字。奚官小臣不敢騎。天育攻駒香水沐。長
秋遊牝清風吹。腹飽雕圓四蹄重。十步喘汗五步疲。坐
失此馬荒江潛。驢羸駝駟叢姦欺。驤首長鳴淚雙落。借
問王良知未知。

題秋棧曉行圖

秋風颯爽秋懷孤。秋窗畫闌懸新圖。魁峰傑嶺摩屋棟。
恍惚坐我山之隅。雲嵐滃勃映帶好。石勢犖确皴染殊。
山頭草樹未凋落。山容已覺清而癯。老柘半黃楓葉赤。
柳枝漸禿粉榆枯。蒼蒼杉檜不改色。亦有野果懸頽珠。
花藤怪蔓尚蒙密。葉底似聽蒼猿呼。怒水崩騰下絕壑。
危樓縈繞連交衢。菴裏人家未開戶。渡頭行客已載塗。
穿林踏石走絡繹。後者追逐前者趨。羸僮負擔背僂僂。
弱馬擬步心踟躕。店舍烟生雖在望。板橋霜滑誰相扶。
紛紛黃葉打面過。山空秋冷侵肌膚。不知何事受牽迫。
趺然投足驚林鳥。巖溪谷窅路荒遠。爭道往往逢獾狐。
攏鞭敲鐙者誰子。衝風側帽沾吟鬚。豈伊看山乘興出。
但借行色成清娛。胡不逍遙攜竹杖。從以一琴雙酒壺。
耳邊聲聲行不得。日長愁煞山鷓鴣。位置荊落疎樹底。
畫師淡意人知無。行人豈比居人樂。水可漁釣山樵蘇。

白雞黃犬隔人境。逢春當有桃千株。我觀此圖增歎吁。
山程百里遊斯須。心知好手善盤礴。天機坐對娛朝晡。
荆關董巨祗浪說。欲別真贋終模糊。臥遊寶此已云足。
何必金題玉躐收連廚。

酒後與家太兄論韓詩明日戲投此篇

觀水不觀三峽奇。誦詩不誦韓退之。飲酒不盡三百卮。
一生豪氣何由施。請君磨丹紅似血。高坐書窗映殘雪。
枯出退之山石句。用元遺山語百過狂吟石俱裂。

爲醫者題照

不山而樵水而漁。桐君借得幾卷書。據石讀書神遽遠。

面垢不頰頭懶梳。洗藥泉香流作渠。有泉有石皆吾廬。
手種雞松一抱餘。茯苓消息今何如。

效京真子漁父詞五首題江村垂釣圖用原韻

鱸魚上釣健如飛。一尺渾烹沒骨肥。長截竹短裁衣。膾
欲歸時使得歸。

不穿被衲不披裘。不帶簪筓不架舟。閒倚石靜臨流。得
魚不得了無憂。

問着名銜抱甕翁。錢塘公自號全家似住漢西東。溪得月柳

招風露濕衣衫與未窮。

剖粒盤針也自歡。大魚淺爵小魚餐。水荇滑雨荷乾。一

片玻璃徹底寒。

毛扇搖涼月樣圓。綸竿卷起踏歌還。貪弄水自揮船人
世誰知玉局仙。

將往平湖夜過錫山汲泉追和錢唐公見贈原韻

打柴鋤山隈。掀蓬夜色開。閒雲元偶出。明月了無猜。李詩
明月直入無心可猜江淨全鋪練。舟輕宛渡杯。烹亭先報道。好事
載泉來。

記得聽詩處。春燈許共分。蟠胃有鱗甲。唾手輒風雲。屢
出能驚坐。從前媿寡聞。古來誇俊逸。不獨飽參軍。

次韻酬穎儒贈別

交道久云喪。浮囂不可居。畏人同料虎。更事悔涪魚。

苦心多忘貧。於物易疎。惟君肯憐我。時奉八行書。
越石聽雞舞。東方據地歌。感時聊復爾。驚代許誰過。

躍延津鐵光。武庫戈懷鉛。吾自笑。磨淬欲如何。
鏡中非故我。卷裏豈生涯。項籍荒祠哭。要離廢塚埋。

燈搖短焰。同病話秋齋。珍重明朝別。雲泥恐易乖。

次韻赤符見贈

一士不易得。愛君懷古心。寒泉同澹蕩。秋岳讓欽岑。精
銳埋光久。泥沙抱寶深。恥同流俗伍。憂擾日浮沉。

良會初何定。班荆在遠郊。江聲吹白舫。雪意冷黃茆。

跋三更換頽儒及余兩人詩篇十手鈔從容吾黨合不比世途交

瓶廬晚坐納涼次韻

晚涼陪燕坐感物話危機蛛解張羅待蛾偏赴燭飛時有所感一甌銷夏足三逕到人稀此意真超絕無勞問釣磯

荷葉

葦岸荻洲旁田田幾柄張淨香蒸日氣圓影蓋波光雨洗難留潤風翻亦助涼忽時來浣女驚破睡驚鴛

荷花

碧簪連夜長朱粉爲誰勻異色新酣日狂香曉逼人多

時濯清水迥不犯纖塵謝客微吟久心思對汝真

藕

分明秋水骨淘出冷光中薦齒不勝脆供盤愁乍融無端在泥滓誰遣太瓊瓏野芰牽連采難將此意同

蓮子

可惜紅飄泊翻憐綠倒垂津津含石乳戢戢孕蜂兒采趁殘香在嘗空半實時勾心會不展縱苦待誰知

菱

繫根元不淺故故學萍漂素手牽絲摘銀鱗犯角跳青紅沙市滿烟月渚田遙最有妝樓上銅花不肯凋

雞頭

貼水荷盤嫩那知芙蓉殊交雜應索闌蘆雁枉相呼名一頭一掬疑來淚多方揀就珠細看非薏苡亦莫厚遭誣

瓜

當夏食單減佳瓜正策勲真寒懸井得爛熟應刀分肺渴思澆涸心煩待救焚晶盤供大嚼甘澍驟紛紛

水萍

瑣細能成穗荒寒自作叢已低頻蘸水屢貼不關風翡翠窺淺渌蜻蜓逗小紅無求美人折踪跡近蒿蓬

爲赤孖題扁豆花

草草花無媚綿綿莢轉腴循牆成種植除架感榮枯偶借添詩本新移上粉圖南山無半頃此味亦時須

不倒翁

時時作胡旋面面解迎人向背初何定婆娑似可親酒筵爲狎客市肆慣呈身料汝幾錢直衣冠也自新

皮叫鼠

汝豈能鳴者因人強自鳴皮毛成假合簸弄有微聲罕罕真飢鼠啾啾啞囀囀博他童稚喜容易得喧爭

贈沈道士沈好談黃白之術因有末句

除却燒丹外都無事擾心種松飢可飯被衲臥爲衾破

壁蛟螭杖空山霹靂琴無需不死藥我正急黃金

豪家

百尺起高樓千金買莫愁。雕鞍赭白馬。籠錦紫茸裘。羅綺填家街。賓徒擁開侯。三更還秉燭。更過狹斜遊。

畫綠牡丹

仙人調幻藥。欄畔染靈芽。

用韓湘藥。碧牡丹事。

最好淡春日。能開

淺碧花。接藍和素粉。勻黛上輕紗。檀暈心微點。香稜口半呀。淨無妖血。流青借佛頭誇。院紫非儔匹。官黃或等差。合歡嫌淺俗。一捻苦妖邪。不辨房低飲。貪看葉互加。抱叢鳴翡翠。繞砌長金沙。玉得知之寵。珠藏衛尉家。花

師迷種植。天女散雲霞。認取前身。在分明萼綠華。

畫蝶

誰引玉腰奴。爭飛戲綠蕪。飄飄花貽蕩。箇箇錦麻胡。輕薄同吹紙。纖柔似點酥。全身將粉傅。小暈着金塗。綳繡生來好。團窠織就無。翠研螺子黛。紅滴守宮珠。越暖嬌輪翅。尋香慣。然鬚叢。淡偏識路。風亂或迷途。蟬子雖能網。蜂王不受拘。開蛾爲伴侶。么鳳是形模。絳雪殘英滿。青瓊細草鋪。滕王宣喚久。幾日就新圖。

田家

麥穗垂垂黍葉齊。柴關開處早鴉啼。粉榆樹杪青旗出。

桑苧陰中白屋低。跨港支橋童叱犢。條場餘粟婦呼雞。人生最有田家樂。莫漫飛揚失故棲。

細浪鱗鱗瓜蔓水。微香漠漠菜花風。編籬護笋催園叟。晚餌求魚學釣翁。社酒三投春後熟。續燈幾點夜添紅。來朝擬種南山豆。臥聽老雞鳴屋東。

喬侍讀新製一舟命曰雲裝烟駕之舫自賦四律。索叔定醉白及余屬和次韻寄題並呈王方若喬無功致能介夫。

試看魚鳥在籠池。豈有真能解縱時。眼底公卿曾不少。口頭林水欲誰欺。釣遊得地何嫌僻。栽種成陰未恨遲。

古有高情公獨占。酒船浮拍蟹螯持。

水氣雲光到處生。陰晴朝暮幾番更。最能好遣徐徐棹。

須慮從教款款行。須慮舟名見越絕書。最能舟子也在杜集。驚破鷺拳翻雪去。撇開魚鯁撇波爭。就花就竹無邊樂。隨水隨風箇樣輕。

輕

一部家伶能解意。滿瓶內酒況新開。雷驚畫鼓款帆過。星亂紅燈寫影來。隄畔按歌雲不動。風前喝盞浪成堆。金壺銀箭休催逼。自在中流未擬迴。

寬幅烏絲隱隱紋。四篇吟就許誰羣。興如西塞山邊住。格在東坡派裏分。焦遂雲卿應共載。謂方封胡羯末兒。

能文謂無功何當釣具粗料理也逐飛廬朔水雲

次韻蕉飲生日六首

吳船別秋絕相憐鵲鵲停雲又隔年上苑花新勝紅粉
閒門苦老學青璫短書嫌竹製飛燕長日親鋤一稜去聲

田誰振足音空谷裏遠貽佳句覺君賢

俊鶻風稜瘦鶴身青冥矯翅不驚塵名銜正以水相況
人世初無熱可因遠與淵雲論尚友並遊枚馬幾詞臣
坐披列史千秋在末覺今人下古人

平生闊略處份鄉浩若秋澄百頃塘吠影山中因見雪
轉九穴底豈知香高名本不誇屠酤大器終宜在廟堂

風度隱然人識否浮雲來去了無傷

貪眠習嬾病蹉跎外論嫌君綺語多燈下合衣孤夢斷
花邊制淚一春過獨鍾我輩情非淺未卜他生事若何
賴是繁華詩意好不妨倚笛緩聲歌

藥樹風高禁藥晴西山遙翠落春明鳳巢栖穩天非遠
豹直詩成月共清儒術起家先自貴庭闈仰祿未宜輕
山僧煨芋分明許十載何言少宦情

孟傳靜夜漏頻移想見纖纖爲捧頤洗馬清神當代少
端明詩骨有人知丹砂可學須求藥白日閒消且對棋
南菊再逢詩未就皮筒莫訝邇來遲

再用前韻奉東

後人才調得天憐坐見虛名誤盛年乍可短衣隨獵騎
不堪長袖舞蠻璫俳優雜進誇東馬賓客分張走寶田
醉後昏昏如隔世於今始信濁醪賢

不厭讀書多等身只愁眼界著纖塵贈言近有形兼影
幻境粗知想與因槐國紛紛開列郡蜂工日日御羣臣
現前齊物非難解試叩樓京守寂人宋詩有人奈樓
空守寂何之句

記否城東荀蕨鄉縛柴門外乳魚塘琅玕新傳百英粉
茵茵濃薰四和香繫馬柳搖萍覆水題詩壁壞雀喧堂
就令不願閒車轍卜夏能無索處傷

神椎走險成功速鐵網搜深得寶多憶昨報章連夜到

不禁雄誦百迴過生嫌借面稱蘇陸况肯低頭拜李何
碧海鯨魚從掣得浣花溪上好行歌君有京邸寄和
長篇最奇偉

多病身能驗雨晴抄書眼已半昏明安心待得烏頭白
笑口難於濁水清管氏可堪知已告韓侯不獨市人輕
溪喧路悄風吹鬢誰會斜陽獨立情

北轅催促有書移乍聽甘言亦朵頤羊入岐途愁浪逐
馬蹄絕塞敢前知全家仰給將穿硯半局思辭已敗碁
冬醞熟時來軟脚行纏小頓未云遲
邨居有懷方山允文朱天綺夏任遠鮑又昭諸子

窄窄藜牀午睡餘。蕭蕭竹屋閉門居。鳥鳴感我添孤悶。
鵲喜知誰送。遠書記。泛秋船。尋晚菊。曾燒夜燭飽霜蔬。
諸君不盡論文興。况復經時笑語疎。

題朱崑源就樹草堂

綠溪舊種綠千章。佳處端須着小堂。靜聽蕭森疑水樂。
略除叢薄漏山光。菊花生就如人淡。松樹培來過我長。
頗畏妙年詩格健。吟成未敢疥東牆。

附朱詩 杉去蒼皮竹截根。清苦稻草便成軒。門庭
寂寞偏安。巖鳥語。關關不似喧。風近樹。初先作響。月
穿花。隙暗銷。痕飯餘出就。農太話。腹飽時。手自捫。
綠柳黃桑。覆草門。散條結。構野風存壁。泥乾坊重。
柳紙。藤林。高盤。可當短。傍。砌。草。淡。春。不。淺。逼。窗。林。
暗。畫。常。昏。地。邊。抱。甕。人。誰。見。早。晚。何。妨。自。灌。園。

病

寸心何處遣人安。強自謳吟亦暫寬。客枕從無通夜穩。
病身惟有一秋難。水禽穀穀同思曉。窗紙騷騷儘作寒。
料得顏顏隨霜葉。明朝清鏡嬾能看。

夜坐檢金陵舊課有感

一燈明滅弄幽光。伴汝中宵闇自傷。斷爛陳編逃皂白。
顏唐秃筆亂朱黃。蓄疑未易逢詹尹。儲淚真宜訴項王。
桃葉渡頭東去水。那堪斷送此生忙。

書爛柯圖卷後

兩九日月緊相催。一局虧成未易裁。苦戰不知緣底急。

收場百念已全灰。椎牀亦莫拳皮裂。看畫聊當心孔開。
知爾樵人落山去。不容一日不銜盃。

奉題錢唐公賜榴圖

絳珠顆顆一房呀。軟玉津津醉齒牙。東絹寫來能彷彿。
西清擊出想光華。唐家自重九仙骨。用肅宗親賜
李長源事漢使
休誇八月槎。要是難忘秋實意。不然合賜午天花。

又題蔬香圖

天上酥陀日飽嘗。菜園儘踏太官羊。故山笋蕨春生筍。
說着津津舌本香。
青是雞蘇綠是葵。韭黃最早芥薹遲。烟苗雨甲番番長。

笑謂樊遲吾爾師

滿臺花發繭般黃。蹋地風來蜜樣香。不待沙瓶羹爛煮。
畦邊小摘與先狂。
罈頭最是生成辣。蠶性何妨老不衰。可怪邪蒿同惡莠。

一般滋蔓欲何爲

又題艷香圖

圖中執
梅一枝
榭葉衫輕穩稱身。夫須笠子代氍毹。冷香一瓣偶拈起。
便欲手開天下春。
生成鐵骨肯消磨。百斛清芬天付多。畢竟此花能破臘。

風吹雪打奈渠何

水邊竹外有溪緣。澹泊風情。祗自憐。俗紫凡紅元不競。
上林偏占一枝先。

誰遣芳心帶小酸。他時細雨。綴金丸。吳鹽有味須相和。
莫作浮香一例看。

九月十日補登高次張石樓韻

女牆缺處水光中。楓葉淡紅。柏淺紅。作兩重陽。何不可。
忍教辜負最高風。

寫生月李花

紅雲爲骨月爲胎。趁暖凌寒。續續開。喜得今年添一閨。
好春應占十三回。原題有十二月。變枝。妖。邊之句。時辛未且月。

題禹尚基小像

茅茨低小幽人屋。簾笠欹斜釣老裝。尺半鯉魚曾得否。
一竿終日占滄浪。

獨家村傍撈蝦港。一葉舟撐放鴨池。不是與君曾識面。
定應認作陸天隨。

雄雉齋選集六卷

江蘇周厚
培家藏本

國朝顧圖河撰。圖河字書宣。江都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其詩古體多學眉山。近體多學劍
南。詠物諸作亦頗新穎。而在同時諸人之中。尚未
能籠罩一切也。

青溪詩偶存十卷

〔清〕蔣錫震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青溪詩偶
存十卷》提要

傳曰詩言志歌永言古之教也故先王有采詩之官以考見一時之風俗與政治之得失而學士家稱詩筆者則有性情哀樂之變人事通塞之途朋好交遊之素與夫歲時先後曲折之序亦往往雜見於其間矣但古今風氣律力更代迭遷而人生才性不齊高下判隔故自三百篇而下漢氏以淳古雅健爲宗而曹劉風藻嵇阮清深淵明冲粹李杜以沉鬱掃齊梁之靡歐蘇以豪宕削崑體之陋總其大凡差數緒矣

范史云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殊狀其體同聲異氣劉

青溪詩偶存十卷

一

彥和以爲神理二契政序相參非謂此耶今之稱詩者無慮億萬家無不揚眉瞬目橫厲無前有嗣續風雅之意猥以予之朽鈍妄思追逐其間誠不自量但童而好之仰窺前民之緒論亦嘗費日力於此一日盡先朝露楮墨零亂遽爲他人覆醬甌亦復可惜况其間又有性情哀樂之變人事通塞之途朋好交遊之素歲時先後曲折之序之雜見於吾詩者乎爰簡次而存之起已巳迄壬寅前後凡三十四年釐爲十卷并付之削氏衰年多病繩榻竹几執書就明問一

長卷雖羈窮之語無關閑故刻章不足采取而還顧
生平所歷坎壈幽憂如忘忽憶如夢斯覺亦足悟身
世之虛妄而資山中談笑之餘論也若其詩之卒可
存與否則非余之所得而知也聞上丈人蔣錫震書
於悠然樓

客有詰余者曰子之以青溪命集也何居對曰我
蔣氏舊宅青溪古樂府有青溪小妹詞謂蔣子文
之第三妹也而宋元樞魏公亦有舊業願山青之
句今余居南山之麓西溪之濱流水周於舍下耳
青溪詩偶存自序 二

草生於堦間春夏以往百卉蔓繁紫青繞白直際
天外顧而樂之爰以墨其處亦不忘舊也其謂偶
存者何曰原不足存也言語文章昔人比之鳥獸
昆虫之好音飄風之過耳故唐四庫書目於今學
者至不能舉其姓氏苟自以爲存而不亡者妄也
其存之偶也明知其未必存而姑存之者亦偶也
抑亦有不待此而存者耶如其無以自存而欲託
此而存之則其謂偶存也尤妄余固懼余之不足
以自存也異日儻有過吾里者指其地曰是名青

溪蔣子吟詩處也幸矣然自在望外錫震又跋

青溪詩偶存自序

三

青溪詩卷目次

卷一 起巳巳至丙子

輟耕草

卷二 自丁丑至巳卯

輟耕草

卷三 自巳卯至壬午

北征集 渡河集

卷四 自壬午至甲申

北征集 楚游草

卷五 自乙酉至戊子

北行草 章江草

卷六 自戊子至庚寅

後北游草 淮園草

卷七 自辛卯至壬辰

青溪詩卷目次

卷八 自壬辰至乙未

游燕草 廬中吟

卷九 自丙申至戊戌

後章江草 金聖草

卷十 自戊戌至壬寅

學製集

青溪詩偶存卷一

宜興蔣錫震契潛

輟耕草 巳巳

咏懷二首

生長河山陽日出務耕牧春風雨一犁秋草淒更綠
手足肆微勤朝夕志所欲隣里八九家村童或五六
時來共游處跳盪過廢墳從此日月疎泥跡市廛俗
忽聞黃鵠歌中夜傷局趣天明陟高岡聊以縱遠目

其二

青溪詩偶存

卷一

一

登高何所見遠見上東門中有車馬客翁赫自言尊
凌晨排紫闥勢欲旋乾坤拜揖公與侯乘時蒙主恩
中夜忽詔使列火來朱軒載君廣橋車滄淚將何言
顧我銜茅下飯牛牧雞豚豈無異患干而以拙自存
歲功量薄力時復援古人緬彼沮溺心還爲傭畝民
代長相思

長相思別夫單兩地悽惶風色寒聞兒哀哀覓母看
遊魂獨來依碧月佩環欲寄愁無端不禁心摧淚闌
干上有夫壻追新歡下有弱息見時難啾啾一慟千

峯黑幽寃誰道天衢寬長相思添辛酸

代索母語

惟娘幾時不還家房前昨夜鳴青蛙欲換春時衣無
人爲緝麻小姑背我啖新果東邊阿黑靠娘大擎糍
獨喫不與我爺爺遠去不得回娘行不回誰爲炊我
哥兮我哥爲我趣娘親使歸來歸來尙早來歸來醉
汝鸕鷀杯

別許子 庚午

暮對寒山詩思清感時觸事繫離情纔同東舍吟芳

音溪詩偶存

卷一

二

草又逐西風唱渭城曲岸小刁催棹發平川孤月上
沙明憑君一點丹青筆寫我山陰雪裡行 許工謫

冬夜宿野人家床無幃幕屋破而多風取積草

障之乃戲曰此汝家草屏風也索句遂題

不藉簾條自作局避風應咲肉爲屏似渠雅製誰宜

稱合著乾坤一草亭

孫謙性儉素床
上施簾條屏風

梅花

竹屋圍深雪林間無路通暗香留不住多事是春風

春暮攜友登山 辛未

待去尋春春已闌子規聲裏一登山桃花落盡村何
處麥浪斜連水一灣舉袖欲延新黛色臨風無復舊
朱顏憎予幾日心情懶賴有同人縱往還

立秋

炎曦猶昨日不信變衰催試上西樓看秋風何處來
陽羨採茶歌

白頭何老人提筐晨出門借問爾何爲采茶蒼山根
山名陽羨迓朝旭東風一夜烟浮綠况聞茶市有程
期火急官符日夕馳粟芽甲坼旗初展婦子招攜忘

音溪詩偶存

卷十

三

近遠緣延巖石披蒙茸到處芳英齊落剪歸來勞苦
聲太息相見何曾好顏色更兼官吏來滔滔狗吠雞
鳴童叟泣煎茶博士安在哉但言白蛇遺恨記荒臺
山中亦有名世才可憐不如草木同寒灰致養口體
昔所恥此意誰當獻天子山人負墮空有情採擷細
瑣徒爲爾

初夏寄湯苑臣 壬申

綠葉成陰鳥語遲吾家竹影定差差遙知曲徑啼鵲
處還似當年把手時談笑卽今誰賞俊文章終古在

探奇裁箋相寄欲相問今歲春歸幾賦詩

時苑臣讀
書吾里

酬謝應雲

初日芙蓉語令人憶謝公比來接新句遮莫有家風
屬和才難並清吟怨已空山居如繼作應不惜郵筒

晚酌

庭草晚色靜薰風濯雨時主人將進酒客子解吟詩
忽引一微咲旁觀那得知呼童具紙筆醉語亦書之

湯履和請余作母孺人哀挽

清泪沅紅濕夜煙絃張別鶴意凄然梧桐院落秋風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四

語燕玉屏空碧火懸截荻犁灰長帶血辟繡依月坐

聞鵲青鸞影閉無消息珍重新題屬簡編

秋日病中遣意

老大支離厭一身漫勞愁病日相親此時瘦影無如
我閑對黃花欲笑人到處林泉虛步屐案頭詩史歷
評論奉帷似覺秋光好爲問今朝第幾旬

不寐

夜長偏夢短客思轉分明淡月微雲影虛窗落葉聲
百憂無可說萬物總關情坐起還長嘆山城定幾更

悶

但當貰酒向黃墟剪燭孤斟醉也無還恐酒家能作
惡朝來酒債便催逋

君山望江

送目憑高入渺茫荒寒瀕洞割陰陽江豚吹浪連雲
白釣艇孤帆借日黃冤血久埋疑化碧殘碑空在更
飛霜無情日夜東流水欲濕西風淚幾行

春暮南溪訪友

癸酉

荇葉初齊水面風幾家茅屋柳絲中小橋一徑通行

青溪詩偶存

卷一

五

跡來訪高人那曼客

將進酒壽許丈漢節

將進酒爲公壽歌鳥烏一聲正醉言舞試長袖千金
裘萬金馬換美酒旗亭下長年者醉翁也我有歌公
聽之我起舞諦視之箇中狂態公應知紛紛餘子不
足數文采風流今在茲羨公有酒能自傾羨君有句
能自成胸中文字五千卷腋下疑有清風生世路炎
涼蝕人骨磊砢欲落誰能平無功不在公會得醉鄉
何處堪尋盟逝當扶杖入村郭寧須勸飲呼長庚醉

來高歌欲撼屋笑麾籍籍蒼蠅聲

春杪宿南岳寺同曹協華晉復夜話

廿載琴書學水萍風塵難還懶逢迎悲辛幾許留殘
炙慷慨何妨語老兵高視碧空孤月白遠聽清籟怒
濤生因過開士尋芳草一夜春風寄遠情

夏四月十五舟泊郡城時薄暑初升月散林末

兩岸人聲四絕或見舟火明滅而已謝大應

雲攝衣從余露立一大樹下語移時予方被

酒氣益上昔東坡與舟間黎夜話云其語則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六

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服記也其情景大率

爾爾矣

江村夜靜漁燈微晉陵城下行入稀與君相對破寥

閒任我荒唐無是非老樹無枝半空腹漢月當天欲

撼屏此間試與大垂手豈謂曾無杜德機引杯說劍

亦何意却憶山南豺虎肥

八月十五夜二首

黑雲壓雨雨竭來忽然見月喜而舞掉破秋空萬里

雲顛落寒梢一庭雨

月下長吟久不歸林間露氣轉霏微憐渠清徹能如
許獨自空庭散舞衣

戲東善長

折柬召君君不來起弄秋月揚明輝想君並坐鴛幃
裡笑憑紅肌劈蓮子此間樂事那可說肯念顛狂顛
欲死蒼茫四顧色怒嗔仰面對月祭歡喜吾猶能一

賦詩朝來走報東村知

善長居東村

酬許漢節秋霽見憶之作

過雨寒江讀楚騷未能清酒試持螯胸前碧月憑誰

青溪詩偶存

卷一

七

見天外秋風點鬢毛多怪丈人輕翰墨竟承芳訊到
蓬蒿來朝期爾吳姬市一斗相將有緼袍

贈黃山人

數椽茅屋傍南山誰道山家興味慳手拾竹根敲石
火坐遲月色到松關籠雲採藥因歸晚植杖尋源獨
去關何處車塵聲轆轤北林猿鶴笑人頑

古臨津城隍廟二首

殘流日下洗城根上有寒原社碣存青蘚斜風迷繡
壁紅煙低夕散祠門迎巫絮酒空雲滿下食靈旗古

月昏爲弔齊梁文獻在行人誰與薦芳蓀

相傳神爲任彦升

青蠅飛去久無聲白鶴歸來亦古城但說文波饒綺
麗誰憐燈火望清明西風立馬荒庭暮落日啼鴉過
客情我寄愁心殊未得出門溪水亂縱橫

苦雨嘆

陰雲黯慘蔽白日一雨十日還漫空禾頭著耳爨火
冷男呻女吟比屋同乾泥后三竟須騎馬愁
出入江干賤士衣裳單寒風萬里摧人急安得長鞭
鞭燭龍高懸紅照光顏色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八

秋日城南訪呼崖上人不過還同曹大晉復過
吳二景虞置酒

蕭蕭木葉覆寒茸落落心情信短筇偶爾因緣過竹
院恰來無語笑芙蓉懸鑑古砌空行跡散客雲堂有
暮鐘何處可消今夕意酒徒南陌又相從

客舍早梅

一障颼風驚夢遠半瓢村酒落燈前無多愁思消難
盡却看梅花又一年

癸酉除夕

環看四壁無家累且喜高堂有老親歲盡滿天寒
蹊心遲衰草燒痕新欲謀斗酒何從得學頌椒花自
解貧起搔竹蠹煨柑大家談笑與逢春

曹協華游淮陰寄之

甲戌

聞說輕裝汗漫游布帆風信過揚州路逢隋柳迎青
眼若個侯門念白頭愧我故園猶敝席思君到處或
登樓何時半舫西溪畔賣酒橋邊洗客愁

送人之雜揚

春風浩無際遊子去江城瓜步波瀾濶隋堤草木平

青溪詩偶存

卷一

九

感興

花飛欲盡怨枝空誰復殷勤護晚叢最是子規啼血
苦月明和露滴殘紅

傷無助也

感舊

舊日離闌處處斜簾前語燕隔天涯夜深雨過巫山
廟腸斷東園鼓子花

秋山晚行

白日淡欲沒秋山靜復驚石危騰虎氣谷暗引魑行

策難爲植長途稔不平何時越山險安步縱歌聲

秋日村居雜興三首

水村山郭亦風塵默默深居乞過春欲索碑錢慵上市
勉從躬稼不如人叩門吏怒催科早憂釜妻號脫
粟貧且喜比廬新釀熟詰朝相約過西隣

勸穫催耕比舍同田家風物亦冲融連山列屋含煙
白獨樹耐霜倚日紅村杵夜春千市月酒壚朝試一
旗風由來盡道江南好我亦茅茨任此中

家在江南笠澤濱宸宬供糧與垂綸溪雲滯久行人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

遠岸葦肥秋宿鷺馴月剪寒波收釣艇烟開南市賣
吳蓴彥升去後樊川死底事曾無有問津

南澗送別

行來清澗一兩曲坐對遠山三四峯峯回路轉忽不
見水聲山色空溶溶

秋日約遊江上黃山不果

十年書上敝裘裘復棹江邊葦秋雄劍無光星欲
動名山有約我還留扶藜懸齒屑雲屐挂席乘風下
瀨舟但去荆南回首望斷猿孤月不勝愁

哭王天章

白楊風蕭蕭青陵日杲杲衆芳驟搖落王生亦枯槁
愧我未忘情而來強縈抱驢鳴黃葉下創挂何枝好
命也可奈何一慟吳山曉

定居二首

斜壁半圭邀日月牽蘿補屋看風雷手移蒲柳栽教
滿荒徑慚他過客來

掃地焚香致有餘編籬插棘計非疎願將開闢誅鋤
意小事於今一室初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一

老屋

余居極敝陋過者譏爲非計作老屋一篇備知我者

巖斷石痕青泉落澗趾齧中間挺結構傳自古先
茅茨視已朽棟宇半欲脫相將計甲子茫昧業疎濶
但見桑與榆皮蘚僅存骨常恐風雨至飄搖事難測
補葺敢復暇手足昏暮力容從遠方來顧我安所惜
高山流水間隱然見先澤長跪謝客言士志各有適
或者懷其居無爲陋吾室

贈王丈惟一

淵源洙泗近河汾未墜風流賴有君俯仰積薪憂屑

火平臨孤石看浮雲四科詎屑稱官閱五鼎還應笑
白焚隱几著書頻甲子不妨吾道日爲羣

挽詩次韻

雪淨遙天海嶠孤巫陽何處弔芊芊雲車畫下邑牛
喘華表夜歸白鶴呼聞道蓬萊水清淺爲問聞風今
有無十年不識先生面報到荆南蘭蕙枯

膺月二十五日夜行南山道中口號示山家

歲暮多悲風倉皇事登陟况復日短景出門光已昃
孰爲使之然奔走在衣食山南道路惡奮與死生逼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二

十步九頓顛恐爲饑虎得川梁更枯朽敗葉欲秋脫
我手供蹉躓我足恣欹仄嚴寒徹肌理層阻逼驚慄
不及詣爾廬安敢必凶吉坐定後發言驚魂眴不息

二十七日雨行縣南道中

我行上平田悲歌行路難蹶泥漸_{平聲}減跼頓足撫膺
坐長歎天時懟兮威靈怒陰色晝結兮愁雲寒四野
漠以墟途長力已殫酸風射眸子涕下紛沱瀾嗚呼
雨師兮何不仁霑灑虐我衣裳單

山中讀書_{乙亥}

吾生不耦俗性僻愛山居屏跡緣來此誰云敢著書
林深時喚鳥澗靜俯游魚理妙思何得風清香有餘
垂青慚異日純白或生虛松下月留照塔間草不除
興來歌隱隱夢去覺蘧蘧殘簡吾家業寧煩長者車

贈藏樸上人

訪道靈山愧未聞落花時節會逢君肩橫柳栗擔明
月手弄寒泉帶白雲山外天風吹法鼓岩前虎跡印
斜曛瓣香合下維摩拜深夜還來細論文<sub>上人以詩
草見示</sub>

社散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三

南村社散雨霏霏濕潤玲瓏老布衣戶牖此時陳孺
子衝泥還向席門歸

雨

雨氣浮天盡雷驚挾地翻坐聞川漲激怒奪海門喧
蛙黷新樓哭魚鼈昨漬焚萬方昏墊苦愁絕不堪論

雨不絕_{有序}

乙亥歲多陰自正月至於五月行無絕潦麥
朽釜空魚休於隩宅居民值我未嘗不嘆於
前柳溶溶者意尙未怠於余亦未免爲許也

聊短述

金烏缺足玉兔死元枵夜斬赤龍子巫女晝入高唐
軒送神萬騎白翻翻齊聲踏雲香靄間朝朝暮暮愁
空山乾坤泝決欵回互綠髮飄蕭石城路揚鬢喻頰
天吳怒馮夷擊鼓歛鍾舞倚日夕今慮殫爲魚公平
公平將焉如

山中

面面青山無路通白雲飛去最高峯昨宵似聽山靈
語別塢僧敲遠寺鐘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四

山村雜興

隻影空山帶索行學書不就且歸耕恨無買犢樓蘭
劍借得隣僧折脚鎗禾黍野風吹暮色竹林寒雨作
秋聲他無長物夸家具屋北牆邊臥短檠

有贈

卜築屏山且面溪春風垂釣雨扶犁漢書自笈聖歸
犢塵尾高談聽祝雞社散竹爐茶早熟夢回池草句
新題幽居物色今如許怕印苔增屐齒泥

夏日書人屋壁

禾黍風微草閣涼蕭然白日到羲皇數聲斷續新蟬
引幾處浮沉菡萏香春雪花蕘宜永晝銀杆烏恰坐
方塘呼兒間課滄浪咏合得清吟日佐狂

秋來

隆隆赤帝噓炎精鑠金焦土迹元冥魚潛蘄伏謁欲
死意謂曦赫無時清誰令葉底哀蟬吟飄蕭落木驚
空庭孤蛩弔月啼空墳幽幽鬼語燐青青祝融慘沮
竟屏營時危運謝天將傾歸奔不及驛南道西風倒
地來枝撐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五

步虛詞

層城山下流明霞瑤草溪邊漲碧沙星冠道士羽服
加飄然引駕青龍車八公紫騮共蹀躞來燕西池王
母家座中有女髻堆鵝袖擎火棗形如瓜白霓裳玉
辟邪驚鸞曳影臨風斜鳳簫咽咽彩雲裡旁挹仙人
萼綠華怡然坐我赤水岸手遺三脊金蝦蟇高酣踞
月謝阿母還倚雲機看織紗下觀瀛海但一氣仰攀
珠樹南枝花

夫題

聞說三山掣六鯨一聲長嘯海天高袖攜綠字雲生
簡手割鴻濛血縷刀雷鼓鏗鉤翻地軸鵬飛搏擊亂
雲濤老仙漫戲渾閑事宴坐何心睨二豪

八月一日騎行山南道中

夕照低陰古木平白雲驢背一人行何如杜牧寒山
路坐對楓林賦晚晴

暮投南隱菴

初入山南路山多易夕陰騎歸知暮力客倦感秋吟

獨徑森寒起荒途引霧深隔林知寺近魚梵有遺音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六

秋日寓采山菴徑有積草不治傷其蒙雜蘊蔽

督童指力疾除之快然成咏

明知幾日別且復顧其安劍去誰重覓琴來可一彈

倘將期自慰豈敢畏艱難今日成何幸悠然舊路寬

獨坐采山園

池館蕭條事已非滿園空翠亦全稀曾聞此地宜風

月到處於今長歲薇前輩留題成昔夢桂香無語頌

秋衣孤吟兀坐增惆悵不禁陰寒歛夕暉

家韋人先生有采山

集

采山

采山山前秋瑟瑟光陰無主啼寒鳩落日西風蔓草
多踈桐半死扶明月我來正值秋深時一徑衰烟澹
空碧踏破蒼苔心骨寒底事挽人歸不徹可憐桂影
懸秋香空山一樹垂垂發

絕句

陰雲秋萬里草木葉黃飛天際孤鴻影飄搖何處歸

山閣獨夜

涼秋適九月夜靜空山阿竹徑集寒亟孤閣無人過

青溪詩偶存

卷一

十七

人言此境苦蕭滅縱不欲往吾任何倚欄四顧却立
久頗覺耳目聰明多夜峯娟娟新翠螺清風習習舒
空波雲覆月黑木魅喜掩閃潭底疎星訛飢虎破籬
昨塘壁得句詎敢聲高哦百怪入腸怒爭道手戰口
噤意則那金雞剪焚低銀河

杜康墓下作

孟冬風色寒芳華坐來歇于役向江城悲歌望溘沓
道旁沮洳問纍纍著遺跡咄哉杜仲寧當年此歸骨
夜雨響枯藜陰風吹碧月天地無端倪人事有乖缺

和原百韻

長邁崇酒不能餐豈繫麋鹿羣念子道路難

折坂雪暗九疑山視此殊未諧波瀾勢多端
雲邊月苦風氣亦先寒贈子以自愛情悠言已殫

其二

燕昭能市駿忽焉委蒿萊千載有遺恨爲望黃金臺
華風草木秀和氣應律回此時子行遊應過易水淵
所思竟安在沉歎獨徘徊紛紛絕馳道虎冠何崔巍

青溪詩存

卷一

十六

酬儲汜雲二首

君子交有道緣會亮非偶孰是徒營營寄意在杯酒
江上寒波生沙平遠木秀荷子效好懷顧我戚如舊
一觴聊可揮高論體無咎夢幻百年間流電驚戶牖
相期在何許電勉歷所究

感歎非貞則信芳行歸休朱絲韻勁翻沉淵媚潛蚪
處晦在所養立德戒其浮不見殷深源咄咄徒離憂
膏度遙夜披牒恣冥搜薄俗良可嗤吾思古夷由

歲晚

歲晚厨烟冷詩書風稗穉戶懸千里月夢斷一村雞
犢鼻穿無厚烏皮在復墜參差違百慮屋壁試新題

丙子元日讀李孝光雁山十記是日立春

春風倏然與歲至開軒快讀遊山詞苦嫌腋底清風
澁欲接蕩陰明月吹世間誤人信兒女拔宅如君真
導師遙酬一杯應一笑五峯先生天下奇

望前山餘雪

積雪明遙山飆稜乃自出中有青松樹華巔間綠髮
寒芒既凌厲秀氣亦超越縱然物慮營對之清興發

青溪詩存

卷一

十九

侵晨一無事盥沐整巾櫛蓬門故舊踈竊取自怡悅

元夜二首

靜掩柴扉江上村笙歌何處坐黃昏情知李趙經過
少酒伴相呼夜到門
尊酒論文興轉清暫賒月色試長吟併將鉄笛橫吹
曉寒落梅梢幾寸陰

傳聞

傳聞烽火動胡關塞北塵飛暗鉄山杳杳曉烟營萬
騎團圓明月奏雙環龍堆劍倚晴雲黑鼉鼓風清戰

血殷我愛江南春草綠一鞭黃犢自投閒

二月十六夜

月明樓上雁初回人倚東風強覆杯村酒莫辭遲燭
短眼看憔悴到江梅

次友觀梅韻

空山抱影久無倫凡見寒梅幾度新箇裡心情渾似
醉若邊池館又逢春愁來據稿寧爲我懶去看花笑
問人荷爾裁詩暫相報一枝籬落夢中身

歸舟望南高峰懷黃隆吉

青溪詩偶存

卷一

二十

春風能幾日又唱拔蒲根黛色明高岫鶯聲暗一村
故人經久別歲月愧相存情向南雲滿停橈寄一言

酒酣

酒酣歌壯士慷慨劇中煩一劍曾留約平生未報恩
春風吹野水秋月照寒原忽復悲遲暮傷心誰與論

感興

迎霜獨自理秋衣雁叫寒空蘆葉飛暗海長雲風色
苦遠山紅樹夕陽微行經禾黍餘空隴目極川原復
掩扉多少五陵輕射獵鳴鞭日下帶禽歸

菊

獨凌霜曉傍柴荆敢許春妍畏後生冷淡家風誰會
得種松嘗結歲寒盟

冬曉

四山籠惹烟火動雀噪簷牙金井凍主人無食懶披
衣獨僝寒衾理殘夢

客愁

燈前獨自看吳鉤寒雨吟風伴客愁望斷北來魚素
杳心懸高處雁翎秋殷勤盡日歌黃鶴迢遞通波泛

青溪詩偶存

卷一

主

白鷗幾許壯懷銷未得却驚殘照更回頭

題牡丹圖爲某壽

舊曾相識上陽東淺笑微顰一捻紅不見開元天寶
後寧知金粉玉樓空嬌鶯恰啼芳草鵲鵲聲聲咽
斷蓬何似畫圖堪駐景長年無恙度春風

冬夜置酒南樓別宋三

月黑霜嚴夜氣重樓頭酒暖燭花穠半村簫鼓歌金
縷是日村西觀劇入座風流覆玉鍾紆鬱川原悲阮籍奔渾
湖海走元龍丈夫遠跡波瀾闊他日期君何處逢

飲酒率然作

古今信遠濶時事或相偶吾非楊子雲其性頗嗜酒
其貧復過之亦竟不能有鄰父念飢飬肯致一盈缶
趣婦具斟酌謂可待旦否斯言似忠告實自新升斗
世情太早計求餘以爲厚詎知丹黃質拂拭誤芻狗
萬事貴當機瞻顧失前後央目無轉瞬風霆落吾手
浩歌取自醉遠愧老萊婦

絕句二首

白日墮寒江陰風吹愈急雪際少人行獨樹高原立

書溪詩集

卷一

三

其二

竹屋上孤烟天斜勢欲直寒鳥枝上歸飢狐墓中出

書陳寓菴詩卷後因請爲先大父農師公作詩

章

二

穎川先生署曰寓自謂塵緣無所任不記人寰秋復
春時來灑翰申長句忽然絕叫三五聲中有騷亂斷
腸處裂石崩雲勢轉道回波散雪紛成趣我困愁城
迫束堅歲掩衡門咏枯樹猥承知顧十年餘迹賤無
因參清譽燒燈歌徹瓊玖詞氣涌河流歛東注宦達

文章不一身董賢尊重子雲貧但將詩卷留天地安

問鳴騶碾路塵古者立言期不朽擬銘祖德托詩叟
縛麟老手今幾人君似當時王季友念我傾困不滿
簾知君識字不飲酒還能決起相磨否

卷一終

書溪詩集

卷一

三

青溪詩偶存卷二

宜興蔣錫震獎潛

輟耕草 丁丑

水仙二首

蟬脫泥塗閱歲時春來依舊茁新枝自饒冰雪精神
迥姑射山頭憶別離

西山陶峴已收綸不見江有偉人昨夜小齋清興
劇自斟明水酌花神

晉陵道中晴月

青溪詩偶存

刺松江上問春期惆悵芳艸微雪遲今夜晉陵城外
月挽人沙岸立多時

漫興

風雨春深暗六橋自江上抵南全憑杯酒暮寒消探
囊那得蚨還母據地何嫌肉拌貂細草堆墀空爛熳
疎梅籬落竟飄搖出門情盡平蕪裡自掩蓬廬賞寂
寥

瀾陵尉

壯夫磊砢虹欲吐走馬西郊試強弩瀾陵管鑰持嚴

更南山夜歸不得度嗟嗟亭尉爾無書檄將軍工
射虎何有磨麋若狐兔喋喋多言異乃魯召爾軍前
擊軍鼓前夜將軍已非故

上巳

直北關山支水東石黃鱗甲戰旗紅一帆浪穩江南
岸三月人歸上巳風柳線搖晴開釣艇梅花無信報
詩筒春風雨雪三採菱且莫催歌扇遙指哀笳落塞
鴻

青溪詩偶存 卷二

尺符夕走朝渡境有書樂工鳴笛老音案筆神懸
憑意象跋尾輕飛公衮衮夏六月我獨塊處歌
離騷茅簷矮牆日色赤身手踣踣煩蒸魚遊倫避影
石梁黑飛鳥戢翼長林梢俯仰健羨未云已恨無洞
堅容吾逃離縱縱穢况客舍敦促授簡為濡毫口角
流沫汗流赭想見擬屋吟聲高就令焦灼詎可怠細
數得失爭鴻毛祇應愧彼北窻下參差卧向清風濤
徘徊顧影三嘆息使我北望心滔滔

溪樓夜集

送盡垂楊夕照殘，怒濤噴雪夜流寒。中原文獻悲虛壘，此日行歌賦伐檀。散髮幾人眠洞壑，投綸若處憶溪干。尊前多事憑今古，月映清宵已倦看。

立秋

無數容華一夕休，白楊衰草蔓寒流。閑尋古路看苔跡，歎息空堂走壑舟。容易驚心江上客，最難忘處月明樓。年年牛女西風約，可得今秋似去秋。

月下汲中冷泉

長江得秋秋意足，千尋斷岸炊烟綠。晶晶中冷風以

青溪詩傳存

卷二

三

寒月明夜半空潭，曲此時多少醉輕紅。朱門窈窕歌黃督贊，皇無人桑苧荒誰來汲，取燃湘竹。

秋水閣滯雨示吳諮臣

秋思渾無賴，登樓獨耦君。竭懸千嶂雨，深坐一溪雲。片笠斜風度，鳴榔何處聞。應知後時別，心緒日紛紛。

時諮臣將赴廣陵

同人爲南岳游，余以故不及。繼遣新詩屬和卒。

依韻三章

漸不聞人事，從它鶯燕忙。力微知坐久，情盡厭途長。

踈禮慵非傲，耽憂病欲狂。誰爲念憔悴，辜負到秋光。

其二

朝聞踏寒雨，携手上岑樓。屐齒蒼苔遍，蘿陰列座稠。清吟搜古契，懸瀑瀉高湫。宋玉平生意，悲深此日秋。

其三

君行拾山翠，我自弄溪烟。相示石門詠，如鳴幽澗泉。才俱千里駿，詩任衆人傳。潦到吾無似，難賡白雪篇。

中秋飲在陸草堂二首

萬里秋風天外聞，小窗薜桂亦紛紛。珠含楚澤迷雙

青溪詩傳存

卷上

四

影，潮上吳江長。十分坐接楊雲陪，問字才慙阿買未。能軍殷勤盡日煩，尊壘醉斂殘花倚夕醺。

毛羽低摧偃舊林，非時彈射橫相侵。納門王父悲無

地，乞食王孫擬報金。世事那隨秋月滿，愁心一倍酒杯深。平生不盡悲歌意，今日尊前學楚吟。

賦得雁翻蒲葉起

滌滌天南道，嗷嗷鴻雁悲。西風木葉下，湘水月明知。一陣驚寒早，長途病翼垂。菰蒲冒清淺，旅宿自逶迤。影弱棲難定，機危去怯遲。既權洲渚靜，不禁海鷗疑。

矯翮層雲迥孤飛何處宜淒然稻梁計時事日參差

秋夜小飲玉持園亭

靜夜宜秋月攜尊是處同清歌出扇後烏帽沒杯中
葉亂梧塔影香凋桂樹風百端醉一醉歸去臥墻東
九日東儲五汜雲

怪底曾無有報章未緣相對暫相忘愁來夢雨雙溪
白情共寒林九月黃苦愛新詩日強健幾回覓句竟
荒唐今朝幸有登高興兄說新筇濁酒香

徐家墓下一首寄諸同好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五

城郭郊原次第過溪山佳處墓田多此中枯塚幾重
九日夕雲林有嘯歌極目蕭條悲萸菊裁詩初就見
羊何高情共笑牛山淚秋興何因弔汨羅

讀淮陰侯傳

抱奇濩落不資身城下閒來引釣緝莫向人前稱國
士可知年少笑家貧當時骨肉何堪齒一飯王孫尚
有人漂母祠邊千古淚夜深風雨薦江蘋

同儲六雅東溪晚步

夕望烟水寬寒林際衰草何事空徘徊指點行人道

紀游

九月寒未勁况茲辰日良野水波瀾瀾復嶺遙蒼蒼
蘆花明勝雪楓葉病酣霜行人懷往路田父力蓋藏
我與二三子迤邐來東岡雞聲出蘿薜彷彿隣柴桑
回首烟市間楚楚盈衣裳蜉蝣自朝暮黃鵠凌秋陽
諸子挾天倪余亦頗清狂何當脫塵滓揮手參翱翔
寒夜憶兒

愛子纔逾歲家貧失母慈別來重見月况是苦寒時

延陵懷古

青溪詩偶存

卷二

六

延陵吳楚界蒼茫今古分我思吳季子誰憶春申君
揖讓志守節帶礪空浮雲千載有遺恨斯人不可聞
壯士歌贈徐舜臣

寒吹高城當落日壯士短衣歌勅勒朝廷近銘很居
平悔不彎弧橫九塞朝游城北暮城南不覺流光坐
差忒秋風一鴈洞庭波爛雲貼水鰲身黑爾時壯士
多辛艱遙從南國望長安子都驟拜騎都尉富平年
少榆貂蟬去年徐卿游輦下聞聲識面爭交歡綰符
紆組旦夕事况汝舊族非單寒矚卿慎自重顧盼三

十致身猶未晚下走顛毛星欲稠若箇山頭曾顆飯
壯士歌聲轉亟長歌向鄉鄉應識丈夫高步會有時
俊鶻窺雲雙拊翼

雜詩

家我故貧賤未畏飢與寒弱齡盛意氣旦晚生羽翰
蹉跎三十年悲慨更萬端脫身事行游歲暮衣裳單
陰風西北來何意乃相關日月日以新志士多苦顏

送儲禮執赴汪學使幕

戊寅

朝暉山郭澹春光渺渺闔天道路長笑倚轡驢聞叱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七

御懸知蓮幕待焚香日斜江上逢梅使君到南中見
佛桑爲問延津龍在否千年應復接雷張

夾浦卽事

偶滯湖堤守夜霜隔離誰與薦壺觴莫言竹葉三升
酒不及寒沙一盞漿

雨中遣意

曾聞烟月久凋殘森森湖波倦客顏何意西陵西畔
路一天風雨暗孤山

吳山

突兀晴空氣象干銷磨南渡宋衣冠亭前鶴去青山
曉江上潮來白馬寒一片雲根迷古跡萬家烟火自
團圞於今四海朝元日誰踏吳山畫裡看

西湖紀游五首示儲禮執

湧金門外卽西湖太守風流今在無懶性比來偏好
事倒拖泥屐喚提壺

扁舟風雨截湖來先探孤山處士梅鶴去庭荒人不
見一枝還傍舊坟開

西陵芳草自年年何處春風哭墓田婉轉莫嫌兒女

青溪詩偶存

卷二

八

意風流直得一生憐

水邊攜手暫停橈堤上無人問桡條試道此游誰最
勝知君解識第三橋

豪吟短歌手足旋呼酒欲佐春風顛今宵飲罷不歸
去蘓小坟頭我醉眠

飛來峯

牙角突怒胸腹顛蹄股披豁靈根胎山中黠慘惡風
雨澗下鬱律屯雲雷軒然拔地裂石出傳聞遠道從
西來息薪何處問隻履嗟爾赤力空崔巍

湖上重別禮執

爲因南去路迢遙直向蕪堤折柳條愧我朝來歸棹
急相將不到浙江潮

錢塘覽古

海門東望影幢幢賸水殘山古越邦日照錦衣覆石
鏡氣消風雨暗暈江飛來天外峯千仞夢去湖堤鶴
一雙猶喜西泠橋畔路年年絲柳撲春缸

雨後舟過吳興望道場山是日上元

雲間曉見綠差差道是何山夙所知碧浪自搖千嶂

青溪詩傳存

卷二

九

月扣舷聞謠分州詞

斯圻阻雨向居人請寓宿不答題壁便行

寶劍千金號曉驄刷綬彈缺溷屠沽十年湖海藏名

客此地何因問酒徒

望太湖

赤日騰波曉鏡開千帆雲暗亂山堆蛟涎晝伏雷霆
怒濤氣陰含風雨來太史南浮窺禹穴鳩夸東去隔
蕪臺春明湖水依然綠一曲滄浪漁笛哀

雜詠三首寄曹協華儲六雅汜雲

鳴鳩乳燕自芳華閒倚春風數落花紅藥塔前非昔
夢綠蘿溪上是吾家深慚冕仲稱頭角苦憶元暉丐
齒牙惆悵獨行經坐久暮烟橫碧覆晴沙

朝馳張掖暮漁陽意氣由來百尺強十載敝廬風雨
惡半窗寒月辟蘿荒壺殮若處逢如願杵臼何曾識
孟光獨把紫芝歌一曲祝雞因欲問尸鄉

比舍經旬絕過從風來滿嶂對吟松寒生鐵幹千尋
色碧透銅官四五峯顧我難棲從蝶化幾人驢背戲
龍鍾閉門自著嵇康懶欲報郵書阮嗣宗

青溪詩傳存

卷二

十

畫菊爲儲丈賦

吳中畫手若林立騰許南田稱典則幕前弟子凡幾
人擘鍊研朱攻自力我矜此卷筆法清誰者爲之段
成式或云昔受憚氏指他手空然汙粉墨從來良工
心事奇不寫春妍寫秋色徘徊掩卷起三歎欲往叩
之安可得開緘重復審其理條幹生風看不及涓滴
疑聞花露沾臨軒彷彿芳香入翻憶登高直視時掩
苒層枝與剡棘資施蔓發烟雨昏落英何處當秋實
主人請我賦長句對此茫茫百端集數間茅屋南山

遠三徑荒蕪松菊蝕手攜栗里一編書歲穠啼飢還
乞食飄零漫整頭上巾風塵瀕洞嗟何極幾時置我
畫圖中黃酒東籬醉吟筆

有贈

竹屋柴扉帶圓畦棟花陰滿叫黃鸝手攜溪友穿絲
網笑問山妻伏魯雞南浦蒲帆風獵獵鄰庄官舍綠
萋萋杖藜好雨等朝約遠餉東菑日未西

五日

遠憶家山尚未歸三間老屋亦全非一林綠護柴門

青溪詩稿存

卷二

七

迴五日烟消燕子尋芳艾裁蒲村舍喜詠騷攤史廚
儒飢童烏索飯常憐我一笑經年心事違

五月社集予方息關禳咎儲六雅手書敦促中

有建安南皮之語因寄

萬里河流接濁漳千年旌旆尙飛揚掄才鄴下徐劉
秀躍馬南皮丕植強翡翠蘭若矜羽翼鸞鳩榆枋漫
雌黃吾行却曲憂傷足翹首南雲愧報章

湖上書懷十二韻

鄉思消殘酒蛙聲噪晚塘斜燈留暗壁明月近鄰牆

有嫌慵開卷無言獨倚床憂來湖水碧老去髮毛蒼
熱釜因人賤傭書竟日忙感懷兒女意昨夜夢魂長
黃耳隨虛使紅輪竟莫將傍人憐似鳥學語會騎羊
次第成麟角攜持詠鳳皇爾時情稍稍今日恨茫茫
短句勤刀尺長吟撼屋梁燭深重見跋歎息幾回腸

雜感

怒濤磨滅舊朱顏鷺浴鷗飛潦影間悵望暮雲思愈
遠靜觀天道近應頑羅生白髮梅根浦劉令青山柳
子開多少淒涼誰過問昨朝屠狗賜貂還

青溪詩稿存

卷二

七

讀在陸草堂詩文彙奉題二十韻

聖代還元化斯文右老成道將時共泰華與實俱榮
少俊雖殊列先鋒孰敢爭冥心搜古契輟翰吐塵羹
漢苑雄方軌唐風起正聲嗣當廬典雅上以軼元明
帶槩羞聲悅登壇且旆旌河山安寓縣日月麗江城
尊白吳江曉蘭青楚澤晴氣凌南斗近隱遂北山盟
尙論推前哲應知畏後生馳驅徑空濶指顧失縱橫
樗散慙非質盤桓敢自呈偶因參末座遂許殿羣英
入室傳衣後升堂布席平披帷瞻董相問字比牛亨

啟鑰應驚鳳含腴類飯鯖凌風發孤詠淑氣稔餘清
述作筭猶秘方與聽已傾名山他日訪幾得燒雲韻

次韻酬儲六雅二首

擬報瓊瑤規不如幾回覓句夜牕虛燈青欲暗蕭蕭
雨手赤猶懸咄咄書幽夢誰邊芳草遠驚秋南浦鴈
行疎相思密記如蠶紙文采無因到子餘

爛爛星河天外明美人樓上晚粧成蛾眉黛淺流鶯
覺玉筋愁長滿鏡生重整羅衣顰向月自添香甲坐
調笙良媒擬托春無主牛女西風夜夜情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三

湖上秋風歌贈儲孝廉

洮滬湖邊秋意動秋風肅肅秋雲長一聲秋雁度明
月幾點秋烟當夕陽我時偃臥秋風裡隱隱秋砧空
斷腸翩然入座者誰子雄姿顧盼生輝光高言經緯
極墳典憑陵鮑謝管齊梁俊鶻回風戾天末龍泉吐
匣明吳霜頓令寂寞動顏色思憑短翼參翔翔壯夫
銳志有千古上將姓氏羅旂常次應供奉夜入直從
容簪筆朝明堂况君一第策高足遲余七尺誇身強
莫從座上歌黃雀且向爐邊典鸛鵲醉來小豁胸中

氣縱獵岡頭一百場我試浩歌君起舞烟波湖上秋
蒼茫

八月十五夜

涼風發明月靜夜生遠思誰家北樓上小婦嬌秦絲
淒淒正歷歷楚客聽猿時山中皓白露桂樹舉高枝
相冀日采采佳人或來遲黃鵠一千里東海見安期
釣鰲今復幾持竿秋水湄

憶兒

愛子修妍字木奴行行花下情人扶秋風湖上閒回
青溪詩偶存

卷二

十四

首忽見少陽自引雛

枕上

月滿庭空雞喚曙淒淒枕上凝寒雨玉釵斜墮香無
憑幽夢時時此中去

待月憶儲五

離隔易生感秋風吹更深因君思見月獨夜坐清陰
露白聲無據雲浮影欲沉殷勤南去鴈爲道歲寒心
秋夜憶曹晉復時曹亦再經悼亡痛有此寄
露下濕高景一心天地秋投身仍漠漠念子恨悠悠

何處銷清夜無家可白頭還因羈旅際雙泪報東流

獨造花下

悵然意不愜持此欲何言修竹有深處禪扉亦近村
秋空祭天壤香靜慧聞根偏愛此中趣晨風日滿軒

秋山晚行

幾處疎烟帶夕曛柴車隱隱隔林聞微吟自遶空潭
曲偶爾低頭見白雲

美人圖二首

翠袖凝寒疎竹根十年孤夢閉華軒沉吟欲叩三生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主

石忽到含情無片言

圖倚一大石

造化菁英竟有無江山滿目盡平蕪臨風慟哭秋原
晚一代風流入畫圖

上張閣學

帝命揆文教元良簡近臣迺將典禮樂及此佐時巡
翠幃明吳甸皇華拱北辰斯文欣有主多士矚清塵
孝友依張仲嵩高美降申東曹司俎豆芸閣煥絲綸
奕葉金魚貴嬋娟玉樹春文章開道與經術利亨屯
冠冕辭三殿威稜走百神掄才思採菲薦味或羹尊

鬱鬱官牆迥霏霏雨露均絃歌知化洽芹藻識風淳

得意乘時彥艱危失路人鵬冠長守賤范甌且傷貧

遜聽空餘想瞻依莫具陳敢云私奏頌要用道爲鄰

理世崇明德敷天憶輔仁他時瞻虎拜萬類荷陶鈞

寒夜

戢戢羣游息秋虫亦廢聲一燈青半死孤月皓初生
氣朔綿應折神傷骨易驚獨令知夕永數盡短長更

族再叔雪濤壽五十趣某作詩以侑之時俗高

富厚貨貝酌酢而下文章接以是主人斯隱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主

焉又身賤各辱可嘿息已顧見委屬勉報一

章俟他日酒酣當爲翁誦

山色南來接北鄰樵風滿徑紫蘿春扶藁選韵輕餘

子荷鋤耕雲許丈人酒後烏鳥歌種荳林間籊籊戲

投綸放懷天地身將老可要支公問谷神

儲宛若雅游也夙家于貧居亦無耦來歲將涉

江北游傷其遠邁同病加迫作詩與之

倦看霜髮滿衣塵浩蕩湖山厭一身雲影遶飄蕪米

黑花開空照繡羅春君如候雁賓南國我亦浮萍憶

故人攜手暮天風正惡一鈎看月與愁新

寒月

縱有陰晴別何會寒暑移持光憐自照此夜與誰期
山大聲偏劣吳牛喘更奇徘徊終不極流恨到江湄
贈故知

太息毛公與薛公雲迷烟草滿寒空攤書獨夜警知
已曉歲誰人念此翁樹隱紅泉千丈雪月明青嶂半
巖風有心杖策蒼茫外閒與鄰僧補藥籠

吳又葵入北雍歌以送之

已卯

青溪詩集

卷二

十七

江南三月梅花開春風搖漾紛葳蕤聞君遠行當此
日恨無美酒傾千杯臨岐聊贈一枝雪如爲折柳臨
高臺況君文章可貌此珊珊清韻非凡材傳言公卿
今好士座上爭先收郭隗廟堂議論核名實縱橫鞭
韁飛黃埃君今高步謁閭闔何懷磊落紅玫瑰一時
遭際動京邑聲華謂可肩鄒枚我方獨立山之隈擬
託春風孰爲媒登高望遠轉蕭瑟欲叫帝關安在哉
清歌一曲望吾子早探春訊凌蓬萊何當共醉燕山
月玉笛橫吹奏落梅

初春山行寄謝應雲兄弟

一鞭古道行人暮亂水荒坡沁雪寒幽草比來生意
長也應山信到溪干

送蕭揆三游龍舒

城頭語雀橋絲晴聞道春風趁遠程王粲有才憐北
首陸機能賦且西征短衣看劍心長在挾策因人氣
未平我亦飄零向華髮離亭烟樹不勝情

夜坐

孤館寒燈曉復明簷前細雨雁歸聲身如野鶴僧同

青溪詩集

卷二

十八

佳夜憶重鳥夢獨清到處酸辛涕淚滯人孩幼易
關情他時頑健若黃犢攜手春深好課耕

在陸草堂看杜鵑

苦憶春風別年年不著家聽來胡燕語開到杜鵑花
寂寞憑虛閣招邀過小車挑燈聽夜雨一倍惜年華

四月十六日邑城還山道中作

信是傷心画不成看來郭外又催耕連村綠暗雉初
雉一徑草深人獨行壠上回風飄短髮夕陽流水認
歸程故山怕說苦痕長喜見童烏語句清

紀異

今年歲在卯四月二十七赫日方災臘月見微有色
一星從東來其占曰太白光芒關日精西歷乃襲月
小子念舊聞厥變亦間出大要匪吉徵前史謹載筆
況聞李作瓜訛言驚四衛按之春秋例何異梅李實
是時聖天子三駕幸江浙東下觀錢塘自臨塞河決
回鑾越淮甸象緯忽昭列意惟官方邪或者盛女謁
和理責宰臣孰謂衰有缺天道甚神明殃咎豈妄設
嫠婦不恤緯幽憂在漆室願言儆有位獨自聲嗚咽
青溪詩偶存 卷三

臘月十五立春時將北征

臘盡春生近敝廬梅花消息定何如欲驅孤塞吟殘
雪擬折南枝託傳車萬里寒河吹水立一林明月照
人疎不辭蕭瑟難行路苦憶衰親爲倚閭

卷二終

青溪詩偶存卷三

宜興蔣錫震契潛

北征集

已卯

將渡江作

未省關山路今來始問津徘徊江上雪猶是故園春

廣陵懷宗子相先生

揚州烟月古繁華寂寞潮平岸擁沙夜雨微吟斷腸

句懷人江上落梅花

渡河後北行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一

大河南望水舒舒遠隔家山千里餘陌路不逢黃犬
信無因却報大雷書

除夕抵宿遷

蹢躅泥途席帽偏西風驢背折吟鞭下相城下愁沽
酒却向長安憶舊年

庚辰元日東林孝廉

傳車接軫滯郵亭爆竹遙從夢裡聽萬里辭家驚改
歲一燈分影喜忘形南來瘴雨驚身黑北望寒門枳
眼青燕筑數行堪買醉可能攜手賦榛苓

渡江後始見峒嵒馬陵諸山

耽幽性僻愛山居
遲日樵耕暇著書
雅意高深瞻海岱
那知蕭瑟動淮徐
人家葦岸無青草
客度春風想白魚
見說小山堪作賦
向來聚桂定何如

馬陵

曾說孫龐智爭權
向此間悠悠何處是
目斷馬陵山
齊河道中遇雨二首

遙指金臺萬里春
酒徒方外竟無人
孤吟氣壓層雲色
先道飄風爲灑塵

青溪詩集存

宋三

二

巾車鹿鹿走危坡
無數雲山夢裡過
古驛今番更蕭瑟
夜來風雨暗齊河

十七日甚雪自曲路至黃河涯

冰稜竿礪泥滅軫挽車上坂人語噤
我聞其聲心不能掩面回看北風勁
飄搖朔雪下龍山俯仰天地蒼茫間
前臨斷岸可百尺欲度不度愁難攀
分毫得失苦較計涉冰履虎摧心顏
此時山中想高士相見歷詆真成頑
手援僕夫且止之見可而進當知難
共來村舍就烟火馬惡隆隆安土銚
腕攀蹠破血迸流四

壁呻吟淚潛墮

景州二首

一片旗翻古驛樓
高城落日大河流
廣川臺沒荒原暮
塔影人知是景州

自有傷心祇自知
黃蒿覆雪獨行遲
東風不住爐枯草
絮酒因過董相祠

行經德州

趙北燕南路欲蕪
悲歌市上笑狂夫
愁心不醉平原酒
耐可因風問狗屠

青溪詩集存

卷三

三

涿州

涿州國南樞嚴險標
第一王公恢廟謨
管鑰自茲設古來
盛衰際更閱幾得失
聖代基太平玉帛朝
萬國取道踰城闔
輪軸日所集最愛胡
良河風物美無匹
萬柳直虹堤清水
清且冽平沙際夕
陰西山望中出
裸民互滋蔓共我
甘飲食官觀羅道
周頗亦事雕飾
諒非河山固就使
干戈戢況其俗剽
悍弓矢恣馳突
倦投先鋒坡白日
澹欲沒僕病再顛
踣路暗多反側
宵柝閉嚴城四顧
心喘慄

途次大風作

北風驅寒雲白日無情緒黃埃動地來襟袂疑烟雨
羸僕僵且噉屢進復却去未知俄頃間飄墮歸何處
舉袖自障面涕淚屑如注精魂正瞽亂適有故人遇
前次蘆溝橋還坐共我語

上韓城師

坐老江南黃葉村蕭蕭風雨暗茨門自憐漫刺禰生
拙敢道陳書賈傳尊薄暮碧雲凝遠思當時明月竟
承恩十年潦倒相遭晚擬報瓊瑤詎足論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四

投贈盧銓部十六韻

當代人倫鑒于時物望歸含香趨玉殿列宿撼金扉
春麗三台迴花深六詔飛山川成宛委雲物漾清暉
意氣方道上文章欲詣微世人珍白璧盧氏舊烏衣
帝簡斯文寵臣工禮數稀校讐勤乙夜咫尺拜宸
威桃李輕風轉管茅泥露晞樗材遭棄擲禁籞足芳
菲欲問燕臺蹟還疑吾道非數莖愁髮短十載腐儒
飢衆睨禰生傲誰憐孺子肥委身靡處所側耳伺音
微識曲知同調張弧想餐機裁詩暫相薦未覺夙心

達

投贈周銀臺蓉湖二首

太史文章日夕聞當時才調最凌雲從容簪筆承明
晚窈窕衣香省署分樞府夔龍應左席秋風鸞鶴自
離羣只今澗戶芳蘅長幽側停車借問君

也復耽詞弔屈平酒酣濡墨淚縱橫感懷時事論孤
憤勾校塵緣到物情市上悲歌燕月冷侯門長揖布
衣輕昨聞古道饒風雅漫爾裁詩欲寄聲

席上贈錢天槎因寄令兄亮工同年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五

簾犀映遠碧若虛當軒日午風舒舒主人好事賓從
俱銀罌翠釜羅前除酒酣耳熱交歡娛就中有客色
態殊纖纖衫履穩稱軀倚風獨笑開芙蓉席前取酒
前壽余余時坐起爲吹竽慷慨或並荆高驅顛狂蹴
踏生馬駒問其名居衆所俞挾策欲上臚唐虞帝關
虎豹坐四隅戈鋌雪色明交衢望之神沮行趙趙君
眞健者當堦趨又聞難兄似庾徐文章黼黻垂明珠
登高直視觀其餘我將歸臥南山廬洞開重門延八
區鈞深引滿獵且漁寄聲爲我問非菹咄哉蔣生眞

酒徒相逢莫漫稱詩書

東周文在兼索画冊

覆屐風流未可攀廿年京洛溷塵寰
爐烟幻縵身如夢酒債催逋爾獨閒
周不飲故戲之客去慢聲歌白雪興來無事寫青山
江南一帶饒芳草安個漁舟第幾灣

三月十九日出都口號

已作長安下第人鶯花到眼旋去聲成塵
朝來急赴風帆穩不及江南楊柳春

阻風丁家灣

青溪詩集存

卷三

六

草低沙岸見漁庄半幅蒲帆繫夕陽
坐久鶴聲風外散不勝清怨暮雲長

草店題詞

窮回罔以延佇今邈高步而獨尋
哀芳草之駸茂兮紛天關之荒深
風冷淅以增波兮更西山之夕陰
見離離之村舍兮寄棲遲之我心
後予孰爲來者兮審懷恨而難任

絕句

不辭覓徑行村遠自愛尋詩得句遲
一片綠陰堪繫

馬塔然忘却落花時

安陵

古廟陰森栝柏新景州城外衛河濱
蹇來問是安陵鎮忽憶衰絲罵富人

絃歌臺在武城舊治界衛河之陽日暮阻水不

獲登而去

首夏卽夷景夕風清以和艤舟綠楊岸慷慨矢我歌
古人竟不作風雅已蹉跎遙望絃歌臺寂寞偃荒坡
爾牛種遺育時或降于阿土人云言子駕車牛今尙字其息車馬去

青溪詩集存

卷三

七

悠悠書肥安綺羅盤折當有歸所懼徒軼軻誰知耿
介士固窮心匪他欲往河無梁咫尺將如何

夜過東昌憶明將盛庸戰處

帶月初曉白雲塵霧氣黃扁舟指吳會前路逼東昌
九點樓通火三疊曉鳴場時聞刺船者相對話燕王

雨泊東平

旬月理輕轍沿流萬餘轉及此問路岐未越東平縣
連朝盛炎鬱晴久雨亦善晨興清盥罷推蓬展詩卷
緬然懷劉生逸氣律文典高詠五言作精爽或可見

千載疎拊膺泪如霰

渡河作

俯仰波瀾闊奔渾濁本源世途真至此人事日
春鋪如雲起官符着夜喧長纓不可濯太息欲何

京口別保德師暨諸同舟者

垂翅青冥想故釐飄搖翰託飛鴻愁心乍喜鄉音
近錦纜遙看別浦通座上歌殘紅豆曲江邨歸去白
蘋風身非司馬嗟留滯幾日相隨到甬東

擬古二首

青溪詩存

卷三

八

力田不逢年還山事樵采山深少行跡雲氣有微霏
下鳴幽澗泉旁見石磊磊秋風下山路淨綠搖寒彩
四顧何茫然炊烟白雲外始識巖岫冥故自有人在
願言就朝夕歲暮因無改

日朝共樵牧日暮言歸去朝暮迭相代六月乃徂暑
謾謾松下聲空山夜來雨一夕衣袂涼回風澹無處
矯首塵途間私情詎可語

投在陸師

獨有詩書嗜能忘人世喧抵几因論史無事亦

靜與道相偶閒爲性所便葆和狎天倪浩蕩笑丘樊

次韻答儲六雅

束髮曾攻文字禪空山十劫坐堪憐不辭斷臂因求
法可見靈花欲雨天

送吳寧蒼壽母歸新都

送君涉南浦秋稼被黃雲遙指新安道風高雁幾羣
紫芝應采采白石且芸芸歸薦北堂上慈顏喜共聞

冬日雜詠十二首

春深垂翼去京華閒向山田學藝麻比日北風吹鬢

青溪詩存

卷三

九

影去年驢背歎無家

年時戚戚苦無棕散髮人間比寓公爲報舊遊仍故
我伯通廡下憶梁鴻

飢驅惘惘叩柴門誰念荒唐舌尙存多謝主人珍重

意華堂客散自留髡

安仁詞賦劇淒清思舊於今怨未平空館無人秋草

沒斷紈零素總含情

茅簷私曝抱遺經趣婢加餐煮蔓青間識南華鵬鷁

意嗒然天地已忘形

點破丹青空自色也知蕉鹿夢中緣悲歡無限人間

世銷盡天龍一指禪時閱徧行堂集忽問有悲感者

寒月初生似半規吳山遙映粵山隈江南十月無春

信恠殺先開嶺上梅

跼蹐出汲曉烟空椎髻相將伴夜春信道飢寒奴僕

賤一尊遙屬浣花翁

蕙蘭變化總難言尺水波瀾亦宛然堪笑嗣宗悲憤

劇窮途一慟阿誰憐

羊腸詰屈路難尋况有戈鋌匝地深吟到四愁聲正

青溪詩集卷三 十

急夜來風雨近牆陰

婦鳩啼雪鵲占晴半壁陰雲半日明我與老僧岩畔

約殘棋石上話無生

衆竅調刁萬籟鳴短長高下任風生若教詮次尋常

語總失人間第一聲淮陰詩云韓城第一聲

渡河集 辛巳

去彭城劣可十里風不得進午夜益怒雨繼

之

怒濤挾風雨聲勢如崩濤聞說彭城近翻疑蜀道懸

人間波浪濶天地晦明偏百里半九十懷哉豈寓言

上葉戴山老師時以內艱旋里

俯仰恩波詎可涯溶溶雙袖淚難遮驪歌怨煞江南

柳鵬血啼殘嶺上花萬里河流浮素舸一行人影度

平沙千秋城畔棠陰在指日還應接漢槎

寒食夢歸

陰寒水國賣餠時鵬臂聲喚柳枝誰念青衫重沾

濕東風吹夢過江遲前一日大風雨

清明登雲龍山

青溪詩集卷三 十一

彭城南巖雲龍山山巔亂石驚羣頑勢如熊狔暗虎

伏亦有奇鬼蹲巖巒時逢好事劇山肯姓氏日月風

霜殘山人已老鶴飛去眼前笑兀雲長關清明至日

繁華盛塵穢緒袷窮躋攀紙鷲碎擊紛墮地箏琶鳴

咽如波瀾可憐下視塚壘累美人黃土凋朱顏我時

羈旅彭城路形骸偃僂隨蹒跚翩然獨上亞夫墓西

風落照苔花斑淇河日夕走東海至今流恨方潺潺

戲馬臺前星月黑或者鬼語聞其間蒼茫四顧悲且

恐攝衣遶道蘓堤還還歸寫作歲時記後雖悔舌何

能刪

立夏前一日張次韓招飲牡丹花下中有綠色

一本索賦

輕風拂拂柳綿飛獨自凝粧倚翠微修竹滿園苔徑
滑暮雲千里尺書稀生香窈窕今猶昔髣髴蕭疎是
也非顛倒心情憐碧玉誤沾螺黛漬春衣

朝來攜客娛清暉珍重名花出繡幃我愛塔前色殊
衆誰憐洛下價初微停盃擬倩紅兒舞拂袖偏宜柳
汁衣羅裙明吟成獨笑惘然明日是春歸

青溪詩傳存

卷三

十二

三月二十八日夜大雷雨是日春盡

一春歸夢滿江湖盡日閒吟倚轡轡珍重落花無限
恨昨宵雷雨蕪平蕪

題雲龍山放鶴亭二首

鶴歸何處舊山青山上猶傳放鶴亭雲影似隨龍氣
變可能一字答山靈

我到彭城三月住日凡幾上雲龍山山巔亂石叱可
起與爾坐牧山雲間

劍南詩云何時得與平生友作字觀書共一燈

卽用其韻懷儲六雅兄弟

天棘曾聞祇聚蠅夏垂終古自疑冰比來抱影橫渠
夜腸斷高樓聽雨燈

遣悶三首

家在青溪建杜蘅春風吹我過彭城倚欄自唱江南
好遮莫人間號步兵

山中茶市喜新晴小雨輕陰一倍清石上聽泉歸日
晚竹爐初沸賦閒情

市南樓筍滿筠筐十里清陰酒清香惆悵舊遊工作

青溪詩傳存

卷三

三

達幾人當憶乃公狂

留別二首

擊筑吹竽縱未能賣漿六博有良朋彭城歸路千餘
里直趨河流過廣陵 其二

日暮風光醉後情薔薇滿院月痕生小奚學奏開元
曲譜到陽關第幾聲 其一

去彭城作

出門行作客侵晨竟回船不忘舊交遊一笑凌紫烟
淮水日淼淼江雲鬱芊芊我時若有思懷古空悽然

五日二首

蕭蕭驛路前暗將心事惜華年一春烟雨彭城
路涉夏風波淮浦船怕向山陽聞玉笛應從江畔卜
金錢朝來道是天中節笑指菖蒲最可憐

回首經今四載餘缺從五日侍庭除倚閭長歎歸來
晚理線空勞綵勝虛雨濕苔侵家四壁蝸涎蠹粉一
床書小同比日知頑健索飯啼飢也惜渠

廣陵僧舍贈江夏葛君可

江畔逢君試楚歌浮雲水上白衣蒼狗須臾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十四

變南國西陵哀怨多十年黃葉村莊口開來調得琵琶
手隴水更翻昔昔鹽漢南時泣青青柳脫帽都忘
紫陌情當饒還買玉壺春鬢看此口如君少嬾慢於
今畏我真風塵瀕洞供牛馬文字蒼涼悲屈賈僧樓
又到梵鐘聲楚山彷彿帝懷夜舊日光黃多異人姓
名應得暫相聞我欲相隨渡湘水南荒一哭九疑雲
晚涼得句二首

方塘雨過晚霞晴幾點殘荷浴露清正是道人初睡
足戲魚閒看唼浮萍

寂寂香微勝水涼亭亭獨立面魚梁不知何處雙飛
鳥偶下池邊瀉影長

讀秋影園集各用其句爲起二首

讀秋影園集各用其句爲起二首

身離書卷心無着筆底烟霞興寄偏閒寫數峯雲外
意刺船更賦晚晴篇

夷陵路斷阻荆門長句翩翩筆勢尊杜韓豪健波瀾
瀾最許吳萊作耳孫

秋夜哭吳孝廉崇六首

渺渺燕雲盼旅魂秋風露下月三更也知貧病虞翻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十五

死不分空山有哭聲

恨別金臺落日時春衣未換共離披而今獨對清秋

影情盡山陽向子期

元龍湖海氣魂奇對酒當筵若餐機三十九年春夢

破嗒然南郭已知非

年止二十九

古稱不朽倚文詞叔度曾無一字貽憐汝草玄殊未

就可能千載視牛醫

蓄意惟堪知者言千金駿骨古人然曾聞蔡澤逢唐

舉誰識東坡哭董傳

狂歌浩歎縱無徒浪跡萍踪且自如快讀從前絕交
論愁來重荅秣陵書

秋雨送丘止所別時將道秦入燕

木落西風淮水波張帆遠岸賦驪歌浮雲漠漠天低
樹暮雨蕭蕭人渡河遙指秦關瞻泰華旋過燕市問
津沈慚予旅食看霜髮竚爾題橋想玉珂

雨晴復繼一章

堤外輕雲浥路塵簷前語雀噪高旻風吹別酒倍妍
舒日照征衣亦可人千里關山開霽色一天秋氣接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十六

河津吟鞍旦晚多題字幾處侯門樂府新

淮南秋夜贈吳諮臣

白雁橫天戍角愁銀河爛爛挂城頭溪樓險韻尊前
月幕府清霜夢裡秋三載關河魚素杳片帆淮浦水
萍留小山蓼桂垂垂祭珍重相看紀舊遊

吳諮臣以端石惠我燈下走筆謝之

吳子手持一片雲淮南市上相經過中間盃酒脫相
贈令我愧汗驚滂沱念茲物珍意且厚薄劣任此古
所訶主人敬致不可却攜歸燈下勤摩挲伊余愛玩

昔未始文純質怒形坡陀泓然淨注一窪水肌理膩

滑融秋波人言此石不易得縷縷篝火旁緣蘿忽踰

百粵到江左似有脰翼迹雲羅東坡硯銘最奇古惟

聞鳳珠兼洮河借令覩此馬肝質徬徨反覆意則那

我願銘詩作復止才薄筆力徒娉婷那有文字寫珍

怪硯乎兀兀奈爾何辱君厚意忍不報就硯祭墨爲

君歌燈昏目眩酒力緊字盡欲倒語或訛朝來急使

老馬走未暇點竄申吟哦題緘到君想一笑寒日杲

杲層城阿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十七

對月二首

淮南秋夜月脉脉長淮流長淮流不盡客子心悠悠
去鄉越千里羈身罹百憂形影自相答風吹雙鬢秋

其二

悵然意不懌反顧影在地仰視光景馳不覺忽西墜
城頭鼓角悲市間犬羣吠靜夜多遠聞燭滅不成寐

九日登淮南故城觀騎射

九月秋風勁淮南木落時登城望河曲回首見旌旗
騎蹴黃雲起弓鳴閃電移羈懷殊壯觀忘擷茱萸枝

九月十一夜

愁長地感意難平起望閒堦露氣清東走洪河秋萬里西搖格澤夜三更月明雁落高城影風響砧傳古戍情孤嘯一聲湖海碧紫蘭芳意竟何成

四十

當道龍鍾三十九四十還稱盛年否潘岳河陽見二毛栗里陶潛歌五柳丈夫此日嵩城居腰橫紫綬懸金魚不然飲酒復垂釣滌硯還謀且著書

遠歸二首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十八

殊方爲飢役久與故山違乍聽鄉音近翻驚物候非溪邊黃葉路天際白雲衣老屋秋風裡扁舟獨夜歸

其二

候門憐稚子梨栗久應虛未忍言提耳相將任挽鬚學耕行買犢適志每觀魚素業兒曹許何勞北上書

秋日寄曹湛斯

碧梧枝上露初晞綠繞爐烟繆篆霏四壁圖書深古色一庭幽翠漾秋衣裁箋點筆龍蛇蟄邀客談詩薪火微最愛一峯軒外月獨憐飄泊風心違

贈俠者

人間故尙烈士模糊引聶豫譚高軻童年讀史恣反覆氣孱質弱空蹉跎酒酣脫帽坐悲咤手擊唾壺聲節歌或傳城東有殷氏端正質直畧爾爾初春寒夜偶見之顧我歎然發深旨因君就取一壺酒說劍空堂魍魎走我舌瀾翻夸汗漫爾骨權奇聊試手俠遊少年多失直我思以爾當其人市門販負不足諱給喪屠狗皆公卿朱亥亦是鼓刀者後世小兒知姓名但當自愛莫爲非往者犯禁遭嗤譏壯夫要須重心

青溪詩偶存

卷三

十九

紀事 贊虎集

十月十五夜既歸掩牕兀坐惟屢唏敗絺擁壁燈半死唸聲欲出腸苦飢循厨三匝視空釜囊盡餘粟薪難祈床下蟋蟀聒人耳霜月泠泠風撼扉孽婦驕嬾情性劣倨坐燈日來嘲謔仰思古賢梁伯鸞熱釜不屑相因依丈夫下床動足有萬里跼曲乃爲兒女欺飲食之人人賤之內戰而勝瘠可肥嗒彼侏儒管一

飽顧我七尺形顏夜闌歌嘯足自慰往來新句毫
能揮

余以辛巳冬十月二十五日獨歸舊廬越十一

月九日夜大風雨燈下讀西園院本

老屋欹斜欄欲崩風嘶漏雨濕寒燈三更影共淒涼
我一榻形如老病僧滅現青燐遺櫬在淒涼紅豆曲
欄凭梨花居士今何在欲訴傷心我已曾

寒山

門掩寒山衣又單西風滿目淚闌干平生有志依梅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二十

福舊事關心弔魯桓險巇何常宜絕跡悲涼無那自
盤跚昨歸郊外南塘晚雨兩鴛鴦宿葦灘

冬夜與一麟上人茶話

蕭寺閒眠一榻風殘燈欲滅暈微紅無聊信手翻詩
草好事何人載酒筒城畔角聲悲斷雁鄰牆月色上
疎桐因君擬叩無生法果得浮生似夢中

壬午首春雨夜儲六雅沁雲曹湛斯諸子集謝

氏西堂分韻賦詩余與黃隆吉不至代探得

疎字

落還來問舊廬徑荒松老閉門居予去舊廬五
載客冬乃還鄰
庄辜負探梅約上客何勞片席虛寒雨驟吟春草句
濡頭合作練裙書曹下遙知此夜情懷極授簡無能
愧我疎

董正範行六幼失母同母兄三人父某久客在
粵年二十二未娶辛巳秋沒於僧舍聞者傷
之愴然有作余亦繼二章

一抹秋墳夕照閒風吹碧月墮前山隔溪古寺疎鐘
晚憶得年時病裏還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三

塚邊烟火久銷殘壘上丹楓照暮寒幾點淚花殷似
血斷腸風物有誰憐

絕句

短笠青簑課牧閒閒來鎮日看春山寺前流水坡邊
竹松際浮雲嶺外鵬

同人飲牡丹花下分韻得會字

日月互相踰形役心爲累惘惘塵途間參差閱人代
孰與探元化趣逸天地外澹沲春風姿偶此良宴會
要非兒女情更少俗士對波動酒鱗紅墨漬苔花碎

比來吟興孤屢進復却退爲歡樂有餘賈勇力自倍
諸子挾天倪俯仰有餘態元龍湖海士豪氣未可息
時陳求夏將
有燕臺之行明日獨還山幽期白雲在

新霽村行憶呼崖上人

積雨輕陰散曉空薔薇初日襯霞紅聽鶯那藉雙柑
好繞竹還餘一徑通林外雞聲村舍午草間魚唼野
塘風閒來獨自舒心眼忽見南山憶遠公

漫興

此日塵囂不上簾柴門雖設似陶潛短籬菊秀蛩吟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三

草澆酒巾晴鵲噪簷俯仰都蒙天地力行藏休問太
人占昨聞山外饒風雨定識蓬蒿滿徑添

偶成

村庄寂寂影遶遶門外誰來慰索居稚子擎書能問
字鄰翁曳屨學分蔬比來城市經過少別去知交信
使疎私荷昨宵新雨足滿庭山翠濕人裾

贈任生

茂陵相如臨邛客當時最許文章伯却憐才調縱凌
雲選進爲郎自費入壯夫致身會多術何必區區事

不律君不見輸財助邊有卜式武皇咨嗟動顏色今
耶古耶理共之後之視今猶視昔叶爲我寄聲報任
子立據要津汝亦得

病中遣意

縱令白首同歸盡便絕青蠅也不妨夢醒踈蹕還自
鑒眚然消息箇中藏

病中自題看劍圖

元龍豪氣未能除瘦骨稜嶒意有餘偃卧秋園猶看
劍半間茅屋亦藏書風外浮雲滿露濕寒塘蕙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三

草疎閉戶渾忘時事變短簾誰爲寄專諸

秋日病起儲禮執同允叢泥雲潘魯觀郁峻升

攜具相過

貧病能疎客君胡意不然尙將敦雅故何遽愧前賢
兀者原尊足支離亦永年相持一尊酒重說養生篇

九日

病骨經秋強自持朝來喜見菊花枝東籬好事還能
否紫微生憎欲刺衣

城邊烏桕着霜紅樹上烏啼散曉風欲向小園情更

嶺青青秋草滿牆東

潦倒淮南古寺前西風落日酒旗偏登高望遠腸堪
斷不道今年憶舊年

乍寒

世事劇反覆天道亦種種識暗乃拘方變見條驚聳
譬如垂伏蟄疾雷甫萌動比來陽氣泄絳縕委盛籠
中宵寐正熟骨折神俱悚凝陰故凌厲竊發情洶洶
因思古哲人不虞心是恐遂起作此詩幽思豁潛蛰
病起聞外間盛傳予物故一笑得二絕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二十四

東坡三載謫僊耳疑謗無因到死生絕歎世情專愛
憎欲令天道變陰晴

抱影空齋餞半灰芙蓉城昨夜深來憑誰爲報故交
道興盡中途却已回

屋角

屋角秋山晴更好疎林黃葉淡無埃病餘未遣心情
懶一日門前一百回

獨樹

獨樹高寒似古槎斷橋流水際平沙山空葉落無行

跡日薄風清有暮鴉

卽事

村舍逶迤逐徑斜竹籬深處兩三家兒童課讀茅簷
底小犬迎門吹落霞

卷三終

青溪詩偶存

卷三

二十五

青溪詩偶存

青溪詩偶存卷四

宜興蔣錫震契潛

北遊草 壬午

病後別老母稚子入都

家貧事行役病眼望燕山還撫嬌兒首頻看老母顏
比鄰色憫悵竟夕話閒關明日江南北羈魂尙復閒
放歌

壯心自許雄萬夫酒酣直視聊呼盧空村兒童驚我
怪以手掩口避且徂非時忍遭鄉里罵顛頓那羨他

青溪詩偶存 卷四

一

人扶平生突兀死未厭正須荷鍤無胡奴煩冤夜半
激悲壯慟哭長沙招左徒嗟嗟男兒骯髒轉蕭瑟天
下春風何處無馬陵聯綿走龜鳧下有市肆酒可沽
白雲離離暮山紫一尊取醉歌烏烏

紅花鋪懷女子燕常和韻二首

燕燕聞來我後期壁間惟有斷腸詞沉吟驛路遙回
首辛苦西風溼髮時

玉顏流落莫啣悲爲汝臨風課楚詞獨留天問亡天
對千古傷心共一時

附原韻

銷魂社存情一縷強滿泪墨和新詞天涯才子如
憐我生受郵亭夜讀時

壬午除夕和儲素田途次感懷韻

隱隱車聲逐去塵郵亭重與賦勞人時逢臘盡虛尊
酒夜宿沂陽累此身回首倚閭愁日暮關心紙牘笑
家貧何當盡洗征衣淚一看城東桃李春

泰安州感事和壁間塗字韻 有序
癸未

金華義烏縣生員楊開泰以客歲七月某日
歿於泰安州之新店里官爲檢視含斂稱其

青溪詩偶存 卷四

二

橐中有文稿一部哭姊詩數章他無從行者
揭其事於路欲浙中人士致聲其家令得扶
柩歸葬庶幾君子之用心焉但不識其父母
尙存否有他兄弟及妻子否死尙相念否且
於今改歲未知其合得消息否也詩以哀之
羈懷如醉蹇驢駝極目蒼涼嘯且歌江上浮雲迷白
馬天邊飛雪滿蓬婆 是日因緣時事心情變觸處酸
甚
辛涕淚多我亦渡河無限恨筇篻一曲奈君何
傾蓋亭阻雨

春夜迢迢滯客心
家山夢斷自長吟
老親稚子應相憶
傾蓋亭邊風雨深

上元前一日次白溝河懷楊忠愍公

萬死投荒亦主恩
孤忠千古氣猶存
白溝河水流明月
直到於今寫淚痕

正月十六日觀大駕南巡恭紀十韻

續旬晴光轉
君王問俗來
鳴鐘排北闕
飛旆下南

垓
炮聲蟬頭動
雲移雉尾開
千官環列宿
萬騎奮如

雷
輦道花陰合
春旗柳色催
河梁浮渡馬
江上一登

青溪詩偶存

卷四

三

望綠塋和風過
皇輿化日陪
時巡窮地紀
曉仗接

天台願附堯封祝
同傾舜壽杯
河東簪賦筆
獨羨子

雲才

挽詹母夏太君四首

紫陌塵飛寒食天
倦餘蕭寺且高眠
遙傳尺素催陰

筆屬我新題列女編

十三纖素理蛾眉
嬌小能吟左女詩
誰見淒涼歌別

鵲兩行清淚濕吳絲

剪葭犁仄帶血腥
還憑杆軸自傳經
燕九遠底支霜

月贏得雙珠照錦屏

蕭蕭貞木古
長春雪幹冬榮
夏語冰絕歎婆娑
生意盡一時回首望西陵

贈同年江岷山

御橋池邊散早鴉
杏林風影襯袍花
清狂一笑能相許
行過城東賣酒家

別李敬庵寄輔公

泣血誰明獻玉悲
燕昭臺畔長蒿萊
於今天地完眞璞
如此江山惜霸才
漢水驚秋愁雁斷
秦關落月聽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四

猿哀
時予將楚遊李寄二
子亦有關中之役
相思別後知多少
折柳旗

亭首重回

四月一日出都楚游草

復作如此別
浩然辭帝鄉
歸途指千里浪跡且三湘
世事原無定
風塵亦故常
萋萋芳草遠城上暮雲黃

定興道中榜署劉伯倫荷鋤處

人間何地可埋憂
草際平原翠不收
千古劉伶眞解
事前途應上酒家樓

荆卿故里

武陵波麥鬱鬱桑桑枝我辭京尹堂路出燕南陲
慷慨申一言蓄意當語誰荆卿去我久此地令人悲
故里但空村想未入秦時高歌埜田中狗屠相與期
草木亦以菲日月亦以馳蚩蚩里中兒一笑而去之

慶都

慶都昔是生堯地城長青莎驛路分苦欲從容窺石

井日斜遙拜古祠雲

有堯母井

聞道

聞道東坡雪浪石而今移置衆春園他年若許成詩

青溪詩偶存

卷四

五

史訪古應須憶此言

滯雨定州

去國日以遠宛轉靡行旌暮雨定州驛舊是中山城
前指新樂鄉回首燕雲平夜聞風動角殷若屯千兵
蕭條多遠思慷慨聽雞鳴摩挲匣中刀繡滿塵埃生

趙州石橋上相傳仙人張果驢蹄印魯班指跡

歸震川先生嘗云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而

年友蔡鳴陽爲言其奇乃作歌余諦觀之意

不謂然聊著其概

上黨天下脊趙爲六國雄河山鬱險固俗習高虛空

我來石橋上訪古懷仙踪遺跡儼未刳是亦爲愚蒙

昔聞新垣平云候日再中神氣成五采卒以誣妄窮

文成與五利繼起爭彌縫舉世尙耳食萬喙從同同

聲俗更好誕論治先奸兇不然大陵夢何救沙丘宮

君子持世教義須折厥衷蹄涔印石出削之斯首庸

黃梁祠下作

共說閻浮幻影中開山牛馬我還同人生好處難尋

覓清夢無成果此翁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六

磁州

夾道垂楊十里荷溝塍新漲稻畦多路逢牧子詢疑

塚棹首騎牛作拍歌

漳河

奔渾千里流下遶銅臺去落日沙上微西陵在何處

望廣武山

成臯京索間連山蟠其中蜿蜒更北出巨帶疑長虹

大河走其陰濁浪排高空上有白日愁蕭蕭寒以風

時維夏四月懷懷如玄冬草纏戰死骨血漉沉波紅

扁舟窺沙頭。瞠目長天鴻。絕歎呼豎子。吾懷阮嗣宗。
咄哉李先生。妄訶非至公。何當效一慝。用舒孤憤胸。

鄭州

席帽衝寒蘊。子來端明車。騎奮如雷只。今誰是垂崖。
老更與多言苦費才。

郭店驛

楚嶠燕雲數過人。巾車碌碌混勞薪。當年遠愧楊夫。
子獨自乘牛號墊民。

周世宗陵

青溪詩傳存

卷四

七

三渡淮南戰艦摧。雄圖中道已成灰。拳髯弓劍殘碑。
在落日牛羊散牧哀。侍從金輿誰故物。歲時麥飯灑
泉臺。因知兵變陳橋日。不及昭陵石馬來。
墓前惟兩
朝祭碑翁
仲石馬無一存者時。
方遣祭故有麥飯句。

新鄭

水匝山環綠樹深。岩岩塔影挂孤城。板橋斜去坡陀。
好又聽黃鸝三兩聲。

許州

許州東去繞回塘。荷葉田田水荇香。傍岸人家數鵝。

鴨停車欲問舊高陽

大石橋觸目成句

草滿陂池水路長。放牛緣坂蔭垂楊。村翁收釣閒漁。
艇橋鳥提壺喚客嘗。

臨穎

也復清狂晒二垂。廿年泥尾曳塗中。東瞻潁水波瀾。
濁誰氏於今號參龍。

郢城

螺灣河抱郢城流。南去西平北許州。幽樹平堤沙草。

青溪詩傳存

卷四

八

綠一川雲物定誰收

遂平晚眺

太行北峙俯孱顏。又逼南來恨這關。閒向遂平城下。
望無端。雲樹似家山。

確山縣北始見新竹

一枝幽翠瀉清寒。古寺烟深露未乾。月落庭空劇憐。
汝故園三徑夢中看。

確山道中

孤城驛路亂峯環。茅屋參差夕照間。流水最能消客。

意石橋留騎看青山

長臺閣

勞峽蒼山磧路長雨迷千嶂霽烟荒暮驅疲馬歸鞭
急借問何時到信陽

信陽夜雨懷何大復先生

樂府清詞入管弦氣靡北地長徐邊羈愁莫唱淋鈴
曲此夜還歌明月篇

過牛橋閣

嶺色盤紆勢萬重因緣高下徑纔通憑空遠瞰中原

青溪詩集

卷四

九

險立馬回看落日風千古英雄常有恨萬年征戍自
無窮漢江亦是東流水漫說衡陽已斷鴻

應山縣懷楊忠烈公

唇齒秋霜起懦頑風流曾否在人間桀棠吹綠鶯啼
樹獨自來看高貴山

宿德安聞西城上有大白樓可望白兆山不克

登而去

嗜古耽幽性未慵每從遺語憶高踪樓頭幾醉清尊
月山外應傳午夜鐘風雨長嘶於駿氣雲霄鍛翮已

樊籠征輿曉出催前路回首城西烟霧重

武昌五日憶老母稚子

歸夢鄉山外關心令節前因人慚俯仰乘化與推遷
弔屈天難問登樓賦惘然萍踪流漢水茅屋傍溪田
隱几看徒壁辭家憶舊年倚門老母在索飯小兒憐
聰迴榴明樹蒲聲風落泉比鄰喧黍熟荒園問葵鮮
清寂生涯久道迴別恨牽憂來發孤嘯情盡復題箋

獨倚梧桐樹望月懷儲六雅時儲在衡州

風清桐亦陰雲淡月深映廣庭露且閒嚴城闕而靜

青溪詩集

卷四

十

引扇驅虫遊無杯勸孤影美人隔湘浦昨夢來南郡
清光照芳顏含奇吐清興覺時洞庭濶坐失天風動
高鴻絕飛翻積苦思慮并

代挽故嘉魚令靳樹喬妻高氏

高氏年二十四無子靳令故多
內嬖訖亡高竟絕粒八日卒

嗚呼淑女靜且閑從夫遠宦長江邊星霜變換方彌
年一朝禍亟移桑田筑筑壯齒哀難言抗聲長慟氣
已殫毀粧絕粒八日顛同穴誓命志堅完空堂宵宵
憑雙棺過者雪涕心摧殘投牒叩門關其原開緘諱

罷意威然礫柯義烈古所觀降而鄙薄久莫肩我來
秉節持教權旌別淑慝壹則先導揚風流豈汝捐焚
膏束帶手擎箋墨光凌亂悲風纏文成在紙屬吏宣
薦以蘭芷藉以荃祝汝貞魂幸少安貽詔來世其當
傳

遊子吟 有序

既遊已睨舊鄉大情也情應物感不復制參
寥然韻之南音耶越吟耶而吾曾不知其調
調乎刀刀乎亦據梧而瞑而已矣屬同遊者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一

廣之夫且謂之有情耳矣

遊子吟朱絃發鵬鳴啼杜鵑歇楚天悠漢江碧楊柳
風梧桐月響騷騷靜兀兀望遠思歸安可得日東月
西出復沒黃鵠磯邊一聲笛雲淨江空山鬼泣烟水
沉沉蘿影黑綠草搖風衣帶溼高冠山高見山脊脈
脈去之不盈尺何日清風生兩腋獨上山頭望吳越
一嘯一回心斷絕

樓居詩

樓居非樓也蔣子居之以爲適有似焉爾似

之非真庸以名非然人目之何居乎蔣子之
名之也古德云似卽是是卽不是識微者乞
爲取之

半繭蝸廬瞬息緣江湖相忘亦悠然平臨衆壑烟嵐
合不道行來鞭指巔 燕支山一名鞭指山

秋日見髮短而歎之

頻年去故里又作秋風客循髮自種種抱意日咄咄
四序遒故新少壯坐超忽常恐霜霰零遠同芳草歇
一拊髀肉生悲歌夜中發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二

七夕

轉客經年遠因人萬里行明河疎雨夕獨卧武昌城
秋日登黃鶴樓見韓城師留題壁板次韻奉懷

二首

人來江上並登樓樓外長江萬古流寂寂更誰飛鐵
簾青青空自哭芳洲雲開遠浦檣初集月澹寒灣夜
半秋最憶司空詞賦手何時跨鶴與同遊

吳天夕望海雲平華頂仙人坐碧城永日西清冰作

鑑 時師典學江南十年東壁字留楹師以前九年乙亥來遊 泠泠古月

朱紱發嫋嫋秋風白雁橫偶暇備書試憑眺烟波靜處寸心明

秋夜憶去年病中在陸先生枉問今值遠隔書事言情奉寄

忽憶去年當此日斜支病骨隱空牆三更孤焰搖寒碧半死桐根泣斷螢長者惠來頻問疾銜恩迢遞幾迴腸風寒楚水東流急月照雙溪清夢長

青藤道人

山陰老布衣我故愛之早不數袁公安贊拜日傾側

青溪詩傳存

卷四

十三

人間見遺翰真氣日矯矯卓哉天人姿龍性詎可擾當其心有向生死不足道投袂揮霜刀祖褐暢懷抱

黃州官舍醉後題壁

莫恠鵬鴉矜腐鼠每思鵬鴉任逍遙阿誰解識臨毫意明月秋江萬里濤

登赤壁磯拜東坡先生像

清心肅道像睇目出塵寰樂事兩篇賦高情一味閒欲來西郭雨得意隔江山不盡登臨興蒼然暮靄間得家書後夜坐作

一身轉客六千里此日方傳尺半魚見說高堂能健飯喜聞稚子學奴書看來似解鄉音濶夢去寧將旅思除獨坐燒燈候明發漢江西去意何如

遲明將赴德安

九日武昌城下寄儲五

頻年負策離鄉縣刺促飢驅人所賤劇思佳節醉醺醺一上山頭哭高宴長江西來灌百川欲使寒波一時變手奉秋菊薦湘纍吾力猶能作悲健涼風颼颼吹日晚血淚淫淫經瘦面竟無清酒洗愁腸回首黃墟渺河漢人生富貴那可得一飽何曾恣胸臆題箋

青溪詩傳存

卷四

十四

遠寄素心人痛飲無歡與相失抱琴遲我城南陌

漢江月下

寒風吹楚月千里接吳雲何處簫聲度蒼茫靜夜分魚龍幽振息鴻雁泣離羣露滿空江水孤舟倦客聞贈夏無易

南國佳人笑綺羅江邊孤閣倚晴坡幾年清夢迷芳草無數閒情怨薜蘿阿壁題文天有問芳馨如結鬼還歌疎疎修竹西風淚痕痕舜祠前水自波

十一月二十一日歸舟望赤壁磯

焚焚雲石挂城頭風落江端送客舟遙指林臯亭下
拜片帆今日過黃州

歲陰

歲陰景淨元始返貞夜闌風定江空月明露寒沙廣
孤舟自橫一解有客信信在水之濱叩之弗言彼胡者
人舉頭遙指青山暮雲二解

哭潘子

家在吳頭隔楚雲一身消息杳難分經過怕聽蘄州
鬼也復淒涼學使君潘及子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五

獨遊乾明巖

家我南山下日夕恣偃仰時與山中人披榛一來往
霜深木葉乾靜踏空林響山寺烟靄微杳杳鐘聲廣
形跡誤奔涉息慮自觀妄不見還山雲眇眇日增想
外物有餘閒流俗雜勞攘回車詣所適江光蕩層莽
玩此巖石清聊契私心賞

石鐘山下作

遠古判玄黃山川自經絡江爲四瀆尊蜿蜒帶重嶂
九派下彭蠡奔湍滙歸壑天地劃崩割巖崖吐蝦蟆

偉哉石鐘山何年巨靈斷不然神禹功最顯控疏鑿

上有無心雲下蔭石落落首尾青蹄股熊羆豕羊駘

層巔標一柱氣格尤嶷嶷冠劍儼庭立兩序鐘鏞作

又如楊馬文秘奧啟棄篙浮舟入寒烟窈冥風濤惡

願慙性命輕聰明耳目覺用持靜者心仰窺元化畧

靈旗或來往夜度橫江鶴草草挂席去他年志前諾

江行看山

公河曲曲江水周遭疊疊青山面裏半船書卷蓬窗

一個人間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六

望采石

江天秀氣豁一朵青芙蓉倚棹看落日烟水涵冲融
想見散髮人扁舟山水中倒着紫綺裘偃仰凌寒風
靜夜儼幽月玉笛還吹空

早渡燕子磯

夢中失却小姑山自笑探奇分已慳燕子磯邊留舊
約恰因風便又空還

臘月三日放舟將至金山曉望

龍蔥曉霧江樹迷推篷轉面四望齊撐空石勢潮痕

短濤聲忽斷參雄寬烟雲變滅只俄頃江光晶晶堆
玻璃琳宮紺宇吐金景塔影清漢形踈踈山川全力
出恠偉含毫布策難爲奇我觀古者大手筆欲與造
化爭毫釐後生才弱興象淺李杜以來詩律微或云
詩圖本同出遠看時輩無王維吁嗟乎眼前有景道
不得令我瞪目徒支頤空濛寂歷領真意漁榔隱隱
蘆之漪

上韓城師二十四韻 甲申還山吟

韓城名世姿瀟蕩天地內德望羣公先藻鑑斯文策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七

深心儀古人和光接流輩詞林有根株胸中少滯碍
未知並一時誰與共百代禁闥二十春恭謹帝所愛
標格早年見歷試功名大春官列東曹秋風下吳會
桃李紛衆容流光滿江介帝日爾司直作朕股肱在
敷教汝南行足以齊向背單車夕就道琴鶴炯相對
士習日還淳巧僞亦稍退是時值攬揆 五十五 登祝五
福備絲簧雜鐘鏞象犀間珠貝震也辱門牆吐詞比
蛙塊當筵竊自隱所患棄顛悴上倚大賢人兼容赴
溟滙安昌盛名儒弟子畜彭戴始興天廟器銘功煥

房魏濟時才所需經綸道爲貴惟公清與慎前哲許
追配一德廣明良亮工熙帝載雅頌有職志傳之示
無外

片野堂夜雪

西風浙浙亂平沙溪上魚標處處斜不信夜寒能徹
骨夢回清響在梅花

投祝觀察二十韻

清臚繡袷指仙郎建節宣威出尙方書舸笳吹臨海
郡朱輪綬帶度支章星分牛女鯨波綠地接蓬瀛蜃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八

氣黃到日兒童迎竹馬寧帷父老候壺漿行車曳兩
禾平壠流水浮塔鳥下堂畫永含毫書薤葉月明移
棹咏滄浪官衙画戟旗門仗燕寢牙籤宛委藏訪古
欲尋丁卯宅題詩應在了公房絲桐目送還雲遠絃
管風清引韻長花外小車朝典謁樓前懸幕夜焚香
交遊節概尊朱李車騎雍容憶鄭莊澤潤四郊多清
露威行六月有飛霜黔黎爾日歌廉范青史何勞數
趙張序屬攬揆爭奏頌勉裁新句遠相將鋒稜久識
龍門峻筆力多慚鸚鵡狂似說使君能下榻不辭巖

容勸飛觴交交鶯語聞深樹習習蒲風散野塘極浦
吹簫騎赤鯉當筵行酒炙黃羊若非阿母三千實會
見仙人九節菖聖世只今勤側席尙勞前箸借明光
五日雨村居漫興

朝雨飄蕭池閣涼褰衣手自剪蒲香一尊兒女閒銷
畫十載江湖憶斷腸詞賦隱几愁漫讀屠酤比戶懶
相將更嫌筋力殊衰減清興無能作音酒狂

寄郁峻升三首

積雨滋衆綠茅茨生潔光散帙聊隱几遙峯亦當窗

青溪詩偶存

卷四

十九

灑然心骨清遠聞流水香呼兒視魚筍漲高三尺強
手把青竹竿一釣尺鯉雙歡此生理遂那復悲無棠
苟爲壠畝民生世歌安康

屋破未能理雨濕無乾處夜永不得眠妻兒交許語
惟餘一簡書抱持獨偃僂憂來且長謠氣欲敵風雨
顛倒一室中已復逮天曙

舉世驚聲利郁生守遺經舉世濫淫哇郁生耽古音
經亡音久廢直道其冥冥頽波未云息誰知用意深
余亦狎耕野恥受塵務侵或歌漁父詞間發還山吟

寄瑤華庶明拙者心

過山庄

爽氣朝來靜遠村野人家喜報秋成漁舟添箇溪邊
繫烏雀閒啼屋角晴林際青黃桑柘葉此中朝暮鹿
鷗盟卜鄰空有高人約愧我無出學耦耕

秋日過白茫潭憶許丈漢節

竹裏登樓把道書談深剪燭發清酤於今秋水沉沉
碧一陣西風噪晚鳥

秋江夜泊

青溪詩偶存

卷四

二十

夜雨滴空江下有魚龍息蒼茫人不知浪泊楓根濕
賦得三首

流泉響空山青松自顏色白鶴時飛來松泉澹相得

其二

秋山落日黃偶到林深處山風至忽然似有人來去

其三

身與世相棄間從山澤遊坐臨碧潭水此際心悠悠

遣悶

鵝廬咄咄坐書空俯仰一昏味固窮遠愧元卿攜二

仲却隨劉峻署三同回筆絮俱頭白隔浦楓酣映

泪紅滿目蒼茫心斷絕半規斜日下西風

廣陵僧舍晤周仙槎

時周方撰
清詩鼓吹

片帆烟雨揚州郭一接詩人周彥倫客路遭逢誠偶
爾僧樓軟語亦清真擬追蕭統裁文選忽憶楊雄謝
富人古道相期在寥廓青衫忍使暗侵塵

題賀紫蘅小照

解衣磅礴映松關滌硯頑童意亦閒書罷粉廊千萬
字雲深石運兩三灣或申茗椀詩瓢約興在高山梳

青溪詩偶存

卷四

三

水間湖上老漁稱解事爲標風影出塵寰

湖上漁陳
儀補圖

十一月二十八日夜戲書

弄墨晚窗下紫紵鴉影斜腕慵知酒力放筆落燈花

卷四終

青溪詩偶存卷五

汗漫吟 乙酉

宜興蔣錫震契潛

江上贈王孟穀因寄夏無易

漢陽詩人王孟穀京邑馳文盈萬軸江水東流不盡
波石梁飛箭無全目北走燕雲路幾千南游吳越山
汗緣自言踪跡滿天涯料理輕裝思入蜀暫來江上
共論文揮霍詞鋒紛錄續叩之肯示十數紙几杖殷
然疑振玉抗聲長歌聲過雲相宜最是愁來讀飛揚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一

憶我少年狂漫意中原誇逐鹿文藻有心憐屈宋氣
酣直欲排潘陸昨朝遇君鼓角雄遽能令我膽力薄
叶知君舊得新城派知君近薦商丘牘二公風旨非
苟然顧爾襟期豈流俗沙草依微江上春買醉蘭陵
酒百斛幸毋嗔我多謬誤會須露膽驅蒙濁往者曾
識夏雁翁臺邊一聽陽春曲殷勤不惜枉篇翰君亦
未應辭教辱作詩投贈紀傾倒官然目送西飛鵲倘
遊蜀道過荆衡爲報相思心歷碌

雙梅樹歌爲秦未能賦

清尊閣前梅甫拆憑軒脉脉霏香雪中有兩株爭長
雄古幹槎枒勢突兀昂昂雞羣似立鶴矯矯虬枝生
屈鐵竦然拔地欲捎雲兒視其餘俱負席主人正復
具玄賞仰啜寒香清露滴烟鬟列侍儼成行徙倚東
風夜吹笛朝來飲我梅樹根參差素影臨清尊那知
快意防一跌令我千秋傷子春時予墮
階傷足起撫雙梅重
唧唧慚愧骨折面如墨強爲據稿試長吟異日經過
問消息

二月十七日泰元憲二南招同孫李若泰藥師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二

曹紫瓚儲禮執祀雲雪中探梅惠山

二月風和冷乍侵朝聞清響在疎林竭攜謝傅遊山
屐來聽裏陽踏雪吟笑挹雲漿傾北斗延登詞客盡
南金此行不負梅花約乘月回船夜向深

絕句

小樓枝上杏花殘幾陣輕風報晚寒手把玉笙吹過
徹碧雲狼籍倚闌干

清明雨

插柳知寒食朝來雨氣昏落紅沾徑草新綠潤苔痕

否塞乾坤窄攬寧道術尊鳴鳩烟外急披髮對蓬門
同山子看山三首

人自驅馳我自閑逢君花逕共開顏談深不厭頻移
屐已過村南幾疊山

夕陽門巷草如茵誰識靈山面目真絕壑攜琴聽晚
瀑幽尋到處未逢人

歎息吾家一老樵獨裁清識挂詩瓢冷冷秀骨春蕪
裏遙禮青山久寂寥

有持扇索壽言者答之二首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三

卜築湖陰境頗幽暑犁春雨領鳴秋閒居一曲風光
好欲接盧敖汗漫遊

愧予馳騫了無成十畝謀歸課耦耕羨爾有田西疇
裏百年無忘遂初盟

謝應雲兄弟枉過敝廬

竟日蓬門倦客過依村綠樹看鶯梭催詩謝客開移
艇懶慢全銷一餉多

和咏雪亭十首

有序

余既序謝氏咏雪亭唱和詩遂拈十斷句以

繼其後非以爲夸也應雲之言曰詩不擇題

題不擇境觸景成句言人人殊其雅趣固然

今予首雪意雪望引其端也日夜雪春雪禪

雪晴雪綜其致也日樵與漁跡所依也而終

之以美人壯士英雄兒女也是爲蔣氏之咏

雪已矣

雪意

陰雲振天風萬竅怒生
枯槎夕鳥寒曠野行人息

雪望

青溪詩集存

卷二

四

柴門深竹間遙峰雪光曙徑沒襲寒吹人度山橋去

夜雪

渡口雲迷處孤村夜泊船酒家呼不應風雪滿江天

禪雪

茅茨隱空林清磬一聲徹僧定香亦銷門封尺餘雪

春雪

山春石溜響磴道餘寒雪一樹早梅開野鹿留行跡

晴雪

山齋獨掩扉雪淨溪邊路半月不逢人寒香發野樹

雪樵

修槩伐青山凌晨礪我斧雲深石徑荒荷雪歸南塢

雪漁

生長烟波裏經暑復經寒船隱黃蘆雪空江守釣竿

聞雪

篆銷心字殘幃空香影怯白雪淨無塵清寒還似妾

邊雪

代馬嘶北風壯士鐵衣裂寶刀黯復明夜蹴天山雪

滄浪亭感興

青溪詩集存

卷五

五

青衫汗漬混勞薪亭畔風光又暮春桂樹淮南招隱

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因吟紅藥悲衰晚欲買胭脂實

主臣千古滄浪歌自在則吟歸去動江津時爭赴吳門候試余

不應而歸

嘗麥

風微麥壠漾輕塵日月俄驚報食新太息萍踪常作

客厭看蠻觸戀歸車田間雉子宜聞雉舍外龍孫立

可人几供一盂堪果腹不須歸去待秋專

月下登虎丘問酒

來作吳門客醉蹋虎丘山下石眼前士女雜輿
十丈黃塵沒崖壁荆榛何處闔閭墳星霜莫問王
宅細車日出聽啼鶯畫舫人歸晚向城空餘明月
隔烟海照見流泉石上清典衣夜市媚光景笑拍深
杯窺素影任我飄零向酒瓢何知世路悲蓬梗昨日
霓旌下吳甸詔許詞人賡復旦飛書朝奏甘泉宮承
恩夜上南薰殿亦有扁舟淡宕人悠悠不忘故山春
經過野寺聞鐘後獨倚空潭靜月輪月輪靜轉當山
閣此際誰能耽寂寞松梢夜半鶴飛還酒醒山風露

青溪詩偶存

卷五

六

華落

讀蘇叔黨風賦其卒章云陋耳目之不廣爲
外物之所變味其言類卽道者循環洛誦用
申其旨

爰居寓魯門悲眩感鐘鼓狙公嘗賦芋喜怒爲朝暮
顛倒是非相詎不緣我故神龍潛重淵順時首天路
維以德自尊屈伸異常度至人絕迎距風雷弗迷誤
而况窮達間浮雲改蒼素天道有晦明人情流愛惡
波瀾極萬變識者麾一顧櫻寧昔所希弔詭安足慕

滁州

路轉空山漸向城流泉活活遶城行飛虹欲跨天邊
雨策馬來看石上晴太守文章懸北斗直人戈甲咏
東征數聲啼鳩紫烟草猶識山高與水清

雨度關山

石磴盤空翠靄間衝泥臨曉出重關烟荒徑宵迷孤
戍雨濕雲歸補舊山戰壘未平暉鳳去蹄涔長印蜀
吳閑上有關壯卷馬
跡靴跡甚奇憑高轉盼河山險擬勒銘詩詔

百蠻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七

初夏皖口送王孟穀還漢陽二首

江水沉沉江上山日斜帆影送君還路經湖口風波
惡臥聽黃州鼓角聞遙指南風吹次五兩移寺西首隔
重關丈夫倚劍輕離別慷慨臨歧又脫環
憶上江邊黃鶴樓萋萋芳草迴含愁酒酣歌哭離騷
句客路登臨九辨秋夏汭他時子紉佩滄浪歸棹汝
夷猶爲傳九皖滋蘭意爭逐巫雲曉夜流

五日憶山居

憶我澗西遠青青水中蒲雨餘時飲鹿風偃定依皇

隔曉橫山翠小橋通市酤村翁當此日早繫辟兵符

濠上贈錢我持因寄鮑叔子

客從湖上來逸氣不可耦投身翰墨場自謂穎脫手
囊中百篇緊一一在人口南浮彭蠡烟衡岳亦細剖
挂席楚雲裏厭見巫女醜遂謁武彝君放筆龍蛇走
鞭撻南諸侯自許頗不苟高言傾四座寄意向杯酒
今游濠梁上倘復爲樂否予亦淡宕人短衣露雙肘
方其氣所到萬物皆某某相逢一笑間任真堪不朽
邀我湖上遊憶我平生友歸時爲問訊歲月復何有

青溪詩傳存

卷五

八

贈吳次張

石門名家子與世隨所宜我欲作歌怯爲卿中心
養聲苦悲洛陽少年絳灌怒杜陵野老兒童欺從來
斯世有桷鑿怪爾於人無町畦莊生論齊物老氏誠
守雌齊物物化至人解知雄守雌天下谿東髮昔嘗
受此語常德不忒君堪師持竿他日釣東海得魚一
笑還相遺

憶兒

憐汝方十歲我行靡所依家貧常食儉氣異識情遠

屈指窮朝暮憑誰問瘠肥囑將千里夢爲繞故園扉

左忠毅公墓下作 墓前臨大壩

峻骨冷松楸桓碑亘官路一灣流水遠最是愁人處
山空杜宇啼波澄明月苦行客下馬拜指點涕相語
偉哉華亭筆卓犖映千古辛勤崔魏徒何處丐抔土
練潭

無端奔走銷塵劫且喜川原秀晚霞風動綠知湖外
草鯨呿雪濺浪前花思深畫倩王維手句淡文求孟
六家欲補捕魚圖未就坐觀垂釣繫情除

青溪詩傳存

卷五

九

池陽道中

轉側峰環似綠螺千塍畦水落池河閒吟陶令南山
句苦愛疎林帶女蘿

雨後登玩華亭

夢寐名山愧未經悠然獨上玩華亭長虹石鎖五溪
碧幽壑雲霾九子青檻外泉聲驚虎怒巖前松老帶
龍腥賸知笠鶴窺雲意回首雕籠自拂翎

青陽道中

蒼山劈峽長古路腹崖壁下走萬斛泉從鳴振金石

時或如哀猿噴酒舞晴雪連雲萬峰起左右森劍戟

青蛇並疏璃皆嶺名同幹互蓄洩斯民巢其居風氣餘

古昔路逢荷篠者飲犢澗東陌力倦還倚鋤又手數

行客若非鹿皮翁疑是李八百惘惘塵途間何事空

貌赤逝此力誅茅庶共安寒劣

早發石埭入太平路

觸熱畏征途晨發石埭郭畧初渡水山形遂岿岿

懸崖走一綫俯瞰萬仞壑巨石礙當門豁處疑斧削

言登三折嶺險甚羊腸惡令人肝肺間呀然茁芒角

青溪詩集存

卷五

十

緬惟明世初遵此基局拓聖代圖八荒山岷老耕鑿

昏旦順行旅道路翕清廓吁嗟龍虎姿山川莽寥落

王孫怨

嗟嗟王孫奮起徒步以策干羽羽不覺悟仗劍間行

歛棄楚暗鳴叱咤猛於虎若屬終爲漢所虜三十萬

壁垓下獨當一面扼走馬高鳥落盡絕狡兎乃令生

與噲等伍丈夫一飯重報母漢終負義奈何許

題旌德試院

平時骯髒訶雞狗此日傳呼任馬牛嬾惰何心論齋

物片雲閑殺散亭秋

南陵道中遇雨

雨暗千山日已晡秋衣兩袖嫩寒扶隔坡一穗村烟

起也有黃雞白酒無太白南陵送別詩

九日病起

寂莫經旬病參差離菊黃近歡能小愈剛道及重陽

戶牖分山色村春足稻梁夢回無個事坐起問東牆

東牆黍屬可作白酒

清寂

青溪詩集存

卷五

士

清寂門庭歲暮天夕寒眉垂曲蘭偏賸看四壁還滿

酒却願妻孥亦惘然無地可容分種秫此生那便賦

歸田飢驅又逐征塵起愁絕燕雲路幾千

北行草

早行

野色冷冥冥墟中大吠星遠携關塞夢又度短長亭

腸逐車輪轉心遲路草青繁霜休苦恨曉氣滿前垌

宿遷道中遇雪

半落川原朔吹生模糊水墨暗高城比緣刺促無詩

思身向王維畫裏行

乙酉除夕

艱難襍被來千里又值窮冬感歲華
瘦馬欲歇燕地草啼鶯還隔上林花
情知隻影難依僕久悞儒冠不問家
笑酌屠蘇一尊酒指看春色動晴霞

丙戌元日次馭庄和壁間韵示潘魯觀郁峻升
輓輓征塵未有涯相看一倍惜年華
飢驅道路身如焚燭炮郵亭客憶家
漫倚長卿能駟馬或嘲曼倩待公車
東風若果關人事爲囑宜春花裏花

青溪詩集存

卷五

三

毛公館二首

故國河山非漢魏列侯甲第失金張
平蕪一抹黃塵裏猶署毛公舊講堂

敝廬風雨半床書寂寞荒原一老儒
漢主無心問遺逸悔曾辛苦疏虫魚

石門

驅車古石門晨門在何處更此成畏途
想入深林去投何叱噉太史

欲舉升堂哭其如泪已枯蹉跎成白首
浩蕩及黃墟

氣恨奇偏屈心緣迴愈孤羊公如可託
應不索披圖

花西口號

奔湍流水氣冥冥造物何曾厭獨醒
盡道帝城春未曉池邊楊柳已拖青

寄題臨津樓

傑閣天中起朱甍水底明何年勤樸斷
此日視容成遠挹河山險高凌日月平
沿河思禹蹟指顧憶蒼生雄堞風烟苦
瘡痍日夕征地隣君子館路入海豐城
無意親魚鳥虛心息剌鯢登樓誰作賦
臨水欲揚清

青溪詩集存

卷五

三

何日憑舒嘯寥天一寄聲

題畫別寄補公

極望荒寒非世境幾層雲嶺接重關
與君太息且分手萬里人歸何處山

高唐

高天難緣厚土赤落日亭亭烟際沒
黃沙古城城半頽云是綿駒舊時宅
陽阿激楚安在哉但見牆根缺甃生青
苔我試齊謳歌白石一曲未終腸迸裂
長夜漫漫正沈淒哀吟鬱鬱空幽咽吁嗟
乎和者爲誰兮

古調絕

歸耕草

挽徐孝廉三首

中年厭聽傷心事倚遍江東日暮雲昨接周顒書一

紙邀子把劍哭徐君 時應周陶甄檄

曾憶金臺共被時夜分燒燭一携卮酒徒方外今搖

落他日黃墟獨對誰 癸未同計偕

悠悠蝴蝶夢魂迷寂寂春風謝豹啼新塚明年寒食

後一時吹綠野棠梨

青溪詩傳存

卷五

古

野竹

野竹蕭蕭過短牆綠陰深處倚胡牀適來嘯咏無能

減影落庭空訝許長不藉主人邀步屨且爲荒徑恕

彈章他時新粉和烟雨待納溪堂五月涼

有以五日詩并近句十數章見示者依韵一首

清言此日愧相存千古文章辱討論僞體別裁知有

主流傳嗤點豈無冤寧芳欲弔湘江水裏棟難招楚

客魂堪笑菖蒲劇飄蕩年來失日間襄殮

朱仲綏讀書采山菴寄之

君習業山中靜聽我當年閣上秋滿院桂香聞得

否半窗梅影夢還留詩成五夜愁逾極酒到三升氣

轉道擬訪舊遊消一醉市人應笑敝貂裘

同張翰升池上觀魚示某上人

落日野陰遠清風池上來潛魚泳深靜時見綠萍開

顧影成三笑宣慈禮萬同忘言師自了我意亦悠哉

中秋感興

伏波少日千夫雄垂老未許稱龍鍾撥棄兒女敗人

意我我銅柱南雲封會稽翁子老負薪阿婦請去聲

青溪詩傳存

卷五

五

宿宿長安廐吏騎迎我覆水重薦愁無因古來人事

每如此壯夫有心身未死一斛舊水藏蛟龍三尺枯

桐孕宮徵蓬門漏雨風騷騷蠹粉蝸涎何足耻中秋

今夜無明月天道陰晴亦偶爾覽古長吟筆興濃據

案快呼兒覓紙

秋夜飲潘魯觀家聽蔡湖南譚內功作歌

浩歌遠遊望八垠欲從方外尋論真却慚止酒無定

力恰如戀棧窮朝昏我恨不識回道人又恨不過丘

長春黑間會見素絲髮火宅未茁黃芽根相思蓄意

三十載座上雄談逢蔡經首爲縷脉辨黑道次據上
下存黃庭守中抱一昔所語削株掘根吾服膺小齋
清幽風動幕燈前細雨消清酌高言落落會素心飄
然欲跨緱山鶴潘生鬚如綠坡竹舌底流泉聲出谷
潘生酣飲氣食牛一醉便欲管糟丘漫誇身自有六
翮肯信飛騰有奇術琉璃貯酒琥珀濃調笑屬我千
觴空醜醜灌頂發真性顯影已覺衰顏紅爲周爲蝶
兩俱化非魚非我焉知庸明日還山具瓢笠行躋蹕
屬登華嵩

青溪詩傳存

卷五

其

贈曹丈常菴

渥洼汗血日千里權奇態與駉駉異縱令伏櫪向天
鳴悲風一陣連雲起君不見曹常菴身軀短悍力虎
怒高拊兩翼圖南踰九萬里僅一甌下視樓世頭
如蚕詎知踰蹬意不堪百年彌勒還同龕黃雀飛飛
向剌棘寒驢得得鳴春陌漫言彼此便雌雄自比雞
虫爭得失丈人才力雅出羣意氣煜煜春空雲卽今
暮齒猶強健談笑可却千人軍據鞍顧盼馬伏波上
書縱論趙營平渭濱一朝載呂尙夷門千古聞侯嬴

從來老謀出奇策誰云少壯多公卿囑公莫戀東山
色要須一出爲蒼生

送吳芥亭謁選

吳子九月將北轅需次謁選東天官芙蓉蘭杜日夕
秀鴈奴鴻婦參差寒寶親追送江之干崇酒於觴肉
藉盤囊中我無青玉案何以贈行言灌灌天子當殿
儼衣裳彤庭散吏涖八荒黜幽陟明課循良誰其親
民令職常昔君少日師皇墳文章五彩發奇芬烹鮮
製錦雅有聞批卻導彖何足云但恐遇族心厲薰行

青溪詩傳存

卷五

七

邊機匪徐富分吾聞君子樂觀水遍與諸生德似此
大江茫茫迅流濁東窮瀛海浮桑間與齊俱入汨偕
出覆却萬變安如山我陋且賤無斧柯妄談世務囁
不歌或譏河伯誇秋河非君聽者吾狂何慨然一揖
且分手多言曉曉古所訶

哀蚤詞 有序

秋夜偃卧薦席多蚤剝膚寐甫熟輒怛焉以
訛寤復覺其紛紛然跳踉自喜而不知人之
惡已而將及於斃也爰於枕上詞以哀之以

俟夫得吾情者

嗟爾么麼不足數
趨捷禪間夸翅股
含膏吮血庶得甘
噬骨啞膚亦何苦
人視汝不如鼠
汝謬謂猛於虎
但知傳翼且自豪
未省無牙毋乃魯
主人旦日開衣裳
以指捫之莫倚强的
的流丹碎銀鰐
悔不扶伏隨寒蟬
哀哉爾愚亦可傷

九日歌示談右輔

時爲橘見診疾有效

今日邀君作重九
尊中激灑黃花酒
脫帽不須風更吹
從人且學黃懸肘
顧我疎狂如少日
酒酣耳熱徒

清溪詩偶存

卷五

七

搔首羨君學術更
老成贊化調元一
施手投虛抵間兩
有餘視止行遲君
則否言將託業我
不暇句試題糕爲
汝壽并將文度置
膝上據案狂歌拍
銅斗

隱山菴

林香知淨域竹徑
隱禪房檻外泉聲
細塔前樹影長六
朝塵夢幻一坐切
消亡世事牽行跡
殘鐘戀夕陽寺中
有桂樹長五丈許
其堂聯用袁中郎
六朝遺事殘鐘外
句故及之

九月十九日余誕辰也
春秋于茲四十有五矣

回顧髮影星星而家
徒壁立與橘兒兀兀相

守聊綴數語示之用代歌且謠焉

牢落塵寰四十秋
夢隨蝴蝶醒隨鷗
問天呵壁聊裁字
下地揆予職種愁
此日澤中仍牧豕
無心高處咏牽牛
黃花徑裏西風淚
珍重兒童展袂收

冬初卽目

遠樹着霜初卸綠
小畦添雨欲浮青
寒機夜借隣人織
鼓櫓朝吟漁父醒

無酒

聽罷啼烏又暮鴉
一庭黃葉野人家
解嘲嬾情無心

清溪詩偶存

卷五

七

作冷落門前載酒車

冬夜虛丈招飲

飄零書劍堪風塵
脫幘歸來白髮新
眼底江湖波浩蕩
夢中燕越路逡巡
故山猿鶴啼清怨
傷舍鶯花待早春
好共一尊明月在
歲寒霜雪滿江津

寄何成西儲沘雲雲杜

漢水日千里思君
亦爾如陟虛吟望
楚間歲絕音書地
僻人來少家貧客
到疎都將向來意
裁字達江魚

次朱椒門韵

去傳經通鵲山舉比擁座色爛斑受書直屈屈家
令蚪蚪遺文出壁間

朱絲點點譜龜山淚點苦花夕照斑待得宣陽琴碎
後紫蘭芳意滿人間

莫將便買沃州山且自隨參青瑣班待詔朔方輸十
策平津傾客笑談間

又倒用來韵二首

積苦榮陽京索間車聲轆轤馬斑斑勝兵決戰鴻溝
日戈甲應齊熊耳山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三

准擬聲華枚馬間甘泉豹尾侍清班會稽懷綬驚聞
左重與樵人話故山

聞儲汜雲東還寄之

山中歲暮白日斜山邊古樹號寒鴉西風騷騷亂我
耳虎氣漠漠凌高霞飢來獵人及雞狗昨過東嶺聞
吁嗟我思避地理輕策傳道游人却憶家人間何處
稱快意出處齊分徒紛拏深山會有萬谿壑平地忽
見千嶺斜且自閉門歌猛虎不須見影驚弓蛇況今
故山春意動玉梅已報南枝花素筆濁酒劣可得相

迎擬到長風沙

輓在陸師

搖落闕河蕙亦枯荒涼滅郭鶴難呼青冥無極浮雲
影香徑驚聞昔夢符大雅云亡憂殄國招魂可作擬
迎巫癡門入哭情何限慚愧才疎入采盧

章江草 丁亥

七里瀧

岩峩江上峰芊蔚紛萬象中有七里瀧沿流覺神暢
盪宵清肺肝絕境豁塵相古人安在哉高臺幸無恙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三

嫋嫋孤猿啼蕭蕭宿鷺往及此日云夕冥搜夙所向
白雲川上飛含情寫清曠

桐江詞

揚颿日於邁遠涉桐江濱桐江清我骨沽酒醉桐君
五日萬安城下作

無端牽率到炎荒五色絲繁興恨長惶恐灘聲渾浩
浩芙蓉山色杳蒼蒼離騷讀罷尊無綠彈鋏歌成鬢
有霜回首故園何處是遠平城上暮雲黃

惶恐灘

我行賴江曲百折緣山根直視萬安南空翠寒崢嶸
微絕烟衆方絕徑疑無津巨靈踰山脊一道飛泉鳴
懸流關石角奮與造化爭晝夜翻日車有若銀河傾
目奇心慨賞遺險時亡精擊舟翔其間迫懼生死并
首風况間作憂擊登彭飢安得接匡智足下看雲生
代贈郎大中丞扈跸還南昌五首之一

建牙吹角豫章城扈跸南巡壯此行畫閃龍旗千嶂
色青屯羽衛九關清衣冠王會星辰迴玉帛諸侯海
會盈司馬才名簪賦筆河東應早奏承明

青溪詩集存

卷五

三

代贈楊鎮戎二首

昭武將軍
之孫

帳擁貔貅鐵作營龍旗獵獵動高城笳吹五嶺風雲
壯劍倚三江星斗明臺上銀罍朝泚筆牙中檠燭夜
談兵丈夫豪俊真如此敢將黃鬚笑傳生

無敵威名塞北驚將軍昭武重橫行渥洼汗血稱龍
種紫電飛光照楚城午夜椎牛催享士清秋射虎遠
歸營樽前迭進長庚酒幕下惟聞樂愷聲

書事言情寄上韓城師四首

鄉獨風塵日色昏長楸嘶影恨空存鹽車努力毋稱

屈珍重孫陽有一言

忽報章江雙鯉魚途窮肯憶閉門居年來忝作安昌
客劣得芳甘丐齒餘

隨行結束指長安催向霜前抹馬鞍笑殺夷吾三戰
辱那能丹桂一枝看

乙酉冬謁師於潯江試院師
促子急裝思之至今淚落也

勞人誰與淚痕收十八灘聲曉夜流絕歎浮生無住
著此身飄泊到虔州

賦得碧溪青嶂繞螺亭

夕陽千萬嶺雲外一孤亭水晶環如帶峰遙翠作屏

青溪詩集存

卷五

三

茂陵朝黛薄湘浦夕瀾浮波底輕儻出巖扉小草靈
石螺沉影黑火燄燭高青

火燄
山名天淡雲迷甲山空鶴

喚丁影斜低皂蓋

府城後有
皂蓋樓

名古應圖經清濁還高

下浮沉識徑庭箇中宜獨立此意爲誰醒

贛州懷古

粵嶠閩疆指顧間雲平草樹古今開高吟八境圖中
句飽看三江峽外山細酌廉泉情覺爽倦投枕石在

贛縣北
七十里暮忘還臨風苦憶濂溪子霽月飛空擬照顏

贈劉月三

我欲賦劉生濡毫滴露清愧無一字警辜負十年情
暑薄度南夜雲昏顛水明對床尋舊雨棲息共浮萍

贛州試院題壁

憐別空山猿鶴居蹉跎束縛事備書雙江夜雨舒孤
嘯湖海元龍氣未除

望匡廬

浮舟下蠡水遙見香爐峰高望不極雲深知幾重
細懷遠公錫因憶東林鐘何日尋吾契飄然塵外踪

重經石鐘山

青溪詩備存

卷五

音

前諾今猶在攜琴此重過沉嵐邀落照暑氣薄秋河
長嘯乾坤滿棲遲日月多相逢仍草草悵望意如何

王廣文稊亭招飲

還山吟

幽居懼市遠客難懶相磨鵠仙閒能及鱸堂試一升
世間嗤蔣詡座上覓徐陵見說饒新詠山齋賦未會
座間誇徐某
優勉之美

秋雨南池

不盡厭厭意開窗看鳥飛方塘滋白水敗葉化緇衣
氣候陰寒并隣家烟火微啼飢憐稚子無信及山扉

采松

北風聿已厲眷此朝日美長謠向空山攜筐拾松子
其二

山空人影絕山色自如此有時虛籟生謾謾松下起
贈殷介持卽次其自壽韵

歎息膠城客扁舟歲暮過予方厭絺綌君亦罷襦裳
生計於今少逢迎何處多幽愁翻一笑爲續五噫歌

陳丈緯雲枉詩見贈兼惠家刻二種依韵酬之
檻外晴雲雲外山寒泉落木護松關誰遣冰雪清人

青溪詩備存

卷五

圭

句語到滄桑紅淚斑定生先生山陽錄並紀
甲申前後諸老節烈事北顧銅
駝悲世境南瞻金鳳自人間書來歲暮饒溫語寂莫

心期許共攀

對雪吟二首

門外曾無載酒車雪深溪路折梅花一行賦筆才人
斃幾日高眠處士家敢愛吾廬欣有托何時雨粟丐

無涯高人自解蒼生憶愧我空談鬢已華

時歲饑

在陸堂虛捲素幃夜深立雪欲何依鶴橫遼海初無
影鳳吐甘泉或庶幾天半峨嵋誰送目灞橋驢背忽

沾衣村昏犬吠寒雲碧忘却籬間未掩扉

寒月

自解高能遠誰知寒更清項緣積雪照倍覺夜窗明
燭滅佳人淚第吹成客情流光共千里悽絕到無聲

丁亥除夕

不辭寒劣生涯淺自忍飢飢通累消又是一年將盡
夜語貧兒女也生嬌

雜詩

戊子

孤月臨廣野淡然不可收曳履出茅屋追涼向松楸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五

夜峰何離離遠風交平疇垂光鑒微躬有問誰當酬
一爲歌子夜再爲歌遠遊仰慙高鳥翔俯愧潛魚幽

東川玩月

月出四山空烟靄亦就歇居人各拒戶獨坐川上石
援琴寫秋心浩露洒空碧波際光漾漾應是潛魚出

望遠曲

遠憶漁陽戍傷心七見霜別時新意故愁夢短更長
苔綠看行跡燈紅泣暗牆寶珠搜畫篋翠袖日耶當
子家深山故多虎亥子患彌烈居人多死於虎

者心哀之爲之歌

縣南連峰莽蕭瑟深谷陰寒凍積雪欲竄狐奔鹿豕
亡虎穴彌山樵采絕來如閃電聲吼雷齒如霜鋒口
赤血俛鬼嘯呼聞隔崦居人拒戶看落日腥風忽過
齊萬弩虎怒當衢竟人立村庄寂寂野茫茫但聽鴉
啼林外急吁嗟乎蒼天此地夏秋災旱魃涸釜無泉
厚土裂復滋猛毒作民孽昨者山農笑絕炊荷斧忍
飢干橡栗擬將易粟飽妻子飼虎筋骸遽狼藉哀號
收骨向空山髑髏模糊血猶濕死者吞聲不復知存

青溪詩偶存

卷五

五

春備生殊未測安得劉公起爲政虎去南山渡河北

聞儒禮執捷北雍儲 從汪牧庭捷南省喜得

二首

南北成軍並受降捷書連夕渡橫江天山雪裏堪傳
箭鵬落寒雲會疊雙

春草裁詩好共吟一時聲價比南金諸生盧鄭皆名
士苦憶扶風教澤深

卷五終

青溪詩偶存卷六

宜興蔣錫震契潛

後北征草

戊子冬仲公車道淮夜飲陳求夏文會齋中即

席同次東坡讀孟郊詩第一首韵

當代稱詩手藁列如牛毛旗鼓倘不整鼠穴徒相遭
陳子思力壯勢欲追離騷有如長年老振柁輕鳴篙
但令觀者駭未覺施者勞夜闌交吮墨興熱催持螯
詎擬南皮遊差比黃墟豪酒寒重撥火燭跋爲添膏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一

謬許梧鳳鳴或者翺塘號一笑章畧成放筆引醇醪

蚤前韵贈求夏

少年幕結客名紙爲生毛鋒達露心肝適與白眼遭
以茲甘寂寂耳畔空騷騷自鋤菜一畦或弄水三篙
今年欲上書暫息耦耕勞淮浦遇陳子薦酒憑霜螯
既傾北海樽復喜元龍豪同心敦古懽繼晷還焚膏
竊比文字飲蚩蚩乃叫號師儒子所司妙理在濁膠

題惲南田松瀑圖

落落長松覆紫芝水崖雪瀑獨行時携槩合寫御風

捧海上成連是我師

題陳白陽山水圖爲山陽學博

賸水殘山落照寒英雄何處哭烟巒波濤心事驚中
座忘却淮南畫裏看

奉題皆山園圖呈韓城師 巳丑

方輿氣勢雄關隴水立沙奔劇森竦時清篇生名世
才地靈併作山雲涌擘流分嶂攪烟霞放鶴呼猿守
潭洞土門獅象日騰踔萬個琅玕靜相拱一灣流水
可觀魚百尺青桐引歸鳳全秦天地互回輪到處經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上

綸成妙用平泉草木致足佳綠野風流真可踵我恨
不獲遊其中霜楓霰看千山紅讀書觀稼永日夕破
除寒窘開心胸竭來展圖指示我已覺兩腋生清風
文章無力出怪偉山川笑我殊龍鍾謬稱弟子奉談
燕敢許入室窺樊籠卷圖再拜三太息時來夢寐知
無窮

題蒼如兄小照兼送之任乾州

石瓠先生蒼而頤清臙隆準承方頤意氣揮霍千熊
熊誰與貌汝依東籬菊花簌簌香霏霏不起冥坐相

諸熙皇知帝鑒命不遲趣度衡湘窺九疑時清正須
活國醫南荒往息蒼生瘼乘風駕浪高巍巍爲我望
拜蒼梧祠請君示相神權奇更圖赤手驟虹蜺

雜興五首

嬌小伶俜畫閣時長將白雪譜朱絲若非會得鍾期
聽那識人間此調悲

霧鬣風鬚踰地雄凌寒嘶月氣如虹等閑爲脫鹽車
輓擬蹴金河萬里空

十年門簾侍安昌暫遣彭宣到後堂猥自從容承顧

青溪詩集存

卷六

三

盼竟無才思賦長楊

翻使明妃出漢宮披圖若處認春風千秋老上妻家

月一曲琵琶怨未終

負策携琴返舊林三間老屋碧溪深脫紫金盡裘還

敝猶恐山妻不下紵

已丑夏五將南歸漫成五截句
情詞拉雜不復自知其所云也

京邸遣興次蒼如兄移居韵

昨宵山信達比隣訝我衣繡京洛座墮上竹花紅似
栗洲邊蘆筍白於銀耦耕不就身將老煮字何嘗賣
可貧鎮日支頤歎憔悴况驚時事百回新

春風趣趁下江船扣底囊空愧一錢無酒漫歌千里
月卷書時抱蔚藍天林間梅綻鶯聲滑雨過泥香燕
子憐共指故園風物好可知思發在花前

二嚴菴七夕

渺渺銀河此夕通年年長怨五更風願爲共懽無生
恐一點情銷萬劫空

瓜州夜泊

清清瓜步月脈脈長江流流波將月去江上旅人愁
故國經年遠衰客此夕秋虛名徒爾爾爲上酒家樓

青溪詩集存

卷六

四

送家廉石之任滇南

萬里秋風鴻雁時駸駸車馬向滇池山連赤甲巴人

國路繞黃陵帝女祠肘後符懸分府重道旁芹獻野

民持金鞍笑擁如花女夫婿矜夸滿座知

時新納姬

涉江草

庚寅

綠溪

散步綠溪流參差望雲麓悠然忘近遠古路入荒隩
忽聞野梅香隱映閒修竹中有雞犬聲林表露茅屋
疑是桃花源或者愚公谷不然隆中士抱膝臨歌獨

我欲往從之寒流帶迴復臨碕不得渡惆悵徒窮目

次遠山樓韵五首 存二

遠山如蛾眉稀微澹膏沐朝來饒爽氣振衣及新浴
登樓閑騁望爲薦騁香淥吁嗟市廛間風期散純朴
卽事多慨慷無端自振觸久欲還耕桑復時親卷軸
內視貞近思游目恣遐矚偃息餞夜光餐和候朝旭
一峰兩峰間長歌短歌續誰與可同調一笑橫山綠

其二

往日相逢舊酒壚首微吟興健還無近來快意皆徒

青溪詩傳存 卷六

五

隸自笑狂歌非遠圖

寄題儲從彥園亭

池開方鑑樹成行半榻花陰一縷香茶熟客來頻檢
韵棋殘石上更携觴自應丈室銘安樂不減園林號
辟疆乘興來遊及春日一庭幽草戀斜陽

贈王典史佐臣 有序

王佐臣尉吾宜之三月而治聲大洽凡見者
聞者咸必嘉與吾願生其終受之也古者六
義之道勸誠爲先故南山淮露諸詩規頌居

半今之人苟志乎古者願以繼之

太息今時吏如君賢者稀職維當簿尉治乃絕奸欺
道直無界位心清自息機頌聲應有作因備采風詩

其二

惻惻觀時運斯人詎可誣抑今多似鼠所遇莫非烏
欲續春陵作誰披鄭俠圖鷄鳴風雨夕吾道未云孤

別泊 用進退韵

林昏時未夕烟霧淡何窮闔戶人俱早貪眠犬亦慵
客途偏畏濕舟子復愁風暝向溪橋畔應無夜半鐘

青溪詩傳存 卷六

六

三月十五渡洮湖登涪山宿柚山晴月

寸心苦形役大塊誠勞人長嘯出宇宙一望平湖春
輕風翔其間飄飄蕩蕩無垠忽凌涪山頂下視天地根
素月出雲海有若扶桑暎清光回萬象可照濁水源
翺思風雨夜晦昧何紛綸靜觀極終始變幻彌朝昏
悠哉誰與言薄暮依山村

初到焦山二首

翩然出城市卽趁過江船秀蔚三株樹清和四月天
却來臨斷岸蓄意弔焦先萬古清江水尊前酹此賢

其二

廿載焦山夢於今試一登回看浮玉小坐覺海霞蒸
塵鶴知何處觀魚興可憑悠悠天水永思問六朝僧

贈僧問石

山巔一片石兀兀陵風雨是胡爲能然經歷幾寒暑
人不問石石不語爾今問之亦何許縱令亟問石能
言只恐支離無是處江空夜靜月明時我當一證無
言師

咏瓦花燈花次韵二首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七

此日清流巧齒牙字花花似似非花漫言高處雲霞
近那禁時來雪霰加蝶亂蜂狂非我事朱門蓬戶認
誰家天寒雀噪無窮碧不遣尋常草棘遮
行藏端合伴孤檠上苑鶯梭織不成映日紅鬚他自
得隔江漁火我同明清清立地人無語耿耿空幃夢
有聲憂喜一從兒女卜寸心長在意難傾

登焦山絕頂

牢落江天四望開飛埃曾否此中來晝揮日月欄邊
過夜嘯魚龍壑底哀往事銷殘悲琬琰何人平立看

風雷除將鳥雀汗行跡三詔祠空秀古苔時有談山
志未成及

焦山放歌

神仙樓遜愛碧山遊戲江海浮波瀾焦君揮手弄白
日招我赤脚凌孱顏騰身直上一千尺小劫應銷五
百年仰騷寥廓賓鴻濛俯看逝者鳴淙淙沉沉雲淨
碧空影往往花飛潭島間雙峰角立何迢遞三詔洞
荒猶髣髴未知鑽石是何年但喜丹崖映初地古鼎
生烟覆紫雲松寥孤嶂倚斜曛袖出琅玕綠字簡指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八

點戍已黃芽根巖中結搆時招隱塵俗暫到思移文
遺恨未能誅皖豎容城琬琰悲空存春風裊裊吹長
笛江水盈盈謝逋客雞豕得失總堪憐人世滄桑無
可說自昔曾傳瘞鶴銘至今人看雷轟石我時顧此
心孔哀學仙愧我非仙才願言拊翼隨飛鳥請君爲
我名丹臺矧望臨河香象渡忽有橫江孤鶴來

食鮓魚戲效山谷體次其送劉季辰韵

道人枕書夢蘧蘧烟波江上春已晚阿誰爲鱸玉烹
映令我壓羹藜煮菹罷案題詩行餓蜎瞠目長天送

歸雁却笑杜陵稱老饕只飽江魚來入饌

月下吟

江山如此無吟客敢惜衣單露華白老僧不省文字
禪訶余踏碎梧桐月

松寥閣二首

鎮日來看江上山飄然心跡離塵寰松寥閣上題詩
筆莫遺旗亭付小蠻

江清風引怒濤驚山翠屏虛白鳥橫好景留人遙對
酒子規啼徹忘歸耕

青溪隱居

卷六

九

同年張鶴天何恭士訪余焦山同登絕頂

十丈紅塵暗天起曉蛩轉九何日已閑倚焦仙片石
崖欲跨滄江一萬里左挹浮丘縱未能寂莫子雲私
所擬美人何意忽來訪桂權蒸棹涉江水令我鳥雀
語青好頓覺山川生色喜共尋曲磴歷巉巖沙渚烟
帆歸睥睨披蘿細讀殘碑字太息昔人今已矣苦侵
雨蝕過半無金石蕭條何爵里古往今來自渺然水
流花落送華年數行詩筆卸杯酒十隊紅粧舞翠鈿
放眼高歌海天碧低頭漫刺王門前一旦凝霜被野

草萬古西風吹墓田始知身世徒爲耳莫笑焦先非

達賢且須載酒蝸牛廬何妨醉卧桃花灣慰君一葉

湖江意饒舌難爲入耳言懸知北闕晴雲暖自愛南

華秋水篇

題書

天淡淡水茫茫山蒼蒼木紛紛何處扁舟弄白雲抱
栗濯足滄浪濱就中疑是舊後君戲隨船放去人羣
題詩江上遙相聞

江上次儲記雲小照韻送之入都

青溪隱居

卷六

十

杜鵬啼春花亂開中有吟客卷而愁襟情自爾離
俗文雅於今惜此才棄筆不起明光草腰條還剪中
田棄詩篇敢擬北征作賦韵直惟江南哀撥糟吐蘭
味淡泊事英茹微存真胎謬云廿載共磨錯豈有一
法供鉗錘遙知骨節日就勝顧影齒髮悲摧頽燕市
臺高君跋馬江上漁歸我鑿坏屬題小照宿諾久詩
成餞汝山之隈惜公真舞大垂手舞筆如聞小忽雷
只愁別後看行跡一一門前生綠苔

落日吟

我來焦巖垂匝月曉夕嵐光紛異色尤愛晴霞覆綠
雲葉底啁啾呼落日昭陽直下暮聞鐘奔渾車馬聲
隆隆江山烟景誰收拾渡口桃花斷未通

一年

一年東湖久絕流一年南市呼浮舟今年螟螣恣狼
籍更苦疫癘縱橫淚未收山村人民半僵仆棄置溝
水東西頭餘者飢驅卧道周忍死須臾伺麥秋盲風
怪雨時聞作漬血交頤瞪兩眸昨傳淮揚復愁潦哀
哀中澤聞呻吟嗟官司文字峻誅責深夜捉人來督郵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士

坐篋疲氓恬不恥天何助虐施虔劉公卿讀書盡冥
搜自比稷契非常儔調元贊化會有由嚆口張眉頰
不警蒼生望幸未敢絕肉食誰當爲國謀我欲問焉
罪越俎擲筆一歎心煩憂

閑行二首

徑曲流風轉崖虛落景深飛飛馴鳥雀寂寂墮林檎
近水逢漁釣遙天愛碧岑端居多暇日寧復羨朝簪

其二

極目滄江瀾波瀾稔未平魚跳思斷罟吏怒怯歸耕

負手行吟處憂心徑寸明欲貽千里道棲泊竟何成

夜雨

乍覺錦衾寒驕人夢未安蕭蕭窗外響俄遍書闌干
景憶滿湘夜絃悲巫峽彈高堂賦成後愁絕亂更殘

林端

林端風影碎林底清陰深芳香坐相悅黃鳥知我心
雨中愁坐應冷叟

棲泊江干忽逾月雀噪山空人影絕獨携鼠齏嚼殘
書旦晚摩挲安枕籍縱無勝士共談宴幸與先民共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士

盤辟昨來體中復不佳暫屏床頭破周易頗思趙生
雅有味胸滿氣上還契澗無聊徒倚頻坐起老馬應
門呼有客龐眉入座古儀觀令我軒然輕病骨談笑
生風興有餘筋力未衰年已耄猶及留都末照時指
點清流盛裙屐談馬阮鈞黨事頗悉忽蒙索句出素紙豈有文
章供漆稅病餘心悸更難任君況於今許詩伯欲方
嘉命又不忍放筆塗鴉紆蚓跡江外蕭蕭雨打村殺
荒麥敗愁營營徒勞上相談三角不及京房論五行
念君滄桑飽所更能狀濤氣如枚卿盍爲一言起我

病目送江聲出海晴

次韵答冷叟二首

耻向詞場學映名慣從漁獵酒同傾平生幾許窮交

客一半生涯累墨脚

敢復狂言獻子虛祇應援筆賦閑居故人遺我京華

信卧穩山椒未報書

題焦徵君廟壁

沽酒醉焦君題詩倚夕陽茫茫大江水煜煜海門雲

鶴去月華白雷轟天外聞鐘丹如破石歲晚乞平分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三

戲題僧舍

想像金鈿翠袖嬌風流處許美人蕉問渠獨號忘憂

子可自維摩丈室銷

江上望月

昔年曾挈劍鼓旂都湖濱計吏當上書旅食京華春

暫歸問里間西風吹我來江津朝聽粥鼓暮魚梵行

狎鳬鷗追隱淪百年三萬六千日幾日衙門號古民

關山南北悲牛馬齒髮星霜尙賤貧天意詎知私

幸月華到處長相親今年滄蕩空江裏北夜還看月

色新手攬瑤光挹紫氛翱翔下視游羣真月中稽首

再拜乞惠我道要湔緇塵

讀留桂堂集卽次其別英氏諸生韵四首

莫問秦年與漢年唐摹宋碣總蕭然王風旣委烟縈

草大雅須扶棘滿天雪後園林苔徑淨春生嶺上曉

雲妍於今若個牽芳手自擷蘭荈楚水邊

傳聞琢月許吳剛手攬雲衣拜紫皇偶爾騎鯨遊碧

海翩然翔鶴下朱方風生兩腋應驚俗佩紉三花亦

故常願得瑤臺借弄影千春蠟國便相忘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古

僧龕避俗借繩床讀罷離騷擬注莊那得奇文開我

意應難雄筆似君狂閑看履歷輕年少不負名場號

老蒼繞遍迴廊吟百過敢辭藜藿願膏粱

曾共牽車上赤霄擬提遙指幾回杓寒暄東省門前

樹日月南徐江上潮公子瓊瑤朝解佩佳人冰粉夜

初調問子餐食能忘味自有移情不爲韶

碩菴上人請題周秀才像

乙酉五月十八夜
大雷雨山崩壓死

御無乘化來乘有乘化歸萬物皆如此爾獨盡命山

之隈風憑憑兮吼雨電閃閃兮驚雷山崖石裂轟然

崩摧跳踉賜睨語喧厯雲霾月黑魂漠漠遺骸覆
壓同寒灰子不識我子應恨我來見子圖形纔古所
不弔畏壓溺邀我落筆思難裁還語碩公老禪伯爲
乞勺水滿餘哀題幘歎寧聞哉

百歲辭 王姓業醫
住白沙

百歲老人卧白沙還丹服食誦南華有時自賣韓康
藥恰遇方平過蔡家

詠史四首

犯蹕人來中渭橋奏當金贖意難消持平獨有張廷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五

尉止輦依稀紀漢朝

上能酷吏日洵洵乳虎蒼鷹敢暫逢太史裁書遺恨
遠侯封擒後復元封

趨市朝來日易昏翻翻鴉影散前村翟公已老知何
晚猶爲交情自署門

七十侯羸賤自尊棲遲曾託信陵門一朝勿頸送公
子羞向人前感舊恩

憂旱二首

焦土流金石農人血已枯夜來歌似哭天遠力難呼

咒水知空幻鞭雷竟有無朱門池館靚幾處按吳鉞
在昔桑林禱還聞雲漢詩萬方今待命天子自憂時
欲奏張衡賦將令絳灌疑江頭候雲色日日忘歸遲
又七月二日喜雨

浙浙中宵亂葉聲淒淒侵曉抹江橫靜看草木色皆
喜定識蝗蝻患已平欲賦新詩須斗酒狂歌靈雨問
蒼生天心自古多仁愛山澗無忘事耦耕

示兒

生小伶仃失母雛悔從失學侶巋巋一經牘有先人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六

業二項全無飼鶴租架上文章原可用床頭梨栗莫
時須丈夫猛氣如龍虎兒女憑教笑腐儒

芥茗

自爾清能遠翻因淡更深倘懷如水意方味飲醇心
汲澗燃湘竹留香伴夜棹高山與流水若個是知音

江上望月同若梅問石

一片清光江上飛魚龍夜靜捲潮歸波澄孤島明秋
水風滿靈旗想宓妃蘭杜生香烟景外山川彈指歲
時非故園霜露思明月無那携朋上釣磯 時七月九
日先祖忌

辰

十日夜疊前韵

鷗鳥無心倦不飛，游人應先暮雲歸。
空留峰影橫霄漢，遠聽鐘聲撼月妃。
萬里江清秋可濯，百年情盡昨還非。
重來幽興何妨熟，看盡寒濤風泊磯。

又七月十五五鼓矣，夢至一所有數文士在焉。
次第以筆爲贈，最後有一巨筆，其穎可二寸。

許彤管也未審何祥識，之得二首。

仙翁好我授如椽，定遣花開五色兼。
千載風流傳法

青溪詩傳存

卷六

七

護幾人才思到江淹

雲淨寒潭星斗明，擬將飛札報玄卿。
乞爲胃浣西江，水一夜池塘春草生。

寄題嘯莊

湛湛澄溪匹練長，半堤楓葉繞回塘。
數椽竹屋美人住，八月秋風禾黍香。
隔岸欲來山影動，拍天無際水雲荒。
君家阿大中郎筆，近得新詩日幾章。

送目

送目臨江滸，踟躕意渺然。
綠平沙外草波遠，夕陽天

一雁雲橫塞，雙魚錦漫箋。
美人何處所，思問過江船。
久不得韓城消息

坐月

萬里蒼茫出海山，蕭蕭清影落人間。
芙蓉別殿歌鐘起，細柳孤城戍角閑。
寶鴨添香收黛篋，銅盤將炙看刀環。
夜深獨坐江亭上，留待仙人跨鶴還。

偶得

日暮寒江清，西峰過微雨。
竹徑寂無人，秋光供鳥語。

風雨

青溪詩傳存

卷六

八

白蘋江上送歸潮，岸嶺孤吟興未消。
截斷紅塵三萬里，夜深風雨近芭蕉。

秋海棠二首

太息穠華遽陸沉，寒蛩切切語秋心。
屋梁落月思顏，色行到碧梧金井深。

國色仍教朱粉施，清秋催唱杜秋詩。
重來却喚金陵渡，惆悵風流已後時。

次元道山韵二首

雙成灼灼映朝霞，餐得朱明洞底砂。
多少紅顏鏡中

失西風回首玉鈎斜

吐艷流芳發興新井梧疎韵亦天真莫嫌顏色汗脂粉未愛人間桃李春

次韵答人二首

江峰秋勢遠落日滿疎林欲試中冷汲開觀如水心孤情遠俗久偶語與君深不厭無供給茶香可共斟

其二

微雨洒秋草幽禽在北林閉門書卷夕時序百年心目送山雲遠愁逾江水深憑君勸筆札一笑勸孤斟

青溪詩傳存

卷六

十一

夜雨二首

那堪一夜江邊雨卧聽三山郭外秋漁父自矜漁具

滿背蓑朝市賣槎頭

侶釣傭耕志未警西窗剪燭怨遲留何當遠比巴山

夜詩史他年憶潤州

雙峰閣口號

我心清且閑江上看秋山率爾成孤往翛然坐此間浮雲橫楚甸落日滿吳關童子趣歸急聽潮未擬還

寺僧淡菴爲予設茗供抵暮乃還再題二首

江上忽忽當清秋曳履更作雙峰游高樓鬱起可千

尺令我曠然消百憂沙鳥飛飛立浦溆風帆渺渺隨長流世間俯仰會有適日暮蒼茫何所投

抵暮相邀看落日一點黃金鑄秋橘翕施朱華水面生荏苒千林雲影黑疑神冥語響空江似虎當衢妨巨石山僧送我下山去此中勝事吾能述

竹徑

密竹緣坡通曲徑重樾羅陰綠深淨粉落風吹細細香捎雲亂日疎疎韵草不知名分外嬌鳥若能言應

青溪詩傳存

卷六

十一

可聽劇憐石丈空嶙峋虎委龍顛似衰病偃蹇中林碧薜滋除却此君孤月映玉局仙人去不還誰寫寒

姿寄幽興

食辦戲作

郭索登秋盤江天動可買風味爾自饒形模鬼方駭出入友蛇蟬跂息憐垂豸筐戴如介龜筴武似觸獬黃離象屯膏雲螺化生楊携琴問執火朝魁禮餽嫺心躁走則遲食莨毒成病學宜熟爾雅名亦著周禮瑱珩類分明鼠孽共恢詭怒移水中見味侈鬱州美

夢夢來錯蘆往往輪漉漉咫尺遽相失絲毫忽以掛
滉漾千里游縱橫一朝罷執之囚繫累貫諸繩纒纒
負腹懽果然無腸所以乃甫聞漚我釜頓使衰顏解
趨舉燭花高俯憑柴几矮槎枒形已頽礪碩勢猶擺
引手試持螯君子唯有解元筮手觀頤嚙脂亦取夫
頭銜署老饕吟哦煦珍怪詰屈齒能堅挾摘舌欲侮
豈敢望宜黔或者追李薦懷袖酒痕多醉墨未遑楷
松寥閣放歌

松寥小閣俗所喜吾亦因之弄秋水我心皎皎同秋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主

月下微寒江映清漚風靜殺水芝香占斷烟波江
霧底美人亭亭結桂旗袖卷紅霞白鸞尾如將舉手
許招我掣電騎驄須萬里月明環佩清吹空屈首安
能事塵裏高歌一曲雲茫茫怒翼垂天思漢使

題秋屏閣

有序

庚寅春偕家亦厚若梅兄弟讀書於此壁間
多時賢題詠謂言之無加遂無言也忽涉秋
中將首歸路念於焉之晨夕攬悠然之緒思
境逐情移詞驅貌別聊以稱心言志豈云鬻

采飛文未免隨流率書八韵

選勝敞虛界愛此石壁奇前臨大江口日夜靈輿馳
一動一靜間妙契誰能知道人有深趣玩之清秋時
天晶萬象表綠淨空巖陞手携一簡書遠徧秋水湄
耳目曠無擾和氣息相吹喟然欲有贈孰果此心期
游護法菴次東坡放舟焦山韵

示寺僧

焦山山水古所耽我生墮地來江南幾年夢寐今始
此坐誤春光三十三吁嗟塵世不自得地上敢戢頭
如蚕若非屏顏放雙脚空負兩履終身慙幽尋小閣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主

最深靚俯仰內外何渾渾渾塔前一穗紫荊好嶺上未
覺青楓酣龍鍾往被市人笑寒劣合與山僧談手披
壁鮮指示我佳處曾基古佛龕

寺僧示我佳處亭故址

蕭然茶

話便承日味餘齒頰同芳甘轉輪彈指風水火宴坐
已失癡喫貪四禪不縛公自許一笑相視吾何堪但
將來世躬井禮今日題名護法菴

觀日出

秋天晶晶秋江瀾獨上江亭賓曉日欹然千丈彩霞
飛一片朱光浮水出昆吾冶鉄歆炎烟祖龍鞭山漣

餘血江光雲影共徘徊變幻何窮目超忽

中秋月下短歌

昨日風吹雨行人隔烟語今夜海升霏寒光照秋杵
雨洗光逾清江波流太古願持一杯酒遠酌劉伶土
主人愛賓滿座中軒臨綺席燈燒紅玉盤行鮓高於
山金尊墮月清若空不用哀絲動豪竹耳根冷冷聞
天風一年明月今宵多醉鄉何處王無功馳聲向月
散寥廓歌成付與江流東

游金山暮還焦山是日同家亦厚焦山僧問石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圭

遇參佐景公言自云本姓蔣氏喜蒔花彈琴

通詩畫問石乞梅二本以歸請余作詩紀事

爲之歌

焦山結伴金山游輕帆如葉橫中流窺我帳殿滿丹
壑長天一碧當清秋玉帶橋邊想遺跡白雲晶晶不
可留間問妙高臺畔石而我愛登來鶴樓塔影迢迢
挂清漢只此可語焦巖幽大江西來灌山根沐日浴
月函乾坤戰艦卽今閑唱晚將軍此日總能文擊劍
彈琴兩無碍讀畫論詩偏有神自云家世源蔣侯嶠

起開隴行從軍種梅山巔候十月乞花衲子來焦門

微逐嬉遊皆帝力却嫌雜選窮朝昏齋鐘粥鼓亦

漫爾厭見擾擾繼而髡次第山川歸甲乙金鰲那得

專雄尊青天滿船載落日浩歌歸去驚鷗羣強回筆

端作詩史苦無好語招梅魂他時龍騰散香雪要君

醉我羅浮春

留別碩菴三首

柳絮蒲花證獨醒支離松鶴久同形海雲堂畔飛涼

月讀罷楞伽一卷經僧問佛法大意於大梅梅口滿
花柳絮竹針麻線未用對月補

青溪詩偶存

卷六

圭

殘經

七尺筇枝扣杳冥到無言說許櫻寧諸方法侶今稀

濶密印巖前野鹿聽

時有雙鹿
送養山中

願托禪棲絕世紛那隨秋鴈又離羣過江魚鼓遙相

送回向雙峰禮白雲

贈王符聖

王子符聖耽文詞我胡未嘗一識之僧房見我醉題

壁浼僧持紙乞贈詩坐歎衰遲屏筆力肺肝牙角空

爾爲聞君壯齒甫三十齒如編貝目點漆立據要津

汝亦得何不驅車建高策翩翩飛鞋長安陌功成志
豎鏤金石青鬃無情日月白我贈王子無別語頌之
祝之只此句千里因風一片心白雲遙掛江天樹

立冬後二日酬儲從彥見過之作

無意暫來過履茲冬初時還思對床夜不道十年遲
延觀塵外貧因任髡邊絲珍重同携手惓然遂賦詩

冬日山居寄歸廣文

寒山虛落木日暮鳥飛還倚杖柴門外空觀潦影開
孤吟逢秀句沽酒發頽顏幽興時能領知余懶欲刪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五

其二

廣文官舍冷君子意何如酒後宜呵壁秋來未報書
壁箋紆餓蚓斷簡走枯魚寂莫吾曹事朝廷有拜除

山雪行

歲暮歸南山補屋藉蘿薜敗絮獨招寒幼女長向壁
此時雪滿門前路老樹槎枒昨半折一個飢鳥啞啞
啼千林蒿目荒荒白徑轉山腰似練縈橋通谷口迷
行迹黃昏賒酒到前村老翁拒戶喚不聞歸來燕
薪又濕設道兒啼虎過門

庚寅臘月二十一日夜坐念族再叔文若早卒

無子期以來朝祖載就封山庭於燈下率書

挽章八句雖詞義舛淺亦畧具情事遂自爲

兩通一致之其家以貽其嗣人一納諸柩以

志吾痛靈如有知當鑒此意也

別離真自此送汝出郊垌淚向東風滿愁看柳眼青

時已立春

空山淹病骨碧火噓殘星縱有中郎女絃

悲詎解聽

惟有二女

卷六終

青溪詩偶存

卷六

五

青溪詩偶存卷七

宜興蔣錫震契潛

洛游草 辛卯

代題壽星圖贈某太守 有旨

門下出守郡符爲時柱石國瑞也茲六十壽

辰適當今

天子五十之歲抑又天幸也介爾景福如日之升壽

考維祺不言而信澤施無涯功銘有永餞緒

冬於旣謝攬和春以流暉招北斗使挹酒撫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南極而崔巍于胥樂矣爰本其意亟命圖史

寫之爲圖以申祝頌 圖作壽星登山崖不揣

膚末復歌以侑之詞曰

海水蕩蕩衆所歸石之巖巖世所踴萬物光回朝升

霏倚彼君子德無違內戰而勝道自肥鳴琴宴坐相

諧熙百姓色喜祝庶幾南極老人應壽祺一見天下

知昌期我公來牧此邦懷厥功茂矣聞天扉稱觥祝

堂古有儀画史作圖義應之城東西陲鼓吹偕春風

悠悠不滿旗蘭陵之酒金屈厄薦以麟脯佐以芝天

錫純殿俾爾耆君子景福常若斯

汴梁道中口號

奔走空皮骨江梅欲笑人端爲五斗米賣却一年春

陳留謁蔡中郎祠

漏雨嘶風塵塞廬先生於此奉神居文章絕代驚才

薨薨藻誰將爲掃除原廟衣冠空日月漢家鐘鼓竟

丘墟今人似解憐相似春菊秋蘭意未疎

二月三日阻雨二首

風作陰寒雨漸唐嘗聞畏道有王陽柴車欲發還援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僕笑指墟邊濁酒香 蔡邕述行賦雨濛濛而漸唐

寓宿陳留古道中蒼茫何處問茅容墊巾一夜吟情

絕苦憶韓陵四五峯 時將赴彰德

汲縣謁殷太師墓廟

抗疏期銷牧野師空令淚血滿堦墀回天無力臣當

罪故國餘哀今已而抔土僅存應鬼泣孤忠自與愧

人知龍逢千古稱全調地下相從話所思

思賢亭和高菴門韻二首

咫尺百泉水良遊且未能衆中思獨在因與話孫登

其二

登亭時悵望古意已無多竹影搖空綠春風水自波

我愛蘿門好四首

我愛蘿門好輕烟泉上飛昔人不可見清嘯久應稀
石瘦苔痕淨花深草徑微鶯啼風滿樹堪與話忘機

其二

我愛蘿門好山高與水清向來生遠思到處輒移情
竹影波紋寂雲披石角晴惜無五絃手聊寄飛鴻鳴

其三

青溪詩傳存

卷七

三

我愛蘿門好風流古所聞言登樓鳳閣目送還山雲
嘯臺有遺址高踪不可羣惟當酌泉水潭島花粉紛

其四

我愛蘿門好連連上太行山河橫趙魏風雨散汾漳
高挹層雲秀遠聞流水香一聲孤嘯發未覺阮公狂

寒食前一日大風百門泉上作

黃沙動地驚霆入洩怒號悲作寒食三仙洞口亂雲
堆百門泉邊行影絕直恐洪河倒峽流遙看白日中
原沒風塵傾洞街城荒俯仰萬古多興亡南山北山

卧豪傑棠梨一樹春茫茫丈夫對此多感激一點酸

辛腸迸裂今年來上孫登臺去年曾醉焦先宅身隨

亂篠走風影心榮愁緒窮刀尺莫問誰家關管絃漫

言楊柳歌離別夜歸每遭醉尉罵樓車未受長生訣
痛哭流光不待人風狂一夜蘿門碧

辛卯清明主人張飲百泉亭上命偕數子風日

妍美水木清華樂其樂者與有助矣顧斯游
之不可久也詩以誌之

上天垂春雲草木日夜長閒攜一壺酒試酌百泉上

青溪詩傳存

卷七

四

半酣輕風來悠揚石溜響澄波結素輝淪藻映紅網
魚鳥亦親人熙和道彌廣四座蔑不懽竊自延心賞

遠挹嵇阮徒坐將餘興往

春夜聽歌

金尊燐燭映紅牙一曲伊涼月影斜欲奏竹枝新樂
府恐教羞落半簷花

過修武韓文公故里次其雄帶箭韻

太行王屋氣突兀濟源奮淪見復沒孕奇毓秀一千
年貞元之間光怪發籍鄒郊島才何多公爲時帥勁

黑龍騎靈鞭雷縛蛟鱷五丁絕嶂開褒斜誰與來者
李賀白玉樓前月光墮

望王屋山

夢入靈巖挹紫霞幾時泥竈化丹砂昨來王屋山前
過恨不天壇掃落花

覃懷覽古二首

戰血河橋曉夜流邛山積骨未全收千秋電影東丹
水萬里雲橫古冀州何言荆榛尋故壘幾番車馬會
諸侯英雄磨滅堪目中原發旅愁

青溪詩集存

卷七

王

在昔覃懷勝概多披圖猶作缺壺歌山蟠狐嶺通三
晉水下龍門散九河青嶺功名誰自許黃幡霸業已
蹉跎太平有頌今須憶年少無勞夜枕戈

孟縣早發

曉踏河陽路清吟雜夢長霧蒙未怯冷露濕柳聞香
遠影邛山碧平臨河水黃閨人春夢裏只道滯他鄉

北邙篇

北邙連綿三百里繚若周垣洛城尾前臨伊闕左背
高背負河陰絡其趾升高一望平如掌唐陵漢寢累

樂是鶴歸華表已千年麥飯一盂俱不祀但聽流鶯
哭暮春美人壯士應心死古往今來共此經黃沙碧
草總傷心行行駐馬泪相續回首山頭松柏林趙家
坡下雨如晦欲問三花何處尋

是日上
已甚雨

洛中寄北三首

水驛山村星露前客中相憶倍相憐離情未逐東風
斷猶共飛花度洛川

香車流水馬猶龍勲貴家風在眼中歸去後門金鎖
合月明零落海棠紅

青溪詩集存

卷七

六

三更更漏見橫參蘆酒頻添倚半酣獨對玉河流曉
月清歌一曲望江南

洛陽懷古

金昌城下滿寒莎一抹青山黛似螺雲暗澗嶠荒鉄
嶺風吹伊洛泣銅駝逢人且莫尋三市此地曾傳走
六羸更說文章千古事鴻都石碣近如何

汝州三首

訪古嵩陽汝潁間大河東去幾時還夜深惟有琴堂
月卮酒應澆元魯山

朝市紛紜只惘然汝州原是古三川人憐上蔡東門
犬誰憶河邊洗耳泉

風流儒雅是吾師一片青山萬古悲聞道郊西西下
路行人回望小蛾眉

舊城在郊縣西三十里舊店村東北驛路出其西

汝州試院有古槐二本意是數百年物也時嘉

蔭繁陰私與晨夕於其去也題二十字如左

一片干霄氣空庭日月多相看兩無語後會當如何

早發郊縣口號

鹿鹿牽車向汝墳千家花竹靜朝雲孤霞淺薰清川

青溪詩偶存

卷七

七

色嬌鳥初啼綠樹間

蕭山王介亭遇予於中州與語趣合戲呼曰韓

陵君病中得句示之

胸懷明月氣若雲酣酒呼詫驚兒羣紛紛笑我狂不

死舉杯試問韓陵君

南陽

清河西去水溶溶聞說春陵紫氣重千里關山通漢

汚百年雲物賦天封春歸盡日閒啼鳩問時何人號

卧龍只有張衡愁未極琅玕欲報竟無從

冒雨上蔡道中口號

急雨懸中夜平明水拂堤車過上蔡驛路出汝陽西
樹影千行盡村烟一縷低祇應炊黍早婦子餽南谿

謁卧龍岡諸葛廟二十韻

書讀隆中對長懷梁父春乾坤歸道與魚水契君臣
爐談聊揮扇登壇自正中陣前雲鳥變鼎勢豕蛇馴
北伐臨河渭南征渡沅辰一朝龍臥起千載霸圖伸
所恃英雄畧其如曆數屯秋高開幕府星隕掩經綸
碧草今還長黃鸝轉自頻清河繁似帶陽谷氣成團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八

右顧澄江漢回看撫郢均登臨徒極目懷古獨傷神

淡泊資寧靜親賢且輔仁龐公床下拜崔氏宅西隣

學術卑黃老銘功煥甫申孔顏終不忝管樂定非倫

遺廟風烟古揚靈日月新空階森賦筆下馬屈行人

扶病觀粉梓題詩擬澗蘋他時憶仙嶠矯首望雲津

讀書

日長束縛空搔首起臥嘯呼無不有眼前俗物都茫
茫快讀殘書須斗酒上窺姚姒兼周秦離騷二十常
在手鞭撻東馬揚曹劉陶謝江何杜韓柳其餘青黃

雜芝菌瓣香敬爲眉山叟一觴一詠意豁然我用我
法心肯負昨傳除目紛臺省一笑安能問某某碧雲
海上掩赤城白衣天外如蒼狗曼聲竄窳綠空上那
道前賢骨已朽開門散帙有餘清世上兒童誇疾走
余來汝陽獨樓居者決旬高明可玩惜未有以
名也聞昔爲楊某府第緣以事見法遂爲使
者駐節之所因名之曰皇華樓於其行也情
見乎詞得二首

青溪詩偶存

卷七

九

縹緲雲容抱玉笙樓臺燈火夜偏明風前無數閒花

落時有一雙翡翠鳴

桑下不堪三宿住樓頭容易決旬居心期若個能相

許應憶挑燈笑讀書

獨遊南湖歸率東王子

於今好事誰過我此日清狂亦到君收拾南湖好烟

景能來斟酌與平分

迎神送神曲

在陸先生崇祀鄉賢二二三時輩形諸嘆咏不

揣微末願廣卒章謬爲迎神送神曲以繼其

後先生向以歌詩見許若節春秋令小溪肆
而侑之可乎

騷鸞翳鳳從天來晶晶雲光合復開相娥絮酒絲弦
哀君嗜飲食蒸庶哉

倏忽雨散非人間月明天風吹佩環送神萬騎還青
山空響綠水聲潺潺

七夕前二日喜雨同沈沛蒼作

辛卯月在未氣候盛炎鬱中州莽沙鹵蒿洛憂地裂

黍苗萎以黃農氓汨垂血客子困伏枕文墨恣狼籍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十

吁嗟乎蒼天實欲邦國活聖人正憂時公卿亦齋戒

引領占雲霓越七月初吉昏時雷電交油雲潤如墨

夜半翻驚濤疑是蛟龍蟄豈唯禾稼蘊連使煩疴失

忘我羈旅愁愧彼風雨力大鈞無私恩何必先吳越

沈侯有佳句鏘鏘振金石示我屬繼之瓦甓間蒼壁

安得元和手倣詭勢相笑庶幾意事吏譚吟荅日月

閒夜

星露閒夜滴涼風高樹顛客懷憑徙倚秋意遂凄然

砧杵敲殘月虫吟喚曙天徬徨獨申旦高咏四愁篇

八月十四天將曙夢中得此語不可曉記之

澹蕩月照斷離時節若爲著搔頭到門何處別

置酒平臺觀李崆峒禹廟碑二首

適茲日月良聯袂出郊垌登臺暢懷抱覽物遺世情
王子飲我酒於此叙平生酒酣望終古迢遞俯梁城
梁城何寂寂戎馬幾駸駸嗚焉憂思極悲慨獨彌襟

其二

我行涉河洛訪古造平臺長嘯睇大梁鄒枚安在哉
秋風動禾黍莽莽飛黃埃大河日東注一去不復回

青溪詩集存

卷七

十一

日月自環照萬古馳光輝偉哉杜高李詞賦肩鄒枚
呼吸通帝座自有冠古才吁嗟禹廟碑嗤點同嬰孩

梁園行贈王介亭別

我遊大梁城望古涕紛綸黃塵匝地起雜沓曉雲昏
徘徊不稱意舉手謝時人逝從屠者遊被褐出夷門
夷門鬱鬱應還好西風朝來吹古道力士空傳朱亥
名當關莫問侯嬴老眼前毛薛更何人世上原嘗徒
草草偶然傾蓋與君親與君數面如弟兄酒酣插劍
肝胆露文成擲筆兒童驚明年上書獻天子定將吐

論傾公卿我則東歸向吳國西山射獵東山耕自愛

烟霞弄泉石懶騎瘦馬趨承明臨岐今日斗酒別把

酒遂作梁園行不須涕泪沾衣襟丈夫心胆多崢嶸

功名富貴莫漫語古道悠悠奈何許

汴梁懷古

昔日朱門帝子家梁王城北見河沙玉津園墮飛涼
月金水橋平散晚鴉一片傷心衰草折數竿殘日亂
雲遮憑誰敢繼蕪城華獨立西風憶夢華

九月行示王洪聲

青溪詩集存

卷七

十二

九月中原風落木紫蘭欲萎蕤蒹葭綠黃河波浪高於
山白日飛馳成轉轂與君交臂十年餘憶昔雄豪嘖
顧陸口談金虎翻五車手挽雕弧力四斛世事不直
絕纓笑羈棲未免窮途哭漸愁戶外語嗷嗷願學阿
奴唯碌碌豈復見吾杜德機誰當聽吾小海曲吾閉
口語不可聞爾後遭逢成以目莫訝道士老彌明倚
柱竦肩頭項縮

大梁九月

去年蠟屐登山宴袖捲紅雲光覆面坐聽松韻入弦

長足踢石流忘路遠二三羣從從我遊采栗攀榛身
手健高歌一曲天茫茫自謂風流差足羨今年遠客
梁城下獨卧秋風夢鱸鮓世事飛鴻踏雪泥光陰一
刻原無價竟須沽酒就黃花一尊相屬酌清話

九日登萬壽亭贈鎮平令蘭牧伯

秋風萬里何悠哉氣酣走上龍亭堆憑高俯下縱一
覽空城晚暮令心哀并無黃花作重九那有白酒傾
尊疊客中忽與故人面屈指三年今不見望湖雙江
笑語溫直令一座風寒變美爾銅符出牧年黑頭殊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十三

未髣毛斑春明覓句羊羔嶺秋晚攜琴騎立山

昔鎮平山

名分司校勘勤三索網得珊瑚出深域傳衣夜半有
南能絳帳堂高接盧植顧影蹉跎白髮新尙將書劍
老風塵欲爲擊筑悲歌飲笑殺梁園無酒人且爲小
坐全斟酌暮雨廉纖暗池閣屬君莫謂醒而狂起舞
歌聲散寥廓

大梁城下遇鄉人

我亦高歌行路難竟無尊酒與君酣著來越布應還
好解向黃墟已不堪白雁叫雲橫塞北青山一髮足

江南秣陵天遠秋如許獨醒離心欲罷談

初抵宿州有喜

久客秋風裏心情自不堪前臨宿州道不唱至江南
絕句

浩浩狂風吹古月照徹千峯萬峯雪戲騎白鹿游寒
空俯仰人間夜寥闕

五十自壽

垂老無能業未成荷鋤風雨課躬耕一丘一壑足吾
事野水野花非世情過客如雲談將相呼雞若木笑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十四

縱橫囊空白石供朝餽拾得松枝好自烹

獨自行吟去采薇西風獵獵乍吹衣千章古木寒巖
秀一道清泉石壑飛到處因緣誰自主箇中消息已
知非雞虫得失無惆悵擬其閒鷗話息機

失題

夜掃南山雪直造陽雲臺蒼茫獨立久不見有人來

題畫二首

溪上三峯玉削成半峯殘日照溪明問渠何處溪山
似合着閒身裏行

聞道桃源好避秦个中雞犬亦難塵漁郎一去無消息傳得風光與外人

灌園草

壬辰元日

裘敝驚寒問未央也隨兒女拜東皇年來筋力殊非昔老去心情只是在欲戴銀旂循髮短漫沾椒酒贖厄香伐薪汲水皆名士敢向時流號老蒼

贈劉生

鑿水滌硯寒琤琤我欲作歌歌劉生酒呼酌滿俟其

青溪詩偶存

卷二

三

醺墨濡一斗盛銀墨颯然風雨聲滿庭醉墨吐出烟雲并怒濤乍起蛟蚪俾字皆詰屈不平貌似嶠崎歷落可笑人雙瞳閃閃肝肺清徘徊六合不稱情與生對酒還同傾腐儒離龕多公卿天寒夜繞長安城追逐碎瑣胡營營澹然一笑鴻毛輕

上元

火樹英煌駕綵虹千門夜色映瞳矐月明寒露玉笙碧吹澈霓裳鶴背風

首春村居牧庵和尚見過

支寒敗絮擁柴門堆案枋伽且自溫塵世波瀾驚欲絕故人書札孰相存杖藜古衲憐同舍流水空山合共論歸去白雲依舊隱爲持消息問梅根和尚爲吟會受記呼公故有全舍句公法嗣余

南山篇

山中老人號古年恥將家火燒凡鉛黃芽自會出金鼎呼雞種杏南山邊昨夜羣仙宴縣圖紛然玉佩聲嶺嶺歸來酒痕汚衫袖側帽未覺驚華顛凌高擲杖放雙腳詎肯屈首塵埃間長謠厭聽紫芝曲請余更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十二

賦南山篇

梅花三首

漠漠橫枝墊水邊寒山斜日欲風天不辭苦戰開水雪偏強誰當憶此賢
皁色由來意莫傳移時獨立倍欣然誰言一簇開無
主管領春風不記年
長笛吹來又暮烟夜深風雨過山前定知繞樹霏香
雪趁着月明來醉眠

散步至小園

策杖幽尋處林深曲徑通池平斜日澹犬吠落花中
此際會有適悠然孰與同隔林來鳥語留我坐春風
三月六日登舍南小丘置酒

落日春風遠憑高試舉杯餘霞明處媚孤興望中開
斗酒詎爲薄新詩欲就裁詰朝應有約攜幼且歸來
紫丁香

當年紫玉已飛烟是處相逢眼倦看誰把同心花下
結南枝移得北枝寒

洋山茶

青溪詩偶存

卷七

七

暈碧裁紅海外來勞山石畔數株開玉茗都勝殊名
號次第應從甲乙推

王尉佐臣有治聲於吾邑而竟爲令誣搆去職

聞且以事卽訊於楚望美人之一去復何時

今歸來詩以贈遠可或缺乎爲賦三疊以當

陽關之義

洮河通波接武昌扁舟泣望汝還鄉非關兒女傷離
別愁水愁風路更長

傳聞魑魅喜人過此道悠悠歎逝波今夜北風吹更

惡短狐依月嘯青蘿

江畔東風芳草多摧殘冰雪見陽和平分天道如堪
信欲賽江神散楚歌

東儲從彥于賓

飢驅昔歲離鄉縣屈指於今君不見市南相揖問平
安袖出新詩光激灑一篇讀罷意已傾五字歌成思
更健薄暮乘風移墊航飄然兩腋凌春旬兒童怪客
競來窺鳥雀依人翻影亂纖纖華月影空堂落落高
談繼清宴海棠一樹盛繁華帳底佳人開素面調笑

青溪詩偶存

卷七

十八

何辭折齒狂狼藉春風與執扇誰令屋角婦鳩呼忍
看一昔陰晴變風流聚散亦如此別後相思應愈遠
他時絮語俾無忘火急題詩貽二阮

雨夜儲允文世丈席上憶在陸先生

草綠鶯啼似昔年卽杯論舊燭花偏東風湖上曾燎
倒夜雨橋頭幾醉眠一自紫蘭荒徑後每消清泪落
花前今朝幸得中郎似倚醉題詩又欲顛

立夏日登太華山游眺觀宗人一先氏書疏題

壁

茲山名與太華同聳翠流丹帝釋宮萬疊雲峯寺前
後百年人物水西東薰風觸座朱弦改白衿題詩暮
鶴中欲向山僧問遺事杳然斜日下飛鴻

暮歸

極目千峯又夕陰欲留芳草自知心扶筇靜看松梢
晚緩步微吟石徑深脈脈細泉通遠寺寥寥清磬發
孤岑下山却憶山中事回首烟巒定幾尋

普濟庵

曲徑疎簷裡潺湲流水通晨光霽露濕初日上林紅
青溪詩侶存

卷七

七

寺古生虛巖樓高下信風蕭然塵外賞思語鹿皮翁

歸塗口號

竹塢泉飛壑底清綠陰亭外日偏明低頭笑與山僧
別風送黃鸝一樹聲

山中曉起

山高日宴不知曉曉氣已覺胸懷間披衣出門翠滴
滴似聞何處聲關關樓烟動竹露華落刷笋入雲人
去閒老夫倚杖獨立久冷然澗道流淙淙

題書

窮笠簑衣自剝船投竿舉網足烹鮮餘將入市沽村
酒醉倒綠楊深處眠

愛向烟波枕席安念年清夢隔江濤聽閒弄筆聽山
雨不盡風光盡裏看

題照

疎雨輕烟淡翠微小橋流水蕨芽肥山深自愛山中
住敢笑緇塵染素衣

向青題儲從彥園亭有乘輿來遊及春日之句

今年三月果再過其家相視而笑申以慨嘆

平遠寺詩存

卷八

三

送賦

去住難憑塵世因飄浮誰識夢中身謬將活計隨詩
卷不覺高歌有鬼神翊跡向紫蟬粉壁鴻飛又度瀾
湖春丈夫落拓成何事贏得蹉跎兩鬢新

初夏山村漫興兼憶周陶駟

時局有
小疾

山中車馬絕經過獨樹迎門挂薜蘿烏帽龍鍾吾自
笑綠陰風定鳥還歌閒來戲墨彈修竹老去臨池寫
散和此外俗緣都不與祇應飛札問維摩

喜雨

盛夏愆雨澤四隣日曉曉聞歌直似哭視夜不遑朝
天高聽每下土潤暑全消卧起渾無事呼兒咏黍苗

其二

學書既不就躬耕豈所嘆原田日荒穢薄力正艱難
幸此風雨私庶無螟螣干天心善相保且勿任盤桓

聞韓城師再召二首

鳳啣丹詔五雲間帝命來宣敕賜環肅奉皇華攜鶴

伴緩從青瑣入鴛班經綸密勿思霖雨風月清佳話

故山不有徵書朝夕至擬裁荷芰出塵寰

時以五
月趨朝

青溪詩偶存

卷七

三

軒車北指鳳城西晨發河津夕柳溪風淨浮雲因見

日雨清砂磧喜無泥司空文藻方鴻冥安石蒼生待

馬蹄進退一身皆有道心期高許古人齊

悲慨

義皇去我遠悲慨獨彌襟甚欲滅聞見其如久滯淫
縱橫惟鼠子爭奪到山林闔戶秋風裏誰當共此心

哭僮指永安

音容邈莫語酸辛生小伶仃遠寄身

僮本水陽王氏
子以年饑故見

轉涉風霜擔負力不辭驛路往來頻

自庚寅從予
至京口辛卯

遊中 幾年騁擾如銀鹿何處相呼見埜賓援筆爲伊

申一勸滿林烟雨暗秋旻

時方
霖雨

錦香庵訪桂

禾黍搖風日影西牛崖松韻亂烏啼藁雲木末見山
閣曲徑泉聲學虎溪何必聞鐘回遠步偶參無隱到
禪棲小山零落經時久遶砌來看月樹低

清悶閣

高步追遙遊蕭然絕塵繫心跡契寂寞岑樓起迢遞
平挹湖山秀仰卽雲羅概几榻安清幽詩書雜彝器

青溪詩偶存

卷七

三

筆墨時間作往往攝妙氣濯纓水雪中耳目尙孤寄
風影落疎桐爐香汎搖曳遂無外物牽點筆暑清悶
不得與之遊遠想豁蒙蔽

江行

潮落寒生江樹風翻翻烏柏夕陽紅一行斷雁歸何
處散落蘆花淺水中

卷七終

青溪詩偶存卷八

宜興蔣錫震契潛

游燕草

曉渡蘆溝

荏苒星霜春復秋帝城冬曉重來游馬頭倒影低殘
月雞骨驚寒愧敝裘遙指君門猶萬里難將行李累
諸侯驚心盡屬窮途感風颯河沙水亂流

東撫念祖伯獻壽朝京師二首 癸巳

世閱尊昭代文章邁古風威稜東到海健筆賦摩空

青溪詩偶存

宋人

一

出鎮河山壯歸朝日月同萬年天子頌早已冠羣公

其二

燕譽承恩日春風徧絳華並依吳社飲未替魯宗盟
葛藟遺嘉蔭彤弓報愷聲願言台席近一觀泰階平

京邸元夜寄上葉東莞師

沛城一別十餘春誰道天涯似比隣泯泯星霜催髮
短悠悠雲樹隔河津衡陽斷雁難通粵漢口雙魚不
到秦師昔任秦安今夜嬋娟共千里燕雲南與報情親

題陳曾起桐園詞五絕句

文章綺麗建安來目極江南庾信哀尤愛安仁工述

謀一生清泪濕寒灰

樂府清詞漢魏求都將周柳笑俳優誰知絕代風流

手遠競陰山敕勒秋

旗亭隊隊按吳歎飲細膩風光若箇知只有傷心紅豆

曲由來此物最相思

銀燭金尊翠袖持嬌絲急管斷腸詞曉風殘月君無

讓那得當筵付雪兒

朱弦一拂動梁塵檀板輕敲勸莫頻我亦三生狂杜

青溪詩偶存

宋人

二

牧纔經傷別又傷春

二月十日有感

忍待朝飢竹實紅破巢旋復愁匆匆虛傳蔡澤逢唐

舉欲約彌衡哭孔融絮酒共尋西市月寒霜飛散五

更風年年此日深相憶青鳥當來爲信通

覽古二首

將軍甲第起層巒桃李陰森怯影寒亡命田中求季
布幾人門下得任安華堂竟日歌鐘逸合座生風氣
衆干誰向旗亭夜看劍冷然一擲笑邯鄲

日出東南上杏梁芙蓉屏暖睡鴛鴦春波偏映蛾眉
老病骨時舒苻帶長半幅烏絲埋小玉千秋青塚泣
王嬙承恩昨夜平陽館何似蕭娘與韋娘

覽古襍咏十二首

繁籍聖賢爭踞坐四時仕宦密呈身福生漫刺休勞
攘路鬼揶揄也笑人

出身初試羽林郎筆札何勞給尙方見說長門空解
賦漢家天子貴弘羊

血灑平蕪草不春旋聞逐客到金潯魏公可是矜名

青溪詩集

卷八

三

檢也作汪黃社裏人

連袂聲歌衆樂停風峻節古無倫紫芝蒼宇誰曾

識抱愧今知有幾人

奉觴上壽款降王帳殿委蛇紫纈長並道有花工剪

綵可能無草更留香

琵琶聲急漏聲遲一曲無愁酒一卮夜半敕宣門下

省桃根新拜又桃枝

殿敞修文儼石渠分曹箋疏到薪樗侍臣且莫編魚

藻閒說君王却尙書

經營西苑起離宮意匠窺尋劫外雄是水定應連托
諾有山無不號鳥通

紺宇琳宮金字函塗膏費血禮和南蕭梁自此無王
氣彌勒安能共一龕

悠悠諛佞熱謾欺今昔相看笑復悲皂甲已成三字
獄漆書方進萬年龜

任公洞微屬天剖未雨知危履无咎請爲急語蔡家
郎百鈞連舍課疾走

花底笑看驚蛺蝶人間愁聽沸如蟬臨風若處有焦

青溪詩集

卷八

四

唱洗淨十年塵土腸

率舞堯堦暢萬方閭闔草木亦回光獨披淮海清吟

句月映深花不亂行

撥悶

嗒然無我亦無方縱目山高與水長諸相空時原是

幻此心安處卽吾鄉沐猴自爾宜爲俗呼馬從人不

厭狂莫笑先生工慢世江湖深永便相忘

送孟錦巢歸江寧省親卽赴滇南

天涯芳草悵非非人自南游雁北飛策馬浮江將拜

慶旗亭落日照征衣應知杜宇千林響回首家山樹
影稀若過寧湖問奇勝爲分此碧候音徽寧湖河之源產此

花
涿州城下寄儲子賓其卒章寄其尊人子瞻也

江南草長綠遲遲夢到鄉園繫酒瓢料得錦屏家慶
後柳絲帘影玉驄驕

雲藍百幅膩新詞處處旗亭唱柳枝忽聽玉簫雲外
微降翁春困罷題詩謂從彦也

坐餐山綠與湖光手捲烟霞上畫檣賞得玉河堤畔

青溪謠傳存

卷人

五

酒一尊含笑解奚囊

春色滿簾春晝長麝蕙濃注賦鴛鴦塔前玉樹梢雲
長風送清陰覆筆床

咏史

傳聞松柏性衆草不能干笑問汲長孺何如司馬安

其二

區區漢陰叟抱瓮日盤跚已老知何拙驚猿昨斃九

其三

仲子灌園者楚國乃交歡但去無所苦憂令蕙草殘

題首菴園四松二首

四松鬱鬱喜昂藏每憶成都舊草堂太息修鱗紛剝
棘依稀偃蓋映樓桑千尋黛色排雲迴幾歲寒林耐
雪僵念汝生成應有意慨然援筆問穹蒼

檇散形骸偶辟疆閒中日月坐消長吟風嘯雨疑龍
虎友竹依桐翳鳳凰暫息塵緣辭剪伐每從人外閱
興亡大夫愧似今華頂衆草離離媚夕陽

五日雨

家在吳頭身在燕絲蒲如綬雨如烟三春雁北今來

青溪謠傳存

卷人

六

少五月湖南雨渺然白酒自澆吟興澹紅榴高映客
心懸空塔滴向愁人耳忽憶辭家是去年

五日讀史漫書

龍舟東幸向江城晉水波騰五月初漫倚徵兵屯涿
郡可知供頓竭淮徐修文殿裏如雲滿回洛倉前一
瞬虛猶喜侍臣多解意誰令老革獻尙書

睡起

欲問桃源徑渺茫倦投塵榻到羲皇驚回午夢無尋
處雨後蟬聲送夕陽

題扁舟讀書圖

翩然一棹隨鷗夷，男兒墮地不可羈。仰視白雲天，茫
茫浩歌激氣吹虹霓。就中宜誦秋水篇，或者遂及滄
浪詞。波平韻遠轉清切，道似袁郎是也非。伊古英雄
起屠釣，當其凱旋將何爲？指點前川有深趣，牽船且
着蘆之漪。昌亭亭畔半釣月，曾照王孫憔悴時。桐廬
江上一絲風，搖曳星斗烏知之？笑煞區區昨暮兒。

聞方靈皋新荷 思命入直南書房喜而有作

俄聞丹詔紫宸傳，許侍銀麟玉案邊。解網一朝蒙

青溪詩傳存 卷八

七

帝力戴盆今始望，堯天雲霓急峽驚。蓬入風淨稊氣
愛日懸蕩蕩，天高原聽下平平。王道本無偏一枝，棲
息懷飛鳥三載經營。歎木爲莫怨青袍，真自誤但爲
黃口也。生憐文章老去收，庾信絕藝搜來惜鄭虔。命
倚雲機看織錦，試分斑管與題箋。桓榮車服誇稽古
王儉簪裾正邈然。盛世崇文卑月露，聖人有道長蓀
荃。已知朱草還如昨，誰道緇衣不及前。病裏驚傳渾
欲起，夜分起火竟成顛。他年詩史吾何敢，此日繡經
汝輩賢簪筆上趨承。秘府含香入直視，花磚笑麾昂。

屈四山作請賦卷阿既醉篇

韓城師仍晉，八司冠值六十壽辰。兩世兄並赴

公車待詔，因事贊咏遂書十韻

世濟賢爲寶，天休監每存。圭璋依廟祏，象緯動乾坤。
帝簡推前哲，神明祚後昆。鵲飛鸞掖近，新壘舊巢痕。
序列三堦正，香滋百晦根。鳳毛瞻氣象，虎拜答殊恩。
項領朝端重，絲綸天語溫。長庚明玉燭，南極映瀛樽。
昔預蓬池宴，嘗通光範門。恭陳德是輔，要見道彌敦。
涿州城下率東東委

青溪詩傳存 卷八

八

五月南風吹范水，亂我愁思如波紋。病思予季不可
卽，矯首却望燕山雲。雲移在霄水在地，各自東西南
北分。但歸涉江見江月，笑拾清光疑是君。

追挽何成西

言從京口別而遽返，其真對面成疇昔。還山哭故人，
獨行誰伴侶。聞笛起悲辛，意氣空憐駿。縱橫實誤身，
草玄知未就。虛白擬還淳，一旦懷丘壤。千秋背所親，
映門流水去。隔屋舊山隣，矯首桃溪路。無愁也自羣，
壬辰九月晦遇於京口十月
別呼與同舟而還不應卒

卽事二首

弱熱駸駸逐去程，鬢爲幽樹此閒行。
年時悔別江南路，依約松窓一縷清。

病餘時事百無情，賸有枯吟遠恨生。
林外書聲出茅屋，綠陰催我又詩成。

次壁間聞蟬之作

午餘人靜乍鳴蟬，高自知危清自憐。
淒切井梧疎雨徑，飄搖烟柳夕陽天。
因經古驛聊安枕，未減鐘聲到客船。
欲遣閒情銷一醉，喚愁又向酒爐邊。

青溪詩侶存

朱人

九

壁見畫蘭一本奕奕有生氣，暑日松源且云
四月三日缺詩一首畫蘭代之，予賞其趣戲
補其缺矣。

蘭蕙無根自有香，其畫爲無根者天風吹綠接雲長。
黃茅一

變成搖落欲上危樓望楚湘。

高唐道中

江南綠樹白雲庄，我有茅茨覆筆床。
自笑也隨名利客，亂蟬聲裏過高唐。

將至東阿作

南還逐逐夏雲過，昏曉途長定幾何。
借問行人遞寒手，馬前山色是東阿。
北來至此始見山

言懷次壁間韻

乍思絕跡便騫騰，笑指盧敖狎可能。
養養中渾是虱，營營蝸角競成蠅。
閒觀流水宜居下，志在高山擬漸登。
歸去舊丘無箇事，千株松下讀傳燈。

遂次東平憶昔年阻水於此忽忽五稔矣聊短

述

東平路來往行人自朝暮，今日飛埃易眯人。
他日停

青溪詩侶存

朱人

十

車遷喚渡轉眼滄桑自古來，鴻飛印雪去無回。
幾人駿骨埋荒壘，一樹秋槐蔭舞臺。
嘆逝淒涼那可道，能令越客憂心搗。
但言一醉力能消，只恐千鐘愁未掃。
歸去來巖居觀化凌九垓，餘事作詩叩黃梅。
會得剎那消小劫，不須思舊獨憐才。

南池

南池一泓水，萬古想高風。
獨立蒼茫外，題詩感慨中。
清含日月小，潤逼濟河通。
一醉呼吟魄，猶看氣象雄。
過濟寧憶昔從保德師南下登南池飲酒賦詩

今忽忽十餘年莫記感念存歿遂有此作

重向任城感昔遊因人六月下南州短長亭畔無情
柳去任萍踪不繫舟烟草微茫賓館夕琴尊消散月
痕留西風白首羊曇泪那獨關山平子愁

舟中漫咏

因是存吾道虛舟縱所如畫長閒捫虱興到卽翻書
村僻來酣酒柳邊呼賣魚江湖足幽事誰與問差除

暮蟬再次前韻

晚風拖柳送鳴蟬新月枝頭倍可憐斷續餘聲搖堊

青溪詩偶存

卷八

士

岸曉明流影落江天人歸遠市烟繁草客到孤村夜
泊船遙想南薰初下直幾人清聽鳳池邊

見樊鳥而嘆之

黃鳥矜好音衣裳亦楚楚上下桑榆間一旦愁羈虜
得非利欲牽悔之行已左徒使舊巢鳥悲來還笑我
羽毛憔悴真可惻躑躅哀鳴訴以應欲起開籠任爾
飛力不能從三嘆息

淮上逢秋

觸熱長途病未休西風作雨滿城秋無端淮浦逢搖

落一夕濤聲泣蒹葭駿氣凋殘湖海客人奴鯁鯁岸
頭侯小山叢桂應如舊手摘生香誦遠遊

立秋後一日夜雨河署池亭觀劇

馬渡黃河秋水波青衫欲濕怨蹉跎赤欄橋外傷心
處暮雨蕭蕭一曲歌

次韻酬朱界陶

停驂聊送目雨氣暮長河有恨波難洗言愁髮已皤
江山生涕淚日月暗消磨不有瑤華贈其如秋思多

可數

青溪詩偶存

卷八

士

長嘯流觀宇宙間逍遙鵬燕不相關林中嗜鼠形偏
穢海上無心雲與閒今古浮沉成世態乾坤清濁白
人寰桐風颯颯思輕舉卮酒孤斟一破顏

寄趙太守二首

負手行歌毛薛行縱橫日月笑亡羊昨來也作平原
客還指橋頭說賣漿

我欲攜琴歸去來茅茨遙寄碧山隈孤懸峯頂三更

月淨洗秋光一院苔

追憶曹洪九

不盡英雄氣終埋草澤深山川迷舊跡泉壑起哀吟
時後書何在林間竈已沉惟餘北原上團露影森森
曹升方
喜爐火

秋日過山寺

荒寒草樹日平西細路披榛覓舊蹊雲貯亂山獅子
吼秋生古道雁奴啼長廊影寂僧歸晚壞壁塵昏笑
索題城郭經過心緒亂願將一榻就禪棲

廬中吟

臘月二十五日雞鳴矣夢得一絕比寤只憶末

青溪謠舊存

宋人

三

二句追叙其景而足成之

山繞清谿谿水清春陰淡淡嫩寒生碧雲遙望一千
里曠日知懸何處明

東王漢階

甲午

浣筆題詩寄所思塔前梅萼破香時一痕春信開荒
徑幾點疎花映曲池顧影離離疑似笑孤吟落落對
高枝何緣一涉良常頂並荷長錢刷紫芝

春日遣意

七尺頑軀漫倚強醉時歌嘯醒時狂年來懶惰無言

說閒折梅花獨嗅香

客至

息影山中幾六月戶外足音聽斷絕何期剝啄驚睡
眠羣雞亂叫穿籬缺狼狽弔唁到衰朽兼示新詩荷
才傑一篇讀罷一掀眉欲失悲愁頭并白比聞邑里
紛吟哦知汝後來稱秀出嗟予學殖老無成對此摩
挲三太息

題梅樹

擢秀臨荒穢無人獨自芳碍寒偏皎潔習雪共蒼茫

青溪謠舊存

宋人

十四

風定橫塘夜烟銷曉月光此時情不盡春信寄誰將

山寺

雨餘度西崦向夕擁歸雲徑曲藏村暗山空流水聞
寺荒門早閉僧定火微焚清興無能減譚禪及夜分

上母塚

不知原上草到處已菲菲忽憶東風信今朝上塚歸
酒卮空醉土涕淚適沾衣寸草何如我三春未報暉

海棠歌

海棠一枝春一國在昔聞之真可惜偶從山北度山

南簷見繁英出深碧我家深山號花海惟有此花妙
無匹臨風十丈起紅霞泥露娉婷耀初日疎疎修竹
掩芳姿灼灼天桃避顏色嗟余嬾病老無力欲賦無
能慚投筆投却雙綰畫不成徒倚花間空佇立薄暮
催歸應小住眼看春水流春去莫辭沽酒餉花前明
夜獨來空繞樹

毘陵懷古

此地曾歸老謫仙硯池猶抱蔚藍天微吟乞住常州
表記得春深欲買田

寄洪詩偈存

宋人

主

偶得

雙楠居士今何處聞說城南第幾家醉臥狂吟滿風
雨門前吹折數株花

曹洪九故居二首

水聲山色自依然桮鳥啣窠上樹顛舊路無人青草
合夕陽搖影晚風前

門外翩翩車馬過孟嘗遺業遽蹉跎蒼涼滿目情須
盡那待雍門一曲歌

洪九舊號
小孟嘗

聞趙令君爲民禱旱羣望緣居鄉僻不及從仁

奉寄一篇次杜陵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韻

吳天愆雨澤焦灼到槐柳比屋聲嗷嗷心情如中酒
飢渴更頓路怨恣無不有朝來忽聞歌歡呼交拍手
爭傳新尹賢舞蹈云已久庶幾無屯膏潤澤及枯朽
卽今憂旱亟步隨庶人走觸熱禱山川眼見往則否
荷與大賢人深意別有取朝家重良牧民惟歲爲首
惠我思無疆不啻自其口要不負所學讀書窮二酉
某也遠郊居從公後童叟俯仰內生慚巡簷時戟肘
自笑嵇康嬾幾同里婦醜遲當萬民祝躋堂稱大斗

寄洪詩偈存

宋人

主

喜雨

空濛遠山外倏際此簷端稚子爭渠戲蛙聲着處喧
青青柯色改翼翼黍苗翻比屋呼賒酒相期酌滿盆

初三夜復大雨

時立秋
已五日

一夜秋風急蕭蕭響四山侵晨看綠野俯耳聽淙淙
鐘粥應無恙憂劬亦解顏農人笑相告新尹醺墮還

隱山庵訪桂留宿率書

本爲山中入遂成獨往客閒倚桂樹根撫此松下石

其二

素月出松頂寒光上徘徊從風露華落濕照委蒼苔

其三

夜涼清入夢人靜月當花河漢西流急空林聞曙鴉

秋村晚望

家在寒溪楊柳碕午餘送目一開扉風翻渡口漁烟
夕葉落江南芳草稀澤國一聲哀雁過乾坤無那任
鳥飛三間老屋歡無恙忘却朝來獨苦飢

墨牡丹和韻

自倚春風無限狂謬承恩澤誤君王沉香亭北朝酣

青溪詩偶存

宋人

七

後已卸霓裳獨浣粧

再題二首

占斷長安九陌春衣裳今已浣縑塵自從一刷韓弘

宅枉被劉家託後身

黯淡行藏乞過春無鹽刻畫搃非真何當解語傾人

國重見嫣紅一捻新

雪中寄施廣文玉符

密雪斜飛覆碧山閉門思遠恰相關牛衣漫擁慙兒
子狗監難逢老此間過眼烟雲供隱几支頤圖史已

顏頤翩然欲命山陰棹其奈奚童懶更頭

元夜獨出

乙未

臥病經旬懶過從小橋西市紫烟重乍聽竹馬兒童
喜不覺衰翁信短筇

閨戶

分與世相棄幽慵且自安已歡人事少猶畏北風寒
雪壓孤村屋烟銷首宿盤朝來何所作

音

閨戶學滋

蘭

感舊

青溪詩偶存

宋人

二

濯濯荒寒境當年亦定居一枝蒙借貸三宿已丘墟
怪鳥啼空外孤花秀雨餘往來雲擾擾悵望獨躊躇

獨坐

獨坐觀無始因緣信偶然絮隨風去住波與折方圓
躍冶殊非寶支離亦自賢南村梅有信欲過小橋邊

漫興

對水看山更暮朝朝來風雨暗陵茗侵渠白水還生
潔隱几青山亦自饒顧影頭顱呼負負

見后漢書
張步傳
停

梳舟子漫招招橋通谷口遲行跡手折松枝擬挂瓢

雨中探梅

曲徑疎籬秀古苔參差一樹整梅開不辭風雨孤行
數并賞雙柑斗酒來

聞曹協華見憶寄之

家近林泉共結隣久隨猿鶴轉相親侯門曳履無開
我世路浮雲閱過人多謝故知頻問訊却緣癩病竟
因循修琴他日過城市會向僧齋一論真

幽居

若處名山可結廬苗茨牛蒡亦幽居

苗茨見洛陽伽藍記

青溪詩偶存

宋人

元

紛落周飢後洗藥泉分新雨餘稚子衙門招引犢故
人京洛未通書閒眠春草思題字漫興何心擬子虛

十二日口號

偶來梅樹下風枝何裊裊空園花亂飛坐愁藉春草

感興

停觴一悵然臨風送懷抱直視三山雲昨夢千里道

夜雨口號

風雨蕭蕭早閉門牛衣低擁坐黃昏連床沾濕慙堪
忍布席餘明恨未忝倦枕詩書聊偃息笑攜稚子與

溫存來朝旭日雞豚散負手狂歌何處村

三月二十三日再登涪山

重向涪山頂上遊洮湖烟景冷於秋巖前古路烟凝
磧沙際殘春月一鉤笑指飛鴻橫極浦閒觀流水幻
浮漚昔門甲子元和紀珍重傳示禮鉄牛

聞曹協華以四月六日歸羣海岱山

遙傳初夏吉丹旂向青山不盡平生意俄隨逝水閒
故人空有泪落日澹無顏望望將何及昏途掩涕還

其二

青溪詩偶存

宋人

元

一自營幽壙除將夢可通論文誰解語反袂問諸公
行跡應滋綠壚灰亦斷紅

兄舊實一壚

平時游衍地若處

醉東風

普濟庵滯雨

偶即招提境遲歸風雨餘愧非一宿覺漫讀五宗書
小住且爲樂浮塵不碍虛雲銷下山路看取意何如

四月十七曹大兄歿將匝月矣慨想十餘年來

知交喪亡畧盡香山云耳裏頻聞故人死誦

此殆難爲懷因用其句寄儲二

耳裏頻聞故人死滿懷酸感欲何如孤村違市來賒
酒柳岸溪翁呼買魚灑墓長吟華屋句拊膺思答秣
陵書近將著論非無鬼并懺無生禮淨居

薊草率然作

薄田在山麓蕪穢久不理朝來荷鋤出日暮未云已
根深土剛燥手足共胼胝癡兒念我病呼歸口諾唯
俯觀芸生物天地無彼此而人於其間何遽生厭喜
草有害於人棄之亦情耳但得眼界空於心浩然矣

癩疥

青囊詩偶存

卷人

三

我有癩疥疾三歲未能愈私意頗惡之甚欲鑷使去
隣家愁蓄藥過我驟夸語便就求得之爲手注其處
遙夜恣反側旦行遂偃僂呼兒急啟視潰敗已十五
因信作僞勞多事竟何補天下本寧靜擾擾自生苦
庸醫常殺人庸臣常誤主罪彼誠有詞亦其所自取
力疾作此篇垂之示來許

贈吳守

夏木陰陰黛色參濡毫期與賦征南牙旗靜掩城根
角玉匣時開肘後函饗設三行鳴鳶甲風流千里報

黃柑由來麟閣家聲遠曲重笳音酒正酣

水溢

朝昏風急雨驟騷萬里銀河捲怒濤桑柘千村驚盡
失帆船一夕忙偏高營巢祇恐從飛鷁補漏誰當續
斷餐愧我談經搔髯短沉吟時事夢魂勞

喜周主岑舉子

忽忽昨傳青鳥信匆匆錯寫弄璋書借言豚犬何須
問况道迦陵已不如濁酒一壺延日永塗鴉幾筆映
窓虛竊公索抱看花餐應更題詩詣爾廬

青囊詩偶存

卷人

三

七夕偶書

桁上無衣懸犢鼻庭中散帙曬鵝羣天孫有巧何心
乞拙到言詞也十分

中秋獨坐有懷

秋意平分此夕中江湖杯酒月明同故人特地思千
里烏鵲南飛何處逢

南岳記遊同儲沅雲家亦厚若梅

南岳十里桂樹秋載酒擬作尋秋遊里中儲髯稱好
事論文最許吾羊求三山羣季恰過我扶筇竟造

之幽卓錫泉邊石髮古青螺閣上松烟浮憶昔讀書

避塵俗山魃夜半聞啾啾屈指於今十六載壁間題

字蠅涎收昔庚辰讀書於此三更月黑意恹恹樹影欲化騰

蛟虬無情歲月擲人去坐歎兩鬢星霜稠飛揚跋扈

付公等客卿子墨吾當酌斯遊珍重莫相忘磨崖姓

氏期雕鏤朝來又苦雨勢逼蘆花風起吹歸舟

過法華庵憶曹協華

絕歎悠悠逝水流西風一夕走藏舟青冥修去渾無

極華表歸來亦故丘此日獨吟題破壁當時同醉倚

青溪詩偶存

宋人

三

僧樓思君百遍應難洗縱向空門泪未收

楊雄

楊雄白首尙雕虫自苦顏衰借酒紅笑向童烏呼問

字醉攜子墨諷扶風覆瓿任爾吾何惜嘲客相磨礱

亦空三世爲郎終不調董劉今已位三公

壽任蒼園八十

憶昔少年日始識蒼園公暨其冢嗣君術業與我同

偕遊晉陵道和光拂天容午夜交謳吟金石振高空

布策齊揮毫筆底走蛟龍與酣呼酒漿百川飲長虹

公時睥睨之一笑春姿紅邇來三十載高義蟠蒼穹

蹤跡安可期聚散時西東公既執高節道貌披春風

其嗣克承家詩書勤自攻某也戀名義旅食京華窮

謬通金閨籍乃愧釣鰲翁公今八十春樹手送飛鴻

下視塵世間逐肉轉飄蓬顧我素絲髮日日憂蒙戎

願乞刀圭惠共詣陽臺宮列仙始得道者先詣小有洞天陽臺清虛之宮爲

歌紫芝曲敬進琉璃鍾山頭有笙鶴旦晚期相從公

母遽嗟我斯言心尙童

寒日吟

青溪詩偶存

宋人

三

僵臥窮山無一能履穿衣破帶續繩飢驅負薪朝出

門風利刺骨脚踏冰指直口噤力不勝凍死肯羨狐

白毳歸共隣僧撥糞火手拭寒涕還垂膺

復吟

鬢已成霜楓又丹行吟無伴自蹒跚年年路口賣九

百若個山頭認嬾殘

隔窻夢驚折竹聲敗絮獨擁雞初鳴蒙頭劣可鼈縮

殼蠕蠕却笑魚翻萍

歸自大蘆山

飛雪滿天地我獨南山歸爲赴隣僧約妻孥且念飢
蹙破血濡屨寒涕還垂衣忽思大羽獵縱擊狐兔肥
炙鮮召徒旅置酒出名姬調笑張仲蔚辛苦歌采薇

泥塗

泥塗何蹢躅日出務所事歲暮意轉威凌寒不遑憩
途長日欲晚淖淖遲濡滯或者趨捷徑顛倒無不至
所以古有言淑慎觀造次相戒且少安徐行固其理

雪詩和韻

風吹颯颯度龍沙道是楊花是草花萬里寒光生積

音溪詩偶存

卷八

三五

素中飄茨舍倚枯槎旗門奏伎將軍幕梅樹無枝處
士家鵬燕逍遙各涯分忍飢煎雪誦南華

春日村居喜聞源和尚見過

丙申

靜掩柴扉晝不開無心鷗鳥不驚猜松間月到時窺
戶石上泉流淨洗苔袞袞諸公都遠去閒閒開士却
還來一甌茶外無祇待屋角疎籬秀古梅

梅花

習習輕風送曉寒短檐客日照衣單清吟好句無人
賞一樹梅花獨自看

滯雨僧舍戲咏白牡丹二首

獵獵山風撼法幢青燈繩榻暫留龐夜來雨過巫山
廟一朵春雲落曉牕

別有含情無限嬌玉人披練學吹簫淒涼天寶年前
事轉入空門賞寂寥

攜酒牡丹花下示在席諸子

嬌烏啼花似笑人半隨流水半成塵忙將白墮尊中
釀來看歐家譜上春

十千裁接爛如霞次第長安富貴家何事江村茅屋

音溪詩偶存

卷八

三五

底也教傳徧洛陽花

次韻送春同周東櫟

曳履出門去憑高意悵然竟看紅作雨到處綠如烟
世事催雙鬢春風又一年歸來北牕下寂寞聽啼鵲

理菊

夏日僮樹時蔬獨甘菊數本委而不顧生意
可知乃手去穢翳扶植挺然昔杜陵以苴不
甲拆傷時君子比而作詩竊繼其志聞諸好
事者

爲農力苦短學圃就原田雜植韭與莧采采騶芳鮮
甘菊餘一藁乃爲衆草纏憔悴我所憫筋力誰爲宣
晨興理荒穢荷鋤出柴門庶使生理遂慎勿傷其根
且勿歎後時歲久幸自存閒吟陶令詩用以慰爾魂
坐待東籬花的我老瓦盆

避熱

避熱荒郊戶不扃秋槐一樹蔭危亭驕陽幾日暹餘
焰撫石高吟伴獨醒間下未聞泉活活牆東唯見草
青青呼童荷笠腰鎌出觸手憂傷且復停

青溪詩偶存

卷八

三

中秋月下吟

吾生俯仰如飄蓬北抵燕雲南楚中僧房借榻更歷
市沽酒旗亭明月同今年避俗歸鄉縣山色朝來暮
還見巖前黃石許吾師方外酒徒稀對面修到中秋
月正明滿酌高歌情不厭呼兒負薪趣上市莫問壚
頭酒貴賤山空夜靜月舒波風清酒暖矢我歌歌長
响落海天遠驚起眠鷗亂芰荷兒童笑我劇無賴姑
爲軟語相娉婷明年此夜應長好何處相思明月多

題蕉雲盆梅詩後三首

青山遺佚女相如手剔寒燈夜校書忽覺綠牕春盎
盎且來雙照影遙遙

曲闌干外小菱盆咫尺梅梢挂月痕欲化蛟虬春影
整樓東何假賦招魂

不盡吟情續楚騷依稀芳訊滿江皋他時踏雪漁庄
路笑認枝橫舊板橋

雜感四首寄儲五采

自笑年來懶更頑多生結習不相關昨收松子來南
鳩偶憶移文誦北山

青溪詩偶存

卷八

三

朝來趨市劇縱橫信道前賢畏後生何事閉門張仲
蔚一生辛苦百無成

闔戶覃思絕四隣玄文燦燦擬通神三摹九摺皆糟
粕奇字終當屬美新

中郎老去道彌尊座上憑誰覓虎賁賦就登樓頻涕
淚風流那復憶王孫

雨泊橫林追陸家韋人舊句

前輩風流不可思山川滿目雁南之那禁獨夜扁舟
處恰是橫林風雨時

卷八

青溪詩偶存卷九

宜興蔣錫震契潛

後章江草

丙申十月廿一

卽事留別

聽唱君家香雪詞
冥冥烟雨挽離思
章江此去千餘里
不待旗亭折柳枝

將至廣德憶此路爲岳忠武追金人處

縣南迤西百餘里
拔地雲根接天起
側足僂僕共言苦
世際廓清差可喜
憶昔徽欽狩不還
大江南北盡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一

渭殘追敗金人於廣德
長車欲踏賀蘭山
懸軍似入井陘口
將勇憑陵殲厥醜
箭挂浮圖七級高
功銘曩窟千尋首
扶危久須英俊人
乘時各藉穎脫手
我來經行當十月
想像旌旗深谷出
草偃寒風齊萬弩
曉上丹楓照空壁
他時盜賊倘縱橫
殷勤爲弔長弘血

長洪關二首

廿七日

百叠青山百曲溪
懸崖枯木惟禽啼
柴車宛轉斜陽裡
路出荒岡古廟西

落日西風一戍旗
曉烟孤起隔林炊
村童雨雨驅歸

領笑指行人問路岐

漫吟 用進退韵

愛山情不盡
杖策遠相隨
湧翠峰千仞
長林松十圍
斷橋常落石
下馬讀殘碑
倘遇浮丘子
青雲亦可揮

雲門店至塵嶺

峭石攢峰似劍鉞
中懸一綫繞羊腸
不知此路何年開
閱盡行人送夕陽

珍珠灘

水匝山環阻一丘
修篁古木舍旁稠
竭來停棹巖花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二

落疑有幽人在上頭

擔婦行 有序

余行休祁道中步擔之事役及婦女民病何如
仁人君子宜有心矣是用作歌諭諸當事者

新安婦人當路泣
自言荷擔身無力
父母生長我蓬茅
亦學縫裳議酒食
嫁得東家夫婿貧
深山無用資稼穡
朝朝負擔出門行
夫既罷耕妾廢織
况值年荒穀苦貴
升合難謀傭准直
青布纏頭足踣躄
汗顏

脛羞不得冒暑衝寒陰復晴日暮途危腰臂極飢窮
無命欲何如天高難呼死應息語罷低頭淚萬行行
者聞之涕沾臆誰家女兒紅粉粧吳統越綺爛生光
斜抱琵琶不下堂

棹歌

山蒼蒼水洋洋千回萬轉滙鄱陽清湍激雪懸空缸
一灘未下前灘長陰風颭颭白日藏缺月飛空天雨
霜中有釣客歌滄浪歌聲切雲多慨慷和者誰與起
傍徨隣舟四聽皆買商賈聲留客來浮梁

青溪詩集

卷九

三

十一月九日暮抵鎮埠去祁門一百二十五里

舟人云此浮梁界址處卽兩江分界處時長
至後一日晚風寒甚有數戍卒向火又往往
見男婦負薪涉水而去意爲憫然觀山燒者
久之

風吹古戍寒日落樹羽直居人候烟火負樵歸暮力
冰稜石嘴趾婦子涉不息嗚呼江介悲令我起寒色
安得回春姿如火俾煥室山燒忽壯觀炙手勢可熱
倚舷縱遠目憂來覲少豁

城門灘阻舟寄上葉東莞師

不分空巖老惠休近就卷飢驅千里遠相投城門灘
上看斜日飛札何因過吉州

城門灘

灘頭森萬石倏詭熊虎狀中間懸怒流氣勇疾闢將
上潭集萬艘下潭列千槳彼此交逢迎勢禁莫能尙
躁者奮武怒卽事徒崛強人生通塞途信非智力獎
遇坎且安之因是吾所仰

夜泊浮梁

青溪詩集

卷九

四

風峭石稜寒水縮舟行礧礧如行轂日惟一舍又嚴
更鳴鳴畫角浮梁城流泉刷沙走風雨山穴一聲絕
人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日江湖路更難貪供山嵐
與水綠吾廬一葉沙邊宿

白鷺

受性偏孤潔烟昏晚倍明滿懷雲水意人外立霜清
過饒州

久行閱巖岫鬱鬱窮朝昏豁然得平曠朗朗開心寬
兩者不並途焉知勝負存人情紛喜厭天道互株根

咸遇聊取適措意非所論悠悠卽前路清嘯滿乾坤

鄱陽阻風

湖波雪濺朔風鳴又滯孤舟一日程爲報洪州閻太守漫張高宴倚江清

十八日雨抵南昌

涉水登山驛路遙到來風急雨蕭蕭章江醉尉能訶客悔繫詩瓢覓酒瓢

擬謁葉東莞師於信豐途次南昌聞其路絕險

遠廢然而止書事達情遙有此寄

青溪詩集存

卷九

五

山高水遠指南天夢越烟蘿路幾千並道雙江原入楚誰知兩粵竟通虔行携海外尋蘇屐與盡山陰訪戴船書到嶺頭梅有信祗云思發在花前

滕王閣遇楊錫九

帝子樓空歲月驚悲風落日照江城沈吟客對西山晚倒影天開南浦晴多病馬卿森賦筆當時狗監喜同聲千秋不盡凌雲氣期向金鰲頂上行

南昌城下作

楚俗三千殊履實曾傳喜士有春申今來襍被章江

路覓個漁翁作主人

爲人題照

丈夫意氣春雲生手輒雷車掣長鯨汨身投開何所事載酒汗漫江湖行乾坤付與掃愁帚蠟展携柑問楊柳一斗一石蓋不空年去年來允自走秦時明月漢時關落日樓臺雨後山含情獨笑江風遠滿酌狂呼飛鳥遲酒後肝腸芒角出畫史無才描不得日極天南與塞北科頭箕踞無人識

題歸雲草留別心壁上人

青溪詩集存

卷九

六

一卷歸雲一百篇九僧詩後外人傳手携瓢笠尋親舍筆點烟霞詞皎然盧阜欲依雙樹法西風趣赴下江船百花洲上遲分袂可得懷人細檢箋

贈梁質人

破浪乘風夙所希山川滿目淚沾衣城臨大漠沙塵遠馬度交河日影微擊筑欲爲燕市醉據鞍應歎趙人非權謀掌上虛籌策抱膝長吟却掩扉

題東溪夜讀圖爲趙香梗

道喪向千載六藝儼未闕靜夜聲謳吟簷端上新月

伊人如可見直有不朽骨
峩讀書臺傳自古先宅
前臨東溪口瀕洞積水濶
清風生微瀾恍惚百靈出

留別彭彥升二首

與君相遇卽天涯江上西風咽
蕙笳聞道洞庭湖水濶
亭亭落日指長沙

遠携關士度城幽重向江干餞
客舟別後有心應念我
招邀行過百花洲

雨泊章江二首

倚艦寒江口連朝聽朔風
蕭蕭吹急雨颯颯走長空

青溪詩集存

卷九

七

安得同元化翻飛附冥鴻
行藏應有分不必恨途窮

其二

人事多違迕天時更接連
麒麟蹭蹬老大塊古今然
欲酒楊朱泣還歸范蠡船
傾家具裝笠揮弄五湖烟

梁質人携酒來餞得句忽失之追賦二首

故人斗酒別用意乃區區爲稔
江寒亟終憐返路紆
談深頻淚晒日暮且踟躕
天地蒼茫裡相看各向隅

其二

別君心緒亂得句踵遺忘
欲罷情難忍尋思語更長

裁箋呵凍筆密雪寄誰將
擬待南來雁重書附八行

酒家

酒家憑作惡風雪滿江天一叟
支離甚三杯興味還
篷窗誰伴侶僮僕也堪憐
萬一逢嵇阮黃墟日日顛

一笑

悔吝階妄動無聊一笑收
地非陳蔡里恩絕稻粱謀
脊跼形如蝟思長緒若抽
皇天偏助虐風雪滯歸舟

又雪

孤蓬十日纔魚磯伏枕書空
力漸微忽聽蕭蕭舫外

青溪詩集存

卷九

八

響暮寒層疊上蓑衣

走筆柬梁質人

歸心爭共水潏洑繫纜沙頭
久未開急使應門將別
恨緘書不及雁南來

自癸巳 先慈背後未嘗出遊
今飄泊章江愴

然有作

昔去燕臺日嚴裝拜老親
今來章水曲撫墓告行人
一慟冰霜晚三更歲月新
淒涼游子夢誰寄故園春

去章江

苦憶匡廬秀難分漱玉泉羽翰原自逸江上竟回船

彭澤高風在南州處士傳擁懷累代下未敢負前賢

謁吳城睢陽王廟敬和聞笛韻

朝家崇祀典廟貌肅湖陰義烈千秋壯民懷三代心

蘋蘩仍世遠日月映波深明信恭申祝蕪詞敢嗣音

其二

行人爭酌酒殿閣起森陰間作風濤勢期消反側心

雲開廬阜峻烟向紫霄深勝地雄文壓誰來寄好音

蝦蟇石在彭蠡西岸清溪之下大孤之上去涯

青溪詩集存

卷九

九

可三百餘步板地離立高五六丈許其形上

大下小正南視之若倒卓一芋轉東北面又

若一虎蹲踞昂首南向其下中空若蹄股想

當水漲時孤根盡沒僅浮其頂泛泛若蝦蟇

然故名也遂賦

楚南信多石茲石殊所養撐突波濤間劍拔穿垠上

其形復善幻倏忽變應隨時與蛟龍爭戰聞風雷攘

所恨處勢卑偃蹇視穹壤永托天地極遠契雲霞賞

蚩蚩漁者徒落渚自來往

憶山中茅舍

漫山茅屋帶漁磯歲晚衡門賦樂飢漉酒著巾携插

去借書衝雪負琴歸兒頑近喜新知律客倦能吟學

採薇談笑江湖狂自在獨憐零落故人稀

十六日作

惟殺石尤風羈人宿浪中夜寒誰質酒江上問漁翁

解纜

侵晨聞解纜扶我眼初醒浪涌千峯白帆開九點青

濕雲飄似葉野鴨泛如萍寂莫誰相對江天一客星

青溪詩集存

卷九

一

十八日

歲窮歸愈切日日滯菰蒲安得西南風吹我過蕪湖

江流

江流日夜向東海借問幾時追使還苦欲馳書訪瑤

草可能報我蓬萊山

江岸

江岸蕭條三兩家柴門獨樹倚簷牙此間恐有杜子

美拾橡賦詩翻日車

陳以忠索詩

賦罷登樓試越吟何來楚客驟知音孤舟寒語三更月欲托江湖萬里心

雜詩

神禹鑿寒江水流無盡時中有不繫舟行行風泊之
即將東到海周道日委遲常恐歲云暮淹留誰與期
皇皇復皇皇懷古情悽而俯愧龍體遊仰看白日馳
采石舟夜望太白祠

蛻骨委青山樓神江上宅生來碧海清死去孤月白
先生自是楚狂人結契丹崖與翠壁匡山朝辭五老

青溪詩偶存

卷九

十一

峯東走吳天吟采石江頭十里酒可沽石上千秋字
不減當時坐擁紫綺裘今日行人呼醉魄雪共月明
千里寒誰上江亭夜吹笛騎鯨散髮下大荒環佩天
風聲歷歷

浦口江有感

憶昔携僮自洛師肩囊扶我過江遲今來獨對寒流
晚辛苦憑誰說舊時

小除抵儀真

失策西行懶便回歲除迢遞向江隈去家尙餘三百

里一日那徒腸九迴食儉開情小兒女道旁增氣盛
與臺無人肯許揖迎我快讀陶潛歸去來

真州除夕卽事

燈火團家慶椒盤各自親那知寒浦口猶有未歸人
對面無朋舊交歡卽比隣題詩笑相報疎豁動江春
還山吟 丁酉

二月十九夜大風雨

猶憐春色太匆匆日向南園薦錦幃一夜風狂連雨
微綠蕪狼藉海棠紅

青溪詩偶存

卷九

十二

沈子慕枉過僅余樹樓

荷鋤理荒穢日夕向原田有客過蓬徑相將藉草瓊
囊無河渚賦只誦養生篇忽聽鵲啼苦躬耕也自賢

次韻答周東標

性與烟霞近難居塵市中言來北林北敢擬東山東
密竹吟含雨疎花笑受風孤村流水遠獨倚一枝筇

題畫

溪山深處著茅廬有客高閑笑讀書莫道此間朋舊
少朝隨山鹿暮溪魚

虎丘夜泊

人作虎丘遊我止虎丘宿紛紜謝來往在衆不失獨
缺月挂西南下見澄波綠埜風清吹空疎蛩斷還續
而我何所爲我亦何所欲願携一斛淚夜就真孃哭
花下憶舊遊數子
忽憶當年舊酒徒狂歌花下漫呼盧秋風嵇阮皆零
落愁對黃公賣酒壚

山中晚歸聞儲六雅有善權之遊枉過敝廬缺
於晁待因寄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三

自愛山顛與水涯隔林穿過野人家尋秋到處身誰
伴曳杖歸來日每斜有客扣門呼蠟屐悞人清興看
餘霞圓成石上三生夢報我龍巖洞口花

善權洞一名龍巖洞

九日山間獨行

宵宵秋林曲徑通竹搖殘照漏疎紅何期隔曉聞樵
唱又被吹來斷續風

感興

纔見春生秋又窮山川搖落夕陽紅青蠅擾擾還叢
綠白雁淒淒度朔風漫倚熹微將鼓翅可知霜露已

浩空靜觀時物堪啼笑自折黃花壽乃公

穫稻

梧碧霜黃朔雁號東流日夜喟滔滔人輕縣令皆廝
養元魏以來縣令多舊指銓衡作市曹五畝就荒三
徑在百年生計四時勞呼兒穫稻歸山郭且臥南牆
白日高

金臺草

飢驅

丁酉十二月四日

苦爲飢驅出蕭然去里門寒燈明白髮孤影破黃昏

青溪詩偶存

卷九

十四

崔鎮

獨行誰伴侶詰屈且盤跚前臨汶河上坐看徂徠山
戊戌首春諸同年守部者以什數時時尊酒過
從吳時青賦詩紀事中有公等何人項最強
之句讀之適然遂有此作

痛飲狂歌燕市中酒酣搔首問春風折腰我亦從徐
子強項誰當恕乃公芳徑欲蕪蘭正變瓊枝繼似
燕逢時來披詠離騷句目送還雲萬里空

夜飲亦厚寓齋

逝水萍踪會面難
覺從燕市共盤桓
盃深浮綠鯨波
動燭影搖紅劍氣
千萬古風流傳
絲筆半生塵土賤
儒冠長安一望千門閉
霜外沉沉素影寒

自言有
畫筆圖

題擲筆圖

詞賦雲藍百樣新
歌傳未遍六宮春
琅然一擲殷金石
應信江郎筆有神

東亦厚

男兒困頓成衰朽
佞頭還傍塵埃走
囊無赤仄少逢

青溪詩集存

卷九

主

迎路值與臺邊
詞詎遠涉關河
歷冰雪又見春風動
楊柳隨俗時時
差折腰岸幘軒
軒仍戟肘諱言
文字裂險瓢待發
悲歌須斗酒自
循短髮托交契
肯遣長鬚致盈
盆新詩錯落間
木難敝篋光輝
生鎖鈕飲醇取
醉聊自慰故態
狂吟常在口衰
年頓使借顏色
氣翻然驚戶牖
搖毫伸紙亂塗
鴉墨汁酒痕汗
滿袖報君恨無
瓊瑤享客惟搵
家做帚莫嗤種
腐儒談一笑還
驚四座否

題吳寶崖龍棚詩後四首

君王樂與萬方同
大第詞臣奏國風
獨有朝歌吳季

重賦聲三殿已摩空

潮滿三江怒浪驚
杏園東望海門青
百篇賦就才逾

健逸氣臨毫瀉未停

十年筆札賦三都
二句吟成髮已枯
何似沉香亭醉

後清平三疊動江湖

少日橫馳翰墨場
白頭今始賦長楊
天顏激賜凌雲

賞落筆中書聲滿堂

次韵答吳寶崖

青溪詩集存

卷九

主

碌碌伏轡甚矣
億披襟何處當
風快舉頭天外
問鴻濛還覩塵
氛悲世隘醉能
歌笑醒能狂我
由人厄非天敗
酒徒燕市乍招
尋相就寒衣胡
介介旁羅羹鼎
光隣編追逐風
騷稱嫡派評詩
讀書新知樂莫
嗟古貨今難賣
盃從百罰且浮
沉性與天游廢
機械况兼法物
吐金景我見還
須一再拜君時
顧盼頗自雄恣
俊不禁痒搔疥
墨光激灑手擘
箋硬語盤空詞
珍惟朝來病酒
好宴眠應門急
走徵詩債

題焚香掃地賦詩圖

束帶輟吏事而有塵外風室中無長物壁上餘詩筒
呼童使縛帚勿受纖埃蒙博山朱火然青烟颺其中
時來高興發明詠摩虛空甚得清淨理欲替左司翁
畫史爲作圖意象何冲融示我屬賦之請宣心所同
弱齡厭塵雜老大日轉慵暫涸京洛緇遠愧故山松
幸爲置一座朝夕常依從擺落世俗紛乘化觀無窮

贈張依陳實 有序

已卯秋余與含山張季新同出東莞葉戴山
先生門下甲申嘉平季新與余遇於江上爲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七

座主韓城公稱五十觴自是不復會今成之
春其嗣次君依陳訪予京邸問其尊人遽已
謝世俯仰曩昔悲慨彌襟述事抒情遂有此
作

我昔與張子同出東莞門論文不厭奇古義風所敦
蕭蕭寒江風一見笑語溫爾來二十載音問久不存
豈無意氣感衣食多崩奔今春遊京華日日風塵昏
有客欸我宇禮我父執尊軒然見頭角勢欲高飛翻
設觀既俊偉亦能達詞源衰顏同春姿歡如襲芳蓀

所恨獨不見發聲爲爾吞最哉崇令德以慰逝者魂
援筆賦思舊曲折指可捫他日俾無忘庶以貽後昆
爲大名寶氏題貞奮集卽次其和山左女郎題

壁韻二首

毫端垂露字凝香鳳脰青青泪兩行啼盡杜鵑枝上
血檀心無復問梅粧
鏡掩鸞空恨已吞清風明月弔貞魂還如踏雪尋芳
訊那得無情過遠村

題吳寶崖南屏讀書圖次原韵

青溪詩偶存

卷九

六

曉來平地落日脚須臾細雨風交作畫船簫鼓憶西
泠人事滄桑避東閣時有所變置自嗟魯鈍無所爲已分
耕漁甘孤落誤人更踏軟紅塵西望長安成鑄錯酒
人方外暫游從覓句墟頭勸春酌酣歌清夜醉時眠
憑誰爲奏南飛鶴讀書南屏圖示我賦雜風騷間嘲
謔得意偏知天地寬登臨況有湖山樂樹堤十里柳
拖青山外千峯桃破萼何事塵勞蟻旋磨悔我多生
風走箒豈願朝回賜上尊可許吟成傾下若翹才自
古戀繁華野性由來耽寂寞昔年芻狗到於今明日

陰晴恐非昨不能醒醒慎小節却走巖居觀大界問
君若得果斯言東市朝來買鋤鋤

次韻題坐看雲起圖二首

大化云有象滅現唯所偶試看無心雲溶溶出溪口
觸石起膚寸倏忽盪林藪何處桃花源雲外聞雞狗
懷古情悠然息影無何有達人解其會乾坤入吾手

其二

遭物玩升沉綜數倚奇偶玉卮或無當石闕竟生口
蠅營驚世紛雲卧潛淵數不鳴宰野雁盡力烹走狗

青溪詩偶存

卷九

十九

遠害在高翔無名妙衆有京珠探罔象白雲看映手

東亦厚

我生領孤趣不受城市喧忽緇京洛塵日夕憂思煩
久與故山遠念茲春物暇安得載酒游行過梨花村
故人解余意開軒列芳尊圖書紛左右亦得共討論
雖屬片時賞朗朗清心寬輪蹄若流水歸去五侯門
時賢顧我笑庶以拙自存

題江湖載酒書畫圖爲吳寶崖

吾家笠澤烟雲藪風波曾涉鼉江口扁舟買得榜吳

娘絲網牽來呼釣叟豪吟縱飲一千場歷險探奇聊

試手憑陵萬頃心茫然一笑乾坤盡芻狗獨攜書卷

倚孤篷安問楊枝生左肘自謂天涯澹蕩人鼓柁浮

槎幸無咎今來作吏風塵下似鳥入樊魚在笱還望

南天烟水寬遠隔江湖春夢後君持此畫勸我歌作

計如余誠已謬羨君脫辭丞尉卑筆勢雄強羅萬有

貌得米家書畫船况乃從容把盃酒飄搖萬里乘長

風直跨三山窮二酉江雲湖水日悠悠孤嘯應知慕

儕偶竟須置我畫圖中共作顛狂辨誰某但將取道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三

問所從擁棹思歸鄉邑否

詠爐送莊圖雲之任宜春

誰持金九牧製此博山爐精氣藏滿腹顏色正敷腴
朱火方赫然青烟若雲舒形或成芝菌似爲祥者符
香霏四座間聲茲一炷初安得鼓其氣薰蒸被八區
信芳以爲期重器良不誣况聞秀江南衆香之所廬
持此聚香鼎聚香鼎見說郛陟彼專城居芳香坐相悅
徧使窮黎趨臨岐稔蓄意此意定何如

石藏書屋爲亦厚賦

石藏主人酷愛書犀籤玉軸列萬餘尊蔡翰墨亦所
須手持兼金市朝趨爬羅剔抉與絕殊欲憑衆罔探
玄珠得之愛比十五殊摩挲日日陳座隅間以詫客
爲歡娛我時從旁畧窺覲金枝翠旗光耀軀毛牆麗
姬世所都力能致此將焉如言之津津口歎吁慕美
且妬其全與

題雷溪春釣圖爲王素園同年

雷溪斷岸可千尺渺渺澄波如練白浮沉鳬雁宿層
陰隱見魚龍多窟宅風吹花柳十里樓中有持竿釣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三

鰲客擲去絲牽明月釣時來坐穩臨溪石得魚不得
意何如心無所管樂有餘作書相誠及魴鯉過河莫
悔泣枯魚

贈縣尹彭祺亭

六月風微菡萏馨承恩紆綬出彤庭覽辭金馬門前
路來看銅官雨後青惡竹巖邊須盡剪新苗埜外未
全醒都憑應世經綸手一滌炎歊惠遠垌

自題小照

不冠不履意象閒手摩三尺青銅鏡問渠何處棲碧

山朝行飯牛暮刈菅口峨皇墳睡玉丹酌以春酒光
顏顏其餘世資絕所干蒹葭中座起長歎天門九重
虎豹關巍哉星冕周遭班獨將散跡雲海間驂逐文
螭帶石蘭咄哉此生自笑頑世上何人最狂還

卷九終

青溪詩偶存

卷九

三

青溪詩偶存卷十

宜興蔣錫震契潛

學製集

戊戌

喜雨呈僚友

余以六月十一日任時
方苦旱十二日遂大雨

非才來下邑天意竟無私
欲奏薰風操先吟靈雨詩
清陰庭樹滿高景夏雲滋
竚待瑞華贈題箋報所思
有歎

官舍蕭條似野庵更無法
侶與同參晨昏隻影依雙

樹署中只有一株二六清齋倚
牛龕結習未能辭研北此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一

身應悔別江南深秋叢桂
空巖裡一枕松風夢亦酣

題雙槐

雙樹婆娑景色幽開軒我
欲當羊求縱令相對寂無
語未負元卿此一流

秀蔚峻嶒霄漢間清陰又
向隔年還分攜主客湘東

管合比淮南大小山

其樹一大一小

作吏

作吏風塵三月餘漸親刀
筆棄詩書放衙未免吟秋
興落筆安能賦樂胥江上
芙蓉知盡老籬邊黃菊近

應疎迢迢鄉國無來信目
斷飛鴻獨掩廬

月下獨坐憶舊游數子

獨坐臨清景冲然幽抱微
座中壺矢在方外酒徒稀
時引一盃滿重嗟萬事非
浮生無住著此去欲何依
夢中送人南歸

晴月四更闌親朋會面難
凌晨當又發把手共長歎
閭里初寒外關河古道殘
南歸如見雁書字報平安
東郊卽事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二

展隣庄問酒去攜瓢酣歌
勅勒思橫梁落日平原看
射鵬歸途遇汎詞賦未能供羽獵
便應歸髮老漁樵

謝人惠箋

垂老生涯舊簡編未能師
吏便忘筌從教訥催科
拙自愛清吟興象偏臥起
就明觀細字宵中援筆弔
前賢君知習氣應除未寄
我蠻溪十樣箋

白菊二首

搖落江潭楓葉稀籬邊初
秀晚香霏生涯應自甘遲
暮未許緇塵染素衣

健步移來雪一枝空堂間映歲寒姿黃衫俠客吾交
契餘子紛紛一笑麾

昔人云菊以黃白爲正色餘皆可鄙也

九日馮芳育招飲次杜陵九日宴藍田莊韻

禾稼登場野色寬招邀斗酒並追歡籬邊黃菊迎人

秋穠上丹楓照鵲冠作賦無能慙授簡悲秋多事報

新寒

是日寒甚兼聞時事

乾坤萬里舒心眼更欲憑高醉裡看

次韻答亦厚

臨路贈行卷筆勢何森張上追陟陽孫下媿休公湯

序情致道茂悵悵俄參商箴規我所闕銘佩安敢忘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三

却曲領斯言捷徑懼披猖詎知通塞塗或幾民俗康

倘遂涓埃願坐詠金玉章閑來孤興發銳思挫毫鏘

鼓臂走驚蛇十幅吳牋長卽此侈豪逸未覺身淒涼

夜闌燈欲灺顧影顛毛蒼妄意垂千春薄劣不自量

還當返初服耕釣終徜徉時與隱者游衡宇遙相望

苟爲壠畝民翔嬉景運昌覽厠巡尉間幸未通明光

期免北山檄敢希南國棠

悵然一首

東北支離雲海邊忍因憔悴受人憐時榮魂夢家三

徑屏當塵勞手一編塞外心驚風落木江南秋遠雁
橫天兒童項領紛臺省久分儒冠不值錢

覽古三首

少婦秋容滿鬢絲年年征戍向燕支前軍昨報生擒

鹵都護明朝又出師

日夕蠕蠕作繭絲終成飛蛹化偏奇鹿臺衣寶焚身

後笑殺寒灰散未知

厭見蠅營蟻附羶牛衣自給也欣然子真已死風流

盡無復人知崇讓篇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四

長至雪次東坡聚星堂韻

渾河獵獵吹風葉千山一夜驚飛雪孤城晝掩成旗

纛中間曠野行人絕斷壑堙痕坎欲平老樹撐空枝

半折蕭蕭窓外激清響炯炯寒光夜不滅照見真人

一片心晶瑩不被金風掣憶昔山中荷笠歸足下生

稜衣著纈閉門高臥時有之釜熱因依吾不屑覽來

遠吏瀛海岸雪裡東西鴻影瞥欲持此意向誰論撲

面清寒無可說一聲長嘯喜陽回殷然几杖皆鳴鐵

剡棘

西風滿剌棘孤鼠接人居造者言嘗及今來信有前
皇天存老眼此類合誅鋤吟眺愁無那梅華憶故園

師友

師友淵源更不疑忍將疵賤負恩私鵬飛濱水三千
里寥廓逍遙世未知

立春前三日送人歸江南因寄同年江岷山

相逢俱客路歲晚惜分攜盃酒燈前落新詩雪裡題
到家春爛熳舊雨話淒迷若見江文蔚爲余問牧羗

戊戌除夜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五

薄宦風霜遠顛毛日夜枯山川既乖隔歲月忽還徂
愛子江南岸扶犁形影孤故園今夜夢應憶老親無

小桃始華忽爲大敗

巳亥

小桃枝上已春風誰遣烏龍如阿紅恰似洛橋驚馬
逸等閒摧拉牡丹叢

謝人惠酒

矮屋打頭如甕盎連朝獵獵沙塵昏閉門作惡但僵
臥傍徨逮夜難及晨此邦東來號畿縣僻左實與山
海隣地荒俗陋文采絕往往剽賊多罷民耳濡目治

可一啜產饒聚棘亡松筠其餘草木亦蕭瑟寒食未
見梨花新井泉鹹苦酒味薄東薪高價疑靈椿縣官
卑微詎堪說大倉不廩五斗陳典衣何處勸春酌入
門四壁聞顰呻况今上官峻誅責久令吟思無精神
朝來搔毫故態出酒鱗困轍游通津整冠再拜謝嘉
惠長鬚遺我拋青春

周家庄卽事

無那春風日日顛薄雲烘日乍晴天擬驅疲馬馱殘
醉試出西郊踏野田席覆再重邀酒伴花飛一片舞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六

筵前杏園零落驚如許林外吹來又暮烟

又題

未識春風面茲游亦快哉尋詩宜痛飲得意且遲回
澹日流芳甸飛花入酒盃因憐舊桃李空向故園開

詠史二首

道病憂危始自憐還令蒙穀禱山川祖龍聲蹶原來
短驅石安能到海邊

北海有石磊磊名曰牢山云始皇驅石不動處

臨朔官前倒接離黎陽倉外簸紅旗紛紛浪死歸遼
海天下何人論撫夷

觀瀾亭

城上危亭俯大荒，傳聞當日倒瀾狂。
片帆掠影歸遼海，半息浮溫識壞墻。
塵世漫驚東逝水，纜痕安問舊枯楊。
蒼茫欲繼蕪城筆，目斷空涯幾夕陽。

咏扇頭畫意二首

雲海悠悠夕照時，亂山深處有毛施。
入宮不受蛾眉妬，閒愛靈巖掇紫芝。

弄月還山挽藥籠，荷衣蕙帶佩環風。
一從愁謝昭華瑣，不記秦宮與漢宮。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七

題南皮張氏園亭二首

主人不相識，獨坐玩森陰。
自是心無染，因之趣轉深。
支離石丈拜，樽散木公陰。
負手行歌處，清風忽滿林。

其二

楚客怨江離，風流鄴下奇。
一朝雲散盡，誰與後來期。
地勝須尊酒，思長索筆題。
懷人消寂寞，書恨紀南皮。

東儲二

別君三載闕音書，想爾文園賦索居。
老去狂吟詩不廢，春來蠟屐興何如。
莫嫌家食生涯淺，看我形容枯

槁餘他日一麾歸，舊隱南村烟雨並。
依鋤

題韓城師據實奏聞疏後

按節歸來自洛師，封章五夜奏丹墀。
明刑弼教持邦憲，借箸前籌替度支。
閭左有心雙淚盡，朝端誰告九重知。
大臣體國成星象，獻納真稱喉舌司。

劉廣文觴余荷花池上

自哂情同七不堪，乍嬰塵網共毵毵。
一尊相屬聊爲客，曲沼留連未病貪。
遙海暮雲通碧色，疎林落日帶紅酣。
故園烟水蒼茫外，憶放扁舟月正南。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八

讀唐史

先儒言唐史不可不讀，謂其事變多而足爲炯戒也。聊短述。

日月爭誇進奉錢，又開官市擾民廛。
黃衣虎冠呼中使，白壁脂屯遂放顛。
卽恐人間多桀，鑿須惡稅外有方圓。
道州老死不解事，下下寧辭書考偏。

朱尉以三魏集及端石一方見貽，口占志謝

新秋晴日映窓虛，門外誰來慰索居。
試墨拂几安古硯，良辰發興讀奇書。
端溪石淨平如砥，勺水瀾生翠滿裾。
風味此間堪送老，微生那復更求餘。

捕蝗謠

蜻生何彷彿一日羽毛短二日翅股長三日與四日
東西上下參翺翔羣飛刺天食我稻粱皇心孔棘大
官勦嚴符日夕下沸沸何揚揚健卒持帖來豕笑
而鵬張登堂瞋目語幕府鈞旨命我來捕蝗叫謹點
丁壯爛燬索酒漿勢猛於兵火雞狗不得將愛馬終
毀首不時拊蚊虻憂民傷稼穡重爲民禍殃蝗來食
我粟捕蝗使來食我腸哀哉我欲呼天天高不可望
誰爲叩天關長竿擊鼓天回光束縛此輩如驅羊政
刑寬平和氣溢不煩張捕蝗奔亡私心拜祝語未了

青溪詩集存

卷十

七

又見庄西塵起人驚惶

病後示兒

老夫灌漑汝偏聾九轉愁腸恨萬重扶病強書箋半
幅墨花沾處淚痕濃

中秋夜坐示兒

又是鴻飛丹樹天可知霜信減華顛攜尊喜共中秋
宴落葉愁爲別恨牽路遠莫忘無恤簡月明應照渡
江船家山梅信從來早憑仗東風爲我傳

予謬號平川或叩其說答之三首

不狎風波不弄潮自憑輕槳看魚苗倦來繫纜南溪
口厭說西來漚瀨高

人情翻覆似波瀾息影收聲夢亦安最愛澄江淨如
練由來此曲和人難

無所揀擇眼界平涪翁此語源莊生嗒焉喪耦物俱
化出門一笑大江橫

秋來索莫久無吟思適予誕辰馮芳育以詩爲
壽率次韻酬之

寒潭潦影已全收坐嘯驚看歲月遒燕寢懸弧聞在
昔空庭落木自知秋清時下吏虛三接白首無能借

青溪詩集存

卷十

十

一籌慙愧新詩工頌禱可堪曹鄴列諸侯

冬夜吳寶崖書來二首

月黑當寒夜燈昏客座虛更無床下酒忽見故人書
遺贈都非俗新詩復起予微吟獨申旦兀坐掩蓬廬

其二

蕭蕭北風厲此地絕詩書苦憶論文友難逢載酒車
荒庭橫隻影五字達雙魚寂寞甘涯分今朝一破除

上韓城師五十韻

庚子

華岳千峯峻秦關百二雄天文分井鬼地利繞河潼
 有美開人傑翹才暢國風淵渟神似玉霞舉氣爲虹
 問業烏衣舊生金綠字融貽謀在忠孝作室俯瀝澧
 際會觀光早因承寵席同班行驂冠右寓直日華東
 視草承明曉飛書紫禁崇花磚移晷影進炬撤璇宮
 談笑麾枚馬凌兢詘買終聲名儀黼座出入領羣公
 藻鑒南天永水清萬壑深吹笳臨海郡餐輿咏吳楓
 味美專羹別材收竹箭空疇咨皆帝力亮采亦臣
 工遂入泰機務旋歸荷棟隆東朝引升萃北寺啟屯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十一

蒙達漸茅連茹園虛草秀豐狂飈殊勁節後事識孤
 忠神道原扶直奸回適自窮臣心旣如水天聽厥
 惟聰翺翺卷阿鳳飛飛遵渚鴻謳歌隨處滿德業應
 時豐玉種藍田得龍騰渥水衷夢徵當授筆卜吉兆
 維熊重器登螭陛奇毛薦錦幃三多稱善禱百祿是
 宜總極協休斯應名高道愈冲覆幬千厦廣茹納百
 川通寒谷噓春暖蕃廡識化工念年塵盼昧今日恨
 飄蓬老至居人下官卑易咎叢折腰誠快快戟手太
 匆匆喜怒憑流輩艱危任薄躬且歌燕市酒安問楚

人弓回首西飛日長懷神降崧沾濡成小草拂拭起
 枯桐並命安絃纒兼收備藥籠爰爲繞樹鵲非比卿
 頭出願麗三台正期甄萬彙訂邊陲休肆伐廟筭且
 和戎少海波澄碧重輪日映紅賢良驥北首惠愛悅
 南翁次第清官閣苞苴砥俗聲居人呼抱犢黠吏避
 乘驄脫爾均藎息昭然若祭勝潞公驚遠徵司馬頌
 兒童黔黠爭留像滄瀛乞鑄銅他年徵史筆輒擬薦
 詩簡

次韻有答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十二

萬卷能令筆有神杜陵遺語舊來聞兒曹曾盡家求
 未漫說鴻都石鼓文

哭吳寶崖

前月方傳信今聞失故人論文萬興共把酒憶相親
 欲剪春園韭難辜澗沚蘋悲來望天末攬蕙獨沾巾

其二

兒女憐嬌小琴書欲散亡浮家千里遠問業六橋荒
 力任盧遵盡情隨劉峻長三年前北淚一報總惟涼
 城南視溝洫還喜禱雨有應暮投陳氏庄賦詩

言事

凌晨越城闌言指城南路逶迤溝塍間拙計敦農務
是時愆陽驕麥渴思潤土愁心走羣望積日詎云苦
響答如有象翕赫電斯舉雷鼓亦間作千村逢暮雨
攬巾笑折角霑衣曳白紵比屋頗窺觀左右紛童孺
路夕泥滑滑遮我旅於處天意似不違於人情難拒
懿此稠桑陰歎然成賓主

• 又書

道上爭呼狂使君衝泥笠屐度斜曛從教調笑兒童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三

喜可爲儋州黎子雲

案牘

案牘紛仍似亂絲侵人筆力苦衰遲綠陰亭畔清陰
日急遞嚴符又敗思

東郊行田

催耕朝出郭步履繞桑陰犬吠孤村遠牛歸曲徑深
方塘初漫水幽樹有鳴禽偶此共閒逸毋驚野老心
連夕無酒戲爲禽言三章

提葫蘆沽美酒酒家胡何處有將軍告身直一醉笑

黃封讓紅友

提葫蘆沽美酒欲向前村怕獐狗蕭蕭暮雨又揭來
一卷離騷空在手

提葫蘆沽美酒愁至難尋掃愁帚狂呼梟盧我不能
袒裼還須繞床走

贈醫士

秘授長桑鑰不扇門臨滄海課黃庭市中時賣韓康
藥枕上惟看老氏經小隱漸生虛室白遠山常隔暮
雲青依稀靈穴通三島擬荷長錢廟茯苓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十四

秋夜歎

不覺摧頽甚憂將日共沉變更增恐懼年老易傷心
坐對秋燈薄時聞夜漏深自從中歲後輾轉到於今
九日卽事

獵獵秋風天外來病餘扶劣強登臺眼看空濶平蕪
盡笑指鴻濛野馬催井畔碧梧和露殞道旁叢菊碍
寒開年來懶惰休孤矢喜聽鳴弦一舉杯

劉廣文招飲南城盆供二花紅白異色名云江

西蠟也屬賦率成二斷句時劉夫人尙未到

暑故戲之

並采亭亭紅白分依稀極浦送夫君紅疑鸞鏡潮生
暈白似陽臺雨後雲

傳自西江舊種分何緣北地雙逢君攜歸坐對鱸堂
月盼殺城頭日暮雲

王秀才餉酒

鎮日門無載酒車手翻殘卷作生涯學迂政拙真成
隱吏情官閒早放衙只苦嚴符常敗思比因多病欲
還家何期斗酒遙相餉正值孤吟對菊花

書溪詩集

卷十

五

九月十九日余誕辰也春秋於茲五十有九矣

猶羈縻下邑慨然有作

頭顱如許已可知世路偃仄將安之小園就荒菊應
秀舊學已廢農爲師傾壺傍沙趣餘酒獨居無伴聊
歌詩行藏好在歸去老禿翁何見事遲

次韻答人

坐見秋從萬里來西山爽氣夕陽開空庭吏散香餘
燼聚菊霜前手自培撫鏡乍窺悲老大折腰何補涸
塵埃高情千古懷彭澤辛苦無隣婦愧萊

感諷二首 有序

昔王翼道有言竊人之食騷然而不寧者鼠
也暴天之物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
忍爲虎竊而不忍爲鼠凡今
之人鼠耶虎耶願申以問之

猛虎踞坐臨交衢過者側足行趑趄擇肉而食苦未
饜血人於牙嚙且咀雞肋恐不足君所獵者睨之哈
爾愚一遭急縛皮寢處咆哮隳突何爲乎

鼠貪食穢常畏人夜行晝伏來窺囷飲河一卮可滿
腹陸梁五技寧通神柳州微文恬不恥張湯論磔應
無嗔最愛狸奴好腰腳前民薰穴空紛綸

書溪詩集

卷十

六

次韻答馮子

幼耽詞賦弔湘靈比梅雕虫擬注經芻狗文章成底
事支離歲月已忘形愁來望古惟投筆興到呼僮或
薦醺白首無能慚下吏憑誰敢道少微星

次韻答人

甕底醪難似高臺試一臨環看波淼淼此意日欽欽
造物黥方甚論真息未深蒼茫身世裡長據槁梧吟
贈馮子

白首儒門舊青瑣故物羸風流馮奉世經術傳詩生

碣石臨滄海濠洲接鳳城此間安位置處士一星明

話舊

少日風光只眼前水流花落自年年從頭指點滄桑
恨漏永寒深病未眠

答餉腐者

性本畏腥羶茹淡亦云久永天嚙蠶處憶我南窓友
舊號腐者體正無邪枉瑩淨不疵垢和羹識太素孰
南窓素友謂腐儒醜安用大官羊方可配吾糗村翁頗好事晨
遣長鬚走志士難衣食薄物詎可徂厚意恰重違量

青溪詩傳存

卷十

七

已節所受但問玉山永凌寒應秀否

隣人送苡栗

丈夫多英雄常患日月促堅貞保壽命藥物亦須蓄
比隣稔相念朝來薦苡栗授我盈一簞庶可配杞菊
貴愛比明珠寧或虞謗譴吾觀人世間鹿鹿期果腹
南山紫芝翁顧領向空谷一夕羽毛生自謂得所欲
鵬燕各逍遙陰陽順亭毒因之持遠情長嘯睨食肉
鼎烹安所希羹藜詎非福

喜雪

三農皆望歲我意亦欣然未乞朝餐米翻愁買酒錢
字奇寧可褒棄敝也堪憐自笑牛衣臥還操白雪篇

臘月十四日題河間邸壁

顛倒塵緣皆馬耳縱橫世路劇羊腸迢然一笑寥天
遠任爾東風徹夜狂

豐子成名亦惘然爭攜筆硯鳳池邊一生不得文章
力辛苦三都枉十年

壁間有題名
庶吉士者

歲暮羈旅意忽忽不樂作歌

忍寒孤館當窮冬含水嚼蠶朝釜空折腰并無五斗

青溪詩傳存

卷十

八

米秩祿敢望三千鍾並將形骸供喜怒豈有技力爭
雄雄呼來驅雞羣出屋廬去走卒時還同去來由人
不由已何異駒犢隨兒童吁嗟乎安得遽如南村多
牛翁布衾卧穩日高春瓦盆盛酒楮火雞豚烹宰
蔬薑葱酣呼一醉萬事了笑傲直可輕王公但言此
心已馳彼誓願旦晚超樊籠白鷗飄飄海上來招我
汗漫游無窮

蝨強

舊與高人約耦耕乍嬰塵網負初盟卽今脫幘須投

地崛強安能更屈卿

辛丑元日僧齋卽事

從人驅出向風沙彌勒還來共一家下吏清時牛馬
走高齋誰演鹿羊車願空色相離纏縛又誤塵襟換
歲華倘得惠邀新日月巖邊重與笑拈花

春日偶書

縱博還須恕丁謂覆舟寧必怨章惇胸情高濶稱賢
達不記冤仇只記恩

春寒雜興七首兼呈高司馬

青溪詩偶存

卷十

十九

朝來天際乍輕陰林外蕭蕭雪向深惆悵瘦驢欲不
穩灞橋詩思杳難尋

失翅羈棲似凍鴉尙餘清夢憶梅花江南歸路三千
里誰訪孤山處士家

指望春城縱嘯歌東風應律布陽和驚寒一夜能銷
骨憑仗薰爐送暖多

步入春蕪眼倦看瓦橋開下水漫漫誰令并作西風
急吹徹渾河萬里寒

七尺芙蓉苕帶長好將寒暑閱興亡重來敗葉霜銷

盡一陣悲風送六郎

憶昔聲歌黃竹哀君王行幸俟春回百靈應欲清馳
道先遣飄風凍雨來

詹事才名世莫過比來佳句法如何梁園雪後應裁
賦好付旗亭醉叵羅

春巡十曲

兩岸春聲淀水流來同篴篴會諸侯羣心肅穆宸威
警信是乾坤到十洲

分班奉直巧經營黠綴郊原氣象新共說無私能覆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二十

物應知有脚是陽春

半空天矯起層臺帳殿逶迤紫禁閑候騎千羣爭望
幸中人傳道上陵回

纂組雕鏤色色工力施人巧闔春風小臣葵藿傾陽
意盡在君王指顧中

踞地崢嶸兩狻猊龍文燦燦映官帽若教一吼能申
儆未必君王怒偃師

都梁迷迭曉氤氳選伎徵歌响遏雲初遍萬年供奉
曲前頭旋進縷金裙

彩鷁龍旂照水湄君王鳬雁有光輝漢家羽獵何堪賦水戲應教殺百圍

網戶承恩蟒服新自矜身手捷於神弄丸說劍皆荒說何似當年老斲輪

黃髮婆娑倚杖迎遠攜筋力聽車聲太平天子時巡日不及春田課子耕

萬方儀態總堪陳授簡無能實主臣誰製太常新樂府燕姬齊唱玉樓春

擬水園詩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主

五色雲車下九霄宣排羽衛擁招搖風回青雀黃龍轉日閃霓旌雄尾高童叟扶攜歌萬壽蓬壺飄渺奏簫韶重新玉曆身難遇侍慶方知樂事饒

又

令叶清和吉恭逢玉曆新無私覽萬彙有道麗三辰上苑初行慶宸游及早春靈祇爭尾蹕風雨自清塵帳殿招搖擁霓旌羽衛屯黃雲開輦道彩鷁動河津水樹千重入笙歌百轉頻輕颺搖颺遠淑氣澹涵醇望幸臣民切親人魚鳥馴承恩當此日拜手頌時巡

和鄭參亭韻二首

策蹇扶藁指鄭州烟寒枯木亂雲稠悲看趙氏雄三鎮笑殺公孫倚百樓浪湧前朝驚夢短水漸斷岸亦東流眼前少貴高車客不信春愁莫話愁鄭州懷古張祐詩賦

前長少貴不信有春愁天街此夜月偏饒蹀躞人夸四牡鑣燭影搖紅工錯彩春風吹絲看題橋時值清明三試日辛勤舊憶分華堯清

寂無因與踏話新句微陰增悵望憑軒重與問參寥趙北口步月

青溪詩偶存

卷十

主

廣惠橋玩月

十里春波廣惠橋明明孤月映中宵莫言此處無人領隔水漁燈伴寂寥

戲題彩獅子

貌得猙獰欲出塵青紅塗就自言神須臾只恐成芻狗貞質安能比石麟滄海有田還是幻偃師呈技誤爲真寄聲陌上悠悠眼未必鴟顧便食人

辛丑春余與吳尉同役趙北口頗行索句走筆東之

詩賣明時不值錢，遠蒙屬筆索題箋。譚因惠子還揮
塵，調失鍾期久絕絃。酸氣凋殘奇句少，酣歌哀激怨
詩傳。燕南驛路開回首，爲憶河梁有贈篇。

余自庚子臘月二十三日來趙北口寓僧院訖

辛丑二月晦始辭去，昔浮屠氏不三宿桑下

今豈直三宿已哉？於其行也，遂題壁如左

棲遲半室七經旬，津盡河水漸過春。一坐解銷六十

劫，不須辛苦怨風塵。

四月二十一日題河間邸壁

青溪詩集

卷十

三

新詩題向黃泥壁，小豁胸中氣浩然。驚起海濤三萬

里，玉龍飛入亂雲邊。

廢廟

軒冕泥塗就黃金，似有神村翁勤拜禱。見女共逡巡，
風雨一摧剝。莓苔竟沒身，淫昏終不祀。牲醴爲誰陳？

上廵道朱公二首

文季風期遠愈清，才流奕奕世簪纓。高吟響逸燕南
部，應律春生右北平。上日行車雙鹿繞，中宵執法一
星明。親承天寵饒溫語，逃聽輿人起頌聲。

早棲戢翼抱寒岑，巧語新鶯忽滿林。寂寂自甘惟飲
水，悠悠誰信不偷金。秦臺有鏡懸明月，梁獄無書亦
寫心。近識旗門清肅擅，可容妖鳥咒春陰。

張心友初入臺

聞君新命拜西臺，綉籠雲曙色開金闕。星辰含雨
露，玉塔仙仗隱風雷。三年閱實參華省，一日承恩接
上台。自笑雲霄空悵望，惟看五色近蓬萊。

四月念八日題新店邸壁

風走黃沙目易眈，燈明白髮酒孤斟。元龍豪氣今何

青溪詩集

卷十

四

許得似滄波，曉夜深

九日

眷言秋日美步出城西門，遂登凌雲閣。曠望臨周原，
草木葉黃落。孤鳥去飛翻，飄搖西北風。似聞戰鼓悲，
窮秋正凜冽。殺氣高巍巍，我行靡所依。傍徨欲何爲，
漫攜一壺酒。獨餉黃花枝，高臺縱遠目。卽事還賦詩，
愁心未成醉。此意當語誰？

得家書

五載客中逢九日，三千里外達音書。黃花久忘

徑白雁應知雲水居但道池邊松石在莫嫌壠上稻
梁虛欣然欲賦歸田樂合遣妻孥問敝廬

時遣家
景南還

次韻答馭日

閒堦飼鶴立霜清繞砌微陰采落英老去蹉跎惟好
靜時來翫體尙難平在呼席地三升酒笑向寥天一
寄聲歸到故園它日約依然措大老諸生

贈線總戎

年少談兵仗輓轡囊中賸有太陰符羽搖赤日驚飛
隼箭劈黃雲慣落烏海微風行知草偃旗門霜肅按

青溪詩集存

卷十

三

邊圖朝家麟閣如相待銅柱南天未許孤

六十自壽二首

轉眼星霜六十春竟成何事老風塵漫稱吏隱終嗤
拙凝暑書淫未解貧戟肘笑看獐虎冠折腰心悔藝
烏巾北山松檜蕭疎久歸去還應負古民

憶共時髦隊影分嘗操弱翰傍南薰三條樺燭寒搖
彩五夜聲歌響遏雲倚權黃頭驕自飽雕蟲白首恨
空勤從來通顯原多術奇字何曾可致君

九月十九夢巾得竟蓼莪之句足而成篇

久分蒿無用恩勤遂惘然倍因生我日難竟蓼莪篇
筋力垂垂盡生涯寂寂偏攀枝空有淚表墓是何年

時欲請
贈未果

告猫詞 十月一日

貪食復好睡久爲世所訾方其餐餐時吾意亦惡之
徘徊向空館日夕稔相依婉轉茵席間似爲兒女私
世情賤衰老去我忽若遺爾殊念其寒予亦棄其疵
苟可與同羣烏用區別爲

卽日二首

青溪詩集存

卷十

三

卽日歸來水竹幽行藏落落信天游沛中主吏文無
害壠上傭耕歲有秋挂角殘書宜續鼻倚溪垂釣伴
羊裘還從耆舊商時畧一笑應輕萬戶侯
擁卷支頤四壁看山林何許負衣冠澤身我自聞玄
豹愛子人母似吉乾隱向汧山思馬牧志羞安邑累
猪肝窮居那用求兼味掘得黃精足美餐

誠兒久不至悵然作

相望三千里悠悠日爾思歲寒時更遠情盡信偏遲
未識安將樂還憂平與陂何當卽攜手披對豁吾疑

見至 念二日

日夕憂思頽朝聞信使回披衣趨山戶下馬拂塵埃
相見渾無語呼僮且撥醅懸知歡會處今夜燭花開

壬寅元日

元默逢辰憶覽揆匪我曾錯擬芳枝漂浮島嶼春波
遠落秋原日月遡渠里曰歸良已晚未陽免守亦
何詞會當獻歲占風日自詠南山種豆詩

雪夜憶人十二韻

獻歲修三日嚴城已二更蕭蕭窓外響炯炯夜偏明

青溪詩集

卷十

七

繁短光逾薄墟灰火不榮閉門高士臥供飲美人烹
詠絮才難並調琴曲不成漫思探錦被誰與報瓊英
有美時稱傑論文座欲傾夷猶剡溪棹疾聞蔡州兵
千里虛鳧使三年隔鳳城向來談宴濶空在鷺鷥盟
寒任蕭齋集思增乙夜清羊孚如有作應信及柴荆
賦得明月照積雪

清輝今夕滿朔雪昨朝深玉宇三千界冰壺一片心
空明無可象獨坐擬彈琴倘有寒梅信前村踏月尋
不寐

去任渾無賴思長未易刪背人愁泯泯永夜目鯨鯨
春隔江南浦雲迷海上山清明看又過昏曉閉柴關
默坐

默坐安心倚半龕直成抱病老瞿曇未知爾後持螯
計已諱從前捫虱談

月下思歸

一灣流水鎖烟嵐曲徑紅稀綠正酣禪味熟時參玉
版桑陰深處玩吳蠶萱花浥露香聞細麥浪翻風影
乍愁惆悵故山雲物好月明應照大江南

青溪詩集

卷十

七

書懷十二韻兼呈韓城師

由來自擬知更雀枉被人呼戴帽錫潑濁揚清悲古
道放臯囚鳳恰今情已甘散木時万棄難忍差池變
幾更空館徘徊香案吏一春憔悴紫鸞笙臣安敢謂
清名獨古亦曾言縣令輕遠隔蓬萊雲氣滿思浮江
海暮潮平吳門市卒追梅福鼓史漁陽弔禰衡森森
白鷗波浩蕩悠悠青嶺歲崢嶸祝雞收禾躬耕去荷
鋤穿雲採藥行回首龍門秋色遠嘗看天半雨花傾
飄零弱植傷蒲柳汗漫生涯學水萍萬一他時臨海

嶠願憑高處望咸京

酬張心友

握手臨岐語更長
勾箋重試紫毫芒
吟殘細雨鵝脂濕
笑殺驚風蛺蝶狂
五柳蔭門猶掩畫
四松如蓋自昂藏
君應柏府清霜夜
夢我溪南舊草堂

別朱尉

半落三年任鬲津
情同虛沫慢爲隣
臨歧握手能無語
祝汝安心莫厭貧
虎豹山林文可隱
蛟龍湖海氣難馴
人生只合留名死
肯逐蠅營誤此身

贈別

聞君少年日曾向塞垣深
寂寞孤城下寧忘萬里心
寶刀鳴暗壁蘆酒對分襟
揮手一爲贈臨風懷好音

貓

婉轉如兒女
新窮一倍親
臨餐時占席
午夜欲分茵
與我周旋久
摯情異類均
題詩重惆悵
莫感路旁人

犬

藉汝司昏戶
辛勤幾歲年
一朝分背去
就食阿誰邊
累累知家喪
依依曳尾憐
物微意不淺
回首一悽然

將至東光率東鄭參亭二首

渺渺南雲道路長
柴車催發過東光
雍容都雅慚司馬
冠蓋縱橫憶鄭莊

閒吟攜手倚春城
忽忽西風特送行
可得相思如汶水
遠隨新雁餞南征

喜見女孫媒孫

昔去汝未生
今來汝已長
鑒貌既娟娟
聞聲何朗朗
相期閨中秀
或借林下賞
問事任挽鬚
索抱亦俱往

其二

辭家經六載
蹙蹙返柴門
不覺親僮僕
何言是女孫

竭將攜置膝
應解道橫肱
陳了翁女孫事
聰慧能醒我
今宵費酒樽

題挂笠圖

神仙好是閒瓢笠
共雲山寄情滄洲
趣脫屣塵埃間
今子有遠想披圖無俗顏
白雲天際頭
裊裊如可攀

卷十終

青溪詩偶存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蔣錫震撰錫震字豈潛宜興人康熙己丑進士
是集分二十二種曰輟耕草北征集渡河集贅疣
集北遊草楚遊草還山草汗漫吟北行草歸耕草
章江草還山草後北遊草涉江草洛游草灌園草
遊燕草廬中吟後章江草還山吟金臺草學製集
自己巳至壬寅凡三十四年之作皆以年編次

退谷文集十五卷詩集七卷

附行述一卷(一)

〔清〕黃越撰 行述 黃自麟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雍正五年光

裕堂刻本

原序

往歲龍江諸英俊倡爲江
上送春詩遍徵在城南北
同人屬和悉陳退思先生
甲乙論定維時予已深服

丁序

先生學有本源見地明徹
旋以先生讀書中秘燕雲
遙阻不獲時近德輝爲憾
丁酉冬忽以櫛沐請告歸
里訪予石城舊邸并出前

後古文藏稿見示予驟見而驚曰富哉言乎蓋天之生才本自不齊而人之好尚亦自各異夫猶是時代也宗秦漢者或不能工唐

丁序

二

宋習唐宋者或不能兼秦漢亦猶是著述也長於博稽者未必精於論斷善於考辨者未必優於剪裁先生生長金陵舊邦逢時清

晏數十年來 本朝風氣獨賴主持壇坫凡鄉會房行各制義初出四方咸賁油素登先生堂乞一言以爲指南後起之士受裨益

丁序

三

而登清華者實繁有徒薄海內外鮮不知有退思先生聞聲相思者素矣及其待詔金門自公餘暇手著鴻篇彙成大卷旣高古而

喬皇亦淵雅而靜細奇正
繁簡變化錯綜不名一家
極鎔鑄之苦心成鼎彝之
重器直使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豈若鄉曲小儒得一

丁序

四

知半解矜能炫采云爾哉
向者予遨遊京洛網羅十
五國之英華以昭一代之
矩矱茲復得先生集博大
昌明美不勝收令人有觀

止之歎焉

聖天子加意右文制禮作樂
鐫經刻史常倚儒臣如左
右手吾願先生休沐稍暇
星言夙駕奮袂還朝掌

丁序

五

絲綸而侍密勿爲心膂爲
股肱以備他日金甌穆卜
之選豈異人任先生亦何
爲尙戀泉石而耽丘園乎
予雖伏處荒江力爲勸駕

將效王褒作聖主得賢臣
頌急爲

當宁獻矣

康熙五十有七年歲在戊

戌仲春之吉仁和同學弟

丁序

六

丁灝頓首題於冶城清隱

石室時年八十有二

退谷文集自序

宜嚴而嚴宜寬而寬無定形無定情以著作言遻什一於千百付開雕氏將以垂世行遠不嚴而不足存也若止存之家乘以示其子孫片紙隻字皆所珍重不寬而無可存也古今遠矣文集克棟唐宋元明前後八家卓卓可傳外人各有集不轉眼祇供覆瓿然作者之子若孫不當亦作此言也予不徧見世間家譜偶見之某祖某宗正支旁派畧署其下某科某甲某官某職計亦盡退谷文集 自序

稱輝映於時那無楮墨文采膾炙人口不一傳頓就漸滅數世而下孝子慈孫求片紙隻字而不可得無他不早爲收拾排纂掛人心目以至斯也兒子 自麟 發予篋搜索序記書傳賦頌論策雜著得若干卷益以古今體詩七卷總名之曰文集請予自序將以災梨予慮其力不足舉之又自知其無足存也亟止之然而其意未可厚非也匪以垂世行遠遻什一於千百不嚴而不足存也將求片紙隻字於殘編蠹簡中而預爲之地予之於

父不寬又無可存且其成否不可知書此付之幸而梓
成掛之卷首以誌緣起若曰文集於唐宋元明前後八
家外分道揚鑣別作一重公案則予豈敢

雍正丁未花朝退谷黃越自序時年七十有五

退谷文集

自序

黃檢討名越字際飛號退思晚號退谷江寧府上

元縣人

予告在籍康熙丁丑拔貢通省貢元乙酉科舉人已丑

科進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加一級行實紀畧

學校公評梧岡劉珊書

己丑進士翰林院檢討黃退谷越自少高才博學能文

章屢爲宗工哲匠所激賞著大全合訂以羽翼四子之

退谷文集

紀畧

一卷

書操選政取理於宋人取法於正嘉條分縷析提唱後
學海內翕然宗之蓋莫不知退谷之文彪炳天壤也然
自輿論不及於閨門而徒以語言文字定人之優絀雖
有顏閔之行不能與班馬比烈故世徒知退谷之文而
不知其行有過於文者也退谷自高曾以下類皆敦樸
醇謹寬和樂易閭里稱爲長者退谷束髮受書父若母
訓以立身行己之道與爲富貴毋寧爲聖賢退谷奉之
不敢怠入則色符於心出則足不履影生事則老萊之

啼若嬰兒死喪則和嶠之毀將滅性經營窳空備歷辛
苦自始遷祖墓以下凡六處修復增置松楸鬱然而所
居窮巷拙門至今卑陋勿計也兄弟同胞者三退谷居
長每切鶴鴒之悲於仲既已讓宅出居乃授徒自給猶
且不足而推解終其身於李雖同居異業而相救如左
右手老而彌切他若姊妹親戚之老耄者鰥寡者遺孤
子之無資借者悉輟轉經營俾得其所苛矣富人哀此
孰獨仁人舉動豈類尋常然猶曰親戚也至於交友飲

退谷文集

紀畧

二

一卷

人以和而不至於姑息繩人以禮而不流於苛急居常
則道義相規履變則同仇奮臂友生之誼於茲烈矣然
猶曰生者也至於死亾之後或貧不能葬遷延歲月棲
靈荒寺暴骨原野得金輒以助之郭元振范堯夫之遺
風何多讓焉然猶曰其幽貞也至於顯達之時語訥訥
如不出口身粥粥若不勝衣扶漿士類汲引孤寒癸巳
分房自會元孫見龍以下凡出其門者皆巖穴知名之
士公才吏用卓有表見然猶曰其乘勢也至於歸老之

際不交當事不通關說門巷蕭疎庭宇閑寂垂柳五株
病梨一樹篝燈教子含飴弄孫以視世之趨俎代庖巧
趨曲媚者迥乎遠矣於是知退谷之文雖稟經酌雅苟
資質明敏好學深思者猶可以勉而能退谷之行非真
積力久忠信立誠未易幾而及也予因表而出之以爲
世之進德修業者法

退谷文集

紀畧

三

一卷

退谷文集

總目

男 白麟漢奇校對

一卷 賦表頌

二卷 論辨

三卷 說策

四卷 書啓書後記

五卷 傳碑疏跋

六卷 序一

退谷文集

總目

七卷 序二

八卷 序三

九卷 序四

十卷 序五

十一卷 壽文

十二卷 祭文

十三卷 墓誌銘

十四卷 論文雜著一

十五卷 論文雜著二

一卷 五言古詩

二卷 七言古詩

三卷 五言排律

四卷 五言律詩

五卷 七言律詩一

六卷 七言律詩二

七卷 五七言絕句

退谷文集

總目

附行述

二 一卷

退谷文集 賦表 頌

賦目

一卷

春殿晴薰赤羽旗賦

日華承露掌賦

寒夜讀書賦

讀書當以三餘賦

雲無心以出岫賦

春松賦

退谷文集 賦目

一卷

玉壺水賦

七夕賦

老年賦

鶴紵羣雁圖賦

鳳凰臺賦

表目

上以朱子文集爲理學正宗謝表 康熙五十二年

上六旬聖誕萬壽圖成謝表 康熙五十三年

上御纂周易折中謝表 康熙五十四年

上正樂定黃鐘諸衆律謝表 康熙五十四年

上皇輿圖成宣示九卿謝表 康熙五十八年

上豁免蘇松浮糧四十五萬永爲定例謝表 雍正三年

頌目

萬壽無疆頌

退谷文集 表頌目

二 一卷

退谷文集

賦表頌

退谷黃 越際飛著

春殿晴薰赤羽旗賦

開九天之間闔拜萬國之臣鄰賀履端於帝德當正月
之王春初日纔臨照耀黃金之勝東風乍轉吹噓赤羽
之綸殿裏爭花梅香馥馥林中覓草蘭葉蓁蓁肅穆羣
工威嚴合殿醉九重之春色催五夜之曉箭勾陳前指
羅象緯於隼旗華蓋後臨萃星辰於纘綯二十八宿列

退谷文集

賦

一卷

在彤墀三十六宮春周闔院况復氣和景淑天朗日晴
鵲雪殘玉河水泮蓬萊近日上苑遷鶯百尺遊絲爭
繞干霄之樹一羣嬌鳥共鳴析羽之旌影走龍蛇帶角
不揮而自轉風微燕雀爐香直上以如熏非霧非烟精
爽翳鬱無形無質善氣氤氲在地釀萬物之和在天成
五色之雲爾乃萬邦爲憲九圍是宅建萬乘之千旄貢
九牧之羽革大輅如日如雲通旌若白若赤備九重之
法駕會萬方之玉帛爲中外君爲神人主德邁虞舜功

高夏禹六服來享來王八荒獻琛獻土宜佳氣之薰蒸
被崇牙之樹羽爰作頌曰聖主當陽御玉墀仙人掌上
晉金卮雲麾旗手陳所司遊絲爭裊弄參差簷牙百轉
有黃鸝旄端赴暖走熊羆風不鳴條氣候宜盡日悠揚
不滿旗

退谷文集

賦

二

一卷

日華承露掌賦

仰垂象於耀靈稟純陽而爲日際聖主之當陽其精華
乃益出當其浴於虞淵平於南秩人得之而辨旦昏物
恒之而堅形質是固萬彙之所由以昭蘇無非光芒之
所爲洋溢若乃雞人唱罷羲和馭叱初生暘谷煥物產
之韶姿漸出扶桑通容光於漆室未央之閭闔既啟宣
政之禮樂拜嘉太史當階而獻瑞中書負曦以宣麻旦
復旦兮旣卿雲之炫采爛益爛矣儼日華之成霞照耀

退谷文集

賦

三

一卷

滿重闔敷一天之異景參差麗雙闕映左掖之奇葩晨
發薜華掩漾明光之練朝翻菱彩動搖結綺之紗影逐
樹輕濃上苑花間添彩石光乘浪高下瀛洲嶼裏泛銀
沙雖仙馭隨輪大作普天之照而靈鳥帶景尤爲御座
之馮宮作蓬萊帶西山而特起露先金掌蠹霄漢以相
承長漢轉曦車直拂仙人之頂高天瑩瑞色偏來若木
之升九天之露下垂已歌浥浥十枝之暉併集載咏蒸
蒸兩珥重輪金盤色潤連珠合璧寶掌光增魯陽之戈

不揮夸父之追却步舉頭卽見豐日正中照眼斯明商
雲常聚繽紛瑞靄旣如茵以如輪滉漾清光亦非烟而
非霧昌期五百曠世難逢未昃再中千秋僅遇幸火精
之廣照獲承恩於湛露乃爲歌曰日朏明兮潏潏經曲
阿兮昧爽討昆吾兮皆仰華五色兮臨天仗莖一氣兮
金盤廣露瀼瀼兮射仙掌

退谷文集

賦

四

一卷

寒夜讀書賦

何精神之發越兮重陰凝沍而不寒緣銳意於簡編兮
夙夜精進而難安焚膏油以繼晷兮曜靈奄忽其不還
對銀缸以發篋兮鴻寶次第而攤觀百家之牘既羅几
席一編之約亦費研鑽窮理盡性至命非深幾不入窺
寶雕龍緇虎成文匪細密未免踟躕當夫意之所注不
覺鯨鐘欲動矧其思有所結何知鵲袂猶單歷四時常
若此詎三冬迺不然由冬而春春宵無價勿爲秉燭之

退谷文集

賦

五

一卷

遊願同整壁之借由春而夏益不寬假且照車氏之螢
尚卜齊侯之夜秋聲淅瀝不妨童子垂頭午夜吟哦孰
謂書淫肯暇皆以鎔經而鑄史未嘗竭才而欲罷況夫
萬卷雖餘三冬自足匪惟夜氣之尤清抑亦日晷之較
速息慮澄心宵思夜讀鷄喔喔以長鳴書便便而滿腹
地爐灰冷朔風任透簾櫳藜杖烟生星火忽熒卷軸映
雪眩銀海之花呵凍起玉樓之粟五更鼓角如助悲吟
半夜星河誰供餽粥將以繼千秋之絕業寧更輟四時

之寒煥蓋萬物之用備載於書一年之計倍取其餘冬

爲歲餘勤動未容暫息夜餘於晝龜勉那可安居藉使

無沃心之墳典曷以免枵腹之空疎迨左宜以右有遂

委備而紆徐作明堂之柱石富清廟之璠璣取不窮而

用不竭援據精切居乎今而稽乎古幸免次且誠欲契

庖羲之一畫固宜讀惠施之五車乃爲之歌曰夜漫漫

今霜滿天吳歌楚舞未成眠書聲自遠勤磨鐫一般辛

苦劇可憐世間萬事皆有傳腹無書卷亦徒然冬則資

退谷文集

賦

六

一卷

緜舟資陸倉卒待用難俄延

讀書當以三餘賦

自墳典之既啟迺漸增夫卷軸虞夏之書渾渾成周之文郁郁先秦兩漢書難罄竹魏晉六朝辭多累牘唐宋之大家繼起程朱之片語必錄窺陳編以鑽研發新矧於便腹神智賴以開張義理因而純熟益薪盡而火傳曾雨粟而夜哭慮欲讀而無書何有書而不讀嘆謀生之不暇難帶經而自鋤懼不競於寸陰忍輕擲乎居諸請當動以求靜可選暇而攤書當其夜也日之餘喧囂

退谷文集

賦

七

一卷

既遠徵逐亦除亟陳書而發篋肯偃息以次且匡壁於今復鑿孫螢自我重儲應鐘聲於子夜發天籟而歛歔當其冬也歲之餘變飲水而飲湯苦晝短而夜長堅冰倏焉已至神采爲之內藏且息交以絕遊爰一目而十行悵修綆之尚短虞墜緒之終茫恒焚膏以繼晷務達旦以爲常萬卷三冬足用寸心千古備常卽八面以受敵亦肆應而敢當當其陰雨也時之餘天行忽變人事暫止不逮之客未來展齒之折且已靈雨而讀書者十

日築場而漂麥乎千里心旣絕乎紛紜神乃注於經史胡然而憤胡然而喜浙瀝之響不聞金石之聲盈耳讀破萬卷豈徒然下筆有神良有以由斯以談餘益有三荷不日而不月胡弗作而弗懸士人多永夜以繼日君子必朝稽而夕探長年咕嚕二酉沉酣陰晦不輟晴爽愈甘尚分陰之是惜寧三者之待餘常不食而不寢猶其虛而其邪迨降格而言此亦卽是以警余又如而是而自棄豈下愚之不如謬云不暇搔首躊躇玩時愒日抑

退谷文集

賦

八

一卷

獨何歟

雲無心以出岫賦

維大塊之氤氲兮時布濩而爲雲常聚散於巖阿兮與
隱逸而爲羣觸石起於膚寸灑野忽而繽紛縈乎地軸
動乎天文孰執之爲有無孰迫之而馳驅迺烟馳於驛
路乍星散於山嶠將霖雨於關河寧飄泊乎江湖入夕
而澹河漢帶曉而羃天衢方其未出也入林恐不密入
山恐不深棲茂樹以終日籠芳草而長陰月來弄影而
時破風生作態以微吟良無定狀夫豈有心及其既出

退谷文集

賦

九

十卷

也當夏而多峯入秋而似紙行藏惟其所遇變動原非
有以非霧非烟散作長空之綺迤北遷南歸擁前村之
紫是固乘化而去夫寧不雨而密大慰雲霓之望適還
虛空之質天不礙其晶瑩山亦仍其崒崒曾不崇朝休
而日逸乃爲之歌曰卷舒萬古辭巖岫和風甘雨隨其
後莫謂無心自往來萬物芸芸皆在宥

春松賦

運無往而不復兮百物時至而不憂當歲寒之栗烈兮
雖後凋亦槩乎其不可留夫何春日之載陽兮生意鬱
勃而自流先秋實以春華兮萌芽次第而皆抽倚巖阿
以卓立兮風戛戛而若秋詎爭妍於桃李兮摧剛而爲
柔蓋夫松之爲物也輪囷離奇拔起霄漢虬以爲枝龍
以爲幹植身華嶽之巔托足磻溪之岸天地爲之幕席
雷雨爲之澆灌工師過而不顧逸民對以長嘆材大難

退谷文集

賦

十

一卷

用莫付棟梁之任嘆屈未伸幾同樗櫟之散賦性不改
結根難移挺干霄之勁節負溜雨之霜皮冰堅木落紅
紫俱盡天高氣肅冷暖自知猿鶴狎成伴侶雨雪媚其
幽姿以八千歲爲秋待五百年何遲旁觀動色略不自
疑無何律轉爲春色歸芳草香發長林當陽和之旣泰
見天地之爲心出震齊巽勾萌於以甲坼敷華啟秀草
木漸以垂陰十八公乘時應運五大夫解袂披襟頭角
忽爾崢嶸氣體漸覺陰森含英咀華浮光耀金其胎息

之朕兆久甘寂寥其枝條之秀發乍見根苗豈必收柯
易葉菁葱之色但覺豐饒寧類媽紅姹紫清剛之質絕
勝妖嬌髮種種而加長縮背兒南花淡淡其當空映日
凌霄鴛燕非其儔匹蜂蝶過而飄飄餘膏入土孕茯苓
之千載清風出樹發天籟於崇朝寧希榮岱宗之秦爵
待看子天台之石橋值此春明景物皆和竹滿淇園放
枿青精梅橫庾嶺顧影婆娑結素交於末契絕扳附於
烏蘿烟交霧合見乾坤之結撰風去雨還釀高厚之恩

退谷文集

賦

士

十卷

波迴視寒崖枯倚幾成僵卧爾乃春暄煥發頓起巖阿
今者之所就視昔而孰多孰知物各有時難與相違先
時而欲速是不傳翼而欲其飛後時而不舉是不加膏
而希其輝彼萬彙皆不出其閭域何一木之能越其範
圍且培其根無望其腴鑒此長松以待春暉乃爲之歌
曰汲井修其綆種樹耐其冷歲暮苦寒時陰陽催短景
於此植根深實發而實穎斂手揖春松令人發深省

玉壺冰賦

翳玉壺之皎皎兮質非水而亦澄視厥德以爲受兮不
貯采而藏冰嗟兩美之必合兮雖異體而同潔淨外內
而爲一兮何肌理之層層骨則同堅鑑無不澈望之如
雲就之若雪不因入於不因人熱瑚璉與之同升明水
與之方潔方其無物空空洞洞亡不爲有逮其有物淡
淡漠漠虛不爲盈不加少以爲多恒激濁而揚清感召
捷於方諸精神映若水晶儼蘆花之立驚明秋水於一
退谷文集

賦

士

一卷

泓君子鑒以居心欲表裏之如一修士因而濯魄必渣
滓之俱傾廉吏之四知以冰爲操貞姤之一節與玉同
瑩羗親友之相問托素心於瓊瑛旣如圭以如璋不執
熱而願涼溫潤雖比於春和密栗雅似乎冬霜凌人有
事於北陸藏器屆時而大光白玉堂前上下珠璣琉璃
屏裏掩映光輝虛其心貌不加瘠實其腹體不充肥期
如明月之入懷幌如銀燭之襲衣又如秋水在長天白
雲橫古洞伊霞鶯之莫分亦山嵐之不動於斯時也宜

水澤之腹常堅胡東風之忽解凍亂曰玉壺湛湛兮冰
儼儼兮融釋脫落以爲鑒兮

退谷文集

賦

志

一卷

七夕賦

河鼓斜峙於河中兮牛女遙隔於河之隅經星亘古其
有常兮世俗競陳其酒脯謂有巧之可乞兮天孫綽約
而靜姝牛女契濶以期嘉會兮每當秋爽而躊躇時維
七月序首三秋冀葉七開桂蕊半抽烏暗不飛河淡不
流金風送其芬馥玉露潤其絲絢清漏漸移相望已久
微雲乍接過去難留嗟闌夜之易曙泣會促而別修則
有趙女秦娥吳姬越艷嫌曉粧之半故鉛鈿重加憐晚

退谷文集

賦

古

一卷

冰之全新光華更挾庭階夜掃含私願而難言几席露
陳愬明河而默念旣穿針於綵縷七孔具投仍盼網於
蟾蜍一絲全驗於時燃九微燭臨百子池碧碗冰漿投
瓜果以並進時花好鳥剪麴麴以雜施意神靈必多巧
慧但仙家恐好別離不道人間之多巧却向天公而問
奇彩雲易散依舊成岐雖人情之好幻於世說非無因
昏中之宿牛值其旬秋初之月河皎如銀繁星不見織
女倍明適當其令仰觀更親則謂其精亦交以神旣傳

問支機之有石誤犯之有人更何必細問乎銀漢之濱

退谷文集

賦

十五

一卷

老少年賦

翳小草之乘化兮固從時而善變皆由盛以至衰兮何
當老而反蒨寧竊術於少君兮胡綽約若處子之面不
爭艷於春華兮當素秋而乃見爾乃鴻鴈在天清陰滿
院傾秋葵於日下飄天香於月殿鷄冠暎血海棠一捻
羞雷同於百花逞風流於多葉陋梧桐之早凋笑丹楓
無異色紅或如丹砂錦或迷蛺蝶黃金碧玉爭妍萬紫
千紅闕畦臣之少也雖不如今其老矣氣不懾當其蕪

退谷文集

賦

共

一卷

沒階墀偏反無奇僅分綠於芭蕉誰假態於江離曉日
豈殊衆變成方見知映晚霞則淺深一色迥晨露則鹽
浴多姿衰柳長堤炎威已歇新蛩短砌幽韻偏宜昔胡
不早今亦未遲嗚呼蟋蟀族秋吟蜉蝣出以陰少不墜
青雲之志老方知白首之心時變固如此惡知昔之原
不異於今乃爲之歌曰褪綠衣兮施朱耀金占秋光兮
續服華簪俯仰疇昔兮孰知其深願朱顏常駐兮繁霜
不侵

鶴給羣雁圖賦

爰有虞人將以弋雁巧奏一鶴用以爲間審端衣其同
色况長項乎非廣雞辭羣而獨立雁落陣而誰辨情關
入而不驚詐百出而習慣爾乃同飛同鳴儼鷺友之無
猜偕宿偕食類鷗盟之不收胡效雉以爲媒乃嫁禍而
不悔虞張羅以暗度雁將舉而遠殆顧視臭味之侶方
從容以有待學其鎮靜之致竟游衍而自在漫天之網
曾不隄防括地爲囊忽就脯醢嗟朝游于江湖竟夕調
退谷文集 賦 七 一卷

予鼎鼐鶴實爲之雁有何罪虞適收鶴後車以載旁有
睨者望鶴而謔官班崇于九品繡補其服易象取于中
孚糜爾以爵謂爾望之宜清宜爾衷之可託孰譎詐而
如斯曾益跖之不若清議卽所不畏長羈抑有何樂不
過貪其秦養想當見機而作卽謂非其本心誰教當初
失脚雁旣之死不悟鶴亦偷生肆虐嗚呼來同賓孤守
節而糜爛之若此尙何問乎鶴鶴與燕雀

鳳凰臺賦

鳳去臺空還畱有址瓦官閣外鳳遊寺裏選暇日以重
尋羣同人而至止吳宮晉寢青蓮舊句依稀蔓草荒煙
步兵遺垓尺咫顧山川之靈秀開而益新故景物之妍
華終而復始石城積雪自昔如斯鍾阜晴雲於今莫比
上瞻則天門中斷下矚則金焦柱砥靈巖龍洞烏江之
九里當前幕府江黃栖霞之七庫堪指黃花寺上黃花
盛白鷺洲前白鷺起半山亭子化作僧寮東田舊宅於
退谷文集 賦 九 一卷

誰之里山光近北城外青山城裏多煙火從南長干寺
接長干路亭高木末景忠烈之一表凌雲臺會雨花方
正學之十族有墓應接不暇方近覽而遐觀得意忘言
均神悚而目遇俄前村之忽紫倏歸雲之擁樹茫茫大
地都無見滾滾長江起煙霧乃爲之歌曰憑今弔古陟
高步千里江山咫尺聚興衰滿眼下荒臺指點虛無引
歸路

上以朱子全集爲理學正宗特命內廷諸臣校訂重刊

并

御製序文以彰崇儒重道至意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二年

伏以

聖言幽遠疇爲析義疏於微芒末學支離孰與判正

宗於老釋惟

大賢爲能辦此傳註之精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非

退谷文集

表

五

一卷

至聖孰能知之表章之力恢恢乎與乾坤共大縹緲布

於海內誦法滿於寰中曠古稀逢於今僅見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庖羲以一畫象天

實爲文字之始倉頡用六書造字遂開書契之先

循斐緝提存其名不傳其實伊祁子姒紀其事邇

勒爲書十六字薪傳具列聖之精微不謂爲少禹

千年理窟羅六經之奧異豈得云多歷柱下而發

其藏功歸刪定賴尼山而拔其萃道在贊修易象

春秋沛若江河之行地詩書禮樂燦如垣宿之麗

天况賢傳輔聖經括修齊治平之要且孫謀承祖

訓析天人性命之微鄒邑七篇無非私淑齊魯兩

論各有成書夫何劫火延燒秦肆毒購求之詔

雖下真偽焚如表章之意良殷是非誰據十三經

之注疏不無穿穴駢枝廿一史之源流疇爲褒誅

予奪幸紫陽啓千聖之秘鑰受學延平維朱子集

諸儒之大成溯源洙泗曰關曰濂曰洛待闕而研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其精而秦而漢而唐至宋而扶其奧然在當日尙

有僞學之譏亦閱數朝誰作真儒之目從未有升

堂入室後乎千四百年躋諸顏閔之班發冊陳書

纂爲八十四卷播諸周程以上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開天曠識

振古弘裁

先天後天默契義文之窈冥

大傳小傳深探周孔之精神

定律鑄金鐘得不傳之元音於千禩而上

量天製玉尺符難窮之日晷於萬里而遙造化生心

周情孔思咸歸度內典漢在宥堯仁舜智併綰樞

中猶

念孔氏之遺書必元晦斯窮其蘊百家之斷簡惟新安

能折其非取其全書陳諸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廣廈細旃之上去其煩複裁之

敕幾清晏之時小學冠簡端允矣成材之基本啓蒙

先易學實爲知化之端倪四子俱在甄陶五經咸

歸鎔鑄雖程子之傳易而反之本義亦有言理言

數之殊卽子夏之習詩而驗之事情不無大序小

序之辯古文今文之異同蔡沱商榷者幾年大書

特書之條與胡瑗折衷者幾章冬官之闕不必補

亡儀禮之精何妨訂正輯畧精義游酢趙岐誰與

阿私斷句分章曾子子思悉歸條貫至同時之辯

論驚湖鹿洞不必同科逮後學之津梁仲默季通

未聞異議他如天文律曆山川潮汐罔不究其精

詳卽至書序記碑詩歌詞賦亦足徵其情性誠哉

沉潛乎仁義之府信矣從容乎禮法之場由此付

之開雕不使魚魯亥豕之偶誤併以

頒之京省何必荆梁充豫之分殊從此窮陬僻壤無不

知正學之有準苟能強仁慕義詎不仰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賞識之皆真臣等初窺章句漫事朱鉛擇不精而語不

詳方同韓子之原道拓心胸而推智勇未如同甫

之粗豪卽謂半部可致太平何如全豹雖聞五車

尙多秘笈纔見一斑綠字朱文忽自

九天而下望洋向若能無四顧而嗟伏願

愈識前言

彌探往冊

文武之道果在何識大識小之不兼收

堯舜之道斯存總見知聞知之必悉灑則金聲玉振

條理貫九成之始終測海觀瀾波折悉一源之浩

瀚矣臣等云云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上六句

聖誕臣民朝賀特允儒臣請繪萬壽圖自暢春苑至太

和殿分爲兩軸告成進獻

天顏有喜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三年

伏以

元首喜而股肱起虎拜稽首於萬年

甲子周而中外來

退谷文集

表

二四

一卷

龍光集慶於六十

恩深似海千條萬派總朝歸

物阜當春柳媚花妍皆拜舞勒爲

盛典左史之外益一奇觀繪以生綃右圖以來得未

曾有照耀今古鼓舞臣民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書契未興天地之苞符先呈圖於龍

馬繪事繼作人文之昭朗亦寫照於兔毫列宿三

垣尺幅開而星辰不遠五嶽四瀆片簡集而疆域

皆明六十四卦之燦陳方員橫燎如指掌一十二
州之肇啓幽克冀較若列星繪圖風而食瓜斷壺
與朋酒羔羊而並饗陳無逸而沾體塗足爲耕夫
饁婦以如生曲禮表深衣簠簋饔豆之俱列春秋
圖盟會葵丘首止之有徵斯皆道在乎六經故使
事昭乎百世他如流民入告披圖而疾苦呼籲之
如聞王會有陳發策而雕題鑿齒之畢集思股肱之
之美麟閣內博陸爲先念中興之臣雲臺上高容
居最進賢大羽冠猶新褒公鄂公毛髮俱動亦
爲列朝之盛事堪作奕世之弘規若夫月露風雲
止堪描畫煙霞竹樹聊以怡情摩詰之輞川毫素
雖工無開大體王宰之山水并刀卽快僅剪半江
從未有嵩呼雷動於普天滙歸輦下華祝風行於
禁鑾譜入毫端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先天弗違
後天難老
獨租過億萬躋斯世於壽域春臺
養老重五更禮斯民於麗省皓首
圖耕織而重農貴本衢歌巷舞有頌禱而終莫能名
賜肉帛而少懷老安就日瞻雲罄媚茲而有懷莫盡
爰因六十歲之
萬壽雲集闕庭更請三十丈之兩繚巧爲繪畫郊外之
風光若錦半由海淀以赴龍城國內之拜禱如雲
又自城闔以向鳳闕二十里之笙簧夾道經棚接
楚與滇黔十五省之衣袂連帷方言雜東西南北
兩旁羅克食黃童白叟盡飲天厨中路蕭
鑾儀豹尾螭頭徐頒法駕先之以

太后而

官眷豫附次第循循後之以
諸王而孫子景從威儀濟濟

還朝受賀方謙讓之未遑

止輦徐行每觥輟之繼晉

顧盼先耆碩髮世臣舊德之旁求

溫旨被長年間鶴髮童顏之慰問維時氣溫春暖是日

日麗風和滌影飄飄祝延者遍是鐘聲佛號偃師

變幻陳設者都爲極巧窮工劇演子孝臣忠處處

同工異曲願同天長地久棚棚結綵懸花獻賦貢

詩雅難盡登已自另爲編輯長聯短對務在必錄

退谷文集

表

二七

一卷

無難悉與臨摹在爾日身入畫圖原自是真而非

畫歷萬年恍遊盛世不覺披畫以如真人情之懽

怍如斯天意之申重自久_臣等才難稱絕筆豈生

花馳驛至金城無勝笑以圖方畧下筆開生面鮮

顏色以染丹青千官列雁行如觀廟壁五聖連龍

衰恍動宮牆幸逢仁壽之時身與飽德之事伏願

堯仁益廣

禹儉常貞

列在屏風守令之賢否時時在慮

登諸版籍閭閻之疾苦一一周知

化國之日月舒長不止卜年卜世

至聖之聲名洋溢奚啻日照月臨則天保九如保佑命

之而不已洪範五福康寧福壽而無窮矣_臣等云

云

退谷文集

表

二八

一卷

上御纂周易親加案斷錫名折中分賜廷臣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四年

伏以

乾坤南北上下位而二老有常經

震兌東西左右分而六子皆致用

義文各有取義先後聖不異心源

周孔未盡繫辭方圓圖止須神悟惟

大聖爲能默契非

退谷文集

表

三九

一卷

至誠孰可前知偉論開天弘文持世臣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畫前有易卑高貴賤已皆陳畫

後無文動靜吉凶早悉備固由書契未作不能取

萬物之情變一一筆之於書亦緣神物既生已可

盡三才之法象在在摩之以易河呈龍馬旋毛具

天一地二之文著守神龜叢生半小衍大衍之策

仰觀俯察二畫以定陰陽遠物近身八卦無非奇

偶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亘古如斯相射水火相薄

雷風千秋不易惟方位之既定遵上古而有常迺

繼起於姬周篤生聖瑞爰觀玩於美里媲美皇風

出震齊巽見離役坤以象春夏悅兌戰乾勞坎成

艮昭合秋冬成一歲而分四時不復乾南坤北退

二老而先六子更爲震東兌西二聖似不同揆原

分體用一心都無異致畧不參差父繫象子繫父

周兼占象象有傳象有傳孔益韋編統先後天而

爲言無幽不闢兼義文周以立說有義皆宣大抵

退谷文集

表

三十

一卷

象盡意辭盡言經分上下要之經自經傳自傳翼

不牽連嗣是易說繁多反詳於周孔後來傳註代

出或畧於圖書方圓四圖其說雖皆出於邵氏順

逆異數其秘初僅洩於希夷未有總四聖之心傳

與義文周孔而爲五啓二聖之秘鑰參先天後天

而成三如

今日者也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咸五而治

得一以貞

讀史貫羣言歷代之得失是非總歸論定

窮經研奧義列聖之精微表裏悉與參稽

願在學宮經義已麗天而行地

著爲功令傳註更雷動以風行猶

念易以道陰陽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圖以繪造化有物

皆備有則皆通顧尙數者理多粗名法術數之家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推爲鼻祖且言理者數不足尋章摘句之子未有

心傳卽象傳文言未必孔子之易仍周公之易况

繫辭爻象詎謂文考之心卽羲聖之心程傳理則

精而顚愚或未能以前其用堯夫數則密而理學

或未足以誘其衷理與數不能離如形如影同爲

起止數與理原自合若忠若恕相爲有無因集石

渠天祿之儒廣加搜討爰總百家衆說之異悉與

折中

救幾清晏之餘周情孔思紛來楮裏

廣廈細旃之上文占義盡畢集毫端先天弗違羣言

之漚液後天奉若陋百世之編纂王孔悉入範圍

程朱都歸陶鑄西漢之註疏頓覺依稀東魯之絕

編納諸綱領還其古本先之以上下之經定爲今

編次之以十翼之傳啓蒙載諸經後卦爻著策一

披圖而變化曉然附論加以

聖裁邇浴觀河纔推行而縱橫莫罄由茲卒學如涉滄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海而得巨航鑒此觀文若入漆室而燃慧炬臣等

徒說乎心未研諸慮京房之卦氣聊涉其藩垣焦

氏之易林孰窮其底裏恐漢儒義多浮誕非爲教

於孔門懼晉人辭尙清虛或竟淪於老氏遙分

秘笈於虎觀崇效天卑法地覃思道義之門伏讀

案斷於龍文河山圖洛出書莫罄名言之妙伏願

德崇業廣

極深研幾

無卜筮而知吉凶退藏於密

興神物以昭趨避知幾其神

動靜惟時知化裁推行而不失其正

損益互用識彰微剛柔而各得其宜則藏用顯仁德

業與覆載並大咸速恒久升恒並日月同新矣

等云云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上治定功成

特命正樂先定黃鐘次諧眾律樂器樂音婉美雲韶羣

臣

謝表 康熙五十四年

伏以

成功作樂治世之弘規

定器審音興朝之盛事

黃鐘爲萬事根本元音得諸最先

退谷文集

表

三四

一卷

損益隔八位相生衆律因而悉備

金聲王振既清濁高下之咸宜

率舞來儀遂天神人鬼之交應太常律協郊廟懽騰

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太和在宇宙

之間按之雖無聲臭孚契於天人之際求之顯有

端倪段灰布地密室啓自何年嶰竹生春輕緹飛

於至日冬至子半見天心之無改移醴酒太羹聲

元音之方希淡三分損益太簇姑洗十二律以次

而分一氣相生律度量衡萬千端因之而出由此
制器金石絲竹八風從律而不好由此審音徵角
宮商五音成文而不亂雲英韶濩孰非從中氣以
得中聲虞夏商周莫不由天心以發天籟蓋由黃
鐘之先定議事制度故不難一本而萬殊非同竹
黍之無憑厚薄肥瘠卽安能畫一而不貳法錢銅
匱求諸遺器乃愈紛紜截短截長多爲竹管終無
叶應古殆由黃鐘以定律本所以輕重長短之俱
如

今日者也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心通造化

學究天人

一十六字之精微啓虞書而心源若接

六十四卦之變奧纂周易而河洛重宣

俯測地而仰步天算歸三角

制其器而尙以象巧秘寸心

謂治定功成以來太常雖有典樂而抱殘守缺之後瞢

瞶未必知音爰渙

綸言特開專局董以天潢之重夙夜寅清廣羅海宇之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英恪共朝夕始定黃鐘之管徽毫取自

聖裁隨釐衆器之成次第總歸

宸鑒斷來寸竹旣空罔累積之雜均鑄以五金亦勺匱

升合之悉驗和鈞關石皆自此爲權輿長短重輕

悉本之加權度此黃鐘所以爲衆事之基而金石

所以有條理之辨也由是一管定而衆管皆定上

生知損下生知益不須矯強而自符抑且一成協

而九成皆協鼓淵淵噦噦管聲依我磬聲而俱

靜和神格祖天神降地示出莫不居歆燕下娛賓
瑟吹笙笙鼓簧一堂志喜臣等未能操縵雅慕安
絃學舞象勺於童年聞樂未必知德不離琴瑟於
座側立禮妄冀有成知放鄭聲不免淫哇之入耳
徒欽韶舞未能在齊而嘗聞忽聆如天如地之雅
奏曷禁視端容直之傾誠伏願

益懋九功

恒歌九叙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被王仁於必世正是淪肌浹髓之辰

興禮樂於百年恰值風清俗美之候鼓宮宮應鼓商

商應蒸生荷覆載之甄陶樂以徵招樂以角招君

臣同虞廷之喜起臣等云云

皇輿圖告成宣示九卿羣臣

謝表 康熙五十八年

伏以

聖人撫萬方因地勢而山環海漚

王者大一統中天下而星拱辰居

御歷代已闢之疆圉無思不服

隸百王未屬之土宇有道皆通畫手摹來但見上蟠

下際職方捧進果然極地齊天亘古所無生民未

退谷文集

表

三

一卷

有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混沌肇開

斷鰲足而坤維以正洪荒既啓乘龍德而乾道攸

尊五帝之所臣苗民間聞逆命三王之所治嚴猶

亦未安驅封山濬川分天下爲州十二任土作貢

執玉帛有國萬千而文命之敷祗在東西南朔之

內卽先君之履不出穆陵無棣之間吳號荆蠻文

明暫闕楚欲齊諸風氣未開蓋虞夏商周撫臨不

越四海卽秦漢唐宋朝覲惟在九州兩晉東西割

擬草雄及隋而江淮初服五代南北紛爭列國至
元而幅幘始增未有駿烈弘昭寶錄播開天之業
鴻休丕著琅函啓拓地之圖如

今日者也茲茲代遇

皇帝陛下

巍巍堯德

赫赫禹功

六合爲家盡乾坤而作界

退谷文集

表

元

一參

四方來會合中外以成風異域陪臣欵關受吏遠方
侍子詣學橫經斯寧王會之所嘗圖抑豈畫師之
能扼要爰從天行之健以想地德之貞見日不見
長安雖似天近而地遠星躔卽是分野實可援高
以測卑先按二十八宿之綱維角亢氐房每大得
周天幾度隨排千八百國之疆域要荒侯衛每度
符大地幾分楚趙齊秦內而一十五國之緒壤相
錯山陬海澨外則四十八家之藩衛皆親基置星

羅奚止寸人豆馬分疆盡野迥非潑墨烘雲家家

有路透長安萬徑千蹊皆可適國聲聲道不如歸

去長亭短驛盡是曾經黃河之水天上來驚濤一

段絲遶如見黑龍之江塞外注吳淞半剪浩蕩皆

眞合四大部洲三十軸車同一轂分二十八幅上

中下壤錯九州畫工費盡功夫總不出開方半秒

天造因而地設誰能越三角一分皆由

天縱多能苞符默契故教

退谷文集

表

早

一卷

皇輿煥采剗能精

諭錫臣工誠哉無不覆載喧傳中外允矣莫不尊親臣

等目覩會歸生逢保泰兩階于羽每懷舜德雍雍

三重昭垂恒樂周文郁郁大化翔洽謳吟一統太

平春至治休寧推戴萬年

天子曆伏願

益勤內治

無忘遠人

集萬國之衣冠總山海以御宇

開九天之閭闔統遠近而咸臨

樂水樂山四十景之雲氣紅雲直浮禹甸山川外

繪耕繪織億萬人之豐衣足食羣在堯天雨露中則

保合太和百祿是總百祿是荷化成久道王道蕩

蕩王道平平矣臣等云云

退谷文集

表

四

一卷

上諭兌蘇松浮糧四十五萬永爲定例羣臣

謝表 雍正三年

伏以

大號渙頒急德施而緩會計

仁風弭被薄正賦以厚民生

挽積重難反之勢於已然不由衆議

沛望外莫大之恩於忽至悉出

宸衷澤滿具區流入窮簷蔀屋風行泖澱吹來巷舞衢

退谷文集

表

四

一卷

歌兩郡傾心萬邦引領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供名惟正九賦九式本分內之貢輸糧

號曰浮意重意輕迺額外之加派君子酌用緩之

侯尚求寬於宜有之催科先王戒無藝之征詎取

盈於本無之分數宋元歷有裨政暫行尚望銷除

明初更益浮糧沿久襲爲故事蘇領八錫州縣徵

銀百二十八萬直過福閩全賦豈是成則三壤松

卽上海一隅銀米餘三十一萬幾同雲貴支銷難

言悉成九賦有司累累叅罰爲太息爲痛哭而追
呼不得前吳儂歲歲供輸長子孫革朝代而拖欠
不能免詎無蠲赦閱一載仍復輸將卽屬仁恩非
萬年常沾雨露未有震雷奮地數百載之苛政旭
日銷水解澤自天億萬戶之生靈旱苗得雨如
今日者也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乘乾御宇

退谷文集

表

四

一卷

錫福宜民

正位凝命之初獨貸早遍於海宇

保赤如傷而後仁慈尤篤於江鄉

薄賦輕徭直省咸沾美利

轉漕挽白蘇松不使向隅

謂此浮糧偏加吳會賈似道買官田課租爲稅宋景定

已成畏途張仕誠緣負固租簿起科明洪武更加

厚歛終其世無能改德賦甲東南入

本朝疊下溫綸屢除積欠

二祖久懷惻隱三諭頻仍

皇衷難緩須臾一朝披豁與損下無寧損上軍糈別議
徵收兒既往併免將來濫額亟爲寬釋蘇免三十
萬去其太甚長吳八屬分霑十五萬予松留其有
餘華婁四縣均被損其一祇留其二悉屬正供徵
其二無復徵三永除浮派恩叨業主千金擔子步
步從輕惠剝庄農一白黃糧家家皆熟所司奉行
必善須與縷析條分田主體物宜公務使視人猶
已百花洲錦帆涇載道嵩呼華亭谷橫雲山歡聲
雷動上仁而下好義從此踴躍以將民安而吏不
譁併使考成得副一舉而數善備聖政仁心弊去
而利仍存法良意美臣等撫字有心供億無法民
情堪憫難使枵腹奉公憲檄頻催未敢那移出納
入圖獻替足將進而難行出就征求手停披而不
忍正在兩全無術豈期

退谷文集

表

四

一卷

丹詔飛來方慚一策末施孰謂

皇仁遠被伏願

遐邇一體

中外同仁

萬國蒸被恩施笑止虎丘薛濤

一夫咸俾得所徧推海嶺山陬

饑已饑寒已寒不遺於匹夫匹婦

安益安治益治總等於一德一心寒暑節風雨時得

退谷文集

表

聖

一卷

瞻鼓腹含哺之化鳳爲儀獸爲舞復觀阜財解慍

之風洵鴻名與日月齊光將盛業與乾坤俱永矣

臣等云云

萬壽無疆頌

皇上膺圖御宇久道化成無疆之曆初滿甲子之數已

爲漢唐以來所未有間一有之而海內虛耗求其

樂樂利利府庫充溢重熙累洽未有如

今日者民生斯時含哺鼓腹頌禱之私無能自己咸

願請上

尊號廷臣習見

聖度謙冲向來大功底定已屢陳請未遑

退谷文集

頌

聖

一卷

俞允茲三月十八日恭逢六十

聖壽普天忭祝臣等備員丹地謹就羣情之所以祝嘏

者畧述其大雖於

聖德之高深未能仰窺萬一而衢歌巷舞採聽升聞忠

愛之誠所不容已也

皇上神武天授

廟謨所運南服削平北郵底定料敵制勝動中

方畧以致薄海內外咸隸疆索梯山航海來享來王

武功之盛振古未有既已兵偃不用而安益圖安
提鎮參遊不時

名訓下及弁備皆用

親閱臂指之使呼吸可通此

皇上之武功久道化成者也

皇上聰明睿知更復博極羣書兩幸

闕里崇祀

至聖慎簡司銜增廣試額

退谷文集

頌

聖

一卷

親洒宸翰訓士飭吏時雍風動萬邦協和文德之盛

振古未有既已化民成俗而治益圖治要地能員

皆須

特簡守令以下悉用引

見窮簷蔀屋萬里周知此

皇上之文德久道化成者也至於愷悌之心出於天性

預爲節約以備恩施一聞疾苦必爲區畫周至立

起阡危節年蠲賑已逾萬萬愛民之仁振古未有

而好生之德每對爰書反覆以求可生之路四海
之大無一冤獄此

皇上之愛民久道化成者也至於裁斷之敏由於夙成

一日萬幾宵衣旰食雖講武邊徼巡歷方岳省覽

章奏輒至夜分蒞政之勤振古未有而升降黜陟

每用一人慎重以求人地之宜執兩用中歸於至

當此

皇上之勤政久道化成者也若夫河工之成開清江海

退谷文集

頌

聖

一卷

門築御壩陶庄百年澤國忽變桑田皆出

宸謀睿斷書局之設由經史子集遠詩賦風騷千秋

絕業盡集大成皆由

天縱多能孰非

皇上久道化成之明驗哉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

至誠之成物與天地之覆載同一悠久無疆也縱

極揚乾贊頌孰能仰窺萬一臣等踴躍懼忤亦惟

仰祝

聖壽無疆以達羣情祝嘏之誠云爾謹拜手稽首而獻

頌曰天地人皇壽萬八千維

皇建極允與齊年嵩呼伊始慶滿八埏壽同天地靡有

後先惟天行健

至誠無息高明博厚靜專動直日月合明乾坤合德萬

福來同八方壽域

聖人之仁在天爲元一氣甄陶萬化騰騫施濟無方行

退谷文集

頌

咒

一卷

生不言凡有血氣莫不親尊

聖人之義在天爲利發強剛毅中正純粹疆域式廓民

生咸遂冠履萬國羣輯五瑞

聖人之禮在天爲亨動世爲法言世爲經庶徵咸若百

辟靡爭

天子萬年獻彼兕觥

聖人之智在天爲貞鑒於未覩聞於無聲從心合矩因

物賦形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惟天爲大惟

皇與則蕩蕩難名巍巍莫測既同厥體其而不億億萬

斯年曷其有極天視在民雲瞻日就萬物恬熙羣

生在宥默調元化顯膺單厚自天申之益登

仁壽

姪大鵬運蒼校

退谷文集

頌

五

一卷

選谷文集 論 辨

論目

二卷

易論

宵雅肄三論

作樂以平天下之情論

管子守穀論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論 康熙己丑會墨

一故神論

選谷文集

論目

一 二卷

身安爲富論

道能物身故犬論

天地總是一個春論

洪範五行經世四象論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論

唐府兵沿革論

館閣源流論

九章算法論

辨目

尚書古文今文辨

三傳得失辨

三禮同異辨

羣經緯書辨疑上

羣經緯書辨疑中

羣經緯書辨疑下

字學音韻辨

選谷文集

辨目

二 二卷

翰林院堂氣外砂辨

上元江寧學宮來脈分水辨

九河辨

秦淮北青溪辨

秦淮南青溪辨

金陵城內河道辨

後湖湖口辨

退谷文集 論辨

退谷黃 越際飛

易論

天地一易也萬物一易也聖學一易也易交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無往非易圖書未出之年觸目無非易者不待畫之於圖繫之以辭而後有易所謂畫前有易也四聖人疊起而發明之有伏羲之易有畫無文也有文王之易有象無爻也有周公之易有爻無傳也孔子十翼退谷文集 論 二卷

成於是又有孔子之易合四聖人之易而後有易書孔子之易非周公之易周公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其說不必盡同也孔子之易即周公之易周公之易即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即伏羲之易其意不必盡異也總一易也不交何以爲易不變何以爲易交易變易而可改易又何以爲易大率易有數有理始於數而理在乎其中暢言理而數包乎其際離之則兩非合之則皆是今我

皇上

聖神天縱理數兼握恐天下之學易者或偏於數也陰陽各法之家離理而流於術恐天下之學易者或偏於理也尊章摘句之士遺數而患其迂於是著爲先天後天圖論其說歸於言數其意兼於言理使外理而言數是小道所言之數而不可以之爲易數也使舍數而言理是他經所言之理而不可以之爲易理也大哉王言誠學易之樞紐四聖人交易變易不易之心傳也苟主此以讀孔子之易或言先天或言後天理不外乎數也退谷文集 論 二卷

苟主此以讀文周之易即言後天亦本先天數即會於理也且進此而玩伏羲之易道在先天蘊藏後天理與數一數與理一也夫先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後天之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先天之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後天之圖出震齊巽見離役坤是二圖者天地之易在其中萬物之易在其中聖學之易在其中而天道人事交易變易不易之易無不在其中而或以爲止於言數彼徒見小成大成之卦起於河圖之一三五七九

百奇二四六八十皆偶又見揲著求卦之法起於大衍
之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爲皆數也而豈知易之爲書
也始於數而理在乎其中暢言理而數包乎其際四聖
人之書固異用而同體也哉況持此以斷漢晉人之說
易者或流浮誕或入老莊皆可見也卽持此以讀宋人
說易之書程傳之說理邵子之言數朱子之本義豈不
皆可以兼綜而條貫也哉

宵雅肄三論

聖人之所期於學者無窮而其教之也必有所自始方
其始也已極其規模之大舉異日之德成於已而用及
於人者早已期之小學之終大學之始以爲異日之君
明臣良作賓王家而宣力四方者匪異人任也則所以
儲之於平日而遇之於一旦者不可不早爲之計矣此
大學始教使之宵雅肄三蓋肄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之三詩所以期之於始也嘗試論之學者之於學雖
不可有徇外爲人舍己求人之意而秉道福物亦嘗有
舍我其誰之思雖或有未知天竟何如命竟何如之歎
而登朝遇主亦自有或從王事之願鹿鳴天子所以燕
樂羣臣而遇之如嘉賓以盡其酬酢之情也四牡天子
所以勞使臣而宣其不遑寧處之隱也皇皇者華天子
所以遣使臣而示之以諮諏審度之方也此三者豈今
日始學之所能及而必汲汲焉俾之歌而肄之曰志不
可以不廣也學不可以不實也志不廣則將老農老圃

以卒業而經綸宇宙綱紀四國更以屬之何人也學不
廣而取辦於臨時倉卒於當官更以待之何日也念及
此而志爲之奮學爲之勤則今日之宵雅肄三豈不爲
之先聲而作之權輿也哉

作樂以平天下之情論

王者治定功成而作樂本以歌功象德格祖和神而極
其功化之所至不惟有以定天下之制而併有以平天
下之情蓋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性性同此情然仁義
禮智之原於天者其性雖無不一而喜怒哀樂之出於
人者其情容有不齊是不可無以齊之而非別有以齊
之其所以和其血氣動其性情使人日化而不自知者
要非樂不爲功周子謂樂以鳴八風之豫而卽繼之以

平天下之情樂之爲功大也且夫至不一者天下之情
也五方之風氣異宜四民之習尚各異同爲一父之子
而賢愚殊質同受一人之教而純雜各成豈非其性之
所稟雖同而情之所發有不可知者哉於此而欲平之
以政而或遁於法制禁令之外平之以刑而或不動其
性欣鼓舞之心聖人曰吾知所以平之天下之人有血
氣可以動盪天下之人有性情可以陶融是蓋莫善於
樂也周禮以時大合樂而琴瑟在御無故不離古之人

所以養成其德性平其情者如此其備也而且典樂以教胄子而國子庶子與凡民之後秀皆得與焉是無人
不教之以樂也學樂之久而動盪其血氣陶融其性情
始於由之而不知終於平之而自化道德以一風俗以
同豈非樂之爲功大而天下之情有不待平而自平者
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周子之言後先一轍也

管子守穀論

穀居六府之一與水火木金土并重於天下堯舜以來
皆盡心焉顧王者藏穀於民霸者藏穀於國藏穀於民
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穀九年耕則餘三年之穀耕三
十年則餘穀十年謂之太平此皆穀之在民者也維時
菽粟如水火求無不與無所事守也藏穀於國者萬室
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大率諸
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諸侯矣諸侯之穀十
吾國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故穀之輕重歛散
常以時而君得其利此則穀之在國者也謹守重流而
穀不洩於諸侯於是守穀之說起焉昔桓公問於管子
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
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
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當是時天下未定於一諸侯力
政各君其國各私其穀一不守則穀流入於諸侯而吾
國病彼爲國計穀安得不爲穀計守乎守穀奈何民有

餘於穀則輕之及秋而斂民不足於穀則重之當春而散散於春而斂於秋春當穀貴之時計價以穀散於民秋則斂其幣無幣以穀則穀常聚於上而不致流散於諸侯之國國以穀富兵以穀強此守穀之說與守國相表裏者也彼爲國守穀固然其無足怪若天子有天下通爲天下計則又不然蓋守國則止期利吾國而不肯以其穀予天下守天下則併期利天下而不當私其穀於一國天下之民皆吾赤子生穀之土有肥瘠食穀之人有衆寡山谷之民食其土之所出常有餘而穀或積於無用都會之地食其土之所出常不足而穀必資於有餘此轉移有無商賈所以居四民之一也善治天下者利權操於上不使大賈富商豪奪吾民則有之矣而守而不通積於國有紅腐之虞而天下常至於枵腹此與遏糴何以異固王政之所必禁而盛世之所不出也然則守穀者一國之私謀非天下之通計弱政之餘習非王道之大公也若夫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使吾民不

致糜穀以自做則穀又恐其不守守穀之說又可忽乎哉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論 康熙己丑會舉

今夫誠一也而有在天與在人之分在天者真實無妄之理在人者真實無妄之心在天之理無心而變化在人之心有心而無爲皆誠也顧有心而無爲惟聖人能之而下此者不能則所以盡乎人以求合乎天者必本於真實無妄之心以盡此真實無妄之理而性焉安焉者出其中執焉復焉者亦出其中此則在人之所宜盡心者徒以其理聽之於天而我無與亦惡視所爲天人

退谷文集

論

上

二卷

合一者乎何則由誠而有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之在天而流行不息以化生萬物者也由天道而有性仁義禮智之理之在人而物與無妄以受中天地者也性與天道其始亦安有不合一者顧其自合者由天而之人者也本然者也其自合而亦有不合者人之漓乎天者也非本然者也恐其有合有不合而務求其合者自人而還天者也當然者也何謂本然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生而然也

性也性之所自出者天之道也盡人而賦予之厥降維

均者也何謂當然體仁而後足以長人嘉會而後足以合禮利物而後足以和義貞固而後足以幹事生而然而不盡自然也誠也誠之所自盡者也人之道也從人而責備之以既厥心者也然則性與天道人之所同而性與天道之合一人不能盡同也不能盡同而求盡性至命以無負乎天道者安在乎亦存乎人心之誠而已矣由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退谷文集

論

上

二卷

皆一誠之所貫注也假令一有不實則一端僞矣非性矣卽非天道矣不合矣由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加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家庭朝廟之際皆一誠之所流通也假令偶有不實卽衆端皆虛矣非性矣卽非天道矣不合一矣是故必天下至誠而始能盡其性以成天道之聖人而其次者亦能由致曲以至於能化是亦天下之至誠也誠之所在思則得之不盡不思而得也勉而中之不盡不勉而中

也可以從容中道亦可以不從容而亦終至於中道駕而論之究而言之亦存乎誠而已矣而安與勉所不計也勞與逸所不分也此性與天道之合一者然也不然者非不有性也而或不誠天下有不誠之仁不誠之義與禮智乎哉性非不由天道也而或不誠天下有不誠之元不誠之亨與利貞乎哉故曰必有真實無妄之心而後能全其真實無妄之理吾願天下之言性與天道者無徒索之虛無浩渺間也

一故神論

天地之於物也唯氣之流通而物遂生息於其間初無一氣二氣之分也而自人之測之者言之遂不能不分蓋有流行有對待而對待者原非判然而二之也則至而伸者卽其反而歸者反而歸者旋爲至而伸者而對待卒歸於流行則二也而實一而其屈伸往來以生息於其間者遂非人事所可測張子曰一故神嘗試論之造化之生物也可得不謂之神矣哉忽無而有也忽有而無也主之者不勞也神矣變而漸化也化而又變也主之者無心也神矣卽一物以求之而在也雖至纖微而全力寓焉合萬物以求之而無不在也卽至廣大而條理密焉誰爲爲之孰使然哉嘻可得謂之神矣哉顧就所以神者求其故而卒不可知也然就所以神者求其故而又非不可見也不必不言陰也不必不言陽也陰一也陽又一也而陰生陽陽生陰生生不已者一而已矣不必更言陰也不必更言陽也陰亦一也陽亦

一也而陰中陽陽中陰兩在不測者一而已矣天下之物各自爲一顧皆一止於一而合什伯千萬以至巧曆所不能算而皆根於此一則一非有形迹之可指也以意會之而已天下之物各自爲一且或此強彼弱而合生剋制化以至相反而適相成而皆生於此一則一非智慮之所及也自然流出而已嚮神矣假令非一勢必逐物而爲之計則造物且不勝其煩而穀果之實何以不規而自員花葩之文何以不雕而自彩且六合之還

退谷文集

論

十五

二卷

何以不言而悉偏哉唯其一也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皆是一也唯其一也而四時行百物生日新富有皆是一也唯其一也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皆是一也神乎神乎非此故哉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以異是故人之稱造化者曰神功稱聖人者亦曰神聖

身安爲富論

人之所以安其身者多端而富不與焉夫多藏以厚亡也則富適所以危其身而惡得安苟不安惡用富卽不富豈不安問何以安亦曰安其心而已矣心安然後身安身安則所處無不安而可以不富矣而已不富富矣此身安爲富之說周子非無見而云然也嘗試論之人之所以有身豈偶然哉廣居以爲居居之以身也正位以爲位立之以身也大道以爲路行之以身也果如是則仰不愧俯不忤曠然於天地之間而身安矣或且爲之戚曰如不富何不富則困其心而身不得安不富則衡其慮而身不得安不富則百端交集行拂亂所爲而身不得安故富則安不富則不安此人情之所同而今昔之所不能異也吾卽爲之說曰爾所謂富者世不乏其人也如不安何不安則仰有愧也不以富而忘其愧不安則俯有忤也不以富而釋其忤不安則跼踖於天地之間也不以富而免其跼踖故寧可以不富不可以

退谷文集

論

六

二卷

不安安則可以富亦可以不富亦可以不富爲富彼其所以過人者無他亦日身安而已矣仲尼弟子七十人獨賢顏淵而簞食瓢飲屢空不厭彼豈好貧惡富而與人異情哉亦日不義而富於我有不安者卒之博文約禮古今之蓄供其撝取兩間之藏不盡泳園則可以不富矣而不當富矣何則身安故也且非特如此而已也粗知自好者窮年兀兀而衡門之下可以榮饒富者不知也獨寐寤言衾影可對富者不如也吾卽不以是傲

退谷文集

論

七

二卷

道能物身故大論

兼天地冒萬物而無所不貫者其惟道乎而體備之實未嘗不責成於人蓋人以道生非道將不得有人也道以人成非人將不得爲道也邇其本來雖無人而不具苟非由於道之當然一一體備於已則物身無具道雖兼天地冒萬物而究之無與於我張子曰道能物身故大非道之大身而身之大道也何以言之道有不待人而自大者大屬於道發育峻極人不能進而爭造物之

退谷文集

論

六

二卷

不忒而四國正恭彌篤而天下平也是道之出乎身而
加乎民者也無他道能物身故也及至於是則與天地
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民吾胞而物吾與過者化而存
者神豈不大哉而究其所以然無不起於體道人果能
體道則道之大卽我之大無二道無二大也人不能體
道則道自大而人自小道之大曾何助於人之大哉故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天地總是一個春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之生卽地之所生地之生卽天之
所生同一生也未聞天於地之外別有生地於天之外
自能生者雖在天資始在地資生亦似各有主而始則
必生生必有始一物而兩受之始也生也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同一生也生者何物之生意天地之所以爲心
而萬物熙熙樂之以爲春也孔子傳易曰元者善之長
也而朱子釋之以爲元者生物之始於時爲春時者天
也故可曰春天猶言夏天秋天冬天云耳未聞有舉春
而屬之地者卽曰春山春水春畦春社無非地者而不
聞曰春地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不專春之令擅春
之名而其實天之所生無一不生於地則地與天總一
生卽地與天同一春也天地有二春乎哉且天地之生
物與物之生於天地誠有不可得而分者今試置一撮
之土於盆盎以植卉物當其春也無不生者初不着根
莖於地則天之春氣足以潛孚之也又嘗遺瓜果之種

於堂廡未嘗見天當其春也亦有生者初不滋雨露於
天則地之春氣足以默布之也天地有二春乎哉無二
春故無二夏必無二秋冬故資始資生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抑物有以四時爲春者品物流行蟄蛰始振是也
有以百年爲春者形生神發智與心長是也有以元會
世爲春者三皇之時如春是也他如蜉蝣不知晝夜朝
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爲小年亦有小春冥靈
以五百歲爲春大椿以八千歲爲春此爲大年又有大
退谷文集 論 三 二卷

春而無不始終於天地之春而又春至於聖人戴天履
地正位域中方春和時行慶施惠乘陽氣行時令則又
天地人總是一春而已矣

洪範五行經世四象論

天下無無氣之形亦無無形之氣氣與形同乎曰形曰
氣安得不異形與氣異乎氣成形形載氣安得不同筭
子水火木金土以五行之氣言也邵子水火土石以四
象之形而言也天下無無形之氣洪範之五行豈離形
以言氣者哉以言形則天下之形不可得而盡言而言
氣則天下之形皆在其中氣發而爲形天下之物之有
形者載水火木金土之氣以出言氣不言形可也言氣
退谷文集 論 三 二卷

猶之言形也天下無無氣之形經世之四象豈離氣以
言形者哉以言氣則天下之氣不可得而專指而言形
則天下之氣皆在其中形生而有氣天下之物之有氣
者至水火土石之形而顯言形不言氣可也言形猶之
言氣也以氣言豈惟水火土石之大由此五行哉卽於
兩間任指一物其始生而穉水也已而盛火也已而堅
木也已而愈堅金也萬物生於土土也何況水火何況
土石四象一五行也同也未可以爲異也以形言豈非

金木水火土之精成此四象哉試以四象分配五行水之氣爲水水也火之氣爲火火也土之氣爲土土也有上斯有木木也有石斯有金金也分之各一水火木金上合之共一水火木金土五行一四象也異也安得不以爲同也斯蓋古人會造化之理於一心而隱舉以爲言無往不合所謂袂而明之之言有不可以執一論者斯則人之善於測造化哉亦天地間之實理昭著固有如斯之不可掩者初非穿鑿擬合以爲言也河出圖洛

退谷文集

論

三

二卷

出書聖人則之以畫易朱子曰聖人見兔亦可畫卦以無物無陰陽奇偶也則亦無物無水火木金土也豈獨水火土石哉然則邵子與箕子之言一而已矣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論

水火質也陰陽氣也氣不離質質不離氣而物成焉故凡物不能無陰陽卽不能無水火水與火二物也而水火之氣附於質而成物常一物而水與火兼之則水與火似可無分而當其各爲一物則水自爲水必有其所以爲水火自爲火必有其所以爲火所以爲水者陰也而非陰也所以爲火者陽也而非陽也張子曰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嘗試論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附焉槩而言之天下無物無陰陽者則亦無物無五行者則亦豈有一物無水火者析而言之有得水之氣居多者有得火之氣居多者顧卽水之氣多而不名之爲水專名爲水者水也火之氣多而不名之爲火專名爲火者火也今試指水而謂之曰水人知之至其所以爲水多不知又試指火而謂之曰火人知之至其所以爲火多不知卽曰此不過陰與陽之所爲耳而孰爲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不知而自以

退谷文集

論

四

二卷

人之心體天之撰參物之理則水似爲陰而外暗中明陽陷陰中也於物爲水於卦爲坎於凡萬物之陽陷陰中者皆坎象也則亦皆水象也豈必執水言水哉而水其大可見者矣火似爲陽而外明中暗則陽附陰外也於物爲火於卦爲離於萬物之陽附陰內者皆離象也則亦皆火象也豈必執火言火哉而火其大可見者矣由此言之水與火二物也而非二物也萬物皆有之水陰也而陰不純陰陽陷於陰火陽也而陽不純陽陽附

退谷文集

論

五

二卷

於陰卽此以觀水火而陰陽之數昭然矣卽此以推萬物而陰陽之分無不昭然矣倘必物物而指之又或執一而求之非煩則固豈知一陰一陽之道固又有無方而無體者哉

唐府兵沿革論

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苟有害去之而已何待百苟有利興之而已何待百爲是說者蓋誠有見於天下有百年不敝之人無百年不敝之法當其敝而遂決然舍去以別求夫苟且一時之法則小害去而大利亦去小利興而大害亦伏亦何貴有治人哉唐有府兵制天下爲六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二百餘所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迭爲更番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井田之後唐制最爲近古此百世之大利也自高祖武德二年定制領之以十二衛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歷太宗以至元宗行之無異一旦狃於太平無事之久而更番不時逃亡屢告此小害耳申飭所司勤加撫卹可以無患不虞建議者遽起而更張之也一變而爲彍騎彍騎應募之人卽是府兵亡匿之人向之以兵養兵者

退谷文集

論

三六

二卷

不免於以民養兵然猶資其技勇可以應天下之變迫
行之既久一切充以市井無賴游手游食之人猝然有
變其將何以應之哉勢不得不聽藩鎮自爲召募自爲
訓練則精兵反歸於藩鎮而根本之地乃至無一人可
用又失強幹弱枝之義雖復朝廷自招禁兵而尾大不
掉自爲推立反抗朝命亦何怪其然哉始爲變法之人
如張說者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向非郭子儀李光
弼勵之以忠義訓之以紀律則當安史用兵之日已不
可支矣待其後世哉厥後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置十
六衛上將軍又募戍卒屯田西下因復府兵蓋深知府
兵之善而勢輕勢重猝不可挽彼太平無事而輕變法
者亦惡知其至於此哉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

館閣源流論

館以儲才而閣大用之閣曰相館曰儲相故不由館選
終不入相亦各一時之制而揆以古人立賢無方之義
又有不若是拘拘者古之相莘耕渭釣魚鹽版築皆得
起而登天子之堂初不以文學也而後世以爲不多讀
書無以窮事理之變而酌其平故其爰立作相多於文
學中求之此其義亦未可非而少拘焉則無以盡天下
之才故聖人之心與時消息而無取於循途守轍也今
夫館與閣古無其名而後世用人之法無一不源流於
古周禮三公三少坐而論道是卽閣之源也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是卽館之源也若夫其流漢丞相封侯多先
侯後相雖以班馬之才備員史館而無公輔之望是判
館與閣而二之也唐初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謂之登瀛洲而其後杜如晦房元齡之相卽
取之於此然不以爲定制也宋人最重館選雖擢高科
必屢試吏事而後得試館職其後叅知政事之選往往

由之此已開館閣並重之漸至明而其流又甚矣館以儲才而閣大用之閣曰相館曰儲相不由館選終不入相故有不試吏事積日而致枚卜者第不知古者立賢無方之世未有科目何由而取用乎抑或有不出草茅而周知天下之故者也惟聖人知其源流進以文學抑或不進以文學惟見其才可以勝大任而大用之而無成心焉此其所以與時消息而終不至於循途而守轍

九章算法論

天地之間皆數也無處無物無物無數聖人之心皆理也理不離數數皆有理顧數之所在有本然者不假安排悉生成於物之所自具有當然者卽有推測祇順適乎物之所自然以當然求本然似可不勞而致而非心通造化之聖人亦無以基之於小學之中而變通於游藝之後是故隸首之作非聖人不能命之非聖人亦不能精之也今夫數居六藝之一先王頒之學宮預以教

夫始學之士蓋自隸首作算以來九章之名固已與五禮六樂九射九御六書並垂於天壤而數尤爲經理宇宙之所必不可缺而日用飲食之所斯須不去者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也豈常一日而離乎算數哉以之經天而日月之道垣宿之度非數莫紀也以之緯地而畫野分疆分田制里非數莫稽也以之治人而禮樂刑政車旗采服以及田疇賦斂行軍用兵之道高深多寡之宜非數莫考也數之所繫如此其重而用之者多精之

者少則當夫紛紜盤錯之交必無以逆知其當然而一處之以自然自非持世之聖人作之則而示之範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彼夫文墨之吏拘謹之儒亦孰與稟承遵守皇皇乎大成一代之制作也哉顧數之爲學雖傳於古流於今而其秘不傳方田猶是而所以御田疇界域者不傳也粟米猶是而所以御交質變易者不傳也衰分猶是而所以御貴賤廩稅者不傳也卽有少廣何知積算方圓卽有商功何知功程積實卽有均輪何

知遠近勞費况乎隱雜互見非盈朒不知錯揉正負非方程不知高深廣遠非勾股不知而孰是知之而得其微者哉是惟聖人知之惟聖人能之蓋聖人不待竭其耳目心思之力而早已會之於心成之於手聖人亦既竭其耳目心思之力而又必著之爲法詳之爲令以惠天下之用之而不知知之而不精者於是天下之不知者皆可由是以知不能者皆可由是以能豈非聖人之爲惠廣施之愈遠而無窮矣哉要之聖人之心祇此一

理而已矣由理以命數而豁然得其貫通天下之人卽數以明理而灼然知其條貫則聖人之所以游於藝卽六藝之所以終夫數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而已矣

尚書古文今文辨

後人讀書之逸不似前人讀書之勞也虞夏商周之書雖經孔子刪定而中阨於秦火其後購求而得伏闕而上者初不知其是與非也得則收之上則受之如濟南伏勝之所口授河間女子之所撫拾皆謂今文今文者秦改古文爲篆隸李斯小篆之後程邈隸書之初漢人襲之以當時之字體書之以當時之學者習之雖復人可辨而抱殘守闕恆不能無不全不備之憾况又不知其所得果出於孔子之所刪定而畧無異同否也此其所以勞也迨魯共王壞孔子宅壁而古文尚書始出古文者秦前之書未經秦火字皆蝌蚪蓋是蒼頡本體所用之字以今所不識故曰古文此則非復當時之人之所能辨亦非當時之人之所能假自古文出而後今文之同異可攷今文之僞作可正如今文合堯典舜典爲一而古文分之今文渾合益稷謨於皋陶謨而古文判之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而古

退谷文集

辨

三

二卷

文析之今文有僞秦書傳所引今秦書皆無而古文皆有此則孔子刪定之舊然而攷同異辨真僞勞矣今則經史儒之是正蔡氏之傳註有同無異有真無僞其注於篇篇目之下者或云今文古文皆有或云古文有今文無獨無所謂今文有古文無者以此知今文之未可盡憑而古文之不可復易也則後人讀書之逸豈不過於前人讀書之勞哉

退谷文集

辨

三

二卷

三傳得失辨

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則一治春秋者苟得乎經旨則傳之得失可以經義斷之不得乎經旨勢將屈經以從傳而從乎此必戾乎彼且夫理無兩是一經而彼此互異其得失遂分三傳之作其得乎經旨者無論已其失經旨者往往而有左氏以鬻權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衛叔拒父爲尊祖是子可得而叛也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竊也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其將終以何從乎蓋三傳之作得固有之失皆不免晉范甯之言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必且進求乎經旨果能窺乎聖心歸於大道而一以經旨爲斷則三傳之得失可以自見嗚呼此宋儒康侯胡傳之作所

退谷文集

辨

三

二卷

以渺衆慮而爲言而務體乎聖人不言之志也夫

退谷文集

辨

三

二卷

三禮同異辨

成周一代治天下之制今可見於十三經者周禮儀禮禮記雖名三禮其實相為表裏特不知未經秦火之先嘗為孔子之所訂正者於今三禮能無散失否又不知當時篇章次第與今時合一一無異否也戴記出自漢時大戴小戴二記各別而彼此互異亦其所傳各有師承非其原本本無次第可以意為後先也且夫六經皆聖人所手訂孔子嘗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三禮退谷文集 辨 三七 二卷之傳既不能如易之以卜筮而獨全又不能如他經之晚出而各正學者得見禮經於灰燼之餘雖復殘缺失次一篇一義皆可珍重而有不容不辨者亦以士生數千載後而欲保殘守缺補葺而成聖人之全其同其異有不可得而混者也今夫周禮官制也此可為王朝之禮儀禮由冠昏以及士相見鄉飲酒差有倫次可為家鄉之禮禮記先曲禮輒及檀弓喪服非有次第先儒以為特儀禮之義跡非無說也離之為三聽其名存無不

可者獨是一經而分為三而欲如易之十翼昭然詩之風雅得所書之虞夏商周春秋之隱桓莊閔秩然不亂則於禮獨不能無不見全經之憾紫陽朱子有鑒於此起而修明之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之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周禮六官則入於王朝之禮亂者序之無者補之其次第先家後鄉後學後邦國後天下後喪後祭先賤後貴先吉後凶如冠昏內則之類家之禮士相見鄉飲鄉射之類鄉之禮少儀曲禮鐘律詩樂之類學之禮而後燕射聘享及邦國之禮而後分土制國師田刑辟及王朝之禮而後次其喪服明其祭法以備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全如此則三禮總為一書雖未知周孔當日之原本何如要之有倫有脊大經小曲燦然明備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則三禮可以各為一書仍漢晉撫拾之舊亦可合為一書復先聖制作之全三禮已自合同而化其同其異固可以不辨而自明矣夫

羣經緯書辨疑 上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爲六經以樂記入禮記爲五經後儒增春秋左公穀爲三分禮經儀禮周禮禮記爲三合周易尚書毛詩三併周公爾雅孔子孝經論語孟子七篇總爲十三經要而論之羣經羣聖人作也聖作明述經解不一有發明有廣義要期不失經義本旨顧亦有穿穴駢拊非經義而崇無用之言竊附於經以爲言者楊雄擬易王通擬論語已自不免於妄更

退谷文集

辨

三元

二卷

未有如譏緯家緯書之甚者也離經而冒經後世之疑滋甚於此而欲辨之以爲非經而公然冒乎經之名以爲是經而隱然亂乎經之實疑似於直疑真於似幾幾乎無以辨之蓋自東漢以來光武以赤伏符應讖而帝於是趨時之士陰撰偽書托於羣聖而緯書競起直冒羣經之名貢諛當世併誣前古若春秋獲麟爲周亡漢興之兆穿鑿傳會怪誕不經而皆名經如易通卦驗易川靈圖而冒以易尚書帝命期尚書考靈曜而冒以書

退谷文集

辨

四

二卷

詩紀曆樞詩含神霧而冒以詩禮稽命徵禮斗威儀而冒以禮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而冒以春秋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而冒以孝經河圖括地象河圖稽耀鉤而冒以易之河圖洛書號耀圖而冒以易之洛書不可枚舉皆冒爲經以聳聽聞僞耳儼目者深信不疑卽有明知其僞者而事關當世不敢指斥流之後世因以爲疑羣經之與緯書幾幾乎不可得而辨矣於此而欲辨之從何辨之無他亦仍以羣經之本義辨之而已易以道陰陽非緯書之所謂陰陽書以道政事緯書無所謂政事詩以道性情緯書無所爲性情禮以謹節文緯書無所爲節文春秋不言符瑞而緯書專言符瑞孝經通神明於孝弟而緯書舍孝弟言神明皆反乎經以爲書謬以羣經爲經而以緯書爲緯若相經緯而不可離者苟以羣經本義正之則其說皆羣聖之所訶論語所謂子不語怪者子張問十世孔子據既往以斷未來而朱子以爲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則羣經緯書判若

雲泥其疑亦不待辨而自明矣且夫經經也史緯也經以爲經史以爲緯未聞羣經爲經緯書爲緯彼爲偽書以誣羣聖者其人本不知經義固然無足怪彼或見往史所載吞象履武星流虹貫雷電畫氣之祥近於識緯而祖之爲書專言祥瑞以欺當世而說後人則不惟羣經緯書之疑當辨而羣史緯書之疑亦當併與辨之矣

羣經緯書辨疑中

學以通經爲本者爲六經廣爲十三經有學而不以羣經爲務者乎經義懸日月而不刊與天地而同久經固無可疑者而有冒乎經以爲緯者則不能以不疑疑則不可以不辨顧其爲疑有難辨有易辨有易辨而仍難辨故不可以不辨易言乎難辨也緯也者冒乎經以爲書者也術數之家主於符驗彼見羣經中有禍福災祥之應往往托之爲名以陰行其怪誕不經之說如稍覽

圖川靈圖而冠以易璇璣鈴帝命期而繫以尚書含神霧紀曆樞而貫以詩他如春秋運斗樞孝經援神勢不一而足而皆冒乎羣經之名一似乎經以爲經識以爲緯相爲經緯而必不可少者此其所以難辨也然而亦易辨也聖人之經經常不易怪力亂神其所不諱而日以災祥禍福之說卽今日以冀將來愴悅支離啓僥倖而萌覬覦會聖人之經而若是乎此其所以易辨也獨是易辨而仍有難辨者羣經緯書雖名經緯猶經自經

而書自書判而二之也一自諸家註疏引緯註經則且
闢入經中混經與緯而一之湮以涓澗不其然乎士生
程朱之後經學大明如日在天已無復有以緯書亂羣
經者且其書經隔禁雖傳八十一篇其名已不可考秘
府書目雖列其名三十有五其書亦不經見太陽照而
燎火炮不惟不足辨不必辨抑且不必疑惟是百家註
疏承訛襲謬轉相稱引雖至今日猶有引之以爲左驗
者不能禁也不勝辨也入明者之目不辨而知其謬悠
退谷文集 辨 二卷

苟非然者合喙鳴喙合孰與辨之是亦君子之責也
夫

羣經緯書辨疑下

緯書何書圖讖之書而術數家之所引以爲符驗者也
篝火狐鳴草竊狗偷之徒相與造作語言撰爲圖讖以
誣民而惑世隋大曆中嘗禁其書不能絕也其源漢哀
平時已有之雖光武之興亦應赤伏符之讖故昆陽之
戰以列宿爲名而樹之幟如所謂角木蛟亢金龍而皆
署以將帥之名二十八宿各以人實之以應四七之際
火爲主之讖自後緯書競出上之所好下有甚焉其書
退谷文集 辨 四 二卷

八十一篇不期而皆出於東漢後漢之世前此後此不
少槩見何哉在爲此書者亦自知其荒唐怪誕不可共
登大雅之堂也則舉而託之於經且夫經也者非術非
數萬古不易之常經也雖經秦火表章復出本爲六經
廣爲十三經其言布帛菽粟其事日用飲食其原本於
天人性命極於經世宜民參天贊地經解具在區區術
數之書不得闖而入焉而譎者偏假之以爲重若曰經
經也讖緯也有經無緯布帛不成有羣經無緯書經緯

不具是故假於易則有易稽覽圖易通卦驗假於詩則有詩紀曆樞詩含神霧假於書則有尚書璇璣鈴尚書帝命期假於禮則有禮稽命徵禮斗威儀假於春秋則有春秋元命苞春秋運斗樞假於孝經則有孝經援神勢孝經鈎命決假於論語則有論語識彼以爲附於經可以不強於聖人可以取悅於當世而不知其判若冰炭而必不可一也迄於今經義如日在天識緯之書宜無復有存者惟漢儒註經稱引所及猶時時見於註疏

退谷文集 辨 二卷

日月五星之占驗多引緯書之言以爲左驗此則後人之疑之所自起而辨之不可不早辨者也漢尚符瑞羣儒生於其時而不敢立異往往過而存之後人不察復據註疏所引轉相稱述亂經以緯以緯爲經明者雖知其謬悠而不暇著一書以辨之也欲一一而辨之則不可勝辨欲置不辨則義有不安然則如之何君子亦反經而已太陽出而熾火熄經義明而邪說消是在人分別觀之以不辨辨之而已矣

字學音韻辨

音與韻同乎無無音之字亦無無韻之音六書所造字書所載皆有音皆有韻同也韻與音異乎一字自爲一音不必一音自爲一韻齊沈約韻宋禮部韻音無窮字有限異也樂書聲成文謂之音說文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月令疏卑出曰聲雜比曰音音之說不一而皆不能離字以爲音卽有有音無字之音要以音爲字音不可誣

退谷文集 辨 二卷

也說文韻和也音諧也成文爲音音員爲韻經籍志夏侯該韻畧陽休之韻畧周思言李奉節音韻杜素卿韻畧隋陸法言著廣韻唐孫愐著唐韻宋丁度作集韻韻之書不一而亦不能離字以爲韻卽有獨用通用之韻要以韻爲字韻不可誣也音爲字音韻爲字韻同主於字可以爲同而欲知字音先等字韻終覺有異蓋其昭然易辨之字音人人知其爲何字何音亦有絕不識其字爲何音而等韻卽知其反切知其反切卽知其音者

等韻先得音後也異也不可以爲同也然等韻之韻不猶夫詩賦之韻詳賦之韻沈約韻約以一百六韻禮部韻廣以二百六韻至於等韻則一字自爲一反切是一字自爲一音亦一字自爲一韻也其法有三十六字并分爲平仄四聲得其圖而反切之人人可能圖有經有緯經以切韻緯以調聲一切一調彼此合湊增減不得倒置不得出自天然無容思索誠韻法之津梁字學之闡奧也然則欲知字學當辨音韻既辨音韻尤須等韻等韻之法得而字學思過半矣若曰承訛襲舛輒近皆然取足記姓名取青紫而已是豈知聖人之學六藝兼重六書自始學至學成而爲游藝之所不廢者哉

退谷文集

辨

四七

二卷

翰林院堂氣外砂辨

衙門風水歸本而言畢竟以大堂爲主大門一砂不過應案以證堂局之周正堂氣爲之一固堂之所以貴儲才儲相接踵不窮不竭者以龍氣爲大內之貼身前衛自西而東居雨水夾送之盡處下首秀水其水源自大內過天安門外五龍橋繞宗廟東流出宮牆恰接衙門東大石橋環繞艮方衙門適當灣抱處本身面前及右首臨河圍牆一帶地氣扛起牆內已自可見若出牆看之高更顯然唯其扛起故局完氣固而能鍾靈孕秀不止前案特拱也獨後身本來之樂托今不可見以意揣之城河北岸南岸之高地天壇之圓邱皆遠近之樂星也况王府週垣正枕其後且平陽之地坐空朝滿亦不必更爲推求自來衆論皆重前砂前砂良重也但本來面目今不可見以理推之前砂爲堂之案神寶經云案求切近之山最忌壓頭障眼壓與障當頭之煞也想前案本形本來是土本自不高不低既不壓頭亦不障

退谷文集

辨

四八

二卷

眼雖增蓋門房緣以垣牆而案體如故日久風湧雖益浮沙適添光采所謂浮光耀金也蓋沙不可以謂之土也又非人力所增故無損而有益不知何年修葺雜浮沙以磚石沙遂堅實則非浮沙竟成實土於本土之上又益之以土矣案遂增之而高即所增不多不至壓頭終覺礙眼到底不是本來面目現今修復誰敢昌言於衆去其磚石不動老土分毫而覆以極細之浮沙者乎事關衆大非一人一家事可以獨斷改作既不敢因循退各文集

辨

四九

二卷

又不得只得仍其故址倘無減有增更益以助長之沙以泯磚石之迹豈不增而又增不惟障眼抑且壓頭愈失本然面目矣乎試思此案來於左止於右所謂青龍帶案也亦必恬善馴伏高不至壓齊眉應心長取過宮不至臃腫若有若無不甚着迹與大堂相稱然後爲我用若過高過厚便是擎拳當胸便是青龍疾主不爲我用矣故與其增沙不如去石與其員厚不若單長人徒知損之爲害大而不知增之爲害更大也况鉏鋤掘取

之沙其實重重卽成土隨風颺聚之沙其體輕躍有如無今之沙不可以爲昔之沙也不知案之本形本成玉帶合牆內外觀之向內灣環堂坐正中左右不高不低亦不長不短所以得成帶形今議增其右或高或長則右高左低右長左短而帶形失矣所以議增之故不過欲收案外之水不知案內尚另有水積雨可見堂前明堂片紙不瀉不傾此其氣之所以固也可貴在內水案外之水不入口次之况案外有石橋鎮之而小水入河退各文集

辨

五

二卷

之口形亦灣環不待更有所作爲以收之矣總之儲才之地義取於儲儲養也待也宜靜不宜動如胎息孕育日月長養而生氣不動不傷故歷來凡有興作其害立見動之故也本來面目既難促復惟漸次消亡其磚石靜以待之而已

時方修築前砂有日矣得此議而止安靜之福至今賴之憶予假歸時曾爲掌院言徐蝶園師曰宜靜不宜動信然

上元江寧學宮來脈分水辨

上元江寧學宮合祀先聖坐落江寧縣治文德橋地方

前受溧水句容上元江寧諸山之水鍾山後湖之水亦

注焉古秦淮之匯也上首門戶在東水關利涉橋古名桃葉

渡形家言天門宜開前改渡爲橋大門閉而風水壞今

改渡橋猶以未復舊制爲嫌以整石林立水中當水來

路與石橋無異與古浮船爲下首關欄在文德橋武定

渡無根於水底者絕不同也

橋及西水關冬則水涸見河底舊制貼關建關開水則

關開鎖亦能蓄蓄不失夏秋氣象其地來龍自城西紅

土山謝公墩發脈跌落平地東南行由內橋過河歷江

寧府治三山街舊王府至狀元徑之壽聖菴菴騎龍脊

脈貫學宮後爲尊經閣閣前明倫堂堂前大成殿櫺星

門門臨秦淮河濶處爲月牙池上開下閉來不見其源

去不見其流鍾靈毓秀誠大風水也尊經閣後入脈處

形迹宛然水勢中分此界脈八東者東分流入淮河西

者西分流入淮河合襟於前舊來形家以來龍束氣結

咽脈絡微茫遂於後腦大作金堆高埒於閣逼植松栢

退谷文集

辨

五

二卷

絲秀葱蒨蔭庇風水科甲之盛甲於南省自後久不增

堆山夷於地又被居民屋址侵占僅存瓦礫一堆其堆

前脈不足界水堆旁居民妄加疏引遂成一溝橫良於

閣之後堆之前直將來龍氣脈挖斷陰溝污穢之水向

之東西分流者今直自西而東觸目黧黑臭惡逼人又

堆後圍牆時或傾倒營卒於中攤晒馬糞學宮何地可

容如此所以然者堆在閣後居址塞斷無路可通無人

共見當事期望到廟行香僅及前殿間至閣前或登閣

退谷文集

辨

五

二卷

上則閣藏廿一史諸板度置充塞終不得見無人言之

無由知之誠撤其壅蔽而務欲一親見之未有不動容

變色者今欲整圍墻培金堆界溝水植松栢邑中人士

所深願一呼可集其經費無多非如通修全學之重且

難也邑屬好義之士大夫與夫殷實子弟之在學者皆

願助力當事爲先聖祀地人才消長起見試折柬刻期

招至學宮坐明德堂折節鼓之舞之順風而呼必有踴

躍趨事者其界溝水易易耳若增培堆土須取四鄉近

山有生氣之土農民歲晚務閒率裹糧入城積糞堆城
東北河干次年水起河滿船載下鄉今誠預張明示於
鄉間及水關口凡糞船入關過文廟者須帶土若干担
方許放過裝載在船農民每船不下二十人畚鍤備具
卽令自挑入尊經閣後土堆頂上交卸每担量給制錢
達委諸生之有品者數人每人置五日輪班頒給給與
印簿登記彙報不日可成諸生但各輟五日之功亦不
廢業不必專委一人致生枝節然後喻令里甲或勸士
退各文集 辨 五 二卷

子各挑選一二尺高松秧不須大大恐不活勿丈餘高
斷直根土發須大
伍栢樹多植松取易長少植栢亦省種植其上種松栢
費松價以釐論栢價以分論定須冬
底或有過失當罪尚在可恕者罰令栽樹若干株栽活
免罪其樹初栽旱須澆水則主之以廣文使齋夫用力
如此不二三年鬱然森秀向時瓦礫污瀆頓然改觀風
水有靈人文蔚起造福於地方者僉曰此某神君之賜
豈一世二世之感哉

九河辨

河自崑崙發源建瓴而下注於碣石以入海也一而已
安得有九九河之名不在上而在下其在上流者山行
而岸夾之雖有奔逸泛濫橫決不可制之勢束於山而
不得逞至於下流則山勢遠而平原廣野多又受秦豫
諸州之水而其勢益大勢大而可以逞則一河之身不
足以容之其奔逸泛濫橫決不可制以至於懷山襄陵
而逆行滔天也亦其勢使然禹播之爲九雖所以殺上

退各文集

辨

五

二卷

流之怒亦以勢有可導地有可容故棄地而疏之爲九
然後同爲逆河至於碣石入於海也自後入海之口屢
遷一遷東郡注渤海猶在東北也迨自雲梯關合淮入
海則直徙於南而九河故道遂以湮沒夫商世有河患
未徙而南其徙而南未久也其端雖開於漢元光中夾
瓠子注鉅野通於淮泗合淮入海自宣房一塞歷唐暨
宋猶然北流至宋神宗時河決曹村黃與淮合乃決而
南北流自是始爲斷絕而九河故跡漢以前已不可考

則夫所謂北流者亦河之身北流而其八已久夷爲村落丘墟而不可復見也尚書中侯云齊桓之伯遏八流以自廣珣固云自周距漢已亡其八枝漢以來所不可考者而欲得之於今豈不難哉雖然其遂不可考哉九河之名既著於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挾縣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而其軼猶時時見於他說以今考之九河故道在今德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崖堤猶在卽九河經流之故道也自徒駭至鬲津相去二百餘里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書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此邦文獻猶有能歷考灼據鑿鑿以爲言而筆之於書以有待者少司農田山蘊先生有圖有考灼然可指未可謂後人之詳必不勝古人之畧也或者不察以爲九河故道當碣石已淪於海則豈其八年三過之勞僅謀諸海濱而兗州沃土曾不一爲經理乎必不然矣

退谷文集

辨

五

二卷

秦淮北青溪辨

北青溪吳赤烏四年鑿以洩後湖之水鑿處在今獲升雞鳴兩山連屬之間府學文廟之側濶五丈深八尺中鑿石開舊志以爲城東竹橋北接後湖者通名青溪寶鼎二年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宋孝武於湖側作大寶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今太平門右有暗溝通湖流想當其鑿處此派至竹橋合流亦名青溪總入秦淮

退谷文集

辨

五

二卷

以四象橋內諸水當之不知四象橋別受城西城東三
派平洋乾流之水一由故衣廊塘坊橋而東而南一由
豐府巷街口橋而東而南一由制府署前紅花地而南
而西三派合流於上元縣署東壁下由昇平橋折入四
象橋本其天然痕跡三派皆乾流溝不濶丈小或徑尺
惟時雨流行溝滿可驗餘或乾涸或渟污不似北源鍾
山青溪之廣且深亦不似南源入秦淮青溪彌望皆池
塘溝港也下流出四象橋淮清橋外雖終與北源青溪
合而上流隔斷北門橋南岸故衣廊高地不得與北源
青溪通蓋包裹於乾河沿北門橋小營漢府一帶青溪
之內而別發源於城西永慶寺謝公墩鐵塔倉冶城山
者與北源青溪又分支而別派也直至淮清利涉二橋
之間乃與北源青溪合又與秦淮合再過金陵關口併
南源北源兩青溪與數百里來路之秦淮一以貫之矣

秦淮南青溪辨

青溪非秦淮秦淮非青溪秦淮居省龍南北幹之中受
南北岸千條百派之支流所謂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者
也經流非支流發源茅山橫山分枝劈脉之間通漚句
容溧水江寧上元一二百里之水至省會入東出西而
達江皆名秦淮以經秦鑿故名秦水勢浩衍故名淮而
東西水關內得名秦淮河者以下流所納又省會名勝
故得名獨專也青溪特省城內支流入秦淮之一派耳
或疑秦淮爲青溪疑青溪爲秦淮莫之辨也按實求之
青溪有二有自北南流入秦淮之青溪則廣輿記所謂
發源鍾山南入秦淮者是也今竹橋復成中和大中諸
橋所跨入夏江漲潮來與青溪水相逆潮白溪青如涇
以渭濁而終不相亂青溪得名自不可誣但溪形徑直
不紆曲不得名九曲別有青溪九曲人多不知蓋又有
自南北流入秦淮之青溪其源出南幹長干雨花木末
諸山之間山麓自南而北其水遂亦自南北流武定橋

岸時旋倉山兩麓各生枝脚曲折相繆中成九曲入秦
淮之口卽今金陵開處文德利涉二橋之間古名朱雀
橋烏衣巷今名東花園鷺峯寺綠萍灣浣花居皆在其
間史稱六朝名族皆鱗次青溪上此所謂青溪是自南
北流南岸之青溪非自北南流北岸之青溪也舊亦通
湖故亦名青溪溪形紆曲故名青溪九曲至欲名自一
至九之曲處確爲幾曲不可得矣凡水皆源於山城南
舊無城護城外河未鑿秦淮注內不注外山根石足通

退谷文集

辨

五

二卷

聯外內今武定橋叢編修廳事前石壁成片段可驗若
其東周處臺蟒蛇倉連城外赤石磯又其昭然不可揜
者武定橋南岸山之趾自今報恩寺北廊入蟒蛇倉亦
山之趾自今德恩寺後肩入兩趾枝條又自相繆溪勢
因成九曲今自城南壽星橋石橋一帶迤邐推求至金
陵開出口九曲猶以爲少不似城北青溪岸容徑直無
曲折以相赴也齊永明二年十月車駕幸青溪宮唐乾
元中詔於太平橋東接青溪北通後湖者置放生池皆

指北源青溪六朝名族鱗次青溪則指南源青溪第曰
青溪青溪云也源南源北均謂之青溪可也若曰青溪
九曲則吾謂在南不在北以青溪有曲有不曲有九曲
有不九曲也故不可不辨

退谷文集

辨

六

二卷

金陵城內河道辨

金陵城內河道自西自東南中北橫艮三道各跨以橋惟南道利涉文德武定聚寶新橋上浮下浮諸橋所跨由東水關出西水關是開闢來舊物雖傳秦鑿南北艮山幃脚相繆中成河道天工非人力也城中兩岸亦然餘二道皆經開鑿北道鑿少中道鑿多北道由乾河沿歷北門橋珍珠成賢竹橋復成中和大中諸橋自西而東而南受城北諸水水本東流明季丁操江鑿小桃源退谷文集 辨 六 二卷

山脈引水西流入烏龍潭出石城脚下暗溝入護城外河終不能達東流水性未成而罷中道由四象橋歷內橋鴿子橋筍橋鼎新橋倉巷橋羊矢橋張公橋至鐵窓橋惟此河道水口不一三處出水中間開鑿最多西則鐵窓橋出外河一口東則淮清橋出秦淮一口中則陡門橋出秦淮又一口一水耳安得三口此則有故城中開陽地脈隱隆皆由西而東而南皆盡於秦淮河干水亦隨之中道橫艮一河乃鑿地脈通漚而成者鐵窓橋

口陡門橋口淮清橋口三口本不通流各有所受各自爲口今鑿斷通漚一河則一河成三口雖鑿仍有不能鑿者存仍自各歸各口就中道河中驗之猝不可辨若由河岸東自通濟門西至石城門青石板辨之街心界水歷歷可數其街極西街中二處有大寶一爲古城隍廟西羅藍巷口之大陰溝一爲廟東黃泥巷口之大陽溝二水中夾紅土山虎賁大倉山一支皆出鐵窓橋不入秦淮本自爲一水口也其街又東紅紙廊街鼎新退谷文集 辨 六 二卷

橋口有一大陰溝與西黃泥巷口大陽溝遙對中送冶城山前一支過河作西水關與陡門橋下岸此水由七家灣乾道橋陡門橋入秦淮河西與鐵窓橋水隔今通古不通東與筍橋水古不通今通所以通者鑿也本自又爲一水口也其街又東珍珠廊鴿子橋口又有一大陰溝與西紅紙廊溝遙對中送冶城山左一支過河作乾道橋陡門橋土岸鹽道署行口鳳凰井鐵造坊一帶皆此支所蟠結但其界送之左水煙火萬家室廬鱗次

不可辨耳宜有出水而水口不可辨其街又東盧如巷口街心又有一大陰溝與西鴿子橋口陰溝遙對中送治城山後鐵塔寺舍一支過河爲江寧府治三山街望鶴樓江寧縣治都使司治一帶皆此支所蟠結過河諸支惟此支最長至聚寶門內秦淮北岸而盡其界送此支之左右水俱不可辨但由內橋至三坊巷居人淘溝深者至一二丈疑本此支左界水過大功坊布政司糧道署前折入秦淮者宜亦爲入秦淮之一口而今不可辨惟署前常積水是其左驗耳其街又東上元縣治左昇平橋跨城中三派乾流總口與西盧妃巷口大陰溝遙對中送城西謝公墩左一支過河爲舊王府爲學宮東爲臬治貢院西爲藩治道治皆此支所蟠結其界送之左水卽四象橋淮清橋達秦淮之水與陡門橋之水口古不通今通所以通者鑿也本自又爲一水口也此三水口本西流者必不東本東流者必不西中間可東可西究竟不東不西不比南河秦淮北河青溪有江

退谷文集

辨

卷

二

潮灌注可以通流積年只成渟污當事屢欲濬之使深恐非濬之所得通也然亦幸其不通耳倘其通流城中水西水關洩之鐵窓橋又洩之若如丁操江議烏龍潭又洩之有宜洩而無孕蓄水口不容舟不幾於青烏家所議破城者哉自西至東諸支過河皆經開鑿惟極東大中橋水與西昇平橋水遙對中間夾送之一支由城西永慶寺右發脉東結制府署南盡於淮清橋釣魚巷一帶竟達秦淮未嘗開鑿損高增卑以趨於平前人宰割分裂諸所經畫猝未易詰其所以然而山川條理本來脉絡生於斯長於斯耳濡目染口稽足踐脫不能察倘使探源星宿取道崑崙其將何以辨之

退谷文集

辨

卷

二

後湖湖口辨

湖以潯水必有出水之口岳陽爲洞庭之出口湖口爲彭蠡之出口湖有大小有口則一未有有湖而無口者吳赤烏四年鑿青溪洩後湖之水水而待洩洩必待鑿是湖而無口也非無口也有口聽其壅塞別開一口以注之則必鑿鑿而知其非故口也吳易爲不由湖故口而別鑿口以洩之也計當時相度湖形者度此湖周圍四十里諸山環之東有鍾阜西有廬龍北有江黃各以退谷文集 辨 金 二卷 枝條相繆惟南面神策門入城之山趾與蔣廟山上鍾鼓樓山之山趾遙對是此湖出水之小口委蛇而西會斜橋所納古林菴金陵寺諸派之水趨大石橋金川門水關赴柵欄門外水關由通江橋以入江獅山北固山趾交牙怪石相嚙是此湖出水之大口未嘗無口也今幕府開於南城湖減佳湖而無當於城城雖佳城而無當於湖城不可移而水可移則用移堂就樹之法而別開湖口注於城中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以旋繞於城中

不聽其溢山出於城後顧此意當時不言後亦無窺見此意者史直以爲鑿青溪洩後湖水云耳或疑湖故口當兩山趾相屬之間古名湖頭路今名柳巷徑七里緣荅皆山山外築城城浸湖湖內皆園園安見其爲故口也予嘗尋得其處城外浸湖湖深城內有溝相接本自通流湖志謂湖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卽劉宋時龍見處所謂黑龍潭者豈不以全湖所浸更渟泓潯潯杳渺而不可測哉其爲故口不待鑿也特其壅塞不知起於何時退谷文集 辨 金 二卷 晉元帝創北湖肄舟師築長堤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併此口而堤之未可知或孫吳時先已淤塞故不復故口而更鑿新口歟皆不可知獨是其當鑿與不當鑿正不可不知耳蓋猷叢魚鳧鑿山開道以內屬不可不鑿匪是寧勿輕鑿且夫金陵王氣六朝前數百年早有望見而東游以壓之者其時未經開鑿也秦鑿之以壞之也若其後之鑿之匪以壞之將以開之而不知適以壞之青溪之鑿特其一耳今會城中河道地脉

所鑿不一會城外水口山脈所鑿不一以爲非是不成
 一大都會也埋山墜水墮西拓東以爲大觀城則大矣
 而元氣銷散六朝所都各不久遠明初混一再世遷移
 士庶之家亦無綿遠累世富貴者亦可思其故矣說者
 以咎長江關鎖金焦太遠而不知其本身先已不固城
 南水口之多宜洩太甚城北地脈之鑿中氣卑微幸而
 小桃源之鑿未斷耳倘其鑿斷省脈愈微况青龍山煤
 井石灰窰蠹其本根北固山磚瓦窰鑿其枝葉又當何
 退谷文集 辨 二卷
 如古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者以其內受秦淮數百
 里之水外受大江數千里之水其下關逆鎖而上數十
 里重重疊疊如虎之當關蹲踞不可過盧龍遠出江心
 石頭蟠繞江趾惟餘大勝關一大水口九曲而入江耳
 今北河口草鞋夾口觀音門燕子磯口通滙爲一處處
 鑿通在在出水欲其氣之固且久難矣還淳反樸不可
 得矣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謀報混沌之德者慎勿
 輕言鑿哉

卓識老謀石盡不可不聞之當事然雖聞之亦哀如
 充耳以其非若催科考成之切已也吁可歎哉 原評

姪德基履上校

退谷文集 說 第

說目

五帝之時如夏說

六宗說

三冬文史足用說

氣水言說

元軍會館說

趙譜說

退谷文集 說目

趙蔡兩宗繼絕說

麟說

白虎說

貓說

舍館圖說

芥子居說

生壙說

策目



三卷

三卷

聖學

康熙己丑會墨

經學

康熙己丑會墨

史學

康熙己丑會墨

積貯

康熙己丑會墨

算法

康熙己丑會墨

禮記

問三傳誰作

屯田

退谷文集

原目

二

三卷

退谷黃 越際飛著

五帝之時如夏說

四時無二天古今無異政天不異也自人之乘之者異而天異矣然天亦有不能不自異者故一天也而四時分焉邵子謂五帝之時如夏由前言之春也彼一時也由後言之秋與冬也又一時也當夏之時行夏之令草木怒生萬物潔齊以人事言古今來一切治天下之具

凡所爲禮樂刑政井田學校之屬大率皆自無而有如物之方生由穉而壯盛大流行寢昌寢熾其勢莫禦而機莫可止民生其間亦各一時之化不必華山之驟駢然後行遠也故耒耨未教也而庖羲已治衣裳未興也而神農已治咨岳命官典禮教周未盛也而黃帝已治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無不同歸於治此其以神聖之人大開天之業固不待言而其氣運之隆隆未艾如草木之怒生萬物之潔齊潛乎密移亦有不知其然而然

者天也非人也不然者學者多稱五帝何不併畫卦演圖耒耨書契平天成地之業畢集於一聖人之身畢成於一聖人之手以爲快而遙遙焉待諸歷年累世之久遠若此哉故聖人在上以其所當爲者盡諸已而以其所不能爲者聽諸天

六宗說

虞書稱舜禋於六宗禋謂致其精意而祭之宗則以之爲主尊而祭之也此可以意爲之說者也至於禋而宗之之所謂六經無明文則不可以意爲之說必有所據於經典之文以說之然後其說歸於一定而紛紛者無所異同於其間有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之說也有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者劉歆孔晁之說也有以日月星河海岱爲六宗者賈逵之說也獨王肅用家退各文集一說

三 三卷

語之文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六宗此則本之禮記祭法而蔡沈作書傳同之其說始有一定蓋書云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先六宗言上帝則六宗不應更及于天後六宗言山川則河海岱在其中亦不應先列於六宗也故六宗以書傳爲定而書傳又以祭法爲據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祈禳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榮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榮雩祭皆壇也祭六宗

則各埋少牢於其壇而禋祀之此則虞書禋于六宗之本義也至於所謂宗其說亦微不同或曰宗尊也尊其神而祭之也或曰宗主也有所祈禱則主此而祭不以此神尊也由前之說爲常祭書傳蔡氏之說也由後之說則非常祭四時乖序則日月星辰失次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鄭康成之說也要之二說不相戾既主此而祈禱之則亦尊之而祀之矣祭乎此則尊乎此固非以尊爲尊無二上之尊也當時舜祭告攝位六宗之禮一時併舉未必皆爲祈禱若以爲常祀而祀之及其變加祈禱焉之二說是亦竝行不悖者也

退各文集

說

四

三卷

三冬文史足用說

東方曼倩之自贊於其君有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者其言頗自謝後之人以爲朔特滑稽之雄耳非有匡君致主之道安民又衆之策原本經術實足以發名成業者而深心刻苦讀書嗜古之士頗稱其言以爲誠然顧其說不一有謂古人讀書多以三餘夜爲日餘雨爲晴餘則此三冬者固歲之餘也於此肆力文史則其時爲足用此則杜少陵所謂古人已用三冬足之說也有謂其

退谷文集

說

五

三卷

自負淵博其得於三冬肄習之餘者經經緯史左右逢原則其學爲足用此於子輿氏勿學壯行之說爲近之要之朔滑稽之雄詎謂人主之前無非自負則後說自其本指然無乘時刻厲之功亦無學成足用之樂則前說亦未可厚非也深心刻厲讀書嗜古之士得是說而通之以前說致其功以後說收其效雖無詡詡自負之態而貫穿經史吐納百家其亦有以樂於此歟是爲說

氣水言浮物說

人之有言氣爲之也言之而有短長與其聲之高下其見於文辭之間而爲文者皆謂之言人但知發於口而爲言者氣爲之不知發於心注於手汨汨然其來滔滔乎莫禦者其爲言也莫非氣爲之有氣而後其理明其辭達其往復盡意其聲調皆協而格律不靡不然無氣而有言非惟其言龐雜蒙混無以自明其說而章亦不成顧欲立言者皆是也但求言於言而不求言於氣是

退谷文集

說

六

三卷

欲物之浮不盛大其水之源流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而置杯焉以爲之舟欲其不膠不可得矣古之人讀書多義理熟其氣自厚未嘗執筆學爲如此之言也而有所欲言則言之任其言之正側微顯進退出入千變萬化無非一氣自爲卷舒猶之乎江河之浸湖海之漚無擇於萬斛之舟有物則浮而已矣昌黎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吾取其語爲之說以爲立言之法

元寧會館說

會館公物鄉之人皆得居之而往往不常長班之守此會館者反得居此長子孫而世守焉然其界限嚴而責備重不堪其任則鄉之人共逐之而小心勤慎者撥屋居之房租贍之宴會犒之婚喪大故贖金助之非重長班重長班正以重會館也予鄉前輩措置元寧會館於京師爲鄉人宴集之所著爲條例勒石以陷諸壁中一條公車謁選諸同鄉止許停驂三日另尋下處過期長

退谷文集

說

七

三卷

班婉辭諸條例無可議止此一條不滿於鄉人之心王會曰會會試曰會會城曰會會館亦曰會蓋會集之會非宴會之會也會集則可飲食亦可起居何爲止許停驂三日而損不令居止也此非前輩不識會字字義或因屋址狹小廳堂神室之外別無住屋故未深思而驟爲此說想當時何不倣京師會館通例謁選公車得意之人之嘗住此房與併不曾入此房住居者定爲常例皆令出銀若干兩爲擴充漆蓋之地則宴會居止兩得

之不合鄉人視爲驛遞可一宿而不可常住則鄉情益聯屬不至吳越視之不然不視爲王會會城會試之會館而視爲飲酒演劇之會館則楚館耳秦樓耳豈會館哉况鄉人之客居宦游貨殖於此者其宴會亦僅矣團拜止歲首一次而間不舉行卽歲一舉行亦會之一而不會者三百五十有九也安用此會館爲或曰團拜之外宴會無月無之此非長班之圖利外租卽鄉人之會計持籌於斯也元寧堂堂大邑京師首善奧區名爲會館而王會會城會試之義均無所取京師會館麟次豈不貽笑於隣邦別郡矣乎若夫長班界限嚴而責備重撥屋有間數不得過停驂之居無常處長班之屋有定所過而他占不敢也不及而裁汰亦非舊制也爲之納婦作子孫世守計視之重其責備亦重然則非重長班也重長班正所以重會館也

退谷文集

說

八

三卷

趙譜說

余老友霖公畢先生持其兒婦趙氏宗譜視予自宋藝祖以下宋代之聞人趙姓者皆在焉予遍覽畢謂霖公曰夏商周漢唐及宋開代之祖皆是神明之胄如宋祖出於春秋中山之趙以國爲姓是也顧禮諸侯不得祖天子藝祖而下承祧繼統者皆天子不敢以之爲祖也則必有繼別之大宗焉以是譜考之其在不俄不彼二祖之間乎顧禮大夫不得祖諸侯不俄不彼爵居五等

退谷文集

說

九

三卷

同於三代之諸侯二祖以下支庶之爲大夫者不得以之爲祖也則又必有繼禰之祖焉且禮支子不祭主於宗子小宗不可以混大宗以是譜考之星羅棋布世代雖蕃而不得其絲牽繩貫之的系則不知今日此支之祖爲大宗乎爲小宗乎抑或小宗之次又爲別起之小宗乎雖孝子慈孫不敢輕注爲何宗何派也夫譜傳自祖先爲創加於後裔爲修創者前人之成勞修者後人之責任則譜之不可不修也明矣倘今日趙氏之宗有

修譜者起焉由現在所及知之高曾祖禰下至于姓孫會絲牽繩貫釐然不亂然後上推之以至於所不及知然後遠推迄考於所不及知者而務求與此譜接則本支之的派出旁支之的派亦出卽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而遙遙華胄萬殊一本所由與卑宗小姓異矣

退谷文集

說

十

三卷

趙蔡兩宗繼絕說

存亡繼絕治世大經匪惟開國承家亦然子從兄開先配蔡氏嫂時子未成童但知親家翁暨諸舅姪之爲蔡姓耳已而嫂從兄連城獨冒趙姓竊疑之連城無子又以嫂胞兄某爲趙氏後一繼再繼久而彌切必有不可解於心所以然之故未暇問也久之與老親翁仲孫二玉同寓京華相得甚歡詳問之則曰先祖諱尙武係先曾祖趙諱龍所生母舅蔡無子過繼於蔡諱欽爲嗣子退各文集

說

三卷

祖遂蒙蔡姓後趙宗伯祖叔祖無出趙姓反無一人先父如栢公與予叔兄弟四人議定以先四叔歸宗子聞之始知以蔡繼趙非繼也趙宗本未嘗絕徒以繼蔡之故得絕然則非繼也歸也向徒知其繼絕而不知其歸宗也然使無此一歸數世而後蔡氏子姓渺不知趙丘隴何所祭祀誰主是繼人之絕而反自得絕也無是天道卽無是人心矣今兩利並存揆諸天道而合問諸人心而安垂諸後世子孫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世世親親

而不絕獨所當戒者禮不娶同姓蔡也趙也其姓二其實一也雖百世不通婚姻可也二玉恐後無考予爲記之

麟說

麒麟仁獸又瑞應獸也來不知其所自來必有所以致其來故孔子曰孰爲來哉程子曰麒麟無種種於氣稟愈曰麟之爲物不恒有於天下非若犬豕麋鹿然也春秋三傳說獲麟已自不一而說三傳者又復言人人殊旣以爲祥又以爲異一事具三義一爲周亡之徵一爲漢興之符一又爲孔子將沒之驗而辯之者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旣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良是也卽文選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成致麟反袂拭面其說亦虛誕不可信惟杜預感嘉瑞之無應因魯史而修敎所感而作因以爲終之說至今說春秋者主之然則麟固瑞應獸也而亦有不瑞而來無應而至者歟西狩獲麟之前黃帝堯舜皆致麟遠矣周之文王宜致麟而麟不至周至成康宜致麟而文無證其瑞其應蓋難言之自是以後麒麟之見史不絕書有不數年而五十一見者何其瑞之多而應之廣歟謂必德盛政平而後應亦有德盛政平而麟不見德不盛

政不平而麟見且屢見者漢武獲白麟史記有微辭曰蓋麟云蘇軾謂蓋之爲言疑之也又謂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歐陽修修五代史亦曰麟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又萃於蜀固知其非祥也程子又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而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由此觀之聖人亦謹其所以致麟者而麟之應與不應直可以存而不論云

退谷文集

說

十四

三卷

白虎說

白虎亦瑞應獸也徵祥說云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又云皞身如雪而史書白虎見多在東漢後曹魏先競尚符瑞之時固以白虎爲卽騶虞而書之以爲瑞吾非不以騶虞爲瑞謂其特如爾雅所謂魑白虎者而徒然書之國史也魑背斑虎文魑白虎而書卽魑黑虎而亦應書之矣晉以後率書騶虞見不復更書白虎見者應亦以其嫌似魑白虎與其言白虎不如直言騶虞也其退各文集 說 五 三卷

書之之意皆以爲瑞應獨是其所爲瑞應者爲是皞身無雜之白虎歟抑是白虎黑文之騶虞歟抑或虎背斑文之魑虎歟則皆不可知今若以白虎爲騶虞則騶虞白虎黑文似白虎者也非白虎也騶虞不受也若以白虎爲魑虎而歸之虎類則虎戾蟲白虎仁獸也白虎亦不受且謂皞身如雪其背不斑無文不雜也辨其真旣無所據則諸史所以書之之意亦傳會以名瑞應而無從徵實者歟

貓說

貓媚獸而有威媚於人而威於鼠鼠非貓莫制貓非鼠不噬故夫貓之於鼠專職也禮迎貓爲其噬田鼠職在故也能牽其職或爲美名以寵異之如所謂蒙貴家狸烏員銜蟬鼠將女奴御花朵麝香驗等名往往加焉而不然者與鼠同眠食或懦於捕鼠而健於捕鷄與鴿皆爲失職亦在乎慎擇之而已相其身材知其勤惰往往不爽相貓法云眼要金光身要短面要虎威聲要喊蓋言威也然則不威而媚非貓之善者也

退各文集

說

六

三卷

含飴圖說

三孫繞膝日索果餌曾不知予造物之勞人也生不得逸則以習勞顧初不知勞願勞肯勞則自己乙巳年十三始矣前此經書傳註古文時藝多臨時強記抄撮以潤其師至是父母以戚屬悔予婚義形於色予大言曰書中有女顏如玉燈寒壺苦無聊不平一發憤於書太史公曰彼不激惡能成乎平生得力實賴有此憶冬之夜侍先君子寢漏三四下呻吟不輟數驚寢輒覆燈暗誦

退谷文集

說

七

三卷

寢熟復然火爐燈炮就眠脚後冷氣侵偏先君寤曰兒何自苦率以爲常年二十八庚申始入學時德州田少司農山蘊師在廷以博學弘辭薦來視學以予試作歷童子卷詞古雅可誦頗知音律予何知亦經史子集中凡禮樂律曆可資後場者皆自入學前陰識之或爲學徒觀場作嫁衣裳故稍稍肄習於程朱精義茫乎未有根柢也以悔婚故不婚入學後辛酉冬始婚年餘疾場外戚難作三年中疊罹大故附身附棺求誠求信皆隻

手徒步爲之然未嘗以輟所業也松江張庶常長史謂予曰語類或問不可不讀予始知寢饋性理儒先書力求融會貫通江浦劉編修大山師謂予曰筆氣不可不變予始手錄漆園看山廬陵合作寢食之以求成一家言壬戌補廩癸酉舉麟兒丁丑始拔貢時磁州張閣部樸園師亦以弘博來視學以予考作歷諸生卷隨以歷通省拔貢卷謂方圭員璧因物賦形予何能然亦矯克變復久病知醫凡成弘慶曆啓禎文字沿習之弊皆遍

退谷文集

說

六

三卷

嘗而痛懲之故去其渣滓留其芳潤於詩古文辭浩乎未有津涯也壬午中副車韓慕廬許時庵兩大宗伯歎書藝全場未有乙酉始自高荆襄師房領鄉薦座主汪少司農東川師姚官贊華簪師已丑始自劉大山師房成進士座主相國李安溪師司寇張韓城師年五十七矣尋改庶常於詩古文辭例當肄習稍稍爲之似可不勞然取精多用物宏廣據註疏熟精文選夫豈易易特儲於前而用於後或不似向者之扞格難操耳壬辰散

館授職癸巳單 恩父贈文林郎母贈孺人本身兩妻
如之其秋會試分校得孫見龍吳世模車敘來向日正
周世培那日攻于本宏顧之樽袁濬蔡大受傅元高燭
姪炯十三人甲午乙未丙申纂修武英殿丁酉省墓歸
己亥復命辛丑舉會孫癸卯舉曾孫乙巳舉春孫今年
丁未七十五老矣歸休乎君安所取勞然未見何書未
達何境中夜思之旁皇汗下一息尚存惡客已已故子
造物之勞人也勞心復勞力彼其勞身苦形動忍以求
是谷文集 說 三卷

生者不能悉言也遂亦不言莊叟云造物勞我以生逸
我以死勞固所以生之也子若孫生而得逸但恐不勞
願勞肯勞須自爲之勿甘今日之飴爭聚與渠謂可習
以爲常也行念之矣
先生自作含飴圖歷叙生平榮與枯手持示我屬我
贊我老才薄空躊躇先生文章冠海內科名赫奕傾
當途自謂勞人訓後嗣至哉斯言真丈夫曠觀乾坤
稱兩大鴻纖巨細均陶鑄日月暑寒成歲運鼓動萬

物咸昭蘇粵自鴻濛迄今日屈伸豈或休須臾迺知
不勞功不大况復健舉爲真儒人生窮達各有分如
欲立命惟區區孔孟程朱強不息何嘗浩歎悲桑榆
詩書易禮各有旨惟勞能善語相符我觀數子俱秀
發偉哉騷子鳳之雛功名富貴自應有須持此意銘
盤盂顧我窮年勤典籍青衫還映白髮頹賴亦有孫
能力學志嚮不逐常人趨兩家世誼共磨礪此道或
可相肩扶勉哉慎修思祖訓願試老眼看馳驅劉梧
退谷文集 說 三卷

芥子居說

芥子不可爲須彌佛說納須彌於芥子亦謂應作如是觀耳豈真至小可以爲至大哉予勞至老不得寧居雖嘗游歷名勝洞心爽目人之所有非吾有也又每夢遊五嶽心曠神怡遇之于虛不可爲實也投老後葺宅右偏小軒三楹居之左圖史右琴榻中設茗枕香爐圍牆隔別外無剝啄內無詬誶堦下地不半弓又前僅一弓門設常關自顏曰芥子居明其小也而水陸草木之花選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與四時爲代謝蛙井忘海護屈能伸顏巷自陋卻窩自閒不必大也陶靖節謂園日涉以成趣趣以涉成無成見無等待諸便家經營結構爭奇鬪艷子不能然也意之所到小加點綴自覺時時改觀居此課童孫句讀隨意拈架上書或歌或嘏或坐或臥手倦輒拋徐行繞室細數花叢不似少壯時每析一義必欲直窮到底也有所觸詩歌制義遇題輒作以示吾子遂亦風不出雨不出慶弔不聞燕會不赴偃然成閒戶先生老冉冉至嘯

昔雲流水逝既不挂懷當前花明日麗儘堪怡悅但不知自此以往居此更得幾時幾日耳然亦幸矣吾所聞見家故有名園與得意後所構事勢所羈曾不一至再至而墓木已拱則予今日既往之所得爲已蒼矣何渠不若彼又何芥子須彌之過爲分別哉

生殯說

老營菟裘壽拱墓木以是知古之時已有生殯也殯也而生胡然亟亟殯則爲之耳殯何容易而竟不難人之肯暇歟抑天之許人以暇也年不長則日不暇事不息則人不暇年長事息今日不爲明日爲之今年爲之未既明年又爲之安見生人暇時之所營皆人生刻不可緩之圖也生也而殯古既爲之則吾亦爲之矣予遷葬父母墓以蟻故卜地改葬大父母伯叔父繼恢復修築始遷祖墓高曾祖以下墓妻與子婦各一墓松楸咸蒸鬱矣更得北郭觀音門附城片壤自爲身後計其結基擴充以完局皆吾生時所拮据寸累而銖積者也其開土驗氣埋槨以定穴皆予生時所推測察納雅言絜矩用中尺寸不移者也其益下增高以還原皆予生時所繕曲面勢因山藉水以成之者也壤故有老梅老栗刪存之餘益以松柏冬青石楠皆予生時所手植排行而成列者也苟予非生而爲之卽死終不容已於爲之時

退谷文集

說

三

三卷

恐待諸子而予多不暇待諸孫而孫又不暇則長與殯辭矣下見土而上見星其何日之有且吾子吾孫卽暇爲之又恐微眇難尋水侵蟲蝕只在一間故生也而殯古爲之吾亦爲之矣若墓之有誌誌之用石守之需祠雖相度皆有處則以語所生而未暇非不暇所以爲之物料不暇且不必生而爲之卽不生爲事半功倍客或有爲之者故不暇也子若孫念之

退谷文集

說

四

三卷

聖學

康熙己丑會溫

今夫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始本乎窮理踐行其終至於盡性達天而無一不以敬爲主顧敬一也而其所以敬又視乎人所造之境地以分是故有無不敬而安之者此聖人之不期敬而自無不敬者也此天下之至誠也有主一無適以求敬者此學人之期其敬而惟恐有不敬者也不必天下之至誠始能之而自始至終無不敬

退谷文集

策

五

三卷

遂亦無不誠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有以敬爲言有以誠爲言誠則無不敬敬卽至於誠誠與敬其言皆出於聖人而誠非聖人不能敬則學者可勉故後儒尤主此爲言所以爲學者入德之方而尊主庇民之道率不外乎此也

執事以主敬窮理踐行三者下詢而歸本於朱子之言敬程子之言誠愚謂敬所以誠而主敬所以窮理踐行也孔子曰修己以敬極之至於安人安百

姓程朱特標爲宗旨而其言益詳猶之孔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特衍之以立說而其理益著蓋後賢之緒論無不本之於先聖而先聖之精微亦有待於後賢之發明非添設也今試問天下之學者欲修身踐言而可有不窮之理乎然使不先之以敬則志氣不清方涉于此又移於彼不專不精之弊皆起於此也既格物致知而可有不踐之行乎然使不持之以敬則心志不

退谷文集

策

六

三卷

一方銳於始旋斂於終不純不備之譏皆起於此也家修如此廷獻可知尚安望其不改由獨靖共夙夜乎故欲窮理踐行必先主敬主敬以窮理而理始無不明主敬以踐行而行始無不實然則敬也者知行之根柢也朱子格物九條而必集程子張子之言敬者以先之旣曰主一無適又曰整齊嚴肅又曰有所謂常惺惺法者蓋兼內外以言敬而敬之說始密而敬之理始全而其發端必嚴之

於小學至於時過而不及學者又有種敬之法故

曰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敬以成始

即存誠之說也敬以成終即誠則無不敬之說也

程朱之說詎有兩義而誠不易至敬有可持故特

標主敬以爲宗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而或以析

知行爲支離或以提主敬爲添設多見其流入於

異端之虛無寂滅猖狂自恣而不可救治也已我

皇上學究天人通符堯舜尤眷眷於程朱之書而大爲

退谷文集

二十七

三卷

表章學者欲修己治人爲良士爲純臣其可不盡

心於此歟

經學

康熙己丑會聖

嘗謂今人治經之逸不似古人治經之勞也古人

專治一經皆以窮極幽眇貫穿百家無不盡發之

於一經即其言非盡至人之本指而專精之至妙

義自生故常以其經名於時而傳於世今之人不

能也且謂不必蓋經義自經朱子論訂而其說皆

確不可易雖所自爲傳註者不過二經而其他皆

有所論定時時見於他說今之人稟承維謹而已

退谷文集

三

三卷

故曰今人之治經不似古人之勞也然遂可以不

勞乎專守一經而無究於其源流本末自以折衷

而知朱子之說萬不可易則於經究無心得也然

則如何亦惟恪遵朱子之所以說經者以折衷諸

家之說而已我

皇上尊經重道五經取士於易務遵本義於詩務遵集

傳此二經者朱子所已定者也他如書傳則蔡沈

春秋傳則胡安國禮記則陳顥集說朱子雖未及

註釋皆嘗論說其載在文集者班班可考也今之
所以治五經者直謂之皆遵朱子可耳尊朱子以
治經其又何求雖然前人之於經其治之也勞矣
今人之於經其治之也逸矣勞固不若逸然前人
之於經其得之也精矣今人之於經其得之也粗
矣粗何能及精蓋古人於一經皆網羅百代放失
舊聞以求精其說未嘗驟希簡易也今之人以空
疎無據之衷驟得一說而墨守之其於聖人之意

茫乎未有見也則安取如此以治經也誠本朱子
之意以裁定諸經以本義裁易則京焦卦氣王弼
情虛皆可知其偏也而卻之圖程之傳遂可忍置
乎以彙傳裁詩則小序之說不多傳會乎考亭東
萊其得失有間矣安得不爲究心也以與蔡元定
往復論列書傳者以裁書則蔡傳不多符合乎古
文今文有無異同安可偏廢也春秋以三傳爲經
胡傳爲緯三傳何可廢也儀禮周禮周公經世之

大法其可不並設於學宮歟今欲以今人之逸而
遽忘古人之勞不知古人皆嘗寢食寤寐於此而
後以其經名於時而傳於世舉而盡廢之多見其
荒經蔑古不得古人之精而祇見其粗也而又恐
其穿穴駢拇於諸家無用之言而忘其大知其一
而不知其又有一也然則如何亦惟本朱子之意
以裁定諸書而諸書皆可讀且不可不讀矣

史學

康熙己丑會舉

經以言理史以記事事載理而行合之則是背之則非是故有史識有史筆其備勸懲而昭法戒者所關甚大非可苟焉而已也顧史之爲體不一有通著一代之始終一王之行實而編年以紀事者如春秋三傳通鑑綱目之書是也有分門別類天官律曆河渠各爲一書帝王本紀諸侯世家諸臣列傳各列始末如史記漢書之類是也以今而欲訂一代之史備勸懲而昭法戒其將何去而何從乎蓋有古今之史有一朝之史古今之史合皇帝王霸數千年爲一書其勢不得不編年編年則一年之間數篇之內有不能備一人之始末者矣有一朝之史君爲君紀臣爲臣傳而後一人之始末以其成敗利鈍治亂安危班班可考其法創始於司馬遷之史記而班固因之十七史二十一史無不因之居今日而欲成一代之史勢亦不得不

退谷文集

策

三

三卷

因之我

皇上留心史學貫穿羣史

聖製史斷其藏在秘府頒示臣工者固已盡史學之精微備勸懲而昭法戒而更爲有明成一代之史則其體不得不準之龍門司馬氏顧書則猶是也而詳畧異紀則猶是也而叙事異傳則猶是也而取舍異以及世家世表月表之屬鎔裁煩簡俱不能不異豈非史之所關者甚大既欲正其體製又欲得有史識史筆之人以董其成而分其事而後可以成一代之信史而無憾也夫

退谷文集

策

三

三卷

積貯

康熙己丑會墨

天下有一定之法而所以行法者不皆一定之人則人之所繫於法尤重一切之法皆然而况於天行人事之大乎故天下非無良法也而所以奉行者或非其人往往上作而下不應則督責不得不行乎其間而又非督責之所能盡也則必痛懲其不奉法者以申儆之優渥其能奉法者以風勵之於是乎後有所懲前有所勸斯民遂陰受其福而

還各文集

策

三

三卷

不知且夫從來之言積貯者多矣所以積貯者預以備凶荒而終不免於凶荒者旱無所蓄澇無所洩以救治之水利弛無可奈何而至於此也則與其及饑而方哺何如無事而盡力於溝洫使民自以不饑乎我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東南澤國水利尤勞清問永定子牙二河既修水利於畿輔以次更及江浙頃使大吏相度地勢開濬支河建閘蓄洩旱

澇無虞凶荒可免誠盛事也然而天行所至亦或不免則所以救之以人事者常平社倉之法安可不亟講哉顧其法非不見之於古也非不行之於今也而有效亦有不效者常平行之於官而主守之出納不嚴社倉行之於民而鄉正之選擇不慎一旦有急而民不受其惠蓋其不效者非范蠡卽虧空則常平無實濟也非虛文卽苛派則社倉祇空文也

還各文集

策

三

三卷

朝廷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奉行者若此安得不亟思所以激勸之哉今其行之不效者督撫大吏旣已入告而懲治之矣天下之大守令之衆宜必有使民稱便如耿壽昌之於常平行之歷久而一縣無憂荒歉如朱子之於社倉者當爲加其秩使留本任及其秩滿升轉加於常秩之所應得如此則不惟有所懲而更使人知所勸且水利之興有如漢名信臣其人亦破格而優異之則溝洫以防旱澇

委積以備凶荒二者固交得之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也

算法

康熙己丑會墨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莫渾於天之體而人能測之以得其度數而爲曆莫微於天之心而人能測之以得其元音而成律其測之之法固自多端而有理則不能無數數之與理二而一一而二者也學者其可徒言明理遺數而專求之於理乎古者六藝之教始於小學而數居其一固將以之測天而治曆明時且以之測天而作樂崇德也卽在聖人依仁而游藝其得以小道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耶我

皇上曆數在躬聲律身度曆律其大者也數其小者也然而非小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蕃莫不有數而况於治曆以測天而况於協曆以窺天今天曆定歲月日時以授時而成事而歲月日時之定古今不無異同古曰地平今日地圓圓而後日出日入之度固於地勢之高下而各不同也古立歲差今日

恒星行必驗於恒星之行而其差與不差始可辨也古推贏縮今日高卑度惟度高卑始有贏縮也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日星輪惟其輪轉而後遲留疾伏可見也若是者以天體之渾圓也天下方者易測圓者難測而渾圓者尤難測然莫謂難測而人達無術以測之也今天律以求天地之中聲以制器審音而作樂而制器審音皆起於黃鍾之管而分寸不無異同司馬遷曰八寸一分言其長

也而班固則曰九寸寸以九爲度九九八十一與史公之八寸一分無以異也而呂覽又曰三寸九分尺各不同多寡遂與其實與九寸八寸一分者無以異也徑一圓三言其中也胡瑗蔡元定知蔡邕圓徑之非而自定律管不免於疏則虛言之易而實驗之難也若是者以黃鍾之管難定猶夫天體之難測也而正非無以測之而定之也是有數焉可以算而得之古律法有九章詳矣而後人之

智不必不更詳於昔人今者三角之法以之通算天地萬物而其實曆與律皆成於此試即以天算之天體渾圓不能定其度而算以三角之法線牽於南以極子午之間而弧矢以定八線極加勾股弦矢割員測弧古法止此矣今益以勾股直角銳角鈍角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六線在圓之中又有切線割線在圓之外八線始盡若此者不仍三角以求之也割贏就縮以開方法乘之而歸於

四率無患其奇零也不待逐線而算之算一線而餘可比例則固可以乘而得之也如此則周天之度以算而定而天可測而曆可治矣天體之渾圓者且不難測而黃鍾之管又何難於定其分寸損益之管以成聲而作樂哉廣此而自近測遠夫猶是也自下測高夫猶是也自上測下臨高測深夫猶是也天地之數無所遁萬物之數莫能越卽不專以之治曆作樂而斯二者非其算之所最大者

哉學者習禮樂書數之文於童年窮年而莫究其
妙斯固非依仁而游藝者未易窺其微也已

禮記

言禮經於三禮既定之後雖有智者無能妄爲損
益其一句一字有志之士起而窮究之三禮均可
珍重均當肄習非有此重而彼輕者也又非可習
其一而其二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也然則言禮經
於三禮既定之後亦以經治經無所偏重而已矣
制科用以取士目力所限不能兼望其熟習則不
得不酌其力之所能爲而專責之故三禮以禮記
取士垂爲

功令而儀禮周官以俟夫能者而兼收焉非輕此而重
彼也以度其力之所能爲而已矣唐人取士分大
小經以易之大而謂之小經非小之也其卷帙少
而目力可程也以禮之小而謂之大經非大之也
其卷帙繁而目不暇給也夫以禮記爲三禮之一
尚謂之大經况欲兼其三而併責爲一經之肄習
多見其窮於目力而不精不詳也此三禮獨以禮

記取士之意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表章五經於易有

御纂周易折中而書而詩而春秋皆

命儒臣開局纂輯隨進呈稟

聖案折中以次告成而於禮記獨後之草茅進取之士

臆為揣測或

皇上欲薈萃三禮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損益之共

為一書

退谷文集

策

四

三卷

頒之學宮用以取士亦未可知而又共慮大經加大

窮於日力而不精不詳無以仰答銓經鑄傳之

盛心也

愚以為周官官制儀禮節目禮記雖為儀禮義

疏而章句顯然便於成誦即如現行之制專用以

命題取士亦無不可者獨其解無定註疏既多未

確而陳瀨之集說亦有未安不能不仰望

皇上之折中

命儒臣繼四經而旋加纂輯也若有有志之士真欲

貫穿三禮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綱舉目張

融會三禮真可流傳久遠

皇上賜之以序而併領學官以待夫有志之士而盡心

焉則於取士之法經學之全又兩得之矣

退谷文集

策

四

三卷

問三傳誰作策

經作於聖人雖有經義而傳發之傳者不一家皆以發明經義豈獨春秋哉而春秋三傳特著雖秦火以後立之學宮公羊先穀梁次左氏最後而三傳不可偏廢皆將卽傳以窮經也

執事發策不驟及春秋經義而先之以傳又不及三傳之義而先以三傳著作之名姓授受之源流蓋不惟有見於聖人筆削之微旨猝難尋究卽三傳

聖文文集

策

三

三卷

之異同得失亦非素無根柢擬拾剽竊者之所能驟言其蘊奧誠循循善誘之盛心也愚將言經傳

既非今日

清問之所及亦非末學庸見之所窺將言三傳作者爲何人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亦旣彰彰較著矣而所見異所聞異其著於往籍者又復不能盡一無已則就

清問之所及而一一援弓以言之唐啖助趙匡說三

傳助謂高赤皆孔門後之門人而丘明夫子以前

賢人如史佚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

題左氏遂引以爲丘明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

據此則有兩左丘明一則宋儒朱子所謂左丘明

古之聞人一則漢劉歆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晉

杜預以爲左丘明受經仲尼俱不謂左傳非丘明

作但非古之聞人左丘明耳太史公十二諸侯年

表序云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

退谷文集

策

四

三卷

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藝文誌云左丘明魯史也

不聞爲楚人楚史而鄭樵謂左氏世爲楚史斷爲

楚人誠不知其何所依據也高赤二名見於桓譚

新論已著於西漢之末而史記不爲立傳漢書藝

文誌缺其名此自馬班之疎脫宋儒朱子云二人

想是齊魯間儒其所著悉皆有傳授鑿空傳不得

赤爲魯人高爲齊人不足疑也戴宏序春秋子夏

傳之公羊高爲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

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
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竹如殺青以寫漢
書故用竹帛則其籍也書五世皆家傳至此乃授
弟子或傳為別本著以竹帛本不以寫胡母子
都著則史記傳胡母生無治公羊之說漢文詁不
著胡母生字非脫漏也以謂胡母生之傳公羊亦
與董仲舒等耳不應特著之也公穀二傳今皆可
見不聞別有外傳而藝文誌又有公羊外傳五十
篇穀梁外傳二十篇今既不見此書不可臆斷其
有亦不可章斷為無即使有之亦漢初挾書之律
既除購書之詔復下好事者撝拾而成如尚書偽
崇替偽武成之類耳不足深求也凡此皆無關於
經義亦無關於傳義特著作之姓名授受之源流
耳謹援據以塞
清問不詳不確則拘於疑而所見之書少也惟
執事進而教之

屯田

屯田之法有兵機焉蓋屯田與墾田異凡曠土開
田之在內地者農人皆得而墾之非有侵暴之患
鋒鏑之慮也若夫曠土開田之在外地者宿兵於
外有敵壓境此而墾之其所收入雖可以充餽
餉之煩無三十鎮而致一糧之費然積一不備而
敵人之侵暴已加備之旋已而鋒鏑之事又起故
不徒日田而日屯田明乎屯兵於邊以其間擇地
之可耕者而田之安得如內地之曠土開田墾之
之易而無人不小可耕者哉若是則屯田之難什伯
倍於墾田乃明知其難而其法自古之英君宿將
有所不廢即我
朝廷之備邊亦採擇而見之施行夫豈不知屯田之大
難於墾田哉亦以其中有兵機焉夫屯田也而安
得謂之兵機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漢趙克國之
屯田也至金陵圖上方畧排衆議而力主屯田自

敵人視之以爲省饋餉之煩爲持久之計耳而豈知其慮深其機密舉敵而全計之其衆不過若干人而止將以攻之非倍其衆不可以進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未得敵之要害而饋餉不繼且前且却敵終不可得而勝也且敵必有常急之則合室益合而敵益不克破莫若伏兵養卒以屯田謹斥堠備攻掠使敵不得來而吾可以伺其間隙而往小來則小挫之大來則大挫之小往則小掠之

退谷文集

策

卷七

三卷

大往則大掠之彼之衆不得增而日見其消亡又以其暇用間於其黨使之形格勢禁而不得合不惟不合而且深交無爲往往樂爲我之用計彼黨散而衆消則大兵未合戰而彼之勢固已不可支矣大則授首小則剪竄可計日而得也而皆自屯田寓之故曰屯田之法有兵機焉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今以之區處澤莊轉盼成擒耳此

廟堂之秘計而

思

之兵以意揣者也若欲卽其機而詳

指之機者幾也其來也幾微可乘也而亦可俟也此又趙營平之所謂兵難通度者也

姪彝介青校

退谷文集

策

卷七

三卷

退谷文集 書後記

書目

與張孝先撫軍書

復郵使生論時文書

復黎涪嶺論文書

復姜聽言書

與宗弟羽南

與衍燈和尚

退谷文集 書啓書後記目

啟目

辭刁邑侯鄉飲酒禮啓

謝刁邑侯鄉飲酒禮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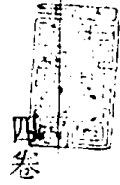
書後目

讀莊子文書後

讀斯文正統書後

讀離騷經貫書後

書程啓生文後



四卷

目朱

書石開文後

書中州呂某文後

王鳳齋居家要道書後

張慎齋文集書後

書梅溪小草後

書曹學山詩後

辛維周永香溪草書後

白上聞詩書後

退谷文集 書啓書後記目

讀葉貞女傳書後

蕭貞女四十詩書後

保定張氏家乘書後

曹氏家乘書後

黃氏宗譜書後

黃氏宗譜書後

黃氏宗譜書後

黃氏宗譜書後

二

四朱

黃氏宗譜書後

讀天玉經書後

讀玉尺經白文書後

讀玉尺經白文書後

地理有放水局

記目

原心亭記

退谷文集

書啓書後記目

三

田朱

退谷文集 書 啓 書後 記

退谷黃 越際飛著

與張孝先撫軍書

御李無門聰韓有願早歲受書粗知宗仰程朱願諸儒
異同未易條分縷析以爲天下之大必有析義理於微
芒如朱子其人者願得束身就學耳目凡近未有見聞
十載前知中州張夫子綱維絕學力主斯文幸得旌指
南省竊幸受教有日何期移節七閩時日甚速又成虛
退谷文集 書 啓 書後 記 四卷

願近自京邸從同門蔡聞之門兄得讀所刊朱子一切
遺書千秋絕業彪炳一旦每展一種伏讀大序居要鉤
元便知爲學次第決擇註釋劇有苦心午夜一編如對
大賢不以不得身出門下爲懼也今且洛中哩學遠播
闔中海外文章近行江外自願守株之陋不勝賀履之
私乃爾羈跡國門未得親聆提誨徒以私淑之心托之
尺素向蘇臺而矯首倚觀閣以傾心願益讀未見之書
且許望傾筐之賜曷勝懷之至謹啓

復郭鶴生論時文書

早聞先生足下前者辱示所爲制義一冊又惠書深致慨於作者之難識者之不易慨然以作者自命而直以識者見許足下之爲作者不待言矣閭閻如僕何足以當識者之名驚悸悚側罔罔彌日足下徒見僕往者持繩尺刻畫時賢先輩諸所作以觀衆好謂其胸中必有知識非徒然者此益足以增僕之愧赧曩者之所爲不過資其脩脯爲膏火計不得已出此豈真確有所見足

退谷文集

書

二

四卷

以裨補於當世之作者而不容不言者哉顧爾時私心自許竊見史公之文橫絕古今而柳州直以一字蔽之曰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紫陽朱子序其集但以文從字順使各得其職二句蔽之未嘗不歎作者誠難而如此以識之乃真不易由此言之天下之作者如麻似粟苟其反乎此一字此二句而猶命之爲文縱使才具恢張波瀾壯闊吾亦可無畏於博學驚怖其言河漢而無極也況在制義有白文以爲之範圍其有我用法

而不顧題之不安者非制也其有自矜已論而題幅不能容者非制也一知半解穿穴駢枝生吞活剗於題之字句者非制也因主此以銜校得失雖自謂可以不昧於目而不敢謂遂有當於天下作者之心熟復來集有史公昌黎之一字二句而無一字一句之出於題而或隣於非制然則以足下自問固亦可以自信爲當世之作者而無待於泛泛者之識之矣若僕者豈真確有所見如柳州之識史公紫陽之識昌黎足以裨補天下之

退谷文集

書

三

四卷

作者而不容不言者哉不能言實亦不敢言足下察之鑒其愚而侑之幸甚

復黎涓論文書

涓廬足下比日讀唐荆川先生文集見其發源五經援據程朱折衷眾說而要諸至當不可易其論一事也元元本本於兩日所臨之事絲牽繩貫至於大綱細目一必有一歸宿不爲憚憚不可捫捉之辭使人知之而不可言之而不可行其構一局也多溢千言少盈寸楮莫不冰解的破其細至於牛毛繭絲往復百變而大氣噴礴終於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得不止或

退谷文集

書

四

四卷

望洋而驚其浩渺及尋其端委止於卑微一線於是不能不歎息而深服其謹嚴也涵泳之餘會孝廉黎君涓廬示我以所作制義一冊而先之以其鄉先正陳白沙先生文集予故知新會與新建常以理學俎豆於嶺南北之間而於白沙子集實未之見也受而讀之與荆川先生集併陳臬几則耳目爲之改觀若與荆川分道揚鑣各樹一赤幟而兩不相下者蓋先生之文主於自然流露而不規規於尺步趨趨亦當穿穴於儒先而曠然

畢然期於見天地之全而領聖人之意庶幾於春風沂水弄月吟風取其精而棄其糟與粕弗顧也後學得是意以臨文豈不亦發新葩於古木而生意盎然乎及讀涓廬所自作滄溟澎湃匠意於靈府而不汨沒於章句其不似白沙子之文者蓋亦庶幾矣匪惟以後進而模楷於其鄉之先進抑其命意固有不謀而合者涓廬之言曰勤讀書而多爲之東坡云耳吾亦云然其同年姚子蘭仲爲余言涓廬所作等身熟極生巧以予所見豈不然哉其賢於世之持摭摭拾索索無氣者蓋不可以數計則亦既遇知於世而可以名於時矣顧覓其意一似有所不足於中而欲然求進者問道於盲余也其何足以益之而抑將何以益之無已則益之以荆川先生之文夫荆川之文與白沙之文一實一虛一主謹嚴一期自然有其一而更求兼其一既非涓廬之所當辭

退谷文集

書

五

四卷

涓廬之所持以求遇知於當世者時文也非古文也時文古文氣脈雖一而體製不同白沙制義不見於集

世亦無從而具之若荆川文集外別有制義稿行
於世而虛試取而寢食之其謹嚴更過於其古文
又爲古文之一體束於語氣而不得自逞其胸臆
踴躍又無以振靡微眇而煥發其精神荆川之時文於
語氣雖若尺寸不移而批隙導窾於無厚有間之間擇
焉而精語焉而詳真有躊躇滿志之樂而無喁然徒大
之譏竿頭之步或宜進此而予不敢謂必然也禪宗有
言學者拙似我者死原本五經援據儒先融釋脫落
羣俗文集

書

六

四卷

亦謹嚴而亦自然必有自發光怪不仰他人鼻息者於
斯時也不似白沙之文併不似荆川之文直自爲淵虛
之文豈不亦獨往獨來於古人今人之中而快然自成
一家言哉濟暑多病率復不備

復姜聽吉書

詩本性情亦由學問不多讀書厚自醞釀陶鑄於古人
之尺度宜共絃外之音而但據胸臆以直抒其欲歌欲
泣之懷必有劍拔弩張哀傷悱亂不可卒讀者非古人
和平溫厚之遺意也詩三百篇體製不一事變亦殊然
皆和平溫厚不知果古人之性情同學問同率爾之作
皆不偶然乎抑亦必有劍拔弩張哀傷悱亂雜出於古
詩三千中爲宜聖之所刪而不使見於後世者亦可知

退谷文集

書

七

四卷

詩之所貴固在彼而不在此也姜子聽吉爲詩數十年
學問深矣其爲人伉爽易直而鋒藏鏘欽不爲禍先不
爲禍始性情平矣故其爲詩一皆溫厚和平之作夫聽
吉以高才生大小數十戰輒不利於場屋而螻屈於諸
生中抑塞無聊磊落不平之氣安能無幾微見於筆墨
而絃外實音軌於古人之尺度今按其集和平溫厚或
反不如劍拔弩張哀傷悱亂者之自抒其胸臆而豈知
詩人之致其所貴固在彼而不在此也與聽吉別無幾

時而其詩哀然成二集予不知詩聊以所聞於館前章
前序而歸之

與宗弟羽南

余宗得姓以國古黃國在江夏江夏之黃實爲土著而
散在四方如予之聚族於江寧者原其始皆其所自出
也顧其散有久近其族遂有親疎比予官翰林與江夏
從弟羽南聚首京師話宗誼出譜牒相較勘則其散爲
不久而其親未至於疎予始祖以軍功隸前明錦衣衛
官籍居江寧歌哭於斯土者至予身而六世而羽南之
祖其祠廟依然牛眠馬鬣之封歷歷可數歲時得以具
饌實展拜於江夏者亦至羽南而六世并墓之思相對
黯然蓋同在天涯墓祭而不能與也祠圯而不能葺也
故有祭田棄而不能復也予與羽南有異情乎哉願予
於羽南有萬不能及者予求歸不得而羽南以風塵十
載之身歸拜老親於堂下首復祭田次葺祠宇聚族而
展拜於墓下曾不踰時咄嗟辦大事如泉湧風發仍復
行役以去雖其才長抑其孝思之篤且專圖之久而發
之速如此也予聞之且感且愧予與羽南無異情乎哉

頃自秦中寄示所爲黃氏祭田碑記惻惻乎若重慮繼世者之弗克永守或至如前此之棄之不甚愛惜者故不以掌諸族人而使其子於麟世守之夫棄之者誰耶而復與之於事爲姑息復之者誰耶而使專之於情爲允當因事制宜更復何慮抑予所慮者一再傳之後賢耶否耶賢則祭田以供祭且將更置義田以收族否則自我祖復之自我手棄之無復過而問焉者亦安保其必無是事也則請爲大書勒石陷諸祠壁曰祭田祭田云者義起於祖宗之桑盛族人不得棄吾本支之子子孫孫併不得棄也擴而充之以增益其所未至跂予望之矣脫有不然族人亦得起而誚讓之如此則有以服族人之心而亦以防萬一或然之慮斯綿綿延延百世守之矣予之計此審矣行將投老井墓亦作如此部署而還以爲羽南告也不識羽南與予有同情乎哉有異情乎哉

退谷文集

書

十

四卷

與衍燈和尚

大雄氏之所謂雄卽宣聖所謂未見剛者之剛人而無剛入世必靡出世必滑予於逸民衍燈和尚未數數見也輒私擬其爲剛者於何見之往與予房師大山劉先生論詩京邸數稱衍公子時未之見也已而見其詩見其尺牘書序傳記歸尊其隱居圖面不得又見其牀壁語錄大小諸偈竊斷其爲剛者無疑蓋公以鬱勃道上之才自其成童早已毅然自斷游方之外未易詰其威憤激發逃禪之所以然故其流露於筆墨間者每樹一義沉鬱頓挫光怪挺特不可褻視且夫公非一於剛者也旣歸空門九十年來煅煉深火候足矣尚安取矜目張睂爭勝於語言文字獨其沉雄剛毅有不可掩者百鍊精鋼化爲繞指柔而其氣終必于霄射斗乾卦用九六陽皆變剛而能柔衍公之謂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謂爲大雄氏之徒可也謂爲宣聖所未見之剛者絃非其人歟

退谷文集

書

十二

四卷

辭以邑侯鄉飲酒禮啓

恭惟

醇翁老父臺

榮戟高門

忠貞世尚

影纓憂轍望久重夫衣冠

削素含毫名乃標乎珠蕊遂以

聖人之妙簡來爲元邑之福星吏惕民懷介恃風清成

退谷文集

啓

十二

四卷

雨潤芳薌禾植誰言弱肉許強吞受

命飲冰實心任事憫世途之麗雜冀文教之通輿憲

乞飭行觀瞻作肅祇以抱疴跼伏末由馬首是從

抑將扶杖觀成猶幸

龍門未遠乃者辱承

仙馭賁臨俾充介賓末席豈其他無名碩先竊批糠

胡爲左顧陳人不遺葑菲薦剝失當竊恐月旦爲

疎名實非符未免風聞致悞悚惶無地駭汗交深

又况安車卽有輪蹄詎可掖扶而與賓筵雖云更

老要必強力始勝而如越者貞疾嬰身蒙

恩予告以來隨行都減禁足里門而後元坐爲宜拜跪

乖方降升窘步念園橋之屬目疲瘵只合山棲粟

六豆之加虔國老何當孱溢伏冀

俯鑒衰頽收回

成命維新典體別揀英者俾爲觀化之散材卽是得

所之一物永啣

退谷文集

啓

十三

四卷

厚意傳爲奕世之光遙望

崇階先申九頓之謝肅此稟白無任瞻馳謹

啓

謝刁邑侯鄉飲酒禮啓

伏以

陽回泰谷春生霞管之灰

樂奏橋門露湛兕觥之酒聆

寵命之再辱敬脫荷衣觀

嘉禮之既成笑扶鳩杖光生西序慶溢南雍恭惟

醇翁老父堂

文孝元孫

退谷文集

啓

十四

四卷

忠貞望族

銅溝粉碓巍然間闕連雲

象管琅函赫矣聲華拂曙取春端而蘸筆東觀題名

掬秋水以爲神南邦攬轡案無畱牘朱齡石百函

俱開庭有懸魚楊伯起四知自藻秣陵烟樹含餘

潤於秋原鍾嶺晴雲敞高情於物表西京公子爭

願依劉南國才人咸思御李宜乎三年報最騰身

於粉署黃扉於焉百度俱興加禮於顰眉皓首乃

者繆選題鳳遠賦采葑馬齒雖加豈是天閑之駟

鵬冠已著久栖畏壘之山兼以貞疾嬰身敢具莊

函肅使不聞改命竟辱安車既溫竿於賓筵樂觀

典禮遂揚觴於末席敬接耆英惟茲主介與賓取

象天地日月拜至拜洗拜既雍雍乎敬讓相先貴

貴貴長貴賢秩秩乎等威以辨節禮和樂得聖人

之中成俗化民知王道之易入遊於三代以上政

成於一邑之間越何人斯與茲曠典率我子弟敢

退谷文集

啓

十五

四卷

先拜首於

崇階知我

父師自是鳴琴於春臺矣肅此申謝無任瞻馳謹

啓

讀莊子文書後

莊叟文可學而似乎學之求以似之也然固不可得而似非惟吾不似莊抑亦莊無自似者莊文何似吾口似天星辰其文也而不似也臣宿經緯鑄之渾儀而卽似矣莊則何似來不知其所自來往不知其所自往大者發以千里小者出以膚寸不似星辰而似雲必無今日之雲可指爲昨日之雲也非然似地高高下下其文也而亦不似也畫野分疆封山距川可似之以與圖莊則退谷文集 書後 六 四卷

何似渾渾灝灝氣象萬千微陰起殺驚風浪生吾直似以地之海必無後逝之波必肯已逝之波也非然似人衣冠笑貌非人文乎而終不似吾欲似人雕似以木堤似以土繪似以毫人可似也莊不可似也吾以爲不似人之貌直似人之心精誠忽通百怪入腸造化不足鐫劉萬靈助其揮霍必無已用之心可窮未用之心也然則莊叟之文固不可得而似者也而求似其文者方且震駭其奇句訓詁其奇字是何異於指天之片雲雲之

一狀狀之一色海之一勺勺之一波波之一態人之一心心之一思思之一用而欲以盡雲與海與心之變乎多見其不足以窺莊文之變有蓬之心爲杓之人也又莊註自郭象下無慮數十家多註其立言之指而漫不經意於其所爲文此尤大誤今儒者之書自五經四子諸史外克棟汗牛其開拓心胸可以窮天地之高深盡性命之微眇者不少未見之書而顧切切於莊豈以莊文所言爲二帝三王之所不可易孔孟程朱之所必衷退谷文集 書後 七 四卷

者耶不求之於其文而逐逐於其理謬取其言之似吾儒者踳駁其不似吾儒者又其甚者因而溺其旨以爲其說誠有徒見其文中所稱引黃帝堯舜武周桓哀孔顏名號而執以求其理是讀莊未獲莊益適足以累於莊而陰樹吾儒之敵也莊不自言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是莊固自明言其說不出於衆人特借以發揮其胸臆則卽如今人之讀莊但求其理亦不當執以爲誠有况吾無取其理而但欲追躡其文以活我心

而又可以此塵垢清虛鏤刻太空乎或曰吾之讀莊固
非不求其文求其理也特以不解其理則不解其說遂
至並不悟其文求其理正以爲文計也此則有之昔者
史公嘗讀其文兼言其文之理矣史公文字之雄其是
非要亦規撫聖人者而至其所以傳莊周則曰其言洸
漻自恣以適己又曰詆訾孔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又
曰其要本歸老子之言嘗伏而讀之竊歎古人讀書自
具心眼不爲作者所瞞朱子之論諸子於莊周則曰他

退谷文集

書後

六

四卷

看得儘洒落但是沒下梢朱子理學之宗亦自理會莊
文但不爲其理所惑蓋莊之理全同於老大異於儒其
文不無後人僞托反以其理近儒者爲僞作他所自作
其指歸固無一篇一段一意一句不與吾儒相反者胎
息經參同契悟真篇道流之書也是其註疏郭象以下
諸註於莊實未胎合都可作隔壁聽今欲解其理其解
總不在儒書參同契亦朱子晚年所欲讀者暇日寓目
則莊可得而解也否則牢記史公數語以爲莊的而可

以不累於莊矣至其文非惟老釋家言所未有直是古
今來所未有莊以後能文者不少槩見問誰似莊者莊
以後之讀莊得力於莊而真實能文者問誰似莊其不
似固大似也若其剽竊剝割以爲似其大似乃不似也
右軍有言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禪宗有言一兔橫身當
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椿舊
處尋持此意以讀莊其文於莊文固已不似矣卽已大
似矣或曰左馬八家各不相似各各亦不自相似並持

退谷文集

書後

九

四卷

此以讀左馬八家之文何如予曰可

予初讀莊亦祇求解其理所讀本子於其本文且解
且贊於其註疏且駁且罵朱墨蠅書汗漫紙縫今此
本爲山陰沈生尚賓持去後忽大悔如此卽那得見
其文字之妙乃爲手錄此本研硃滴露整片圈去不
着一批不劃段落圖不芥蒂心眼不論大篇小篇且
得亢聲一氣讀盡又得曼聲一字一句咬嚼去也若
復有批則須省識所批是少隔闕至其精神血脉

大涵元氣細入無間千變萬化總不離其母處吾心
所自解其字句之不解者亦時採他本以識之於心
不復著紙一字其終不解者終不乞靈郭子元諸公
遂亦不求甚解譚友夏言誣莊者自誣注莊者自注
十夫之誰慨不如細雨之滲漉端居絕念可以一遇
逐步追趨勿失其處予於友夏遇莊無取獨取此數
語以遇莊 退谷自記

讀斯文正統書後

刁文孝先生四書翊註言理之言而斯文正統則言理
之文也理也而文言之諸子百家有紛然雜出而不齊
者矣斯文正統皆天德王道之精有純無雜宜其家絃
戶誦奉爲典謨而板在北方藏諸家乘流布未廣其有
見而悅之聞而購之以當模範者大抵讀書志道自具
隻眼之士始能知其所以然而務得之以爲快而難以
槩責之人人也若使天下之爲父兄者人購其書以課
其子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見異不遷道德一而風俗
同學術端而人才起豈不更快嘗試論之 功令取士
務遵傳註學者從事經書又宗傳註宜無夾雜而臨文
不免刺謬所以然者何也幼學讀四書本經畢例應接
讀古文塾師令購古文會編古文觀止之類按日課之
其書首左傳次國策史記八家間綴以莊列雖讀者由
而不知然先入者爲之主及其年富臨文純雜互見雖
姿稟之秀者父師愛其能文許其成句讀見情事而止

亦不能按定孔孟程朱一線到底與之講究也所以然者左氏浮誇國策有毒史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八家昌黎擇不精語不詳東坡游戲禪寂他亦不能不大醉小疵莊周汪洋自恣以適己老氏之徒也幼學先入以此等為主雖經書傳註又爲之先而無主之衷臨文命意其不純雜互見者有幾人哉予往游京師京師四方才人學士所輻輳人各刊詩文爲羔雁而純而不雜正無幾人憶予讀其古文而悅之漸長行文而運用之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認賊作子名是而實非者幾年及其知之而陶汰之久故步難移至於不雜而年已老矣費時悞日可勝浩歎賈長沙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生而聞正言見正事習與善人居之不能不善猶與不善人居之不能善也嗚呼使予從讀四書本經後早得文孝先生斯文正統而讀之有純無雜無左氏之浮誇國策之去毒是非不謬擇精語詳陽儒陰釋者不入其目有大醇而無少雜也與習與善人居之不能無善亦何以異奚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至穿穴駢枝譽無用之言枉費數十年老力哉唯其不然從既老後初得見斯文正統而悅之是以始而歎繼而思終而以已所歷之艱辛而轉爲天下後世繼起之英俊計也與其費日力讀古文會編古文觀止何如讀斯文正統讀純雜互見之古文而有純有雜何如讀斯文正統之古文而無雜皆純苟自讀經書後而以斯文正統使之由之聽其知之即使不知而未嘗枉費其日力倘其知之見正事聞正言習與善人居之不能無善亦猶是也醇儒正學皆在於此或曰左國史漢唐宋元明之文皆可廢乎是不然也有先入者爲之主是非定不迷謬朱子理學宗主兼嘗穿穴百家二氏宗旨亦嘗寓目而卒軌於正反以此堅其所是而盡去其非學者讀斯文正統後而涉獵之必不迷於所往即有悅其文辭而憚理學之嚴正者亦不能不根於是非之本心出此而入彼也舊板漫漶更宜更新併宜提唱此意俾之人購一編家絃戶誦涵育董陶之久義理析毫芒王道

歸正大不染二氏不叅功利學術端而人才起道德一而風俗同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

讀離騷經貫書後

讀書求融貫無以涉獵爲也涉巨川往而不復獵前禽剽而不留縱使十行俱下終鮮曲討危等涉獵焉耳矣惡能貫且夫貫之爲言通也篇有章不通不得貫章有句不通不得貫句有字不通不得貫此事屬辭有一不通其源流本末不得貫若欲優游厭飫字字於其來歷曉然意言之表心口之間則非貫穿百家不可以讀一家屈子之離騷自成一家離騷之隸事散在百家故必

盡讀百家之書而後可以貫一家蓋其根柢在史公屈原者楚之同姓也一句高陽苗裔皇考伯庸欲知其譜牒則帝王世系得姓受氏大宗繼統小宗世其王父字之書不可不讀身爲宗臣嫺辭令議國政效忠於前必能竭力於後可以自知可以自信一遇坎壈既不可歷九州而相君又不容放廢自疏則淮南子本事司馬遷屈原列傳之書不可不讀且宗國非小弱也幅輳五千里六國賓秦惟楚可以制秦可以亡秦反欺於秦辱於

秦卒吞於秦則七雄爭長綉壤相錯犬牙相制兼併雄
長之書不可不讀且懷王何如主頃襄又何如主也亡
國敗家相隨屬由後言之也當懷王任爲左徒及是時
國家開暇非遂不可有爲也疏始受欺明其欺猶可振
也身爲曾柄用之宗臣明知其受欺如燭照數計而龜
卜忍袖手不言莫幸君之一悟乎忘父信仇如頃襄亦
蒙蔽於黨人不得一聞正言發其矇而振其落耳可以
疏遠竟忘欲反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爲痛心疾首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騷觸着磕着頭頭相遇則必洞然若然曉然於其志之
所存徒以同姓故也又知其稱引之故徒以明不忘欲
及莫幸君之一悟也又知其思之所結不言不可斥言
不可窮結榮懷入世出世熱同悟真皆所寄託如此以
讀離騷始能貫離騷不然露才揚已班孟堅且作是言
矣他又何怪厲乎湯先生所著離騷經貫息心讀之篇
無章不貫章無句不貫句無字不貫節節打通言言悲
痛覺心煩意亂語無倫次昔人讀離騷猶爲未貫而先
退谷文集 書後 三七 四卷

乎則夫秦世家楚世家之書尤不可不讀且詩既變而
爲騷騷故創體與比賦猶是也縱橫與衍稱引煩複則
有之矣宓妃豐隆香草葳蕤排間馭閨落黃泉統歸
比興何妨瑰特且弧張月望鬼車豕塗周情孔思早著
之易象矣言情之書腐儒小生繩之以理乎則夫徵引
所及齊諧志怪祿元水經昭明文選津逮秘書之類之
書皆不可不讀有人於此不止讀以上諸書而諸書皆
其所曾讀則卽不爲讀離騷始讀是書而偶使之讀離

生獨能貫之夫先生於百家之書無所不讀宜其貫也
人則安能然先生正爲人人計於離騷緣起與所披拾
之在諸書者既一一提綱挈領於前又每篇各爲題辭
批其卻而導其窾又每節文從字順加以條貫徵其顯
而闡其幽百家書史一家收不啻人人盡讀諸書則固
人人予以熟讀離騷之具幾幾乎朱子所云嚼飯與人
啖矣不待煩縑鄰架頓覺融會貫通而豈徒若涉巨川
往而不復若獵前禽剽而不畱徒以涉獵讀離騷已哉

名之曰離騷經貫自今伊始貫者衆矣亟公寓內定不徒然

湯鵬乎曰拙註多採集前人舊說間申己意初不敢自信而先生深爲許可賜之洋洋大篇以書其後昔考亭於楚辭彙括王洪兩家註而撮其大旨記之篇末能不以尊考亭者尊先生乎

書程啓生文後

四肢百節合以成體稍易位卽不可以爲完人故官必止也然官自止而神未嘗不行故一前一却而足之用行一左一右而手之用行一俯一仰一欠一伸而身之用行此其中有神焉文之於題也何獨不然題官也文神也官不止則題易位神不行則文就槁二者交譏而未嘗不兩是主挨講者曰乳不可以爲目也臍不可以爲口也主凌駕者曰一脰之大如腰也一指之大如股也一以爲刑天一以爲蹤懿吾不謂其言之不是也然去兩失就兩得官亦止而神亦行者誰乎程子啓生擬墨四十八首通讀之意主於挨講山河之表日月之容輕靈便捷者固已望之而却走矣然使啓生不前不却不左不右不俯不仰不欠不伸則啓生必以爲橛株拘特其所前却左右俯仰欠伸者在官骸之中部位之內而輕靈便捷者固不足以喻之也啓生之文不一體此其鳴和鸞就康莊則然使其逐水曲歷險阻足蹠虎豹

手彈飛鳥必更有輕便便捷者惡知官止神行之不合而出於一手哉

書石開文後

制義之有短篇尚矣至今日而盛不知其爲黜後進從先進確見其爲當然而然歟抑有所揣合而減句削字以爲之也夫人各有形形必有氣氣必有神合之則生離之則死土木之偶人其形是其氣非也優孟之衣冠有其神無其氣也人之於文亦然學有淺深才有大小著之於文纖毫莫掩無其氣其神而徒然減句削字以肖其形其形是其神其氣非矣世有真能短者數竿有

千仞之勢蛇蛻蜎跗亦復觚拔弩張故曰短小精悍短小形也精悍氣也神也非土非木亦非優孟也讀石開文應作如是觀

書中州呂某文後

學無止境孰不謂曰然亦必有人焉入乎其中吐故納
新月異而歲不同而後實見其然中州呂子某之以文
世其家學也用之爲名諸生用之爲名孝廉既有成效
矣而學彌勤可以止而不止時時函其所作郵於京師
是正於其諸父坦庵澗樵兩先生而予亦從先生後得
窺其一斑久之而全豹盡窺乃始驚歎於某之虛心力
學有進無止爲不可及也大率其文越時而必進憶予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之初見其文也哀然成集者凡數帙而予之所賞心者
近作多於少作此其以年進者也已而再見屢見則每
進益上此又其以月進以日進者也蓋某之文無時不
進虛心自視反自不覺而作壁上觀如予者得以事外
閒心較量今昔快其所進竊歎學無止境自某之文觀
之而益信也科甲君家所自有不論論其文由此而益
進可易量其進之所止哉

王鳳齋居家要道書後

予聞之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夫婦之好
承親志也兄弟之翁順親心也士有百行無先於孝孰
不爲事歸本於親鳳齋王先生本此義以著書身體而
力行之垂爲家訓以教其子若孫子卽真孝子孫卽真
孝孫也予與其文孫北村游得悉其父子祖孫三世悃
欵誠篤皆仁人孝子也固其天性然哉亦其觸目警心
沉浸積郁於家訓者久期其然而然以至於不期其然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而然也表而出之以告凡有家者各購一編懸之座右
仁人孝子其接跡於世乎哉

張慎齋文集書後

經史子之外有集衆矣遠者無論歷唐宋元明以至於
今汗牛充棟者皆是也又多藏於家不見於時盛滿於
當時漸減於後世者而韓柳歐蘇曾王八家獨巍然特
立如魯靈光殿獨存於敗井頽垣中士君子著述思欲
流布於後世要當自問其可傳與不可傳耳不患世無
傳之者歸震川公車北道弟子林立或舉當時鉅公某
某文揮之不顧曰是那得通及舉八家中某篇循諷玩
退谷文集 書後 四卷

索至於志倦此中真子固索解人不得然不有得於今
必有得於後奕世而下苟有知者推而傳之是猶旦暮
遇之也和含張君慎齋著述等身一官不酬其志老而
仍以墨耕雖其所作詩古文辭裒然成卷帙然無能開
雕自力以致必傳於世其子緝武雖爲名諸生亦復老
於場屋無能張大其尊人之集而廣播之然士君子著
述思欲流布於後世要當自問其可傳與不可傳耳不
患世無傳之者卽昌黎集在其當身小好小怪大好大

怪亦未遽傳必待事久論定而後稍稍流播以傳於
今也慎齋其珍之藏在家乘必有如臨川陳大士就其
姑夫藥籠驟見舊本韓文而竊取歸讀其傳與不傳
此時且姑勿問慎齋示予全集讀竟書此數語歸之

退谷文集

書後

四卷

書梅溪小草後

與梅溪別匆匆四十五年回憶總角時同師同業筆墨相劇切如昨日事頃相遇於京邸銀毛種種皆成老大余方挾策追逐少年場而梅溪已歷官二十年北歷京南百粵所過名山大川與其中賢豪長者游俯仰古今可歌可哭一寓於詩梅溪小草足見一斑梅溪留心經術廉不盡其才抑塞磊落之氣不可掩抑然使梅溪不爲時用鞅掌千萬里風塵數十年亦無由備歷天地人物之變酒酣耳熱一發於詩然則梅溪之所得抑又多矣富貴於我何有哉所常留者詩卷耳因書以歸之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書曹學山詩後

獅嶺面鍾山負大江江自岷源數千里蜿蜒赴海至鍾山而三面環之獅嶺爲鍾山屏障自江之上下流望之宛在水中央鬱蔥森秀環山而居者多詩人曹子學山其一也吾友張端岑爲獅嶺英華詩選於學山盛有所稱引予讀之清真刻露不能名以一家非江山之所鍾毓而能然歟三唐詩其卓卓真可傳者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而獅嶺英華其盛至於如此信有江山之助予不能測其所至也已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宰維周永香溪草書後

世常言詩人少達而多窮豈其然哉予觀有唐一代詩人如孟郊之寒賈島之瘦亦其天骨峭拔不屈繁縟寒瘦之云本以志美非以其遇之窮而少之也而燕公許公所稱大手筆往往出於富貴之徒何必抑塞困頓無聊不平乃稱善哉予友宰君維周席富厚爲國子上舍生持三寸不律馳驅名場意氣之盛每從五字長城七言絕調擅場儕輩當是時不窮而詩已工非待窮而後工也乃正復以窮而益工所以然者今昔殊途靜喧異致往者輪蹄驛紉交游雜沓而今者日對生徒探微索眇其所會心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予所見永香溪草皆今作非昔作也窮而益工豈不然哉而遂謂詩能窮人亦非篤論杜少陵一代詩人而所自評顧云晚歲漸於詩律細必有自覺其進步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與年俱進則有之矣少達多窮豈其然哉吾於維周亦云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白上聞詩書後

萬物分數各有其至不居其至不足以學不至其至不可謂學豈獨道以聖人爲極學以學爲聖人爲用其極哉唐詩晉字莫不皆然晉字以王右軍爲至唐詩以杜少陵爲至其誰不知而憚其難成求其速化往往知而不爲爲而不成吾於吾里上聞白季子而歎其志之正功之勇成之漸近自然猶日進而未之有止也字學大備閣帖等身而雙鉤撥鐙懸腕懸肘有正傳焉吾爲其難者詩學日盛歷朝備體而書破萬卷字有來歷有正始焉吾不爲其易者嘗語我云吾書十五年僅學懸筆視爲止行爲遲官知止而神欲行而後乃今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吾詩僅學聲調豈不猶人而力求免俗不使下等詩魔入吾肺腑亦有摧陷廓清之力吾於上聞而歎其志之正功之勇成之漸近自然猶日進而不自止也忽又語我云吾將遊海嶽歷名山大川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發洩吾之志氣予曰司馬遷足跡遍天下而

退谷文集

書後

三

四卷

文益奇橫子之志史公之志也子要不妄語唐詩晉字
漢文章漢文盛於腐史王內史杜拾遺君既擅其二則
太史公牛馬走將於君乎把臂入林併擅三長豈一世
之人哉吾拭目視之

讀葉貞女傳書後

予舊與成蕙父輪求游已卯壬午間予以選拔赴成均
又與輪求子成蕙游時輪求以一官需次金臺督課成
蕙於旅寓每見其試高等輒喜入場屋不利於有司輒
憂當是時成蕙未婚有請婚者輪求却之始知其與貞
女父命三舊約於南成蕙貞女蓋訂盟而未親結其禍
者也無何成蕙死於北貞女聞之入其室養其母輪求
聞之悲成蕙賁志以才死貞女守志以節生失佳兒而
得佳婦爲可悲也予每欲爲貞女立傳因循未果同里
陳尹閣爲之今年從輪求寓讀之語輪求曰此奇節也
有妻如此足以生成蕙有婦如此不足以代成蕙事其
父母哉輪求當上下千古從三綱五常上大開眼盼賞
此貞女其勿爲眷曉間兒女子之悲也因書此語於紙
尾以付之

蕭貞女四十詩書後

女德盛於周南其詩冠十五國之首而總名之曰風風動也風被物以有聲而其聲遠以動物不行而至不疾而遠江寧女德風著女史以許嫁未字守志親死如歸者往往有之未如今日之衆盛者其有以風之而然歟抑其尤有一人創聞驚見無待於風而然聞而慕效之者因以不知其然而然歟往予爲許唐蕭貞女四表詩於京邸讀寶樹吳先輩所爲傳創聞驚見閱今十年退谷文集 書後 四三 四卷以表章貞女索詩者累累相屬如切木陳侍御女孫之許字某元昭鄧檢討女孫之許字俞普潛子閨女之許字汪葉命三閨女之許字蕭或在或亡或吊或唁啓予編篇相屬也其未爲詩而嘖嘖於予耳者里巷多有然予聞之皆在蕭貞女後其貞女有以風之而然歟然諸女皆同時抑有前於此者各抱其從一之義各守其不字之貞根於性發於心成於志謂必有以風之而然未必然也而與蕭貞女同時濟美傳於閭里爲風俗上之

廟堂錫之貞珉爲風化是亦風之被物以有聲者也傳之愈遠而無窮而謂其聲不還以動物有是理哉蕭貞女四十詩五百首集於十年前梓於十年後是表章者之責也周南詩想其初亦祇散見哀而集之刪而存之自在其後卽以貞女詩繼周南增彤管之芬芳表江鄉之美俗同調之爲國風也可

退谷文集

書後

四三

四卷

保定張氏家乘書後

釐爾女士助夫成家整齊嚴肅外內無譁夫性本剛太剛恐缺夫性本直過直恐折濟寬濟猛幾勞心血積誠以動不任口舌率是教子性情是理延師課誦沃以文史性情苟乖只同故紙慈以得孝後先濟美率是率婦寬嚴有數過寬則縱誰協家務過嚴則離中情不固寬嚴適中開誠以布閨門之內雍雍睦睦中堂以外肅肅穆穆無成有終沐此和風嗣此徽音百世無窮

退谷文集

書後

四卷

曹氏家乘書後

古今傳人衆矣女不下於男而男子之傳較易國有史郡有誌家有乘功業文章苟有可傳皆得而傳之而女子內言不出於閭旣不應有功業書於竹帛鐫於鐘鼎又不以文章取名於世則其可傳而因以傳之者唯是貞烈一二十大端而其間之得傳與不得傳抑又有幸有不幸幸而子孫能示其世公論不泯於時邀榮國典烏頭綽檠旌閭表其不幸而遺逸於荒涼寂寞之濱坐

退谷文集

書後

四卷

就湮沒者知有何限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其可傳固不止如漢史所載列女諸傳落落而已也而乃不得與男子之傳度長絜大於世亦以家乘缺如都無可考而國史格不得書耳歛之嚴鎮多傳人里進士曹志宏俊原既有賢良題名之考以傳其男子又有節孝題名考以傳其女子而於其家之中女子之烈者復爲各立小傳得五十有七人萃爲一編締視之止曹氏家乘耳不惟非都國之通志併未及嚴鎮之全就曹氏一門不百年

而貞烈之盛至於如此譬採判山寸寸是玉如入鄧林
節節皆材彼其耳目所濡染見見聞聞薰蒸涵育天經
地義習以為常故皆不以飲冰茹蘗為難而以之死靡
他為快也由此而鄉而國而天下令皆得見曹氏家乘
彼其一門之中百年之內貞烈若此之多感發興起郡
志之招撫視此國史之採輯視此於以化成風俗助流
德教其功不在漢史列女諸傳下而女子之傳何渠不
若男子哉予既喜嚴鎮女德之盛又嘉俊原之能葺葺
退谷文集 書後 四卷
成編也於是乎書

黃氏宗譜書後

家有乘國有史史以紀事而有闕文是故夏五有月字
之脫而不敢增郭公為號公之誤而不敢改寧家乘而
獨不然予宗失譜已久既不可臆為增減又不敢妄為
改潤將欲及時修補則必求其顯而可指實而可徵者
以為據舍墳墓所在其何據矣幸而予南遷祖以下三
百年墳墓具在也則考其先後按其時代某墳為某代
祖某墳之某塚為某祖信者著之疑者闕之久欲筆之
退谷文集 書後 四卷
於簡而就兢乎恐有違錯也自成童稍知人事來考信
六十年而後乃今書於策以貽後世子孫及今不為奄
忽物化愈遠而愈不可攷予之罪可逭乎哉若夫遙遠
華胄不敢引也當世顯赫弗籍重也求其實為吾祖吾
宗實為吾祖吾宗之嫡子嫡孫而已書此并諸簡端藏
之家乘勿使予通譜諸父兄子弟見之將惟予萬殊一
本胡為分別太甚也

黃氏宗譜書後二

宗法亡而天下無善治然繼世承祧制律議禮必不能
不斟酌於此生乎今之世卽不能反古之道要須見得
此意而後禮樂有所出手足有所指且祖宗丘隴亦有
所責成以昭世守不至夷爲丘墟鞠爲茂草而由此敦
本睦族水源木本孝弟之意亦可油然而生矣予於黃
姓生非宗子而絕而求續序竟在予予當之皇然而思
戚然而懼將於予乎重有責成非可隱情惜已知而不
退各文集 書後 四卷 四卷
爲爲而不成曖曖昧昧逐隊隨行望播羅拜醉飽徐歸
耶畢吾生也植根之本厚也重也其興也勃焉商賈之
智刻也薄也其亡也忽焉故予重建一世二世三世祖
墓修復四世五世六世高曾祖墓七世大父母墓則避
輿改并併及伯叔而後八世及吾父母九世及吾妻十
世及吾嫂而以予生擴殿焉視祖宗重則視其子孫自
不得輕故其置吾身也不得不重卽費不貲以視守錢
虜析秋毫祇供妻子與夫驕奢逸樂祇爲身圖而不

慮宗祀之不延者吾寧爲彼不爲此也况凡營建修築
一切物力錙銖皆取辦於一人之舌耕併非巧宦黷索
亦未嘗偶一謀諸子姓父兄子弟唯喜於祖墓隨從叔
後僅出半貲然其時貧窶刺骨年未及壯宗子猶尚有
人在也大宗及吾身益銳意爲之以此見宗法之重無
所責備而自不容辭豈好勞哉心誠有所不得安也北
支至公召姪死而大宗絕南支自黃忠姪孫無子而大
宗亦絕絕而求繼將於吾父兄弟行子孫中求之而二
退各文集 書後 四卷 四卷
伯父無子七叔父無孫唯五伯父有子而子少於予則
大宗之序予固有不可得而辭者矣苟知宗法責成之
重繼世以往承其責者其亦皇然而思戚然而懼也哉

黃氏宗譜書後 三

譜既成圖唯北支名號次第墳所非面問其親支不能
填注則空白以待之七夕後八日北族聞風送單持單
來者爲族姪公亮與其從弟公路填注畢公路曰叔亦
知吾家本支本籍鄉貫何省乎予曰知之公珮伯曾爲
我言浙籍但不知何府何縣何鄉何里公路曰温州府
永嘉縣十一畝小黃村予曰姪何由知之曰吾祖知之
吾父知之今雖既往猶能追憶語未畢公亮曰吾母亦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常言之亡年九十矣老病兀坐好言祖宗往事絮絮不
肯休某某修齋事佛門榜猶署祖籍浙江温州府永嘉
縣十一畝小黃村人氏今住宋七娘子營地方也公路
曰永嘉族姓聚居大黃小黃二村宗祠坐落小黃村置
有祭田兼以贍族宗譜四本吾曾祖時猶有之間持譜
往宗人驗譜欸留虛往實歸以此尙通往來予曰汝既
知之何早不言曰歲時一見無從說起又云萬曆間浙
宗有人爲某鎮總兵官剋減被叅逮審南京寓靜海寺

託南宗營救南宗人忠厚不解事固却之金多而不救
其死買地畱葬不復回浙墳止一塚坊石誌之問此墓
亦在上元柵欄二門之間去南宗兩祖墳不遠土人往
往猶稱黃總兵墳祭掃闕如吾輩今亦不可復識矣公
亮姪曰吾母言曾有圖買總兵墳風水者固欲得之知
爲吾宗地出厚價百五十金居間人分得五十錢吾宗
人出紙筆賣之吾宗人忠厚不貪利固却之又言問諸
公姑三塚所葬皆木桶盛骨不知何故今揆之永嘉移
葬軍前歸骨皆有之但不知從明太祖罷兵歸衛來抑
或從明成祖稱兵赴闕來又言南宗赴浙所憑唯宗譜
四本譜頭一紙譜頭者譜之圖也四本者圖之註也又
言譜頭如今札付而紙特大自失此譜兩宗往來遂絕
南宗後人倘至永嘉訪有小黃村否小黃村有黃氏宗
祠及宗譜四本譜頭一紙否果有之查有從軍赴南京
不歸抑或自永嘉移骨併葬南京者否果有之則吾始
南遷祖名號或可查卽以上分枝共祖亦可通查禮失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而求諸野謀於野則獲兩姪語予故不敢不詳

此

以上所記北支子孫婦人孺子類能言之而南支入
賊子孫如予輩行皆不知卽或知之亦公孫伯先世
制約一而止祖桂宇公下世時予尙童穉每夕教
語未必不及此而予昏不能記憶或吾父亦及之俱
不似北支子孫縷縷言之也所以然之故北支三百
年聚居墳所至今無一人遠遷者耳濡目染薰習之
久知之則易南支入城星散各居聚散無時知之較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難予故謂祖墓迷失南支子孫漸迷失耳若北支固
未嘗一日湮沒也今問墳所土人柵欄門內大街一
帶房屋多黃氏故居蓋其初南支併聚族於斯也街
半石板過街平橋猶名黃家橋古人安土重遷故有
踪跡可查析居他徙久之視其本支如路人而通譜
父老子弟倍加親切其所由來非一日矣

黃氏宗譜書後四

公亮公路兩族姪質朴無粉飾彼其薰習既久語有由
來所謂先人持譜赴浙驗譜歟畱虛往實歸者非挾勢
位富厚以往俾有不得不畱者也卽其所以往亦非爲
彼中人勢位富厚足爲宗族光寵有不可不往者或前
人遺命或自溯根源亦必審量再三確有可據而後輕
千里聚糧束裝以往其所憑籍固憑譜牒抑必去祖未
遠去彼適此譜中情節有明明克知灼見吾自知之彼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中人亦共知之者而後其所往爲不誣非然一切不知
譜又不載所以去彼適此之情由徒然挾之以往假令
此譜落異姓手冒黃姓以往彼中人亦不察虛實質實
然歟之畱之信信宿宿虛而往實而歸乎必不然矣且
非徒此中人往而彼中人亦復嘗來官至總兵亦勢位
富厚矣特其以患難來非以安樂來身蹈危機禍且不
測無所營救而投愬望救於嘗所往來之宗人亦事勢
之常此中人雖不能救而置墳營葬卒亦賴之非然素

無根抵急而相投只出一時之不得已則江寧會城爲
前朝舊京人物輻輳之地不勢位富厚能事好事者之
投而投諸忠厚守分泛不相屬之人亦必不然浙中南
中彼與此俱不從勢位富厚起見徒以遙遙上祖共本
同源不繼東而自固不膠漆而自合由合而分譜必載
之斷然不疑特其詳畧不得知或止一筆而止失
譜後兩宗往來斷絕於今又百有餘歲矣南宗雖失浙
譜永嘉有祠有守必仍世傳但不知此百餘年來彼中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舊譜子姓中曾有人加修否葬於江寧之總兵何名曾
續入譜內否何由傳翼飛查果有其人其名則公亮公
路兩族姪之言爲不虛且匪徒其言之信而有徵已也
一實則無不實既有總兵總兵必有祖有宗彼之祖宗
吾之祖宗也吾南遷一世二世三世祖之名諱根由必
有可查惜予老病不能往也繼予大宗苟能毅然持今
所立此譜以往冥交神堦上祖有靈定不徒然
永嘉譜而南支寶之非爲永嘉宗人藏譜也永嘉譜

即吾譜所以自永嘉而南之故永嘉譜必載之而後
南支有所據以往不爲無因之投而後吾宗有所驗
以吾不入通譜之陋夫所談於通譜者然則場中戲
局自合諸譜合勘枝條通貫不過拳羅附葛以爲罷
若吾南支抱忠守朴三百年不聞生此熱鬧一人且
前輩時風俗醇厚通譜之習未聞也况永嘉去江寧
遙遙二千里彼中人亦何藉此未雕未斲不遠而來
者爲光宗族而歎之畱之虛往實歸乎抑水源本本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之思動於不自知出於不容已兩相求而兩相遇以
成此嘉會也南支所藏永嘉譜既失於南定不併失
於永嘉但得重見永嘉譜即是獲吾南譜機會之來
日可俟也有心人豈肯當面錯過

黃氏宗譜書後 五

黃氏得姓於黃帝四子受封於江黃漢晉宋元代有
聞人遙遙華胄不敢妄引者謂失於兵燹一本萬殊緣
牽繩貫荷有纖毫違錯卽爲等其親於路人况敢慕高
明崇宗派乎就其近有墳可稽者南遷來三百有餘歲
矣未聞先世之有顯者蓋不獨王陵之母肯自言之神
明之胄降爲皂隸免爲庶人自古而然何獨於黃明初
定天下罷兵歸衛論功行賞公侯伯子男之封指揮千
退谷文集 書後 兵 四卷

百戶之襲皆出其中餘歸衛衛名錦衣蓋侍衛親軍錦
衣示異如漢之奇門羽林今之鑾儀部曲云兵罷歸屯
而籍不脫後裔仕不至本兵尚書銅版有籍不得除名
亦各一代之制如今之旗籍往往而然何獨於黃間諸
祖父吾家本籍浙江啓禎間族人尚通往來予時童穉
不能詳問又不記爲何鄉何里嘗竊啓先世遺篋經籍
中有先世手蹟得世居神策門外宋七娘子營字樣徐
訪之無知者後知在小東柵欄內外二門之間今墳北

半里許古名宋家岡是其証也兵罷歸里者猶與居仍
名曰營如所稱回回營高麗營者則予之祖居於此蓋
無可疑聚族於斯歸骨於斯則此墓爲予始遷祖墓亦
無疑本有本水有源後世子孫倘以祖遠而置之不論
不議使再湮沒木鑿其根水涸其泉其何昌人之望且
得爲有人之心者哉

贊曰有明闢禍殘害忠良提騎四出所役使皆錦衣衛
卒也吾祖宗隸其籍而不入其伍束身歸農耕讀傳世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無赫赫之功亦不愜冥冥之行苞醇守朴綿延昌熾有
自來矣

讀天玉經書後

予以葬親涉獵堪輿家言於天星不求甚解丁亥秋入
西江沂舟而上於蕪湖書肆購得閩人某所註天玉經
舟中無事時時寓目遇疑輒止蓄疑既久歸質梧岡劉
先生爲言其所註大段之是非雖有得焉而不勝其
失也丁酉冬自京假歸再質所疑然後授我以所手錄
註末附宋吳克誠教子景鸞四十八局戊戌楚游又挾
以往時時寓目遇疑輒止雖不似初見閩本之疑多於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註閩之合者少不合者多即從其不合處再入思議而
後敢於攻昔註之短而後敢以伸已說之長再取白文
亢聲讀之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不似向者之於人觀
場隨人呼拜也爲說五十有四寓書寄我梧岡先生直
筆教我磨礪入細以遺後人曠世而下知其解者是旦
暮遇之也

其五十四說另刊天玉經後世不載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讀玉尺經白文書後

昔人著書胸中大成片段筆下致有條理乃以信於時
而傳於後好事者起而注之不知其胸中筆底深醇前
人而以其人之意發明其人之書使之家傳而戶誦耶
抑或盲猶暗揣妄以己意武斷其間東塗西抹以自豪
也昔之人不受也豈其言盡皆鶻突而是之少者敵非
之多卽是多非少而其非處能使全文隔闕首尾衝決
反不如留其白文以待知者千周萬遍心解理得其精

退谷文集

書後

卒

四卷

神自從紙背躍脫而出耳玉尺經舊註傷雜摭拾衆解
而無一定之折衷反使全文片段隔闕衝決而精神不
現猶之可也以予所見好事家之註多主張己意以誣
昔人似是而非如脉望寢食於仙經秘笈中奈神仙字
早被磨去則亦似不出費鑽研而已予於一切註悉舉
而空之直書白文用朱子讀韓文文從字順法抗聲讀
之自覺枝枝相覆葉葉相扶全書有全書片段條理一
篇有一篇片段條理予昔註莊後傷其煩亦書白文以

供哂歎猶此意也或謂難解處亦少註不得予曰註誠
不可少也然安得如朱子之註四子書者字字停圈
內闕外悉有分別吾與之夜誦而朝吟乎若猶未也優
而柔之使白小之漸而漬之使自得之則無之便

退谷文集

書後

六

四卷

讀玉尺經白文書後二

右玉尺經六篇三賦總四千三百三十六字。澤營頭於理氣蓋發明替頭之理。氣理氣固不離替頭亦未有有替頭而無理氣者也。其言理氣以青囊天玉二經為宗。主而撥砂消水佐之以納甲。故其言曰四生三合是天機。雙山五行全秘訣。又曰可合雙山作用法。珠之妙宜從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納甲以月之昏旦分八卦。一卦管三山。而卦各有納。如乾納甲坎納癸艮納丙震退谷文集 書後 卷二 四卷

納庚與納辛離納壬坤納乙兌納丁其方有秀峰來水而立此向以納之為母來顧子還以相見為子報母恩局內山水與納甲合者兼有取焉其法助於漢京房本在晉青囊唐大玉之前其言實有至理郭景純楊筠松前已沿用之曰二經出歷言四生三合生旺互用玄竅相通之妙始覺後來居上果然龍合同向合水自庫長存便合納甲也得不合納甲也得故天玉經曰知此法不必尋納甲必之為言非此不可也不必云者此外現

有四生三合天機之妙用可以不必專尋之非以不必為一槩抹殺之辭也。予曩註天玉主張太過立於兼明之所以通三合之變也。且夫窮則變變則通三合有時替頭納甲亦有時窮故左鈐又曰倒難執乎納甲又曰祿馬貴人速於應驗催官生氣薦福如雷又以通納甲之變也。夫而後消納之用廣裁剪之法脩井田封建豈非良法而不得不阡陌郡縣者勢也變也顧有變而必不可易者百變而不離其宗三合變納甲納甲變祿馬退谷文集 書後 卷二 四卷

貴人生氣催官彼其認龍配水左落能不謂之陽陽能不順行右落能不謂之陰陰能不逆旋乎陰龍能不用陽水朝陽龍能不用陰水應乎審龍配水依舊四生三合而後龍水生旺休囚之方位定方位定然後知其不合局者在何方位然後用納甲法以迎其神而背其煞則雖認水立向借庫出水抑猶知本龍本水之所在不致殺曜倒冲而不知也此則所謂變而不失其宗者也故造微一賦語語青囊天玉精髓未嘗言及納甲至通

變而後用之亦可知其推尊取用之所在矣若夫納甲之異於青囊天王者則有之納甲大指貴陰龍而賤陽龍三合則二十四龍合局皆可用乾戌孕望青寶不必必陰龍也納甲則非陰龍不用故其言曰地理家貴陰龍而取旺相賤陽龍而迎孤虛又曰三吉六秀主富貴之樞機卽其所以消砂納水者亦無不賤陽貴陰雖同納甲而震庚耀武巽辛出文艮丙致富兌丁壽考皆以陰砂陰水類見稱說而乾之納甲坤之納乙坎之納癸退谷文集

書後

四

四卷

附

地理有放水局直放之法則言之矣必宜直放所以然之故究竟未言以待人思而得之立向消水收左水用甲庚丙壬向收右水用乙辛丁癸皆以迎生旺而背休因此人所週知惟是直放之水何以不收而放必是此水有煞取其去不取其來故不收而放放以放其煞也宜收而收固吉所以迎神宜放而放亦吉所以出煞如清真寺右肩燦西姪葬地西龍右落入首陰金龍配壬水水用生旺互用三合連珠之法向既不合局玉尺經云可合雙山作用法連珠之妙宜從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則用納甲震納庚子報母恩立甲兼卯向以收內小水之生旺而外大水之自右側左者姑置之然內小水却是直放自來地理家立向皆取迎水此地何取於直放必有其所以然之故自來地理宗匠皆不肯直言愚以臆揣之莊子曰請循其本此地本酉龍入首右落爲陰金龍本配陽水水陰金生子旺申墓辰絕卯陽水生申旺子

退谷文集

書後

五

四卷

墓辰死卯今用納甲法立甲向雖收內小水之生旺
循其本而論生成之龍本是陰金龍配合之水本是
壬水水今所立之甲兼卯向却本是虛之絕本是水
之絕方門向上向前之水正是絕死休囚之水却如
何可以收得則不直收而直放則其宜矣用甲木生
亥旺卯收內左小水以迎神用甲向直放穴前內小
水以避煞正所謂迎神背煞化煞生權也况朝山棲
霞貴人峯震庚相見為薦元峯卓立於一字文星之案朝山一

點望中青丙午丁鍾山掛榜形三火齊明於穴右山
交水會羅城周密舍甲向案對朝拱局皆不正則固
不以穴前去水為嫌矣書云去水無多有開欄而反
吉此穴龍自左來左肩隨下一砂為上砂固氣上砂固氣
葉九升收穴前乳汁水先到先收右肩隨下一砂以
成堂為下砂收水或疑內水小外水大何以舍大就小神寶經云水流生旺只可用於
也故以內水為重後到後收中成內明堂作三層收
放廣大寬平然後流入外洋大水橫欄之澗繞元武

而去誠所謂去水無多有開欄而反吉也創左側右
之水世皆知收之獨直放之水及內水外水之合言
之者少夾竹梅花吳景鶴此書雖多歷難而得及
此故截錄之併附數語直窮其所以然雍正丙午上
元日退谷偶書待質高明

偶聞人言內造真青緞子必先用真大紅染成底子
然後加染真青故其色久而不變迥異常青此言打
底子之貴重也惟地理家之立向收水思謂亦必打
底子底子亦必打得如染青之必先用真大紅底
子維何陰用陽朝陽用陰應龍要合向向合水青囊
天玉二經鐵板不可易之法而已其法先認龍次配
水龍水生旺互用立向則向水流歸一路行而已果
能如此抑又何求然亦必有底子龍之左落右落水
之陽應陰朝是其底子所立合水之向是其加染之
青如此天然三合之龍水向不可多得則又有變體
劉秉忠玉尺經云可合雙山作用法連珠之妙宜循

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納甲所以通三合之說也究

竟必離不得三合底子

梧岡云此較原文更為詳細顯透若納甲離了三合便是

無犯之舟曉得

仍必先定龍之左落右落而後龍神

生旺休囚之方位定次從龍配水如乙龍配丙水丙

龍配乙水辛龍配壬水壬龍配辛水而後水神生旺

休囚之方位定此所謂大紅底子也三合之法以此

為底子納甲立向亦必先打此大紅底子底子既定

則龍與水本來生成生旺休囚之方位亦定從此變

退谷文集

書後

卷

四卷

而通之以盡利認水立向單收向上生旺之水而不

合龍然而龍之生方旺方休囚方本然故在也即本

配之水之生方旺方休囚方本然故在也即用納甲

認水立向亦必不使本然煞方休囚之水上堂犯曜

方衝至之大忌故有直放一法使之去不使之來假

使不先定龍水本然底子單靠向上收水則曜方衝

至而不知或反貪其洋朝冒大害而不覺此皆不先

定三合底子之咎也

梧岡云明透極矣此之謂簡直脫

前人如劉秉

忠景鸞熟精青囊天王以為變通故變而不離其

宗後人如時師及學究輩清然不解青囊天王之所

謂徒然認水立向改變而屢冒其禍遇倒左倒右之

水立陽向陰向以收之一遇直去之水則茫然無所

措手是然如何出神如何迎彼其惡知不然則以為

去水地而棄之不下坐使造物機穢滅沒於庸匠之

手豈不亦重可惜哉此皆不熟青囊天王不先打大

紅底子之過也先儒謂反經合道之謂權愚亦謂反

退谷文集

書後

完

四卷

青囊合青囊反天王合天王之謂變

生旺休囚備而成局有生旺不能無休囚故有一局

即有一局之煞不但八殺黃泉始為凶曜也收橫水

者立向消納取其來生旺而去休囚其事畢矣若放

水局休囚即在向上所謂墓向也

墓向者本龍之墓本龍所配本水之

墓非通變現今所立之向之墓也若不先打定生旺

互用底子則此墓向墓字必茫然不知真墓之所在

矣。墓向惟乙辛丁癸向與墓同宮若甲庚丙壬向

又當別論然則直放者放其墓庫之煞水也甲庚丙壬皆去墓尚遠故

此水斷斷收納不得直放正所以

避之也。語岡云亦卽祿存流豔佩金魚之意同一出然也或疑何不棄之不知正爲龍真穴的滿局皆善獨向難立水難收故用直放法以濟常法之變盤根錯節乃別利器於此見前人手段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此非常人之所能用亦非常人之所能知也備此一法清納之秘思過半矣退谷饒舌

原心亭記

翰林院舊有五亭柯亭寶善亭缺不存而敬一濠洲原心三亭在內堂之後敬一亭中時置蒲亭在其原原亭在其西敬一始於明嘉靖中濠洲始於明萬曆中經始落成皆有年月可考獨原心一亭不知其所自始或曰院創於明宣德七年以故鴻臚署爲之當是其時與院俱立則猶在敬一濠洲二亭之先也今亦無所據亭故有兩額大書原心亭不署何人書亦不署年月自亭

北面則聖廟屹然在焉其西隣鑾儀庫周垣而其東則敬一亭周垣也後有隙地近院周垣前對三楹爲藏書所諸庶常侍師分班考課其中時時拈弄筆墨俯而作仰而思輒見其額顧名思義何謂原心乎且夫心一也有人心原於血氣之私雖上聖不能無而未可縱也有道心原於義理之正雖下愚永嘗絕而務使之長也此原心之通義也而抑有不盡者或謂諸吉士在此亭者皆爲文學之臣風雲月露之詞續繪雕琢之文是其所

從事寧使德有餘於言無使言不足於德凡有所作皆
當進而原之於心乎舉以質之師師曰二三子無徒以
登瀛洲爲妙選而由敬一以原心則是三亭者皆可箴
也何獨原心退而釋其言援筆而記之

受業甥張聖度仍叔校

記

三

五

退谷文集 傳 碑 疏 跋

傳目

五卷

來鶴堂家傳

鄧檢討傳

鄧四岳傳

曾孝子傳

碑目

遂寧張宗師校士江寧府屬頌德碑

退谷文集

傳目

五卷

樸園張宗師校士江廣二屬頌德碑

陶菴法宗師校士江寧府屬頌德碑

疏目

募修十廟都城隍廟疏

募通家爲刻退谷文集並置祠建坊疏

跋目

來鶴堂文集後跋

跋俞君慎自慎篇

跋劉明府詩

跋張宜四卷

受茲介福扇跋

花塢讀書堂跋

黃振路試草跋

跋江上送春詩後一

跋江上送春詩後二

跋張慎修永詩卷

退谷文集

跋目

跋鄭虎文詩後

白上聞五十詩跋

跋龐山穴詩

閨閣詩跋

跋達禮善幼女碑後

姪履上嵩譜跋

退谷文集 傳 碑 疏 跋

退谷黃 越際飛著

來鶴堂家傳

退谷文集

傳

五卷

來鶴堂者三韓高公承爵撫吳時政成瑞應鶴來誌喜
堂之所由作也堂在吳會政在吳粵曷言乎家傳也坐
斯堂發斯政一利一弊一興一革皆繫以堂而文集成
焉亦誌夫公之功在社稷德在民生者耳家不能獨當
也然則曷言乎來鶴堂家傳曰此孝子之志也傳傳也
公之可傳多矣所以傳公者既不少矣孝子曰未也吳
粵遺愛豐碑矗矗所在有之不能輦來於家也廟堂論
祭綸綽煌煌礪石墓道不敢棄陳於家也墓有誌世有
系勲有考永永無窮藏諸漆室不能復見於家也吾將
建堂於家廟亦顏曰來鶴藉手鴻筆書吾父功德及人
者錫玉石而卧諸堂子若孫世世瞻之無時不見吾父
也不寧惟是山陰蘭亭西方聖教藉右軍逸少以傳吾
搢以遺諸文人韻士置之硯北朝夕臨摹人人如將見

吾父也故曰此孝子之志也公嗣子四孟其偉仲其位叔其倫季其人維時仲佐守江寧孟守汝寧仲以孟書視予道前意以家傳屬予命筆予于公爲屬士仲亦復然於孟爲翰林後輩襲與行營山澤十年中襁被與俱知公最悉不能以不文辭也予謂公家世從龍門第之盛不待予言太夫人苦節撫孤公至孝性成共見共聞不待予言今之所言亦言夫鶴之所以來與夫來鶴堂文集之大綱領則舍其功德之及人而更何言哉公宰

退谷文集

傳

二

五卷

洪邑則軍興供億無驚無擾佐理邳睢則河漲立隄鑿土卷埽隄卒以全守揚州則下河水災力請總河題免數百萬草價致有鶴來之異按察江蘇則駁問防兵開釋鹽犯既明且仁巡撫廣東則矯詔發穀賑濟而後上聞丁憂之日百姓奔走者千里不絕凡此皆公功德及人之大端卽公當日自行之亦未有不慊心滿志者况公之子若孫臨政撫民有不稟承而視倣者乎吳粵之人淪肌浹髓見聞聞有不似羊叔子峴山之碑名墮

淚者乎憲明几淨臨墓想像有不感發而興起者乎此非一人一家之事也而必自一人一家始則來鶴堂家傳片石其曷可少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非公功德之及人共孰與則非公之子發揚公功德之盛其孰與思然則公之有是子也宜哉公官爵子姓卒葬月日載墓誌贊曰生於韓葬於燕功與德徧南天瑞鶴來舞蹁躚移諸家廟維有歷年

退谷文集

傳

三

五卷

鄧檢討傳

余嘗主萬竹園園有青蓮閣爲檢討鄧元昭先生藏書處余與其諸孫課誦其下暇則其子若孫述公平生娓娓忘倦余固已藏之胸中矣比入北門館館後輩觸事引喻舉先生軼事相揚厲者時時有之余不及見公雅重公公母夢日入懷誕公故名旭元昭其字也襁褓識之無五六齡目十行下塾師避席藏燈夜讀父母得公晚又得于奇愛之思節其勞不可得及公得第憾祿不逮谷文集

傳

四 五卷

及親解組後雖著籍江寧春秋掃壽春墓攀松楸孺子泣廿年如一日歲辛丑崇祀封公於州府鄉賢當事送主紳士聚歎公焄蒿悽愴若無以伸情事於萬一者家居朝望夙興焚香致茗果於影堂嗚咽不勝推恩於封公伯叔至親之無依者受業師暨童子諸生時試文知已鄉會座主本房師之已亡者皆製水主祀於別室嘗曰人生于三事之如一道固然也鄧氏系出南陽自宋右正言公隨高宗南渡家於吳之洞庭明洪武間以富

戶徙寶鳳陽之臨淮再遷壽春明季寇亂宗族散失公第後收族無遠近共在臨淮懷遠洞庭及鳳陽等州者皆以公爲歸未婚者婚未嫁者嫁讀者庀膏火耕者資錢鑄同堂兄弟之子若孫教育有加故公之喪千里南北子姓奔赴如喪考妣公女兄弟五人一適陳大誥卒無子公葬之一適沈鶴賜卒有二子流賊掠去公百方招致歸俾完聚一適柏尚文一適黃中道一適姚詔美三君皆前死三妹守節公衣食之子妻之女嫁之課甥如子嫁其女如已女母家親屬因亂亡散僅有族弟爲州佐吏公亟謂之曰舅何自薄公門一失足子孫無自拔理爲脫其籍課其子修睦婚娶皆出於公公好賓客急施與不以有無辭壽陽故南北衝客至如歸以鄧氏慮爲鄭莊驛諸生時賓客滿座及登仕籍尤爲人所不能爲如經紀溧陽陳公百史喪助彭公長庚關東行視顧公仁含飲併贖其妻子歸故鄉天下知與不知皆倚重焉退老江寧四方公卿大夫以事至者嘖嘖引宋人

退谷文集

傳

五

五卷

語謂過江南不見劉侍制猶至泗州不見大聖故未入
境刺先入公或迎境上或候里門至則歡若平生連日
夜不厭費盡不顧問其旅囊蕭颯傾筐倒皮一無所吝
於親知尤數出死地而生之顧公小阮羅加派難公周
全領輿立然諾傾家固顧以故得免孫公孝則緣事下
獄公偕同年劉公覺岸衝風犯雪叩首當事爲請事竟
以解臬司姚公延著鳳守周公燦以 欽件失出論死
一日周公獄中傳片紙以身後事累公二公之死公爲
退谷文集 傳 六 五卷

幸從公言鷄犬安堵公見義必爲壽州肥河二里壩城
外護也又商民百里販糶千里販糶處歲久堤圯公脫
手數千緡助成之江寧衛有運甲還糧軍也有快丁則
歲貢御用諸物之軍也有屯軍則屯田之軍也船政新
書開載明白

本朝鼎革衛中官識爲奸利槩爲竄運快丁屯軍不安其生

公力陳之制府馬公重刻船政新書復其舊庚戌歲大
饑制府麻公設三廠賑濟公所捐不過數百金然實公

退谷文集 傳 七 五卷

首事麻公據呈具 題始終賴公經紀所活人二十四
萬餘口吳逆之變江西婦女以俘至公倡率紳士捐金
要於路贖以還其主以萬計江寧觀音門燕子磯水勢
迅急公設救生船歲給工食行舟無恙江寧省會識獄
大案歸焉爲監者四爲所者一庾死者累累公請於臬
憲陳公身倡其役增置獄田千畝有奇事詳陳公碑記
又置育嬰堂三山門外買田千畝歲給乳母嬰兒衣食
費事詳公育嬰堂記公典試江西知名士網羅幾盡嘉

定許君自俊見試錄歎曰曩在侯公廣成幕見其校士所拔皆國士不謂悉爲鄧公桃李後成進士者四十餘人事竣過吳門彭公雪客繆公念齋徐公健菴沈公韓倬黃公庭表錢公湘靈周公子淑皆先後問字世擬之龍門其後足跡所至屢恒滿戶公在翰苑朝廷深知其才欲試之於外丙申

世祖章皇帝謂公品行清端才猷瞻裕陞授陝西洮岷兵備道未任以病告

退谷文集

傳

八

五卷

仁皇帝御極之初徵書屢下公山林意篤力辭再三三年鳳撫張公特疏題薦公拳拳懇懇謝絕啓事優游林下手不釋卷無晝夜無忙暇一舟一車皆著筆牘遊泰山有岱陰遊華山有秦中紀遊集遊靈巖諸山有吳越遊草遊金衢諸山有綺里集遊南嶽歷君山汎洞庭上岳陽過湘潭赤壁修諸葛武侯廟自撰碑文勒石有楚遊草自浮山次九子黃山而歸有浮黃集總輯所著有林屋集麗句集行世以上載墓誌人共見聞余不能異也

嘗與諸嗣君坐青蓮閣從容語及吾鄉焦澹園穀堪虞山錢牧齋宗伯東樓白雲樓藏書之盛諸子自吾父所藏何渠不若吾父教吾輩於此中今集日益古集按目取之若尋千里尋師昕夕講貫吾子復教兒輩於此先君子愛才若渴使見吾子未知何如傾倒也予謂父書可讀本上工詞賦觀文四岳能文章五至六御八凱饒經術孫曾鬱爲國華皆公教也諸孫曰吾祖四十無子族人爭以子求嗣吾祖不言同時繼娶祖母五別院而

退谷文集

傳

九

五卷

居不相屬數年間吾父伯仲叔季五人年相若也諸孫年長者基堂重塾輩年亦相若未七十蘭玉滿庭階今見其五世六世孫矣暇日諸子以公傳見屬余謝不敏無何予備員丹地爲公後輩景仰前徽風流斯在時五至守四門博士六御以卓異赴闕八凱需次就甫皆在京華四岳復以書來皆申往說力請家傳在苒歲年諸嗣君皆歸道山而後乃今允諸孫請爲之爲書其梗槩若此益以余所聞人不必同也公以某年月日時生

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時葬於江寧巧山之原二姓詳墓誌贊曰壽春之藏公所發祥巧山之陽公歸德祥七十年中細目弘綱又三十年德音吳忘繼繼承承露露秋霜

鄧四岳傳

鄧四岳名煥館前輩太史元昭先生第四子以中書需次於家子交君時不及見其事父見與其兄木上綱文弟五至六御八愷相友愛爲吾鄉望族兄弟所難君與綱文同母他各一母不以異母故有瑕疵蒸蒸怡怡使人意消兄弟各之官君獨堅卧不起五至八愷屢札敦迫弗應也元昭公築青藜閣藏書卷帙過吾鄉澹園焦殿撰五車樓虞山牧齋錢宗伯白雲樓幸未放失君父集谷文集

上語侵君詰朝迎謂予曰吾母謂吾汝平生未嘗如此
大醉徐理前說則云絕不記憶其善覆匿人過類如此
事母董恭人謹推愛其舅氏窮獨來依生養死葬不足
異獨煦嫗恐傷其意怡聲下氣等舅於母三十年如一
日子以爲難君足跡不出里門唯壽春有父產間一命
駕而山水之癖常與卧遊萬竹園亭甲於秦淮君旣推
之兩弟則於城南別構小築山拔地而水歸墟長松偃
仰怪石嶽奇君挾一編徜徉其間有入天台度石橋之
退谷文集 傳 三 五卷

意歲癸巳君年周甲時五至守國子監四門博士予從
寄詩有經年無剝啄鎮日有躋攀之句蓋實事也又三
年終於秀野園里居其子壁率弟奎弟基營新阡於城
北棲霞西偏安君靈於董恭人側而耐舅氏爲兆別之
猶是君之遺命云
論曰自知其能爲而爲之多所建樹出而不處良是也
自知其不能爲而不爲水邊林下處而不出寧可厚非
哉若君則能爲者也能爲而不爲未竟之緒繩諸其子

君之子勉乎哉壁勉乎哉君嘗語予此見在禮部中吾
父見而異之曰是兒類我真吾孫也壁勉乎哉君之子
勉乎哉

吳七雲曰側看皆峯嶺在其中矣若只識嶺峯於何
有

曹孝子傳

曹孝子名德元字善長非有奇行偉業知名當世惟是事節母懇款周至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意感黨羣目爲孝子因稱之爲曹孝子孝子生七歲而孤其母爲子女弟時年二十有八痛其父宋良績行能文不得志於有司而賁志以歿也務欲其繼父志黽勉晨夕日漸能文當是時曹氏家中落孝子見母氏上奉舅姑外禮師傳錙銖皆取辦於十指也幸皇不自寧予曰死易立退谷文集 傳 十四 五卷

孤難汝母自願爲其難者無已其改業以圖救口乎入市肆三年後乃年得辛力四金漸增亦一倍再倍止耳三十年來拮据以至於今孝子見母氏於舅姑生養死葬失一媳納一媳任日益重費貲益多仍不能不取辦於十指也中夜飲泣然亦無速化之術然諾不苟取子必慎自生至死無一語欺人財帛分明不可告人者不名一錢也由此言之其母爲節爲孝其子得名爲忠爲信足矣何至名之爲孝子而予習見其煦妪母氏真有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意雖爲庸行有讀書明理之子所深愧者世俗所謂五不孝皆無之而孺子泣終身慕或庶幾焉孝子始婚不忍與母異房闥併室而居慰其孤寂與其茹荼食時以甘毳奉母願無久自苦也今年夏母六十苦節餘三十年例應題旌而力不能自達於當事時予纂修內廷與舊郡守陳滄洲公祖共事從容爲言其節孝滄洲於直廬作壁窠大字旌之滄洲賢太守海內所仰孝子得其手書節孝可風四字喜動顏色製匾額於廳事合戚黨鞠脰爲壽於母前喜不沒母氏一世苦心賴此以傳不朽也何圖八月盡歸自吳門病不數日而溘委朝露子妹痛極雅不欲生子謂勞故羸弱自其少時已卜難永今得年四十天猶爲節孝之母延此二紀以相繫戀也獨子先母後衰年難遣孝子之目爲不瞑耳孝子無後理難究詰子爲置地葬之併合葬其前婦地去子先人墓不數弓外孫依外大父母子妹將來亦歸於此女依父母又取諸其昆季之子

退谷文集

傳

五

五卷

嗣興爲之立後夫孝通德也人皆有是心則子父母
將來之祭掃春秋不缺卽孝子母子之祭掃不絕矣子
家之後人念之孝子之嗣子若孫念之

退谷文集

傳

十六

五卷

樸園張宗師校士江廣二屬頌德碑

公諱格端號樸園丙辰科進士河南磁州人

歲丁丑直省學差瓜期應代我

皇上崇文重士以江南人文重地於部推外

特簡密勿大臣往視學於是大江以南得我

淦陽夫子先是

遂寧夫子以公明雅得士心有極盛難繼之目至是又得

我淦陽夫子江南人士感其公而服其明者一時稱兩

退谷文集

碑

七

五卷

張夫子云夫士之所稱知己者以受知之人爲感知之
辭易耳然且身受者與非身受而見者聞者詩歌詞賦
謳吟頌禱旣已相率爭言之矣而受知之深如吾江廣
兩屬之蒙拔擢而親謦欬者反相視無一言亦豈人心
之所能自己者乎吾屬亦何言亦言公之公且明之
及於人人者明非吾屬之私言而已方公之試士與
試童子也臨文校藝非有生平之素而位置次第人人
各如其意之所欲出而尤有出人意表者窮年皓首顯

於童子中自分長以此終矣惟人亦不復敢以進取望之而一經剪拂頓使長鳴者肩相摩袂相引也履豐藉厚豈無師承其得與不得公亦無心而人情欣所遇於單寒而輕視勢位富厚反以其子若弟不與是役爲快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當之而公不惟至公抑又至明辨毫釐於呼吸析界畫於微芒其得也有故其失也有故其先之有故其後之有故先而得者服之後而失者亦不能不服之其所以致此者其講之也有素其退谷文集

碑

五

卷

用不得理不易而法屢變則理又以法爲限又曰文無定態因物賦形揆講淺駕各視其題有活法而不拘一法凡此皆公所提吾屬之耳而而命而吾屬之所終年孜孜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者而公本是以爲衡校之準其百不失一也非至明其孰能當之既公且明而公之職盡而士之情得於以布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繼遂寧稱滄陽而頌兩張夫子之德教

於不衰也豈偶然哉行見異日者公報政還

退谷文集

碑

五

卷

朝叅贊密勿大江以南人士恐極盛難繼者前在遂寧夫子而後又在我滄陽夫子也用是壽之貞珉寫多士之心爲後來之勸是爲記

蓄之也有原公之言曰吾中年叨第三十善病二十績學其於前明一代制義源流本末體裁法度辨之極細自讀中秘書爲制誥紀傳詩賦記序宜乎輟此而擬程擬墨時復爲之今校士於此邦焚膏繼晷樂此不倦而此心益細又曰時文與古文異其佳者氣味雖同而體製自別古文不拘尺幅時文必審題位故曰古文易時文難又曰時文以理爲主書理一定不可更易而命題由人題畧增減意境頓殊如形家相地移步換形通

陶菴法宗師校士江寧府屬頌德碑

皇上龍飛建極之元年百度俱興加意作人造士直省學臣
瓜期將代慎選在廷名碩俾往視學尤念江南大省人
文淵藪必得魁奇卓犖學富才瞻之選迺克搜羅剔抉
大伸士氣於是我 襄平佟大宗師以貴戚大臣巡撫
大寮躬膺特簡建節以來蓋從前開列所未有破格以
求當斯役也江南人士夙聞 公在翰林英姿健筆驚
風雨而泣鬼神詩古文辭之所流播名區勝蹟之所題

退谷文集

碑

辛

五卷

品名章警句直與古人爭勝又聞 公任撫綏鐵面冰
心凜秋霜而懷冬日必能壁立萬仞屏絕竿牘固已愛
畏交至以爲 公來視學是必有異及其來而按鳳慶
巡徽寧池太歷蘇松常以逮我江寧而頌聲四起果太
異也 公何異亦異公之所以校士者既公且明而已
矣夫公則孤寒振起明則英才拔萃得其一亦足受福
而 公兼人之所不能兼自 公出之祇率其素履以
往不自以爲異而自人視之咸以爲難且夫公之與明

果孰易而孰難哉東於功令之嚴而不敢恣凜於平生
之素而不肯變飲冰茹蘗不名一錢自以爲公誠公矣
而苟蒼黃反覆失得詭趨亦非所以宣德意而協人情
也故公又求明顧明之難言久矣苟非主持文事者原
原本本自有根柢多讀書以養氣則未知作者醞釀之
味果孰甘而孰苦也非微析義以研幾則未知作者謀
理之功效孰淺而孰深也非熟掌故以待用則未知作
者胸臆之蓄果孰儉而孰豐也則夫明之與公果孰易

退谷文集

碑

二

五卷

而孰難哉 公澹泊以明志不以崇高富厚爲樂不自
今日始矣不染一塵視爲固然出於自然反非 公之
所難能而人人畏服亦無敢干之以私者 公之公於
人爲難於 公爲易惟是環十四郡三州百二十屬之
人士大學數千人小亦不下千百卷咸於 公稟玉尺
銜優紉焉維 公二酉之藏四庫之目於書既無所不
讀而天賦奇稟過輒成誦又加融貫故眼光之明裁決
之敏如鑑之空妍媸畢照如衡之平錙銖不爽則夫明

之於公視公更難在 公豈不兼收而併得矣哉甲辰
夏 公巡試江寧府屬登明選公於兼聽併觀之頃拔
奇擢秀於風塵潦倒之餘 公據几披豁多一見而識
之卒與外間士論不謀而合或不富意走筆示以程式
應聲擊鉢之所成無不理析毫芒韻語鍾呂咸驚顧竊
歎眼光之明裁決之敏未有如 公者也英絕領袖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位置天然不容移易而以童子試遇
知於 公者撤開謁見鬱勃道上鬚眉皚皚其孤寒特
退谷文集 碑 三 五卷
起者也鸞停鵠峙英英欲振其英才拔萃者也搜羅剔
抉士氣奮揚維公與明欲執一辭以頌 公而不可得
公誠兼人之所不能兼者於以上答

聖天子簡畀之重求副所以作人造士特注江南之至意必
有特達之知非常之顧而知遇之難自古所歎今於我
公得之有不能已於言者草茅新進抒誠率臆之言雖
不足爲 公重亦 公之公且明自有以致之是閩郡
閩省之公言與夫天下之公論也豈直一郡三庠數十

百人志私心之感而已哉

退谷文集

碑

三

五卷

募修十廟都城隍廟疏

城隍之設起於都邑之有城其名見于秦上六城復于隍之父辭而其神之祀勒在祀典有司以時墜茨丹雘修其頽廢而僧道之徒不與焉故都都相望邑邑相接無不有廟而其廟廣隘雖殊要無不森嚴烜赫者有司舉其職故也否則僧與道闌入主之亦能悚動人心以時修其頽廢獨江南會城十廟之有都城隍廟頽而不振廢而不興殆有由然蓋其祠創建于前明之國初入遼各文集 疏 二四 五卷

本朝有司不以其修復爲職而舊制復其家以世守祠祀者又復非僧非道雖目擊頽廢而赴訴不掌於有司縱大聲疾呼以求振于都人士而言之而莫與聽反不如僧與道之呼之而應可計日而經始落成也曩者亦嘗一新其廟貌矣又五十餘年以至於今頽者圯廢者墜屬當再新而不易言也回念始之新之爲費千五六百金亦必導先路于縉紳隨呼籲于當事而後都人士從之如流水則今者之謀再新爲費益不貲而徒欲獨

謀之而衆允之其必不可得之數矣予居廟垣外不百步同里樂善諸君欲予爲一言次其興廢以求達於當事諸公祖父母而爲主于上因以告士與民也此豈余分之所當言哉而思之諸不在祀典者淫祠也有廢無興不當言祀典矣而有司司其事不必言即不然而僧與道闌入主之則亦尚有任其事者亦不必言今皆不然則即欲深閉固拒以仍余括囊守默之常其何可得哉況古之聖賢沒而祀以爲社祀以爲稷今制國子監翰林院皆祀昌黎伯韓愈以爲其土神世傳會城舊有古城隍以祀漢臣紀信而此都城隍則以祀宋之文信國天祥要皆天地之正氣英靈精爽自然昭察而必不容湮沒者也矧其神職在城隍必有爲城之人禍善禍淫助流德教者崇正祀正人心將在此舉因爲疏而引之

遼各文集

疏

五

五卷

募通家爲刻退谷文集并置祠建坊疏

時移事易不隨五夜之班髮短心長動起百年之慮越
寥以楞質長作勞人望天上之玉堂老始發軔睹秋深
之白雁病遂抽簪歸去來今日之夕矣經邱尋壑一杖
拄破春雲數墨循行半卷送殘夜氣雖與閑與健悉荷
天慈而以泳以游殊多老態知顏顏之難駐不求勾漏
之丹砂恐沒世之無稱每顧奚囊之蠢簡蓋少因緣
仕頗工歐廬陵之時文長號書淫竊慕尹師魯之古體
退谷文集 疏 五卷
懽愉慘戚每凭烏几以抽思記叙箴銘遂蒙芸箋而成
帙若效文塚之瘞既悲心血難酬欲爲名山之藏又恐
劫灰莫定顧將來之日無幾已迫虞淵彼長逝之恨何
窮空銜泉路在昔聞子雲之奧旨徒需身後桓譚揚正
則之騷經賴有門中宋玉古所志者今竊望焉諸君與
其求孟六之遺文待後不如及早至若錄陳三之細事
觀言便可知人倘使親見災梨既無亥豕之誤共爲解
縈亦少支屈之形一事先陳兩端徐竭彼夫踈松夾道

馬鬣固有幽宮斷碣題名辭迹雖添綠字然而蒼龍錯
處只滋霧露之零白鶴歸來並無華表之托徬徨吟魄
同子美飄泊之悲滅沒衰翁受惠連冥漠之號况置祠
本孝子之志何堪祇遺一經建坊出

聖祖

之恩實難應以片石殷殷此念不須刻桷丹楹耿耿臣

心豈在豐碑銅柱力肩茲事豈曰友之云乎悉吐此情

可爲知者道耳公等家通孔李氣接金蘭策高步於天

衢猶崇風好屬通情於雲漢勿替久要故以不入耳之

退谷文集

疏

宅

五卷

言望其入耳而以不經心之事冀其經心如肯綮諸開

雕無異九齡之錫俾茲弱息不虛千里之來則觀坊表

之垂光於道路而問祠堂所自感在雲初矣統俟高情

恭疏短引

來鶴堂文集後跋

空言無實雖切何補自昔聖賢不遇於時往往不能無憾於斯言若言出而令隨之令行而人被之小用之小效大用之大效一一裨於民生國計信今傳後翼乎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此昔人所以頌聖主得賢臣而立德立功立言合一不分之爲難能而可貴也來鶴堂文集者高大中丞敷歷中外十任澤被生民之實蹟也其功烈卽其文章其文章載其功烈合一不

退谷文集

跋

元

五卷

分以視空言無實雖切何補者其相去不啻霄壤往予爲諸生受公傲借觀人才受知最深知公最悉蓋公自京秩起家官江南者五任淮安守揚州臬江蘇再撫安徽皆在江南予所身受見見聞披文課實赫赫如昨日事其諸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歟公嗣君哀公功烈成文集長君時守汝寧次君佐守江寧父子兄弟後先濟美人益盛稱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公之功烈雖壽金石勒旂常然秘而不宣散而

不聚不有文集其能一啓琅函照耀人心家傳戶說若此其駿發不誼也哉

退谷文集

跋

元

五卷

跋俞君慎自慎篇

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路軌道徐行不懈以及於
國則人之所得至吾亦至焉人之學爲聖人也亦然天
下之名理衆矣自古聖賢之所發明其名目不必一致
其要歸正自無殊俞君自慎篇盡天下之名理而一切
貫之以慎慎其適國之一蹊一徑耳然天下而有可不
慎之人也則其說可易不然而欲學爲聖人則且先自
慎始由慎之一路軌道徐行不懈以及於聖亦千蹊萬
徑可以適國之義也慎之時義大矣哉

退谷文集

跋

三

五卷

跋劉明府詩

功名顯於時文章流於後二者不可得兼宜何取寧取
夫有所畱以贈後人者耳未應與乘堅齒肥不轉瞬而
聲華頓寂者較升沉於一旦也江右劉明府先生以名
孝廉宰膠邑未期月而罷位既不滿其才而去不以罪
士論稱屈子謂君甫下車而甘雨隨之理冤振滯其見
于禱神宿廟詩歌青辭間者抑亦盟諸心而不愧施于
人而大悅矣雖非能吏已成循吏不究其用責不在已
况其文詞卓卓讀者且歌且泣視寬衣博帶時有加無
損可以不恨獨無解于位不滿其才去不以其罪如君
者何以今古同慨也功名不顯于時文章常流于後不
知君者盡誦其詩

退谷文集

跋

三

五卷

跋張宣四卷

兩世相交無幾相見驟觀其文驚猶河漢清水芙蓉刊
盡凡艷研理入微運法識變具此英才千人皆見鬱爲
選首特小符驗問年纔壯宿儒所欠富貴自有子才自
辦子師魚門大賢作憲旣賞子文行尤惓惓恐其欲速
名場克念養成大器熙朝上選愛人以德法言若券子
叨世好敢此同諭

退谷文集

跋

三

五卷

受茲介福扁跋

洪範五福富壽康寧總謂之福易曰受茲介福於其王
母我浣辛伯母俞太恭人敬華年伯之配壽圖年銘兄
之母而致恭既同在茲老銘姪之王母也壽過九十享
子之祿養而孫能繼之富壽康寧諸福備矣顧茲介福
母則受之而固有受之于母者惟母能守志教子蜚荻
和熊而後其子若孫巍科膺仕象賢克家乃得以受於
母者還以報之母而母又受之越交書圖登堂拜母時
初周甲子又三十年喜母之登上壽孫曾鼎盛而諸福
可致之祥悉備也於是子書

退谷文集

跋

三

五卷

花塢讀書堂跋

花塢樂讀書益樂讀書樂花塢讀書豈不更樂哉塢在歙之巖鎮爲某年學兄與其弟段六讀書處年友曹子浚原爲近其昆仲孝友樂於讀書俯仰陶咏於斯堂之樂也神往者久之因得顏之曰花塢讀書堂

黃振路試草跋

振路爲順天庠芝圃先生長子襁褓中隨父赴祖都閭公任公初守江寧溧陽衛官舍在郡城家焉芝圃每掃墓暨應督學京兆試輒挈以來顧困場屋屢矣而振路一出拔幟奪標試輒傾其曹一年間列饗食餼所賞拔皆當世名公卿大京兆俞公少京兆卽今廷尉張公始賞之少京兆許公繼賞之學使吳荆山先生連賞之今雖誤中副車屠副憲陳侍讀趙內翰未嘗不惋惜之目以國士先後如出一口鍼芥之投不以家世也奉常銀臺侍御諸叔父夙愛之梓其試作誌文字知已之盛芝圃見之應有難易之感橐筆而前父子同捷應爲黃金臺增一美談也

跋江上送春詩後一

江上送春詩詩以上下平分韻人各一詩詩各一韻里
中詩人合拈之一時雅集得詩計六十回首子以事阻
外春旣去乃歸讀之洒然曰江上送春江上則眞江上
也送則眞送也解維分袂泣下沾襟自崖而返信有之
矣胡爲乎其加之於春也春則無情也無緒也胡爲乎
其送之也春不知其所自來也又不知其竟安往也胡
爲乎其送之江上也而旣送春矣旣江上送春矣此神

退谷文集

跋

三六

五卷

而明之之事下士聞之大笑上士于此得解善乎子美
之于春日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卽遣花
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叮嚀春則有眼也春且無賴也
春且遣花教鶯語次叮嚀安見其無情也無緒也旣可
到江亭而來卽亦可自江上而去安見其無來無往也
眞不得假又不得依稀不得執着又不得此眞神而明
之之事子不足以知之也集中諸詩一一皆見此意不
揣固陋因附一首爲贅簡末春來何處復何歸似上江

樓自此達到眼芳菲無住着鶯心代謝忽有故鶯留在
再同流水不盡繁華剝落暉青帝可能還作主莫教紅
紫一齊飛

退谷文集

跋

三七

五卷

跋江上送春詩卷二

今言詩者必推唐有唐詩人之傳於後今可見者全唐詩所載眾矣意其時必且不止於此家握靈蛇人操拱壁乃不轉瞬而坐就湮沒則其所傳與其所盛傳而戶誦家絃者必有其不可磨滅之故斷不以其取青媲紫流連光景已也詩之突奧非予所曉而氣格之高蘊醞之厚亦時於篇章字句之表遇之張子曉夫江上送春詩三十四首爲一時同人唱和之作今亦不知其與諸

退谷文集

跋

六

五卷

君子絜長度大當居何等展卷微吟但覺氣格雄渾醞釀醇厚稿斷其必傳於後不致坐就湮沒無疑也諸君子要爲具眼諒不河漢予言

跋張慎修永詩卷

修永張年兄學有原本貳合瀏陽有哦松之癖位不滿其才宜其觸物寫懷慨當以慷也頃以上計農部來京邸出其詩二卷予讀之上卷多寫京國景物之盛友朋之樂殆其需次所作下卷得官後次其道途所經山川風景而後乃稍稍及其居官盡職事予謂需次未必不樂居官何嘗不苦固知麗士元非百里才然使理繁治劇一吐胸中之奇他日之勞孰與今日之逸當是時固

退谷文集

跋

元

五卷

不得白眼睨二松作推敲狀曰予方有事子姑去也

跋鄭虎文詩後

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語遺誤後生不小彼爲此語特以硃夫物而不化者鑿柄傷氣而神不完天不全非謂文可不從字順又可有一字無來歷也子美自言其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如有神者才也破萬卷者學也別與不別直置勿論讀虎文詩要見此意不然非浮光掠影則隋宮夜彩而已不足以知鄭子

退谷文集

跋

四

五卷

白上聞五十詩跋

上聞季子白傳裔孫索渺探微學獨成於深造投艱遺大業共固其短垣居薛鳳荀龍之間自抒羽翼擅雕龍繡虎之技別具心胸磊落英多宜于霄而直上抑塞壅鬱尚歷塊以長驅年紀忽知非肝膽向誰是述懷四律祇恂恂歷寫其平生壯志一腔實隱隱自傷其老大然孝友性成既稱家之克子而經綸夙抱必爲國之能臣况多子傳經五夜更熒其藜火良朋分韻三春共快夫琴尊無聊不平發洩張顛之筆有懷觸緒高吟杜甫之詩斯亦足以委心任運樂天知命也已

退谷文集

跋

四

五卷

跋龐山穴詩卷

詩以道性情雅頌而外十五國風多采里巷歌謠士女贈答之辭而聖人取焉當是時以性情爲揮酒體例聲病一無所拘嗣是而後漢魏猶存古調唐以後一以沈隱侯韻爲稟承而體製各不相入束縛拘牽性情之道或幾乎微矣予謂讀書破萬卷字字有來歷者謂之詩人而天籟自鳴不必取青媲紫讀其言足以感發興起者亦未嘗非詩人中州龐子山穴工文詞多才藝作爲

退谷文集

跋

四

五卷

閨閣詩跋

閨閣之能詩者昉於關雎之宮人漢魏六朝以迄於唐如蔡琰徐淑謝道韞蘇若蘭花蕊夫人七歲女子之以詩鳴於時而流於後者指不勝屈宋元金明卷帙尤富閨閣之秀無代無之古稱士女贈答女之詩何渠不若士哉顧其流傳有難於士者禮內言不出於閨非有友朋之投贈又不以應當世文字之求卽有雋才絕唱無由自見於世世亦不得而見之且不得而見之又何從而問其妍與媸耶故往往通都大邑不聞一人曠日累年幾成絕響豈閨閣之才著於古而獨翳於今抑有其人與其人之詩絨縻扁鑄抑塞而不得自通是以不免卒就湮沒也邢臺齊君某以試事來京師與子鄉同門新進士劉子開先同旅寓縱談及此某亟道其小阮德配駱蘭英與其閨中友殷玉涵往來唱酬之作得近體詩名若干首益以詩餘謀合刊之而囑開先問序於子予讀其兩集分道揚鑣同歸靜好女之詩何渠不若士

退谷文集

跋

三

五卷

哉國朝作者如林名公鉅卿迨於山林隱逸人選璽珠
家藏拱璧異時蒼蔚一書成當代大觀必將不遺於閭
秀子願某亟爲開雕及時流布以備將來彤管之承用
以繼蔡琰徐淑謝道韞蘇若蘭花蕊夫人七歲女子之
後豈不休哉因爲序而歸之

跋達禮善幼女碑後

予往讀昌黎集有祭女孥文孥二歲耳又女子子而公
輒形於筆墨及讀長公集其於幼女之葬亦復然皆以
播於時而傳於後乃知情之所不能已不遺於女不忽
於幼二公已然今何爲不然某年兄有韓蘇之痛作爲
文字勒於石而播於時同人更爲詩歌古文詞以和之
不知二公當時亦復有朋好唱和如此之盛否惜不見
於他說而今昭然若揭也愷加於韓蘇一等矣

姪履上書譜跋

余姪運蒼履上介青玉茁三枝書窮二酉龍文虎脊何
難電掣星馳繡口錦心不顧天驚石破清宵傳弱管競
寫蠻箋和氣滿長余交輝花萼每借高譙爭推阮氏阿
咸但出新辭愧殺王家癡叔乃馳騁文翰兄弟則各著
能名游戲丹青履上則尤多妙蹟始也漱六籍之芳潤
助我藻思觀一氣之混茫攬其勝槩巧由悟入情與境
融既濡墨以含毫每得心而應手分鄭處之絕技前身
退各文集
四六
五卷
本是畫師費王宰之苦心後起更稱能事展生綃而神
蕩風雨紛披捉柔翰以意移魚龍變幻蒼煙乍歛目盡
九州紫氣初浮胸羅五嶽結果由以作伴圖成古貌如
生許松竹以成隣寫出清風猶扇志存流水纖舟則一
葉吞天目睇層邱拄杖則千峯瞰日却或晚風漸細午
夢初殘愛如縷之茶煙惜猶餘之墨汁遠舉數角頓翅
江上之姿春水一溪流出洞中之蕊莫不風流絕世瀟
灑出塵繪事日繁書譜徐輯余軒冕泥塗煙霞痼疾對

此三秋之景物愛茲六法之精良迥與通雅世心不已
幸以蘭橈檣楫送余茗書之間不則布襪芒屨著我栽
畧之上然後煩君昆季惠以嘉言張之梁思娛此暮景
豈獨吾家之勝事抑亦藝苑之清輝矣

年姪王以昌禹言校

退谷文集 序一

序目

四書合訂序一

四書合訂序二

四書湖註序

四書約義序

五經大全序

奉勅擬周易折中序

退谷文集

序目

包杞菴易原就正序

關夫子誌序

潛室劉記序

李錫徵先生文集序

魏文孝平伯鄉賢序

黃子達修順義邑志序

太原府誌序

欽縣嚴鎮右坊題名考序



七卷

六卷

王聖期鄉飲酒禮序

王聖期逸園序

鄉疇初集序

鄉疇二集序

鄉疇詩集序

種瑤草文集序

種瑤草詩集序

薛文清詩集序

退谷文集

序目

徐親家詩序

盧橋堂詩鈔序

清溪垂釣圖序

杜巷掌餘序

香城居士詩序

代周智菴画序

曹節武印章序

馬氏宗譜序

二

六卷

譚氏族譜序

陳氏族譜序

劉雨平影室序

吳母守貞序

天玉經註序

穴法分受序

退谷文集

序目

三

六卷

退谷文集 序一

退谷黃 越際飛著

四書合訂序 代

歲丁丑余奉 簡命視學江南未校士輒先立教條導以明經脩行適於文藝之路顧以四書者五經之權輿朱子者四書之準的其中一條謂多士於講章須究心或問語類或問語類者朱子之書也或問以折衷輯畧精義凡朱子以前二程夫子及其門人游楊侯尹暨其退谷文集 序 一 六卷 時諸老先生輩之所以講明四書而不一其解者既折衷而定於一而語類又其與門人往復剖析於四書之微眇者是二書者朱子所以上接二程而直追乎孔曾思孟之心傳者也竊謂讀是二書則四書之指歸定於一而不紛而謬悠之解似是之說可以不入於學者之胸而凡朱子以後所以解四書者皆可束而不觀蓋二書以前諸說之不一者朱子一之二書以後諸說之不一者更無朱子以一之則不如其束而不觀猶可以守

朱子之定說而無喜新驚奇差誤迷謬於學者之心胸也。已而試江寧選拔舉上元所拔士黃生越以其所訂四書或問語類大全講章進。余按之未啓觀則詰之曰：生之以或問語類說四書也，猶余志也，而益之以大全。余懼夫大全之駁雜，既替朱子於諸儒，摺摺其全說，掛一漏萬而埋沒其精微，又凌諸儒於朱子，二三其解，浮游不定而謬千里於毫釐，是不如存而不論之爲愈也。生應曰：朱子以前諸儒之說如輯畧精義之所載未嘗不雜而不妨並存者，徒以有朱子也。使有朱子則元明以來諸儒之說今亦不妨偶存之矣。余曰：存朱子以前以有朱子存朱子以後，今無朱子生曰：仍以朱子之所折衷者折衷之，是朱則存非朱則汰，且夫大全之所輯強半取之朱子，今以其精華還之或問語類而所存非複則駁其堪備一解而補朱子所未言者百無一二存。大全所以汰大全汰大全正以尊或問語類也。余領之曰：猶余志也。自昔大全未出土，非或問語類不觀大全。

出而人樂其便，或問語類度高閣矣。十年前有不知其爲何等書者，幾幾以大全爲觀止。肆其卮言，則曰：本大全某氏嗟乎，彼豈知朱子之書爲四書之準的五經之權輿而經明行修與夫文藝之所以工胥在於是哉。余嘉生之能專精朱子與，功令合且不背於余之素心也。循覽丙夜，手披筆記，更爲損益而刊行之以告世之溺沒於俗下講章而不知專攻朱子者。

四書合訂序代

功令之以書藝取士期於必遵朱註者非徒以爲是先賢之緒論相與遵循而不得不出於此也其於聖人之道既全有所發明而於爾日爲一人一事立言之旨無不如脫諸口如見其心朱註之所存白文之所存也善讀四書者取諸白文苟其未能取諸朱註朱註猶白文也朱註而下諸儒之說有不能者矣豈惟諸儒卽今或問語類文集之所載朱子亦復時有未定之說要其章句集註則無不定者世傳其易簣前一日猶更訂動容貌節註數字而學庸章句尤其所自謂爲一字不妄下者夫聖言幽遠末學支離朱子之註豈從天降地出要亦不過於白文取之今縱未能而益之以章句集註益之以或問語類則其於四子之書之本義宜亦可以自得之矣乃顧不能而反拘牽於目前訓詁講章之俗說而不能自脫則亦何以爲善讀書哉則盍以白文爲本以朱註爲衡白文之如此解如彼解而皆可通者一以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朱註爲定衡持朱註以衡朱子以前諸儒之說而精義之當否瞭然矣非惟此也卽持朱註以衡朱子之說而或問語類之當否瞭然矣非惟此也持或問語類當於朱註之說以衡朱子以後諸儒之說而大全蒙引存疑說約近時呂陸之說之當否瞭然矣然則朱註者朱子之精神白文之秘鑰也上元黃子際飛與其友汪易齋朱履安張慎五爲四書或問語類大全合訂以白文領朱註以朱註訂精義或問語類大全而凡所訂載於上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方者無不與朱註脗合夫與朱註合是與白文合也然則是書也雖取材不一而如出一手如出一口是朱子之書也是四子之書也宜其見賞於宗工而割清俸亟爲之梓而行之也

四書翊註序

余每愛直窮到底四字通俗易曉以之告學人窮理之窮格物之格未容半上落下皆所謂直窮到底也竊怪窮理二字出易繫格物二字出大學聖經學者皆知其出於聖人之口而漫不致察往往依稀彷彿於理於物不能一一直窮到底孔孟而後千四百年直至程子乃提唱窮理二字以解格物而至也到也欲其極處無不到又百年直至朱子以之解格物始知物即理格即窮

退谷文集

序

六

六卷

窮理即格物格物即窮理而直窮到底之義始曉然於學者心目之間嘻何其難歟雖以昌黎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原道不及致知格物擇不精而語不詳則是孔孟而後程朱之前格物之義如日在天矣顧中天未幾復有以格物爲扞格外物格庭竹致病者則是窮理格物之義暫明而復昧不更提唱而大爲展拓之晦盲否塞曷其有極伊祁文孝刁先生有夏之其所著四書翊註以大學三綱八目爲內聖外王前古後今萬世爲學

之綱目而加意於條目之格物其翊註也特以中庸論孟爲格物之書而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中其翊註也亦不畧此非於八條目有偏重而知之至然後行之盡即聖經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之義其言曰二氏空虛只是主意不肯致知良知猖狂只是安心不在格物因注意於格物詳加發明於聖賢一言一動事物或得或失無不推求到盡頭無可轉移處非惟矯偏救弊直爲萬世入聖津梁其名翊註翊輔也扶也朱子於集註全力所注易贊前一日猶孳孳更定誠意章註字句皆已確不可易故只是輔之扶之蓋用程子讀詩法於本文只點逗加減字句不別添議論而語中含蓄語外推廣引經據史一一直窮到底不盡不休必如是於理始可謂之窮於物始可謂之格程子謂格物或讀書講明義理所謂書寧有加於四書者而况五經紛綸諸史輻輳銘液條貫三十六幅共一轂牽一髮而全身俱動乎然則四書者聖門格物之書翊註者刁子格物之書即聖

退谷文集

序

七

六卷

門格物之書學者得是書而詳究之於其直窮到底處
事事物物亦復直窮到底不使依稀彷彿半上落久
久貫通豈但於理能窮性之盡也命之至也寧不一以
貫之也哉

四書約義序

四書者四子言理之書也後儒又復以理說書則宜皆
出於一必無此是彼非參差互出者矣乃自朱註未定
之先言人人殊非惟漢唐人之註疏擇焉不精即程門
諸賢之箋記亦容有離其師說闖入空虛者矧夫元明
諸家異明末駢拇枝指家自爲說者耶不惟此也即以
河南兩程子朱子之學所自出至其說書朱子亦多所
折衷不盡從之豈其有遺理哉理則是於兩日四子所

以立言之故與夫問與答之來踪去跡各有切義故不
得槩以天下古今之通理通論此日此人之一事也自
宋註定而前與後之說四書者皆得以朱註正之予嘗
深惟朱註所以獨是與夫功令所以必期遵之之故無
他亦惟致密於語氣之間務以合立言之故與夫問與
答之來踪去跡而已講義林立汗牛充棟維揚陳子平
遠盡舉而度置之一以朱子爲主而與朱子又復以語
氣爲主沉潛玩味有所得輒筆之於書與前人之說同

所不計也與前人之說異所不計也惟與宋註與語氣
有纖微不入者務曲體焉以求必當積日累年哀然成
書朱墨縱橫一皆手自謄錄不以假手於人也其自爲
序有曰聖賢語言深不得淺不得惟在不深不淺之間
推想當日說這句話時容貌爲喜爲怒矢口爲緩爲急
一一尋思得其言下神情書理卽在是如此體認卽聖
賢之警效如生雖同一理而必有切義卽此說書而一
切講義皆不能出其範圍矣自名曰約義其門人楊麒
退谷文集

序

十

六卷

生天石凱廢起兄弟爲校而梓之問序於予予與廢起
編纂殿廷因爲序其全書之大指如此讀者得是書而
貫穿之其亦可以無此是彼非參差互出之患矣夫

五經大全序

癸未甲申間予與劉梧岡張慎五讀書北山草堂謂五
經乃聖人明道治世之書其箋解義疏不博則見聞孤
陋而會通無繇不約則鮮所折衷而汜濫莫歸思欲彙
緝宋儒及諸家之說合訂一書以行世頃之予走都門
梧岡赴廣陵慎五棲遲里巷歲月飄忽十餘年來徒有
其志而未逮夫五經焚於秦而復出于漢箋注之家往
往間出傳易者西有丁孟京出東有荀觀焉鄭王注後
退谷文集

序

十二

六卷

出遂軼前徽詩分爲四中毛貫鄭建旄於前全何舒劉
疏義于後書有夏侯歐陽口授於漢時蔡舉費顧衍義
於隋代禮則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異註
以後南北分途皇熊爲最春秋以傳釋經或宗高亦或
祖丘明代伐異黨同備極攻守凡此諸儒皆高才雄邁震
爍千古蜚詞騁義聖道固賴以發明而支指駢拇古先
哲王之微言大義或因以晦蝕者亦復不少自考亭出
爲之正其疵謬晰其離異兼以諸家之言合者存之悖

者去之觸類旁通博徵遠引廣大則無所不收精微則無所不盡聖人之道湛然重光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故朱子五經大全一書乃聲韻之大鑄暗室之巨燦也坊人因歲久日深梨棗模糊復謀鋟板為書走京師乞予言以序之余惟人自存心制行出政安民細而動靜食息以訖於經天緯地必衷之五經始得其歸五經講義必折之朱子始得其正而又芻豢於諸家然後細大不遺表裏精粗悉備予言其復為是刻也乃郵囑梧岡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奉 勅擬周易折中序

朕惟開天明道賴有聖垂世行遠著為經六經之作皆以明道覺世而易之作獨先經義文周孔四聖人之闢揚先天後天之卦既明天道人事廣大悉備漢唐而下京焦之流說易者無慮數百家宋儒程頤著為易傳至朱熹更為本義易學固已燦然大行於世顧尚理者每遺數而言理尚數者又外理而說數傳習之久支分派別百家衆說皆託其途不早折衷使得其中何以契四聖之心源作萬世之準則乎蓋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易各不同究而言之程子復有程子之易朱子復有朱子之易見亦各異即諸儒所以說易者亦自各有諸儒之易夫易豈若是之多哉文王之易即不同於伏羲之易而其理其數要不得謂之不同也孔子之易即異於義文之易而其數其理要不得謂之果異也此其無待於折衷而自中者也若夫程之易傳多發明義理不主聖人設卦繫辭作為筮法

序

三

六卷

以前民用之本意已自不同於朱子之本義而諸儒之說源遠未分從程從朱主理主數畸重畸輕自非折而衷之以要於中其何以使說理者不遺數言數者不遺理而爲周易確然不易之論哉朕勤求治理早夜孜孜聽政之餘手不釋卷五經皆嘗卒業於易尤所究心爰開經局先修周易親定凡例經文之下首載程傳次載本義諸儒之說取其合者以次排纂而朕加折衷焉大要言理不遺數言數不遺理錄其瑜亦指其瑕取其畧退谷文集

序

十四

六卷

包杞菴易原就正序

易之爲書也非惟伏羲畫卦立象以盡意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皆卽象以取義卽孔子作十翼詳諱以觀象玩占爲訓而示其象於雷風山澤天地水火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又爲廣八卦傳以示象之無窮無盡則四聖人之於易皆未有不以象爲根柢者程子易傳兼言義理朱子注易歸之本義六十四卦彖辭三十八十四爻辭之注莫不曰其象如此則易之有象其爲學易者之所當盡心也蓋可知矣世儒溺於科舉之學而求工於文辭不復畱意於象雖其文中間着象字而其所以取是象之義皆略而不言順天包子杞菴爲科舉之學而獨肯究心於象謂卦爻辭之取象皆有所以取之之故不取之卦德卦象卦體卽取之卦變亦或取之中四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其言曰卦有正有變有錯有綜有約有互有宥正爲本卦變爲之卦錯爲三畫上卦加下卦綜爲反對一卦成兩卦宥爲六爻皆變之卦人知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言之而更謂卦中四爻自上而下爲互，自下而上爲約。此則人之所不言，兼此七者以求卦爻辭之象，不取之於彼，便取之於此。於是文周之繫辭取象，字字皆有來歷。象象皆有取義，而象學燦然其大明。惜乎著書於舉世，不言象之日，世亦無有知其書而宗之者，而徒然貴志以老也。方今聖天子默辨易理，研精象數，特命儒臣纂集成書，使有以此書進之黼座，備甲夜之觀覽者，或有取焉，未可知也。或疑其說多子朱子之所不言，而退谷文集

序

六

卷

關夫子誌序代

碑稱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無形與聲孰從而質之，其疑也孰啓之，其無疑也孰告之，以是知質鬼神者有所以質，諸鬼神者也。無所以質，諸鬼神者而徒乞靈於鬼神，以邀福而免禍，則是惠迪吉而逆亦不凶也。無是鬼神，先無是人矣。壯繆關夫子之靈之在人心者，極天際地，固不尊信嚴祀，冀以邀福而免禍，愚謂皆質鬼神而有疑者也。非質鬼神而無疑者也。質鬼神者不問其當爲與不當爲，欲有爲焉，則質之質，諸鬼神者必自審其當爲與不當爲，苟有爲焉，皆可質也。故有質問有質對。質問者問鬼神者也，以鬼神爲主者也。質對者對鬼神者也，以吾心爲主者也。夫吾之心而至於可以對鬼神，則其人可知矣。則鬼神之於其人，抑又可知矣。若司農遂寧張夫子，真其人也。余以麟經受知居門下，於今三十有六年，仰見我夫子居心制行，脩己治人，無一念不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真善事壯繆關夫子者也。又推

序

七

卷

其道作誌二冊爲一書以垂世而翼教使天下之人有所慕而爲善有所懲而不爲不善雖未必人人皆如我夫子之能質諸鬼神而無疑而彰善癉惡之義炳如日星是亦應自然之理昭然而不容辯確然而不可誣者也余自總角耶事不違朔望瞻拜途次弗輟夢寐中每每示警豈敢遽謂可以質諸鬼神而居心制行修已治人竊願效我遂寧夫子以期善事我壯繆夫子是則余之所早夜孜孜敬求不怠者夫

退谷文集

序

十八

六卷

潛室劄記序

世家易象賢難以文章世其家學掇巍科登顯仕吾見其人矣以理學世其家尊聞行知士得已吾民不失望吾未之見也見邑父母刁侯焉侯爲伊祁鄉賢蒙吉刁先生文孫以名進士膺特簡來治上元潔已愛民其治以正風俗興禮讓爲務未期月而利興弊剔疲俗一變士民交口神君往往及侯異政且窺其學問曰明體達用根柢不凡予時投老鍵戶不交當事一言不知其爲

退谷文集

序

九

六卷

蒙吉先生文孫也往予合訂四書大全語類或問廣證前賢語錄陸稼書呂晚村盛稱刁蒙吉先生隻詞片義重若球圖予固已藏之胸中矣侯從伊祁來得無是其苗裔乎已而侯以鄉飲酒禮賓予禮成賓主例不交一言問目侯于潛室劄記二卷視予曰此先祖未刻書四種之一也已刻不載予始知侯爲蒙吉先生文孫水有源木有本定不偶然退而雜誦稼書晚村盛稱語皆在焉如逢故人更遇新知連宵達曙不能去手口誦心維

此非經生家言徒用以取科第者也又非語言文字以口耳供講學而不主於躬行實踐者也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蕃變天德王道何以條貫修己治人何所持循皆布帛菽粟之言可以服食而依據正如橫渠先生作正蒙一一從夙興夜寐窮思極慮其精力久得來融釋脫落言言典訓薰蒸醞釀之久習與智長成若天性宜其根柢蟠固體用合一入爲慈孫出爲循吏世其家而象其賢無難也侯豈一世之人哉先生豈一世之人哉亟勸廣播用滌凡近侯其割枕秘付開雕嘉惠後學勿吝勿遲

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李錫徵先生文集序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者遷之父談也自言爲父奔走之僕矢口不忘其親以謂其學之所自出不可誣而司馬談顧無高文大冊之流布而可見於今者蓋遷之學卽談之學而史記一書遷成之遷不敢獨當之也則夫其父卽無專集以行世而善則歸之公曲折以迥其所自來况其父之高文大冊孤懸於世刃不力爲表章坐聽湮抑乎特心長力短剗刷末由天下之著書立說卓卓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知有何限也通江錫徵李先生爲今太史芝麓先生父生於蜀令於齊九年政成而不究其用所著有紅玉集續集杜林說杜諸書藏於家而世未之盡見也予從芝麓前輩後每見館閣試御試及諸大著作縱橫奧衍諸體皆備不名一家驚怖其言河漢而無極也暇時出其手錄先集得縱觀之始知其學之所自出雖其天賦奇姿亦薰隔漸漬有所稟承而致然如司馬氏父子濟美接踵而成一代

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之書也卽不必自有專集而善則歸親亦可其家學之源流况先生之高文大冊又如是之卓卓可傳乎芝麓先生身歿授餒而未果今祖學於同閭故世之傳其板行天下聞人士受其知遇感其公明請刊其之集天下之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自此而傳世行遠如史記一編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後之視今今之視昔前太史公與今太史公之父子濟美其得有二視乎哉

魏文孝年伯鄉賢序

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始之鹿鳴而來也原舉於鄉生而鄉舉之死而鄉祭之所必問諸鄉人者鄉之間見真真則難欺以偽鄉之耳目衆衆則難結其獨賢曰鄉鄉謂賢則賢矣然鄉曰賢不賢肯謂之賢哉縱其前人賢其後人又賢衰飾其言若行而賢之鄉之人莫與也鄉不曰賢不謂鄉賢矣若我文孝先生魏年伯之賢則真賢又鄉之所共賢也踪其賢內之在綱常倫紀之間而外更能育材成德鄉之人嘖嘖稱道歷久不衰雖位不稱其賢反不似世之居高位享盛名者求此於鄉人不可多得余與先生子陟菴爲鄉同年雅悉先生之賢而証諸其鄉人雖所疎遠不與其親聽者異辭而同然稱賢然則朝廷鄉賢之祀是鄉之所賢也旣不以其先世之賢而賢之又豈以其子之能家賢而始賢之哉噫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舍先生其誰與歸

黃子達修順義邑志序

代

麗士元非百里才謂其才餘於地而百里不足其驥足也然因此而簡棄一切以待夫倍蓰什伯于百里者而後加之意亦非循分稱職之常邑名百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號百里雖小亦必審其重輕緩急而大爲之所治邑如治家化民成俗務臻厥成非可如蓬廬之一宿暫息而不計其常且久也綽竹黃君子達初仕得順義雖畿輔近地而幅幘不廣羣謂不滿其才未足羈退谷文集

序

二四

六卷

予通家會語我子達讀書有本末多才藝銳意爲治此行必有可觀今果然矣因書此數語遺之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太原府誌序

代

國之有山川人物自古而然顧其與時消息恒代異而歲不同有事其土者必熟悉其建置沿革形勝之所據物產之所饒賢人君子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之所尚而鼓舞作興以爲治則郡之有誌所以承先善後而政教之所因以爲損益者也故畱心者必謹視其缺遺而以時修補之武進趙公弱冠成名進士世其家學初令太原以廉明勤慎聞於朝擢守太原太原左恒山右大河

退谷文集

序

六

卷

襟四塞控五原古稱用武之國而今天下之平亦已久矣太原公撫治此郡察吏安民政通人和五州二十縣之內熙熙如也則以暇訪求其山川人物與時消息之所以然視舊誌不勝缺遺則慨然曰不修且壞其何以承先而善後乎爰檄所屬各訪所知以進而公于自裁決之凡所特書大書不有關於禮樂刑政之大卽有係於人心風俗之微予時爲屬吏承乏交城每以公事謁事無鉅細公悉從容肆應仍手不釋卷今讀郡志條分

縷析形勝猶是物產猶是而賢人君子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之所登進其所以鼓舞而作興者既有以加於既往遂有以示於方來公之政教視以爲損益者皆在於此夫太原省會之區事務殷繁號稱難治公理繁郡而整暇及此則以公之才之學識其得於家學者實有史家三長故成此書自不覺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大同南畋太原亦應有誌聞公之風予亦將從事於此而未

退谷文集

序

七

卷

書之成實不能無嚮往云

歙縣嚴鎮右坊題名考序 代

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王道之行人才蔚起風俗淳美化恭隆矣而顧始於鄉鄉者里之積而天下之推也使天下之化而皆如一鄉則王道成矣三代之隆其設施常始於鄉死徙無出鄉而髦士出其中孝弟力田出其中賢良方正出其中非惟井田學校權輿於鄉亦以鄉之人聞見真風厲切可以漸劇成俗而礪世磨鈍卒起於此也歙之嚴鎮風稱禮義之鄉舊有兩坊相

退谷文集

序

六

六卷

望於里之東西東曰貢元科第爲左坊西曰賢良節孝爲右坊而各疏名於其下方蓋昔之君子樂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相與表章而風厲之以爲礪世磨鈍之具甚盛舉也顧左坊日加巍煥而右坊漸就傾圯原昔所以建置之義文章節孝既非有所軒輊則微顯闡幽自不忍坐看湮沒鄉中翰曹子浚原起而新之與鄉三老同志力圖經始八閏月告成舊列名者名賢文苑宦業武功隱逸儒行孝友義行質行節烈載百七十六人益

以三十三人則微邑乘詢者舊確乎有據而無徵者不與焉又爲援據事實訂爲右坊題名考於是東西兩坊屹然相向而右加詳蓋浚原不自以科甲題名於左坊爲榮而矧賢良節孝民焉不傳於後爲可惜卒使右坊與左并新俾一鄉之人材風俗照耀於郡邑而輝映於寰宇礪世磨鈍將在於此予嘗奉命視學江南本其山川風土山環水繞綴在萬山中而歙尤爲淳固民生不見外事相與近文章砥礪廉隅宜其人才風俗之美如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此使郡邑之廣天下之大到處有人留心名教振興大雅如歙之嚴鎮者於以助流德教茂登上理天下之化而皆如一鄉則王道成矣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於茲益信

王聖期鄉飲酒禮序

鄉飲酒禮禮於鄉之品望出衆者衆舉之以應公家之賓禮其意本以風鄉人而實藉鄉人以爲重蓋鄉人於其人習且久習則瑕不能掩久則瑜不可偽萃鄉人而衆舉之僉曰有瑜無瑕非某不足以當斯禮也則其人重矣其典因之而加重予壬申春有事於同郡江浦縣之石碇鎮於稠人中見聖期王先生而異之言語氣象類有道者詢於其鄉之耆碩僉曰是幼孤而能自立有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才而兼有守者也因縷述其行誼三十年來予頻往來於其鄉鄉之人士稱之者益衆或曰王君八歲失怙弟馨聞又少於君君事母孝兄弟友愛左提右挈白首無間家道之成由此或曰君平生好行陰陽事有困阨者輒出所有以周其急無德色亦不令人知或曰君立身行已皆有法度其治家嚴肅中有條理六十始舉子君課子暨姪朝夕不倦姪之翰游於庠有文名予之見績學可卜遠大或曰君雅意筆墨嘗受經於龔柴園得其

宗旨一時大江南北諸名家咸樂與之游其由來遠矣

或曰君晚年陶情山水去家二三里有園數畝樓臺池館悉備游息其中左圖右史茗椀爐香作天際真人想予往游其地美君之治生始勞終逸爲序其緣起顏之曰逸園或毛舉細行或侈稱軼事予不能悉記傾聽之餘歎君足迹不出其鄉而能令鄉人矜式若此何以得之忠信以爲基沉毅以有守遲久以爲驗故鄉之人見聞聞悅於心而出於口不期然而然其所稱道皆實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行也假令瑕瑜各半安能盡鄉之人公聽並觀之下極口不置若此哉歲丙申有司舉行鄉飲酒禮鄉人臚其行以請時延陵周公以分府攝縣事廉得其實上之所司而允行之君爲介賓觀者如堵咸以周公此舉爲得人予謂非王君不足以當周公之知非周公不足以知王君而非鄉人知王君於平昔亦無以應周公於一旦也夫而後知鄉飲酒禮本出於鄉人之口而鄉之人亦將由是而興起也予與君僅隔衣帶水亦鄉人也十年

弊濶故聞其事而樂道之是爲序

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王聖期逸園序

人生而負材幹固已爲造物之勞人而無容其暇逸矣
進則勞其職退則勞其業而遁於空虛安於頽惰彼其
視人倫日用之故可大可久之圖一切不以措意而唯
逸之是務究竟行有不慊於心事有不被於物三徑就
荒家計衰落其何能逸勞者之逸不然勞於身正已率
物用事僮僕可以共甘苦也勞於家仰事俯育宗族鄉
黨稱爲完人也有書可讀則勞於學有田可守則勞於
耕俯仰自足物我無爭間以其暇蒔花種竹穿池引泉
小築數楹可以娛暇日悅情話如此而逸共心安其事
裕勞而得逸是謂真逸孰與夫一於逸而終不逸者哉
聖則王君世居浦陽之石礮鎮環山帶水已爲幽人窟
宅復築小園於其居之東三里治家之暇時往游焉予
嘗至其地樓面小山門環大柳亭榭之外繞以庄屋瀆
江之許踞其名勝予爲顏之曰逸園蓋深有感於一於
逸者之必不能逸而勞者終享之也聖期於其業可不

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謂勞哉使進而勞其職夫猶是也而已得自暇逸予愧
束於職而歸休無所也往復念之於逸園不能無神往
云

郝嘯初集序

士大夫之以詩古文集名於時而傳誦於世者多既貴
之後撫時應事之作非惟悔其少作聽其散軼亦日力
所限其前事於所業有所不暇及而其後乃以仕之既
優而稍稍爲之遂得工也而兼人之稟力餘於所習則
又不待其既貴而始工之雋巖張公仕於吾鄉之縣郡
幾年所矣人顧多傳其未仕時郝嘯山房文集何歟鵠
巖承累世家學又具絕人之稟方其坐郝嘯左圖右史
退谷文集

牙籤萬軸雄視百代興酣落筆纂言居要論事鉤元賦
體物而瀏亮詩連類以芊綿高朋滿座斗酒百篇戶外
屢滿人人飮奇字以去凡可以陶寫性情關乎體要者
深切著明無不爲也無不工也蓋當其攻帖括應制科
無書不讀有作必工南陽抱膝之年彭澤登車之嘯早
已著作等身不待其既貴撫時應事始造次爲之以求
工矣况生陽春白雪之鄉仕白嶽黃山之地拙思濡毫
實有江山之助固宜篋衍所貯富有日新倍蓰於郝嘯

初刻也。鵠巖當移守大郡，引見來都，予解其家，益得見所未見，願出其所藏，盡付開雕，併既賞之作而流布之。與郝齋初刻後先輝映，不俾當世有不窺全豹之歎，顧不偉歟。

郝齋二集序

經世之才，必本所學。所學不能窺其涯際，而所受以爲用於天下者，未必一發即能盡其藏也。然所流露於事爲毫素之間者，一職一官，元元本本，必隨所受而發見焉。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始予讀郝齋初集，鵠巖張公祖未仕時所作，吾不能窺其學之涯際，就其中所有探之，天人性命之微，禮樂制度之奧，與夫一名一物一酬酢，可歌可考之見於所作者，無不有以盡其態而極其妍。非夫學有原本而安能若是然？當是時，抱膝微吟，澹澹自恣，以適已於經世之事，未之有屬也。才我所自具，而所以位置此才者，未卜世之需我將大用之而蘄大效乎抑姑以小試之而觀其小效也。繼吾讀郝齋二集，則鵠巖仕於吾隣郡時任內所作，以視初集，不過十之一。初集其全豹二集其一斑也，非以其卷帙之多少分其全與一，謂以鵠巖之學之才，使得盡展其用如初集之所醞釀，其所發見流露必不止於此，徒以貳守一官。

位既不滿其才而又馳驅於齊魯燕趙董治漕運不得
安於本任也然而鵠巖之才如宏鍾然大叩之固大鳴
而小叩之亦未嘗不小鳴二集所發明多在漕務自初
受符及竣事十閱月往反七千里目之所經身之所歷
凡夫漕渠之建置漕運之利弊一一清其源而導其流
而憲今弔昔前人之勝蹟過輒流連往往有作而清夜
懷人舟居雜咏無不與此役相爲終始以鵠巖之學之
才使所任有大於此者其所發明流露必不止於此此
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吾所以謂爲初集之一斑而鵠巖之全豹尚未之能窺
也然鵠巖以循良異等方當專守大郡由此而監司執
政每歷一官吾知元元本本於職守各有所發明如此
集者必不一而足願卽以此集爲體例一官各一集以
事彙其文如事文類聚之法則不必如韓昌黎杜少陵
集之編年而年在其中事在其中卽其學其才之發揮
流露日新而月異者亦無往而不悉備於其中也爲書
此於二集之端以爲繼自今後集之發凡起例可乎

郝嘯詩集序

書言事詩言志而六義之賦亦復敷陳其事而直言之
而詩之體卒不同於書者賦不離夫比與興非判比與
興賦而一之也故三百篇有比而賦有興而賦有興而
賦又比吾讀郝嘯詩二集皆鵠巖貳徽郡任內所爲自
始至至升任悉皆言事之作而觸景寓物有性情焉是
卽比興之所寄而咀之不盡其旨者也善讀者得其言
外之意謂之詩以道性情可也不然徒以爲善言其事
退谷文集

序

三

六卷

卽以之爲詩史也亦可

種瑤草文集序

以文榮世易使文傳世難或難於其易而抑塞不平何渠不若彼取科第如寄此若登天或易於其難奇於遇而豐於才煙雲觸手輾後凌前豈知榮世之不難而傳世之不易乎蓋其所謂榮者或以時命得之文不稱實不轉眼底堪覆瓿而心血歷碌照映千秋者無一有也榮者多不傳而傳不藉榮苟有可傳必不徒然自昔文集之推後大傳者廊廟山林皆有之杜甫布衣劉蕡下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第不必定以科名重也顧我之文可傳石耳江陵沈潛溪外翰著述等身而投閒置散位不滿其才抑塞磊落無聊不平宜必有之吾謂潛溪之能以古文鳴未必不在於此假使潛溪少壯得志取世榮名數歷中外則將瘁於其職家乘藏書卽須度置而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不得托於楮墨以寫其或歌或嘯之情問字之屢雖滿勢不暇人酬其所欲得而饜飮以去也唯其投閒置散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先人之遺書手澤猶新五畝之園

居結構斯在庭槐堪怡石丈可侶風雨晦冥皆丹鉛研悅之時也花晨月夕皆敬業樂羣之日也知張旭之書抑塞磊落無聊不平一切可歌可嘯無不於其古文發之唯其然而深造自得著作日以富久而成集卷帙纍纍目擊開雕時一檢閱心血歷碌照映千秋用自怡悅用持贈君不令知我者有不窺全豹之歎尚安取夫風塵之吏牛馬之走文不稱實不轉眼而祇堪覆瓿者哉以此言之榮者不必傳傳者不必榮潛溪官外翰四年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輒以養繼母求歸年未滿甲諸子皆命中才榮世之業悉以委之而一意以古文傳世由此再二三十年與年更進老筆橫秋枝葉刊落其信今傳後又何如也予雖老尚能見之

種瑤草詩集序

詩三百篇不出一人之手清廟明堂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其他賢人君子憂時憫俗之言武夫女子感遇懷人之什不名一體假令必以一人之手擅諸體之場古之人有不能兼者後人以一手爲之如優伶演劇種種脚色面孔身材齒牙喉吻各各不同盡以屬之一人而責其皆肖難矣抑亦竟有肖者有所以肖亦云得其性情而已古詩三千刪存三百莊叟具眼直蔽之以道性情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三字苟能道其性情無施不可望洋向若不見水端一匙一勺未嘗非水侵雲插漢山從面起一麓一丘何必非山哉唐人傑作情不孤起對境乃生且夫境何定之有憂樂慮歎變態淫佚情不一情境不一境欲以一人之身盡天下之境之情而遍歷之盡以發於詩而求工天下無是人則亦無是詩故夫詩亦各隨其人之境各據其境之情總以道其性情而已潛溪沈外翰性情醇厚蕭洒境之所處非朝非市亦仕亦隱而人倫物則情

不能不同則亦隨其所值或勞或歌盡以發之於詩是卽所謂情不孤起對境乃生者也故其詩皆見性情而各體皆真非謂其以一人一手備諸人之長也古之人一人所不能兼者而固欲其兼之也一匙一勺未嘗非水一麓一丘何必非山亦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司馬子長於漆園文謂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吾於潛溪之詩亦云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薛文清詩集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以之爲學者往往名同而實異
非惟理學之外有岐趨抑亦理學之中常有不能以一
致者非其理有殊其所見有互異也理學莫盛於宋周
程張朱通相發明斯道煥然如日中天然當其時程子
之門人游楊呂氏之徒承其師說而傳達之印不能不
謬乎其指以自蹈於空虛無用之地而陸子靜專尊德
性排斥問學承其學者輒流入於狂禪而不自知向非
朱子起而明辨之理學幾何而不晦蝕消亡也明儒揚
子靜之餘波白沙金谿大張厥幟天下從之而靡而薛
文清公出於國初道一風同之世尊聞行知粹然一軌
於正今觀其讀書錄敬軒集稟承程朱質實諦當無一
語可爲陽儒陰釋之流口實者竊謂先生實一代理學
之宗有大醇無小疵非有明中葉諸儒所可頡頏也乙
酉秋遇先生裔孫篤生於京邸相與道先生之嘉言懿
行因得更見所爲從政名言手訂詩稿篤生問序於予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退谷文集

序

四

六卷

予謂先生功業載在史乘世多知之不具論論其理學
實爲程朱嫡派非支流餘裔可比因爲之序而歸之鳴
呼明儒而盡若先生也其何至有陽儒陰釋之患也夫

徐親家詩序

詩人言詩調有別才夫詩安得有別才亦謂非詩人必
不有詩耳果詩人也不關才不關學必有一段溫柔敦
厚之致其光景常流露於聲色臭味之外而字櫛句比
者恒失之吾叔坦徐子蘊六尊甫某先生真詩人也且
無論其通天地人之故胸羅萬卷下筆有神卽其胸次
高朗光風霽月有天地萬物悠然在宥之意真詩人也
以詩人而爲詩必非餽餽掇拾不見古人大意而漫然
退谷文集 序 六卷

爲之者今其詩具在皆可見也大者地負海涵小者鳶
飛魚躍皆有一段光景閃爍於篇章筆墨之外不可掩
抑迫而求之不得也默而喻之可思而不可言先生之
詩真詩人之詩也而豈別才之謂哉修五蘊六兄弟刻
其遺稿旣成爲序其大致以行於世而藏於家

盧橘堂詩鈔序

種秫爲酒採花爲蜜皆名曰釀釀之爲言融也化也渣
滓盡而清虛來不見秫與花而精華斯在然則秫與花
釀之材也酒與蜜釀之成也不疾不徐有數焉存於其
間則釀之節度也維人於詩也亦然無其材不可釀百
城四庫其詩之材乎徒有材不爲釀融釋脫落其詩之
成乎歷歲經時加膏希光其詩之節度乎予交劉子梧
岡五十年矣其於詩也從詩得詩亦不從詩得詩其從
退谷文集 序 六卷

詩得詩則取材三百漢魏三唐四朝之詩以爲釀其不
從詩得詩則取材六經諸史諸子百家之書以爲釀探
微索眇含英咀華夫而後釀之爲體製而體製以備釀
之爲性情而性情以和情不孤起對境忽生凡有所作
造景以情融情入景是梧岡之詩非今詩人之所爲詩
併非古人之詩不名一家自成一家讀之如飲醇醪不
覺自醉餽糟啜醢完穀不化無有也是釀之而成酒者
也如嗽蜂糖芳香溢口落英繽紛牽枝帶葉無有也是

釀之而成蜜者也老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其自咏云讀
書破萬卷破之謂其釀之謂歟

清溪垂釣圖序

清溪垂釣卷蘭陵蕭君爲清溪里菴堂郭先生作也不
必肖其形不必實有其事意之所至苟有見焉則用
以寄其意而已先生何意觀其手把素書同志披覽意
殊不在魚把竿垂綸小奚自爲不必主人之所驅使則
先生亦聽之若有意若無意之間已耳使其意果在得
魚則夫任公子之釣鰲雖釣海可也奚有於清溪之一
曲况水至清則無魚清溪發源從石罅中潺潺而出匯
而爲溪卽有所產亦纖鱗細介奚足當先生之一釣且
其意不在釣釣有釣有餌類機械變詐故夫釣名釣譽
釣位釣國皆名曰釣先生之所不爲海且不釣奚有於
清溪一曲之釣然則磻溪之釣此物此志也吾故謂先
生之於釣在有意無意之間也

杜巷掌餘序

深造以道道者深造之方也故深造必有方以讀書為
深造則讀書亦必有方蘇長公讀史天文地理禮樂制
度一讀過之則止及其一再往讀之然後更及其一不
凌不雜主一無適故其著作論事必鈎其玄體物各探
其奧是亦其讀書之方也江陵徐子某於書無所不讀
而讀各有其方觀其所著杜巷掌餘條分縷析分為十
部邇原正誤論文辨物參同撮異取鑑志警析要存商
退谷文集 序 六卷
按部就班絲牽繩貫此豈其讀書之始一往過之輒已
如此貫穿亦由讀之有方先綱後目水滴繩穿曾萃不
已而後貫穿至於如此亦猶長公之天文地理禮樂制
度各作一番專求之無玩無躁安意肆志忘寢食以思
之積歲月以永之購藏書以益之而後至於如此其貫
穿也近時長洲顧寧人先生日知錄所疑所訂多前人
所未嘗道與此集畧相似天地之大古今之遠不可謂
讀書有方如長公其人者之必不數數見也予同門徐

辨洲年兄謁邇來都極口此書為之問序於予因為書
此道之或曰世不乏類書見今秘府集海內英者修大
類書克棟不能皮其卷帙杜巷掌餘是亦此書之類也
予曰不然採花釀蜜採非一蜂是類書之類也續腋為
裘續成一手是非類書之類而日知錄杜巷掌餘之書
之類也此徐子之讀書深造以道者也

香城居士詩序

吾老友梧岡劉先生與濟南田香城先生論詩於金陵旅次紅燭達曙罄談甘苦所語淵微非今詩人之所曾聞梧岡傾倒贈句云清吟落落寄情微風雅而今識所歸紅燭欣同燒兩夜令人忘却謝玄暉手其近作各體詩數卷歸以視予曰此先生七十以後詩也高簡淡遠可思不可言予惟程子謂淡的文字如何可學詩亦然先生繼漁洋司寇與山鹽司農伯仲間先後以詩教鼓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代周智菴回序

己丑春予以事留京師上元黃退思以公車來同旅寓相善也已而退思成進士得館選以退思才名在四方固宜早遇而遲久後發不無遲暮之感或曰是亦幸耳其大父葬沙磧中水蟻侵蝕非退思勇決刻鵠擇善地而藏之事有不忍言者尚何遇合之有予聞而異之與退思言良有之予以先人窀穸故留意於此退思數為予言巒頭理氣水法之秘今年春仲旅舍無事縱談及此退思聚米於案為予指畫石嘴新阡辭樓下殿開帳過峽束氣結穴及官鬼禽曜之所以然予聞之有得於心先定其方位聚精會神為寫此幅其南為橫山是其祖山東北行為雲臺山摩旗山北距鍾山百里摩旗是其少祖中抽一脉兩水夾送蟠踞二十里雲臺枝脚周匝於外脉始於亥轉庚酉辛再轉亥艮氣入首左落結穴穴前受右倒壬子坤申生旺水出辰方水口所謂辛壬會而聚辰四大局之一也穴有二暈上葬退思大父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母伯叔謝焉下葬退思繼配馬而虛其左以有待退思
喜其肖謂予曰此百世之思也予曰善矣而未也鍾山
淮水名勝甲天下入局分兩幹南幹由橫山起雲臺山
吉山祖堂牛首赴雨花臺蜿蜒百里與北幹鍾阜對照
南北枝脚互糾中成秦淮金陵城踞其上予嘗游其地
得其條理并爲子寫之是亦橫山摩旗之所歸宿與石
嘴掩映成趣者也圖成書此以誌緣起時康熙庚寅仲
春茂苑某書於長安旅次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曹節武印章序

古六書所謂象形會意指事假借轉注諧聲者始於雲
書鳥跡而成於蒼頡之篆自大篆變而爲小篆由是而
隸而草而行而眞字凡幾變以迄於今而六書之體製
屢變而必不可易故說文必從篆爲說而彙篇集韻玉
篇字彙正字通等書以至內府新定康熙字典皆雜載
篆文謂篆乃字之上祖六書皆起於篆不由是而盡心
焉則字不得其根柢字學亦苟焉而已顧人樂簡易鮮
克究心載筆之士其所及知者惟名姓氏之篆刻是其
所必用不過數字數十字而止他皆茫昧勾嶮之碑石
鼓之文不能成句讀而况能辨其工與拙乎曹子節武
讀書之暇雅好金石遺文上遡六書作字之始旁撿百
家體質之異而尤醉心於篆不惟口誦心維而更能手
治之諸所稱玉柱鐵線銀痕枯樹一一皆有規矩而刀
法具焉當其避俗摹古取辨於毫釐收放煩簡肥瘠之
間自不知者視之若無以大異於人而雅鄭判若霄壤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者得於心而應於手節武知之人不能喻也同知雕蟲
篆刻小視之則壯夫不爲而大視之非深心篤學之士
沉酣於六籍而默會於六書尚不能知其然而暇及其
所以然哉節武方攻制舉業由是心而用之剝形去皮
原原本本吾不能測其所至矣

馬氏宗譜序

家有譜猶國有史譜失其次上無以明祖功宗德下無
以示幼子童孫匪細故也滇南馬氏之有譜且無遠舉
明初以土官効順歷有軍功遂膺世職入 本朝又以
輅輓功繼世職蓋十有三世四五百年振振繩繩簪纓
不絕以至於今也况推而上之自馬服君以爵得姓於
趙歷漢唐宋元金以迄於明代有偉人乎夫樂御之子
降在皂隸白屋之產亦有公卿盛衰豈必有常而不有
譜以載其世系則惘惘於其所自來抑吾又見貴盛之
家不一再傳淪於賤簡往往羞稱其宗祖或不知其爲
貴盛之裔與流民奴隸同然一視而馬氏簪纓不絕垂
數百年十數世雖其祖功宗德源遠流長抑明譜牒重
家乘俾後世子若孫可考而知其所自來自重而不敢
自輕以遺宗祖蓋且思振拔以繩祖武而更光大之則
譜之力也作譜者誰十一世孫晉劍其端而瑤章繼之
瑤章名翰馬氏之十二世孫與予交故重其事而爲之
書

譚氏族譜序

族譜之設由來舊矣揆其所以然之故上以尊祖敬宗下以敦本睦族垂裕於無窮也故非世家大家不有譜世家大家而中微或更兵燹亦不有譜賢子孫起而立或從而修之遠者追及數世又或推及始遷之祖而止其得姓受氏分枝衍派勢不能詳顧其意皆以尊祖敬宗敦本睦族垂緒裕後爲念非預有所希冀規避其間以爲異日子孫地也如譚氏之在山海其得姓受氏遠出春秋譚園渺不可稽又經兵燹卽由諸城遷山海之系亦以譜失無稽止有宗派位次一單閱今九世孫名毓瑚者起而成之其意皆以尊祖敬宗敦本睦族垂緒裕後爲念非預有所規避以爲異日子孫地也然賴此譜而官籍不失其舊軍籍不得而混亦使後世得以各安其業非細故也有明初譚氏始遷之祖諱雲以昭信校尉世職駐防山海世爲官籍逮明之季有自官籍而投軍伍者始有軍籍又以軍籍乏嗣官籍子不忍其無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後起而嗣之則且混官籍爲軍籍然此其一支耳全譜共在一一可稽終不可以官籍爲軍籍也此豈有所規避爲異日子孫計哉假令山海譚氏仕宦綿延卽有封拜宜世其傳者出乎其中必按譜考系以正枝正派應襲者承而襲之亦非預有所希冀也爲譚氏後者亦以前人尊祖敬宗敦本睦族垂緒裕後之心爲心而以時修之他無問焉可也

退谷文集

序

五

六卷

陳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承先所以敦本啓後期以收族墓重矣哉顧不敦本無以收族而不收族亦無以敦本則與其詳於前而畧於後毋寧詳於後而畧於前况名山大川尚是開闢時物五音庶姓盡是明德後裔黃帝之子四十得姓受氏者十有四人其後或以封或以地或氏其王父之字因以爲姓源遠而末益分原其初皆一姓也卽如陳之得姓備周三恪爲舜苗裔以國爲姓原其初一姓退谷文集

序

卒

六卷

耳歷秦漢唐宋元明以迄於今源遠末分傳人接踵史不勝書假令當其前支分派別各著爲譜以時修補蒼萃成書不罹兵火絕無散失則卽陳之一姓其譜絲毫繩貫既詳於今亦不畧於古豈不燦然明備成譜牒大觀而勢不能則有畱心家乘者於此撫時增慨不及今就其所知所見筆之於簡以承先而啓後則畧於古者終於不得詳而詳於今者終歸於畧此陳子嘉猷惟良氏陳氏族譜之所由作也惟良仁孝性成承王父訓調

敦本須收族而收族正所以敦本也爰書有明始遷金陵之祖爲一世祖由一世二世至九世源流派系併所見聞坵墓作十圖爲今譜蓋其詳哉而前譜之始東漢文範公繼宋景山公者今散佚無稽寧侯緝考不敢妄下一字又何畧也遙遙華胄既不撫拾於前微墊墊孫曾併欲嗣編於繼起畧其所不得不畧詳其所不可不詳家法整肅法戒嚴明一展卷而仁孝之思盎然欲流嗟乎富貴而名磨滅不轉眼而坵墟雲封埋沒於荒煙蔓草之間夷族屬於路人比反眼若不相識者何可勝道聞惟良之風其亦可感發而興起矣夫

退谷文集

序

六

六卷

劉雨平影堂序

君子之思其親也思其音容思其嗜好思成而後祭思成者言其無形成形無象成象皆其思之所結而成者故曰懷乎如見愾乎如聞周旋出戶如聞其太息之聲後世影堂之設不成於思而成於影影始以寄其所思乎然與其無思而有影不若無影而有思劉君雨平之思其親也思其音容既不可得思其嗜好又不可追蓋其尊而蓬六公之令桃源而卒於官履任方期年嗣子退谷文集 序 六卷

甫九歲距今忽忽數十年雨平悽愴霜露之下縈繞夢魂之中未嘗不思思之而不可見見之而不能成欲求如古人之思成而後祭以少伸其洋洋如在之誠其何可得哉世無工畫者卽有寫生妙手其能爲無形之形無象之象以慰雨平之思於萬一乎然吾謂與其無思有影不若無影有思者重雨平之能思也旣已能思卽影亦可不設謂其辭親雖當勿稱或可於恍惚中依約其一二彷彿其百一以寄其無可如何之感而後世子

若孫有不能者見與不見殊也歲時伏臘之祭其何以爲思成之藉乎哉畫木主而施其限用以代影以寄其思以永後世子若孫之思也君子於是畧其影而詳其思併以告世之徒影而不思者

退谷文集

序

六卷

吳母守貞序

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雖其所嘗身歷而曾不自知其
艱且難也然而創深痛鉅當是時幾不自有其生旣而
履險如夷洊至保世滋大旁觀者但美其豫順和樂而
不知其艱難至於如此其極也易之節曰苦節又曰甘
節其甘其苦人得而見之人不得而知之從古忠臣義
士保身濟君莫不皆然而出於女子尤爲不易同里吳
弘先母孺人育之於七齡穉弱之時以慈母而代嚴父

退谷文集

序

卷

六卷

迄今成立克以有寧寧此痛定之時也回思三十年前
燈寒月白絡緯中宵不自知其力之勞也壘鹽畫荻火
熊和膽不自知其心之苦也門衰祚薄光大爲難不自
知其望之奢也當是時痛深創鉅幾不自有其生蓋母
是時年未三十早稱永亡人先世之儲蓄千金散盡以
一女子支左屈右而撫一孤子一息女豈不大難卒之
女配男婚徒以有母也生計日就徒以有母也非母孰
與王于於成非母孰與克家於裕然則今日之承顏樂

志備極色養之誠雖弘先之孝思不置亦母力之勞心
之苦望之奢天將昌大其門以報之而先之以此也此
豈當痛之時之所敢知哉而亦旣痛定矣人第美其母
子之間豫順和樂而不知其艱難之極履險如夷洊至
於保世滋大而不自知也已然則由前觀之苦節也幾
於不可貞由後觀之又甘節也女子之正也表而出之
以告世之守節而惟恐其無濟者

退谷文集

序

卷

六卷

天玉經註序

唐人楊筠松精於地理稱郭景純後一人所著撼龍經疑龍經黃囊經倒杖皆行於世而世本絕不及其天玉經或疑其偽作予讀而珍之推爲水法之大全蓋啓青囊之鑰倒景純之篋盡出其秘以示人而惜乎人之都不知讀不能讀也能讀之者止元一劉秉忠而不無岐解近時稍稍見刊本世猶以不能讀而束之高閣地理苟不廢水法應有傳舍此書其誰與問津哉苦其書無

退谷文集

序

突

六卷

其五十四說另有刊本此不載

穴法分受序

龍穴砂水地理家言極力推闡似若無遺而穴法多講抑若微茫之別尚待條分縷析者非龍砂水之詳而於穴獨畧也又非不披肝瀝膽以相示而喻言十九則曰吾於此有畏心焉懼洩天機之秘收函石室之幽謝和卿言之矣畀之匪人天神共怒劉秉忠亦云當其造化在胸取於心而注於手何嘗不傾囊倒篋以相畀而出之而不盡有畏心焉則二子所云必非無故予非敢不畏其所畏而又若不妨盡言者言之而聽者誰也孔孟程朱之言遍天下言之者愈詳行之者益寡况於地理苟非堊埋急而相求誰爲寓目則卽盡意言之亦言其所言誰爲爲之執令聽之今有物焉爲鬼神所秘惜而不輕以畀人卽有人焉指而示之而言之而不專其聽聽之而不用其說用之而不盡其藏則其不輕以畀人者終不以人之有言而遂以畀之也當機臨事百變相撓終有物焉以敗之則其權仍操自鬼神何嘗遽以人

退谷文集

序

卷

六卷

事奪天工真若所云改天命奪神工者哉惟夫積善餘慶之家聞言若契得策輒行夫既云積善之家矣天機何秘天神何怒哉然予之盡言又非能自爲言亦言昔人之所已言不過爲之條分縷析而已而穴法多端微茫各別已無餘蘊矣 其十說另有刊本此不載

受業塔陳繩武次伏校

退谷文集 序

六

七

退谷文集 序二

序目

明文商序

重訂舉業筌蹄序

今文商序

歷科墨卷商序

八科程墨商序

歷科考卷商序

退谷文集 序目

歷科考卷商後集序

辛未房書大題商序

癸酉鄉墨商序

癸酉行書小題商序

甲戌房書大題商序

甲戌房書小題商序

甲戌直省考卷商序

酉戌會墨商序

七卷

丙子鄉墨商序

丙子小題商序

已卯鄉墨商序

退谷文集

序目

七卷

退谷文集 序二

明文商序

退谷黃 越際飛著

退谷文集

序

七卷

取士之必先以時文也調將以收實學之用也然而時
文者所以流露其實學豈卽以學時文爲實學耶前輩
之爲時文也多讀書細研理臨文構菰多自其心得
者傳寫之非以經營聲調掉弄恣態轉轉相因而已也
今則專就時文學時文甫事咕嚕早已爲之四書本經
未究其義而志之所向口之所誦目之所營手之所披
非時文莫以也調將以弋科名非此莫獲此外皆不忌
之書無以爲也其時命偶者幸而獲雋以去而不然者
考牘未已闈墨又至闈墨未已房行又至一科未已一
科又至淬心劇志窮年穿蠹於時文而莫敢暫釋彼卽
雅以時文自負亦必竊疑其中猶有所未究也噫夫誠
有所未究也使其果已究之則何不以其穿蠹時文之
日力浸淫經史貫穿理學則其於時文將益工而何爲

乎其莫之能脫也彼其所以自疑誠是也今或告之以
亟攻原本彼方皇皇汲汲於時文之未究而益穿蠹於
所謂考牘閭墨房行者以益窮之仰何暇經史之治而
理學之求哉則欲照前人讀書分日課程絕意時文先
治其所以爲時文者既時過而有所不及爲而但於時
文學時文專治而欲精之抑又有所不能精則莫若仍
以時文藥之俾其於時文先知所程式用力少而程功
多也而後得有餘力補讀生平所願讀之書與未讀之

退谷文集

序

二

七卷

書且夫時文之有程式也不自今始矣有一題自有一
題天然之局有一局自有一局不易之法上者因之其
次從而變之變而不違其正猶因之也今將自其近者
做之變而益變江河之下莫究其源莫若仍自有明作
者中求之正體如何變體如何豈其無獨出之心思可
以凌跨前人者而變化不離于宗乃可以變而不失其
正今誠約畧其題之體又就其體約畧其文之法得若
千篇畢委心力可以計日卒事則臨文搆菰胸中已自

有程式而又以其日力之三熟復玩味於所已肄力之
時文而以其七浸淫經史貫穿理學則於其所以爲時
文者當益益深益厚而後其所流露於時文者將不患其
不工此所謂急治其標徐治其本者也易齋與履安憫
時文之多而莫究其指歸也爲約明文五百首體既備
矣法亦具焉余獲與從事信其用力少而程功多也則
此編也固願天下不讀時文之書非以讀時文爲讀書
之書也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重訂舉業筌蹄序

忘履足之適也忘帶要之適也不忘不可以適然余謂不不忘不可以忘方人之束帶結履意非不屬於帶與履而幾幾乎其漸於忘其必於帶於履無有不適也其稍有不適其必於帶於履極不能忘也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方其未得其何能忘九我李先生之以筌蹄名其所著舉業書也蓋言文之體文之訣文之品總之言文之法也言文之法而欲其由不忘以漸至於忘也好奇

退谷文集

序

四

七卷

者苦其束縛不得馳驟謂文直汪洋自恣以適已終不乞靈糟粕嗚呼此制義至今日之所以極似恢張而卒不免詭異之歸也何也法不存也夫古文有古文之法時文有時文之法世每好言以古文爲時文而托之於震川先生謂先生亦爾夫先生豈不爾哉顧其制義氣則古文之氣法猶時文之法雖較之守溪荆川源流一變而於其法曾不毫毛異也且守溪荆川於古文何如哉今觀其古文縱橫與行不受羈勒及爲制義則屏息

退谷文集

序

五

七卷

休志於尺度不敢稍有踰越彼非奇於古文而不奇於今文也顧以爲時文有語氣有方幅如爲人寫照一筆不肯則全體無當震川之於時文也亦然先生雖以時文爲古文而時文之法具在時賢欲以古文爲時文而時文之法不存嗚呼此制義至今日之所以極似恢張而卒不免詭異之歸也余曩於鄉里商畧與天下商訂體製其說率本之先正而時叅之陸稼書先生之一隅集顧獨未見九我先生之所爲舉業筌蹄者同里張子端岑數數爲予言未之見也甲戌仲秋從端岑受而讀之喜余說之不背於先生又多余之所已言與余之所欲言也竊念今日文體所急無要於是書者因與端岑稍加詮釋授之攻木氏謂與其以時人言先正之法無如以先正言先正法之爲新且切也以後人言先人之法而人不信以前人言前人之法而人不疑此書初列文體雖止二十三體而四子書無不備之題矣次標文訣雖止二十六訣而凡行文之訣無不備諸所具之文

矣然後酌之以文品而高下判焉學時文者自初學以至卒業無時不可學無人不宜學其初規撫倣倣雖若刻心鉅志極於不適然苟約束其中久而不忘亦久而能忘如是之於履無不適也受之於帶無不適也而魚符矣而更得矣雖直以此書爲舉業之筌蹄何不可也此余之所以謂不忘不可以忘者也

今文商序

余於時文法律墨守先民卽有變通不離故方襲侍遂寧夫子謂撫浙時曾見越選本持法甚嚴然亦宜濟以合變江之發源僅可濫觴及其下也方舟不能濟而欲如其始之僅可濫觴不得矣越謹受教退而縱觀當世之文未嘗不驚其浩衍無際也然於其中亦時復有所厭薄謂其蕩軼規矩於先民法律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歸也比與易齋集有明三百年來制義擇其尤者標其法律與題相附而發之所以然訂爲明文商行世則亦旣信於世矣卽其中亦載萬曆末及啓禎朝諸公才氣發越之作然於先正合者存其什一猶是墨守先民之意也後侍澄陽夫子諸所論定動以繩墨爲準而亦未嘗不多所變通最後入成均侍樹峯孫夫子畱耕魯夫子論以榮世而後得以傳世亦欲越之濟以變通猶兩張夫子意也越育于心久而未喻厥旨逮入壬午北闈得而復失僅落副車而始尋求其所以不遇之故

則恍然曰諸夫子之所以欲越知所變通者豈欲其蕩
軼規矩如俗下泛駕之文云爾哉亦欲其更潤澤焉更
發皇焉運化先正之方幅而股加長而氣加昌而理加
詳而議加暢於先民之尚未開鑒者闢其新於時賢之
未過前人者擷其秀鏘鑄今昔成一家言其於先正之
法律本不欲其少變於前也因是於明文商之後更訂
爲今文商其於法猶是也而其所以運法不盡猶是也
如江之下方舟不得濟而其自源而流沂流溯源未始
退谷文集

序

八

七卷

不與始之僅可濫觴者同一淵泉也用以自鏡兼以遺
天下之壘守先民不知合變如予者庶幾乎不失諸夫
子裁成激厲之雅意而天下之讀是集者亦可以鑒予
知所從事矣夫

歷科舉卷商序

余惟帖括一道上所以取士士所以進身皆在於此舉
卷者尤其用之而既效者也未效者之所程式將在于
此顧自 本朝設科取士歷二十餘科爲文既多取舍
互異其程式固有不能盡一者合計鄉會主司凡數百
人而同考又十倍過之其性情好尚已自不齊則其所
取錄之文千態萬狀其不能同然一律示天下步趨者
以較然之路固無足異好事者起而論定之刊布之數
退谷文集

序

九

七卷

十年來無慮數十百家卑卑者置不足道其有細心研
辨爲作者推求理體理必印合朱子稍異同焉不曲宥
也體必脫胎白文稍離析焉不苟恕也如是者足示天
下以趨避之路矣顧以取舍之嚴世多不好卽有好奇
多求見其書且不見之安從而信之從之舍此而別走
一路別講一法其來雖派別先輩顧又以主張太過奉
之者舍正大之途而自入于荆棘之路近者亦稍稍覺
其傷巧而不可以久矣而趨避之確不可易者猶未灼

然正以示之鵠也余自庚午辛未與故友鄭宣成論定鄉會墨卷歷癸酉甲戌丙子巳卯庚辰壬午癸未於鄉會墨皆有所論次世之人頗知好之余滋愧矣余豈有所媿以悅世者耶余自維稟承朱子以求脗合於白文未嘗不視此以爲取舍而好與不好異於滋愧矣去年秋冬無事益以前十數科得合 本朝鄉會墨而論次之期於印合朱子脫胎白文而止前所見之非不取也人所見之是無取異也聖賢之神理如是帖括之程式將在於此舍此固無以爲鵠者

退谷文集

序

十

七卷

八科程墨商序

投老無事痲痺未忘念向有本朝歷科程墨商行世乙酉丙戌後闕如選暇補錄以今年首春從事四月成七科閱月得癸卯新科墨亟爲編入得成八科全璧或叩以所以選錄之意曰予始操觚爲此事輒持理法筆三字爲準的調理以主之法以運之筆以達之三者合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大小數十選持此不易天下之事於此以祈遇知於當世亦未有以此三言爲可不然者顧亦有不盡然者其故何也猶是理而完穀不化越宿之物不可以餉過客也猶是法而有法無文肌理不必細膩而骨肉不能停勻也猶是筆不及者束於繩墨而氣不揚過者傷於鑿枘而神不恬也此其故何也伏而思之非此三言之猶有少誤而工拙相萬失得相貿則熟與不熟之分而功夫之必不可以猝辦也漆園氏有言斲輪疾則苦而不入徐則甘而不固不疾不徐有數焉以行乎其間熟之謂也杜元凱有言優而柔之使

退谷文集

序

十二

七卷

自求之漸而漬之使自得之渙然水釋怡然理順不熟何以能然韓昌黎亦云養其根而疎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功夫成熟之候也以是知古人之於文未有功夫不熟而其文能傳世行遠者何至于制義之文而獨不然唐王起三知貢舉作詩云亦選功夫亦選奇功夫到者不求奇而自奇其能爲奇者亦不可欠却功夫苟無功夫竟亦不能奇也若夫步采齊趨肆夏鳴鸞珮玉莊題而正御之提下萬仞俯試舉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旗長題而短駁之團沙成丸割裂題而鎔鑄之法自理生理以筆運未有功夫不熟往輒獲雋者問途於已經編中所載仍皆持嚮者理法筆三言夾釋之而錄其功夫尤成熟者以爲指南其有以說書爲精采而不講于文氣以論衡爲馳驟而不講于語氣以生吞活剝爲能事而不講於細意熨貼者皆功夫不熟者也無一有焉得是說而存之仍是理法筆而務求至於熟水滴繩穿用力長文入妙來無過熟理不必全卽一知一解皆劈

其肌理况天經地義堂皇而正大者也法不必正卽而討危尋皆得其途徑况翔步康莊清道而中路者也筆不必縱卽平橋淺水一樹一石皆供鑒賞况名山大川欽奇而湖海者也歸熙甫謂場中直是撞着必無穿楊貫虱之技熙甫自是材大難爲用故有此過激之言耳而豈謂可欠却功夫功夫果可不成熟乎哉予老矣燒硯不復操觚事此願持唐人功夫之說畱贈天下之有事制義而務求成熟者且爲予嚮者理法筆三言下轉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語求進步焉

歷科考卷商序

余歷科累選成適有以歷科考牘請余從事隨付開雕者余雅不欲判闢墨考牘而二之以謂理無二理法無二法天下魁奇磊落之士屈首受書以就試于有司學使者爭奇角異以求一日之知者匪止以爲小試名高也亦將爲場屋計庶幾得當於春秋兩闈以爲用世地耳故夫跼蹐泛駕之材皆將就裁於繩墨苟其講求於闢墨之尺度者循循然皆有法式中式可矣雖不爲小退谷文集

序

十四

之卷

試先可也余友張子序四適過余聞予說殊不謂然曰子過矣理則無二理也法則無二法也而題有不同子能必科歲兩試之題整齊盡一盡同於春秋兩闈之題而必無參差割截也乎又況試童子題且多方以難童子士既擲管臨文題有百變惟其所命可得謂若者擬題也吾能爲之吾必於此爲之而其參差割截之不齊者爲其不適于場屋之用也而曰吾不爲之吾亦不能爲之乎吾與子歷試大小數十戰題凡幾變矣主者亦

將多方命題以覘一日之才思不欲其域于闢墨之閫域而不自伸其才力以盡題之無窮也迨至題變而理亦異其偏全題變而注亦多其曲折矧夫去場屋之拘忌於題亦將無所不命也此猶以題言之也若更以文論則場屋之文卽誠佳文苟其字句其議論稍有不宣於時者卽恐其不入于俗目而不敢以屬諸其草若小試則縱橫出沒亦將何所不極其痛快乎此猶以作者言之也若更以校文者論則場屋之文卽誠知其佳文退谷文集

序

十五

七卷

苟其字句其議論稍有不宣于時者卽恐其不便恐磨勒而不敢以呈之於堂若小試則實心擊節亦將何所不極其揄揚乎故夫欲觀作者之才思與夫作者欲自極其才思闢墨之所發皇視小試之文之所發皇嘗不能以滿其量昔者陳大士金正希稱健於文名於時而傳於後矣而其場屋獲雋之作恒不及其平日子奈何欲以闢題闢文而欲以蔽天下之心思盡才人之巧變也乎况夫場屋而遇者之少萬不及小試而遇者之多

表章其少者而蔽匿其多者子必無然余避序四言因
從其請又以序四之談言微中備悉此中之甘苦也故
索其笥中所藏評隲已定者加損益焉得五百篇付諸
閒雕氏

歷科考卷商後集序

一身之用百工之所爲備必皆具而後隨用而不缺一
日之試百題之所交集必皆工而後粹試而不窮不能
必所以試我之題難易大小恃吾皆有以待之不能必
所以見吾之長奇正濃淡恃吾皆有以應之究竟試我
之題止於一不能百出以相窮然必百題交善偶試其
一而一始得精抑且見我之長止於一不必盡出以相
示然必無美不盡偶露其一而一始盡善非有出衆之
退谷文集

才習於此未嘗習於彼值其所長巧於遭已足以成名
卽有兼人之勇善於彼抑或不善於此值其所短窮於
遇不能以拔雋吾欲預有以待之而應之將何以習之
而無不善之計莫若集宇內才人學人一日應試見長
之作而寢食之則題之備未有備于考卷者難易大小
皆在也其易於見長亦未有如考卷者奇正濃淡悉寓
焉君縱觀而借鏡之其爲吾之所長耶繼長增高將有
藉於此其爲我之所短耶瞑眩已疾其藥石我也予往

錄歷科考卷斷曰康熙乙酉距今二十年來友朋小試與直省文衡所投贈時時寓目竊歎風氣日上文心之變化不可方物也歐陽子謂應試之作爲時文時之爲言日新也真有如時花美女爭妍取憐而隔宿之物不可以餉客者後來居上良不虛語遂其尤雅者五百篇訂爲後集與海內同人共賞之或病其多予尚恐其少也題非此不盡態文非此不極妍百工之所爲備而一身之隨用不缺百題之所交集而一日之猝試不窮繼退谷文集

序

六

七卷

辛未房書六題商序

書小題序成質諸鄭子宣成朱子履安履安曰子以宣成筆理法三言專爲小子之於小題言之乎大題之文夫猶是也予曰然吾亦將言之履安曰吾亦將言之第恐天下羣指竊罵謂吾從事於斯匪伊朝夕夫豈不知佳文之必有筆有理有法而不分於大小題乃至今日而待三人者言之言已復言不自休乎顧吾深有所不能已於言又不欲但言筆理法之弊而不明指人人以共臻斯路之方如醫者之但診脉而不用藥無已則仍就人人所共知共習之三字而益之以一字亦曰變而已矣日中所見作者大率其文必數變陳大士平生文凡三變至甲戌易一房所刻則變而益上金正希越中白門吳下楚燕課兒諸草皆與年俱進進而益變獵犬無靈乃欲于枯椿舊處尋之其亦不變耳矣今人不惟不肯變亦不知變平日千言立就非盡無筆也而平者不能使之奇筆不變不奇也直者不能使之轉筆不變

退谷文集

序

九

七卷

不轉也散亂者不能使之收拾筆不變不能收拾也而人徂於故常掇拾補湊寸積銖累調筆之行文不過如是而止人得而目之曰庸筆少如是壯如是老亦如是竟亦不能變也若理則何變之有顧理不變人之於理不可以不變死守高頭說約寸步不移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變化禮樂刑政之所以張弛立教之本末爲學之次第依稀彷彿格格然不求融液于心但日溺沒于其所謂章旨節旨者何如以某字某句貫通章

退谷文集

序

七

七卷

者何如穿鑿傳會以謂理如是而止嗟乎理如是止乎死守不變竟死何裨乎法至今日稱一變矣向之講求于三平兩扇總提揆做以及先點全題後開兩比四比又或裝頭太重之死法者一變而爲穿插穿插未可盡非左傳史記韓歐八家之起伏關鍵迹頗類是所惡于穿插者爲其不顧題位而但欲以首尾字面互嵌一法以爲奇特也長此不變又成死法夫變生于人之心心之靈百出不窮文之變千態萬狀以心之變窮文之變

固宜其如天之運而日新水之流而不腐而往往不知變又或不肯變此其所以終不變也人之言曰予則何變之有循予之故已試高等已掇高科不循予之故而從事于難曠日持久變而不成則將忘予故步吾以爲此非豪傑之士之言也此立乎其外而未入乎其中者之言也誠知其當變而又肯變則固不難變今試取童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者盡舉而空之而一求其神氣之歸趨懸崖撒手自在游行則其筆固將一變而不卽變者必其讀未上口而不能心慕手追也又必其以躁心程效而不能細尋其條理脈絡也不然則取其粗官氣象而遺其精神不然則間于浮言而輟于中路苟都無以上諸病則其筆亦斷斷無有不變之理亦斷斷無平而不奇直而不轉散亂而不收拾之理非惟不難抑且甚樂有筆而辭達則理因之而暢有筆而氣通則法因之而生古人爲文多

專精一書而其筆亦矯然絕俗如老泉父子之于孟子
國策廬陵之于舊本韓文震川之于莊子是其明驗也
而又或有不然者理直則氣伸而筆健理不直則氣餒
而筆窘既變吾筆更精吾理理之所在豈但欲以之爲
文取科拾第爲名高而已哉周程張朱之書具在皆以
講明道學訓扶精微示人以尊聞行知爲聖爲賢之路
未嘗有所爲章句節首者何如某字某句串合通章者
何如也其陋起于萬曆末年講章而成于時輩所纂序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之說約今欲變之斷須先從大學或問細細研析其格
物九條成一片段由是以細審其求端用力之所以然
久之而融液貫通于聖之言如一人之言四子之書如
一人之書而吾之心乃與理一回視曩日所寶之高頭
說約真不值一矐矣夫高頭說約豈其中全然悖理不
載程朱之言不闡孔孟之奧而割截去取不全不備所
爲融液貫通者不存焉猶理自理而我自我也此今日
所宜亟變者也不變則理格而多不貫變則理順而皆

可通在有志者一轉移間耳抑又何難且或問言理之
書也前人謂其文之原出于曾南豐何嘗無筆而亦何
嘗無法哉人自不解其法然亦不敢謂之無法不知其
長篇有長篇之法短篇有短篇之法其法在文從字順
達意而止而神明變化一視乎理之所在一線穿去不
講死法而法特神也今人講義法或失則板或失則鑿
既變爲穿挿之法矣不再變而束之以理則足顧居上
首及居下無是理無是法矣左手有時而至右而其位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則仍在左右手有時而至左而其位則仍在右理不可
以左右易位法卽不可以左右易位也善變者去其穿
挿之陋而講求于起伏關鍵之法之似穿挿實非穿挿
者左傳史記韓歐八家之法無難覆按也而一以理爲
法之主理之所安卽逆提而非倒挿理之所安卽順衍
而非平庸不然理則不暢注意做成一種首尾互嵌空
虛無實之文以爲有法法不如是也奈何今之人一變
不再變也夫天下豪傑之士不少矣豈無每變愈上如

正希大士其人者此集所載大題數百篇皆不屑蹈常襲故其不變而有筆有理有法者百不得一則皆其能變者也而特恐天下不從之而變是以不憚丁寧煩悉其辭以與天下之讀此集者商譚友夏謂天下之人休于昔人久定之名動于今人易售之路而不暇自伸其才力精魄以爭奇人魁士之所不能致又不暇自理其喧寂歌哭以挽神鬼人天之所不能奪而日夜艱瘁燈寒蘼苦從俗所號爲制科之文畢委心力以求之究竟退谷文集

序

三四

七卷

則筆與理法滯而爲三大題與小題裂而爲二變而至千化則筆妙而理暢理暢而法隨大小題直一以貫之矣故曰變則化則是說也寧第以告天下之爲大題而讀大題之文者哉今大題集又成吾無以易斯言卽書履安此語以爲之序

退谷文集

序

三五

七卷

癸酉鄉墨商序

癸酉冬各直省客以其鄉鄉試墨卷本子至白下坊間抄謄上紙次第送余就選選未半閣筆而歎仰瞻俯囑撫几而呼曰是何造物之巧制科之微隨文之正變好醜人之老少平奇盡顛倒惶惑于其中而莫之自由也未遇者宜何如自處也夫士自總角至白首爲此事者不一人無人人必得之道亦無人人必不得之理高才續學以爲可旦暮得矣而遇顧左則將讀書求志滅沒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

荒江老屋矣而又非不有以高才續學得者庸近浮猥蓋不敢謂旦暮可得矣而遇亦左則將低首下心浮沉故紙堆中矣而又非不有以庸近浮猥得者楮冠簪食幸占一科得之矣而又以不貧賤得者履豐席厚乘時雀起得之矣而又以不富貴得者鍵戶窮經無媒自合得之矣而又以不奔競不得者脂韋絜櫬操券而卜得之矣而又以不奔競得者皓首而遇則何不趣之使早發于少壯之年而當其未遇不易也青年而

遇則何不養之使遲發于晚成之歲而當其遇不難也才而遇不才而遇貧賤而遇富貴而遇奔競而遇不奔競而遇耄而遇髦而遇無往不遇獨至不遇則無往能遇無論會否自量其當遇不當遇而終與幸幾幾乎其一遇於是盡天下之未遇者又復顛倒惶惑于其中欲一日之住手而不可得此造物之巧也至既遇者所持以爲遇合之時文其一日可見者也其生平之所志何志所志於時文者何志志庸腐版稗之時文以爲文或

退谷文集

序

七

七

志鏐經鐫古力培本根暢發茗華以爲文則皆不得見也而一日遇合之文則皆可見縱自疑匿不令世見卒亦不免于當世之見有以時文爲時文售者有以古文爲時文售者有不古不時塗澤掇拾于時文古文而亦售者有於古文之神氣段落時文之沿流得失熟識其所以然而然而售者有徒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售者有不知其所以然暗合其然而售者主司即漫不省視亦必有軼羣絕類之材雜進於庸庸儔伍之間即歐陽持

衡亦必有下駟混入于騏驎驪驅之隊而杜甫白衣劉
賁下第又不必不卽在詩策求賢之代也古文而遇時
文而遇不古不時而遇知其所以然而遇不知其所以
然而遇暗合其所以然而遇遇主司而遇不遇主司而
遇無往不遇獨至不遇則無往能遇無論曾否自度其
所持以遇者當遇不當遇而終不甘落落乎其不遇于
是盡天下之未遇求遇者又復顛倒惶惑于其中欲一
日之住手而不可得此制科之微也然則未遇者宜何
退谷文集 序 七卷

神則不同童子入黨塾初爲之卽可屬對成篇而經師
宿儒爲之不殊此面目也淺學之可爲深學之不盡寶
貴揣摩本頭數十百藝可以取青紫讀盡天下書克實
光輝不出此範圍自有時文以來世所號王唐瞿薛歸
胡湯楊諸大家者其人非不讀書祇讀時文者也其人
所讀非時文而非不徵驗流露于時文者也讀書以爲
時文不以讀時文爲讀書是在有志者之自爲豎立耳
停何爲哉萬一輟之而究不讀書雖輟無益卽使不輟
退谷文集 序 七卷

讀以爲時文之資者必將有本焉有末焉有理焉有筆
 焉有法焉有理筆法之源焉流焉彼讀之而遇吾亦讀
 之而亦不至不遇也即使不遇其不如此讀書而亦不
 遇者皆是也爲之不亦猶賢乎哉是則未遇而有志者
 之所宜自處若曰遇合有數古文時文遇不古不時亦
 遇知其所以然遇不知其所以然與暗合其所以然亦
 遇遇主司與不遇主司無不可遇即不遇吾不收其不
 步也其真能讀書者益肆其力而不收則可矣倘其不
 遇谷文集
 序
 然則且因循溺没于時文而莫之能脫是亦無怪不平
 者之亟欲輟之也然則未遇者宜何如自處也或曰制
 科所在不可但已固已如子言讀書而終不遇爲之奈
 何則吾已見造物之巧才不才皆遇貧富貴賤奔競與
 不奔競毫與髦皆遇脫其必專于一轍而後遇則自審
 其不在此一轍者亦將自輟之而不爲而亦無待于人
 之輟之矣惟其不然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安見如
 吾言讀書之必得安見如吾言讀書之必不得耶既知

窮達有命且教乘閒讀書則於造物制科我可兩無負
 矣選成卽用以告天下之未遇而有志者使知所以自
 處無希已遇者之遇而忘其所以遇或又苟且于其所
 以遇也

癸酉行書小題商序

時文之有選評爲作者計乎爲讀者計乎爲作者計則但取其文之佳者附綴以評傳寫其所用心以資人激賞如是足矣若復更爲讀者計則不但欲其識文之佳更欲識其所以佳彼以何故而得佳吾效其所以佳而捉筆爲之亦必不至于不佳也又不但欲其識文之佳更欲識其中間或有不佳彼以何故而間有不佳吾深避其所以不佳而捉筆爲之亦庶乎其全佳也是則選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已夫百工技藝莫不有法其法莫不有所自傳傳其法而各以法爲用者莫不有工有不工而況于時文凡余所欲言乎時文之法者非余之所能自言也法必有本原則爲邇其源于先正而識其法之所自起法必有沿習則爲揚其波于後賢而識其法之所由變法必有流極則爲迴其瀾于流俗而識其法之所由壞選舍是無以爲選也評舍是亦無以爲評也鄉榜發選得行卷小題文之合法者二百首謬益以評以商諸當世知文君子凡欲學文者知其佳效之必不至于不佳又知其間有不佳去之庶乎其全佳也向使之所以然之法自選評者言之而已不詳則讀者貪看機錦忘其錦梭其于余爲讀者計不爲作者計之意固未有以酬也是用不避鄙猥摭其所見每用借題文以廣其法言此文而非此題之法不敢言也言此文而但爲此題之法亦不敢言也蓋法則死而善用之則皆活讀者果由此集而得其所云法之郭廓更由此集而得其所云法之精神則

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雖余所言之法未必果詳而金鍼固已即此而在矣
文徵謂似數他家寶身無半分錢余于法豈敢謂有特
言夫寶之在他家者然不可謂于天下英俊畧無少助
也至于理所以實此法筆所以運此法集中間亦評及
之而多未詳則學者固當自用其心元元本本以求實
得使徒斤斤然謂於法應爾於法應不爾而於理於筆
則無有則選評者固不敢職其咎耳矣

甲戌房書小題商序

神氣之說施之大題而信矣小題文亦視其才調耳何
論乎神氣然而小題無語氣乎小題即不盡有語氣而
無語氣乎有語氣即有神氣無語氣猶且有神氣况復
益之以語氣且寫小題之照以傳其神視大題尤有難
焉者或虛緬則半面也或割截則磨折偃仰也忽而正
言莊論則聖也賢也忽而譏諷婉媚則小人女子也而
欲以一人之心一人之手經其渲染各極其致而無不

肖之聲音笑貌豈不難哉蓋大題如廟堂物色垂紳正
笏端坐拱立嚴整而不可犯也玄元皇帝廟之五聖龍
袞凌烟功臣褒公鄂公之毛髮彼豈山林物色而已若
小題則自王公貴人下至山農野老販夫牧豎而無不
繪也自清廟明堂以至水邊林下擊劍扛鼎雞鳴狗彘
而無不繪也是繪事之至雜者也然而莫不取辨于神
氣也壯夫而作儒夫之狀不肖也儒雅而雞冠劍珌庸
肖乎西子而喬粧濃抹不肖也東施而亦捧心庸肖乎

山澤之瘴不可以氣安銀玉圭璋之品不可以相服佩
頭此猶其衣冠矜目之不可假易者至其聲音笑貌則
或歌或哭或語或默或急遽從容極不同之致令不取
辨于神氣而率以一手圖繪勢將使人一人一面一
狀雷同而不可別識也小題文之尤貴有神氣也亦何
以異于寫照之必傳其神哉余別白今科小題之文尤
務審神氣意蓋如此蘇長公云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
可以爲顧陸予亦謂使爲小題文者人人悟此理則人
人皆慶曆名手顧長康云四體妍媸無關妙處傳神寫
照正在阿堵中集中二百首予豈敢謂盡長于才調抑
亦傳神寫照不致走題語氣如象人之美而得其神亦
微以異于具衣冠坐注視一物歟容自持而不見其天
者也

遜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甲戌直省考卷商序

客有問於予曰吾子考卷之選也於房書大小題有以
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安在其能不異也房書者聚天下
之菁英衆天下之菁英平生之所撰錄蔚蒼而拔其尤是
以佳文如此其夥也考卷者散天下之菁英散天下之
菁英但以觀其一日之一二作又其所作多取辦于臨
時求合主司者之所爲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安在
其能不異也又况直省不一地衡文不一人人各有所
尙卽一時一地一人之所錄已有不能一者而欲以合
十五國風尚之異十五國文衡好尚之不同我用我法
而整齊畫一之勢將不能不異予應之曰必無異曷言
其無異也考卷者折衷風氣之書也天下之士亟欲得
考卷以觀風氣之合者非取其無所折衷而槩以登之
也必將有取焉又非謂天下之衡文者本無所折衷又
待有折衷者而後乃爲折衷也旣已地拔其尤人拔其
尤而余妄欲于拔其尤者尤拔其尤則亦必將有所持

遜谷文集

序

七

七卷

以折其衷焉予于房書之選也王唐金陳俱收並錄神氣不合者不錄可得謂考卷中獨無所爲步趨王唐者獨無所爲步趨金陳者獨無所步趨王唐金陳而昭合題之神氣者則亦以決擇房書之法決擇之耳矣安在其必異客曰如子言于諸直省必獨有所賞心者曰皆賞心者安在其皆足賞心者曰持慶曆之說以衡士者予之所最賞心也然豈無襲其貌而神氣矜然時雜以僞體而不能辨其似是之非者予屏不令天下見則天

退谷文集 序 七卷

丙子鄉墨商序

竊嘗聞論先輩場屋遇合之文者而疑之某先生之試場屋而出也自擬必元因預揭其文懸諸寓壁聽同試者觀之無不驚顧喟服已而果然無出其右者某先生之試場屋而自許也謂吾必元及見隣號某先生文則曰某得之吾不及吾亦第二已而果然雖有出其右者而預決其分際毛髮不爽又聞某先生會課里門得意其一作即自于罰例固置不以示同人曰此元作也已

退谷文集 序 三卷

下之所及見者賞心者也持啓禎之說以衡士者非余之所賞心也然豈無以啓禎之才氣不詭于慶曆之法度而才愈橫法愈嚴者予亟持以與天下見而其決裂藩籬乖張體製者皆屏不令見則所見者賞心者也故曰皆賞心者即不盡賞心要多賞心者此其所以直省不一地衡文不一人而其登之此集無不可整齊而盡一之者也此考卷之選與房書之選之所以無以異者也若曰我用我法則吾豈敢客唯唯

能文見信于師友賞識于宗工無竊虛聲無資薦剡實大聲弘是皆然矣及其鎖棘而試之無望誤乎無疾痛害事乎無亂于閹約之縱弛日夜有聲而以是錮其靈府乎此猶其易見者無牽于趨避無介于得失而損高以就卑乎無恣肆而不軌于法乎無困頓而不伸其氣乎皆辨于毫芒而無傷其理乎刮垢磨光其字句皆近人而無不適于俗乎昔人以此事比諸戰謂爲文戰機決于頃刻變起于須臾數者有一焉主司雖陋亦得因

退谷文集

序

四

七卷

以謝責況在高明其不以作者之自取代爲人任過也明甚試進天下之衡文者而一一自思其前日本以此致科名而其時之所以致之者閱時而思之尚可自信乎其亦不自信而貴不廢學又嘗時時畱意于此而終于此卒業乎竊自意曰是亦可以不愧矣及其鎖棘而試據几而披也多踰萬卷少亦數千無注意一人二人以至多人汲汲欲得之而以此亂其神明乎無因所注意之人之文不入于格包荒收採以致持論不堅而是

非雜進乎此猶其私者無執已見而謂同事之於集不足採乎無舍已徇人而謂和衷之言槩不可造乎無拘于墟而望洋自失乎無憾于氣而以爲亂真乎無以字句索瘢而究其一不及其百乎無氣高于前而謂初見者之一無當意乎無額數已充而謂後至者之必無足觀乎昔人比之走馬看花一樹一場則見之矣香色韻致少縱即逝數者有一焉則能文與不能文者之受蔽均也此予所以謂能文必售爲大槩之談不可知之辭

退谷文集

序

四

七卷

不信先輩場屋鉞芥之投者也歸熙甫一代作者屢上春官不遇王者既爭欲得之以爲快而每欲得之每必失之必待徐文長言之太倉王公爲主者指示其文之波瀾意度而後終以此得掛名榜末嗚呼噫嘻熙甫先生何如人何如文哉彼其視前所舉數先生者固難爲軒輊矣而遇合之難若此其廷楹也自昔已然何足怪哉雖然今之君子遇合之文故在也集中三百首其少少者此亦必有鉞芥之投則謂先輩場屋遇合之故不

可疑而可信也亦宜

建谷文集

序

四

七卷

已卯鄉舉商序

士之由鄉校試於棘闈糊名易書而由是得官以升於
禮部者名之曰中式中式矣至問其所中之式何式也
亦確有可指者乎主斯事者亦曾豫爲之式以告之士
而士因于其所告之式工于模楷而適中焉矣乎未可
知也 國家令行禁止一切設施皆確然可指其爲趨
爲避之處月吉所布泉觀所懸皆是也獨於茲事也雖
名曰中式而實無式之可煩無式之可從憑於主司一
日之意見遇於同考片時之喜怒曰如是則於式中矣
不如是則否爲之主司同考者不知其臨事之所確信
以爲式而如是則合不如是則不合者之爲何式也不
知其平時之所確遵以爲式而如是則是不如是則非
者之爲何式也而士以其所不可知而冀幸于一日之
知幸而得當矣則自幸以爲中式而實不知其所中之
式何式也其不幸而不得當者亦自以爲不幸而不中
式而實亦不知其式之所在而自咎其不中之果于式

建谷文集

序

四

七卷

而不合也然則茲事也其遂無式矣乎 朝廷頒布經書於學宮一以朱子傳註爲準則而不介岐趨於他路此一式也 功令所申正文體者屢矣此又一式也顧此亦就平日言之也至于忽焉而命此人主此事忽焉而命此人同此事斯人也而又忽焉命此題試此士不知其據以衡此士者其所解於傳註無穿穴斯枝譽無用之言否也其所據以爲文體者不知其奇正雅俗之果出于何途也則猶之其無定式也然則茲事也其真無式矣乎先正程式之作具在也此一式也王唐瞿薛歸胡湯楊八家之矩矱未遠也此又一式也顧此亦平日言之也至于臨此題構此文而幸而命中者按題自問其所作不知其於先正之程式何如也不知其於八家之矩矱何如也彼以爲中式則式中如有人焉起而繩之以傳註程之以文體律之以先正八家之程式矩矱先其正而後其奇汰其俗而還之雅則吾未知其所謂中式者之皆於式而適中也夫此科中式之作又將

持之以爲下科之式大省中式之作又將持之以爲中小省之式京闈中式之作又將持之以爲天下式而如式其所式中其所中則天下士之欲于茲事而中式焉者其終何式之從乎則語之曰天下不乏有志之士矣得失詭趨繩尺故在夫安知異日之主此事同此事之確信以爲式者之不真有其式也夫安知異日之主此事同此事之確遵以爲式者之不先有其式也夫安知我所持之程式非卽其式也夫安知我所持之矩矱之不必有兩式也今則已謂之不如式矣而務揣合今此之式以希遇異日不可知之主此事同此事者夫安知異日之不別有其式而非今此之所謂式也耶夫安知今此不如其式者至于異日之不如其式也耶趨避愈急則愈左天下之大未嘗無入也有志之士理趨其純法宗其正筆務其潔亦正自有其式在有如日已各有式也務如其式可以命中矣則今者十五國中式之作皆在也其能無所別白而槩以之爲式耶有如日已

各有式也務如其式可以爲文矣則愚今者之有茲選
也不爲多事乎哉

受業壻朱頌孔嚴校

序

退谷文集 序三

序目

庚辰會墨商序

庚辰房書大題商序

庚辰房書小題商序

庚辰考卷商序

午未會墨商序

癸未房書大題商序

退谷文集 序目

癸未房書小題商序

甲申直省考卷商序

丙戌房書小題商序

戊子鄉墨商序

癸卯 恩科直省墨卷商序

癸卯南闈墨卷商序

呂坦菴畱都文萃序

房師高荆襄先生課子文序



謝昆舉太史傳稿序

同年莊孫服文稿序

同年蔣省菴重訂四書文序

同年宋蘭揮文稿序

同門汪尊士文稿序

同年湯乘素四書文序

孫曾元制義序

向庶常文稿序

退谷文集

序目

張月槎文稿序

同年顧子肩制義序

黃實君制義序

退谷文集 序三

退谷黃 越際飛著

庚辰會墨商序

合十五國之嘗賦鹿鳴於其鄉者會試於禮部而拔其
尤其爲科名也愈盛自是以往其於仕進也爲倍捷而
其階爲最優然而其所持以爲弋取之資者與其所持
以弋獲于其鄉者無以異也不惟不異于其鄉之主司
並與其所嘗試于有司者亦復無異雖題之正大纖小
退谷文集 序

容或有異而文則猶是也則其文之理猶是也法猶是
也筆猶是也使其有異則草茅坐誦之士亦何事更持
意見下上其論議而苟其不然理則必衷之關閭濂洛
也法則必取之王唐歸茅也筆則必資之左國史漢韓
歐曾蘇也則所持以較其短長者與所以較其獲于鄉
者無以異也草茅之士之所持以爲校訂之準者與場
屋之所持以爲進退之具無以異也則猶是公物也公
物而公言之雖情態異變而其理其法其筆則未之有

改矣是用合此科之鄉會試舉而以平日之所嘗從事
于古人者一視之而合訂之而與其他郵筒之所未致諸
不在此集者亦不能徧以我法持之也則姑闕之以俟
當世知文之士更爲持論而大出之

庚辰房書大題商序

揣摩家多言闢墨與房稿異以今世所宗仰如臨川嘉
魚今其闢墨載其稿中者多不及其平日所作求其故
而不得因謂闢墨多所顧忌不得盡其一日之長如金
陳兩先生者亦且貶技以從也吾何爲而故與世左於
是悚心惕志不唯于應制時不敢獨抒一見獨闢一解
而拘常嗜瑣唯平易之是聞卽其窓明几淨濡毫伸紙
可以唯所欲言而亦率多不敢曰吾素所揣摩脫有不
退谷文集

然其何以應卒而其中矯矯自樹者則又曰吾仲吾才
力自發光怪于平日而墨守繩尺于臨戰其幸而售者
雖以此得售而以視其平日之作如出兩人之見之
者不察也則又曰闢墨與房稿果如是其不同也于是
乎取其闢牘而私揣摩之而其房稿之頗稱于世者則
曰此非遇合之文也吾何庸心焉嘻誤矣野語有之曰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未有取法乎下而能得上者爲文
不求根柢而但就時文言時文固已不得爲上而又舍

其意明几淨伸紙濡毫之所作而以其從事于風簷寸
晷急不暇擇者互相揣摩奉爲枕秘嘻誤矣詰之者曰
闢墨猶是也房稿猶是也同是人而發慮于是人之心
同是人而借書于是人之手房稿卽工視闢墨何能以
寸是不然宋斤魯削遷其地而不能爲良嘉魚自序其
稿痛言場屋困人至一食飲一欠伸都足困頓其心思
束縛其才力則場屋之文之不能不減色于其平日之
文亦其勢不得不然以是知臨川嘉魚闢墨之所以不
退谷文集

序

四

八卷

及固別有故而其平日初非如時賢自以其意區闢牘
與房稿而二之而一寶貴之一度置之也則其房稿之
賢於其闢墨固然其無足怪况夫主司就文遴文則不
得不就繩牽墨束之中定其去取假令有人焉以其窓
明几淨大發光怪之文供其採擇其爲激賞又當何如
又使人人皆如此卽主者過執意見所見皆陸離光怪
亦無從得繩牽墨束者而掇拾之矣而顧不爲也則其
闢墨之不及其房稿固然無足怪今爲揣摩家計莫若

去其區別之見而惟文是視其陸離光怪者吾效之雖
不闢墨可也其繩牽墨束者吾戒之雖闢墨不可也如
此則有闢牘卽又不可無房稿以玩索其真解恢擴其
論議而大發其才情筆力此余房書之所以選也蓋不
分房稿與闢牘而二之也願移天下之精神魄力銳意
于闢牘者而以肆力于房稿卽不得謂之取法乎上而
蕙然蘊醖之久庶幾乎遷其地而能良矣夫

退谷文集

序

五

八卷

庚辰房書小題商序

余嘗爲小題無分於大題之說謂其理一也其法一也其筆亦一也不能工于小題而大題之能工者鮮矣顧爲文無分于大小題而其爲之而工也有難有易同是題而擬而爲之以爲場屋之先資也莫甚于大題而小題則石小品無定題文亦無定態而大題則人人擬之人人爲之聚天下才人學人之心思而同爲是題于是題同有是文其不甚工者不待言而其爲之而工者人退谷文集 序 六 八卷

人意中各自以爲上駟及出而度長黎大縱矯然特立於流俗之中而時或不能不屈服于爲之而尤工者則欲其爲之而輟工也特難而小品之題人人各以其意爲之小題之文人人各以其題爲之一科之中此之題未卽爲彼之題則此之文亦未卽爲彼之文無有與之度長黎大者則其爲之而易工也亦各其題使然譬諸畫家大題如畫大馬有對照而難肖小題如畫鬼怪無對照而易奇往往然也顧小品之易工爲一科之小題

文言之也若復合前此後此作者之心思才力以度長黎大則雖無定題而此之題未必不爲于彼則以彼入此題之文較之此人此題之文其不工與工與尤工固較然與大題文無異也則其難亦無以異也是故必選其奇必拔其尤使一科內之同爲是題者未之能過而從前人之曾爲是題者較然拊其背而扼其吭否則亦分道揚鑣各據其勝而有勝之無不及也而後可以占一科之勝極一時之觀余之爲是選也敢謂能黎長度大毫髮不爽哉顧此科額數倍常而坊間所徵文及友朋所寄示較富于曠昔可以恣意決擇用是于小品選其奇而拔其尤爲大題乘韋之先其當其否固不自知但就小題論小題固足信有是題以來無有掩而上之者是足以占一科之盛極一時之觀也矣雖然人心之靈不可方物聰明之用益益生今雖不能上已敢不以待之無窮之世乎哉

退谷文集

序

七

八卷

庚辰考卷商序

天下事有本焉有機焉本裕於平日機應於臨時其機不靈其本必槁其本不固其機必塞惟人之于文也亦然今夫人之將有事于文也牛毛繭絲以析其理方圭員璧以精其法含英咀華以釀其氣及其臨文猶或有齟齬不合者是故平日必厚培其本臨文必亟乘其機惟文之於應試也亦然今夫司衡者不能進應試者而盡悉其生平所學也而但以相遇于一日之文而但以其人一日之文遇于吾一時之目其當吾意也先之不當吾意者後之合者進之不合者退之先後進退其間不能容髮應試者亦不能進衡文者而盡告以吾生平之所學也而但以相遇于一日之文而一日之文但以憑于吾一時之所見吾所見之是耶則主之其非耶則奴之精者存之粗者汰之是非精粗其間亦不能容髮吾以爲此其中有機焉譬諸武事兩壘晨壓吾謀雖由素定臨瑕抵隙變在呼吸非可以成見拘也是故必乘

其或王者奇之近者遠之故者新之有一時之見必有一時之機以我之機觸彼之機機與機相遇而文亦濟賀戰勝者在斯矣雖然應機者一日之事也而機之所以能應者非一日之事也六韜七略出奇用間之道平時不講卒遇大敵鳥獸散耳何機之能應余故謂本裕于平日機應于臨時也讀是編卽以作武事觀也可

午未鄉會墨商序

遇合之文其盡佳乎其盡不佳乎盡佳也卽曾以此文遇合之人獨居而私念盡去而更致之其亦必有不慊于其所自作而快意于人之所作者也卽曾以此文賞識此人之人事後而較之採聽而覆之其亦必有不慊意于其所先而快意于其所後與其所并不得後者也盡不佳也聖賢之理日在人心先正之法聞于夙昔合天下才俊之心盡有生一日之長爭自琢磨以求當退谷文集 序 十 八卷

于一日之遇合而謂一場會無一人二人一人曾無一題一文足繼聖賢之志守先民之法以曲當于天下深嗜篤好者之心雖刻以求之深以論之求什一于千百不千百安在其不什一也不十一安在其不一二也不盡佳其先曾以爲佳而忽又不佳忽又不盡佳當其以爲佳時是天揀之也不盡不佳而人盡逢時我務持正卒亦未嘗不遇其遇雖亦同于人之遇而不可槩以爲與人之遇同也是人揀之也天揀其半時命在其中人

揀其半學殖在其中學殖者作者之所有事可自擇而時命不可得而自主也則以事後事外而論事中遇合之文其不當以時命參之而一以學殖之豐落爲去取也是必然之數不可得而游移命合者也或曰如所言如以此遇合者之不慊何如以此賞識者之不慊何則吾固謂遇合之人之必有不慊于其所自作而快意于人之作者也則吾固謂賞識是人之人之必有不慊意于其所先而快意于其所後與其所并不得後者也退谷文集 序 十 八卷

然則遇合者天固半揀之人亦未嘗不半揀之也梓鄉會墨成因題是語以并簡端

癸未房書大題商序

癸未禮闈前兩月余門高生視初公車北道瀕行則囑以爲索諸新貴房稿來余將有事房書之選已而視初不自得以囑諸吾友劉子大山大山稍稍寄示最先則得瀨中謝君馬君文洒然異之次則楚中李君王君文他如中州張君山右王君暨他省約三十人文以次至自他所寄示者又數十人余盡讀之竊謂今科房書之善不能不歎同文之化之至于此爲極盛也自來言文

退谷文集

序

十一

八卷

事者多盛稱江浙彼其生長于中邦文明之地習于詩書弦誦之便而探微索眇者羣與聚而人相質也其成就卓卓固然無足怪而越在遐方者其解額既減于中邦而得與於禮闈之選者每省常不過一二人多至數人而止豈其地誠足以限人哉抑以習此事者之少不敵夫中邦之多而師友之所講習卷軸之所薰習均有不若彼都人士之便且易者常不覺其讓美焉而莫之能爭也乃至于此科而殊不謂然以其選額之少而少

之誠不足與多者角若以文事言以彼中之一人二人幾幾乎抗行于中邦文明之地而與其中之燦然有文譽者角而未知其孰先焉孰後焉既以歎文運之隆涵濡薰蒸之久至于遐方僻地無所往而不化而又以歎士讀書之易反不如其難讀書之難未必遂讓能于所易也是何也易而易視之常至束書不觀童而習之非時文不讀也又其言人人殊方從事于此未至成熟而遽移情于彼又其中多以時文災梨禍蠹者不知其是

退谷文集

序

十二

八卷

與非耶雅與鄭耶遇則購而求之信而從之衆喙同聲合喙鳴喙喙合同然一調紛然異格曰非是莫與利場屋也因是而坐廢其日力唐喪其心思者皆是也其所成就不過庸陋時文而止卽不盡然而不然者不當于流俗問索之矣是其讀書之易者之成就如此也若彼難而難視之者其得書常不若此間之易其師友離索亦不若此間之家弦而戶誦也幸而得之又非朝華夕艷流傳之久乃得至于其前一二故家家有藏書左國

史漢唐宋八家客有之時文不易見也王唐羅薛歸胡
湯楊之時文客有之此間之災梨禍棗汗牛充棟者無
有也彼而無意于文事也苟其有意其志必專其容必
寂其氣取之古文其法資之先正無師也而冥搜墨守
之久是非較然此間之流布者間得至其前而寓于目
亦遂能斷然不惑即不盡然而一二有志能文蠶叢獨
闢者往往然也是其讀書之難者其成就如彼也夫此
間豈無若彼者求柴胡桔梗于大野却車而載多則不
退谷文集 序 十四 八卷

癸未房書小題商序

天下爲小題之文之人什伯於爲大題之人則小題文
之佳者宜亦什伯於大題乃以吾所見而有不然者其
故何也題小而小視之則展拓不能開題小而大視之
則夾整不能入展拓不能開庸才也夾整不能入粗才
也不粗則庸不庸則粗浮游空滑跼踖連蹇奄奄無氣
皆庸之類也蹢躅叢雜游談無根溢出方幅不顧題位
之不安皆粗之類也其庸者置不足道其粗者吾見其
退谷文集 序 十五 八卷

自負奇特也豈其議論其理解壹皆無片段之可觀哉
物而不化不自題之窾卻披導而出以有厚入無間所
排擊剝割不中理解則題自題而文自文文與題兩無
當也命之曰粗材謂其不能細也吾亦見夫細者矣其
審題于題中也逐字而味之字實也實義安在字虛也
虛神安在字死也作何安放字活也作何致力字緊要
也如何收發字泛常也如何聳動字圖圖也如何咬破
字偏窄也如何那轆字粘上也如何截斷字拖下也如

何揭起字與上下文同與別章同也如何分別字濶大也深恐使才不盡而直湊其單微字藏鋒也深恐埋沒句中而亟現其矚目字奇險也深恐樛杌茁而要出以自然其審題於題外也遍全章而暗誦之索其神之所在而注之神在上不可不知所留戀也而又非憊憊芥蒂之謂也神在下不可不知所攝取也而又非呼喝呼囑之謂也神在上亦在下神在下亦在上不可不知所輕重也上輕下重則略于上而全注于下下輕上重則略于下而全注于上也此猶就一句題言之也長題

退谷文集

序

共

八卷

則詳審其線索搭題則嚴辨其起訖錯綜變化而不膠于心銘裁煩簡而必軌于法也其詳吾不能悉數貌而命之曰細細非庸之謂也而亦豈粗之謂哉梧岡嘗與予論形家言謂世人多從細處失之爲其不講于龍法無千百里來踪去跡蟠踞拱衛在其胸中眼底而屑屑于咫尺之間依稀彷彿以求其似也他日又謂世人多從不細處失之爲其不講於穴法目中徒有羣山衆壑

供其假借而歸根立命之所上下左右股明股暗邊有邊無之際蒙昧而有所不辨也由前之失是展拓不能開者也題小而小視之者也由後之失夾整不能入者也題小而大視之者也予謂其失總起於不細失之不細固不細失之細亦不細也一不細於小一不細於大要之皆不細也世之攻小題文者從吾說而求之還以按此集之文其細者固十八九矣庸固無之而亦豈或有粗材闖入其間者哉

退谷文集

序

七

八卷

甲申直省考卷商序

嘗語學徒以風簷構藝舉旗制勝之法而不吾信也即或信之而抑又不能其法奈何凌晨入號題未下也磨墨濡毫凝神息慮題既下也目不左右視身若櫛株拘氣加勇神加厲執筆拈毫固持不放注視題中逐字研味實字之理如何虛字之神如何有用之字當專攻往復不厭其煩無用之字可裁剪安放亦求其當於某實字得何議論得何理解於某虛字得何議論得何理解

退谷文集

序

六

八卷

神有在上文如何顧盼神有在下文如何攝取神有在本位如何拈擊躊躇滿志自破至結得意疾書字句即有未安姑直書之無使索吾氣無使滯吾神及其後也氣來神來當有不假安排若風水之相遭而自然成文者文成矣然後閑筆然後細加磨勘此時即以吾之精神眼界作主司閱者之精神眼界而不於吾文稍恕也當損當益去其粗率潤以膏澤小小變易則有之矣而其神其氣未嘗少有隔閡也如是則吾之氣足以奪主

司之氣吾之神足以通閱者之神而可以舉旗制勝矣如此而或不勝則非戰之罪矣顧以語學徒而不吾信也其有信者抑又不能作而曰子於此道是誠然矣弟子嘗效而爲之而思不屬思屬矣而語句櫛株遲久不能下矣文成視之而議論理解前或當移後後或可置前淺處反深而深反淺也則奈何予曰子誤矣予所言制勝之法在臨敵而其所以制勝者攻圍擊刺坐作進退屬兵秣馬是平日之事而非一日之事也思不屬

退谷文集

序

五

八卷

者平日讀書少研理未精也語句櫛株持久不能下者筆氣稠穠不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淺深先後不得其位者平日之講求於法者疎也索無深沉之積而欲以制勝於一旦亦何怪乎倣而爲之而不效乎予與梧岡論次直省考牘得二百首皆風簷制勝之作也或謹守司馬成法或出背水陣驅市人而戰之要其制勝在臨時其所以勝在平日讀者得吾說而存之其於舉旗制勝之道必有能自得者矣

丙戌房書小題商序

時文之有大小題其爲之而工也孰難曰大題難將以
弋取科名則必預擬其題之有當于場屋者而私揣摩
焉以冀倖于一日之或符其用于是乎人人同爲此題
平易既苦陳因高奇又詭尺度工之實難然則孰易曰
小題易雖亦弋取科名之具而題多不可懸揣偶然拈
弄盡其才情魄力而止非有所揣摩以庶幾于主司之
題必以是而吾將遂以是題是文遇也無所希無所避
退谷文集 序 八卷

盡態極妍往往爲之易工然則孰真曰小題真田舍翁
多收十斛麥尚能膛胸露臆作村杜撰况大丈夫翰墨
之事豈不能自伸其才情魄力而矮人觀場動必從類
至于餽釘掇拾冗雜泛濫以異倖于主司之好尚曰風
氣則然反不如小小拈弄因題博趣猶得以發揮流露
而自見其真今年春榜開主司之好尚畧可見矣諸進
士大小題文予皆得見之則且先其真者公之寓內而
時文之工果孰易孰難則固可以不問也夫

戊子直省鄉舉商序

文章公物也公物而公言之凡身其事者皆得言之不
以貴賤分也顧無其位而私言之源流本末縱極言之
鑿鑿往往無救於時徒滋詬厲而一二鉅公致身當路
出其緒言以論此事之得失坐而言起而行其所特懲
不過一人而天下靡然從之不踰時而革故鼎新翻然
大破其積習而一軌於正是何難易頓殊言不異而應
與不應若是其徑庭也往予毅然以文章之事爲已任
退谷文集 序 八卷

亦嘗有所論列以言此事之得失其言亦嘗及聞于天
下天下之人亦非不心慕手追惟其言之聽顧或舉以
求知於當事當其事者輒非之操琴於好竿者之門一
往不收輒變易其宿昔之所守而多方以投求中其所
好抱齋靡曼首尾衝突不復自顧意非此不售也已而
獲賞其所特賞亦不過一人而天下靡然從之至于破
壤雜亂不可收拾有心之士輒憂之又嘗大聲疾呼爲
天下訟言其非天下徂於易售之路而不信當是時文

章之流失幾於不可復振而忽焉舍其舊而新是圖翻
然大破其積習而一軌于正是孰使之然哉摧陷廓清
言出于下則爲一人之私言權歸于上則爲天下之公
論比如登高而呼衆山皆響聲非加疾勢使然也予縱
觀今科直省鄉墨奇正濃淡雖不一種然無不體正氣
純不復如曩時之拖沓靡曼首尾衝突以此歎摧陷廓
清之權信在上而不在下也舌敝耳聾而功不成懲一
人而天下靡然從之然則草茅危言之士固當結舌不
退谷文集 序 三八

癸卯恩科直省鄉墨商序

皇上龍飛御極百度維新嘉與海內之士 詔開恩科以鼓
舞而作興之慎選密勿大臣北門學士柏府西臺之風
負重望者由 京畿而十五國分遣掄選如古翰軒采
風之使龔以起文風而昌文運甚盛典也海內之士承
下風而沐休光者莫不爭自琢磨思竭其才力以冀幸
一日之知遇天下之人拭目思覩其闡墨如景星慶雲
麒麟鳳凰爭先覩之以爲快愚處鍾山淮水間輪蹄所
交郵筒差便南墨外先見京闈魁卷他省次第寓目顧
時地難齊所見多寡遲速不一窺天以管測海於簞遠
省所見之少至有如吉光片羽全豹一斑者不能如讀
江南全墨求柴胡桔梗於大野却車而載之暢心滿志
也然其元魁之作則幾幾乎皆得而見之矣伏讀之下
以平日所講求於先正掄元奪魁之尺寸引繩切墨刻
意求之則見其真正奇奇無不是正正無不是奇題
之大小文之繁簡雖不能一主司好尚有司尺度雖不

必齊而元必不可使魁魁必不可使元是何作者之問
門造車出門合轍識者之以針入芥以水入乳不爽毫
釐至於如此也且以直省元墨言之北元樸實精湛南
元雅正醇厚西江幽異兩浙光明楚醇謹齊澹遠豫條
達秦渾穆晉俊偉閩淵永西蜀簡潔粵東細密瓊池靈
營貴竹粵西雖尚未見其全盛可知由元文徧按之元
然魁然全榜之文位置得宜無不然是何車轍之合針
芥水乳之投毫髮不爽至於如此其盛也求其故而不

退谷文集

序

四

八卷

得則曰文風使然文運致然是則然矣感於物以有聲
還以其聲動物風然文之有風何不然顧文風何以能
然山川出雲不疾而速造化密移不行而至運然文之
有運何不然顧文運何以能然假歸小臣稽首颺言曰
聖天子作人雅意文風起而文運昌有默佑其然而然者於
以黼黻 休明潤色 鴻業仰佐萬年有道之長也豈
不休哉

癸卯南闈墨卷商序

主司以名公卿負文章鳳凰奉

簡命主江南試與同考諸君公慎自持榜出人心悅服愚謂
登明選公拔寒櫛俊望其榜一見而皆知者也若文字
之源流甘苦主者之苦心搜羅非一望而可知也吾見
其文焉吾聞主司所以論此題與所以有取于此文者
焉主司以全場抄本文見示至今二十日矣予皆得縱
觀之而後乃今知榜盛而文併盛蓋有榜盛而文不盛
退谷文集 序 五 八卷
或不全盛者矣未有文與榜合所取之文與取此文之
論合如今日南榜之全盛者也主司謂首題不知也是
正文畧過正文不得次題補幹以理不徒法有法無文
不得三題下文有而已矣字粗不得予縱觀其文雖濃
淡奇正不一體還按主司所以論題之大指則皆合矣
全場文開雕未全先出十八房各首卷質諸海內宗工
哲匠未有不歎服南榜之文與榜併盛者也主司全序
弁全集此引其端

呂坦菴留都文萃序

不自治而治人所謂無體之用天下事無一可爲而况
著作之林翰墨之事可以其淺中薄植出而與天下士
酌義理之微芒較方員於尺寸乎儒先論體用自修已
治人之大以至一事一物莫不先有體而後有用其於
文事何獨不然存乎我者用功深收名遠甘苦備歷卓
然成一家言體也然後出其所心得以與當世英敏之
士賞奇析疑務以講去其非而趨於是用也無是體將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不成是用坦菴呂先生體具用周無論其修已治人之
大行已歷官卓卓可稱述卽以文事言真所謂用功深
收名遠甘苦備歷卓然成一家言予初不識韓荆州甲
戌得其會墨酒然異之登之集中嗣因同鄉前輩手授
其房書酒然異之亟登集中後又得其擬墨暨其全稿
既光拙刻又爲梓其事稿行世其時未識荊州也戊寅
己卯間予以選拔貢入成均先生謁選相見於旅寓把
酒論文握手夜知先生於此道九折肱成良醫可以

遍藥此道中支離腫腫偏枯踈蹶之病竊歎先生自治
深矣過此皆先生治人時自始仕至今屢典文衡毅然
以師道自任諸所成就卓卓可稱述方先生令寧鄉日
與其中人士賞奇析疑務以講去其非而趨於是已而
以侍御典試滇南其賞奇析疑講去其非而趨於是猶
夫昔也已而以京堂視學留都其賞奇析疑講去其非
而趨於是猶夫昔也今年夏五得留都文萃而循諷之
歲試課習之作都爲一集如千首有美畢臻無奇不錄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如楂梨橘柚其味不同而皆可於口非先生自治深其
何能所過者化不期月而風氣日上若此哉以此益歎
不自治而治人果未之有而先生之明體達用酌義理
於微芒較方員於尺寸有本而有源也今先生方以銀
臺內召行將主持文事爲 聖天子黼黻休明潤色鴻
業則茲集不其爲之嚆矢矣乎

房師高荆襄先生課子文序

予旅寓京邸時時以文事過從柘城先生游間至某某
兩世兄讀書所則見吾師平日所指示學徒應聲擊鉢
所成之作裒然成集蓋失者放之散者聚之雖出於兩
世兄之手而裒多益寡間出新作則吾師之自訂爲多
也予往從先生游欬吐珠璣言成矩矱一啓口一炙手
皆後生模楷寸瑜尺璧嘗恨不得其大全今而見之喜
可知也因爲語二子曰子母自負才高而不繩尺於茲
退谷文集 序 八卷

於時世其家學可必也爲請於先生亟索歸寄示兒子
白麟手寫一通珍味之坊間知之謀梓之繼請於先生
并以砭世之高才而甄落者先生重違其意因以命越
越爲序而行之

退谷文集

序

五

八卷

謝昆臯太史傳稿序

曩予謨錄癸未房書於滇南文盛有所推服謂其讀書
養氣不自時藝來其中如謝昆臯太史文表章尤多起
丙戌得王永齋太史文稱雙壁坊人請予爲刻合稿予
方於役江右片帆千里中時時問訊多事卒卒未遑也
已丑予備員木天於昆臯永齋爲後輩館務之暇得時
時請益披其篋出所藏則永齋已裒然成兩集風行寓
內而昆臯文縱橫篋衍顧以省覲往反二萬里席未煖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主試七閩往反又萬里聞其江臯嶺表布帆籃輿中時
時作推敲狀解其橐光怪陸離又得新製二百首蓋若
此其富也予謂大寶不終秘亦當以時衣被字內使藝
之畧見一斑者窺全豹而識所模楷因得受而讀之鍊
字鍊句鍊意皆啓古人秘鑰又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
歷此豈自時藝得來者求之先章程式文字中名貴不
可多得而昆臯若此其富也丹鉛甲乙亦爲分兩集與
永齋兩集並行而先以一集付開雕氏海內具眼者讀

之知能自伸其才力氣魄果自讀書養氣來真能爭勝
於中邦文明之地而予曩者之云不爲徒然也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同年莊燕服文稿序

用功深者收名遠信斯言之不我欺也世徒見士之發名成業者以爲若屬有天幸或妄意人之爲之也予不謂然士屈首受書幸而得天之優其才分足以大有所就而足已而不學學而不臻其至悠悠循循坐視人之前而退而却走以讓能于所常往來而迄用無成者皆是也有人焉淬礪攻苦爲之不厭得不以喜失不以沮夙興夜寐精益求精彼何人耶武進莊庶常燕服敏慧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夙成才名早著所少者非才也試鄉邦一出而三奪其幟兩舉京兆所少者非才也而燕服氣專容寂鍵關蕭寺冷面隔俗益肆力於五經以醇意發高文其勤懇倍於常人予同旅寓弗能然也而卒以五經成名進士讀中秘書然則非天也非人也其用功深者收名遠也予既下第歸則以其臨場所嘗同爲魯論文若干首益以前作屬爲點定而流布之士得是編而卒業焉其亦知用功深者收名果遠昔人之言不我欺也

同年蔣省菴重訂四書文序

昌黎子自言其文其皆純也然後肆焉吾讀省菴重訂稿而不覺有味乎其言之也不純不可以肆不肆不成其純純與肆一而二二而一顧吾於初編悅其純再編驚其肆若純與肆不能以一視抑又何也省菴成進士入中秘於今幾年所矣其初編率皆應試之文束於尺度而不敢馳驟雖其實大聲弘縱橫恣肆時亦不自掩抑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歸於先民矩矱而止此所以悅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其純也其重訂增入者率皆見獵心喜程式門生弟子之作則不覺其汨汨然來汨汨然往傾江倒峽經經緯史隨所值而洞見其源流本末漆園所謂彼其克實惡可以已者也此又所以驚其肆歟究之純未嘗不肆劍拔弩張寓於徑寸之萌又若右軍書法鋒藏鋤歛而筆力千鈞肆未嘗不純如古法錦堆聚陸離而一縷一縷皆見經緯也今經重訂新舊間編不復可別矣讀者縱觀之忽如清廟明堂威嚴肅穆而不可褻視也忽如千

固嶺競秀爭奇而應接不暇也夢之皆純而肆者也
有冠之文昌黎子之文也

同年宋蘭揮文稿序

藐姑射之仙飲風吸露乘雲氣御飛龍倏忽之間再撫
六合之外吾未見世果有如是之人而嘗見有如是之
文頃讀朱子蘭揮制義欬然遇之聖哲代興儒先接踵
事日加核理日加密其於文也正而變變而不失其正
時賢方軌先型步焉趨焉寧遂出其閭域於斯道無所
發明然不得其所以貫穿乎是者融釋脫落於已而發
皇於楮墨之間亦越宿之物不可以餉過客耳故同此
退谷文集

事理法度其致油油其光熊熊來不知其所自來往不
知其所自往此昔人所以致歎於神工鬼斧爲非人力
之所可到也蘭揮英姿踔厲未嘗不絕於人所處之地
而致力彌勤未必不同於人所讀之書而會心自遠其
發而爲文理明事析而法工亦何待言顧其不可及者
融釋脫落得之心而應之手嘗有一段光明伉爽之氣
流露筆墨之外可思而不可言是其塵垢糠粃猶將陶
鑄一切者也孰敢傲焉以雕繪爲工恆釘爲事而私其

枕秘者踈蹄曲嶺自以爲廣官大固尚不足以馳域外
之觀何問乎乘雲氣御飛龍者哉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同門汪尊士文稿序

歐陽子與樂秀才論文書告以順時士自屈首受書將
以明體達用於天下顧不得當於有司雖欲致身通顯
其道無由士卽奔軼絕塵不受羈勒常自抑制勉就尺
度故凡今之欲當於有司者未有不順時者也顧亟亟
順時未必得之而其得之也亦往往未必順時汪子尊
士丙子舉於京兆予時適次其鄉墨入集服膺異於他
作所以然者爲其按脉切理足以發明聖賢之精蘊耳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固不計其順時與否也間四科十二載乃與予同舉於
禮闈予取其會墨讀之按脉切理發明聖賢之精蘊猶
鄉墨也而順時之說不與焉顧尊士今則遇矣中間何
以屢不遇豈其不受羈勒抑或蟻穰未盡合度不講於
順時之過耶予取其薦卷及其平日所揣摩之作讀之
與其時之風氣蓋水乳焉則是非不順乎時也而顧不
遇豈歐陽子順時之說亦有不可得而盡信者耶且夫
得與失固有數焉吾自計吾文當遇與否耳其得也奚

以喜其失也奚以溫辱士今昔之文具在識者取而通
按之要爲弘整博大所謂鴻筆之人爲國霖雨者也非
不順乎時者無一不當遇無時不當遇而至此乃遇則
曰有數存焉士自求工其文如辱士可耳而順時之說
直可置之不論也已

同年湯乘素四書文序

遇合之文在一日而其爲文也童而習之則固已非一
日矣前輩之有識者於其人發軔之初甫學爲文之日
決其文之必售而其後卒以不與此其必有推測之術
哉亦以其文卜之耳彼以文而得遇者其所以遇千變
萬化而不可究詰其所以遇之文亦千變萬化而不能
符同故有以庸俗之文而售者有以欺人之文而售者
卽亦必有以理真法密局正辭醇之文而售者等售也
退谷文集 序 八卷
而其倖與非倖則必有分矣世徒見庸俗之文欺人之
文皆售則以爲信貨而復持是以求之則往而不效老
死無成又見理真法密局正辭醇之文遲久後售而不
知其卒無不售則是倖而售者之少終不若非倖而必
售者之多倖而終不售者不可勝數非倖而終不售者
必無一人也則以文求遇者之所宜從事斷可知矣湯
子乘素之文理真法密局正辭醇之文也持是以售亦
嘗不售矣而卒無不售况其試於庠則拔於庠試於雍

則冠於雍試於鄉則先於鄉試於禮闈則先於禮闈試
於殿陛之間九重之上則

至尊壽顏公卿推轂安往而不售者予解其素得文若干首

歎其堅光厚響卑不入俗高不違時誠制義之科律亟
取以授兒子白麟且告之曰風氣不齊好尚各異爲文
誠若此則無往不售者往時爲次擇本朝先達必售之
文可百首熊鍾陵張京江徐東海王阮亭許海寧近科
先達之文皆在焉以當揣摩則命以乘素之文亟編入
進各文集

序

早

八卷

孫會元制義序

歲癸巳

皇上六十萬壽加科鄉會試孫子叶飛以麟經弁冕禮闈予
與陳西部同司此經而先得之方入闈主司率同事諸
公齋肅盟神期得昌明博大之士以翊文運而答

主恩當是時各矢虛公遂次以進未知率先者之果誰屬也

即予得此卷賞其昌明博大但以詰之於心而未敢遽
謂率先者之即以屬之也主司一見而異之然亦默識

進各文集

序

四

八卷

於懷而未昌言於衆遽謂率先者之當以屬諸此也已
而合諸經所得卷較短繁長卒無以易此因以之弁冕
禮闈而率先以進 呈是遵何道哉亦以昌明博大之
有以奪人目而入人心不自知其同聲一辭欲易之而
不可得也則夫士之操觚以求入彀者其所崇尚亦槩
可知矣主司之評此卷者曰氣昌法老力厚神完予因
是以思氣者文之主法乃文之範力視其學神視其養
既已操觚爲此豈其無氣而氣之昌不昌則不可知豈

其無法而法之老不老則不可知卽有力而力果厚乎
卽有神而神果完乎果兼此四者養叔之射去楊葉百
步雖百發百中焉可也榜發知其爲叶飛遠索其平日
所爲文讀之昌明博大夫猶是也氣昌法老力厚神完
夫猶是也夫操觚爲文本求入教奈何不游之乎昌明
博大之途而闌入於支離險怪之路以致有氣而不昌
用法而不老力不厚而神不完將焉用此因亟以叶飛
文示學徒使知所趨並以告天下之操觚而求入教者
退谷文集 序 八卷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向庶常文稿序

先輩制義尺幅不長貌之易耳肖之實難求其所以不
似之故且無無論其理解議論卓有根柢不容襲取卽此
尺幅中之伸縮進退確有微妙非減字省句所可促到
先輩文前不笑後不謁雖比偶而實單行所謂篇如股
今之篇法有是乎前或不及待後或無可說一股止作
一股用不似合全篇八股十股或十二股十四股止爲
一氣卷舒者之節自短而韻自長也先輩文每股語住
而氣不住其勢張而不弛多止半股牽搭下股以成片
段當其住官知止而神欲行所謂股如句今之股法有
是乎股自起股竟止起不牽上止不搭下不似此比之
起卽承上比之止此比之止卽控下比之起股有淺深
開合轉折頓宕而絕無斷續也且其正面下語句不多
而必撙勑兩題縫那展語雖多而不隔神氣奇正相生
如環無端今則正講而不免於膚挨講而不批其隙矣
如此以爲短篇幅短而氣亦短局促而機不靈以貌先

退谷文集

序

三

八卷

輩叔敖之衣冠優孟之面目神則亡矣安取其質近日
 工短章者予不能悉見吾師荆襄先生實入先輩之室
 今更得吾門向子正存文齊驅並駕開戶造車出門合
 轡正存與吾師之所得於先輩者豈異也正存以麟經
 受知於予予復以義經受知於先生針芥之合夫豈偶
 然正存從容語予曰貞於制義不惟寢饋先輩於高先
 生文稿實私爲拱壁凡夫篇法股法之變化正位夾縫
 之鑄錢先輩文之引而未發者多於先生稿玩味而自
 退谷文集
 序
 四
 八卷
 得之予徒知正存之善學先輩不知其併學先生聞其
 說按其集前不笑後不竭比偶單行先輩之篇法如是
 吾師如是正存亦如是也住而不住張而不弛官止神
 行先輩之股法如是吾師如是正存亦如是也句不多
 而必撙勦兩語雖多而不隔神氣先輩之正面下語題
 縫展拓吾師如是正存亦如是也而自伸才力自抒性
 情分道揚鑣各樹一幟不唯無一語似吾師者併無一
 語似先輩者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吾於正存之文亦云

因付開雕踵吾師文稿後海內具眼者更取而玩味之
 當知善學先輩者不以貌而以神往往如此也若止滅
 字省句以肖其貌易易耳何取於此編而數數焉與天
 下共之
 退谷文集
 序
 四
 八卷

同年顧子肩制義序

不才胡以遇顧遇不必才且亦有才而不遇者即遇不早遇或小遇不大遇當其遇而不進鮮不自疑解之者曰士問才不才耳不問遇不遇苟才矣不患不終遇而或未之能自信也同年顧子肩少爲高才生試輟冠其曹濫陽張夫子視學江南時拔之貢成均當是時登明選公考牘一出天下翕然稱之如予肩者取青拾紫直反手間事耳顧屢躋於鄉闈有才不遇鮮不自疑予退谷文集 序 吳 八卷

曰不足疑也才益高氣益下才愈豪功愈密有才如予肩而患不遇乎已而試京兆捷京兆予言畧驗顧又躋於禮闈小遇不大遇即又自疑予曰不足疑也才爾高氣彌下才愈豪功愈密有才如予肩而患不大遇乎已而試南宮躋南宮予言不驗詢其故則得意疾書時卷爲墨汚不終事而文不達於主司然則非戰之罪也又非予之阿所好而漫爲大言以張之也士問才不才耳不問遇不遇苟才矣終不患不遇搜其篋得其近所爲

文若千首珠光鋤氣陸離光怪有才如予肩而患不大遇乎倘不以予言爲然天下不少具眼者請卽以此編爲戊戌鑒脈先登之左券

黃實君制義序

遇而老何如未老老而遇愈於不遇潦倒名場老終不
遇者知有何限猶得自發其筆墨之光怪從諸艱備歷
中致身青雲之上豈非厚幸從旁觀者猶以日暮途遠
不獲及鋒而用爲惜顧學曰老學筆曰老筆倘非老成
其誰足用吾宗道山先生三楚精英讀書等身著述富
有試輟冠其曹其得名最早假使道山及鋒而用少壯
登朝鴻筆之人爲國霖雨其踔厲風發當更何如而遲
退谷文集 序 八卷
遲後遇遇而老何如未老也然使非寬養之以歲月剖
析義理達其微眇更歷事變盡其曲折其發爲文章必
不能批卻導窾闕中肆外若此唯其然故學稱老學筆
爲老筆終能自伸其才力發名成業老而遇寧不愈於
不遇矣哉况 廟堂需才甚亟掄才之詔接踵而下行
見道山磨不次之擢以人事君在今矣以視夫未老而
遇者其發皇未易軒輊也予老矣遇先道山而引年隨
之輟斷其文章必有用也披覽之餘不無徒羨云

受業圻張潤蘭友宸校

退谷文集 序四

序目

譚吏部宦稿序

牟述齋經稿序

武諧孟制義序

蔡鉉升制義序

何頃波文稿序

靈寶令張耦韓制義序

退谷文集

序目

同年雲軒臣四書文稿序

同年雲軒臣大易文稿序

王兼山文稿序

王牧巖文稿序

同門徐麟洲文稿序

同年沈新周制義序

同門薛仿山文稿序

同年汪無亢文稿序



七卷

同年周仔五文稿序

聊城歸璉文稿序

邢退菴文稿前序

邢退菴文稿後序

汪進士制義序

同年薄蒼崖制義序

同年沈華平制義序

退谷文集

序目

二

八卷

退谷文集 序四

退谷黃 越際飛著

譚吏部宦稿序

制義之有宦稿宦成而不能忘其所有事非如曩者之欲以此售於世而不得不畢力求工也苟有所作適吾意焉而已然使曩者之所入不深則無所用於此掉臂去之不顧矣蓋當其方有事於此本非其所樂聖學之精王制之微涉其藩未窺其奧束縛馳驟苟一旦得

退谷文集

序

九卷

息肩於此掉臂去之豈有靳哉顧亦有深嗜篤好久而不能忘者此無他所入者深嗜其齒而旨於其味也吏部郎譚某自其舉鄉校提南宮予見其闡墨卓越端凝如精金美玉歎其所入之深初謂及鋒而用事過則已顧於文集詩集之外肆其從容退食之所得於制義復積而成宦稿不惟擁旌旄秉文衡用作程式文字即讀禮家居有所感觸應聲擊鉢輒成小品何其樂此不疲亦以嗜昔所得入之既深嗜其齒而旨於其味故不覺

觸緒紛來愈久而愈不能忘也君弟文子公車時會爲予言家庭文事之樂君同鄉陳滄洲公祖亦屢爲予言之顧予獨不得見其所謂宦稿者心輒嚮往今君假滿回部乃得從其浙聞所得士江岷源同年索讀之典雅精鑒視其鄉會墨有其過之無不及也他人所束縛馳驟掉臂去之不復顧者君乃於此目爲樂事則信乎所入之深欲忘不能非嗜痴之癖所好與人殊也詩古文集士大夫多有之皆不名宦稿而獨以宦稿名制義宦

退谷文集

序

二

九卷

成而不能忘其所有事其亦謂其不可多得也夫

牟述齋經稿序

聖天子表章五經先周易已 命儒臣纂集先儒說經
諸說進呈 御覽於其說之不一者 親發宸翰執兩
端而取其中定爲成書名曰折中 頒布直省尚書毛
詩春秋復奉 諭旨現在纂輯 案定而於曲臺一經
獨後非後之也三禮皆周室遺經而周禮儀禮不以命
題誠以儀禮爲禮記之目周禮特詳於官制而禮記更
括吉凶軍賓嘉之全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取範焉故禮
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記獨以取士且慮夫士子日力之短欲使耑其業而發
其微然猶號爲孤經習之者少唐宋以來以禮記爲大
經爲其繁於諸經故大之也夫習之者少則問學疎而
是正難意必有深心嗜古之士奮其精力求古人不傳
之秘於遺經深藏而不市者不先有以風厲之則匿而
不出故 詔先四經而曲臺獨後然則非後之也誠重
之也豈史述齋牟先生山左名家子世占科甲皆以曲
臺起家自其若年固以此經先多士登巍科官禁近當

世既讀其經稿而想望其丰采歷有年所矣顧其所祈
嚮於是經者與諸應舉之士異彼其摘題行義便釘掇
拾誠爲下者即能墨守先說不失尺寸而不能心得獨
造成一家言其視述齋猶不能當其一喙也夫易宗本
義書本九峯詩守集傳春秋主安定皆有成說可据而
曲臺獨載陳氏集說以匹敵四經之傳註非如書傳曾
經朱子往復書示則其說猶爲未定也述齋通籍後仕
不廢學益能究心經義今觀其經稿諸所增定多苦心
退谷文集 序 四 九卷

孤詣之作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此非所謂奮其精力求
古人不傳之秘於遺經深藏而不市者乎意其必有世
藏善本與夫所以訂其訛而正其誤者夫 聖天子表
章經學用以推後大傳此誠千載一時也承詔諸臣皆
將本其所得以補轍 休明而孤經獨造如述齋不以
率先多士爲 當宁獻宜非其所能安况今太平無事
封事既稀柏臺退食之餘苟本其所得以其鴻秘繕寫
進呈仰副 皇上慎重曲臺獨後諸經之意旦夕總裁

斯經之 命必有所屬則述齋以柏瑩而兼傾曲瑩卽
以此稿爲先聲也可

武諸孟制義序

余曩論文主理筆法顧此三字筆尤啀緊理無筆則腐
法無筆則死昔人謂龍震百斛鼎健筆獨扛又謂筆墨
有靈聖賢生色筆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嘗持此以讀唐
宋八家文人各一筆而必無無筆之大家前明制義其
可見於今者亦多以其筆傳無此則朝華夕萎按之不
可以覆瓿時賢之文以此驗之亦復可知筆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山右武子諸孟天賦奇筆出入於唐宋
八家而不掩其英英欲振之氣貫穿於有明制義而獨
出其稜稜露爽之機每拓一題自伸其才力氣魄空諸
依傍雖理之所有無不有法之所有無不有而一以筆
運之其新機活致往往得未曾有予曩爲鄉會房考諸
選梓其闡墨房書而惜其不多見也近補畿南令得保
定之新安握手京邸啓其行篋得制義若干首多疇昔
之所未見旣讀之一一如新發於硎鋒鏑廉利光鋌不
可遍視真昔人之所謂龍震百斛鼎健筆獨扛筆墨有

靈聖賢生色者筆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武君名進士
行有事於校文亟爲開雕公諸宇內畱心者得是集而
揣摩之則筆墨之間其亦可平增無限氣勢也夫

何頃波文稿序

交尚往來抑或莫往莫來而投契倍真何子頃波生於
粵仕於豫予與訂交燕市中間不得見十年頃以服闋
赴部謂可朝夕繼見而予以病故又不得樂數晨夕其
往來也僅矣而予與頃波投契之真在酬酢贈答之外
所以然者市交以金道交以心頃波嘗授我冰雪文一
卷自其歷試冠軍上春官取甲第蒞扶溝遇合程式之
作皆在焉予官書校罷旅舍岑寂時時啓視頃波之藁

矚肝膈予一一皆如見之興酣落筆五嶽動搖析義理
於毫芒則鹿洞談經也起經綸於指掌則草廬接席也
窮極變態寫人情所難言批卻導歛不啻無厚入有間
予日晤對賞心快意或爲擊節或浮大白以視與何子
把臂論文賞奇析疑上下其論抑有何異然則予雖不
見頃波殆無日不見無時不見矣惜其晴窓詩卷爲刊
本尚可持贈而房書手錄不免索還予惘惘如將離別
至是於頃波乃始黯然魂銷也畱之不得還之不能無

已則以付開雕氏使之不脛而走四方人人皆得沾溉
何子之餘潤卽予亦不言而在其中矣因爲評陽還之
頃波磔任未卜當在何地且無問近遠梓成徧寄知交
人人當握冰雪文一卷計必爲予首屈一指也

靈寶令張耦韓制義序

予往撰錄癸未房書從郵筒中得宣城張子耦韓文數
首愛其陳言務去又復兀冢安貼盡登諸集海內誦其
文而想見其人惜其文如景星慶雲不多見也嗣後每
相見輒索其全稿顧以交臂分手卒卒不可得今年春
謁遯金臺得河南之靈寶耒束裝以事見乃入其邸探
其行笥之所携而快讀之陳言務去正復兀冢安貼竊
信予曩者之賞心不謬也而又以不得多載爲憾也蓋

時文有二患而背理傷道者不與焉沉潛者束於語脉
而不能自發其光怪高明者侈其才氣而不顧躍出於
規矩兼之良難讀耦韓諸作流自性情釀於經史往往
自伸其才力氣魄爲人情之所難言而發其所未發顧
其周規折矩則未嘗不以題爲範圍百家騰躍盡入環
中其有我用法而不顧語脉之不安者乎無有也蓋
真能自發其光怪而不躍出於規矩者因爲評陽而歸
之且趣其開雕流布不惟靈寶人士人挾一編有所稟

承異日者爲國掄才俾人人皆知陳言務去冗弊安貼之爲可貴其得不以此集爲科律平哉

同年雲軒臣四書文稿序

工制義而以時文名於時亦以時文名一家耳顧此一家言其中亦各有得力而常苦不能以相兼獨於吾友軒臣之文而殊不能以一體名之也軒臣制義其中無所不有根柢儒先而直書語錄者無有也貫串諸史而鉅衍成句者無有也格律準諸先民而化其方幅變動資之時賢而去其凌矚理唯由舊而研其精氣必取新而軌于正非有所規撫臨摹而務出於一家者也聚精

會神追其微芒等其曲折微以實理佐以虛神主以健筆運以老法百家之書悉收四時之氣俱備吾于軒臣制義而真不能以一體名之也卽其人可知也自以制義知名當世無往不冠其曹而循道彌久耿然如將不足也卽其文可知也凌前跨後成就如此卓卓而息氣凝神視他名下士之洵洵拳拳者吾未之見也卽其人可知也卽其將來之建樹亦無不可知也遇於時而以文名者衆矣不逾時而止堪覆瓿吾信雲子之文之必

能信今而傳後也于是乎書

通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同年雲軒臣大易文稿序

雲子軒臣四書執予既序而公之海內四方翕然崇尚之謂近科來無有精深透闢能自豎立於常人呼拜之外如此集者家絃戶誦亦已紙貴一時因思軒臣鄉會易墨刊布當世發揮義文周孔四聖人之心源委曲詳至意其憲下自課文當必殷富莫一讀之以慰調饑賈人之請于其門者踵相接也軒臣檢其素所爲文以授予予與梧岡劉子論次其若干首以行世因謂梧岡曰

通谷文集

序

古

九卷

四子之書之於易也書不同而理無不同理既同而所以爲文者宜無不同說者乃謂易執發揮天人理數象變詞占非若四子之書之有語氣又其命題率皆一二語可以直放直收而無礙也故場屋中四書文之與經義類皆打成兩橛而實不然也四書文題不一種文不一法作者須如縫人之相體裁衣形家之移步換形始不爲通同廊落之文而易執何獨不然今夫易之爲道也大矣遠近幽深無不畢該而其爲題也有截象合象

者前必伏後必縮中必過此亦如四書文中之割截
也有平排數語中抽二句命題者首句屬上文爲一類
次句獨爲一類則上爲單落下爲總貫此亦如四書文
中之偏承也有合爻象而爻象兩意象只一意者則發
爻處當留象傳餘地此亦如四書文中之虛實實虛添
寵減寵也有合三爻象者以中爻象爲主而貫串前後
則四書文中之橫擔也以前爻象爲主貫串後兩段則
四書文中之順綱也以後爻象爲主縮合前爻象則四
書文中之倒綱也至於說卦雜卦題零星破碎者則又
四書文中之段落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世率一槩行
之而不究其法不知既號爲文卽不可不以法運之熟
于其法而不爲法所拘運用存乎一心可也若廢法而
爲文是捨五花八門坐作進退擊刺之方野戰以求勝
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然工于法矣而不熟究象變詞占
天人理數之故則執空法以言法與廢法以爲文者其
弊正等予向與家駿升讀書湯山及寓燕臺所爲易菽

退谷文集

序

五

九卷

不下數百首常執此意以行之而怪當世不爾也然雖
不爾又安知予所見聞之外不有人焉亦如吾之默默
自以爲是怪世之不然而寄此意以俟世之知者乎及
見軒臣文而後乃今恍然于世之好學深思果有得我
意之同然而不必拘之見聞中者軒臣之爲功也篤爲
思也銳既已融液于易理而又旁參諸經之旨遞互發
明故其爲文精深宏博變態百出而按之四子之書之
文若合一契人得是編以讀之庶曉然于易菽書菽之
脗合而不以易無語氣可以直放直收而無碍則志乎
場屋者又豈視易與書爲二而不求其所以同者哉梧
岡是予言因書以弁其端

退谷文集

序

六

九卷

王兼山文稿序

世無生而能文者當其始亦必問法於古人字柳句比日引月長大而後經經緯史自鑄偉辭成一家言而名於世若是則人力勝也顧亦有刻心銷志爲之久而迄於無成者雖其學未至亦其所稟於天者有以限之而然也無暇遠舉韓柳歐曾前八家之以古文名於唐宋王唐瞿薛後八家之以時文名於有明者意其人必皆有絕人之稟而後其筆力之所揮斥足以達其所學而暢所欲言若是則天分又勝顧亦有出語驚其長老卒也不造其堂不躋其畿徒以浮沉而取榮名亦不能自鑄偉辭成一家言若是則天人又宜交勝若武昌王子兼山之文其真天人交勝者乎予初未見兼山之人從郵筒中得其考牘鄉墨而刊布之英絕領袖所向無前疑其天授非人力迨丙戌會榜前見其人英英玉立甫弱冠也又見其文稜稜露爽決其必售已而果然乃得併其會墨房書而刊布之法益老筆益健如逢其故更

退谷文集

序

十七

九卷

遇其新其中合作往往幽燕宿將之所不能到而兼山以三河年少掩而上之乃歎其心思之銳攻苦之勤有非天分之所得盡者不見又十年今年春謁選得粵之長寧未發也解其案得文一編予讀之多曩所未見往往登方城之堂而躋其畿叩之則曰此十年中家課子弟有作未嘗以事免也夫稟之如此其異爲之若此其勤此真所謂天人交勝者宜其進而彌上繼王唐瞿薛八家之緒以名於世而傳於後異乎世之嗇於天與嗇於人得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者其亦遠矣乃爲序而刊布之兼山更許示古文予雖鹿鹿未有寧暑竊嚮往之必又有繼前八家而自成一家言者莫予靳也

退谷文集

序

六

三卷

王牧巖文稿序

用功深者收名遠士之以文舉進士有不工而得之者
卽亦有工而不得歷之又久而後得之者回視先我而
得者三河年少雖復風流自賞其所作朝華夕萎不轉
眼已供覆瓿而幽燕宿將氣韻沉雄幽香冷艷獨亭亭
於風淒露白中而不與之同就湮沒蓋用功深者收名
遠理固然也余同門王子牧巖五十始成進士前所踴
厲風發角藝於名場不爲不久而必遲之又久晚而後

退谷文集

序

五

九卷

遇不可謂幸而因是學益以富氣益以歛陶汰鎔冶變
而愈上則其功愈深其名愈遠藏稿具在不可誣也已
丑會試與予同出於大山先生之門薦而未售癸巳乃
售出予同年方子石川之門予時同事禮闈見其卷併
擊節焉遂冠本房夫以牧巖之才踴厲風發不難早掇
巍科而更老其才則其所造益不可測而其文益以精
矣獨其登上第甫散館而實志以歿才不爲時用爲可
悲也然立功與立言相表裏既不究其功則其言益可

貴重余同門陳子蘭峯謁選客都門出其稿囑予評閱
亟爲點定而歸諸其嗣君龍章鵬章俾開雕流布天下
之大必有讀其文想見其人愈久而不能忘者又知用
功深者收名遠初不待科名而後顯其可傳世行遠者
不在此而在彼也

退谷文集

序

五

九卷

同門徐麟洲文稿序

文如其人亦必其人立身有本末而文復成片段始可以語人文之合不爲夫文湊泊而人碌碌者言也抑亦有文曰文人自人人愈可疑而文愈工者然其險陂傾側必流露於筆墨之表是亦文如其人而不能必人如其文孔子之言氣備四時顏如春孟如秋人如是文亦如是七十子之徒其言今可見者雖單辭片語莫不各有其性情學問如是始可謂之文如其人吾讀江陵徐退谷文集

序

三

七卷

子麟洲之文而竊 六人文之合也始吾未見其人而激賞其鄉試中式之文體方用員簡貴精密因以想見其人繼吾見其會試中式之文而同出一門則不惟見其文併見其人體方用員簡貴精密豈獨其文云爾哉其人亦猶是也不得見十年其人其文在杳渺間已而謁選聚輦下接其人體方用員簡貴精密如讀其文也解其裝盡讀其文體方用員簡貴精密如見其人也會得一地洽百里文無所用之人所切需矣麟洲謂予當

贈之以言予無以益之還以其文贈之予讀其文有放其矩矱而自恣以適已意者乎有束於尺寸而徇人以小其魄力者乎謬妄不以花完殺有不化乎不遷於古何以傾率言不臣於心何以求一是對境而生波委雲屬意盡而止水逝雲流吾見麟洲之文皆如是也吾卜麟洲之人卽亦必如是也然則此行也將又人如其文矣文如其人吾早見之矣人如其文吾亦見之矣前輩謂八股雖時文高不得低不得無才氣不得使才氣又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亦當旋硯從之

同年沈新周制義序

祿與名皆生人難致之福天之所吝惜而不輕以畀人者而權於二者之中則天之予人以名也視予人以祿爲尤重天下之大千百人不一得祿焉然而其得之也不一途故天常假借之使多方以進取苟欲得之則亦聽其自得之而所吝惜者獨於名之一途使其必出於制科無旁趨無曲徑厚實以致之積時以俟之幾幾乎不可必得矣而用功深者收名遠卒亦使之必得之且

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夫名之一途豈無弋取倖獲者而其得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轉盼而與草木同腐舉其姓字多非笑之又慙忘焉如是則奚名之與有名也者名其實也必以實而得名故昔之君子有九上公車而始遇者其成名不惟不能早亦不必早彼其績學上下千萬年聖經賢傳與夫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因革損益細而及於一名一物罔不網羅而切究之以殫其所學學成矣而彪中炳外遇於人而輒收之時命不能爲之限鬼神不能爲之

阻雖經百折率履亨途其究也卒亦不能使其名之不成蓋賓於實而積以年如是以成名則其名之成也又安得早望江沈子新周已丑成進士年六十有二矣其成名可謂晚然不如是則其名之成也太易其垂之也必不久蓋新周於書無所不讀早年卽從事於周陳張朱之緒言十三經廿一史以次卒業諸子百家無不啗其英而咀其華作爲文章根實枝茂原原本本自成一大家戊子舉於鄉鄉墨出人爭傳誦之今年舉於禮部會

退谷文集

序

二四

九卷

墨未出人爭先覩之以爲快而更欲快覩其平日所作此豈弋取倖獲苟以求名者之可同日語哉因爲解其彙得文若干首而不能悉登梨棗先爲大小題各一集世不乏具眼者其必信於今而傳於後無疑也或謂沈子名則成矣而未得祿予謂祿造物之所輕名造物之所重故有寧予以祿而靳以名者靳以所輕予以所重其位置之已自異於常人况乎沈子精悍堅實祿與位名與壽行將兼之又安在其不得祿也

同門薛仿山文稿序

壬午秋予有事鄉墨之選得薛子仿山闢卷讀而異之洋洋纒纒不受羈勒冷然善也已丑春與予同出江浦劉先生門又得其闢卷讀而異之洋洋纒纒不受羈勒冷然善也當是時未見其人先讀其文擬爲老師宿學已而以同門故得數晨夕因發其篋得平日揣摩作流連激賞與闢卷無異夫事不素習難以驟工縱復習之有素而風簷寸晷三條樺燭易盡猶有不及其平日者退谷文集 序 五 九卷

臨川陳大士應聲擊鉢之所成無不工妙而其鄉會墨今可見者視其平日所作未免減色況不素習而能工於臨時吾見其難也若仿山闢墨視其平日所作有其過之無不及也此蓋其習之有素揣摩早已成熟故無分於平日臨時而無往不工若此學者欲求闢墨之工先求窓稿之工不然事不素習而止求工於臨時吾見其難也因爲併仿山闢卷窓稿序而行之以告世之不習於平日而求工於臨時者

同年汪無亢文稿序

士之能自異者矯然拔起於流俗之中不以貧屨屈亦不以貴介仰彼其天姿學力迥異庸流其所成就卓卓足爲當世稱道天下之聞風相思者未見其人讀其文而重之不問其門第何如也既讀其文見其人益以重之不計其門第何如也故夫門第之說不施於士君子文字之間錢塘汪子無亢爲予乙酉座師少司農東川先生冢君於予爲世兄弟而予之重無亢則初不自是始矣予始操觚遶次直省考牘則見無亢週知於當世之文而歎賞之爲流布焉已而屢見之屢歎賞而流布之最後流布其鄉墨當是時不知其爲先生子也傾倒之誠出於中心之自然據於文章理要所不得不然不以先生故也已而出先生門與無亢相見於京邸文章氣誼之合視昔有加已而又與無亢同出於安溪韓城兩先生之門爲出其平日所歎賞之文合而流布之文章氣誼之合視昔愈加若是者徒以先生故也而要

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盡然天下懷瑾握瑜之士之聚於京邸者衆矣以文采相角不讓人出一頭地雖所親密不肯相下文人相輕自肯而然而交口推重獨不靳於無亢此其天資學力所成就要有以闢其口而服其心非苟然者而豈門第之調哉予少以童子第一受知於德州田少司農庠師前致辭謂所錄盡單寒先生曰予知其文佳耳他何知且不單寒文卽不得佳乎平心而言世家子父書可讀學有稟承而不然者必振起於單寒中以是分難易則退谷文集

序

七

九卷

有之而文之工拙與其人之賢不肖初不係乎世家也讀無亢是編要見此意則知其能矯然特振於流俗而門第之說果不施於士君子文字之間也不然而徒以翩翩佳公子目之天下豈少其人哉

同年周仔五文稿序

詎詭譎怪波委雲屬而不可方物者文之巧變也準是以爲人或恐其華而不實敦忠守信規言矩行而立不易方者人之貴品也準是以行文或恐其朴而無華人與文固若是其難合矣乎而不必疑其不合者文不能恣於範人不可欺以方文自奇而人自正人自正而文自奇奇無不是正正無不是奇文如其人不爲虛語也仔五周年兄同譜中投契最深需次居京邸望衡對宇晨夕過從中無城府開喉露其臆立不易方使我心儀及觀其文恣於川嶽又何巧變也當其析義理於微茫堂堂正正是其本色及其窮物理之變態寫人情所難言橫成峯而側成嶺詎詭譎怪波委雲屬使人目蕩心駭究之方幅化而尺度嚴依然名貴既非朴而無華亦匪華而不實文與人至仔五而合然則有不能盡周子之文者觀其人而知其託體也正矣有不能盡周子之人者觀其文而知其致用也奇矣仔五方赴東安任予

退谷文集

序

元

九卷

爲點定其文付開雕氏以嘉惠海內應舉之士而東安得之最先讀者驚怖其文河漢而無極而不知其人之品之貴也見者嚴憚其人剛正而難犯而不知其文之變之巧也合而觀之庶幾得之

聊城歸理文稿序

聊城歸君少賦奇姿早有文譽爲山左名宿與予同中副車爲隔省大同年先是予操選事從考牘中屢展讀其文每一學使者出必試高等鐫其文予於其文見輒賞之顧以南北阻長每見其文不見其人己丑春予入史館旅食京師時家太常崑圃先生以侍讀視學山左寄示山左考牘於君卷盛有所獎許謂其劍氣珠光不可遏抑且趣之就試京闈予視其文修潔娟好視昔有加竊歎太常之知人能得士而予亦私決其必售於世無疑也已而果然辛卯捷壬辰又捷 廟堂加意人才留習史館公課暇予得一見曩之見其文不見其人者今始握手傾倒乃信人如其文非偶然也君既繫身於朝不得歸觀其尊甫先生嗜古篤學凡君所爲文皆經手訂裒其前後所作爲一集付開雕氏寓書示君俾問序於予晤言之下以予不及見其全集文爲憾而予不謂然予之服膺其有年所矣其文之散見於行世本子

者已嘗竊爲許臆諸集具在可按而索也向之見其文
不見其人者已信人如其文則今之見其人不見其文
者不益信文如其人不偶然哉爲書此意以復併以告
世之讀此集文而知所模楷者修潔媚好如此文未有
不往而命中者也

邢退菴文稿前序

客有來自歷下者盛稱今科鄉試山左榜發號稱得人
一時知名能文科歲兩試特拔之士多入彀中一時遇
與不遇者皆翕然稱之當是時余房師柘城高荆襄夫
子實副德清閭部徐先生主試此邦予聞而領之喜形
於色蓋爲此邦得人幸又爲吾師能爲此邦得人幸也
已而從事直省鄉墨選以次得見山左文因得見吾師
論山左之文與其所以論山左文之題者作者據題命
意主者按題校文探微索眇無不自題筋脉神氣摧陷
而出諸所服膺不止退菴退菴其一也已而吾師函一
卷致予啓視之則退菴闡墨及科歲屢冠一軍之文與
其平日所自爲作皆在焉此固予所亟欲窺其全豹者
吾師又書示曰余復命亟已子其爲我序而行之予受
而讀之其據題命意探微索眇一一與其闡墨同而灑
氣孤行筆無點塵不煩繩削天然自工非有絕異之稟
而又加以伏案之功卒未能當行出色至於無往不利

如此也往時見揣摩家以文章成名當世者往往多專
攻前輩一稿惟其專也可以觀其布局可以審其運筆
可以覘其熟極生巧神明變化之活法由是以平日所
肆力於先正大家與古人之文者印而證之融會貫通
而自成一家言授之所向無不利也退菴以文章顯名
當世其成效可睹也揣摩家不出而遇知於時苟欲遇
知於時舍退菴此稿無以爲也因爲評薦授梓退菴手
一編復吾師縱觀之下其能不爲此邦幸得人其能不

退菴文集

序

三

九卷

自快爲此邦得人乎

邢退菴文稿後序

合理解議論機調以成文有理解而無機調是經解而
已矣有議論而無機調是史斷而已矣自言文者不肯
言機調以爲無甚高論而其實文之工者非機調不成
況以語於時文有遠不及章旨近不及節旨截上截下
不成理解不成議論但有機調卽自洞心爽目而名佳
構者則廢機調之不可以爲文也審矣兩軍成壘決利
鈍於呼吸頃刻之間有機焉因而乘之而師以勝八音
競奏審清濁於疾徐高下之際有調焉按而節之而闕
以成其於文事何獨不然邢子退菴天才橫放當世擬
之開府參軍其制義予曩序而行之不脛而走四方今
但以美其機調可謂無甚高論必不足以當退菴之心
而塞天下論文者之口顧退菴於書無所不讀理解得
之諸經而非其筆不足以達之也議論得之諸史而非
其筆不足以顯之也今試按退菴文其有一之不乘機
按調自伸其筆力以大發其光怪者乎昔人之論文者

退菴文集

序

四

九卷

不可殫述裘雲健筆獨縱橫筆陣橫掃千人軍思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退菴文皆足以當之一語道破不過其筆之異而其理解亦因以異議論亦因以異筆豈離手機調但世之人徒以機調爲機調而退菴有理解議論以行乎其機調此則其所不同而要之必理解議論機調合而後可以成文學退菴文者但於其理解議論索之無怪陳陳因因如越宿之物不可以餉過客也曩序退菴文未見其人會榜後以出本房數相見伉

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汪進士制藝序

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則純之貴也顧視清高氣深穩則穩之貴也制舉之業貴純貴穩故必穩必純而後可以語變化亦極變極化而無加於純穩非無高才持所業問世而多不售無他有得有失則不純有合有離則不穩不穩不純則不售汪子嗣聖之制藝至穩至純雖變變化不能窮其所至而總無不純總無不穩析一藝以觀之不純不穩者無一句也合數十百藝觀之不純不穩者無一篇也固宜入閱者之目人人各如其意之所欲出而無往不售矣乎汪子戊戌成進士留京教習習具兩義生與熟之謂也由其生故用習由其習故至熟汪子之文入妙來其亦不待習無不利矣而猶使之習之宜其綽有餘閑得肆力於詩古文辭而所業益進也投我以詩亦穩亦純當合此帙併觀之

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同年薄蒼崖制義序

歲壬午予客都門秋中副車氣結不揚無能與正榜諸君旅進退以家累馳歸乙酉秋赴都門遇報復去已丑春遇逮今寓京邸餘二載乃始稍稍與諸君子叙譜誼朝夕繼見然亦不復如曩時榜下之衆盛也同年薄子蒼崖曩耳其名未見其人今不惟見其人且熟復其文乃始皇然驚廢然反歎此道中大有人在不惟予曩者場屋之文多所未逮設於今而更使予與之登壇角藝

退谷文集

序

七

九卷

爭先一鳴終亦不免瞠乎其後也蓋此道有二患一患不生一患不熟衣冠偉岸生氣索然是優孟而已矣惡能生佶偈軋茁活剝生吞是瑯琅而已矣惡能熟蒼崖之文無二患有二美其生至於穿天心躡月窟追神氣於微眇育牙頰於毫毛不復一字一句經人道過其熟至於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有二美無二患雖自尋味不到正復有目共賞固宜所向無前而癸未丙戌已丑皆不利於場屋氣結不揚亦

復如予曩者之於壬午諸君也豈趨舍有時先後疾徐誠有不可得而齊一者耶抑業與時進今者之所造益工尚非向者之所曾自到也南山評其近藝三十首予序而付諸開雕氏爲壬辰先聲手柔弓燥獸肥草淺田獲三狐得黃矢在此行也氣結不揚予旣免之君亦免之矣

退谷文集

序

三

九卷

同年沈華平制義序

士之讀書非以爲文也而文亦於是焉工彼其讀書多其見理也真則其說理也自不得不密其考事也確則其論事也自不敢不慎既密且慎文之道思過半矣顧其取精用物無一不根柢於書則讀書雖非止以爲文計而欲文之工舍讀書其道無由吾見有不讀書而輒爲文者矣非不讀書也彼直以文爲書於是乎不讀書而讀文且其所讀之文又非周秦漢唐以來之文而但選各文集

序

元

九卷

讀時文以爲文又非王唐歸胡以來之時文而但讀俗下之時文以爲文是猶求百物於市肆非不應其求而不全不備展轉實遷多見其取之窮而用之竭也若沈子華平斯真能讀書者矣予與華平生同郡拔入成均舉於鄉又同也同視席二十年見其橫據一几朱墨縱橫聲出金石經史排比次第研說程朱語錄尤所究心觀其意思雄傑精神鬱勃欲以融會貫通明體而適於用非徒資之以爲文者而時時走筆爲文其所讀之書

往往流露於字裏行間王唐歸胡未之能過華平豈讀時文以爲文讀俗下之時文以爲文者哉而其文特工如此經史之膏腴理學之蘊與其發見有不可誣者予每讀其時文而心賞之近復聚首燕臺爲搜其篋梓八十首以公同好因序予所以服膺華平者如此且以見讀書非止爲行文而欲文字之工必不可以不多讀書也

退谷文集

序

受業江應龍御六校

學

九卷